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經部・書類

禹貢古今合注五卷圖一卷	〔明〕夏允彝撰……………	一
禹貢三江考三卷	〔清〕程瑤田撰……………	一六一
禹貢鄭注釋二卷	〔清〕焦循撰……………	二〇三
禹貢說二卷	〔清〕魏源撰……………	二五七
禹貢集釋三卷附禹貢蔡傳正誤一卷禹貢		
錐指正誤一卷	〔清〕丁晏撰……………	二九三
禹貢九州今地考二卷	〔清〕曾廉撰……………	三五三
禹貢班義述三卷附一卷	〔清〕成蓉鏡撰……………	三八七
禹貢說一卷	〔清〕倪文蔚撰……………	四二七
禹貢鄭氏略例一卷	〔清〕何秋濤撰……………	四三一
禹貢易知編十二卷	〔清〕李慎儒撰……………	四四三

禹貢本義一卷	楊守敬撰……………	五八五
尚書逸湯誓考六卷書後一卷	〔清〕徐時棟撰……………	六一一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首一卷	〔元〕胡一中撰……………	六六九
召誥日名考一卷	〔清〕李銳撰……………	六九三
尚書大傳疏證七卷	〔清〕皮錫瑞撰……………	六九七
尚書大傳補注七卷	王闓運撰……………	七九七
尚書中候疏證一卷	〔清〕皮錫瑞撰……………	八四五

2273/08

序

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繇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脩也咎者夏后氏隨山槩木薄海內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黃河若也禹貢言治水

也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言治賦也卽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繇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日以橫決而冀豫徐兗之區民若履水而處葢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

而周禮渚防溝遂列澮之屬
蕩然無餘卽後世陂池塘灤
之制其入亾而事亦旋廢矣
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
於

禹貢分註

序

三

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荆
楊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
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
運所輦商賈所販自京師而
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

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
出居庸繇龍固以給宣雲稍
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衛度
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
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繇武

禹貢分註

序

四

關通哀斜道以澹關中遠轉
北河西至涼部大約三十鍾
致一石哉以致民旣恃漕益
媮惰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
黃河旣已日決而南與淮同

充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
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
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
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
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

禹貢合註

序

五

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
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
廢而恃轉運旣也恃轉運而
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亟
治河旣也因治河而滯運卒

也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
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
之所急莫大于強兵欲強兵
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若盡
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

禹貢合註

序

六

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
時九州同溢患其泛濫而無
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
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
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淫溢

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
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
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
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
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
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
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
江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
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天
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

禹貢全註

序

七

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有以
大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
容安苟且言及務農任地則
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
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
事急則鑄山榷商加稅鬻爵
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
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
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
凡禾喬竹石之微骨革齒毛

禹貢全註

序

八

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
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
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
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
郡國之誌無不採險要之區
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攬勝
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
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
博而核矣夫薦紳先生知今
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

皆不可行學者徂於誦習又
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
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
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
所急者著于篇使世之覽者
有所本焉

社弟陳子龍題



凡例

余少侗愚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偕陳臥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卽此是學欲作地里圖訪朱思本意爲之益增其所未備兼爲之說而于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闕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貢古今合註惟閩粵滇黔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包舉大都方之註疏大全何敢比肩以爲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禹貢自茅五芝先生彙註網羅備具可爲一代鴻典但意在博綜便于稽攷不便于誦讀重複渙散類不能免余融貫其意使前後成章閱者心目爲清與五芝先生相翼而不相背也至水利屯田邊防漕運尤

詳其說旁及鹽法賦役無不推其源流酌其利害此余意所獨存故語不厭詳焉

漢時求治河輒使能治尚書者古人習經固將施之用也今治尚書者不乏人爲應舉之具而已問以水道蒙如雲霧豈窮經之謂乎然滄桑革易執古治今亦多不合余故于稽古之中尤詳攷今事如治河防海之類皆可見之施行名曰古今合註意蓋在此也

水經註固大地史也凡與經相翼者皆採拾靡遺麗言秀句亦不忍割又如貢物多奇輒旁搜逸乘至山川奇怪之說亦時載一二知爲識者所譏然欲廣見聞終不能去也

書中收採甚博有載其名字者有取其說而遺其名者因融貫成篇達吾意而止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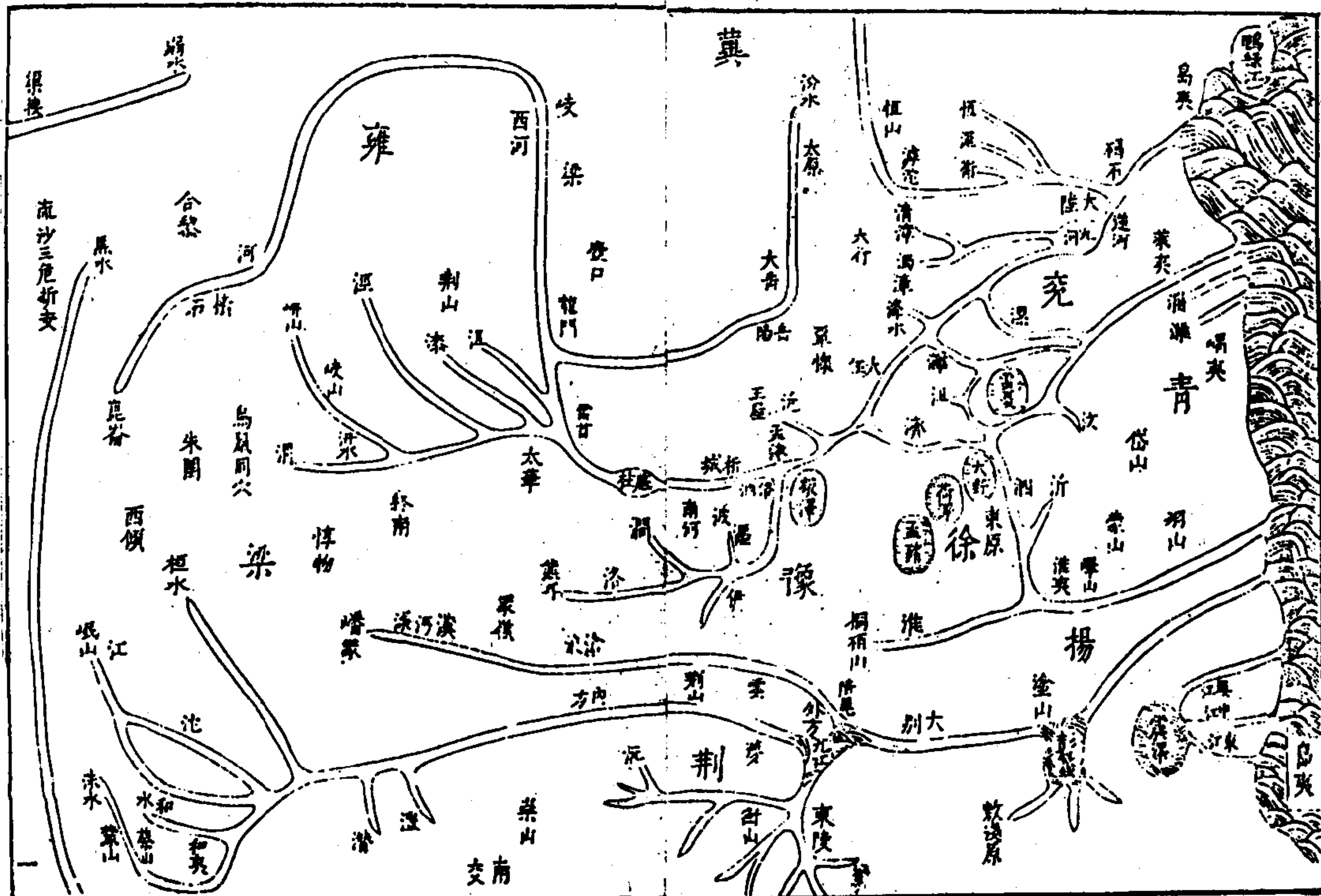
不能一一詳載非敢攘爲已有也凡所詮
釋皆本前人間有一二出自胸臆者然必
得之諮詢余特述之云爾若躬履山川必
更有異同今故限于力矣後有同志當更
爲余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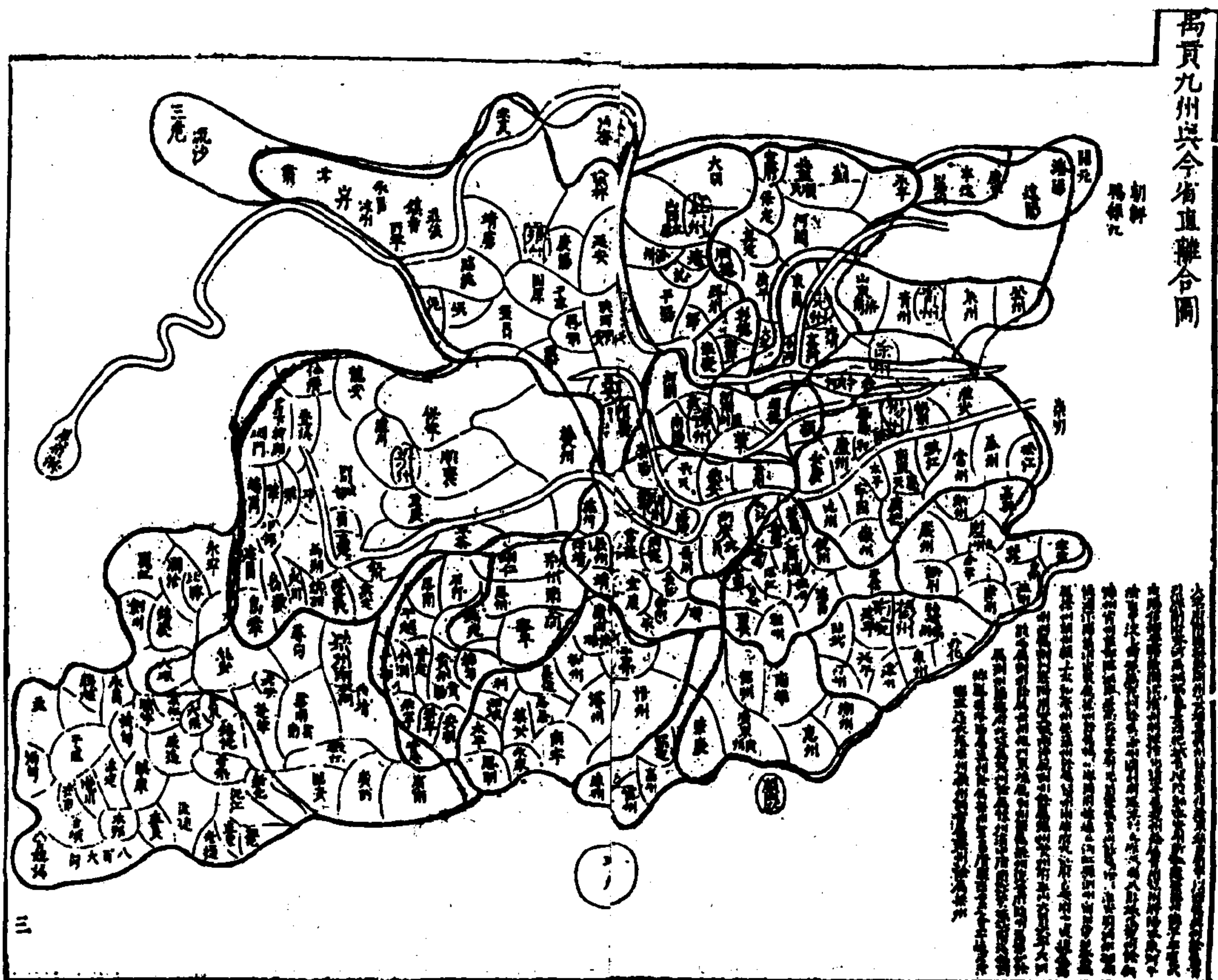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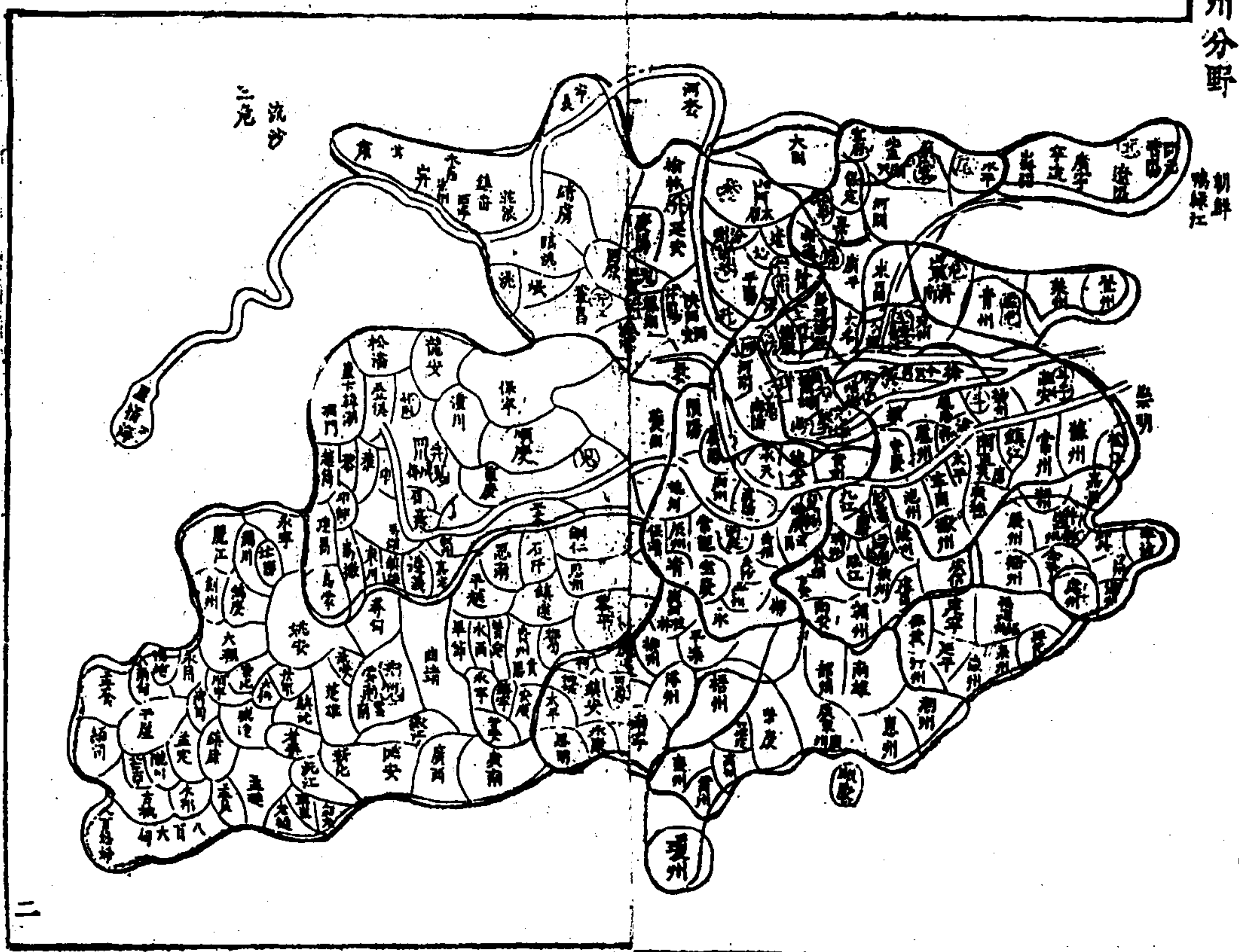
彛仲自識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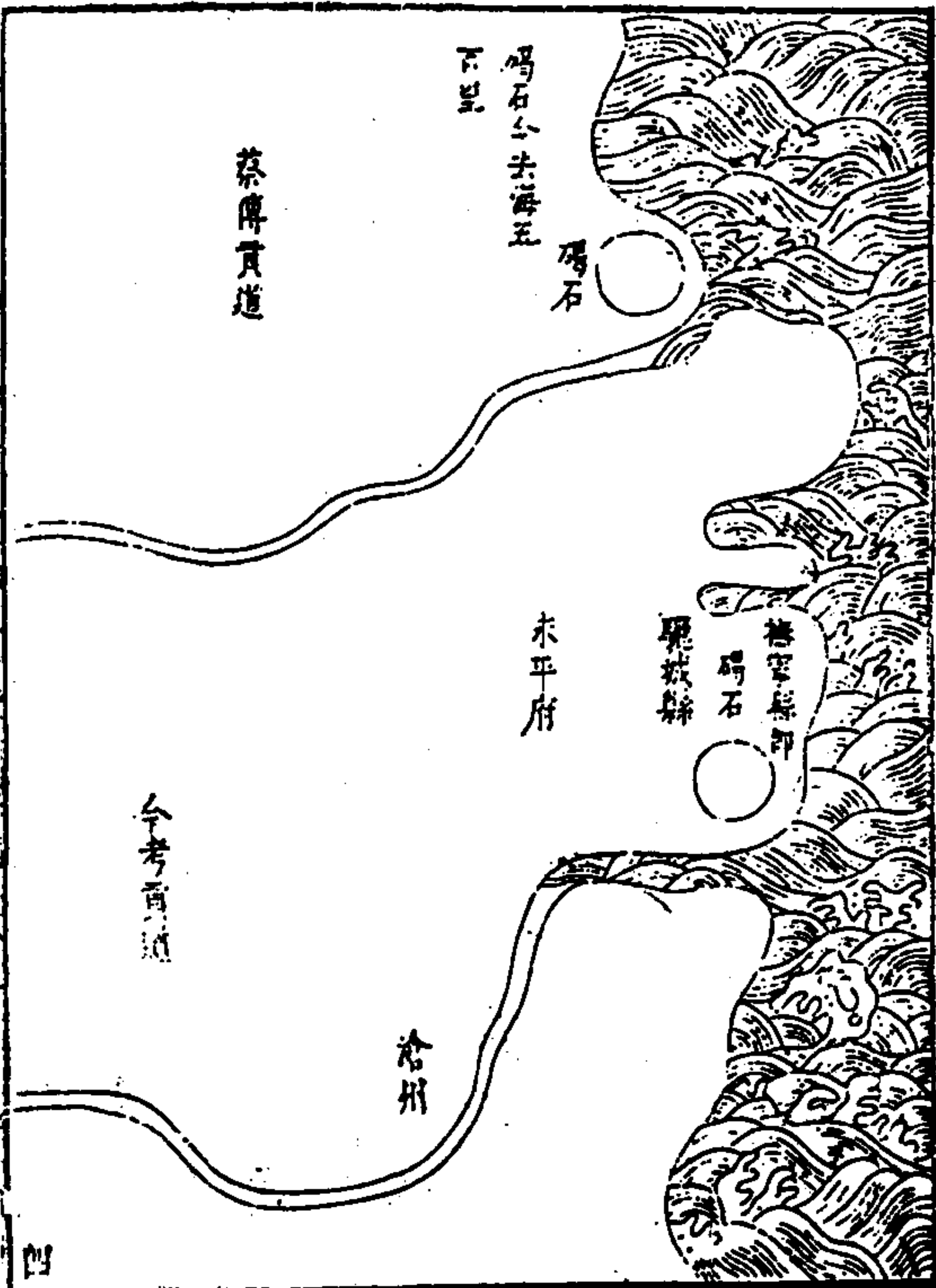
凡例

禹貢古今合注 凡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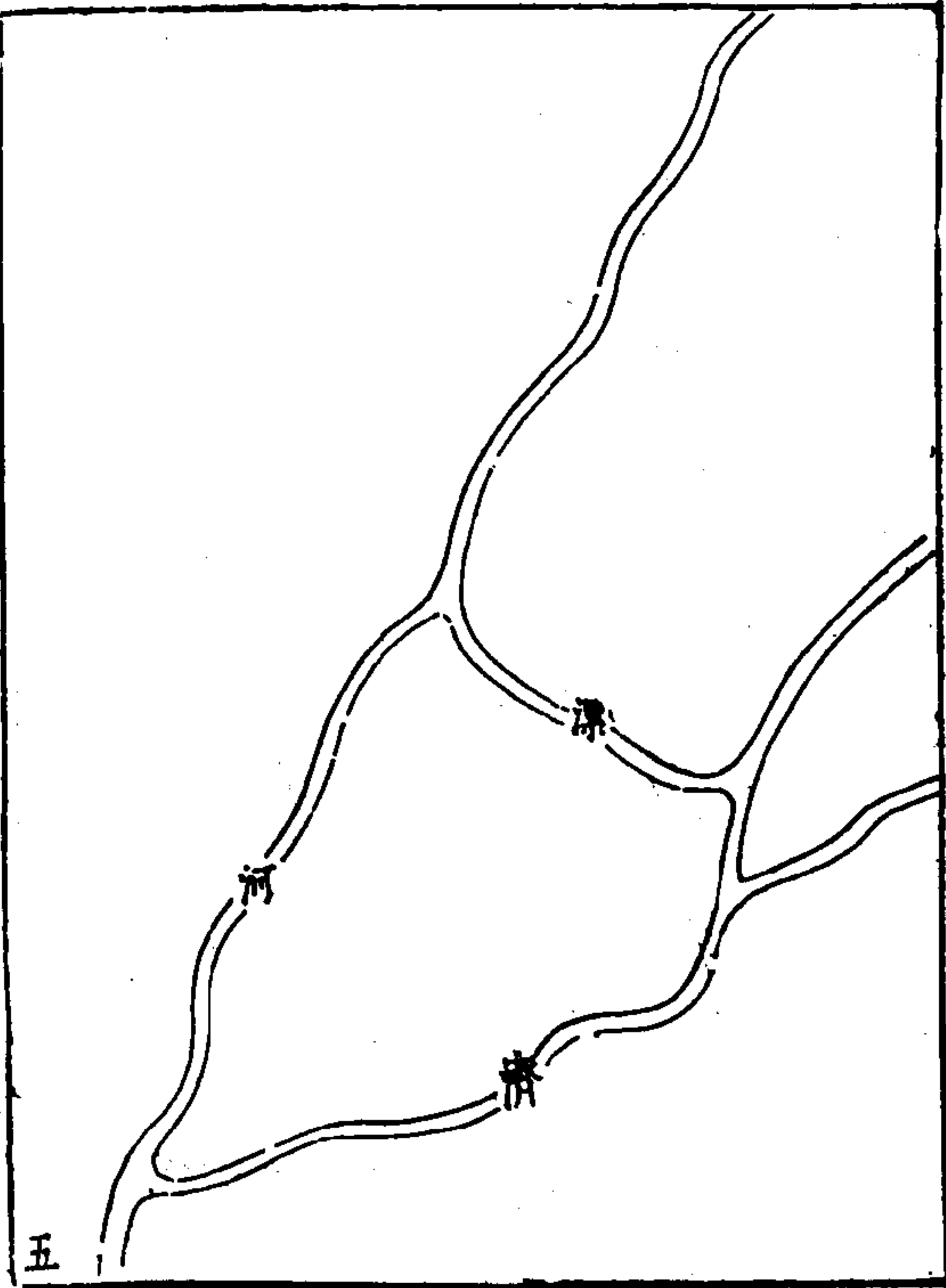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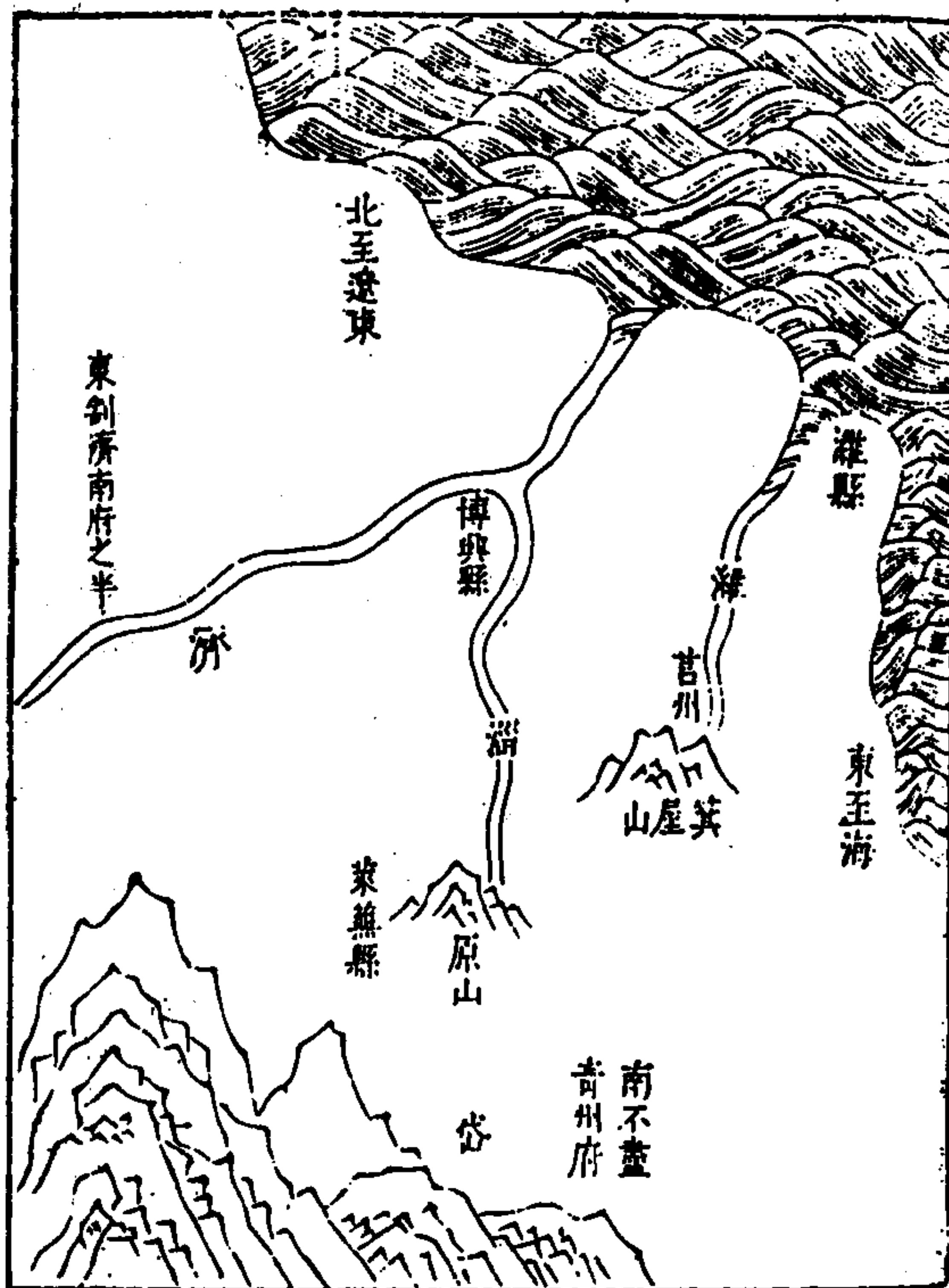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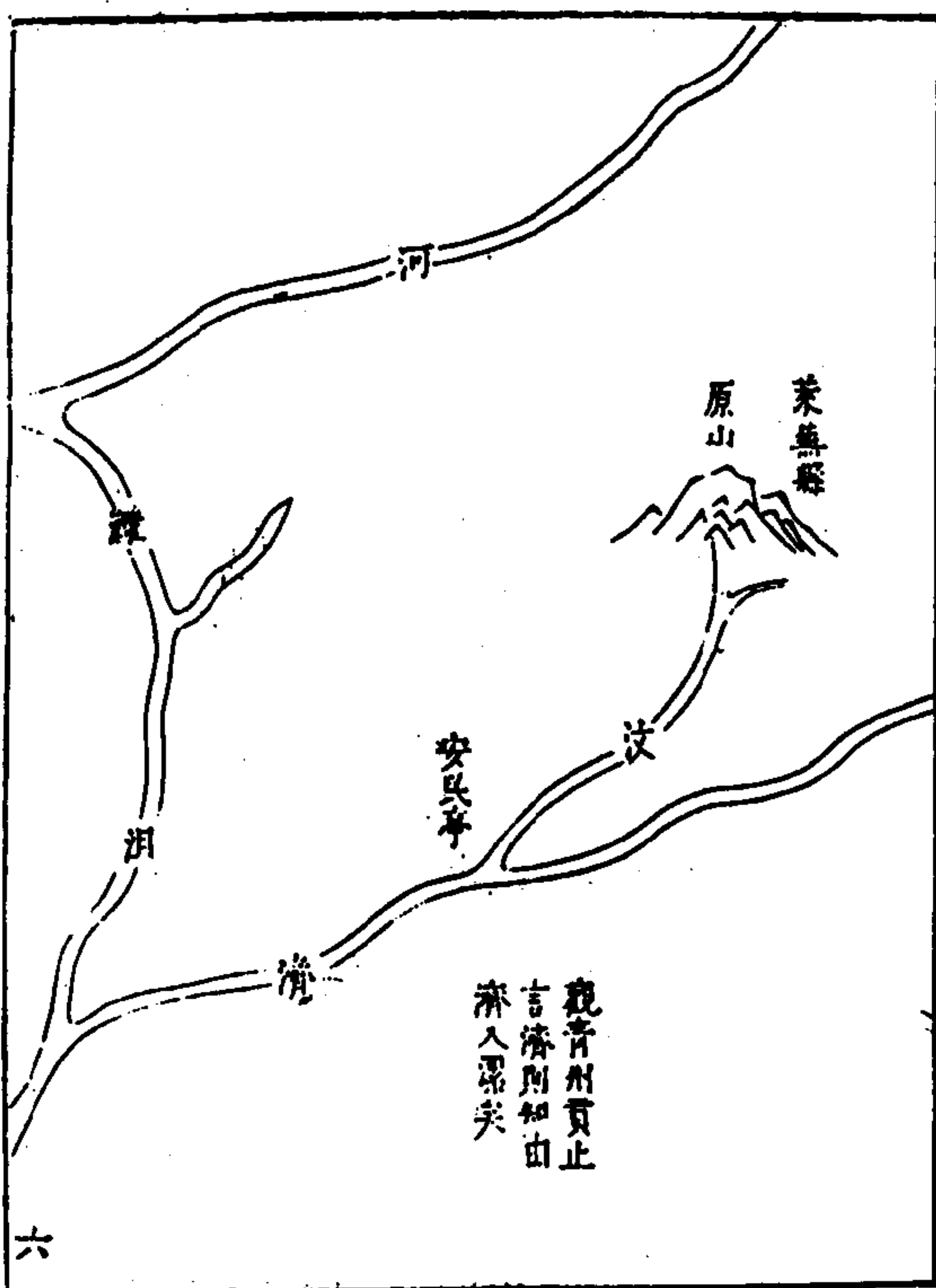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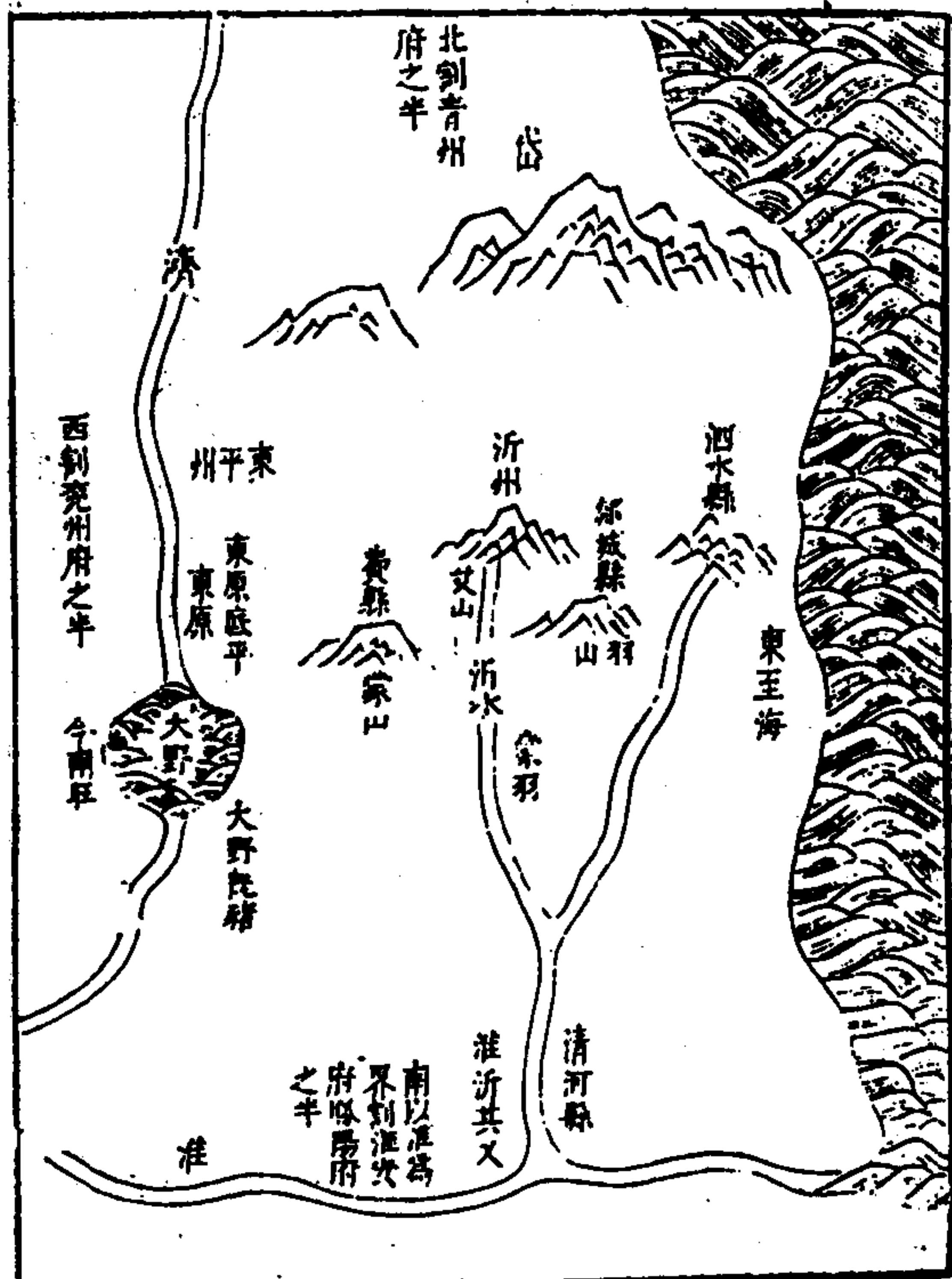
青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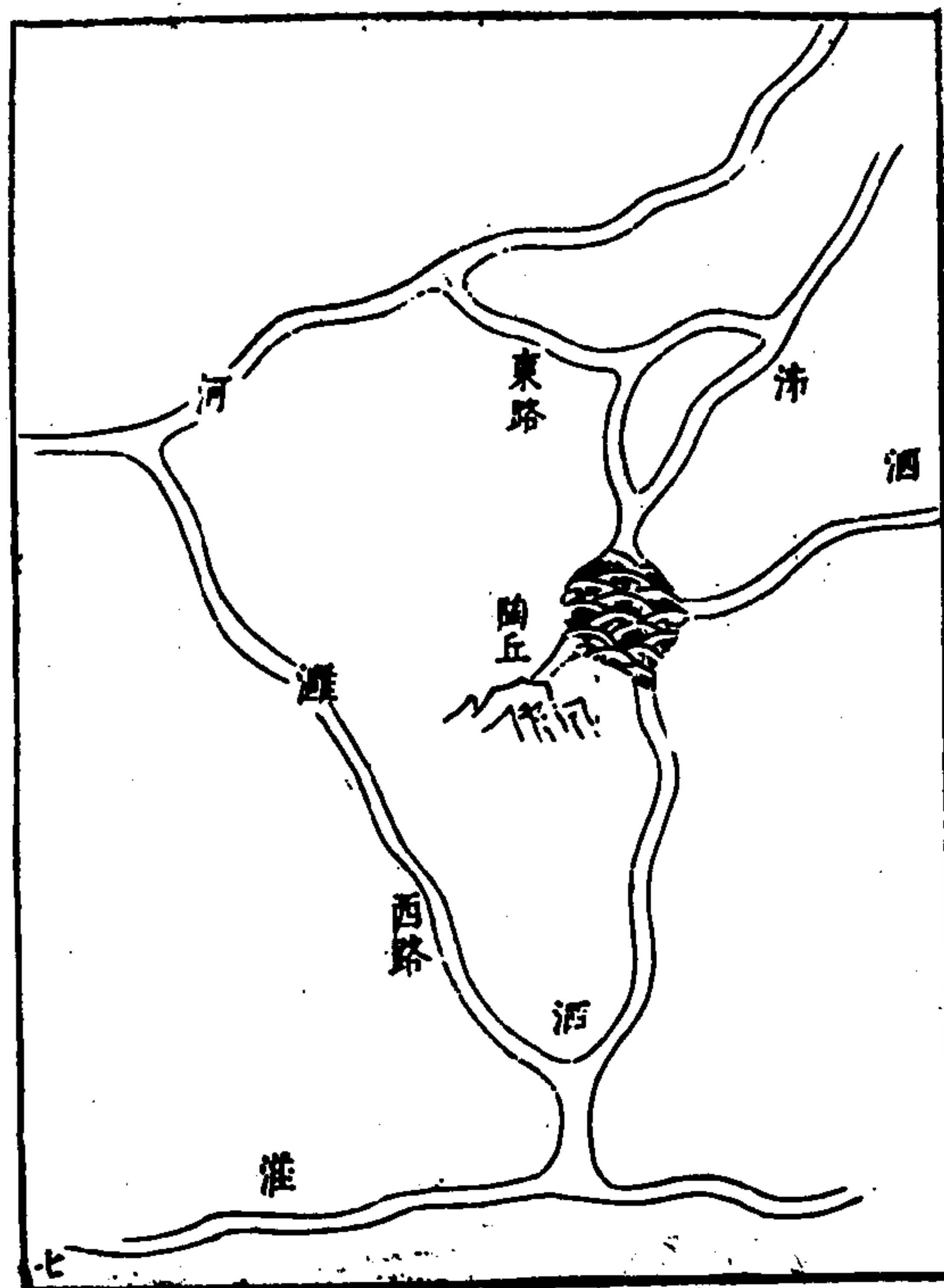
青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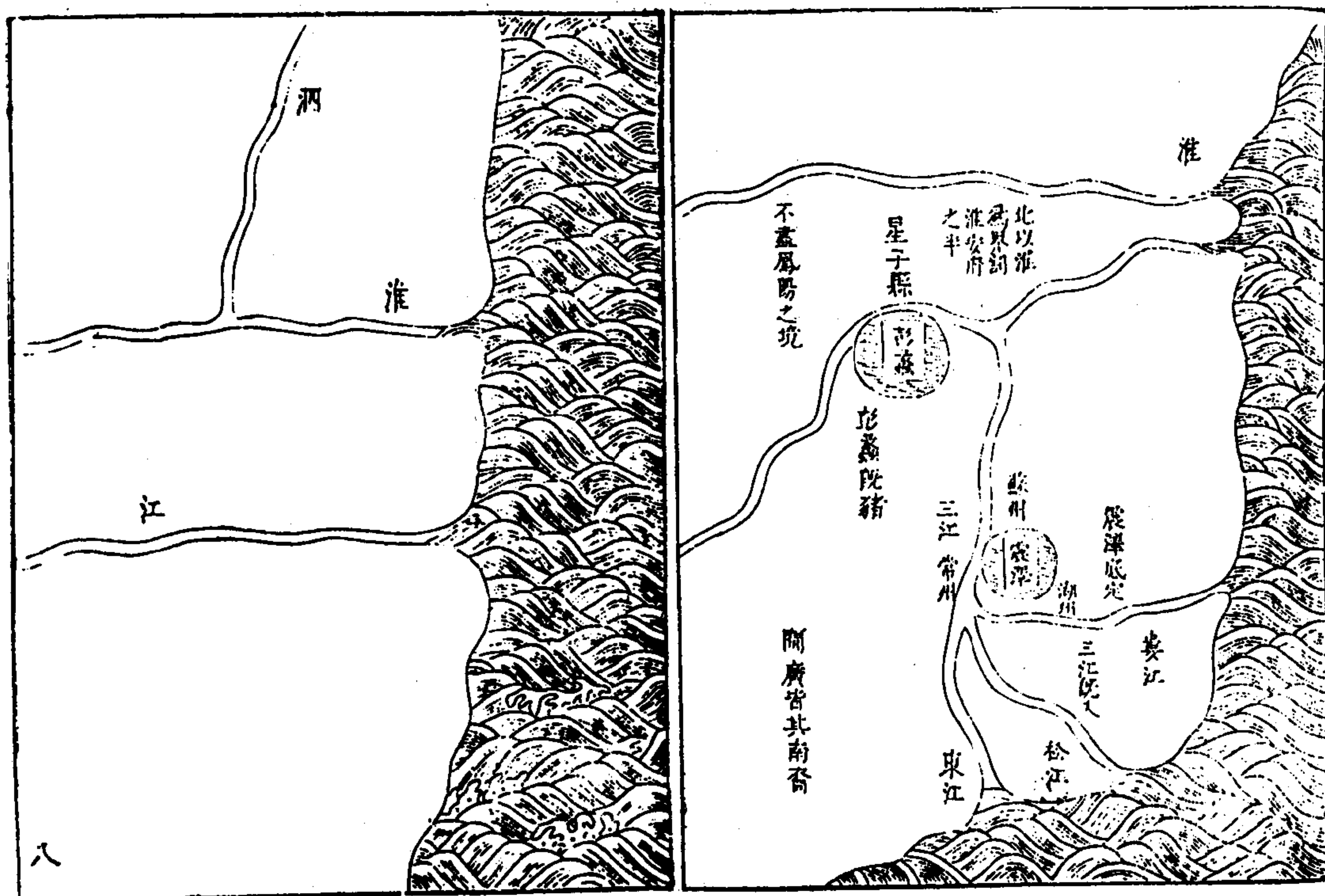
徐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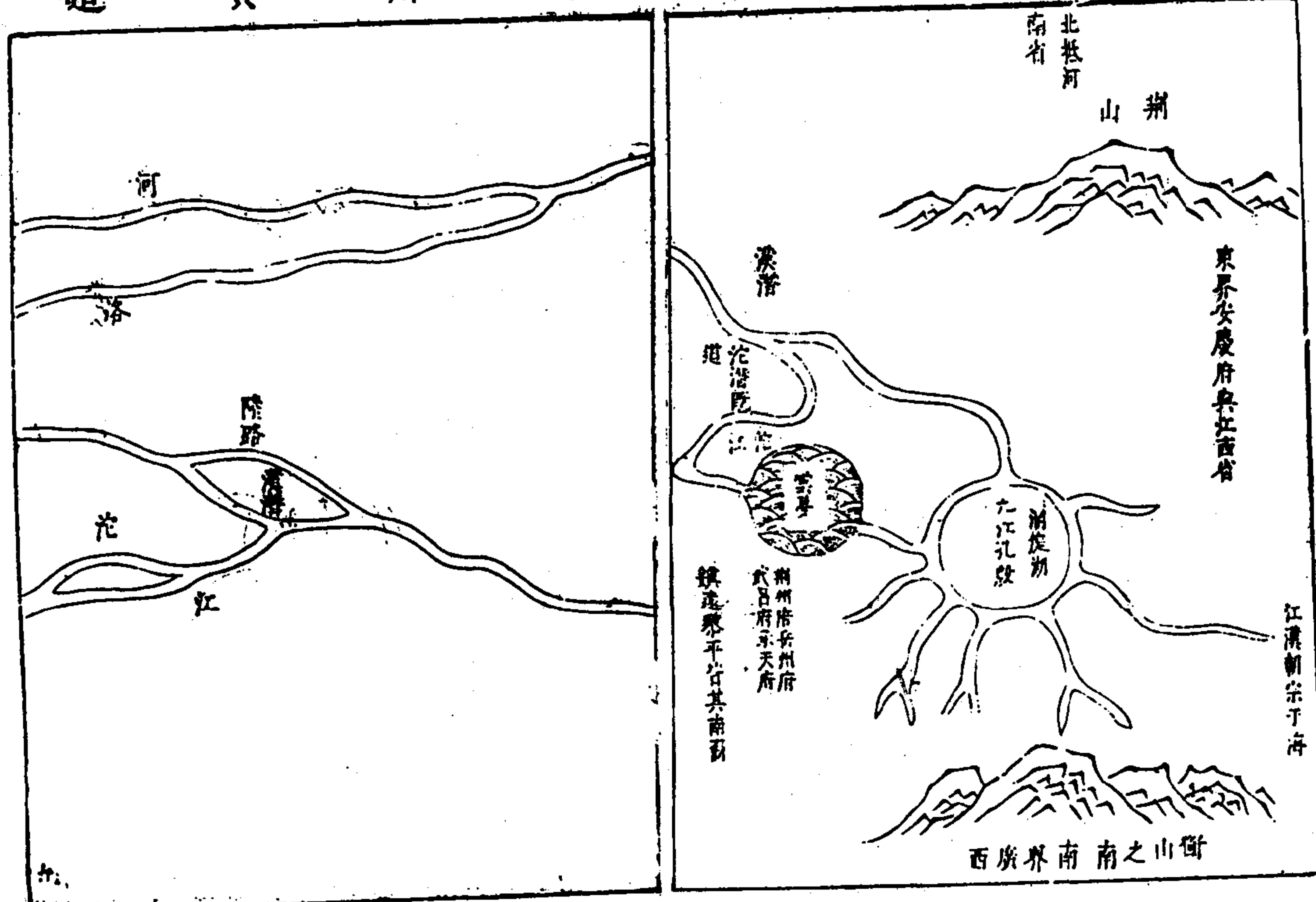
徐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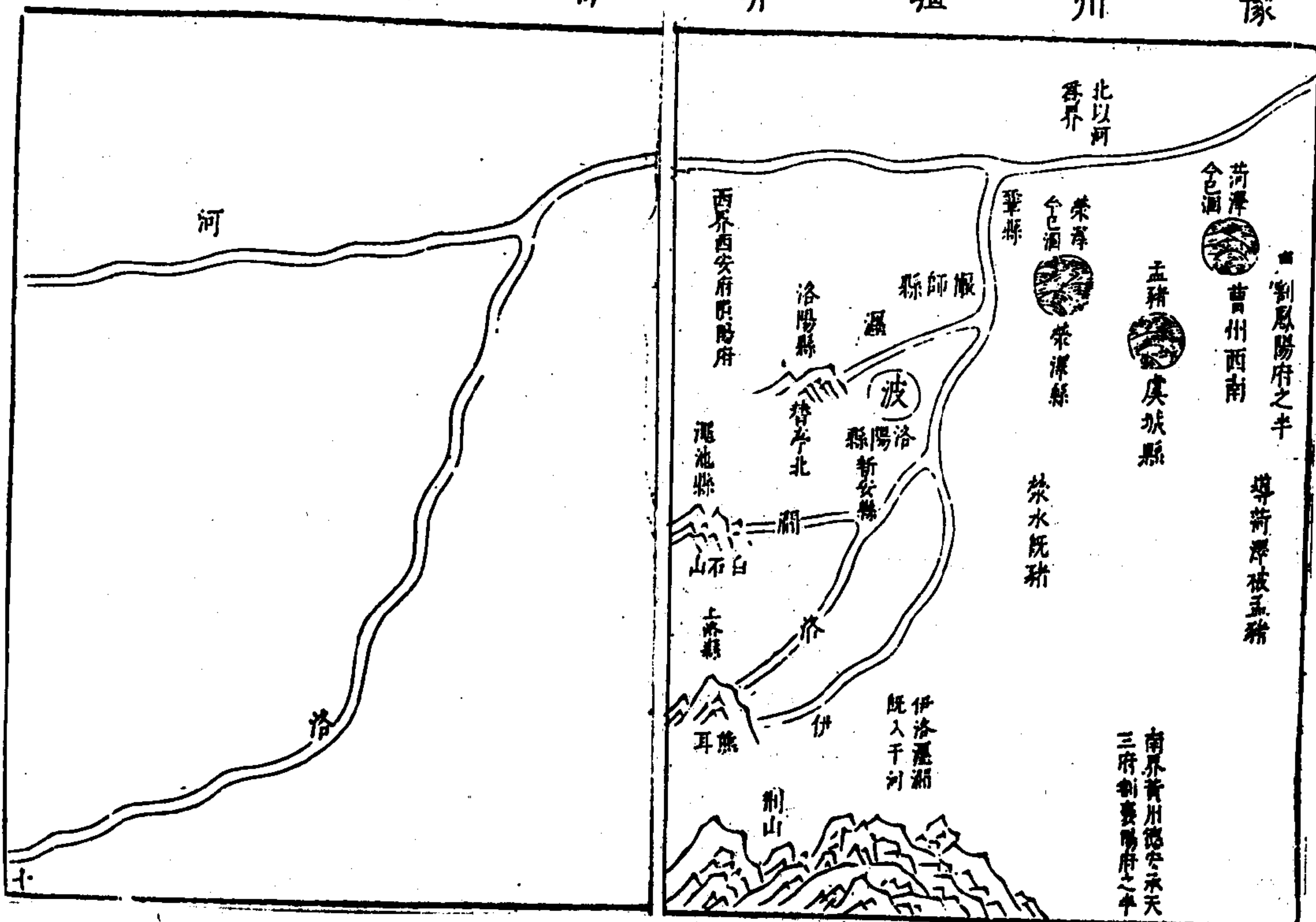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揚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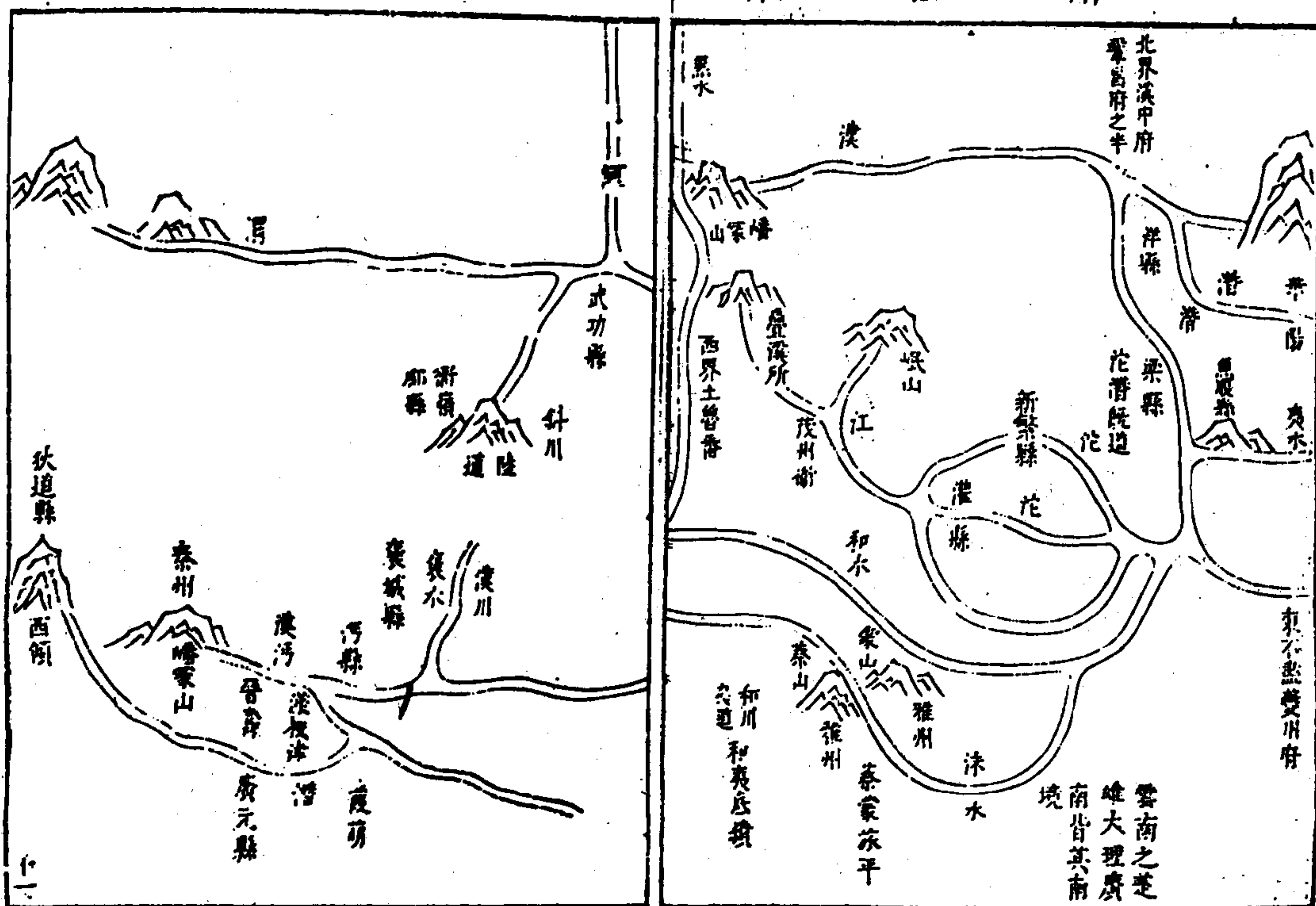
荆 州 疆 介 荆 州 貢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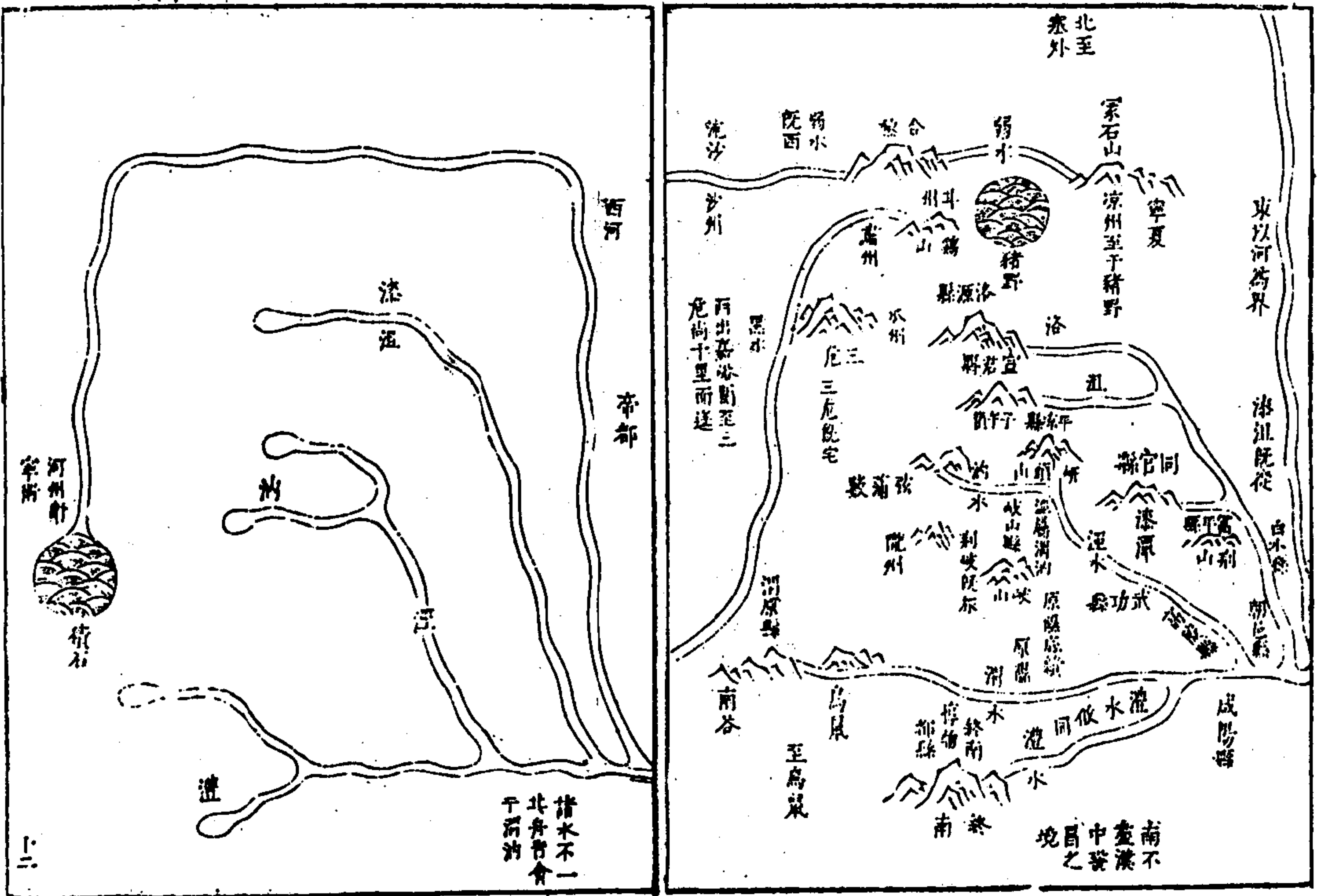
豫州疆界 豫州貢道



梁州疆界 梁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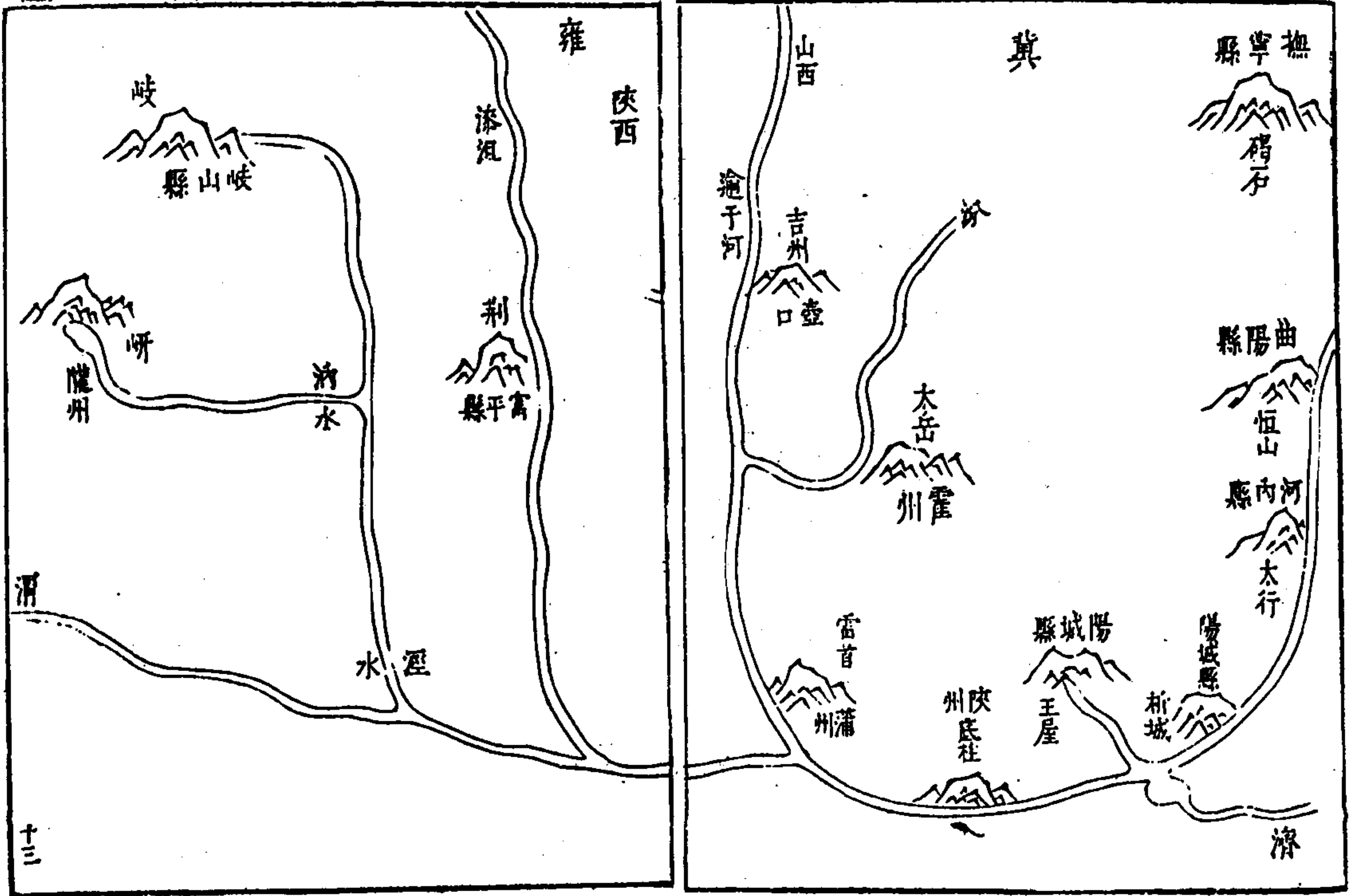


雍州疆界 雍州貢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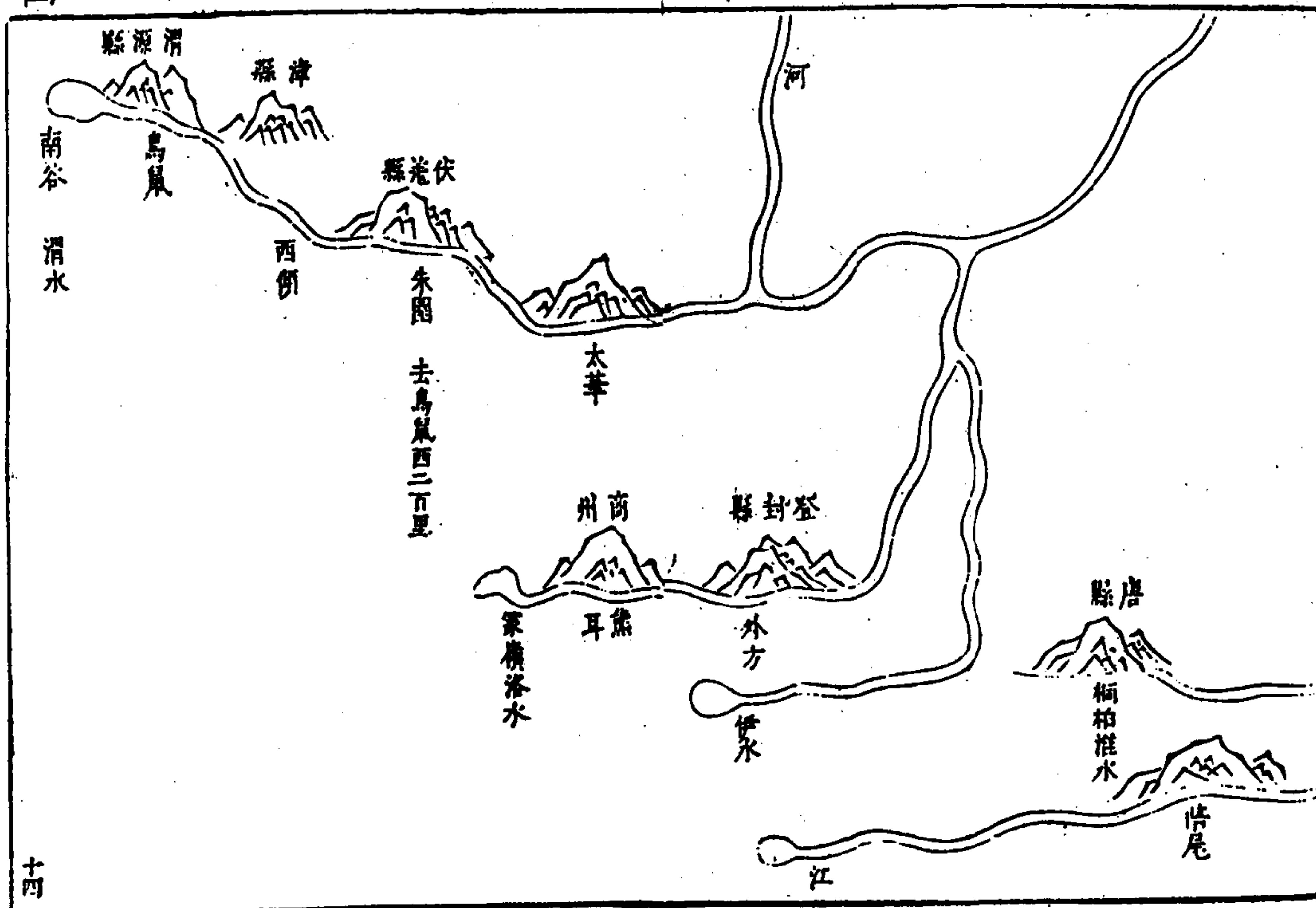


禹貢古今合注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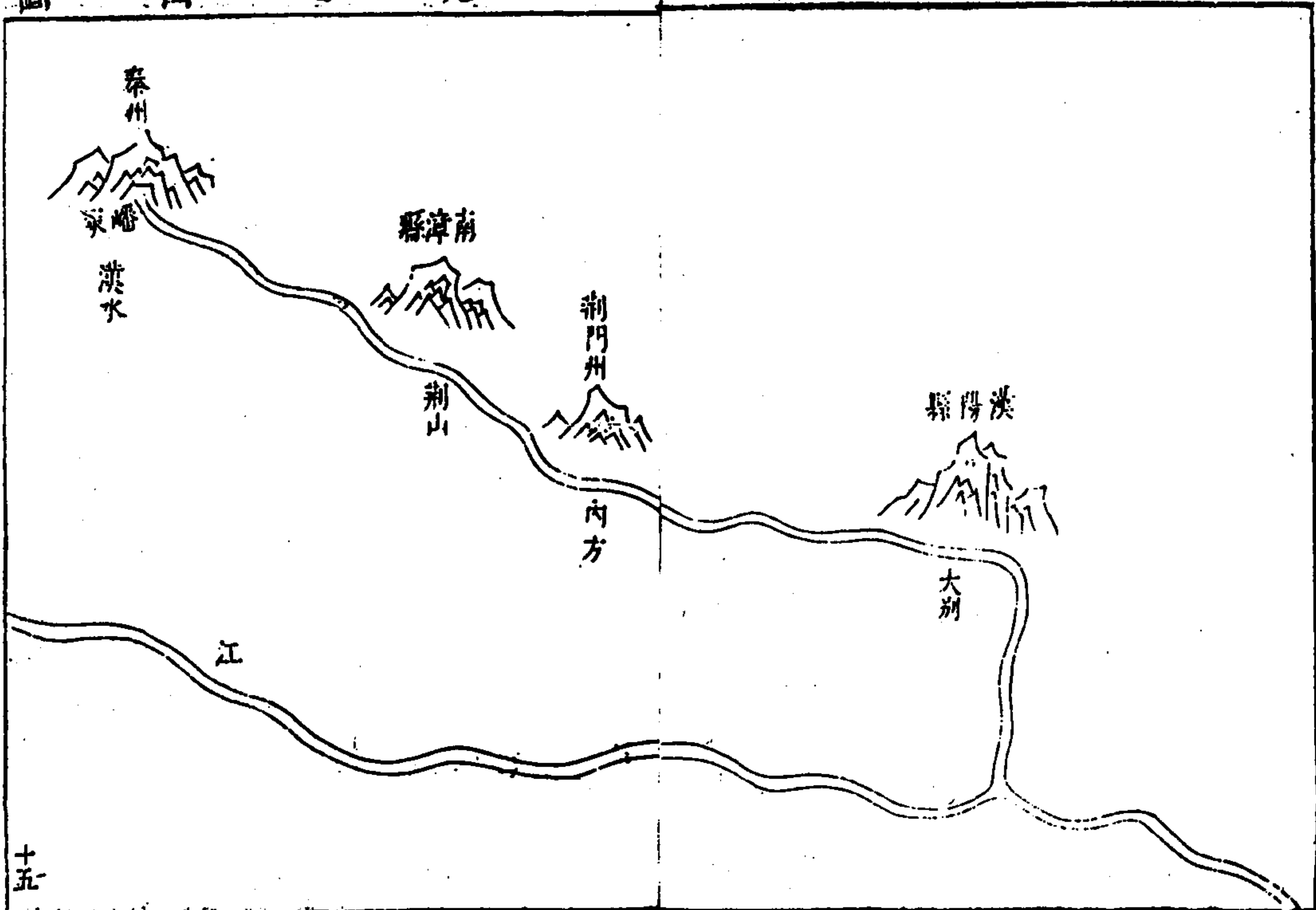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 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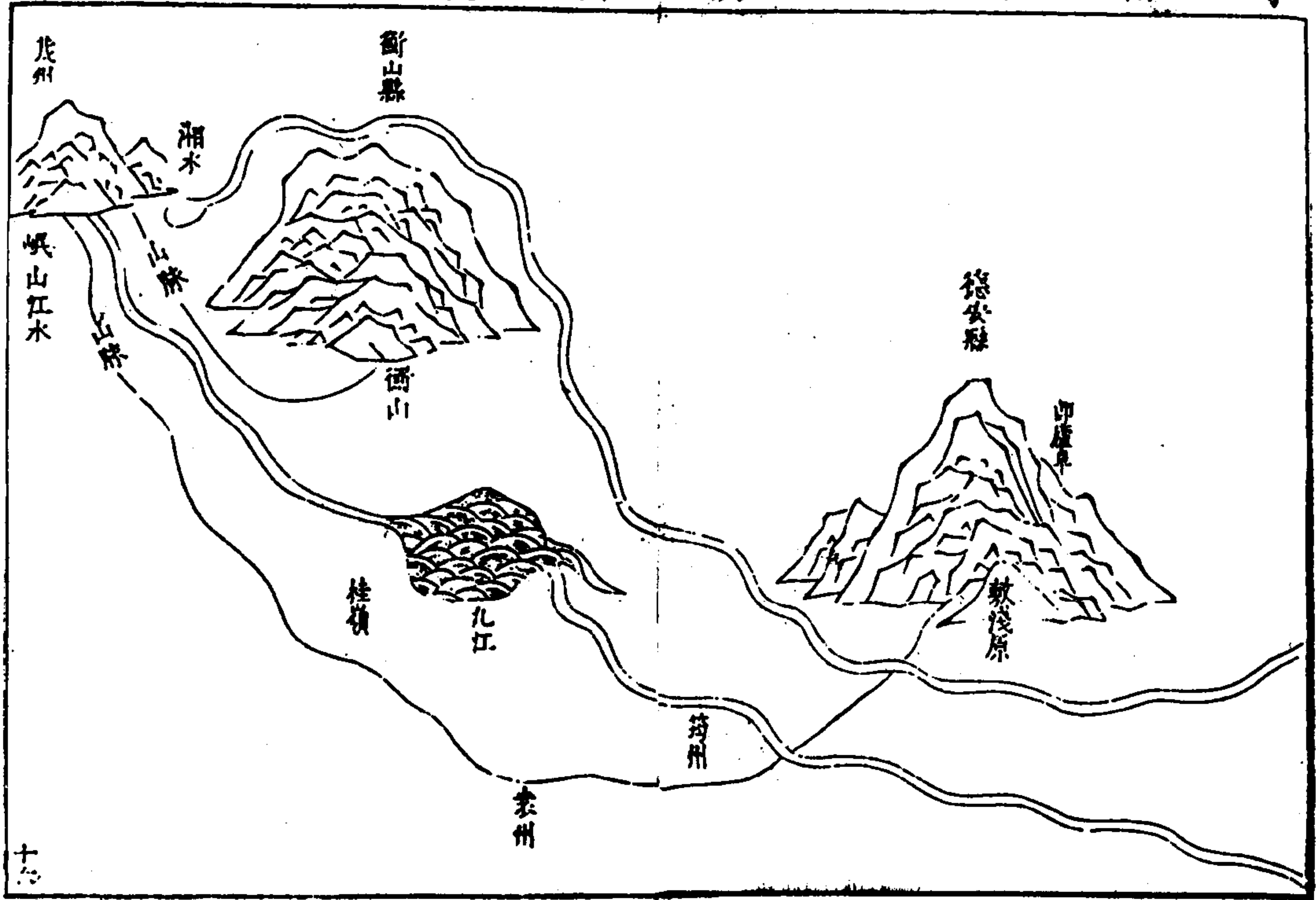
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圖



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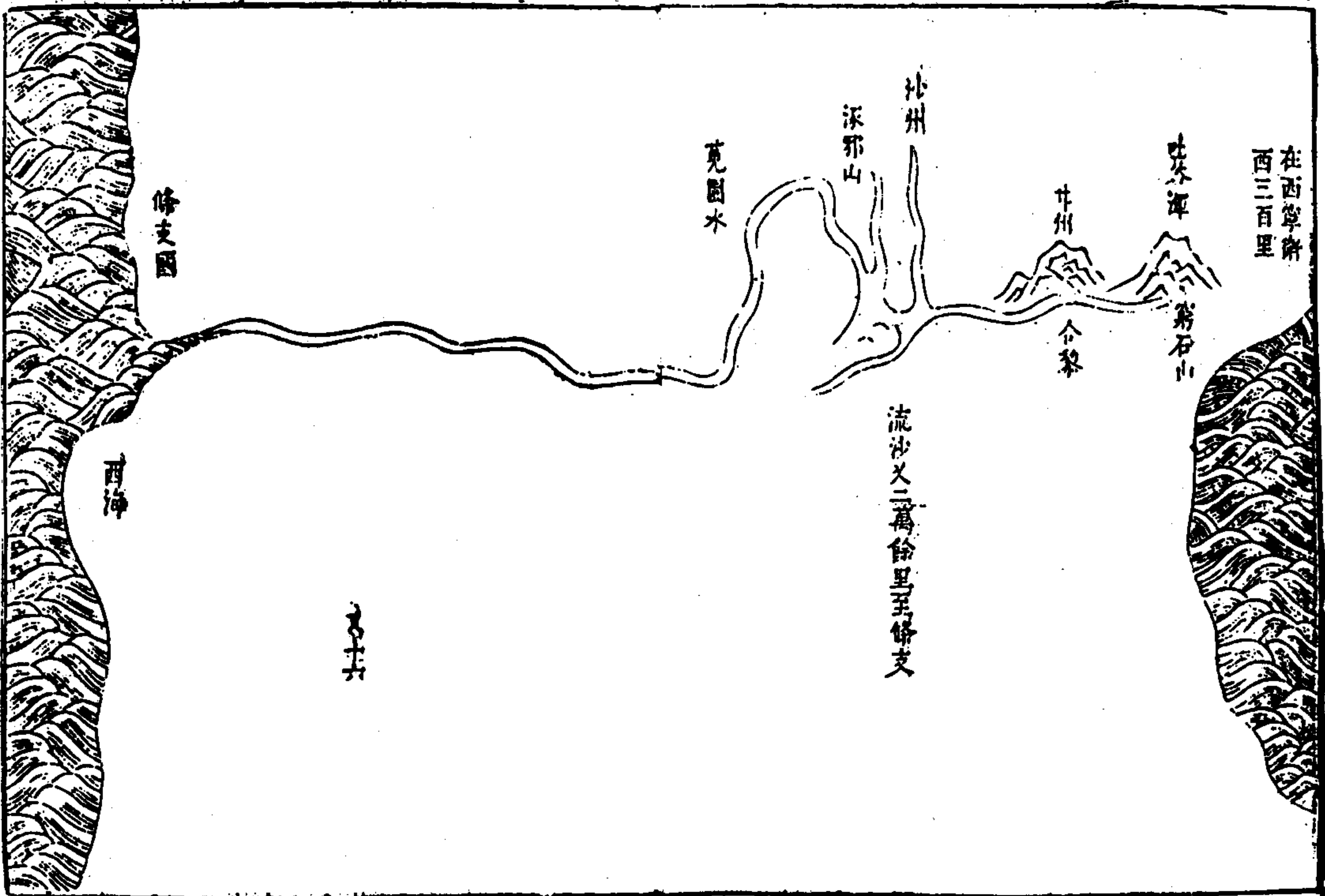


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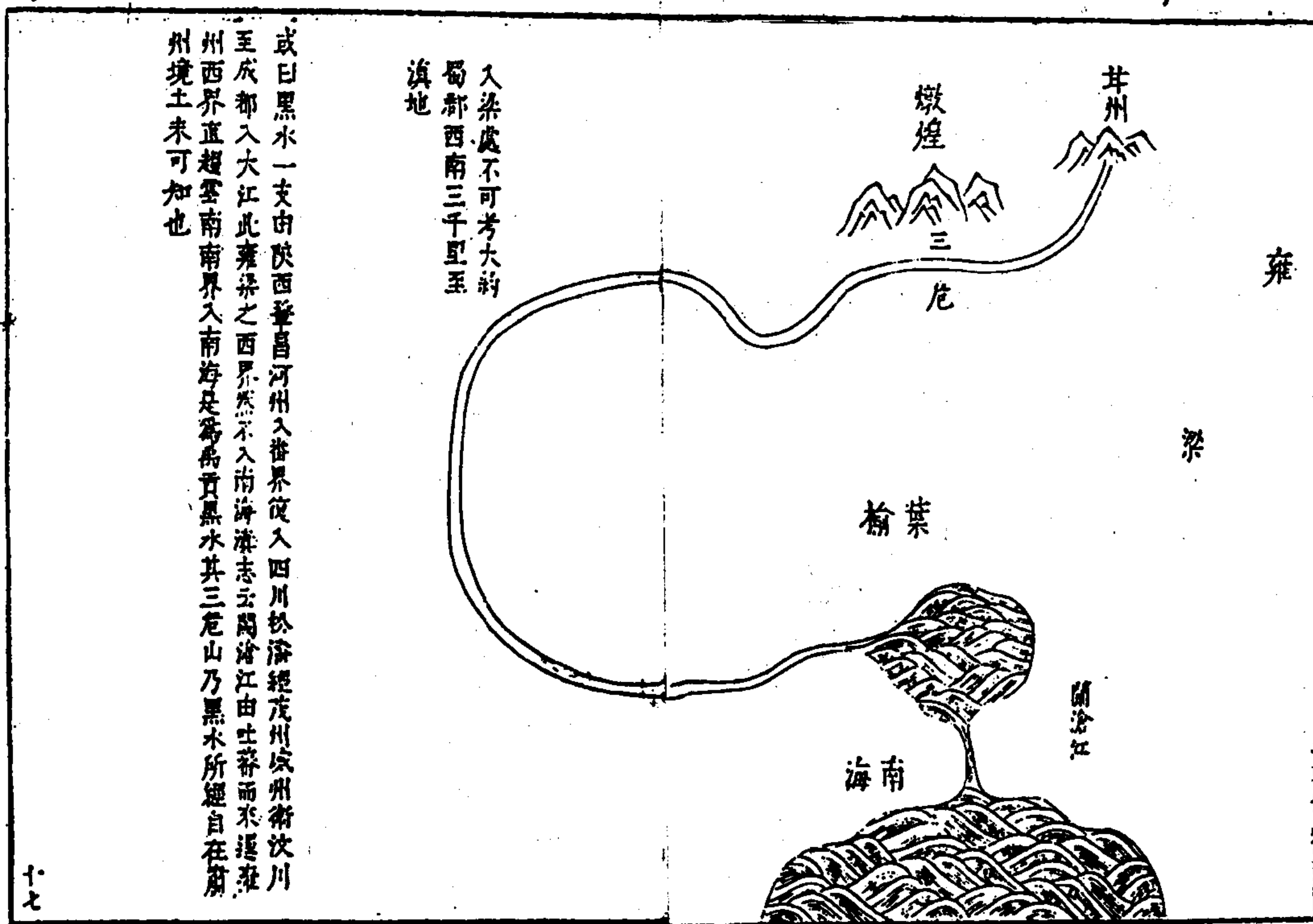


禹貢古今合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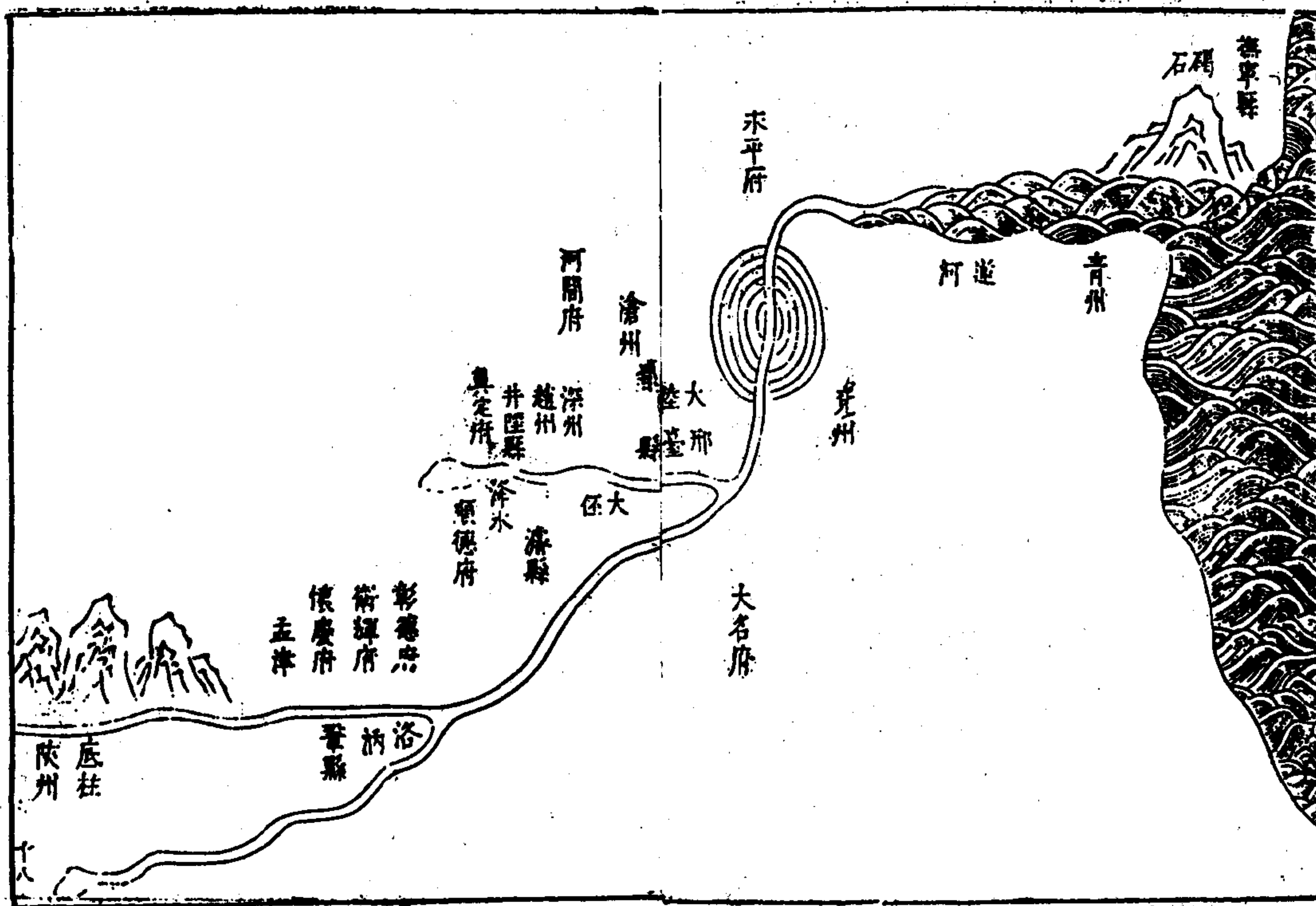
導弱水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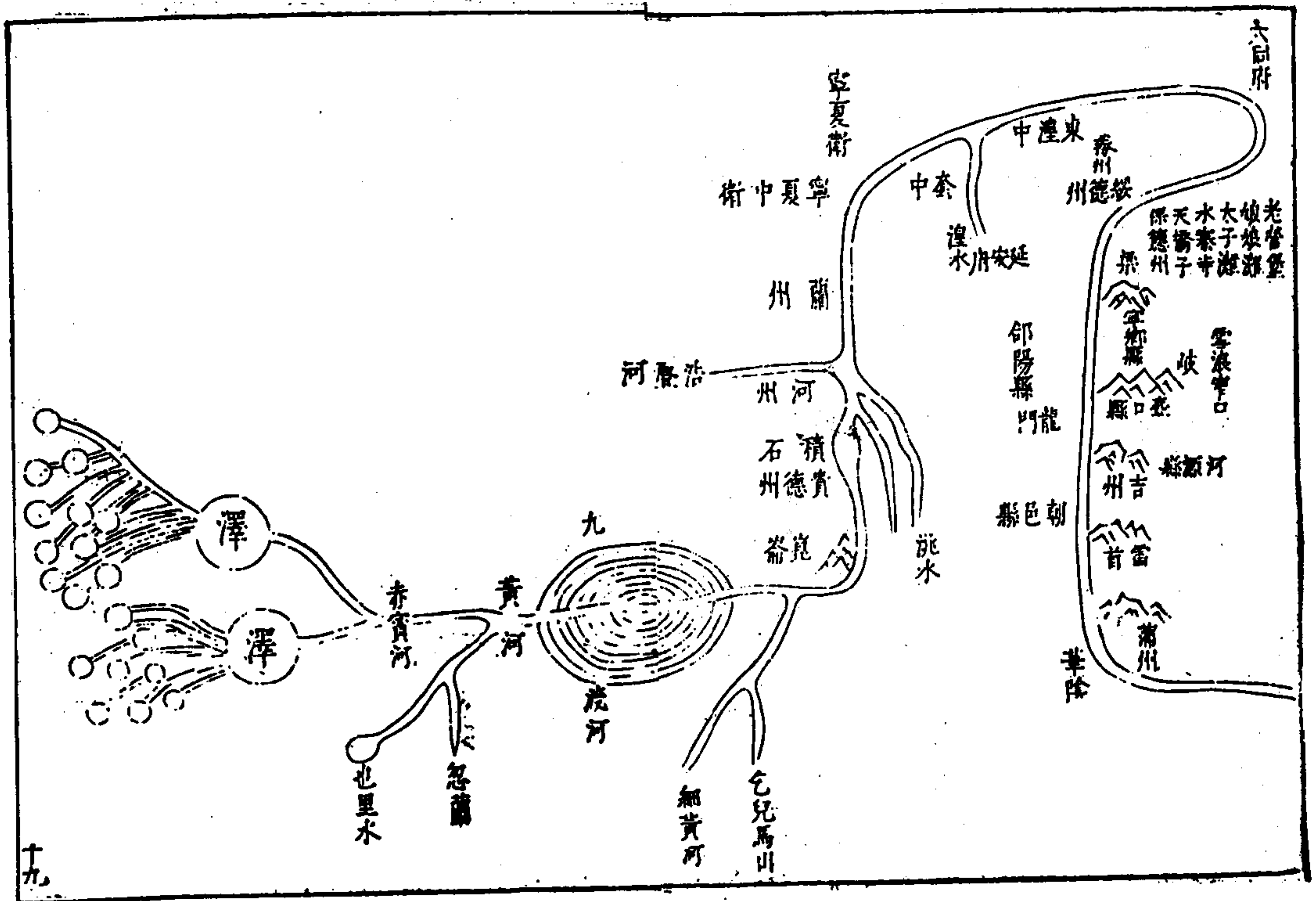
導 黑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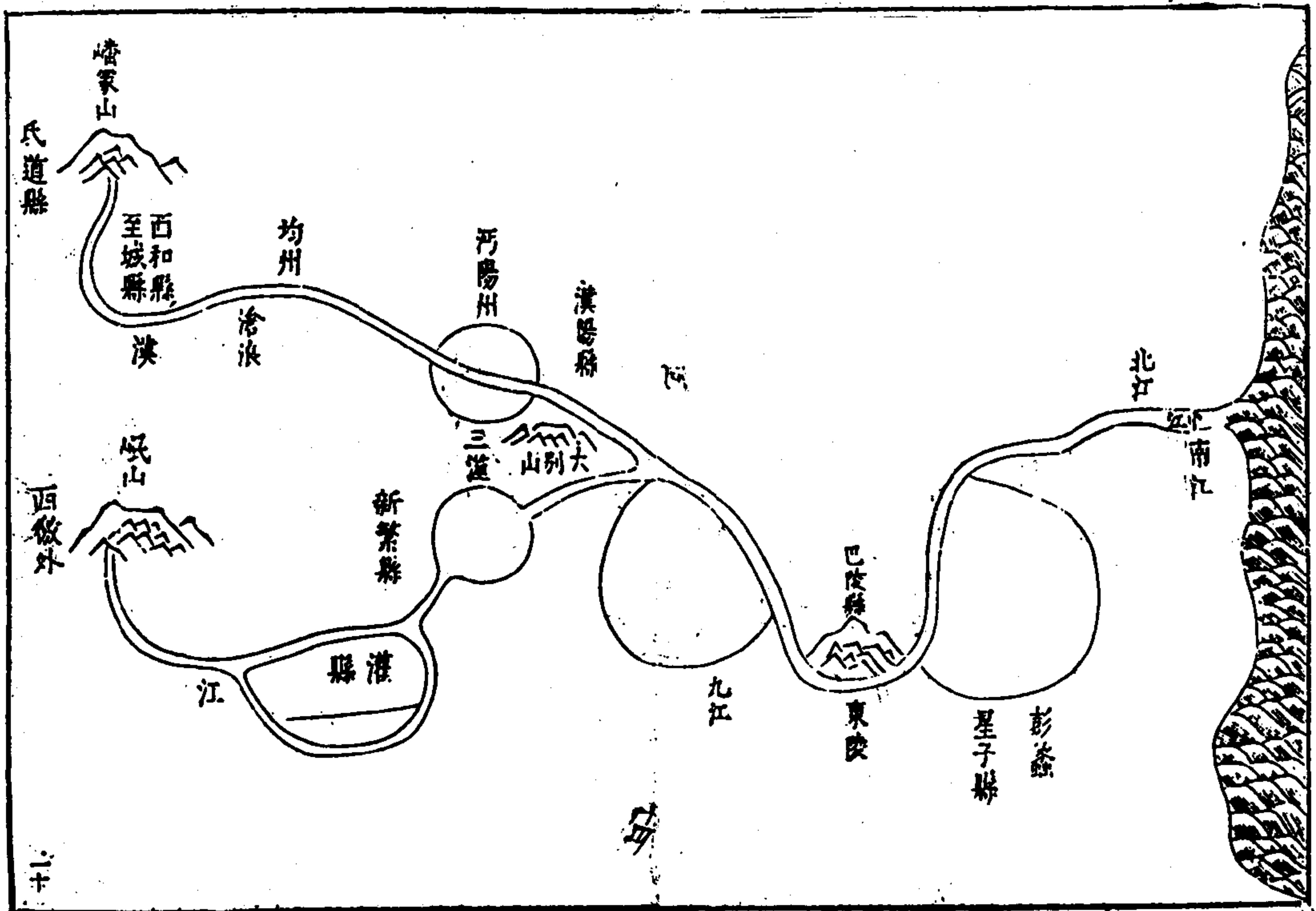
導 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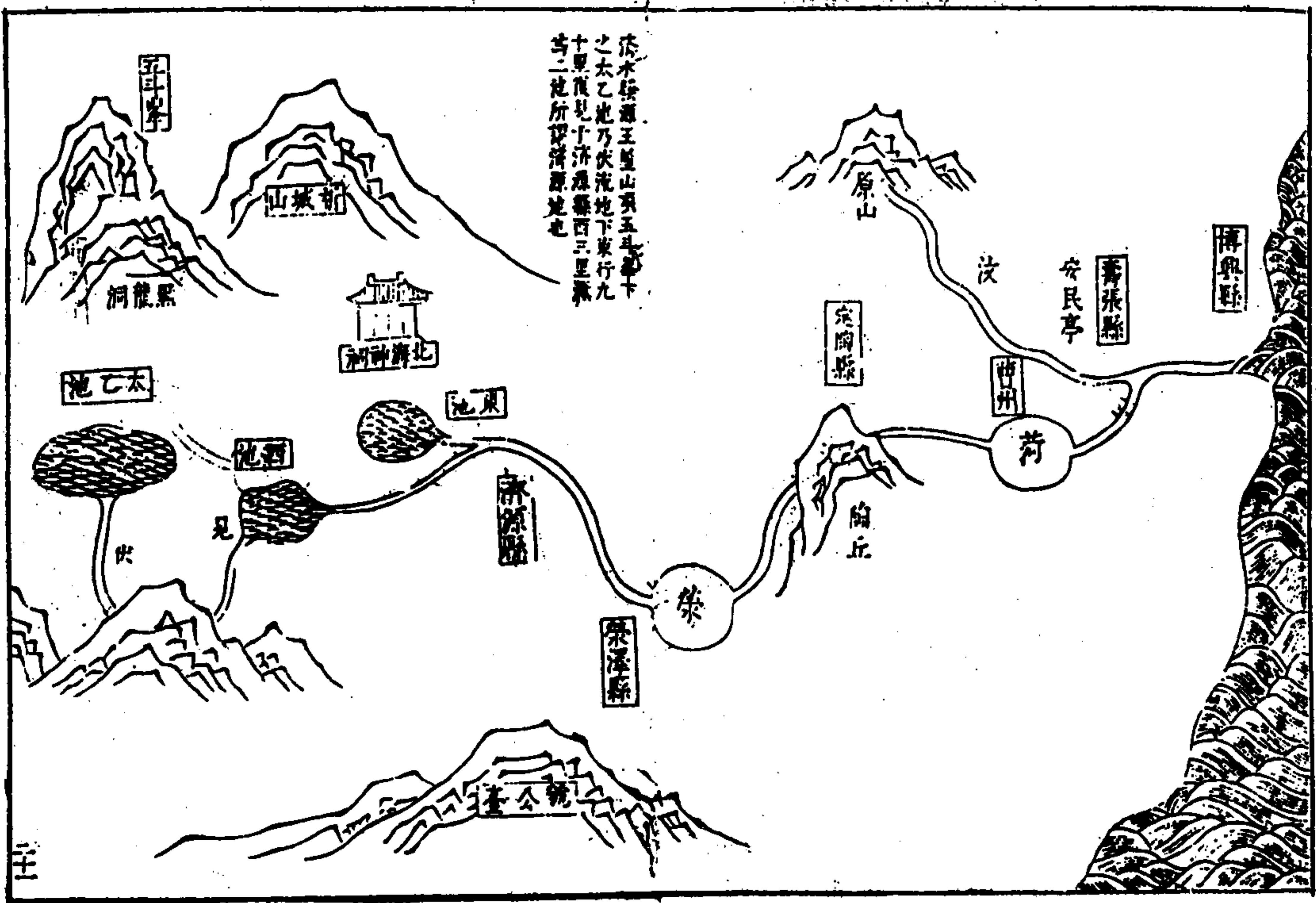
導河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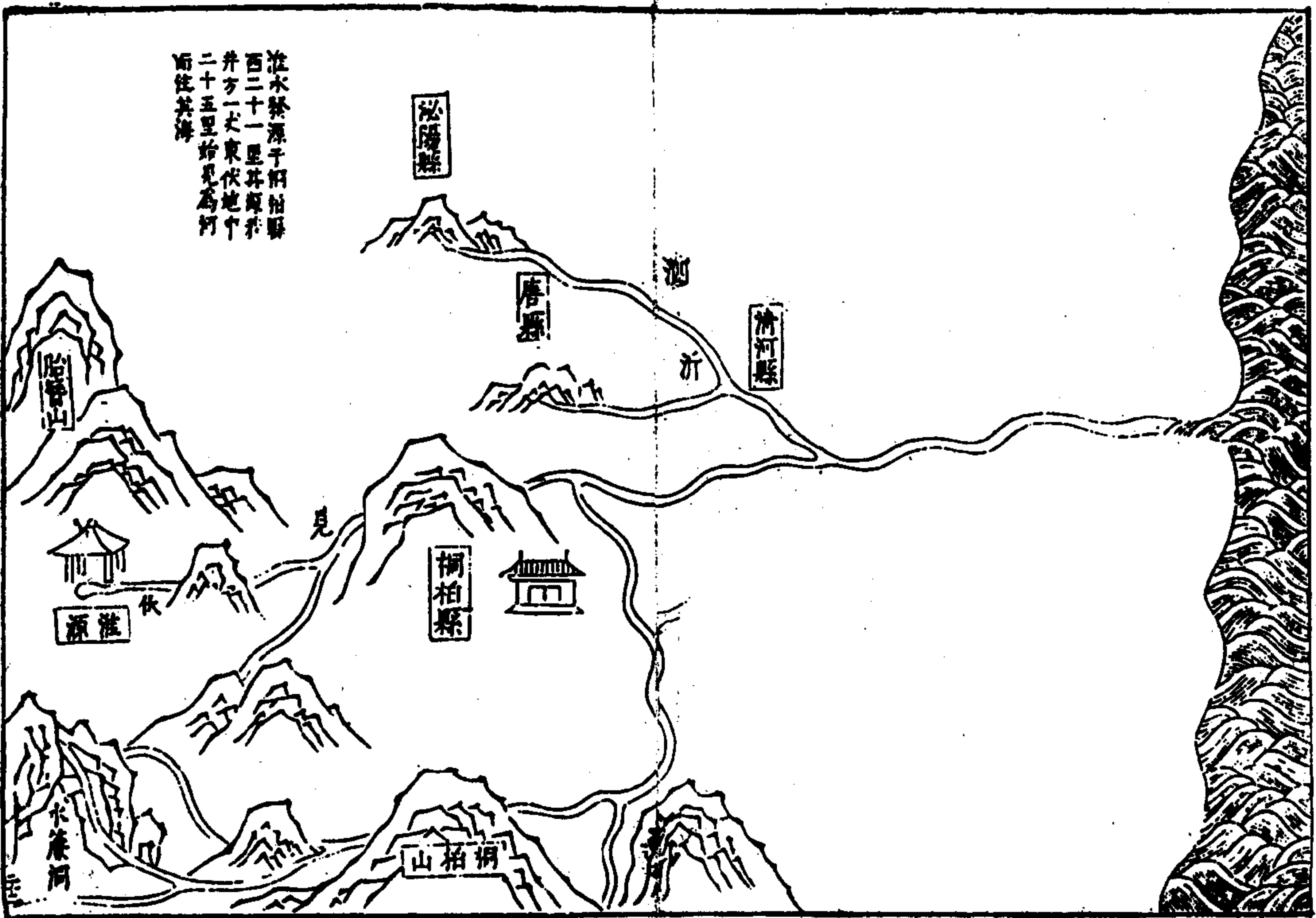
導江漢圖



導 濟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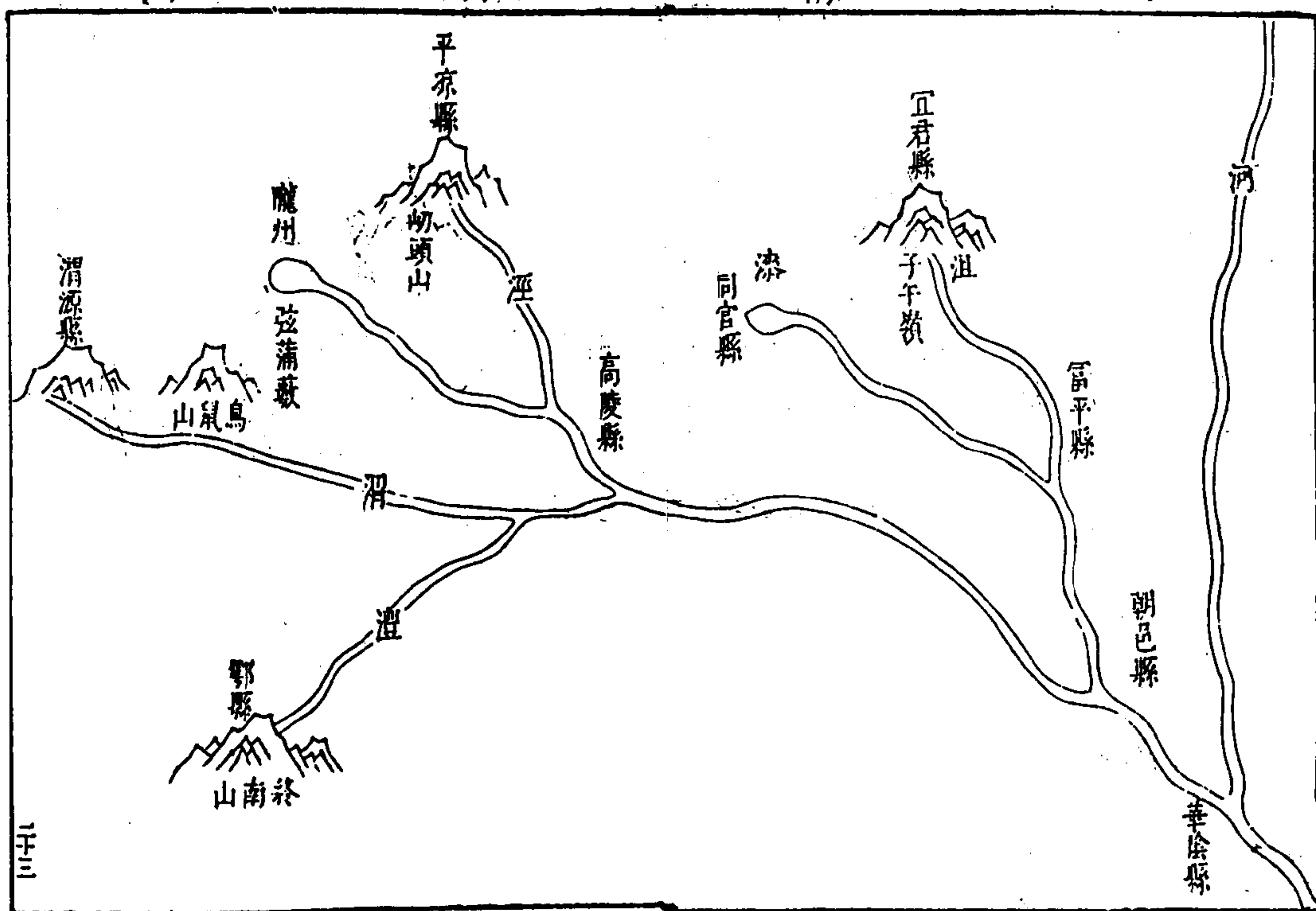


導 淮 水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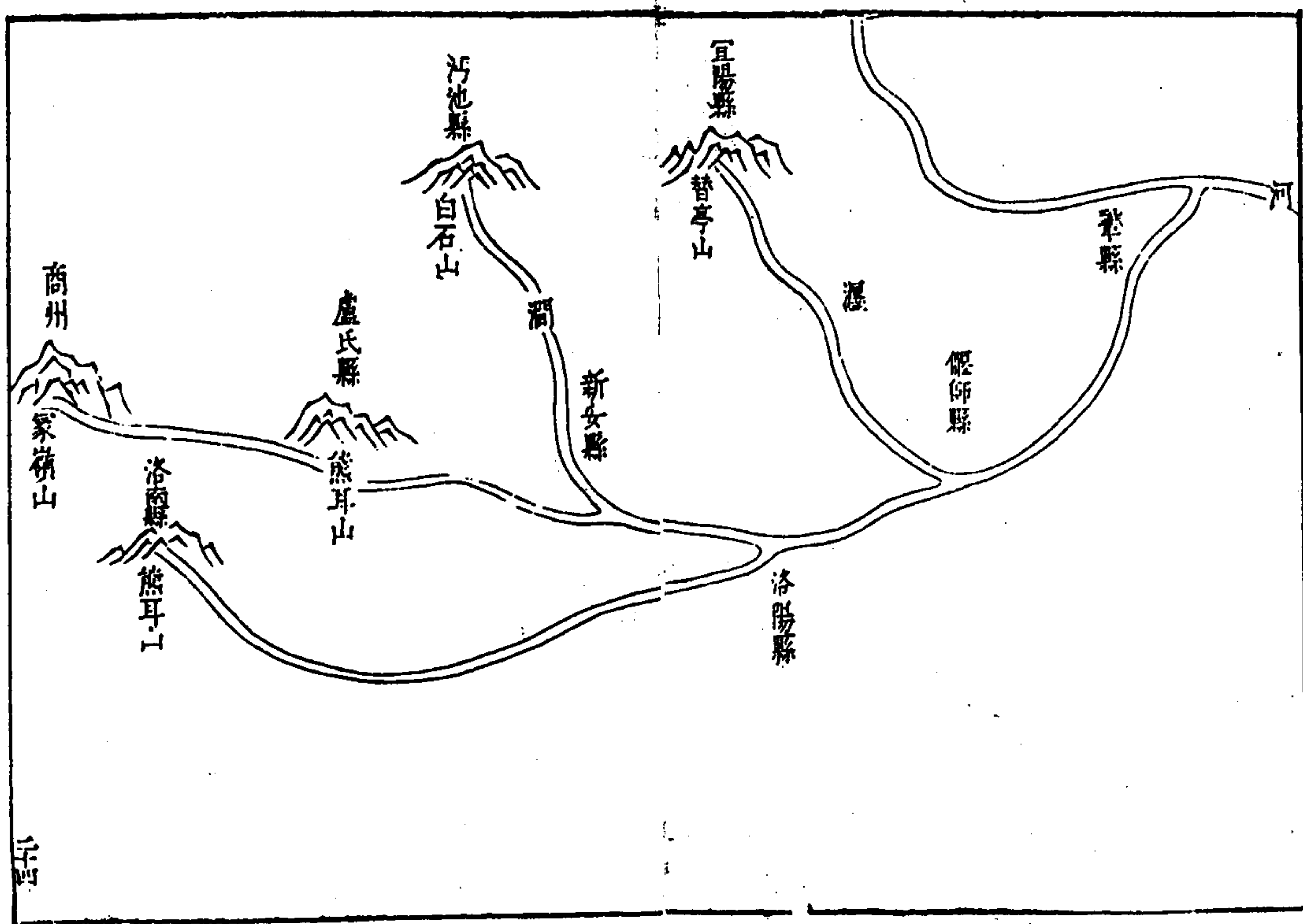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導 渭 水 圖



二十三

導 洛 水 圖



二十四

圖 服 五 制 堯 圖 服 五 制 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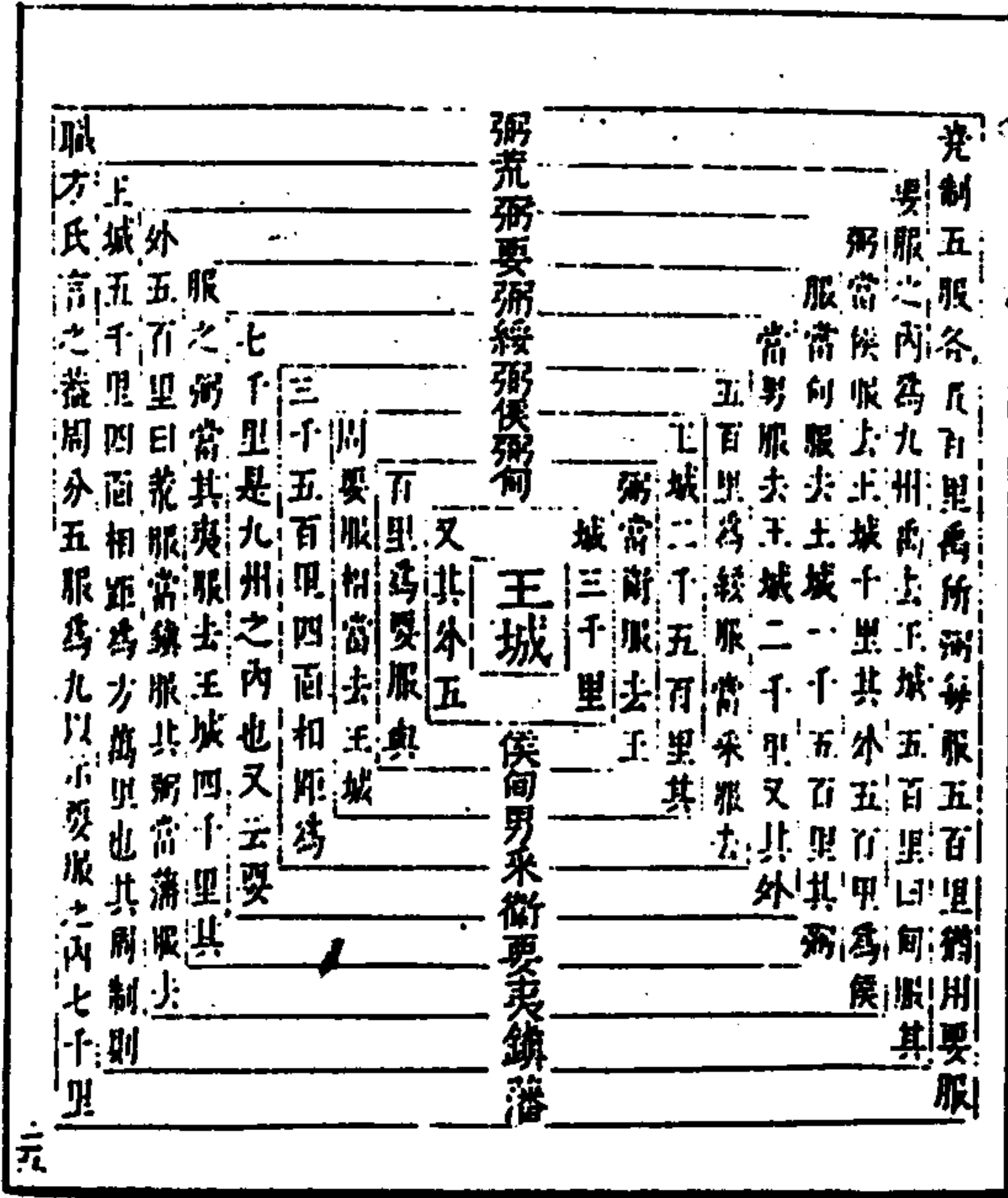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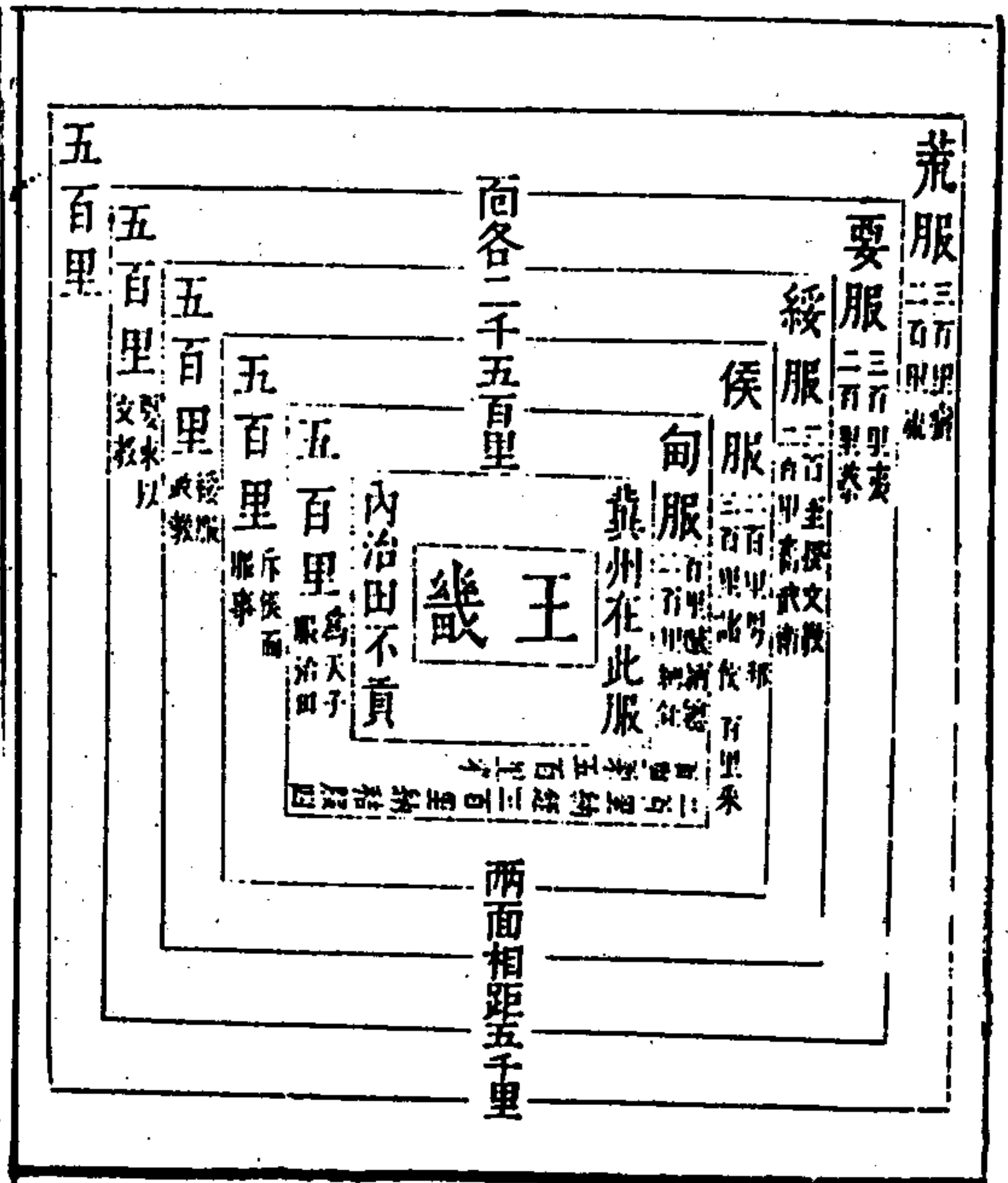


圖 京 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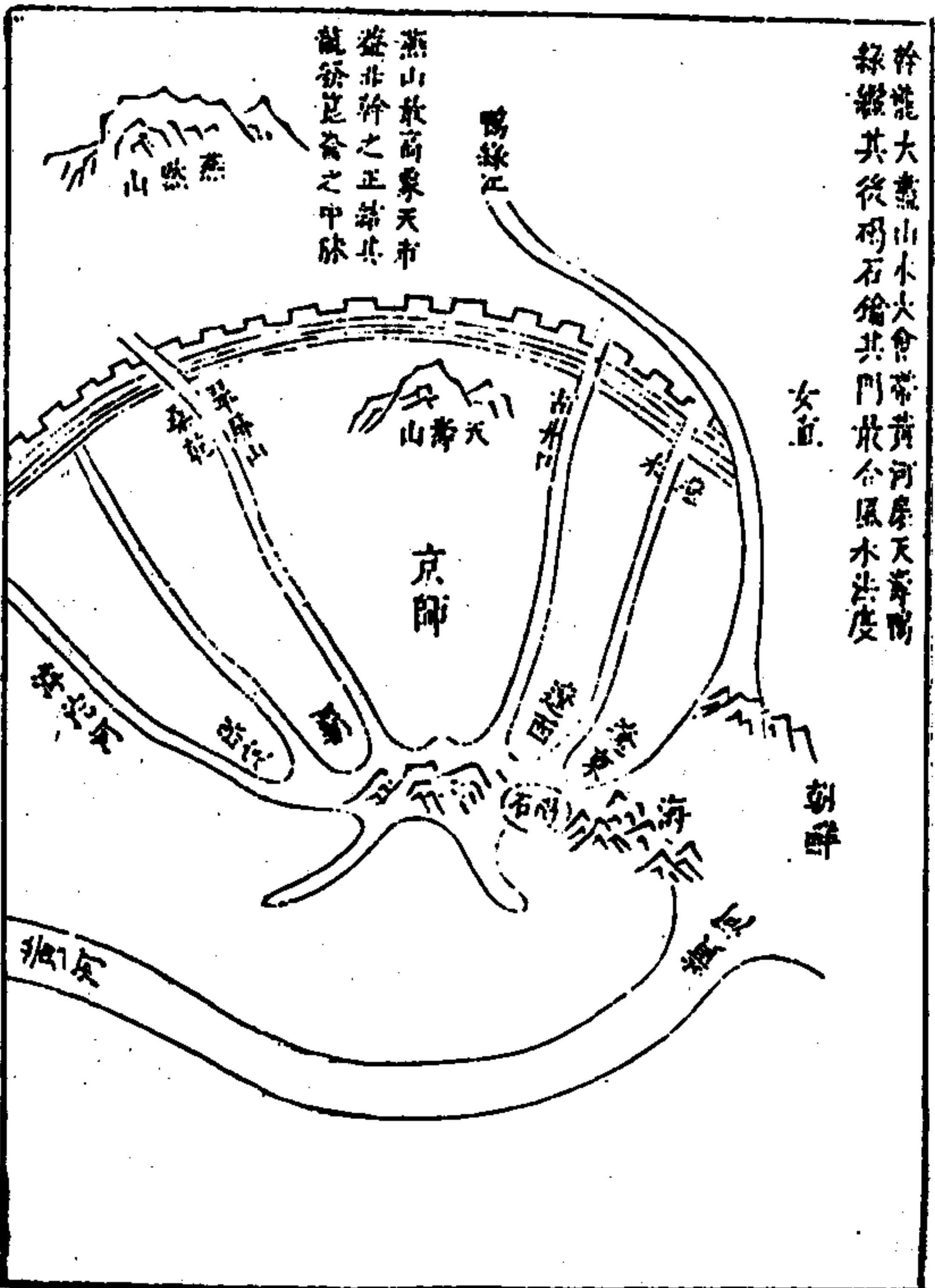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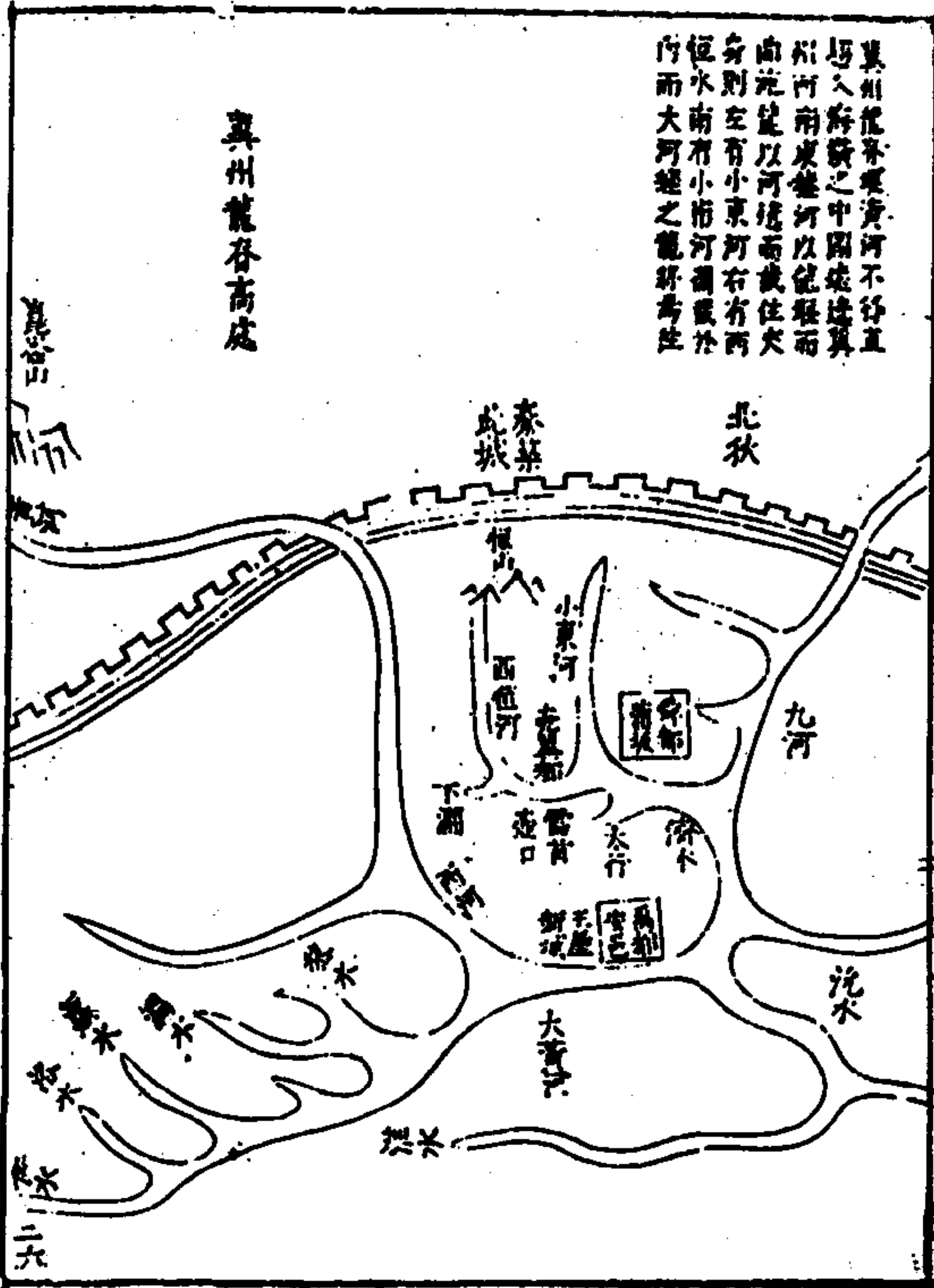


圖 都 冀 虞 唐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精石負終南地結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黃底杜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漢和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峽山嶺家負地結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游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及東循嶺徽達東嶺間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經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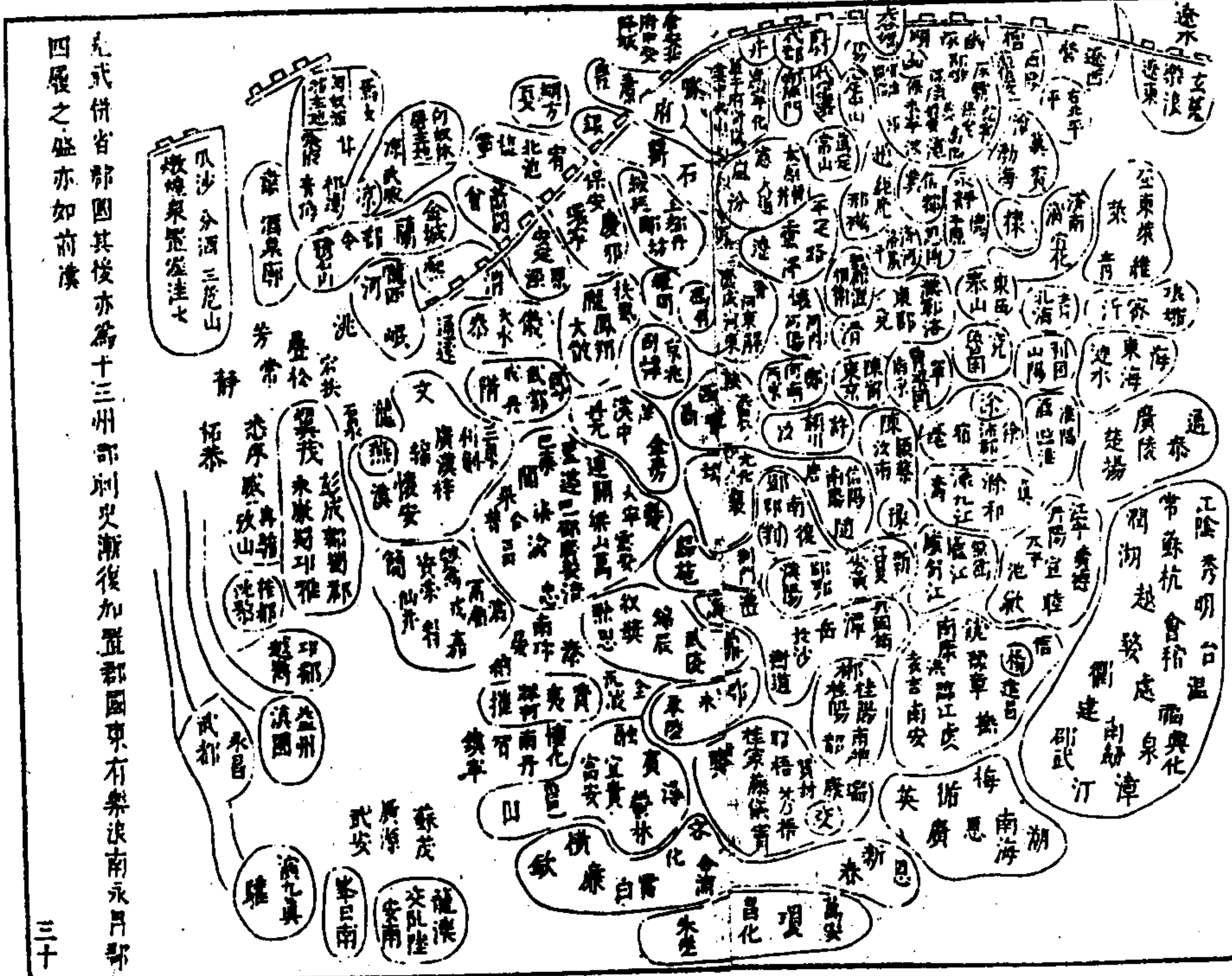
唐 一 行 山 河 兩 戒 圖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嶺北抵連華陰而北格嶺合並行而東至大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漢江渭涇清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嶺南微達華陽而與地結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涇相為表裏謂之南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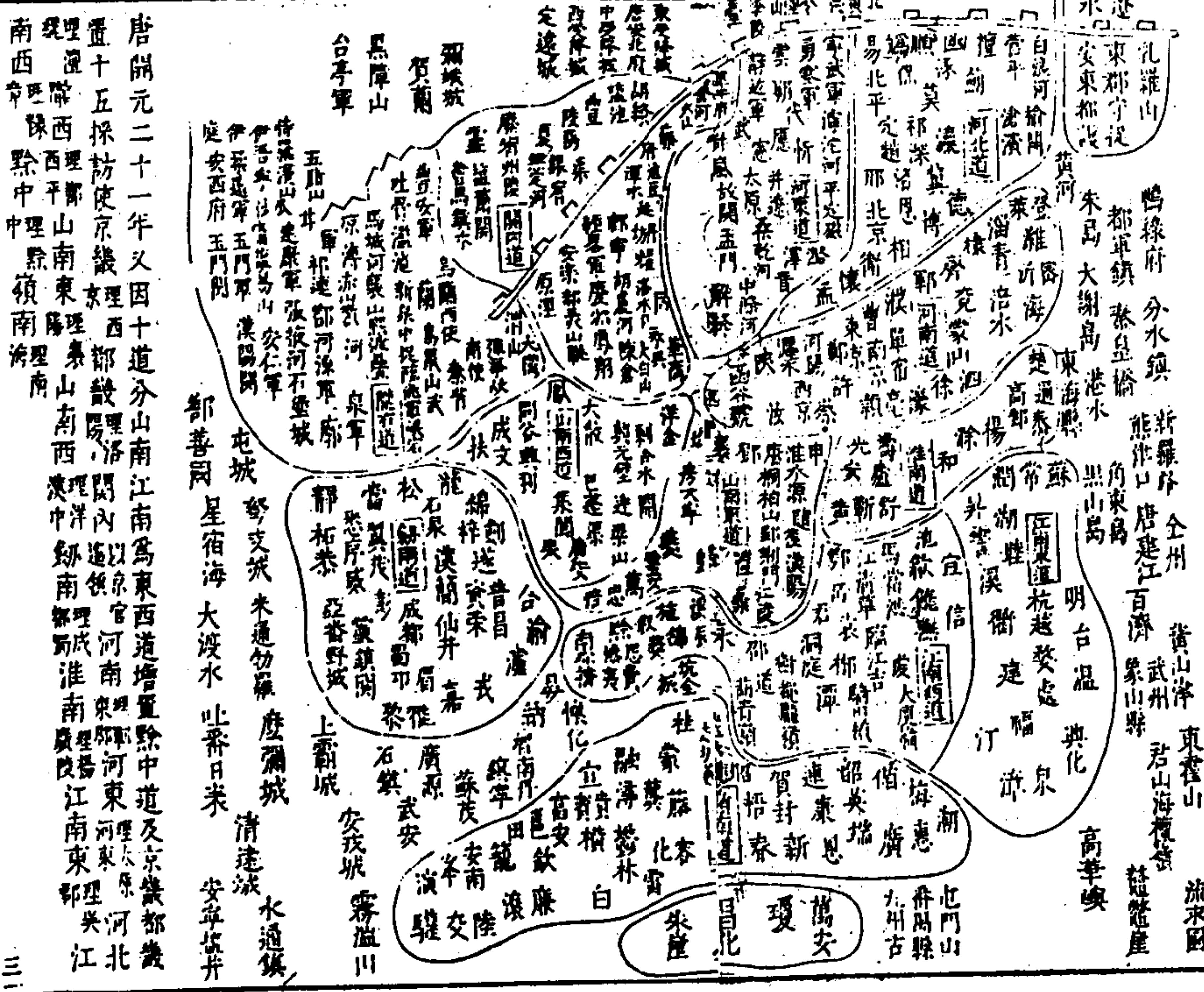
漢興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樓初土宇彌廣收雍四涼涼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置交初為交趾北有朔方後為凡為十三州郡刺史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漢 郡 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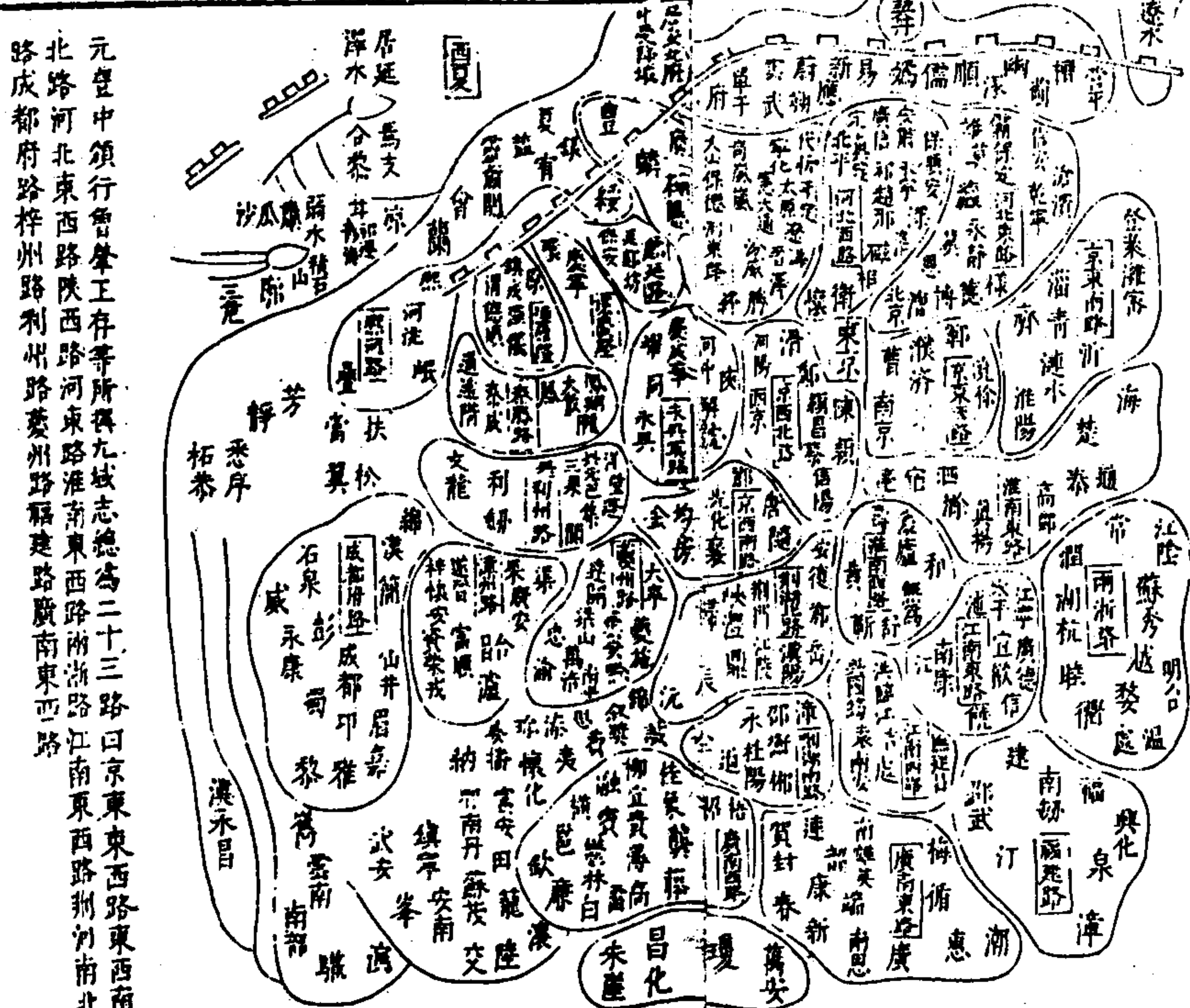


元武併省郡國其後亦為十三州郡刺史漸復加置郡國東有樂浪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唐與改都爲州太守爲刺史又置都督府太宗併省州郡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其後北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踰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外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十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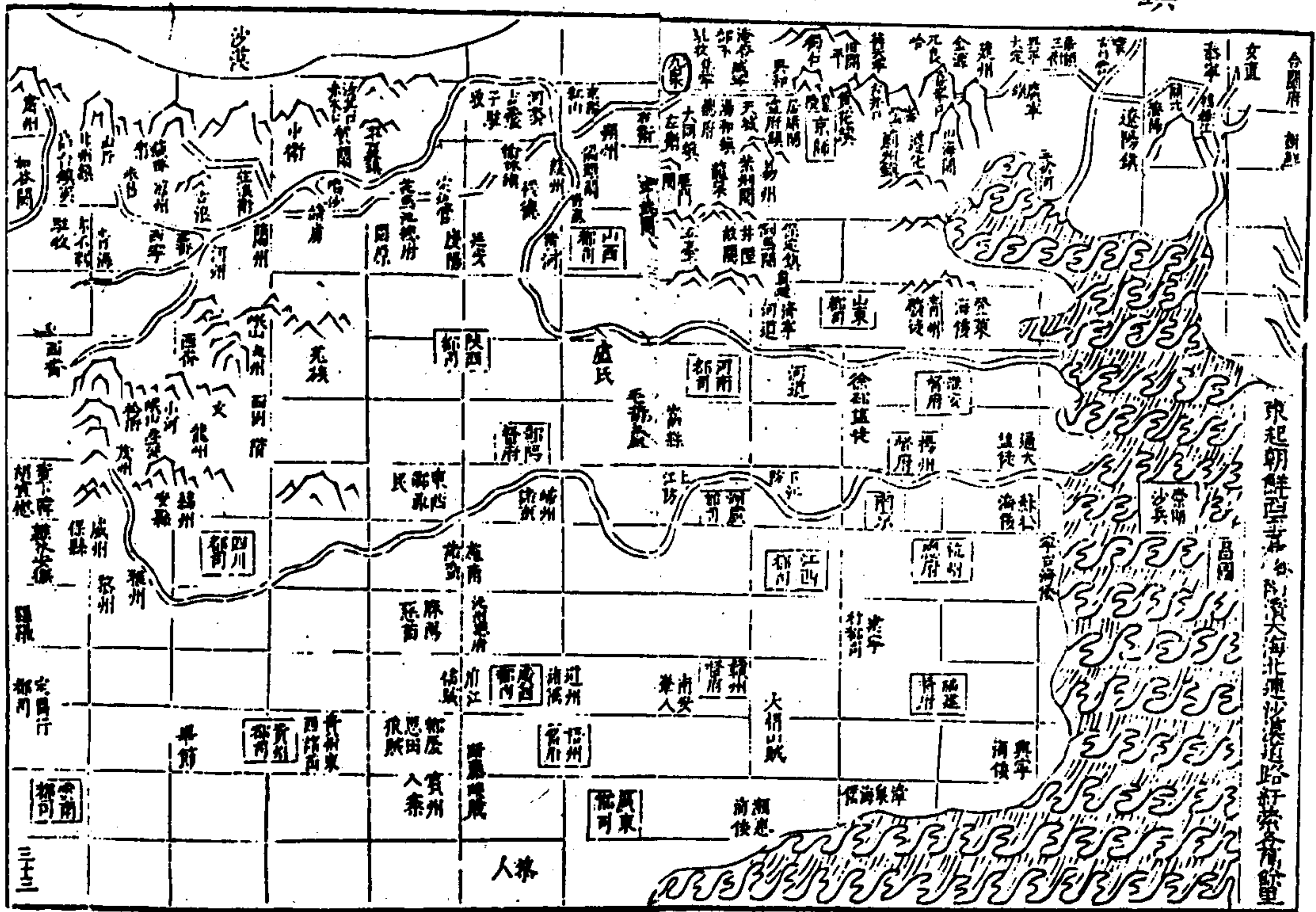


宋太祖受禪建隆四年下荆南得州三縣十五克湖廣得州十四縣一八六年平蜀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開寶四年拔嶺南得州四十一縣六十五八年下江南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表上漳泉二郡錢徽表上吳越十三州四年征太原得州十縣四十一七年併得銀夏二



元豐中領行營王存等所撰九域志總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路東南西北路河北東西路陝西路河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西路荆湖北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西路

鎮 戊 總 圖



河 源 圖



寧夏東南行即東嶺州隸大同路自繁源至漢地南北則漢細流旁貫山皆草不至積石方休水暢茂世言河九折後地有二折

寧夏

金城關

西寧

河州

臨洮府

蘭州

靈州

陝西布政司

潼關

龍門

君子濟

陰山

灘娘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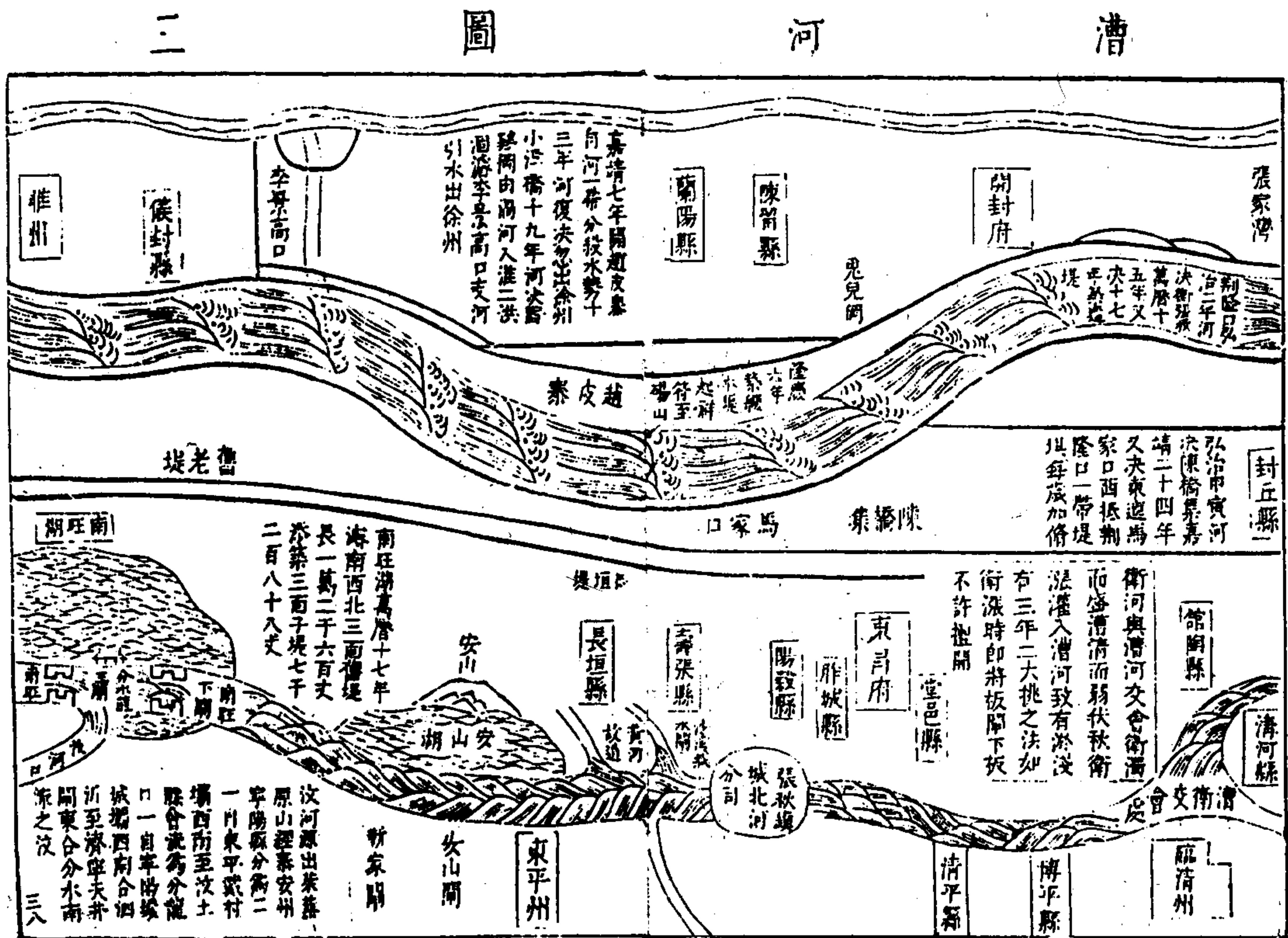
河套

榆林

黃河源出吐蕃崑崙山至積石入河州境經蘭州北京越龍山程寧夏中折南過峽口至寧夏新境又東北過東勝州復南繞德州境南流展龍門至李陰折而東入河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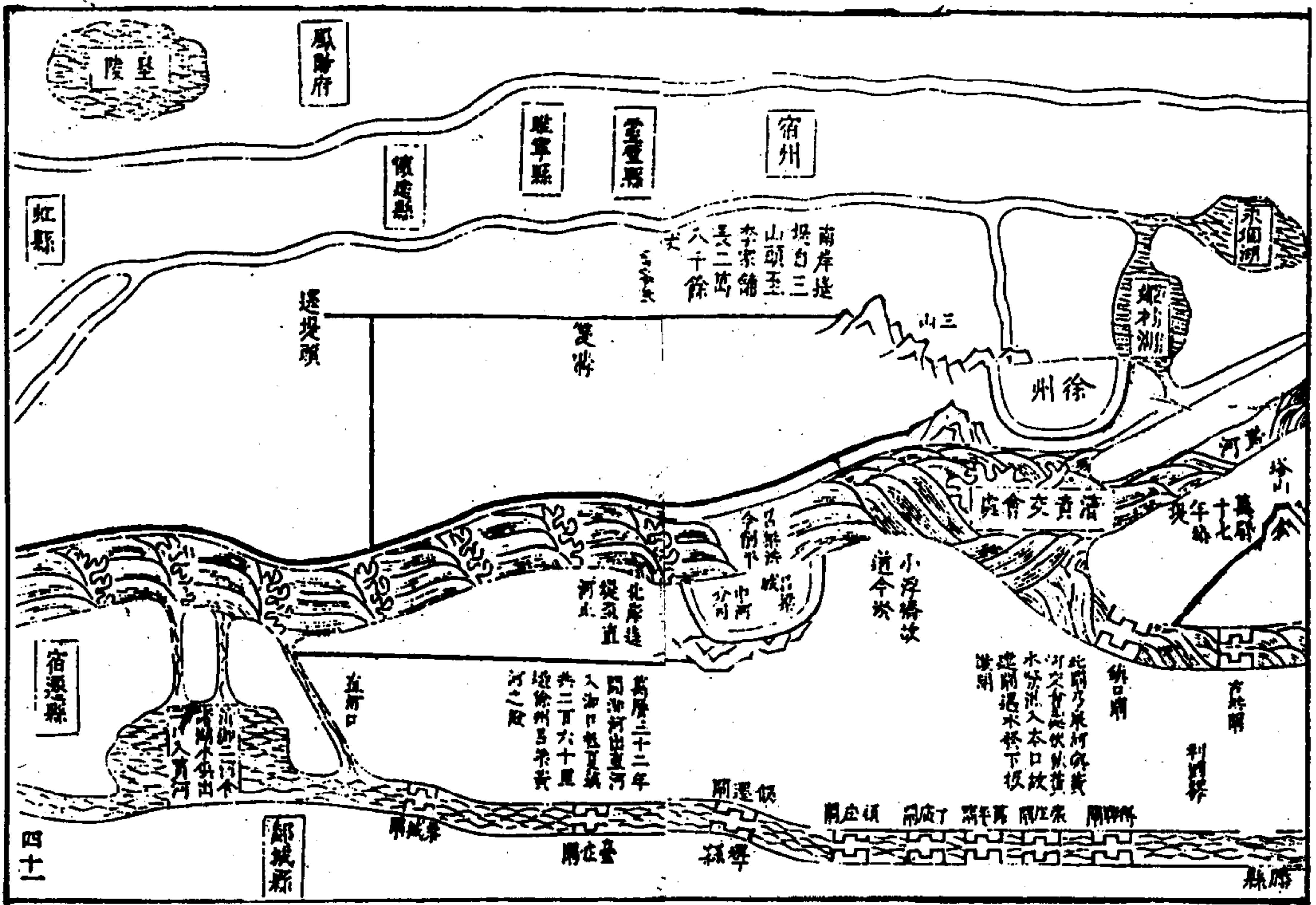
三十五

This historical map illustrates the Yellow River (Huang He)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The river flows from the south towards the north, with major c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centers marked along its course. Key locations include Beijing (京師) in the north, Jinan (濟南) in the center, and Kaifeng (開封) in the south. The map also shows various bridges, such as the Great Bridge (大通橋), and the river's path through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ounties. The river is depicted with a winding path,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s are marked with place names 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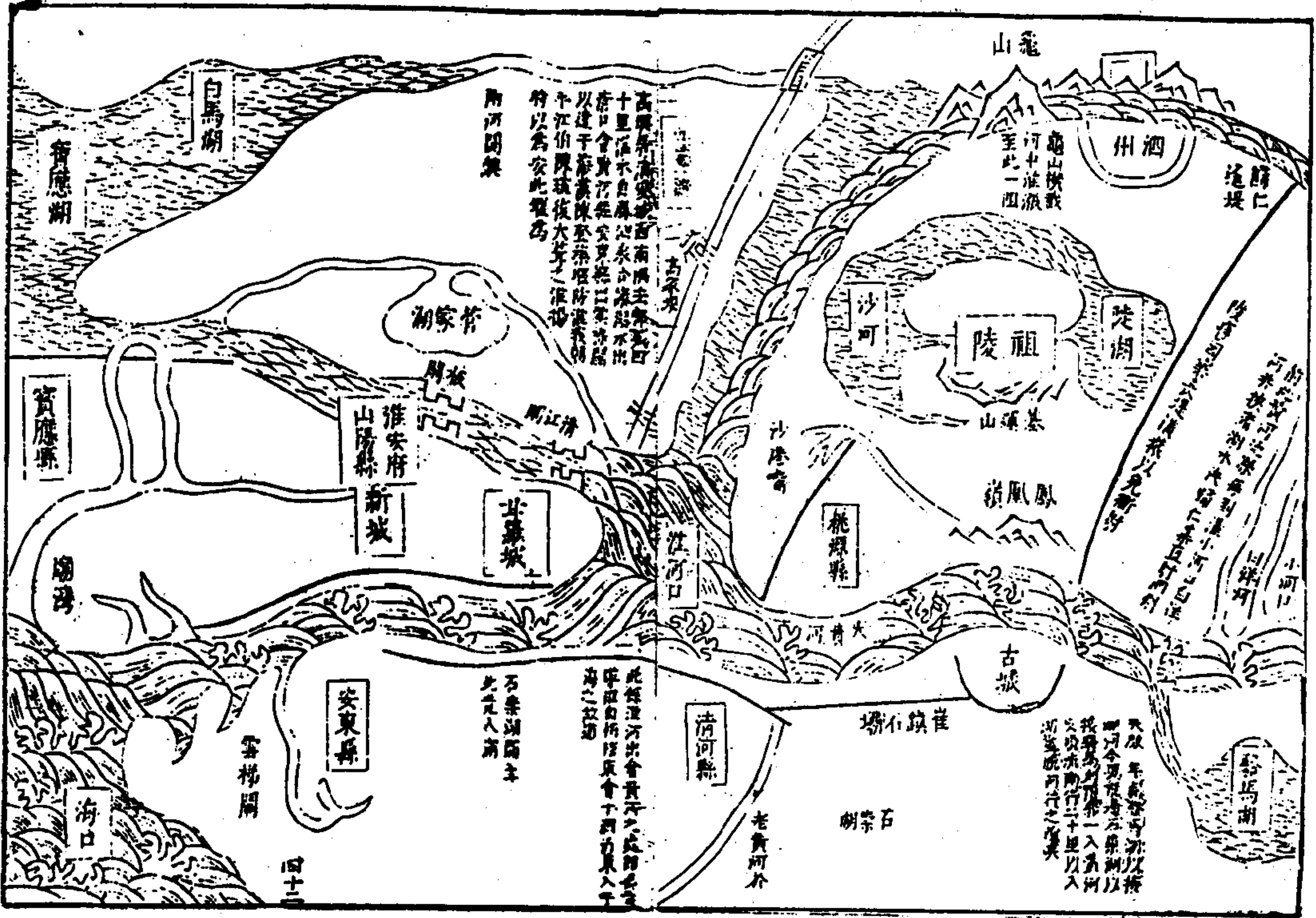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六 圖 河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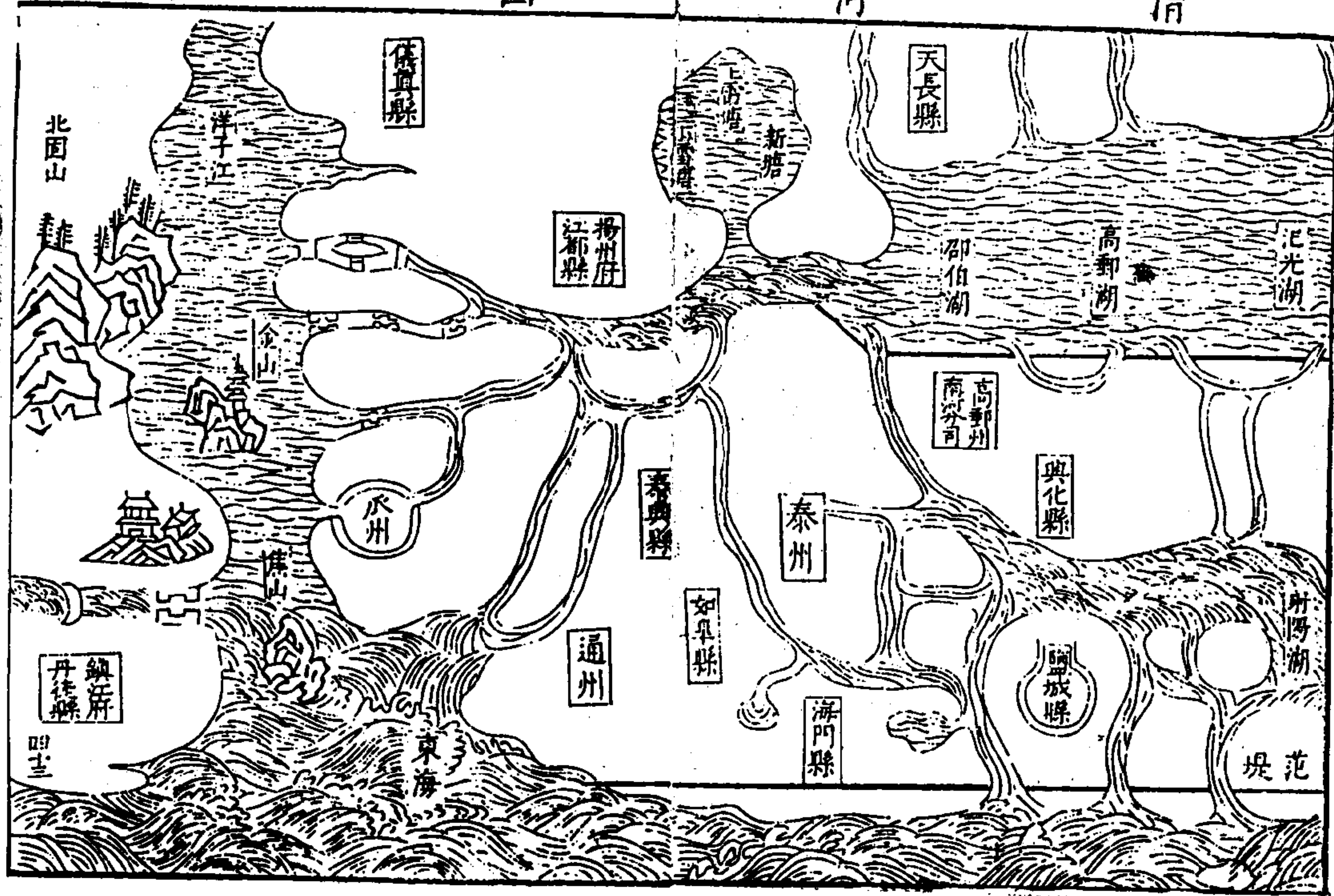


七 圖 河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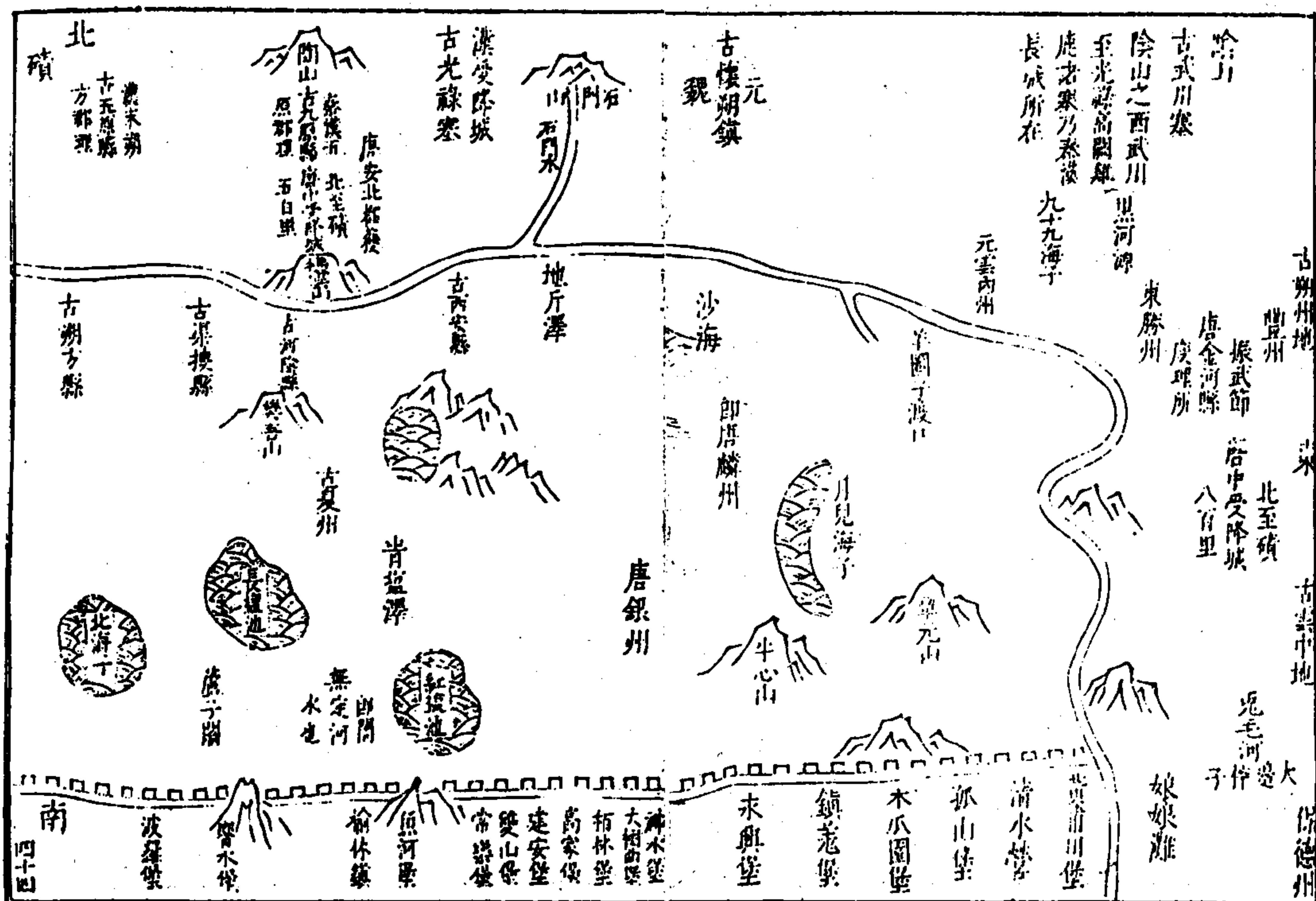
二五五 卷之八 地理 卷之八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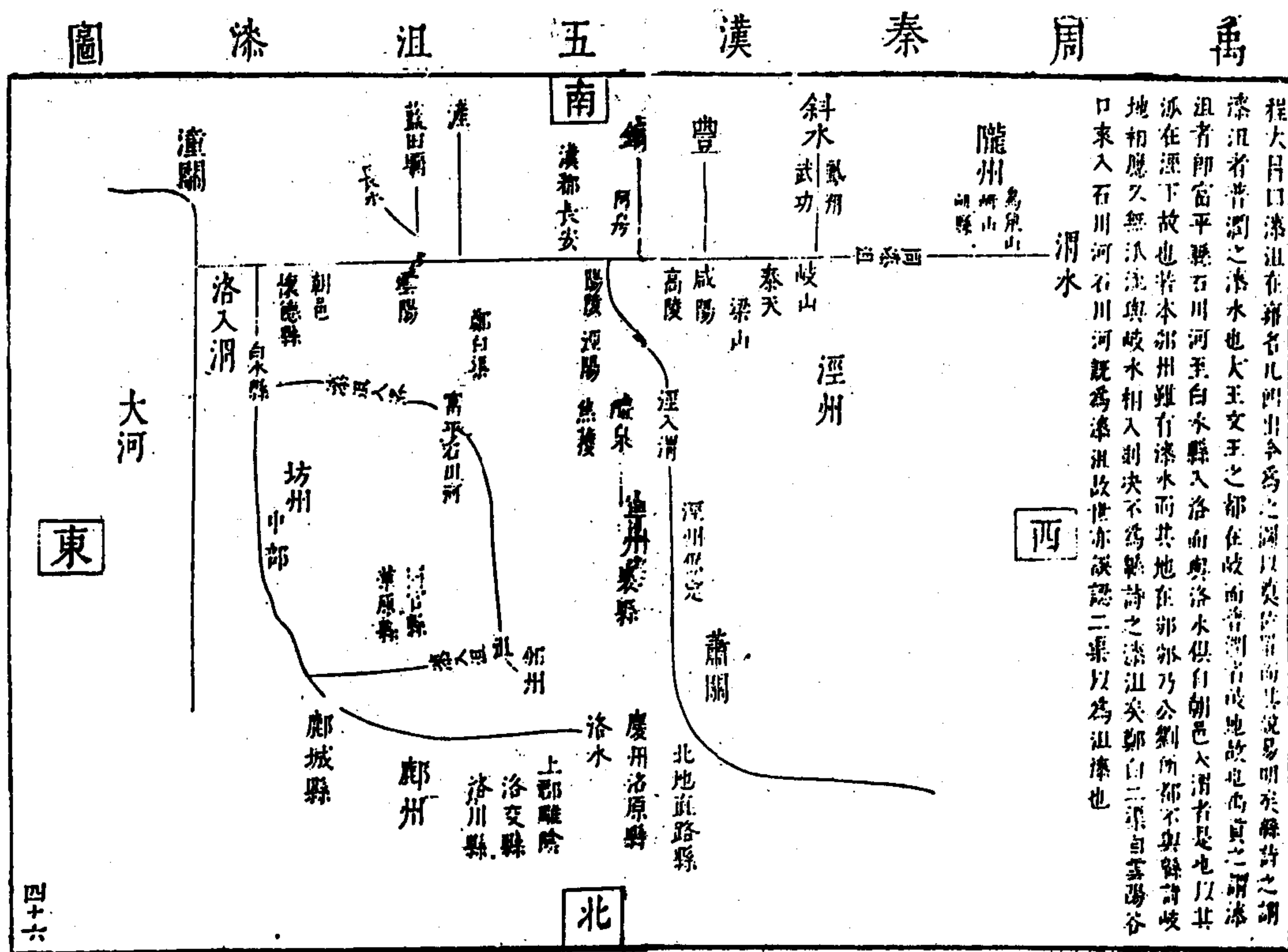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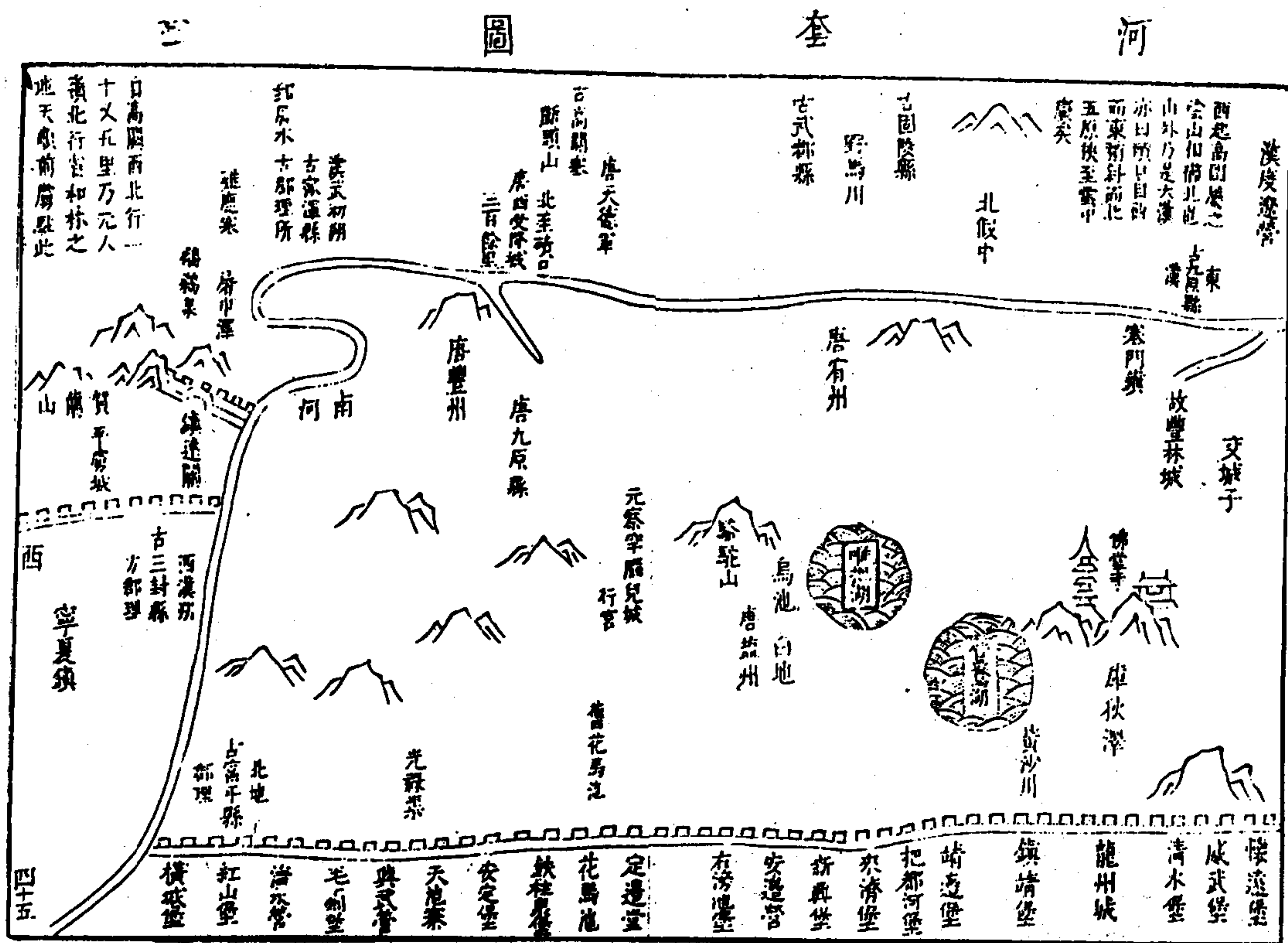
八 圖 河 浦



禹貢古今合注 圖

一 圖 套 河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鄭較

夏書

禹敘水土在唐虞之際以爲夏書之首者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周太子晉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

禹貢合註

卷一

夏書

一

天下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高高下下流川導滯鍾冰體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洊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滯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禹貢

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禹乃更定其制非禹始爲貢也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者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成民皆樂土自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樂獻于上也不言賦篚者以雖曰賦篚亦非疆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故總名曰貢且賦者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史

禹貢合註

卷一

夏書

二

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于貢賦始終煩經畫矣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分天下爲九州也九州本制起于顓頊辨其疆界始于禹貢周公職錄曰黃帝授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周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及舜攝位冀分爲三青分爲二及禹卽位復九州之制故曰禹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洪範曰絲漚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

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其成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禹則以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所以有成功也。山之爲言宜也。含澤布順。調五神也。又產也。言產生萬物。山者氣之包。含精藏雲。故積石布山。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疏云。必隨此州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

禹貢合註

卷一

禹貢

三

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蘇傳云。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曰。山行表木。奠定也。定器于地。通名爲奠。川者穿地而流也。凡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命曰川水。禹治各川三百。支川三千。疏川導滯。封植九穀。國語曰。國至山川。故國將亡。山崩川竭。唐六典曰。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爲中川。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禹貢合註

卷一

四

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可易也。楊慎曰。禹貢奠高山大川。九州之名。以地分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

冀州

冀不言疆者。以餘州所至可知。且明帝都無外也。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其地有險

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疆。荒則冀豐。春秋元命苞曰。昂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冀州形勝。挾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山河。故足領袖諸州。而雄視五服矣。唐虞以來。爲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朱子謂平陽蒲坂。其地瘠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而漢地理志。又言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爲晉侯。後分爲三晉。冀西爲晉。冀東爲燕。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蘇秦謂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呼池。易水有碣石。鴈門之饒。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此矣。冀州之域。北邊戎狄。故歷代爲爭戰之區。鄭樵以爲天地設險之大。莫如江河。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雖堯舜之都。于今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在今平州。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也。夫冀州三面距河。則冀又似全在河北。以今考之。自大河南徙。懷慶以下。河已穿豫入徐。僅繞冀州西南之半。

禹貢合註

卷二

六

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爲幽并。以北狄來王。拓境彌遠也。今則豐勝淪沒。而宣大已失屏蔽。大寧內徙。而京後僅隔一垣。古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今盡撤其外蔽。而僅恃一牆爲隔。不亦單乎。且邊鎮有九。而其四皆在冀州之域。如薊鎮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錮等谷。宣府中路之葛大。白楊。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

東路之永寧。四海治。龍門所。大同西路之平虜。威遠。中路之右衛。水口。東路之天城。陽和。山西之偏頭關。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河岍之娘娘灘。太子灘。皆爲北虜關入衝要之地。設防奮武。所當凜凜矣。九州治水之次。先從下者始。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也。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東南次青。南次徐。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而下。皆準地勢。繇下而高。繇東而西。青徐楊三州竝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之水不經于兗。冀爲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後兗。蘇傳曰。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

旣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始于揚。次以荆。而終于并。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以王化之序也。序治水先下而上。序王化先遠而近。

旣載壺口

載始也。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

禹貢合註

卷一

八

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此禹治冀州于是經始也。繇治水始于冀。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禹亦始于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旣疏。則上流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水經註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之口也。實謂

黃河之巨津。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岍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屈縣今石州也。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西南。爲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爲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先鑿壺口。下流旣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也。梁者呂梁。岐者狐岐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

禹貢合註

卷一

九

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水經註曰。昔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深。石巨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藝者剪其蓊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山之鎮。鑿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旣修太原至於岳陽

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廣平曰。太原。岳。太岳也。山南見日曰陽。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南入于河。此蓋導汾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原。治河卽以治汾。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崇防。但不察源委。以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河流旣定。太原以上。只修鯀功。自可奏功矣。太原。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臺駘之所居也。爲

禹貢合註

卷一

十

唐國。唐堯之所處。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礪礪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太岳也。爾雅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曰。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或曰。汾河之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天池俗名祁連山。卽管涔山谷也。鯀隄在今開州。博州亦有鯀隄。又名禹隄。衛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

今按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省城。不數百武。地卑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善徒說者謂河出山。一勝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乃免患。古爲金隄。故非得已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覃懷之地。至衡漳之旁。無不底績也。覃懷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冰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水

禹貢合註

卷一

二

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水有二。出大龜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二漳合于上黨。色如蟬。數十里方濶如圭璋之合。金氏曰。太行爲河

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古覃懷也。又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致功之盛。所繇來矣。

厥土惟白壤

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柔土無塊曰壤。壤也。肥濡意也。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恩。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溝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豕。尺勃壤用狐。埴塗用豕。疆。藥用黃。輕。麋用犬。蓋焚其骨爲灰也。博物志曰。

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劉向曰。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管蒹之用不貲。麻麥黍粱亦不盡。淮南子曰。東方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中央地宜禾。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群生之長是惟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五位。位土之次曰五穠。穠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上頒其式曰賦。以下供上曰貢。賦通人力所出。貢止于地產。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先賦後田者。冀州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場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田第五等。而賦第一。錯出第二等者。人功修也。此州

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錯者。少者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此時稅俱什一。而差爲九等者。人功有彊弱。收穫有多少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曰田。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並等者。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

禹貢合註

卷一

七

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也。夫夏后氏五十而貢。謂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商人七十而助。謂借民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皆什一也。若其授田多寡不同。皇氏劉氏謂夏之民多。商之民稀。周

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稅其七。周全稅之。賈公彥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然則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蓋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而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者。亦以尺

禹貢全註

卷一

三

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略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古聖民之厚民也。躬教之稼。敬授之時。使之繁碩。頽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后氏之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若多予之而田必治。則唐虞三代非無田也。生人之

率。大都五十年而加一倍。唐虞至周末幾二千載。其間無大兵革。而地猶足養其人。則夏后之時。水土方平。地多人少。必矣。曷爲僅予之五十耶。八口之家。精于治田。不過當今之二十畝。不可益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略舉其成數言之耳。今考歷代田賦之制。詩疏言神

禹貢全註

卷一

其

農始造田。謂之田祖。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漢食貨志謂后稷始剛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濶尺曰剛。長終畝。一畝三剛。又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除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錙。又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制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民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

禹貢會註

卷一

七

爲率。其口賦已重于田賦。唐制人授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凡授田者。丁歲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綿麻。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折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後以戶籍散亂。田畝賣易。楊炎遂作兩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王

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之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蘇徹曰。三代之君。畫井田。開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禹貢會註

卷一

六

既成。仁政自成。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矣。丘濬曰。三代之貢助。徹亦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

得毫有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國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至于今不免稅外徵求，亦時爲之耳。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

禹貢合註

卷一

元

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而民乃自占爲業耳。迄于漢，亡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若治田務，農古之聖主，無不以爲重事。國語曰：

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弗震弗渝，脈乃弗泄。溢爲災，眚穀則不殖。于是舉籍田之事。王耕一壠，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詩云：其耕翼翼，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庶繇繇，密也。其穫桎桎，粟粟，開百室，並納而百室盈寧也。呂覽任地篇曰：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

禹貢合註

卷一

辛

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溼殖之度。陰土必得，又無螟蟻，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剛，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辨土篇曰：耕之道必始于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惟厚而及，饒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三盜者，地竊苗竊草竊也，其爲畝也高

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
彫。墊則修。虛稼先死。衆盜乃竊。畝欲廣以平。剛
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土不安則
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
殖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今按冀
州之地。其在山西者。太原以北。地半鹹瘠。不毛
踰月不雨。千里盡赤。方秋卽霜。凋瘵又早。且糧
多輸邊。凶歲亦難蠲。而倉庾頻匱。鮮有三餘之
蓄。運道陸險。殊無舟楫之便。田賦竝困矣。其在

禹貢分註

卷一

三

北直者。田功不修。膏腴既脫。昔元虞集言京師
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崔葦之
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
水爲田。其言良爲石畫。而丘氏濬以海水多鹹
鹵。必築隄。所以關鹹水之入。疏溝以導淡水之
來。然後可耕。則亦未明于地勢也。閩浙多山。水
源亦短。海潮入江。多得鹹水。故作爲埤壩礮堰。
用以留淡截鹹。廣之三江。吳之吳淞。婁江。揚子。
青徐之河淮。水行平地。源大而流長。淡水入海。

遠者一二百里。猶不受鹹。鹹水安得入于江河
而須控引乎。直沽之水。其源自大河以北。幾半
天下。上流水多。與江淮略等矣。其地甚卑。九河
之下流。一遇霖潦。直與海平。欲疏去之。無法而
可矧。爲長隄限之。耶。自津門東抵大沽。百九十
里。日再潮汐。盡用之。穀不可勝食。地下苦澇。擇
其近河高處。以爲稻田。他諸旱種。甚宜二麥。畿
輔可稻者甚多。不止直沽也。徐貞明嘗言西北
水利。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

禹貢分註

卷一

三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
卽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如密雲。平峪。三河。薊
州。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玉田。懷柔。昌平。順
義。涿水。寶坻。房山。涿州。新城。雄縣。任丘。良鄉等
處。又言開水利有十四利。其言甚悉。蓋燕地督
亢之水。向爲盈溢。滹沱易水。竝可灌溉。况在甸
服。治農尤根本重務。不可不亟亟矣。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恒水

出恒山北谷在真定縣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
靈壽縣東北入滹沱高平曰陸陸鹿也水流漉
而去也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
已過信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勢平此地謂之大
陸冀州于田賦後記此者說者以爲成功遲也
然帝王經畫畿輔之意深矣是時京師無漕輓
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
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忍厲民
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
焉黃帝本紀 卷一

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
以見力穡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
乃連言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
之旁其地最苦崩潰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
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爲易故連言之耳直
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大陸地以滹沱水環
之故名爲大河所經受溢涉諸水夏潦時漳水
滹沱南北二澤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
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獲適時真
定亦有募南人緣水墾田者歲入甚饒後以滹
沱溢而盡敗遂廢之是懲噎斷食也行水之地
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
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不可強也真定尤滹沱
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哉今致力當于水之源
先其源則流微而易禦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
衝激泛溢之虞矣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滙
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
焉黃帝本紀 卷一

海班固叙九河謂之徒駭也

島夷皮服

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島
物所赴如鳥之下也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
水土旣平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見王者
之無外諸夷不責其貢效誠亦不拒也北地寒
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大戴禮曰東辟之
夷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白虎
曰東方九夷獻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者傳狄
夷亦夷立夷風夷陽夷

無禮義。鄭玄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今遼左近朝鮮海西界，冀東北邊夷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且有賦無貢，貢道可無記也。唯北境絕遠者，浮海而來，繇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夾掖也。碣石，海畔山。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從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水經注曰：碣石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嘗登之以望海。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巔有大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柱橋。韋昭指爲碣石也。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也。又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關鎖水口。

殆天造也。自河旁地淪于海，碣石去岬五百餘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道，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遼者，蓋必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遼，遠矣。若屬青州，一帆可達，故以遼東屬青。遼西屬冀。今按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岬卽登萊二府界也。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之賦，浮海給遼，今久廢矣。昔秦始皇起皇腫瑯琊負海之粟，轉輸

禹貢合註

卷一

五

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饌道，何爲久置之？近者旅順未失，頗由海通饌，然無益大計也。又案唐神龍中，姜師度于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奚之入寇。宋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灤以設險。今塘灤不必如宋而濬溝洫以興農制虜。則不刊之長策也。

帝都論曰。北龍有燕山。卽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此。故曰燕山。自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瀚海。出夷入阻。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黃河前繞。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系河易河并諸小水夾界分明。所謂康山帶海。有金湯之固也。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太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地勢卑下。皆非建都之宜。故惟京師爲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又端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穢殺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其地

禹貢合議

卷一

三

禹貢合議

卷一

三

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後爲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濟或作洧者。二濟同名也。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設險。然以兩巨浸并在一州。水患可知。黃河自三代以前在兗之西。故兗地爲河東。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王氏炎曰。周定王時。河徙已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博川。屯氏河始塞。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不合矣。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兗徐而治之也。禹分兗徐各置一牧。周并徐入屬青。

又分青屬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

九河既道

九河一徒駭。謂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二太史。謂大使徒衆。通其水道也。三馬頰。謂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四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五胡蘇。胡下蘇流也。其水下流也。六簡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七絮絮。苦也。言河水

禹貢合註

卷一

天

多山石。治之苦絮也。八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九鬲津。言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禹之治水。先從其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自淺。九川既通。則導河之功過半矣。故治水之功。必始于九河。或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者。非也。蓋河患惟兗爲甚。蓋兗州平曠。無兩崖之束。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也。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

疏鑿以殺其溢也。漢成帝時。馮遂言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哀帝時。平當言九河今皆冥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王莽時。關竝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

禹貢合註

卷一

手

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徙。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又或以爲齊桓填闕八流以自廣。止存徒駭。

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豈得經流既息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豈可得而復求乎。且曲防桓公所禁。塞河宜非齊所爲也。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淺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岬。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

禹貢全書

卷一

圭

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故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所以不可復尋也。宋太祖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岬。自戰國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勿弭。李垂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

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雷夏既澤

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也。雷夏大野荷澤孟諸皆沛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豫州荷澤孟諸之濟也。一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山海

禹貢全書

卷一

圭

經曰。雷澤中有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舜漁于雷澤。卽此也。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水艸交厝。名之爲澤。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雷澤今已涸。

灘沮會同

河出爲灘。濟出爲沮。河濟爲兗之大川。灘沮治而兗境無復水患矣。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朝宗。皆天子見諸侯之禮。而以爲喻。許慎曰。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水。經

汭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灘水卽汭水也。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沮水歟。韓邦奇曰今考汭水乃河之別流在豫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蒙在陰溝之東汭流至此名爲灘卽曹縣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泗水。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歷濟寧徐州至邳州宿遷縣入淮。古時汭泗皆在河之東故灘入泗。今河徙而南灘在河西。泗在河東灘爲河截斷今入河矣。沮水一在開封陳留縣徑睢州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至南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經所謂灘沮會同灘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旣徙而南則灘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灘沮也。汭非汭水。今章丘縣有渚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灘異稱者或稱渚或稱渚一水也。此其兗之灘沮會同歟。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兗州寡山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皆山居巢栖以避之。水害旣除民乃下高丘居平土就蠶桑也。禹貢惟冀揚梁雍不貢繭物。兗筐織文徐筐玄織縞。荆筐玄纁璣組。豫筐織績青筐縠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旣蠶獨言于兗。蓋濮水之上是名桑土。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古稱齊人織作水純繡綺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濮州志曰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已然歟。孟子鄒人也故論王政曰樹墻下以桑亦所素習耳。夫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者農桑而已。序成于冀曰旣作。王充曰旣蠶。水土初平。率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卽冀兗之間自能辨之。寧事東南之杭稻。吳越之杼軸哉。晚近燕趙齊魯之區率事榆枌農桑失業而西北日貧東南並困矣。桑葉沃若是爲神木。禮記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鄭氏云。及早涼風戾之。使露氣濕。乃以食蠶。蠶性惡濕。鄭氏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愛蠶食也。孟夏既登。八月載績。伏羲氏化蠶爲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荀卿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有父母而無牝牡者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王盤農書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魯桑少

蟲書

卷一

蠶

椹。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桑。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桑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丘形四方高。中央下。爾雅曰。非人爲之曰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

冢。大者謂之丘。九州惟兗雍言宅者。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以包餘州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色黑而墳起。有膏肥也。繇。茂條長也。兗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蠶可居。而草木茂蔚。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木之爲言觸也。氣

禹貢

卷一

美

動躍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艸木豐盛。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草木有益于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生赤木。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周官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旱。旱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充賦下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賦在第九而猶必至十三載。然後同于他州。充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曠產薄也。必十有三載者。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歷十二辰而豐隆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舜作食器。流漆黑其上。諫者十餘人。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而後世譏之。貢漆何爲。蓋世漸遠于茆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宮室。有宜于增飾者。卽聖人不廢也。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文工。故以貢篚別之。漢世陳留

襄邑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周

禮太宰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斚貢。九曰物貢。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水山多漆。刻漆多于鷄林。日出之始。過此則陰氣淪。陽氣升。無所獲也。周禮載師漆林之征。史記曰。漆千大斗。比千乘之家。漆樹以斧破其皮。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斯成漆矣。詩曰。素絲五紵。五紵五總。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幌氏陳絲以沤水漚其絲。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坐繭。二繰成絲。唯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述異記曰。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故名績水。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綵麻索縷。手經指紐。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

浮于濟。漂達于河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順流曰浮。濟入河而南出。漯則河之支流也。堯之貢賦。浮濟浮漯。各從其便。達河則達帝都矣。或曰從漯入濟。從濟入河。正義云。二水上承黃河。繇淄青之北入海。禹醴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而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卽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風俗記曰。漯水東北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則此水盈耗有時也。至唐高宗以濟漯絕不相屬。疑禹貢所記非實。許敬宗曰。禹

導東金書

卷一

堯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伏流過河而南出爲萊。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是亦一說也。名勝志曰。濟河從長清縣東北界分流入漯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此也。圖經。漯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一統志曰。漯河在章丘東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漯水。卽濟之南源。東昌府志曰。漯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卽黃河支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于中國爲正東。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元命包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其地也。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千里。洋洋乎固大國

導東金書

卷一

卑

之風也。青州之海。謂之渤海。又名小海。北自碣石。南至沙島。是謂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所謂尾閭也。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青州形勢。斯爲險絕矣。國初防海之兵。設有三營。登州營以控北海之險。文登營以控東海之險。而卽墨營南望淮安。片帆可至。視二營所係尤重。若沿海島嶼環抱。可爲天造

之險亦可爲逋逃之藪。利害等也。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金氏曰。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卽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出。按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滅薄姑。益封太公。遂有全齊。齊所以爲齊。天齊也。蓋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古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稱東西秦。兼煮山鑄海之利。故富強甲天下。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何若。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一隅耳。自秦以前。青州尚未分析。漢始分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五府。而古青州之域不可

復考矣。

嶠夷既略

嶠夷卽堯典羲仲所宅也。略者。封殖以正疆界。開畛以墾田畝。又用功少曰略。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嶠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之陰。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東至博昌。入濟。旣道者禹爲之導也。其道者水得其故道也。濰水俗名淮河。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相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楊受之。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嶠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爲甚易也。先土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州水患淺。地平。不盡繇水

治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煮鹽最苦。積潦水害不除。廣斥亦不能成鹽矣。州境濱海者三。而青土獨舉海濱。以鹽利所開。志其始也。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古者夙沙氏始煮海爲鹽。其後又出河東大鹵。臨邛火井焉。今則所在有之。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需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饌羞共飴鹽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

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僮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終始矣。蓋管仲鹽筴止于齊而吳越尚未權也。兩淮煮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官始也。鹽利之重自唐劉宴始也。其初止四十萬緡。至大曆乃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矣。籍民業鹽自唐肅宗置亭戶始也。今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自宋太宗置交引法始也。至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一。紹興末年泰州海寧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離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

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常賤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無輸將之費則國利也。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給州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商之重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者矣。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

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可貸爲生欲無逃亾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至重矣。而每引必搭餘鹽雖餘鹽與引價互相消長總之極重難返。又加以舊割沒新割沒而舊法盡壞明導之以藪弊矣。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欲以重法禁其私鬻將能行乎。至竈戶貧則盡鬻其蕩而蕩與竈離今欲追蕩還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竈而在籍之竈皆徙而他業今之煮鹽者皆沿海貧下之民耳是竈戶與鹽丁又離也。官冗胥奸交通爲弊。侍御史出按鹽一歲即易豈能窮奸而運司之官又皆爲劣轉鮮能潔清自勵大弊之後非大變其法不可。徐氏光啓以爲宜如郡縣其地悉以鹽場分授竈商歲收其稅而不問所之簡而易行誠良法也。今之行鹽有四。一曰末鹽海鹽也。兩淮兩浙長蘆閩廣皆是也。其次額鹽池鹽也。解州所出也。又次井鹽鑿井取

之。在川蜀。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陝中有之。凡海必于隈曲處生鹽者。水性以潤下爲鹽。不曲拆則終不成鹽也。又海鹽必煮而後成。而徐氏光啓以爲日曬卽成。今兩淮頗有之。可推行也。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日葛衣。禮終絺綌不入公門。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葛屨可以履霜。升越弱于羅紈。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畝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周禮嬪婦化治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畫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草青莖赤。秀下有鉛。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徂徠之松。徂徠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桶有寫。路寢孔碩。松桶有挺。路寢孔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爲常生。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土山多雲。鐵山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入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礪。大石之形礪礪然。山多小石曰礪。每石堯堯。獨處而出。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實用。是生石華。泰山之谷。出此五物也。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厥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取爲繒帛。尤堅韌難敝。中琴瑟弦。厥絲出于萊夷。玄縞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揚徐叙于厥貢之下。兗州專言絲貢。而青州則有絲枲。厥絲。絲。卽水紈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獨饒矣。海物有資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之。今人所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疏甲之微。非古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逮。絲枲不及三吳。怪石不及徐碭。三代而下。利孔日開。貢額絕異。非山川物變。有時而變也。

禹貢合註 卷一

聖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清河也。大清河爲濟正源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繇濟故道入海蓋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之水南接淮泗北通白

禹貢合註

卷一

兗

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道以入海。泗水合南濟故道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繇始也。至元世祖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洸復置牐以遏泗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井開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繇西南達西北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也。國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過汶

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達御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繇分也。然會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單諸口直貫魚臺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患于南。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成也。蓋沂泗汶洸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

禹貢合註

卷一

幸

轉輸以入于運。國家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自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害及河之決而入運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益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

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爲運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以病爲藥也惟是以汶濟運其利良多而一汶三分頗拂其性當其大溢則不決戴村卽直趨坎河建瓴而下南流遂微嘗有爲石灘于坎河之口以塞其東注者但重運水渴之時則有隙以泄水伏秋水溢之時又無路以通沙淤日積河身日高非計也若

禹貢合註

卷一

三

滾水大壩以沙不能衝出其弊亦與石灘等今惟時濬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坎河口則連建數閘以時畜泄漕不苦涸而東原之田免沮洳之患庶乎可矣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終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二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他州皆止二至此州獨言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界始別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或曰徐丘以爲名元命苞曰天氏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自古爲少昊氏之墟國中有大庭

禹貢合註

卷二

十

氏之庫成王封伯禽於魯在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宋公爲商後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亦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雄傑鷙悍自負淮夷徐戎皆在其域牧守之任於斯爲難也其邊海之地唯在安東日照之間不甚延長然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有建瓴之勢故

自古爲南北之襟要。在今日則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且地逼陵寢。尤爲重地矣。嘗考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兗。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

禹貢合註

卷二

二

州之別。品殊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濟之間。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壤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蓋九州之別。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蕃土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

漢以南。函劔以西。揚在淮南。荆在漢南。西梁在劔西。江湖盡

濫。關山重復。又僻在遐陬。濶疎稼政。平土蓋寡。

關田甚難。故雍梁最濶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

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

五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當三百萬戶。夫民非

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

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後世建都會。立城郭。不以民田爲制。而以要害

爲先。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爲敵夷不守之地。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邑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後世之治。遠愧前王者。非獨德教有缺。亦法制之未善也。

淮沂其乂

淮出桐柏。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也。徐之水以沂名者有三。山於尼丘。

山而南入泗者。晉點浴沂之沂也。沐陽之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於艾山西南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泊徐之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淮水常荆塗二山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以入於渦。麓高。水滙爲患。故禹鑿開兩崖。使水行其間。淮乃安流也。抑淮至今日。水患彌殷者。淮自古北受泗沂。本皆清流。若黃河入海於天津。汴河入海於樂安。與淮無與也。自山西沁河決斷黃河。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

禹貢合註

卷二

四

東潰。越徐邳。亂洸汴。直下。不復東流。徑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亦皆黃流。而淮境苦水特甚矣。且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河水西入淮。則勢分而東流益緩。其力不能刷沙。關套所在。淤積日甚。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水多發於四五月。風泗來水多發於七八月。河長固當潰。淮長則亦潰。河此爲交蝕之害。泗州河身高於運河丈餘。自高趨下。其勢陡激。以區區之漕渠。爲鳳泗

之歸宿。必橫決而莫禦。每崩五壩。掃湖頭嘴諸市。而與淮一。此爲泗河獨發之害。倘黃淮並發。泗沂沁汴諸流。橫溢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則濉河淹灌於全淮之境矣。此淮水今日之勢也。

蒙羽其藝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二山淮水所經。二水治則二山其可藝矣。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略同歟。羽山之下。其水恒清。牛羊不飲。而老萊子隱於蒙山之陽。衣緼飲水。壑山播植。其水土之美。自古傳之矣。齊乘稱沂川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今沂澤二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則蒙羽爲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麓矣。藝猶時也。詩云。藝之荏菹。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畋而獲畋。又曰五穀生於五木。黍

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歿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歿而穫歿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教民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昂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

大野既豬

大野濟水所絕濟於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

禹貢合註

卷二

六

氣故豬而爲澤爲十藪之首既澤向未爲澤今乃澤也既豬向故爲澤今復故也禹之時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洸而洸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害矣至國朝尤爲漕粟所資於是設四水櫃以濟漕運曰南旺曰安山

曰馬場曰昭陽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地形最高爲南北分水之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是數千載久廢之大野至今日復爲利涉之用也而物盛致盛致有沙淤盜佃決隄之患生焉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泊之亂今湖外皆民田也若隄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復成宋季之患而湖地開佃不及五百頃所得豈償所失哉

禹貢合註

卷二

六

東原底平

原端也廣平曰原平而有度也可食者曰原原有六駁有樹樾有長楚詩曰原田蕪蕪又曰周原膺膺底平則可耕東原之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梗稻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埴土性之美者而又墳起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土黃爲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稿

禹貢合註

卷二

人

土者吐也主吐含萬物子成父道吐也氣精以輔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故曰裂土而封必用白茅取其潔清也燕以黃土黃取王者覆四方也翟雉也五采備曰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出於羽山之畎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司常云全羽爲翟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染者象之渭之染夏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

禹貢合註

卷二

九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渭之鷄此則夏翟之羽色後世無夏翟故染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士相見贊用雉山龍華蟲華蟲卽雉也五色故謂華山海經曰赤鷩可以禦火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嶧山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是生孤特之桐中琴瑟凡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故崔琦曰爰有梧桐生於玄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張協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黃種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農師曰桐性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尤難得也神農始削桐爲琴繒絲爲絃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爲桐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梧桐爲常生磬石在泗水旁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今靈壁有磬石山去泗水五六十里禹時泗水故橫流於此也其石碩厚清越如被塗澤而乏烟雨蔥蒨之姿凡產石磬有九真

浮嶽小華之山。涇水共水。鳥危之山。而禹貢泗濱獨著者。固以其輕清上浮。其音特清。或亦徐州中土輦輸爲易也。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立。秋之樂也。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自無句作磬。又伯夔作玉磬。磬形似犁琯。以玉石爲之。禹懸五音。聽政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蓋擊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禹貢合註

卷二

十

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磬師掌編磬。教胙賸也。古者淮有夷。出蠙珠及美魚。蠙珠母也。故泗州名蠙城。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惟天子藏珠。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水圓折者有珠。淵生明珠而常不枯。越俗以珠爲貴。故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古蓋以珠爲幣。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禮斗威儀曰。王效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夫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其耀也。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惟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語曰。宋王亡珠而池魚爲之殃。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敎人掌以時魚爲梁。蓋梁以取水也。二月。天子始乘舟。薦鮓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季冬。命有司始魚。天子往嘗魚。祭廟。鱮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也。羽畎陂陽。淮夷必指其地者。惟此地所產爲良也。玄黑繒繒帛之細者。謂之織。繒之精者曰縞。玄之用三。爲袞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居。縞可以爲冠。有虞氏蓋衣縞以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禘而緇。此厥篚之貢。亦通州所共也。

禹貢合註

卷二

十一

浮於淮。泗達於河。泗水出陪尾山。其原有四。故名泗。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潞水則出於河。入于泗者也。繇泗遡灘。繇灘遡河。此一道也。涉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受沛之合者也。繇泗之上源以遡沛。繇

沛而達河。又一道也。西則繇灘。東則繇沛。蓋後世所謂汴渠者。禹時已有之。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荇若渠。總一河而已。蓋河自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接淮泗。皆古之運河也。今之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淮。黃二河之水。繇淮安至清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清口至鎮口。則資黃河與汶泗之水。繇鎮口至臨清。則資汶泗及諸泉水。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繇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都。則資潞白桑乾諸水矣。比今運之大略也。至萬曆朝。開泇河以避呂梁之險。天啓年。又開駱馬湖以接泇。而其所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泇。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爲上策。惜今未行也。若古之徐州。并有大野。東原。嶧陽。泗濱。襟帶亦遠。今頗裂其地爲郡邑。而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縮穀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爲四戰之國。且河水橫嶺。比閭其魚。雖泇河

改運。漕已他徙。而彭城形勝。奸雄之所睥睨。固當深慮。識者謂欲聯屬兩都。以制天下。則揚州臨清。徐州皆爲重鎮。蓋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不其重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南傳海。北據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鉅析。殆且百郡。其氣燥動。厥性輕揚。故曰揚。且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又以漸近太陽位。天氣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其地以淮海爲際。蓋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而禹會諸侯于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若五嶺之外。則未屬焉。蓋五嶺壤接荊州。藉使其時已入版圖。亦當屬荊。而不屬揚矣。攷其形勝。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襲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

鎮若建康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所謂龍盤虎踞。帝王之宅也。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江左浙。帆檣所集。千里一都會也。若守江者。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

禹貢合註

卷二

南

又所以蔽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重之矣。凡州之邊海者三。青州徐州揚州也。自冀州之北碣石。迄於東粵之南碣石。九千里而遙。而揚州所宜尤多。今略計其要害。在東粵則有三路。惠潮其東。路也。廣州其中路也。高雷廉其西路也。在八閩

則有五寨。三遊。烽火。南日。浯嶼。三寨其正兵也。小程。銅山。二寨其奇兵也。南澳。浯銅。海壇。爲三游。而南澳當閩廣之交。尤爲要地。兩浙則有四參。六總。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而列郡之海口。則溫台寧紹各有港口。與杭州之潁山。龜山。嘉興之乍浦。澈浦。實列郡之門戶也。欲安堂輿。亦固門戶而已。而定海爲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中有五穀魚鹽

禹貢合註

卷二

五

之利。屯兵戍守。不容已也。直隸在江南。則吳淞爲水陸之要衝。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蘇吳淞而南。則爲松江之川沙。南滙青村。柘林。其地有海塘而無海口。宜設陸兵防守。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吳越要衝。繇吳淞而北。則爲蘇州之吳淞所。劉家河。福山港。皆賊舟可入。宜設水兵出海迎擊。而崇明孤懸海中。尤宜特設重兵。在江北要害。則爲通州。爲狼山。掘港。新開。爲劉家河。爲

金沙場尤要者曰新揚曰北海所曰廟灣而海安尤宜設鎮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西可以捍衛揚州也其地則皆用騎兵爲長統攬大勢江北緩于江南江南緩于兩浙兩浙緩于閩粵而畫地分守則揚帆倏忽彼此通竄孰能窮之非會哨不可在廣東者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與烽火之兵會上則哨至洋

禹貢合註

卷二

七

山與直隸竺箔之兵會在蘇松下則哨至羊山與浙江之兵會上則哨至茶山與江北之兵會而浙之陳錢山爲夷寇候風分鯨之所尤浙直共守之門戶也若夫簡兵繕舟嚴勾引而絕鄉導斯爲防海要務焉

彭蠡既豬

江漢合流匯爲彭蠡又章水出壽都山至南康合豫水爲豫章水至贛州又合貢水爲贛水俱注於彭蠡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繇衡岳而

南亘大江東西穿山崇嶽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山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庭揚瀾左里爲之最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名一名宮庭一名彭澤一名匪澤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史記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虞舜滅之或傳湖神甚靈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中有大石禹刻石以記功知其用力非易也

禹貢合註

卷二

七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鴻鴈木落南翔水泮北徂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其飛有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于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邁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八月鴻鴈來巧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

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也。鴈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還河北體肥飛下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

三江既入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海內之水皆源高而流下惟震澤西南受杭歙

禹貢合註

卷二

六

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噓則激蕩靡寧勢因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淡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濶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且海水濁江水清必江流日駛能滌去潮沙而後海口常通乃水利不修東江已不可問松江亦日就湮淤惟婁江尚存流亦漸狹水何可得而治哉繇今考

之松之黃浦者猶古之東江也蘇之劉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爲古三江之首自宋慶曆間於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從此慢緩海沙隨潮日積吳淞日淤黃浦劉河雖通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二河不能驟洩每當霖潦水遂爲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濟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

禹貢合註

卷二

九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太湖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豬者皆有所洩則下流治而水滂無憂矣邾僑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繇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入海止

三江爾二江已涇今止淞江又復淺汗且百姓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昔之治水者凡沿海沿江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今宜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所塘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于秀兩州之田乃可墾治若止開濬吳松而不築兩所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也

禹貢今註

卷二

三

吳淞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爲今之策必先治五堰故迹決于西江潤州常州之水治之使決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于彭匯與諸

禹貢今註

卷二

三

諸瀆昔有江港者自南經北漸次築堤所在叵淹築爲水堰澱湖等處向有民戶障遏水勢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王同祖謂治水之法有三一開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浚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蓋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松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積水爲沴者以下流入海之處多淤耳若止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卽吳江崑山常熟三邑之地將爲深淵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澱湖之西東如爛路港急水港白蜆港出水港小漕港斜瀝大瀝小瀝儀港等口皆是今諸港皆淺狹不通潮汐入海之處遂涇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或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有時非塘浦之咎也或以爲

東江既塞。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淞江。不知此特其支流耳。澱湖之水。自繇東江。必疏治東江之舊。使泄澱水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水害可去矣。吳郡之地。北枕長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淞江之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在江之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九。其北有浜浦二十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於漲塞。日就淺狹。唯千墩一浦。南通澱湖。極爲深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廣浚諸浦。使湖水必趨于江。江水得入于海。則東南之水定矣。圩田

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繁也。涇港分利水道。旱則引水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塘浦。使歸于海。利農最切。故必通行開濬。深廣。卽取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又何水之足患乎。江有源。謂蘇松最爲下流。震澤綿亘數百里。納受諸山溪澗之水。散注澱山三泖等湖。而繇三江入海。自海塘南

禹貢合註

卷二

三

障。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并於婁江。又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浮泥湧入。淤塞江路。湖水乃泛濫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治之之策。一開江河。以導其壅。今之淞江。婁江。七浦。白茆。此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一日不可使之不通也。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碇。或爲石閘。而諸河亦當并議也。婁江今雖通流。而太倉以東。多有淤沙。海

口有橫沙。宜爲之早計。至於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濬治。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之東注矣。一疏浦塘。以通其脉。昔人於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無屯滯枯涸之患。今堙塞過半矣。宜相其緩急。以次疏之。使溝瀆之水。悉達於塘浦。塘浦之水。悉達于江湖。可也。一備規制。以善其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潮江浦。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

禹貢合註

卷二

審

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閉焉。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而穿爲斗門。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又于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爬疏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船上下。以蕩滌浮淤。栽桑柘。種菱蘆。護堤固圻。纖悉備具。所以無水患也。而今皆弛矣。是當于治水之後。多方講求者也。夫三江惟在震澤下流。故所係之重若此。乃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

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皆非其實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

震澤底定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

於定而不震蕩也。左氏謂之笠澤。周禮謂之具

區。五湖。張勃謂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以太湖

禹貢合註

卷二

審

東通松江南。通胥溪。西通荆溪。北通太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以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茭湖。莫釐之西北。與茭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東逼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北。連無錫。老岍曰貢湖。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皐里湖。通謂之太湖。葉夢得曰。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五湖。凡言藪者。皆

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與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夫震澤表於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繁紆怒奔。以資網艦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絲澤而川。絲翁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陂藪則揚州之賦甲天下。今揚州之境。嶺至柳戾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未滿。則江西東

諸州之水。爲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其東南則有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絲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於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水往來之阻。給於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絲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下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岍以便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

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鏐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於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於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吳淞之通利。溪澗耳。蓋吳淞爲中

嘉慶合註

卷二

表

江其洩震澤之水。直而不迂。視二江尤急。乃今泖澱之水。盡趨黃浦以入海。而自吳江東北所洩太湖之水。悉從新洋江瀉于劉江。而松江乃有浸水之目。日淺日淤。且至於無江矣。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滙未有能曠然復禹之迹者。卽單鏐修五堰之策。不過欲絕西來之水。夫水爲民害。亦爲民利。就

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爲利哉。故治吳之水。非專力淞江不可也。

篠簞旣敷。厥艸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布生也。細篠。大簞。竹之通目。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徵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敷言盛也。其瀕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丘。蔓逮重谷。竹之爲物。易

嘉慶合註

卷二

表

茂難凋。故至於四敷也。史記曰。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竹亦艸本。竹生於水而蕩于水。以其忘水。故別言之。夭。好喬高也。上句曰喬。蓋木枝上竦而曲卷也。塗泥。地泉濕塗。杜也。杜塞孔穴。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古人田雜五種。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

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培糞
澆溉之功至。厥賦遂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
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
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然西北之田日蕪。東南
之民并竭。蓋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
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于是識者欲分閩浙以
實荆楚。又有議舉兩淮之屯者。夫兩淮之地沃
壤千里。鄧艾屯田六七年十萬之衆有五年之
食。今其地介兩京間。相距略等。苟能修艾之法。

禹貢會註

卷二

手

則所省歲漕甚多。當於淮南湖蕩之間。沮洳之
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度地勢高下。測泥
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因勢置空。開河濬川。
大小相受。使水有所洩。然後於窪下之處。濬深
以爲湖蕩。及于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
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
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
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
後。依民田以出稅。數年之後。所得當不減于魏。

人也。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
以分田。因民田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上
元中于楚州古射陽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
屯。大獲其利。此遺跡可考也。且泗口可以趨廣
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于
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之東。則
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
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
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運也。故

禹貢會註

卷三

手

曰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
耕。則淮之右可守。是興利亦以防患也。江南之
田。以修築塍畔爲急。古人因地之高下。并而爲
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
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
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濬者二三丈。
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取土以
爲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
者二丈。低者一丈。惜令大水江湖高于民田。堤

岍出于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其壘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畝引近于海者又有朝晚兩潮可以灌溉故旱不苦水高不苦旱又古人田各有圩圩各有長一兩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自古法壞壞圩岍日傾或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速延崩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

禹貢合註

卷二

圭

在江水之下也每雨未及盈旬低田盡爲白水雖有塍岍亦皆狹小人單行側足其上坎圻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無餘力以及耨耨之工婦子持木杓探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岍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兼以飄風莫之障防且田既容水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入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此低田不治之繇

也高田之廢始繇田法墾壤港浦既淺地勢既高又因人戶利於行舟壞其塍門不能蓄水故高田盡爲旱地每春水未退低田未能施工而壘阜之田已乾枯矣今當爲縱浦橫塘略如古制而農隙務責其治堤蓋秋冬之交橫潦乾源手足所及上皆可取暨閱春夏雖有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項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三方之戶必與

禹貢合註

卷二

圭

北方有田之人並力而作也若旱田則浚治港浦日引江海之水設塍門以蓄春夏之雨則高下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范仲淹謂錢氏竊據時專設營田軍七八千人專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是米值甚賤暨乎一統農政不修圩塘墾廢米貴十倍然則田之高下何常惟在治之得其術耳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溪山，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溪山，金有五色，黃爲之長，久埋不生衣，百陶不輕，埃天五百歲生黃，缺黃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湏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頰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王者宴不及

禹貢合註

卷二

禹

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于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村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于

地，舜藏金于嶠岩之山，以塞淫邪之路，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于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之無檀，賣子者，周禮職金受金玉錫石之入征者，辨其美惡，與其量數，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又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至秦以黃金鎰爲上幣，鑄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武帝乃造銀

禹貢合註

卷二

禹

錫爲白金三品，錫卽銀也，考工六齊皆用錫，以和赤金爲器也，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質計數，授受無剪鑿，虧折及鎔并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于人間者無損，故周漢黃金充溢，賜予以千百斤計，其值僅倍于白金，金一兩值錢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于穿鑿，消于火薪，摹畫宮闕，塗飾神象，費至不貲，或徇舍地下，或沉沒于鼉鰐之宮，或縷而爲衣，嵌以爲器，若貿易外夷，宋之歲幣，國家之款市，炎帝千億

金所以日久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精，非若草木之旋莢旋長也。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且鑿鑿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富，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革易之始，則財贏及承平久，轉匱乏者非乏。

禹貢合註 卷二

美

金也。始則人少而穀食多，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於金少何尤焉？璫琨美石，詩云何以舟之，唯玉及璫則璫者玉之次，璫又璫之次也。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蕩輔之，蕩可爲矢，亦可爲符節之函也。齒象牙，犀犀皮也，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象有齒以焚其身，犀甲七屬，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有毛爲皮，皮去毛爲革。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掌皮，歛皮，冬歛革，犀之爲獸，舍

精吐華，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象則體巨性馴，後世於正朝大會，每入充庭而禹貢止徵齒革，莫獻犀象者，不畜異物也。羽，鳥羽，南方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全羽爲旒，析羽爲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猗之以時，獻其羽翮。毛，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老萊子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也。荆揚之羽毛信美矣，惟木多不勝名。

禹貢合註 卷二

美

也。南海島夷，艸服葛越，會稽海外有東鯁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百濟，日本之屬，皆揚州之東島夷也。葛越用葛爲之，蕉葛升越，弱于羅紉者也。織貝如吉貝，木棉之類，其文爛班如貝，故曰織貝，所謂貝錦也。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閩廣多種木棉，秋深卽開，露白棉茸茸，採其花績爲吉貝。林邑國有班布，婆利國有古貝，海南蠻人有疊巾，皆所謂織貝也。小曰橘，大曰柚，待錫

命乃貢。非常貢也。故叙厥篚之後。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以時也。璇樞星散爲橘。橘柚渡淮。皆化爲枳。故曰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橘畏寒。今吳中特盛于洞庭兩山者。以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也。種橘之利。數倍于田。而人工亦數倍焉。終歲耘無時。不使其織艸。包而後貢者。亦以其畏寒也。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

禹貢合註

卷二

表

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纔一。廣陵無之。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在西北。而不在東南矣。唐自河西淪于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國朝視唐尤倍。朱提之貢。額不減。而漕運至三百萬。蘇松嘉湖四郡。又有所謂白糧上供者。淮鹽爲海內最。而浙鹽次焉。且卉服自古中國未有。故

續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而今亦責貢于蘇松諸郡矣。欲東南民力未竭。豈可得哉。

沿於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矣。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故必沿所乃無虞也。夫海運自禹時

禹貢合註

卷二

表

已行而後未有敢行之者。元時乃復行之。其道大約有三。皆自平江劉家港出海。其至萬里長灘。始一開洋。旋沿山嶼而行。至膠州始復放洋者。其路甚紆遠。次從劉家港開洋。旋亦沿涯至長灘。始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者。其道差徑。後又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卽開黑水大洋者。其道最便。蓋開洋愈濶。則取道尤捷。然與大禹沿海之意遠矣。夫海運多損者。以起自平江也。若繇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惟登萊之成山沙門島多磧可畏。且其地斗入海中。舟行必自南轉東。由東向北。復由北轉西。乃可達于直沽。開膠萊河以避之。則徑易安全矣。國朝廢海運。專力漕渠。然有為咽喉不測之慮者。則此策無容盡廢也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青谿之北首。曰景山。卞璞所出。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可行。

南齊書

卷三

罕

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也。荊州以荆山名。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也。又警也。南蠻數為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荊州之土。最為閭衍。表有二嶽。江漢九江。沱潛雲夢。包絡衡貫。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揚西梁。故其沃衍則史稱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麋蛤。食物常足。江陵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其形勝則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

南齊書

卷三

罕

蠡。右則九疑。為險阻之國。或謂建都于江南。當以南陽為正。其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南控蠻粵。良為英雄用武之國。凡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為也。沅湘眾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斯亦雄區矣。然識者以為非宅中圖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莫如襄陽。路要莫如荊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自熊耳西導。循桐柏之源。至陪尾以莫漢陰諸山。然後上遡岷嶓。析而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岷冢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漢水之輸達諸海。蓋西北則析東南合之相比。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奧有以也。

江漢朝宗於海

江漢發源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荊州其合流也。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江漢合流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今考江水方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遡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

禹貢合註

卷二

望

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多在荊州。夾江南北各沿岸為堤。咫尺不堅。千里為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蓋以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也。築堤屢圯。乃為開穴口之計。舊有九穴十三口。皆湮塞無餘矣。荆岳之間。幾何而不為巨澤也。漢水特多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為湖渚。復合流至

乾鎮驛中分。一由漲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往時承襲間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為之壑。三流為之瀉也。自潛沔湖渚漸淤為平陸。上流日壅。竹筒湖復湮淺。下流日溢。故邇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矣。

九江孔殷

孔甚殷。正也。九江沅漸。元辰叙西。澧資湘滙為洞庭也。江南凡水皆呼為江。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於江口。會于

禹貢合註

卷二

望

桑落洲。以禹貢考之。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湘水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湘水與瀟水合曰瀟湘。與蒸水曰蒸湘。與沅水曰沅湘。會眾流以通洞庭。九江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渚其間名為五渚。每歲六七

爲之改色。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皆溢。乃鑿五湖貯水。洞庭其一也。洞庭山浮于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曰瀟湘之樂。聽者令人難老。或傳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湖。是出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以今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沅湘澧而已。沅自牂牁合麻湯諸溪洞水。過常武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海陽山。分爲灘水。合湘

禹貢合註

卷二

四

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合焦溪。茹溪諸水。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叙西。資其合流而滙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漕浸溺。而隄防之設亟矣。昔禹之治水。堅則鑿之。盛則醜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滙非楚水大經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

禹貢合註

卷三

五

江至東陵。迺迤迤北而滙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爲安流。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爲居。或築而業之。故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大不容刀。甚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百餘里。禹時之九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緒。渚爲洞庭。且與江漢敵大矣。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治之宜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治之宜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雖主治澤田。實治水緯法也。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築垣居水。雖自古所譏。然亦有利有不利焉。惟察水勢。審土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服引取之。則經緯得理。水奚從孽哉。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自穴口漸塞。水患洊至。今當增修江漢之堤。而開滄諸口。以散其

漲使民得隄爲衛。不患於水。水及隄得口爲瀉。不至釀而決隄。蓋排釀並施。防濬均舉。經緯之義備。而視滄浪三澨。沱澧九江之迹。猶近之矣。

沱潛既道

江出爲沱。漢出爲潛。皆復其故道也。梁州有沱。潛而荊州亦有之。其源實一也。水從江漢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合流于梁。復自荊分出。猶如濟水入河。復自河出也。沱水又名夏水。冬竭夏流。故名長夏也。

禹貢合註

卷二

巽

雲土夢作乂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雲向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今乃可耕治也。蓋夢地差高而雲下。總因江漢水治而致。荆之功。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別流。雲土夢作乂。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故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上下

荊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加一等。今揚土

腴沃甲天下。而荆土瀉鹵瘠空甚矣。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停耜而待稿。其即阜隰。沿陂堰而耕者。潦至彌望。龍蛇魚鱉。且宮之矣。此非民之咎。厥媮惰。不任稼穡也。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隄防不修。則靡潰千里。不見涯涘。昔人疏爲九河。以疏淪之。而後水之患消。瀕河之民。既久安。乃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存。水泛爲災。職此之繇也。

禹貢合註

卷二

巽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柎幹枯柏。礪砥磬丹。惟箇。籛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幾組。九江納錫大龜。

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金起於汝漢。又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柎爲弓幹。舉其用。故不言柎也。烏號之弓。爲以柎枝。弓人辨六才。一曰柎。柎染色黃赤。人所君尊也。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柎。柎即檜也。柏葉松身。詩

云檜機松舟舟楫所須也。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柏。禹貢取松于岱畎者以其材良。取柏于荊州者柏可爲舟。荆爲水國。故檜柏並取。皆資以爲舟也。柏掬也。蒙霜不變得其貞也。砥細于礪皆磨石也。金刃雖剛而弗加砥礪則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礪之與弗礪相去遠矣。弩矢鏃之石也。仲尼曰肅慎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不言荊梁而言肅慎則二州不貢弩久矣。周司弓矢掌八矢

肅慎貢楛矢石弩

卷三

聚

枉殺增恒弓所用也。繫鏃弗庫弩所用也。而石鏃無聞焉。惟挹婁之國青石爲鏃。將無中國之器日良無取石鏃耶。今東夷猶產水花之石。堅利入鐵。即肅慎之遺。而蜀楚無聞矣。丹者丹砂。上者爲藥。下者爲采。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此造化之所鑄也。周禮以爲五毒之一。唯以攻瘡瘍箇箝楛皆中矢幹。三者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荊州自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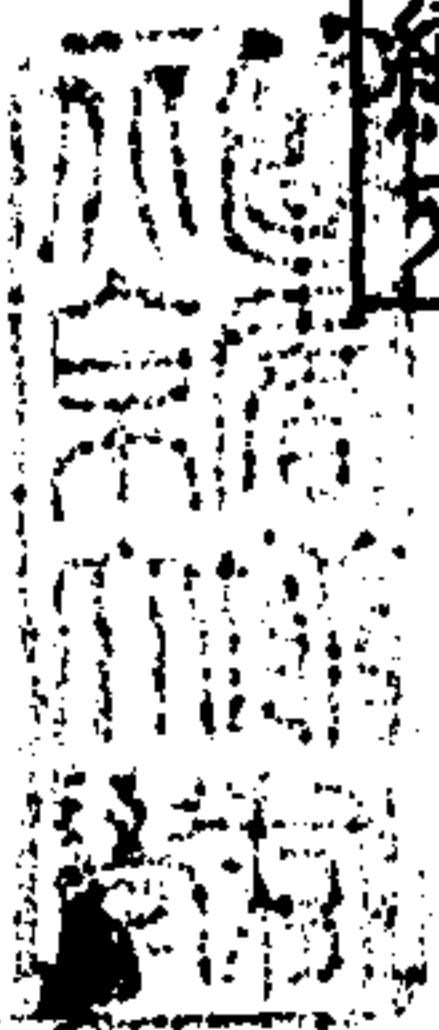
用武之地。故桼檜箇箝制貢于弓矢獨詳。取其有名者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也。楛又可織以爲器。蘇氏謂桼幹枯柏。礪砥弩丹。與箇箝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匭匣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茅氣甚芬。故爲香茅。周禮醯人有菁菹。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

肅慎貢楛矢石弩

卷三

聚

蕭茅。蕭即縮也。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或謂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者以醴有糟。故縮于茅以清之。易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詩曰白茅包之。是古用以包裹禮物也。管子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重之故包而又匭。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又



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玄在緌緇之間。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圓者曰珠。不圓者曰璣。璣小珠也。故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璣亦蚌之陰精也。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也。有光可鑒。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天子佩蒼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禹貢合註

卷二

率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凡弟子綰帶并細約用組。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楚有組甲三千。組亦武備所須也。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璉。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又錦繡纂組。害女工。則組爲盛飾。禹時必不尚此。制貢者服御以爲組纓戎事以爲組練耳。尺二寸曰大龜。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出九江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龜三

曰黃。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弁諸果。後弁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六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蓍葉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專用蓍老。不失故舊。則出。禮斗威儀曰君乘土

禹貢合註

卷二

至

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周官曰通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蠃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繫龜祭祀。先卜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孟冬之月。命大卜。繫龜筮以牲祠龜筮。塗以牲血。謂之繫龜。繫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蓍草所以筮也。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龜常在焉。齋戒以待。狀如有入來告之。因以醺酒求之。三宿而得。江上民家得名龜畜之家。以致富。及殺龜。家乃敗。人民與君王異道。得名龜不宜殺也。堯沉璧于雒。玄龜負書出于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又堯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禹卑宮室。則大龜出。文王時又出。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王孫

鶴黃合註

卷二

五

圉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按荆揚貢金。並云三品。今黃金惟取之滇中。荆揚貢止白金。然額最廣。而所在開局鑄錢。荆爲銅冶所聚。頃議專官督鑄。尋復報罷。荆揚有木貢。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必征太木。至于深山

窮谷懸崖。駕梁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雖間取之川蜀。而荆關特爲縮轂之區。林鬱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禹戒峻宇雕牆。有以哉。

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於南河。

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繇荆至冀。中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竟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

鶴黃合註

卷二

五

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自禹制貢。荆揚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乎。今者荆揚田土日開。楚地沃野。瀟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食。財賦最號豐腴。但困于誅求。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剽悍喜亂。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爲鋒。所望桔矢東來。而朝宗之誼不失。斯爲善矣。 卷二終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三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元命苞曰鈞鈴星別爲豫州其地八方所轄爲天下樞故古人於此定都三河三亳咸在斯區夏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周召定都洛邑而成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卒不果遷逮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然宣王卒亦不果至平王遷而周衰故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然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大梁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故稱爲咽喉九州閭域中夏唐末朱朴爲遷都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蒯譚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

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淺水薄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懷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秦觀曰長安在穀函右隴蜀襟屏終南太華之山縈帶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于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軸轡銜尾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穀龜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

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自古號爲天下之咽喉。天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夫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此定勢也。洛陽與長安皆大發于周。而其機啓自神禹。龍門鑿而涇灋漆沮會于渭。汭入河。長安始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始可都矣。豫之河患。次于兗。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禹貢全註

卷之三

伊出陸渾山。東北入洛。洛出冢嶺山。東北入河。瀍出北山。東南入洛。澗出汚池山。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四水以洛爲主。澗瀍既入洛。此先言伊者。以水之大小爲先後也。古稱三川伊洛河也。其形若鼎。濟洛二水同豫州入河。共爲豫患。濟大而洛小。乃洛爲一州之專害。濟則數州之公患。其雷夏澤。大野豬濟水之治。已散見于兗徐諸州。惟洛出入皆在豫。故先洛也。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異者。涇渭漆

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世稱伊水爲鸞水。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其生植多材木。林竹薪蒸橡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汴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人用賴焉。山海經曰。灌舉之山。洛水出焉。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爲洛汭也。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禹貢全註

卷之三

四

榮波既豬

沆水入河而溢爲榮。洛出爲波。洛入河則記波豬宜也。而兼識濟出之榮者。以濟亦豫州入河。而後溢爲榮。故蒙洛入河。又見榮能受濟之溢。

波能安洛之流也。滎澤今已塞爲平陸矣。滎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浪宕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漢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爲門。以遏渠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五

渠而河汴達于淮泗者。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宋都于汴。歲漕六百萬石。專辦江淮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宋漕凡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陳蔡之粟自惠民河。京西之粟自廣濟河。後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所運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唯汴河是賴而已。若宋時近都城者唯汴蔡諸水而黃河流經城之東北以達于海。至元時河始南徙。逼城流。合汴泗入淮。國朝正

統時亦嘗分決張秋口東北入海。其後復東南入海如故。夫土疏固易遷徙而流雜泥沙。又易淤澱。以故水載高地堤日增而城益下也。治河之策今爲益亟矣。或謂治之之策或疏或塞。無容執一。故道若高則不必于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於必塞。當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然治河于滎澤之間則宜疏濬之功多隄防之力少。蓋自滎澤孫家渡口至項城南頓二百里間。涓涓之流時有淤淺。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惟疏濬深廣。使水勢少殺。則決口可塞矣。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六

導濟澤被孟豬

濟陰之南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孟豬在荷東北。相去百四十里。水流溢覆被之。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也。堯豫接壤。滎與荷澤

皆以志濟也。滎波在豫西北。荷孟在豫東北。荷澤今涸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后枯。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竭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也。糞種。謂煮取汁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今人糞田法也。墳壤。潤解也。竭澤。故水處。即墳壚也。

禹貢全註

卷之三

七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豫州田賦與冀州相乘除爲上下。其雜出之等。高於正額。故先言錯。賦高于田者。人工修而山澤之利廣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又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則貢者。蓋周時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制貢。禹時

豫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冀州不言貢之矣。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南越紵布。皆用此麻。白紵歌曰。白紵質如月。輕如雲。色如銀。漢制賈人不得衣紵。劉季札贈子產以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亦美服也。故吳地貴縞。鄭地貴紵。詩曰。東門之地。可以漚紵。縞。綿也。漬。繭。縞之精者爲綿。縞者爲絮。內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絨管。綿。續。玉藻曰。續而繭。縞爲祀。磬有以玉爲之者。詩云。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玉之石爲磬錯也。凡言錫者皆非常貢。豫州職貢略與兗相似者。蓋二州皆近冀。冀爲甸服。專供粟米。充豫二州近京師。則專供服御。禹制貢先服食而後器用。以及珍幣也。

禹貢全註

卷之三

八

浮于洛達于河

此在豫西境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不必言矣。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四川之際。東北曰冀。東南曰豫。西南曰梁。

西北曰雍。四隅分四州也。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梁雍爲黑水者七，而此水爲梁雍二州之界。當自雍之西北，經梁之西南，以入於南海。以今考之，闡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羅泌曰：溟渤漲洋，天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濶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于北溟，此天地所以界四維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九

蓋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黥黑。梁者西方金氣勁強也。或云梁米出于蜀漢，香美逾于諸梁。梁州之名以此。周禮以其地爲益州，元命苞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梁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止言金牛一道耳。餘皆禹迹所暨矣。大抵蜀地與秦隴接境，爲天下要脊。世治則服從，世亂則割據。張華曰：蜀漢之士與秦同城，南跨印笮。

北阻襄斜，西即硤磧，隔以劍閣，踞險極峻，獨守之國也。然巴蜀之險，又以漢中爲門戶。牟子才曰：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又曰：重慶爲保蜀之根本，嘉定爲鎮西之根本。夔門爲蔽吳之根本，梁之名四川也，以岷瀘維巴四大川也。宋南渡始分益梓利夔四路，即今之四川矣。但益在川西，夔在川東，而利梓俱在川北，而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十

川南缺焉。若嘉定則川南也，四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窅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卜韓胡所據，是肘掖之災，且復有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草阪一道，可抵汶川縣，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岷嶓既藝

岷山江水所出。嶓冢漢水所出。蜀以山在蜀東者通爲嶓冢。近在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史稱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汶山即岷山也。古稱岷山夏含霜電。爲崑崙之伯仲。中江出于崦山。北江出於崦山。皆注于岷江。方江漢之流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之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矣。世傳杜宇命其相繁縵作三峽以通江水。而李冰離堆之鑿。最有功于蜀。然僅因禹績。效一疏鑿之力耳。冰能知地理。謂岷山爲天彭門。及至前道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關。乃壅江作壩。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早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天下謂之天府也。

沱潛既道

江漢支流。皆名沱潛。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蜀之山川。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殆方言。故岷謂之汶。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再書。既道。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別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出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鄭玄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今按蜀中諸水。咸出岷江。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尖囊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沃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湍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今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

江正流。自秦李水鑿離堆引江水循灌城東注北折。于是始以東南正流爲南江。經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者爲北江。北江出自寶瓶口。穿三泊洞而北注者爲外江。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而東北注者爲內江。外江北經崇寧彭縣新繁漢州界出金堂峽。內江東經郫縣崇寧界內。過府城北。南會府城前江。以趨于彭。合彭山金堂諸水。會于瀘州。合綿涪諸水。并嘉陵江。經合州會于重慶。合岷雅諸水。會于嘉定。合松潘之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患平。始祭也。蒙者沐也。言雨露常蒙也。蒙頂受陽氣獨全。

故產茶。芳香獨烈。沫水即大渡河。水脉漂疾。代爲患。蜀守李水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梁州之山。西山皆嶮。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峨眉之在禹貢。則蒙山之首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始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

和夷底績

厥土青黎

和夷西南夷名。其地致功可藝也。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即所謂和夷也。又和漬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魚腹縣南夷水出焉。二水皆入于江。又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亦以山名矣。

青。黑色。黎。小疏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食。向傳成都土疏也。或云黎似黎草色。

厥田惟下上厥賦錯下中三錯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爲歲有豐凶或以爲戶有增減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歟然豈冀揚豫梁獨年力之難齊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蓋冀州地大物阜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爲中土原田既美入功亦修幾與冀埒故賦既上庸而又間出上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稀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爲之上下間出調劑可謂密矣以四州爲法而餘州可見雍荆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脩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

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或曰梁州夷狄比境變故不常故無事則錯出第七有事則錯出第九此未必然也禹迹方隆聲教四訖豈有夷狄之憂耶

厥貢璆鐵銀鏤帑磬能罷狐狸織皮

璆美玉也又玉磬也君子比德于玉者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聲詘然樂也取禹貢合註 卷之三

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鐵先見于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蜀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于鐵臨邛有古石山出石鐵火燒成鐵甚剛因置鐵官天下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漢關內有鐵官唐天下有鐵之縣一百三宋鐵冶七十七皆多於漢蓋上古之時未有鐵器磨厲以耨春秋演圖曰八政不中則

鐵飛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商服賈垂軺輦者必有一斤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又曰斷山木鼓山鐵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怨疾而內敗故善者與民量其重計其贏君得其三民得其十又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則民疾作爲上使故鹽鐵立而齊以富強益州醴町山出銀捷爲郡朱提山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七

他銀一流但直千捷爲正梁州之境是梁州銀獨美也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爲地仙鑊者可刻鏤剛鐵也凡世所謂銅鐵多鍛鐵爲之僞鋼也真鋼雖百煉不耗滅金剛不洵不消可以切玉華陽國志曰臺登縣有孫水山有磐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磐是也又寰宇記曰定竿縣有鐵石山山有磐石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利定竿亦近臺登矣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殆春而出赤熊見則奸人自遠熊居大樹孔中以

物擊樹曰子路可起則下不呼則不起也熊脂

一名熊白味甘微溫可療風痺熊壽五百歲則

能化熊如熊多力能拔樹赤熊見奸宄息佞人

離則出嶧冢之山其獸多熊詩曰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熊羆毛有綠光長二尺者最貴狐妖獸

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

首丘謂之三德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鳥獸

則九尾狐見九尾者子孫繁多也于尾者後當

盛也詩曰有狐綏綏在彼其梁又曰莫赤非狐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六

莫黑非鳥莊子曰豐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禹三十未娶至塗山有白狐九尾來造塗山人歌之曰綏綏白狐九尾靡靡成子家室我都彼昌禹乃娶塗山女狸伏獸也禮曰狸首之班然管輅曰雖有牙爪微而不僵雖有文章蔚而不相蓋鉛錫之精是爲狐狸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織毛而曰皮者毛附于皮故以皮表毛也又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罽貢于荆又貢于梁重武事也徐貢浮磬此貢玉磬豫

貢磬錯。則樂器磬最重矣。貢鐵實始于此。至漢桑孔之徒。權利遂與鹽並。至唐理財之官。遂號鹽鐵使。鐵利彌重矣。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於沔。入於渭。亂于河。

梁州僻在西南隅。去帝都最遠。故貢道水陸並行。西傾雖雍州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桓之東有潛水。與桓通。故自西傾山下。陸運依傍桓水而來。不曰浮桓。而曰因桓。至潛乃用舟也。潛之北有沔。阻漾枝津。水淺不得渡。必舍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元

而陸。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沔焉。沔之北有渭。又阻褒斜。褒水南通沔。而斜水北通渭。其間絕水百餘里。又必逾褒而歷嶺。從褒斜。屈武功以入于渭焉。至渭則絕河而渡。即達帝都矣。自渭入河。由西而東。橫絕而渡。不由河中行也。貢道莫利於水。莫不利於陸。故言浮言達其常也。唯荆梁間曰逾。然陸運特以濟水運之。竝樂用之哉。西傾在今臨洮。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曰桓即洮水。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人通貢賦。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若入蜀之道。其西南曰褒谷。從襄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子

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也。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而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而後黑水。繇梁適雍。自南而北。陽故先黑水而後西河。雍。壅也。四面有山壅塞爲固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凶急。又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爲名。漢改雍州爲涼州。以

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東距阪西有漢中，南合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秦謂之秦川，以其東自函關西至龍關，在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漢志稱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天水隴西，民以板爲空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班固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三峯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關中形勢，自古爲帝王之都，但地迫西戎，周秦漢唐，世有羌胡之患，必盡

陰山與唐三受降城，及靈夏河西五郡爲郡，乃可爾。章俊卿曰：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游，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鄭曉曰：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雖在潼關，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唐人牧地在岐曲涇寧間，即今之鳳翔與邠涇縣三州也，本朝亦置苑馬于此，而牧馬不及唐之十二。弱水旣西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其水去雍州遠甚、而混流汎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唯因其性而導之西、不復出沒于雍、乃治水之法也、于寶曰崑崙之墟地首也、是唯帝之下都、故其外絕以弱水之深、又環以炎火之山、河圖曰禹既治水大功、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又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躋車、渡弱水、到鍾山、祠上帝於北河、其言類誕妄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涇屬渭汭

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頭流注于渭、于今爲笄頭山也、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渭水出南谷、山東入河、汭水出弦蒲藪西北、東入涇、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屬於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者、渭也、傳疏爲水北曰汭、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又水之隈曲曰汭、汭者水相入也、夏書以洛表對洛汭、則汭水北之曲也、導渭不言汭、而洛汭、汭汭並以水北爲義、本州貢道亦云會于渭汭、則渭汭之爲一水明矣、蓋言涇入于渭水之內、如漆沮之從、澧水之同、皆主渭爲言也、若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市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唐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衆。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礮磴。用水洩渠。水隨入渭。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失利。於是盡毀水上礮磴。自宋迄明。屢修鄭白二渠。自項忠。余子俊。阮勣。並鑿石通水。乃得引涇入渠。水分三限。上限入三原。檣陽。雲陽。中限入高陵。三原。檣陽。南限入涇陽。立斗門以均水。秦漢時涇河平淺。計古溝澮。猶有存者。故引河作渠。直易易耳。年久。河益深。水勢與渠口相懸。益就上流。然後能引水而疏鑿。非故渠。且多石。故其用力尤難。然欲變烏鹵爲沃壤。亦存乎人而已。劉麟有言。北隨四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北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壩法。即高陵檣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矣。

漆沮既從

踰次之山。漆水出焉。沮水出子午嶺。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之下流。禹貢漆沮。唯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所謂漆沮者。僅常一見。而其水行之序。又在澧涇之下。則澧涇而上。凡後世名爲漆沮者。皆非禹貢之漆沮也。周之漆沮。在漢漆縣。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自遷岐爲始。岐固在漆縣境也。秦漢以後。皆言洛即漆沮。所謂洛水者。源出戎夷中。自入塞後。逕郿坊同之三州。始入渭。檣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而皆合流。以入于渭。故後人皆指入渭之水爲洛。而曰洛即漆沮。言其本同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澧水攸同

澧水出秦嶺西北流至矩陰山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澧渭相若故言同。漆沮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澧水亦遂東行也。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矣。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諸山皆旅治功畢也。治水從下自東而西。荆在岐東非荊州之荆也。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廡星。荆即三原之嵯峨山特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舉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在目前視秦中如指諸掌。史載黃帝鑄鼎於荆山山頂有雲氣即雨。岐者山有兩岐也。周自太王居岐之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岐山南有周原其山四周也。終南山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中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其以太一爲終南垂山爲惇物者非也。蓋終南南山之總。一曰太一。一曰地肺。一曰太白。一曰太華。太華在華

陰終南在咸長太白在郿谷各聖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蒿芒尾貫羗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觀云柳宗元曰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名終南者言居地絡陰陽之中即所謂中條山其南山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嶺南爲地絡之陽山爲南列南條水則爲江州則爲梁北爲地絡之陰山爲北列北條水則爲河州則爲雍星野亦于此分焉是地之脊也世傳武功太白去天二百山中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鳥鼠詳導山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原隰底績至於豬野

下濕曰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豬野今涼州也其間相去幾三千里而皆曰底績幽風特務桑農好稼穡本業而涼州自魏太武北伐言姑臧無燥地澤茂草盛水土乃爾其地誠沃土也又漢書涼州之畜爲天下饒酒禮之

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見黑水之已治也。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左傳云。

禹貢今註

卷之三

羌

先王居橐杓於四裔。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瓜州即三危。今燉煌地多生瓜。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禹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蓋西方金氣所積也。三苗西羌之祖。其國近南岳。在柴桑彭澤之間。即左洞庭。右彭蠡。負固而亡者也。及舜乃徙之三危。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又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使安居焉。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聖人之心也。其竄者既丕叙。

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命禹徂征。及後來格。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玃曰狔曰獠。曰猺。曰獠之類。凡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獠。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國初於河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立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設官。因俗爲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禹貢今註

卷之三

三

厥土惟黃壤

色有五章。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衆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間較之。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爲沃壤。西北二邊。過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

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人功修也。此州降之極。人物少也。東方朔曰。鄠陂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田上上可知。若鄠杜竹林南山檀栢之饒。又他州所鮮。

嘉貴合註 卷之三

三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論衡曰。球玉也。琳珠也。琅玕珠之數也。又崑崙山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又崑崙山有瑯玕樹。又云崑崙曾九重。有玉樹。有珠樹。又荆人不貴玉。鮫人不貴珠。唐代宗時。楚州獻定國寶十二。有琅玕珠二。徑一寸三分。又明州沿海近淺岸。水底生琅玕。狀如珊瑚。或高三二尺。初出水。色甚白。經久微紫黑。山海經曰。崑崙其上有丹木。丹水出焉。

嘉貴合註 卷之三

三

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黃帝乃取崑崙之玉。瑤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周禮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禮記。笏天子以琅玕。琅玕或以爲珠。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屬有五色。或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於闐疎勒諸處皆善。今中國不復出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崙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白玉河。在城東。綠玉河在城西。烏玉河在綠玉河西。源雖一。玉隨地變。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細大。水退乃可取。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臺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鷄冠。或如鰐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九色。上中下各三等。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磬磬。一筭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筭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筭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筭也。又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服而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夫禹貢揚之貢金。雍之琳琅。幾如漢人耐金之誅矣。荆之大龜。梁之熊皮。幾如漢人天馬之求矣。青之海錯。揚之楠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柚。幾如唐人貢荔之援矣。然古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法。禹貢所須皆為土貢之物。償田民之輕也。豈有過求哉。抑古之用玉甚多。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為獨多。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蓋土石之精。其生有限。取之有盡。故金玉皆以代降。至今益少。不可不為之節限也。考古之用玉。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武王俘商。舊寶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供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齊則共

食玉。春官大宗伯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黃禮北方。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服蒼玉。夏服赤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公子佩瑜玉。士佩璆致。君子比德於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玉。玉十謂之區。瑤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色也。瓊赤玉也。璵璠美玉也。璠玉采玉也。玲璵璵璠玉聲也。璵玉佩玉也。璠充耳也。璠玉飾以水藻也。神靈液百寶用則玉有璞。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光見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黃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

安府韓城縣界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於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於渭汭。此又一道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皆會於渭水之北而入河也。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河至慈州文城縣孟門山。是為入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龍門。至絳州汾州合河之上。是為出龍門口。夫導河始於積石。即以為貢道。治河因以治漕。不獨於今為然也。考春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由渭入河。由河遡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而下。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經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武帝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大便利。隋文四年。以漕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詔宇文愷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關內賴之。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後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功不成。後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多墜死。開元中。裴耀卿請廢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從之。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庸錢三十萬緡。天寶初。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澁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披瀨苑橋。鑿潭以聚漕舟。後劉晏復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

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餘萬。無升斗溺者。宋以陝西用兵。歐陽修議通漕運。謂宜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國朝天順時。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即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徑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僭運。庶幾軍餉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可足。或摘漕糧數千石赴陝。就令教習山陝河南之人。待舟楫通後。乃許回運。且可順携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益。許進亦言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邑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又考河從積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內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以爲通舟轉輸之道。蓋唐虞舜教暨於朔南。冀

之北垂。遠出河外。猶在荒服。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爲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說。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於經。多所不合。然

禹貢合註

卷之三

三

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李復之言。或出吏民之托辭。或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且北河之外。陰山橫亘。華夷大限。當以此分。虜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虜。乘高以望。出沒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虜若不得陰山。必踰大磧而居其北。昔漢武帝驅虜於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虜過之未嘗不哭。漢南即陰山之南。黃河

之北。虜所恃以飽其力而內犯者也。奈何北河之內復使得爲巢窟哉。

織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崙崙之丘是唯帝之下都在吐蕃界或云近甘肅其嶺峻極經夏雪不消世呼雪山析支即今陰山河南境也。後漢書謂河關之西南羌地濱于賜支至平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禹貢合註

卷之三

羌

羌有百五十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河水屈而東北流逕于其地是爲河曲矣渠與搜二國也其地當大宛界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逸周書曰渠搜以彫犬彫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西方爲六戎戎者強惡也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於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伐侵軼爲國劇患漢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表

禹貢合註

卷之三

卑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自是之後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于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然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卒至輪臺之悔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有葱嶺有身熱首痛風災鬼難繩行沙度之厄殆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叙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國諸域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蘇轍以爲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一強一弱中國之患也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故北狄強則

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于中國。然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入于匈奴。必其國大而好勇。能自立于一隅。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今考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之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

禹貢合註

卷之三

聖

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囉始居鄯州。後徙青唐。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邑。其地本朝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官賜下。因俗爲治。夫關陝爲古雍州。河山百二。自昔王者廼居。龍驤虎視。形勢最于海內。國朝邊戍重鎮有九。陝居其四。羌虜交訐。亦大煩戎索矣。惟是榆林向屯勁兵。土著並能當虜。而關中物力饒裕。素能自給。中

外倚爲捍蔽。乃頃歲疆事幾同糜飯。流寇颺發。所在束手。而西戎款關天末。祇爲賈胡生端。漁索耳。自漢祖轉餉關中。卒定天下。而鄭白之渠。荷鍾成雲。並引渭涇以廣溉田。然則厥田上上。禹規具在。可按也。而虛口糜餉。空拳當虜。欲以坐制羌虜。侈言織皮之貢。其能支乎。

禹貢合註

卷之三

聖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四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道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蓋方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浸沒不見不可施功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一

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于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其序然也導山亦有二意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既隨山通道相其源委又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此節導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又東至於荆而渭之入河澧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二

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決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冀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於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蓋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底柱在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山峰四面如城王屋泝水所在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而沅水之導覃懷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太行爲河北脊以接恒岳諸州皆旋其趾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岍山或以爲即吳岳或曰非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鷟鳴于岐故呼爲鳳凰堆又名天柱以其峰高峻迥出諸山也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又名首陽山底柱高不逾數尋圍不及百尺棼柱地軸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故名底柱。三川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峰特立。斯爲砥柱。漢鴻嘉中。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從其言。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水益湍怒。析城王屋。皆在澤州。析城上有二水。東濁西清。下有神池。其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王屋爲三十六洞天之一。周回萬里。號小有清虛天。或曰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似之。故名。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太行天下之脊。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百八徑。其北去也。不知山所限極。亦如東海不知所窮。或謂其脉自崑崙北支入中國。西南行。歷并冀三晉。抵河東。復與河會。上有天井關。故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武王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我暴亂。則伐我難矣。酈生說高

禹貢合註

卷四

三

祖曰。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示天下形勢。太行誠所以分畫東西也。恒山北岳。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常也。言萬物伏藏于北。有常德也。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獲焉。又名茂丘。泝水從西來。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於地。過山而復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靈。山北四百餘里。即飛狐口也。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岳。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宜以渾源州之恒山爲北岳。惜未釐正。又恒山即太行山。北抵幽燕。達居庸。古北喜峰。亘千里。諸峰蜿蜒。止于山海。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導山諸節。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研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研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蘇軾以爲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

禹貢合註

卷四

四

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北條諸山河不能盡南條諸山。江不能絕。非地脉而何。朱子與蔡傳又深言其謬。蓋以河北諸山根本支脉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得貢合註 卷四 五

連屬。豈是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于是爲南條北條之說。正與唐一行天文南戒北戒之說合。江爲南河。河爲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益精密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於陪

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山川之脉皆起西北。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岳綿亘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涇渭漆沮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所以治也。西傾一名西強。一名馬寒。一山綿亘而各有峰巒者也。在洮州洮水所出入于河。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朱圉有石鼓。不擊自鳴。則兵起。鳥鼠在臨洮渭源縣渭水所出。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鳥鼠共爲雌雄。鳥名鵠。鼠名鼯。鼯穿地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凡同穴地皆肥沃壤盡軟熟如人耕。多生黃花紫草。三者雍州之南山。相首尾而東。太華西岳也。華者獲也。萬物成熟乃有獲也。又少

得貢合註 卷四 六

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華山對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或傳二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故巨靈劈之爲二。以通河流也。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罪附耳星。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山東西各一峰。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上多漆。下多櫟。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山。上有青丹之樹。得而服之。

禹貢合註

卷四

七

成仙。外方即嵩山。一名太室。在潁川。是爲中岳。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赤理。服者不妬。有草焉。其狀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嵩山。蓋夏都陽城嵩山在焉。金氏曰。外方非嵩山也。嵩高爲中岳。安得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哉。伊闕有陸渾山。名方山。古外方也。桐柏陪尾淮水所經。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在南陽。陪尾在江夏。或曰非也。兖州卞縣之陪尾。實泗水所出。

經曰。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則不在江夏明矣。

導嶓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嶓冢。漾水所出。在梁州。荆山。內方大別。漢水所經。在豫州。嶓冢上爲狼星。山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令人無子。內方大別。皆在漢陽府。蔡傳謂內方在荆門軍。或二山同名也。地理志云。江夏章山。即古內方大別。乃漢水入江處。在漢陽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

禹貢合註

卷四

八

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左傳吳自豫章。楚夾漢。豫章即今之章山也。又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皆近漢也。相傳禹植柏於大別。其根盤踞井底。爲柏泉山。

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梁州山。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皆荊州山。江水所經。岷山之脉有二。其北一支爲衡山。盡於九江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盡于九江之東。

北與岷山相隔絕。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以導敷淺原也。山海經曰。岷山中多怪蛇。有鳥焉。其狀如鶚。而赤身白首。其狀曰竊脂。可以禦火。蜀地於海內爲峻。岷山在蜀之松潘衛西。爲尤峻。即雪山也。雪四時不消。五月猶墜雪。其地最寒。不生五穀果蔬。土人樹青稞爲食。衡山南岳也。黃帝畫野分州。乃封五岳。唯南岳衡山最遠。以濤霍副之。至漢武以衡山道遠。徙祭于瀟山。元結曰。五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邑。已

禹貢合註

卷四

九

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今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岳之輩。何足侈哉。南岳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洞寶。上承景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故號南岳。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百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記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或傳禹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案黃帝中經曆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顧謂禹曰。欲得神書。齋于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得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其說類荒遠。然衡山亦神矣。列爲岳

禹貢合註

卷四

十

鎮有由也。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敷淺原即廬阜也。舊說以傳陽山當之。山甚卑小。且於江流無關。廬阜最高大。又當江南北。匯水口中。有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傳陽正在其西南。謂敷淺原之陽也。敷淺原之爲廬阜審矣。廬阜之巔。禹嘗刻字。其可辨者曰。洪荒漾。子乃樁。知禹之施功於此也。岷山之脉。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

袁筠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而究青徐不記焉。蓋三州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于其州見之矣。唐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禹貢合註 卷之四 土

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岷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爲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剡山

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西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爲成周宋鄭陳蔡邶衛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爲三齊。北燕。自東南河下流爲鄒魯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及海。爲蠻越。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弱水在甘州衛西。若弱水條支。去長安四萬里。則又一弱水也。合黎山名。合黎水出焉。在今甘州。漢張掖郡也。又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唐書西域傳云。吐谷渾西北有

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晉書曰。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同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擊。則水潤。擊之不巳。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奄乃滅。其石如初。沈括記。鄜延西北有范河。即淖沙也。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外皆動。如人行幙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或謂此即流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圭

沙也。方勺謂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水源。但乾沙耳。二日至西海。雍大紀曰。鳴沙山在河州衛城南七里。一名沙角山。峰嶸危峻。沙如乾糠。天氣清朗時。沙鳴聞于城內。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雍止曰既西。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自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

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三危山在烏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上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古今辨黑水者紛紛。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古

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綽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程氏以麗水狹小。不足爲界。而以西洱河與榆葉澤相貫。榆葉漸漬成黑。又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

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路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繫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瀾滄江又名洛言脉絡分明也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涼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

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旖旎黑水之源正在旖旎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洱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六

處湧起如珠樹世傳黑水伏流別派也滙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謂瀾滄源出雍州南吐蕃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可信也羅泌曰禹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後見其仁之至焉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之患者也今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爲吾民害則已矣又奚必繇塞外而決之以入于流沙南海

而後已哉。計弱水之距流沙。與夫黑水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于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於南海。禹之心一視夷夏。視西戎無以異于梁州之民。此天地所以爲大也。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源不始於積石。記其施功處也。河之爲言荷。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七

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又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又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曰。川瀆則洪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遊。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望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古今記河源者各異。爾雅云。河出崑崙。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六

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杻天之水。泮水出焉。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注於大杻。淮南子曰。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佛書謂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地。地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五百河。流入東海。有新穎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叉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陀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北海。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分流爲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重野。逕積石。爲中國之河。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爲河宗。張騫謂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于閼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以爲崑崙也。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南山。而止。

源自出崑崙山。大抵自古所傳皆言崑崙。然或傳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上有醴泉瑤池。或稱上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或稱上有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沙棠琅玕。絳樹碧樹瑤樹。或稱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遶之。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爲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或稱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有積金爲天墉城。上安金臺玉樓。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九

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居。真宮仙虛之所宗。或稱上有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上有鳥名希有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或稱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或稱是唯帝之下都。其神陸吾。自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其說皆荒遠不足道。酈道元謂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渾思絕根。自非登兩龍于雲輶。騁八駿於龜塗。等軒轅之訪百靈。

大禹之集會計。固難辨之矣。至元命都實往窮河源。乃稱河出吐蕃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是謂星宿海也。羣源奔輳。近五七里。乃匯爲二澤。流合三水。始名黃河。然水清可涉。又岐爲九渡。通廣六七里。馬可度。四五日程。水濁。土人抱草囊乘馬過之。繼是兩峽深叵測矣。行二千餘里。經雪山。即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之東。又北行二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十

千餘里。至於積石。大約自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罕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其言近是矣。而王黎辨之以爲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昔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其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是不

宜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終以水經所載崑崙。崙在西北。河水出其西北。陬東南流入渤海。爲近是。積石在河州。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自古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曰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蒲昌即鹽澤也。山海經曰。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至玉門關。一千三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脉。當湍流之上。飛禽奮翮于霄中者。無不墜于淵波。即河水之所潛而出于積石山者也。經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河始闔。又積石一名唐述山。羌人以鬼爲唐述。蓋傳其山有神人往還也。龍門即孟門。又名禹門。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不百步。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鼎怒。鼓若山騰。濤波頽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疊。所謂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或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服之羽化。故名。風俗通曰。華。變也。萬物成由于西方。世傳巨靈所劈。今覩手跡于華嶽。而腳跡在首陽山下。王涯辨之曰。華嶽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張衡所謂高掌遠蹠。殆謂是乎。山北曰陰。其間爲潼關。本名衝關。言黃河南流。衝激華山之東。後因關西有潼谷水。因以名關。黃河自鹽澤暨潼關。凡四大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肅甘沙四郡。又一折也。北流千里而逕至九原。豐州。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自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至河圖絳象所載。黃河九曲。自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

山名地契。上爲鉅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石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底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洛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太伾山名地宏。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蓋百里一小曲。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千里一曲一直矣。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東十步。其水濚迴謂之海眼。深不可測。三門惟神門修廣可行舟。爲唐宋漕運之道。自砥柱以下百餘里。竦石桀出。勢連襄陸。雖經鑿闢。尚梗湍流。激石雲回。浪波怒溢。自漢及魏晉。常發數千人。治平河咀。雖世代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屯。故有衆峽諸灘之言。孟津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故名。武王會諸侯于此。故

又名盟津。一名武濟。又曰富平津。又曰陶河。世傳禹治洪水觀於此。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退于淵。其事近誕矣。洛汭洛入河處。洛水至鞏縣入于河。洛既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言在洛水之內也。河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暘靈河賦曰。資靈川之遐源。涉津洛之阪泉。謂此也。大坯今名黎陽東山。在大名府浮丘之東。周五里有奇。蓋襟大行之左麓也。山一成曰坯。鄭康成曰。大坯地喉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四

流出伾際矣。濟沆之水與滎澤出入自此。上滎帶伾。阜絕岸峻。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州死焉。即東虢。又爲虎牢焉。澤水在冀州治北。俗名枯澤渠。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于大陸。蓋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潞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地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溢。夾右碣石入

于渤海。所謂澤水卽濁漳。大陸卽邢州鉅鹿澤。自魏郡貴鄉縣分爲九道。下至滄州。合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大抵大伾以上河道不改。大伾而北。過澤水。故迹不可復知。若九河久湮。更不可考。王衡新論曰。聖人于冀兗間。逆設爲河以防暴至之患。未至則不妨于民耕。既至則不墮民舍。程秘曰。禹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收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按河過大

禹貢分註

卷之四

三

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耳。至齊桓時。千五百餘年矣。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固然。非齊桓冒曲防之禁。固塞九河也。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漢世漸決而南。後遂繇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入淮。金初又改由渦。近歲復由泗入淮。河已南徙千餘里。乃欲究其故跡。難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

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鈞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庶幾近之。嘗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隸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陷河。濶百

禹貢分註

卷之四

美

餘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于海矣。夫青兗營平。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徒援碣石爲証。又何足信也。惟是河不兩行。蓋以合流則迅。分流則緩。迅則力能刷沙。緩則泥沙日積。積久則河高。不能行。下流淤。則上流決。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

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爲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唯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淤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後世不知其說而徒欲棄地以授河其名則大豈知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水性者哉略採古今治河之論而裁其異同漢馮遂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灑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旣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洪水賈讓言古者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太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水之有川猶

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其死可立而待也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末

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者月自定難者將曰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曰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服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二害。民常罷于救水。半作失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此誠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李尋言。因其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何居。埃少定。自成川。然後因天心而圖。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之。必有成功。至漢明帝時。使樂浪王景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渠成。帝下詔曰。年來雨水不時。汴渠東侵。日月益甚。滌溢廣溢。莫測圯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充豫之人。多被其患。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雍息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異論。不知所從。今既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潔牲。以禮河神。魏宣武帝時。鄭偁言。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跡。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不通靈鳴。水由一路。往昔豐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

場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今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衆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按驗。分布是非。暇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于水陸。水種秔稻。陸藝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斯實上策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宋歐陽修言。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宋時回河之議。尤爲紛紛聚訟。而蘇徹以爲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

蓋地勢本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北徙也易。且河水至濁。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則穹居大木。盡沒地中。不見蹤跡。豈能復闢而深之。引河以行其中。宋人乃欲強閉北流。回之使南。宜其無成也。至國朝而所以治河者益異矣。古之治河。惟避河之害。而今欲資以濟漕。乃兼取河之利。古之治河。務順水性。而今必屈之使南。乃務逆水性。其難豈不倍哉。且古者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乃可疏爲九河水。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流極其湍迅。而不憂下流之遂淤。今河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值久旱。即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即淤耶。古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河。今皆入之矣。古者河北入碣石之海。濟東入千乘之海。淮南入揚州之海。三瀆分流。猶虞夏溢。今以一淮兼三瀆之任。益以渭洛汶沁泗沂諸川之流。而無他瀆以洩之。所以爲難之難也。勢不得不盡棄古之。而專用下策。唯兢兢乎堅築堤。

所築堤不已。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減水以殺其勢。復有衝決。則有舍堤埽不事而議開支河矣。議復黃河故道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議移河于山足矣。議別穿漕渠。不復資河矣。其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州。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徐州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至宿遷曰白河。自渦白二道淤塞。全河東下。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通渦白河。則水勢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形。引河水注于衛河。主於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勢亦勝也。如冬春水平。漕舟則由江入津。汴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船臨清而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天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欲開膠萊者。膠萊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其二百餘里潮水常足。原

不假濬。濬者止一百三十餘里耳。其下多礪石。尤不易濬者止三十里。此功若成。則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者。以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即由小海中行。自不甚險。然後由麻灣海倉口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議移河于山足者。謂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土虛沙。旣無堅山壁岸爲之障。又無長淵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事於堤壩捲埽也。河害之在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徐邳。仍有山。又有湖。又去海以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莫平之利。奈又復有決。誠得長策。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則何患之有。其法唯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宜于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苟得

長山以爲之岸。則移河于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可永免昏墊之禍矣。議別穿漕渠縱河使北者。以漕之用河。非漕之利也。不得已而用之耳。苟避河一里。斯免一里之害。今幸已開泃河。以避呂梁之險。開駱馬湖以接泃。如再濬石崇河。以接駱馬。即全河盡北。不過別開渠二十里。自足于漕矣。我無求于河。河亦何以難我。凡此皆計之大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則不得不循決塞之舊。隨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時而爲之備。此其說已備于元至正歐陽玄之說。而國朝徐有貞潘季馴其言尤辨。玄之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濬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

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綆。用繩。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水工之功。視土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爲難。塞十丈之口。視百丈之口。爲尤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居多。有貞之言曰。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天時既經。地利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爲難。循覆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平夷。

勢已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澇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聚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澤池。今之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溢涸之患。潘季馴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遂以濬海爲上策。不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縱欲別鑿。必深濶相類。方可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海之舊口。皆係積沙。人力雖不可浚。水力自能衝刷。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唯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禹貢全註

卷之四

三

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若堤日繕而決日聞。則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耳。苟多築縷堤以束之。又爲遙堤。使有所游蕩。築必以真土。則復何患焉。如不谷制之未備。而上流旣聽其旁決。下流復岐而分之。其趨于海口者。直强弩之末耳。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安能導積沙以達于海乎。難者必以禹播爲九河爲言。不知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于海。其意蓋可見也。况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郊縣。孟津鞏縣。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十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水日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

禹貢全註

卷之四

三

湍急。即至停滯。如何其可分也。摠之天下之水。惟江河爲大。江在中國右爲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瀦。故江永漢廣。兼滙澤湖湘之游養。而善容其險。而不爲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當水落伏漕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其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惴惴迅猛。旁激直射。漫漶于平土。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礪爲之防。無洞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滄川封植方庸爲之奠。方二三千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豈足怪哉。自非神禹復生。安能破紛囂之論而施久莫之策也。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

漢水出陝西鞏昌府蟠冢爲漾水。山海經所謂鼇嶠山也。蟠冢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在天水者漢所出也。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漢初出爲沮。以其沮洳也。又北方人以漢水爲沔水。漢沔通稱也。泉始出山曰漾。關駟云。漢或爲漾。漾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華陽國志曰。漢有二源。東流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水經地理志並言漢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爲漢水。班固所記有東漢西漢。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蟠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江。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微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程大昌曰。漢書以嘉陵江爲西漢。蓋

誤也。水經以漢中之漢源武都東狼谷山以今考之。由漢中而西有水焉。發源之地距興元不一二百里。源既近。流亦狹。按地書褒與斜谷分山。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爲斜嶺。又遠在褒口西北八九百里之遠。則其源亦甚長矣。水經凡敘狼谷水。率皆西出東行。而斜嶺褒源悉從北而南。行至南鄭而流。委始東。名漢水。則與經所謂導漾東流爲漢者。其方嚮正合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屯。其洪波濟盪。溯浪雲頽。不啻江河矣。漢水東過南漳荆山。而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也。或云在襄陽。卽爲滄浪之水。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滄浪本地名。非水名。大抵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三澨或以爲地。或以爲水。許慎言澨者。俾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於勾澨。以代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遷越縊于蓬澨。大抵皆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涓陽之間。涓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水經註尚書曰。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合流觸大別山。陂則當爲水也。今京山縣有汭澨。漳澨。遠澨。而湖廣志曰。沔陽州黃蓬之山下。枕大江。其東南有三澨焉。北爲滄浪之水。又云三澨水在景陵縣南三十里。源自安陸達景陵。承天志曰。三澨一云在沔陽。一云在京山。而景陵有三叅水。又有三汭水。云是三澨。蔡傳則以磨石山發源者爲澨。蓋源出仙女洞。發爲司馬河。又南逕蒲圻寺。又南爲夏洋港。逕楊家津。合長灘。舊水注水河。此一澨也。據京山志。謂馬溪河爲澨。沔陽志則以石家河爲澨。滙。廻也。水東廻爲彭蠡大澤。曰東滙。曰東爲。謂漢自西東流而滙爲彭蠡。又東流而爲北江。非謂在漢之東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朱子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于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千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西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潯以爲彭蠡初非有資于江漢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滙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又况漢水自漢陽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與江爲一已七百餘里矣謂其至此而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之以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曰南會而

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于江而不得洩亦因其可行之隙而未嘗不持以東也惡睹所謂北江中江之別乎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似別爲一水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與江相爲匹配其他小水入大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水之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賁也若漢不爲賁則東爲北江入于海爲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水經注以震澤三江并錢塘江皆合以爲北江傳會之過也凡大水多重源河源有三濟源有二漢源亦有二而與江合爲一賁故先以漢入江言之漢之性曲其流十里九灣郢沔之間潯爲藪澤皆漢之漾也語曰勁莫如濟曲莫如漢今考漢發嶧冢抵上津入鄖地流至漢陽與大江

水合其受決害者隕襄承漢四郡而襄承爲基。襄陽古有大隄曲。是堤防之設自商周已然矣。漢壽亭侯決水灌樊城。是漢水爲襄樊害最切。國朝水流故道。不溢爲災。故大隄漸毀。民多侵爲已業。嘉靖末洪水四溢。漂潰以數萬計。承天則以支河盡塞。而下流竹筒河復淤。下滯上汜。固水患之原也。童承敘曰。漢水最濁。與河水相似。每與江湖水合。其澤必澄。故常填淤。而沮澤之區。因成沃壤。民漸芟剔。墾爲阡陌。民田必因。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餘里。謂之曰院。其不可隄者。悉棄爲菜蕪。院必有長以統丁夫。主修葺。然法久弊滋。或修不以時。院愈多。水愈迫。客隄益高。主隄益卑。故水至。不得寬緩。喘怒迅激。勢必衝齒。主隄先受其害。大水驟至。泛濫洶湧。主客之院。皆爲波濤。當其患發。淺者爲棧。深者爲巢。方救死而不暇。何有于隄防哉。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東

陵東迤。并匯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即賁山也。水曰賁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昌。所謂井絡。纒曜。江漢炳靈也。泉流深遠。盛爲四賁之首。江貢也。出珍物可貢獻。又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江源所傳。亦不一。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鷺村。一名鴻濛。即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山直上六

禹貢合註

卷之四

聖

十里。遇大雪開渙。俯見成都。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鷺村。名羊膊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湍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即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休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太。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

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深溝經茂州南至於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蠶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易氏云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境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

禹貢全註

卷之四

聖

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舒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起三澁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爲四瀆之首而楚大別亦以爲望今考雲南志則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敘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又緬甸宣慰

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澗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亦遠且大與江出岷山僅僅濫觴者殊矣言江源而止以岷山不及吐番之犂石是舍其遠大而取其近小也故合江河二源言之皆出吐番河源出于正西轉西北由積石入中華又北過虜境轉東北流過河南山東至南直正東入海江源亦發于西轉西南入中華過雲南諸郡南流過四川馬湖合大江轉東南荆吳至正東入海今江河之入東海者

禹貢全註

卷之四

吳

相距不過二三百里皆在正東則二源發于正西者當亦不甚遼絕以方求之西兌金也金乃水之所從出理或然歟沱江酈道元謂開明之所鑿郭璞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沱自岷而別李冰守蜀始作壩以捷水而開溝以醴之大溉蜀郡廣都之田用以富饒今成都二水此江沱支流自西北而匯于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蓋江至此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

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復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湖廣志曰沱江在當陽縣南百六十里由枝江縣界入大江其水與沮水漳水合入江水大則衝泛濱河者苦之大抵江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故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江別爲沱也河流注兖州卑處入海更湧故疏其下流所謂播爲九河也澧水出克縣西歷山今九溪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兗

是也至慈利與澧水會稱澧澧至石門與澧水會稱澧澧至澧州與澧水會稱澧澧至安鄉與澧水合稱澧澧謂之澧口流注于洞庭湖俗謂澧江口也澧居江沅之中與九水分源合派以赴洞庭經記東至于澧者當洪水之時雲夢一壑故江身不可復辨禹之導水必于高阜之處有山可識者乃可施疏濬之功自夷陵以下高阜而多山者宜莫如澧由澧導之從九江以至東陵江偕九水入洞庭以趨潯陽雲夢始出而

江流之在雲夢中者始了然可辨江始分而爲二酈道元註水經於江陵枝洞洲之下有南北江之名即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滂湃不復至澧竟自夔門而下荆門然會澧故道猶可考耳九江沅湘九水會于洞庭也今洞庭會于江非江流入洞庭矣昔以長江入洞庭故殺而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扼而隘然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至夏秋暴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濁土人謂之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平

翻流水也朱子以爲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若謂九江卽今江州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于滙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于洞庭之口以至於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相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許叔重曰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

後東北邪行入于彭蠡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
滙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過小水謂之過
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若是江分爲九道則
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巴陵者相傳昇屠巴
蛇于洞庭積其骨爲陵也又名夷陵歐陽修曰
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
悍怒鬪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
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
漂沒不見踪跡其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江出峽始漫爲平流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夷
也夷陵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爲三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
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
水襄陵沿泝阻絕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
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
則素湍淥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
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
有高猿長嘯屢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東

迤北會者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迤
邐相屬漢水稍折而南江水稍折而北蓋江在
漢南漢在江北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
也以彭蠡言似無仰于江漢之水而江漢二水
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或疑經文之
誤矣然滙者迴也乃下流泛濫使水勢不能洩
于是迴旋滯滯而爲澤之謂也春夏之間江
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淤
爲鉅浸無復畔岸其滙爲澤如此雖無仰于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三

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克初故湖水壅阻
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入
澤內而爲滙也滙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滙
不於蠡其勢則然也若截入爲澤則但曰至曰
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漢水不言會者爲江
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
漢互見也逮二水旣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
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第江水最在上
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

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並流爲南江。可知矣。其言南入于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迴遷。勢正相符。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澤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合。何得疑其爲誤也。或疑渭洛入河。不言中河北河。不知河源遠出宿星。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于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江漢並流。不容相揜。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可以包漢。固其宜矣。按四瀆惟江爲大。自岷山而下。東西峽間。若蛟騰鯨駭。怒厲決驟。而詰屈盤迴。方洲而渚。欲去而留。不知幾千百折。而後大放于荆揚之間。其所納水獨多。自蜀而言。其水有七。曰緜水。曰洛水。曰湔水。三水皆合于雒。自雒逕懷安。簡資富順至瀘。與江水會。摠曰內水。曰涪水。曰嘉陵水。曰巴水。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曰渠水。巴渠二水。既合逕廣安。新明合于嘉陵。涪水會以達于渝。而江始大。若分流出夷中。入中國。以附於江者有三。曰青衣。曰羊山。曰馬湖。又有出郡邑之山澤者。自岷峨以至于夔。不勝其衆。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摠而入于海。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故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且長江者。天所以限南北。其所係南北離合之勢。尤大。自北而南。必自上流以趨下流。則爲難禦。故必爭荊州。而後可以下。建康得蜀。則亦可以制楚。蓋以順流而下。不可復遏也。在一統之世。則川湖以修治堤堰爲先。而吳地以經理江防爲急。川則莫急于成都。而都江堰所係甚

大宜時時加固。湖則莫急於荊州。其堤堰固不可不修。而虎渡與郝穴須並存。使江水有所分瀉。今郝穴已塞。是猶塞其口以止啼。欲無患不能矣。南直海口江防。以廖角嘴營前沙相對爲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爲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圖山相對爲三重門戶。門戶既固。堂與自安矣。若內地江防。多言京口。然京口雖江左咽喉。而自古寇犯金陵。未有由此進者。以沿江南岸。叠障如屏。而潤州秣陵之間。夾崗險陂。無港可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達也。惟屯兵六合而分渡蕪湖采石。直走太平。則地之至要者歟。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泉源爲沅。流去爲濟。濟齊也。齊度也。員也。又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山海經曰。王屋之山。瀝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泰澤。瀝沅聲相近。即沅水也。潛行地下。王共山南。復出于東丘。濟水重源。東源出原城北。其水南流與西源合。風

俗通謂出贊皇山。別又一濟。非沅水矣。河南志曰。濟水發源于王屋山頂。五斗峰下之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濟源縣西三里。滙爲二池。所謂濟源池。東池即東源。西池即西源也。王屋山亦有二。一在山西之垣曲。一在河南之濟源。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濟水發源。正在濟源西耳。初名沅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又東南流當鞏縣之北。而南入河。與河並流。過成臯。溢出爲滎水。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也。且濟性最勁。能勁絕大河中。而出爲滎也。郭緣生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混合。滲漉入地。伏行而溢爲滎。爾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爲北濟也。蓋濟溢爲滎。乃濟之旁出。非正派也。正派乃出陶丘北。入於河者。至是乃出耳。丘再成爲陶丘。其形再重也。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今館陶縣有陶山。即此。昔堯先居唐。後居陶。古所謂定陶也。荷即濟

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流自任城縣東與荷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初學記云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沛水過沛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淮述征記曰二濟既南北異岸而相遠亦踰千里其東北流者入鉅野澤過壽張西與汶水合所謂清口也春秋遇于清即此水色清深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或謂清則濟也又北過穀城縣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經齊郡東萊而入海杜佑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水也今按濟水自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濟爲河所淫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入河不復截河而南後漢永平中修汴渠起自滎陽東至千乘大都貫濟故瀆以行後河徙益南津渠勢改即枯瀆亦杳不可尋今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

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爲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埝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湮今所謂大清河者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灤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者即灤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章丘會清河又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河又會孝婦河東經高苑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瀆入海蓋濟水勁疾能穴地伏流非真涸竭也既伏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滎水又見爲山東諸泉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皆濟水也劉向稱濟能蕩滌垢濁通百川于海蕩出雲雨今東阿之井取以煮膠則能鎮墜下膈止吐皆以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也濟

一支穿太行爲百泉爲衛水。一支爲濟源出山東爲七十二泉。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濟之功大矣哉。或乃疑乍伏乍現爲不經三伏。三見爲傳襲之誤。今觀章丘縣有瓜漏河者。水極清而駛。至明杜莊之石崖。泊然而止。俗名之爲滲水灣。夏秋積潦。羣峪之水來會。溢至城南。會于涓河。雨霽旋竭。故以漏河目之。此皆濟之穴地而伏也。自滲水灣以北三十里至月宮。於枯河涯側。泓顯一泉。又東北四十里至于明水。則湧百脉。麻灣諸泉。驗之色味皆同。水勢相敵。伏而後見。不其微歟。故天下洪流巨澤。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者。非僅以其獨能赴海。蓋亦神異故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者均也。均其勢也。又韋也。韋繞揚州北界。爾雅曰淮別爲潁。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醴。東流爲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然後長驚。蓋初出胎簪山。東北過桐

禹貢合註

卷之四

五

柏山胎簪蓋桐栢之傍小山。即大復山也。桐栢山爲地穴。上爲維星。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幕而踰。流至揚徐間始大。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栢。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其所從來遠也。沂水至至下邳入泗。泗水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泗水出下縣姚墟西北墟。有澤。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激澤。三丈始減。

禹貢合註

卷之四

六

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後。則傾陂竭澤矣。土人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狀。約障穴口。魚鱉暴鱗。不可勝載。自此連岡通阜。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沂水出沂山。又曰艾山。又曰臨樂山。水有三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謂之魚窮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沂水自西南入于泗。泗水

自東南入于淮。淮泗之會。即角城桐柏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形猶獼猴。力踰九象。善應
對。辨淮之深淺。源之遠近。而神曰庚辰者。鎮于
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史亦記漁人釣得古鐵
鎖。刺史集人力引之。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至
梁武帝築淮堰。以灌壽陽。未幾堰潰。水怪萬狀。
淮固有神歟。夫淮本受泗沂以入海。皆清流。故
淮爲清河。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合泗沂而
與淮會。支反爲主。清河以東之淮。亦且化而爲

助。黃。今。註。

卷之四

空

黃矣。河與淮合。蓋河之利。而非淮之利也。河濁
善淤。今得全淮之水。與之并力。刷沙。是河利也。
然河或有時而淤。則淮入海之道。爲河所并塞。
凡汝潁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皆無所洩。故
于淮非利也。且今皆資之以漕。而開禁不嚴。致
河淮並趨而南。變同趨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
渠。即兩河無事之日。東流勢緩。海口淤洄。加于
昔時。或淮水發。則盡入新口。洶湧奔湃。往往衝
開決堤。漫湖壞壩。或湖水發。西則注南河。破運

道東。則薄北河。破堤岸。若兩河並溢。則民皆魚
鱉矣。考自平江伯創挑運河。至惠濟祠。鑿開以
接北河。其法全仗水平。清江口自新縣隔而下。
因其卑高。適爲五閘。板閘而下。南抵瓜儀堤湖。
鑿渠置閘。設洞水各相平。以時蓄洩。又慮河溢
則南侵漕。于是堤北河之南岸。長四十餘里。以
護漕河。而石甃鵝嘴。于草灣對岸之衝。以護堤。
慮淮漲。則北侵漕。于是築漕南之高家堰。長二
十六里餘。以護漕河。而磚甃洞于高埠。有辨之

黃。今。註。

卷之四

空

界。以護堰。一防北河黃流入口。不免泥淤。一防
各閘啓閉無時。不免淺涸。故運河止許漕船鮮
船出口。而餘船皆由五壩車以出外河。法至嚴
也。法久日弛。遂欲塞舊口。開新口。且不究水
法度。何怪乎淮之却流而南。并引河同注于漕
渠哉。故舊口不可不復。開鑰不可不謹。五壩不
可不築也。或謂宿遷而下。河流迅溜。蓋黃河上
流。往自歸德出沛下徐。地勢高卑。不甚相遠。雖
泛濫可支。厥後黃河徙出蕭碭。直下徐邳。地勢

高猛衝淌新堤。不啻拉朽。所衝堤缺。滾爲深淵。下埽植椿。百計難塞。幸而堤就。雖能束水在堤。其實水行堤上。急如建瓴。則故道宜講。此一說也。或謂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洙泗東趨赴淮入海故道。沿河者誠能又開此河。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套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此又一說也。或謂邳州下流有鋤頭灣。河流二十餘里。行緩沙留。故邳徐漲。今鋤頭灣不可改易。宜于黃河水落之時。姑截住上流。任其漫散。直須從邳州以上。力濬河身之積淤。河中必見老底。兩旁必見老岸。則水由地中。而缺口自出。河底既深。則老岸即堤岸外。即田矣。直以築缺之力。而濬老底。以築堤之力。而清老岸。此又一說也。至高堰築于漢陳登。平江伯復大葺之。良爲兩河關鍵。昔者黃河自宿桃至于清河。奔清淮入海之道。淮河勢弱。退讓而不敢爭。始穿高堰入高寶河。而泛濫于高泰山寶興鹽之間。黃河因無淮水之刷。沙積河淤。桃源不能即流。遂由崔

鎮等處四潰。國計民生胥病矣。必高堰堅築。淮不南溢。則清口積沙。借淮以衝。或者不察。虞淮漲之浸泗。欲決堰以瀉淮。不知堰一決。則淮盡趨于湖。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躡其後而清口淤矣。清口一淤。高堰雖決。必不能盡洩。淮漲也。蓋淮但可導之以入海。而必不能使之由湖。以入江淮南之地。由高寶而東。則俱下由邵伯而南。則又昂淮之不得達于江也。地限之也。嘗譬之淮爲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爲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掠內地。可乎。黃爲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爲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淮黃合從而至。上不圖守之于要害。下不圖洩之于尾閭。而徒曰撤堰。是不知割地之難于自完。而滅虢之終于取虞也。又有爲開周家橋之說者。不知周橋之去高堰幾何。特堰迤北而橋迤南耳。黃能躡淮而趨高堰。獨不能躡淮而趨周橋乎。夫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既

侵淮而入淮。必不能敵黃而出。故必固高堰。使全淮盡趨于清口。而後黃淮底不為泗患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水經註曰。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原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他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

鳥鼠合註

卷之四

奎

穴枝間。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今考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與南谷山相連。以爲二山者。誤矣。雍大記曰。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泉眼周圍七尺。四時流注。即渭河之源也。逕西安府咸陽臨潼渭南朝邑等縣。而入黃河。鳥鼠同穴。或言其共爲雌雄者。或言其不爲牝牡者。今之遊甘者。見鳥形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常鼠而缺唇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睥睨。有類雌雄。甘肅志

謂鼠名兀鳥。名本周兒。與古所傳鳥名鵠。鼠名鼯不一。蓋俗所沿也。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詩云。豐水東注。唯禹之績。豐源發南。而其末流投北入渭。未嘗東也。其曰東注者。渭正流東。豐已入渭。則遂與之俱東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於河。

洛。釋也。言水釋釋光耀也。又落也。水自上而下。

鳥鼠合註

卷之四

奎

有投流處也。春秋說題詞曰。河以導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禮焉。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又曰。謹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于此水也。地理志云。洛出冢嶺山。冢嶺即謹舉也。熊耳有三。一在陝州東。一在宜陽。漢光武破赤眉。積甲與熊耳山齊者也。一在盧氏。兩峰相並如

耳者。禹所導洛處也。四瀆之外。大水甚多。而獨言渭洛者。雍水莫大于渭。豫水莫大于洛。而渭則與涇澧漆沮散列。洛則與伊瀍澗並敘。不舉渭洛。獨言之。不知二水爲諸水之綱也。先漢後江。先濟後淮。皆自北而南。渭洛在北而後列者。以其河不得爲瀆也。江漢自其源導之。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淮渭洛自其盛處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沈水不言山。流伏不可據也。今按四瀆之水。以海爲宗。渭洛之水。又並以河爲宗。記禹貢合註 卷之四 奎

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河不擇細流。而以海爲壑。源委則有間矣。若四瀆渭洛皆可引以溉。而其性各殊。淮南子曰。河水中濁宜菽。漢水重安宜竹。江水肥仁宜稻。濟水通和宜麥。渭水多力宜麥。洛水輕利宜禾。又按天下之水。皆趨東海者。以大地之形。西高東下也。然此就中國言之耳。崑崙天下之中。山形最高。東西南北皆下。崑崙之東。江淮河濟皆東流。流沙以西。皆西流。白吐蕃兩廣水皆南流。沙漠以北。皆北

流。大海之量。百川歸之。而不竭者。正以尾閭洩之。從下處轉輪回環無窮。故曰如沃焦。然非水真焦竭也。

禹貢合註卷之四 終

禹貢合註

卷之四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五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所攸同者何四海之隩咸奠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水旅祭之矣九州之山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水靡不會同而有所歸矣州注也郡國所注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仰又疇也疇其土而生之又長城者爲州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則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涼梁曰益增交趾爲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二十三路國朝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各并亡禹州之與舜異者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瑯鐵砦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諸而職方以望諸隸青是青之入豫也禹貢青州曰鹽海物而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是兗之入青也蓋周以禹之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省去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

兗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蓋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於周。郡統縣。始於秦。州統郡。郡統縣。始於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蓋與縣等矣。古者之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蓋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土宜風俗之異者。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醴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蔡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騫。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號烈。人聲絕。其泉酸以醎。冀州兗都所在。

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典。閭井之間。習于成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江淮濱海。地非形勢。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難以得撫。兗州地非險固。風雜數國。每戰爭之時。傷夷特甚。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青州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蓋因輕重而爲弊也。徐州鄒魯之境。蔚有儒風。而分裂之代。彭城要害。爲天下所必爭。講誦風微矣。大抵徐兗其俗略同。豫州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裔。韓國分野亦有險阻。土中風雨所交。可建都立社。雍州四塞爲固。被山帶河。自秦漢武節。荊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兵強財富。地迫勢危。稱兵拔扈。無代不有。梁州

之民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土沃肥無凶歲。四塞險固。王政激缺。拔扈先起。此九州之大略也。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荆揚屬下級。梁雍屬上中。冀州屬下級。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淮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其言之荒遠者。鄒衍云。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淮南子以爲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殞八澤之雲。雨九州而和中土。至佛氏以天下有四洲。而中國特南洲之東一隅。引禹貢東漸于

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南西北海未之及也。邇者西洋氏浮海而來。已歷八萬里。亦分天下爲五大洲。而中國特一洲之一隅。天地至大。孰能測其是非。若聲名文物之盛。即二氏以爲莫中國若也。室隅爲隩。言隩極其涯際也。又隩深也。涯內近水者爲隩。天下之山水無窮。而見于禹貢者可數。故以九州之山川統言之。或曰。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也。九山。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播。蒙。內。方。岐。也。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太

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滎。洛。淮。泗。河。沛。涇。汭。漳。庫池。嘔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弦蒲。獮養。楊紆。昭余祁。九浸。爲五湖。潁。湛。波。澹。沂。沐。盧。維。渭。洛。菑。時。汾。潞。洺。易。爾雅十藪。有大陸。海隅焦護。而無弦蒲獮養。此山川之見於經者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澮。井一有水一無水爲澮。澮。澮泉正出。湧出也。

沃泉縣出下出也。沃泉穴出，穴出也。潞關流川，過辨回川，灘反入，潭沙出，汧出不流，歸與出同。流肥，灘大，出尾下。水離曰曆，澤止水也。易解曰：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出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既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周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禹貢分誌

卷之五

七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汧，庫以鍾其美。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竭，歲決，良由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塢，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則陂澤爲利亦大矣。禹所治水，惟黑水入南海餘

皆入東海而言四海者，總入于海。自海圖流無不之也。又或以爲會同者，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必先辨之於其始，乃可同之於其終。禹貢所分九州，別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所，而不見其異，此

禹貢分誌

卷之五

八

疆理天下之大要也。今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洫，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即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水火金木土穀貨財所聚。故稱府。所以孔修者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也。然六府亦皆有事焉。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藝可作。又是脩土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藝。而或賦總。或賦銍桔。或賦粟米。是修穀也。苟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展禽曰。五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九

行所以生植也。各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川澤。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交正庶士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慎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且惟服食器用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

也。夫地產美好鮮不爲祟民之所利。無幾而土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微。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禹之底慎爲不可及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值一金。而下者草萊污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後世差等無法。審視不動。致下田或徵上稅。甚有無田徵稅者。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十

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藉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鹽鐵論曰。禹治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蘇傳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書疏曰。交正者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墟還復其性也。或曰三

壤乃所以交正也。水土既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略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此所謂底慎也。不言貢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土

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至此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故復徧錫之爾。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丘命氏，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夫上古之民，屯其顓蒙，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狡鬪搏噬不止。則必就其能羣能羣者而君之，之。成聚成邑，成

都成圻，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宇，以爲天下治。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其重歟？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土

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間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少。是附庸小國多于大

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蓋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也。其民猶佃戶也。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賣。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令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姓者，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十三

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觀射父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爲同姓，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陳隨隱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

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同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氏。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十四

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侯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如裴陸耨龍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糜采俞豆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耐氏因耐頌食于耐門，潁氏因考叔爲潁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古司爲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爲

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羸瀆者賜以羸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氏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駢字子駢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駢帶駢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萑魚石魯孝公之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爲朝氏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彌氏別上下也第五氏

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惲氏名之別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嫡庶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武哀繆皆是也十四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六

爲老成氏十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楊玄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秦龍御龍干將氏又有以爵系爲氏國系爲氏族系爲氏名氏爲氏國爵爲氏邑系爲氏官名爲氏邑謚爲氏謚氏爲氏爵謚爲氏大抵皆複姓而夷狄之氏不與

焉。三代之後姓氏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誤矣。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陪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七

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姁媯姑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今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

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罕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王鑒曰。今人多以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六

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愷。旣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邾邽雍曹滕畢原

鄭邠刊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與韓同姓爲近。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功德也。後世沿末忘本。後世以降尊尚門第。有司選舉必藉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別其真僞。不亦末乎。且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俗。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疑舛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九

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即知其姓者亦難盡信。如以趙爲芊姓而子長以爲姬姓。以邪姓曹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以姜氏爲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四岳舉伯典三禮。豈得合爲一人。子長所記本紀世家其苗裔歷

歷可稽。然堯爲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何懸絕至此。左氏羸姓爲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益之後。韋昭以伯翳即益也。孔穎達復以伯益爲皐陶之子。按史記皐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皐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皐陶子矣。今姓氏可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十

考者共四千六百六十五。姓有傳之千古而世派難詳者。如大隗氏之後有隗氏。大隗氏大嵬氏。鬼隗氏之後有嵬氏。饒氏。撓氏。剝氏。鬼隗氏。丞隗氏之後有丞氏。渾沌氏之後有渾氏。沌氏。屯氏。吉夷氏之後有吉氏。史倉氏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柏皇氏。之後有柏氏。柏常氏。常氏。柏侯氏。白侯氏。中黃氏。之後有栗氏。陸氏。昆連氏。之後有釐氏。驪氏。赫胥氏。之後有赫氏。赫胥氏。葛天氏。之後有葛

氏。權氏尊盧氏之後有尊氏尊盧氏。鍾氏祝融氏之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和氏祝融氏。吳英氏之後有吳氏。有巢氏之後有巢氏。朱襄氏之後有朱襄氏。陰康氏之後有陰氏。零氏無懷氏之後有懷氏。無懷氏此咸在上古之世。無得而稽也。有流傳于後而誕妄難信者。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寧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芻因于牛

禹貢分註

卷之五

五

哀之食芻。茲因于才子之宣。茲審出于面勢之審曲。又如童出于老童。洪出于共工。箕出于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螺祖。聃出聃季。載而卑本于卑耳之國。皆近謬妄。夫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國邑之名。古之從是者甚少。邾邠郕之類。豈皆因失國而去邑耶。至言張本張宿。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旣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并其字訛之矣。東方生曰。東來爲棗。而棗陽本棘陽也。是棘祇棘

據之改爲棗。非避仇也。世之避翼祖諱者。析其字爲文。苟二字而不知翼祖之諱。不從文。不從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卜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走。乃省以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姓氏之來。可不重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貢分註

卷之五

三

此禹經理之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不應後志也哉。夫禹之治水。興徒衆。毀山陵。墮地脉。苟非以至誠感人。天下之怨咨無窮矣。且穿幽入深。不逢不若。非德感人神。何以臻茲。劉子曰。美哉禹明德。遠矣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祇德固治水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里象之。甸。乘也。周制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總者。總下銍。秬。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護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以銍貢者。謂半藁也。去皮曰秬。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藁秬之設。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近。既納總秬銍。而又服輸將之事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三百里去藁麤皮。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甸服最近。故每百里卽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治近者詳而治遠者略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

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挽輸不勞也。禹之甸法。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言貢。而專以總銍秬粟米爲賦。冀州供蠶絲。豫州貢絺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四

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爲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楊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蓋以魯通于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且甸服之民力穡。則京坻之積。不抑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防漸之意。激矣。自漢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

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韋堅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壞。宋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寢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元人爲歲漕不至。乃議京東海田。城門一閉。無所得食。多抱珠玉而死。皆以不講旬服之義。而集游惰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一日食梗。其斃可立而待。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議興西北水利者。卒格不行。而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天津涿鹿邇來增墾彌望。禾黍未嘗無利也。似宜專制勸農之官。開渠履畝。以廣積貯。可以省飛輓之勞。可以限戎馬之足。不至根本空虛。全仰外運。所裨豈淺鮮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粟之實足食于民。今京師實古燕地。而樹藝園莽。緩急無備。良足歎也。至旬服之名。亦古今不同。唐虞稱服。殷周稱

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其法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天地。無逢其災害。又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衛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抵各有不同。而天子止自食其畿內。千里之外。止貢土物。三代以上所同也。丘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丑。上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其所所以食人。葉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然因地遠近。各有遠近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之無別焉。

又曰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焉。當效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牕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量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遇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邊方足備禦之具矣。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又曰斥侯而服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

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賦也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侯也侯逆順也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外皆諸侯大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繼其邊國皆大國也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霆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爵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教。總期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或曰安服王者之政。不俟要束而自服也。揆度王者之政教而行之。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文教必揆也。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非廢武衛。而文其所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教。而武其所急。自綏服而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夷狄之區。綏服介華夷之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微也。邊微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束以文教也。又如裳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夷者易也。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放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差。或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矣。夷猶易也。蠻則慢也。甚于夷矣。流則遠放之。罪重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緝也。以繩束物之名。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政教隨其俗也。又流行無城郭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夷之外。則帝王之損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驅之出境。使雜居狄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更驅而外之也。五服之說不一。鄭玄以爲五百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蓋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皐虎牢之險。夫豈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

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卽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里。制定于堯。乃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玄之說。難可據信也。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頓異。易氏曰。禹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通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章俊冒曰。先儒謂禹服據壺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里。禹貢五千卽漢之六千也。况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屆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遙。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羅泌曰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五

禹貢四正疆理。東至瑯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贏。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赫。靺。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道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萊藪之通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爲方萬里。斯亦未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爲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爲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爲疆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推聖化所及也。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

禹貢合註

卷之五

詩

國經野。以內治治之也。蓋天地間華夷有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言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永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夷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是也。問營之東亦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夫九州惟揚徐青冀濱海而皆在東偏。西被流沙而不見西海。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且非正北也。廣南爲南海而禹服南越尚有微外。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其地。至于

禹貢今註

卷之五

五

西海之西。又有大秦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虜地所稱海者未必真海。凡青海西海蒲類海之屬。皆衆水鍾爲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蓋塞外有水即名爲海。猶河北得水即名爲河也。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

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亦灣居一澤爾。甘英所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吳徵曰。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窺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二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

禹貢今註

卷之五

五

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不知其幾也。丘氏濬以爲。國家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若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

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李贄則以爲中國惟正東有海。四川天下之正西。山西其正北。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其西北。皆不見有海也。廣東即南越地。可以爲正南之海矣。然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故西北南正面皆無海也。且天下之水皆從西出。陝西四川雲南之水皆東流。注于東海。則三省皆去海甚遠可知也。三省之外。其地更高可知也。不然

禹貢合註

卷之五

三

何以不川流而西。注彼西海。而乃迢遞逶迤。必向東南耶。然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矣。故據今人所歷地勢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東北諸處。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總之大地無窮。孰能測其所極。而海環地外。更爲茫茫。近者西洋浮海至者。謂地與海本圓形。而同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鷄子然。黃在青內。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每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地

厚二萬二千九百餘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凡足所站。即爲下。首所向即上矣。且自述其由大西浮海入中國。轉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高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對待可知。其言甚闕肆。今止以歷代封域之可紀者言之。漢攘却胡越。南置交趾。北置朔方。道里甚廣。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

禹貢合註

卷之五

美

則過之。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燹。北際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所有。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于禹迹亦大屈矣。元南北混一。號踰于古。然羶吾中土。不足道。明興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迄于海。北抵沙漠。遠過于宋。而方之于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惟開瀛南爲益拓云。天限華夷。

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崑崙限南蠻。若有意焉。而自秦以上西北衰。東南盛。自秦以下。東南展。西北縮。亦古今之大運也。賈捐之曰。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斯帝王之道與。玄。水色。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贊。而告成功于舜也。今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尚書旋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以自照達幽冥。禮緯稽命微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論衡云。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多傳會云。蘇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

禹貢古今合注

卷之五

堯

赤。湯用玄牝。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珪。爲木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螭。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兩金櫟陽。禹曰。金尚黑。下至湯代。金兩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然其衰在水。火生于水。故其色尚赤。禹貢合註

禹貢合註

卷之五

卑

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澗數百里。豫之滎波荷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充徐雍二者皆有者。充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沛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唯出獸皮。而所

山經合註

卷之五

五

織爲屬。不假于篚也。充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充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充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

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亶。皆河原也。入匈奴以東爲陰

山經合註

卷之五

五

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滏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

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穀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崤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肝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時。天目盡昇澗。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濬之功。此其大約也。

禹貢三江考

程瑤田著 通藝錄六之

禹貢三江考者。所以別異於諸說。三江必分三條水也。故凡言某江爲北。某江爲中。某江爲南者。皆非禹貢經文之三江。據禹貢經文考之。明有三水納彭蠡中。納三出三。決不以其濶爲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納之三也。故夫彭蠡以下。亦決不能劈空劃開三條水。而禹貢乃於不劃開中生其分別曰。此爲北江。此爲中江。則亦不得不指中江之南一分而曰此爲南江也。何也。納三出三。自然之理。如漢既入江。或乃疑之曰止一江耳。安得曰江漢朝宗于海。必經文

通藝錄

禹貢三江目一

譌也。豈其然乎。經文於彭蠡南納三水下。並未劃開之時。卽分而名之曰北江中江。不但爲一水三江下註脚。且爲一江兼漢見圓光。蘇氏以爲三江止一江。其識卓矣。乃曰於味辨之。夫水信有味。味信可辨。然既目驗其三水入彭蠡。何不可於其入之三而信其出之三。夫三入三出。其顯焉者也。三出三味。其微焉者也。舍其顯者而辨其微者。豈惟上智。雖愚者亦斷不出此。程瑤田

禹貢三江考一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三江辨惑論 三江辨惑

論二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禹貢三江考二

東地北會于匯匯字解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地者句之義 論導江篇東地北字卽指謂漢水之義 論禹貢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鄭氏注 再論鄭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禹貢三江考三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禹貢漢水入海說 述讀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國考書 右禹貢三江考。先生力破二千年來諸家之說。而專涵泳禹貢導漢導江及荆揚二州諸經文。得其端緒。而是正之者也。書成。敝請付開雕。先生未許也。今又五年。始令校字繕錄。謹記之如此。及門洪黻

禹貢三江依經說義篇

南江之出於彭蠡。自古在昔而然者也。使無漢水入江。東匯澤爲彭蠡之北江。無江至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之。中江。則南江之名。亦終古無之矣。今其出也。與匯澤會。匯二者並行於彭蠡之中。即目直尋。中者中。南者南。北者北。分於彭蠡。犁然三分。去鄭注所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豁然確斯矣。吾想鄭君之注三江也。豈不曰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止二孔入海耳。經言漢入于海。江入于海是也。今揚州南江出於彭蠡。向之江漢二孔。至是亦匯之會之於彭蠡。與南江並列爲三。犁然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一依經一

三分。實則溷然歸一彭蠡。於一彭蠡中。而又東行而命之曰北江中江。今且以南江配之而入於海也。豈非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哉。是故彭蠡以上。雖欲命以北江中江之名而不可得。彭蠡以下。即欲沒其三江之名。而亦有所不能。何也。以其至此而南江始見。則北江中江。禹必至此而後命之名者可思也。禹貢不見南江者。以南江上流未經濬導。雖有其文。無頓放處。亦以有中。有北。必有南可知。或見或不見。若滅若沒。如畫龍於雲中。藏其全身。此屬文之法也。鄭君爲注。覲定岷江東。迤時。南江迸出。而經但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因遂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一依經二

據經中江中字。爲控北引南。實以南江函於其中。故毅然補注之曰東。迤者爲南江。此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解經者之體裁。以明白曉人者也。鄭君禹貢注。見於正義。及他書所引者。凡地名與山水名。率引地理志。江氏聲曰。漢書有地理志。鄭注所引。間與班志不合。劉昭補後漢書志。叙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則東漢別有地理志。鄭君當東漢之末。據其當代之書。故不與班志同。据此則鄭所引地理志。不必沾沾與班志校勘。然兩漢相承。地理不得大有更易。鄭所據之志。今無可考。即取證班志。亦自不致懸殊。今余悉心校勘。鄭所引地理志。亦有不盡悉之者。如荊梁二州。並有沱潛既道。鄭注荊州云。爾雅云。水出江爲沱。漢爲潛。今南郡枝江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水則未聞象類。是鄭君不悉地理。志枝江之沱水。爲荊州之沱。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夏水。爲荊州之沱也。鄭注梁州沱潛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郫水。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

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是鄭君於梁州沱潛亦均不憑地理志卽縣汶江之沱安陽之潛而轉以地理志不呼爲沱之鄰水爲沱不呼爲潛之西漢水爲潛也由是言之鄭君於地理志合者則引而實之其不憑者亦引而駁辨之今三江在地理志於吳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於毗陵曰江在北南入海揚州川於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言之鑿鑿如此然則鄭君所據之東漢地理志當亦不殊乃絕不引之以實其所注之三江與其所指爲南江者是鄭君於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二
依經三

地理志所說三江不憑之也余因鄭君不憑乃復取地理志涵泳之然後知其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故志會稽曰揚州山志具區曰揚州藪皆與職方氏之文相應非指謂禹貢經文之三江故鄭注絕不引地理志以說禹貢也至禹貢之北江中江見於導漢導江兩條中三江既入見於淮海惟揚州條中本無郡縣可指故地理志中不一及之也今欲考定三江要當取經文讀之

揚州經文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言揚州之水大治於是彭蠡水不沸騰

而既豬定矣則向之陽鳥散處澤旁之高邱無定居者今彭蠡豬而隙地出徧生蘆葦以爲陽鳥之棲而得其所居於是匯澤之漢水至是行江中而爲北江會匯之江水至是亦安瀾而爲中江而彭蠡所納上流之水北入於江者自然東行江中而爲南江而三江之名成矣三江無所壅塞既入於海則震澤向因江水汎濫而狂沸不能定者於是施功甚易而有不底定也哉蓋三江之入承彭蠡之豬而言之禹見匯澤會匯之水勢交橫而彭蠡之上流又奔騰迅至而塞阻之於是彭蠡以下以一江東而吞之勢必壅湧汎濫而難奏入海之績禹之施功先盡力於彭蠡蓋於咽喉之地疏通其上流使其逼迫爭赴之勢不肆其虐開洩其下流使其鬱堙久滯之路得順其流其如何施功我不敢知而要必聚者散之急者緩之專一在於彭蠡之豬豬之而至於不旁溢則江水自然由地中行而入於海矣蓋江以一江受三水故壅而難行亦以一江容三水故至此乃得三江之目明於彭蠡以上不得有三江而後知分於彭蠡者不加以三江之名而不可得何也無彭蠡則無南江無漢之匯澤則無彭蠡一江直行夫何三江之可名又何貴於彭蠡之豬也哉

通藝錄

禹貢三江四
依經四

荊州經文曰。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蓋言荊州之水大泊。則江漢兩水非常之原。於是並驅。由揚州而朝宗于海矣。由是回視上流。洞庭一湖。納沅漸無辰叙。西澧資湘之九水。號爲九江。其水甚盛。已無汎濫之虞。沱爲江之別。潛爲漢之別。其始出也。皆在梁州。已而合流於江漢矣。至於荊州江漢。復有沱潛之別。今亦皆復其故道。於是荊州境內之水。無不由地中行。而向之雲夢不見土而不能父者。亦皆水去而民可安居而樹藝矣。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

經文又曰。岷導江。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余涵泳之。竊爲比物而言之。導渭會澧會涇。至入于河止矣。導洛會澗。渾會伊。亦至入于河止矣。河水行至兩入河處。亦不見會渭會洛之文。蓋河以洪濤受之。泯然無迹。渭洛諸水。盡爲河水矣。此記小水入大水之例也。今漢水入江。亦爲小入大。則入江後。亦盡爲江水。書曰。南入于江。亦可以止矣。而導漢條下。乃變其例。增成之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以匯澤爲江之力。而直以匯澤歸之。

通藝錄

禹貢三江六

於漢。於此知禹蓋目驗而得之。既目驗見爲漢之匯。則匯後之江水中。爲漢水所占者不少矣。是烏得而沒滅之哉。然而漢水在江水中。固已泯然無跡。不得仍漢之名。別之曰北江。見一江水中。明明以其三分之一予之矣。於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並詭異觀。相爲伯仲。宜吳氏澄以爲漢與江共爲一瀆。其說亦自有見。然而漢不得與於瀆之數者。則以其既入於江。而卒未嘗復出於江。但爲江之附庸。轉可以冒江之名。而不可以復漢之名。此禹所以定四瀆爲江河淮濟。而漢之不得爲瀆也。審矣。問者曰。漢入於江。與濟之入於河。豈有異乎。曰。大異不同也。濟入於河而出於河者也。濟清河濁。當入河時。一股清流。截然徑渡。設不伏而見。河流豈能溷之。及溢之爲榮。不染河流之濁。載出載伏。爲獨大之瀆。以入於海。豈若北江之在江中。而不復出哉。既不復出。江水又足以溷之。以視濟水。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禹敘導水入於海者凡五。以漢儕於四瀆。而五之。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以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而特著三江。既入之文。至孟子論禹治水。言其掘地注海。水由地中行者。曰江淮河漢。豈欲屈濟而伸漢哉。言發源注海者。

漢不得比於濟之獨大。言洪水汎濫。治之使由地中行者。漢與江淮河竝告成功。無以異也。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若夫漢之不得爲瀆也。分定之矣。漢不爲瀆。則漢在江中。其入海也。與江竝爲一流。荊州之江漢朝宗。亦言與江竝爲一流。乃今人不善讀地理志。而取其所志者。與禹貢之三江糾纏相濶。導漢明云北江。今言北江爲岷江之正流。導江明云中江。今言中江分出於岷江之外。審如是。則禹貢經文。全非實錄。而去禹二千餘年後。後人目驗揣度之水。生吞活剝以名禹貢之中江北江。而不知禹貢實於導漢條下。大書東爲北江。實於導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七

江條下。大書東爲中江。後人必欲舍經文而從樊院之後世遠言湮摸索而得之三江。此何說也。鄭君生班氏後。獨求三江於彭蠡。與經文通一無二。識何卓也。嗚呼。導江自名其江曰中江。則岷江之爲中江。名之前定者也。今人誤讀地理志。則以經文自名之中江。讓之爲北江。而跨岷江右之自蕪湖出西南之水。遷而就之以冒爲中江。於是南江。不得不更遷。就以擠於石城分江水而僞寄之矣。附贅縣疣。駢拇枝指。必天之生是使獨而支離其形焉。斯亦無如何耳。禹治水。乃顧支離其南北中三江之名。且又自叛其江名中江。漢名北江之說。學

者不涵泳禹貢。爲之疏通而證明之。猥曰三江必有三條水。而偏信後世揣擬之水。比附禹貢之三江。爲先入之言以主之。余滋惑矣。

地理志之三江。其說亦必有師承。妙在坐定揚州川示人以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言也。尤妙在絕不以大江爲北江。亦絕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不開後人聚訟之門。然究不能考正禹貢經文之三江。不免好知不好學之蔽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八

三江辨惑論

三江爲解經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然而羣言之消衷諸聖禹貢之文未殘闕也。古人立言成章而達克紬繹之。如親承口講而指畫之也。舍傳從經神遊其世而尙友之。乃知後世諸儒雖不無各有師承。然皆粗涉其藩。鮮不參以臆見。故舊執半皆野言。迨及輓近增譌益繆。其於傳義已猶耳孫之於遠祖。無由聞其聲而見其似矣。若夫經文更以爲奧渺難曉。莫肯字梳句篋而求索其微妙之旨。故說者愈多而鄉壁虛造之言。闐塞心目。益滋惑矣。嘗試論之。天下之水在南。方者江爲大。導源岷山。由梁州而荊州。而揚州以入於海。一江耳。何以至於揚州而有三江之目耶。以江之左有漢水來入之。而江之右有豫章水來入之。一江也。而受左右來入之水。故彭蠡在江之右。而其匯之也。漢水匯之。然雖爲漢水所匯而成其彭蠡之大。而又有豫章諸水納之。於是江以南方最大之水。挾漢與豫章水鼓浪東行。而彭蠡適承荊州之委。下踞揚州之境。故三江之目。揚州得而專之矣。若欲破碎其經流之江。依附其經流之江。割裂其經流之江。叛悖其經流之江。意謂彭蠡以下經流之江止一江。不足當三江之目。曾不涵泳

通藝錄

禹貢三江九

辨惑一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

辨惑二

禹貢創意造言之妙。而逞其臆說。遂乃拔赤幟而樹異幟。以疑誤後學。可勝言哉。夫三江之名。見於淮海惟揚州篇。而北江之名。見於導漢篇。中江之名。見於導江篇。無疑義已。乃後人紐於一江不可名三江之說。必欲求三水以實之。則與經文不合矣。至東坡欲以水味別之。總無解於一江呼爲三江也。解者紛紛。大率於此處疑不能明。且又以爲南江未見於經也。而余獨以爲漢入於江。至彭蠡之下。經特予以北江之名。江於彭蠡之下。經反別以中江之名。釋經之指。實以彭蠡之匯。專屬之漢。而彭蠡之難匯也。又有豫章水之納以激之。而江水之安居其所者。烏能憑空賈勇。以與突如其來者相爭勝。禹於是全據漢水之力。以作其匯澤之功。此神禹之所以爲神也。故其在荊州也。漢之力足以截江流而匯彭蠡。非漢之能抗江也。據衝突之勢。漢與江遂不相讓。故紀荊州之蹟。曰江漢朝宗于海。竝詭異觀。江固莫之或先也。漢自名漢。江自名江。無異稱也。至於揚州。則不然矣。是故紀導濊曰。東流爲漢。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彭蠡之匯。匯於江也。則北江之名。何可沒也。故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會于匯。江會之也。則中江之名。固其所也。故曰東爲中江入于海。何以

必謂之中江也。彭蠡之得匯也。漢水之力也。而彭蠡之不能不匯也。有豫章諸水趨而納之也。江居其中。非中江乎。故中之名。又弗可改者也。故三江之名。至於揚州。名正言順。意在斯乎。神禹之未導江也。滔天之患。江之爲江何如也。而又有左右兩大水以助其洪濤。瀾汗之勢。禹貢之言澤多矣。而見匯澤之文者。獨此耳。於斯時也。水不由地中行。可以想見江水之汎濫無垠。其於此澤。參三激怒之狀。不知若何籌策。乃可使之安流入海。而其下流。又有震澤之動盪於大江側者。鼓若山騰。名之曰震。其與匯焉者。豈多讓焉。壅其歸宿之地。乃益爲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一

辨惑三

患於咽喉之地。禹之治之也。上經營於彭蠡之豬。下躊躇於震澤之定。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耶。而後乃今三江既入。而揚州之域。人乃可以得平土而居之矣。據禹貢荆揚兩州。及導濠導江之文。北江中江之目。不見於彭蠡之上。而見於彭蠡之下。三江之目。不見於荊州。而見於揚州。可以斷三江之爲北江中江南江。而言三江者。乃如議禮之聚訟。由泥於三江不得專指一江。而不知東爲北江入于海之文。屬於匯澤爲彭蠡之下。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文。屬於迤北會于匯之下。試平心而維誦之。絕不別生枝節。若欲假借支流。豈止於三。何去何從。

不亦莫適爲主也哉。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二

辨惑四

三江辨惑論二

揚州之三江止一大江而寄北江南江於中江之中以成其爲三江而入於海也猶之荊州之江漢跨揚州十有餘里而歸於海亦止一江而寄漢水於大江中而謂之江漢朝宗于海也漢寄於江不聞有人疑其見江不見漢而必欲於入江之後尋一衆著之漢水以與江相配乃可謂之朝宗而至於三江則獨疑之而不許其寄北江南江於江中何也且漢之寄江默爾而喻人無不信而三江互寄明明見於導漾導江兩篇而曰若爲北江若爲中江已別白焉而定其名矣其未見南江者以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三

江漢已治豫章安流無庸施功抑以有中有北而豫章水之入江不言南而南可知也向使神禹有導豫章之舉必出一條曰導豫章水至于彭蠡北入于江東池北與江同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古人文章屈伸伏見若滅若沒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天下大水曰四瀆江河淮濟謂之瀆者言發源獨注於海也而孟子之言水由地中行則曰江淮河漢漢不獨注海而得並稱者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觀其入江之後而又東行力能匯彭蠡而江水轉欲迤其所匯而行焉則漢之爲漢何如也故導漢之文於其入江後復大書特書之曰東匯澤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四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意若曰漢雖入江而江不得奪其入海之文故曰漢水之大足以亞江也導洛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導渭者曰入河紀其入河焉耳矣豈若漢水之入江既紀其入江復紀其入海獨注海之謂瀆漢雖非瀆而禹貢之紀之不啻其爲瀆也此孟子所以與江淮河並錄之與是故荊州表其蹟曰江漢朝宗于海言漢能跨越揚州而與江同入于海也揚州表其蹟曰三江言江至此有漢入焉禹目觀其匯彭蠡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北江禹又目觀江之迤北會匯之狀而於其東也目之曰中江其目爲中江也禹實目觀豫章之水在其南足以配江漢而三之故於江而大書特書之曰中江也假使漢水入江之後東行焉而無豫章之水北入于江無數百里之一片大地于漢水以匯澤之資則雖終古無彭蠡可也亦終古但有江漢朝宗于海耳烏在其名大江爲中江又烏在其名漢水爲北江哉江之有北也由於有中江也而江之有中也由於有豫章水之南江也惟其有豫章水而又據其一片大地然後有彭蠡之匯然後漢水亞江之力乃見而大江居中以撫有南北而慶安瀾禹於是定以三江之名而史臣之作禹貢乃紀之曰三江既入也間嘗綜覈

禹貢梁荆揚三州之文。而私度神禹治水之指。其全力專注於揚州之三江。而三江之施功。又全力專注於彭蠡之匯之而豬之也。觀其導漢水也。於入江之後。曰東匯澤爲彭蠡。漢水之力。雖有匯澤之能。而導之不得其道。吾恐漢不右趨而左行。用力愈多。益以順其就下之性。安見其能往而匯爲彭蠡。而彭蠡又安見其能豬之也。不能匯之而豬之。則豫章諸水。奔赴入江。愈益迅駛。而與江漢同爲一道。怒而爲濤。排山拍天於三水相擊之地。而其下又東以江之兩厓。巖石危礮而夾鎖之。然則禹不匯澤。不能爲彭蠡之豬。於是三江激成爭入之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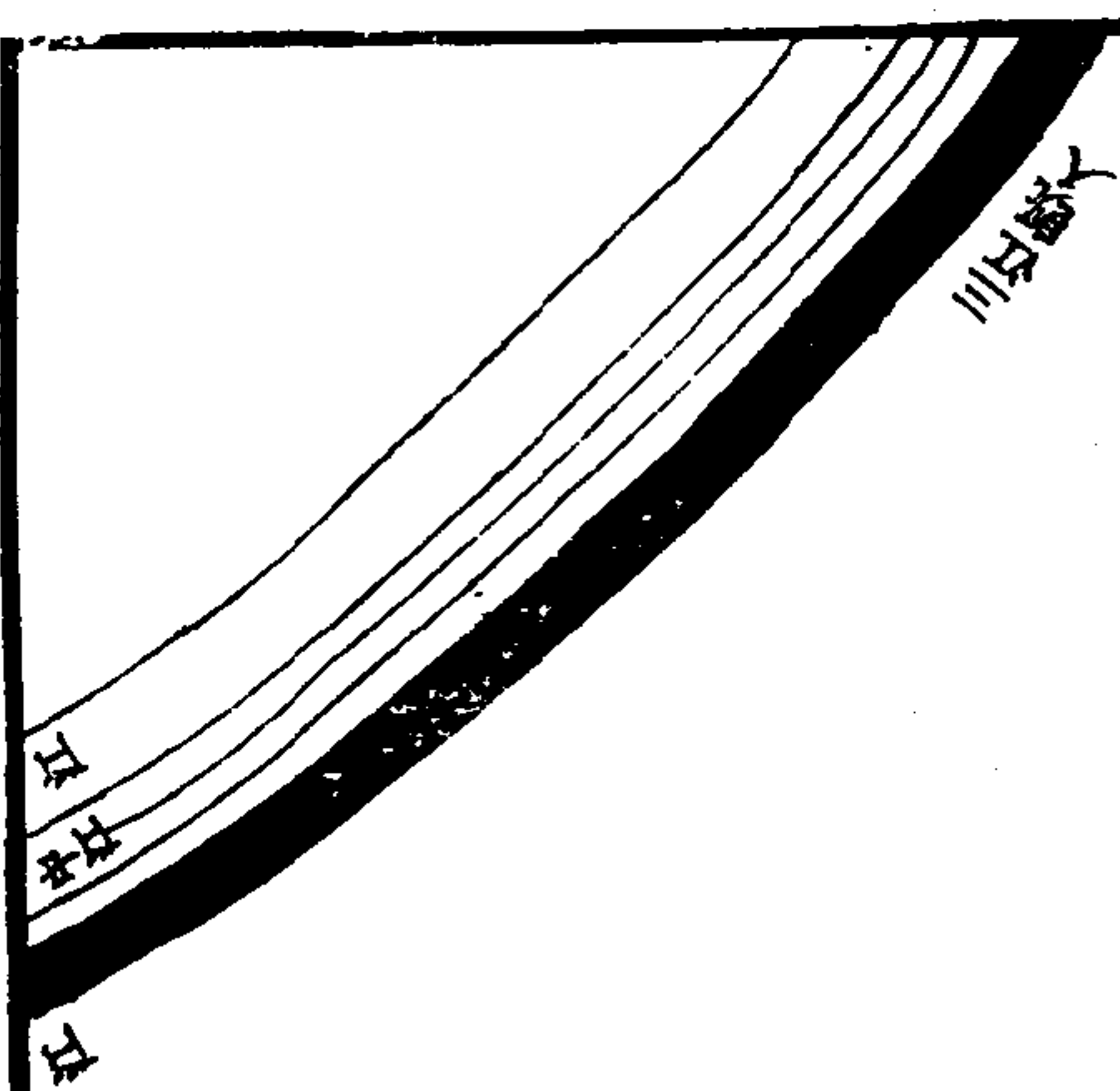
勢。而震澤永無底定之時。將見有湧無洩。其能奏入海之功乎。今觀導漢曰匯爲彭蠡。禹非袖手而觀其匯也。導江曰迤北會于匯。禹亦非袖手而觀其會也。迥而匯焉。所以殺其勢。直而會焉。所以順其情。余壹不知禹之所以致力者何若。而要之三江之得入海。其全力專注於此。夫然後三江入海而震澤底定焉。夫震澤之定。其事亦豈易言。然而彭蠡之豬。厥功爲尤鉅也。若夫荊州則江漢朝宗于海。雖由於九江之殷。雲夢之作。久而沱潛之皆道也。然苟三江未奏入海之功。而江漢亦烏紀朝宗之績也。至於梁州爲江漢之所發源。亦但以沱潛

之道。見江漢之安流。而岷之爲江源。嶓之爲漢源。絕不言其水之治狀。而但言其環山之土地。可以種藝。不於斯而益驗神禹之施功。其全力專注於彭蠡之下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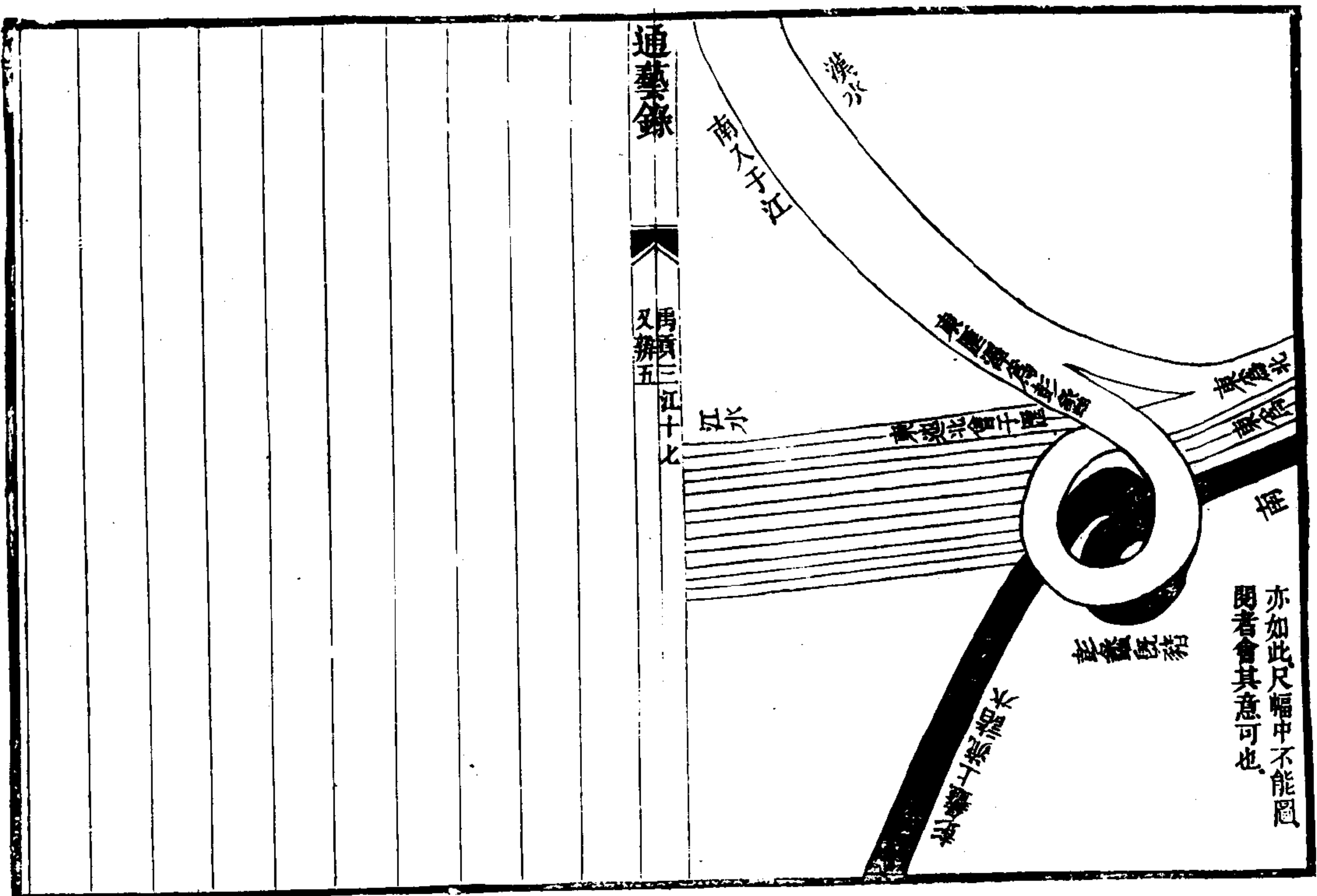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六

匯澤會匯彭蠡豬三江入之圖



南江上流章貢諸水也。其水至彭蠡不得成匯。今圖旋渦者隨漢水之所匯澤而然。江水會匯



論三江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
三江惟不分三條水則其說自然能全何也中江生成
是岷江自有之目況禹明明於導江下直接東爲中江
入于海禹既名之誰得而易之然禹又於導漢入江之
後特錫之以北江之目是必岷江未入海之左岸有分
江水以居北江而後可今實無其水則禹既錫之誰得
而吝之惟有割岷江之左岸水一分以予之是亦猶行
禹之道而非有所遷就周旋於其間也惟其然則中江
之爲岷江由禹定之北江之分岷江由禹分之分其左
以予北江自必分其右以予南江惟不分三條水而三
江自全遵禹貢之經文以行禹之道後人無所容其置
喙也乃不涵泳經文而自生分別是必左有分江水以
配右之分江水強作解事未爲不可若欲奪禹所命岷
江爲中江之名以歸於北江而擠中江令出而居於岷
江之外不直信神禹而曲徇後人此論不公吾不憑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八
不載一

荊州江漢揚州三江異名同實說

彭蠡下之北江中江卽彭蠡上之漢水江水觀導漢導江兩篇經文最爲明辨哲也是故荆揚二州分界處在彭蠡而漢水卽於匯澤爲彭蠡處與江溷爲一流故於彭蠡下失漢之名而別之爲北江江水亦於迤北會于匯處爲漢水所亂故於彭蠡下變江之名而別之曰中江是故揚州之得名三江者生於北江中江之名而中江之名實生於南江故謂揚州爲三江以彭蠡爲之界而謂荊州爲江漢亦以彭蠡爲之界也自來讀禹貢者不具如月之眼經文中若爲江若爲漢若爲中江若爲

通藝錄

禹貢三江十九

北江若爲三江其脉絡較若列眉而貿然不生分別支辭野語數千年紛如聚訟廬山真面豈果末由望見之哉知江漢與北江中江之所以異其名則知三江與江漢之所以同其實矣間嘗披禹貢讀之於北江中江三江諸條涵泳其白文而貫通其氣脉覺江於受漢水處兩水竝行斯爲江漢朝宗及至漢匯彭蠡江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亦至此而參相得焉合爲一江實分由三水不可不於此各立主名曰北曰中不言南而南自見鉅曰一江哉是三江而已矣鄭君之注曰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言三江之名彭蠡以上不得有北中之號

彭蠡之下始得分漢匯澤後乃見北江江迤東下乃見中江而南江不亦於此時見之哉故鄭君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可謂觀書眼如月罅隙無不到者矣導漢篇明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不得曰南入于江非漢水入東匯澤爲彭蠡非漢水匯東爲北江入于海非漢水爲北江以入海也導江篇明明曰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不得曰至于東陵非江水至東迤北會于匯非江水迤東爲中江入于海非江水爲中江以入海也全江盡江水而僅與以中江名者非吝也漢既匯彭蠡而化爲江水其水豈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

能他逃哉不得不分江之北一分以與之而名曰北江北江居北則大江居南禹於斯時又見豫章之水穿彭蠡而入江者又來占江水之南一分其水亦豈能他逃哉江於是控北引南而自居於中而成其爲中江也故鄭君之注三江既入也曰三江句猶言三江者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句猶言此三江之名實以一江而分於彭蠡所納之三水人皆信其爲三孔以東入海也其補南江也曰東迤者句言是東迤字据經明明是指大江故其下接曰東爲中江然吾謂是東迤者不獨爲中江也曰爲南江句言豫章之水入江既不能他逃則

亦與江之東迤者並行而東。以爲南江也。此禹貢所以雖無南江之名。而藏南江於中江中。鄭君之爲經師。宜其函蓋漢儒。如日月之出而燭火浸息其光也。南條之水江最大。而道里最長。發源於梁州之岷山。盡揚州之域而注海者也。江淮雖相伯仲。導淮自桐柏。道里之長。遠非江匹。漢之與江。却不相讓。其源亦自梁來。至入江後。猶能自行江中。以匯澤爲彭蠡。江行至此。未能或之先。但迤北會于漢之所匯而後東行而去也。故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兩大並行。神禹之視漢水。不以爲劣於江水也。惟漢入江至匯澤後。過彭蠡下。與江涵爲一。

通藝錄

禹貢三江

分定故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解

此注乃禹貢經文揚州三江既入句下之注也。三江者。指經文三江字建首以解之。蓋注經之體也。分於彭蠡爲三孔者。解三江三字也。言揚州現止一江。今日三江則必有三孔。其三孔在何處也。曰。經云彭蠡既豬三江既入。三江接彭蠡以爲言。則當求三孔於彭蠡。而彭蠡者。漢水之所匯。江水之所會。又彭蠡之上流。則豫章諸水至此而後入江。是則一彭蠡爲三水之所歸。卽爲三孔之所納。故鄭君觀於彭蠡而有會於心曰。旨哉揚州一江。禹必錫之嘉名曰三江者。是三江也。蓋分於彭蠡。

通藝錄

禹貢三江

爲三孔而得其名焉耳矣。故鄭君又解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意謂南江雖不見於經。然經文既見北江。又見中江。必有南江可知。是以揚州經文三江中。藏有南江。然南江之一孔。究在何處也。鄭君之意曰。三江分於彭蠡。經言導江東迤北會于匯。匯謂匯澤爲彭蠡之匯。則江水東會于匯時。恰遇豫章之水從彭蠡出。亦兩相會焉。而成其爲南江。故鄭君云東迤者爲南江。亦謂此一孔爲分於彭蠡也。兩注相爲表裏。是爲同一鼻孔出氣。乃今人誤解班氏地理志毗陵下之江在北。蕪湖下之中江出西南。吳縣下之南江在南。以爲是志禹貢之三

江。又附會江在北句。是指岷江爲北江。南江在南句。是指分江水爲南江。而班氏之三見揚州川。是志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誤認以爲說禹貢。且誤認其說與鄭注之分於彭蠡爲三孔者一同無異。誣班志。誣鄭注。且以誣鄭注者誣經文。則尤非鄭君之所任受者也。

鄭君東匯者爲南江之注。蓋從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二句經文中看出。按導漢篇曰。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是言東匯者爲北江也。導江篇曰。至于東陵。東也。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是言東也者爲中江也。鄭君讀此二經。觸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有通藝錄禹貢三江廿三會於心曰。而豈但已哉。當江水迤東時。豫章之水。恰從彭蠡北入于江。遂同江水。亦與漢水匯澤處相會。豈不亦東也。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也哉。故覈定此處。補出南江。曰東也者爲南江也。吾故曰鄭君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乃三江既入下之注。與東也者爲南江之注。同一鼻孔出氣也。

鄭注三江分於彭蠡於字解

所謂解字者。非徒認取字面識其實義而已。蓋將聯屬數字以成文理。而所以得成文理者。必有一二虛字。空運於其間。以傳其神。使人涵泳其文。卽得其指趣。此之謂天籟。自人讀之。至易至簡。說之無異詞者。以其空運之字。如生鐵鑄成者也。於往也。依也。實義也。而其相於之處。於彼乎。於此乎。消息其分際。而了然於心。庶無豪釐千里之繆。如此於字。上接分字。下連彭蠡字。合而讀之。曰分於彭蠡。苟一再涵泳之。使實義徹到中邊。而虛神自無不躍露於語言之外矣。經文三江既入。卽接彭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四

蠡既緒下。則求三江三孔。必於彭蠡無疑矣。蠡與螺同。蚌屬。旋螺也。文子聖人法蠡蚌以閉戶。匯澤之旋紋似之。故名所匯之澤曰彭蠡。彭之爲言盛大也。彭蠡之澤。不同於他澤。禹專用力於此。匯之而成。故經曰匯澤爲彭蠡。言禹使回旋之而爲此彭蠡之形也。他如太湖洞庭湖之澤。皆不如此之匯而成焉者也。三江者。一曰北江。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至此。全力以匯彭蠡。則漢水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變其在荆之漢名。而爲揚州之北江矣。是揚州北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中江。導江曰東也北

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此。倚於北之漢水所匯彭蠡處。則江水亦盡入彭蠡中。既入而又東出之。於是在荆之江名。不得不增一字而爲揚州之中江矣。是揚州中江一孔。乃分於彭蠡而爲之者也。一曰南江。南江者。未經禹所導。然有豫章水出彭蠡以入江而又東出之。以與分於彭蠡之中江北江並列而三焉。中有北。必有南以配之。是揚州南江一孔。又豈非分於彭蠡而爲之者哉。三孔猶言三股。言此一江中有三股水分於彭蠡中而出者也。此鄭君於揚州三江既入之文。所以標三江之名。而特書以注之曰。分於彭蠡爲三孔。又特書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五

以補注南江曰。東迤者爲南江。言江東迤時。非獨爲中江而又爲南江也。經文如彼。鄭注如此。合而觀之。然後知江漢二水。朝宗於荊州。其功力之顯於彭蠡者何其盛也。而揚州之三江。則萌芽於彭蠡而經始於彭蠡者。不亦明辨哲也哉。若班氏所志之三江。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在彭蠡之下。東行滔滔徑去。不計其道里之遙遠。不分於彭蠡者也。故其南江。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南江與豫章水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如是。其中江。志於蕪湖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是中江與大江東迤北會匯時。卽名

中江者。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不分於彭蠡也。又如是其北江。志於毗陵下。曰季札所居江在北東入海。是北江與漢水匯澤時。卽名北江者。乃至遙遙隔絕彭蠡千百餘里。豈惟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云爾哉。然則班氏之三江。絕不分於彭蠡。而今人誤以爲班志與鄭君之注。同何必鄭君復起。始不首肯。鄭君之注。明明言分於彭蠡。而欲以班志之必不分於彭蠡者。合而同之。豈其然乎。瑤田有依經說義而已。不敢冒言鄭學之名。然鄭君精義。微有所窺。試爲疏通而證明之。抑不自知其是焉否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六

東池北會于匯字解

東池北會于匯。即匯澤爲彭蠡之匯。會于匯。猶言會于漢也。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匯者。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而匯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之一處。易漢之名而曰匯者。以其所能而名之。蓋古人命名。惟變所適類如此。如導漾東流。則名爲漢。漢匯彭蠡下。則名爲北江。皆是物也。經曰東池北會于匯者。言匯澤之漢水在江之北也。文從字順。然後知舍是從而爲之辭者非也。鄭注云東池者爲南江。南江未經禹導。故禹貢無文。使嘗導之。必書一條曰導豫章水。至於彭蠡。北入于江。東池北會于匯。東爲南江入于海。由鄭君之注而付度之。當如是也。經云東池者爲中江。鄭君補義曰東池者爲南江。然則經云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鄭君補義之意。自必曰東池北會于匯。東爲南江也。惟認清會于匯。匯字爲指匯澤之漢水言。則會匯之義明。而池北會于匯之義益明。池北之義明。則東池者爲南江之注義無不明矣。何也。數義俱明。然後知未東池時。無南江之名。亦無中江北江之名。更安得有三江之名。然後知三江之名。分於彭蠡而有。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七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八

彭蠡既分而下。欲不名之曰三江而不可得。此揚州之域。所以起於彭蠡。而三江所以爲揚州之所專者也。

論鄭注補南江必於東地者句之義

南江未經神禹條原。故經文無頓放處。余已詳言之矣。經文不見。鄭君作注。必須補出。所謂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作傳者之體裁。即作注者之義例。余通觀禹貢。可補南江者三處。其一在三江既入句。蓋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乃名三江。此處補出。則三江字不落空矣。然必先詳叙北江如何。中江如何。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之曰三江既入者為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為北江句。蓋北與南相配。無南江。安得有北江。此處補出。則北江不落空矣。然經已見中江。則叙北江。不能不叙中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九

言中言北。剔出南江。正須辭費。若渾言東為北江者為南江。此不辭也。其一在東為中江句。蓋北江在中江北。則南江必在中江南。此處補出。則禹貢中江之名。含意未申。弦外響。味外味。於斯盡露矣。然東為中江。在會于匯下。此時南江已入江中。與中江各占一分矣。若曰東為中江者為南江。夫中江安得復為南江哉。其為不辭。殆有甚焉。惟岷江東地時。恰逢南江從彭蠡入江而來。會當此之時。不先不後。是一是中江去此而得名。南江却從此而出現。曰東地者為南江。信乎南江實東地者為之也。抑鄭君之注三江也。曰三江分於彭蠡為三

孔東入海。此言正須善會。不曰於彭蠡下分三江為三孔。而曰三江分於彭蠡者。言三江之名。於彭蠡中始分出也。若未至彭蠡時。除南江未見不在算。而江無所謂中。漢無所謂北。先時者疎。非鄭君之注例也。若已過彭蠡。乃分三江。則必曰彭蠡下行若干里。後時者需。亦非鄭君注例也。惟曰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猶言三江分於彭蠡為中江南江北江。乃與東地者為南江句。共一鼻孔出氣。呼吸相通。豪髮無憾矣。然後知鄭君之注南江。與其注三江也。獨不引地理志以證明之者。實有見於地理志之三江。非指謂禹貢之三江。具一隻眼以觀書者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廿九

論導江篇東迤北北字即指謂漢水之義

東迤北會于匯。匯即導漢匯澤之匯。北即指謂漢水也。漢水南入于江。又東焉。雖匯澤而迴旋前行。依然由江之北岸。故謂江之迤漢爲迤北也。江水東迤。迤訓邪行。亦訓邪倚。江水倚於漢。與其所匯彭蠡之處而相會焉。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也。導漢導江二篇對偶之文。試合觀而並讀之。覺江漢交錯互資。於彭蠡之中。情狀畢露。不須辭費。自見了義。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言漢水之勁。力足敵江。而匯澤爲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即爲北江也。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言江水至是。會漢所匯之彭蠡。故分於彭蠡而東之。即爲中江也。漢跨江而匯澤。江倚漢而會匯。經言二水相爲伯仲。先分後合。既合復分。一爲北江。一爲中江。以入于海。將經文字咀句噍而讀之。義自見矣。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北字一

論禹治南條水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之義

禹治南條水。止江漢二水耳。而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禹隨山刊木以奠大川。而至於此。見江右一片地。周遭數百里。洪水汎濫。連接江漢。過此但以一江爲咽喉。納者多而吞者少。然吞者雖少。而納者以多迫之。上流之來者迅急。則下流不得不滿而溢矣。夫上流不由地中行。而欲下流之由地中行。豈可得哉。神禹於此。攬其大勢。計惟有使其上流所謂周遭數百里者。匯爲大澤。豬而容之。以殺其來多之勢。吾豈不知其致力於此。果何如也。然伏讀導漢篇曰。東匯澤爲彭蠡。意神禹於此。必非袖手而觀之。蓋有匯之之法矣。考工記匠人之職。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勾於矩。夫勾於矩以爲淵。是即匯澤之法也。按江水至此。東行者轉而東北行。是其體本有勾勢。上流之來。必觸其勾勢之內。吾意神禹必多方盡力於此也。故經文曰東匯澤爲彭蠡。是匯澤者禹匯之。而爲彭蠡者禹爲之也。吾豈不知其致力於此者果何如也。要之必用爲淵之法。使之自濬自深。以成其爲數百里之大澤也。故經文曰彭蠡既豬。必其先未曾匯澤。水不能豬。故汎濫爲患。而下流不能奏入海之績。自禹導漢水。使匯澤爲彭蠡。又導江水。使迤漢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治南條一

會于匯而彭蠡之上流自亦由所匯入江與中江北江並行而爲南江以成三江莫不由地中行而入于海矣故曰禹導江漢其要害在匯澤爲彭蠡也不此之務而昧於爲淵之法續用弗成良有以也禹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今河間俗呼無山府禹見其地廣莫無山可疏之爲九河以殺河勢使之安瀾入海與匯澤爲彭蠡以容江漢之汎濫同一萬世永賴之成規也九河之舉人皆惜之而匯澤之功人無稱之者何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世三
治南條二

論禹匯漢水爲彭蠡澤以治揚州三江之理

彭蠡下一江總束爲三江之咽喉上流三水皆非常之原咽喉以狹小之地而納紛沓錯來之水然納處雖小而不能減來水之多此禹未治三江之先揚州至海千有餘里之水所以汎濫懷襄人不得平土而居之而震澤之爲南國患者亦因江水溢而侵之相助爲虐益恣其震蕩而不能定矣禹隨刊至此綜攬南方大勢江漢之水最大至於荆揚之交又加以南來北入於江之水錯出並行而咽喉之小則以江體兩岸皆危礧鉅石坐崖束之非可疏之使廣而濬之使深者也惟有上流南望一片壤地數百餘里渾無際涯亦皆爲洪水所漫然苟匯之爲大澤則足以豬不可限量之水而諸非常之原迸至而爲咽喉害者亦可仰而納之以分殺其勢漢水之從北來而入於江也本有向南之情而南岸恰有數百里之壤地以當其衝匯爲大澤惟漢水足以任之禹乃相其形勢立厥章程起而匯之而爲治南方水之第一功也匯之奈何其一在驅除其汎濫之水使之不瀾漫宜用行奠水法也考工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也其一在收攝其汎濫之水使之有所容宜用爲淵法也考工匠人職曰欲爲淵則句於矩是也二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世四
治南條二

法雖傳於周世。然恐皆大禹之遺軌。磬折參伍。人巧極也。水性就下。神明其法。行之雖難。然其勢猶易。句於矩。天工錯也。以水治水。小用之。其效當可立睹。而匯澤爲彭蠡。其理其物。至大至博。卽能遵守其法。而會通其義。恐戛戛乎其難之也。是故非禹不能造此法。非禹不能用此法。非禹不能用漢水以匯澤。非禹不能匯漢水爲彭蠡。三江之能疏通其咽喉。而使之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厥功大矣。其法良哉。禹治水之神也。在知漢水之能匯澤爲彭蠡。在能令漢水匯澤爲彭蠡而已矣。蓋匯漢水爲彭蠡。則漢水大半歸彭蠡矣。其又東而爲北江。豈多也哉。江水會于匯。亦必以其半歸於彭蠡。其又東而爲中江。當亦不能過多矣。至於南江之從彭蠡出也。寔宅於彭蠡者多。而出而入江。又東焉以爲南江者。度亦與北江等耳。信乎匯澤爲彭蠡。爲治三江之第一功也。故禹貢叙揚州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彭蠡能豬。而後三江可入。至於陽鳥之居。震澤之定。通觀厥成。不勞而坐享之可也。夫水何治。在治澤。澤何治。在治之能容汎濫之水。而使天下之川。皆由地中行。以入於海。而人皆得平土而居之已耳。然有成之澤。有人爲之澤。夫成之澤。震澤是也。人爲之澤。禹

通鑑錄

禹貢三江世五

匯漢水爲彭蠡是也。使前之人。能知漢水可匯澤爲彭蠡也。夫寧有九載績用弗成者哉。甚矣禹之神也。

通鑑錄

禹貢三江世六

論以大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其誤始於酈氏注三江之說。據禹貢經文。漢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通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所以名之曰北江中江者。禹見豫章水亦從彭蠡入江而又東之。故坐以南江之名。然後先呼漢爲北江。先呼江爲中江以待之。合北中南而爲三。故禹於揚州彭蠡既豬之文。而繼之以三江既入。是北中南之名。禹之所命。而三江之名。亦禹之所定者也。班氏明知北中二字。原藏有南字。而紐於漢江豫章三水會彭蠡後。已竝爲一江。於是疑不能明。不敢別白。一江水中有所謂北江中江者。故其志大江也。於蜀郡蒲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卷七

氏道下。曰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七郡者蜀郡南郡江夏九江豫章丹陽會稽也。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全不涉北江中江字。其志分江水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亦全不涉南江字。蓋班氏於大江分江。專志其兩水分行。過郡道里入海之處而已。不計其爲北江南江之目。然余因據班氏說以考水經。水經亦無北江南江之目。然後知水經之紀大江分江。殆與班志同也。按水經曰。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第二個其一互讀在東北流下。酈氏已不能是。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卷八

正平阮中丞浙江圖考。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水經之文。與班氏志。酈氏道之江水。石城之分江水。通一無二。無南江之名。亦無北江之名也。余按言岷江者。以經流出岷山東入海。配石城分江水。行至餘姚入海。分兩派相對言之。止二家。一爲班氏地理志。一爲水經。然皆不牽連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可見硬以分江水爲南江者。先秦兩漢之人。無是說也。班志之有三江名也。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據周禮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職方氏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故班志山陰縣下。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吳縣下。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藪。觀其言揚州山揚州藪者。皆與職方氏合。則知其所謂揚州川者。乃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也。故職方氏之九州。與禹貢異。以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青雍。又分冀州地。別置幽州并州。故禹貢無幽州。而班志兩見幽州。寢無并州。而班志兩見并州。川。又見并州山。并州藪。并州浸。是又班氏全據職方氏以志揚州其川三江之旁證也。蓋班志以職方氏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分作兩事。故其立說兩不相蒙也。

鄭氏之注水經也。於水經大江分江之文錯石處。未經詳覈而更正之。於班志之同於水經者。亦未之深考。至班氏之言職方之三江。不與大江分江同者。鄭氏非不肄業及之。而卒不求甚解。遂乃於水經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為大江之大江字。竟以為北江而注之。曰經書在北則可。余按趙一清錄本作大江。其所据者。必流傳善本也。豈鄭氏時所見本。已有作北字者耶。今刊本盡作北江。蓋依鄭氏本也。然余据水經分江水不作南江。斷其過毗陵北者。必是為大江。必非為北江也。今鄭氏既以大江為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為南江。故引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地理志而又改之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按地理志。石城下言分江水首受江。一事也。於吳下言南江在南。又一事也。分江水之與南江。全不相涉。今乃因誤認大江為北江。遂拉扯分江水為南江。而謂江水入合石城之大溪。溪首受江。逕其縣城東。又北入南江。於是歷叙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注于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吳安溪。旋溪水注之。又北合東溪水。又北左合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于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按此太湖之西

口上受南江者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方員五百里。東則松江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逕十七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按此太湖之東口。出為松江。從此又奇分為三者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入小湖為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按虞氏揚都賦注。太湖東注為松江。下有分水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谷水自湖東南行。當虞氏所謂東江與。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瑤田按鄭注引地理志而增成其說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然考班志。但言吳縣南江在南。未嘗言自石城至吳南盡為南江。而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鄭注据之為說。則謂江水自石城入貴口。又謂合大谿水。其水亦先受江水。又入南江者。然則石城首受江有兩口。一為貴口。即南江。一為大谿口。又入南江者也。据此。則南江之來。遠在具區之西。東流若干道里。乃始入於具區。行盡具區而又東焉。始逕吳縣之南。與班志但言南江在吳縣南者不合。乃鄭注必增成班志云爾者。其意以為大江。既為北江。則南江豈能逃乎分江水之外哉。然余涵泳班志。並不以分江水為南江。水經又不以為南江。不知鄭氏何所證據。於首受江下。大書南江。且再三書之。又重疊書之。至注於具區之後。而曰東則

松江出焉。夫松江近於吳縣者也。則班志所謂南江在吳南者。恰可相接。故鄭氏以分江水增成班義如此。然班氏志於石城。固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與水經分江入海者正同。絕不牽連東注具區東則松江出焉。所以鄭氏於此。欲求其說而不能爲之辭。乃曰松江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而於水經餘姚入海下。則曰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又逕官倉。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

通藝錄

禹貢三江圖
漢始五

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於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此又似不以注具區出松江以入海者終南江之說。而以南江枝分者畢之。蓋亦胸無定見。故於篇末結之曰。東南地卑。故川舊漬。難以取悉。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然則鄭氏於此注。亦莫須有之辭。要之班志水經。不以分江水爲南江。他書絕無確證。卽言三江。如職方氏越國諸太抵皆在會稽郡近海之地。雖不合禹貢。猶是人三爲衆之論。鄭氏辨空以分江水爲南江注水經。一正流。一枝流。正則由具區松江入海。似應吳縣南江在南之文。枝則由餘姚入海。又似應分江水首受

江之文。其突也。無所折衷。後人烏從下斷語耶。余考班書之志岷江。止大江分江二派。若以大江爲北江。分江爲南江。中江又安在乎。細檢班書。並無明文。其志於蕪湖下也。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亦不言蕪湖。又有分江水首受江者也。今鄭氏既附會毗陵之江在北。謂指大江爲北江。附會吳之南江。謂指分江水爲南江。勢不得不附會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爲禹貢之中江。不知班書明明以蕪湖中江配吳之南江。毗陵之北江。三見揚州川。以全職方氏之其川三江。今復又以蕪湖中江。上配浦氏道之岷江。石城之分江。既不分

通藝錄

禹貢三江圖
漢始六

於彭蠡。又不於浦氏道。石城兩縣中。畧見其以南北配中江之指。鵠突樹義。不亦偵乎。瑤田按班氏不以大江爲北江。不以分江水爲南江。其智加於鄭氏一等。惟檢其志江水。絕不及中江。豈其轉喉觸諱。亦由其於禹貢經文。曾未字過以讀之也。

再論酈注南江之非及不見中江之窮於辭

余涵泳水經經文而知其言石城分江水也其原本蓋曰從阮中丞是正本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

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据此則大江分江兩股最爲明辨而酈氏所見本轉寫譌互則曰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大江分江並係於第二个其一下而又譌大江字爲北江酈氏不能是正乃強作解事以注之曰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也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

通鑑錄

禹貢三江考

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酈氏此注認作轉寫譌本爲正本將兩股合爲一流自然疑不能明矣然不能逸去此條而不爲之注也於是又引地理志稍爲增成其辭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意蓋以大江爲北江不得不以分江爲南江因疑班氏志分江水於石城與其志南江在南者爲一水相貫遂組合二志爲一事而坐實南江於石城分江水中自信不疑而注之及至長瀆歷湖口而謂南江注於具區於是縱言具區侈陳衆說而注之曰

東則松江出焉自此以下不言南江乃曰松江自湖東

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言范蠡出三江口入五湖中而斷之曰此亦別爲三江五湖不與職方同又引揚都賦注松江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又斷之曰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又引吳記言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而出之曰谷水逕由拳縣故城嘉興縣城鹽官縣故城出爲澈浦以通巨海然其所謂南江者於茲亦不終其說焉及其復注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也則曰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故卽

通鑑錄

禹貢三江考

引郭景純之言三江曰岷江松江浙江而斷之曰浙江不與岷江同然當時作者述誌則又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也按又爲江接南江枝分言於是終作者述誌之言而注之曰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赭山南官倉餘姚縣故城南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酈氏雖如此說然不過據所見所傳聞奈以臆見以終三江之義而究無定論故結之曰東南地卑清湖泛決觸地成

川。粗依縣地所纏。未必一得其實。余於酈注紛沓糾纏。悉心別白。而知其胸無定見。故於具區出湖入海處。一則曰別爲三江五湖。再則曰非禹貢之三江。於南江枝分至浙江浦陽同會歸海處。又曰非班固所謂南江。雖其所定之北江南江。自以爲豁然確斯。然有北有南。必有中江。亦當直下注。卿明白指出以曉人。乃滔滔數千言。反復疏證。絕無一語及中江者。蓋其說未嘗非藍本班志。故其定岷江爲北江也。實暗指毗陵江在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皆爲北江。其定分江爲南江也。實暗指吳縣南江在南一語。遂妄意其上流至首受江處皆爲南江。而不得不逞其胸臆以增成之。至於中江。自亦妄意蕪湖中江出西南者。暗指以定之。然其所謂南江者。實於班志未得其審。則其所暗指者。昧昧思之。尚在若滅若沒中。而更欲多方摭摭以說中江。吾知其難矣。

瑤田校昔人無以分江水爲南江。故岷江不能爲北江奪取。後世言三江者。不肯捨去分江水之南江。是以岷江爲北江久假而不歸也。此獄不難片言折之。據定班記水經二家。所錄分江水無南江之名。以問酈氏。酈氏寧復得作聲耶。雖然。此獄卽不折。禹貢經文。固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

論匯澤爲治水一大法

治水貴於洩也。而尤貴於豬。匯澤者。豬水之法也。江自彭蠡以下。入揚州之域。何以謂之三江也。曰。以一江而納上流江之水。漢之水。豫章之水。三水會而併爲一江。故謂之三江也。然則彭蠡未豬。而三江之水。何以遂不能入海也。曰。水之納也太多。而咽喉太小。無他處足以分而容之。故壅塞汎濫。其水不能由地中行。以入於海也。蓋以三江上流。其水之分數而言之。江水自得其十分。漢水得其十分。豫章之水。又得其十分。合之爲三十分。江自彭蠡以下。僅以十分之地。而受三十分之水。欲其不滿而溢也。得乎。禹之隨山刊木而至此也。放眼而觀其水勢。見漢水之南入於江。洶涌澎湃。冒過江水而上之。然前路壅塞。不能直行。遂橫冒而南。汎濫焉而無所止。而江水反潛行於漢水之下。然已先於其前路而壅塞之。亦不得不橫冒而南。與漢水同其汎濫而無所止也。然而不但已也。江與漢橫冒而南。而南來之豫章諸水。又將橫冒而北。而前路之壅塞者。愈益怒號噴裂。逼迫而不可通。禹於是一眼看定。北水冒南者。勢不能反。而南水冒北者。終不能通。幸有江之南岸數百里之一片地。足以匯爲大澤。以豬此三十分太多無地可容。

之水。夫然後減其太多。而其少者乃可納而吞之。由地中行。三江可以入海矣。其匯之奈何。禹所目驗者。漢水之力最大。能冒過江水而上之。又能橫冒而南。則匯之法。非藉漢水之力不能爲也。吾涵泳經文。而知非漢水不能匯。亦涵泳經文。而知匯之實由於人爲。亦實由於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何也。匯之法。在考工記。匠人職。欲爲淵。則句于矩。是匯澤之法也。然匯數尺之淵。人皆能之。卽匯數丈數十丈之淵。亦猶優爲之也。今乃欲匯數百里之大澤。而爲彭蠡也。夫豈易言哉。故曰。必由神禹之人爲。而非他人所能爲者也。今日

通鑑錄

禹貢三江考

者。想其匯澤之後。則漢水之十分。可分其五六分以容於彭蠡。江水之十分。可分其四五分以容於彭蠡。豫章水之十分。其容於彭蠡而不出者。亦當六七分也。綜計江漢豫章三十分之水。其因神禹之匯澤而容而豬之於彭蠡中者。已殺去其大半。是三水之洪濤瀾汗而東者。不及三十分之半也。三江咽喉雖小。豈十有餘分之水。而猶壅塞難吞。不能由地中行而奏入海之績哉。故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自然之效也。三江入海。而震澤因之底定。順而撫之。何難之有哉。吾故曰。南條治江漢之水。匯澤之功。其犖犖大者也。

論疏河爲治水一大法

若夫洪水之難治也。苦無洩之之法耳。疏九河者。洩水之法也。河出積石爲中國河。禹導之。自龍門鑿山穿地。由北而南。又東之。又北之。至于大陸。雖以大澤不足以容之。而殺其噴怒之勢。禹導河至此。見今河間一片大地。四望無山。今俗號其府曰無山府。是可以分散其水勢。使壅塞者有共徑路。豈惟是參之伍之而已也。疏之爲九條。一河不能吞者。寧九河而猶不能暢流以入於海哉。然則禹之治水。在能擇其地也。於漢水入江之後。而得江右數百里之地。以匯漢水成大澤。而爲彭蠡。蠡旋渦也。回旋其水。使匯之。而自潯自澱。狀如蠡。彭彭然大。故象形名之。嗚呼。可謂難矣。而其治河也。至於大陸。又得千有餘里無山之地。以疏爲九河。其形胡蘇然。謂其如木之枝疏四出也。於是名其中一河曰胡蘇。蓋象形惟肖也。於斯時也。命徒興役。衆皆大驚。因名第一河曰徒駭。吁。可駭也。非禹其孰能任之。此洩水法之大用者也。考工記有之。匠人職曰。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言洩水之必有其道也。雖然。徵禹其孰能任之。

通鑑錄

禹貢三江考

論治水以豬水爲洩水地

治水所以除水害也。除水害主於洩。而易爲其必欲豬之也。嘗試論之。豬彭蠡爲三江入海地也。彭蠡不豬。則江漢爭流。欲其由地中行也得乎。江漢之行。不由地中。欲三江之入海也得乎。是使三江之水終無洩日。彭蠡不豬之故也。故曰豬水爲洩水地也。然而疏九河。專以洩水也。吾謂其有豬之義存焉。不豬不洩。不止不流。嘗試言之。禹之盡力於溝洫也。治水之功告成。而爲善後策也。向使不盡力於溝洫。則九川雖已滌原。九澤雖云既陂。已往之水害除。而水害之層生叠起。安知其不復

通藝錄

禹貢三江九

汎濫於中國。而爲下民昏墊之天下也。其盡力溝洫也奈何。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畎。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洫注於遂。遂注於溝。溝注於澮。澮注於漕。漕注於川。遞注之。而必遞倍其廣與深。以注之。所以使溝洫之水速洩焉。以歸於川。其涸可立待。其爲害於壅畝之水。可立除也。使受注之廣深與來注之廣深同。則前來者未行。後來者踵至。因而重之。水必冒於溝洫之上。欲其洩也得乎。今受注之爲廣爲深。並倍於其來注之地。是洫之寬兮綽兮。非溝之淺淺者

所可比也。洫有豬溝水之量。乃可展其洩溝水之能。故曰豬爲洩之地也。嗚呼。溝洫之制不壞。九河不塞。豬洩互用。水至卽行。萬世無水害可也。問者曰。九河之疏主於洩。而謂豬之義存焉者。可得聞與。曰。善哉問乎。一河之不能洩也。是水有餘。無豬之地也。今分爲九。則以九河分而豬一河之水。水得所豬。而無壅而不行之患。其爲洩也。不愈疾哉。嗚呼。讀禹貢者。能師其意而知其解焉。然後旁行其地。相及其形勢。以希冀夫安瀾之效。庶其旦暮遇之矣乎。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十

全氏謝山經史問答論三江諸說辨

瑤田著禹貢三江考諸篇駁辨後世言三江必分三條水之誤。今全氏臚列三江異說一一取而論之頗多斷制然卒未嘗涵泳經文灼知三江止一江之的解若不明辨恐析疑轉益增疑矣。全氏又謂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瑤田謂江不得以河北河之徙也。歷代可紀江未聞其徙烏可與河同日而語哉。

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

全氏一

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於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

按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說是也乃謂其道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據其說

是彭蠡止一澤下乃分三條水行至震澤合爲一澤又

分一澤爲三而入海全與經文大異孔爲僞傳不足憑也。宜全氏指而駁之然全氏亦主三江必有三條水故言江至彭蠡未嘗分一爲三其意仍是要尋出彭蠡下三條水來以實三江之目。究未明經文之旨也。全氏又謂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據以駁孔傳江分爲三入震澤之說原屬確論然因此遂謂洪荒世江湖絕不相通則不然。江湖之不通也水土平江水由地中行而湖水不來侵也。若懷山襄陵山陵且不能隔截而況於隄岸乎。故當彭蠡未緒之先江水南連於湖湖水北連於江相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

全氏一

助爲虐此三江所以未入而震澤所以未定也。自禹匯澤之功告成則江漢之水半豬於彭蠡而豫章水之自彭蠡出者亦納於澤者多而出於澤者少夫然後咽喉之地不致壅塞三江皆由地中行以入海而震澤亦可得而定也。於斯時也江湖自然不通安得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松江爲三江之一浙江爲三江之一。如全氏篇末之所折衷以郭景純之說爲不可易也。看書須具隻眼謂其下觀千古而又能上觀千古拘于墟而篤于時夏蟲安可與之語冰哉。

全氏曰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

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理志之說尤非也。

通纂錄

禹貢三江五

按班氏志於吳縣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毗陵縣下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志於蕪湖縣下曰中江出西南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蓋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而釋之也。若夫出崑山之江。則見於滄氏道下。言其東南至江都入海。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指謂禹貢之北江。而大江之分江水。則見於石城下。言其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行千二百里。不指謂禹貢之南江也。其不指謂南江者。嫌於將以配大江爲北江。其不配大江爲北江者。嫌於與岷山導江東爲中

江之文相背也。班氏雖於禹貢經文空運筆妙。未能理順冰釋。而闕疑慎言。頗無差謬。全氏駁之。所隔不止一壁。至於司馬彪之郡國志。毗陵縣下曰北江在北。蕪湖縣下曰中江在西。蓋襲地理志之文。而吳縣下獨不曰南江在南。吾涵泳其文而細繹其旨。豈不以導漢經文曰東爲北江。導江經文曰東爲中江。獨無南江見於經文。故其所襲地理志之中江北江。不以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也。直以爲此即經文之中江北江。經文既無南江。吾奚必爲之添足而續尾哉。故不襲其南江者。非逸之也。見以爲經文無南江。故甚而削之。嗚呼。徒襲地理志之文。而乖地理志之實。其能免於好知不好學之蔽乎。然則班氏司馬氏兩志。直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而全氏以爲馬因於班是蔽之中。又加蔽焉。良由不涵泳經文。並不涵泳兩志之文。鵲突讀之。鵲突解之。故也。

通纂錄

禹貢三江五

全氏曰。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於中江關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

與陽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
肅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
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鄭元
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
水經之說又非也

按水經曰汚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
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過會稽餘姚
縣東入于海與班志江水出嶧山東南至江都入海分
江水於石城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者相合江無北江
之名嫌於與經文東爲中江相戾分江水無南江之名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
全氏五

嫌於以南配北坐大江爲北江也而鄭氏所見之水經
則謂大江爲北江鄭氏遂據北江而注之引劉繇墓論
乎江而曰江卽北江也坐實大江爲北江漢信不疑蓋
始於鄭氏夫既以江爲北江則必以分江水爲南江故
改班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此文見
於鄭注蓋誤讀班志而擅改之班志尚在可覆按也今
全氏之述水經江至石城分爲二者乃謂其一卽經文
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云其於中江
關焉此皆撮舉鄭注之義謬以附會水經而不知水經
原文與班志本相合鄭注以分江水爲南江一一叙而

說之其究也乃謂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
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嗚呼班
固何嘗謂分江水爲南江蓋自鄭氏之誤解南北江而
三江之說不可問也余別有文論鄭氏誤解南北江詳
說之

全氏曰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
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
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
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
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
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
峯之所難不可謂其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五
全氏六

按全氏以合爲一江仍不可以言三江是主三江爲三
條水故引括地志三江會彭蠡合爲一江之說以駁辨
之又引眉山別味之說以爲本不足以輔鄭氏左合右
會之指實則駁鄭氏之說爲非也東坡心知三江止一
水而無解於三江之名於是生出別味之說以曲全之
原不可通由其主三江爲一江者本非有十分之見故
不免授後人以笑柄也

全氏曰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

名爲南江。至潯陽分爲九道。東會於彭蠡。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

按荊州記分岷江爲三段。以爲三江。無論其說不可通。而與揚州三江全不交涉。全氏駁之。則謂其仍一江而非三江。與其所主三條水者不相合。至謂其與孔鄭之通塞錄禹貢三江五說不相遠。則大不然也。

全氏曰。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

按全氏意謂三江有三條水。而一水或分或合之說。總不足以當三江。故以賈氏爲非。余則以爲三江止一江。賈氏乃曰江入彭蠡復分爲三者。大有語病。故亦以賈疏爲非。然則余之所以非賈疏者。與全氏大異也。

全氏曰。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

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嶮山中江所出。嶮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於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況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

按求禹貢三江於汶山郡。大謬。與揚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全氏以山海經安足解尚書駁之。極是。然於經文三江。全氏終未涵泳之。而得其解也。

全氏曰。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蠟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是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圖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

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吳松支港。近在一華。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揚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考。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

按張守節三江之說。本庾杲之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全氏謂卽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是也。而謂與水經所云奇分者。奇分之說見鄧注。水經無此文也。守節專主其說。而薛氏朱氏蔡氏皆以爲然。全氏則據諸書云三江口不以爲三江。況東婁爲

通鑑錄

禹貢三江五九

吳松支港。今又無考。三江仍屬一江。瑤田以爲卽實有三江。乃孤懸於揚州入海一隅之地。安可以冒揚州經始彭蠡歸宿入海之三江哉。全氏主三江有三水。故於此說曉曉辨之。余觀班氏所志。顯示以與禹貢經文判爲兩事。直可置之勿論者也。又按鄧注辨揚都賦注之三江非禹貢三江。雖其言若滅若沒。然亦可以從此得聞。余因細繹班志。迴環雒誦。乃知班氏以大江分江爲岷江之兩股。故於蜀郡蒲氏道下。曰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言岷江之正流也。於丹陽郡石城下。曰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言岷江之分流也。又

知班氏以南江北江中江爲職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因復涵泳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所謂三江五湖者。是班志之說。又按越伐吳。戰於五湖。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尙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區。方員五百里。然則五湖在太伯所邑之西南。江環於太伯所邑之南。北江環於季札所居之北。而中江亦在其所環之間。是范蠡子胥之言。與班志通一無二。與職方亦通一無二。而卒無與於禹貢揚州經文所謂三江既入者。經文之三江。承上彭蠡既豬而言。而

通鑑錄

禹貢三江六十

根於導漢篇之北江導江篇之中江。其三江直接彭蠡以命名。不得移其名於吳與陽羨毗陵將入海處。惟鄭君之注三江既入也。曰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與其所補注南江也。曰東進者爲南江。二條最爲諦當。則班氏不可謂非心知其意。然不能爲經文條舉其辭。指出三江全歸於揚州地。而以與荊州平分大界也。水經之言分江。與班志之言分江。說將母同。但說江之正流。分不涉南江一字。至於鄧注。未察水經之旨。而認南江於分江水中。及其歸宿處。則曰南江東注於具區。東則松江出焉。直與班志南江在吳縣南紐成一事。此余之

所未能解者也。余因檢鄭注而求其所以說南江之旨。蓋於石城之分江水。又分爲二。其一。自首受江卽南江。至長濱歷湖口。注具區出松江。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自湖東北流。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嘉興鹽官等縣。出爲激浦。以通巨海。尋其語意。見吳國南字。與其所引地理志相應。又與其歷叙之南江相接。始以此爲班固之南江。與其一。則南江校分。似自長濱分出。歷烏程合浙江至餘姚入海。是注水經正文。然鄭氏乃謂非班固所謂南江。至其結處。則又曰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且引國語子胥之言。吳越之國。三江環之。夫南江在三江中。三江不得無南江。而鄭氏語涉兩岐。安能別白以定一尊耶。瑤田之意。專主禹貢經文。虞夏之書。夫子之所刪定。簡無脫爛。句無譌互。文從字順。信而有徵。至於秦漢以後。言人人殊。勿復聽榮若夫鄭氏之說。注水經也。宗班志也。乃於班志水經。觸處顛顛。胡可據之以難禹貢經文哉。

全氏曰。虞氏志林。謂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既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

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

按志林謂松江到彭蠡。顛倒無理。然全氏斥爲紕繆。據松江爲三江之一。三江不與中北江相涉。獨非紕繆乎。全氏曰。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子胥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蜺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蜺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既失記張氏原注。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

按黃氏日抄。力主庾張。本不足辨。況又譌誤耶。

全氏曰。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

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突之。別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按金仁山求經文三江於太湖之下。本不足憑。而於庾氏之外。謂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卽使實有其地。可舉其名。亦斷非經文之三江。而全氏嘵嘵駁之。豈非辭費。

全氏曰。若韋曜則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舉彭蠡。於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

又東逕始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錢塘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

按章曜以吳松浙江浦陽爲三江。而不數大江。將導漢導江兩條經文。盡行抹煞。乃狂悖之尤者。奚足聽榮耶。全氏曰。或且祖吳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

按或說尤爲面牆虛造之野言。不直一笑者也。

全氏曰。惟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章曜之言。蓋自揚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全氏十三

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傳有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

相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庚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黃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章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既舉三大望。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當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渚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塢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跡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既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全氏十四

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尚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不得專屬之揚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淮惟徐。倘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於會稽。在攝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於導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按水經沔水下篇。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瑤田於此說。斷乎不憑。以與經文齟齬太甚。經文北

江。明云漢水入江匯澤。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經文中江。明云江水會匯。又東而出於彭蠡下者也。不言南江者。明明見北江中江。而以南江讓豫章水之出於彭蠡下者也。據經文。明說三江止由彭蠡一澤而出。鄭君三江之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言一江入海。實爲三水所歸。故揚州之三江。卽荊州之江漢。行至揚界。而會豫章之水。成其爲三江也。經文彰明較著。安所謂三江必有三條水也。全氏坐定三江有三水。而於諸家所指爲三條水者。又皆以爲無當於三江之目。一取而駁辨之。惟以郭氏說之見於沔水下篇注。指岷

通鑑錄

卷三十五

江吳松錢唐三處入海。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其說亦未見諦。當然瑤田專據經文爲權衡。終覺不相比附。故全氏之所折中者。我不敢知也。全氏前謂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從毗陵入海。是經文三江既入之解。乃舍之解。而主郭說。微甚焉。又按全氏謂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余涵派經文。一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一則曰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何嘗直舍大江。又何嘗遠錄湖水之支流。舍大江而錄湖水。乃庾氏松江東江婁江之說。一隅之地。何足以當一大州之川。雖取庾說而駁辨之。吾猶以爲辭費。今更取以混經文。眞

通鑑錄

卷三十六

鶴突之論也。又全氏復據其說。以決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既曰北江。而又曰中江。明是暗包南江。以成其爲三江。故以北江中江。透出三江字。卽以三江字。顯出北江中江用字之妙。今日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夫果其與三江本不相合。則是以爲經文無南江矣。如其說。吾不知經文何以捏造出北江中江名目。以誑人乎。北江中江與三江。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吾觀全氏之意。欲以經文中江還大江。必不以經文北江冒大江。此其聰明過人處。然欲全其說。計惟有以三江爲一條水。以入海。若欲分出三條水。三處入海。則經文之北江中江。不召而自來。而中江斷不能還大江。北江斷不能不冒大江。不得已。生出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以曲全之。此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故全氏折中之論。主郭景純三江之說。余之不憑。必以爲一人之私言。而謂人能憑之。我不敢知矣。至其言主郭氏之說曰。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欲盡合諸家捕風捉影之說。舉而歸之於三江中。絕不顧經文導漢導江。與揚州三江。一脈貫貫。其源流不紊之妙。舍經文而說經。未有是處。全氏何爲直舍大江。云云。卽指庾氏諸說。則中江北江。與三江本不相合。乃駁辨經文。去似自立論。可謂詞不達意。

又按全氏禹貢書法之說。不足以解大江一瀆既表荆復表揚之疑。蓋淮海惟揚。揚在淮之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淮之北。海岱及淮惟徐。徐在岱之南。海岱惟青。青在岱之北。此表界之書法。每一界。必兩州共之。若据此以難夏史官失書法。是不揣本而齊末者也。況江在荆。自宜以之表荆。江在揚。又宜以之表揚。如沱潛既在梁。又在荆。故兩州並見。疑者本誤。何足致辨哉。

全氏曰。若顧寧人疑古所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

通藝錄

禹貢三江六水
全氏十七

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況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

按顧氏亦主景純之說。與全氏同。而全氏不牽合中江北江之文。顧氏則以爲中江北江南江卽三江。故全氏不以爲然也。若欲牽合。則必以大江爲北江。與經文相戾。不能全其說矣。又按顧氏以中江爲吳淞。謂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全氏駁之。言諸湖是闔廬所開。且經文中江明指大江。無容附會。然何不直據經文大加駁辨。蓋其心之神明。先爲三江必三條水所蔽。

所以主郭氏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當之。然不能不與經文中江北江相齟齬。惟有不牽合中江北江之一法。而恰有蔡傳旁通。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遂拉扯以爲左證。而不知其破綻立見。蓋一涉三條水。更不能不涉中江北江之文。事之動而多連者。勢所必至。乃自掩其耳。以爲鈴聲真不我聞也。得乎。

全氏曰。若胡觥明既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江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六水
全氏十八

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觥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於揣度之詞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引之。東匯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按胡氏謂秦漢之間。別有三江。卽指漢志諸說而言。曰秦漢別有者。其非禹貢三江可知。瑤田以爲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者。正與胡氏意同。謂其與經文不合也。全氏斥胡氏爲不考。而出於揣度之詞。全氏之斥。但据今時

水道以擬秦漢以前。又寧非揣度之詞耶。全氏因謂隋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据此。則吳松江出於太湖。不得與大江通明矣。今據郭氏說。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是禹貢三江各自入海。絕不相通。此何說耶。明爲不涉北江中江。實則不能不以北江爲大江。不能不以中江爲松江。不能不以南江爲浙江。如此說三江。趨之不可。避之不能。吾誰適從耶。嗚呼。舍禹貢經文而欲得禹貢三江之實。此所以千古聚訟而不能定一尊者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六九
全氏十九

禹貢漢水入海說

漢水之大。不讓於江。其在江中。能匯澤爲彭蠡。水力之勁。以視江。有過之無不及也。江爲四瀆之一。而瀆不數。漢者。以漢入於江。不能復出於江。而獨入於海。但能依江以朝宗於海。故屈而不得伸耳。然其力足匯澤。顯然可見。又其勢實能割江水之倚北岸而東行者。占其一分。觀禹貢之文。蓋目驗而得之。非擬議之詞也。其不能爲瀆者。分定於入江而同流。屈而難伸。固其所也。至其水之大力之勁。則有萬不可沒者。神禹之著於錄也。毅然不予以瀆之名。而屈中見伸。於字裏行間。躍露其目驗之指。使人涵泳其文而得之。北江之名。已爲特筆。中江之目。情見乎辭。使無南江。何有於北。而更何有於中哉。不見南江。文章之空運者也。點出三江。文章之宏中肆外者也。彭蠡之上。但見江漢朝宗。彭蠡之下。顯示居中控北。此揚州經文。大書三江。既入於彭蠡。既豬之下。南江入而三江成。對江漢言曰三江。未成三江。厥惟江漢。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耳。導沱潛。殷九江。所以治江漢也。豬彭蠡。定震澤。所以治江漢也。江漢治而南江來。合成三江。南江者。禹所未經導者也。然則南條之水。禹所導者江漢二水止矣。慨自秦皇焚阮以後。什

通藝錄

禹貢三江七十
漢水一

一不存。然三江之義。完善於禹貢。獨豪髮無遺憾。而後人誤認三江爲三水。東南支流。不下數百。茫茫大地。各據一隅之見。而指數之。宜其紛如亂絲。難以畫一者也。故後世三江之說。不起於後漢。焚阮之後。言人人殊。論者未遑細釋經文。掇拾謠俗沿襲之說。以爲典要。不知北江定名於導漢下。中江定名於導江下。江爲中江。漢爲北江。經文之不可易者也。今以岷江正流。全歸之北江。是指北江漢所爲者爲四瀆之一。而移中江之名於大江之外。全失爾雅釋地名四瀆之指。多見其說之支離。而實無傷於禹貢經文之萬一也。據釋地四瀆之名。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大禹所命者也。然則漢之不得爲瀆。由禹定之。而禹貢導水九條。連排入于海者五水。以漢水與四瀆並列。叙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明江漢並大。無所低昂。及讀其錫漢水以北江之名於南入于江之後。又令其附庸於江。與南江相伯仲。以全揚州三江之目。載屈載伸。如月之繼日。明照四方。人皆仰之。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而讀者瞶瞶焉何也。

述瀆

瀆之爲言獨也。獨大曰瀆。獨小亦曰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此言獨大之瀆。獨出獨歸。非他水之所能奪。故謂之瀆也。又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言獨小之瀆。瀆注之則曰澮。澮之爲言會也。會合衆瀆。遞會遞大。而至於川。故百川雖大。舉不得瀆名。而唯原泉之初出者爲瀆。故曰獨小曰瀆也。四瀆之始。亦由原泉初出。未始非獨小之瀆也。及其出山。放乎中流。如獅子獨行。不求伴侶。其他枝水入則吞之。自失其名。而是瀆也。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滔滔數千里。體大名益大。自原泉直達於海。故曰發源注海。言至注海。不失其發源獨行之名。獨大曰瀆。此之謂也。吾謂古人文章。一字不苟下。於發源二字見之矣。而獨小之瀆。山下出泉。庸非獨乎。然此一瀆也。彼又一瀆也。衆瀆注澮。名之曰澮。便失瀆名。由澮而溝而谷而谿。以至於川。遞注遞大。遞易其名。皆非獨大之義。故必其始之獨小者得專瀆名也。疏爾雅者。不知注澮曰瀆。爲獨小之義。而泥四瀆獨大者以解之。於五注字一線上溯文義。不可通。於是遷就說之。而曰山谷水有不盡注於谿者。則注於溝。自溝注於澮。自澮注於瀆。如此則

瀆爲大矣。以小加大。去順效逆。不顧文理之安。此何說也。谿在谷後。故谷水注之以注於川。溝在谷前。故溝水注谷。谷安能轉注於溝耶。若澮又在溝前。瀆更在澮前。澮注溝。溝安能轉注於澮。瀆注澮。澮安能轉注於瀆。改注溝曰澮。而曰自溝注於澮。改注澮曰瀆。而曰自澮注於瀆。吾雖欲從而爲之辭。吾將何說之辭耶。漢水之入江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似漢有與江並大之勢。然漢不得名瀆者。入江後卽失漢名。而附庸於江。特書曰東爲北江。可想見其不得名瀆之故矣。

通鑑錄

禹貢三江七

奉答阮中丞寄示浙江圖考書附及水地管見就正
浙浙二水。判然兩源。王秋告別時。已聞命矣。及讀大著浙江圖考。據漢書說文。辨證以漸爲浙之非。於是千餘年來。浙江之名。雖學士文人。不能別白。而了然於心者。一旦復還舊觀。真快事也。謹案圖考所引地理志。嶠江水分江水。漸江水。穀水。武林水。諸條。爲之尋其脈絡。辨其經流。旁入。一一詳著案語。以疏通而證明之。浙漸之爲二水。豪無遁情矣。至說文江沱。浙漸諸字。排比離合。伏讀案語云。江字下次沱。沱字下次浙。云江水者。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指嶠江也。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漸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江無涉。如此指畫。尤爲明辨。且哲更見古人義例之森嚴。瑤田於此。當竊取而申論之。以謂沱爲江之別。出江而復入於江者也。浙爲分江水之委。至其折處而後入於海者也。以其別於江而折於江。故江下次沱。沱卽次浙。以類相從也。若漸水出南蠻夷中。江水出嶠山西徼外。蜀郡在西北。丹陽郡在東南。遠不相及。宜說文漸字之次。越浙字多至四十二字。而兩不相涉也。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沔水篇云。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又引水經注漸水篇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又云浙江又東

通鑑錄

禹貢三江七

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之。又云。穀水又東入錢塘而左入浙江。伏讀案語云。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自有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莫有能詳者矣。其所云浙江。正穀水也。不知漸之非浙。既以穀水當浙江。遂莫能辨穀水矣。瑤田讀此案語。乃知酈氏誤漸爲浙。卽不得不并誤穀爲浙。不知穀水乃經流。而漸水從上來入之。今反以漸爲經流。冒以爲浙。轉謂穀水來入之。宜其不識岷江之眞浙。而冒漸以爲浙矣。有此案語。剖辨詳明。漸水安能復冒爲浙耶。又案圖考引水經注漸水篇云。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下注浙江。浙江又東逕禦兒鄉。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卷二

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伏讀案語云。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於沔水下之南江。而羣入漸江水下之叙浙江。凡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

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瑤田讀案語至此。然後嘆古籍雖已湮訛。而舊蹟尙可從若滅若沒中尋繹。酈氏自有刮膜金篦。而乃善刀而藏。由其無如月之書眼。故不能鑄隙無不到耳。今於案語中揭出。使浙江本屬岷江。不得誤爲漸江者。所以訂正酈氏。不但以矛陷盾。乃有披沙揀金之妙。由是浙江之久假不歸至千有餘年者。豁然確斯。蓋其眞之不可沒。原未嘗不藏於訛涸中。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一經昌黎氏之張皇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間。無不見見而聞聞之也。抑瑤田於水地之學。竊有管見。蓄疑既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卷二

久。今請牽連及之以就正於左右焉。以謂六朝以下之傳聞。不足以掩秦漢魏晉之舊蹟。焚阮以後之記注。不足以亂夏書禹貢之經文。如以丹陽郡石城之分江水。爲禹貢有北有中必有南之南江。竊恐是酈注之誤。求其所據。並無確鑿之證。不過引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一語。不知此語。乃酈注隨手增成之詞。今案地理志石城縣下。但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見南江字。至會稽郡吳縣下。亦但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與分江水豪不相涉。酈氏紐合之說。恐無徵不足信矣。細考酈注語

意不本漢志。不本水經。今二書具在。可覆按也。謹案地理志。蜀郡蒲氏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不以爲禹貢之北江也。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不以爲禹貢之南江也。又按水經云。沔水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亦不見北江南江字。與地理志不異。而酈氏則於經文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注云。江卽北江也。是坐定嶧江爲北江。卽不得不以分江水爲南江。

然据經文無南江字卽不得不增成地理志曰江自石
城逕吳國南爲南江以爲分江水爲南江之根然而去
吳縣南江在南太遠矣故鄭注之叙南江也据定其所
增成之地理志凡七見南江字乃得與吳國南相連屬
究自石城至此冒南江之名而存者與地理志水經二
書文義大相齟齬矣卽以水經末篇證此注其末篇云
中江至會稽陽美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
海其意蓋以沔水篇水經經文本無南江故於此篇亦
不見南江鄭注之補苴不合於水經於茲可見况水經
本無北江中江與漢志同則末篇之所謂中江北江者

恐是後人羣入。依傍漢志。而又不解漢志之三江實別有所屬也。請據漢志而申論之。會稽郡吳縣曰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曰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曰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三見揚州川者。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何以知其必爲職方之三江。而非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之三江也。蓋有本證焉。山陰曰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山。鎮曰會稽。禹貢無會稽也。吳曰具區澤在西。揚州。蓋指謂職方氏揚州其澤。藪曰具區。禹貢無具區也。必見揚州山。揚州藪。文義與三見揚州川同。足以見之。

通藝錄
卷五
矣。又有旁證焉。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曰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浸。與職方氏幽州其浸曰留時同。禹貢無幽州也。地理志又曰。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并州山。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并州浸。太原郡鄆縣。九澤在西。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鹵城。虢沱河。東至參合入虢沱別。并州川。與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虢沱。嘔夷。其浸涑易同。禹貢無并州也。至於他州之見於地理志者。曰荊州山。荊州藪。荊州川。荊州浸。曰豫州山。豫州藪。豫州川。曰青州山。青州浸。曰兗州山。兗州藪。曰雍州山。雍州藪。雍州川。雍州浸。曰冀州山。冀

州川。冀州浸。如此之類。皆與三見揚州川者同一例。無不與職方氏所載相符合。而以之校錄禹貢。則有無同異。迥然如方員之不相入也。於此可定地理志之南江北江中江。實指職方氏之其川三江無疑矣。而地理志湍氏道之江水不見北江字。石城之分江水。不見南江字。益可信其不肯破嶠江以爲北江也。水經之不破嶠江。義與漢志同。故叙分江水。則曰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絕無絲毫牽帶南江也。然則班氏之於岷江也。大意蓋謂江水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者。爲江之正流。分江水行千二百里者。爲江之枝流。江水之義止於此。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卷三

而禹貢之三江亦於此見之矣。鄭氏讀水經未達。作注至此。先有南江橫於胸。卽不能不從而爲之辭。遂於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下。直注之曰江卽北江也。以硬派大江爲北江。又未達經文轉寫之譌。將第二个其一字爛在爲大江之上。因以意駁之曰。經書北則可。謂經言大江在毗陵縣北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意謂至餘姚者爲分江水。而乃譌互爲大江耶。然此是鄭氏譌中又譌。不必與辨。其大謬在因譌北江。而又改竄地理志。以吳縣之南江上通分江水。以與大江分南北。增出分江水之南江。於是分江水之正流。漢志水經以爲至餘姚入海者。不得不變爲

南江之枝分矣。蓋其所謂南江者。實靠定吳縣南江在南句爲左證。以上通分江水。故叙南江之正流。不得不入太湖而出太湖。以就其所引吳國南之南江。夫旣以此爲南江之正流。則分江水至會稽餘姚入海者。不得不以爲枝分者矣。瑤田繙考古籍。徧搜遺編。絕無以分江水爲南江之一語。卽其所引郭景純之言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然鄭氏之浙江。指謂漸江。不謂分江水。况分江水之首受江處。則又與其所謂浙江絕不相蒙也。漢志水經。不以嶠江爲北江。分江水爲南江。恐違禹貢經文。而吳之南江。昆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實指職

通藝錄

禹貢三江考
卷三

方氏之揚州其川三江亦旣信而有徵矣。鄭意窺見一隅。疑終難明。呈之左右。幸進而教之。拙著禹貢三江考一編。因丙申在都。聞金戴二君之緒論。竊以爲有難通處。偶有所見。碎錄之。不以示人。厥後金君成書。戴君未有著錄。至於諸家之說。悉心推勘。似與禹貢經文未能鈎貫。雖復條舉件繫。再三送難。殊難折衷。東之高閣久矣。昨爲整比。不欲棄置。權付開雕。反復校錄。剋改頗多。隨後刷印成書。郵呈大教。瑤田平生他無所好。惟以看書自尋樂趣。往時無日不伏案。今自夏秋以來。僅存右目。漸如雲遮。不能觀書。全無生人之趣。自分無所成就。

有負許與盛心。皇恐無地。劉端臨氏遺書。當已刻成。幸賜一部。臨書無任依馳之至。

瑤田又按班氏作志。蓋以職方氏之三江。不必上同禹貢。以謂虞夏至周。相距千有餘年。州名且從異制。山川何必一同。其於水地。多引禹貢以實之者。無疑義者也。而見於職方氏者。時殊世易。不能畫一。因特出一例。顯示之。書法曰。某州山。某州川。某州藪。某州浸者。以謂此其不必同於禹貢者也。不須組合。無事幹旋。疑事母質。直而勿有。其斯之謂與。觀地理志叙開章既錄禹貢全文。錄畢。卽曰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監二代而損益之。

通藝錄

卷八十八

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州以爲幽并。故有周官職方氏。於是復錄職方氏全文。是明知二書有異同。兼收而兩存之耳。又按後漢郡國志。毗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二江並襲班志。而吳之南江獨逸之而不襲其說。揆彪之意。以謂禹貢但見北江中江。不見南江。吾釋禹貢。何必增出南江。亦不辨班志之南江北江中江果何所指也。此所謂知者見知。仁者見仁。是或一道也。彪豈胸無成見而自說自話耶。朱子注論語曰。七尺曰仞。注孟子曰。八尺曰仞。各從舊注。一似進退無據。而不知其爲闕如之體例也。偶有鄙見。敢附呈之。

道光戊子年鑄

禹貢鄭註釋

半九書熟藏板

禹貢鄭註釋序

嘉慶壬戌夏五月自都中歸阮撫軍以書來招之往浙詢以古三江之說時撫軍撰浙江考宗班固地理志而以鄭康成之說爲非循曰鄭氏未嘗非也鄭氏三江之注合於班氏今人所輯之鄭注販自初學記者非鄭注也因詳爲言之撫軍以爲然蓋近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鄭之欲聞乃鄭氏之書見存者不耐討索而散而求之殘缺廢棄之餘於是不辨其是非真僞務以一句之獲一字之掇爲工及其以贗爲真又不復考其矛盾齟齬之故甚而拘守僞文轉強真文以謬與之合削足以適履鍛頭以便冠而鄭氏之本義汨沒於尊鄭之人使鄭氏受不白之枉伊誰之咎耶班氏地理志叙云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蓋其所采博所擇精漢世地理之書莫此爲善故鄭氏注經一本於是或明標所自或陰用其說間有不合者亦必別據地說等書明言其所以易之義注雖殘缺尙可考而知也是冬十月從浙歸來寒臆無事與子弟門人論說及之以嘉定王光祿陽湖孫觀察所集之本爲質考而核之編次成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於班曰志於鄭曰注而以水經禹貢山水地澤

所在一篇條列而辨之於末其餘枝葉繁多今無取焉
十二月臘日江都焦循叙於半九書塾之因柳閣

序

二

禹貢鄭注釋卷上

江都焦循學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

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正義○凡見尙書正義者單稱正義

循按王本孫本又引周禮大司馬疏今考大司樂

疏云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敷

土之事也此賈疏敷土二字引禹貢其敷布也云

云則賈氏自言以釋鄭氏周禮注禹治水敷土之

文非鄭氏尙書注也二本並誤

冀州旣載

禹貢鄭注釋卷上

十

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

正義○公羊莊公十年傳疏禹知所

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

之正義兩河間曰冀州

史記集解○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不書其界者

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循按經典釋文云載如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章

昭云載事也馬同者同於孔也鄭與章昭同以載

訓事鄭下當連名傳寫失耳

壺口治梁及岐

志河東郡北屈

禹貢壺口山在東南

左馮翊夏陽故

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

山在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

王所邑

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

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史記集解○岐山句又見詩周

南召南諸正義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

以襄水害易也正義

循按大雅縣正義引鄭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

南此明標書傳注則伏生尙書大傳之注也王本

誤爲書注史記索隱所載與集解同蓋後人誤以

禹貢鄭注釋卷上

二

集解寫入索隱也

又按志凡明標禹貢卽當時立學官之今文尙書

也曰古文以別於今文也鄭氏明標地理志而復

申言之以爲治水自下起以襄水害易蓋以經屬

冀州而扶風馮翊則在雍州恐後人疑惑別起異

端故疏說其義而梁岐爲雍州之山可決矣呂氏

春秋古樂篇云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

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高誘注云決壅

塞故鑿龍門也降大也滂流也愛類篇云昔上古

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

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注云昔龍

門呂梁未通河水稽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

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淮南修務訓亦言禹鑿龍

門關伊闕哀帝時賈讓上治河策申言之云昔大

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關伊闕析底

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鑿之云者卽治之謂也

禹貢言山水獨此稱治非鑿而通之曷以云此周

髡算經商高對周公言積矩之法謂禹之治天下

者此數之所生趙爽注云禹治鴻水決流江河望

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三

使東注於海而無浸逆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惟禹

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自岍而

岐而荆山以逾於河復連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

城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山脉自西而東而

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旣隘水

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橫流逆行懷山襄陵所由

來也高誘注淮南云龍門本有水門禹闢而大之

故言鑿舍此而河不能以入海故鑿之龍門鑿而

水南下冀都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

夏陽則鑿龍門卽治梁山也水經河水南過河東

北屈縣西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其中水流交衝迄於下口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河積石疎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依此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卽治壺口也壺口梁山旣治而河水南下矣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

禹貢鄭注釋卷上

四

而通之旣出龍門非南溢必且四潰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間故治壺口不治梁水仍擁積而不行治梁而不治岐水之南決無由趨而東也壺口梁岐之治三者間不容髮故曰壺口治梁及岐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也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卽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旣修太原至于岳陽

志

太原郡

秦置在晉陽屬并州

河東郡

霍太山在

東冀州山

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魏東名霍太山

詩唐風譜正義。周禮職方氏疏。

循按志不言禹貢言冀州山謂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也鄭氏注職方云霍山在魏亦本志也魏縣順帝改爲永安縣故曰故縣

又按胡朏明謂華陰之太華山鄠縣之灋水上雒之熊耳蒲反之雷首魏縣之霍太山長子之濁漳水屯留之絳水壑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鄴縣之故大河博縣之岱

禹貢鄭注釋卷上

五

山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充縣之灋水河關西南羗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下縣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皆禹貢之山水而獨不繫之禹貢義例參差貽惑後人朏明此說非也班氏於鬲津引平當言於弱水引桑欽言可知其凡稱禹貢稱古文者皆信而可徵其不可遽定者則關之上雒熊耳蒙上禹貢雒水言絳水於信都入海稱禹貢絳水互見者也霍山漳水雲夢大野沂水留水北江水泗水皆主職方言之而禹貢則從其略

岱華大行河水之類則又不必言者也其澧沮泗漳等水或以當時所行或以舊聞所未有班志志漢一代之郡縣禹貢原不必盡載以此爲貽惑後人班氏不受也東至于澧志引禹貢本作醴鄭氏訓以地名非水名也亦以規之不啻以牛矢而當狐父之戈也

又按班志自言考迹詩書綴禹貢周官春秋今考志言禹貢外舉職方最多乃揚州之五湖荊州之湛豫州之波澆青州之望諸兗州之廬冀州之楊紆皆不詳以疑之當闕也幽州之豎無閭冀州之

禹貢鄭注釋卷上

本

潞青州之沂兗州之岱豫州之滎幽兗之河沈亦不詳則不必詳者也於三江則分指南江北江中江於江漢則指沮水九爲精密蓋宜詳則詳之可略則略之也鄭氏注職方讀波爲播以卽滎播之播澆引春秋傳除道梁澆之澆而疑其宜在荊州青州之望諸以爲明都在睢陽廬維讀作雷雍嘔夷疑卽平舒之祁夷蓋經生說經可用六書假借諧聲以通其說班氏著史必依文考信故班氏有不詳而鄭氏詳之也若夫漳水班言在沾鄭言在長子一以清漳言一以濁漳言異而同也時水班

言在博昌鄭言出般陽于欽齊乘言時水之原南近淄水北至般陽新城縣東南又北至博興南博興卽漢博昌縣地般陽路卽漢般陽縣地新城在北八十里然則時水所經實兼般陽博昌亦異而同者也惟嘔夷鄭言祁夷班言澧維水鄭言卽澧班言是維爲大異乃鄭第擬度之詞班采舊聞必有所受說文澧水卽漚夷水并州川也澧徐州漢夏書曰澧溜其道與班志同鄭注職方不及注禹貢之精而賈疏尤爲疏略附論於此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七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河內郡懷上黨郡沾大陂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長

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

懷縣屬河內史記集解衡漳者漳水行流地理志云漳

水上黨沾縣大陂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詩鄭鄭義○周禮職方疏行千六百八十里周禮職方疏

循按職方疏引云覃懷縣名屬河內乃河內有懷無覃懷史記集解所引是也職方疏蓋統而撮之故自太原以下冒之曰地理志詩正義有地理志云四字是也

又按鄭注引地理志往往舉東漢郡邑之名以易之此古人引書之法取當時之名明志之地卽今之某地也王本謂鄭所引地理志非班志乃伏无忌黃景所作非也班志信都國有昌成侯國應劭注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後漢郡國志冀州安平國阜城故昌城班志邑城蓋昌城之譌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注此州入穀不貢正義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正義

禮記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

禹貢鄭注釋卷上中出二夫稅王制下下一夫稅正義通率九州

一井稅五夫正義厥田惟中中

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避也地當陰陽之中

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正義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

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庫池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在北

注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出靈壽大陸澤在鉅鹿

史記大陸地者爾雅釋地入藪晉有大陸周禮大集解

循按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

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旣至孟

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

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底績沁水通也沁持於

河內洛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蓋河不可

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者也河因之而

東洛之勢向東北者也河因之而東北漳之勢向

北者也河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闕伊闕以通

禹貢鄭注釋卷上之恒衛助漳北行故通恒衛以從之水之合也旣

多則醴之爲漯匯之爲大陸播之爲九河皆在北

行之後禹之治水用諸水之力以相推挽此中消

息微矣

鳥夷皮服

注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史記

循按正義引作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顏師古

云搏食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亦作搏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志右北平郡驪成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案下

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南入官

注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正義

循按鄭注辨此碣石非戰國策之碣石必先引地理志右北平之文而後辨之也凡正義引鄭注大率以與孔傳異者既以傳海畔山卽北平驪成縣之碣石是與鄭合故不復舉鄭之引地理志而第舉其辨國策也此注殘闕可取班志補之

禹貢鄭注釋卷上

十

又按班志一言大碣石山一言碣石水水蓋以山得名武帝紀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橐縣橐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驪成與橐雖分隸北平遼西而實爲接壤後漢皆並入臨渝魏書地形志平州遼西郡肥如有碣石隋書地理志北平郡盧龍開皇六年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有臨渝宮有碣石唐書平州石城本臨渝有碣石山蓋西漢縣多則分爲驪成臨渝橐三縣後漢併爲臨渝魏併爲肥如隋唐併爲盧龍石城盧龍石城皆臨渝地通典繫碣石於盧龍

唐志繫於石城其義一也史籍相承皆明注碣石正當緣碣石所在而定漢之驪成橐縣所在也導山叙山脉由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山脉至此入於海中山必瀕海文穎言海旁是也水經言在水中已與文穎海旁之說異酈道元乃言海水西浸而包其山又引張君言碣石在海中而證之以營州城垂淪者半又引韋昭以天橋柱爲碣石蓋皆擬度之詞胡朏明信之臆定驪成之所在而決碣石之沒於海中夫驪成果可憑空定其所在乎碣石本是山名夾右亦非泛海固不必求之水中矣

禹貢鄭注釋卷上

十一

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云酈道元家酈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百餘里三言碣石淪於海無論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尙三十里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觀滄海改山名樂遊此豈包淪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會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真妄談百詩與朏明同時相友善已不曲附其說如此

濟河惟沅州

注

言沅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

史記集解

循按公羊莊公十年傳疏引此注作兩河間

九河既道

注河間國弓高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東至平舒入海

注樂成庫池別水首受庫池河東至東光入庫池河

注渤海郡東光有胡蘇亭成平庫池河民曰徒駭河平

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

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

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詩周頌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

遺處焉正義○詩周頌般正義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循按弓高庫池所經鄭舉此正以庫池爲徒駭耳

溝洫志云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

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

相間去二百餘里西漢時相傳如此

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

濟陰成陽史記集解

循按元和郡縣志云河南道濮州雷澤縣本漢鄆

陽縣屬濟陰郡隋開皇六年於此置雷澤縣因縣

北雷夏澤爲名也澠水沮水二源俱出縣西北平

地去縣十四里雷夏澤在縣北郭外澠沮二水會

同此澤然則二水唐時尚存鄭生山左宜目見之

桑土既蠶

注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

者詩邶鄘衛

是降邱宅土

注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

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

之正義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

十有三載乃同

注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

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集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注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

故以貢篚別之正義允征曰篚厥元黃紹我周王堯典正義

○毛詩鹿鳴正義

浮于濟漯達于河

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

行千二十里 平原郡高唐 桑欽言灤水所出

注地理志云灤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正義

循按志於平原高唐之灤稱桑欽言於東武陽明其爲禹治灤水是不以高唐之灤爲禹治第存桑欽之異說耳

海岱惟青州

志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求山上

注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密曰岱山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詩齊風正義
○史記集解

嶠夷既略濰淄其道

禹貢鄭注釋卷上

志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兗州廣也

泰山郡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廣

注濰淄兩水名詩齊風譜正義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

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詩齊風譜正義
○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然則班志原有屋山二字都昌又譌爲昌都也北海郡有都昌無昌都水經濰水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注斥謂地鹹鹵史記集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注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集解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志東萊郡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

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志泰山郡萊蕪原山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

桑欽所言琅邪郡朱虛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山五帝祠

注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蓋浮汶達沛則入沛之汶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注徐州界又南至淮水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淮沂其乂

志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廣

注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職方氏疏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

出臨樂子山也志明言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皆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洙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引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是冠臨樂子山於洙沂二水非志義

蒙羽其藝

志泰山郡蒙陰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洞顯與國在蒙山下

東海郡祝其

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

注蒙羽二山名

史記集解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七

大野既豬

志山陽郡鉅野

大埜澤在北兗州藪

注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史記集解

東原底平

志東平國

屬兗州

注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史記集解

循按史記索隱引博物志云沈州東平郡即尚書

東原正義亦云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厥土赤埴墳

注埴黏土者也

考工記疏

循按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

昭音試文選蜀都賦丹沙施熾劉淵林注尚書禹

貢曰厥土赤埴李善注引鄭元尚書注曰熾赤也

考工記埴埴之工二注云埴黏土也疏云尚書禹

貢曰厥土赤埴埴注亦云埴黏土者也注亦云者

明其與考工注同也禹貢正義云戠埴音義同考

工記用土爲瓦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故工

黏曰埴然則鄭氏禹貢埴雖作戠而訓爲黏土同

於孔傳故正義但明戠埴之義同不復舉鄭注假

令鄭別有熾赤之異正義必明之矣鄭王讀若熾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七

者明其讀如此非即訓埴爲赤既訓埴爲黏土不

當又訓作赤文選李注所引未可據信孫本兩列

之王本不用考工記疏所引而竟以戠讀曰熾爲

鄭注本文尤失之矣

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

注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

史記集解

羽畎夏翟

注羽山之谷

詩節南山正義

循按周禮掌次疏云案尚書禹貢羽畎夏翟謂羽

山之谷貢夏翟之羽此賈氏疏文孫本王本皆以

為鄭注

嶧陽孤桐

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魯國驪故邾國嶧山在北

注地理志嶧山在下邳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兩嶧山於下邳繫以古文鄭注本之或以鄒縣之嶧山當下邳之葛嶧山非也

泗濱浮磬

志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

行五百里青州川

注泗水出沛陰乘氏史記集解

循按班氏志地理其指精妙求之乃見卞之泗即乘氏之泗也自卞至方輿行魯國山陽兩郡耳何言三郡蓋入沛雖在方輿而入沛之處實在乘氏乘氏屬沛陰郡合之恰得三郡又於乘氏叙泗水至睢陵入淮過郡六水經以為沛之別流兩泗水本屬一水因至方輿有入沛之曲折故兩叙之方輿無沛乘氏始有沛一言至方輿入沛一自乘氏叙其至睢陵入淮則入沛於乘氏可知然則何不

直言至乘氏入沛蓋泗水自卞至方輿一自方輿

至乘氏入沛一自方輿至睢陵入淮方輿至乘氏

本是駢枝故為此互文其指自了耳夫方輿至乘

氏之水沛水也何不於卞叙泗水入淮而於乘氏

叙沛水至方輿入泗蓋泗水自卞來經魯縣及山

陽之瑕邱平陽橐縣方輿合沛水西至乘氏入沛

此自乘氏東至方輿者固沛水也乃自方輿至湖

陵仍名沛水自湖陵下至睢陽始專名泗水若直

從卞叙至睢陵入淮則中間方輿至湖陵實為沛

水故必兩叙泗水而於湖陵引禹貢淮泗達沛則

禹貢鄭注釋卷上

九

乘氏至湖陵為沛水其名故不沒也禹貢於兗州

言浮沛澤達于河於青州則止言達沛於揚州言

達淮泗於徐州言浮淮泗達於沛互文以見之也

沛之達沛則互見於導沛言沛東至於沛此沛不

言澤則統陶邱乘氏至湖陵言之矣班氏以沛水

歸於泗水而明之於湖陵水道瞭然經義亦瞭然

班氏其善學禹貢者哉

淮夷蠙珠暨魚

注淮夷淮水之上民也史記集解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

與魚也正義

循按周禮川師疏引注云蠙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與美魚此上又引云泗水淮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此正引孔傳今孔傳文與此無一字異孫本直以爲鄭注王本云川師疏引鄭注亦云二水非也川師疏但標注云不標鄭氏何從而知爲鄭注乎釋文引馬氏以淮夷爲二水名與孔傳同史記集解孔鄭並引索隱云按尙書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徐州言淮夷則鄭解爲得鄭固絕無以淮夷爲二水之說川師疏亦不誤也林之奇尙書全解云漢孔氏以淮夷二水名王肅亦同此說鄭氏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主

謂淮水之上夷民獻珠與魚當從鄭氏之說胡士行尙書詳解云淮夷孔云二水鄭云淮水夷民也宋時引鄭注者未有以二水之解屬之

厥篚元纁縞

纁細也祭服之材尙細史記集解

浮于淮泗達于河

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

循按鄭注殘闕說文作荷云荷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从水苛聲水經亦作荷班志作河蓋省文

又按胡肅明謂地理志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五如底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湖陵之荷水非東至之荷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養水絳水大別桓水各於條下辨之若禹貢言荷者三徐州達于河豫州荷澤導沆至于荷經於徐州之荷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爲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也志從省文說文用其本字荷之爲河蓋由來久矣豈僞孔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主

所改耶志於沛陰引禹貢荷澤荷澤在豫達于荷在徐本分爲二一爲澤一爲水固不同也惟達于荷之水卽由荷澤所分說文曰荷澤水明此水卽荷澤之水所分非謂荷澤卽在湖陵也班許或分或合各有精義未見其非肅明以爲不可信竊所未喻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彭蠡既豬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注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史記集解南方謂都

爲豬史記索隱

循按南方謂都爲豬檀弓注亦有此文

陽鳥攸居

注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範有苦葉正義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注會稽郡吳故國周太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數

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季札

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石城分江水

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中

禹貢鄭注釋卷上

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蜀郡漁氏道禹貢

崱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臨淮郡海陵有江海會祠

注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唐邱光庭兼明書

循按鄭注殘闕其說三江必用班志言分於彭蠡

者自彭蠡以下則爲三也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之

下不曰分自石城而曰分於彭蠡者本經文言彭

蠡旣豬而解之也爲三孔則南江中江北江也九

江孔殷孔以支派言此注孔字本之東入海卽班

志所謂東入海明旣入爲入海也志云揚州川卽

用職方氏其川三江明以禹貢之三江卽職方之

三江於漁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

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毗陵又

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又云南江在南東入海

其例一也岷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

則曲而東南故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

入海勢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間

故於吳明江之在南惟其曲故廣陵曰曲江惟其

折故錢唐曰折江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

他縣知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且

禹貢鄭注釋卷上

於吳曰南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於毗陵

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之北毗陵之南可知

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

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太湖漏湖在今常州府西

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

地會於漏湖由漏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

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歷昆山而至嘉定上

海之間爲吳松口而南江則自貴池宣城廣德長

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門錢唐

餘姚入海爲錢唐江口自中江出漏湖之口旣湮

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于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緜莫可究問松江既冒中江之名婁江遂僭北江之號而澈浦入海之谷水且爲東江以充南江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中江入太湖者直趨此可也吳江所出之松江必北行乃達海口何入太湖者既南出吳江復北注耶今考而定之中江由宜興貫太湖至嘉定入海南江由今吳江歷嘉興石門至餘姚入海松江中江也而崑山以南從吳江來者非中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三

江也谷水南江也而嘉興以東從海鹽澈浦入海者非南江也禹貢三江故迹不可考而知乎嘉定錢教授塘云仲初所云東江卽漢志之南江從吳縣南餘姚入海者也其云松江者卽漢志之中江從陽羨入海者也竊謂庾氏之東江與松江婁江並舉婁江今劉河昔亦通稱吳松江者與松江不遠其東江必不遠指餘姚至所云松江乃指松陵江東北至吳松口者與古中江不合夫入湖出湖其趨注之處必有形勢可指乃可決曰此中江也此南江也入太湖者勢必出於太湖之北南江長

瀆自湖口入者必出於太湖之南酈道元叙東出之松江引吳記以說谷水固儼然以東出之江爲南江耳錢教授說南江最詳惟中江入海未能明析於此辨之

又按臨淮之海陵今泰州也已有江海會祠毗陵吳縣之東僅立一婁縣在今崑山縣地若今之通州太倉州松江府及常州之江陰靖江皆不設縣可知海濱之地至漢猶荒廢上溯虞夏之時則震澤以東江湖海混而爲一不更昭然乎既導江之三孔東入海羣水以江爲歸江以海爲歸於是震

禹貢鄭注釋卷上

三

澤匯諸水而底定江一日未入澤一日未定也又按徐堅初學記云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小字雙行云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則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所引地理志孔安國注今皆無是文惟鄭注殘闕無可考驗故後人轉舉而歸之程大昌禹貢山川圖云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臆度近胡朏明遂深信爲鄭注因

取蘇軾東坡書傳之說以爲合於鄭而斥班氏爲
誤王光祿後案云初學記引稱鄭元孔安國注殊
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雖
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
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金殿撰
禮箋云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與鄭注不殊徐
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此謂南北中三江
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
之舊蘇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
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

禹貢鄭注釋卷上

表

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
學記合並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
者皆失考王氏金氏之識過於胡朏明遠矣乃王
氏旣疑爲不可解而又以宋板爲無誤且強鄭氏
眞注明著於正義者傳會於初學記所引之僞注
則惑矣金氏明其非鄭君注文是矣乃正義所引
眞鄭注明曰分於彭蠡爲三孔初學記所引則曰
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合與分不可同年而語明
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其說如是是書魏王賓客
所撰其譌謬牽傳益莫能免堅書或本之而誤與

胡朏明以鄭注三江一條足稱秘寶可謂不辨黑
白者矣

篠簜旣敷

注篠箭簜大竹也

晉戴凱之竹譜○
儀禮大射儀疏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
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注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正義○詩泮水正義○周禮
秋官職金疏○禮記禮器疏

○史記
集解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注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正義

禹貢鄭注釋卷上

表

厥篚織貝

注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

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正義○史記集解
禮記曰士不衣織

正義

厥包橘柚錫貢

注有錫則貢之

正義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

錫所以柔金也

正義○史記集解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注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史記集解

循按釋文云鄭本作松松當作沿馬本作均今史

記正作均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是鄭本亦作均也鄭既讀均爲沿爲鄭學者因改爲沿遂又譌作松陸元朗依傳寫之本以爲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辯曰松當爲沿也王本直以松讀曰沿爲鄭注大誤

荆及衡陽惟荊州

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注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江漢朝宗于海

注江水漢水其流遶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

禹貢鄭注釋卷上

夫

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

國無道則先強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正義

九江孔殷

志廬江郡尋陽

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

郡鄱陽鄱水西入湖漢餘汗餘水在北至鄱陽入湖

漢艾脩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贛

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肝水西北至南昌入湖

漢建成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宜春南水東至新淦

入湖漢零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

南楚彭水東入湖漢長沙國安成廬水東至廬陵入

湖漢

注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正義

循按正義引鄭注地理志云云下云如鄭此意則上地理志正鄭氏所引也胡肫明言鄭不言處所是於正義且未細觀之乃用晁氏說以九江爲洞庭東陵爲巴陵何哉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以下蓋史記作九江甚中鄭注不合故不取鄭氏孔殷之解孫本置地理志云云於殷猶多也之上非是

禹貢鄭注釋卷上

夫

又按禹貢言九江有四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一也九江納錫大龜二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三也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四也史記龜策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一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九江之爲廬江郡廬江之納龜漢時猶然河渠書太史公自言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稱禹鑿江而通九路漢書注引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江與班志皆合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卽

本鑿江言之故曰治之難此在兩漢經史大儒所說皆九江在尋陽江之疏爲九皆禹迹故郭璞江賦云源二分於岷嶽流九派於潯陽無異說也惟劉歆以爲湖漢水入彭蠡者見太康地記釋文引之湖漢卽貢水在彭蠡之南出今福建省班志詳記之乃志旣云湖漢水至彭澤入江于彭澤云禹貢彭澤在西于贛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則諸水皆入贛水而贛水卽入彭蠡是彭蠡旣瀦卽瀦湖漢諸水不可謂之江卽不可謂之九江故雖詳志九水而九江終屬之尋陽此班氏實深於經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而鄭氏亦無以易也釋文引尋陽地記云一曰烏曰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隄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二說名號小有殊異實與鄭注相成通典引作張須九江圖通典云同安郡舒州宿松漢皖縣地江水自鄂陵分爲九派會於此縣界州上三百餘里合流謂之九

江口東得武林洲卽桑落洲之水尾又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蕪春郡界此尤足證班志九江在潯陽南又云蕪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尙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卽此又云潯陽郡江州禹貢荆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旣瀦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九江在郡之西北唐人於九江一本漢志無有異端故蘇味道九江口詩云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元稹詩云潯陽流水九條分皇甫冉詩云江至潯陽九派分蓋雖有劉歆異說而千古相傳目之所遇皆從班不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從劉也宋人乃以洞庭爲九江殊非典要可不必辨

又按凡他水自源來附者謂之入經流逕過他水者謂之會自經流分出裏行者謂之池自經流分之又合爲一謂之播謂之同惟此江緣水中磯石沙洲分爲九派而復合似九河之播而有不同河之播爲九則間別其道非一河也江之分爲九則穿達於磯洲之間實一江也故曰孔殷殷卽九之謂也爾雅釋詁孔間也江有所間而成九古人之文簡潔而形容如繪解爲甚中特虛詞耳或謂甚

中卽水由地中行之義水行地中江淮河漢皆然
寧必九江乎

又按正義謂鄭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
下流合於江耳程大昌爲鄭氏小九江圖云鄭氏
不用一江分九之說自立一說曰九江者廬江尋
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耳然鄭言山谿所出未嘗
言九小水別源入江鄭氏明引班志東合大江之
文則山谿所出正謂一江分九山脉盤結鑿而九
之故曰山谿非別源也

沱潛旣道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志南郡枝江

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夏水首

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注

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

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

今南郡枝江

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
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正義

循按志於枝江記沱之名於華容記沱之實鄭取
華容而辨枝江之非仍權諸班志也

雲夢土作父

志南郡華容

雲夢澤在南荊州數編有雲夢宮江夏

郡西陵有雲夢宮

循按鄭注殘缺周禮職方氏荊州其澤數曰雲菅
注云在華容禹貢注當亦然也爾雅楚有雲夢郭
璞注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元和郡縣志
云巴陵縣巴邱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里
周回二百六十里俗云古雲夢澤也因爲考之左
傳宣公四年邾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杜預注云夢
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昭公三年鄭
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
北定公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
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

禹貢鄭注釋卷上

圭

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
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
夢也邾與邾字通邾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楚子旣
奔雲中旋乃奔邾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邇于邾
矣邾在今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
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惟昭公三年以夢而繫
諸江南故杜預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杜
氏地理之學精核可知也郭氏注爾雅遂直以巴
邱湖當楚之雲夢指其在華容之東南以本諸班
志華容南之說則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

漢有九州之數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數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而復于西陵及編繁以雲夢宮地非雲夢宮何以名且又于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謂漢之雲夢在華容南

禹貢鄭注釋卷上

書

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互證矣

又按巴邱湖卽青草湖今在洞庭湖之南漢之雲夢在此楚之雲夢不專在此漢以此爲雲夢故洞庭之名不見于漢先是戰國時始侈言之嘗考其說莊子天運言洞庭之野中山經言洞庭之山未以水稱也海內西經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湘水入洞庭之下明洞庭爲山而湘水逕其下是水仍名湘而洞庭自山無所爲湖也吳起說魏武侯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此洞庭始以水稱乃史記吳起傳昔三

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旣去水不言復易右爲左太史公固本諸國策而異文若此可疑者一也楚策蘇秦曰南有洞庭蒼梧此洞庭與黔中夏州一例不以水稱秦策張儀說秦王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江南此文卽韓非子首篇初見秦張儀蓋韓非之譌而五都作五湖水經注云湘水沅水微水澧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然則洞庭五渚卽洞庭湖矣乃云洞庭五渚江南似屬三地且燕策蘇代

禹貢鄭注釋卷上

書

云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下江五日而至郢都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記蘇秦傳亦載此文索隱云五渚五處洲渚也劉氏以爲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吳師道亦云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此可疑者又一也楚詞九歌云駕飛龍兮北征適吾道兮洞庭又云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王逸章句云洞庭太湖也又云湘水波而樹葉落矣郭璞注中山經云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離騷云適

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注海內西經云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脉推郭氏之指則洞庭者地穴之通名故包山有之巴陵亦有之鮑彪注戰國策引揚州記云太湖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水經注亦云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此可疑者又一也統而論之洞庭本地穴之名山以此得名湘水經其側因名洞庭之水水之所匯楚爲江南之夢漢爲雲夢澤晉

水經注卷上

美

爲巴邱湖爲湘水所匯故王逸直以湘水解洞庭又以爲太湖明卽湘水卽湖也班志於武陵充縣言澧水東至下雋入沅於牂牁故且蘭言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於零陵郡言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鄴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鄴與益陽下雋漢均屬長沙國鄴在今衡州府衡陽縣益陽在今長沙府寧鄉益陽之間下雋在今岳州府治以東班志詞簡每以互見非善讀者不能知旣曰澧水旣下雋入沅則沅固及於下雋者也乃云至益陽入江者其叙資水云都梁路山資水所出東

北至益陽入沅然則自益陽至下雋實資沅合流故叙資至益陽入沅叙沅至益陽入江復叙澧至下雋入沅互文之可識者也漢之湘南今之湘潭也漢之臨湘今之瀏陽也均在鄴縣之北而均以湘得名則湘水不止於鄴且鄴亦烏得有江而爲湘所入乎乃曰湘水北至鄴入江何也志於桂陽郡郴縣云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又云耒陽春山春水所出北至鄴入湖此湖爲鄴湖劉昭注鄴國志引荊州記云鄴有鄴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水經叙春水北逕新寧縣東又

水經注卷上

美

西北流注于湘水叙耒水北過鄴縣東北入于湘注云縣有鄴湖湖中有洲然則春耒二水與湘水合于鄴湖叙湘水至鄴又叙春耒二水之入湖明自鄴以北三水合入江也水經言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南入于江沅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資水東與沅水合于湖中北入于江湘水北至巴邱山入江又言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叙諸水極明似與班志異而實相表裏澧在沅北得從下雋西南入江沅在澧南得從下雋西北入

江何也水經固明言江在下雋之北沅澧資合而東注是知澧先合沅于東南而沅乃入江于西北叙言隱妙實與班同究而得之願爲之解矣蓋沅水挾漸無西辰序五水至益陽合資水而匯爲湖班氏以湖成于沅故于澧之人也仍于湖以沅之名澧入沅之地既近沅入江之地謂之入沅可也謂之入江亦可也湘自鄱挾春末之水直至巴邱山入江雖與沅澧合而自從東畔入江沅不得而統之志曰入江經曰南來注之其義一也不謂湘水沅水入湖者湖乃湘水沅水所會而成非本有

禹貢鄭注釋卷上

美

一湖而諸水注之故王逸方以湖爲湘班氏方以湖爲沅二水者非湖得而統之故不言入湖徑言入江非無湖也班志記雲夢澤于華容水經記資沅合于湖地之有湖可互見矣

又按吳入郢之役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楚子涉睢有鍼尹同舟王使燧象之事庚辰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既而奔郢兩言涉睢者蓋吳初及郢楚子涉睢西據睢漳尙與相抗吳既入郢勢不可以相拒乃涉睢由睢達江由江至澤由澤至郢涉睢非過睢而西也濟江非渡江而南也

是時吳在郢不可以東轉由睢水南浮于江又北入于雲中藪澤之中水草叢雜故可匿耳不知涉睢濟江爲由睢達江而北遂謂雲中在江南矣左傳之叙事甚爲詳析兩言涉睢其事若繪若謂濟江而南則由雲至郢其必又濟江矣傳兩言涉睢不兩言濟江也吾于旣言涉睢又言涉睢濟江知其由睢達江而北也吾于入于雲中因而奔郢知雲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栝栝栢

禹貢鄭注釋卷上

美

柃栝栝栢四木名柃栝栢周禮考工記疏○史記

柏葉松身曰栝詩竹竿正義

礪砥砮丹

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正義

惟箛箛箛三邦底貢

箛箛聆風也史記集解○考工記疏作箛竹聆風柃木類周之始肅

慎氏貢柃矢石弩此州中生聆風與柃者衆多三國

致之考工記疏

循按正義云鄭云箛箛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箛箛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柃矢知柃中矢

餘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是爲正義釋孔傳之文孔傳云箇箬美竹引鄭注聆風而申言其爲兩種傳云箬中矢餘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正義依傳文解說其文明白易見孫本概以爲鄭注非也

厥名包匭菁茅

注匭猶纏結也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

故包裹又纏結也

史記集解

循按孔傳厥名屬上底貢句正義云鄭氏以厥名

禹貢鄭注釋卷上

卑

下屬包匭菁茅史記漢書亦當下屬今上屬者裴

駟顏師古爲之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

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

注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

公羊莊公十年傳疏○詩王風譜正義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志宏農郡盧氏

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

一行四百五十里

上雒禹貢雒水出豳領山東北至

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新安禹貢澗水

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城禹貢澗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

榮播既豬

志河東郡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

武德入河溢榮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

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注沅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

爲榮澤其在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

于榮澤此其地也

詩定之方中正義

循按檜風譜正義亦引此云沅水溢出所爲澤也

禹貢鄭注釋卷上

卑

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在汴縣東

史記索隱亦引云今塞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

爲榮播諸所引大致皆同惟其在縣東檜譜正義

作在汴縣東漢志榮陽下有汴水別無汴縣此當

有誤正義云鄭氏謂衛狄戰在此地知春秋云云

亦鄭注也

導荷澤被孟豬

志齊陰郡

故梁宣帝甘露三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

在定陶東

梁國睢陽

故宋國微子所封禹貢盟諸澤

在東北

循按職方氏青州其澤數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在睢陽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循按陳祥道禮書云禹貢有墳壚孔安國鄭康成皆以壚爲疏蓋有傳然也在三十卷史記集解引孔

曰壚疏也今正義本無之鄭注殘闕未知所本周

禮草人埴壚用豕鄭注云埴壚黏疏者以黏訓埴

以疏訓壚鄭以壚爲疏當有然者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絺紵厥篚織纊錫

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禹貢鄭注釋卷上

壘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莊公十年疏

岷嶓旣藝

蜀郡漁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微外隴西郡西禹貢

嶓冢山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漁氏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

集解

循按後漢書郡國志漢陽郡西故屬隴西有嶓冢

山西漢水

沱潛旣道

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沱在西

南東入江江原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漢中郡

安陽鬲谷水出西南北入漢隴西郡西嶓冢山西漢

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

千七百六十里

三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

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

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

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

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正義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

禹貢鄭注釋卷上

壘

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

書曰潛沱旣導水經注

循按水經注潛水篇引鄭元曰云云不言禹貢注

也其末云故書曰潛沱旣導似非書注矣或文有

譌錯未可定依王本孫本錄以爲注而述所疑於

此

蔡蒙旅平

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漢

蔡蒙在漢嘉縣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蜀郡青衣注引應劭云順帝更名漢嘉

和夷底績

蜀郡

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和夷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水出蜀郡蜀山

西南行羌中者也

水經注○釋文云鄭云和讀曰桓

循按鄭注引地理志又讀和爲桓然則班志禹貢

桓水正指此和耳志又言禹貢西傾山在臨洮未

嘗以桓水爲在西傾也胡朏明以班志不可信竊

所未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

禹貢鄭注釋卷上

出下上中上者差復益少

正義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史記集解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隴西郡臨洮

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

之間人有所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道而來桓是隴阪

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

阪曲爲盤也

水經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集解

浮于潛逾于汚入于渭亂于河

或謂漢爲汚史記集解

循按傳同叔禹貢集解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汚爲

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汚而汚之相通者有褒自褒

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

餘里上文旣言逾汚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汚褒

既是水道言汚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

不言斜可也如必欲言汚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

通則當曰逾于汚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之不

簡直哉同叔名寅義烏人自言學者考經之詳當

以余說爲當如右說不誣也胡朏明必謂褒斜二

禹貢鄭注釋卷上

水禹時可達而責班氏強爲附合之誤失之矣

又按余於同叔之解逾汚入渭而有悟於夾右碣

石入于河此入于河猶言入于渭與導水言渭洛

涉之入于河異義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

水之入水則此水達于彼水自人言之則謂之達

人之于水不言達而言入則非由水而水矣逾汚

之後言入于渭自陸而水也夾右碣石入于河亦

自陸而水也鄭言禹從碣石山西北行還從碣石

山東南行入河亦謂夾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

析自不明碣石入于海爲山脉入海又不明夾右

碣石入于河爲自陸入河遂以河之入海在碣石

入于河爲泛海逆入于河因而爲島夷之貢道且

謂碣石淪于海中矣若果由海入河則宜曰沿于

海達于河揚州之文可例也

黑水西河爲雍州

注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西河也

詩韓奕正義○公羊莊公十年傳疏

弱水既西

注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正義

涇屬渭汭

志安定郡涇陽

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

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禹貢鄭注釋卷上

吳

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

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

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

詩谷風正義

汭之言內也

循按正義汭之言內也一句是鄭注下云蓋以人

皆南而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曰

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

道也此皆釋孔傳之文孫本誤以爲鄭注

漆沮既從

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

洛

志右扶風鄠

南

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鄠水出東

荆岐既旅

志左馮翊襄

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志右扶風武功

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

爲敦物皆在縣東

禹貢鄭注釋卷上

畢

注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史記集解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志武威郡

故匈奴休屠王地

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

注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

正義

地理志都野在武威

名曰休屠澤

史記集解

循按正義引云鄭氏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

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是

也以下正義之文孔傳云皆言致功故正義有從

此致功云云也傳同叔禹貢集解概以爲鄭注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圖又約其辭耳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注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崑崙山則在

積石之西南正義

循按史記索隱云鄭氏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與正義引小異在積石西南必不連岐山岐蓋嶠山之譌禮記正義引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識者皆

禹貢鄭注釋卷上

吳

謂之說此引地記而索隱以爲河圖地說則亦緯識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注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詩韓奕正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人海過郡十六行九十四百里左

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注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

戎也正義

循按引鄭注下正義云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此正義約鄭之辭非鄭注也王本孫本皆以此爲鄭注

禹貢鄭注釋卷上

吳

禹貢鄭注釋卷上終

姪廷琮校字

禹貢鄭注釋卷下

江都焦循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志右扶風汧 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注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

嶓山爲正陽列 正義○史記索隱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 史記

集解

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志河東郡蒲反 雷首山在南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禹貢鄭注釋卷下

志河東郡濩澤 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禹貢王屋山

在東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志河內郡山陽 東太行山在西北壑王 太行山在西

北常山郡上曲陽 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

貢恒水所出東入滏

右導山一

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

志天水郡冀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京兆尹華

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

注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西

南史記集解

循按續漢郡國志涼州漢陽郡冀有朱圉山劉昭

注云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鄭以天水

改名漢陽而冀名未改故舉當時郡名以明班志

之天水也郡國志又云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志宏農郡盧氏 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密高 武帝置以

奉太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密高

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

禹貢鄭注釋卷下

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 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

尾山

注屬豫州 詩陳風譜正義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

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

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史記集解

右導山二

循按胡朏明謂地理志于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

十一惟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推其所謂終南不

可從者以西京賦並言終南太一李善注言是二

山不當爲一也流沙不可從者以魏晉隋唐諸史

言流沙在龜茲鄯善也陪尾不可從者以賈公彥
保章氏疏引春秋緯文方外熊耳以至泗水陪尾
屬搖星也王光祿後案俱已破之竊謂導山四列
不及岱山蓋以青兗徐之山皆岱宗之脉所盤結
不必尋而導之故不言也泗水所出之陪尾僅見
於博物志及隋書地理志泗水縣下故賈疏言之
無論緯書之言不足徵信卽令泗水所出真有陪
尾亦自別于安陸之陪尾緯言泗水陪尾正明其
非安陸陪尾矣陪尾在兗州則正岱山之脉所衍
不得爲太華之支矣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脉言據

爲典要可云戾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

志南郡臨沮

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

注荆山在南郡臨沮

史記集解

內方至于大別

志江夏郡竟陵

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六安

國安豐

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注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

史記集解

大別在廬江

安豐

史記正義

循按續漢郡國志江夏郡竟陵縣立章山本內方

安豐縣改屬廬江郡

右導山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志長沙國湘南

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志豫章郡歷陵

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

原

循按通典云潯陽漢舊縣在江北今蕪春縣界晉
溫嶠移于此隋改爲彭蠡縣有蒲塘驛卽漢歷陵
縣王莽改爲蒲亭今驛前有敷淺原在西數十里

有博陽山文獻通考江州德安縣有博山水吳草

廬今文尚書纂言云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卽

漢歷陽縣地湖廣蕪州治爲漢蕪春廢縣潯水城

在州東潯陽記謂之蘭池城古潯陽地今蕪州在

江北江南卽興國州九江自鄂陵至桑落州卽自

興國至宿松也在南岸爲自興國在北岸爲自蕪

州今爲自蕪州漢爲自潯陽故班志于潯陽記九

江在南云東合爲大江則指至宿松桑落洲也通

典言始自鄂陵以南岸言之班志言在潯陽南以

北岸言之興國州在德安縣之西北德安在府治

之東南敷淺原在德安則當鄂陵之東而當九江之中際也

又按導山曰逾于河曰過九江非閒文也正義釋逾于河云荆山在懷德縣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是也自衡山至德安縣由南而東北無容經九江此所以或以洞庭爲九江或以彭蠡爲九江也不知過九江正非虛過蓋自衡山而來山脉盤結于九江之間此江之所以九而敷淺原則其歸宿地也江中磯洑橫突洲嶼繁多此正山脉之所在故導山至此必求之水中曰

禹貢鄭注

五

過九江者山脉過江中也廬山在原之東蓋脉自東還至西也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禹之導山固未嘗不登廬山乃或以經不言遂謂禹導山止于敷淺原豈其然哉禹之治水所以爲神者正在山脉水脉條分縷析而章句儒概屏不道令地脉之學尚屬諸堪輿家言果誰之咎耶李淳風乙巳占述洛書以禹貢諸山分配二十八宿九江爲翼蓋水行磯石之間以水言謂之九江以山脉言亦爲九江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正謂此也

淮南子要略訓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剔河卽播九河鑿江卽九江孔殷辟湖卽震澤底定此西漢人解經或以九江五湖不煩致力何其迂也江漢旣合此地山脉所結未易暢流乃鑿爲九而多其孔始奏朝宗之績導山之過九江所以致九孔卽所以致江漢朝宗也

右導山四

導弱水

張掖郡刪丹

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

禹貢鄭注

本

金城郡臨羌

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

池北則湟水所出東至九吾入河西有須抵池有弱

水昆侖山祠

地理志

弱水出張掖

史記集解

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

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

正義

至于合黎

合黎山名

正義

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史記索隱

循按班志僅言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故鄭引地說明其爲山在會水縣北也索隱云水經合黎山在

酒泉會水縣東北鄭氏引地說亦以爲然王本孫
本約其文爲鄭注今依之

餘波入于流沙

補張掖郡居延

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補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

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史記集解

循按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臨西海善眩安息長老
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引元
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此弱水班氏得
之傳聞本不與刪丹臨羌相混而于刪丹引桑欽

禹貢鄭注釋卷下

七

于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爲禹貢之
弱水也鄭注弱水屬張掖合黎屬酒泉流沙屬居
延一準于班耳惟地記言通于南海淮南地形訓
云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
沙南至南海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塞水
也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地記與淮南同乃居延
在北弱水西至合黎其餘波東北至居延所謂入
于流沙也若絕此而過何由得通南海地記之流
沙當非指居延而言鄭注並引之以存異說非據
以駁班志謂地記同于班志亦非也

又按條支之弱水西王母班氏得諸傳聞載諸西
域傳而地理志金城臨羌亦有弱水及西王母石
室爾雅釋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
竹近山戎北戶近交止日下卽青州嶠夷之地大
戴禮少間篇言舜時西王母來獻其玉琯與交止
肅慎並舉則西王母固不得遠在條支也淮南地
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高誘注引地理志金城
臨羌以證之西王母在此是也臨羌本有西海卽
青海或卽傳會於條支與

右導水一

禹貢鄭注釋卷下

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補益州郡滇池

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

補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

史記今中國無也正義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

集解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

其南脇郡部

循按通典又云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
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卽今中國無之矣此卽約鄭
注

又按鄭注旣引班志滇池黑水祠又引地記明三

危山之所在云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在積石西南其地依稀可辨必執三危在燉煌而謂有兩黑水何哉

右導水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注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闕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河水注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注地喉也沈出坏際矣然則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沛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水經河水注

禹貢鄭注釋卷下

九

循按漢書溝洫志注引鄭氏云山一成為伾在修

武武德界與此小異

又按以大伾在黎陽始於臣瓚然亦疑而未定之辭隋書地理志則云汲郡黎陽有大伾山說與鄭異然史記至于大伾下言廝二渠載之高地則大伾不當在成皋矣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說固有所從來也

又按河圖括地象言昆侖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爲地之門鳥鼠同穴爲地之幹汶山爲井絡大行爲天下之脊隋杜公瞻編珠引春

秋括地象云河有九曲發昆侖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底柱觸闕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要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至碣石入于海爲天臍鄭所引地說蓋本諸此但殘闕不可備考耳惟大伾爲地齒底柱闕流爲地喉此注以大伾爲地喉而不稱地說或有譌文未可定也王本於地喉上增大伾二字水經注所無是禹貢指南所引鄭注亦無大伾二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禹貢鄭注釋卷下

十

周鉅鹿郡鉅鹿

禹貢大陸澤在北上黨郡屯留桑欽

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信都國信都

故章河故庫池

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河內郡州其故國

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

北入海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過郡四行千五百里內黃清河水出南清河郡靈河

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蔣入漳水真定國絲曼斯

汶水首受太白渠東至縣入河中山國北平徐水東

至高陽入博又有盧水亦至高陽入河望都博水北

至高陽入河

注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絳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郈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其耳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濁漳水注

循按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正義引云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其河內其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土

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與水經注所引文小異而義同

又按地理之書莫精於班志其言簡而義該互出旁通至博至慎鄭氏注水經雖一本之往往不明其趣學者因而疑班志亦戾甚矣胡朏明本鄴東故大河以定禹迹是也乃執鄭氏之絳瀆而斥班志信都絳水之非非也班氏之書究而尋之宜用以定鄭氏之是非不當以鄭氏之說惑之也志於鄴東注故大河於鉅鹿注禹貢大陸又以庫池爲

徒駭鬲爲鬲津於河關注積石之河至章武入海見雍州下於館陶注屯氏河至章武入海蓋屯氏雖決自館陶而章武入海之道未改也史記河渠書班氏取爲溝洫志其言水道極詳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載之高地則鄴東也渤海卽章武之地也志云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顏師古注云在渤海之濱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土

因以爲名戰國策蘇秦說齊王曰齊北有渤海黃歇說秦昭王曰齊東負海北倚河是河入渤海在齊之北蘇秦說趙王曰秦攻燕齊涉勃海蘇代說燕王曰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蓋涉勃海卽是渡河河之入海在此自古已然臣瓚疑入海在碣石坐於導山至碣石入海與夾右碣石入河有未明也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

災賈讓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班氏采羣言相證而鄴東之故大河可互發也河渠書云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元光中河決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卒塞瓠子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然則漢武時河仍禹道故史遷于大伾下特詳釀二渠載高地至此又言北行二渠卽仍載諸高地可知溝洫志云自塞宣房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蓋前此決瓠子溢鉅野爲患于兗州以南對瓠子言之故爲北決也魏郡清河信都勃海正是過郡四與地理志又互相表裏者矣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經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

州東郡分水爲界又云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又云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屯氏河新絕未久可復浚以助大河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沛南此述鳴犢河甚詳乃旣言屯氏河塞地理志又言鳴犢河至碯入屯氏河者蓋自碯以西之流塞自碯而東則鳴犢河奪屯氏河之委入海也屯氏別河張甲河不知起自何時而張甲河亦必入屯氏河因而入漳以入海也禹導河合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漳與滹池入海河旣與漳絕則漳自與滹池入海班志於信都言故漳河故滹池入海又於上黨沾言漳至昌成入大河昌成卽信都國縣至昌成大河乃漢河非鄴東故大河蓋河徙而東不由鄴亦不至大陸至昌成乃復與舊河合故記漳水至此入河已而此流亦絕漳與滹池自入海矣故又於信都記之又云禹貢絳水亦入海者卽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河今則與漳及滹池同人海也屯留絳水已曰東入海矣漳絳異源而同委禹貢主降而客漳則曰北過降水後世主漳而客絳但

見漳之入河入海不知正降之入河入海也於衛水入河言入漳池又明漳池卽徒駭則漳水入河正入漳池今以漳河漳池及禹貢絳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夫漳之入海在渤海自若也何必自信都言之於信都言之者明舊河在此合漳也於絳水明加禹貢二字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卽禹貢降水之入海也孔穎達不明班氏之指而疑信都爲襄國乃得先過降水後至大陸抑知信都言絳入海不言入河且上黨之清漳言

禹貢鄭注釋卷下

五

至昌成入河昌成亦在鉅鹿之北而後於大陸乃不疑昌成入河之漳而疑信都入海之絳乎班志於清漳不加禹貢明昌成入河非禹迹也於絳水加禹貢明信都入海之漳正大河北過之降也曰禹貢絳水亦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正義改其文曰降水在信都縣則誣之矣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唐杜佑通典謂橫漳在肥鄉本此以推班志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水合故班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雖不明指漳絳在此入河而其意已見夫同一漳也始則

大河合之於鄴東繼則大河合之於昌成記故大河在鄴東明漳之至斥章入河也記清漳至昌成入河明河之至信都合漳也記漳河漳池絳水入海明河之與漳絕也其辭互見可謂精矣班志於鄴東稱故大河於清漳至昌成所入稱大河則昌成之大河非鄴東故大河矣故大河經魏郡鉅鹿信都勃海屯氏河不經鉅鹿而遶清河則至昌成合漳者其屯氏河乎若鳴犢河入屯氏河張甲河入漳則其委仍勃海入海也惟河渠書於瓠子之注鉅野云郇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郇無水災地理

禹貢鄭注釋卷下

六

志鳴犢河稱河水別出然則郇靈之間舊有河矣此胡肅明所由以水經注之北瀆爲周定王五年之所徙也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從頓邱入勃海與水經注北瀆所行合元光三年始徙頓邱則北瀆非周定王時所徙矣此閻百詩所由以鄴東故大河爲周定王時所徙也見四書釋地胡肅明舉十五證以明鄴東故大河爲禹河之舊今以定王五年後考之鄴東之河不徙於定王五年其證亦有九周定王五年魯宣公七年也河徙非常

之事春秋不書一也春秋時設誓必舉當前之物如荀偃濟河及著雍卒樂懷子誓之曰有如河重耳歸國及河與子犯誓曰有如白水是也昭公三十一年在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公曰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乾侯杜預言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典午之斥邱仍漢縣之舊唐爲相州之成安今仍之屬廣平府地正在鄴東公居此而以河爲誓河必逕於此邑惟其瀕河故地多斥鹵二也定公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杜預言黎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言內黃西南三十里有

禹貢鄭注釋卷下

七

古牽城內黃西南卽黎陽東北河在鄴則牽在河之東酈氏之北濱則在牽東是時魯衛齊之會謀救范中行旣會公卽歸齊衛蓋亦歸至秋齊衛又會于洮洮則今山東曹州地三國皆處河之東不應越河而會三也戰國策蘇秦言趙東有清河齊西有清河然則齊趙以清河爲界張儀說齊湣王曰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亦以清河爲齊西界渡之爲入齊也齊破燕樂毅謂武靈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蘇秦說齊曰有洹西則趙之河

東危惟河行鄴東在清河以西故有河東之地謂大河之東清河之西地也若北濱在清河之東趙以清河爲界不得至平原間矣四也無忌說魏安釐王曰秦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蘇代約燕王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地理志言魏地盡河東河內趙地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蓋趙以清河爲界清河在內黃不獨止于清河以西而南亦盡于清河也斥邱在漳水北河內以漳爲界河外以清河爲界自內黃至斥邱則以大河分東西西魏而東趙故蘇秦言

禹貢鄭注釋卷下

七

趙南有河漳若是時河與漳絕趙之南不得有河矣五也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云按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六也周定王河徙之說止見於周譜如淳解周譜云世統譜牒也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余讀譜記十二諸侯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桓譚新論言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唐柳芳言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然則周譜固史公所熟見者而定王河徙紀表書傳無一言及之蓋考之不得其實寧從其闕耳且譜言河徙未言徙何地酈道

元以故瀆實之胡朮明乃以北瀆爲定王時所徙則周譜所未言七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本胡朮明之說謂宣公七年後之河異於七年以前以爲傳文可考者莫著於開州蓋以衛之戚邑在開州北七里襄公十四年孫蒯入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曰居河之麋職爲亂階指孫文子居戚哀二年晉納蒯賁于戚宵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至焉戚果在開州則朮明之言驗矣乃考戚之所在杜預土地名言在頓邱衛縣西枯河東又相州臨河縣東有戚城水經叙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

禹貢鄭注釋卷下

五

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然則衛縣在濮陽之西黎陽之東今之開州在濮陽之東戚何得在開州北七里乎班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世祖更名衛國郡國志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劉昭注補引文元年左傳會于戚水經注叙淇水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淇水又東逕枉人山東牽城西然則觀地在牽城之西南矣牽在黎陽東觀在此則漢之衛國在此而戚在衛西則黎陽之東境也舊唐書言臨河縣隋分黎陽縣置則臨河縣東正衛縣西土地名此言雖非必杜

預本文實足互成而定其地戚在黎陽則河正鄴東之河入也班志濮陽衛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河決若經此衛之都未有晏然無水者是年春則使孫良夫來盟冬則會于黑壤衛之君臣旣不以災告諸侯亦不以災弔九也自春秋至于戰國大河皆行鄴東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於頓邱東南史文甚明鄒居河北之河卽指頓邱所決耳其後瓠子雖歌而此河未塞屯氏旣決鄴東乃竭王莽河卽武帝時頓邱之徙河孟康謂出貝邱南南折杜預謂出元城縣界皆指此不必

禹貢鄭注釋卷下

五

周定王五年徙也東漢河旣東行不獨鄴之大河爲故河卽屯氏之絕亦久當時學者有以屯氏之河爲禹河者故鄭氏疑之然鄭氏注九河大陸一依班志雖有屯氏之疑必不據爲典要耳惟班氏叙傳謂商竭周移然則非謂定王五年所徙乎竊謂春秋時無清河而戰國時有清河趙武靈王言河薄落之津與齊中山共之此均非古跡蓋齊桓時九河旣塞乃變而爲清河等水是所謂移也八支盡紊漸及經流鄴東之枯實始於漢必以定王之徙卽在頓邱實無文獻之徵也班志言淇水至

黎陽入河清河出內黃南則是時清河與淇水未合而黎陽北行之河尚未枯也又斯淡水至鄴入河盧水博水至高陽入河高陽屬涿郡鄴屬鉅鹿鉅鹿涿郡有河則鄴東之河矣鄴東故大河不言禹貢可見此河西漢猶存也志言河水出河關積石山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自金城數之凡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已得十六河內接壤者魏郡也於魏郡鄴縣注故大河於館陶注屯氏河過郡四又於溝洫志互見屯氏河所過四郡爲魏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郡清河信都勃海以河內以西河流今古所同魏郡以下故大河已不可見屯氏河不可合古河而言故於上言十六郡於下言四郡合屯氏河言之爲過二十郡班志之義隱於句間如蛛絲馬跡靜而求之宛然可見也水經漳水注云地理志絳水發源屯畱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瀆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禹般列于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

矣此以信都之絳水卽屯畱之絳水亦卽禹貢北過之絳水漳絳通稱說爲精妙乃又叙一絳水故瀆北逕信都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于廣川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引地理志信都絳水以實之通典直以此爲禹貢之絳水於冀州之南宮信都經縣兗州之貝州皆詳叙枯涸渠不知此水經之絳瀆乃漢以後之水非禹貢之降水也班志明言禹貢絳水豈絳瀆枯涸所可亂哉胡朏明不知班氏之指而斥爲大謬朏明謬矣又言說經者動稱枯涸以證道河之所過皆班固禹貢二字誤之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夫班固加禹貢二字正足明絳水非絳瀆後人爲酈道元杜佑所誤班固不誤之也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注播猶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詩義

循按正義引作言相向迎受水經注引作言相承受矣

右導水三

播豕導漾東流爲漢

隴西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

武都 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

注地理志潯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出隴西西縣者爲西漢至江州入江出氐道縣者爲潯至武都爲東漢爲沔又於沮縣叙沮水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周禮職方荊州其川江漢而班氏繫諸沮所以明東漢水合沮至沙羨南入江也沙羨在江夏郡其南入江卽至大別入

禹貢注釋卷下

圭

江也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于漢曰沮口所謂沔漢此最得班氏之旨矣惟沮卽是漢故志直以荊州川屬沮也潯出氐道不言潯豈者旣曰禹貢潯水則卽潯豈導之者也且于西縣注禹貢潯豈山于氐道注禹貢潯水明潯出氐道而導潯則于西縣之潯豈蓋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惟潯出氐道而導于潯豈爲漢而實有自潯豈出者至江州入江是爲西漢故班志詳叙之潯豈爲禹貢之潯豈西漢則非禹

貢之潯出自潯豈者非導自潯豈者也鄭氏以出氐道者爲漢而以出潯豈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大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見梁州下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氐道至西縣潯豈山導之東南合沮水爲荊州川入江者爲漢之正流卽于潯豈疏通其別流至江州入江爲潛爲西漢卽爲漢之別是自潯豈出者自潯豈疏通而別之者也班氏之義鄭氏闡之極詳切矣後學不明班鄭之指紛岐錯出不足惑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禹貢注釋卷下

圭

注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

循按水經注于夏水入沔云鄭元注尙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云云則鄭注止此十二字耳下引劉澄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于沔水過武當縣東北注云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此自酈氏引地說之文非鄭注也王本以爲鄭注非也史記索隱云滄浪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

水之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首句約馬鄭之義卽水經注滄浪今謂之夏水也漢河別流乃小司馬申說之文王本孫本皆誤作鄭注孫本又誤標爲史記集解集解未嘗引此文也

過三澁至於大別南入于江

注三澁水名也

水經注○史記索隱

在江夏竟陵縣界

史記集解

循按班志鄭注及水經皆以大別在安豐水經又以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酈道元注江水亦言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漢之安豐雩婁均屬廬江郡則大別山二邑共之矣注汚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水入江云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尙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酈氏承杜預之說疑大別不在安豐乃曰不知所是未定之詞也杜預注小別大別亦但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竟推預之說亦未定之詞也酈氏注江水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

衡北翼際山旁者也此以魯山爲翼際而不以爲大別蓋其時安豐有大別沙羨無大別雖疑安豐之遠而不能移翼際之山爲大別也通典於漢陽言魯山則未以大別之名被之元和郡縣志乃以魯山一名大別山蓋緣杜預酈元之說而傳會之其實杜預酈元所不料也王光祿後案辨明大別在漢水之東凡霍山以西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東北插入其境其言甚辨余爲申之昭公六年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十三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也定公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公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鞏縣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

鍾離古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

皆見左傳

此言豫章之汭則豫

章者水名非地名也定公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
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于柏舉不云自豫章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
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
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
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漢而達此水以及于
廬壽之間也惟其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何以云見舟也說者不能以夏汭桐汭諸言汭者
例之乃以淮南江北漢東之地統而歸之豫章甚
或以彭蠡湖爲豫章之汭則不免于固矣自豫章
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明是漢水東至大別而
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卽近于大別所謂汭者
當卽此也兩軍夾于南北非夾于東西濟漢水而
陳自小別東至大別自南而北非自西而東也柏
舉在麻城正當兩軍之間亦東西當大別小別之
間故兩師陳于是楚敗至清發而濟清發者酈道
元謂卽潁水之通稱上承澁水下入污水以後世

地勢言之漢水在潁水之西魯山又在漢水之西
準此以解夾漢則吳軍必已在應城安陸之間而
楚師但軍漢陽荆門一帶而已若然則子常陳師
於小別大別何用濟漢而又何至戰於潁水之東
柏舉之地哉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
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武城黑曰
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大隧直轅冥阨在
今信陽之南蓋吳至淮汭舍舟陳師于豫章及漢
之北由東而西直達于應山德安之間故大隧等

禹貢鄭注釋卷下

圭

隘在其後過此三隘可退入蔡境故毀舟以絕吳
道塞隘以斷蔡應或謂三隘爲吳所已過之地司
馬謀斷其後則吳似從信陽來真孤軍深入矣惟
其自廬壽而西連營于漢北于是子常濟漢亦自
小別而東列陳于吳軍之南兩國兵威之盛瞭然
可見而漢水之逕于麻城英山之間亦于此可見
大雅江漢之詩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
浮浮正義云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
導漾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
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毛詩正義本於二劉詩書之文誠可互證矣地記言漢水觸大別之陂孔傳言觸山回南入江顯謂漢水東至安豐之大別復回而南入于江夫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于匯非會匯在東陵也導河言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大伾至于大陸凡至于云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正以自大別至江水有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水道變遷誠難臆決與其執後世之水以疑前人之說莫若究

禹貢鄭注釋卷下

水

經傳之文以尋舊迹之存大河由鄴東而合降水南江由石城而入太湖漢水觸安豐之大別而後南入于江其義一也杜預不知豫章之爲水又烏知大別之所在鄺元謂地說與杜預相符不知地說正以大別在安豐言杜預非其義也元和志以魯山當大別固不足辨矣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注

匯同也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

水經汚水注

循按注文精妙漢既入江兩水不相容故匯而爲澤蓋湖漢諸水皆入彭蠡漢水注此而不容南洩

仍轉而合江至東陵以下乃分而入海也經曰匯注曰回明其回旋于彭蠡而不洩也非漢之入江無由匯澤爲彭蠡非漢之入江無由分爲北江故彭蠡北江皆主乎漢而言之矣

右導水四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注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匯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

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正義醴陵名也大阜曰陵史記集解多此

字八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爲縣乎正義

過九江至于東陵

禹貢鄭注釋卷下

三

志廬江郡

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

循按水經江水東過蕪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鄺氏注云江水左旁青林湖卽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尙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謂之決水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原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也班志金蘭

附注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宜在今廬江桐城兩縣之間也又班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今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灌水自東陵至蓼入淮是自廬江桐城間至霍邱正合五百里過郡二者金蘭雩婁屬廬江蓼屬六安爲二郡也胡朏明謂金蘭在固始南直黃梅固始與霍邱鄰近使灌水出此何得五百里至蓼入決乎

東池北會于匯

注東池者爲南江正義

循按初學記所引孔鄭之注于此益見其僞云東池者爲南江則鄭氏明以東池二字爲句北會于匯爲句彭蠡在江之南此言北會豈得爲會彭蠡乎禹貢凡言會皆原有一水而此水往會之如沛之會汶淮之會泗沂渭之會澧是也東匯澤爲彭蠡乃漢水往而匯之彭蠡卽漢所匯也北會于匯乃是別水本匯于此而江水往會之也匯非江水也說文池裏行也引此經文蓋于正流之旁分出

一支裏行之謂也水經沔水過牛渚東至石城分爲二一過毗陵北卽北江也一至餘姚入海卽東池之南江也鄭注以自石城入貴口逕寧國至安吉故鄣爲長瀆注于具區具區在水北正所謂北會于匯也班志于石城注分江水鄭注于東池者指爲南江若合符節學者執初學記之譌文轉牽正義所引之眞鄭注以就之北會二字不能通乃謂經文東池北爲句旣無解于鄭注東池者之文且試思水之行豈有直而不裏者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謂裏行者多矣經未嘗言之何獨于此言其

東池北乎亦淺之乎言經矣

又按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海渚在舒州同安唐之舒州今之安慶也自江北言之爲安慶自江南言之爲池州池州漢之石城也南江至此東池自其受江處言則爲石城方其浮舟而下始依北岸至此入石城分江水口故曰渡海渚言從舒州渡至貴池也水經注叙分江水由貴池而東逕宣城之臨城安吳寧國諸縣皆漢丹陽郡地

過丹陽卽過臨城安吳寧國諸縣地也門人問曰
不舉秦郡而舉漢郡何也曰石城至錢唐所過非
一縣不可繁指以錢唐以上皆丹陽所轄曰過丹
陽實括諸地始皇既臨浙江還過吳吳亦漢郡也
益秦時江以南止一會稽郡漢始分爲鄣郡武帝
元封二年更名丹陽舉丹陽切于舉會稽也吳郡
高帝十二年更名在秦亦會稽也若舉秦郡則將
云過會稽至錢唐又云還過會稽語無分別矣史
公不舉會稽而舉漢所分之丹陽與吳始皇往來
之迹遂曲曲如繪屬文之工可見于此始皇紀中

禹貢鄭注釋卷下

畫

凡言遼東琅邪南郡上黨上郡九原東郡皆郡名
其舉縣者鄒以嶧山陽武以博浪沙過黃腫登之
罾以之罾在腫縣過彭城求周鼎于泗水以泗水
在彭城使者過華陰平舒道以有持璧怪異凡舉
縣言皆有事實在其縣地故至錢唐以駐此也渡
江乘以渡此也過丹陽過吳則舉郡以括諸縣也
史公爲文神明變化如勃海漢郡也于扁鵲傳云
渤海郡鄭人東海漢郡也于陳涉世家云攻東海
守慶于郟沛亦漢郡也高帝生時無沛郡而本紀
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蕭相國傳亦云沛豐人

也是皆漢郡而追言之丹陽亦其類也然則秦有
丹陽乎漢丹陽郡丹陽縣注云楚之先熊繹所封
然則丹陽之名古已有之郡以縣得名縣以楚封
丹陽得名秦時置此縣與否不可得知而其時南
江所經有丹陽則可知也晉分丹陽郡爲宣城郡
又分丹陽縣爲于湖太平寰宇記青陽縣下引輿
地志云吳帝南渡之初于古丹陽城置定陵縣輿
地志陳顧野王所撰也言古丹陽蓋別于其時之
丹陽其時之丹陽仍晉宋之丹陽然則晉移丹陽
郡于建鄴亦移丹陽縣于北晉之丹陽非古之丹

禹貢鄭注釋卷下

畫

陽矣宋書州郡志言割無湖爲定陵隋書地理志
言并定陵于南陵然則古之丹陽當無湖之南爲
今南陵縣地也吳晉移近江寧故通典言江寧爲
漢丹陽縣此實晉縣非漢縣也唐天寶元年置丹
陽縣于漢之曲阿屬潤州此則今之丹陽縣所始
蓋丹陽一縣自南移北漸失其故古丹陽自在南
陵寰宇志引輿地志所言附青陽縣下爲有見矣
說文渾水出丹陽此不分言郡縣蓋丹陽郡丹陽
縣郡縣同名從省文也班志丹陽郡陵陽有淮水
引桑欽說此淮蓋卽說文之渾音近相通借也陵

陽山在今青陽石埭涇縣之間縣以山名宜在于是唐志天寶元年析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今之青陽涇縣之間正古之南陵定陵所在亦即古之丹陽所在然則即以縣論亦當南江所逕而余必主郡言者縣不能括也然則徐廣以丹陽在南郡枝江通典謂在巴東郡秭歸何也曰非班志之義也史記楚世家封熊繹于楚蠻居丹陽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班志于丹陽縣注

禹貢鄭注釋卷下

楚

熊繹所封又叙楚地云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于荊蠻爲楚子居丹陽而南郡枝江則注云故羅國秭歸則注云歸鄉故歸國又江陵注云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羅國在桓公十三年尙能謀楚師而敗莫敖若爲楚初封之國何以得没于羅歸即夔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史記集解引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鄭語孔

晁注云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熊摯自棄于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熊摯竄于夔則夔必遠于楚是時楚都正在丹陽若秭歸卽是楚都摯何竄于此而且國于此耶吳太伯世家言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泰伯所邑之吳漢會稽之吳縣今之蘇州也其地稱荊蠻則楚之初封正不遠此秦策蔡澤言吳起南攻揚越史記吳起傳言其南平百越越與粵通熊渠所伐之揚粵卽吳起所平之揚越也但吳起所平南及蒼梧熊渠所伐江以南而已至于鄂則拓地至武昌也

禹貢鄭注釋卷下

楚

其時荊蠻之地多荒辟楚以漸經營之雖封其子于鄂而都仍在丹陽楚地如鵲岸在今池州卽鵲長岸在今當塗棠在今六合駕蘆庸浦在今無爲州吳志張紘謂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曰金陵然則自池州太平江寧以達于江北和滁之間均爲楚屬由丹陽而拓之實初封根本之地也地處下流不足以窺中國故必經營于江漢之間滅權之後使鬬繆尹之見莊公十八年已有遷郢之志乃是時隨在其北羅在其西鄖絞州蓼諸國合而謀之故示敢卽遷耳桓公六年侵隨軍于瑕以待之瑕

者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師還所及者也鄢陵
今開封府之鄢陵縣自是還師必由召陵在鄢陵城縣南
入城口在應山縣道過隨東瑕當在此侵隨所及之瑕
卽師還所及之瑕武王從丹陽來侵故駐于此也
屈瑕伐羅武王用鄧曼言使賴人追之不及賴人
者昭公四年楚靈王伐吳朱方而遂滅之者也賴
必近吳之國武王居丹陽賴在其西羅又在賴西
故使賴人追之爲便若秭歸去羅甚近且在羅西
何至使賴人追之而且不及也或謂賴卽厲國在
南陽隨縣仍在枝江秭歸之西亦不合也武王旣

禹貢鄭注釋卷下

毛

克州蓼而服隨唐

見哀公十七年

藩籬益固文王熊貲元

年遂遷于郢鄢旣遷而丹陽轉爲東鄙之地矣水
經注引宜都記云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地理
志以爲吳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縵縵荆山
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通典以丹陽在秭歸本
此而又謂自秭歸遷于枝江則合徐廣酈元之說
而一之耳而正不必然也然則子革對楚王曰先
王熊繹辟在荆山何以言荆山也試爲思之固亦
有說以初封言宜曰辟在荆蠻對君之體不可謂
國爲蠻故文其說也班氏以前未有以丹陽在南

郡者執于子革之言乃移屬枝江移屬秭歸矣學
者執薄昭之言謂小白爲子糾之兄與此何異耶
東爲中江入于海

右導水五

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滎河東郡垣

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

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地理志沅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

入河溢爲滎

史記集解

禹貢鄭注釋卷下

毛

循按班志自謂溢出滎陽北地中則不與河通矣

鄭氏言溢出爲滎澤

見豫州下

亦班義也顏師古言濟

水入河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用

孔傳也非班鄭義說文溢器滿也水伏地中遇竇

而出有似于器滿經文曰播曰池曰溢皆非無意

也

東出于陶邱北

濟陰郡定陶

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

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

史記集解

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右導水六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

川

循按通典及元和郡縣志皆以濠州招義縣爲漢之淮陵縣胡朏明因謂淮陵在盱眙縣西淮陵當是淮陰全樹山以漢志淮水入海屬淮陵淮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淮自至淮陵其下爲游水王光祿則謂水經淮至淮浦入海淮陵當作淮浦以余

禹貢鄭注釋卷下

五

論之全王兩君之說固遠勝于朏明而猶未能得班志之指也志言睢水至取慮入泗又言泗水至睢陵入淮而又言淮水至淮陵入海睢陵者雖入泗之處非泗入淮之處言泗至睢陵入淮者明泗至睢陵合睢入淮也推此而淮陵者非淮入海之處必泗入淮之處言淮至淮陵入海者明淮至淮陵合睢泗入海也通典云濠州招義漢淮陵縣地宋僑置沛陰郡于是元和郡縣志云招義本漢淮陵縣宋孝武帝自淮北徙睢陵縣改爲池南縣陳爲招義隋大業元年爲化明余爲考之宋書州郡

禹貢鄭注釋卷下

四

志云淮陵太守本淮陵縣晉惠帝永寧元年以爲淮陵國領縣三司吾徐陽樂陽樂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併雖淮陵自永嘉淪沒僑立南徐而晉初屬縣於此可見下相在今宿遷徐在南司吾在北淮陵置郡于其間宜正當泗水入淮之地不應西近濠州也宋志沛陰太守漢景帝立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領睢陵縣隋書地理志云鍾離郡化明故曰睢陵置沛陰郡後齊改縣曰池南陳復曰睢陵後周改爲招義大業改名化明皆不言睢陵卽淮陵隋志言齊改池南南齊書州郡志沛陰郡有睢陵無池南已與隋志不合元和志則以爲宋武所改而求諸宋志絕無此文說之參差不足取信概可知矣魏書地形志東徐州臨清郡睢陵注云武定七年置有睢水此漢縣之睢陵也又徐州彭城郡睢陵注云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晉亂屬沛陰武定五年屬有睢陵城九子山荆山此宋志僑置之睢陵也晉書地理志言元帝渡江僑置沛陰則宋志所謂流寓徐土者指晉時言故魏志言晉屬也武定五年慕容紹宗擒蕭深明于寒山進圍潼州潼州漢之夏邱今虹縣地也

寒山在彭城今徐州也荆山在今懷遠縣山屬睢陵則睢陵在此是時入于魏故置屬彭城郡七年梁北徐刺史蕭正表等降魏而臨清之睢陵亦屬矣隋志鍾離郡塗山舊曰當塗有當塗山當塗山與荆山皆在懷遠可知僑置沛陰睢陵正在今懷遠縣界而爲漢當塗縣地漢當塗屬九江淮陵屬臨淮眞風馬牛之不相及隋因睢陵而置化明因化明而改招義蓋分漢之當塗非因漢之淮陵也通典誤僑置之睢陵爲漢淮陵元和志乃直謂漢之淮陵宋徙睢陵坐不深考耳魏志淮陽郡有角

禹貢鄭注釋卷下

里

城綏化招義招義下注云武定七年改蕭衍恩撫郡二縣置此招義屬淮陽輿地廣記言淮陽在漢淩縣泗陽之間隋志言後周改綏化爲淮陽改甬城爲臨清開皇三年省臨清入淮陽而梁之恩撫郡二縣則無可考僑置之區十羊九牧大抵一郡縣耳而分爲數郡數縣如角城在梁爲臨清天水浮陽三縣綏化在梁爲綏化呂梁二郡既併而後僅一淮陽縣而已竊謂恩撫郡二縣亦置此地入魏改名招義其後亦與角城等相併酈道元言淮泗之會卽角城又言淮水歷淮陽城北臨泗水岨

于二水之間魏之招義當近乎此也若濠州之招義隋志明言後周改名與魏之招義名同而地異魏之招義屬淮陽而近角城與司吾下相徐相邇謂漢之淮陵可也濠州之招義自在荆山之側通典以此爲淮陵或未辨乎此耶則是謂招義爲淮陵亦有說也

右導水七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至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隴西郡首陽

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禹貢鄭注釋卷下

里

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漢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鶡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水經注

右導水八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瀍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宏農郡上雒

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

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右導水九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注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

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史記集解

咸則三壤成賦

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史記集解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注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性命

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

所行

史記集解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

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秬秬斷去葉也三百里秸

秸又去其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

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

詩甫田正義

循按詩生民正義亦引注云銍斷去葉也秸又去

穎此與甫田正義所引同禮器彙考之設注云穗

去實曰秬禹貢三百里納秬服正義云案禹貢五

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

謂刈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葉秸

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約鄭注之義非引鄭注

也王本于鄭注又去其穎也改爲禾又去其穎惟

葉秸也非是詩生民正義既引鄭注又說之云穎

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

合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遂早得處囊中乃脫

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然則穎正謂錐之挺說

文訓穎爲禾末蓋自總言之則穎以上爲末自銍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言之則穎又爲實之本秸所以聯粟者也穎所以

載秸者也葉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葉間抽出挺

而後結實此注云去葉爲銍則銍爲挺以上之名

葉爲葉以下之名去穎爲秸則秸爲聯粟者之名

穎爲載秸者之名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

穎爲垂穎也銍本穫禾之鐵說文銍穫禾短鎌也

鎌有柄而首垂曲去葉之形似之故卽以銍名秸

猶結穎爲相聯屬之名則銍之去其穎猶鎌之去

其柄矣鄭氏此注至精蓋受古文尙書於馬季長

季長之訓如此見釋文而鄭氏仍之也禮器注引禹

貢作鞞訓爲去實去實則惟存穎矣四百里尙供粟三百里乃去粟乎正義言藁粟別納亦非也鄭之注禮不言去穎言去實者禮言藁鞞之設以席簞言去實乃可織席故注曰去實去實卽去粟也藁鞞者自藁連穎及結織之但去粟耳正義云去其實惟藁結正得此義用以說禮器不可用以說禹貢義各有當王本誤矣史記作秸服漢書作戛服鄭氏禮器注作鞞服均有服字孔傳訓爲藁役卽毛詩禾役傳訓爲列列卽梨如茶之荇亦正以禾穗言之呂覽審時篇云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稊而赤色欽縣孝廉方正程瑤田以此服卽秸服是也孫本經文芟去服字非是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正義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義正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

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正義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詩齊風譜正義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于五千也此注係皋陶謨下則皋陶謨之注也禹

貢云三字上別以又字而不明標鄭注王本孫本皆直以鄭注斷之余不敢定附于此

又按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于五百里米下增甸服外三字三百里諸侯下增侯服外三字奮武衛下增綏服外三字二百里蔡下增要服外三字用今文歐陽夏侯說也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馬氏傳古文之學故以萬里言鄭氏仍之也正義所引馬融賈逵之說則同今文而小異以爲六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千里別納總之五百于甸外餘與史記等王肅斥爲失實宜也異義左氏說唐虞之地萬里賈逵爲左氏學亦受古文于杜林不宜同于今文且謬其說馬氏以釋文所引爲是可知鄭學所淵源耳至于兩說相持余則取今文說儒林傳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而此所說仍從今文誠審乎禹貢之文惟今文之說勝也或謂當時功令當從今文則如班志直載本文可矣亦何必增甸服外諸文以顯著之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朔北方也史記集解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正義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

山蓋嵩高縣省入陽城縣

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北郡國志泰山郡博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

霍山爲南嶽在廬江濳縣西南禹貢無此山郡國志廬江郡有濳縣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郡國志宏農郡華陽故屬京兆有太

華山

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

禹貢鄭注釋卷下

聖

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郡國志河東有大陽縣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郡國志河東垣縣有王屋山充水出

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郡國志河內郡野王有太行山

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郡國志中山郡上曲陽故屬常

山恒山在西北

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郡國志遼西郡有臨渝縣案縣蓋省入此

以碣石水爲碣石山

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郡國志河東郡有濩澤縣

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郡國志河東郡永安故義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

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

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郡國志河東郡有皮氏縣

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郡國志左馮翊夏陽有梁山龍門山

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郡國志馮翊懷德縣有荆山帝王世紀云禹鑄鼎于荆山在馮翊懷德縣之南今其下荆渠也

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郡國志右扶風汧有吳嶺山本名汧

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郡國志右扶風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垂山本惇物

西頃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郡國志隴西臨洮有西頃山

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郡國志隴西氏道養水出此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郡國志隴西首陽有鳥鼠同穴山

渭水出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郡國志隴西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河水

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郡國志武威郡有武威縣

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郡國志酒泉郡有會水縣

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故郡都尉安帝別領一郡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注云獻帝建安末立為西海郡

三危山在燉煌縣南郡國志燉煌郡有燉煌縣

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郡國志漢陽郡永平十七年更名冀有朱圉山武帝

置為天水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郡國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

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郡國志宏農郡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

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郡國志南郡臨沮有荆山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竟陵有章山本內方

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郡國志廬江郡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安豐有大別山

外方山高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郡國志南陽郡平氏有桐柏山淮水出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郡國志江夏郡有安陸縣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郡國志長沙郡湘南有衡山在東南

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郡國志長沙郡有九江合為大江與班

志同又長沙郡有下雋縣

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郡國志南郡華容有雲夢澤在南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郡國志廬江郡有金蘭縣

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郡國志豫章郡有歷陵縣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郡國志豫章郡有彭澤縣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郡國志丹陽郡有蕪湖中江在西

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郡國志吳郡順帝分會稽置震澤在西後名具區澤

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郡國志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郡國志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郡國志東海郡祝其有羽山

陶邱在沛陰定陶縣西南郡國志沛陰郡有定陶縣

荷澤在定陶縣東

雷澤在沛陰成陽縣西北郡國志沛陰郡成陽有雷澤

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郡國志山陽郡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

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郡國志沛北國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臣昭案沛

北前漢之舊國此是經并泰山復分泰山沛北二郡皆無蒙陰縣惟班志蒙陰顧與國在蒙山下郡國志南武陽有顧與城然則

蒙陰并入南武陽矣

禹貢鄭注釋卷下

大野澤在山陽鉅鹿縣東北郡國志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

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郡國志河南尹有成皋縣劉昭補注云左傳鄭子皮

勞晉韓宣子于索氏杜預曰縣東有大索城尚書禹貢至于大邳

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郡國志梁國有睢陽縣

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

還入江郡國志蜀郡有汶江道有郫縣

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郡國志南郡有枝江縣

三澨地在南郡郢縣北沱郡國志南郡有郢縣地或誤作池非

循按水經於卷末記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山謂壺

口雷首等水謂北江中江等澤謂大野彭澤等地

謂三澨流沙等略於水者前已詳之且諸水依山

爲識者居多知山地之所在可知水之所在也水

經唐以前不著作者姓名新唐書藝文志以爲桑

欽者誤也欽受古文尚書於塗子真見漢書儒林

傳班志亦多引桑欽說則欽爲西漢人無疑此卷

郡縣皆用東漢順帝分會稽郡置吳郡此于吳縣

不稱郡蓋以郡名吳相複省去如下邳郡下邳縣

燉煌郡燉煌縣武威郡武威縣皆不稱郡可例也

又獻帝時立張掖居延爲西海郡此不稱西海然

則著書者在獻帝以前順帝以後與鄭氏同時者

禹貢鄭注釋卷下

奎

也所說多本班志與班志不同者二碣石山在臨

渝一也九江地在下雋二也與鄭注不同者三三

危在燉煌一也三澨在郢縣二也大伾山在成皋

三也與郡國志不同者四金蘭一也懷德二也蒙

陰三也龍門在皮氏四也以余論之三危三澨大

伾班志所未言作者與鄭氏同時說與鄭異蓋別

有所受碣石水當以碣石山得名山而曰大所在

宜廣東漢右北平無驪成遼西無桑蓋臨渝之地

實兼之謂臨渝南水中與驪成不相遠也三澨鄭

氏注舉春秋傳句澨漳澨雍澨澨則澨以三言

明非一地或竟陵郢縣皆有之亦不相遠也鄭注以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蓋疑辭此以成皋實之成皋在河南與河內兩岸相對鄭以沛水出入所經擬之蓋沛水所經實有大伾故張晏亦云成皋縣山通典引誤作張揖轉販者遂不及考水經或有所受之耳禹鑿龍門水出其間然則兩岸皆可名龍門河東皮氏東岸也馮翊夏陽西岸也異而同者也胡朏明謂金蘭漢初有此縣非也漢初有之後既并於某縣則東陵鄉卽移入某縣志於某縣下言之可也不應言於郡下當是班固時於郡治分置此縣

禹貢鄭注釋卷下

蓋

班氏曰驗當時淮水所出在此故水經亦同水經於班志地名爲東漢所改者皆易以當時之名金蘭若爲漢初之縣何以尙稱之乎余以水經證班志知其爲東漢所置縣漢末又省之故郡國志不載也馮翊之懷德泰山之蒙陰或漢末省并或郡國志失載可以水經參補司馬彪之書若酈注引金蘭自本班志及水經胡朏明謂晉宋復立亦非也以上等條雖有異文大指不謬惟三危九江其說太遠頗惑後學三危爲黑水所經鄭注引地記言在鳥鼠之西南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是

也自水經以爲在燉煌南於是杜預注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以三苗亦竄在此胡朏明乃謂雍州之黑水非梁州之黑水不知經文條理全在以地名相貫兗州曰沛河豫州曰荆河雍州曰黑水西河明冀州在兗豫雍之間以河爲界也青州曰海岱揚州曰淮海徐州曰海岱及淮明青在徐之北揚在徐之南也荊州曰荆及衡陽明在豫之南梁州曰華陽黑水明在雍之南若黑水有二將豫之荆非荆之荆揚之淮非徐之淮矣而然乎山海經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

禹貢鄭注釋卷下

蓋

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門洞庭與九江并言始於此水經依諸此耶抑亦別有受之耶乃山海經班氏屏諸形法家與宮宅地形相人相六畜相刀劍等本不以爲典要而郭璞精於此術故爲之注然於九江仍引尋陽爲說則不以九江爲洞庭矣以九江爲洞庭實作俑於水經禹貢指南引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是亦本諸山經者而趙宋人因暢言之胡朏明雖指一書最稱詳博而三江則惑於初學記之譌文九江則執於水經下雋之異說而以山海經爲所持之故不亦

誣乎余既錄水經此篇以郡國志附之明其郡縣
皆東漢也復舉其說之異者辨於右若酈氏注所
說禹貢及通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凡志地
之書其是非均以班志斷茲不復辨

孫授易詩校字

跋

右吾友焦君里堂禹貢鄭注釋二卷作書之旨備在
篇端夫考覈之學地理爲難地理之書禹貢爲難禹
貢之說期合于鄭注尤難匪惟著述之難抑亦檢閱
之難此書麤視之不過抄撮舊文蒐羅殘簡然而輩
原流區真質精批導慎斡旋若閱者真神不充則作
者內心全隱萊讀此蓋竭三月之功乃稍稍得其紛
緒彌歎作之之不苟也緣讀之難而爲之記嘉慶十
一年新夏歙汪萊跋

同治六年開雕

禹貢說

碧璽龍館藏板

禹貢說序

昔邵陽魏君默深來廣州訪余談禹貢甚相得也其後君知高郵州余會試不第歸訪之君所著禹貢說適成出其稿曰爲我閱之有誤者駁而正之明年以歸我是歲咸豐二年也明年余不會試託金芑堂孝廉攜其稿歸君芑堂至江西遇賊而返未幾聞君歿矣余藏其稿十餘年方伯方子箴先生君老友也取而觀之遂刻以傳之方公之於故交可謂篤矣余憶與君初見時談分江水不能越山數重而橫入震澤君拊掌曰吾疑此久矣今將往觀焉蓋君勤於考古又健於游考地理有疑輒走數千里目驗而定之讀嵇康導漾遂往甘肅而觀所謂三洞者以若於書書中凡若此者皆其卓然可傳之說也人言君性傲然屬余閱其書乃謙甚余念之不忘且承方公命爲序追憶故交

禹貢說

序

死生隔絕執筆而怡然也同治六年三月番禺陳澧序

禹貢說卷上

邵陽魏源然深撰

通釋禹貢

問子治尙書必崇西漢今古文家法至禹貢山川地里豈有今古文之別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西漢師說寂寥將以何者爲家法乎曰是何言也夫今古文家法又孰有明於禹貢者乎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里志特稱禹貢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古文說者十有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嶧陽震澤數淺原豬蹙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禹貢之山川者二十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行岱山積石揭石弱水沮水澧水絳水濁漳水漯水沂水泗水泗水澧水故大河九江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大野澤徒駭

禹貢說

卷上

一

胡蘇鬲津則亦尙書家遺說而絳水漯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凡六述桑欽之言則傳古文尙書于東膠庸生者也桑欽水經末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事與地里志古文說合則是禹貢今文家言備于班固之地里志禹貢古文家言備于桑欽之水經新唐書志水經桑欽撰或疑欽成帝時人何水經有沙零陵桂陽諸縣之名本桑欽所傳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焉胡所產皆後人所附蓋如管子書及身沒以後之事左氏有三家分晉之文爾雅作于周公而曰張仲孝友倉頡篇造于李斯而云漢廣天下豈可以是以而擬疑全書哉至注中又引桑欽說者經自經說自說注桑氏之經而引桑氏之說猶之註說文而引五經異義注公羊傳而引公羊外篇也據是二書以釋是經則西漢今古文師說又孰有備于禹貢者乎說經以近古爲得實矧地里沿革陵谷有變遷以後世之與地釋禹貢猶之以西洋之麻象釋堯典以平水之官韻叶毛

禹貢說

卷上

二

詩以王安石之字說詁爾雅則譚經師家法又孰有亟于禹貢者乎近世治禹貢首推胡氏惟其治史學之地志而味經學之斷限故惟考河濟故道與歷代遷徙有功于經而江漢弱黑則紕繆百出蓋知今日之河濟不可以說禹貢之河濟而不信今日江漢不可以說禹貢之江漢說河濟則力求漢以前舊說而說江漢弱黑則惟溯宋以後之凡談如三江九江嶧蒙諸案皆力排漢志九江雖宗水經而誤會水經此外弱水黑水南海蒟水沙碣石諸訓皆信道不篤以積遺珠胡氏謂曰氏道之蒟水之嶧蒙非漢水之所出湖陵之蒟水非東至之蒟水信都之蒟水非北過之蒟水安陸之蒟水非淮水所經安豐之蒟水非江漢所會蜀郡之蒟水非西傾之所因而漢志皆係以禹貢蒟水爲案安豐人別當與安陸蒟水互易非漢志原文蜀郡蒟水本指桓夷不關西傾所因皆胡氏誤也嶧蒙蒟水三江則志不誤而胡氏誤也九江則漢志今文說與桑欽古文異說容可並存非若胡氏謂蒟水之嶧蒙已甚也黃宗義之序今水經錢氏玷之注漢地里志皆不信古之三江分道入海宿學專門且如是又況下此者乎譚高僧之掌故則雲仍不如祖福述都邑之傳聞則鄉野不如郊郭鄭氏說書多異先師獨于禹貢不敢違地志而恣臆見故較他篇之注爲少疵後學所宜鑽仰焉

語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今使語人曰江與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尋陽以下始暫會而復分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彭蠡非鄱陽湖古彭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江水分三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澤又分南江白錢唐入海有

不啻然笑者乎更語人曰古無洞庭止謂之湖水大江自分九道是爲九江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大別不在漢口而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西漢爲上源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上古江淮漢沔之底皆高于後世故沔水可逾襄斜而入于渭潛水可由嶓冢而入于沔淮泗可分支而注之江江水可分支而入于震澤非如後世江底之低江面之狹有不啻然笑者乎又語人曰黑水不遠南海不遠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卽弱水之下游南海卽青海爲黑弱二水之歸宿又有不啻然笑者乎其笑也固于所習聞習見而震于所不聞不見也以今

禹貢說

卷上

三

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則豈獨聞是說而笑卽如道江道漢道黑水三章使不知爲禹貢聖經而但稱爲山經水經之說未有不笑其誕且妄者也未有不如孟子辨淮泗注江之言反疑古人之紕繆者也而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聞古時河濟非如今之河濟則信之聞古時江漢非今之江漢則不信又況弱水黑水之歸在要荒者乎謂經中之古音古訓異于今韻今訓古制度異于今制度則信之謂經中之地理異于今日之地理則不信又況今古文之家法久廢不理者乎

釋禹貢賦一

問冀州有賦無貢說者謂王制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謂此州田稅所給也官千里之內曰甸出穀稅

千里之外曰采注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冀州畿內惟入穀稅且有園廛漆林器用財賄之征不同諸侯之貢僅此畿內畿外之別也至九州田上而賦或下田中而賦反上且揚州壤沃不下于雍而田反下下者何冀豫梁揚四州賦皆言錯餘州不言殆夏后氏酌數歲之中爲常制孟子謂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是大禹爲民之政者何曰田之上下論高卑非論沃瘠漢書敘傳云坤作隆執高下九則注引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書疏引鄭注云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此兩漢今文說而鄭亦用之貨殖傳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晉腴沃壤千里虞夏貢以爲上田此古文說而王肅用之蓋中國九州在昆侖東南水皆東流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古稱雍州積高神

禹貢說

卷上

四

明之輿政雍在西北最高則田上上揚在東南最卑則田下下推知餘州例皆以高爲上以庫爲下別詳雍州下設如王肅僞孔以肥瘠分上下者詎應冀田中中反出上上之賦雍田上上反出中下之賦乎賈讓言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詎有上者必肥下者必瘠乎卽賦之上下亦通計九州歲入之大數而衡其多寡冀地最廣賦最多故爲上上充地最狹水患最甚故賦下下其餘諸州或參以人工地利之盡不盡故所入不均詎設此九等輕重之則以爲取民一定之制乎至冀豫梁揚四州賦皆言錯則諸家各爲之說惟孔疏謂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多少自可更立其等非卽以此爲定可謂補經註所未備天道有盈虧地利

有遺盡人功有勤惰其錯而上下有難一定至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若如諸儒所解則是每一王起必盡變經界畝洫且古時地廣人寡而授田反少後世生齒日倍而授畝反多若謂尺步有廣狹則尺制皆古短今長不應夏尺倍長于周尺殊不知此夏后取民之政更仁于殷周乃從來未發之覆何首管子幼官篇古者田租百畝五熊安生禮疏曰夏政實簡一井之地惟稅五十則知夏后氏五十而貢者一井止稅取公田五十畝也殷則取民較多而一井稅取公田七十畝也周則取民多而一井計畝均分稅取公田百畝也惟夏后氏一井九百畝之地賦民田五十畝最少故曰樂歲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苟謂每夫僅授田五十畝而取其

禹貢說

卷上

五

一則樂歲亦虐于殷周何謂助徹多取而貢寡取乎孟子以重子什一爲大桀小桀此桀改禹制之證蓋夏之末造田制已淪錯法又廢故凶年所取重于助徹至春秋稅畝戰國厚斂已用周制百畝之取而又藉口貢法豐凶取盈之說于是龍子孟子始不善之蓋所不善者周末之貢法而非夏禹之貢法也周制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是周亦有貢法而諸侯始藉口以行其私若夏后氏之貢法百畝僅征五十仁孰仁于此者至周以前無兵賦之名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卽司馬法一成之賦而不稱爲賦且納總結稗乘米經有明文乃鄭氏箋詩以南山之禹甸爲邱甸兵車賦法與其書注自相違背猶以漢之口錢釋九賦未足辯焉

釋禹貢貢賦二

問田之上下論高庠非論沃瘠則雍梁並據九州上游梁地多山不庫于雍而梁田惟下上者何貨殖傳言汧雍以東至于河華膏腴沃壤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田明論沃瘠不論高庠者何曰貨殖傳欲張後世關中之利故取上田爲說而未計及禹貢所賦之天下說經則當兼綜條貫非可斷章立義也漢書言雍州自鄭渠成溉屬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爲沃野無凶年則秦未鑿渠以前渭北地皆鹵鹵故雍州沃壤從不聞于殷周之際矧在虞夏以前且雍城西極黑水北包朔方而史稱沃野者僅岐雍以東至于河華居雍域三分之一其餘皆非則壤成賦之所不若莫之平陽太原東盡大陸皆成賦之中邦且水退填淤地力新復如今黃河永定河所徙之處號鋪金地此冀田

禹貢說

卷上

六

中下而賦第一雍田上上而賦第九也至田之高下各據當州地勢而非合較九州之地勢梁州高山大谷皆不可田其可田者北則廣漢南則成都原隰渠堰灌溉萬頃且成都方忠沫水之害李冰特穿江以綱其勢作堰以節其流是其下地皆上與水平一決卽入患澇而不患旱苟其地高仰則如涇渠之不久卽閉渠身愈高水不能入患旱而不患澇矣安能利賴至今乎此雍梁之田所以分上下雖並西據九州之上游而南北異勢有如此者不然如以沃瘠分上下何以揚梁之財賦擅後世而雍徐之上田徒虛名耶

釋禹貢貢賦三

問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其誼奈何曰厥

賦貞之義有謂此州治水最後爲第九賦亦第九正相當者孔氏也然以作十三載爲治水十三年則不應在降土宅土之後尤不應繫厥田厥賦之下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此佚大禹謨文與禹貢且禹功首冀次充何得以爲最後耶有謂賦以隨田高下爲正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者蘇氏也然九州之賦相校爲等差豈有雍賦第六而充復第六耶有謂充賦最薄言君天下以薄賦爲正者曾氏也見繫傳然則他州之賦皆不正禹何不畫一之使與充同又有訓貞爲卜謂充忠甚于他州涖潦雖平盈虛未卜必歷試十三載而後得其一定之法者朱氏也然卜之與作文義不承且餘州之始賦豈無審酌而充州之他歲豈無豐歉又有讀厥賦貞作爲句謂此州正作不休十三

禹貢說

卷上

七

年乃有賦入與八州同者鄭氏也然貞之訓正不爲語詞古惟字多作貞若語詞賦異于田何言正作况謂其賦中下失同蘇氏乎考九州之賦當有九等八等獨無下下充實當之金氏履祥謂古篆重文皆于字下加二充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譌爲正轉訓作貞斯言近之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明非水去卽徵賦或待成熟數年多則遲至十數年充賦最後故舉一以見餘州也冀州大陸既作青州萊夷作牧荆州雲土夢作父及此十有三載乃同皆以耕作之事爲則壤成賦之本見養民取民之敘焉

釋禹貢賦四

問禹別四海爲九州而校其道理廣狹相懸濟河充淮岱相去不能十里荆河豫千里而近海岱荆千五百里而縮至荆山衡

陽州則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則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揚陽之海揚則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黃之黑水雍則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屆是何廣狹之殊耶若謂九州之別以填壤別其土宜故不得均其道里則荆河淮濟之間爲徐兗豫三境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縱三州土壤不可并豈揚州兼江南江北嶺南之大其土壤全不可析乃詳畫於西北而闕畧於南方者何曰秦漢以前天運旺於西北而南方風氣未開故帝王經制封建井田亦皆專注於西北封建所在則規畫詳規畫詳則土田闢土田闢則戶口登而貢賦重是以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止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止居其二下及漢武之世分天下爲十三部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止居其四以南服五千里僅當天下四分之一則其時南方戶口土田財賦必不逮今日所產之半故知禹貢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不限山川之間阻而惟據井田貢賦之多寡也四海之內夷險不齊荆河淮濟之間千里坦夷萬頃櫛比而又當中原要區歷經列聖之休養生息民力修地利盡無曠土無游民其時徐兗豫三州境土得不分析最狹乎至淮漢以南荆州漢南南劍以西雍州在劍閭之西或江湖泛濫或關山重複其時僻在遐陬闕疎農政平土寡墾闢稀則雍梁荆揚四州境土得不包括荒遠乎卽如西漢極盛之時凡有民戶統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荆揚雍梁

禹貢說

卷上

八

四州僅當三百萬戶是古時東南土曠人稀之明證直至東晉朱齊梁陳南宋屢代偏安屯田養兵興修水利勸農桑習技巧廣舟楫通商賈閭閻文學而後天下之財賦聲教萃於東南本朝分天下十七省而南方居其十視西北之七省土曠人稀者反爲過之此乃古今天時人事之大變其致之非一朝其漸漬非一代豈得以概上古南北之情形歟

釋禹貢賦五

問厥貢惟金三品而後世黠金之進奉銀鑛之稅額以爲敝政者何周禮揚州其利竹箭金錫不言齒革羽毛之產故鄭氏以錫貢爲金錫之貢且史記漢志並無惟木之文而王肅異誼者何曰古者賦民惟粟米布縷之征無以錢爲田賦者有之自楊

禹貢說

卷上

九

炎兩稅始尤未有以銀準錢而爲賦者有之自明代始金銀銅三品卽黃金白金赤金黃夏之上中下三幣平準書既不以爲田賦惟所產之地以充歲貢非若後世之賦有金而貢反無金故賦外之徵求爲厲民之大禁也考工記言吳粵之金錫漢志豫章有黃金之采吳東有章山之銅是揚州固產五金然古者上幣中幣皆完質相授無鑿鑄之事以一鑑爲一金二十四錄其四方寸鑑必用錢至萬始以一金當之卽白金亦以飾器不爲幣故惟刀布之用最廣且鑑銅不但鑄幣之用爲度量爲鐘虞爲兵爲鼎故鄭氏以金三品爲銅三色此說可通者也至錫爲五金之齊不列于幣以釋錫貢則于文不詞于事不典王肅曰橘柚錫命則貢之不常人以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鑿錯證

之雖差勝鄭義然實祭歲歲常經卽仍是歲歲常貢何必多此一錫耶蓋與荆之大龜豫之鑿錯惟諸侯人見則貢之以充大饗庭實不常貢也荊州納錫史記作人賜說文贛賜也賜予也子贛名賜古者下之貢上亦稱錫故堯典曰師錫帝洪範曰惟時厥庶民錫女保極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旅王若公此諸侯貢稱錫之明文也若謂元龜大寶故以錫貢重其詞則橘柚口實何以尊瑞珎珍木元龜象齒大貝南金淮夷所產荊揚南界閩粵商旅買遷何難市諸鳥語之夷以充方貢乎此誼鄭王皆失之當以史記人賜之訓爲古

禹貢說

卷上

十

冀止隔一河切近帝都當有畿甸服御之供故簡其賦外之貢然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倒記于貢道之後與各州殊例者何曰是說也蘇氏書傳言之矣織皮者貢名非國名也其文當次厥貢球琳琅玕下浮干積石之上以經賁之其間有三雍無他貢惟貢金石不應秦隴毳裘之數翻無服御之供若連球琳琅玕織皮爲文則西國並隴土宜不致專輸金石其間一也織皮如果西戎之邦已在西傾因桓之列不應同是一國而分屬梁雍既浮干潛又浮積石惟知其爲皮貢則彼連狐狸爲誼此與琅玕並陳僅則各供文無重出其間二也積石在雍州以西非隴坂之所浮惟昆侖古號河源析支環據青海渠搜近接朔方析欲取道汧隴並須順沿東下若倒敘西戎于末則

浮于積石之道未審何國所出其間三也至禮三朝記北漢渠
方郡之渠或謂非西戎之國故據隋書西戎傳錄汗國都
葱嶺之西爲古渠國云云以合禹貢西戎之稱則大謬夫西
北戎狄自古同種故明代河套動擾西寧之邊近日青海仍皆
蒙古之部奈何舍近而遠引萬里外之大荒以證四千
年之經聖經變化無方然必詞窮乃始變例未有無故疑詞惑
人蘇氏錯簡之說可存備考

釋道山三條四列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敘在道水之前必先潯澗谷之水山畎澮
距川故卽山以表之或謂其敘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
隨其山勢首尾而巡行之或謂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
有奠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
決九川距四海而後言潯畎澮距川荷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

禹貢說

卷上

十一

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
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岷岐與鳥鼠將
近乃舍之不巡東至海碣而後復及于西傾西傾與嶓冢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嶓冢嶓冢與岷山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
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
後滌源故充青徐揚最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川則宜
先東後西雍州之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
道山皆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敘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
禹隨刊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工先後爲主而山川從之
此則隨刊已畢總紀山川條列皆以山之幹支水之源委爲主

禹貢說

卷上

十二

而禹迹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屬顛而不敘非所以奠
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于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
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
此凡九州之水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
貫數千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列具圖副說告
成于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然何以
青徐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南皆各州功役所及而反
不見于道山惟冀之梁山龍門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
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于道水而亦不見于道山豈非以隨
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經與岡幹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
敘乎至若壺口太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栢大別衡山與北
條之荆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華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
且三見岷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恒山朱圉陪尾外方內方數
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于道山豈非以大瀆之所經與岡隴
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經見而必特舉乎故知
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
之次第也

問岷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以
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紀瀆則明命矣
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逕河而爲壺口雷首太行恒山之脈連
延東北接碣石而人滄海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
闕之以爲地脈之說始于蒙恬成于郭璞當訓爲禹之逕河禹

之入于海禹之過九江而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目不見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荆山在懷德南條荆山在臨沮此今文尚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者也馬王問川今文說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自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爲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胡貉之民爲陰陰則爲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此古文家說而鄭氏注川之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道嶓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列唐書天文志復祖之曰山河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

禹貢說

卷上

吉

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據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微達東甌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列書道岍而次北之西傾蒙其文于南列書道嶓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列之義實本于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邱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使四列三條非關脈絡則岍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東諸山并爲北條壺口底柱不過河中之石脊安得與雷首析城爭高並舉豈非北條渭北荆山之麓左自壺口石脊逾河而爲雷首太岳渭南華山之脈右自

潼關函谷趨底柱石脊逾河而爲析城王屋乎道水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之至之迤之會之非謂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山之陽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必非南條五嶺山脈過之而必爲人過之北條之山盡于碣石逾海爲島嶼諸國故經言入于海正所謂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尾沒于碣渤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禹導河至海口忽航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亦皆禹入之乎

釋道山北條陽列

問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縣今鳳翔府隴州地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是

禹貢說

卷上

吉

殷周以岍爲西嶽華爲中嶽而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鄰岐岫西接隴岡在禹貢時止名岍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本一山也岍嶽在華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岍爲西嶽華山爲中嶽獨近日金氏鶚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岍爲中嶽而華山仍爲西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華爲中嶽岍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

華爲西嶽反屬豫州岍爲中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
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華山不過二百里
而西距岍山四百里中嶽旣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
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而嶽之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
赴岍隴不知畿內虞虢之屬原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
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畢至去岍近而去華遠且金氏力主衡
山爲南嶽則偏僻幾同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遠而反西幾
之虞岍嶽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荆山漢志係諸馮翊懷德縣下
而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荆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立非
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歷驪梁原入渭在荆山下同州志謂
之華原俗
謂之自荆山麓直抵河壩東連壺口故荆山之脈從此逾河若

禹貢說

卷上

五

富平并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里安得卽爲逾河之壺口乎
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以三原之嶽嵴山當之見漢志池陽
下條名嶽嵴
則更在富平之西距河愈遙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卽逾于河
且岐山東麓爲九疊甘泉嵴嵴以盡于荆山故禹貢西舉岐東
舉荆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
之處爲洛水入渭處並荆山而移之乎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
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
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東
北至太岳者何析城在濩澤今澤州府
城縣王屋在垣縣今平陽府
絳州垣曲
縣則析城反在王屋之東北而言析城至于王屋者何曰漢志

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
夾峙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脈之逾河自
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山大戴
禮而
夷叔齊二子生于河濟之間亦名陶山書序陽侯築升白陶或
此首陽卽雷首在冀州之證
亦謂卽中條山見元和志又名襄山又名陶山並見穆天子傳
封禪書又名堯山見水經注今王官谷是也
雖遷逾數百里隨地異稱三方志所牽言而其正麓則自臨晉
絳州溯汾水北走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岳蓋大禹主名
山川知霍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爲北條之左支王屋析
城之脈自底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又唐
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沁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故兩書至于
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岳北走恒山也然王屋濟水所

禹貢說

卷上

六

山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
則并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
縣王屋在濩澤而後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山形方
正得名故或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與雷首
中條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山東在陽城不特于山幹東西不合
卽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底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陽城始復
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問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論者多謂太行為天下之脊自
河內走幽州凡有八陁皆謂之太行而恒山則僅上曲陽之一
峯是北條陽列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

貢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恒山自恒山不能并恒山爲太行猶之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不能并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不能并朱圉以下謂之熊耳恒山以恒水所出得名卽今
之渾河發自渾源州與渾沱河夾恒嶽而東行故禹貢並稱
恒衛凡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黃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
濟沁以北渾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渾沱以北桑乾以南恒山之
幹也桑乾東北欒河西南燕山之幹也欒河以東遼河以西醫
無閭碣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言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恒
山言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
並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脈于寧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
言冀都山脈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脈絡者漢

禹貢說

卷上

七

地理志惟于河內之壘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其西北卽今懷慶
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恒
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恒山在其西北兩山間曰谷蓋恒
山北谷中至土曲陽始此精于言太行言恒山者今人尙執
太行直抵碣石之說與北岳在上曲陽之說請列數證以聞之
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是自古太行王屋兩山合計亦止方七百里安得有大
行一山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其證一也郭緣生述征記
謂太行自河內逾中山蓋于幽州凡有八陁考山中絕口陁太
行綿亘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遼州迄今獲鹿井陘之地傍
薄雖廣實止五陁一軹關陁在縣二太行陁在河三白陁在

傳亦謂四溢口陁在彰德府磁州爲五井陘在重定府皆在渾
沱以南故淮南子稱太行為五行之山正以五陁得名若第六
飛狐陁已逾渾沱上游在恒山之北不得復爲太行今宣化府
第七蒲陰陁在今第八軍都陁今昌平州則更遠踰桑乾爲
燕山在恒山之東謂之恒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辨二也史記
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之上使諸子求之無郵還
曰已得之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記曰恒山北臨代南代
南俯趙晉隆安五年魏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
直道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卽今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
俯臨代乎燕世家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于秦正謂
代北之地若真定常山郡地則燕都近障豈能獻之而秦亦豈

禹貢說

卷上

六

能越境有之乎其辨三也恒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
泉東出盡于真定而渾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東出倒
馬關盡于上曲陽之大茂山而沙河與滹河界之北支山蔚州
東出盡于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之三支以中支爲正故
渾源之元嶽爲祖五臺爲禰大茂山爲裔孫實則一幹自相首
尾自長城後遂盡渾源之山與五臺爲二考名山記恒山有
卽前臺也二曰列女宮卽北臺也三曰華陽臺卽西臺也四曰
紫微宮卽東臺也五曰太乙宮卽中臺也是五臺卽恒山之證
水經注崞縣南面元嶽漢雁門郡崞縣爲今渾源州地五臺正
當其南是五臺爲元嶽之中峯故靈巖寺于崞華卽不祀諸渾
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卽是元
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辨四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

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是并州無太行嘔夷即恒水滹沱即衛水上源出渾源州衛水上源出五臺恒衛二水夾恒岳東行至真定始出平地是禹滹恒衛之源必在恒山上游若上曲陽之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辨五也王制中國疆域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恒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述中國北面以恒山界華夷不以太行界華夷况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為中國北界乎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耳若非渾源州之恒岳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辨六也漢唐望祀北岳于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岳不必升造其嶺猶祭岱山于博

禹貢說

卷上

九

縣祭華山于華陰止取廣平便于朝會非即以華陰為華岳奉高為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觀方岳歲時遣官秩祀則衡處南微尚不謂遼况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為遼乎會稽南鎮之山而尊在秦望廟在覆觚豈可以覆觚為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于真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郡治吳其地望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山在吳若稽山在粵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為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尚據詩崧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改云云試問唐虞四嶽見尚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為中岳周以岍山為西岳華山為中岳殷及兩漢以嵩高為中岳何謂五岳不

隨帝都而改况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恒山不過一在其支麓一就其主山并未舍恒別祀何謂遷改本朝順治七年移祀北岳于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謬謬而問氏若璩輩猶襲孔穎達為吠聲請斷之曰後世帝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岳可于上曲陽如遣官特祀則北岳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本雍州文附

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或謂止大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里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武功今郡縣太壹山亦垂山古文以為惇物錢氏瑀曰當作山今武功山係惇物山志正之水經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此並以太白山為終南而

禹貢說

卷上

三

武功山為惇物故古有武功太白山去天三百之謠此古文尚書說也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篠簜洪氏遂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考此文與原陽底績至于豬野耦文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文此今文尚書說也其釋惇物雖殊而釋終南為大壹山則古今文無異說自宋法不明信道不篤于是皆析終南與太一山為二有以長安南面之山曰盤屋以東皆終南者自盤屋至藍田之南山無謂之終南者地里志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東方朔傳諫起陂道抵南山云云而胡氏謂乃力主南山為終南誤矣南山之南則皆秦嶺有并西起隴山東及秦嶺皆謂之終南者元集因有謂華山為惇物者水經注秦嶺實字有謂

惇物宜近南山而以太壹山及武功山為皆惇物者胡氏請以經正之禹于雍州治水自北而南刊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惇物而鳥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鳥鼠以東明矣若秦嶺南則反在岐山之東易為列次其後西跨汧隴則包鳥鼠在內易言至于鳥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岐在渭北終南為太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終南若岐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獻諸周安得為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而何證二也補詩古人封山表鎮取尊特不取褒延故冀不嶽太行而岳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紀不嶽五

禹貢說

卷上

三

嶺而嶽衡霍今雍州之山莫雄于太華莫峻于太白不應不列于經自後人以終南為南山之總名而太白僅終南之一峯遂有始隴終秦之說不知終南毛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隴也潘岳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子倣此訓作終隴高誘注謂蓋太白居羣山之中降然獨高故名中隴其中終隴南皆同聲假借不以始隴終秦為義證三也至惇物之訓則必從今文蓋九州敘事異于導山若空述脈絡不著隨刊則與導山篇何異九州無是例也故荆岐必言旣旅蒙羽必言其又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底績終南必言惇物鴻荒之世終南與隴人迹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于世自隨刊滌源以後標橈四通于是終南材木金箭取給不窮西至

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惇物與旅績並書蓋上文灋水攸同止治渭南思甚之水此時則岐終南鳥鼠則并灋渭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隰以終道渭之事故知禹之治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

釋道山北條陰列

問北條陰列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及隴西諸山首短而未長其次陰列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未近者何鳥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若西傾非渭源在鳥鼠西六七百里地里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為今伏羌縣地則又在鳥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于鳥鼠者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決雍冀泛濫岐陽之地

禹貢說

卷上

三

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皆以道河為主而岍岐以西之泉蘭郿連諸山陪尾以東青萊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今隴洮水出其東南入渭詳漢則西傾因桓自與道渭為一役且其山在岍家之北非南條陽列之山安得不與鳥鼠並舉乎朱圉為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列峯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巖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脈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為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于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橋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恒山西縣之不可以盡岍家而開百詩泥

之謂一聚可容趾必非廣則經曷為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
卽謂禹道水循行次第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
先東至朱圉始折西至鳥鼠復折東至太華者耶胡氏謂至謂
經文必作鳥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
殉地耶雍州刊旅先荆岐下游而後上至于鳥鼠道山則先鳥
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華益知道山篇文皆以水之原委爲山之
條列矣

釋道山北條陰列

問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漢志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山金
氏履祥謂大雅崑崙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爲內外因別取
陸渾縣之方山爲外方或又謂中嶽崑崙高之名始于漢武者何

禹貢說

卷上

三

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屬縣
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淮出桐栢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華
恒衡嵩而不及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
守所不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爲周
制後條爲殷制至周室東遷洛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堂五室
太室居中之誼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司馬侯曰四嶽
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
案古圖書復禮密高爲中岳非創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崑
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世掌四岳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
通劉熙釋名始混崑崙爲一而釋大雅爲崑崙山金氏履祥遂以殷
及東周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

陸之橫尾并非淮水所經姚氏鼐謂當與安豐之大別互易乃
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別漢水當在安陸陪尾淮水當在安豐

此說亦未盡善

詳大別條下 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距甚遠至于鳥鼠至于

太華至于太岳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導淮自桐栢東會
于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卞縣泗水所出之說隋志泗水縣有

陪尾山今山東兗州府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崑

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爲泗源豈有班氏作地志

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

者哉此必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偽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爲孔安

國真古文與安豐大別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爲泗源則陪

尾正岱宗之來脈至于陪尾卽至于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覆

禹貢說

卷上

禹

曰岱山爲中條之盡其脈自泗州徐沛間漸起岡阜由呂梁穿
過而起沂嶧諸山再峽爲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爲
泗水縣之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爲萊蕪之原嶺再轉
卽東岳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于東平州而
曲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東行岱脈西
轉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以上桂說案嵩山之脈盡
于成皋桐栢之脈盡于汝寧此後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蹤
跡漸起于徐泗而突起于山東後世黃河橫決而南運河復橫
截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脈自遼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
禹貢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一語已包盡中條之脈絡乎陪
尾志泗源之山而不及汝源之山者汶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

桐栢之淮爲主也

釋道山南條陽列

問道嶠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列漢水所經也地里志隴西
西縣禹貢嶠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者何南郡臨沮
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臨沮今襄陽府南漳江夏
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
界考荆山起南漳訖荆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按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之例請必云至于荆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
西南非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
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嶠冢兼跨氏道西縣二境西漢水出
其西東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舉以明之禹貢
禹貢說 卷上 三

至以景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
景山不過荆山之盡楚所出並無著名之水舉荆足以包景且
大別實在漢東與景山隔水支脈不同非導山之例且漢東名
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攷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
內方自當謂方城楚之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
上游非此所舉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
葉縣連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北
南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成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城口
斷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而禹貢內方
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漢南沮漳之水入漢
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
禹貢說 卷上 三

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若東漢入江流長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
凡沔漳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浮于潛一語耳胡氏謂據後魏
所置沔陽之嶠冢縣以駁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
短于潛水南條不起于隴西別詳于道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
者皆以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華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沁
之發源也至于太岳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入海也
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敷淺原志彭蠡
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沮漳皆出于荆山以入江而景
山卽荆山之尾故水經沮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
沮出荆山則景山卽荆山也荆山爲荆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
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

東漢諸水入漢也至大別山則書正義謂地理志無大別惟
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糾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
取鄭注以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
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理志而直言其無者鄭注于漢志無條
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
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尚未紊殺也
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
所謂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
言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
則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岸別詳道

姚氏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則近淮近漢各得其所云云亦善于解環今更以左傳詳證之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太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大敗于柏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不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司馬成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潛霍六安之地由淮而不由江蓋古尋陽九江及大雷彭蠡之間江面橫廣各百餘里浩瀚沮洳洲渚縱橫爲舟師所憚行故皆溯淮而上寧由陸越山而不敢戰于江也或謂柏舉在麻城清

禹貢說

卷上

三

發在德安府安陸縣西之沮口見水經及元和志雍澁在京山縣東南皆與左傳兵形不合蓋柏舉卽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東隔三百餘里清發當濟澁郢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澁則已涉漢而西不應反在漢東以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澁在大別上游當爲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俗名蠻河水入漢激水口古郡國故城權水口經荆門州東南入此三口皆在均州治浪水之下此據水經注引地說所天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爲自安陸府赴郢必由之道則權口當卽雍澁與左傳合而水經及索隱並言三澁在郢縣之北卽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正當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澁在江夏竟陵之界漢竟陵爲今天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千古書無不合楚師戰

敗于天門縣大別柏舉皆在此由權口濟漢當卽轉戰荆門州五敗而及江陵之郢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吳師故濟漢救郢而吳師自郢東禦之于雍澁以左傳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可疑者內方當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疑者

釋道山南條陰列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列故蒙道嶠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于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

禹貢說

卷上

天

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千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荆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一爲底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荆山之所分是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于洞庭之口一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于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史記作汶山盤亘松潘茂州灌縣及陝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大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紛紜起伏西南走巒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廣不曰岷山至于衡山而必曰岷山之陽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

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若視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千里而遙五嶺始能爲中國華嶺之界非衡岳一峯所能界南紀也衡者橫行之名禹貢衡山蓋上連桂嶺下接九疑諸山總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走廬阜之敷淺原道山之條列卽道水之條列岷山之條列岷山道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進北會于匯卽此之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五嶺之山禹未深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于豫章故舉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于彭蠡故舉敷淺原以表之水經注引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則自巴陵至武昌凡沿江南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爲江所經

禹貢說

卷上

三

亦未可非也蔡傳既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岷山之脈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謂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道江書別書會書過書至亦人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非言水乎太山之盡必有水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以紀之固流坎之自然行所無事何得道山之文獨異道水之文乎至地理志豫章廬陵縣南有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塘驛卽漢廬陵故地敷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潯陽大江之盡又適當匡廬山麓之盡猶敘中幹云能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陪尾卽岱宗支脈舉陪尾卽可以該岱宗也又猶荆山下有疆梁原亦名華原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廬山盡之澤接平磯之原正謂廬山南臨彭蠡北接敷淺原也胡

氏謂引此以證其地有望夫山南有湓口水入江與漢志傳陽山南之原非是蓋其地有湓口水入江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無一不合乃後人因漢廬陵兼有今潯陽德化星子三縣地于是馬端臨謂德安有敷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道山過九江反道廬阜胡氏謂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潯湖而不潯江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不合故知通典之言不可易矣至是以道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非漢廬陵縣地且中隔大湖于潯陽于廬山皆無涉更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域地勢卑濕決川之功多于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歟固知疏濬多在下游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人堯典巡守四岳下

禹貢說

卷上

三

問南岳史記以爲衡山尚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岳而無衡或謂殷周異制者何曰尚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前則非漢武始移衡于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謂五嶺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高文帝並于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並渤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累南登瑯邪遺徐市入海求仙人還遊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怒伐湘山樹赭其山乃自南郡山武關歸是始皇并未渡洞庭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敘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

則知是淮南之衡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海陽出從楊過彭蠡北至瑯邪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灋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矣水經山水澤地記亦以霍山爲南岳是古文尙書說與今文同史記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南岳者衡山也亦卽指灋之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經而不列爲岳而謂唐虞五載巡守朝會必于三苗之地乎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江北淮南之地距灋霍不遠而今霍邱縣之山亦名霍山與灋連界意

禹貢說

卷上

圭

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專就天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之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之曰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之歟至道山篇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王制南不盡衡山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並指江南之衡以五嶺界南紀五嶺橫行故曰衡亦非專指祝融峯也

禹貢說卷下

邵陽魏源然深撰

釋道山北條河水

問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既爲三幹中之大界水自當各有其入海之道而尸子言古者龍門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是禹河皆冒中幹山脊開鑿莫知大禹未鑿以前古河故道安在者何曰洪水以前古河故道書傳無徵核以雍冀山川脈絡亦無路可尋然傳言堯有九年之水是九載以前無洪水也孟子言堯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使禹防水而後中國可得而食堯以前古大河由塞外不入中國故三皇五帝之世與堯卽位初年皆未聞懷襄昏墊也此天地氣運之大變蓋顓頊絕地天通爲古今天人一大界限堯時塞外之河忽伏流潛冒

禹貢說

卷下

一

出于中國積石此古今水地一大界畫其時百川沸騰高岸爲谷渭洛相關不知作何狀非神堯在上神禹在下斷不能濬此非常之災故禹功在萬世也至河既入中國以後則惟有因勢利導輔相裁成而漢書齊人延年乃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云云則悠繆之論使其可行大禹何不早已行之蓋河源慈嶺經西域滙於蒲昌海今日羅布泊在天山之南於關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東隅一面可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天然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黑水弱水東會盧胸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瀚海水小卽滲水大

卽滌計自古至堯數千年其沙漠故道已淤廢枯絕如弱水之不西黑水之不南皆陵谷遷變於是潛源重發於星宿海東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脈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於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既不能塞其星宿海之重源又不能決冒北幹之山脊不得不鑿中幹以納洪流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於中幹之底繼則顯截於中幹之脊是爲再變漢世齊延年徙河塞外之議尙欲開鑿陰山使水冒北幹之脊而過雖童律庚辰無此神技何怪漢武之斥其妄乎或曰桑乾河發源於甯武府燕京山之天池池東爲桑乾源北爲大澗河源行百餘里至河曲縣入黃河是則桑乾之源距入河之水不過數十里使禹移其鑿龍禹貢說 卷下 二

開闢呂梁析底柱之力以通大澗河於桑乾則河不經冀豫充之境全行山谷中千餘里由直沽碣石入海卽使如桑乾河泛濫無定亦不過以雄霸兩淀直沽間爲受水之地而中原永無河患何致殷室五遷金元南徙貽千載未竟之功耶曰大澗入河之處有天橋峽相傳有禹迹在今河曲縣西南則大禹當日亦常相度至此然今日黃河在雍豫上游並不爲患所患在大徑以下則人力措置之失宜耳歷代河濟之變遷無關經誼但知今漳水所行爲禹河之故道今小大清河一濟一潞爲禹河醜渠之故道則禹貢明而河濟之利害得失無不明非如三江九江之分合不極力剖析則且啓疑經謗經收經之漸故說禹貢不難於河濟而難於江漢也其次則黑弱亦禹貢之鉅疑今

一一剖決之而治河則別詳於籌河篇不入經說

問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胡氏謂以梁岐皆兼治雍域之山而首敘於冀州者何曰堯都平陽外水莫大於河內水莫大於汾禹治冀之功莫大於關壺口呂梁以治河次則莫大於導狐岐諸水至太原岳陽以治汾皆冀州首務何乃舍之而別指雍州之山洪潦之時河挾汾爲患故禹先決河而卽從事於汾一志西河之治一志東河之治也尸子呂覽淮南子並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鴻水云云則孟門以西河由邠延而南注於渭自孟門以東河由吉州而南注於汾平陽蒲坂數百里間皆河與汾所懷襄也孟門爲河之上口龍門爲河之下口二門相距百六十里石脈綿禹貢說 卷下 三

亘淤塞河流而壺口則孟門之東山也呂梁則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分出則其東之壺口南之梁山皆橫峙亘隔實非水道所經禹西開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東開龍門而卒事於呂梁導東西兩派於南山石峽之間俾不消溢平地爲害而後東及狐岐決太原岳陽之汾流使盡出於河槽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晁以道蔡沈皆據此爲冀州之岐但不知爲治汾而以爲治河則狐岐在今孝義介休之界去河三百里安得爲河流之所經蓋治岐爲道汾入河之首事太原岳陽所以終治汾之功卽所以終壺口呂梁之功也舉狐岐則汾之上下游諸山皆此山所盤旋非一峰一壑之謂也胡氏謂乃以梁爲河西雍域之山且并岐爲雍州之岐則曷

爲不書於雍州而首書於冀州乎漢賈讓言大禹治水山陵當
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開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則
是禹鑿斷梁山爲二而河出其中故爾雅以梁山爲晉望而大
雅詠梁山於韓奕春秋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使梁山非臨
河兩岸橫亘如梁安能壅河至三日不流乎自後人不知夏陽
之梁山東麓抵河者卽壘口南之呂梁山與孟門龍山異名同
地於是讀禹貢者遂疑梁岐皆非冀域夫梁山果獨在河西則
禹但導河運其山之東南可矣何必鑿開呂梁出其中間哉雍
之岐山遠隔涇渭漆沮之西誠越諸水至岐則自渭以北無所
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治涇渭爲復文矣且治水施功之時南
亦可及豫東亦可及充豈無相連之勢施功同時者乎至若冀

禹貢說

卷下

四

宇記以孟門爲太行東之孟門元和志以岐梁爲岐西古公所
踰之梁山鄒道元又兼以壘口爲汾陽西南之壘口以梁爲離
石之呂梁甚至傳同叔以爲徐泗之呂梁不但與禹河無涉且
皆非冀域之山未遑縷詰焉

問九河既道惟徒駭爲大河經流冀充所共其餘八枝並在充
域而孔疏以爲堯時冀州之水不經兗州故可先冀次兗者何
曰孔疏此條胡渭推其精絕實則不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
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
渠以引其流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胡氏據
此謂禹未治水時降水大陸九河之區皆未爲河所經河思專
在青徐故尚不經兗不知禹未引河北注之先洪水但不經冀

東北高地耳若兗州平地則正受大河之衝故青惟治濰淄及
汶徐惟治淮沂及泗兗則經十有三載之功田賦乃同於他州
方其桑土未蠶民未降邱宅土昏墊冀窮耕桑無所受患獨重
於他州故禹雖道河北行冀東而九河皆在兗域所廝濰渠亦
在青兗之交則濰渠必大河之正濶九河必皆濰濰之支流不
能盡挽歸北故禹於正河北注之後因而留之疏之俾不泛濫
橫溢非本無而禹新鑿之也不然禹以前河行平地數爲敗兗
地不高於青徐豈有青徐受河患而兗反晏然完域者耶孔胡
二氏之說正與河渠書悖由執九河濰川爲禹功開鑿之新河
而不知爲洪水自趨之正濶且以二渠九河爲分洩盛漲而不
知爲濰濰餘波也濰河之水合則力專流迅分則勢緩沙淤荷

禹貢說

卷下

五

可全導歸北則禹於孟門以上方東兩河歸一豈有大伾以下
反分一河爲二爲九既必分爲二爲九何又合爲逆河以入海
哉且九河周末盡塞至東漢王景收河由千乘入海卽濰川古
道未開復醜爲二播爲九也何以王景之河反能千年無患哉
故知禹河以北奪橫漳爲新道橫漳卽
降水東行濰川爲故道初道
問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亦皆治河之事而紀於田賦之下漢志
禹貢衛水出常山郡靈壽東北東入庠沱又禹貢恒水出上曲
陽恒山北谷東入滹而鄭注惟舉恒衛所出不及所入則與滹
庠沱爲四水蔡氏因以恒衛爲小川者何漢志鉅鹿禹貢大陸
澤在北而或以爲大陸是地非澤者何曰恒卽滹衛卽庠沱禹
貢時但名恒衛後世變名忘實反以恒衛爲入滹入庠沱之二

水水經注僅言其下游曰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

注滹水爲恒水見他書引其亦惟是禹主名山川實非下游必以下游受衛兼納通稱可知

互受始得通稱蓋滹本名恒以源出恒山得名也滹沱本名衛其洪水不名衛也

通周書作滹解又作師旅臨衛改殷始名洪水爲衛水至禹始名恒水

爲嘔夷衛水爲岸沱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岸沱嘔夷嘔即滹之音轉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他惡他即岸沱之段借也國策曰燕南有嘔沱易水易亦即恒滹

之下游也雖仍以二大川爲并冀之經流而名與禹貢不復相應後世又名恒水上游爲滹并以上曲陽之山爲恒山而名實

益不相應辨詳導山大行恒山下於是鄭氏釋書舍冀東二大川止以未

禹貢說 卷下 六

入滹未入岸沱以前東西數十里之原流當之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

入滹衛水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岸沱王氏尚書後案

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縣西相距四十里務申鄭誼以黜鄭義遂謂不施功者雖大亦畧施功者雖小必

紀會是濫觴之谿淵反勞而滔天之巨浸反畧乎漢志滹水東至文安入大河岸沱東至參戶入河從河東至文安入海是古

時恒合滹易亦人滹沱之衛合而爲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

漢時猶然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不然海口壅塞雖欲

治二水而不可得二水不治平地巨浸雖欲作大陸而不可得

况大行恒山滹源之功何從而施尙謂禹治恒衛止於數十里

問乎恒水土名渾河發源恒岳故渾源州以此得名知恒在渾

源州而不在上曲陽則知恒水之出恒山者實滹易之上游而

非入滹之小水矣恒衛二水共夾恒岳自并至幽恒水之名正則衛水爲岸沱之本名亦正矣

釋道北條沛水

問沛水歷代遷變一變於人力之引導一塞于河流之淤廢胡氏謂既辨鄭注執後世滎陽引渠爲禹迹之失而又自謂滎澤

陶邱之濟非入河之濟不必以沈水爲上源且不必信三伏三見之說又與經戾者何禹疏九河濬濟滎澤在九河之南濟又

在滎之南滎川爲今大清河而濟即小清河胡氏皆斥之非濟者何曰胡氏史學非經學如其所言濟水各自爲源隨地涌見

不必以下游貫上游陶邱之濟非滎澤之濟且更非道沈之沛則是河南河北數水本不相連而禹強連之且沛自入河并非

禹貢說 卷下 七

獨行入海之潰而禹強潰之乎山海經濟水出其山南東邱絕

鉅鹿津經渤海入齊琅槐東北雖地名稍殊同爲絕河注海之

義蓋河之上源有鹽澤而不流故知下游星宿海爲重出濟之

上源有泰澤亦停而不流故知滎澤陶邱爲屢伏屢見爾雅漢

大山尾郭注言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潰沸涌出其深無

限名之曰濮邵陽亦有濮如之相去數里而來河河中階上復

有一濮其源皆潛相通郭注與沛之踰河溢滎理同一轍道光

元年武陟決口塞後隄底潛水涌流不息百計填之踰年乃止

其地正古濟水入河故道此又至今潛通河底之驗水行地下

猶血脉周行於人身必不信其潛通勢必疑經非聖而後可至

職方氏其川滎維穆天子傳浮於滎水乃奏廣樂是滎陽以下

渠道爲古時濟水所經徐州貢道浮於淮泗達於荷卽可由荷澤以溯於榮澤而逾河也乃胡氏謂禹時榮僅爲澤至周始導之爲川以接於陶邱之荷職方貢道非禹時貢道而徐州之貢必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濟濟通漯漯通河迂行千餘里則請以二端質之榮澤既停而不流則陶邱復出之濟諒亦不盛甫行至荷澤卽有北口以赴汝有南口以會荷何分泄不及而又導其溢以橫彼之孟諸乎惟禹時已導榮爲川則外方以南之水皆道入淮外方東北之水皆道入榮故至陶邱而其流已盛非導被孟諸不可其下游受泗者貢舟至荷達榮僅數百里迥河僅十餘里與迥河迥洛無異與兗州之浮於濟漯達於河者各不相謀乃殺兗徐爲一道舍榮川而達汶漯則河水由褒

禹貢說

卷下

八

斜而入渭視榮荷孰易禹乃導褒斜而不道榮乎是又必疑經而後可至唐以後榮澤孟諸并淤於河故通典元和志並謂河南無濟水惟山東定陶邱以北之濟水猶存會汶運鉅野鉅野即梁宋之濟水之源曰鉅泉凡濟南城北諸泉合流貫城中爲大明河而東出爲清河者皆濟水之異名也而東出爲大小清河清河之上有濟水之異名也大清河清河之上有濟水之異名也上游卽濟水之上游其下游則漯水入海口也小清河爲濟水故道濟本由此入海而後徙於漯則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之濟可也胡氏則并謂山東亦無濟水謂大小清河不可爲陶邱榮澤之濟則是上游既潰之不許絕河下游復潰之不許存其故號是因河南中段之塞而并廢其源委宜唐人有濟水不當爲潰之議勢又必并廢祀典而後可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問道弱水見地理志張掖剛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流沙水經山水澤地記及酈注同之孔疏謂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屬酒泉則流沙在合黎東與經言弱水西流不合胡氏謂因謂流沙當在敦煌以西不信漢志居延之流沙者何曰弱水以西逝者爲正流而東人流沙者特其餘波則流沙之不當在西明矣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窮石山次於窮石也說文謂之岷山亦謂維山卽祁連山之異名在今甘肅府山丹縣西南弱水出其山南又西逕合黎山與黑水合水經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西北案會水縣在今肅州之東北高臺縣之西北有留賴河

禹貢說

卷下

九

下游與山丹河合卽古之合黎水今俗通名之曰黑河蓋山丹黑河卽弱水之正流及至合黎而會禹貢之黑水故經曰至於合黎蓋禹功所施止道人黑水而止也黑水入於南海卽今之青海其海並無上源凡在關外水皆伏流潛入之是古時黑水弱水皆以青海爲歸宿其弱水餘波兼滯於居延澤在合黎東北千餘里故經以居延澤爲弱水餘波所入之流沙與禹被之流沙各爲一地也而其正流自由合黎之黑水西逝亦猶不行而伏流潛入於青海後世謂之枯絕胡氏謂見後世止存居延之弱水遂反以此爲正流而以其伏流枯絕者爲餘波別入敦煌以西之流沙遂排漢志居延澤爲流沙之說則豈經言弱水既西者不謂其正流而反謂其餘波乎豈居延澤之滯於沙而

不行者可不謂之人於流沙乎敦煌以西之流沙在玉門關外
卽古之白龍堆今之沙州衛並枯磧無水王制自西河至於流
沙千里而遙惟在居延故耳若敦煌以西之流沙距龍門西河
豈止千里而遙乎至弱水說文作溺水乃諧聲非會意本取柔
弱爲義山海經注不勝鴻毛之說海卽今之青海故地里志金
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祠則亦卽指羌谷水
爲弱水而西海卽青海也西海一名鮮水羌
谷水亦名鮮水青海周七百餘里
羣山繞之滯而不流不勝舟楫中有二島惟冰合時可通番夷
居島者皆於冬月乘冰度海於岸儲一歲糧與外人不相往來
此弱水之明證其黑河敦煌之枯絕者蓋伏流重出潯於青海
也自黃河言則謂之西海自弱黑二水言則謂之南海且其性

禹貢說

卷下

十

弱其色黑實二水之尾閘是青海爲雍西地望爲華夷大界故
禹貢特取以表二大川自古至今有伏流而無枯絕可息一切
之疑諍至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西海有弱水而未
嘗見本疑詞非指實且中隔葱嶺非禹服以及非經義所關儒
者所不道而程大昌輩謂弱水雖在雍地而實與西海條支
弱水貫爲一川則黑水既絕河源江源萬餘里而入南海弱水
又貫葱嶺二萬里而入西海野等齊東誕逾鄒衍豈特合黎流
沙已乎

問黑水三危皆在雍州僞孔傳謂過梁州而至南海則黑水斷
無絕河源踰隴岷之理於是說者皆謂禹貢黑水有三一雍州
黑水二梁州黑水三道川入南海之黑水而三危亦非雍州之

三危鄭注謂三危在鳥鼠積石之西南黑水逕滇池非中國之
水說者多取潞江瀾滄江牂牁江以當禹貢入南海之黑水離
之兩美合之兩傷其說似善於解環而漢志水經皆不言及者
何曰果如此說則弱黑二水當敘於道川之末何反居道河道
江之前考經文先弱黑次河次漢次江皆先北後南則知道以
黑水必係北條雍域之水三危卽雍域北條之山而南海亦雍
域之青海弱黑自必在黃河以北也禹貢東漸于海其西朔南
三面皆不言海而聲敘所訖之四海卽爾雅東夷西戎南蠻北
狄謂之四海者也易卦兌西方之卦爲澤而不爲海禮鄉飲酒
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右之無海明矣弱水入於流沙之居
延海而淮南及地記均謂弱水南流注於海水與弱黑相鄰獨

禹貢說

卷下

十一

不可援居延海之例乎漢地里志武威郡姑藏縣南山谷水所
山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十里水經注曰澤水逕武威縣故
城東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
逕百五十里入緒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是武威卽有
西海東海而敦煌以西之黑水獨不可有南海乎然括地志所
稱黑水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千里絕三危山而入
河考伊吾今哈密地并無南流至三危之水況入河與入南海
無涉至杜佑謂其年遠湮涸則水之枯者不過如涕之斷續不
常如九河之故道遷徙未有源流消滴不存之事然則黑水當
於三危左右求之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在
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黨河自鳴河西流十里

逕三危山

肅州傳志曰自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海是爲西極要路

春秋傳曰先王居橐

杙於西裔故允姓之戎居於瓜州地里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即

古瓜州此杜林古文尙書說是敦煌戎爲三苗之裔山海經灌

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雞山即

說文弱水所出之岷山乃祁連山之別名也祁連山亘甘肅

州之南兼漢張掖酒泉二郡地弱水出其東南黑水出其西南

卽今之酒賴河土名黑河至肅州東之合離山古酒泉郡會水

縣地而與張掖之弱水會

自縣注誤以黑水之雞山亦在張掖

張掖城北之河一名羌谷水者爲黑水既局弱水居一地又局

雞山於一縣且禹貢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則合黎以上皆弱水

之源無黑水之源故水經山澤地記合黎山在酒泉郡會水縣

蓋弱水二水至此始會故以名縣在今肅州之東南合黎縣之西

爲古酒泉郡地非張掖郡地蓋祁連山橫亘酒泉張掖二郡之南

豈僅局於一縣故知黑水爲肅州東之酒賴河土人亦名黑河

禹貢說

卷下

土

者合黎在此則弱禹時導二水西行逕今玉門縣安西州之黑

河黑河至玉門縣名蘇賴河至安西州名布隆

而至於敦煌受三

危山之黨河西南流以注於黑海卽今之大小色騰海也再伏

流潛入於青海青黑同色地當正南且與弱水同歸宿也後世

肅州之黑河與玉門縣之河隔絕不通反同弱水餘波同北注

於居延海之河於是黑水無上源惟以玉門安西州之河與敦

煌黨河爲上源及出關外又止滯於黑海

名喀喇泊衛語喀喇黑也而不通

於南黑海

色騰海卽大小於是黑水無尾闕而說禹貢者遂求三危南

海於雍州之外然今日肅州黑河雖與玉門蘇賴河中斷不接

相去百餘里而二河之間尙存二泊爲舊日黑水相通之故跡

是上源非無迹可求也西黑海雖不通流於南黑海相去一二

百里然南黑海及青海並無上源皆以爲潛流之所滯則是沙

下暗通也禹貢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合黎皆不言其所

至蓋弱既入黑則黑水之下游卽弱水之下游黑水所經之海

卽弱水所注之海而青海卽黑海又卽南海明矣但知弱黑本

貫爲一條青海爲潛流之所入則不但禹貢無不合卽淮南地

記水經所言弱水黑水亦無不合止以僻在西陲春秋時卽爲

戎翟之地故離騷天問已有黑水元趾三危安在之言漢代河

西四郡皆屬羌夷故畧而不詳

淮南地形訓赤水之東南弱水出

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遂啟鄭孔以下無涯射覆試思梁

州導江白岷山近源始其西南之若水瀘水出自岷山以西爲

大江遠源者皆禹功所不及豈有遠越金沙江外導及荒服南

禹貢說

卷下

十三

溟之黑水者哉爾雅四海在釋地篇不在釋水篇王制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

故知經傳言西北南三海者皆青海居延海滇海之類苟必泥

指大海則使禹貢當日書曰導黑水入於西海將逾葱嶺而注

雷鰲海乎倘曰導弱水入於北海將真絕大漠而滙於冰海乎一

字失詁千秋聚問求諸萬里之外而失諸耳目之前未有若

斯甚者

釋道南條九江

問九江聚訟一在荆之上游一在荆之下游而東陵淮澤卽隨

九江而上下果何所折衷耶曰荆州上下游各有九江尙書今

古文各圭一說而洞庭彭蠡皆不與焉蓋九江猶九河必一江

自分爲九而非九水之入乎江故淮南子言禹鑿江而分九路
其在上游者見山海經而水經山水澤地記宗之此桑欽所傳
尙書古文說此西漢與古文非馬鄭古文也荆州隄防考言古有九穴十三口

今多淤廢其十三口乃外水之入江而非江水之泄於外與九

江無涉如漢陽之沌口青灘口江夏之金口嘉魚之六漢惟九石頭口皆是水經注中更有數十口今尤莫敢惟九

穴卽古九江蓋江自百里洲而下江分南北北江爲沱其南江

正流東至于澧者則洲渚紛岐分爲九派曰虎渡穴章卜穴祁

穴楊林穴朱穴調弦穴小岳穴赤剝穴分布江陵石首監利之

間皆昔時分泄江漲之地今惟江陵對岸之虎渡穴及石首之

調弦穴尙存餘盡占爲圩田計今江南岸公安石首華容安鄉

四縣皆古九江故道漢許商言九河自鬲津以北距大河中間

禹貢說

卷下

十四

相去二百餘里今大江去澧亦二百餘里正與九河廣狹相等

故水經言禹貢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今巴陵不言在下雋

之西南也洞庭則在正南非北矣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不

言九江在澧沅瀟湘之間也自圩垸日興洲渚盡化民田設立

城邑於是南岸大江距澧平陸二百餘里而禹貢大江至澧之

文遂不可通自松滋至巴陵江長五百餘里九江亡其六七而諸水盡鍾於

洞庭於是以前庭爲九江而水經及山海經皆不可通其北岸

則大江別出之沱自監利夏水首受江逕沔陽州潛縣入漢謂之

夏口今則北岸長隄亦互七百餘里夏水首不復受江而東別爲

沱之文亦不可通漢志以枝江爲沱鄭注則取夏水爲沱蓋以漢方可爲沱耳水經注引應劭十三洲記曰江別入沔爲夏水以冬竭夏流得名案北江沱水通入潛沔故經以沔於江沱潛

漢爲言其東至澧以下自說大江正流北沱漸渠南岸九江亦塞惟存虎渡一口

至澧遂反以南江至澧者爲沱則下文曰過口至口過口會豈

皆承江沱言之而不及大江耶至以九江爲洞庭無論洞庭是

湖非江且入湖之水惟沅洲資澧故洞庭在古止謂之三洲謂

瀟湘沅洲資澧其君山則謂之洲山湖口謂之湖江口見水國

策又謂之五渚若五口然安得有九水經注五渚并澧水微水也若并上游大沅之五渚數爲九水則資澧故欲明上游九江

之是必先闡洞庭爲九江之妄洞庭之妄明而九江故道明卽

古三洲七澤之說亦無不明七澤今無一存亦爲

州上游則東陵自當從漢志水經注在今蘄州之東當尋陽之

西水經注江水又東過下雋縣北丹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刊水

禹貢說

卷下

十五

陵故此言東矣案下雋縣爲今興國州大冶縣地其東則爲蘄

而江自尋陽以下江勢正迤邐北而匯於北岸諸湖此九江在

荆州上游之說也至尋陽九江在廬江郡本屬揚州與禹貢荆

州九江不合然其名則見於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廬漢書地理

志九江在廬江郡尋陽縣南昔東合爲考尋陽北岸爲廣濟黃

梅歲修隄防之地占水爲田在昔隄防未設時江必自廣濟隄

穿人武山諸湖下達黃梅之太白張家二湖包淪縣治挾源湖感

湖涉湖以東至宿松廣於今之江而數倍是尋陽在昔原有江

分數派之事然秦立九江郡則實仍楚都壽春之舊兼有漢九

如治吳而名會稽治粵而名蒼梧皆郡治百千里蓋楚徙

壽春仍命之曰郢如郢都郢陳郢之例隨地僞置因并故都

禹貢說

卷下

去

鄧中之藪澤而徙之秦漢因楚於是九江遂移於尋陽至王莽以豫章爲九江而尋陽他屬則九江已不在界內於是劉歆又創湖漢九水并入彭蠡爲九江之說遂以恭制傳會禹貢而鄭注用之謂九江孔殷爲山溪之水孔竅繁多岐之又岐繆之又繆故欲明禹貢則必先明尋陽九江之後起即欲明尋陽九江亦必開彭蠡九水之妄蓋鄱陽在昔不名彭蠡止謂之湖漢水故漢志言豫章郡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卅水對水南水彭水俱入湖漢水爲九水東至彭澤入江水經注湖漢水會豫章總謂之贛水贛水總納十川同轅一瀆俱注彭蠡而北入江正猶洞庭在昔止名湘水正同一例其時彭蠡澤則在湖口下游小孤山左右爲今彭澤縣對岸山海經贛水出焉都東山東北注江入彭澤西又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此皆彭澤非鄱陽之明證水經贛水又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漢志豫章郡彭澤縣考今彭澤縣對岸爲宿松望江二縣尚有泊湖章湖青草湖武昌湖等水卽魏晉時所謂大雷地者又太湖縣舊有大湖小湖五湖之名亦并淤廢其皆古時彭蠡所滙歟惟其澤在北岸故曰東進北會於滙經以彭蠡之滙專屬於漢而江水特進北往會之豈有彭蠡反在江南之理豈有漢水截江而南滙爲湖又貫江而北仍自爲漢之理自秦漢名尋陽爲九江而禹貢荊州之水載遂移於揚州自後世隄岸日興江面日狹諸水並鍾於鄱陽於是以湖漢水爲彭蠡移九江北之澤於江南甚至謂漢水東滙澤爲彭蠡句爲經之衍文江水東進北會於滙句

禹貢說

卷下

去

爲經之誤文而禹貢岐之又岐繆之又繆并非劉歆所及料歆以湖漢水爲九江未嘗且入湖之水有四無九猶之洞庭也江修江今卽欲仍秦漢尋陽之九江以說禹貢亦必先開鄱陽爲彭蠡之妄方合於江水進北漢水東滙之文庶猶較劉歆彼善於此此九江在荆下游之說也程氏瑤田既從鄭氏以九江爲鄱陽則是江水進北而會於鄱陽漢水截江橫過而滙爲鄱陽其不值一笑尋陽九江之說雖亦尙書今文家言凡地理志繫以禹貢者皆今文然較之古文之九江則於經種種不合何者前後漢地里郡國二志廬江郡九江郡并屬揚州不屬荊州及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改彭蠡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爲荊州界又顯展漢志不合一漢志廬江郡金蘭有東陵鄉是地名非縣名前志廬江十二縣後志十四縣均無禹貢說

金蘭縣注始以爲漢西陵爲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江之地則縣自是魏代所置漢西陵爲今黃岡正北岸有山瀕江之地則東陵鄉亦必北岸瀕江之山據水經在下雉縣以東明卽今蘄州東之譚家磯其地兩岸環山夾束江流有如巫峽是爲長江一大關鍵荊州一大戶闔蓋羅田英山諸山盤互淮南江北數百里其山北之水由光州固始出淮南之水由蘄州出江其山自麻城羅田連延南趨至此橫插入江自鄖注緣魏世金蘭縣謂東陵鄉在其西北則在今固始縣地水經注漢水導源金蘭縣西東陵鄉大縣山至鄖縣人決水入滙南距江數百其中隔大山豈有南流入故城在今河南固始縣南距江數百其中隔大山豈有南流入江之水耶後世置縣多非古地且往往一縣兼兩三縣之地如江北今在江南夏口古在漢陽今在武昌九江郡秦治至胡氏謂漢東陵鄉南值黃梅豈知江自過蘄以後復豁然浩瀚

其北岸豈有橫插入江之山謂在廣濟且不可況黃梅耶是東陵實今蘄州東廣濟西踞尋陽九江上游不應九江反在東陵之下且導山導川凡言至于某者皆相去千里數百里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人或謂千里從無書過書至同在一處故九江雖在巴陵西北尙不以巴陵爲東陵觀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巴陵爲衡山之麓敷淺原爲廬山之麓相去千餘里豈有九江東陵同在尋陽左右之事不合二鄭氏旣用劉歆湖漢九水之說而又以東迤者爲南九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海則北會於滙勢必指中江所滙之震澤然震澤實在中江之東南何言北會不合三是故今文家尋陽九江之說雖差勝於洞庭彭蠡而遠不及山經水經之荊州九江上符禹貢也

釋道山南條三江

正二旁一則徐堅初學記引鄭元云江水左合漢爲北江右
 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云云本與江至彭蠡分三
 孔人海合爲一條與蘇軾味別之說風馬牛不相及乃胡渭諸
 人皆與蘇說並舉實爲大謬其旁說有二一則盛宏之荊州記
 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
 彭澤徑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徐鍇說文注
 宗之則是同一大江特以上流中流下流三次異名與揚州何
 遜與彭蠡以下三江何涉又非也一則郭璞山海經注汶山
 都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釋海內
 東經大江出汶山北江出雙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本不言禹貢
 而揚雄據之謂求三江于下流不求尋之上游三江同源于蜀
 而注震澤則是梁州之水越荆而紀之揚至謂同注震澤彌不

足辨又非也蘇氏合流別味尤無譏焉 一則別之其流謂江自彭蠡下分爲三道

北岷江中松江南浙江以各入海是已合而末分爲此說者亦有一正二旁正說者班固地理志桑欽水經及書疏引鄭康成注鄭氏引郭璞注及周禮賈公彥疏皆漢時今古文師說是也其旁說者一則不得地志之本意如胡渭誣班氏以中江盡于震澤而共下游松江別爲南江不知班氏言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正謂再貢之南江也一則不得水經之本意如鄭注見桑欽言南江北江不言中江因謂南江東注于其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其南出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是又以中江爲南江之支流且謂浙江非南江則誤漸爲浙而全祖望諸人以錢唐江爲浙江卽南江者之所本皆非也是二旁說皆得失相半擇焉不精若孔疏申孔傳言三江自彭蠡後分疏共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海則依傍班鄭之義望傳震澤之文水道譬如蓋無讓焉

下流謂自震澤出爲松江東江婁江皆在中江北江之外故旣

人底定其文相連爲此說者亦有正有旁庾闡揚都賦注陸釋文引吳地記並以婁江東江與松江爲三江

馬真說
卷下
九

紀而南宋蔡沈諸人並從之虛譚水利無關經義一則國語英
越爭三江五湖之利韋昭注以爲吳松江浙江浦陽江亦皆在
大江之外然誤以浙江爲錢唐江而浦陽又錢唐支流皆非大
江之分源又非震澤之同族全氏祖望又以岷江松江錢唐江
爲三大望而中江北江則仍止是三科者北宋時禹迹已湮班
爲一江與禹貢經文均無當也鄭不講而孔傳又難依違於是咸信異源同流之義自北宋蘇氏出傳以

南宋後承吳越財賦之區中江堰斷之後則咸主震澤下

疏三江之云自蔡傳以後皆本郝寬國朝講明經學師法始知

執後世所行之江不可以求三江
謹按後世所行之河不可以

求九河於是信地志水經所載禹迹謂王分於彭蠡爲二孔東

人海著述今古文而覺近古尋實顧氏炎武金氏榜袋氏鼎姚

之然尚有丁健三焉
丁健三字以震
氏蕭阮氏元孫氏星衍並從

然何有可疑三子下游以震澤底定爲主則惟中江易明南

江次之而北江不可通上游以江分三道于彭蠡爲主則惟北

江易明中江次之而南江分流了無其迹乃班志桑經並言之
鄭元郭璞賈公彥述之者何曰說經必以經文為主禹貢岷山
導江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此明以岷爲中
江漢爲北江皆下游分道入海則並南江爲三道入海可知地
里志中其說曰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兼今武進江陰地此
言北江爲岷江也中江由丹陽蕪湖西南今縣屬太平府東至陽羨今宜興
興入海揚州川此言中江爲松江也分江水自丹陽石城今丹陽府
縣費池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今會稽山陰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又云
南江在會稽吳縣南今長洲常熟吳江地東入海揚州川此言南江爲浙
江也是爲鄭注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及東進者爲南江
之所本亦爲賈公彥九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

禹貢說

卷下

三

道入海之所本亦爲郭璞以三江爲岷江松江浙江及說文江
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之所本世人惟知北江爲大江經
流而莫知中江南江古爲大江之分流者以由蕪湖至陽羨之
中江自南唐築五堰蓄水濟運而流始狹自明始築東壩于高
清之胥溪備宜欽廣德州諸水盡西出蕪湖大江而東流遂絕
惟深水一支向運荆溪以達于太湖即陽江自是三吳水患少息
而中江上游之故道漸不可尋胡氏渭不知漢志所言至陽羨
入海者明由震澤以入海顧謂中江止于震澤而以吳松南江
爲中江之下游則志曷不言中江入澤入湖而直言入海乎或
又據河渠書言吳通渠三江五湖者以胥溪爲春秋吳楚川師
要道閭廬所鑿非禹迹不知中江卽今蕪湖之縣河高淳之胥

溪溧陽之水陽江宜興之荆溪西連固城石臼丹陽諸湖受宜
歛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水達荆溪震澤宋單錫建議言修五
堰則蘇常之水可十去七八則當洪水時其浩瀚更可知故墨
子言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此禹導淮入江
道中江入太湖之明徵吳人所開但枝渠別瀆曷嘗聞通大江
于太湖如所謂溝通商魯屬之沂濟乎禹迹湮廢于後世者若
峽江之夷水爲荊州之沱泗州之禹王河爲淮淮入江今淺狹
皆不通舟况中江之塞於人力者乎若南江自以震澤爲源水
不以大江彭蠡爲源乃漢志有分江水過吳縣南至餘姚入海
者水經指爲禹貢之南江謂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
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禹貢說

卷下

三

此敘南江原委與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者合意者古
時貴池涇縣山谷之間孔穴相通如東西濠河之比而淤塞于
後世然南江上游塞而下游之逕湖州餘杭至海寧入海者故
道尙存水經注漸水篇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水下注浙江浙江
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興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
海通名浙江非浙江之證胡氏渭力辨鄭注之失抑未之思也
南江自以震澤爲源不必全藉分江水爲源也震澤受寧國廣
德湖州之水非盡中江荆溪之水也荆溪五堰故道自爲中江
之源震澤自爲南江之源于禹貢三江仍無不合也自北魏石
門仁和流塞唐初築塘捍湖于是海潮不至震澤震澤不通于
錢唐江惟存運河自蘇達杭自是嘉湖之潮患息而浙爲南江
之故濬遂習忘不察海潮不通于故道且狎注浙江卽錢江岸

日關上至富陽鄭氏又誤以浙江曰浙名而浙爲南江之故者亦久假失真而漢志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入海爲浙江者皆斥爲不可解駁駁并三江爲一江皆由揚子下海而震澤底定之言亦無所屬會亦思范蠡曰吳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又言吳越之地三江環之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是皆可謂三江卽是一江否耶吳與越爭戰可謂不在南江而在北江否耶秦本紀始皇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其地西有今池州寧國二府東有江寧蘇州湖州杭州山內地是由蕪湖溧水出震澤而渡浙江九中江南江古通大江之明證中江與北江分于彭蠡下游而南江中江則分于震澤南江無上源卽以震澤爲上源職方國語謂震澤爲五湖猶洞庭之爲五渚

禹貢說

卷下

三

皆以所受五水口得名中江爲荆溪口左則常州隔湖之水由無錫入湖右則廣德州南溪合溪之水由長興入湖皆溪之水由烏程入湖南江爲震澤所分非中江所分江水故震澤以既無可尋則今日諱南江不如直以震澤爲源之愈也震澤以湖水震蕩得名南江之水不沛然東注則力不能敵海潮必至山嘉興直抵太湖沙岸塢爲巨浸平壤漲爲斥矣震澤其尙能底定乎荷北江之水尾閘不閉則大江泛溢必且由蕪湖挾宜嶽金陵諸水貫胥溧荆溪以入太湖非吳松一江所能受而浙西且淪爲巨壑震澤其能底定乎論衡釋江漢朝宗于海爲湖水說文及廣韻注同云湖發海中之時濤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湧起始騰爲濤云云故後世築五壩以遏中江之上游不使人震澤染嘉興海塘以遏南江之下游不使倒灌震澤觀後人遏江保澤之迹益徵禹導三江關震澤之利害故也

子言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越南夷之民荷無中江水則江漢何由注之于湖荷南江非由太湖入海之浙江則禹但能利荆楚之民何由利越南夷之民乎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孟子言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荷如後世漢水入江距海尙二千里安能朝宗于海孟子亦安得舉江淮河漢爲西貢而不及濟水乎荷子言禹通十二渚疏三江與孟子言禹疏九河同功一治河之委一治江之委水不兩行久必淤廢荷執今之松浙上游無通江之源何異疑九河故道非禹迹乎若謂漢志于中江北江南江皆不繫以禹貢是職方之三江非禹貢之三江豈知班志正以職方證禹貢故三著其爲揚州川正所謂考述山川綴以禹貢周官者也今不以三代職方證禹

禹貢說

卷下

重

貢反以後世臆說證禹貢乎人知今日之河不可以言禹河而不知今日之江不可以言禹貢九江三江黃宗義胡渭程瑤田王鳴盛錢坫皆號通儒乃其所說皆不出北宋蘇氏之凡說與鄭氏冰炭而反強誣之鄭氏以自張漢職又謂鄭氏江分三孔東迤爲南江之說非班志之說其將誰欺若三江合流入海則何不用導河之例書曰又東播爲九江同爲一江入于海乎河水南受泗洛北受衡漳何不亦云分爲中河南河北河入于海乎至鄭氏謂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初學記孔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兼明此二條本國鄭康成說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兼明此二條本一條先言其上游次言其下游但初學記參合鄭孔爲說竊意鄭注原文當云左合湖漢水爲南江右合河漢水爲北江蓋古

時彭蠡非鄱陽止謂之湖漢水若鄭以彭蠡為南江則不當云
江分于彭蠡為三孔矣經不當以彭蠡為漢之所匯矣豈彭蠡
既為北江之委又為南江之源耶南江不見于經猶西漢水以
對東漢水得名則湖漢水亦必以對河漢水得名姚氏羅阮氏
元言三江皆知主漢志及鄭注惟尚誤疑初學記所引而伴條
為偽江氏聲孫氏星衍始知其同條共貫源更校正彭蠡字為
湖漢水以申經文及今古文之誼

釋導南條漢水

問禹貢除四瀆入海外其小水源委皆入大水而止如渭洛入
河即不得復為渭洛獨道漢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矣又稱東
漢水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若與江別行者何彭蠡在大江

禹貢說

卷下

禹

南漢在江北乃能越江而匯之者何曰此皆由誤以大別在江
南全漢由此入江其南入之漢水即東匯之漢水又誤以彭蠡
為鄱陽湖而禹時之江漢即今日合流之江漢是以重紕繆
甚至謂江漢古三苗之地禹未親入遺官巡行以聖經為不可
盡信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廓千載之蔽漢水自襄陽安陸而
下至潛江分為二其南流逕沔陽諸湖分出青灘口施口所謂東
南入于江者也其東流者逕天門漢川二縣而至漢口所謂東
匯者也其南流之漢與江合其東流之漢古時尚未與江合何
者水經注言江水東逕鸚鵡州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
以末下通樊口水又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上自谷里袁口
受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餘里此古時江水支分之第一

證鄂縣即鸚鵡洲據漢口之上游而樊口值黃州之東南禹
時漢口以下兩岸皆湖而江心為洲斷續袤長數百里江水自
鸚鵡洲右迤出樊口夾青山在中武昌南岸小坡迤邐俗名青
舊與漢口鎮相連明崇禎間始為水衝斷無存青山南有賽湖梁子湖首尾皆與江通
此禹時江水所行也江北岸尤衍平漢口自後湖下通潯口陽
羅各湖以東至黃岡此禹時漢水所行也至蘄州兩岸忽峽束
而江漢始一合過蘄而廣濟黃梅為古尋陽地江復出峽奔放
怒洩數派故秦漢時亦號九江陸氏釋文引尋陽記曰九江始
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
里此又鄂渚以下尋陽以上江中洲渚連綿江漢仍未全會之
第二證鄂陵鄂渚皆謂黃岡謂日綠江圖尋陽所記九江今
已無考鄂陵今武昌縣界有嶺嶺洲揚葉洲舊

禹貢說

卷下

五

志云江入縣境為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嶼洲迴
磯至大洲為三江又案水經注江水東逕縣故城南城對
五洲江中五洲相接即今蘄水縣界也又寰宇記賦江五洲
在黃梅縣南五十里縣東北有尋陽故城而桑落洲在九江府
東北可考者惟此而已唐書文志有九江新舊錄三卷今佚不
存在當時沙水相間自必實有其形然既云參差長短則非九
派相貫字記曰桑落洲在宿松縣南百九十里與尋陽分中流
為界江水自鄂陵派而為九于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東為武
林洲即桑落洲之尾也直至德化之桑落洲而後洲渚始盡江
漢始大會匯成彭蠡鄭注所謂漢與江闕轉東成其澤其地在
今彭澤縣北岸宿松望江縣之地凡泊湖章湖青草武昌諸湖
白石牌河以上至今為江水倒流古謂之大雷池者其皆古彭
蠡所匯歟晉人守江者日毋過雷池一步南岸小孤山北岸彭
郎磯彭郎即彭蠡之音譌即今屬彭澤縣大江北岸之地龜者

放螺義彭者盛大義言水大回旋如螺蓋彭蠡即大螺其後大
 螺謂爲大雷以在北岸知爲漢水之所匯故不言過不言會而
 言爲者猶濟之溢爲滎江之別爲沱河之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江漢自安慶大雷池以下復行爲中江北江則今日洲渚變遷
 非復禹貢之舊惟自池州府大通河下至蕪湖江面闊三十餘
 里中有銅陵之丁家洲江水岐分蓋古時洲渚在蕪湖以上今
 時洲渚在蕪湖以下古時采石爪步二渡均南北要津截江經
 渡今則采石之東山梁山間有圖洲陳家洲橫互百餘里爪步
 至江乘之黃天蕩中有白鷺洲亦隔一百數十里灘淺迂回險
 難直渡此皆六朝以後滄桑改變之勢大江至采石以下始南
 北分流舟人呼爲夾江與禹貢之漢陽尋陽勢同一轍古時洲
 渚皆在蕪湖以上故北江行其北中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
 江行其南山蕪湖趨東南以入震澤彭蠡爲江漢所共匯又爲
 江漢所從分若彭蠡爲鄱陽在江之右隔以廬山湖水入江江
 不入湖可言江漢分子鄱陽乎江漢始終各自分行其舊蹟見
 于秦漢魏晉者如彼經言江漢朝宗于海又曰東爲北江入于

海東爲中江入于海其炳諸經者又如此昭昭乎經天緯地之不可微自後世與水爭地隄岸日增江面日狹洲渚日少鸛鵒洲著名自漢蕩然無存何況餘渚于是江漢合於上游不得復分二水而經之受誣者一尋陽北岸彭澤北岸諸湖盡化爲田不通于江于是諸水盡鍾鄱陽遂以鄱陽爲彭蠡且以彭蠡爲九江而經之受誣者二五堰築而中江不通于震澤海塘築而南江不達于浙濱獨有北江爲正流安得專屬漢水于是三江又合爲一而經之受誣者三漢水自潛江縣以下始分二道入江則大別自當在潛江以上當漢水之東北今天門縣東南有大別山土名大月山其西有二小山當有一是小別漢志六安大別山是淮非漢與江夏安陸之橫尾山又是漢非淮說者謂傳寫之互易是大別之當在安陸東南徵諸漢志適得反證而

天門正當安陸之東南。蓋山勢至此而盡，漢水至此而分。又距內方山不遠。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回入江。鄭注：每引地說，必用。可見漢水在大別之西，大別在漢水之東。故春秋吳楚夾漢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若如今漢陽翼際山在漢西，則東行之漢水，何由觸陂南回？且楚郢之師已濟東岸，與大別山隔水安得反依西岸之山乎？况吳師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或云在今六安州，然無據。蓋避尋陽彭蠡之險，則吳師不出江，而由淮自息縣登岸，踰義陽三關，至安陸，漢水東岸而楚師自郢東出禦之，則當先在荆門州地，與吳師夾漢。故楚司馬成欲子常阻水勿戰，而自悉方城外之兵往焚其淮上之舟，并塞三關城口之險，斷其歸路，而後夾攻以敗之。義陽三關，卽左傳之大隧，直轅冥皖。

也在信陽州之南應山之北自淮至漢行山谷中二百餘里必次第歷三關方出城口 若依今之大別嶺江則吳師已距淮千里安用焚舟塞隧之迂圖而禹貢南入東淮之文更不可通其誣經者四爾雅水自江出曰沱漢別曰潛今潛江縣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汭河又曰白汭河皆取別行似沱非必伏流潛出故荊州貢道浮沱入潛浮潛入漢是南入者爲潛東淮者爲漢自後人專以全漢在翼際山入江上游更無分注于是荊州更無潛水可指其誣經者五去此五誣則知潛自潛漢自漢分道入江江自江漢自漢分夾洲渚而東復分道入海彭蠡自彭蠡大別自大別非今南岸之鄱陽與下游之翼際山而知禹貢之江漢迥不同於後世之江漢而凡執今日之水道者不可以治禹貢

西貢說

卷下

天

漢陽府志大江環抱郡城其自沌口過城南經魯山東北與漢合流者江之正流也又一支自沔陽播爲陽湖諸湖接太自湖出沌口入江一支自沔陽播爲黃蓬湖山新灘入江一支自孝感之石簾河至黃波河口出江北皆漢水襟湖江水別出之沱江弱則下流歸江江盛則逆漲而入于各港皆今日江漢互相灌注之勢也案此可爲漢水上游分支人江下游經流並未入江之明證

釋導南條漾河

問蟠家導漾東流爲漢地里志有東西二漢一出隴氏道卽禹貢之漾謂之東漢水至荊州入江一出隴西西縣卽禹貢之潛今嘉陵江謂之西漢水在梁州入江是蟠家山跨二縣分出二源皆在今秦州之地水經注華陽國志並因之後世求東漢上源于隴西而不得惟據沔水出今漢中府之寧羗本漢沔陽縣地後魏于此置蟠家縣以爲東漢正源距隴西蟠家三四百里魏隋二志通典且元和志並同

禹貢說卷下

謂禹貢岷嶓既軌屬梁不屬雍直斥漢志隴西嶓冢之誤然沔既爲漢之正源禹貢何止言導漾爲漢反不及導沔者何曰東西兩漢始異中合而未復分後人致誤有二一則不知其中曾合流必欲于西漢外別求一獨流至沔之水遂疑上源之枯絕二則不知綿谷之潛水卽廣元龍洞也杜甫詩綿谷元通漢爲漾水正流會沔之道而以爲水支分入潛之道遂疑漾沔之不相通請一一疏通而證明之水經注沔水篇引山海經漢出鮒鰌山鮒鰌卽嶓冢同聲段借又東北流得獻水口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關城卽陽平關在今沔縣西北又曰通谷水上承漾水西南流入西漢水胡渭曰唐分綿谷縣之通谷鎮置金牛縣在今寧羗州之金牛驛有通溪上承漾水卽獻水口也是卽漾源與西漢合流及至沮口別行會沔之明證水經注沔水一曰沮水嘉

卷下

究

定錢氏站于乾隆間曾奉檄秦隴親至岷家知有東西二源東源曰黑谷水可當漾水然無解于郾氏黑谷水入濁水濁水入西漢水之說則但稱山坂糾錯二水互通究未明指漾河相接之地以釋眾惑蓋錢氏僅至其上游而未沿其下游考漾河相通在廣元之龍洞今廣元縣隋改曰熱江卽西漢水也郭璞爾雅注史記正義鄭康成書注綿谷大石穴西南潛出者皆以爲河之入潛不言潛之入河惟華陽國志西源出隴西岷家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漢葭萌今廣元地與水經注漾水合西漢水東北行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皆可爲潛水會河之實據蓋漾者泉始出山之名漾水出岷家行成縣山中百餘里至畧陽西界卽與西漢水合流逕陽平關朝天關之西凡二百里至廣元始分流潛行會河故西漢

上游即東漢之上游正猶漢既會河之後河水下游即東漢之
下游長于西漢水一倍予嘗仲秋之月經朝天驛至龍門山石
穴高數丈水聲浩浩出洞東北流入河所謂第三洞也詢之士
人言水從最北第一洞通嘉陵江伏流數十里經第二洞至此
出口然此偶值嘉陵江暴漲故水東出若水落時則仍西南流
入洞注嘉陵江余始悟山谷互受之水彼漲此落東西無定漾
河相通端在于此故古今以西口為第一洞而東口為第三洞
則首尾秩然可見禹貢時水本從第一洞入口至第三洞出口
若如後世水勢何反名入口為第三洞出口為第一洞首尾倒
置乎洪水時西漢之水本高于東漢漢可注河河不能注漢蓋
地勢西高東下源流西短東長故二水互受潛通而漾獨專其

禹貢說

卷下

三

源委西漢為漾之別不為河之別也况古今陵谷遷變夷水受
魚復大江為荊州之沱戰國時舟師繞此避峽江之險今則淺
塞不通于江泗州盱眙之禹王河為禹時洩淮入江故道今則
淤塞無水是古時江淮之底實高于後世之江淮後斜二水支
灌于彭蠡為自河入渭之貢道自漢世已湍急不可行舟予嘗
行經蜀之巫峽楚之大西山豫章之龍虎山閩之武夷山兩岸
崖洞中至今留有木柱桔槔白龍牀棺之屬距水三四丈五六
丈舟中仰望峭壁無階朱子謂是洪水時巢居遺跡蓋上古山
谷未開泥沙淤壅谷中之水高于後世二三丈及後世泥沙漸
去僅存石骨遂仰古迹為仙跡此尤古今岸谷變遷河底日深
之明證至若荆溝之水昔日江高於淮今則淮高于江是以從

北至南變流為順流尤潛河今昔異形之切證漢志江都渠
至射陽入湖是淮受江江不受淮又李鄴南來錄江都陽之
從高郵縣流百里而至廣陵是唐時向江高淮下潛江而陽之
地漢水由此入江江沱亦由此入漢是江之沱即漢之潛枝分
互受尚無主客况漾河山谷壅輪之水漲落無恆乎或曰漾水
既由西漢分流潛行會河則何不名東漢為潛而反以潛名西
漢曰西漢名潛據水經地志皆以下游受巴郡宕渠水之故即
今之渠河至合州入嘉陵江者鄒注指為入西漢之潛水是潛
在下游與東漢上游無涉况爾雅水出江為沱漢別為潛不言
伏而復出為潛也西漢既從漾水分出別行正合爾雅故荊州
亦有沱潛止以出漢入江得名豈荊州亦有潛穴伏流之水耶
又考禹貢諸水皆始終一名惟濟水則又名沈名滎且絕河而

禹貢說

卷下

三

不混于河漢水則又名漾名沱名滄浪之水且入江而不混于
江非以二水伏見不常異于他水乎夫如是然後可以知漾河
之本通可以知滄浪之無二可以知東西漢皆可名潛水
問漢水又東為滄浪之水地說謂水出荊山鄭注謂是夏水鄒
氏皆斥之謂經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蓋漢河以下
通稱滄浪惟是無端變名而特書於經者何曰滄浪乃襄之反
切猶不聿之謂筆今楚人尚概呼漢水曰襄水即滄浪之水耳
樂史曰荆楚之地凡水自陵阜而過者皆呼為襄本無定地故
陸澄之地記曰襄陽無襄水也案襄取懷襄之誼漢水善潰決
歲歲災僚既曰襄陽無襄水則襄陽猶漢陽何陽皆經流入瀆
隨地異名非受外水故鄒注言纏絡鄒地連紀都皆滄浪之

水非秦漢以來所謂襄水而何

釋導南條淮水

問淮爲四瀆古無通口之道故貢道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其溝
通江淮自吳夫差始孟子乃言禹排淮泗達之江以邦備爲禹
述者何墨子言昔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以利楚荆
越南夷之民是亦言淮可通江江可入震澤之明證考泗州志
載洪澤湖以南有禹王河自盱眙之聖人山分受淮水逕天長
銅城繞六合金牛山八百橋一向瓜步下江一向方山南白茅坂下江
沈括以爲禹時淮故道然宋熙寧明萬曆及我朝康熙雍正
乾隆嘉慶屢議疏通由高堰建閘泄水入江以免東路之災險
而皆未施行者何禹時江淮既有相通之道乃貢道必沿江海

禹貢說

卷下

三

而達淮泗者何曰禹王河通江之道予嘗躬勘并無其蹟須由
盱眙天長六合平地開河三百餘里鑿岡掘陵有深六七八丈
者勞費無算而泄漲難期絕無可因之勢不知何人創此鑿空
之誕說故禹貢舟道必由江沿海以派淮而後至泗口以入泗
泗口一名清口蓋江淮二海口相去祇五六百里沿岸而行無
今爲黃河所奪風濤巨險此海道行舟之所祖且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
射陽入湖則吳之邦溝亦但引江入淮而非引淮注江其時地
勢江高淮下所掘未若隋世之深廣故止通運道不勝戰艦左
傳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乃還國語
黃池之役越師沿海派淮以絕吳路使邦溝可通則餘皇戈船
曷不由江以入淮而必由海以派淮乎不寧惟是卽唐時高郵

至廣陵百餘里尙皆派流而上見于李翱南來錄其時邦溝之
水尙南高北下淮受江江又受淮何況春秋戰國故知夫差告
周所謂余沿江淮淮者卽揚州沿于江海之貢道若吳語夫差
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南屬之濟者此則自
淮通濟之道與自江通淮各爲一事烏得傳會爲黃池舟師所
行乎春秋吳越江舟尙不入淮更何問禹述乎然則墨子所謂
江漢淮汝注之五湖者自兼洪澤湖太湖而言之孟子所言排
淮泗注之江者古時射陽湖以下之海通可謂之江也斷無江
淮上游可通之理也

釋江源

問江有三源最遠爲繩水一名黑水卽金沙江次爲若水卽鴉

禹貢說

卷下

三

龍江又次爲岷江凡水以最遠爲正源而禹貢敘江源舍遠取
近者何曰禹貢華陽黑水爲梁州以黑水爲梁州南界蓋金沙
江名麗名瀘皆取麗盧黑義爲入瀨必由之道卽諸葛亮五月
所渡之瀘是禹貢非不言及此黑水也此水出金沙故山海經
曰金生麗水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水名若水卽黃帝次子昌意降居
若水之地西介金沙江東介青衣江故曰黑水青水之間其上
源曰鴉龍江中游曰打冲河最後會金沙江始名瀘水故漢志
言若水入瀘自以金沙江爲正源金沙江山西藏未入雲南以
前已行二千餘里及經雲南之麗江永定武定三府至四川境
始會若水又經東川馬湖敘州三府始會岷江距發源已四千
餘里受大水小水無數較岷山遠逾一倍且若水已爲昌意所

居不得謂非內地然禹貢但以爲梁州之界而導江不及者蓋
水以上瘴重難入湍石無可施功而岷江古號沫水于成都利
害最切故導江自岷始非卽以岷爲江源猶河非以積石爲源
也知金沙爲江之正源則知河出葱嶺之東江出葱嶺之南同
源于昆侖昆侖卽葱嶺也非河源長江源短矣然金沙江爲滇蜀要道
不通舟楫實不可不施疏鑿乾隆二年四月據大學士鄂爾泰
之奏論雲貴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委員察勘俱言江通四
川瀘州爲運銅運餉所必由除東川以上無利行舟不必勘估
外自東川小江日起至四川屏山縣之新開灘止計千三百二
十里又自小江口至湯丹廠百五十里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
可施化險爲平以利行旅自乾隆四年興工至十三年惟此江

禹貢說

卷下

禹

釋江漢

問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鄭注謂荆楚之國有道後服無道
先疆故記二水合一赴海猶諸侯同心尊王以著其誼則是假
人事言水而說文水部作淖取江海通潮之義者何說文水部
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聲又曰九江孔殷繫江漢朝宗之下其事
衍水朝宗于海兒也从水行相連故史記漢志並以九江爲尋陽而山海經水經獨以九江
近洞庭劉歆又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者何曰朝者淖之假借

淖卽今潮字也淶水之時江漢失軌橫流溢泄海口淤塞潮及
震澤而止上游皆不通潮至禹治水三江既入下游暢而來源
盛于是海潮由中江北江以達江漢漢爲北江而上及于荊州
之尋陽故論衡曰夫地之有百川猶人之有血脈血脈流行自
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潮汐往來猶人之呼吸出入也經曰江漢
朝宗于海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
激沸起故騰爲濤虞翻易注曰習坎有孚言水往來朝宗于海
不失其時如月行天皆謂朝宗爲潮水孫星衍曰說文淶小水
借禹貢水道紀實直書從無借喻人事之例奚取望文生義之
譚至海潮上及彭蠡尋陽而止尋陽以下彭蠡以上爲中江北
江南江分道之地故以江漢朝宗繫九江孔殷之前明禹疏南

禹貢說

卷下

禹

釋雲夢

問史記索隱本作雲土夢索隱注曰雲又引韋昭漢書音義亦
作雲土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地是史漢舊本皆以雲土
夢爲澤名蓋西漢今古文所同自顏師古後始用僞孔之本以
改史漢而訓爲雲夢之上宋儒因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近儒
段氏玉裁亦以雲夢爲馬鄭古本而唐石經雲土夢爲俗本甚
且以雲夢爲古文雲土夢爲今文者何曰段氏校史漢孔傳本
異同甚勤惟于尙書經師家法不明專據馬鄭本爲真古文因

以史記之不同馬鄭者皆武斷爲今文此條知史記作雲土夢同于漢書則此度馬鄭本當不同于史記而同于僞孔遂以作雲夢者爲古文重紕繆乖違經義何者雲土澤名卽地里志江夏之雲杜亦卽楚語之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長言之曰雲土又長言之曰雲連徒洲猶山之名醫無閭名華不注藪之名昭餘祁也若以雲夢爲古文本而望文立義以土爲高邱且或曰雲地惟方見土而夢地則已堪耕作以是爲地勢之高下水落之先後王氏炎蔡氏沈氏豈有江南之卑溼反高于江北之鄂隨乎其繆一段氏謂必加土于作父之上者大墜大陸雲夢震澤居爾雅十藪之四皆地兼水土故大墜既曙震澤底定皆自水言而土治在其中大陸既作雲夢土作父皆

禹貢說

卷下

美

謂雲今以土爲水土遂分雲與夢爲二又分江北爲雲江南爲夢王氏鳴盛至謂鄂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又謂禹貢分紀雲夢其時尚未爲澤是則禹貢春秋水地易位職方爾雅藪澤連方一字亡羊千歧觸霧其繆三漢志南郡之華容今江北監利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皆其地江夏郡之編縣西陵皆有雲夢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皆其地水經注夏水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陀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池陽爲雲夢之藪雲土今京山縣州陵今是則荊川互隰水草沮洳方八九百里其時未有洞庭故名不見于禹貢皆以是藪爲金木竹箭羽毛齒革鱗介之所匯焉自作父以水陵谷代遷墾田潤陸雲夢日失其舊而諸水並鍾于洞庭于是五湖五渚始見于國策楚詞遂以後世洞庭說禹貢之九江

禹貢說

卷下

老

不知置雲夢于何地况他澤不言土而夢澤獨言土幾疑古時雲夢之外別有洞庭其繆四至僞孔傳以雲夢爲江南之澤抑無譏焉

禹貢說下

粵東省城西湖街
富文齋承接刊印

禹貢集釋三卷
錐拍正誤一卷

淮安山陽丁晏著
連平顏培瑚署檢

禹貢集釋自敘

釋禹貢者以孔安國爲最古顧安國傳爲廣作不足徵信胡東樵斥爲顛預鵠突不甚分明蓋知言也東樵雖指畧例又稱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班氏崇古學漢志所稱古文卽安國壁中古文之說水經酈注爲禹貢之功臣誠哉其知言也余獨惜東樵能知古人而不能信好古學雖指一書踵謬沿譌悖古文而逞臆見後之學者將何所取正焉夫釋禹貢者莫善于司馬子長班孟堅桑君長三家酈注擇精語詳補水經所未及明此數家于禹貢思過半矣漢鄭君古注屬有存者許君說文亦有古文說皆卓然古

禹貢集釋

自敘

學此皆禹貢之津筏舍此而欲通禹貢譬猶杭絕流斷港而欲至于海也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禹貢多古文說史記夏本紀敷作傳岷作汶斥作渴壓作禽豬作都球作璆岳作嶽溢作泐錫作賜導皆作道崑崙作昆侖皆古文也又禮作醴燠作奧暨作泉灘作雍沿作均皆與班志合潛作潒與韓詩合漾作潒刊作栞亮作沆並與說文合烏夷皮服榮播旣都作十有三年皆與馬鄭古文合說隨山刊木爲行山表木說奠高山爲定說降邱宅土爲下邳居土說篠簜爲竹箭說孔殷爲甚中說男邦爲任國說禹錫元

圭告厥成功爲帝乃錫禹元圭告成功于天下河渠書說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此真古文書說子長得之安國正義所謂身爲博士具見圖籍者非古文僞傳比也今東樵于島夷仍依僞古文于元圭从蔡傳禹以爲贊之說是不信子長真古文也班孟堅撰地理志自謂采獲舊聞考迹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漢志藝作藝攸作迺野作埜濱作瀕草作艸潛作潛澧作澧伊洛作雒漾水作養漳水作章西傾作頃厥篚作棐是來作徠維溝作畱夏翟作狄渠搜作叟陪尾作倍尾孟津作盟津雲土夢作雲夢土皆古文也志稱禹貢山水三十五又稱古文

禹貢集釋

自敘

二

者十有一東樵于志言禹貢嶓冢漾水沔水洛水大別桓水及古文終南流沙陪尾皆所不取是不信孟堅真古文也新唐書志謂水經漢桑欽作東樵疑非欽作又據酈注漾水引桑欽地理志謂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此則大謬案漾水注引桑欽地理志曰漾水出高唐漢地理志高唐下桑欽言漾水所出善長所引桑欽地理志連文卽謂漢地理志桑欽說非欽別撰地理志也東樵誤會酈注遂謂欽所作名地理志此郢書燕說也水經原出桑欽後人論加增益故有東漢三國地名漢儒林傳稱塗暉授桑欽古文尙書則桑欽所說亦依古文書也地理志引桑欽

禹貢集釋

自敘

三

者七絳水汶水漯水淮水均有裨於禹貢說文引汶水出琅玕朱虛東泰山入濰桑欽說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潞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說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多桑欽古文說東樵于嶓冢積石流沙大別陪尾東陵大邳皆不依水經說獨取九江在長沙下雋之說不知後人所竄入非桑欽之本文也東樵旣顯悖水經而于酈注亦援引多誤是不信桑欽真古文也鄭康成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今書注已佚其見于他所引者說禹貢山水大抵墨守班志引地理志凡三

注謂大伾在成皋三澨在竟陵東樵皆所不取是不信鄭君真古文也許君說文敘其僞孔氏皆古文也又云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今考說文引禹貢繇作繇漸作漸篠篠作筱與古文論語合又引書曰竹箭如楷卽古文書說篠篠之文周禮職方氏注故書箭爲晉晉稽聲相近皆古文也瑤琨作瓊與馬融書及班志合蟻珠作玼與大戴禮保傅篇合浮于淮泗達于荷與水經泗水篇合沈卽充之正字充俗字也濕卽濕之正字潔借字也濟水字當作洿與出贊皇之濟別說磐丹石可以爲矢鏃說禹貢鏃剛鏃可以刻鏃說三澨澨埤增水邊人所止者說暉陽葛嶧山在東

禹貢集釋

自叙

四

海下邳說陶邱再成邱也在濟陰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說帆山弱水之所出卽張掖雞山也說龍山在蜀郡瀾氏徼外卽羊膊岷山也瀼水出瑯琊箕屋山東入海引夏書瀼瀼其道淖水朝宗于海从水朝省朝宗卽潮之正字淖與朝同是海潮已見于禹貢矣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卽杜林漆書古文說也東樵于淮泗達荷取說文而謂荷在山陽湖陸乃出自後人禹時未有漾水出隴西東至武都爲漢亦所不取不知許君說荷漾與班志同皆古文東樵于九江孔殷引說文殷薦上帝訓殷爲衆違古文殷中

之義是不信許君真古文也嗚呼博學如東樵猶不能信好古文證合經義其所著書多沿宋以後之俗說泝其流而不先溯其源猶導河不于積石導江不于岷山烏在其能行水也余旣爲之正誤以匡東樵之失復采獲古文甄錄舊說砭俗訂譌斷以己意自史漢水經注及許鄭古學取其說之確者著于篇傳以後儒之解證以地志期于發摛經文無取泥古其引用前人說各繫姓氏于下輯禹貢集釋三卷庶以備遺忘便尋省其有不符應時輒改先儒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也安得信好古學者而就正之哉戊子三月山陽丁晏自叙

禹貢集釋

自叙

五

禹貢集釋卷之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虞夏書

馬融鄭康成王肅劉向別錄

禹名也

武

顧炎上古渚樸無嫌於名

胡渭

賦者自上稅下

之名貢者從下獻上之稱

孔疏

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

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於上故謂之

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強為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

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

張九成

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

鄭康成

禹貢集釋

卷一

一

禹敷土

史記夏本紀作傳土鄭注大司樂亦作傳土

敷分也

馬融

布也

鄭康成

禹分布治九州之士

傳

首言敷土見禹之胸中先有一定之規模然後用功所以有成

呂祖謙

蔡傳本張子韶說以敷為分別非

隨山刊木

漢志作蔡顏云古刊字淮南修務訓亦作蔡說文作蔡云樣識也讀若刊史記隨作行刊作表

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則規其

形而度其功

鄭康成

隨行山林

傳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

且以通道

蘇軾

奠高山大川

史遷說奠為定

奠定也形勢以山川為定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

高山山之會也大川所以紀理眾小水也

黃度州縣之

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

山川定疆界

鄭樵

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馬融曰定其差秩

祀禮所視也書傳蔡傳同此說今不从

冀州

史遷說禹行自冀州始

堯所都也

傳

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

鄭康成

堯水河為患最甚河行冀兗為多而青

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

蘇氏冀州

禹貢集釋

卷一

二

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潞沁三州

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

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

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

東受降城

今蒙古名

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

地理今釋

傳云此州帝都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蔡傳

同胡渭依其說今不从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先儒讀既載為句馬融曰載載于書

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梁

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於此言治

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鄭康成壺口在

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傳其先河出孟

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壺口梁岐皆墊於水矣禹於壺

口之西闢孟門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其餘功又及岐

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

二州故並言於冀也曾氏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

南七十里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梁岐今

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

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地理今釋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為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水經汾

水注誤以為尙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

四年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即今潞城縣關

以山為名此二者皆非禹貢之壺口也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梁山

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即

孟子所云踰梁山元和志誤以為治梁之梁非禹貢

之梁山也

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从晁以道說以為

呂梁狐岐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

一名骨脊山為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

經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為郡名今山西

太岳在河東故縣潞東潞縣今山西霍州太名霍太山

鄭康高平曰太原山南曰陽傳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

汾水之所經道汾水故也曾氏傳言禹能修鯀之功蓋有

因而修之者焉葉氏岳陽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當直抵

南河胡氏凡既字皆據成功言工力創造曰治沿緒曰修

禹貢集釋

卷一

四

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茅瑞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即

書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元年晉敗狄於

大鹵三傳皆作大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

鹵又謂之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左傳遷實沈

於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封於夏虛是

也又謂之晉陽左傳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蓋

皆太原之異名若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

王料民於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在今平涼後魏立為

原州朱子呂東萊嚴粲以為太原陽曲縣誤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史遷說底績為致功

懷縣屬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地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鄭康成

懷二字其為一地衡即古橫字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

沾縣沾縣今山西樂平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今潞安府長子縣至鄴縣

有鄴縣故城入清漳孔疏覃懷平地也懷襄之時平地致

功為難故曰底績會氏冀州三面距河河為大患故禹所

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於

河也夏侯

厥土惟白壤

壤天性和美也馬融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傳

禹貢集釋

卷一

五

書傳無塊曰壤顏師古曰柔土曰壤鄭注周禮十有

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

厥賦惟上上錯

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馬融此州入穀不貢鄭康成錯雜

也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傳

冀州賦先於田王畿千里之地并與園廛漆林之類而

征之賦非盡出於田也冀州不言貢篚天子封內無所

事於貢也林氏

偽孔傳謂錯出第二之賦蘇氏謂賦田出粟米兵車

指軍賦言蔡傳並從之今不取

厥田惟中中

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鄭康成田之高下肥瘠

九州之中為第五傳田賦之等不同賦之九等以各州

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

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

之最肥者為上上吳澄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史遷恒作常

地理志恒水出恒山恒山在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衛水在靈壽今正定府

靈壽大陸澤在鉅鹿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鄭康成今

鉅鹿縣廣河澤是也廣平曰陸孫炎大陸之地已可耕

禹貢集釋

卷一

六

作傳

班志謂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

山靈壽縣東入滹沱胡渭謂恒即滹水衛即滹沱古

今異名今不從

冀州有三大陸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呂氏有

始覽云趙之鉅鹿高注廣阿澤也大陸澤在今直隸

順德府鉅鹿任縣及趙州隆平縣界此禹貢之大陸

也呂覽九藪又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左傳

定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杜預謂吳澤陂近甯在今

河內修武縣淮南子亦分大陸鉅鹿為二藪水經濁

漳水注謂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合太
陸鉅鹿爲一非也水經注又謂呂氏春秋大陸卽鄆
澤在今太原介休縣界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
蔡傳引程大昌大陸非鉅鹿廣阿鉅鹿去古河遠太
陸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
三州之地今不从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史記漢書並作鳥夷河史記作海

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鄭康成以皮服來貢傳蔡地理

志漁陽驪成自注大碣石山在縣西南遼西綦縣自注

有碣石水南入官班固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經水

禹貢集釋 卷一 七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碣石在臨渝或云無此山也山海經郭注碣石山

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

而達帝都也朱賈讓言破碣石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

當河之衝者也破之不容已矣碣石本在臨渝海中昔

有而今亡胡渭

案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漢書武帝紀東

巡海上至碣石文頴曰在遼西綦縣今罷屬臨

渝此石著海旁水經注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秦

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

山故言水中矣又河水注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

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
水也後魏志碣石在肥如隋志北平盧龍縣臨渝官
有碣石案碣石當在今永平府昌黎縣漢綦縣地永
平府又有臨渝縣又盧龍縣有肥如故城樂亭縣有
驪成故城今皆屬永平府地並相近實一山也

案正義孔讀鳥爲島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

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是史遷班固康

成王肅並作鳥夷釋文引馬云鳥夷北夷國馬融本

作鳥與王注祠其作鳥者後人改也顏師古漢書注

云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自僞

禹貢集釋 卷一 八

孔傳訓鳥夷爲海曲唐石經直改經作鳥古經遂失

其真集韻二十二皓島古作鳥羣經音辯鳥部鳥海

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本猶有作鳥字者

又漢志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

也史記于揚州作鳥夷前後不符明爲後人竄改也

總之經文本作鳥夷卽訓海曲亦不當改作鳥字

案碣石之說不一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

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同名今驗九門無此

山也九門今正定府藁城縣今戰國策亦無此文王充耘謂今合口御河

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小孤山俗呼爲碣石

古人嘗鐫銘其上王伯厚謂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
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金吉甫謂左碣石在高麗而
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當勃海之口者爲禹貢之右碣
石不獨於古無稽並以右字屬下讀於經文亦戾矣
郭造卿碣石叢談以昌黎縣北十里仙人臺當之劉
世偉以馬谷山爲碣石顧亭林肇域志亦云濟南府
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之碣石地理今釋取之其說
不一難以信從今从漢志
釋文夾帶也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
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禹貢集釋

卷一

九

濟河惟兗州

漢書齊作沛史記兗作沔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傳言兗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鄭氏
河患惟兗爲甚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禹自其
決處導之用工尤難朱子兗州今山東東昌府及兗州府
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
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衛輝府胙城縣
地理今釋

說文水部沔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沔古文作
沿沔沔也東入于海顏師古云沔本濟水之字從水
沔聲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沔正字濟借

字當依漢志爲正

九河既道

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馬周
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往往有其遺處鄭康成河水分爲九道傳

九河簡絜爲二自郭璞孫炎李巡孔穎達並同蔡傳
據曾氏之說合簡絜爲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
之奇謂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入爲支派哉駁
之甚當

漢溝洫志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禹貢集釋

卷一

十

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
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平當云九河今
皆實滅馮遂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
已爲海所漸水經漳水注九河既播入枝代絕遺跡
故稱往往時存杜佑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
三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縣界惟太史
簡絜三河未詳處所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
界金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太史河在南
皮縣北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考之詳悉今所不
取

漢書勃海郡咸平縣自注庫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
縣自注有胡蘇亭平原部鬲縣自注平當以爲鬲津
般縣顏注引九河鉤般爲說敘傳自茲距漢北亡八
支其一存者卽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
分爲八支本此班孟堅以徒駭爲庫池漢世近古必
有所據且以徒駭在咸平亦與許商合也書疏徒駭
今在咸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亦本漢書
又樂史以馬頰爲篤馬河案溝洫志孫禁欲開篤馬
河許商謂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則篤馬河非九
河之迹樂史失之

禹貢集釋

卷一

十一

公羊疏引尙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書
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壤過八流
以自廣鄭注本此水經河水五亦云齊桓霸世塞廣
田居同爲一河爾雅釋文引郭璞音義云周時齊桓
公塞九河並爲一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二百餘里渤
海東莞咸平平原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處焉亦
本鄭說
後漢書袁紹傳公孫瓚還屯槃河注云故河道在今
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河太平實
字記滄州樂陵縣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

揚雄兗州箴九河旣導漢書注一說道讀曰導導治
也今不从

雷夏旣澤離沮會同 澤史記漢書作雍

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
陽鄭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
爲澤雷夏旣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正義離水沮水二
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雷夏澤在縣北
郭外離沮二水會同此澤元和郡縣志

案水經注瓠子河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西
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

禹貢集釋

卷一

十一

漁也蔡傳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今所不取
爾雅釋水水自河出爲離郭注引書離沮會同又釋
水濟爲濳晁氏曰沮有濳音二水河濟之別也案說
文河離水在宋又云汧水至蒙爲離水汧在豫州與
禹貢兗州無涉水經汧水下引爾雅濟別爲濳與禹
貢之沮益無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雷夏澤在濮州
雷澤縣郭外西北離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元和
寰宇志並同王晦叔引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離沮
會同當據以釋禹貢蔡傳引曾氏晁氏之說失之
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旣澤

蓋以雷爲雷澤雍爲澠水也鄭說確不可易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其地尤宜蠶桑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水害既除於

是下邱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鄭康成

衛得桑土之野楚邱帝邱皆是也其詩曰降觀

于桑說于桑田兗州境又有瑕邱廩邱散邱皆在濮

水之濱雷夏澠沮皆在濮州境故桑土既蠶繼言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有膏肥也繇抽也馬條長也傳水土平草木亦得遂

其性林氏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漢地理志壤墳應劭讀墳爲肥墳肥一聲之轉馬義
得之僞傳謂色黑墳起非也傳又訓繇爲茂今並不

从

厥田惟中中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載史漢馬鄭並作年

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

功難也鄭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正義充當

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

於他州傳蔡因其受惠之深所以優恤之至王充耘

馬融謂十三年而兗州平以爲禹治水之年今不取

載當依史漢馬融作年其作載者泥唐虞日載之文

東晉古文竄改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篚漢書作棐

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

貢篚別之鄭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蔡織文織而有

文者也正義綾羅之屬吳氏

吳氏謂染其絲五色織之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

文曰織文孔傳謂織文錦綺之屬非也漆當爲漆此

段漆水字篚依說文當作匪

浮于濟漂達于河漂說文作濕當从之

舟行水曰浮兗之貢浮濟浮漂以達于河帝都冀州三

禹貢集釋

卷一

四

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蔡因水入水曰達傳濕水出

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說今曹州府朝

城縣有東武陽城

漢志東郡東武陽自注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過郡三行于二百里千乘郡有溼沃縣漯水所經故

名溼卽濕字之訛也水經注作漯沃可證又平原郡

高唐自注桑欽言漯水所出又溝洫志禹迺醜二渠

以引其河孟康曰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

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

時遂空唯用漯耳史記河渠書作廝二渠醜廝音義

同

又蔡傳誤會程大昌漢河非禹河竟不知漯水所在
陳師凱書傳旁通云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
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
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且水經
注敘漯水源委極明蔡傳乃以爲未詳何耶
新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問今濟漯不相屬何故敬宗
對曰書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入于
乘入海也胡東樵謂濟漯本相通西漢末二水爲河
所隔敬宗憑臆以對未可以證禹貢也

禹貢集釋

卷一

五

海岱惟青州

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泰山鄭康成青州之界從岱山東

歷密州東北歷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

西抵遼水也杜佑青州今山東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

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

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

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府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

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爲盛京奉天府訖於朝鮮國也

地理
今釋

嶠夷既略

嶠夷地名馬融卽堯典宅嶠夷是也正義略爲之封畛也蔡氏
王地接於夷不爲之封畛則有猾夏之變曾氏碣石之功
畢禹卽東行遼東經略嶠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
水也胡渭

堯典正義嶠夷尙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鍤今史記
五帝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嶠夷
司馬貞曰今文尙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鍤在遼西鐵
古夷字也說文土部塢夷在冀州陽谷引尙書宅塢
夷山部嶠山在遼西一曰嶠鍤嶠谷金部古文鍤从
夷形相近也

禹貢集釋

卷一

六

堯典馬融注嶠海嶠夷萊夷也又後漢書東夷有九
種贊曰宅是嶠夷是以東方九夷爲嶠夷也通典用
其說金氏从之薛氏謂今登州之地于欽齊乘又謂
甯海州爲禹貢嶠夷今不取

馬融謂用功少曰略傳同案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又曰封畛土略當从蔡傳

濰淄其道漢書作惟留顏曰惟字今作
濰留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

濰淄雨水名地理志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

萊蕪縣鄭康成箕縣今青州府莒州萊蕪今泰安府萊蕪

縣上言既道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汜濫既去水循其

道也蔡氏

漢志琅邪郡箕縣自注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泰山郡萊蕪縣自注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班志言入沛鄭不引者水經稱留水入海是禹時故道不入濟足徵鄭學之核左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此二者皆禹貢之濰也淄水卽臨淄之淄尙父所封淄澠之淄易牙所嘗周禮幽州浸曰留時皆此水也括地志謂禹治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當作留苗爲

禹貢集釋

卷一

七

正說文無淄字俗加水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史記作海濱廣潟厥田斥鹵漢書作海濱廣潟

斥謂地鹹鹵鄭氏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義正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于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爲鹽者也林之奇

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注渠展地名涉水入海之處

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注以海濱廣斥當之史漢作

廣潟廣韻潟鹹土溝洫志終古舄鹵今生稻梁卽斥

鹵也濱俗字當作瀕爲正說文瀕水厓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

田第三賦第四傳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細葛錯雜非一種傳海物水族之可食者林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少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他放此蔡元度

宋史食貨志鹽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顯鹽周官所謂謂鹽鹽也鬻海鬻井鬻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康成謂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然如青州蟹胥之類皆海物不獨魚也

禹貢集釋

卷一

八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釋文徐本作畎谷

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傳枲麻也鉛錫也正義怪石砥砮之屬釋文

周禮有典絲典枲喪服傳杜麻者枲麻也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是枲賤於絲也說文鉛青金也詩云徂徠之松徂徠卽岱之支峰也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溫石可爲器李時珍曰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其經之怪石乎

萊夷作牧史記云爲牧

萊夷萊山之夷也顏師古可以放牧傳今萊州登州二府

皆禹貢萊夷地 胡渭

萊夷卽左傳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史記晏平

仲萊之夷維人 維卽 金吉甫曰萊夷地宜畜牧吳幼

清云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分爲二

事與史公云爲牧不合今不从

厥篚檿絲 史記作會絲

檿桑蠶絲中琴瑟弦 傳 釋木云檿絲山桑郭璞曰柘屬

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 正義 檿桑出東萊

以織繪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 蘇氏

浮于汶達于濟 漢書作沛

禹貢集釋 卷一 九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原山西南入濟 鄭康 不言達

河者因於究也 傳 達濟則河自可達不待復書也 程大

汶入濟禹貢之汶論語汶上水經謂之北汶于欽謂

卽今大清河與禹貢無涉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傳 七州皆言二至蓋以鄰州互

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背止言淮

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

也 林 徐州今江南徐州府宿遷邳州睢甯及鳳陽府懷

遠五河虹靈壁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

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滋陽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

嘉祥鉅野汶上鄒城鄒滕嶧費等縣及平陰縣南境濟

甯東平沂三洲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府南境

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 地理

淮沂其父 史記父作治

二水已治 傳 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 今沂水縣西北

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

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

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 正義

論語浴乎沂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一名雩門水

禹貢集釋 卷一 十

經謂出尼邱山西北卽曾點所浴也與禹貢之沂無

涉

蒙羽其藝 漢書作藝

二山已可種藝 傳 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山

東 今蒙陰縣南 詩云藝之荏 今贛榆縣南

菽故藝爲種也 正義

魯頌奄有龜蒙論語東蒙卽此山也焦竑謂殛鯀處

下有羽潭卽左傳所云羽淵也然舜典傳謂羽山東

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當是放流之地

與蒙羽無涉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漢書作大埜史記作既都

大野在山陽鉅鹿北名鉅野澤 今曹州府鉅野縣東原地名今

東平郡 今東平州即東原成 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馬融底平

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 晁氏

職方氏兗州澤藪曰大野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

哀十四年西狩於大野獲麟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

中元和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

西百餘里于欽齊乘云澤即梁山泊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黏土也 徐廣漸包相包裹也馬融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釋文埴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正義戠埴音義同

廣韻戠作戠云赤土也說文薪草相薪苞也引書此

文文選蜀都賦柯葉漸包劉淵林注漸苞相苞裹而

同長也與馬義合偽孔傳謂漸進長包叢生蔡傳从

之今不取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傳

厥貢惟土五色

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劉熙土五色者所以爲

大社之對 鄭氏

周書作雒解建大社於國中其地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

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城

陽姑幕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姑幕今

莒州徐州境也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青社燕王

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

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古制猶存

羽畎夏翟 漢書作夏狄釋文夏行雅反

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 鄭氏釋鳥云翟山雉義徐州貢此

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多矣不但旌旄也 林氏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

之 茅瑞

周禮天官有夏采注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

翟之羽染人秋染夏注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

狄爲飾引禹貢羽畎夏狄古翟狄通用

嶧陽孤桐

地理志嶧山在下邳 今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鄭孤特

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

管也 林氏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陸

林少穎謂卽詩鳧繹非也漢志東海郡下邳自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又魯國驪縣自注故邾國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此卽鳧繹之繹嶧繹古字通用與嶧陽無涉

應劭風俗通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胡東樵謂琴瑟堂上之樂材取嶧桐絃以麋絲蓋其重也

泗濱浮磬漢志作泗濱

泗水出濟陰乘氏鄭氏本漢志乘氏今鉅野縣地泗水出魯卽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又西逕其縣故城西水經注石在水旁水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正義此州制貢大略供禮樂之用茅氏泗水今出兗州府泗水縣

漢下縣地

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卽磬石之所出也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

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今華原又廢而琢磬皆用靈璧石矣

樂具五行金火木土皆有之獨浮磬取於水之精是

以五行備而入音諧矣本願亭林

淮夷蠙珠暨魚史漢作泉古暨字

正義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鄭氏蠙是蚌之別名

說文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珠之有聲夏書玼从虫賓作蠙釋文蠙字又作玼韋昭薄迷反蚌也周禮玉府注佩玉銜牙蠙珠以納其間大戴禮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保傳作銜牙玼珠玼珠有聲故用以爲佩歟薛士龍引山海經文魮之魚是生珠玉今不取蔡傳以爲淮白魚胡東樵以爲鱣鮪各指一端惟鄭云美魚得之馬融謂淮夷二水名孔傳同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今不取

厥篚元纁縞

纖細也祭服之材尙細鄭氏縞細縞司馬彪子元黑以細縞染爲黑也張守節徐水宜染氏

說文縞帛也今之絹也縞本白色六入爲元孔傳元黑縞縞白縞纖細也以纖字關上下元纖縞爲二物

曾彥和謂黑經白緯爲織元也織也縞也爲三物顏師古謂縞鮮支也今並不取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古文尙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荷也書達于荷則達濟可知金氏由荷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閻若

說文荷水在山陽湖陸南引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水經濟水篇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酈注澤水所鍾也引尙書浮于淮泗達于荷漢志山陽

禹貢集釋

卷一

圭

郡湖陵自注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更名湖陵荷水正在湖陸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謂荷水在縣南水經注泗水引此文作荷水在南可證自程大昌禹貢論據說文以正經文之誤後人多从之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至海以東也

鄭氏

古揚州境今江甯揚州

廬州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汝甯府光山固

始二縣光州湖廣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潮州府及江西浙江福建皆是也地理今釋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史記豬作都攸作所漢書作道

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南方謂都爲豬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鄭氏澤水既豬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蔡傳彭蠡今鄱陽湖夏允

林少穎疑陽鳥爲地名如衛死鳥鄭鳴雁之類今不

从

三江既入漢志會稽郡吳自注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自注江在

禹貢集釋

卷一

圭

北東入海丹揚郡蕪湖自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班固吳卽今吳縣陽羨今宜興縣北江入海在毗陵北今丹徒縣

司馬彪續郡國志亦从班說盛宏之荊州記曰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徐楚金說文繫傳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楊慎丹鉛總錄引此爲二說與漢志合孔穎達導江正義徐鼎臣注說文誤南徐州今鎮江府晉太康二年丹徒爲毗陵郡治亦依班志今从之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說與班志同汚水篇又過毗陵縣爲北江注丹徒縣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注又引地理志江水至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案地志丹揚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于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本屬二水道元貫穿爲一蓋石城爲南江之始吳縣爲南江之委正與班志相證明也

禹貢集釋

卷一

毛

杜佑通典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顏監漢志注三

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蘇子瞻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先儒曾氏程秘易祓夏僎程大昌黃度陳普王充耘鄭曉郝敬章潢皆从蘇說

徐堅初學記引鄭元孔安國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胡東樵雖指引此以證蘇說之確今考三江孔傳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疏引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與初學記所引不合則知徐堅所引者非鄭孔之注也又北江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亦與鄭說合惟鄭云入海孔云入震澤爲異又導江孔傳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又引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徐堅因此造爲北江中江南江之說緣飾己意冠以先儒之名類書中往往有之東樵据初學記而不考正義故誤信之

禹貢集釋

卷一

毛

釋文引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史記正義張守節亦引顧夷吳地記同南齊庾仲初揚都賦注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此皆以松江東江婁江爲三江也蔡傳主庾說而誤爲庾仲初吳都賦失之甚矣

水經汚水篇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毛晃禹貢指南从水經三江口之說

水經汚水下篇引郭璞曰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又郭注山海經云岷山大江所出也嶺山南江水所出也嶺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

二說不同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前說

越語三江環之韋昭注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釋

文亦引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初學記

又引韋昭說岷江松江浙江亦悉在吳也此即景純

之說徐堅誤以韋昭當之總之禹治水時浙江並未

施功安得以此爲禹貢之三江耶

虞氏志林松江到彭蠡分爲三道今不从

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

入海

震澤底定 史記作致定

禹貢集釋

卷一

堯

地理志會稽郡吳縣具區澤在西揚州數古文以爲震

澤班固震澤吳南太湖名 傳 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

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金吉甫

三江入海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

已蘇氏

周禮職方氏其澤數曰具區其浸五湖鄭注具區五

湖在吳南賈疏具區即震澤一也越語韋昭注五湖

今太湖也黃子鴻胡東樵以揚州數浸同處謂自包

山以西爲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松江

笠澤之地水極難淺古具區震澤之地分數浸爲二

可備一說

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史遷篠簜作竹箭數作布

漢書草

篠箭簜大竹也鄭氏

天長也

馬喬高也

傳塗泥漸洳也

下地多水其土淖

蔡傳

釋草篠竹箭簜竹說文作筱箭屬小竹也引書筱簜

既敷稽字注又引書竹箭始稽即說夏書之文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傳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南方

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王炎

禹貢集釋

卷一

堯

金氏謂古人尙黍稷田雜五種塗泥獨宜稻不利他

種故第爲最下賦第七有時雜出於第六則人功亦

稍修矣自唐以來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

給於東南唐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顧亭

林亦極言江南賦稅之重東南民力之竭東樵之書

所爲三致意也

厥貢惟金三品

銅三色鄭康成

僞孔傳金銀銅也古不尙金銀至後世始盛行當日

夏時之貢惟白金之銅不當有金銀也僞傳今不取

瑞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史記作瑞琨竹箭漢書作瑞琨

文衍

瑞琨美石次玉者也肅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傳

說文琨石之美者引虞書揚州貢瑞琨或作瑣班固馬融俱作瑣實一字也說文瑤玉之美者詩釋文引說文作石之美者當从之

鳥夷卉服漢書作鳥夷

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鄭氏

爾雅釋草云卉草鄭訓草服甚確鄭云給官者即郊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特性所云草服也後漢書度尚傳椎髻鳥語之人章

懷注鳥語語聲似鳥引書鳥夷卉服則唐時尙有作

鳥夷者自開成石經改作鳥而古經不可復矣

傳云南海島夷草服葛越正義引吳都賦蕉葛升越

弱于羅紉蘇氏曰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縣

之類蔡傳亦謂今南夷木縣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以卉服即下織貝考吉貝之名始見於南史不可以

當織貝之貝今不从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康

成

傳謂織細紵貝水物分織貝爲二今不从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傳

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乃貢燕氏

鄭注謂此州有錫則貢之案經納錫大龜錫貢磬錯

豈皆貢錫乎今不从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史漢沿作均達作通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傳此經

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荷入濟可知也胡

禹貢集釋

卷一

三

釋文沿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史記

注引鄭云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顏師古曰均平也

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循古文作均與均相近

禹貢集釋卷之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鄭康成

言陽見其南至山

南也

正義

荊州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

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襄陽

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

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夔州府建

始縣廣西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

地理今釋

江漢朝宗于海

禹貢集釋

卷二

一

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

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鄭氏

二水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

爲宗宗尊也

傳

鄭又謂荆楚之域記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疏引周

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證宗尊之義

九江孔殷

史記作甚中

地理志廬江郡尋陽自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

江

班固

應劭注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

正義

九江在今江西

九江府德化縣城北今名潯陽江卽大江也自湖北興

國州界流入逕瑞昌及縣境北又東合彭蠡湖水逕湖

口彭澤二縣入江南境

洪亮吉

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

得地勢之中

傳

案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太史公從

孔安國

古文

亦以九江近廬山則爲尋陽九江無

疑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九江在廬江潯陽縣南

皆東合爲大江者續郡國志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

大江鄭康成孔穎達亦引地理志九江在尋陽杜佑

通典九江今潯陽郡西北郭璞江賦流九派乎潯陽

蘇味道九江口詩近潯湓城曲斜吹蠡澤隈皆謂尋

陽之九江此漢以來相傳之古說也

禹貢集釋

卷二

二

釋文引太康地記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漢志豫章郡贛縣注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雩都

縣下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又鄱陽注鄱水餘汗注

餘水艾縣注修水南城注盱水建城注蜀水宜春注

南水南壘注彭水皆入湖漢以上豫章湖漢鄱餘修

盱蜀南彭爲九水劉子駿所謂湖漢九水入彭蠡澤

指此是漢人所說九江皆在豫章郡也

東樵謂以洞庭爲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則宋以前

無是說矣東樵引山海經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

淵是在九江之間以爲九江在洞庭之證然郭注謂

潯陽九江引書九江孔殷則非洞庭明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東樵引以證經失之矣

緣江圖云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鄂陵卽武昌縣古荊州之域桑落洲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北元和志云江州潯陽郡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荊州界此說核矣

水經注江水篇缺佚不完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是卽尋陽

禹貢集釋

卷二

三

之九江矣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九江在長江下雋西北江水篇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云凡此諸水皆注於洞庭之陂曾彥和謂沅漸元當作无卽無水字說爲辰敘西湘資醴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宋胡旦晁以道傅寅毛晃朱子蔡傳並主洞庭之說金履祥陳櫟亦同卽今洞庭湖也胡東樵亦以九江爲洞庭非古義也全謝山曰東樵於九江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顧宛溪方輿紀要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

釋文引潯陽地記云一日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吹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孔疏潯陽記九江名起近代義或當然史記索隱引尋陽記源江作沙江餘同程大昌禹貢論引張僧監尋陽記烏江蚌江作曰申曰烏蚌餘並同程氏禹貢論云樂史實字記李宗諤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

釋文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日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日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吹江六曰白鳥江七日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禹貢論引賈耽說

禹貢集釋

卷二

四

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咸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說各不同要皆後人命名非禹時所有也

史公訓孔殷爲甚中蓋古文說鄭君謂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以孔爲孔竅之孔亦爲異義

沱潛旣道史記潛作沱漢書作潛師古音潛

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鄭氏地理志南郡枝江下

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班固

潛水在今湖北安陸府潛江縣胡渭地理志及鄭皆以

荆梁二州各有沱潛正義據爾雅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

有此名出于荆者荆之沱潛也出于梁者梁之沱潛也

林少類

案沱有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荆州沱水在南
郡枝江縣今湖北荆州府有枝江縣縣東有百里洲
王氏炎曰士人謂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
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此荆州
之沱也水經又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
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江水注云江水逕汶江道
又有湍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書疏引郭璞爾雅
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府嶺山與江別更流此皆

禹貢集釋

卷二

五

梁州之沱也

傅氏集解曰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荆
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胡
氏錐指曰承天府志曰安陸府明嘉靖屬承天府漢水自鍾祥縣
北三十里分流爲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
卽古潛水也此荆州之潛也書疏引郭璞爾雅音義
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史
記正義引括地志潛水一名復水今名龍門水源出
利州縣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郡縣志縣谷

縣潛水出縣東北龍門山書曰沱潛旣道是也蜀都
賦演以潛沫劉淵林注禹貢梁州云沱潛旣道有水
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峒山
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潛水也漢壽縣
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潛水在縣北此梁州之潛也
又案馬融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此
別一義

疏引鄭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
於江出也華容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
潛則未聞象類鄭以華容夏水爲沱自別一義蘇氏

禹貢集釋

卷二

六

从之至荆州之潛東樵錐指以潛江縣當之然此縣
至宋始名潛江究非確義蔡傳謂潛水未有見鄭君
闕如得之

漢志作潛漢中郡安陽縣自注鬻谷水出西南北入
漢師古曰鬻音潛其字亦或从水水經潛水出漢中
南鄭縣東陽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史記亦作
沔潛潛一字通用史記梁州沱潛旣道索隱曰潛亦
作潛沱出蜀郡郫縣西東入江潛出漢中安陽縣西
北入漢蘇氏曰郫縣沱水安陽潛水梁州之沱潛也
皆謂潛在安陽今陝西漢中府城固縣潛水在縣南

以此爲梁州之潛亦漢以來相傳之古義康成注漢中安陽有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鄭謂潛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潛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又南入於江蔡傳據以釋經東樵駁之

雲土夢作又 史記作雲土夢爲治漢志雲夢土作又

雲夢之作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傳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雲夢之土已耕治也 胡渭

沈括夢溪筆談云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

禹貢集釋

卷二

七

本考漢書雲夢土作又於文爲順

胡東樵謂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爲得但

沈括稱太宗皇帝係宋太宗東樵謂唐太宗甚誤邵

氏爾雅正義亦謂唐人改雲土夢作又誤亦如之

又按錐指引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今案筆談無此

語唐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又東樵謂從石經本

則傳云澤中有土義甚愜當此石經不知何據殆誤

引歟

又案作雲土夢不始於宋初之改本孔穎達正義

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則唐人

然水經污水注亦引雲土夢作又疑古文孔傳本如是宋太宗所得古本尙書卽東晉古文書所云舊尙書作雲夢蓋馬鄭舊本也

雲夢諸書有合稱者周禮職方爾雅十藪呂覽淮南同戰國策楚王游於雲夢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此合稱雲夢者也有單稱雲者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楚語雲連徒洲是也有單稱夢者宣四年棄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是也或合稱連文或單稱省文雲夢一而已自

禹貢集釋

卷二

八

沈括羅泌等創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蔡傳分爲

二澤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夢之地已

可耕治也其說支矣

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水經禹貢山

水澤地所在云雲夢澤在南郡華容之東漢志南郡

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荆州藪鄭注職方應劭風俗通

高誘呂覽淮南子注韋昭國語注俱本班志華容在

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水經夏水東逕監利縣南

西南自州陵東界逕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杜預

曰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元和志雲夢澤在安陸縣

南五十里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胡渭謂東抵蘄州西抵枝口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雲夢

郭注爾雅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徐堅

初學記雲夢澤一名巴邱湖案青草湖卽巴邱湖水

漲時與洞庭爲一邵氏簡端錄雲夢蓋兼洞庭有之

孫星衍今古文疏謂澤卽洞庭湖近是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傳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

於揚州一等林氏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史記毛作鹿

禹貢集釋

卷二

九

土所出與揚州同傳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蓋以善

者爲先正義職方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楚語楚之所寶齒

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左傳晉重耳

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

以爲甲韜如金石觀於此信惟荊產最良也胡渭

純榦枯柏

純木似樗而實顏師古純與椿同胡榦枯榦柏葉松身曰

枯鄭氏

純說文云木也或作樗榦純也考工記鄭注引此樗

榦枯柏郭璞注中山經云樗木似樗樹材中車轅純

又作椿李時珍本草椿樗栲一木而三種樗栲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胡東樵謂純作樗蓋椿葉香故從熏純之爲椿明矣

正義曰周禮弓人取榦之道七柘爲上知此榦是柘

也金氏曰榦材中弓弩之榦周官所謂荆之榦是也

爾雅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枯檜聲近字通

礪砥斨丹漢書作厲

礪磨刀石也精者曰砥鄭氏斨石中矢鏃丹朱類傳

說文礪旱石也底柔石也或作砥郭璞注西山經云

精爲砥粗爲厲也正義曰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斨

禹貢集釋

卷二

十

賈逵曰斨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蘇子瞻石斨記余

自僭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槩鋒而劍脊其廉可劇

而其質則石此卽所謂楛矢蘇頌圖經本草曰丹砂

今出辰州

惟箇籥箛三邦底貢厥名史記作致貢其名

箇籥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焉鄭氏箛木名可以爲

箭馬融箇籥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

其名天下稱善傳

廣雅釋草云籥箭也呂覽本味篇注箇竹箭也史記

集解引鄭注作籥風廣韻聆竹名文選長笛賦特箭

藁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是聆風可爲箭也

蔡傳謂三邦未詳其地林少穎以爲舛胡之箭毛晃

指南云荊州蠻荆楚三國今不从呂氏謂純幹及桔

十物使貢其名鄭氏以厥名屬下讀厥名包匭今皆

不取

包匭菁茅

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裏

又纏結也鄭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若以菁茅祀

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吳古人縮酒不以絲帛

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朱

禹貢集釋

卷二

十一

傳云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說文蓋古文作匭

黍稷方器也吳都賦職貢納其包匭劉淵林注匭猶

結也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既包裹而又纏結之與

鄭義同一曰匭匣也即孔傳義傳以菁茅爲二物疏

引周禮菁菹今不从傳又以包爲包橘柚尤臆說也

顏師古曰匭匣也菁菜也从孔說

厥篚元纁璣組

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傳璣珠不圓者組綬屬說文玉

藻說佩玉所懸者皆曰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正義

組以璣穿結爲組也吳澄

九江納錫大龜史記納錫爲入賜

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傳納入也馬融

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長一尺二寸漢食貨志

元龜距髀長尺二寸蘇氏謂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

者不在常貢之列蔡傳及錐指取之今不从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史記潛作潯漢書作潛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傳凡曰逾

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王漢興洛不相通故曰

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會

禹貢集釋

卷二

主

荆河惟豫州

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傳河南河也其不言南者蒙上

至于南河省文而可知也胡豫州今河南開封歸德南

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兗

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

太和蒙城三縣湖廣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

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

隨州北境地理今釋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地理志宏農郡盧氏今河南府盧氏縣自注伊水出東

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上雒自注禹貢雒水

出冢領山今陝西商州冢嶺山東北至鞏今河南府鞏縣入河過郡二行

千七十里豫州川河南郡穀城今洛陽府西自注禹貢

滎水出晉亭北東入雒安農郡新安今河南府新安縣滎池縣界白石山

出焉滎水自注禹貢滎水在東南入雒班固三水入洛合流而

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正義

孔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澠出河

南北山今不取

澠字淮南本經訓作廛澗不从水

榮披既豬史記作榮播既都

禹貢集釋 卷二 圭

榮播澤名融馬沈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榮陽民

猶謂其處爲榮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

狄人戰于榮澤此其地也鄭氏沈水入河溢爲榮榮是澤

名正義今河南開封府榮澤縣胡渭

書疏云馬鄭皆作榮播史記索隱云今文並云榮播

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漾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既

都水經注引關駟曰榮播澤名又引呂忱曰播水在

滎陽榮播是一澤當作播爲是僞傳既改爲波顏師

古林之奇又以滎波爲二水蔡傳因之今不取

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滎陽潘播形相近卽此水也

導荷澤被孟豬史記作被明都漢志作明豬

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五經文字

古本亦作荷釋文荷徐音柯又工可反班志東梁國睢

陽今河南禹貢盟諸澤在東北班固言治荷澤之水衍溢

則使被及孟諸不常入也顏師古自荷澤至孟諸凡百四

十里二水舊相通金氏

說文荷澤水在山陽胡陵孔傳亦云在胡陵而班志

謂在定陶傳同叔曰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

流也實一水也水經注云荷濟別名也荷澤爲濟水

之所經因而導之所以殺濟瀆之勢也

禹貢集釋 卷二 圭

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豬左傳稱

孟諸之麋孔穎達云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今歸德

府商邱虞城縣界有孟諸臺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高者壤下者墳壚傳壚疏也鄭氏壚黑剛土也說文黑土曰

壚壚然解散也釋名壤則爲沃墳壚則爲瘠炎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傳

厥貢漆枲絺紵史記枲作絺

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枲林紘鞏屬說文織紵爲布及練也

顏師古

左傳子產獻紵衣杜注鄭地貴紵毛詩可以漚紵陸

璣疏紵亦麻也

厥篚織纈史記作其篚織纈

纈紵也說文細紵傳

案傳以織爲細故訓細紵卽今之絲紵也林氏以紵

纈爲二物胡渭謂織亦紵也今不取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傳必待上之命而後貢林氏

郊特牲云擊玉磬諸侯之備禮也詩那箋玉磬尊故

禹貢集釋

卷二

五

異言之類監謂亦待錫命而貢是也

浮于洛達于河漢書作入于河史記作維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

帝都矣林氏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

後至河也蔡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子黑水鄭氏華山之陰爲雍州其

陽爲梁州曾氏黑水今瀘水也薛氏漢志隄爲郡南廣汾

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契道入江班固今敘州府南溪

黑水至契道入江通典引顧野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

導川之黑水不相涉韓汝梁州黑水卽今雲南金沙江

其源發于吐番入雲南麗江府亦曰麗水地理梁州今

陝西漢中府興安州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

四縣鞏昌府兩當鳳文成四縣徽階二州湖廣鄖陽府

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成都保甯順慶

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

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蠻溪營黎大

所天合六蕃招討司是也同上

胡渭曰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地理志漢地縣有

黑水祠水經注自朱提至契道有黑水今瀘水西連

禹貢集釋

卷二

末

若水南界滇池東經朱提契道其爲梁州之黑水無

疑矣東樵又謂漢時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地理

今釋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實一水也

杜佑通典論黑水云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

久遠遂至湮沒無以詳焉

孫星衍曰水經汚水東過南鄭縣南注云漢水又東

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

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西五十

里卽此水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梁州城

固縣西北太山以注華陽黑水蓋本古說案城固今

陝西縣也或以爲瀋池夏時荒服之地禹跡不至也
岷嶓既藝 史記岷作汶藝作葦

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注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
今四川松潘屬卽漢
湔氐道山在麗西北隴西郡西縣注禹貢嶓山西漢
所出固嶓冢山在漢陽西鄭水去已可種藝 傳

案班志謂嶓冢在西縣西漢水所出鄭君謂漢陽據
後漢時地名卽西縣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
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郡國志漢陽西有嶓冢
山今甘肅秦州卽漢隴西地嶓冢山在秦州西南卽
禹貢之嶓冢也自後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嶓

禹貢集釋

卷二

廿

冢山漢水出焉華陽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沔縣界
杜佑通典云嶓山在今漢中郡金牛縣括地志嶓冢
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並承魏收之誤後人
遂以甯羌州北之嶓冢附會爲東漢水之源不知東
漢水卽漢志沮水未嘗經甯羌之地也蔡傳又謂嶓
冢一山跨兩州縣又誤以漢中之西縣爲隴西之西
縣郢書燕說不足置辨胡東樵亦誤從俗說反駁漢
志之乖謂有二嶓冢其謬甚矣

沱潛既道 漢書作濤史記作濤

地理志蜀郡郫縣自注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

縣自注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固沱江源出四川雜谷廳
界東南流至保縣西北入大江洪亮或以爲保縣玉輪
江也孫星案沱出郫縣卽今之郫江保縣屬四川茂州
今茂州北有漢汶江故城潛水一名復水又曰龍門水
在今四川廣元縣與梁州之沱潛別互詳見前

鄭注謂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入江豈
沱之類與案班志江原下有郫水自別一水與沱無
涉今不从

蔡蒙旅平

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 傳 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鄭氏

禹貢集釋

卷二

末

漢志蜀郡青衣有禹貢蒙山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
縣鄭注從順帝改名今四川雅州府名山縣卽漢青
衣縣地蒙山在州南鄭以蔡蒙爲一山僞傳妄以蔡
蒙爲二山疏云蔡山不知所在蓋本無此山也宋歐
陽忞輿地廣記云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葉少蘊以縣
東五里周公山當之蔡傳从輿地廣記閻潛邱謂蔡
山不可信是也胡東樵又以爲峨眉山其說亦想當然
耳非確論也

和夷底績

和土夷所居之地也和讀爲桓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

山西南行羌中者也鄭水經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
羌中入于南海注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
也鄭道

案如氏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馨如和鄭讀和為
桓正與下因桓是來合其說確矣實字記有和川水
在榮經縣北晁以道謂即禹貢之和水曾彥和从之
林少穎謂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晁氏又謂
夷水出巴郡魚復縣又東過夷道縣雖指駁之東樵
謂和水即泚水又謂漢志泚水乃泚字之誤當從說
文作泚案顏注泚音哉玉篇廣韻十六哈泚水名段
若膺說文注又改泚字作泚即泚字紛紛舛造未足
信也

禹貢集釋

卷二

九

厥土青黎

史記作青黎

色青黑而沃壤

傳

史公作驪詩傳謂純黑曰驪亦黑色也馬融云黎小
疏也顏師古曰色青而細疏今不取

厥田惟上下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傳

厥貢珍鐵銀鏤器

黃金之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鄭蜀郡卓氏

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於銀
也漢志犍為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為一流直
一千五百八十郡近漢子犍為水濱得古磨十六枚金
臺登縣山有磐石禹貢所賦華陽國志鐵石山在臺登縣東
三十里有磐石火煉成鐵極剛利元和寰宇記鐵石山
磐石火燒成鐵為劍戟極剛利則與荆之唯中矢鏃者
異矣胡

禹貢集釋

卷二

十

釋文璆徐又居叫反馬同徐邈馬融俱讀若璆又引
韋昭郭璞云紫磨金並與鄭合經以璆對舉當訓
金為長且與下璆琳有別傳訓玉名東晉古文改作

璆从玉故偽傳云然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漢志作西傾因桓是來

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屬顏師古以屬者曰織以裘者曰

皮蘇氏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馬融地理志西

傾山在隴西臨洮鄭氏桓水已見上文

漢志水經俱以禹貢桓水在蜀郡孔穎達正義史記

索隱俱从之夏氏謂桓水一名白水白水出今陝西

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胡東樵取其說今不从

西傾在臨洮山在今陝西洮州衛西南三百三十餘

里西套厄魯特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正與桓水行

羌中相接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于西疆山卽西傾
段國沙州記稱嶺臺山皆一山異名也

鄭氏此注云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
曰桓今不从

浮子潛逾于汚入于渭亂于河 史記通作論

漢上曰汚越汚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 傳或

謂漢爲汚 氏鄭水經桓水注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

鄭元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屈于晉壽界沮

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

而逾汚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暨于衙嶺之南

高賁集釋 卷二 五

溪水支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 鄭

水經汚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注云汚水一名沮

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

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知氏曰北方人謂漢水

爲汚水蓋與汚合也

史記河渠書武帝時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

張湯問之曰褒水通汚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孫

淵如謂汚不通渭故經文言逾鄭注以褒斜二水爲

自汚入渭之道恐未必是禹迹也

漢沮縣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

漢水名曰沮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氏鄭黑水出張掖雞山南

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 鄭道元水經注書

脫此文張掖今河經龍門而南至于華陰爲西河胡雍

州今陝西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

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盤屋渭南

富平醴泉朝邑郿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

功永壽三水涇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鄜五州羣

昌府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

高賁集釋 卷二 三

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寧夏寧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

州莊浪諸衛所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

是也 地理今釋

括地志源出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南流絕三危

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地理今釋雍州黑水

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

通河是也諸說小異今从鄭注

禮記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魏武侯浮西河

而下吳起爲西河守皆此西河之水也

弱水旣西

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鄭氏導之西流至于

合黎傳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弱水自此西至

酒泉合黎說文作溺水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

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又云岷山溺水所出許慎

案岷山卽張掖雜山刪丹今甘肅府山丹縣

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今山丹縣西南有窮石山卽

其地通鑑魏太武擊柔然循弱水西行魏書稱西接

張掖水賈耽謂張掖河卽弱水是也法顯佛國記謂

之流沙河在今山丹非絕域之弱水也又山海經崑

崙邱下弱水郭注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稱弱

禹貢集釋

卷二

圭

水西王母漢志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侖山

祠楚辭哀時命云弱水汨其難爲兮路中斷而不通

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

於日所入也十洲記禹乘驕車渡弱水博物志漢武

帝時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史記正義弱

水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卽崑崙也舊唐書東女國王

居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漢書司

馬相如大人賦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應劭曰弱水

出張掖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

者耳非張掖弱水也顏監此說最核以上諸書所云

弱水在絕域與禹貢弱水無涉蔡傳駁程大昌條支

之說甚是又引柳宗元愚溪對謂弱水不能負芥此

卽郭景純所云不勝鴻毛非此經之弱水也

涇屬渭汭

屬入也馬融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傳汭水相入也

說地理志安定郡涇陽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

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百里雍州川孫星衍曰

定右扶風左馮翊也涇陽縣今甘肅平涼府涇陽故隴

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西南涇水在縣東入渭隴

西郡首陽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

禹貢集釋

卷二

圭

孔傳屬遠也今不从蔡傳謂涇渭汭三水連屬引周

禮其川涇汭黃東發胡東樵俱非之今不从

漆沮既從

地理志北地郡直路自注沮水出西東入洛左馮翊襄

德自注洛水東南入渭班固案直路今陝西中部縣說

文作瀘水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許水經渭水

又東過華陰縣北注云洛水入焉關駟以爲漆沮之水

也又沮水注云沮水東注鄭渠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

漆水又謂之爲漆沮水鄭道漆沮卽馮翊之洛水顏師

毛詩自土沮漆周頌猗與漆沮傳謂漆沮岐周二水

皆謂扶風之漆沮與禹貢漆沮爲洛水迥不相涉孔穎達導渭正義既知東過漆沮與毛詩漆沮別而此疏猶引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誤矣僞孔傳謂漆沮爲洛水出馮翊而又曰漆沮二水名失之蔡傳亦知漆非扶風之漆水又謂漆水來經華原縣合沮水總由不知漆沮之爲一水耳

洪亮吉曰漢時沮水由鄭渠入洛故洛水亦有沮漆之名非謂漆沮卽洛也案周禮職方氏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毛詩瞻彼洛矣傳宗周漑浸水也孔疏洛水則漆沮是也與下導洛之洛別

禹貢集釋

卷二

三

澧水攸同 地理志作道師古曰道古攸字也攸所也

地理志右扶風鄠自注鄠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班固同之于渭 傳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同于渭也

正義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傳蔡豐澧鄠音義同今

豐水在陝西咸陽縣東南入渭

荆岐既旅終南慎物至于鳥鼠 史記慎作啟

地理志左馮翊襄德自注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

梁源 襄德今侯西富平縣 右扶風美陽自注禹貢岐山在西北

美陽今同州府 右扶風武功自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

扶風縣 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皆在縣東 班固已旅祭言治

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 傳 太一山亦名太白山

在武功縣南 水經注 鳥鼠詳見後

案漢志據古文以太壹爲終南孟堅所稱卽孔壁古文說也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

南山也一名太一要義劉向所撰向親校中秘古文

故所說與孟堅合足徵漢志之核續漢書郡國志右

扶風武功永平八年復有太一山本終南文選西京

賦於前則終南太一吳薛綜注二山名也李善从其

說失之然水經渭水注引杜預曰中南亦曰太白山

在武功縣南初學記引秦州記太一山古文以爲終

禹貢集釋

卷二

美

南福地記云終南太一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陸德

明孔穎達並據漢志太一卽終南史記索隱同皆古

文說也

又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垂山本散物釋文慎物山

名亦引漢書云垂山也胡東樵謂垂山卽太一之北

峯無二山也孫淵如改垂山爲岳山俗呼敖山敖岳

聲之轉凡說不可从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

縣西南注古文之慎物山也如酈之說則垂山當作

華山字形之誤

華山與終南縣延相望又鳥鼠爲渭水所出華山在渭水南地勢接連則以華山爲帽物可備一說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鹵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鄭氏地理志武威縣注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塋澤休屠澤在縣東北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都豬音義同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史記宅作度丕敘能大序

禹貢集釋

卷二

毛

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傳水經禹貢山

水澤地所在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注卽尙書所云竄

三苗于三危春秋傳曰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林曰燉

煌古瓜州也鄭道元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

有三峯故名括地志三危既宅此治黑水之成功也傳三

苗今爲湖廣岳州府地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蓋是也胡渭

鄭氏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

連當岷山則在積石之東南水經注四十引山海經

云三危山三青鳥居之在鳥鼠山西太平御覽地部

引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汶山相接皆與鄭合如鄭此說則三危非今安西州燉煌縣之三危也戴震水地記謂燉煌三危山不協禹貢之文其名蓋後起也孔穎達疏又謂三危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諸說不同今从鄭注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蔡傳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陳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傳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

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正義

禹貢集釋

卷二

未

厥貢惟球琳琅玕史記作璆琳

球琳皆玉名傳琅玕珠也鄭氏

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郭注璆

琳美玉名琅玕狀如珠也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

樹說文球玉磬也或作璆琳美玉也琅玕似珠者僞

孔傳亦云石而似珠云石非也雖指引傳云石而似

玉更誤爾雅崑崙虛之璆琳胡東樵邵二雲謂卽于

闕之玉近之

商頌受小球大球箋謂小玉尺二寸圭大玉珽長三

尺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毛詩韓琇有琇傳有璆琇胡

東樵謂圭玕玕皆用球爲之不止鳴球磬材也

上林賦玫瑰碧琳西都賦琳珉青瑩琳乃玉之青碧

色者鄭書注謂琳美石也今不从

張衡詩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詩腰佩翠琅玕名璽

別錄琅玕陶宏景曰此蜀都賦所稱青珠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地理志金城郡河關自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左馮翊

夏陽

今陝西韓城縣

自注龍門山在北固龍門山在同州韓城

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河處廣八十步括地志此州

達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

禹貢集釋

卷十

元

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

林氏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史記作昆侖敘作序漢書作昆侖渠搜古曰渠搜

搜

崑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別有昆侖之山非河

所出者也鄭氏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顏師古三國皆西

戎故以西戎總括於下林氏三國皆織皮蘇氏梁州言熊羆

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傳氏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注西北至塞外有昆侖山祠

崑崙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

泉南山卽崑崙之體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

里今甘肅肅州西南昆侖山正在古肅州之域卽禹

貢之崑崙也與河出昆侖無涉馬鄭說確不可易

水經河水注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

河首在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

爲河曲矣後漢西羌傳西羌本三苗及舜徙之三危

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於賜支賜支者禹貢所謂

析支者也馬融王肅俱謂析支在河關其說較寒

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

交趾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渠搜

在今陝西懷遠縣北番界中陸德明釋文亦引漢志

禹貢集釋

卷十

辛

在朔方卽禹貢之渠搜也

傳以崑崙析支渠搜爲四國正義謂析渠搜爲二恐

非傳意並西戎爲四國鄭謂崑崙析支渠搜爲三山

之野皆西戎也蘇氏謂此文當在浮于積石三句之

前簡編脫誤今皆不从

禹貢集釋卷之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史記作道九山岍作汧漢書同逾作踰

地理志右扶風汧縣自注吳山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

今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美陽自注禹貢岐山在西北

汧縣故城吳山在州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左馮翊襄德自注禹貢北條荆山

在南固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傳自此以

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蘇氏導者循行之謂胡

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鄭注嶽吳嶽也在汧

說文汧水出扶風汧縣山部無汧字當从史漢作汧

禹貢集釋

卷三

正義曰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嶠

冢南條案地理志亦言南條北條然則三條古文說

也又黃庶書說引馬融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

淮南條行江漢是導水亦分三條也荆卽上荆岐既

旅帝王世紀禹鑄鼎荆山卽此處隋志括地志謂荆

山在富平縣今富平縣屬西安府卽漢襄德縣地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史記作太嶽

壺口已見地理志河東郡蒲反自注雷首山在南甄縣

自注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固霍山一名太岳元和志

山禹貢所謂岳陽卽霍太山矣水經汾雷首山在今山

西蒲州府霍山在今山西霍州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地理志河東郡濩澤自注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自

注王屋山在東北固濩澤縣在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

山在縣西南垣縣今山西絳州垣曲縣王屋在今河南

懷慶府濟源縣西連麓至山西垣曲也胡底柱山在河

東太陽縣東河中水經禹貢山太陽縣今山西解州平

陸縣底柱在縣東南五十里胡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

北東行傳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禹貢集釋

卷三

地理志河內郡山陽自注東太行山在西北山陽今懷

縣壁王自注太行山在西北壁王今懷慶常州郡上曲

陽自注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班固恒山在

西北太行山在河內野王西北恒山爲北嶽在中山上

曲陽縣西北水經禹貢山此二山延東北接碣石而入

滄海傳逾河爲禹渡河入海亦禹涉海也胡

太行列子作太形讀如字亦可陸氏兼存兩音淮南

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山高誘注太行山也河圖括

地象太行天下之脊太行連接河北諸州縣亘千有

餘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地理志天水郡冀縣自注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師古曰園讀與圉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朱圉

山在天水北冀城南冀縣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南地理志京

兆尹華陰自注太華山在南有祠班固太華在今西安府

華陰縣十里即西岳也胡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

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傳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

導岍也曾氏水經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注中條山也

鄴道西傾見前鳥鼠詳後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史記作負尾漢書作陪尾顏注倍讀日陪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地理志宏農郡廬氏自注熊耳山在東今河南陝州廬氏縣南有熊耳

山穎川郡密高縣自注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

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爲外方山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嵩山即古中岳

密高南陽郡平氏自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

所出今南陽府桐柏縣即漢平氏地縣西南三十里有桐柏山胡東樵謂胎簪大復皆其支峰江夏

郡安陸自注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今湖北德安府

安陸縣有橫尾山水經熊耳山在宏農廬氏縣東外方

在縣北六十里

山崧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

夏安陸縣東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四山接華山而相連皆在豫

州界也 正義

案水經洛水東北過宜陽縣南注洛水之北有熊耳

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

熊耳同也此宜陽之熊耳與禹貢無涉

又案鄭注亦引地理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

尾者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之

陪尾山胡東樵引吳澄書纂言謂泗水縣陪尾山毛

晃禹貢指南曰博物志泗出陪尾即斯阜也此自是

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爲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

陪尾山也此解最析東樵失之

導嶧冢至于荆山

禹貢集釋

卷三

四

嶧冢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漢西縣地詳見前地理志

南郡臨沮注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班固漢臨沮今湖廣

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有荆山

荆山即上文荆河惟豫州鄭注所謂荆山也左傳昭

四年荆山九州之險也又十二年傳昔我先王熊繹

僻在荆山皆此地

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江夏郡竟陵自注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

章山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漢竟陵縣地六安國安豐自注禹貢大別

山在西南今安徽穎州府霍邱縣西北安豐地縣水經

西南九十里有大別山一名安陽山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

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案大別山鄭注亦謂在廬江安豐縣班固酈道元同胡東樵據杜預謂大別在江夏不在安豐引元和志魯山一名太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案魯山水經江水注所稱古翼際山也唐人妄以爲大別東樵从之誤矣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史記作汶漢書作嶓

地理志長沙國湘南自注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嶓豕也會氏

禹貢集釋

卷三

五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地理志豫章郡歷陵自注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師古曰傳讀曰敷易古陽字固水經敷淺原

地在豫章歷陵縣西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漢歷陽今江西九江府

德陽縣博陽山在縣南十二里卽古敷淺原正義引漢

志亦作博陽山

朱子九江彭蠡辨以敷淺原爲廬阜蔡傳依師說通雅亦以敷淺原爲廬山今不从

導弱水至于合黎

地理志張掖郡刪丹自注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

酒泉合黎固弱水出張掖合黎山名鄭氏水經合離山在

酒泉會水縣西北注合黎山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導亦循行之

謂與導荷澤之導異胡今弱水源出甘肅甘州府山丹

縣卽漢張掖也又西北入肅州高臺縣卽漢酒泉地合

黎山在高臺縣北

馬融王肅以合黎爲地名今不取

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於合離離黎古

通用

餘波入于流沙

地理志張掖郡居延自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

禹貢集釋

卷三

六

沙固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居延澤在其

縣故城東北尙書所謂流沙者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居延海卽

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元和志流沙在今嘉峪

關外索科鄂模以北卽居延澤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

州界地理今釋

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

國佛書所謂沙界恆河沙是也

流沙卽居延班固鄭康成酈道元並同續郡國志張

掖居延屬國居延有居延澤古流沙東樵泥餘波之

文謂正流入居延澤其餘波入流沙之地背古文而

勘新說今所不取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三危已見上

詳見雍州

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

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

正義

張掖記曰黑水出縣

界雞山

太平御覽地部引

南山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

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

山海經

經云南海卽居延海

之屬史記大宛傳索隱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

塞外得水爲海故地理志羌谷水亦云北至武威入海

不謂大海也

孫星衍疏

案孫氏說海如青海蒲昌海之海亦

可从

禹貢集釋

卷三

七

鄭康成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

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積

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漢

書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

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腋引書導黑水至于三危與

鄭說同續郡國志隴西郡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

出注引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並與鄭說同

南海之說書疏謂越河入海張守節以南海爲揚州

東大海焦竑禹貢解南海交趾二廣之海胡東樵曰

秦置南海郡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

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州南近界漲海

連天如東樵之說則南海距張掖黑水絕遠相隔數

千里東樵謂水行微外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可

爲失笑

黑水諸說不一程大昌謂卽葉榆澤澤在今雲南大

理府太和縣東今名西洱河一日洱海蔡傳从之李

元陽謂卽瀾滄江江在今雲南麗江府麗江縣西南

源出吐蕃地理今釋取之然皆臆說無確據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

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卽今甘肅蘭州

禹貢集釋

卷三

八

府河州小積石山龍門已見前

毛晃禹貢指南曰積石本無異說元和志乃有大積

石小積石兩山在其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

之源者爲大積石小積石在河鄯之間玉門陽關之

內或謂禹迹不應如是之近當以大積石爲導河之

始然江之所導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

跨羌戎絕迹之地而不知其流於荒誕不經也萬季

野辨積石曰唐置積石軍今臨洮府河州之境禹之

導河始於此過此卽爲西域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吐

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而夏氏合注因之夫言河源者張騫都實二家皆不言經大積石不知張氏正義何所據而云然乎且諸書言積石者多從無大小之名若以山海經之逆西之積石則大積石則其水西流與中國河無預河但經河州之積石無所謂大積石也蔣廷錫地理今釋曰積石山在今河州北諸家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續漢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在西南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案李賢後漢書注杜佑通典蔡傳並謂龍支之小積

禹貢集釋

卷三

九

石山其說爲允若謂西羌之大積石山今莫能指其山所在且去龍門不下三千餘里中間相距甚遙無是理也

又案漢志於金城河關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或謂班志積石在西羌塞外不謂在河關顏注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是也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

當犯塞段熲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還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州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此皆西羌塞外之山禹貢之積石也今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北有積石山鄭注所云古唐述山括地志所云小積石山乃塞內之積石較禹所導之處去此絕遠非禹貢之積石也唐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閻百詩胡東樵

禹貢集釋

卷三

十

謂禹所導處爲塞外大積石山至塞內小積石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處大積石今莫知其處洪樸存謂積石山今大雪山在西甯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西套厄魯特地今不取

水經注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卑減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隘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禹貢指南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尙存

漢書司馬遷傳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通與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徐堅初學記亦指絳州龍門今絳州龍門山與韓城龍門對峙龍門一山實兼二處言之而河流其下胡東樵謂禹貢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專指韓城之龍門失之固矣案太史公稱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爾雅釋水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崑崙之邱河水出焉又曰不周之山東望泐澤河水所潛

禹貢集釋

卷三

七

也其源洋洋泡泡郭注泐澤卽蒲澤一名蒲昌海古今之尋河源者史記大宛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宣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閩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此漢之尋河源也唐書吐蕃傳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由洪濟梁

西南行二千里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歐陽忞輿地廣記蔡傳皆誤劉爲薛元史亦作薛非此唐之尋河源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求河源四閱月始抵河源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行

禹貢集釋

卷三

七

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又四五日水渾濁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潘昂霄從都實弟闊闕得其說撰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此元之尋河源也明洪武十一年太祖命僧宗泐往西番求經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

巴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犛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
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
水是爲河源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
尙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
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瑋刺其山最高四時常雪有
神居之此明之尋河源也地理今釋謂河出今西番
巴顏喀拉山東合鄂敦搭拉諸泉源鄂敦卽星宿元
史訛譯爲火敦漢人不通蒙古語也星宿海之西南
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河勒坦者黃金也郭勒者河
也此係黃河之源其水已黃至阿勒坦郭勒之西有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巨石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上有天池則尤黃河之
上源也崑崙在今同部中同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
卽鹽澤則張騫所尋河源近是但未探至天池耳
南至于華陰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流傳河自龍門口又二
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易華陰華山
之北蔡傳

東至于砥柱史記作砥柱

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
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疎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水經

注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礮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
元和底柱已見前今河南陝州東北四十里黃河中流
有底柱山與解州平陸縣接界蓋一山而跨兩地也

薛綜注東京賦云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
河中猶柱然也漢溝洫志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
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鴻嘉四年從楊焉言鑿
廣柱底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隋開皇十五年詔鑿
底柱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二
十年幸河北觀底柱令魏徵勒銘開元二十九年陝
州刺史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宋乾德初詔重

禹貢集釋

卷三

古

鑿底柱三門底柱之險不減於龍門酈氏所謂破害
舟船自古爲患者也
溝洫志賈讓策大禹治水析底柱破碣石師古曰析
分也

又東至于孟津史漢並作盟津

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杜預曰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
津也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正義孟津今在河南懷慶
府孟縣南十八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卽盟津盟孟聲相近
晉杜預造浮橋於富平津卽孟津也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史記作邳

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鄭元云大伾在修武武

德之界張揖曰成皋縣山也正義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

北水經禹貢山澤地所在今開封府汜水縣有成皋故城大伾山

在縣西北一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召誥曰太保乃

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杜預曰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

曲流爲汭酈道元曰洛汭卽什谷張儀說秦曰塞什

谷之口史記音義鞏縣有郭谷水漢志顏注謂今洛

禹貢集釋

卷三

五

口皆一水也

水經河水又東過成皋縣北注云河水又東逕成皋

大伾山下爾雅云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

爲邱一成也今說文作邱再成蓋後人據僞孔傳妄改非許君原本也當以酈注引爲是

孔安國以爲再成曰伾亦或以爲地名非也尙書禹

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流出伾

際矣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沅之水與滎播澤出

入自此然則大伾卽是山矣案大伾在成皋說文作

坯字从土薛瓚注漢書誤以黎陽山當之黎陽石山

甚高且大非一成之坯明矣隋地理志括地志書正

義史記正義杜氏通典蔡傳程大昌圖並沿薛氏之

誤唐洪經論刻石黎陽名爲大伾皆後人臆說不足

據顏監地理志注謂大伾山在成皋溝洫志注引鄭

氏曰山一成爲伾張晏曰成皋縣山也復又引臣瓚

說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則騎牆之見矣胡東樵亦

以黎陽爲大伾誤甚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地理志上黨屯留縣自注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

固水經濁漳水注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

俱得通稱酈道元降水一名濁漳水毛晃河渠書云北載之

禹貢集釋

卷三

六

高地通降水至于大陸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

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酈注斥漳引書至于衡漳又東北逕平恩曲

周過鹿鹿縣其西畔卽大陸也胡渭大陸已見前屯留今

山西省潞安府屯留縣絳水源出縣西南八十里盤秀

山陰東北流至潞城縣入漳

又按地理志信都國注故章河案章卽漳也皆在北

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水經濁漳水注漳水自南

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絳瀆又北逕信

都城東散入澤潞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

張甲故瀆同歸於海通典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洛

渠北入信都郡界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今直隸冀州南宮縣即漢信都國絳水故道所經酈注以濁漳水即絳瀆水發源屯留流入信都正與班志合

又案康成不从班志絳水在信都謂降作絳字非也鄭意降聲轉為其即河內其北山淇水考水經淇水注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留絳故瀆合是淇水亦與故絳瀆合也今不从

又北播為九河

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傳播布也顏師古黃河

禹貢集釋

卷三

七

自輦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瓚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澤洞之際最為當機而扼要也顧景范鄭注播散也說文播布也顏注所本今从之

同為逆河入于海

同合為一大河逆河而入于渤海傳下尾合名為逆河

言相向迎受鄭康成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水

徐堅逆河即渤海也蘇氏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世謂之渤海者也程氏逆河碣石今皆淪於海黃氏

渤海故逆河後為海所漸經所謂海乃東海在碣石之東東明

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為迎河入於渤海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志稱河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今直隸滄州水經注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漢志臣瓚注以為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今考勃海即逆河之故道王橫所謂九河之地為海所漸河自章武東出為逆河逕驪成至桑縣碣石山入海過右北平遼西二郡行三百餘里禹之故跡也

禹貢集釋

卷三

八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史記漾作漾說文漾古文

地理志隴西郡氐道自注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

西縣自注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

至江州入江武都郡武都自注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

沔過江夏謂之夏水班固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

東至武陽沮縣為漢水注常璩華陽國志漢水有二源

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西源出隴西西縣嶓

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沔水出東狼谷逕

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

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酈道元今嶓冢山在甘肅秦州西南卽漢隴西地甘肅西地甘肅鞏昌府成縣西北又有漢武都故城

案地志水經皆謂東漢西漢同出嶓冢西漢水出嶓冢之西漾水出嶓冢之東爲東漢水卽沮水也與氏道漾水合流又稱沔水班志於氏道下雖不言出嶓冢然氏道西縣同屬隴西相距甚近酈注及山海經郭注皆言嶓冢在武都氏道縣南蓋山勢縣巨氏道亦有嶓冢甚明志文互見不重出也胡氏雖指誤以甯羌州北之山指爲嶓冢不知東漢水卽沮水並不

禹貢集釋

卷三

九

經其地其誣甚矣反詆漢志之誤於氏道水則存而不論自謂理亂絲解連環不已慎乎

說文漾水出隴西山道東至武都爲漢水經注引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獮道中然獮道在冀之西北今不取

又東爲滄浪之水

水經沔水過武當縣注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滄浪洲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酈道元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史記正義南都賦引括地志南都賦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方城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卽漢水也林氏今湖北襄陽府均州西北有滄浪洲

鄭氏以滄浪水爲夏水劉澄之永初山川記夏水古文以爲滄浪酈注駁之今不取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三澨水名馬融鄭康成王肅等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說文三澨地

在南郡卽縣北沱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

大別山阪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沔水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

于江水經沔水卽縣漢志注卽音忌今湖北宜城縣東北

有卽縣故城沙羨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大別已見前

禹貢集釋

卷三

二十

鄭注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界胡東樵謂三澨在沔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江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卽縣之北言在竟陵者非是然酈注於三澨已謂論者疑焉不能辨其所在東樵亦臆說也

左傳楚有句澨漳澨雍澨遠澨京相璠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水經沔水之濱有南澨北澨未知三澨何屬漢志言沮水南至沙羨南入江沮水卽東漢水也

東澨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矣鄭康成污水與江合流

又東過彭蠡澤又云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

其一又過毘陵縣北爲北江水經會稽毘陵江在北東入

海地理志敘江漢皆言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

所向爲文也黃潤玉江之入海實兼漢水漢分江爲北江

入海吳氏彭蠡已見前

彭蠡卽鄱陽湖蔡傳以爲巢湖復自疑其說而以翻

陽爲信鄭漁仲謂此十三字衍文朱子取之今不从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史記岷作汶說文作同歸嶓並同

說文嶓山在蜀湔氏西徼外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嶓山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入海許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荆二州

皆有之也林氏岷沱互詳見前

華陽國志嶓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

李膺益州記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爲大江一

西南流爲大渡河金仁山書注岷山數百峰大西山

爲最大雪山三峯闔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

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

分一源又爲大渡河矣今岷山在四川松潘廳西北

生番界

又東至于澧史記作醴

澧水名馬融地理志武陵郡充縣自注歷山澧水所出東

至下雋入沅班固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於江

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

之水經楚辭云濯余佩兮澧浦是澧水名也正義今湖北通

城縣有下雋故城湖南澧州安福縣西有歷山卽志云

澧水所出也

鄭君謂醴陵名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爲

名乎今不从

過九江至于東陵

地理志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班固東陵在廬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江金蘭縣西北水經禹貢山水經江水云又東過下雋

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注云水出廬江郡之東陵

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水經江此經自導弱水

已下其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

非水名鄭氏

水經決水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

蘇山錢氏站謂大蘇山卽東陵在今河南固始縣南

宋胡氏旦晁氏說之曾彥和蔡九皋皆以九江爲洞

庭東陵爲巴陵東樵亦从巴陵之說今不取

東迤北會于匯

迤表行也說文迤靡也馬融迤言靡邪出之正義北會為彭蠡

傳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蒙上東匯澤為

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林氏漢至彭蠡大

勢皆東江至彭蠡則東且迤北矣北會于匯言與漢所

匯之彭蠡會也胡渭

東為中江入于海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水經

山水澤地所在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地理志沅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

禹貢集釋

卷三

圭

鄭濟水出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沅水又東至溫縣西北

為濟水水經武德故城在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濟水源

出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東流逕縣北溫縣故城在

今懷慶府溫縣

山海經王屋之山聯水出焉郭注聯沅聲相近即沅

水也風俗通謂濟出常山房子縣贊阜山此別一濟

水與禹貢無涉漢志分為二水最析

溢為滎

漢書作軼師古曰軼與溢同

地理志河東郡垣縣自注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沅水所

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班固濟既入河其

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為滎澤溢者言如井泉自

中而滿吳澄滎已見豫州

說文溢器滿也滎絕小水也溢如滿溢之溢絕謂絕

流復見也

雖指引水經濟水又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北

東樵云北礫溪未詳案溝洫志顏注引水經濟水東

過礫溪本無北字後人妄加而東樵不能辨也又引

水經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

東樵云石字衍上有北礫溪故此為南礫溪案鄭注

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礫溪皆

禹貢集釋

卷三

圭

于滎陽明是一水東樵誤為二水其訛甚矣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荷

地理志濟陰郡定陶自注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班固

濟水自定陶故城南又東北又合荷水又東逕陶邱北

荷水東北出于定陶縣北屈左合汜水汜水又東合于

荷水經濟水注釋邱曰再成曰陶邱李巡曰再成其形再

重也郭璞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正義漢志濟陰郡

下荷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

云荷縣澤在縣東北九十里胡渭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

西南七里有陶邱墨子所謂釜邱也荷澤亦在縣北荷

澤已見前

又東北會于汶

地理志泰山郡萊蕪自注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海水經注濟水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濟水故瀆又

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縣南汶水從

東北來注之戴延之所請清口也元

又北東入于海史記作東北

又東北會于汶當于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于北

字一讀秦繼地理志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今青

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

禹貢集釋 卷三

郡胡濟水卽今小清河也其大清河則兼行河渠二瀆

齊乘謂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謂劉豫所創非也子

鴻

導淮自桐柏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自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

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固班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水經胎簪

蓋桐柏之旁小山正胎簪山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

耳傳今湖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三十里有桐柏山

案班志自注淮水至淮陵入海胡東樵謂淮陵乃淮

陰之訛案淮陵當作淮浦班志臨淮郡淮浦自注游

水北入海鄭注淮水支分爲游水以志後注淮浦入

海證之則知前注作淮浦入海不作淮陵也水經淮

水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正與班志合淮浦故

城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東樵謂淮陰之訛非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傳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

泗淮水又東至下邳淮陰縣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

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水經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

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蔡

禹貢集釋 卷三

導渭自鳥鼠同穴

地理志隴西首陽縣自注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

水所出固水經注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

山東南流逕其縣南鄭道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有

鳥鼠山

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鼯其鼠爲鼯郭注孔氏

尙書傳曰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水經

注引張晏云不相爲牝牡卽郭注所稱張氏也鄭康

成曰鳥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其

處鼠內而鳥外書疏引李巡曰鳥鼠共處一穴天性

也宋書吐谷渾傳沙州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洛陽伽藍記赤嶺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元和志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岳正類博稿鳥鼠同穴子戌甘時過莊浪親見之甘肅鎮志涼州有鳥曰本周兒者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

林少穎謂渭水出首陽南谷蔡傳從之東樵謂南谷卽鳥鼠之支峯後人別爲之名耳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案鄭注以鳥鼠之山同穴之山爲二山水經注引地說曰鳥鼠者同穴之枝幹也按鳥鼠同穴明是一山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則全舉山名也解爲二山失之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傳澧涇漆沮並見雍州

入于河

地理志渭水至船司空入河

班固

案京兆尹有船司空服虔曰縣名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

導洛自熊耳

地理志宏農郡盧氏自注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洛上雒自注禹貢雒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班固上洛亦有熊耳與冢嶺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王樵熊耳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縣亘二百餘里洛水出上雒伊水出盧氏總屬禹貢之熊耳胡渭今陝州高州亦有熊耳山接河南府盧氏縣界地理今釋謂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商州卽漢上雒地今州西北有冢嶺山

案禹貢洛水有二一導洛出上雒伊洛洛汭皆此水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卽職方氏豫州其剡滎雒也一漆沮洛水卽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鄭注謂洛出懷德是也

又東會于澗瀍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瀍水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水經伊洛瀍澗互詳見前

又東會于伊

洛水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水經

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臯西入河謂之洛汭卽什谷也水經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

琅邪渚入河謂之洛口元和志鞏故城在今河南鞏縣西

南二十餘里

九州攸同漢志作道

所同事在下傳禹貢冀州以下列敘九州之疆界自九

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林之奇

四隩既宅史記隩作奧

四方之宅已可居傳四方之隩皆可莫居非特究之降

邱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胡渭

案周語云宅居九隩注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也

說文隩四方土可居也隩隩音義同古文省作奧東樵

禹貢集釋

卷三

堯

依蔡傳訓隩爲隩今所不取

九山刊旅漢志刊作柔

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傳九山不特蔡蒙旅

平荆岐既旅而已鄭

案史記索隱釋道九山曰汧壺口底柱大行西傾熊

耳嶧冢內方汶與岷同是九山也然禹之時導自汧至

敷淺原凡二十七九山謂九州之山也

九川滌源史記作原

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傳九州之川不曰通

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決九川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

壅塞之患也金履祥

史記索隱釋道九川曰弱黑水澧同江沅淮渭洛爲

九川案九川亦謂九州之川也

九澤既陂

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傳往前溢溢今時水定或

作陂以障之正義九澤不特雷夏既澤而已鄭

案陂必有水門以時蓄泄孫叔敖芍陂有五門召信

臣盧陂有六門皆古法也

四海會同

四海之內會同京師傳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正義洪水汜

禹貢集釋

卷三

辛

濫于天下四方道路過絕而不通至於禹治九州功卑

皆有達于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林之奇

六府孔修史記作甚修

晉郤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左氏文甚修治傳

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葉夢得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史記庶作衆底作致

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

稅皆法定而入之也鄭康成交土也衆土俱得其正謂

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史記作中國

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鄭康成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蘇軾中邦謂甸侯綏三服胡渭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鄭康成錫土姓者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林之奇

案鄭氏讀台爲怡悅之台書傳云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若王氏炎謂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蔡傳亦以台爲我今

禹貢集釋

卷三

圭

不

五百里甸服

史記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甸服

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傳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正義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爲天子治田出穀者也胡渭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葉也秸又去穎也鄭禾稊曰總入之供餉國馬周禮掌客有芻有禾此總是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秸亦葉也去穗送葉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納粟之外斟酌納稟於此言服明上

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尙納粟此當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正義總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胡渭

禮器鄭注穗去實曰秬引禹貢三百里納秬服書釋文秸本或作稽秬秸稽三形同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鄭康成直納粟米爲少禾葉俱送爲多遠輕而近重耳正義粟穀也有穀曰

粟無曰米呂氏粟宜於藏米不可久胡渭

五百里侯服

史記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禹貢集釋

卷三

圭

侯服侯國之服

蔡傳五等邦君皆謂之侯胡渭

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史記男邦作任國

采事也各受王者事馬融男任也任王者事傳

案蘇氏說采爲采地今不取

五百里綏服

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傳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卽下文二事是也胡渭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揆度文教而行之傳奮武以衛天子正義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王氏

五百里要服

史記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要者約束之意正義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夷易也蔡法也守王者刑法而已馬融左氏傳蔡蔡叔注

蔡放也林之奇要服皆已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納

而已不一治之也呂祖謙

鄭君謂蔡之言殺說文作蔡蔡散之也左傳釋文

蔡音素達反

五百里荒服史記要服外五百荒服

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馬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馬融

案今尙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尙書說五

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鄭注謂堯之時土廣五千里

禹弼成五服爲方萬里

又案傳疏謂流移無常鄭氏王制法亦訓流移東樵

訓爲放流失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海聲教訖于四海

漸入也被及也傳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鄭康成

青徐之境東海也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林之奇

禹錫口圭告厥成功史記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堯賜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傳

御覽皇王部引尙書旋機鈴以元圭出爲天錫瑞應

王氏又謂錫與師錫納錫同義蔡傳禹以元圭爲贊

告成功於舜水色黑故圭以元云今皆不从

禹貢集釋

卷三

三

禹貢蔡傳正誤

說禹貢者馬班尙已漢京授受之學師法遞傳鄭君依孟堅之志古注相承此高曾之規矩也後魏酈注溯原地志小有差互至偽孔傳好違鄭義其說多岐唐孔氏因傳作疏無所是正迨宋之釋禹貢者輿地之學甚疎昧古義而競新說而蔡傳訛誤尤甚今試覈而舉之治梁及岐傳當依漢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蔡依晁以道狐岐之說誤也此傳言古胡逕書傳會選本不誤坊刻作古河逕尤誤也太原傳汾水東入于河案漢志太原郡汾水西南至汾陰入河蔡氏言東誤也大陸既作

禹貢蔡傳正誤

卽爾雅晉有大陸班志大陸澤在鉅鹿蔡依程大昌廣平曰陸之說誤也又引程說過信洛之北書傳旁通謂程氏原文洛上當補都古二字蔡傳稱唐陸渾縣當作陸澤縣坊刻作陸渾尤誤也碣石傳引地志驪城縣坊刻作驪成亦誤九河簡潔爲二爾雅部璞孫炎注並同蔡依曾氏說以簡潔爲一河誤也爾雅作簡絜又誤加水旁蔡此傳引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漢志作成平傳誤倒又加土旁雷夏既澤卽舜漁雷澤之地蔡引地志成陽縣誤作城又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頰怪妄之說不可以釋經也澠沮傳東至蒙爲狙獾乃澠獲之訛水經有澠水獲水無

禹貢蔡傳正誤

二

所謂狙獾也蔡依晁以道沮澠之說亦誤澠水卽說文澠水出東郡東武陽與班志合蔡引程傳以爲未詳何也澠溜其道傳北至都昌入海班志作昌都此又誤倒淮沂其又傳沂水出太山武陽坊刻作太公尤誤元刻本不誤草本漸包傳叢生而積當作而積鄒氏音釋云積止忍反物叢綴也泗濱浮磬傳今下邳有石磬山當作磬石山音釋本不誤浮于淮達于河說文作荷程大昌據以正經文作河之誤蔡傳多依程說而此傳不从何也三江蔡傳不依班志又引唐仲初吳都賦注唐乃庚之訛吳又揚之訛也九江傳亦不依班志而誤從胡旦洞庭之說又引漸水元水元又无之訛也雲夢本一澤沈括謂舊尙書作雲夢與漢志合蔡傳分爲二澤非也羽毛傳引漢孔氏善者爲先乃唐孔氏之誤輅楷傳引董安于荻蒿苦楚廩之國策原文作廩之廩廩形之訛瀝澗傳替亭北音釋作替亭不誤滎波本一澤播水在滎陽蔡分爲二澤非也墳壚傳引顏氏曰乃顧氏之訛此顧臨說也嶠嶠旣藝班志在隴西郡西縣蔡謂漢中之西縣非也璆鐵銀鏤磬蔡以爲玉磬爾雅云璆球美玉也無有言爲磬者鄭釋爲金與鐵一類且本文下既有磬不應重舉蔡釋爲磬非也西傾傳引南厯岡北水經原文作岡穴北乃穴之訛也弱水漢志在張

掖蔡傳引柳州說不能負芥遠在絕域非禹迹之弱水也
漆水荆岐傳引地志扶風馬翊當作右扶風左馬翊刪去
二字與漢制不符豬野傳古今以爲豬野當作古文此或
坊刻之訛也昆侖亦不依漢志蔡謂卽河源所出非也導
汧傳引晁氏今之瀧山當作隴山音釋本不誤導漾傳會
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棗水經注會白水逕葭萌入漢
始源曰沔蔡引誤倒又合白水爲泉字尤誤鳥鼠傳見荆
州係雍州之誤荆山傳今南漳縣係南漳之誤敷淺源蔡
傳亦不依班志水經而以廬阜當之非也傳又引傳易山
乃傳易之誤北過泝水唐石經宋臨安石經皆作泝水蔡
禹貢蔡傳正誤
三
作泝誤大伾亦不依班志水經而以黎陽當之非也導河
傳莫賀延積尾曰閼磨黎山當作延積音釋本不誤三澨
傳引遠澨左傳原文作遠澨字誤从竹又云入江在今通
州靜海縣當爲入海之誤東陵亦不依班志而以巴陵當
之非也鳥鼠同穴見於爾雅蔡以同穴爲山名而以爲不
足信過矣傳又引地志此據水經注地說非地志也夫輿
地之學徵實之學也確有憑依非可臆造愚爲集釋尋繹
舊說明其指要不敢逞其私言史公受學安國多識古文
班氏采獲舊聞具見圖籍兼資鄭義刪注上泝本源而無
取後來之紛擾又慨夫世之讀蔡傳者習故蹈常茫然如

墮雲霧故貢其一得之愚以詗後人此則區區之苦心願
與學者共證之也

同治二年夏五月丁晏識時年七十

禹貢錐指正誤

古今之說禹貢者無慮數十家其專釋是書今世所存者通志堂刊本有程大昌傳寅之書又有毛晃指南從永樂大典抄出非足本也明茅瑞徵之匯疏夏允彝之合註採摭頗富自東樵胡氏錐指出雅才好博綜貫無遺用功勤而收名遠學者家置一編奉爲質的自是言禹貢者撥棄諸家而定東樵之一尊後儒晚學莫之敢議也余於東樵書燭繹有年於其銳志精摯處未嘗不心折歎服而其討論之疎援據之舛亦不敢回穴依阿以滋後學之惑夫禹貢水道之大者莫如三江九江錐指於三江取蘇子瞻說

禹貢錐指正誤

一

復引鄭康成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以證蘇說之確案此非鄭注也東樵所引鄭說本徐堅初學記引鄭元孔安國注今考正義引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是鄭意江分彭蠡爲三與初學記所引不合則知徐堅所引非鄭君之注也又三江孔傳云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北江孔傳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亦與初學記所引不合然則徐堅所引非鄭注并非孔注也惟導江孔傳云有北有中南可知疏又引鄭云東也者爲南江徐堅因此造爲北江中江南江之說緣飾已意冠以先儒之名類書中往往有之東樵据初學記而

禹貢錐指正誤

二

不考正義以爲鄭注此誤之甚者也且三江莫確於班志於會稽郡吳下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下江在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下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中江北江並同班說沔水注引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逕吳國南爲南江案地志於石城下吳下江水入海分爲二道元融貫爲一蓋以石城爲南江之始吳縣爲南江之委正與班氏相證明也司馬彪續郡國志盛宏之荊州記徐鍇說文繫傳悉依班志不獨唐孔氏正義也東樵獨取鄭說即使真出康成亦未見其有當况非康成注乎錐指於九江主洞庭之說東樵既知洞庭說自宋初胡旦始則宋以前無是說矣東樵又引山海經江淵漚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以爲九江在洞庭之證然山海經此注謂潯陽九江引書九江孔殷則非洞庭明矣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東樵取以證經可乎東樵又引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全謝山校正水經謂長沙下雋之說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且水經江水篇缺佚不完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是卽尋陽之九江矣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古文以九江近廬山則爲尋陽之九江無疑班志廬江郡尋陽自注

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應劭注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鄭康成孔穎達並依地理志司馬彪續志杜佑通典亦同東樵不取漢唐相傳之古義而取宋人之凡說誤矣雖指既取九江洞庭之說而於過九江至於東陵亦取宋人說以東陵爲巴陵案班志廬江郡自注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釋禹貢東陵同決水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錢氏站謂大蘇山卽東陵是也而東樵以巴陵當之又誤雖指於嶓冢謂宜羌州西北之嶓冢東流爲漢水案班志隴西郡西下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氏道下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下東漢

禹貢錐指正誤

三

水受氏道水一名沔水經禹貢篇云嶓冢山在隴西氏道縣之南今甘肅秦州卽漢隴西地嶓冢山在秦州西南是禹貢之嶓冢也東西漢同出嶓冢西漢水出嶓冢之西東漢水出嶓冢之東卽沮水也與氏道漾水合流又稱沔水漢志於氏道下雖不言出嶓冢然氏道西縣俱屬隴西郡相距甚近鄭注及山海經郭注皆言嶓冢在武都氏道縣南蓋山勢綿亘氏道亦得有嶓冢甚明志文互見不重出也東樵沿後魏地志之誤以宜羌州之嶓冢爲東漢水之源不知宜羌州爲漢葭萌縣地水經漾水西源出西縣逕葭萌入漢寔爲西漢水所經至東漢水卽沮水並不經宜

羌之地其謬甚矣東樵反詆漢志之誤於氏道水則存而不論自謂理亂絲解連環不已僂乎雖指於積石謂西羌塞外大積石山去小積石千餘里去龍門應三千餘里案漢志金城河關下積石山在西南羌中續郡國志隴西河關縣積石在西南水經禹貢篇云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卽今甘肅蘭州府河洲小積石山也毛晃指南云積石本無異說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大積石首受于闐河源小積石在河郡之間或謂大積石爲導河之始然禹導江不過岷山未嘗遠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絕迹之地說者流於荒誕不經也萬斯同羣書疑辨云唐置積石

禹貢錐指正誤

四

軍今河州境禹之導河始於此過此卽爲西域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惟唐張守節正義謂河源出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夫張騫都寔尋河源皆不言經大積石張氏果何所據而云然乎蔣廷錫地理今釋云積石山在今河州北諸家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其寔禹施功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東樵反駁蔡傳小積石之誤至西羌大積石山東樵亦莫能指其山所在鑿空驚遠抑又誣矣雖指於和夷底績謂和水卽泚水漢志泚水乃泚字之誤當從說文作泚案顏注泚音哉玉篇水部廣韻十六哈泚水名非誤字也近段若膺注說文

又汝潏字作洩卽潏字紛紛凡改皆杜撰也考鄭君注和讀曰桓引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水經注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於南海白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如氏注漢書云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鄭讀和爲桓其說確矣下文因桓是來正義及史記索隱俱謂蜀郡之桓水甚是東樵於和夷既改爲潏水於因桓又指爲白水何其勇於改經也雖指疑蔡蒙之蔡爲峨眉案漢志蜀郡青衣有禹貢蒙山鄭注蔡蒙在漢嘉縣以蔡蒙爲一山僞孔傳以蔡蒙爲二山疏云蔡山不知所蓋本無此山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蔡山在雅州嚴道禹貢鍾指正誤

五

縣葉少蘊以縣東五里周公山當之蔡傳從其說閭潛邱謂蔡山不可信是也東樵以爲峨眉鄉壁虛造其說又可信乎鍾指以荊州之潛爲潛江水漢水分流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入於漢卽古潛水也案鄭於此注云潛則未聞象類蔡傳亦謂潛水未有見深得闕如之旨昔程大昌進講禹貢孝宗宣諭宰執曰古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此真通人之論東樵從傳寅說指爲潛江所謂強爲之說也且此縣至宋乾德始置潛江潛乃後起之名其不可引以釋經亦明矣鍾指於三澨謂當在涓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江口東皆襄陽縣地

禹貢鍾指正誤

六

在邵縣之北言在竟陵者非是案鄭注謂三澨在江夏竟陵界水經謂在南郡邵縣北沱東樵蓋依水經而增其說也然鄭注於三澨已謂論者疑焉不能辨其所在東樵不知闕疑又復強爲之說甚無謂也鍾指於導黑水下謂秦置南海郡今水經注脫此文南海距張掖黑水絕遠孫星衍今古文疏謂海卽居延海之屬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不謂大海也此說近之若如東樵南海之說則今粵海距張掖之黑水燉煌之三危不下萬有餘里東樵亦謂水行微外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其辭支矣且東樵略例言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踪跡又強禹貢鍾指正誤

水注云河水又東逕成皋大伾山下爾雅云山一成謂之
伾許慎呂忱並以爲耶一成也今說文作耶再成者蓋後
人据僞孔傳妄改非許君之本文也大伾在成皋今開封
府汜水縣有成皋故城大伾在縣西北一里薛瓚注漢書
始誤疑爲黎陽山顏監注地理志謂大伾在成皋不从薛
說溝洫志注引張晏曰成皋縣山復引臣瓚說今黎陽臨
河豈是乎顏又兩岐其說隋志及括地志通典並沿薛氏
之誤然黎陽石山甚高且大非一成之伾薛氏之誤甚明
東樵不取水經反崇俗說不可解也錐指於大別依杜預
謂在江夏不在安豐引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

禹貢錐指正誤

七

縣東北一百步案漢志六安國安豐自注禹貢大別山在
西南水經云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今安徽潁州府
霍邱縣卽安豐地縣西南九十里有大別山一名安陽山
是也若東樵所稱魯山水經江水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唐
人妄以爲大別東樵從之誤矣錐指於終南下謂終南太
一爲二山案漢志右扶風武功自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
南孟堅所稱卽孔壁古文說也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
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要義劉向所撰在班
氏之前向親校中秘古文與漢志合則知孟堅所據者眞
古文書也續郡國志太一山本終南水經渭水注引杜預

曰中南亦曰太白山太一亦名太白山也初學記引秦州
記福地記皆以終南太一爲一山東樵沿薛綜之誤以爲
二山非也錐指既以終南太一爲二於惇物下謂垂山爲
大一皆是惇物案漢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垂字誤也水
經禹貢篇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注古文之惇
物山也如酈之說則垂山當作華山字形之誤華山與終
南綿亘相望鳥鼠爲渭水所出華山在渭水南地勢接連
故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東樵以惇物爲太一大謬又不
知垂山之譌孫星衍疏知垂字之誤然改垂山爲岳山亦
非也錐指于陪尾下謂泗水縣陪尾山宋毛晃曰博物志

禹貢錐指正誤

八

泗出陪尾此自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爲亭山偶名陪尾
非安陸之陪尾山也漢志江夏郡安陸自注橫尾山古文
以爲倍尾山鄭康成注水經禹貢篇晉地理志並謂陪尾
在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有橫尾山在縣北六十里
卽禹貢之陪尾東樵謂泗水之陪尾非也錐指于流沙謂
正流入居延澤其餘波別入流沙之地案漢志張掖郡居
延自注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水經禹貢篇同元和志謂
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東樵泥于餘
波之文謂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背古文而刪新說非解
經之善者也錐指于雲土夢作又引沈括筆談云石經倒

士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尙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从古本
今考夢溪筆談云舊尙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
時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从古本沈括所
稱太宗謂宋太宗故稱皇帝所以尊本朝也東樵加唐字
大誤又引石經倒土夢字今筆談亦無此語唐開成石經
亦係雲土夢作乂東樵謂从石經本則傳云澤中有土義
甚愜當此石經又不知何據蓋一誤再誤也且東樵謂太
宗此一改殊多事然經作雲土夢不始于宋初之改本史
記夏本紀水經沔水注皆作雲土夢正義云經之土字在
二字之間史文兼上下也疑漢唐傳本如是宋太宗所得
禹貢錐指正誤

九

古本當卽東晉古文書所云舊尙書作雲夢蓋馬鄭舊本
班志亦作雲夢疑今文書作雲夢也東樵誤謂唐太宗改
尙書邵晉涵爾雅正義亦謂唐人改雲土夢作乂則又沿
東樵之誤也錐指于導淮引漢志淮水至淮陵入海東樵
謂淮陵乃淮陰之訛案淮陵當作淮浦漢志臨淮郡淮浦
游水北入河酈注淮水支分爲游水以志後文淮浦入海
證之則知前文亦作淮浦入海不作淮陰也水經淮水注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正與漢志合淮浦故城在今
淮安府安東縣西東樵謂淮陰之訛非也錐指于碣石下
謂後漢志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張氏不知其名

爲張揖案爾雅釋鳥鳥鼠同穴郭注引張氏地理記云不
爲牝牡水經禹貢篇注稱張晏言不相爲牝牡則張氏卽
張晏也晏注漢書音釋小顏注引之東樵疑爲張揖亦非
也錐指略例自謂表章酈注不遺餘力然援引經注踏駁
實多沅水下引水經濟水又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
北東樵云北礫溪未詳案溝洫志顏注引水經沛水東過
礫溪本無北字後人妄加而東樵不能辨也又引濟水逕
滎陽縣北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東樵云石字衍上有北
礫溪故此爲南礫溪案酈注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
衍明矣經言礫溪皆于滎陽明是一水東樵誤爲二水豈
禹貢錐指正誤

十

經有兩滎陽縣乎甚矣其誤也東樵駁蔡傳河徙礫之
失謂蔡本漢志注今礫溪口誤以今爲令又誤加石作礫
使人噴飯此說誠是然東樵于礫溪誤衍石字又誤從俗
本加南北二字又造爲南礫溪北礫溪以實之東樵笑九
峯恐後人之復笑東樵也又水經河水篇東過隴西河關
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東樵于導河下引此文據注
改洮水爲澆水不知下云河水又東洮水注之此八字亦
注文俗刻本混爲經東樵因誤分爲二條此大惑也說文
水部洮水出隴西臨洮東北入河班志洮水出隴西臨洮
皆與水經洮水合卽今甘肅洮州廳南之洮水東樵經注

淆亂臆改爲澆失之矣又水經濁漳水云漳水又東凍水注之許慎云水出發鳩山入漳从水東聲東樵于泔水引此文誤以凍水爲陳水案說文凍水出發鳩山入河玉篇水部凍又水名廣韻一東凍水出發鳩山入于河俗刻偏旁訛錯誤凍爲陳東樵不知是正直引爲陳水其謬甚矣又水經沔水過東廬縣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東樵過三澁下引此文兩維字並誤作淮案續漢郡國志房陵注引巴漢志有維山維水所出淮字之誤明矣其他字句之誤雖指太原下引汾水又南逕汾陽故城東脫又南逕秀容城東七字又南與彘水合南誤作東又西逕王澤誤作

禹貢錐指正誤

十一

王橋桓衛下引澧水安熹縣誤作安喜浮汝下引汝水南逕剛縣誤作岡孟津下引河水又東過平縣北湛水從北來注之平縣誤作平陰北播九河下引漳水九紘誤作九爭滄浪水下注引沔水東逕猴徑灘誤作猴經又東得魚脯谷口誤作溪口導江下引江水逕漢安縣誤作安漢逕赤岬城誤脫城沅水下引濟水過隕城西誤作墳城又東北灤水入焉誤作出焉導淮下引淮水安風津誤作安豐泄水誤作洪水又依俗增左合椒水四字導洛下鴨渠關鴨渠山鴨渠水竝誤作陽渠東與厭梁之水合誤作厭梁東樵自謂善長知已而其引用疎舛如此其失大矣竊謂

錐指一書採摭極博而沿譌踵謬雜廁其間且其說多意必之辭近似之理不能信好古學此其所蔽也余爲此辨匪敢指斥前人有心媒孽意在摘其所短著其所長箴闕規過抑亦古人之義且使後之讀禹貢者知所取正則是說也卽以爲東樵之功臣可也
道光丁亥冬山陽丁晏記

禹貢錐指正誤

十二

禹貢九州 今地攷

禹貢九州今地攷

案禹貢總言四至口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暨者承上文言南亦暨於海北亦暨於流沙也其言淮海惟揚州揚州至海明矣胡氏融明於海訖於潮州而於其南不錄然荊州不言海而可以衡陽括之梁州則經明言黑水至於南海則安得謂禹迹不至南海哉竊攷隋志以南海蒼梧始安交趾九真等十九郡均隸揚州是唐人以禹迹及南海矣惟如隋志言則自嶺以南皆揚州之地則雖梁州亦不得至於南海又恐不然今隨州所直分之謂確有依據則未能亦期於不背經文也其西方止訖於安西北方亦止訖於賀蘭山河套歸化熱河諸地以其皆已臨流沙也東方止訖於登萊永錦者以其皆已臨海也亦以便檢閱備遺忘耳

禹貢九州今地攷

邵陽曾 廉著

冀州

冀州今山西全省並直隸天津河間冀直州西北及河南河以北諸地今攷直隸水道當以白河爲綱而西流東流爲西北諸水大泊其下流亦入白河白河亦曰潞河卽古沽水也出宣化府獨石口龍門等處南流至密雲合潮河至通州曰北運河榆河自昌平州東來注焉又東南流至天津入海其自山東分汶之南運河會衛輝諸水北流過河間天津亦會此水入海也其入二淀者一淀河亦曰唐河古嘔夷水禹貢恆水也出山西渾源州自靈邱入正定府界東流入於西淀此水舊至祁州合沙河滋河爲豬龍河沙河源出阜平西滋河源出行唐西案今新圖沙滋合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爲豬龍河澆水自博野北過安州東而北分注西淀漢志言恆水出上曲陽入澆今唐縣西有恆水竊謂直隸山西縣互皆恆山也古時祭恆山在上曲陽今祭恆山正在渾源州則出渾源當亦恆水別源也一易水出易州西過州南而東涑水亦曰拒馬河出潁昌北東折南流過涑水縣會易水注於西淀一永定河古桑乾水自山西大同府界流入宣化府有洋河桑乾北源也亦自大同府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流入順天界入於東淀案新圖今此水不入東淀而入於白河一潞沱河自山西平定州流入正定府分支舊河北行過深州東北流經河間府東又北至保定縣西入會同河以入東淀一東行東鹿藿城縣界東南經保定府至冀州北有大陸澤自順德合滄洛沙河及諸水北過趙州入甯晉泊東出合潞沱爲胡蘆河又東北至獻縣

復分支一出縣南而東北至青縣南入南運河一出縣西大城南趨子牙村爲子牙河入於東淀此禹貢衛水也水經言靈壽入於潞沱河案胡氏臆明言衛水卽潞沱恆水卽澆水甚當當從之蓋別源同流其實一也其在白河之東一節運河出遵化州過薊州西流折南合平谷洶河至甯河入海一潞河一日濡水源出多倫諾爾西曰上都河東流轉南過承德府永平府至樂亭南入海潞河東又有大陵河其北又有西喇木倫河俱出朝陽府及赤峯圍場等地東入盛京界

案禹河故道經言東過洛納其北岸則溫縣又北則武陟縣沁水入焉古懷城在武陟縣西十一里所謂覃懷底績者也又北行過衛輝府城南滑澹之西又北過彰德府內黃縣入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故魏縣西又北經廣平府廣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平縣肥鄉縣有濁漳水亦名洺水禹貢曰洺水自彰德府西合清漳東流經府城北過臨漳縣西入廣平府成安縣界又東北至肥鄉入大河通典言漳水橫流入河卽此縣也是爲至於衛漳北過洺水亦指此矣大河既合漳水自此又北行曲周平鄉東廣宗西又北經鉅鹿東通典又言大陸在趙州象城界案今趙州隆平縣也胡氏言自曲周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案當是順德府之大陸澤也與隆平亦相接大河自此行南宮新河稍東過冀州今有甯晉泊正在趙冀二州之間當亦古大陸矣大河又東北行東鹿縣深州南衡水縣北今之胡蘆河也又東北行河間府獻交河二縣間過天津府青縣地此則今南運河道又折東至府北東入海此則今北運河禹時徒駭河爲大河經疏矣徒駭之名以經南宮爲始其自南宮東分者爲甯津河

過冀州之南東北流別詳兗州下九河逆河並別見兗州
又案今漳河自臨漳入成安東入臨濟其北分一支出廣
平南曰老漳河又東北經山東邱縣東出冀州南河間南
北會胡蘆河其自邱縣分支出廣宗東南宮東入甯晉泊
亦曰漳河疑是禹河道也留以俟考山西水道以黃河爲
主黃河自蒙古鄂爾多斯東流入五原東勝二廳界折南
流經甯武府偏關縣又西南流至保德州太原府地又南
經汾州府隆州又南經平陽府吉州禹貢壺口在焉又南
至絳州河津地龍門在焉又西南經蒲州府自保德至蒲
州皆與陝西分河自此折東北流繞過蒲州南又東北經
解州南又出絳州南東入河南懷慶府界黃河之東則汾
水源出自甯武府南流經忻州地折東南經太原府地禹
貢太原正在其東又西南經汾州府霍州太岳在焉又南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經平陽府地至絳州折西流入河汾水之東源沱河源出
代州東西南流轉東南流入平定州界汾水渚沱之北桑
乾河源出朔平府地又東北過大同府入直隸宣化府界
又北則洋河源出蒙古察哈爾東南流入大同府地又東
南入宣化府界汾水之東沁水出沁州南流過平陽府地
又南過澤州府入河南懷慶府界沁水之東滹沱之南二
漳水一出潞安府一出遼州俱入河南彰德府界又案禹
貢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導山言汧岐荆壺口雷首太
岳砥柱析城王屋太行恆山碣石皆禹施功之處故諸山
自汧岐荆外餘皆冀州山也然壺口易明梁岐難明諸山
易明碣石難明愚謂梁山胡朮明從鄭善長說以龍門爲
卽梁山言與韓城西北之梁山遙遙相屬是也然何以不
以此例孤岐謂永南迤南而西石門諸山與孤岐相連屬

者乎知此則無疑於蔡傳之說矣碣石朮明專主鄭注淪
海之說然秦皇漢武所登魏武亦有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之文在禹貢並列於導山之條必非培塿之比通典猶言
在盧龍亦難以言淪沒今臨榆縣西南三十里有秦皇島
當卽秦皇所登之碣石惟刻文未見耳唐時臨渝蓋亦屬
盧龍故言在盧龍也島夷皮服括地志言島夷爲鞋鞮等
夷則其貢道必浮海以入河望島東來故言夾右夾右者
言趙大地與孤島之間有如夾然又右倚碣石而行古海
舟多循岸行不似今舟得凌海進也雷首在蒲州南亦曰
首陽山亦曰中條山自此而東爲砥柱在解陝河中又東
北爲析城王屋在懷絳界轉北爲太岳在霍州又北則爲
恆山在大同代州保定正定諸地然惟太行最遠述征記
言太行入陞首起河內北極幽州括地志亦言太行連互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河北數千里則包今彰衛懷澤潞正定保定宣化以達順
天皆得被以太行之名並恆山支阜亦名以太行矣似又
與禹貢不合然未能流別也

冀州今地分列

京師順天府大興宛平縣倚東白河又東薊運河西永定
河又西琉璃河下流合拒馬支河爲白溝河東流在其南
西淀自保定府流爲中亭河會同河來注之玉河在城西
經城東自東便門東流爲大通河入於白河府領五州十
九縣薊州在薊運河東平谷在河北三河在河西寶坻甯
河在河西及南密雲香河在白河東懷柔順義昌平通州
皆在河西武清東安皆在東淀北霸州在淀西中亭河北
保定文安大城在淀西南會同河南固安永清在永定河
西房山良鄉在琉璃河東涿州在拒馬支河南

直隸省保定正定道治保定府清苑倚滹河自府西及南而東豬龍河又在滹河之南北有易水 downstream 白溝河在其東又南流入西定領二州十三縣新城在白溝上游西定興在易水東雄縣在西定北容城安肅在定西北安州在定西高陽在定西南蠡縣博野祁州在豬龍河北滿城完縣唐縣望都在定東東鹿一縣爲華離地在正定府冀趙深定四州間滹沱舊河自藁城來出縣南一支東南流經衡水縣爲胡蘆河也

易州直隸州涑水自州西經其北而南包州東易水過州西領二縣廣昌涑水所出涑水縣在涑水東

正定府正定縣倚滹河在府北沙河又在其北滹沱河過府城南而東經藁城北入保定府東鹿縣界領一州十三縣阜平在沙河北行唐在河西新樂在河東無極在滋河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北靈壽在滹沱北井陘平山獲鹿藁城樂城元氏贊皇皆在滹沱南晉州在藁城東滹沱東

趙州直隸州滹沱舊河在其東北甯晉泊在其東南泊河自樂城來過州南入於泊領五縣甯晉在泊西北隆平柏鄉在泊西南高邑臨城皆在泊河南

深州直隸州上承東鹿滹沱舊河入河開府胡蘆河在州東南州在舊河西北領三縣武強在胡蘆河西舊河東安平在舊河北饒陽在安平東舊河西

定州直隸州滹河在其東北沙河滋河在其西及南州城在滹河西領二縣曲陽在滹河西深澤在滋河南宣張獨多道治宣化府宣化縣倚洋河在府西而南桑乾河又在其南合東南流白河源在其東北領三州七縣蔚全在洋河北懷安在河南西甯保安在桑乾北蔚州在桑

乾南延慶懷來在桑乾東赤城在白河西龍門居白河上源也

獨石口屬白河所出南入赤城

張家口屬在洋河北

多倫諾爾屬在上都河北

熱河道治承德府灤河自府西而南領一州三縣灤平在府西南灤河南豐甯在府西北灤河西平泉在府東灤河東隆化關

朝陽府大凌河出府西南東北流至府南而東老哈河出府西北流而東西喇木倫河在其北領四縣建昌居大凌河源建平在老哈河南阜新綏東關

赤峯直隸州英金河出州西東流會老哈河西喇木倫河在其北領二縣州城在英金河南開齊縣巴西縣關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圖揚廳居英金河源

永平通薊道道駐通州通薊已見順天府下

永平府盧龍縣倚灤河在其西南流入海大海在其南及東領一州六縣樂亭在海西北臨榆撫甯昌黎在海西遷安在灤河東灤州在河西

遵化直隸州有沽河入薊州薊運河領二縣州在沽河北玉田豐潤在河南

大順廣道治大名府元城大名二縣倚漳衛諸河交流治左右領一州六縣餘別見兗州下

順德府邢臺縣倚大陸澤在東沙河出府西經其南東北入大陸澤領九縣沙河縣在沙河北鉅鹿在大陸澤東平鄉在澤南南和任縣在澤西南唐山內邱在澤西北餘廣宗縣別入兗州

廣平府永年縣倚漳水自河南臨漳縣流入成安縣界東
分支在府東南者曰老漳河溢水出府西南磁州分支包
府治而北一達甯晉泊一達大陸澤潞水自河南武安縣
流入府西而北達大陸澤領一州九縣曲周雞澤亦在二
溢水內磁州在溢水北邯鄲在溢西肥鄉在溢東成安在
漳水北廣平在老漳河北餘威縣清河別入兗州

天津河間道天津府別入兗州
河間府河間縣倚滹沱分河自深州來過府城南東北入
任邱至保定縣合會同河曰古洋河胡蘆河又在分河南
領一州十縣任邱在分河西肅甯在府西獻縣在胡蘆分
河中餘州縣別見兗州

盛京錦州府錦縣倚海在其東而南大凌河自直隸朝陽
府東流入義州折南出府東又東南流入海小凌河亦自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朝陽來東流過府城南折南入海領二州二縣甯遠綏中
在海北義州在大凌河南廣甯在大凌河東

河南彰德懷道懷慶府河內縣倚黃河經府南丹水白山
西澤州府北流入府東北又東流入衛輝界沁水自澤州
府流入府西北過其北而東入河濟水出府西東北流入
河領入縣脩武在丹河北武陟在沁河南濟源在濟水南

孟縣在濟南餘原武陽武溫縣別入豫州

衛輝府汲縣倚衛河上爲懷慶丹水東北流過府城東北
行淇水自山西潞安府來東南流人之又東北入彰德府
界領九縣獲嘉新鄉在衛河南輝縣在衛河北淇縣在淇
水西滑縣在衛河東延津在府東南封邱在延津東南黃
河北

彰德府安陽縣倚湯漳水出山西潞安府北流轉東清漳

水出遼州東南流會於府西經府北東北流入直隸廣平
府界衛河自衛輝府流入府東南入直隸大名府界領七
縣湯陰在府南武安在府北林縣在濁漳南涉縣在清漳
北臨漳在漳水東南餘內黃縣別入兗州

山西省太汾潞澤遼沁平道治太原府陽曲縣倚汾水過
府城西領一州十縣太原文水交城在汾西太谷榆次徐
溝祁縣在汾東其崑崙州嵐縣興縣中隔汾州忻州地而
西臨黃河有崑崙河入河

汾州府汾陽縣倚汾水過府東西有黃河離石水源出永
甯州北西南流入河領一州七縣平遙介休在汾東孝義
在汾西臨縣石樓在黃河東永甯州在離石水東甯鄉縣
在水南

潞安府長治縣倚潞水在府城西即濁漳也出長子縣發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鳩山東北流至襄垣轉東南又東入河南彰德府林縣領
七縣壺關潞城在潞水東長子屯留襄垣在潞水西黎城
在潞水北

澤州府鳳臺縣倚沁水自平陽府境來在府西丹水出高
平縣過府東領五縣高平在丹水西陵川在丹水東陽城
沁水縣在沁水西

遼州直隸州清漳水出其州西北過州城西入河南彰德
府涉縣領二縣榆社在漳西和順在漳東

沁州直隸州沁水源出州西北流入平陽府領二縣州及
武鄉在沁東沁源在沁西

平定直隸州漳沱河自代州來過州東北孟縣流入直隸
正定府領二縣孟縣在州西北壽陽在州西

大朔府忻代保道治代州大同府大同縣倚桑乾河在府

南有御河自府北來入之洋河在其東北遼河出其東南領一廳二州七縣天鎮陽高在洋河南豐鎮廳在御河東懷仁在桑乾河北山陰應州在桑乾南渾源州遼水所出靈邱廣靈在遼北

朔平府右玉縣倚桑乾水在其南紅河出平魯南北流入和林格爾廳領一州三縣朔州桑乾水所出平魯左雲皆在紅河東

甯武府甯武縣倚黃河在府西北汾水出其南管涔山大淵河出府西西流入保德州境領四縣偏關在黃河東神池在府北五寨在大淵河西

忻州直隸州汾水在其西滹沱自代州西南流入境復東北流入代州界有牧馬河東北流入滹沱領二縣州及定襄皆在牧馬河西靜樂在汾水東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代州直隸州滹沱河出其東經州城南而西南流復折東抱州南境領三縣繁峙縣在滹沱北崞縣在滹沱西五臺縣在州南滹沱北

保德直隸州黃河在其西大淵河自甯武府來西流入河領一縣州及河曲縣皆在河東

蒲解絳霍陞道治解州平陽府臨汾縣倚黃河在其西汾水經府城西而南滄水出府東南西入汾領一州十縣岳陽浮山洪洞襄陵在汾水東翼城曲沃在滄水北太平在汾水西吉州鄉甯在汾水西其汾西一縣屏入霍陞二州之中在汾水西
蒲州府永濟縣倚黃河抱其西而南涑水自解州來經府南西入河領六縣榮河臨晉在黃河東萬泉猗氏在涑水北虞鄉在涑南

解州直隸州黃河過其南而東涑水自絳州流入境西入蒲州府領四縣平陸芮城在黃河北州及安邑夏縣俱在涑南

絳州直隸州汾水自平陽府南流經州城北折西流入黃河黃河在州西經蒲解復流入州境東南涑水出州東流入解州領五縣州及稷山在汾水北河津在汾水北黃河東聞喜在涑水北絳縣在涑水南垣曲在黃河北

霍州直隸州汾水在州西領二縣靈石趙城皆在汾東陞州直隸州黃河在西領三縣永和太常皆在黃河東歸綏道治綏遠城領十一廳黃河在其西黑水河自其東

經治南而西黃水河自其東南而西合流入河紅河自朔平府北流入境轉西流清水河入於黃河歸化廳在黑水河北武川廳在綏遠城北踰陰山陶林廳居黃水河源甯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遠廳和林格爾廳皆在紅河東清水河南五原薛拉齊托克托廳皆在黃河東東勝廳在黃河西興和廳別在大同府豐鎮東北接察哈爾右翼四旗地有昭哈河下流爲東洋河入直隸宣化府界

兗州

兗州今直隸山東河南之交禹時水道北爲徒駭河大河經流也今爲冀直北河之胡蘆河合南運河北運河入海之道詳見直隸篇其南則爲濟水濟水自漢志言軼出滎陽北地中胡氏遂言東出於陶邱北爲濟水伏流重見並力破釋溢爲溢滿釋出爲經過之說竊謂此言濟水入河復言爲滎東出與漢旣入江復言東滙東爲北江皆未免致人疑難鄙見則以爲滎澤之水之溢滿緒爲澤者別見豫州其自澤流出爲濟水亦曰滎水自是經過陶邱之北

別無他義蓋濟苦不言入于河則言伏地自河底軼出爲澤可也經明言入於河矣豈有既入河中復穿地底出澤中之理且又何以辨之乎與其言冥冥不如言昭昭也且經言浮於濟潔達於河言或濟或潔皆可達河也胡氏堅執兩時無出河之濟遂自濟達潔自潔達河此亦未有明證又可信其必然乎今據經立訓河北之濟已見冀州河南之濟自滎澤引水經今原武陽武封邱南開封北皆行今大河道但至考城當別東行至曹州府南定陶北今謂之趙王河者疑卽古濟水也荷澤當在今荷澤縣東連鄆城地經所謂至於荷今鄆城亦有趙王河東南流至嘉祥縣下入魚臺乃荷水之分流爲淮泗達荷入濟之道濟水又東經兗州府汶上縣之西又東北經泰安府之東平州西舊汶水來注之又東北入東阿平陰肥城之北又爲今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黃河道矣又東北經濟南府長清之北齊河之南歷城之北此皆今黃河道自此別行東過章邱北又過鄆平新城北爲今小清河道又別行東北過青州府高苑博興樂安東入海此亦舊小清河道也河濟中大者曰九河胡融明言九河不可悉數惟徒駭河最北南津最南舉二端可以括其中也愚案徒駭河之名以經南宮爲始其自南宮東分者曰南津河過冀州南宮縣之南東北流經河間故城縣南絕今南運河斗入山東德州地又東北仍入直隸吳橋地又過南津縣及天津府鹽山慶雲南東北入海今日老黃河亦曰無棣河卽古南津河也但此水今惟自南運分水不始自南宮耳逆河今不知其處胡氏以渤海當之謂古狹而今淪海口廣意或然也九河既相去二三百里則是逆河亦不狹矣非渤海又焉得有二三百里之河

以納九河之流哉此爲直隸最窪下之地自禹通九河以分其勢而後恆衛從而大陸作此兗州之九河既道與冀州之恆衛既從大陸既作相表裏也其次曰漯水漯水始分河於胥宿口今濬縣地也水行今濬滑開地東流過今直隸大名府清豐開州南又東北至山東曹州府濮州北今有水謂之澶水又別行北過范縣西朝城東北又北過東昌府莘縣堂邑清平高唐東鄉城在平博平西又東北過濟南府禹城北臨邑南今謂之太士河亦謂之徒駭河非大河經流之徒駭河也又東別行至濟陽縣南行今黃河道又東北至齊東縣北經武定府青城北皆爲今黃河昔大清河道然漯水下流古行蒲臺之南東入海今黃河挾大清河過蒲臺北以入於海亦非古漯水道也今又有雷夏澤古荷澤縣西北爲趙王河所經濟水經流則自此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遂北達東平也攷元和郡縣志言雷澤在雷澤縣北郭外唐雷澤縣當在今濮州東南唐濮州在今濮州東二十里若今雷澤則地望雖同但經不言其入濟當更在今雷夏澤之北非此澤卽古雷夏也澶沮二水今亦消滅元和志言二水會同此澤今遂不可考耳攷今數府水道惟南運河足爲其綱南運自兗州府汶上縣分汶南北流此明人塞汶水北流以全入運非汶水舊迹也自此西北行泰安府東平東阿西絕今黃河而北過壽張陽穀東東昌府城東至臨清州城南有漳河自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流入直隸廣平府成安縣過大名府城北衛河自內黃縣流入大名府城南至臨清州館陶縣合流又東北至州城來會又北貫城出武城西又東折北過東昌恩縣西又北過直隸河間府故城南又北過山東濟南府德州西又東北過河

開景州東東光南皮西又東北過天津府滄州西青縣東古黃河自此入焉自此北趨靜海東轉東至天津府城北入海矣今黃河爲境內大水自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北流入直隸大名府長垣東東明西又東北過山東曹州府濮州南又東北至泰安府東阿平陰北又東北至濟南府長清縣西又經府城北自東阿至此皆古濟水道自此而東北至濟陽南齊東北則又古漯水道又東北至武定府入海南運河西有張甲河故瀆亦曰清河今謂之老漳河自廣平府廣平縣分漳水經縣東又東北入山東臨清州邱縣界又東北過廣平府威縣又東北臨臨清州地又東北過廣平府清河縣東又東北過故城景州阜城西交河東入於胡蘆河南運河東有大土河上流自聊城分運河爲古漯河道其異者自禹城臨邑南東北流入武定府商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河北又自濱州北入海爲不同耳又馬頰河亦自清平西分運河東北流經濟南府平原陵縣德平北又東北入陽信海豐開北入海

兗州今地分列

直隸天津河開道治天津府天津縣倚海在其東北運河在府城北南運河在其西來會老黃河在其南減河自滄州分南運河至岐口入海領一州六縣青縣在南運河西靜海濱州南皮在南運河東鹽山慶雲在老黃河北河間府交河縣胡蘆河在其北東光吳橋在南運河東南津在老黃河南阜城景州在老漳河東冀州直隸州老漳分河在其西甯晉泊在其西北胡蘆河在其東北領五縣南宮在州南新河在老漳分河東南甯晉泊北東強在州東衡水武邑在胡蘆河南

順德府廣宗縣在老漳分河之東

廣平府威縣在老漳河西清河在老漳東

大名府清豐縣在衛河東澶水在開州南東入山東曹州府濮州東明在今黃河東長垣在黃河北

山東省濟東泰武臨道濟南府城以南別見青州其在兗州者齊東在今黃河南濟陽在今河北禹城在大土河南臨邑在大土河北平原在馬頰河東陵縣德平在馬頰南德州在南運河東

東昌府聊城縣倚南運河在府城東有大土河馬頰河皆在府東領一州九縣堂邑莘縣冠縣館陶皆在運河西在平博平在大土河南清平高唐州在馬頰河東恩縣在馬頰西

泰安府平陰縣阿以北地今有黃河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武定府惠民縣倚海在東北今黃河在府西南而南而東徒駭河即大土河也在府南及東在今黃河之北及西馬頰河在府北領一州九縣青城蒲臺在今黃河南利津在河北商河在徒駭河北濱州在徒駭河東陽信霑化在馬頰河南海豐在馬頰北樂陵在老黃河南

臨清直隸州運河貫城中西以馬頰河與東昌界領三縣武清在運河東夏津在馬頰河西邱縣在老漳河西

兗州府壽張陽穀均在今黃河北

曹州府荷澤縣倚黃河在府西趙王河在府南領一州十縣朝城觀城范縣濮州在今黃河北定陶在趙王河南餘分見徐豫州

河南衛輝府滑滑延津皆在今衛河東封邱在今大河北懷慶府陽武原武溫縣皆在今大河北

彰德府內黃在今衛河東

青州

青州今山東登萊青諸地今地水道以黃河爲大其自東阿東北至歷城行古濟水道已見兗州案大清河上源自東平州西流經東阿縣西東北流爲大清河今黃河自咸豐五年決河南考城改行此河者也濟南以下則行兗州之地又小清河今出鄒平縣東南屈流至城北其下亦行古濟水道別見兗州惟其先小清河源出歷城西及章邱之獮河繡江今皆入於黃河不注小清河又自新城以下行高苑南又非古濟水道也其東則淄河出青州府博山縣東水北流經臨淄縣東又東北流爲清水泊會小清支河入於海又東瀾河亦曰巨洋河出臨朐縣南穆陵關北流至樂昌縣北入於海又東瀾河出沂州府莒州北東流至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五

青州諸城西北又北流經萊州府昌邑縣東入海又東膠河出膠州西南北流經高密西又北流經萊州府掖縣西入海其新河自高密東分水嶺東流至膠州又南流入於海灣又東有大小沽河自登州來至萊州府東南西南流入膠州海灣案經言青州以海岱爲界自通典以高麗屬青州胡朏明用金氏說以爲卽嶠夷又引通鑑唐高宗伐百濟以新羅王爲嶠夷行軍總管爲證顧宛溪又以爲遼東並屬青州今案禹貢言嶠夷既略卽堯典之嶠夷秦時日主祠成山正當其地今在登州之東據經以海爲限無緣逾海而東也蓋嶠夷既略今登州府地也略說文云經略土地也嶠夷偏東最遠故須經略之濰淄其道今青州府地也又曰萊夷作牧今萊州府地也惟青州在岱陰汶水在岱陽何以浮汶達濟且濟水爲青兗之界清自可浮

濟何必達道由汶乃入濟乎況尤於登萊不便胡氏因以原山延袤跨青徐境汶雖徐水其發源猶爲青域解之又引曾氏言朱虛縣泰山有汶水入濰則於達濟更爲南轅北轍竊謂讀經若此類闕疑可也

青州今地分列

山東省濟南府歷城縣倚今黃河在其北小清河在其西領一州十五縣長清在府西南黃河東章邱在小清河西鄒平新城長山淄川皆在小清河南餘州縣別見兗州登萊青膠道治萊州府掖縣倚海在府城北膠河在其西濰河又在其西東南有大小沽河領一州三縣平度州在府南膠河東昌邑濰縣在濰河西

登州府蓬萊縣倚海環府三面領一州九縣府城及黃縣福山甯海州皆在海南文登萊城在海西萊陽在海北招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六

遠在黃縣南棲霞在福山西南海陽在福山南

青州府益都縣倚府南北皆際海濰河在其東淄河在其西小清河在其北濰河在其東南領十一縣博興高苑在濰河北樂安在小清河南博山在淄水西南臨淄在濰西臨朐在濰河西壽光在濰北昌樂在濰南安邱在濰西諸城在濰東

膠州直隸州海在其南膠河在其西膠新河在其北沽河會新河在其東領二縣高密在膠河西卽壘在沽水東南泰安府肥城平陰東阿皆在今黃河南

沂州府日照縣東臨海莒州瀧河出其北

徐州

徐州今山東安徽之交其水淮爲大今考淮自安徽潁州過鳳陽府又南過泗州地又東爲洪澤湖營自淮安府清

河縣合黃河自安東南阜甯北入海今遂無下流迤東南漫入於白馬寶應諸湖由江北運河以達於江次則運河上承汶水汶水出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原山過府城東南經兗州府甯陽縣北又東南至汶上縣爲南旺湖灌輸運河自此分南北北流者爲北運河自直隸言之則自又爲南運河矣運河自此經東平州西又北至東阿西絕今黃河北接兗州之域其自南旺湖南流者曰南運河又南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陪尾山禹貢所謂至於陪尾者也西流經曲阜城北又西至府城東折西南至濟甯州地入於運河案泗水舊自州南行運河道至南陽關經魚臺縣東谷亭鎮名谷亭河又南荷水自嘉祥鉅野東從南流注之今亦曰趙王河說文所謂浮於淮泗達於荷是此水也泗水既會荷水折東南流經徐州府沛縣東又東南經禹貢九州今地攷卷十

府城東又東南爲呂梁洪是出磬石所謂泗濱浮磬者也今石皆鑿平又東南經舊邳州東南沂水出山東沂州府沂水縣沂山西經其縣西而南又南經府城東又東南經郯城縣西過徐州府今邳州東又南來會泗沂既合流又東南至宿遷縣南又東南至淮安府桃源縣東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所謂東會於泗沂又言淮沂其又而不及泗者舉沂以括泗也自黃河南徙由山東單縣過徐州奪泗入淮乃別開運河於濟甯州南南陽關之東東南經兗州府滕縣西昭陽湖又東南至夏鎮爲夏鎮河又東南至嶧縣東而南又南至今邳州地會沭河又南至今邳州西舊邳州東又東南受駱馬湖水湖沂水之尾閭也先時運河自此經阜河過舊邳州南達徐沛魚臺矣後名此水曰舊漕河今則魚臺荷水全入微山湖沂泗皆以助運泗水遂

無人徐城之道黃河亦復北行不由此矣運河自阜河東南過宿遷縣北而東又東南至淮安府桃源縣東又南而東至清河縣逾舊河淮接江北運河沂水之東爲沭河水亦出沂水縣沂山西東南流折西南過莒州東又南流過郯城東入江蘇海州西又南折東分爲青伊碩項諸湖環州南東入海淮水之北過河自賴州府流至鳳陽府西入淮澮河自河南歸德府永城縣流入鳳陽府界又東過泗州地入淮淮河自徐州碭山縣南流入鳳陽府境東流爲王山湖又東過泗州南入洪澤湖又淤黃河自山東單縣北過徐州府北又東過宿遷縣自宿遷南至清河皆與運河隔堤並行又合淮水入海今就淤又經言蒙羽其藝蒙山今沂州府蒙陰縣南下有顓臾城羽山今海州贛榆縣西羽畎卽其山之畎也又云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今禹貢九州今地攷卷十

曹州府鉅野縣西古有大澤今漣東原今泰安府東平州在古汶水之北左傳所謂汶陽之田卽此原也又言嶧陽孤桐嶧陽在今邳州漢志以爲葛嶧山也又云淮夷徐揚二州近海之地皆有之也

徐州今地分列

山東兗沂曹濟道治兗州府滋陽縣倚今黃河在其西北運河在其西汶水在其北而西泗水自府東北經其府東而南領十縣汶上在汶水東甯陽在汶水南泗水縣曲阜縣在泗水南鄒縣在曲阜南滕縣在鄒縣南嶧縣在滕東南餘壽張陽穀入兗州

沂州府蘭山縣倚海在東沂水自府北而南東汶河自蒙陰縣西南注之沐河亦自府北經其東而南領一州六縣沂水縣在沂河東蒙陰在東汶河北莒州在沐河西其北

地屬青州日照在海西其北地屬青州費縣在東汶河西
南鄭城在沂河東

曹州府鄆城在趙王河南鉅野在鄆城南

濟甯直隸州運河自其西而南泗水在其東趙王河在其
西領三縣嘉祥魚臺金鄉皆在趙王河西

泰安府泰安縣倚汶水自其東而南小汶水自其東南來
會大清河出其西領一州六縣萊蕪在汶水南新泰在小
汶河北東平州大清河所出餘肥城平陰東阿三縣入青
州

江蘇徐州道治徐州府銅山縣倚運河自其北而東淤黃
河在其北微山湖在其北領一州七縣邳州在運河東宿
遷在運河西睢甯在宿遷西沛縣在微山湖西豐縣在沛
縣西淤黃河北陽山蕭縣在淤黃河南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九

海州直隸州沐河自西繞其南而東海在東領二縣贛榆
在海西沐陽在沐水北

淮安府安東縣在淤黃河北桃源在運河西

安徽鳳陽府宿州靈璧縣皆在睢河南澮河北鳳臺在淮
水北懷遠在淮西

泗州直隸州睢河在其北淮水在其南洪澤湖在其東南
州有沱河繞城而南入淮領二縣五河在淮水北餘盱眙
縣入揚州

揚州

揚州今兩江以南諸地諸水莫大於江江自黃州府城南
來入羅田界爲揚州東南流折東至江西九江府北而東
湖口縣西鄱陽湖會湖漢九水來注之折東北流入安徽
境經其省城南而東又東北入江蘇境經兩江會城西折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九

東江北運河自淮安府清河縣來行白馬寶應諸湖東淮
水自洪澤湖分流會運河水過揚州府城東而南注之江
北運河自鎮江府分江南流過常州蘇州府入浙江界經
嘉興府至杭州達於浙江其次淮水自河南汝甯府東來
入光州界爲揚州又東流至安徽潁州府地又東經鳳陽
府以下見徐州又巨浸曰太湖在江蘇浙江地下游爲松
江入海曰巢湖在安徽地下游爲裕溪口入江又浙江有
浙江出自安徽徽州府至浙江杭州府入海案揚州致疑
甚多經言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導
漢則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則曰過九
江至於東陵東進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學者多以
漢水既入江何以有東爲北江入海之文且以鄱陽爲卽
彭蠡非江漢之所匯也又江既爲中江漢既爲北江則自
禹東九州今地攷

江是昔漢水入海之道江水昔時實出蕪湖過高消溧陽至荆溪達於太湖是爲震澤其下流爲松江其後漢流通利而江水稍澀後人遂築爲塘堰而中江之迹絕江漢遂併爲北江一江矣則在禹時江漢分流使二巨川不同注震澤而震澤水太盛又分爲南江以殺其勢故三江入而震澤定也沿於江海達於淮泗禹時淮未通江自江達海自海達淮自淮達泗徐州言浮淮泗達海則足以知貢道之所入矣且揚州瀕海地多皆可沿海不必盡達江也至數淺原漢志言歷陵南傳陽山朱子言當爲廬山或以爲廬山高大不可名原攷漢歷陵在今德安縣東則廬山實在其南竊謂傳陽山卽廬山稱名或異而傳淺原三字爲山名非言高平之原猶浙江出三天子都不可以爲都邑之都也此庶足解紛矣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三

揚州今地分列

江蘇省淮揚道治淮安府山陽縣倚海在東串場河在海西淤黃河在北運河在西洪澤湖又在其西領六縣清河在運河西阜甯在串場河北淤黃河南鹽城在串場河東餘安東桃源入徐州

揚州府江都甘泉縣倚海在東串場河自淮安府來在海西大江在南寶應邵伯諸湖在北運河在府城東領二州六縣寶應高郵州興化泰州皆在運河東東臺在串場河東海西儀徵在運河西大江北

常鎮通海道治鎮江府丹徒縣倚大江在府城北而東運河自府北而東領四縣丹陽金壇在運河西溧水在金壇西南

常州府武進陽湖縣倚大江在其北運河在其東太湖在

其南領八縣江陰在大江南無錫金匱同城在運河西宜興荆溪同城在太湖西獨靖江一縣在大江北通州直隸州海在東大江在州城西南串場河西自揚州府來貫州中入江領二縣泰興在州西大江東如皋在串場河西

海門直隸廳海在東大江在南

蘇松太道治蘇州府吳縣長洲元和倚大江在其東北運河在其西太湖又在其西而南領一廳九縣昭文常熟同城在大江西南吳江震澤同城在太湖東崑山新陽同城在府東太湖廳在府西南太湖中

松江府華亭婁縣倚海在東而南松江自太湖出東流而北府在松江南領一廳七縣青浦在府西北上海在松江西南匯在海西奉賢金山在海北川沙屬在海西松江東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一

三

大倉直隸州鎮洋縣倚海在東大江在其北而東南入海領四縣寶山在松江口西北嘉定在寶山西獨崇明一縣在大江東北東極於海

江甯道治江甯府上元江甯倚大江在其西而北而東南秦淮河出府東南西流折北入府城入江領七縣句容秦淮所出溧水在秦淮南高淳在溧水西南江浦在大江西六合在大江北

安徽省皖北道駐鳳陽府淮水在其府西而北肥河在其西南入淮池河在其東北經泗州盱眙縣入淮領二州五縣鳳陽在府西淮南定遠池河所出壽州在肥河西淮東餘一州三縣在淮北別入徐州

潁州府霍邱縣在淮南東有淠河自六安州來北流入淮六安直隸州淠河出州南經州城西入霍邱縣領二縣霍

山淖河所出英山水入湖北黃州府蘄水縣

泗州盱眙縣在淮南洪澤湖口池河在西

河南光州直隸州淮水自息縣來東北流至州東北合洪

河東流與潁州分河下流入潁州潢水出州西經州東而

北入淮東有曲河又東有史河合流北入淮領四縣光山

在州西南潢水西固始在州東北史河西曲河東商城在

固始西南曲河東息縣別入潁州

安慶府懷甯縣倚大江在其西南東北至廬州府府南臨

大江西有皖水東有樅陽水俱注江又西有龍泊武昌諸

湖東有菜子湖領六縣桐城樅陽江所出潛山皖水所出

太湖縣北有長河東入皖水望江在大江西泊湖東宿松

在太湖縣南龍湖北

廬州府合肥縣倚大江在其東南巢湖在南東南入江肥

禹貢九州今地攷

河出其西入鳳陽府壽州縣河出其東北入滁州領二州

四縣巢縣在巢湖東舒城在湖西廬江在湖南無爲州在

大江北

滁州直隸州滁水自廬州府東南流至州南折東北合清

流河又東北流入江蘇六合縣南入江州城在清流河西

領二縣來安在州城東全椒在滁河西

和州直隸州大江在東滁河在北領一縣含山在州西北

滁河南

皖南道治徽州府歙縣倚浙江一日浙江出府西東入浙

江嚴州府府在江北領六縣績溪在府東北休甯在府西

浙江北黟縣浙江所出祁門婺源水皆流入江西饒州府

甯國府宣城縣倚清弋江出其西姑熟溪出其東俱北流

入太平府府城在姑熟溪西東北有南谿湖綬溪河自廣

德州西流貫湖入姑熟溪領大縣太平旌德清弋江所出

涇縣在清弋江南南陵在清弋江西甯國縣姑熟溪所出

池州府貴池縣倚大江在府城北池河在府西北入江領

六縣建德東流在府西南大江東銅陵在府東北大江東

青陽在銅陵南石埭在青陽南

太平府當塗縣倚府城在大江東清弋江姑熟溪皆自甯

國府來並在府南東入江領三縣蕪湖在清弋江北大江

東繁昌在蕪湖西南大江南

廣德直隸州有桐水出州西南西北流入南谿湖州城在

桐水東領一縣建平在州西北桐水北

江西省南撫建道治南昌府南昌新建縣倚鄱陽湖在其

東南贛江即古湖漢水自臨江府北來過府城西而北入

湖領一州七縣進賢在鄱陽湖南豐城在府南贛江東奉

禹貢九州今地攷

新地如興頭在南康瑞州二府間自此而西北曰靖安緣

水出焉又西北有脩水東流均入南康府注贛江義甯州

武甯皆在脩水北

撫州府臨川縣倚江自建昌府西來過府南西北流入

南昌府地入贛江領六縣金谿東鄉在江東樂安宜黃

崇仁在江江西

建昌府南城縣倚汝水出府西南東北流折西北過府城

南入撫州府爲川江領五縣廣昌南豐在府西南汝水西

新城在汝水東盧溪在府東北

廣饒九南道治九江府德化縣倚大江在其北鄱陽在其

東領五縣瑞昌在府西大江南德安在瑞昌南湖口縣在

鄱陽湖東彭澤在湖口東均在大江南

廣信府上饒縣倚信江出其東北經府城南而西入饒州

府領七縣玉山信江所出廣豐在府東信江南鉛山在府西信江南興安弋陽貴溪皆在信江北

饒州府鄱陽縣倚鄱陽湖在西鄱江上承安徽婺源原發江合祁門昌江西流經府城南而西入湖錦江又在其南江

上承廣信府信江西北流入湖領七縣安仁餘干在錦江北德興萬年在婺江南樂平在婺江北浮梁在昌江西

南康府星子縣倚鄱陽湖貫其中脩水自南昌府武甯縣東來經府西南會縹水東入湖領四縣都昌在湖東安義

在縹水北建昌在脩水北

吉甯府甯道治贛州府贛縣倚貢江自甯都瑞金來西流會梅江桃江至府北章水自南安府東流來會曰贛江北

流入吉安府領二縣入縣定南廳長甯縣水均入廣東惠州府虔南廳桃江所出龍南縣在桃江南信豐在桃江西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十
安遠在貢江南會昌在貢江南雩都都在貢江北興國在雩都西北

吉安府廬陵縣倚贛江自贛州府北來貫府中西北流折東北會潞江過府城東入贛江府領一縣九縣蓮花廳潞

江所出永新在潞北永甯在南首安龍泉泰和在贛江西潞江南吉水永豐在贛江東安福在府西北潞江北

南安府大庾縣倚章水出府西北過府城南東流折北會上猶水東入贛州府領四縣南康縣在章水西崇義縣在

上猶江南上猶在江北

甯都直隸州貢江出其南西北流折西入贛州府梅江出其東北南流經州城東折西入贛州府領二縣石城在梅

江東瑞金貢水所出縣在水西

瑞袁臨道治瑞州府高安縣倚錦江古蜀水也自袁州府

東來過府城南又東至南昌府地入贛領三縣上高在府西錦江北新昌在上高西北

袁州府宜春縣倚秀江出其西南過府城北而東入臨江府錦江出其西北亦東流入瑞州府領四縣萍鄉水流入

湖南長沙府分宜在府東秀江北萬載在錦江南臨江府清江縣倚贛江自吉安府東北流經府城東秀江

自袁州府東來折北過府城東南又東入贛贛水下入南昌府領四縣峽江在府南贛江西新淦在贛江東新喻在

秀江北

浙江省杭嘉湖道治杭州府錢塘仁和縣倚海在其東浙江水自嚴州府東來北流經府城南而東合雷溪分支曰

安溪東北入海運河自嘉興府來達於府領一州八縣海甯州在海口北餘杭在霅溪北臨安在霅溪南富陽新城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十一
在浙江西於潛昌化水南入嚴州府

嘉興府嘉興秀水縣倚海在東南運河自蘇州府來過府西南入杭州府領七縣海鹽平湖皆在海西嘉善在府東

北桐鄉石門在運河東

湖州府烏程歸安縣倚太湖在北苕溪在其西霅溪在其東俱北流至府城會入太湖領七縣德清上承餘杭霅溪

溪與城中亦曰東苕溪武康在霅溪西孝豐苕溪所出安吉在苕溪西長興在太湖西

金衢嚴道治衢州府西安縣倚文溪出其西南金溪出其西北至府城西合流曰信安江經府城北東北流入金華

府領五縣江山文溪所出開化金溪所出常山在金溪南龍游在信安江南

金華府金華縣倚信安江自衢州府來過府西東陽江合

梅溪水西流來會府城在東陽水北領八縣東陽縣東陽水所出縣在水南義烏在水北梅溪出處州縉雲縣北流入境永康在梅溪北武義在溪西湯溪在信安江南蘭溪在府西北東陽江北信安江東浦江水入紹興府嚴州府建德縣倚浙江自安徽徽州府東流至府城南會金衢二府水東北流合桐江入杭州府領六縣浦安在浙江北遂安壽昌在浙江南分水縣上承於潛昌化水爲桐溪縣在溪西桐廬在浙江西桐溪口

溫處道治溫州府永嘉縣倚海在東甌江自處州府來經城北東南流入海飛雲江在其南領一廳五縣樂清在甌江北海西玉環廳在樂清東海中泰順飛雲江所出平陽在海西飛雲江南瑞安在海西飛雲江口

處州府麗水縣倚甌江出其西南東北流經府城南又東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十

七

南會彪溪入溫州府領十縣松陽遂昌在甌江北宣平在松陽北縉雲在府東北龍泉甌江所出雲和在甌江南景甯在彪溪南青田在府下游甌江北慶元水入福建建甯府

甯紹台道治甯波府鄞縣倚海環東南北三面甬江出紹興府餘姚縣東流至府東入海府在甬江南領五縣慈谿在府西北甬江北鎮海在海西甬江口奉化在府西南象山在奉化東南海港南

定海直隸廳在鎮海縣東海中

紹興府山陰會稽倚海斗入其北西北與杭州府分浙江剡溪出台州府天台縣北流經府東亦曰曹娥江折東入海浦陽江自金華府浦江縣來北流經府西入浙江領八縣新昌在剡溪東嵊縣在剡溪西上虞在剡溪東餘姚在

海南上虞東北諸暨在浦陽江西蕭山在浙江東

台州府臨海縣倚海在東南東北亦有海港靈江出金華府東陽縣曰始豐溪東流入府折南會永安溪過府城南而東又東南入海領六縣天台在靈江北仙居永安溪所出黃巖在靈江南太平在臨巖南俱際海甯海在兩海間

福建省福州府福州道治福州府閩縣侯官倚海在東閩江自延平府來東南流至府南爲兩岐大漳溪自永春州來合流入海領十縣閩清在府西北閩江南羅源連江在海西閩江北長樂福清在海西閩江南古田在府西北屏南

在古田東北永福在大漳溪北

福甯府霞浦縣倚海在東長溪自浙江溫州府泰順縣來經府西入海府城在海西領五縣福鼎在府東北福安在長溪東壽甯在長溪南甯德在府西南海西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十

七

興泉永道治興化府莆田縣倚海在東南有府江自永春州東流過府城南東入海領二縣仙游縣在府上游府江北

泉州府晉江縣倚海在東南晉江自永春州東南流折東入海府城在晉江口領一廳五縣同安在府西南晉江南廈門廳在同安南海中安溪南安俱在晉江北惠安在府東北海西

永春直隸州尤溪出其西北大漳溪出其北興化府江出州南晉江出州西南領二縣德化大漳溪所出縣在溪北大田尤溪所出縣在溪西

延建邵道治延平府南平縣倚建溪自建甯府西南流至府城東富屯溪自邵武府來沙溪自汀州府來過府西合流來會曰閩江東南合尤溪入福州府領六縣順昌在富

屯溪東將樂在金溪北金溪東流入富屯溪永安在沙溪東沙縣在沙溪西尤溪在尤溪北

建甯府建安甌甯縣倚建溪出府西北會南浦溪東南流至府南會松溪水南流入延平府領七縣浦城南浦溪所出崇安建溪所出建陽在建水北松溪縣松溪自浙江慶元縣流入縣在溪西和在溪東

邵武府邵武縣倚富屯溪出府西北經府城北金溪自汀州府甯化縣東北流入折東南並入延平府領四縣光澤富屯溪所出建甯在金溪西泰甯在金溪北

汀漳龍道治漳州府龍溪縣倚海在東南九龍江自龍巖州來南流經府城東南溪東流並東南流入海府城在南溪北領一廳七縣長泰在九龍江東南靖在府西南溪北海澄在海西九龍江口漳浦雲霄廳詔安皆在海北平和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一

水入廣東潮州注韓江

汀州府長汀縣倚汀水亦曰鄴江出府北南流經府東又南入廣東潮州府爲韓江沙溪出府東北東南流入延平府領八縣甯化沙溪所出歸化在沙溪北清流在沙溪南連城在清流南上杭在府南汀水西武平在上杭西永定在汀水東

龍巖直隸州雁石溪出州西過州城南而東會九朋溪南流曰九龍江入漳州府領二縣甯洋九朋江所出漳平在九龍江北

廣東省惠潮嘉道治潮州府海陽縣界海在東南韓江自福建汀州府來貫府中南入於海府城在韓江西領一廳九縣澄海在府東南韓江西海西北潮陽在海西惠來在海北大埔饒平在韓江東豐順揭陽普甯在韓江西南澳

臨在澄海東海中

惠州府歸善縣倚海在南龍川江自江西贛州府來西南流合新豐江過府城北而西入廣州府爲東江領一州九縣和平龍川在龍川江西永安在江東長甯新豐江所出連平州在新豐江北河源在新豐江南博羅在江北陸豐海豐在海北

嘉應直隸州清溪水出州西南東北流過州城南又東北至潮州府地入韓江領四縣興甯長樂在州西南鎮平在州北平遠在鎮平西北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一

一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一終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邵陽曾 廉著

荊州

荊州今湖廣以南諸地水亦莫大於江而漢次之江自四川夔州東來至宜昌府入荊州府地東南經荊州府洞庭湖合沅澧湘資諸水來注之又東北流至漢陽府黃州府東南入揚州界漢水自襄陽宜城來至安陸府入荊州東南流至漢陽府入江其嶺外水則盤江最大今分見各府下荊州水道亦多疑竇案江漢變遷尤甚於河河至漢時猶有故道可尋江漢則惟下游猶存三江之迹上游九江則古今文說不同古文以爲下倚西北此鄭氏水經注所本也今文以爲尋陽南此班氏漢志所本也至漢水南人東匯經有明文而師說不傳蓋自漢時江漢已併爲一道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故劉歆以湖漢九水當九江鄭康成則言九江出自山谷並與江分爲九之說不同蓋其故道已成彷彿故說不一定胡氏言緣江圖九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鄂陵今武昌縣桑落洲今九江府東北五十里江中是九江分自今武昌縣以下然江水已至東陵即言東迤若如今江流則自東陵東北至漢口自漢口復東南至武昌縣又東南至九江府界於經東迤未合且漢言南入於江若如今漢口之漢則是東入於江非南也況江苟分爲九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得過九江也九江既播則其勢殺又不得言孔殷也竊謂江言東迤北會漢言南入東匯經文所當尋繹全在於此攷九江自以下傳爲定而今文家言九江在尋陽亦必非鑿空之談禹時大江自東陵下當即東行今自嘉魚以東江夏武昌縣大冶興國西長黃塘以

至梁子保安津源海口網湖諸湖蕩連互當即班氏所云九江故道非起於鄂渚其云東迤者迤訓邪行邪字正作衰訓爲變即違離也詩曰析薪柁矣柁即迤之借傳言析薪者必隨其理此言禹離析江水順其道也是尋陽之九江即包於東迤之中江既東迤則江行今經流之北故漢必南入疑今江自漢口至蘄州者即爲古漢水之道今江自漢口東行至黃岡乃南至蘄州也以今江水行北江之道例之或亦如此然所入者九江以此地江已分亦不過與漢水阻隔洲渚或與九江時有出入其東匯之漢水則當在蘄州下經今武山諸湖亦與九江並行至望江之泊湖乃得大會也然今不可攷矣蓋大江下游奪漢北江之道今猶可知大江上游奪漢水之道則絕不可知其變遷則自春秋時已然故楚昭濟江入於雲中所濟者昔之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沱也當時已稱爲江而夏汭已見於左傳即今漢口也故後人亦以漢時師法無傳不敢臆說賴經文明言之耳故曰江漢朝宗於海明江漢各自入海非漢合江以入海也其江之沱漢之潛則江自枝江分流經公安縣合今虎渡河下流入澧州下洞庭至巴陵者禹時大江經流所謂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今自松滋縣北經江陵南東流至監利螺山者春秋以來大江經流乃禹時沱水所謂東別爲沱者也潛則是潛江縣之水自漢分出也雲土夢在江漢之間土與徒杜皆通國語曰雲連徒洲漢江夏郡有雲杜縣即雲土也雲土夢三字爲澤名今在南則枝江松滋石首華容在北則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前後左右諸湖又北通於天門漢川應城雲夢諸縣皆禹時古澤地單稱之亦可曰雲曰夢今諸處常多水患

不知實皆在古澤中也三澨三邦當關內方今在荊門州東南漢水西大別疑當爲安陸府境之山左傳言楚禦吳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是也胡氏讀史兵略言大別在黃州府黃安縣界以與柏舉近然疑離漢太遠又據左傳楚師奔吳從楚師及清發釋者以爲今德安府西涓水則準其地望自當在黃安攷今麻城東南六十里有龜峰山則卽古柏舉二水出焉北流至黃岡西北團風鎮西入江黃安縣亦有龍江北流至黃岡陽邏驛西入江舉水龍江之間有山自黃安縣西互北而南當卽古大小別山若如鄧說以今之江爲昔之漢則漢至於大別南入於江亦似相合也

荊州今地分列

湖北省安陸府鍾祥縣倚漢水在府城西而南分潛水東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南有楊桑湖領四縣京山在楊桑湖北天門在楊桑湖西南漢水北潛江在潛水西

荊門直隸州沮水漳水自襄陽府來至州西南合流入荊州府州城在漳水東領二縣遠安在沮水東當陽在沮水西

襄陽府南漳縣漳水所出沮水在漳水西

荆宜施道治荊州府江陵縣倚大江貫府中經府城南沮水注焉潛水過其東分流入洪湖領七縣宜都在大江之西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皆在大江南監利在府下游大江北

宜昌府東湖縣倚大江貫府中經府城西而南清江西來注之領一州五縣歸州在府上游江北興山在歸州北巴東在大江南長陽在清江北長樂在清江南

鶴峰直隸縣澧水出縣西北經縣城東入湖南澧州施南府恩施縣倚清江出其西南東流折南經府城東又東入宜昌府領六縣利川縣清江所出宣恩在清江南建始在清江北來鳳白水河所出縣在河西與湖南永順府分水又南入四川西陽州咸豐黔江所出入西陽州漢黃德道漢陽府漢陽縣倚南及東與武昌分江漢水貫府中在府城北沮水至府城西北合澧水入江澧水至府東北分流入江入漢沔水西承潛水東流至府西南分流入江漢府城在江西領一州一廳四縣黃陂在澧水西孝感在澧水東夏口廳在漢水北江西漢川在漢水北沮水西河陽州在沔水北

黃州府黃岡縣倚大江在其西西南與武昌府分江舉水亦曰岐亭水在府北入江舉水西有龍河府東有巴河巴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河東南有新河俱入江府城在江東而北領一州七縣黃安龍河所出縣在河東又有潛水入漢陽府麻城舉水所出羅田在巴河東新水上承安徽英山縣水縣在水北餘

蘄州廣濟黃梅別見揚州

德安府安陸縣倚沮水出其西北東南流又南過府城西又東南入漢陽府領一州四縣隨州沮水所出州在水北

應山在沮水東雲夢在府南沮水東應城在沮水西武昌道治武昌府江夏縣倚大江環其西北及東府南爲

梁子黃塘諸湖又南有富水東入江西南有陸水入江府城在江南領一州九縣通山富水所出通城陸水所出崇陽蒲圻在陸水西嘉魚在府西南大江東咸甯在黃塘湖南武昌縣在梁子湖東大江西興國州大冶縣別見揚州湖南省長寶道治長沙府長沙善化縣倚湘水貫府中北

流經府城西又北注洞庭湖入岳州府西南有澧水東南有涿水又東南有涿水東有澧水俱入於湘東北有汨水入湖西北有澧水入湖西北有資水東流折北入常德府領一州十一縣湘潭在府上游澧水北湘水西湘鄉澧水上承資慶府水縣在水北茶陵涿水上承衡州府水州在水西攸縣在涿水西醴陵涿水上承江西袁州府水縣在水北瀏陽在瀏水北甯鄉在澧水北湘陰在府北湘水東汨水南安化在資水南益陽在資水北

資慶府邵陽縣倚資江出西南會夫夷水東北流經城北會邵水折西而北入長沙府府東有蒸水入衡州府東北有澧水入長沙府府城在資南邵口領一州四縣武岡州資水所出州在水北新甯夫夷水上承廣西桂林府水縣在水北新化在府下游資江西城步巫水所出下入靖州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衡永郴桂道治衡州府衡陽清泉縣倚湘水東北流合春水經府城東而北合蒸水未水入長沙府領七縣常甯在湘水南耒陽耒水上承郴州水縣在水西邵縣涿水所出入長沙府安仁復承長沙涿水縣在涿南衡山在府下游湘西

永州府零陵縣倚湘水自廣西桂林府來東至府城東合瀟水折東北入衡州府領一州七縣江華有深水即瀟水出西北下流合瀟水縣在水南永明在江華西道州在瀟水北甯遠瀟水所出新田在甯遠東北東安祁陽俱在湘水北

郴州直隸州耒水所出東南經州東入衡州府領四縣桂陽耒水所出興甯在耒水東永興在耒水東宜章水入廣東韶州府

桂陽直隸州耒水出州西南合鍾水入衡州府州在耒水東領三縣藍山鍾水所出嘉禾在鍾水西臨武武水亦曰耒水入廣東韶州府

辰沅永靖道辰州府沅陵縣倚沅水貫府中合澧水辰水澧水東北流至府城南合沅水又東北入常德府府城在沅水西口領四縣澧浦澧水所出縣在澧水北辰谿在沅水東西對辰口澧溪在沅西澧水口

沅州府芷江縣倚沅水自貴州鎮遠府來東流至府南瀘水亦東流經府城東折南入沅辰水自貴州思州府來經府北俱入辰州府領三縣黔陽在沅北瀘口麻陽在辰水北

永順府永順縣倚府西與湖北施南分白水河南流入西水西水自四川酉陽州來東流過府南東南入辰州府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領四縣龍山在白水河東保靖在西水南桑植澧水出其西北東南入澧州

靖州直隸州渠水出其南北流經州城東而北入沅州府巫水自資慶府來道州東入沅州府領三縣通道渠水所出會同在州北渠水東綏甯在巫水西

鳳凰直隸縣有沱水北入瀘水

乾州直隸縣有武水下流至辰州府爲瀘水

永綏直隸縣貴州松桃縣也漢經其北東入西

晃州直隸縣沅水自貴州鎮遠府來經應城南入沅州府

岳常澧道治岳州府巴陵縣倚洞庭在其西大江在其北府城在湖東領四縣華容在洞庭北平江有汨水下入長沙府臨湘在大江南

常德府武陵縣倚洞庭在其東沅水東流至府城南又東

入湖資水至府東南隅入湖領四縣桃源在沅水西龍陽在洞庭西沅江在資西洞庭南

澧州直隸州洞庭湖在其東南澧水合澧水東流經州城南折南入湖領五縣永定在澧水北慈利在澧水南澧口對岸石門在澧北安鄉在澧東洞庭北安福在澧水南

南洲直隸廳在安鄉東華容西洞庭北

四川省西陽直隸州西水所出東入湖南永順府領三縣秀山有巴梅河北流入西水餘黔江彭水入梁州

貴州省松桃直隸廳也江出西北經廳城南北入湖南永綏廳

銅仁府辰水出其東北南流轉東經府城南入思州府境領一縣銅仁在府上游辰水北

思州府瀘水經府南而東入湖南晃州廳辰水經府東北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七

隅入湖南沅州府領二縣清溪在府南瀘水北玉屏在清溪下游瀘水東

鎮遠府鎮遠縣倚瀘水出其西經府南東入思州府沅水在瀘水南東入湖南沅州府領二縣一州三縣黃平州瀘水所出施秉在瀘水南台拱清江驛在沅水南天柱在沅水北

平越直隸州沅水所出東流過都勻府界入鎮遠府領三縣貴安餘慶兩縣別入梁州

都勻府都勻縣倚沅水過其東北隅馬尾河出府西南東流經府城東而北入沅領三縣二州三縣麻哈在府東北清平在麻哈東北均在馬尾河西入寨廳在馬尾河東丹

江廳在八寨東都江廳都江水東入黎平府古州廳爲潭水獨山州水東流者入都江西流者入貴陽府爲巴盤江

荔波剛水南流入廣西慶遠府爲龍江

黎平府開泰縣倚沅水自鎮遠府來過其東北隅復東流入鎮遠府潭水出其西北會都江東南流入廣西柳州府爲柳江領二縣二縣古州廳在潭水西都江水北下江廳在潭水北永從在府南潭水北

廣東省南韶連道治韶州府曲江縣倚漆水自湖南桂陽州南流會始興水匯水翁江入廣州府爲北江府城在漆水東始興水口領一縣乳源在漆水西翁源翁江所出英

德在漆水西匯水北仁化樂昌在漆水東府北

南雄直隸州始興水出其東北經州城南而西入韶州府領一縣始興在始興水北

連州直隸州匯水出其西北經州城東南流入韶州府領一縣陽山在州東南匯水北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八

連山直隸廳水東入連州

廣肇羅道廣州府南海番禺倚海在其南北江至府城西而南入海分支合流溪經府城南又東東江合增江至府

東會流南入海兩江在北江西南入海領十四縣清遠在北江北三水在北江東從化流溪所出花縣在流溪西龍

門增江所出增城在增江西東莞在東江南西際海新安在東莞南西南際海順德在北江西江開東際海香山在順德東南東南皆際海新會有紫水東入海新甯在新會西南南際海

肇慶府高要縣倚西江自廣西梧州府來會賀江東流經府城南入廣州府綏江在東北入廣州府北江領一州九

縣開建縣在賀江東封川在西江東德慶州在西江北廣甯在綏江北四會在綏江東高明鶴山在西江西開平在

紫水北水下入新會縣新興在鶴山西

羅定直隸州龍水江出州西南東北流經州北入西江領

二縣東安在龍水江東南在龍水江西

高雷陽江道治高州府茂名縣倚海在南賓江出府北而

南流經府城西折南入海領一州五縣信宜賓江所出化

州在賓江西石城在化州西西南抵海電白在賓江東海

北吳川在化州南海北

雷州府海康縣倚三面際海府城在海西領三縣遂溪在

府北與高州界徐聞在府南海北

陽江直隸州海在南陽江出州西北南入海州城在陽江

東海北領二縣陽春陽江所出恩平紫水所出下入開平

縣

廉欽道廉州府合浦縣倚海在南廉江自廣西鬱林州來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土

九

經府城西而南入海領二縣靈山在府西北水入欽州爲

欽江

欽州直隸州海在南欽江經州東而南入海領一縣防城

在州西南海北

瓊崖道治瓊州府瓊山縣倚海環東西北三面與雷州府

隔海白石河出府西南東北流入海府城在海南河西領

一州七縣安定縣在白石河南文昌會同樂會皆在安定

東海西澄邁臨高皆在府城西海南儋州在臨高西海東

崖州直隸州海環東西南三面州城在海北領四縣陵水

在州東海西萬州在海西昌化感恩在海東

廣西省桂平梧道治桂林府臨桂縣倚龍水亦曰桂水出

府東北與湘水同源分流龍水經府城東南流入平樂府

領二州七縣興安離湘所出靈川在離江西義甯在府西

有相思江入離水南有枝津永福在支津東下流入柳州

府永甯州在義甯西南陽朔在離水西全州在湘水北灌

陽灌水所出北入湘

平樂府平樂縣倚離水南流合龍江過府城西南流入梧

州府東有賀水入廣東肇慶府領一州七縣恭城龍江上

承湖南永明縣水縣在龍江西富川賀水所出賀縣在賀

水西荔浦在離水西脩仁在荔浦西南昭平在府南離水

西永安州水南流入梧州府爲濛江

梧州府蒼梧縣倚鬱江合濛江總江東流會離水於府城

西經府城南東入廣東肇慶府爲西江領五縣容縣南承

鬱林州緝江東北流縣在江西岑溪在緝江東藤縣在鬱

江南緝江口懷集一縣中隔廣東肇慶府地在平樂府賀

縣東南有綏江下入肇慶府縣在綏江北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土

十

柳慶思百道治柳州府馬平縣倚盤江在府南自思恩府

來東流入潯州府柳江自貴州黎平府來東南流合融江

而南合龍江折東南經府城南合相思江支津又南入盤

江領一州七縣懷遠柳江繞其城而南融縣融江所出羅

城在融西南龍江北柳江西柳城在柳江東離甯在府東

相思支津西象州在府下游柳江東來賓在盤江北

慶遠府宜山縣倚龍江自貴州都勻府來過府城北東流

入柳州府刁江在龍江西南流至思恩府入盤江盤江又

在其西自貴州貴陽府來東南流入思恩府領二州三縣

思恩縣有環江入龍江縣在環江東天河在府北河池州

在刁江東東蘭州在盤江西

思恩府盤江南流折東經府北東北與慶遠府分江復經

府境入柳州府清永江出府西東流折北入盤江西洋江

自鎮安府來經府西流入南甯府欽蒙江出府西北過府城西南入西洋江領一州四縣恩隆與鎮安府接在西洋江北武緣在欽蒙江東上林清水江所出賓州有武陵溪會清水北入盤江遷江在盤江南清水江口南潯鬱道治南甯府宣化縣倚鬱江自太平府東北流至府西西洋江西北流來會折東至府城南入潯州府領二州三縣隆安在府西北西洋江南新甯在府西南鬱江東永泊在府東鬱江南橫州在永泊東鬱江北上思直隸州明江出其南屈曲北流而西入太平府潯州府桂平縣倚鬱江東北流經府東柳江來會又東流入梧州府領四縣貴縣在鬱江北武宣在柳江東平南在府下游鬱江北

鬱林直隸州南流江入廣東廉州府爲廉江領四縣博白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工

在南流江東興業在州西北陸川水北流入梧州府爲續江北流縣在緇江西

豫州

豫州今河南大河以南山東湖北交互諸地水亦以河爲大今河西自陝西潼關應東流至陝州與山西分河又東經河南府鄭州開封府北歸德府西北其北岸與懷慶衛輝分河折東北入直隸大名府界洛水出陝西商州東經陝州河南府合澗澗水又東伊水出陝州至河南府合流入於河淮水出南陽府過汝甯府光州安徽潁州府下流入鳳陽府汝水出河南府經汝州許州潁水亦曰沙河自汝州過南陽府東北開來會又東南支津東會潁水其經流南經汝甯府復分支爲洪河至下游來會又東南經潁州府入淮潁水出河南府東南經開封府許州至陳州府

合汝水分津而東賈魯河上游爲滎陽水出鄭州經開封府陳州府合於潁水又東南至潁州府入淮賈魯河支津爲惠濟河下流爲渦河經潁州府入鳳陽府沙河出歸德府下流爲南河入鳳陽府漢水自陝西興安府來經湖北鄖陽府襄陽府下流入安陸府白河亦曰清水出南陽府合唐河湍河至襄陽府入漢今均州漢水中有滄浪州經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也以禹時言之河在陝洛京索之北謂之南河主帝都而言也豫州貢道自洛達河而荊州則自江浮潛皆達于漢自漢入白河至南陽陸行以入於伊由伊入洛而達於河所謂逾於洛至於南河也砥柱在今陝州東四十里河中孟津在今孟津縣北洛汭在今鞏縣北卽洛口也此皆在南河禹河自此北流經武陟原武開川見冀州今自鄭州以下之河則古出河之濟經言滎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工

波既豬滎波古亦作滎播播波自屬通假非二水也在今滎澤縣南卽古之滎澤禹時以河濟之溢而豬爲澤其出口則爲出河之濟凡經言豬皆非無出口彭蠡既豬大野攸豬豈得言無出口乎明此則知必有出河之濟矣亦見兗州荷澤澤連徐豫兗三州孟豬當在今商邱西北接虞城地今與滎澤荷澤皆濶而沙河之下流爲渦河者當卽出於古孟豬禹時導荷水西南被此以洩荷澤泛溢之水然則孟豬其必南流入淮明矣惟經不言未敢臆說也伊洛澗澗四水惟滎爲小周書言澗澗東西甚明因後有過流人苑囿者胡氏有澗澗改流圖一統志言澗水入於穀不知何時又東合於滎攷今輿圖又變而與周書合亦不知變自何時也汝水亦久分爲南汝東汝今輿圖於鄆城南又變而爲南出與古汝水行道合則又未知變自何時

也至經言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今盧氏縣有熊耳山此洛水所經非洛水所出也漢上雒縣有熊耳在今商州當是經所言熊耳矣外方今嵩山也桐柏在今桐柏縣陪尾別見徐州

豫州今地分列

河南省開歸陳許鄭道治開封府祥符縣倚黃河在其北惠濟河在其西而南而東潁水在其西南領一州十一縣蘭儀在黃河南中牟尉氏洧川鄆陵皆在賈魯河西通許在賈魯河東陳留杞縣在惠濟河南新鄭在尉氏洧川西密縣在新鄭西北禹州在潁水南

歸德府商邱縣倚黃河在其西北隅惠濟河在西沙河在東領一州七縣考城在黃河東睢州柘城在惠濟河東鹿邑在惠濟河西虞城夏邑永城在沙河東甯陵在府西北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睢州東

陳州府淮甯縣倚潁水會賈魯河在其西而南領七縣太康在府北扶溝西華在賈魯河西商水項城沈邱皆在潁水西

許州直隸州西有潁河又西有汝河領四縣長葛在州北臨潁在潁水北襄城鄆城在汝水北

鄭州直隸州黃河在北滎陽出其西南屈曲東流過州北而東領三縣滎陽縣滎陽水所出汜水在黃河東滎澤在黃河南滎陽水北

河陝汝道河南府洛陽縣倚黃河在其北澗水合穀水在其西澗水在其東洛水伊水均自其西南而東北汝水出伊水南潁水出伊水西領十縣永甯在洛水北宜陽在洛水東澗池在穀水北新安在澗水北嵩縣在伊水北登封

在潁水北偃師在洛水北鞏縣在洛水東黃河南孟津在黃河南

陝州直隸州黃河在其北洛水在其南伊水出洛水南領

三縣盧氏在洛水北靈寶閿鄉皆在州西黃河南

汝州直隸州汝水在南沙河又在其南領四縣伊陽在汝水北鄰縣在州下游汝水北寶豐在汝水西魯山在沙河

北

南汝光道南陽府南陽縣倚淮水出其東南沙河汝水過其東北白河在其東而南唐河又在其東潁河在其西

又有丹水入襄陽府漢水領一屬二州十縣葉縣在沙河

南舞陽在汝水西南桐柏淮水所出泌陽有泌水下流爲唐河縣在泌北裕州有趙河下入唐河州在河東唐縣在唐河南南召白河所出新野在府南白河東內鄉潁水所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古

出鎮平在府西潁水北鄧州在潁水南淅川屬在丹水東

汝甯府汝陽縣倚汝水經其北而東南東有洪河南有淮水西北有南汝水領一州八縣西平縣在汝水西上蔡在汝水東遂平南汝水所出今入汝確山在遂平南新蔡在汝水北洪河西正陽在淮北信陽州羅山在淮南

光州息縣在淮北東與潁州府分汝河

安徽省潁州府阜陽縣倚淮水在其南潁水在其北渦河又在其北領一州五縣亳州在渦又經其東渦陽蒙城皆在渦西太和在潁東潁上在淮北霍邱縣別入揚州

山東省曹州府定陶縣南境城武在定陶東南曹縣在定陶西南單縣在城武東南

湖北省襄陽府襄陽縣倚漢水貫府中經府城北而東白河在其東北丹水在其西北西又有南河入漢領一州六

縣均州在漢水西光化在漢水東穀城在漢水西南河北
宜城在府南漢水東襄陽在唐河東餘南漳縣別入荊州
鄖陽府鄖縣倚漢水貫府中府城在漢北北有丹水入河
南南陽府東南有南河入襄陽府領六縣鄖西在府上游
漢北保康在南河南餘竹溪竹山房縣別入梁州

梁州

梁州今商州漢中以南四川雲南南夷諸國各地其水江
爲大今江出松潘廳西北南流入成都府東分爲沱江又
南經眉州嘉定府漢水會青衣水入之漢水今日大渡河
上游卽大金川也江水折東入敘州府金沙江合鴉礪江
來會金沙江古繩水鴉礪古若水也江水又東至瀘州合
沱江又東北至重慶府西漢水亦曰嘉陵江合白水江宕
渠江涪江來會又黔水亦曰烏江自北來注之又東北經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注

忠州石柱縣夔州府下流入湖北宜昌府漢水出漢中府
西東流經興安府下流入湖北鄖陽府案梁州水道惟黑
水人無定說經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而三危既
宅繫於雍州黑水西河又雍州之域也自屈原已言黑水
元趾三危安在後人遂以雍梁導川爲三黑水至魏氏又
言南海卽青海亦卽弱水以色言則青黑同色故曰黑以
力弱言之則曰弱弱水皆伏流入青海以附合至於南海
之文竊謂欲知黑水當先知三危後人皆以敦煌一隅言
三危此其所以不知黑水也案近焦氏循有禹貢鄭注釋
引鄭言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言山水所在
今中國無也又引鄭言地記言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
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岷鄭注多殘
缺其論地望爲近之而以荒遠未及精審後漢書西羌傳

亦略如鄭氏之說而特明析西羌傳云西羌本自三苗國
近南岳舜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漢于賜支至
於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西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此言三危則得地甚廣但言
千里恐尙未合三危地蓋數千里當有今安西及青海並
前後藏喀木以北唐時吐谷渾及吐蕃等地故其西南連
鄯善今哈密廳也車師有前後王庭今吐魯番廳迪化府
也南通巴蜀徼外蠻夷今松潘廳及雅州府所屬各土司
及南遠府地漢志所謂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漢水出
徼外入江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出徼外入繩繩水
出徼外入江是也范說固較諸說爲長而余猶以爲未合
者蓋范氏言三危亦止及青海地而未及其南則安得有
黑水入南海哉竊謂三危括地志言有三峰故名今亦當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注

從其說但雄深縣邈所以能宅三苗而使之不敘豈得拘
拘於敦煌之南乎今案三危其北自及敦煌其南則逾黃
河源金沙江源之南蓋今新疆南托古茲達坂山東行分
爲三支一自白龍堆南過敦煌東行至肅州爲祁連山一
自河源金沙江源之閒巴顏哈喇山東南行至於鴉礪江
源之北一自金沙江源怒江源之閒巴薩通拉木山東南
行至今涉江之西喀木之北而東總名爲三危今青海南
界已至巴薩通拉木山是三危山皆在青海實當屬古雍
州但今青海界猶未及黑水亦不過稍南兼西藏一綫地
耳是則黑水爲今怒江南行至緬甸入海所謂入於南海
者也漢益州郡地得及不韋今爲永昌府正怒江之所經
故益州有黑水祠以望祭之非爲過矣而鄭氏云中國無
者地在極邊稱名或異人鮮能舉也至又曰黑水出其南

陽亦見其情恍矣且禹導河積石胡氏以爲非龍支之積石則可知導黑水至三危亦非卽敦煌之三危矣何則禹既導河至河首之大積石則已歷三危之二又豈舍一嶺遂憚勞而不復深入哉苟不深入又何以導黑水至於三危哉然則雍州黑水言其源也梁州黑水言其委也三危既繫於雍州雍州之界訖於黑水之北則包今青海而奄有今西藏東北地矣梁州之界訖於黑水之東則有今喀木之東自雲南以下逮越南暹羅緬甸而皆爲梁州之域矣故堯典言宅南交卽今越南古交趾也周書擊微彭濮今濮夷雲南爲多錯處及於緬甸亦皆古時梁州夷也蓋殷周之世已多異禹迹岐豐周故都旣已與秦則亦以爲夷狄此屈子所以不知黑水三危也何況後世畫地自守哉知此則梁州黑水可無疑矣而亦無疑於雍州矣所難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七

明者禹既導河至於河首又歷其南並越金沙江源而導黑水則何不以金沙江爲江源而導源於岷山舍遠而取近此所難明者也意者禹導江止自岷山而於其遠源未嘗及導故記江卽始岷山而金沙江之水旣入岷江卽可以岷江括之歟漢水亦曰漾亦曰沔經所言也亦曰沮漢志所言也導源始於岷家當在今沔縣以北略陽以東甯羌以西之地其西岷家爲潛水所出經不言導潛也則亦置之可也或謂西漢水古本通漢其別出爲潛今未得其處不敢言也而相潛皆貢道浮於潛逾於沔則潛沔不通明矣禹時貢道自相而來則沿潛自江而上則沿潛其逾河處必在甯羌慶元之地自此歷褒城北郿縣西上下古褒斜水以入渭矣江漢順軌而後岷岷岷沱潛道此舉其首則四體自安也蔡蒙旅平蔡蒙一山猶榮播一水也今

蒙山在雅安名山蓋山等縣北人邛州今名山縣卽西魏蒙山所改縣以山名也和夷卽相水之夷也相和聲同矣西傾在今岷州西入青海東界也

梁州今地分列

陝西省商州直隸州北有洛水入河南盧氏縣南有丹江入河南南陽府州城在丹水北領四縣雒南洛水所出山陽在丹水西有甲河入漢水南南在丹水北鎮安在山陽西有洵河入漢

西安府孝義廳洵河出其北入鎮安甯陝廳在孝義西南有子午河入漢

興安府安康縣倚漢水貫府中合洵水甲河水什城在漢南領二廳六縣石泉在漢水東紫陽在漢水北漢陰在紫陽東北磚坪廳在漢水南平利在府南洵陽在府下游漢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八

北海河口白河在洵陽東漢南甲河對岸

漢中府南鄭縣倚漢水出其西貫府中合沮水褒水折南合子午水而東西漢水在其西府城在漢北褒水東領三廳一州八縣甯羌州漢水所出沔縣沮水所出留壩廳褒水所出褒城在褒水西城固洋縣皆在府東漢北佛平廳在洋縣北西鄉在漢南洋縣南有水入四川保甯府定遠廳在西鄉南鳳縣有故道水入甘肅秦州略陽在西漢水東

甘肅省秦州直隸州兩當縣在鳳縣西徽縣在兩當西渭河南

階州直隸州西漢水白水江所經下流並入四川保甯府州在白水江南領二縣成縣在西漢水南文縣有毛溝河自四川松潘廳來經縣北東入白水江

湖北鄖陽府竹谿縣堵水出其西東流折北入漢竹山在堵水北房縣在竹山東南又鄖西縣甲河西境四川省成縣龍茂道治成都府成都華陽倚江水經其西瀾江經其東合縣水入資州領三州十三縣灌縣在江瀾出其南崇寧在沱北新繁新都金堂皆在瀾北什邡在雒水西漢州在雒西東有縣水來會雒水至金堂會瀾簡州在金堂下游雒西彭縣在崇寧東北郫江亦出自瀾口經府南而西仍入大江郫在郫江南溫江雙流皆在郫江新津在雙流西南大江西崇寧州在新津西北大江西龍安府平武縣倚涪江貫府中東流折南東南有潼水並入縣州府城在涪江北領四縣江油彰明俱在涪西石泉在江油縣西

縣州直隸州涪江貫州中縣水經其西入成都府潼水經其東入潼川府領五縣梓潼在潼水東安縣在州西北羅江在州西兩縣水東綿竹在縣水西西又有雒水入成都府德陽在縣水雒水間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十九

茂州直隸州江水貫州中湍水出其東南入縣州爲縣水領一縣汶川在州西南江水東理番直隸廳前爲雜谷廳有雜谷河經廳城北而南至茂州入江西有梭磨河又西有大金川合流入懋功廳懋功直隸廳乾隆時爲阿爾古廳大金川也美諾廳小金川也二川合流下入雅州爲大渡河懋功廳在小金川也松潘直隸廳江水所出江源北恒水所出入甘肅階州亦曰白水河其西湫水所出今下游名大金川廳在大江西雅甯嘉眉邛道治雅州府雅安縣倚大渡河在府西又橫列其南青衣水出府西北經府城北東南流並入嘉定府

領一州五縣蘆山縣青衣水所出天全州在青衣江西名山在蘆山東南青衣江北榮經在府西南青溪在榮經西南

打箭爐直隸廳大渡河在其東鴉龍江在其西入甯遠府又西有金沙江入雲南中甸廳

靖西關直隸廳

甯遠府西昌縣倚南有金沙江自東折北過雲南昭通府地復入境東入敘州府西有鴉龍江合安甯河南入金沙江府城在安甯東領一廳一州三縣甯安甯河所出卽古孫水鹽源在鴉龍河西會理州在金沙江北越嶲廳水東北入嘉定府大渡河

嘉定府樂山縣倚大江貫府中大渡河在其南折北青衣水西北來過府城南合流入大江領一廳七縣洪雅夾江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二十

皆在青衣江北峨眉在府西南大渡河西巖邊廳在大渡河南犍爲在大江西榮縣威遠皆在大江東犍爲東北資州并研縣東

眉州直隸州大江經其東領三縣州城及彭山縣青神縣俱在大江西丹稜在州西南

邛州直隸州邛水卽古僕于水出州西東流至新津縣入江領二縣大邑在州東北蒲江在州南

敘瀘資道敘州府宜賓倚大江東南流金沙江西北流折東北自府南至府城東來會南有石門江北入金沙江東南有南廣水北入大江東有雒江入瀘州領二廳十一縣

屏山縣在馬湖江東金沙江北馬邊廳在府西北嘉定府犍爲縣西筠連高縣在南廣水西慶符珙縣長甯興文俱

在南廣水東南溪在府下游大江北富順在雒江西隆昌

在雒江東雷波廳在金沙江北馬湖水出其西北南入金
沙江

瀘州直隸州大江貫州中雒江自州北而東南入江納溪
水自其南北入大江赤水河自其東亦北入大江州城在
江北雒口領三縣江安在大江南納溪在大江南納溪水
口合江在大江南赤水河口

敘永直隸廳納溪水出其南北入瀘州赤水河繞廳境自
西而南而東折西南入貴州遵義府界復東北入瀘州廳
城在納溪水東領一縣永甯在納溪水西

資州直隸州雒江貫州中南入敘州府州城在雒江東領
四縣資陽在州上游雒江西內江在下游雒江西仁壽在
資陽西井研在仁壽南

保寧順道治保甯府閬中縣倚嘉陵江在西南入順慶府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主

東有宕渠水入綏定府府城西及南倚嘉陵江領二州七
縣廣元在嘉陵江東昭化嘉陵江白水江所會縣在江西
劍州在昭化西南若溪在府北嘉陵江東南部在府南江
西南江宕渠水所出巴州在宕渠水西通江有巴江上承
陝西西鄉縣水西南入宕渠水

潼川府三臺縣倚涪江貫府中入重慶府府城在涪江西
領入縣中江縣在府西射洪遂寧皆在府下游涪江西樂
至在遂寧西安岳在遂寧西南鹽亭遂溪在涪江東

順慶府南充縣倚嘉陵江貫府中東有宕渠水俱入重慶
府府城在嘉陵江西領二州六縣遂州在府北嘉陵江西
西尤在遂州西營山在嘉陵江東儀隴在營山北岳池在
營山西南廣安州在宕渠西鄰水在宕渠水東
重慶綏忠西道治重慶府巴縣倚大江貫府中嘉陵江至

府北東合宕渠水西合涪江而南流入江烏江水自其東

北流入江府城在江北嘉陵江口領一廳二州十一縣江

北廳在江北嘉陵江東府城對岸定遠在嘉陵江西合州

在嘉陵江西涪江口銅梁在合州西南涪江南大足在銅

梁西南璧山在合州南嘉陵江西永川在府西榮昌在永

川西江津在大江南綦江有綦江水上承貴州桐梓縣水

北入江南川在綦江東烏江西長壽在府下游大江北有

龍溪經其東入江涪州在長壽東大江南烏江口

夔州府奉節縣倚大江在府城南領六縣萬縣雲陽在府

上游大江北開縣在萬縣東北大甯巫溪水出其西北巫

山在府下游大江北巫溪水自其東入江

綏定府達縣倚宕渠水在其西入順慶府東關水出其東

北西南流經府城南而西入宕渠水領一廳六縣太平縣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主

東關水所出東鄉在東關水西新甯在東關水東渠縣在

宕渠水西大竹在宕渠水東城口廳在府北有水出其東

南西北流經廳西折東北至陝西紫陽縣入漢

忠州直隸州在大江北領三縣鄆都在州上游大江北梁

山在州西北有龍溪西南流墊江在龍溪西下入重慶府

西陽直隸州彭水縣在烏江東江下入重慶府黔江縣有

阿蓬水自湖北施南府來西入烏江

石碛直隸廳西北與忠州分大江

雲南省雲武道治雲南府昆明縣倚滇池在府城南西出

折北經府西入武定州爲可渡河嘉利澤在府東北北出

曲靖府爲車洪江卽古牂牁水也九渡河在府西南下入

臨安府領四州七縣晉甯州在滇池南昆陽在滇池西安

南富民在可渡河西羅次九渡河所出祿豐在九渡河南

易門在九渡河東有易江入九渡河呈貢在滇池東宜良
湯池水入澄江府南盤江嵩明州在嘉利澤西北
武定直隸州金沙江在北東有可渡河西有龍川江並北
入金沙江領二縣祿勸在可渡河西元謀在龍川江東
大楚永麗蒙永道治大理府太和縣倚洱海在其東金沙
江經其東北與永北廳分江禮社江亦曰河底江即古糜
水出其東南西有漾備江又西稍北有關滄江又西北有
怒江領四州三縣雲龍州在關滄江東浪穹縣鄧川州在
府上游漾備江東賓川州在洱海東趙州在洱海東南雲
南縣有青龍海禮社江所出
楚雄府楚雄縣倚北有龍川江入武定府金沙江在其北
及東北西南有禮社江入元江州領三州四縣鎮南州龍
川江所出廣通在府下游龍川江南定遠在龍川江北姚
馬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州青蛉水所出下游曰大姚河大姚縣在水西東北入金
沙江南安州在禮社江北
永北直隸廳金沙江自其西南橫互而南西南與麗江府
大理府分江南與楚維分江西有無量河入金沙江
麗江府麗江縣倚金沙江貫府中經府北折南入永北界
府城在金沙江南領二廳二州一縣鶴慶州在府南劍川
州在鶴慶州西北中甸廳在府西北金沙江源自西藏來
下流入本府境維西廳在瀾滄江東漾備江自廳南分瀾
滄江南入大理府怒江又在其西並流入大理府東南有
禮社江陽江並東南入蒙化廳
蒙化直隸廳東北有禮社江西有陽江水入之漾備江又
在其西入順甯府把邊江出其南入景東廳
永昌府保山縣倚東北與大理府分漾備江瀾滄江經其

東入順甯府怒江經其西龍川江大盈江均出其西並入
緬甸界領二廳二縣永平在瀾滄江東龍陵縣在龍川江
東騰越廳在大盈江東
曲東昭陽廣道曲靖府南甯縣倚南盤江出其北經府城
東南而折西又南入澄江府屈曲繞廣西州復入府東南
隅東入廣西泗城府貴州興義府界北盤江出其北東入
貴州大定府領六州二縣宣威州北盤江所出諸益州南
盤江所出陸涼州東有中延澤南盤江入澤西出經縣南
西入澄江府平彝縣北有宛溫水入北盤江南有塊澤河
合九龍江入南盤江羅平州在九龍河南尋甸州有車洪
江北入東川府馬龍州在府西車洪河南
東川府會澤縣倚金沙江在其西車洪江在其東流出貴
州大定府界復入境爲牛欄江上流與曲靖分江下流與
馬貢九州今地攷卷二
昭通府分江西北流入金沙江領一廳一縣府城及巧家
廳均在金沙江東
昭通府恩安縣倚西與四川甯遠府北與四川敘州府分
金沙江八仙海在府南西出北流爲酒魚河至敘州府爲
石門江赤水河出其東入四川敘永廳南廣河出府東北
入敘州府領二廳一州二縣魯甸廳在八仙海西大關廳
在酒魚河東永善在酒魚河西鎮雄州赤水南廣河所出
設江府河陽縣倚南盤江經其東南入臨安府南有撫仙
湖合星雲湖水東入南盤江領二州二縣路南州在南盤
江東江川在星雲河東北新興州有玉溪溪入臨安府爲曲
江
廣西直隸州西與臨安府分南盤江折北經州南而東復
北繞州境入曲靖府界州西有瀑布河西南流入南盤江

領三縣師宗在州東北彌勒在瀑布河西邱北在南盤江

南

普鎮元景順道治普洱府南洱縣倚東有把邊江合阿墨江入臨安府西有瀾滄江合彬江永龍河入越南暹羅界領三廳一縣他郎廳在阿墨江東思茅廳在府南威遠廳在彬江西

鎮沅直隸廳把邊江經廳東入普洱府廳有水入普洱府為彬江

元江直隸州禮社江合九渡河經州北而東通樞河在其東並入臨安府領一縣新平在龜樞河西

景東直隸廳把邊江在東猛統河出其西南入鎮沅廳西有瀾滄江入普洱府

鎮邊直隸廳東與普洱府分瀾滄江下流仍入普洱府西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金

有永龍河亦入普洱府

順甯府順甯縣倚瀾滄在其北漾備江南來注之折南與景東分江有南汀河出府東南北流復屈曲西南流經永昌府界入緬甸領一廳一州一縣府城在瀾滄江南緬寧廳在南汀河南雲州在府東瀾滄江西

臨安開廣道臨安府建水縣倚禮社江在其南東南有白期河並下流入開化府南又有把邊江下流入越南為孫博江西北有九渡河亦曰丁癸江入元江州東北有南盤江曲江在府北東注之異龍湖水繞府城西及南而東折北為樂蒙河入南盤江下流入廣西州領三州五縣巔峨地在雲南楚雄激江元江間曲江江西通海甯州皆在曲江北石屏州在異龍湖西阿迷州在樂蒙河西蒙自在白期河西

開化府文山縣倚西南有禮社江合白期河入越南為富良江盤龍河出府西屈曲東流經府北折南復經府東而南入於越南領一廳一縣安平廳在盤龍河西

廣南府寶甯縣倚南盤江經其西北與廣西州分江西洋江出府西北南流折東入廣西泗城府復南流入境合者郎河折東入廣西百色廳領一廳一縣富州廳在者郎河南

貴州省貴陽府貴筑縣倚烏江經其西北而北合清水江東入平越州南有漾江合巴盤江入盤江下流入廣西慶

遠府領一廳三州四縣龍里在府東南清水江所出貴定在龍里東北清水河東開州在府城東北清水河西修文在府西北定番州濛江所出羅斛廳在定番南濛江東廣

順州在定番州西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民

遵義府遵義縣倚南與貴陽府分烏江西北有渭河與大定府界即古黔水也又湘江經府城東東合樂安永西南流俱入烏江東北有芙蓉江流入四川重慶府界入烏江即古營水也北有松坎河下流入四川綦江縣為綦江西北界赤水河下流入仁懷廳領一州四縣綏陽樂安江所出正安州芙蓉江所出州在江西桐梓松坎河所出亦有馬跡河西入赤水河仁懷縣在赤水河東

仁懷直隸廳在仁懷縣北赤水河經廳南繞其西東北入四川瀘州

平越直隸州甕安縣在烏江南湄潭縣在烏江北西界樂安河北有離支水入樂安河餘慶縣跨烏江下入石阡府西與甕安中隔黃平州西北地

石阡府在烏江南包溪出府南經府北折東北至思南府

入烏江領一縣龍泉在烏江北清江溪出其西東南入烏江府縣中包有思南一帶地延袤至於鎮遠思南府安化縣倚烏江貫府中北流入四川酉陽州西有洪渡河亦流至酉陽州地入烏江東有思邛江東北有三岔河皆入烏江領三縣婺川在洪渡西印江在思邛江北大定府北界赤水河七星關河出其西南即古之漢水鴨池河又在其南即古延水東流折南經安順府界復流入境合七星關河爲烏江東南與貴陽府分江折東仍入貴陽府領一廳三州一縣府城東黔西西畢節均在七星河北平遠州在七星河南威甯州七星河所出水城廳鴨池河所出

安順府普定縣倚北有鴨池河西南有北盤江與興義分江下流入興義府領一廳二州三縣清鎮安平在府東北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壬

鎮甯州在府西南即代廳永甯州俱在北盤江東興義府南界南盤江東界北盤江復經府境中合流入貴陽府界領一州三縣貞豐州在府北北盤江西興義縣在府西安南普安縣俱在府西北北盤江西

普安直隸廳在普安縣西

廣西省泗城府凌雲縣倚南盤江自雲南曲靖府東南隅來北與貴州興義府貴陽府分江復會北盤江入慶遠府西洋江自雲南廣南入境復南入廣南府府在南盤江南領一州二縣西隆州在南盤江南西林在府西西隆西南西洋江北

百色直隸廳西洋江自廣南府來經廳城南入鎮安府鎮安府天保縣倚西江經府西北入思恩府浚淥江上承歸順州水東流經府城南折北入西洋江領一州一縣奉

議州在西洋江南

太平思順道太平府崇善縣倚鬱江出歸順州流經越南故七源州東南流至府西龍潭水出府南西流亦經越南地復屈曲北流而東來會又東合明江還水經府城南北入南甯府領一廳四州一縣龍州廳在鬱江北南對龍潭水口明江州上承思恩廳水州在江北甯明州在明江水西左州在府北還水東養利州在還水北

歸順直隸州還水所出其西鬱江所出東南流經越南復入太平府其西復有德窩水流入越南領一縣鎮邊德窩水所出

越南暹羅緬甸閩

雍州

雍州東起華山西北盡沙漠陝甘青海諸地水以河爲大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庚

導河積石今青海巴顏喀喇山也龍門西河已見冀州攷今河自青海流出甘肅西甯府東經蘭州府折東北入甯夏府繞出西套蒙古鄂爾多斯之東北流入山西五原廳至托克托廳復折南爲古西河書言西河亦主帝都而言也河自此南流直至華陰始折東入河南陝州爲古南河華陰今潼關廳在華山之陰也渭水出今甘肅蘭州府烏鼠山東流經隴西府秦州至陝西鳳翔府合汧水又東至西安府北合豐水霸水北合涇水又東經同州府北合洛水卽漆沮水也遂入於河是曰渭水矣當時貢道一由洛一由河故曰會於渭水也案雍州水皆入河其不入河者惟弱水黑水經言弱水既西又言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今甘州弱水西流至肅州合洪水河釋者謂卽古合黎北流入居延海釋者謂卽古流沙今甘州府弱水

西流誠然而肅州北流似稍與經文未合疑當時合黎爲大澤猶在今洪水之上弱水實鍾於此其餘波乃入於流沙猶澤州之導荷澤被孟豬也導黑水說已見梁州荆山今在西安府富平縣岐山今在鳳翔府岐山縣終南今在西安府南梓潼今在郿縣即太白山也禹旅山言荆岐既旅是在渭北先東而後言西終南梓潼至於鳥鼠是在渭南亦先東而後西導山言導汧及岐至於荆山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則先西後東次序不同隨山則自高臨下旅祭則自近及遠也汧今鳳翔府隴州吳嶽山也朱圉釋者謂在隴西伏羌縣西南渭水之南宋呂氏已言朱圉當在鳥鼠山西近胡氏又疑經元作鳥鼠朱圉茫莫能明然言至於太華則是亦包梓潼終南在內也緒野今在涼州府三危亦見梁州織皮鄭氏於梁州織皮連西傾讀言織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三

皮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但釋桓爲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竊謂若如鄭說則西戎何不自洮入河且既不憚隴坂盤曲則即浮於積石可也經於梁言西傾而雍梁皆言織皮鄭於雍州又言衣皮之民元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蓋織皮當是西戎部落有在西傾南者則道桓水有在西傾西北三山之野則浮積石故西傾漢志言在臨洮今驗其山西入青海其水皆入黃河南入四川其水皆入白水江北入甘肅其水皆入洮河則其東支實即岷山北峰朱圉鳥鼠即由此得脈也山凡縣五千餘里其西則河曲爲析支矣崑崙今在巴顏哈喇山之西即托古茲達坂也渠搜關總當爲西戎故曰西戎卽敘案此實卽三危之地其地本西戎所居自舜安置三苗於此其後種裔爲羌日以強盛遂舉戎地而爲羌所

有耳

雍州今地分列

陝西省西同鳳道治西安府長安咸甯倚渭水貫府中豐水在其西霸水在其東西北又有涇水府在渭南領二廳一州十五縣蓋屋在渭南鄠縣豐水出府城南經縣西藍田霸水所出縣在水北臨潼渭南皆在渭水南霸水東與平咸陽在渭北醴泉在咸陽西北涇水西涇陽在涇水北高陵在渭北涇東三原在高陵西北富平在三原東北耀州在三原北同官在耀州東北孝義甯陝驪別入梁州同州府大荔縣倚黃河界其東渭水在其南洛水自西北而東南府城在「水北領一廳一州八縣白水在洛水西白水河自同官縣來卽古漆水經縣南東入洛蒲城在白水南洛水西澄城在洛水東韓城邵陽朝邑均在黃河西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三

華州華陰在渭水南潼關廳在黃河南鳳翔府鳳翔縣倚渭水在府南汧水出府西北東南入渭領一州七縣隴州汧水所出汧陽在汧水東寶雞岐山扶風皆在渭水北麟遊在岐山東北郿縣在渭水南乾州直隸州東北與邠州分涇水領二縣永壽在州西北武功在州西南

邠州直隸廳涇水自甘肅涇州來經州城東南入西安府領三縣長武在涇水西三水涇化在涇水東鄜州直隸州洛水合沮水下流入同州府領三縣中部沮水所出縣在沮北洛西宜君在中部南洛西洛川在洛東延榆綏道治榆林府榆林縣倚黃河界其東者延河亦曰無定河白邊牆外流入合帝延水流入綏德州秀尾河卽古同水自其東北入黃河屈野水又在固水東北東南流

入黃河府城在帝延水東領一州四縣懷遠在無定河南
葭州在黃河西秀尾河南神木在屈野河東府谷在神木
東北黃河西

綏德直隸州黃河界其東無定河貫州中經州城東南流
折東入黃河領三縣米脂在無定河東清澗在無定河西
吳堡在黃河西

延安府府城倚黃河界其東洛水在其西北下流入鄜
州延水即古羅筋河在其東北入黃河秀延水又在其東
北東經綏德州界復南入境東入黃河府城北臨延水領
十縣定邊洛水所出保安甘泉在洛水東靖邊延水所出
安塞在延水東延長在府東延水北安定秀延水所出延
川在秀延水西宜川在府東南黃河西
蒙古套內鄂爾多斯七旗關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呈

甘肅省蘭州道治蘭州府皋蘭縣倚渭水出其東南黃河
屈曲貫府中洮河在其西祖厲河在其東并北入河湟水
自其西而南入河府城在黃河南領二州四縣渭源渭水
所出狄道州在洮河東河州在黃河南洮西靖遠在祖厲
東黃河南金縣在府東南

西甯道治西甯府西甯縣倚黃河自青海流入湟河亦來
自青海並入蘭州府大通河即古閭門河亦自青海來流
入涼州府府城在黃河北領四縣三縣貴德廳循化廳但
在黃河南巴燕戎格廳在黃河北碾伯縣丹噶爾廳在湟
北大通縣在丹噶爾北大通河南

鞏秦階道治鞏昌府隴西倚渭水貫府中洮水自青海來
經其西入蘭州府府在渭水西南領一廳一州七縣洮州
在洮水北岷州在洮水南甯遠伏羌在渭水北通渭在府

東北安定在府西北會甯在安定東北獨西河一縣在素
州階州中爲華離地西漢水經縣西東南入階州

秦州直隸州西漢水出其西南入西和縣東南有故道水
仍至漢中府入西漢水渭水貫州中隴水自其東入渭水
州城在渭水南領五縣禮縣在西漢水西清水在渭水北
秦安在隴水東餘兩當徽縣別見梁州

平慶涇固道治平涼府平涼縣倚涇河在府城北入涇州
隴水亦名瓦亭河合苦水河經府西南流入秦州領一州
三縣華亭在府南隆德隴水所出靜甯在隆德西南隴水
東

化平直隸廳在府城隆德縣開

慶陽府安化縣倚環河亦曰馬嶺水經府城西及南南流
至陝西邠州入涇水領一州四縣環縣環河所出合水在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呈

府城東甯州在環河東正甯在甯州東南

涇州直隸州涇水經州城北東入陝西邠州領三縣鎮原
在涇河北崇信在州西靈臺在州東南

固原直隸州清水河亦曰甜水河出州城西北流入甯夏
府領二縣海城在清水河西平遠在清水河東

甯夏道治甯夏府甯夏甯縣倚黃河東流折北經府城
東而北清水河在府南西入黃河領一廳一州四縣中衛
在黃河北靈州在黃河東靈州在靈州北黃河東平羅
在府北河西

甘涼道治涼州府武威縣倚有金塔渠東流至府東北爲
白亭海即古猪野非酒泉之白亭海也湟水自其南東入
蘭州府大通河自其西南會湟河府城東倚金塔渠領五
縣古浪在府城南平番在古浪東南鎮番在府東北永昌

在府西北

甘肅府張掖縣倚弱水在府城北領二縣刪丹弱水所出
安肅道治肅州直隸州弱水自州東而北洪水河出州城

東南領一縣高臺在弱水南

安西直隸州有疏勒河西流合鳴沙河入哈拉溝爾領二
縣州城在疏勒河南玉門在疏勒河東敦煌在鳴沙河東

蒙古阿拉善

青海及西藏北地均關

禹貢九州今地攷

卷二

星

禹貢九州今地攷卷二終

楊州

湖北黃州府蘄州在大江東北白河縣南廣濟武山湖在
其南白河在其北黃梅泥河在其東白河在其北此條宜

補入揚州安慶府下

湖北武昌府興國富水在其南大江在其西北大江
在其西至湖在其南此條宜補入揚州九江府下

荊州

廣西百色直隸縣此條宜補入荊州楊慶恩百道後

雍州

隋州直隸州別入梁州此條宜補入雍州韋秦隋道後

禹貢九州今地攷

校勘記

校刊姓氏

門人曾 晉字泰笙
門人曾士璋字師仲
門人申憲文字景高
門人覃叶炭字荊生
門人禹 貢字澤淳
門人胡贊猷字翼垣
姻姪禹彝叙字磨仙
世姪申憲章字祖堯
族人曾 厚字樹年
門人曾傳鵠字雋侯
門人曾傳誦字定宇
門人曾夏僖字常根
禹貢九州令地攷
門人曾廣沂字詠春
門人彭 蠡字固安
門人陳繼中字伯庸
門人陳繼修字叔文
覆校姓氏
門人曾士琮字季凝
門人曾夏榮字炳森

家貢班義

錄三卷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
廣雅書局刻

禹貢班義述序

尚書與春秋皆出於古之史官漢書藝文志列太史公書於春秋之後是古人之史學與經學其本同也史記以外莫古於漢書天文五行志衍洪範之傳地理溝洫志釋禹貢之義而禹貢之言地較諸洪範之言天尤有明徵乃自來解禹貢者未嘗專述班氏之義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以史記夏本紀與馬鄭之注並列而漢志則僅載於疏中焦氏禹貢鄭注釋以漢志與鄭注相參究非以班義為主惟同郡成君芙卿所撰禹貢班義述全據地志實專門名家之學頃以稿本見示屬爲序文竊謂班氏之經學夙有師承其從祖伯受尚書於鄭寬中張禹又講異同於許商其父彪與尹敏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寬中師張山拊傳小夏侯氏尚書商師周堪傳大夏侯氏尚書皆今文之學也禹師庸生傳孔安國之尚書此古文之學也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則兼有今古文之學矣後漢書固傳稱其所學無常師良以家世之淵源父執之講習於今文古文之學均能擇善以從故地理志中既引桑欽之說亦引平當之說欽師惲子真傳孔氏古文之學當師林尊傳歐陽氏今文之學蓋班氏之釋禹貢所采博而所擇精矣鄭康成爲漢代儒宗於今文古文之學無不通貫其注禹貢地名多從地理志然則釋禹貢者孰能越班氏之範圍哉芙卿之輯此書於今文古文之同異莫不縷析條分卽鄭注與班義偶殊者必一一爲之辨證而班義與經文不合者亦不曲護其非洵可謂引史證經實事求是者矣昔人謂顏注爲班氏功臣識者以爲過情之譽惟移贈此書

有說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屬道元江水注卽援漢志釋尚書辭氏季宣書古文訓蔡氏沈何書集傳反議漢志爲非均失之矣近阮氏元筆經室集牽合漢志全尚西北之東陵鄉及續漢志廣陵之東陵亭至謂舒城爲東陵之首江都爲東陵若朱虛之汶水志有兩汶萊蕪汶禹貢盡處彌支體不足辨云若朱虛之汶水之汶也朱虛汶今東汶河與若充之澧水經又東至于澧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及盛尚書後案云鄭例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也據此則志所云武陵郡充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者與經曾不相涉自馬王偽孔以澧爲水名而若南廣之符黑水犍爲郡南廣汾孔疏以下多從之失經例矣若南廣之符黑水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樊道入江符黑水今之宋江也蔡傳據以釋道川之黑水蓋非若河關之積石道水之例不言所出山則第云道某水如道弱水道黑水道沅水是山水並稱而先言山後言水則云某山道某水如嶓冢道養嶺山道江是若先言水後言山則必繫以自云道某水自某山如道淮自桐柏道渭自鳥鼠同穴道雒自熊耳是故鄭君云凡言自者發源于上未成流道河先言河後言積石當如淮渭雒之例日道河自積石而經不云自者明積石非河所出山也雍州浮于積石謂貢道也昆侖析支渠史在今青海南境連西自西頃以西至巴顏喀喇以東皆是貢道言浮積石則當在西頃東北禹

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積石山在隴西河關縣西南是也而近今圖志乃以同木休麻解母孫山唐書吐蕃傳所稱紫山虜曰悶摩黎山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所稱大雪山一名亦耳麻不其刺譯言騰乞里塔者目爲禹貢之積石蒙謂西頃以西皆非禹跡所至觀于道中條山始西頃而不從積石起則積石之不在西頃西可知圖志並誤若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在西南羌中此則今之巴顏喀喇山河重源之所發也故西域傳云蒲昌海也而潛行地南下出積石爲中國河後漢書段熲傳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成公子安大河賦出積石之巉巖釋氏西域傳河自蒲昌潛行地南下出積石新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望積石山觀河源皆卽此竊意此積石之名當起于漢孝武元鼎六年李息徐自爲平羌以後班氏因而載之蓋以綴漢代之山非謂卽禹貢之積石也若以是爲禹貢積石則似反出昆侖析支渠叟西矣貢安得浮于此耶故志不綴以禹貢自海內西經有云河水出崑崙東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淮南子墜形訓因之而高誘酈元遂以河出積石爲禹所導于經例竟其能辨不知山海經畧多荒誕本不足據卽其西南西北方鄉已誤遑論其他乎高酈之譏益出孟堅下矣徐氏松西域傳補注云傳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蓋未明巴顏喀喇乃漢代積石非禹貢積石而妄疑若驪成之大揭石右北平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班氏也不云禹貢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碣石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注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又河水注漢司空掾王瓚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善長家鄺亭距臨榆厘五六百里當以目驗知之明此與大碣石了不相涉也故志于驪成不綴以禹貢且志述經文字作碣驪成下作揭經文碣石驪成大揭石也兩不相合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有碣石山云特立之石是碣石不甚鉅志言大碣石山明非禹貢碣石故特繫以大而說文東海有碣石山正謂碣石在東海中尤與水經張酈義合閻氏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江氏昞尙書私學不從酈說而禹貢雖指三史拾遺地理志斟注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禹貢鄭注釋必欲以大碣石爲禹跡抑疏矣蔡傳謂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說本不誤徐氏文靖禹貢會箋據漢志以駁之若騶之嶧山魯國騶嶧山在北李泰括地志張守節史記正義王應麟詩地理考通鑑地理通釋薛季宜書古文訓黃度尙書說並以當嶧陽孤桐之嶧益非是皆推衰漢世山川其名偶同尙書或者不察而以之證經非班氏之愾也匪直此也襄德之洛卽漆沮菑之霍大山卽大嶽西之西漢水卽瀾然禹貢不云洛不云霍大山不云西漢水而志亦無漆沮大嶽瀾之目

禹貢班義述序

廣雅書局

故雖異名同實而未可廁諸綴禹貢之例也至如底柱大伾三危黑水之屬班志所闕尤未可以後出之義黷之也竊不自揣謹采禹貢古義存于漢志者依例編入循經爲次稽謬其說成禹貢班義述三卷而其偶述經字與夏本紀史記所述尙書字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又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據此則此五篇義皆古文說而字皆今文從孔讀矣故平在朔易伏生大傳作便在伏物歸格于藝祖作禰祖洪範作鴻範而五帝紀宋微子世家皆與之合五流有度五度三居鄭本作宅古文也而紀作度立政文王惟克宅厥心蔡邕石經亦正作度偶舉一枚尙書異者皆古文也王氏應麟漢藝文志攷二可例其餘古文尙書撰異謂史漢皆今文陳氏壽祺左海經辨難之日段氏堅執史漢引尙書悉用今文遂以地理志中之臆合古文者盡斥爲後人改竄竝古文十事明在禹貢者亦強目爲今古之異而謂非壁中之古文殆不可憑指斥段誤速中其窾并足鍼厚齋之失故增攷焉昔鄭高密之釋禹貢山水也根據地理志者蓋

十七八是編之作竊亦師其意云惟是質性禱昧學殖荒落舟車所及不越千里雖閱歲者六易藥者四而疏略繆悠自知不免世有好學深思之士亮其孤陋董而正之道光庚戌十月寶應成蓉鏡識

四

廣雅書局

攷輿地者必源漢志而禹貢特甚先儒言之謬矣蒙竊以爲欲
言禹貢當先明班氏之例志偁禹貢者凡三十有八

梁山龍門
北條荆山

岐山澗水雒水析城王屋壺口澧水桐柏大復南條荆山九江
荷水荷澤陶丘雷澤大陸衛水恆水汶水蒙山緄水羽山彭蠡
恒水江沱蒙山嶧山養水鳥鼠同穴西

水偁禹治者凡一

水偁古

嶧陽震澤傳淺原豬塹流沙

皆述首所云推

絳水 漂水 汶水 淮水
弱水 漁澤 障易

水 此君長地理志文其中如絳漂汶弱四水卽尙書古文家說

或謂地志所引桑欽卽說古文尙書文非別有地理志案水經河水篇又東北過高唐縣東鄆

于平當則一侮之

攷儒林傳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授平陵平當然則班氏亦兼

采今文說也有綴周官卽綴禹貢者如華陰大華沾漳水華容

廣雅書局印

雲夢鉅樺大樺博岱山蓋沂水萊蕪留水毗陵北江蕪湖中江

是也有不綴禹貢而可知者如鄠鄠水盧氏伊水瀋反雷首壘

王大行枝江江沱乘氏泗水是也夫志推褒山川始禹貢訖秦

道雒之熊耳志謂之冢領山顛
注以下竝以盧氏熊耳當之誤若山陽之東

若金蘭之東陵鄉廬江郡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淮水出旺上駝解字譜鑑記紅水經浹水注灌水導源
江金薊縣西北東陵鄉蘇山金薊前續志云閭若壘江昭

屬之故縣也據說文云灌水出廬江寧東北入淮是金蘭省入

酈注之金蘭則後魏以前所復置也零雲故縣在今河南光州

蘇山卽漢志之東陵鄉在商城南五十里南距江三四百里

東與連者爲江卽城分江水在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西

陵當主輓道處不遠西北距東陵鄉亦三四百里然則東陵鄉非斥禹貢東陵甚明鄭注及蘇氏輒東坡書傳幸本地志于東

陵則闢如胡氏滑禹貢鑑指亦云東陵鄉非禹貢之東陵斯爲

斯為名副其實耳況班義顯而經義益明觀此書者當益信深
於經學者未有不精於史學也夫咸豐辛亥季冬儀徵劉文淇
撰

禹貢班義述序

二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卷上

寶應成蓉鏡撰

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

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是其事矣洪史記夏本紀鴻水滔

天宋微子世家蔡邕鴻水蔡邕石經殘字伊鴻水觀錄

文作鴻水又宋世家洪範皆作鴻範與大傳同是古文作洪

也洛水不道也鳥部鴻鵠也衣部裏依也說文水部洪洛水

篆下云裏者裏也心部懷念思也並古文用本字今文用假

借師古曰裏字與古懷字同語未明故爾本尚書作洪懷云

海而分絕為十二州者堯典肇十有二州鄭注舜以青州越

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但肇十二州雖是舜然時舜

攝政堯尚在故云堯遭洪水分絕為十二州也漢書王莽傳

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谷永傳永泰日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

絕為十二州皇甫謐帝紀堯遭洪水分絕為十二州今虞

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

書州郡志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並

本古文說視大傳作北鄭訓營域義為長矣師古曰水中可

居者曰州洪水汎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是洪水

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之義也故陳氏祥道禮書云

禮言其工謂九州黃帝書言地有九州則堯以前九州耳至

舜之時洪水泛濫肇十有二州及水土既平禹又即舊域而

辨之以為九州故書言禹別九州言金九牧則肇十有

二州不在治水之後矣武氏億羣經義證云吳越春秋帝堯

之時遭洪水滔天禹治天下沈積九州開塞四瀆壅閉故于

因九州之迹水勢滔天沈積九州開塞四瀆壅閉故于

古文初建十有二州係在帝堯八十七年其後水土既平書

復九州係在帝舜三十三年是其徵也今案班氏白虎通議

云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尤與此合據下

云使禹治之更制九州則分十二州在前制九州在後馬融

乃以為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十二州在九州後傳孔傳

及房喬晉書地理志張華博物志鄭樵通志從之馬融臨文

獻通考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復謂堯時禹別九州舜攝位分

十二州禹後又復為九而杜佑通典反斥孟堅之誤王氏應

麟通鑑地理通釋云舜典言肇十有二州各十有二牧而後

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為正又玉海十七引易氏周禮記曰

舜典始言肇十二州次言各牧然後命禹平水土其序可攷

班固之言所以發明置州之意是也近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亦以地理志爲疑謂當從馬鄭不知鄭義正與班同云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者堯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及再貢所載是也漢書食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林之奇尙書全解云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爲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圯壞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是其義但此時堯已禪位使禹治水者舜故夏紀亦云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班氏述古文說義當與史記同不云舜者文略也云列五服任土作貢者史公說禹貢之義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此安國義班意當亦同也任土作貢亦見書序鄭注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周官載師掌任土之法注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錢氏站地理志斟注首書篇名案書序傳云任其土地所有以定其貢賦之差顏師古地理志注同溝洫志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注亦同且據上所引食貨志亦是貢賦錢說殆非

禹敷土述曰敷史記夏本紀作傳敷古文傳今文說文敘曰脩書孔氏古文而支部引周書日用敷遺後人是敷爲古文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宋世家作傳是傳爲今文也段氏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云地理志今本作敷蓋亦漢人所改作傳土

—

者今文尙書作敷土者古文尙書也案段謂今文尙書作傳古文尙書作敷是也其云地理志敷淺人所改蓋誤以漢志爲今文不隨山栞木述曰隨夏紀作行此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用可從隨山栞木之以代經文者也說文栞槎識也从木夬闕夏書曰隨山栞木栞篆文从开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槎識者裏所以爲表志也如孫臏所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是其意禹貢隨山栞木壁中古文作栞今文尙書作栞史漢所引禹貢作栞故知今文尙書作栞也案段謂古文作栞今文作栞近是但據漢志栞字斷爲今文則非韋氏泮林云今漢志作栞者栞栞形相近班氏本作栞後人誤改作栞是也唐元度九經字樣木部引書曰隨山栞木江氏聲本經文亦作栞與古文合夏紀作表亦安國故也班作栞與史公許氏義同蘇氏軾東坡書傳行山多述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栞槎識也謂槎其木爲表識以表其道也說文槎斫也識與志同本新斫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是可記志孫氏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刊爲表者周語云道無列樹注云古者列樹以表道刊益削而識之故師古注地理志亦云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枚頤本尙書作刊案說文刊剡也義別

冀高山大川述曰冀夏紀作定訓故字冀州旣載壺口河東郡北屈壺口山

在東南述曰鄭注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同禹

三九

彪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並本班義北屈故縣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北據漢志鄭注水經壺口當在吉州東南近人謂在州西南其誤自唐李泰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壺口在茲州吉昌縣西南五十里樂史太平寰宇記本之云壺口在吉鄉縣西南五十里吉昌吉鄉皆今吉州治而州志及胡氏渭禹貢維指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並謂在州西南七十里尙書後案地理志斟注同山西通志復謂在州西七十里案諸書所指爲壺口者卽古之孟門山尸子呂覽淮南子所云河出孟門之上者也或分在北者爲孟門在南者爲壺口者非是尙書全解引曾岐云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是也雖指反以漢志東南爲誤疏矣尙書今古文注疏知吉州西南七十里之壺口與漢志不合而謂北屈在吉州西亦失之師古曰壺口山在河東孔疏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皆依據班義爲說蘇氏軾東坡書傳傳氏寅禹貢集解朱氏祖義尙書句解並本漢志毛氏晃禹貢指南既根據志文而復引九域志上黨壺口爲詭殊外蔡氏沈書集傳從漢志本不誤徐氏文靖禹貢會箋以山海經水經注平山一名壺口山者箋之且誤

治梁及岐左馮翊夏陽梁山在合括地志壺口爲一皆非也

述曰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史記集解詩正義引鄭注云地理

西北右扶風美陽岐山在西北

—
—
—
—

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並與志同惟鄭于夏陽下少西北二字鄭注久佚據韓奕箋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知書注當亦然其不云西北者尙書後案以爲轉引謬脫是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云左馮翊夏陽有梁山右扶風美陽有岐山而水經傳馮翊扶風者兩漢皆左馮翊右扶風至魏乃去左右字水經成于魏初故不言左右耳鄭道元注水經河水篇又南出龍門口云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春秋穀梁傳曰成公五年梁山崩善長此說與漢志合又渭水注云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卽岐山矣中水鄉成周聚卽志下文所云中水鄉成周聚所邑者是雖未明言禹貢然水經記禹貢山水亦本漢志而鄠無疑較知善長亦從班義矣書正義引鄭注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案此者此冀州尙書集注音義申之云鄭以梁岐皆在雍州而於此冀州言之故申其意云治水從下起易爲功也焦氏循禹貢鄭注釋亦云鄭氏明標地理志而復申言之以爲治水自下起以襄水害易益以難冀州而扶風馮翊則在雍州恐後人疑惑別起異端故疏說其義而梁岐爲雍州之山可決矣故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孔疏曰志云壺口在北屈東南梁山

在夏陽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
言之也顏師古地理志注亦云禹循山而西治水蓋唐以前
無易班氏義者至宋晁說之始以離石呂梁介休狐岐當之
形尚書小疏蔡傳以下多從其說近朱氏鶴齡再貢長箋沈氏
箋于案東坡書傳禹貢指南並云梁山在夏陽西北岐山在
美陽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上及梁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
于美陽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門之未開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蓋壺口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
璩治書古文疏證云禹他日導山由岐至荆逾河而東抵壺口
貢維指云尸子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
出孟門之上使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
六七百里未盡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則西言梁山其
陽之梁山無疑蔡氏所指呂梁山在今永甯州東北本名骨脊山
去河一百五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治梁已畢
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治梁已畢

禹貢班義述上

四

廣雅書局

若身遠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遽還治雍當在數年
之後而梁岐之間其于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
惟雍為甚故治雍必先治雍而後治壺口可得不疏孔傳所云最
為明也班氏義者至宋晁說之始以離石呂梁介休狐岐當之
形尚書小疏蔡傳以下多從其說近朱氏鶴齡再貢長箋沈氏
箋于案東坡書傳禹貢指南並云梁山在夏陽西北岐山在
美陽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上及梁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于美陽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門之未開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
蓋壺口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
璩治書古文疏證云禹他日導山由岐至荆逾河而東抵壺口
貢維指云尸子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
出孟門之上使呂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岐山西北梁山在
六七百里未盡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則西言梁山其
陽之梁山無疑蔡氏所指呂梁山在今永甯州東北本名骨脊山
去河一百五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治梁已畢
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以開河道乎治梁已畢

禹貢班義述上

五

廣雅書局

河中之山今自郃陽西北抵韓城西北之麻綫嶺皆與水經不
合梁山在郃陽西北四十里東西橫亘遠望之如屏
梁美陽太平寰宇記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
北美陽故城是也案水經渭水注漢水又南逕美陽縣西又南
流注于渭以地望觀之當在今陝西乾州武功縣東南南寰宇記
云縣北非也岐山師古曰岐山一名鳳皇堆者當之太平御覽
也括地志實字記則以天柱山一名鳳皇堆者當之太平御覽
四十里引圖經亦云岐山亦名天柱山按文選西京賦綽綽注云
岐山在岐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今鳳皇山在岐山縣北
十里一峯如柱故名天柱山與兩岐之名不合今鳳皇山在岐山
之正相符會中水鄉今在箭括嶺之陽故名箭括嶺以兩岐之說按
大王所邑亦與孟子子邑于岐山之下義合尤確證既脩大原至
于嶽陽述曰說文山部嶽陽文云岳字又作嶽按古今文象高形
毛子詩為古文而嶽陽維嶽嶽降神及河喬嶽字並作嶽知
古文作嶽也故漢志作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嶽
帝紀並作嶽又觀四岳羣牧五帝紀郊祀志同作見四嶽諸牧
故知今文亦作嶽也或疑說文古文作嶽則嶽不得復為古文
按許氏敘云倉頡之初作書依類象形謂之文以迄五帝三王
之世改易殊體說文因象高形當是倉頡古文若孔壁古文作

[illegible]

禹貢班義述上

六

廣雅書局印

曰利濟渠漳水故瀆水斷舊渠東北出涓流溝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禹貢錙指漢志鄴縣東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廣平丘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界蓋河由鄴東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丘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爲禹貢之衡漳也蓋禹時漳水至此入河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自頓邱東南東行潞川又東北至長壽津始與潞別行而東北合漳水漳水由丘漳行故河濱東北流過曲周鉅鹿堂陽諸縣至成平乃入河酈氏于過成平下注云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然則漢志所云清漳東北至阜成入大河者卽此地矣志明云入大河而通鑑地理通釋乃云周定王五年河徙而東故漳水不入河而自達于海段氏說文注以爲臆度是也黃氏尚書說云地理志曰漳水入河然則漢世河道未盡改漳猶入河也足以正其誤過郡五謂上黨魏郡廣平鉅鹿信都也要而論之水經自鄴以上皆禹故道自列人至成平皆周定王五年河徙漳行河濱之道自亡新始建國三年辛未禹河再徙改從千乘入海而故阜成以下大河故濱皆爲漳水所占矣今自磁州南以百猶是水經曲發源至東出山之道皆禹迹也以東則否以漢志故道言之今漳水所經唯上黨魏二郡厥土惟白壤述曰厥夏紀作其故訓字也厥賦上上錯述而已厥無厥字收尙書從班氏而于賦下沽惟字與古今文皆不合
 禹貢班義述上
 亦于山下 恆衛既從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恆水所沽惟字
 出東入瀉靈壽衛水出東北入庠沱 述曰恆夏紀作常上曲陽是曰曲陽故城北本岳牧朝宿之邑也秦立縣城在山曲之陽故十三州志亦云常山有上曲陽故此云下括地志上曲陽故城在今定州曲陽縣西曲陽卽今縣治隋書地理志云上曲陽後齊去上字元和志高齊天保七年始除上字寰宇記舊城在今縣西北縣志在縣西北十里地名靈壽村靈壽故縣在正定府靈壽縣西北十里恆山卽道山之名靈壽村靈壽故縣在正定者也周官職方并州其山鎮曰恆山爾雅釋山河北恆又云恆山爲北嶽管子恆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閒郡國志中山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太平御覽地十八引晉太康三年地記云常山曲陽有恆山坂號飛狐口釋地志恆山在定州恒陽縣西北寰宇記北岳恆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四十里太平御覽三十九引常山圖經曰北岳恆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韓琦岳廟碑云恆山一名大茂山恆山北谷卽水經澧水注所傳恆山北阜者是當在今阜平縣東北明馬文升乃建言渾源州之元岳爲恆山水經澧水篇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先言過上曲陽北然後言恆水注

禹貢班義述上

七

廣雅書局

之則恆水入澗當在今曲陽縣北酈注澗水入東逕左人城南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中人亭南左人中人並在唐縣西北恆入澗在左人中人之間亦當在唐縣西北 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有橫河在曲陽縣北源出恆山東南流入澗即恆水與漢志水經合地理今釋以沙水一名大派河當之蓋誤陸氏隴其衛水尋源記靈壽縣治東北十五里有良同村衛水發源於其北即禹貢恆衛既從之衛水也由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而入於滹沱河孔疏引地理志與今本同惟入滹沱字異史記集解引鄒注云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出靈壽郡國志無恆水于常山國靈壽云衛水出並與班志同酈道元謂恆水注澗自下澗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雖指接此證曲陽以下之澗本名恆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齊氏召南尚書注疏考證從之而會箋斟注亦云恆即澗方氏徽承日恆入澗衛入滹沱自古而然諸書無異獨錐指謂恆即澗衛即滹沱蓋以今恆水由唐縣入澗衛水由正定縣入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功荒度故以蔡傳稱小水者爲非不知滄桑異勢泥今論古多有未合康熙二十三年陸清獻宰靈壽爲衛水尋源記適歲旱源竭以爲非但無唐虞之汎濫比班孟堅鄒道元之時亦迥然不侔又謂今松陽淤泥慈汙諸河皆近於衛安知禹時不同匯於此豈可據目前所見而遙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此真大儒之言王氏鳴盛日據漢志恆入澗衛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恆出恆山衛出靈壽其他無所考

禹貢班義述上

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之間蓋不施功者
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酈注非古義案二說
是也志恆水衛水綴以禹貢而大陸既作鉅鹿郡鉅鹿大陸澤
于澹河岸沱河則否尤確證
在北述口作夏紀作爲故訓字史記集解引酈注云大陸澤在
鉅鹿郡國志鉅鹿郡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並本班志周
禮疏引酈注云爾雅釋地十數晉有大陸案爾雅孫炎郭璞注
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晉
之大陸趙之鉅鹿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
鉅鹿廣阿澤禹貢大陸卽趙之鉅鹿爾雅晉有大陸卽呂覽淮
南所傳晉之大陸酈氏援爾雅以釋禹貢孫郭以廣河澤釋爾
雅並失之矣據酈志荅張逸云鉅鹿今廣河澤知禹貢注尙是
未定之論但河當作阿廣阿亦鉅鹿郡縣故元和志云昭慶縣
本漢廣阿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故縣取名焉酈元注濁
漳水謂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亦誤近尙書今古
文注疏知酈氏調停之非而仍主修武之大陸爲說攷河渠書
溝洫志並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乃斷
志作桐儲緒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
酈二渠在今濬滑二縣境降水大陸皆在其北其非修武大陸
甚明雖指云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此
眞禹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一在太原鄆縣皆非禹貢之
大陸是也 皇朝通志及齊氏召南水道提綱並云北泊卽古

大陸澤一統志畿輔通志顧氏祖禹方輿紀要黎氏世序續行
水金鑑以南泊當之蓋非而畿輔安瀾志兼用北泊南泊以當
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治鳥夷皮服述曰大戴禮記史記五帝
書皆作鳥夷皮服與班志合今本夏紀作鳥夷服五帝紀知本亦
作鳥作鳥者後人所改也古今文並作鳥古文尚書撰異云夏
本紀地理志皆云鳥夷皮服然則今文尚書亦作鳥也段謂夏
紀作鳥是也其以地理志鳥字爲今文則誤矣今枚本尚書作
鳥夷據正義曰孔讀鳥爲鳥則枚本經文本亦作鳥今作鳥古
文尚書撰異以爲衛包改者近是賈氏昌朝羣經音辨鳥部云
鳥海曲也當考切書鳥夷臧氏琳經義雜記據此謂北夾石碣
宋孔傳尚作鳥字是也然鳥之誤鳥自唐石經已然矣
石入于河述曰河夏紀作海按河字是也徐廣曰沛河惟兗州
述曰沛夏紀作濟充作沘枚書作濟充按說文沛沘也从水東
聲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沘從水齊聲分別甚明故師
古曰沛本濟水之字从水東聲爾雅釋地濟河閒曰兗州釋文
云沛本又作濟據此則古本爾雅尚作沛應劭風俗通義說四
瀋曰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沘則誤以濟爲沛故臧氏謬
之然其故由于沛東流爲沛周官川曰河沛皆作沛河南郡滎陽有
狼湯渠首受沛東郡臨邑有沛廟壽良沛上有胸城陳匪郡封

禹貢班義述上

出西入沔齊郡臨淄如西北至梁鄒入沔亦皆作沔而常
 山郡房子贊皇山石碣碑志濟水所出字獨作濟分用畫然
 與說文合惟濟陰濟南濟陽之屬並作濟則以郡縣之名例不
 得改今以從古也故夏紀用今文亦作濟王氏應麟漢藝文志
 攷證以漢書沔河列於古文又通鑑地理通釋云濟職方漢志
 說文作沔今禹貢从水从齊乃字之誤當以古文爲正皆是也
 但濟是今文王氏謂爲字之誤則小誤耳充據河東郡垣自注
 沔水所出及下述經文道沔水字並作沔天文志角亢氏沔州
 字亦作沔則此亦當作沔說文台讀若沔州之沔字正作沔今
 作究者錢氏大昕史記攷異云沔州本以沔水得名尙書作究
 州由隸變立水爲橫水又誤三爲六耳案錢說是也枚書作究
 後人因據改漢志古今文並作沔尙書古文撰異謂古文尙書
 作南州今文尙書作沔州非也藝文志攷證稱漢儒所引異字
 有沔州與志合惟夏紀作維惟古文維今文顏師古匡謬
 正俗云古文尙書皆爲惟字今文尙書變爲惟亦其證
 九河
 旣道勃海郡成平虛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
 鬲平當以爲鬲津述曰爾雅釋水說九河云徒駭大史馬頰覆
 九河皆禹所名也案漢書溝洫志述諸家論九河言人人殊王
 橫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此古文家說平當言九河今皆真誠

此今文歐陽之學許商以為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高津今
見在成平東光界中自不離此域此今文大夏侯之學馮遂
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此今文大夏侯之學馮遂
言禹非不愛民力以地有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與平當
說同當本歐陽惟許商與地志合故郭璞注爾雅云徒駭今在
成平縣胡蘇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書疏亦云許商上言三河下
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爾雅注成平故城一統
志云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水經注成平故城在天津
成平縣北二城南北相連建成平交河縣東三十里既云南北相
直不得亦在交河東矣袁宇記成平故城在今瀛州景城縣南
二十里景城縣北四十餘里東光在縣南三十里成平在其南
在交河縣東北四十餘里東光在縣南三十里成平在其南
頻覆諸在東光北成平南簡繁鉤盤在東光南三河之處則大史馬
書傳林向書解于欽乘乘並從許商閭氏若璩四書釋地續云
今平原往北清河之問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
曲折往北清河之問雖為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
堤沙阜舊迹宛然故溝洫志載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
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亦有益而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
地高於韓牧所為九但為四五亦有益而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
平原高津津注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開引高以東至
禹貢班義述上

中候齊乾圖案漢書敘傳云商周移素決南淮自茲距漢北
亡八支則緯善誠不足信矣然鄭云河開引高以東至平原隔
往有河其遺處則不遠班指也志云河開引高以東至平原隔
受庫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漢書敘傳云商周移素決南淮自茲距漢北
城縣西南按之地望徒駭先經弓高後逕成平近在今河間府阜
是班鄭義同也民日讀書難志云當後逕成平近在今河間府阜
疏云徒駭耳乃蔡傳云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游沱為徒駭而
徒駭未必無與古河相涉故明錢氏概難之曰班固以游沱為
一也游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也胡蘇亭
而洪亮吉乾隆府志縣志胡蘇亭在今南寧縣西平壤字記胡蘇亭
水經注清河東至東光縣南胡蘇亭在今南寧縣西平壤字記胡蘇亭
統志云寧津故城本漢胡蘇亭也平當漢書本傳云字子思以
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堤亦見漢書志但本傳以為
成帝時事溝洫志則以為哀帝初耳儒林傳云林尊事歐陽高
為博士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有平陳之學然則志所云
平當以為高津則雷夏既澤濟陰郡成陽雷澤在西北成陽
今文歐陽之說也

孔疏蔡傳引作城陽案胡氏三省通鑑注云成陽縣與定陶濮
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也故陳氏師凱書蔡傳通以城

為誤耳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周官
職方兗州其浸廬維注廬維當為雷澤之誤也雷夏在成陽
風俗通云韓詩內傳舜禹雷澤在濟陰成陽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雷澤在濟陰成陽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雷澤在濟陰成陽
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其故城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
所漁故城在濟陰成陽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雷澤在濟陰成陽
北郡國志濟陰郡成陽縣有雷澤注補引禹貢為證括地志濟
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在州東南九十一里縣北有雷澤縣郭外並
外西北元和郡縣志雷澤縣在州東南九十一里縣北有雷澤
漢志合惟元和郡縣志雷澤縣在州東南九十一里縣北有雷澤
州漢陽郡成陽縣在州東南九十一里縣北有雷澤縣郭外並
之大成陽故城者即漢成陽故城也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
南隋開皇十六年更名雷澤雍沮會同雍沮會同雍沮會同
唐濮州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隋開皇十六年更名雷澤
職方皆作雍與史漢合雍即雍之隸變也古今文皆不從水說
與此別故後案云史記漢書所傳水自河出為濮者也禹貢雍
縣濮水本不相涉晉人始改作濮遂生繆解而鄆道元亦誤
注合再貢之濮爾雅說文之濮為桑土既蠶是降宅土述曰
一郭璞即以禹貢濮水為濮水之濮為桑土既蠶是降宅土述曰
云於是民得下土居土皆故訓字古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
日尚書民乃降宅土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

禹貢班義述上

尚書作度司馬所據今文尚書亦當作降宅土度土度土作居士
亦如度西曰柳谷作居士西也也是也撰異又云地理志宅土蓋用
古文尚書改之義未明漢藝文志考證僞厥土黑墳述曰夏紀
漢儒所引異字有云民降宅土宅土與志合厥土黑墳述曰夏紀
中絲木條述曰說文木初生也象一形有枝葉也讀其
高彪碑獄獄生申並以中為卿字荀子富國刺中殖穀漢外黃令
蘇武董仲舒司馬相如公孫弘趙充國貢禹魏相谷永揚雄貨
殖王莽諸傳及敘傳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貢禹魏相谷永揚雄貨
中與漢志合故師古曰中草字夏紀作草蓋古文以中為卿
今文以草為卿也說文卿字盛見从卿聲夏書曰厥卿
小雅惟草惟卿也說文卿字盛見从卿聲夏書曰厥卿
古文卿草皆不合證一史記草卿字盛見从卿聲夏書曰厥卿
今文並作絲大徐作絲殊乖段注雖知正鼎臣之誤而未悟
犀兕之故乃云許君引禹貢明從卿聲會意之指亦近矣厥
田中下述曰夏紀無厥字故卿字賦貞述曰夏紀同牧卿
有三年迺同述曰年校卿字故卿字賦貞述曰夏紀同牧卿
迺夏紀作乃說文乃曳習之難也象氣之出難迺作乃
也从乃省齒聲蓋今文用本字古文用借字也爾雅釋詁迺

也此以本字釋借字殷敬應列子釋文云迺字正謂乃古
文作迺也尙書乃字班書率引作迺如律厯志迺命羲和五行
志王迺言曰箕子迺言曰禹迺嗣興天厥貢漆絲述曰夏紀
迺錫禹洪範九疇之屬是皆古文也
裴織文述曰裴夏紀作筐裴古文筐今文也說文裴輔也筐車
作筐皆假借字藝文志攷證以漢書厥裴列浮于沛澤平原郡
于古文是也食貨志遠近賦入貢裴亦作裴
高唐桑欽言澤水所出東郡東武陽禹治澤水東北至于千乘入
海遼郡三行千二十里述曰沛夏紀作濟澤紀同澤者濕之類
發殘碑以顯寶玉顯作顯是或又省從累如緩民校尉熊君碑
君功顯在若顯封受爵顯顯令德顯皆作顯是濕之變澤正與
此同澤非古文所有故董氏道廣川書跋云澤當作濕疑漢志
本亦作濕今本作澤者後人據夏紀改書改也漢書王子侯表
濕成侯忠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濕陰定侯昆邪又驪望忠侯
冷廣以濕沃公士告男十馬政謀反濕卽濕之省漢孝堂山石
室畫象題字韓勅脩造孔廟禮器碑韓勅後碑平原濕陰字正
作濕是漢隸雖變古亦尙有作濕者濕古文澤今文說文澤水
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史正義引鄭注云地
理志云澤水出東郡東武陽說文及鄭所引地理志並云澤水

禹貢班義述上

出東武陽漢志則但云禹治漯水說文引桑欽以存異義志言
漯所出則專主桑說揆斯兩義皆班氏爲長矣漯水出高唐此
桑欽地理志文見水經河水注考儒林傳孔氏古文尙書安國
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
敖授王璜及平陵塗暉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據此則桑
欽言卽古文家說禹貢鄭注釋說治梁及岐云禹貢言山水獨
此稱治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據此則班志于東
武陽特綴以禹治漯水正以明夫以漯持河之義也韞注本改
禹治作禹貢失之黃氏尙書說云地理志東武陽禹治漯水自
此始也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蓋據欽言漯道源高唐也尙書
地理今釋云漯水本出高唐至于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
分河之一支源在硤注禹貢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
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
名矣疑通班義斯爲明確酈道元據竹書紀年穆天子傳難桑
謂漯不得近出高唐尙書今古文注疏遂援以釋鄭注禹貢雖
指亦謂高唐漯水爲漯之再出者議桑欽惟知此而不知起東
武陽爲疏並非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析高唐東武陽漯水爲
二尙書後案以高唐之水爲漯水別支而韞注復謂漯水至高
唐縣西而與河合復出于河故桑欽言其所出不知此乃王莽
始建國三年禹河再徙之道非桑欽所得見是皆誤會桑惟禹
貢鄭注釋云志于高唐稱桑欽言於東武陽明其爲禹治是不
以高唐爲禹治第存桑欽之異說耳是亦誤會班指均失之矣

孔疏引志云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案尙
 書注疏考證云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于千乘入海至上脫二
 字樂安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爲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
 郡名樂安也高唐故縣在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西南東武陽
 在曹州府鄆城縣西千乘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北黎陽在直隸
 大名府濬縣東北古漂水由黎陽至東武陽逕濮陽縣成陽
 鄆成范廩王諸縣于今爲開州清豐濮州觀城范縣地由東武
 陽至高唐逕陽平清聊城博平諸縣于今爲莘縣堂邑聊城博
 平高唐地由高唐至于千乘逕漂陰著鄒平建信諸縣于今爲濟
 陽齊東青城地今自博平東北至禹城之徒駭河自濟陽以東
 至入海之大清河猶是漂水故瀆其在濟陽以西禹城以東博
 平以西濟縣以東則皆爲平陸矣過郡三三當作五蓋東郡濟
 陰平原濟通于河述曰夏紀同是古今文皆作通枚尙書作達
 南千乘也通于河述曰夏紀同是古今文皆作通枚尙書作達
 文尙書皆作通顧命用克達殷漢石經作通殷是可以得其例
 漢書作通此可證今文尙書本如是案古今文並作通顧命達
 殷自是僞古文漢志作通乃真古文段氏反據以爲今文作通之
 證疏矣讀書雜誌沿其誤
 海岱惟青州泰
 山郡博岱山在西北于岱宗周官職方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岱
 泰音近博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治東北五里
 嶧夷既略象下引尙書說云

禹貢班義述上

酇曰宅隅夷則漢志當作隅今本作隅後人據枚書改說文山
 部隅篆下云一曰隅鑄隅谷也段注以爲今文今本史記作隅
 夷傳寫規 惟畱其道琅邪郡箕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
 去金旁耳 五百二十里泰山郡萊蕪原山畱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述曰
 水部濰篆下引夏書曰濰濰其道據此則古文作濰夏紀云濰
 濰其道是今文亦作濰也今本漢志作惟者顧氏炎武日知錄
 云濰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古
 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並从鳥佳之佳則一後人誤讀爲淮沂
 其人之淮而呼此水爲槐河失之矣肇域志略同藝文志攷證
 以漢志惟畱爲古文知宋本亦作惟惟古文濰今文也畱枚書
 作濰說文無濰字其引夏書作濰者段注云漢志作畱古字也
 此濰蓋俗加水旁是也孔疏引地理志箕下有屋山二字當據
 補尙書注疏考證禹貢維指據誤本漢志以難孔疏蓋非案以
 志例求之維水下當有所出二字詩正義史集解引鄭注云濰
 濰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濰水出泰山萊蕪
 縣原山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不言畱水所出水經
 濰水出琅邪箕縣濰山東北按北字衍濰水至東武過東武縣
 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濰于縣東又東
 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濰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
 過臨濰縣東又東過利縣東又東北入于海並與志合惟畱水

云沂山亦或云臨樂山而書正義東坡書傳林尚書解引地理志亦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禹貢鄭注釋難之云職方氏鄭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出臨樂子山也志明言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淄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洙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非志義案焦說是也袁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齊乘沂水源卽臨樂山並沿酈謬至蔡傳尙書通考引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地志并無沂水出艾山之文斯又誤矣沂山今名驪崖山在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齊乘云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耳不知彼所謂沂山乃東泰山之異偶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與沂源無涉禹貢錐指黃子鴻云今沂水實出驪崖山北去東泰山尙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卽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其實二山不可混也今沂水自驪崖山發源東南流至沂水縣西又南流屈而西南逕沂州府治東又東南屈而西南逕郛城縣西又西南流入駱馬湖以水經攷之過襄賁縣東卽屈從縣南西流然後屈南至郛縣西而今則逕襄賁故城東後逕南流入郛城界而不西屈逕襄賁故城南蓋襄賁以北禹跡依然其餘則皆後世改流也準之地望此水今逕郛城下郛故城東而水經則皆云過縣西攷郡國志下郛國下郛注補引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泗又水經泗水篇注泗水又東南逕下郛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

禹貢班義述上

焉又葛嶧山在邳州西北六里邳州志云俗名距山蓋以其與沂水相距故名是皆古沂水在邳西之實證故州志亦云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也今其故道爲黃流淤塞久矣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齊氏召南漢書考證云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然則泰山乃郡名非沂水出泰山之麓也過郡五斟注今古文注疏並云過泰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字誤是也

羽其莪泰山郡蒙陰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羽山在南述曰文作莪云種也从壺夙持而種之詩曰我莪黍稷據說文引詩則古文作莪江氏聲本經文作莪是也漢志亦當作莪故韜注云莪應作莪今本作莪者後人加艸耳夏紀作藝據梁州汶嶧既藝紀作莪則此亦當作莪韻古文莪今文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與志同蒙陰故縣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蒙山在縣西南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龜蒙蒙卽此蒙山也龜山在蒙山志下云顓臾國在蒙山下然則蒙山卽東蒙元和志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蓋誤以龜山當蒙山而又分蒙與東蒙爲二也齊乘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其說足正元和志之誤明公彌蒙山辨蒙山高峯數處俗以生百爲百龜蒙中央者爲雲蒙在東者爲

六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上

七

廣雅書局

青州之羽山也班志舊說不可易 大塹既豬山陽郡鉅塹大塹澤在北夏紀作野案說文野郊外也从里子聲塹古文野从里省从林塹古文野今文也豬夏紀作都豬古文都今文古文尚書撰異云夏本紀凡豬皆作都蓋今文尚書然也而地理志皆作豬恐或改之段以漢志爲用今文故屢有是失鄭注尚書周官並云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郡國志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左傳哀公十四年西狩于大野杜注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爾雅十藪魯有大野郭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並與漢志同惟班鄭言在縣北水經杜郭則以爲東北斯爲小異攷水經濟水注云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欲置戍于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水經杜郭正與此合班鄭稱北舉其略耳若元和志云在縣東五里則誤矣鉅塹故縣在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南錐指云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于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下逮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熙寧金明昌元至正使入者凡六次遂涸爲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述曰夏紀厥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作其釋文出埴字云鄭作戢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陳氏壽祺左埴埴辨云釋文引韋說蓋出漢書音義是漢書本作戢師古本作埴

禹貢班義述上

廣雅書局

解引鄭注云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葛嶧山也說文山部
嶧葛嶧山也在東海下邳从山畢聲夏書曰嶧陽孤桐郡國志
下邳國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注補嶧陽山出
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再貢山水澤地所在嶧
陽山在下邳縣之西晉書地理志下邳國下邳葛嶧山在西古
嶧陽也水經泗水注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卽奚仲所遷邳嶧
者也志稱下邳葛嶧山在西而鄭君引地理志第云嶧山者尙
書集注音疏尙書後案並云宋余靖敘後漢書云明帝詔伏無
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敘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
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今案江王
說是也鄭君旣脩大原注云于地理志大原今以爲郡名卽其
證下邳故縣在今江蘇徐州府邳州東三里葛嶧山在州西北
六里俗名距山書古文訓黃尙書說議葛嶧爲非者誤也兩漢
晉志及水經從古文以嶧陽爲山名許鄭則以爲嶧山之陽義
各別也師古用許鄭義以釋漢志失其指矣蔡傳引志文
改云古文以爲嶧山而釋陽爲山南尙書通考沿其繆

泗瀕

浮磬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濟陰郡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

述曰嶧

書並作濱水經引地理志曰出卞縣北據此則泗水下當補出

北二字如右扶風鄠鄠水出東南之例入沛讀書雜志云當爲

禹貢班義述 卷上

[illegible]

禹貢班義述上

廣雅書局

陽郡湖陵蒦水在南陽郡湖陵注禹貢浮于泗淮七史通于河正作通河夏紀同熊氏忠韻會舉要云說文蒦字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禮作於蒦則是達於蒦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尙書後人傳寫之誤不知從蒦例以禹貢上下文達于河爲句改蒦爲河陸德明又以蒦音如字遂啟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閭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云蒦今本作河余考之蒦是也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蒦然後由蒦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上文兖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次青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次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蒦亦不復言達于濟矣不復言者蒙上文也禹貢雖指云說文蒦从水蒦聲隸作蒦俗遂訛爲蒦又說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蒦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漢志湖陵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陽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蒦字之誤何

手

氏焯義門讀書記云紀志作河學者因經文之說而妄改也今案諸說是也故尚書集注音疏尚書後案古文尚書撰異讀書縣南東入于泗水注引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字正作荷與說文合顏氏師古謂渡二水而入于河黃氏度謂荷是古文傳寫誤徐氏文靖謂是豫州入河之河焦氏循謂說文用本字志從省文皆失之志水在南上今本挽荷字水經泗水注引地理志荷水在南今據補胡陵故縣在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東南六十里荷水與豫州之荷澤別漢志荷澤在定陶東定陶今屬山東西荷水在湖陵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荷澤在定陶縣東荷水在山陽湖陵縣南鄆縣前蓋荷澤者澤名荷水則荷澤之東出而流注于泗者也故鄭氏云荷水澤水所鍾也說文荷荷澤水在山陽湖陵縣南許氏斥荷水為荷澤水是其義矣水經濟水篇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至乘氏縣西今曹州府鄆縣野分為二鄆注南為荷水北為濟濱經又云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金錕縣今屬臨沂又東過金鄉縣南金錕縣今又東過東緡縣北陳縣縣東北又東過方與縣北金鄉縣北金錕縣今又東過東緡縣北陳縣縣東北又東過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荷由定陶東至湖陸皆班氏所謂荷水許氏所謂荷澤水也其言在湖陵湖陸者據其入泗言之猶彭蠡稱在彭澤之例耳志例但稱禹貢不綴經文湖陵下獨述浮

于淮泗通于荷者恐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相涉也對注謂達于荷卽荷澤也在沛陰失其指矣

王

番禺沈寶樞初校黃濤覆校

寶應成荅鏡撰

川揚州山宋景祐本作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引尙書皆从木據此則今本漢志作揚亦誤故江氏聲本經文亦作楊

彭蠡既豬像章郡彭澤彭蠡澤在西
述曰豬夏紉作都史索隱
引鄭注南方謂都爲豬鄭

傳古文故其本亦作豬謂都爲豬蓋以今文釋古文史記吳越傳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彭澤故縣在今江西九江府湖口縣

東三十里彭澤鄉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隋世以接鄱陽山銅關

四十里則曰百里自介石至于東山瑞虹俗謂之東鄱湖
由公河以達于昌邑吳城土目屏風俗謂之西鄱湖水經注
盧

山下有祠廟崇曰宮亭廟故又有宮亭湖之名俗亦作鄣亭湖也其在鄣邑西南者曰陽關湖又北曰左蠡湖在星子縣南者

日落星湖亦名德星湖其實則一湖也皆古彭蠡澤史集解引

彭蠡澤在兩湖與班志合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乃云彭蠡澤在

禹貢班義述中

彭澤縣東作東尤誤陽鳥道居述曰道枕尚書作攸吳氏玉搢故書傳云通辨王之別雕云漢書五行志我不知其

彝倫追敘又彝倫追敘地理志鄧水遁同師古曰遁古攸字按

之訛今案說文乃部直乞行兒从乃齒聲讀若敝許書凡讀若

道文選答賓戲主人適爾而笑李善注引項岱亦曰適讀若攸

夏統作所禹所
書虛篇引禹貢
三既入會稽郡
毗陵北江在北
東入海丹陽

郡旌朔中江出西南東至賜羨入海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

連曰北江今本或脫北字非也從宋本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中江在丹陽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北江在
 秣陵北界東入于海郡國志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吳

郡陵北江在北經于道濫云東爲北江入于海于道江云南
爲中江入于海但言北江中江故水經續漢志亦不言南江其

實經文東迤北會于匪卽斥南江故正義旣引纂注東迤者戶
南江而復引地理志南江從吳縣南東入海申江從蕪湖縣西

東至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毗陵縣北東入海史記索隱亦云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爲三江故下文東爲中江又東爲

北江孔安國云有北有中南可知也三江之義言人人殊惟郭

禹貢班義述 卷中

景純王荊公二說與漢志合郭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見水經汚水注王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見禹

貢指南近儒多躐之書疏兼明書引鄭注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阮氏元浙江圖考申其義曰云分于彭蠡則非分

于震澤云分于彭蠡爲三孔則非合于彭蠡而爲一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禹貢有中江北江

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邁者爲南江用班氏南

蘇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

吳縣南入縣之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寧

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鄞云爲三孔入於海也是鄞

今江蘇常州府郭武進縣治北江即今大江之由蕪湖而東

北江蘇揚州府泰州治古北江入海在海陵境海陵在江北毗陵
北又東流以入海者也海志臨淮郡海陵有江海會祠海陵今

在江南北相值故志云北江在毗陵北東入海今靖江江陰
以東在漢時猶爲海所據也云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至陽

美入海者蕪湖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東陽美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中江續漢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記云出蕪湖西南與瑯

志合而河水經注皆不及中江蓋傳寫有闕耳雖指乃云漢魏

禹貢班義述中

開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無中江疏矣今攷中江卽荆溪寰
宇記荆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也輿地紀勝荆溪首受蕪湖水

東至陽羨入湖蓋大江至蕪湖西南東出者也禹貢集解云班氏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自蕪湖航太湖至栗陽巨野步

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上小市名東橋自東橋陸行十八里至銀林腹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燕

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北港本人莫舉知莊氏所說中工行蓋有

以今輿圖按之東壩在江蘇江陰府高郵縣東南自東壩以西

出蘇湖西南者也東壩以東爲胥河又東爲西九文選江賦注

出又東入太湖悉與傳說合蓋中江水本自今蕪湖經高唐溧

縣無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陽諱輟至宜興入具區復曲具區東出東入海攷元和志當塗

大江然則元和以前中江水已不復東而今則建平宜城監國
涇旌德太平石埭諸縣水皆由此以西達江矣云會稽郡吳南

江在南東入海者吳今蘇州府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遇郡二行千二百里水經泗水

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

入于海其一又遇毗陵縣爲止江其一會在北

禹貢班義述中

姚吳之閒南江由之入海是以志南江入海既繫之餘姚又繫之吳也金氏榜禮箋曰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綴職方三江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潞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潞氏道也姚氏爾九經說曰錐指疑石城水鑿于闔廬非禹迹墨子云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是石城水眞禹所爲非闔廬鑿也禹貢鄭注釋曰志於潞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同於毗陵又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又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一也今運河由北新關達于吳江猶是南江故道但改南流爲北流耳其自太湖以西至貴池則湮塞久矣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述古錄云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地理志南江北江中江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浙江圖考云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至常州之北入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揚行密築五堰而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

禹貢班義述中

則誤矣震澤卽具區太湖卽五湖劉君塔云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蒞具區洮滂分五湖具區爲二視爾雅注爲優案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旣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閒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氏儀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其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難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

魏橋貢吳今江蘇蘇州府埧郭吳縣治平望今震澤縣西南四十五里平望鎮八尺在縣南二十里八赤鎮震澤在縣西南八十五里震澤鎮西距浙江湖州府治烏程縣南潯鎮十二里今荻塘河自南潯而東五十三里至平望其閒有橋署曰底定卽取震澤底定之義上有石刻題宋淳祐二年重建尙書纂傳述耕齋劉氏之官吳門晚宿震澤其里門扁以震澤且有底定橋卽此蓋相傳已久知少蘊之說必有據矣故尙書埤傳禹貢長箋禹貢錐指尙書後案爾雅義疏從之竊疑禹時震澤本巨浸而太湖之水甚小故禹貢稱震澤不稱五湖歷商而周震澤漸淤爲藪而其水乃豬于太湖故職方以五湖爲浸而以震澤爲澤

篠簜旣敷述曰說文竹部篠簜解云箭屬小竹也从竹攸聲耳篠簜旣敷聲又篠簜解云大竹也从竹湯聲夏書曰瑤琨

後人據校書改爾雅釋草釋文引字林云筱小竹也字亦作筱
與古文合夏紀作竹箭既布左海經辨云或謂史公以訓詁代
經文然九州貢物無易以訓詁者蓋今文尚書篠簜作竹箭
中天木橋述曰夏紀作其草惟天其木惟喬案沈州州繇木條
本紀有二其二惟字蓋後人據校書沾入仍依史
公故訓例易厥爲其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
夏紀厥作其校書塗上沾惟字斟注塗應作涂案錢說近是周
官古文也司險量人諸職並作涂以是例之尚書古文亦當作
涂夏紀作
塗今文也
田下下書作厥田惟下下賦下上錯述曰夏紀作賦
文多一上字而史公用安國故易錯爲
雜也校書從今文而賦上沾一厥字
貢金三品述曰夏紀同
厥下校書從今文而賦上沾一厥字
有惟瑤瓊篠簜述曰說文王部現篆解云石之美者从王昆聲
又竹部篠篆下亦引夏書瑤琨現筱簜許氏稱書皆孔氏今兩引
並作琨則現爲古文瓊爲今文甚明漢志述古文當作琨而作
瓊者劉君毓崧以爲志兼采今文也夏紀述今文當作瓊而作
琨者陳氏壽祺以爲史兼采古文也藝文志攷證以瑤瓊爲古
文非江氏聲本作琨與古文合爲孔本亦作琨
正劉竊古文爲之篠當作筱筱簜紀作竹箭
齒革羽毛述曰
禹貢班義述中
五廣雅書局采

禹貢班義述中

五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中

六

廣雅書局刊

寫之本以為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辨曰松當為治也王本以松讀日治為鄭注誤案焦說是也左海經辨謂古文本作松殆非藝文志攷證稱漢儒所引異字有均于江海于誤衍其均字則與古今文合某氏傳順流而下日治治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讀者率以偽孔而黜之案史集解引鄭注云治順水行也蓋傳依鄭讀改經文雖于古今文皆不合而其義則未誤也近人乃謂治是傷水陸行果爾則禹當日揚州貢道何不浮江道陸途惟達泗而必迂其道以循海岸邪失鄭指矣

通于淮泗

述曰夏紀無于

荆及衡陽惟荊州南郡臨沮南條荆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衡山在東南

述曰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晉司馬侯曰荆山九州之險也又

十二年傳楚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即此荆山矣史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郡國志南郡臨沮侯國有荆山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晉書地理志南郡臨沮荆山在縣西八十里規敘疏類元和志云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南漳即荆山縣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治是攷水經沮水篇云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水攸岐云南漳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漳水篇云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陳疋報東南過夢亭又東過章鄉南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沮水即今沮河源出湖北荊州府

禹貢班義述中

六

廣雅書局聚

遠安縣北漳水即漳河源出遠安縣東北漳南入沮沮南入江而皆逕臨沮境臨沮當在遠安縣界據志稱荆山在臨沮東北不得在南漳西八十里矣杜預注左傳謂荆山在秭鄉縣南秭鄉故縣在南漳縣南而荆山又在其南以地望測之正值遠安東北括地元和二志非也志稱南條山鄒云東條者字之誤漳水注引地理志近刻亦譌作東載校既正之矣南條者對左馮翊襄德北條荆山為言也馬注道山日三條道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岍為南條蓋本漢志為說尚書全解云禹貢有兩荆山道岍及岍至于荆山孔氏云在雍州道岍至荆山孔氏云在荊州故班孟堅謂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此則荆州之荆山也謂北條荆山在馮翊襄德縣南此則雍州之荆山也陳氏櫟書集傳纂疏引曾攷說略同攷高誘以懷德荆山釋淮南子之沮出荆山鄒元讓其釋證耳周官職方荆州其山鎮淮南山鄭注衡山在湘南郡國志長沙郡湘南侯國衡山在東南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並與班合湘南故縣在今湖南長沙府湘潭縣西六十里俗名花石城水經湘水注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丘園一名芙蓉芙蓉峯最為竦傑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湖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轉湘轉望衡九面案初學記五太平御覽三十九合壁事類五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衡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園一名芙蓉蓋鄭所本藝文類聚七百帖五合壁事類五引湘中記曰衡山治湘千里九向九背與七百里之

說小異今自衡州府治地過而東北至長沙府治西境皆衡山也徐靈期南嶽記謂同雁爲首嶽麓爲足良然同雁在衡陽縣南嶽麓在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廬江郡尋陽九江在南皆善化縣西

東合爲大江 述曰夏紀孔作甚殷作中故訓字鄭注殷猶多也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地理志九江在廬江大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郡縣今廬江通鄖司馬竝依班氏爲說惟水經義異耳今攷尋陽九江經淮水注秦始皇立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證二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證三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證四魏矣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小官正與禹貢九江納錫大龜義合故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卽此證五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荅曰九江柴桑荅曰九江亭證六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證七孫放廬山賦尋陽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經水證八釋慧遠廬山記山在江州尋陽南南濱宮亭湖北對九江證九劉涓子吳都賦注九江經廬山而東證十水經廬江水注廬山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馬證十一隋書地理志大業三年改江州爲九江郡證十二元和郡縣志江州禹貢

禹貢班義述中

楊荆二州之境九江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也證十三通典
九江今潯陽郡西北證十四蘇味道九江口詩江路一悠哉沿
沿九江派來元稹詩尋陽流水九條分皇甫冉送李錄事赴饒州
詩江至潯陽九江派分又送閬判官還江州詩長江九派人歸少
焦氏循據此謂唐人於九江一本漢志是也證十五太平寰宇
記潯陽郡彈壓九江派支曇諦廬山賦帶以九江故顧氏炎武郡
國利病書五十五江西總略引宋范致虛記云北奠九江證十
六尋陽故縣在今湖北黃州府黃梅縣北今江西九江府治西
有瑞昌縣自唐建中四年始立赤烏場南唐昇元三年乃升爲
縣曰瑞昌而由漢迄隋皆不置縣或者以九江在其境故不得
置縣與賈誼新書大禹鑿江而導九江路淮南元禹鑿江而通九
路說苑禹鑿江而通九江派卽志所云九江東合爲大江者也班
謂九江合爲一江鄭謂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班言其委
鄭言其源厥義無殊應劭司馬彪謂江自尋陽分爲九道非也
善夫曾彥和之言曰大水受小水謂之過江合九江謂之過者
辨其源有九則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於荊州當日
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日播爲九江不應曰過九江
尚書全解及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周竝從之而水經乃以九江
爲地名宋胡氏旦復以洞庭當古之九江禹貢指南因以洞庭
傳會水經會箋曰山海經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之間以九江爲
洞庭者本此果如是則禹貢荊州當先九江孔殷而後江漢朝
宗矣足以証其失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

水入彭澤攷漢志湖漢九江分列甚明絕不相涉且湖漢九水惟蜀水南水彭水東入湖漢餘水脩水東北入湖漢亦與皆漢鄧水奎水西入湖漢東合爲大江之文不合顧氏棟高尙書質疑從之非也沱瀾旣道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文也攷書作潛瀾水出巴郡宕渠西一日漢水爲潛皆屬兼義正字似當作瀾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惟漢書地理志所引得其體矣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荆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基本漢志鄭注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干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今攷枝江故縣在今湖北荊州府枝江縣東百里洲上水經江水篇又東過枝江縣南注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東入江是也上明城在今松滋縣西以酈注按之正與志合而鄭不從志說者爾雅說水之別出者曰江爲沱而其下復云決復入爲沱分列甚明然則如班氏說出江入江是江沱非江沱也酈元瀾而一之蓋亦承其誤至鄭氏所稱沱水尾入江首不干江出則不足以難班也志明云江沱出西正謂沱從江出如非從江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也班氏據元始二年舊志爲書鄭氏生順帝時相距百有餘年或其閒水道湮塞後漢

禹貢班義述中

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水故鄭據以爲駁耳南北朝枝江屬齊梁鄺氏仕元魏未嘗身履其地不知水道已改故仍依班志爲說也夏水亦見班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卽今之長夏水一名魯沱江者也郭仲產云此水冬塞夏通因名夏

水是矣

雲夢土作又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

作雲土夢單行本

索隱出雲土夢云雲土夢二澤名與漢志異古文尙書撰異云作雲夢土者古文尙書作雲土夢者今文尙書是也鄺道元注水經引經文雲土夢作又自是今文尙書與漢志所述古文不同韋昭漢書音義云雲土今爲縣屬江夏親畝記是韋本漢志作雲土但攷志于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編西陵二縣亦皆有雲夢宮而雲杜下獨不載雲土則韋本恐未可爲據顏本作雲夢土注云雲夢澤名又稱雲夢之土云云視韋爲長撰異申韋難顏殆非鄭注云雲夢在南郡是也又云土卽雲杜在江夏吳氏省欽白華前稿同尙書集注音疏續補誼依顧廣圻說定從雲土皆爲韋說所誤然高帝紀乃僞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正本班志是宏開亦未嘗堅持其說也今本尙書作雲土夢據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卽是僞孔本本作雲夢土撰異以爲襲馬鄭王之舊是也今本作雲土夢者唐石經及宋太宗詔改之誤雖與今文合而已失故本之舊矣蜀石經作雲夢土親親縣志云元和郡縣志亦云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並與古本台雲夢本一藪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蓍爾雅

廣雅書局刊本

夏紀同枚書頁上有厥字今金三品述曰夏紀同枚
本鹿謀毛段本作鹿是也金三品述曰夏紀同枚
述曰釋文柁又作樵考工記注禹貢荊州貢樵柁柁字正作
樵按說文柁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柁榦柁柁又重文樵篆解
云或从熏柁爲古文則考工記注所引樵爲今文可知其疏引
書注作樵者順注文爲之也夏紀當本作樵今本亦作柁者後
人據枚尚書改耳柁厲砥怒丹厲古文礪金文惟箇籀柁
據說文亦當作柁厲砥怒丹厲古文礪金文惟箇籀柁
說文竹部云籀箇籀也從竹路聲夏書曰惟箇籀柁又重文籀
篆解云古文籀從籀籀意說文本當云籀箇籀也從竹路聲籀
古文籀從籀夏書曰惟箇籀柁引夏書以證古文籀字正如土
篇至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聖古文至从土卽虞夏書曰惟
日龍朕聖讒說殄行之例木部云柁槁也从木古聲夏書曰惟
當作箇籀柁雖今本籀上脫去竹頭而從車不從足亦可證矣
柁當依說文作柁藝文志考證以說文柁爲古文是也尙書古
文疏證云說文惟箇籀柁爲柁悞疏二是一箇所據本尙作惟箇
籀柁夏紀亦作箇籀柁據徐廣日一作籀足杆然三國底貢厥
則今文作籀足杆今本夏紀蓋後人據枚書改三國底貢厥
名述曰夏紀底作致厥作其紀亦作包匭菁茅述曰夏紀同枚
師古注苞其茅可證春秋僖四年左傳注穀梁疏文選吳都賦
賦劉逵注說文繫傳引書並作苞匭據古文也今文作包匭厥

廣雅書局

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字正作洛此謂職方雍州之洛也此可以證志述禹貢字必作雒也小雅瞻彼洛矣周禮職方氏逸周書職方解雍州其浸渭洛此皆謂出北地歸德水也周禮逸周書豫州其川雒雒此皆謂出京兆上雒水也二字分別自古而然禹貢言雒者五今本地理志惟伊雒字未改廣韻引書道洛自熊耳而云漢書作雒則古本皆作雒可知也志自伊水入雒以下雒字不下十餘見而禹貢雒水之云尤可證上文述禹貢不當作洛按段說是也志下文其川雒雒及弘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黽池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澗水在東南入雒上雒雒水出冢領山河南郡穀成澧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皆豫州川字竝作雒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澧澗既入于河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河南郡穀成澧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弘農郡新安澗水在東南入雒述曰說文無澧字江氏聲本據淮作塵與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通作縵疑非也伊水出讀書雜志云出上當有所字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是也郡國志弘農郡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水經伊水篇云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落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又

東北過新城縣南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盧氏故縣卽今河南陝州盧氏縣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治蔓渠山卽熊耳山淮南子謂之上魏山括地志謂之鸞山元和志謂之鸞掌山明一統志謂之岡嶺嶺尙書古文疏證謂之東密山水道提綱謂之東鸞山在盧氏縣東南一百六十里此山延表甚廣志云在盧氏東水經云魯陽西其義一也蔡傳謂地志言伊水出盧氏之熊耳爲非是禹貢會箋議之是也陸渾今河南府嵩縣東北五十里新城今洛陽縣南伊闕今關塞山卽左傳之闕塞杜注以爲伊闕口者也隋煬帝謂之龍門括地志謂之鍾山今在洛陽縣南二十五里洛陽今縣東北二十里周書洛誥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又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也王城卽漢河南縣下都卽洛陽縣郡國志河南郡穀城澗水出劉昭注補引博物記日出潛亭山水經澗水篇澗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鄭注穀城縣北有潛亭澗水出其北梓澤中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潛亭之處也卽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今文選作郵者也周書曰我卜澗水西謂斯水也穀城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今文選作郵潛亭在今穀城山上故博物志亦云潛亭山千金渠在今洛陽縣北偃師今縣治澗水穀水水源異委同故禹貢謂之澗周語謂之穀漢志于黽池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成入澗而新安下云澗水在東南入澗澗水入澗不詳其地正以穀城已

禹貢班義述中

詳于澠池所以著二水之同委也郡國志云弘農郡澠池穀水出新安澗水出蓋本班志新安故縣在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塔泥鎮澠池在縣西說文澗水出弘農新安東南入雒水經澗水篇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酈注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于其陰北注于穀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澗水也又穀水篇云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播冢林穀陽谷東北過穀城縣北酈云酈澠城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酈注澗水卽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是水也自下通謂澗水爲穀水之兼稱焉故尙書曰伊洛澠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河南王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南出爲死穀北出爲湖溝魏太和四年酈作穀水通穀以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使湖以注澠水方輿紀要據近刻水經注作七謂穀水入澠自元魏始其實酈注本作四下文云千金場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築蓋魏明帝脩王張故績也太和五年與四年正相接而繫以明帝則其爲曹魏無疑日知錄云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也後云朝廷太和中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案三國魏志及晉宋五行志並云明帝太和四年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溢流尤明證而雖指復據周語穀洛闢王卒壅之文謂周靈王壅穀使之東徑王城北以注澠其說蓋本韋昭注韋云洛在王城南穀在王城北東入澠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韋誤以當時水道謂穀本入澠反以穀之入

洛爲靈王時改流故下云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不知班志明云至穀成人雒王城卽漢河南縣穀城在河南南然則西漢瀾水尙未逕河南城北周語亦但云靈王壅穀未嘗言壅入瀾也且漢志瀾澗二水皆冠以禹貢則班氏時猶是禹跡可知至水經所述自是後漢以來改流故其委悉與漢志異也今則瀾水在洛陽縣東南入洛瀾水在縣西南入洛不相通注復與西漢以前略同矣蔡傳釋瀾水引地志出新安東南入洛本不誤榮波曾箋據山海經注穀之文以非之蓋不知瀾穀得通稱也榮波旣豬述曰古文尙書撰異云榮古从火周官經其川榮雒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榮澤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榮澤宣十二年及榮澤見六庫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榮澤也爾雅注園田在榮陽釋文凡六榮字皆从火隱元年注虢國今榮陽縣釋文云本或作榮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焱部榮云亦榮陽縣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榮陽皆从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榮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榮古無从水者書釋文波馬本作播正義曰馬鄭王本皆作播馬鄭王皆古文家據此知古文作播王氏應麟因學紀聞云職方其浸波澌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旣都賈疏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榮播也夏紀亦作播索隱曰古文尙書作榮波此及今文竝云榮播然則今文亦作播其謂古文作榮波蓋斥僞孔而言今本漢志作波者段氏云後人以枚書改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云榮爲濟之溢流波乃洛之支水此

禹貢班義述

專主道濟安得合而言之志播誤爲彼師古以爲二水名矣也
 豬夏紀作都豬古文都今文鄭注周官引禹貢作都自是用今
 文尙書猶于詩箋毛而注禮據三家也藝文志攷道荷澤濟陰
 證稱漢儒所引異字有榮播旣都亦本今文尙書

郡荷澤在定陶東述曰夏紀同荷枚書作荷按古今文竝作荷
 史漢作荷者今本之誤對注本作荷是也禹
 貢山水澤地所在荷澤在定陶縣東本漢志而孔傳乃云荷澤
 在胡陵孔疏地理志有胡陵不言荷澤禹貢集解云說文荷澤
 水在山陽胡陵南正與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
 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足以釋其疑矣定陶故縣在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史正義引括地志云荷澤在
 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城東今名龍池亦名九卿陂唐
 濟陰縣在今曹縣西北李泰說正與志合蔡傳濟陰縣南三里
 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按宋濟陰卽唐縣荷山今在荷澤縣
 東南三十里山以澤名非澤以山名也蔡傳蓋沿元和志之誤
 而舊志復云荷水源出荷山案經敘道沈水云東出于陶邱北
 又東至于荷卽此荷澤也源出

荷山之說顯與經違不可從

被盟豬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

述曰盟豬夏紀作明都盟豬古文明都今文藝文志攷證以
 北漢書盟豬列于古文是也水經作明都用今文而史索隱云
 爾雅左傳謂之孟諸今文亦爲然尙書大傳孟諸靈龜字亦正
 作孟諸者據漢書儒林傳稱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有歐陽氏

學則三家文字或有不同故夏紀與大傳異左海經辨論今文
三家尚書自有同異云世皆知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有異同
不知今文三家又自各有同異蓋歐陽大小夏侯傳習之本不
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公羊有嚴顏雖共出一師不
能無稍歧互是也周官職方作望諸望與盟明孟古聲相近
注望諸明都也下用今文以釋之詩陳諸作明諸故本孟作
皆上字用今文下字用古文以釋之詩陳諸作明諸故本孟作
指南書纂言尚書傳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高注孟諸在梁國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孟諸在今梁國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漢志而水經國水澤地所在明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今案水經國水澤地所在明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水于梁郡蒙縣北水澤地所在明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也故洪氏亮吉補三國志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十年傳遂道以田孟諸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孟諸在今梁國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故晉書地理志云梁國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被孟諸孟諸在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陽
東北接虞城縣界故元和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陽陽陽陽
東北接虞城縣界故元和志云宋州虞城縣孟諸陽陽陽陽

禹貢班義述中

十三

廣雅書局

十里周回五十里俗號盟諸澤唐虞城在今縣西南三里也
宇記云孟諸在虞城縣西北十里俗呼為盟諸澤中有一臺
也禹貢維指云漢書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孟諸澤在其中
自元至元二十三年以後歸德府南北屬黃河衝決禹跡不
可復厥土惟壤述日夏紀厥土下土墳壚田中上述日有書田上
賦錯上中述日夏紀厥土下土墳壚田中上述日有書田上
貢上有棗纖繡述日夏紀厥土下土墳壚田中上述日有書田上
洛述日入于河述日此當與浮于河通于河同例經惟夾
亦通之誤是也師古曰因洛入河則唐本已華陽黑水惟梁州
誤夏紀今本作達亦通字之誤故書作達華陽黑水惟梁州
京兆尹華陰大華山在南述日華陽黑水惟梁州
雅釋山云河南華又云華山為西嶽說文作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
農華陰史集解引鄭注云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
地所在華山為西嶽說文作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
而說文鄭注水經並云弘農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
郡國志云弘農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華山在華陰南
西有少華故曰太華華陰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南以禹貢

禹貢班義述 卷中

華陰得名山今在縣南班固謂在南而水經則云西南者劉
君恭冕以為山界遠故也括地志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古
文以為山界遠故也括地志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古
及蜀郡前氏道作嶓嶓之說不合岷嶓既統述日岷嶓作江
履祥尚書表注云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
古文亦或作岷嶓近是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
書改說文無岷嶓字江氏聲本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
云其始但作岷嶓字江氏聲本岷嶓古文作岷嶓古文作岷嶓
沱在西南入大江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沱在西南入大江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水澤地所在云益州沱水在蜀郡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南經分而為二失班氏之旨矣書正義謂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蜀郡分而為二失班氏之旨矣書正義謂沱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不于此出案志于安陽下第云沱水出西南入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即禹貢之岷嶓也其岷嶓地理志謂岷嶓水出西南入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詳荆州鄭又云江原有岷嶓地理志謂岷嶓水出西南入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沱之類與此即漢志江原有岷嶓地理志謂岷嶓水出西南入江沱在西南入大江
水決復入為沱爾雅分則其明鄭以岷嶓水為沱仍與釋水之文
不合史記河渠書蜀守冰鑿離離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

禹貢班義述中

十四

廣雅書局

中維指謂二江一是沱江一是岷江所創造一是沱江一是岷江
必於後漢復從而沱之意在引信漢志而其實不必然也成都
由唐迄周成爲蜀據慎觀之世始滅于秦蓋自道江之後王會
不通武王伐商一與其列他無聞焉是以水道遷徙圖籍無徵
雖漢大儒如班固者或難之蔡蒙旅平蜀郡青衣蒙山志蜀郡
據信後漢書班固傳益無九云蔡蒙旅平蜀郡青衣蒙山志蜀郡
國漢志嘉陵江在漢嘉陵縣指據此文謂鄭以蔡蒙爲一山然
日地理志嘉陵江在漢嘉陵縣指據此文謂鄭以蔡蒙爲一山然
攷鄭所引地理志蓋東漢志也班固志司馬志皆但云蒙山不云蔡蒙
續漢書復依以地理志蓋東漢志也班固志司馬志皆但云蒙山不云蔡蒙
山則鄭注所述地理志蓋東漢志也班固志司馬志皆但云蒙山不云蔡蒙
引誤齊氏召南史記考證以此譏鄭殆非也其作蔡蒙者蓋裴駰
川雅州府雅安縣北南齊書劉俊傳蒙山近青衣水南去南
二百里據水經稱青衣水出蒙山近青衣水南去南
州界青衣水出蒙山近青衣水南去南
今嘉陵府志云江縣西北當云東南去南
非括地志元和志並謂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傳祇云南
案太平寰宇記云蒙山在名山縣西七十里縣志又云始陽山
山劉君恭冕以為括地志元和志並謂蒙山在雅州嚴道縣南十里傳祇云南
在廬山縣東七里本名山縣廬山今廬山縣治蒙山在廬山縣西
南寰宇記以始陽當蒙山亦失之明一統志雖誤和夷底績厥

土青黎述曰夏紀厥作其黎作田下上述曰夏紀同枚書賦下

中三錯述曰夏紀同枚貢珍鐵銀鑲脊磨述曰夏紀同枚熊羆

狐狸織皮西頃因桓是徠隴西郡臨洮西頃山在縣西蜀郡桓

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述曰頃夏紀作傾律作來頃來

作來誤史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西頃山在隴西臨洮郡國志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隴西郡臨洮有西頃山禹貢山澤地所在西頃山在隴西臨洮

禹貢班義述中

十五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中

十六

廣雅書局

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述曰夏紀逾作論讀書雜志云東字

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

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河蓋本地理

志故如涇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河水杜預春秋釋例曰漢一名

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述曰夏紀逾作論讀書雜志云東字

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

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河蓋本地理

志故如涇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河水杜預春秋釋例曰漢一名

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述曰夏紀逾作論讀書雜志云東字

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

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河蓋本地理

志故如涇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河水杜預春秋釋例曰漢一名

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述曰夏紀逾作論讀書雜志云東字

至武都為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

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為河蓋本地理

志故如涇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河水杜預春秋釋例曰漢一名

王諱墓北... 安定涇陽開頭山... 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 書靈帝紀注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 故方輿紀要云涇陽城在平涼府西... 記五帝本紀登雞頭秦始皇本紀出雞頭山... 王孟宗雞頭道是也... 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注涇陽城在平涼府西... 陝形訓涇出薄落之山... 志并頭山一名涇山... 元和志涇水出百泉縣涇谷是也... 記並引涇水出百泉縣涇谷是也...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高山注云山經曰高山涇水出焉... 注于渭是也... 雞頭并頭山... 漢志之并頭山... 水出朝那縣西并頭山... 字形近之... 今平涼西南或以平涼城北之山

禹貢班義述中

七

廣雅書局

日為涇者... 有二源北源出固原州南... 南合四水又東南經固原州南... 前志所云北支出老山日後... 流亦曰橫水東流折東北與... 峽中曰前峽者也... 永壽縣泉涇陽諸州縣至高... 東北高陵西南漢陽故縣在... 安定右扶風左馬湖也... 六十里陳氏與詩毛氏傳疏... 鄭從鄭志而云幾二千... 里者兼連渭水言耳... 漆沮既從鄠水迤同右扶風... 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與志合紀述作所縣故城在... 水篇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 二水一水東北流為枝津一... 石墩注于渭地說云渭水又

禹貢班義述 卷中

相如傳注張揖曰... 郭縣東南發源北流逕縣東... 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 十步水深三尺自縣界來終... 至宋村入渭... 始靈臺左傳舍諸靈臺者也... 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迴百... 王引水為辟雍靈臺詩地理... 豐水即古靈臺處詩地理考... 山異辭所有惟原阜石墩而... 陰原在咸陽縣西南二十里... 而括地志乃云豐水渠東北... 稱是矣上林苑史記秦始皇... 之南山然遂起上林苑楊雄... 周表數百里三輔黃圖漢上... 方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云方... 西北十四里皆是今豐水出... 又北逕長安縣西又北至咸... 稱東注者傳箋謂禹治之使

禹貢班義述中

六

廣雅書局

渭雖若與志合其實非漢時... 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 旅左馮翊褒德北條荆山在... 南帝王世紀禹鑄鼎于荆山... 水經渭水注渭水之陽即懷... 南即懷德縣故城也沙苑今... 苑南荆山又在漢縣南故下... 括地志懷德故城在今同州... 而襄宇記云懷德故城在今... 時縣也漢縣在今朝邑縣南... 國開因漢舊名于富平立懷... 富平有荆山于是後儒頗襲... 洛水東南歷靈臺原俗謂之... 水歷靈臺原入渭... 日至于荆山逾于河富平東... 下文云下有靈臺原又云洛... 山東南而靈臺原即荆山之... 之所在正... 終南惇物右扶風武功大壺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 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京...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敦物正作敦

禹貢班義述中

十九

唐雅志局干本

則野民所據地理志正作岳小司馬駁之曰地理志有垂山無岳山則唐本已誤矣郡國志垂亦當作岳水經注引地理志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而其下云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又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然則大壹山在武功縣南岳山又在大壹山南志皆在縣東東當爲南字之誤

至于烏鼠原隰底績至于豬塋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塋澤述曰豬塋夏紀作都野豬塋古文都野今文水經廣雅作都野用今文也鄭注地理志豬塋在武威名曰休屠澤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酈注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北卽休屠澤也古文以爲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東北流逕姑臧縣故城西又東北流逕馬城東縣城雄於武始城卽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宣威縣故城在東北逕平澤是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湮鄯王殺休屠王以其眾置武威縣故城東漢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漢一水又東流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漢涼州府增郭武威縣北去三百里則鎮番縣北邊牆外今西套額魯特西北界也卽元和志之白亭軍地有亦不喇山武威故城當在其陽袁宇記謂在番和縣西北三百里番和今永昌縣

魚海子也當亦不喇山東北行都司志謂之小閘端海子蒙古
 名曰哈喇鄂模其上游爲三岔河又曰沙河沙即三岔之合聲
 土人呼爲郭河郭谷聲之轉源出武威西南東北流出邊牆又
 東北逕鎮番東邊牆外又東北逕亦不喇山東又東北瀕爲澤
 此鄯元所指爲東海者也其所指之西海即今昌寧湖蒙古呼
 爲沙喇鄂模者也其水源出永昌西南名曰水磨川又名雲川
 東北流出邊牆逕亦不喇山西又東北瀕爲澤與三岔河了不
 相涉鄯元謂此與東海同源其失在誤分休屠豬野爲二不從
 古文說也志云姑臧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行七百九
 十里谷水即沙河海即休屠澤而括地志乃云都
 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抑誤矣
 夏紀宅 三危既宅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作度 三苗不敘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敘各以其敘五帝紀宋微 厥土黃壤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子世家並作序正與此同 厥土黃壤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賦中下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作厥田惟上上 賦中下 述曰夏紀宅敘古文序
 璆球古文璆今文古文尙書撰異曰詩韓奕箋引書而釋文曰
 璆字又作玲孔安國曰璆玲字玲璆美玉也鄭注尙書云璆
 璆美玉也玲玲璆石之次玉者鄭訓美石則其本作玲甚明鄭

禹貢班義述中

三

卷之六

傳古文作珎而漢志作琳者劉君毓崧以爲班氏兼用今文也
論衡率性篇引禹貢曰璆琳琅玕正本今文枚書貢上有厥下
有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左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述曰禹
澤地所在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郡國志左馮翊夏陽有龍
門山穆天子傳北登龍門九河之磴吳越春秋禹鑿龍門闕伊
闕太平御覽四十引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鑿呂梁未闢河出於
孟門上慎子河之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騶馬追弗能及淮南
子龍門未闢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水經河水篇又南出龍門口酈注昔
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
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
際鑄迹遺功尙存史記索隱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正
義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通
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云龍門水縣船而行兩旁有山寰宇
記龍門關在韓城縣東北龍門山關之下卽禹門渡薛瑄龍門
記河津縣西門西北三十里龍門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
山斷河出兩壁相望東南麓穴巖構木爲棧道盤曲而上瀕河
有禹廟今龍門山其東在山西絳州河津縣西北其西在陝西
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兩岸對峙中通河流形如門闕夏陽故縣
在韓城西南皮氏在河津北漢志
據西言水經據東言其義一也
會于渭汭織皮昆崙
述曰夏
紀崙作

俞晦者俞之俗溝洫志析支渠叟述曰夏紀叟作搜叟古文搜今文西戎即敘作命疑此志本亦作俞述曰敘夏紀作序撰異云志本作序作敘者後人改誤也

禹貢班義述中

三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卷中

舊唐書初校黃

禹貢班義述卷下

寶應成蓉鏡撰

道汧及岐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述曰道汧夏紀

釋文汧字又作汧指云說文有汧無汧史集解引鄭注云地

理志汧在右扶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汧山在扶風汧縣之西

也晉書地理志扶風郡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本班志汧

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吳山孔疏引作吳岳山海經

吳山之峯秀出雲霄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水經渭水注汧

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國語所謂虞山

矣虞唐六典關內道名山三曰吳山亦曰吳嶽郡國志右扶

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亦曰吳山周官職方雍州山鎮

曰嶽山鄭注嶽吳嶽也爾雅釋山河西嶽郭注別名吳山禮中

庸載華嶽而不重亦曰關山書釋文汧馬本作關廣雅釋山吳

山謂之關山郭璞注山海經亦云吳山別名關山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開與汧同吳山虞山吳嶽嶽山開山並汧山之異名

一統志吳山在隴州南汧山在隴州西據兩漢志皆謂吳山即

汧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俱別有汧山與吳山不相蒙近志皆

因之然脈絡相連在古只是一山也述曰周禮雍州山鎮曰嶽

山漢志以吳山為雍州山是吳山即嶽山也又云吳山漢志雖

云在縣西而周禮縣互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此二山者

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汧山當以漢志為正四書釋地

在禹貢名嶽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

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廣雅疏證俗以在州西四十里者

為汧山在州南八十里者為嶽山其實一山也皆足正俗說之

誤然胡氏又云自周禮汧山為嶽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

嶽史記封禪書遂析嶽山吳岳為二而汧山之名遂隱案史記

之岳山即古文以為嶽物之岳山與職方之嶽山無涉職方之

嶽山即史記之吳岳山志所云吳山古文以為汧山者也故志

綴以雍州山胡氏謂史記析嶽山吳岳為二疏矣蔡傳依古文

以釋經禹貢會至于荆山逾于河述曰逾夏壺口雷首河東郡

筭非之亦誤蒲反雷首山在南述曰穆天子傳南還至于雷首郭注雷首山

有雷首山水經注河水又南逕雷首山山西山陝大河北去蒲坂

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並與漢志合而禹貢山水澤

地所在復謂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者括地志云雷首山

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是也然方輿紀要又

云雷首山首起蒲州尾接大行則太遠矣一統志雷首山在

西蒲州府永濟縣南按蒲反故縣一統志以為在永濟縣東南

據漢志稱雷首在蒲反南則亦當在永濟縣東南矣雷首一名首

山志上云蒲反有首山祠即繼之曰雷首山在南是首山即雷

首山春秋宣公二年左傳初宣子田于首山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下漢書武帝紀元封六年春作首山宮杜預曰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文穎曰首山在河東蒲反縣一名首陽詩唐風采芣首陽之顛論語伯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之下晉書地理志蒲反縣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寰宇記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也一統志雷首首陽本爲一山大抵山南爲陽以首陽爲首山之陽者近是一名歷山祁國志劉昭注補蒲坂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括地志雷首山亦名歷山但據水經瓠子河注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謂之歷山雷澤即雷夏澤在成陽西北成陽故縣今在山東曹州府治東北然則歷山當在府治西北此歷山乃舜所耕處劉昭以蒲坂歷山當之誤矣一名蒲山括地志雷首山亦名蒲山按志下云故曰蒲秦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本蒲也晉文公以賂秦後秦人還蒲魏人喜曰蒲反矣謂秦名之非也竊謂孟說近是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年取蒲反是時已有蒲反之名豈始皇所加邪山在蒲境故曰蒲山一名薄山封禪書自華山以西名山七一日薄山括地志雷首山亦名薄山蒲薄音相近一名襄山封禪書薄山者襄山也應劭曰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徐廣曰蒲反縣有襄山括地志雷首山亦名襄山一名中條山唐六典括地志元和志並云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寰宇記中條山亦曰薄山也一統志中條山雖自有其名要不外乎禹貢之雷首一名獨頭山關駟十三州志雷首

禹貢班義述下

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俗謂之夷
 齊墓也水經一名甘棗山括地志雷首山一名甘棗山一名
 渠豬山通典雷首在今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
 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一名吳山括地志雷
 首山一名吳山吳山卽吳坂也據封禪書稱薄山者襄山也而
 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又云登薄山竇軫之陞則岐而
 爲二此卽括地志所云隨地異名者也至寰宇記謂卽伐桀升
 衡之隅則恐近于皮傳矣志上云有堯山首山祠是堯山與首
 山判爲二水經注謂雷首俗亦謂之堯山者亦非
 至于大嶽述曰夏紀同底柱述曰夏紀同底柱紀底作
 峽述曰孔疏林尚書
 抵底古文析城河東郡濩澤析城山在西南
 解蔡傳引志無南
 字東坡書傳傳禹貢解有南字按孔林蔡非也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正本班志郡國志河東郡濩
 澤劉昭注補引前志亦云在縣西南蘇傳所據本不誤故括地
 志云析城山在澤州濩澤縣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析城山在
 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方輿紀要地理今釋並云析城山在澤
 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唐濩澤縣卽今陽城縣治天寶元年改
 曰陽城故元和志云山在陽城西南以今輿圖按之漢濩澤故
 縣當在陽城縣西南濩澤河北岸應劭曰濩澤在縣西北則漢
 縣在濩澤東南矣一統志引舊志云濩澤在縣西嵯嶠山下則
 漢縣不得亦在縣西矣水經注云濩澤水東逕濩澤又東逕濩

澤縣故城南是漢縣在漢澤河北岸矣寰宇記謂漢縣在陽城縣西三十里者誤析城郡國志河東郡漢澤侯國有祁城山錢氏大昕曰祁當作析蜺虹對二水經注析城山在漢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元和志析城山在今王屋縣西北六十里其峯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據水經注稱析城山在漢澤南則當在今陽城縣西南水道提綱謂漢澤河出陽城縣西南境析城山西北之岳神山岳神山卽水經注之白澗嶺析城山在嶺東南是析城在漢澤河南至于岸唐王屋故縣在濟源縣西王屋西北卽陽城西南也

王屋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述日林尚書解引地理志王屋在河東垣縣北誤找東字史集

解引鄭注云地理志沆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垣上有東字疑前漢之垣縣後漢曾改爲東垣故周官職方注榮充水也出東垣入于河說文沆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資治通鑑六十四建安十年會白騎攻東垣胡三省釋文辨誤云此東垣乃河東郡之垣縣今本續志無東字者疑建安末復故治至晉未改故晉書地理志司州河東郡亦作垣括地志故垣城漢縣治本魏王垣也在今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唐垣縣卽今山西絳州垣曲縣治王屋山志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括地志王屋山在懷州王屋縣北十里元和志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唐王屋縣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然則王屋山在濟源西北垣曲東

禹貢班義述下

北太行河內郡壑王太行山在西北述曰太行列子謂之大形淮南子謂之五行之山隋書地理志謂之母山寰宇記謂之皇母山或名女媧山漢志有兩太行並在河內郡一壑王太行山在西北一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壑王故縣即今河南懷慶府治山陽故縣在今修武縣西北戴氏震水地記云河北八陁一日軹關陁二日太行陁三日白陁四日崧口陁五日井陘六日飛狐陁七日蒲陰陁八日軍都陁此皆兩山中隔以成隘道也軹關之山與太行中隔沁水其山脈來自大嶽白陁之山與太行中隔丹水其山脈自發鳩別而東井陘崧口之山與白陁中隔漳水其山脈自清漳之源沽嶺別而東飛狐蒲陰之山與井陘中隔滹沱其山脈來自北嶽軍都之山與蒲陰中隔桑乾水其山脈自大同府之外陰山別而東大行之名尤顯著故稱太行八陁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于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陁後代史志地記多本其說于軹關以北軍都以南諸山繫目以太行其亦不達于理矣今按戴說是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齊侯遂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朝歌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孟門胡氏渭謂即白陁熒庭在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由朝歌而孟門而太行而熒庭歷歷如繪孟門在丹水東熒庭在沁水西太行在丹水西沁水東正與戴說合證一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瞰

閭霍山恆山而不及嵩高是周官雖有五嶽之名且不得有嵩
高山况堯典明言四嶽焉得中有中嶽嵩高之云乎白虎通義引
書大傳言五嶽有嵩山封禪書述尚書有中嶽嵩高也公羊何
休注引尚書有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或據爾雅或本緯書讖緯
之說固難據信卽釋山所稱五嶽先儒亦謂漢人增益均不足
爲唐虞嵩高中嶽左證漢志云是爲中岳亦第蒙上武帝置以
奉大室山爲言非謂古文家有此說也善夫維指之言曰左傳
大室于四嶽外別言之亦可見嵩高不爲嶽矣鄭注地理志外
方在潁川嵩高山又詩譜云外方之山卽嵩也郡國志潁川郡
陽城有嵩高山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嵩高在潁川陽城縣西北
又云外方崑崙是也竝與志合後案云志云古文則是古文說
故鄭用之是其義矣審高故縣卽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治陽
城在縣東南山今名
嵩山在縣北十里
桐柏至于倍尾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
北古文以爲倍尾山
述曰倍夏紀作負音聲負聲古音相近呂
氏春秋王菩生鄭氏禮記注述今月令作
王荇穆天子傳茅荇郭注亦云荇今菩字音倍漢志有荇陽宮
東方朔傳作倍陽是其例古文倍尾今文負尾而枚書則作陪
尾師古曰倍讀曰陪蓋爲僞孔所誤鄭注陪尾在江夏安陸東
北若橫尾者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晉書地理志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史索隱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東北地理志謂之橫尾山史正義括地志

禹貢班義述下

云橫尾山古陪尾山也在安州安陸縣北六十里元和志陪尾山一名橫山在安陸縣北六十里並與志合故孔疏通典東坡書傳禹貢指南書古文訓林尚書解黃尚書說蔡傳禹貢疆理記皆依扶漢志爲說自周官賈疏據春秋緯云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而程泰之以下遂以泗水陪尾山釋經尙書後案云泗水縣陪尾此又一陪尾爲泗水發源處諸說以爲禹貢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禹貢鄭注釋云無論緯書之言不足徵信卽令泗水所出真有陪尾亦自別于安陸之陪尾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脈言據爲典要可云戾矣其說皆是至僞孔傳謂准出桐柏經陪尾尤荒繆不經尙書注疏考證反據以難志抑疏矣安陸故縣或云卽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治或云在縣北今考水經沮水注隨水南迴逕永陽縣西歷橫尾山卽禹貢之陪尾山也隨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入于沮永陽在今應山縣北隨水逕其西然後歷橫尾山山當在應山縣西南括地元和二志謂在安陸縣北六十里是也唐安陸卽隨水又西南至安陸故城西入沮水則故城當在今縣西北故漢志云橫尾山在安陸東道嶧家述曰嶧江氏北縣治縣北並非

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章山故史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郡國志云江夏郡竟陵侯國有立章山本內方晉魏謂之章山故晉書地理志云江夏郡竟

陵章山在東北古之內方山水經沔水注云沔水自荆城東嶺
在今湖北襄陽南流逕章山東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
既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據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
北六十里張琳州北今漢水附章山之東通典云長林縣有章
山輿地紀勝云內方山又名章山是唐宋亦稱章山曹學佺名
勝志謂之馬仙山方輿紀要謂之豫山一名障山 大清一統
志謂之馬良山水道提綱謂之三尖
山漢竟陵故縣當在今荊門州東北至于大別六安國安豐大
別山在西南 述曰孔疏云地理志無大別尚書今古文注疏譏
其在廬江安豐縣郡國志廬江郡安豐有大別山禹貢山水澤
地所在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班志安豐隸六安國而鄭
注司馬志水經云廬江者建武十年省併也左傳定公四年吳
師伐楚舍舟于淮汭白豫章與楚夾漢史皇謂子常必速戰乃
濟漢而隙自小別至于大別水經沔水注京相璠春秋土地名
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
當作無緣乃在安豐也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阪近城作
廬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案京相璠與漢志合杜預疑
大別不在安豐元和志復以翼際山一名魯山者爲大別鄭元
以下沿杜預之失輿地紀勝以下襲元和志之誤今案水經沔
水篇云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俗名爲檀山峴蓋大
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江水篇注巴水出雩婁縣

禹貢班義述下

之下靈山卽大別也與浹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浹水今史河源出河南光州商城縣東南巴水今巴河源曰九子河出湖北黃州府羅田縣東北二水所出卽禹貢大別山也據水經稱雩婁縣南大別山則雩婁故城當在商城東境據鄒注稱雩婁在安豐西南則安豐當在固始東南霍邱西南與漢志大別在安豐西南之說正合禹貢錐指云孔疏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今按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眾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其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小別當在大別西孔說正相反尙書後案云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進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杜預所以疑安豐無大別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脈之靡迤而不盡者耳案永樂大典本水經注作販義亦同觸者僅漸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傳云觸山回南入江回者回轉而後南入耳非僅至山已入江也玩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一南字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禹貢鄧注釋云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非會匯在東陵也道河言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大伾至于大陸凡至于云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此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正以自大別至江水有回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鄒元謂

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述門郡國志張掖居延屬國
 山水澤地所在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晉書地理志西海
 郡居延澤在東南舊唐書尚書所謂流沙也通典甘肅張掖縣有
 居延澤卽古流沙地並本班志史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流沙
 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志云東北而此作西北者後案以爲裴
 誤是也漢居延故縣卽今額濟納旗弱水由合黎山后峽口東
 北流日坤都倫河又東北逕額濟納旗東亦曰額濟納河又東
 北分爲二支流入居延海海卽漢居延澤也在旗東北故亦曰
 額濟納海蒙古稱西北者爲索郭克郭模東北者爲索博郭模
 水經注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
 生五日據鄧元稱形如月生五日當是中間闊而兩端漸小今
 則兩居延海皆橢圓形而坤都倫河分流入海之處反較古爲
 差狹也但居延澤實非流沙而古文以爲流沙者傅氏寅云弱
 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黃
 氏度云導弱水至合黎止合黎之西舊唐書爲夷界故不復紀其
 所經歷鄭氏曉云弱水正脈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
 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胡氏渭云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
 不爲患再治此水止于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曰弱水旣西
 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
 弱水實入居延澤則以爲流沙云爾竝足闡明經指而胡氏說
 尤能發古文之義然胡氏又云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

禹貢班義述下

北而非西矣。蓋豈有二流沙斯爲繆矣。禹貢兩流沙本自不同。未可強合。餘波入于流沙。經以未見居延澤。故約略言之。其意蓋指北流沙。今蒙古北之瀚海是也。橫互幾二千里。竹書紀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漠北方流沙。卽此。若西被于流沙。自斥西流沙言。是辭招魂。晉書魏書周書北史。裴矩西域記。唐書郭義恭廣志。所稱流沙。輒據錄。今新疆諸地之大戈壁。是也。尙書小疏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言暨者。蓋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在敦煌西者。西被之流沙。在居延北者。朔暨之流沙也。夫以居延澤爲西被之流沙。固與經文顯悖。然如顏師古杜君卿輩。謂入于流沙在敦煌西。不知戈壁東距合黎極遠。非餘波所得入也。其誤蓋侑于僞孔。而錐指用陳說。復謂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不知禹道弱水至合黎。未測其下游之遠近。故但云餘波入于流沙。若無餘波之文。恐似弱水至合黎。卽入流沙矣。非謂正流入居延而餘波又入流沙也。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不言餘波者。蒙上爲文也。至鄭注引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通于南海之說。蓋本之山海經。淮南子而酈道元司馬貞從之。證之古經近志。皆云北流不得轉向南海。于義鑿枘殆失之矣。後案云。漢志古文說謂居延爲禹貢流沙。灼然可據。近人謂流沙在嘉峪關外。非弱水所入。豈可易漢志古文說乎。况今弱水實入居延。而嘉峪關外並無西流出塞之水乎。論議明確。足以引信。並義惟謂弱水流沙亦入

南海則不免遇護鄭注之失今古文注疏云南志南海
 謂流沙迤南之海卽居延澤也牽就其詞拘近皮傳矣
 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金城郡河闕河水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魏郡鄴故大河
 在東北入海述曰爾雅釋水河出崑崙虛色白說文風俗通義
 洹志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西域傳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三書其水
 表三百里三書積石爲中國河云以今輿圖案之蔥嶺有南北兩河
 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以今輿圖案之蔥嶺有南北兩河
 與于闐之源爲三而論河之正源則惟蔥嶺北河足以當之其
 水名雅瑯雅爾河源出蔥嶺之哈喇淖爾一曰喀喇庫勒蔥嶺
 卽爾雅之崑崙釋氏西域記謂之羅浙西山唐書地理志云俗
 名極疑山明一統志云彝名塔爾塔石打班水道提綱云今名
 阿賴山近俄羅斯人謂之烏拉嶺蒙古語謂黑曰哈喇池曰淖
 爾回語謂黑曰喀喇池日庫勒水色青黑故云卽古阿耨達池
 史記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上有瑤池漢書西域傳稱三池盤
 石坂魏書西域傳稱大次小三龍池辨機西域記以爲阿那婆
 荖多池唐言無熱惱近俄羅斯人以爲亞剌湖皆其異名也史

禹貢班義述下

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並云干闥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東流注鹽澤涼土異物志亦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
 東爲河源哈喇淖爾西北出則爲媯水注雷翁海西出則爲
 恆河分流入南海此大宛傳西域傳涼土志所謂西流注西海
 者也其云東爲河源者卽雅爾雅爾河其水合蔥嶺南河及和
 闐河卽于東北流爲塔里木河東注羅布泊卽西域傳所云干
 闐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者也羅布泊伏流千五百
 里東南至巴顏喀喇山噶達素齊老石壁上天池蒙古語謂北
 素石如塔星嶺之石重源顯發東南流爲阿勒坦河蒙古語謂
 速望如北流爲火敦腦兒元譯言星宿海一曰郭敦他拉此
 卽西域傳所云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者也班氏志
 地理亦主蒲昌潛行之義與傳西域同故云河水行塞外而不
 稱史志云金城郡河闡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卽此積石此名當
 起于漢孝武元鼎六年李息徐自爲平羌以後非禹貢道河之
 積石也鄭氏樵六經奧論云班固述河源之經流遠窮蔥嶺蒲
 類海卽崑崙以爲潛行地中而出爲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
 河至積石固之言非也案西域傳之云第謂河源所出初不云
 禹跡所經也恐不足以難之水經河水篇云又東入塞過敦煌
 酒泉張掖郡南治今肅南治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治又
 東過隴西河關縣治今肅北此卽漢志所云東北入塞內
 者也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積石山在隴西河關縣西南此正
 禹貢道河之積石也水經又云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肅北

[illegible]

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丘移徙耳地理志
於魏郡鄴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曰庹泥河民
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築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
復禹舊迹也案溝洫志亦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周定王
五年徙河自宿胥口而東行漯川又東北至長壽津始與漯別
行而東北至成平東合洧水謂之合口故水經河水注云又東
北過黎陽縣南河之故瀆出焉東北逕戚城西北逕陰安縣故城
又逕黎陽縣故城東黎陽縣故城南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北
平邑郭西逕黎陽縣故城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昌樂縣故
北逕發干縣故城西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元
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
城東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
城東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
故城東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又東北逕
縣西水經又云濁漳水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注合清河
過平舒縣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注合清河謂之合
宿胥口至此正漢志所云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者也過郡

十六當作二十六謂敦煌酒泉張掖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西河上郡河東京兆弘農河南河內陳留
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也今本脫去二字水經注釋據
今本漢志以疑班氏疏矣志于魏郡鄴下云故大河在東北入
海此卽斥河渠書溝洫志云云也蓋自斥漳以本禹河故瀆
周定王五年河徙行漯川其瀆乃爲漳據而河至合口猶與漳
會同流入海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改徙千乘入海而合口以
下大河故瀆遂爲清漳二水所據唐宋以還遷徙者屢明引治
中太行隄成河專由南清河入海而北流遂至于龍門南至于
絕漢志所云河至章武入海者終不可復矣至于龍門南至于

華陰東至于底柱述曰夏紀作南至華陰東至砥柱無于又東

至于盟津述曰溝洫志亦作盟津尚書表注云孟津古文作盟
是今文亦作盟津也故尚書大傳至于盟津之上亦作盟津今
本尚書作孟津當是今文也六字水經河水注引尚書亦作孟津
東過洛汭述曰洛當作雒雒洫志正作雒內汭至于大伾述曰
坏上一成也伾有力也邵公左相仲虺所封國大伾當作坏漢
地理溝洫二志作伾古文取伾爲坏夏紀作邵今文假邵爲坏
也水經河水注引禹貢至八伾并述鄭注云流出伾際矣鄭用
古文正作伾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作邵從今文也釋文又作伾

禹貢班義述下

三

廣雅書局聚

信都國信都水入海 述曰夏紀亦作降索隱曰地理志从糸
援屯雷信都二絳字爲證其說得之鄭注謂作絳爲非誤也屯
雷故縣在今山西潞安府屯雷縣南東入海經注引作東入
漳讀書經志云入海本作入漳是也禹時絳水入漳漳水入河
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從千乘入海漳水始由河濱入海非
系欽所及見也信都即今直隸冀州治鄭注地理志曰大陸在
近底絳水在安平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此數蓋斥地說降水千
里至大陸之義雖未盡確然其說難地志則未爲非故後案云
又謂屯氏河其故道與則皆未然水經濁漳水注漳水東逕屯
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水西出穀遠縣東
發楊谷穀水逕屯留縣南爲屯留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入于
漳故絳水之絳字從水出屯留縣南東入漳也又東北逕鹿
東注絳水發源屯留縣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開
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
河之過降當應此矣鄭元謂漳絳通稱本系爲說視鄭似優其
云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降應此則猶襲班誤故禹貢論難之
云勝實無以得絳水之真遂牽合以信其說也鄭又云其縣本
共和之故國不因惡降而更稱當非改絳革爲今號是正鄭注

禹貢班義述下

古

廣雅書局

國惡言降改謂之共依而廢讀或作絳字之誤至屯氏北出館
陶則又以鄭爲近之雖指云鄭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志有明
文禹河既自鄭爲近之雖指云鄭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志有明
接哉然則鄭氏此義亦未可據依矣維指又云志云故章河在
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絳
水出其南則漳水之從流鄭元所謂絳漳者也濁漳注云漳水
自南宮縣故城南西流鄭元所謂絳漳者也濁漳注云漳水
東南逕九門城南西流鄭元所謂絳漳者也濁漳注云漳水
城縣故城北西流鄭元所謂絳漳者也濁漳注云漳水
于廣川縣之張甲故渠城東入海蓋縣北故漳即禹河之故道而
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蓋漢時信都之漳水徙徙其縣南故
地志以此爲絳水而信都縣北之漳水徙徙其縣南故地志以
故水經敘漳水仍自信都縣北之漳水徙徙其縣南故地志以
今無水唐人遂謂之枯絳渠此渠乃漳水一時之徙漢志以
爲禹貢之絳水經注而信都縣北之漳水徙徙其縣南故地志以
入漳之絳然經注而信都縣北之漳水徙徙其縣南故地志以
之焦氏詞雖極辨究難免誤支之失漢志之誤正不必爲班諱
也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 述曰夏紀亦作降索隱曰地理志从糸
援屯雷信都二絳字爲證其說得之鄭注謂作絳爲非誤也屯
雷故縣在今山西潞安府屯雷縣南東入海經注引作東入
漳讀書經志云入海本作入漳是也禹時絳水入漳漳水入河
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從千乘入海漳水始由河濱入海非
系欽所及見也信都即今直隸冀州治鄭注地理志曰大陸在
近底絳水在安平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此數蓋斥地說降水千
里至大陸之義雖未盡確然其說難地志則未爲非故後案云
又謂屯氏河其故道與則皆未然水經濁漳水注漳水東逕屯
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水西出穀遠縣東
發楊谷穀水逕屯留縣南爲屯留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入于
漳故絳水之絳字從水出屯留縣南東入漳也又東北逕鹿
東注絳水發源屯留縣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開
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川脈無他殊
河之過降當應此矣鄭元謂漳絳通稱本系爲說視鄭似優其
云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降應此則猶襲班誤故禹貢論難之
云勝實無以得絳水之真遂牽合以信其說也鄭又云其縣本
共和之故國不因惡降而更稱當非改絳革爲今號是正鄭注

禹貢班義述下

古

廣雅書局

文地理志本作同爲迎河入于海讀史記雜志雖誤謂
古文作逆今文作迎其辨正今本漢志之逆則是也 嶓冢道
漾東流爲漢隴西郡西嶓冢山氏道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
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述
嶓冢山氏道本經文亦作漾氏道下養水所出養即古文漾字之省
故郡國志亦作養志述經文亦當作養今本作漾者撰異云後
人用尚書改是也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地理志曰嶓冢山氏道
再貢養水所出從古文孔氏作漾非也齊氏召南乃據道漾誤
文以正養字誤矣夏紀亦作漾是古今文並作漾也讀書雜志
云至武都爲漢上脫東字東漢水東字後人所加皆是也西縣
故城在今甘肅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氏道當在州南武都郡在
北東流武都山所出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氏道當在州南武都郡在
家如于魏收魏書地形志其言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氏道當在
養水所出則不著山名明嶓冢山在隴西氏道故也故水經禹貢山
水澤地所在云嶓冢山在隴西氏道故也故水經禹貢山
出隴西氏道嶓冢山在隴西氏道故也故水經禹貢山
亦云嶓冢山在武都氏道嶓冢山在隴西氏道故也故水經禹貢山

不見于氏道然于氏道言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為漢正釋
經嵎道其盤過之漢明氏道亦有嵎山是山岷岷延長
西氏道其盤過之漢明氏道亦有嵎山是山岷岷延長
著岷山氏道不重出如雲夢跨江南志惟于南郡華容
見也岷山氏道不重出如雲夢跨江南志惟于南郡華容
在西縣蔡氏道一山跨于南縣雖岷山氏道惟于南郡華容
其會通班氏道要自明確故尚書通考從之程氏大昌黃氏度
氏若據班氏道錫全氏祖望既以漢志為疑而禹貢維指復極
經班書蔡氏道乃過與林氏士奇據班志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水
案而云鄭日地理志岷山不見于經為疑則亦未嘗能堅持其說也後
志既專于西縣言岷山并冠以禹貢則必古經相傳舊說鄭據
古義故云然也其說近是但後案又據水經注謂西漢合蜀水
則與東漢通注亦以二水互通為禹貢漢志左證不知經明
云逾于河是南漢古亦不相通西漢合蜀水與東漢通注自是元魏水
道未足為經證也而焦氏復謂漢合蜀水與東漢通注自是元魏水
岷山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復謂漢合蜀水與東漢通注自是元魏水
析河陽置岷山縣以表其山而水經注絕不一及洵篤守古義
者雖指難難而申魏收柳疏矣江夏郡治在今湖北德安府
雲夢縣東南水經夏水篇云岷山出江夏郡治在今湖北德安府
岷山縣又東南水經夏水篇云岷山出江夏郡治在今湖北德安府
岷山縣又東南水經夏水篇云岷山出江夏郡治在今湖北德安府

禹貢班義述下

六

廣雅書局

河經云又東南過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篇云又東南過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章口東有夏水之源夫夏水之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
別入河為夏水之源夫夏水之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
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謂夏水也春秋左傳
自堵口下河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水也春秋左傳
稱吳伐楚沈尹筮奔命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水也春秋左傳
公羊傳云過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水經云過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夏水許既謂河入江又出武都入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為夏水即謂河入江又出武都入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云蓋由夏水至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即河也河既得名夏水故河亦稱夏水云耳案傳說與鄭元
合是以明班義故注亦云又東為滄浪之水述曰滄浪古文
地理志滄浪水至江夏水篇云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河水
文今過三滋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
于海嶠山道江蜀郡渝氏道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
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述曰嶠山紀作汶嶠古

禹貢班義述 卷下

文山部云陽山也在蜀岷山西徼外水部云江水出蜀岷山
外岷山入海史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岷山在蜀岷山道
國志蜀郡岷山道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山在蜀岷山道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川龍安府岷山道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名山日岷山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阜山日岷山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山是也岷山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二千是也岷山岷山在西徼外水經岷山在蜀岷山道
伏西不南走營中皆岷山松潘西北皆岷山松潘西北
極范成大謂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州記云大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為天彭關岷山源
謂發源溫江者也西至岷山岷山源
平康縣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云鐵豹嶺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云禹貢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禹貢班義述下

七

廣雅書局

氏道西徼外則當以鄭注所引益州記為正自晉以下說江源
者皆云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臨洮本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州衛西其水漸大復經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西徼外之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郡臨洮縣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來入江者遂以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道提綱云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又有北源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在信縣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引信縣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派在東源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山東南流二百餘里合流又西岷山源
滿山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而漢志云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江都故縣岷山源出西戎不可窮極亦非也岷山源
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徐鍇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
六百六十里宋本漢志同當據以正今本之誤郡九行七千
謂蜀郡提綱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廬江丹陽廣陵也東別為沱

又東至于醴述曰馬鄭王本作醴與漢志同是古文作醴夏紀作醴是今文亦作醴故書作醴唐石經以下並用

之非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冒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道沈

水東流為沛入于河軼為滎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

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瓊槐入海過郡

九行千八百四十里述曰夏紀無流字沛作濟沛古文濟今文

所蕩沃也古文用假借今文用本字周官職方注沈為滎水經

濟水注引晉道志亦曰南沈為滎澤並從今文惟地理志用古

文作軼七經孟子考文以沈為古文者誤史集解述沈引地

理志作沈為滎者裴駰順史記文為之也滎當作滎說文沈

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為沛沛沈也東入于海軼注地理志沈

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軼為滎並與志合

志云王屋山沈水所出者水經滎水出河東東垣縣東北山

沈水注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滎水出焉西至共山南流于泰

澤郭景純云滎沈聲相近即沈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流于

重源出縣西北平地地勢平濶有東二城源出縣東北城東

北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東

逕原城南東台北水亂流東南注括地志王屋山在王屋縣北

十里沈水出山頂崖下石泉停而不流其深不測既見而伏至

濟源西北二十里平地地勢平濶有東二城源出縣東北城東

石橋橋西為西池周如東池舊記滎水出王屋山頂太乙池伏

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于此其太乙池今亦涸矣劉潛西源

辯云滎水二源舊志唯以廟垣石橋為界按水經注二源一在

原城東北一在原城西南為地殊遠不可以一橋之界遂分東

西而謂二源俱在是也意此為東源信矣池西二里又有一源

舊稱為龍潭時出時沒下流經濟源南會池水於東北當為濟

之西源無疑也括地志之石泉舊記之太乙池即山海經之泰

澤括地志所稱龍潭見而伏至濟源西北二十里平地其源重發

舊記所稱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即鄭元所云潛行地下

復出于東三者也劉潛所辨東西二源尤足證成鄭義凡此皆

漢志所云沈水所出者也云東南至武德入河者水經沈水又

東至滎縣西北為滎水經縣北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

過滎城西北為滎水經縣北又東過其縣北屈從縣東南流

泉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

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

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

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

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水經縣北

禹貢班義述下

九

廣雅書局

得在河南鄭縣蓋此時衛都河北傳下云敗諸河齊則榮澤不
胡氏謂云澤起縣北歷其東也其塞為平地胡氏據後漢書明
帝紀王景傳謂平帝之世河決滎澤在滎澤縣北地中填淤
之入空實盡室地中伏流不能上涌滎澤之塞實由于此是也
當西漢時禹澤依然在矣故志云滎澤在滎澤縣北地中填淤
以下禹澤之改自周已然矣故志云滎澤在滎澤縣北地中填淤
浮于滎水則周初滎澤已導為川東與陶丘復出之滎相接故
志于滎水則周初滎澤已導為川東與陶丘復出之滎相接故
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十七里瓊槐今山東濟寧府樂安縣
東北一百十里過郡九謂河東瓊槐今山東濟寧府樂安縣
齊郡千乘也沛水自滎陽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封丘縣東南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宛西界安民亭在滎澤縣東南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城縣東南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管縣東南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對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邱以西之滎澤縣東南至瓊槐歷陽武縣東南至樂安縣
小清河則猶是古沛水之故澤也東出于陶丘北濟陰郡定
陶陶丘在西南集解引鄭注云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

九江臨淮六郡四字疑誤三千商榷會箋以爲二千之譌皆是也今淮水自桐柏山東北流逕河南之信陽正陽羅山息縣光州縣又東至盱眙縣北匯爲洪澤湖由湖東出歷江蘇之清河山陽安東三縣東北至雲梯關入海此本淮水故道自宋神宗十年河決澶州之曹村由梁山灤南北分流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海派由南清河入淮尋復塞之北流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復由梁山灤分爲二派及明孝宗弘治六年河決張秋劉大夏築大行隄北流遂絕而河乃獨注淮潰矣自河淮合潰淤填日深恆爲民患潘季馴四起治河初爲刷沙之法築隄障水逼淮注黃國朝康熙庚寅更勑束清禦黃二壩時其啟閉黃大於淮則閉使勿通第由運河下注而已淮大於黃則藉清刷黃淮水兼得由故漬入海是謂以水治水比年以來刷沙之法旣不復行而值淮黃俱盛則上下壩放巨浪拍天汪洋一片殊可傷已道光戊申開禮壩洩淮遂不復閉已酉六堡之役決黃入海洪澤巨浸淤墊益高東北一隅運成平陸杞人之憂伊胡底道渭自鳥鼠同穴隴西郡首陽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述曰爾雅釋鳥爲餘其鼠爲鼯李巡注餘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注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餘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

禹貢班義述下

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其注山漸細同晉太康三年地記云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入三四尺蝦蟆鼠在內鳥在外爲此壯觀文苑亦與郭義合外如宋書吐谷渾傳洛陽伽藍記杜寶大業雜記元和郡縣志岳正類博稿甘肅鎮志雖小有不同其言鳥鼠同穴則無異義近歸有光震川文集跋程氏禹貢論謂都太僕穆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尤爲顯驗故某氏傳孔疏書古文訓尙書全解書纂言尙書句解並依爾雅古義以釋經胡氏士行尙書詳解同而禹貢論蔡傳獨不信斯說宜後儒之駁難也水經釋渭水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而其記禹貢山水則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蓋謂鳥鼠卽鳥鼠同穴之窟文也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攷後漢書杜林傳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出以示衛宏徐巡等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杜林傳古文尙書而以爲出鳥鼠山明鳥鼠亦鳥鼠同穴之窟文也雖指云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略各有所宜是也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首陽西南明鳥鼠同穴實爲一山故淮南子陸形訓云渭出鳥鼠同穴郡國志云隴西郡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春秋釋例渭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至華陰縣入河三輔黃圖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北史豆盧勣傳云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通典鳥鼠

同穴山在今渭源縣渭水所出也今謂之青雀山或稱烏鼠山
或稱烏鼠同穴山其義一也乃地說則曰烏鼠山同穴之枝幹
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而鄭注復云烏鼠之山有鳥
馬與鼠飛行而處之又冇止而同穴之山馬是二山也抑近傳
會矣渭有兩源竝在甘肅蘭州府渭源縣境正源出縣西南烏
鼠同穴山別源出縣西北南谷山分繞縣之南北至縣東合流
爲渭水許君主南谷別源不若杜林主烏鼠正源爲較確鄭元
渭水注亦以南谷水爲正源烏鼠水爲別源且惑于地說之義
而又誤以南谷爲同穴皆失之首陽故縣在今渭源縣東北船
司空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北過郡四徐氏松西咸傳補注
謂隴西天水有扶風京兆尹是也雖指云自長安以東古渭水
之經流常行今渭水之北不知何代漸堙而遂以漕渠爲經流
其自密城離關以下則後魏時猶未改淤漕離關又不知何
年漸堙而徙從猗城之南與漕渠合而爲一據漢船司空城在
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而隋唐之永豐倉在今縣東北三十五
里則渭口亦移而南非昔之渭口矣東會于鄠日述
鄠夏紀又東至于涇日述亦當作會古今文竝作會故枚書夔川之
作涇又東至于涇日述亦當作會古今文竝作會故枚書夔川之

禹貢班義述下

述曰洛當作雒郡國志京兆尹上雒侯國有家領山雒水出故
縣人于河本漢志云雒水出冢領山而下文又云熊耳獲輿
山在東北蓋家領熊耳獲輿皆禹貢之熊耳漢代分而爲三耳
淮南子陰形訓維出熊耳高注熊耳山在京師上雒西北也尤
與經指合鄭元注水經洛水云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
曰離舉之山洛水出焉離舉卽岷山又東與獲水合又
東逕熊耳山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據鄭氏禹貢注謂凡言導
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如酈所說
與經文自字不合酈氏注道山熊耳云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
而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亦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不知道
山之熊耳卽道詠水之熊耳在盧氏西不與盧氏東熊耳相涉
邵子辯熊耳詩昔禹別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兩未審孰
爲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根據
漢志極與經指相合上雒故縣卽今陝西商州治鞏今河南河
南府鞏縣西南盧氏今陝州盧氏縣治過郛二謂弘農河南也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述曰夏紀東九

迺同述曰通夏紀作攸案上文陽鳥逖居鄴水逖同紀前

既宅述曰說文與四方之士可定屍者也似設从土與聲考古

文與漢志作奧者倉頡古文作塤孔壁古文假奧爲之注

三

廣雅釋義

禹貢班義述下

五、

廣雅書局

本牧書段氏王裁援以爲古文作璵之證非夏紀亦作與今文
 與古文同也大傳璵與璵正作與今九山棐旅夏紀作棐棐古
 本尚書作璵誤宅紀作居蓋故訓字
 文璵今文九川絛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述曰夏紀
 校書作刊訓庶士交正述曰夏紀庶底慎財賦述曰夏紀底咸則三壤成
 賦中國述曰國夏紀同錫土姓述曰錫夏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內總述曰夏紀內作納內古文納今文下
 古文是也尙書釋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夏服述曰禮器莞簞
 文納本又作內設鄭注穗去實曰韞禹貢三百里納韞服夏古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國述曰男夏紀作任男古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男任二字蓋通用翁氏元圻注云九
 經古義曰自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白虎
 通又云南之言任也今文尙書皆以任爲南大戴禮本命篇蔡
 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案校書作男與古文合白虎通引書作

禹貢班義述下

三

廣雅書局聚

任蓋本今文撰異云志本作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
 任或用古文尙書改之非也
 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
 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梟述
 梟夏紀作暨按說文梟獸名與也與亦及也與及之及爲本義
 引信之則爲及至之及梟魚之梟師古訓及謂與及之及湖南
 泉之泉師古訓及謂及至之及也夏紀作暨自是假借字如周
 語上求不暨之例近儒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丁氏傳魯齊述
 得並以說文暨曰頗見也之訓釋禹貢江謂南北當兩極之下
 且或不及故以日見爲言所謂日見云者將斥日之當頂言之
 即則冬至限日極南當今葛雷巴諸地在古南交之南遠甚而
 夏至限日極北當今福建之臺灣廣東之潮州廣州廣西之梧州
 南境耳將斥人之見日言之耶則鄺南北兩極之下半年爲晝
 半年爲夜其晝時亦未嘗不見日也則江說非也丁謂湖與南
 海之證驗頗偏僻也此處目不當頂人僅見其偏側耳丁欲證
 明四海之義故以南極之下爲說其實北極下北海在今俄羅
 斯之北唐虞時不通中國而南海卽在南交之南亦不得遠至
 南極下也且南交日正當頂何有日顯見之云則丁說亦非也

尚書小疏云朔南暨蓋蒙上二句之文謂朔及流沙南及海此
義實視二家為勝鄭注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謂朔踰幽都南
踰南交正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與沈義合

禹貢班義述下

廣雅書局

禹貢班義述卷下

番禺沈寶樞初校黃澍覆校

禹貢班義述 附考

漢糜水入尚龍谿考 附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西隨糜水西受徼外東至卷洽入尚龍谿
今按尚龍谿即富良江其上流為瀾滄江安南國圖謂之聖作

黔南君河糜水即禮社江也西隨故縣在今雲南元江州東卷

洽故縣當在今越南國興化府西舊說謂在太原府西非也尚

龍谿源出今青海西南界格爾吉土司境格爾吉市噶那山滇

志之鹿石山曰格爾吉河東南流為市楚河又東南流屈而西

南入前藏界又南至江卡為瀾滄江又南入雲南界又東南至

維西廳西南分出工江合東劍海水為漾濞江又東南至雲州

北漾濞江來入之自分出工江至此皆近世改又東南至州東

又南流至鎮沅廳西北又西南至孟班土司西又東南流為九

禹貢班義述 附考

廣雅書局

龍江又東南至車里土司東北屈而南至孟龍土司東北又東

南至孟崙土司東南入南掌國界又東南至把邊寨北鈕元南

又東南流三百餘里入暹羅國界又東南至羅甸東北又東至

車里北又東北屈而東南入越南國界為洮江明史安南列傳

岸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宣化

江南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顧氏祖禹方輿紀要同故古今圖

書集成引明外史安南傳云東西又東至程潤洞北皇清通

二都特宣江施江富良江以為險

經蓮花潭入程潤其北岸則河陽隘皇清通考由河陽隘

洞循洮江源右岸洮江源左岸粵中見聞自

河陽隘人循南岸則石隴也蓮花潭以抵交趾之石隴又東至

華貫北又東至歸化府北又東南至臨洮府西北又東過府北

又東南至古多邦城西北明史安南傳於多邦隘城相連九百

邦城對壘按明一統志安南國土產考蘇木一名多邦是此城

取名于蘇木也引據雲謹案元史地理志安南附錄天長府名

多墨卿陳氏建行宮于此 廢水北來入之漢志廢水東至卷冷
入向龍谿即此 志略謂之掩龍谿音近 向龍谿又東過興化
府北又東過白鶴縣南為白鶴江一名白鶴浦 明史明外史安
軍自雲南 又東為富良江 元史安南列傳官兵總樞為橋渡高
至白鶴 一名富良江 上接三帶州白鶴江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
達於海宋郭遠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 皇清通考交州獨倚
富良江 南出一支為三岐江 舊志方輿紀要並云自興化 東南
為天險 流至拉仁府西北為大黃江 元史安南郡縣附錄有大黃江路
安南都督府東至朱葛縣界小黃江口水路 尚龍谿又東過慈
廉縣北又東至營山縣西北寶為浪泊 子後漢書馬援傳交趾女
蠻書拜援伏波將軍 其東南即交州府治是曰越南東都 越南故
軍軍至浪泊上 本朝嘉慶七年改元史安南傳邊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
即此 皇清通考安南國治距 京師萬有千一百六十五里
禹貢班義述 附考
亦曰東京 魏氏源聖武記安南所都曰東京即唐交州都護治
所陳氏倫炯海國圖見錄以交趾為東京廣南為西
京 尚龍谿于治西北分為二支一支南出為玉球江 明一統志
統志並云海潮江自阿魯江分流 東南至平陸縣北合洪江 舊
下通玉球江昔陳氏破占城軍處 東南至平陸縣北合洪江 舊
州方輿紀要同 又東南至其縣東會大黃江一支即經流東過
東都北為來蘇江一日蘇歷江 明一統志 大清一統志並云
蘇歷者開此故名 一日阿魯江一日阿勞江 舊唐書地理志安
永樂初更名來蘇 一曰阿魯江一日阿勞江 舊唐書地理志安
南州阿勞江口水路五百 又東為鹹子關口 舊志方輿紀要並
四十九里勞魯一聲之轉 又東為鹹子關口 舊志方輿紀要並
國書集成引即清平定交南錄云再破鹹子關明史明外史安
南傳並云即出攻盤離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
境按平定交南錄又云我若回軍交州雷兵於鹹水關即鹹子
關也顧氏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潮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
入獻鹹 一分为二支一支南出為洪江即海潮江一名朱葛江
聲之轉 元和郡縣志交州朱葛縣朱葛江去縣 東南至平陸縣北復
一里按唐朱葛故縣在今交州府東南

岐二股一股西南會玉球江一股東至下洪府東北會平灘黃
徑等江 舊志方輿紀要並云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自安
陽海口而入亦經 一支即經流東流至上洪府北分為二支一
黃徑平灘等江 一支即經流東流至上洪府北分為二支一
支東南流為平灘江一支北流市橋江昌江合流北來入之 舊
皇清通考方輿紀要並云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昌江之南
明史明外史安南傳云遂造浮橋於昌江以濟又云賊以昌江
為大軍往來要道舊志方輿紀要並云一日至保祿縣 又屈而
半日渡昌江 皇清通考云渡昌江凡三日至市橋江 又屈而
東南流為黃徑江又東南過廣東府北又東南至府東南合平
灘江黃平既合之後又分為二支一支岐為二股一股東流至
塗山口入海 舊志方輿紀要並云又南至塗山海口 皇一
股東南流至多漁口入海 舊志郡國利病書方輿紀 一支南流洪
江西來入之即上所云洪江會平灘黃徑等江者是又南流西
禹貢班義述 附考
會大黃江又東南流屈而東由太平口入海 宋史交趾列傳丁
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山海口入大海明史明外史安南傳追
破景異太平海口獲其黨范必栗平定交南錄乘勝擊之于太
平海口舊志云多漁南為太平 歐羅巴人原證海國圖志曰
海口郡國利病書方輿紀要同 歐羅巴人原證海國圖志曰
公河為安南最鉅之河道發源雲南南經巴爾門而注之海魏
氏源重輯本注云眉公河似指富良江其上游即雲南之瀾滄
江經安南入海海國圖志又曰緬甸北隅之彌南河發源雲南
歷暹羅之曼谷國都出海魏氏源云彌南河當即雲南之瀾滄
江至暹羅土名黃河水極膏沃葉氏鍾進寄味山房雜記嘉慶
十一二年間大班喇弗探知安南東京有內訌親往孟甲刺約
其兵船直趨富良江海口皆即此尚龍谿入海之口矣攷水經
葉榆河篇云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不韋

縣鄭注不韋縣北去葉榆六東南出益州界入牂柯郡西隨縣
止爲西隨水劉嶽雲詳案明又東出進桑關過交趾范滂縣北
按此亦范滂在興化府西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至南界復合
爲三水東入海三岐江玉球江洪江平灘江黃徑江卽水經所
云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者也一由塗山海口一由多漁海口
一由太平海口卽水經所云至南界復合爲三水入海者也經
先言分爲五水後言合爲三水而鄭注于范滂縣下卽敘三水
而遺五水蓋道元身仕北魏交州水道非由目驗故未足爲據
耳經所云葉榆河卽禮社江舊發源于雲南大理府浪穹縣東
止東南漸爲洱海漢志謂之葉榆澤西南出爲西洱河與西北
微外之可跋江合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云吐蕃有可跋海去
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西
河卽西號爲漾濞水方輿紀要云漾濞江源又東南出會川爲
瀾水焉可跋江西洱河合流之處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境舊
從太和南東流過趙州南卽通典所云合流而東號爲漾濞水
者也通典又云又東南出會川爲瀾水當在今雲南縣北境瀾
水又東南赤水河西北來入之又東南陽江西北來入之又東
南至元江州東北卽水經所云東南入牂柯郡西隨縣止爲西
隨水者也漢志綴靡水于西隨下正與水經合又東南流至州
東南卽水經所云又東出進桑關者也進桑關在又東南至納
更士司東南入越南國空高部界又東過羣巖州北又東至大
蠻縣北屈而東南至文郎縣西宣化江西北來入之又東南屈

禹貢班義述

附考

四

廣雅釋詁

而西南至古多邦城西北流注尙龍谿此卽漢志所云靡水東
至范滂人尙龍谿者也水經以葉榆河當今富良江之源而不
知瀾滄江實富良江之源爲漢志之尙龍谿禮社江則漢志之
瀾水也自可跋江上源絕流上江首受瀾滄東南山可跋江故
瀾東合西洱河南入瀾滄江今亦曰漾濞江而不東注于是太
和東南歷趙州至雲南縣東南之故道遂潭禮社江祇以赤水
河陽江爲二源而水經之葉榆河其故道不可考矣

禹貢班義述

附考

五

廣雅釋詁

禹貢班義述成於道光庚戌不數年而河決銅瓦廂東北徙由
大小清河入海滄桑之變感慨係之歲壬子劉君珮卿得明一
統圖交州山川郡縣備具於斯與海國圖志安南國合特南北
異稱耳營藤南圖考漢廢水尙龍谿以班志水經證之若符會
焉越南而鄰近爲法夷所據而劉君所藏圖已需落無存海國
圖志續刊本安南圖復在刪雉之列吁可惜也說者謂瀾滄江
卽梁州之黑水或又以富良江爲入南海之黑水而以耗軍洞
當三危之日蒙雖未敢據信然南交在唐虞時實隸版圖未必
非禹蹟所經爰錄是篇附諸卷末以俟後賢訂正云光緒庚辰
秋端白跋

禹貢說

望江倪文蔚刻等著

彭蠡

禹貢彭蠡自漢以來皆言在彭澤縣西卽今之鄱陽湖古今不敢異議而於導潁東匯導江東迤北會之文紛紜聚訟遂成疑獄余竊謂大禹主名山川非其疏導所經者必不見於記載經文於彭蠡曰既豬又曰匯澤既者已事之辭對未成而言若彭蠡果係鄱湖固合今江西及徽州諸郡之流豬以爲澤初不待江漢之匯而後成也說者必欲以彭蠡爲南江故愈解而愈不可通蔡傳有曰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於匯不應曰北會於匯匯既在南於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一

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今廣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每歲大江泛溢水於入湖至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會之文其說甚善然不敢遽指爲彭蠡也近世桐城姚氏乃析彭蠡與匯爲二謂世皆以會於匯爲彭蠡而實非是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於匯而後北非北會於匯也然則匯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與姚氏亦主鄱湖爲彭蠡雖於北會於匯句可通仍與東匯之文不合余攷史記封禪書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云云太史公記本朝掌故聞見必眞漢尋陽在江北樅陽在今安慶東境北去巢湖僅百里夫曰自尋陽出樅陽則北岸必有分江如今武穴之內湖可

至安慶使彭蠡爲鄱湖豈既出樅陽後上溯五六百里而過彭蠡耶姚氏據信地志知會匯必非彭蠡不知彭蠡門爲巢湖蔡氏謂巢湖水小鄱湖水大不應錄小而遺大不知巢湖方四百里納今合肥舒城廬江巢四縣之水而注之江不得謂之小水況禹於揚州上游未經致力凡大川不見於經者不獨一鄱湖也經文本自簡當所言東者蓋江漢至揚州之域合流東注東匯東迤之東指南條大勢而言也爲中爲北之東指既會彭蠡而言也兩節互文見義不必分屬江漢了無可疑武帝過彭蠡北至琅邪並海上是彭蠡界在揚徐之交陽鳥南翔必先止於此故經之曰陽鳥攸居主史記之說不惟導潁導江確不可易卽九江之在尋陽亦可想像得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二

雲夢

禹貢一書凡川澤之可名者無不見於經而洞庭爲一州巨浸獨不之及宋儒遂以九江當之近世說經之家亦多不以爲然究不言洞庭在禹時爲何名余謂九江自九江洞庭特禹貢之雲耳經曰雲土夢作乂亦曰雲夢土作乂周禮職方荊州敷澤曰雲夢爾雅十澤楚有雲夢子虛賦稱雲夢方八九百里史記索隱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竊謂上古之世荊州僻在荒服地勢卑下雲夢二澤跨江南北今之潁江州縣禹時悉爲澤國雲夢合稱本無不可然亦自有辨左傳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睢卽沮水在今當陽縣境涉沮濟江始入雲是雲在江南明其宣四年邾夫人生子文棄於夢中邾

在今安陸縣境必與夢相近是夢在江北明甚漢志言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郭璞言巴邱湖是江南之夢華容巴邱皆近洞庭其曰雲夢在南者渾舉雲夢也其曰江南之夢者對江北之夢也山川大勢北高南下江水出峽自枝江別出爲沱經流首注雲中路史謂雲夢在枝江以此及至於澧而湘沅諸水又復匯之雲中豬水獨多故經文先雲後夢夢已作又雲始有土可見禹時雲夢尚未通渠漢水夢在江北地勢本高別無漫溢之患耕作自早杜預曰枝江縣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華容縣東南亦有雲夢城則所謂方八九百里者並非夸詞決無涇廢成陸之理若今之雲夢全在漢東已與跨江南北之言不合安得不以禹貢雲夢爲九江乎經書九江於江漢朝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三

宗之後知漢既入江舉江可以賅漢也書沱潛於九江之後知經流順軌支流無自阻遏也沱自江出近於雲潛自漢出近於夢書雲夢於沱潛之後知雲夢判然二澤也九江殷然後沱潛導沱潛導然後雲土夢作又經文何等明晰更無事翻解舊說矣

三江

禹貢三江眾說糾紛久無定論閻百詩謂當從蔡傳三江在震澤下極詆孔氏江自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之謬余謂孔固爲失蔡亦未爲得也江漢本自西來導江導漾所言東者皆對乎西而言至漢水南入於江合爲一川則江又爲南條諸水總名漢地理志蕪湖縣中江出其西南東至吳入海吳縣南江在

其南東入海毗陵縣北江在其北東入海禹貢三江如此近世柯城姚氏儀徵阮氏皆主是說惟不知南江出自中江而以石城縣分江水爲南江之始仍於經意未愜阮氏引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謂浙江乃岷江正流由今之池州甯國會太湖至餘姚以入海也其曰東迤者至吳江石門出仁和折而東行也北會於匯者會於震澤也姚氏曰東迤者自石城迤爲南江也北會於匯者會於巢湖也阮氏解東迤姚氏解北會甚善然皆泥於鄱湖爲彭蠡之說故於會匯各有所見余攷石城今屬池州分江水在池州西七十里疑卽今之殷家匯至池口出江或分或合吐納於州渚之間凡南岸夾江皆可謂之分江不可謂之南江況池甯之交層岡疊嶂磯石出沒地勢最險或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南

之始不敢謂然其餘從孔傳者多言在上從蔡傳者多言在下
遠或溯之荆梁近或涉於旁郡解三江則是而解禹貢則非是
又不必深辨矣

九江

漢地理志尋陽注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九江郡注江
自廬江尋陽分爲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太史公曰余登
廬山觀禹所疏九江則又得之目驗者也自來言九江者無以
異惟晉太康地記引劉歆言九江爲湖漢九水然敷淺原在廬
山湖漢尋陽皆與廬山近謂湖漢爲九江猶似有據至宋初胡
氏旦悉翻舊說移之洞庭未免臆斷而晁氏以道冒氏彥和從
之得朱子一辨遂爲定論胡氏雖指最稱博覈亦不敢違桐城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五

姚氏鼐著九江說明指其失有五可謂朱子諍臣矣考秦九江
郡在今安慶黃州地經書九江於江漢朝宗之後蓋江漢合流
爲眾山所束逼迫不得逞至黃州安慶之交澎湃數百里洲渚
縱橫旁流四溢帆檣上下出入彼歧復有歧至今可驗故九
河曰播而九江曰殷播者尙須假以人力殷者本有此江以地
勢言則解爲中以水勢言則解爲盛耳江都汪氏中曰九爲數
之終古人數之極多者皆約之以九九河九江不必實指其名
斯無鑿空之論矣余嘗自龍坪至黃梅過所謂蔡山者平地一
邱旁無附麗高不過數丈詢之土人水大則在江心去岸十餘
里相傳爲產龜處褚先生稱廬江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二十
枚輸之太卜官與禹貢九江納錫大龜正合秦九江郡漢昭宣

開改爲廬江是以九江屬尋陽水經乃謂九江在長沙下雋夫
秦滅楚置九江郡復立長沙郡設洞庭爲九江則長沙居洞庭
之濱當名曰九江何必遠求之數百里以下哉

敷淺原東陵

漢地理志歷陵傳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卽今之
廬山姚郎中謂歷陵係歷陽之訛敷淺原當在今之和州六台
間余謂不然衡山北出一支左障長江右阻胡漢脈絡至廬山
而止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爲導山言也方氏通雅亦云禹貢表
山豈高山如廬而不表之耶古敷作華如華不注山以此稱之
唐韻淺流疾兒不作淺深解廬山瀑多其爲敷淺原乎姚氏移
敷淺原於歷陽別無所據若云自衡山來由九江南過江北則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說

六

敷淺原爲江北之地抑知對渡固爲過經行亦爲過何所見爲
過至江北耶東陵本無定名漢初廬江郡在江南姚氏以今池
州諸山當之謂江自黃州而下水勢北行故其西山曰西陵江
夏郡西陵縣是也其東山曰東陵廬江郡東陵縣是也此說極
合導江至於東陵繼以東迤北會於匯是東陵之地必在彭蠡
以上大江之南知彭蠡爲今巢湖卽知東陵爲今池州山過此
則中江北江分道入海無庸置辨矣阮文達引范史郡國志廣
陵有東陵亭謂東陵當起於今廬州之舒城盡於今揚州之江
都解廣陵爲東陵又不若姚氏之精當且與經意不悖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四終

桐城姚永樞校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百七十九

南書書院

禹貢鄭氏略例

光澤何秋濤願船著

敘曰鄭氏尚書注今無傳本 國初胡東樵氏作禹貢錐指謂鄭注開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爲秘寶自是說經家始知重之乾隆以來王西莊氏江良庭氏孫淵如氏爲尚書今古文之學咸以鄭注爲主雖互有得失而於禹貢則未能專明其誼余既治禹貢學因獨觀而詳攷之知鄭之喜地理得者有三諸家述鄭而失者亦有三博綜圖籍詳稽沿革援東京之簡策訂遠古之遺聞可以上報班志務盡經鄭之長一也茫濶證以爾雅降水不在安平縣精密如孟堅猶必改正其失不爲苟同鄭之長二也攷東原最九江讀和爲相質是爲氏其所不知不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事傳會證實志疑可爲後法鄭之長三也他如政令禮制訓詁名物與諸經箋注可以互證又不待言諸家撮拾成書務尊師說然王則偏執己見歷詆羣儒質諸鄭義轉多乖謬江則鮮所發明孫則簡略已甚其於地理咸無裨焉因惜鄭學未明經惜有外輒不自揣爲作略例一卷求其會歸析其疑滯庶以旁推曲通拾遺補佚存此一家之言草創其說質諸有道加已正是所深望焉

凡注文采自王氏後案段氏撰異江氏入注音疏孫氏注疏者其出處諸家皆具列今不復贅有自他書補正者言其書引諸家之說各識其端

略例鄭氏本書已佚今由擬拾而成次其義例未能完備故云略例

援

冀州壺口治梁及岐注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案此條引地理志與班固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壺口山左馮翊夏陽有岐山並與鄭同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注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

郡名案班志續郡國志有太岳在河東故魏縣東名霍太山

案班志河東縣東有霍太山此稱故後魏縣與班與者攷續志河東永安縣故魏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與鄭同是鄭

所稱地理志實東漢時書也

單懷底續至于衡漳注單懷爲縣名屬河內案班志續志河內

同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咀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

河行千六百八十里案班志上黨郡沾縣大咀谷清漳水所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百八十里王曰邑成乃昌成之誤也又案續志安平國阜城

縣故昌城即此今續志不載水道里數數鄭所引知彪書非

舊矣

恒衛既從注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霍縣案班志並同續

陽縣恒山在西北不言有恒水常山郡霍縣衛水出

兗州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

理志云雷澤在涉陰成陽案班志續志並同

浮于沛澤達于河注地理志云澤水出東郡東武陽案班志續

青州濰澤其道注濰澤雨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瑯琊箕屋山

案班志云瑯琊縣箕屋山東北至都昌入海不言所出山

記文濰水出瑯琊箕屋山東入海是東漢時圖籍本有屋山

之名許鄭據以爲說足補班志之闕又案續志瑯琊國無箕

縣當是今本脫誤王氏以爲併改非也若併改則當言故箕

矣濰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案班志與鄭同續志云

浮于汶達于沛注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沛
案班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出水出云云其下即云
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是汶與沛同出一山而東西異流
也與鄭正同
續志未載

徐州淮沂其又注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案
並同

嶧陽孤桐注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案班志
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續志下邳國
下邳縣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說與鄭均同

揚州彭蠡既豬注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案班志
南方謂都為豬

梁州岷嶓既藝注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漢道案班志岷山
山在漢陽西言在漢陽郡西也案班志岷山在漢陽郡西言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王

蔡蒙旅平注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案班志蜀郡青衣縣南
安入嶺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也續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
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者王
氏曰蓋蔡蒙本一山
亦可單稱蒙故也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注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
地理志西傾在隴西臨洮案班志隴西郡臨洮
開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

雍州涇屬渭汭注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
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案班志涇陽縣是脫誤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注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案班志續
志並同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注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
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
屠澤案班志武威郡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
導沂及岐注地理志沂在右扶風案班志續志並同王
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注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案班志
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案天水郡明帝改為漢陽
郡續志漢陽郡武帝置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有冀縣朱
圉山鄭據後漢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案班志華陰屬京
此與班志異也以後漢時華陰改
屬宏農也續志所載與鄭同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注屬豫州言四山皆地理志熊耳在
盧氏東案班志外方在潁川嵩高山也案班志潁川郡嵩高
古文以為外方山也續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案班志
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四

並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案班志江夏郡安陸縣
尾山續
志未載

導嶓冢至于荆山注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案班志續
內方至于大別注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案班志立章山
方續志作立章山此見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案班志六安國安
豐縣當時之縣名也續志云廬江郡故鄭云廬江安豐此
山在西南續志安豐改屬廬江郡故鄭云廬江安豐此
東漢圖籍也孔疏檢之未得乃云地理志無大別誤矣

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注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
案班志續
志並同

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
于南海案班志弱水下流並不與他水相連此云通南海者孫氏
王氏後案竟以弱水流
沙皆入南海斯為外矣

導汎水東流為沛入于河溢為渠注地理志汎水出河東案王
本據

東出于陶邱北注地理志陶邱在沛陰定陶西北案班志作西南餘同

駁正班志

荆州九江孔殷注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班志同

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厚多言治之難也

皇清經解續編

此州界分爲九道釋文引李勣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錦江三曰烏江四曰嘉慶江五曰映江六曰銀江七曰果江八曰提江九曰甯江又引張須元錄江圖亦有九江之名大略相同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潁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孔疏引鄭此注云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領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宋毛晃禹貢指南云鄭康成以爲九江乃廬江零陽山谿九小水入江者愚案鄭此注蓋駁班志九江在尋陽南之非也書疏引鄭注蓋有闕略非其全文既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則鄭意與舊說異故引尋陽九江而辨之鄭於導江注多不從先儒說如解至于醴爲陵名之類是也王氏不明鄭義轉引尋陽記所言九江爲其孔眾多之據則與山谿所出之語矛盾孫氏以出自山谿者爲湖漢九水謂鄭君用劉歆說案湖漢九水卽彭蠡上源鄭君既以彭蠡爲南江是三江之一不當又目爲九江且地屬揚州不得載於荊州也毛氏以爲尋陽九小水亦非是以管見攷之當依山海經所云以九江爲沅湘諸水此皆出於山谿與鄭義合鄭君博采羣書以注禹貢如地記地說之類皆資證據則山海經此條亦必采類特原注發闕後人可以意會也鄭於東陵無注九江旣在洞庭則東陵可知矣朱子九江之辨胡氏雖指從之最爲精審不知鄭君先已言及可見理之同然者古今若合符也

禹貢鄭氏略例

沱潛既道注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潁今南郡枝

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

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志云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云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鄭因其水首不從江出與
爾雅義不合故以爲非然攷水經枝江沱水實從江出鄭蓋
偶誤班志不言首受江亦漏略也胡朏明氏則謂南爲江北
爲沱又與班說不同故以華容之
夏爲沱水所歧分不出於大江也

梁州沱潛既道注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江沱案孔疏引此二

字誤在東
下今改正

在今蜀郡郫縣

案班志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
西東人大江此沱首從江出實

爲不從江出鄭不取之非也 汶江 王本江本有此 及漢中安

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

志不言禹貢或云卽威州玉輪江則非禹貢江者不可謂沱

皇清經解續編

再貢鄭氏略例

太

早山池已有疑之善莫亦不以爲然也又志云漢中郡南鄭
 縣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池與沱古字通是亦名沱而首鄭

不從江出又志云漢中郡安陽縣有雋谷水出西南入漢
 古曰鷲音潛其字亦或从水水經作潛水云漢水東北通安

陽縣南洋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是此水首不干漢出之證也
鄭言此者明同名異地不可相溷後之讀班志者宜知之

江原有鄴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

志與鄭同班以鄒壽之沱爲禹貢沱故推言此鄒江首潛蓋

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

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王江均作廣漢

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旣道案班志隴西郡西縣西貢番家

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人江過郡四行二
 百六十里卽此水也過郡四者巖西武都廣漢巴郡也

主曰彼以爲西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鄭因東漢水別

亦目爲潛也郭璞爾雅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

即禹貢潛也郭說正與鄭合孔疏以爲與鄭異者非愚案潛水首受東漢入大澤出至廣漢發源始大南流入江以其本漢水支流故得西漢之名至西漢發源所出之水下流今潛故亦得西漢之名後世但稱西漢而潛之名晦矣非鄭君詩攷莫能明其源流也水經注恒水條又云發源西漢即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說可互證

導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注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通降水千里

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降水在安平信都南

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言信都鉅鹿相距

地說不合知班志爲誤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降非水則以爲

降降非水故依而發舊作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

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

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

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降降非水則以爲

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降非水則以爲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七

如鄭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其蓋周時國于此地管轄

故改謂之其耳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

故道歟王曰此鄭據地說駁班志以降水爲禹貢降水之失

併鉅鹿之大陸亦班志之非鄭義也

導消自鳥鼠同穴注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

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鵠似鵠而黃黑色鼠如

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案班志隴西郡首陽

在西南渭水所出是班以鳥鼠同穴爲一山此駁之以爲二

山水經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

北過同穴枝幹鄭蓋據此爲說

辯正他地理書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注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

蓋別有碣石與此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王曰鄭所引今

則匹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

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索隱所引同攷九門縣宋省入

棗城縣今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餘

里皆平地求一部裏以當所謂碣石亦不可得鄭戒子書云

吾嘗遊學往來幽并沈豫之域然則九門無碣石鄭曰驗知

之也案王說本闕若據潛邱則孫曰水經云碣石山在遼

以西碣石在臨渝今注脫文耳

雍州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敘注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

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

所出者也案爾雅言河出昆侖處故後人以河源所出

地理證實

冀州注南河間曰冀州案此用爾雅文孫炎郭璞皆以釋地爲

鄭注云舜于舊九州外分爲冀州爲冀州并故十二至夏仍

合爲九股分冀之東北爲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州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八

方冀之東北設幽州正北設并州其地最小冀之唐虞三代

冀州互有更改者總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西兩河之間

則無不同故鄭卽

取釋地解之也

大陸既作注鄭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同班志爾雅釋地十數晉

有大陸

鳥夷皮服注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案王氏後案誤

沛河惟沅州注言沅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案沈王本作沅今

注作沅則正文亦當依史記爲沅此州本以水爲名水篆作

沅橫書之變爲三若益鼎等字是也誤作六者傳寫之謬今

經典相承不

可復正矣

九河既道注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翟金胡蘇簡潔鈞盤

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開弓高以東至平原高

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案九河名見爾雅釋水注內平原高津

涉上而衍漢有兩縣無兩津縣也班志

平原郡高平縣下云平當以爲馬澤又渤海郡成平縣云卓

桑土既注其地尤宜置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園

者案鄭作毛詩鄭鄭衛詩云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

海岱惟青州注今青州界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案鄭作

言齊國于青州爾雅齊曰營州亦其義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注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江曰不言海岱

蒙羽其藝注蒙羽二山名案鄭作毛詩鄭鄭衛詩云其封域

大野既豬注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此與理同而

東原底平注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此亦從理而

泗濱浮磬注泗水出沛陰乘氏案班志有兩泗水魯圖下縣下

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沛陰乘氏縣下云泗水東南至鉅野

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實一水而分載二處耳然十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毛詩商頌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及豫州聖廟之野

淮夷蠙珠璣魚注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璣珠與美魚也

淮海惟揚州注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三江既入注左台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

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

中也以上皆徐堅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所引○案

漢晉唐宋諸儒言三江者人各一說自胡氏鍾指拈出初學

記所引鄭君此注以爲定論而諸家之辨又紛然而起近儒

則又有主舊說所引之注而力攻初學記所引謂必非鄭君

之說者實則兩引皆鄭氏注語似相左而義實相成無可疑

也詳見三

荆及衡陽惟荊州注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禹貢鄭氏略例

梁波既豬注沱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梁陽民猶謂其

處爲梁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隱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梁

澤此其地也

導荷澤案鄭作毛詩鄭鄭衛詩云齊國

被孟豬案尚書大傳鄭注

華陽黑水惟梁州注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和夷底績注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

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案馬融說及舊傳並以和夷

水也和桓一聲之轉班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

中入南海案志於此水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微外山也水經

注云岷山西南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也鄭於和

夷從鄭讀爲桓謂即蜀山桓水又引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

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爲夷即書所謂和夷蓋用鄭說也然

班志桓水行羌中入南海則非近微之水孫氏曰或云即大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金沙江入南海者也未知其書又案鄭說西傾桓是不

以爲水名鄭注西傾桓水南至葭萌入西漢以爲因桓之桓

與鄭說不同也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注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

曰桓是今其下民謂坂爲是曲爲桓也案鄭以織皮爲西戎

山此二地之人道由梁州因桓是以

宋也訓是爲坂說詳鄭正字篇

浮于潛遠于沔注或謂漢爲沔

黑水西河惟雍州注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

三危既宅注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管岷

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王曰引河圖管岷括地象文案水

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注山一成曰伾大伾地岷也流出伾

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沔沔之水與梁播之

水出入自此王氏曰大伾地噴也沈出伾縣矣此鄭引地說
文也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屬此言地噴義與
出相以地說但言沈出此兼
出入以增成地噴之義也

導漾又東爲滄浪之水注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即漢之別流

也來同故世變名焉案水經注引劉敞之永初山川記云夏
水古文說矣鄭意以漢水又東分一支爲滄浪之水即夏水
也詳此文是從漢水出之夏水與華容之夏水首從江出鄭
以爲荆州之別者不同王光祿謂合爲一謂夏水介江漢之
間既爲江之別又爲漢之別可謂大謬矣又案水經河漢注
引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滄浪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是此水也案此言滄浪出荆山乃地說之文與鄭義不合
鄭君博采眾家凡有抵牾必加糾正此雖諸出地說鄭固不
以爲據也王氏乃以意定爲鄭
注於義頗乖茲故附辨於此

過三澨注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縣界案班志不言三澨所在
即縣之北與此不同鄭注亦疑而不能定也鄭引地說曰漢
水東行過三澨合流屬大別之阪南與江合此或鄭之所本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注朔北方也南

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地理志疑

荆州沱潛既道注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沔云云

潛則未聞義類案鄭意潛必首出自漢者荆州境內無其水
漢之別流似可當之案三澨在竟陵縣界滄浪又在其上流
當在今襄陽府地乃荆山之北是豫域非荆域故不得爲荆
州之潛或
說非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班
同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
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案此四黑水出其南脇
今中國無也案諸家言黑水者皆誤以爲在張掖惟鄭引地
記之說合之班志黑水祠則此水在雲南灼然

可證云今中國無者以黑水源流皆在漢之微外也王光祿

以爲鄭闕疑不強說然據鄭此注稽之今日圖籍則黑水即

今喀喇烏蘇也喀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水相距四千年其名

未改與鄭說方隅皆合然則黑水之不遠沒賴有鄭君此注

也當鄭之時地在微外故爲疑辭今則

源流俱在域中無可疑矣詳見黑水攷

導河東至于砥柱注案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關流今世所

謂砥柱者蓋乃開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案班氏不言
鄭疑之水經注引鄭此注而云非是蓋鄭氏以三門爲砥柱
五戶雖爲開流與鄭說異也愚案經言至于龍門西河則龍
門在西河也自華陰折而東則南河非西河矣即地說亦云
河水東流貫砥柱不云南流鄭注砥柱當在西河西字必是
南字之誤乃王西莊孫淵如均不能是正並以爲當在西河
非也惟江氏獨以鄭說違異經文不用其注所見甚確然不
知正西字之
誤故附辨之

導山釋義

隨山刊木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案鄭意于東四觀隨山刊木刊木
以木爲關夏書曰隨山刊木刊木謂刊其木爲表
識以表其道也木新斷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史記夏
本紀云行山表木即此義也
鄭以爲除木則與書傳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注禹由碣石山西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

南行入河治水既畢禹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正義
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左故夾山南常居右與孔
傳與王氏曰鄭以每州未記水道是治水畢更行之觀地肥
瘠定貢賦上下王肅以此所記即治水所涉殊覺無謂若傳
云每州畢還都白帝尤非也愚案州未記水道當是禹之
後儒以爲貢道極是若冀州則帝都也禹貢書法多異於他
州其不言貢道極是若冀州則帝都也禹貢書法多異於他
不言貢道且碣石是山非水篇末特舉爲言乃明隨山之事
故以爲禹道行之道此鄭於冀州特發之義非餘州悉用此
例也攷梁州織皮西傾因桓是來鄭注云織皮西戎之國西
傾雍州之山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
而來云云可見鄭意他州末所記水道仍是州人往京師之
路非謂禹治水每一州畢還行之也王氏江氏以冀州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注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班
同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
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案此四黑水出其南脇
今中國無也案諸家言黑水者皆誤以爲在張掖惟鄭引地
記之說合之班志黑水祠則此水在雲南灼然

注說餘州其於
鄭義似是而非

導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注四列導汧為陰列西傾為次陰

列嶠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案馬氏融分導山三條岷

為南條次北條已北條荆山南條荆山之說是也本於此

而鄭與班異也王曰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

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

其維首在龍尾尾沒于勃海石本史記天官書文鄭此注

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北條次陰次大陰而

至于導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

謂導山猶曰隨山蘇氏云自此以下至敷後原皆隨山之事

是也鄭注雖殘闕然以隨山注推之義亦當與蘇氏之說同

王以山之脈絡為言蓋循行必順其脈絡兩義實一義也

導水釋義

導河又北播為九河注播散也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

岸故能分為九以表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史記河渠書云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瀾悍難以行平地故為九河漢志

作禹孟康云分也其流泄其怒也案二渠九河皆兼上

分之分蓋言河從高而下至平地不可不分史遷之論與

鄭義合也又案此條注王氏

同為逆河入于海注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

皆作同為逆河入于海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

夕潮以迎河書傳曰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勃海

導漾東匯澤為彭蠡注匯同也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

導江又東至于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

陵為名乎王氏曰案班志長沙國有臨湘縣無醴陵縣其以

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地以陵名者

于也義 此經自導弱水已下其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
見下 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此鄭言導水之通例
言過言會皆水名 也今備引經文如左

導河東過碣石碣石者豫州之川洛者雍州之漫凡伊維

北過降水注今河內其縣北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

河近所謂降水也據鄭說降水

導漾過三澨注三澨水名

導江過九江鄭說已見前

東迤北會于匯注東迤者為南江鄭此注有脫文當作東迤北

為南江上源而不見於經故於此明之導水例云言會者皆

水名此注謂所會者為南江非謂東迤者為南江也今本書

疏引鄭注誤脫去三字遂不可解且經文下句即云東迤北而會

江鄭不容不知而妄指為南江也王氏後案云東迤北而會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于匯者為南江

導沔水又東北會于汝江曰沔水至東平國

導淮東會于泗沂江曰泗水至東平國

導渭東會于澗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渭水並

導維東北會于渭又東會于伊江曰三水入維維水入河經

官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導弱水至于合黎注山名

導黑水至于三危注三危山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班志左馮翊夏陽

南至于華陰書傳曰河自龍門南

東至于砥柱書傳曰砥柱山名

又東至于孟津書傳曰孟津地名

至于大伾山一成曰伾

至于大陸書傳曰大陸澤名班志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

導漾至于大別京相璠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

導江至于醴前已見至于東陵書傳曰東陵地名

導沅水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班志禹貢荷澤在定陶東

改讀正字

冀州至于衡漳注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案此讀衡爲橫也書文云衡牛解橫大木其角詩曰設其橫衡此衡之本義引申借爲橫直之橫考工記玉人云衡四寸鄭注衡古文橫假借也字

徐州厥土赤載填注載讀曰熾熾赤也案釋文增載作載徐云鄭王皆讀曰熾章昭音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試次說文戈部載大徐本云闕从戈从音小徐本無从戈从音有職從此古職字古之職役皆執干戈十四字蓋後人箋記之語非許語也虞氏易朋益管作朋益哉字見經典惟此二處玉篇載音之力切音成公綏天地賦云海岱赤壤華梁青黎壤从土旁讀音義同集韻云地或作載下土皆後人加偏傍字孔疏云讀爲熾熾者蓋熾爲火盛貌火色赤故書皆以熾與填同惟鄭讀爲熾熾者蓋熾爲火盛貌火色赤故熾爲赤也鄭欲解熾爲赤而熾無赤義故讀爲熾熾且赤已言色載當言性故訓熾爲熾熾者蓋熾爲火盛貌火色赤已此考工記弓人云凡昵之類不能方鄭注故書昵作熾杜子春云熾讀爲昵或爲熾初初也元謂熾脂膏脂敗之脂脂亦黏也書之借熾爲地猶記之借熾爲

揚州松于江海注松當爲沿此釋文所引也史記夏本紀作均順水行也疑裴駢所據鄭本不同或釋文有誤字也王曰篆文沿作松松作松二字相似而誤松字無理已極鄭破其讀猶不改其字鄭好改經字非也

梁州和夷底績注和讀曰桓惠定宇云漢酈吏傳如渚注曰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

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敦和樹表是

西傾因桓是來注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

是今其下民謂坂爲是句曲爲桓也水經注引此作今其下本從之王本改曲爲盤之盤作桓桓從段氏玉裁校訂此注云今其下民謂坂爲是曲爲桓也江本從段氏今依之是與氏同古經傳氏是二字多通用漢書漢碑假氏爲是不可枚數說文氏部云巴蜀名山岸崩之自旁皆欲落峭者曰氏引揚雄賦若氏崩今文選作岸崩數百里故曰氏崩章昭曰氏音若其山堆旁皆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氏崩章昭曰氏音若是理之是也亦作氏氏曰雍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說文云隴天水大坂也隴水之隴阪矣西傾山名隴阪漢陽縣故天水郡則桓是即天水之隴阪矣西傾山在隴西郡郡名隴西是在隴阪之西而梁州在隴阪南則自西傾而來梁州道由桓是也愚案漢陽縣隴阪在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北西傾之山是也秦州不必隴阪鄭說桓是爲隴阪鄭注疑之蓋以此也然據說文所云則巴蜀名山岸崩皆名氏氏似鄭意非指漢陽之隴阪記此俟攷

皇清經解續編 禹貢鄭氏略例

二百里蔡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王曰說文米部蔡字注云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音素葛反說文作蔡音同字從殺下米下蔡如字正義云上蔡音素葛反說文義放訓放也錄書改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定四年亦有蔡蔡字本有殺音左傳爲云蔡春秋多借蔡字爲之是也又案蔡字本有殺音左傳爲放殺之殺鄭以爲滅殺之殺愚案鄭本書文當正是蔡字故讀爲滅殺之殺耳

明書法

冀州注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孔疏引此以爲焉以爲周漢經師相承古義是也蓋所以示王者之無外也

壺口治梁及岐注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江曰鄭以梁岐皆在雍州而於此冀州言之故申其意云治水從下起易爲功也從壺口而梁而岐則自下流上溯故

厥土惟白壤鄭注周官大司徒云壤亦土也契言耳以萬物自壤壤和緩之貌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此注之關於禹貢書法正合

厥田惟中中注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

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

王曰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高者修防可

緩下者宜急焉與鄭同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雍在西北田

等案在荆西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愚案西河自雍東入

豫冀之境則雍地高於豫南河自豫北入冀充之境則豫地

又高於冀惟沈州受九河之水地最卑故豫中上冀中中沈

中下也青徐皆依岱山地勢高而汶水自青入徐注濟入沈

是青較高於徐可知故青上中徐上下也以王說此數州地

高下語意不明

斷故詳言之

沈州是降邱宅土注此州算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

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邱居士以其免于尼尤喜故記

聖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之應防風俗通引此經宅作度而說之云堯運湖水萬民皆

場而邑落之

義與鄭同

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注江水漢水其流連湓又合為一其赴海

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

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節疏曰詩云

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公羊傳曰盟于召陵喜服楚也楚

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愚案是時三苗頑不即丁地

在荆域故禹記此

以明朝宗之義

雍州弱水既西注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納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

渭而入于河此明經所以言屬之義也

政令

禹貢鄭氏略例

禹敷土注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案山海經云帝乃命禹平

土說文專布也以敷為專假借字也又案周官大司徒鄭注

云禹治水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又商頌禹敷下土方樂

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境又皋陶謨鄭注

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其五服而成之三注義並同

然則此節鄭注雖不全亦必以為廣大其界也孫曰

敷一作傳書傳云博大也釋文引韓詩云敷大也

冀州既載注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

徒之數則書于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孫曰因夏本紀有率

徒役故

云然也

厥賦惟上上錯注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

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

稅中下出四夫稅上下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

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江曰詩甫田正義引此注論貢

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賦之輕重懸殊疑非實稅案左

傳襄二十五年云皮山林陂澤辨京陵表瀆而數疆域規

度九夫而當一井而當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

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一井之九夫為

江曰此既是貢而不於厥篚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也王肅以錫貢屬上讀謂錫命而後貢案說文木部引厥篚則錫貢自是別爲一句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則錫貢不應不貢鄭義精確肅說非也

梁州厥賦下中三錯注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蓋言正賦之外雜出三等也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庶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注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

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

違我天子政教所行王曰鄭注舉陶謨言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共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九

方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治水既畢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侯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封則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方七千里每州封一千二百國九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其爲萬國故以此中邦爲九州天子建其國也左傳眾仲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卽此義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

粟五百里米注甸服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

賦入總謂入所刈禾也二百里銍銍謂刈穗斷去稾也三百

里秸秸謂禾又去其穎惟稾秸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

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

耳案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離萬里鄭義與古尚書

說同蓋禹廣堯之五服云百里賦納總者乃甸服之外二百里去王城六百里者也云二百里納銍者乃甸服之外二百里

去王城七百里者也餘皆仿此云甸服之制本是納總者鄭以甸服之鄉在五百里之外猶使百里納總則甸服之內自皆納總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衛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

祭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注蠻者聽從其俗羈縻

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縉也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

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

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堯

之時土廣五千里五服服別五百里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

增五百里而別至於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

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於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

皇清經解續編禹貢鄭氏略例 十

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

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

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案鄭說禹敷土謂禹之

以上三節注皆詳言敷土之事也

禮制

莫高山大川案史記以莫爲定尙書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

制疏引鄭注大傳云所視者謂其性常柔盛

德豆爵獻之數蓋言秩祭典禮典與禹義同也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注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案鄭注

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壘土中央壘以

黃土將建諸侯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爲土封書傳曰王者

社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

社禮以黃土宜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履四方

羽賦豆翟注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案鄭注夏翟翟夏

翟羽色黃黃徐州貢夏翟

狄字並通也

縞也鄭注閒傳云黑經白緯曰縞不
注此者禩之變服非祭服之材也

注云積紵之屬
可輯積者是也

包橘柚 詩木瓜鄭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
包苴之江本包作勺从說文改也

清經解續編

諸家異然
皆用茅也

則異散文
則通也

禮職方其山鎮曰岱山其
利蒲魚故據以爲說也

州淮夷蠙珠暨魚注蠙珠珠名說文玉部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夏書玼从虫賓

四四一

義與鄭同

州陽鳥攸居住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鴛既敷注篠箭鴛大竹也說文篠作筱義與鄭同

金三品注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

作三品者銅三色也詩正義謂銅有青白赤三色王氏後案謂是黃白赤三色愚案以金爲銅終屬假借或云青白赤或

引禹貢鄭注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然後恍然吾鄭義

本與書傳之說無異蓋唐人轉鈔偶脫去銀字作疏者誤謂金爲銅制三品爲三色援引者孝直書爲銅三色諸家曲

爲之辭皆非也
今从禮疏改正

簠織貝注貝錦名也詩云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

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土不衣織

州標榦栝柏注標榦栝柏四木名榦栝榦栝葉松身曰栝

禹貢鄭氏略例

箇箇楷三邦底貫注箇箇聆風也楷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

樵矢石矚此州中生聆風與樵者眾多三國致之

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注壚疏也江曰鄭注周禮草人云壚壚黏疏者以黏訓壚則亦

以疏訓
壇矣

州厥貢鏐鐵銀鏤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

州厥貢惟球琳琅玕注璆美玉也玲美石也琅玕珠也案詩大雅

釋文則鄭本經注皆作玲不作琳
王孫二本作琳非也今从江本

附訂誤

豕導漾東流爲漢注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

至江夏謂之夏水案此言漢水仍班志之誤王西莊曲爲之說工氏係氏則庸文亦義更不至正斯爲

巨謬禹貢錐指辨之最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書類

四四二

導淮自桐柏注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
于上未成流案此言導與自無所區別當有外誤鄭本文不如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

再貢鄭氏略例

重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七十九終

湘陰吳光堯校
長沙王先慎校

禹貢易知編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孟秋上浣丹徒李慎儒自記

禹貢易知編序

是篇專爲初學而輯歷來講禹貢諸家精考據者不免繁冗究義理者多屬空虛初學讀之轉滋茫昧予於禹貢毫無心得第參合諸家之言及非講禹貢而有關於禹貢者輯爲是編務使繁者簡空者實皆根據前人之言其以鄙見論斷處亦皆從前言中尋繹得來無一自造者名曰易知猶毘陵張鉞所著禹貢便蒙而已初學如能熟讀是編而後博綜夫精考核究義理諸家必較予爲有心得則是編其嚆矢矣

禹貢易知編卷一序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孟秋上浣丹徒李慎儒自記於海陵寓齋

禹貢易知編

凡例

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以蔡傳爲主是編亦宗蔡傳遵功令也蔡傳之謬誤者悉駁正之亦遵彙纂之例

一 是編經文後低一格載蔡傳考證之說亦低一格加案字列蔡傳後

一 地理家以漢書地理志水經注爲祖蔡傳引用此兩書者悉存之而以今之地名加案字注於下其蔡傳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凡例

所稱今之某處者宋之地名也則不錄間有文理不能割截者亦存之亦以今之地名加案字注於下

一 採取前人各說其成段載入者則標明某人曰而以今之地名形勢加案字注於下若會合數人之說或

一人前後之說錯縱敘述或擬其大意以己意貫穿之又或所言爲諸家公共語則不標某人曰分注今

之地名亦不加案字又鄙見所及敘述處不得不用古地名者其注以今地名亦不加案字

一 山脈亙古不變水道則不然自夏迄今代有不同是

編專爲質實以示初學故雖咸豐以來水道之變更者亦載之而蒙古部落青海新疆回疆衛藏其地理爲古人所未知而可以發明禹貢者亦所不遺至關塞險要著名於後代者亦隨山川疆域附入俾與禹貢相表裏爲讀經者之助

一 考據之學今人每勝古人蓋有所因而增益正訂之較創者易爲功也 四庫所收宋毛晃禹貢指南

程大昌禹貢論傳寅禹貢說斷通志堂經解皆有刊本茲皆不取是編所引者鄭注孔傳孔疏漢書地理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凡例

志外則胡渭禹貢錐指徐文靖禹貢會箋夏之芳禹貢彙覽焦循禹貢鄭注釋丁晏禹貢集釋成蓉鏡禹

貢班義述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王鳴盛尚書後案大清一統志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齊召南水道提綱趙一清水經注釋畢沅山海經校正郝韻士西陲要略西域釋地徐松

漢書西域傳補注西域水道記張穆蒙古游牧記李光廷漢西域圖考至 列聖論旨名臣奏疏則

敬謹登載其名人雜著下至西洋人所著各書亦開

採入總以質實爲主若考證家援古駁古議論精密不能一讀了然者悉從割愛取其易知而已閱者諒之

一乾嘉以來講經家皆以康成爲主識見洵屬超越前古惟遇說與康成小異或其言爲康成所未及言者則一概抹撥似屬太過至謂山海經爲太史公所不取爾雅非出一手孔傳爲魏晉間人僞作皆不可信而於欲伸已說之處則又引以爲證未免自相矛盾茲謹就山川形勢考核眾說擇其理長者從之門戶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凡例

三

之見所不敢存俗學之譏自知不免

禹貢易知編

目錄

卷一

冀州

卷二

兗州

卷三

青州

卷四

禹貢易知編 卷一 目錄

一

徐州

卷五

揚州

卷六

荊州

卷七

豫州

卷八

梁州

卷九

雍州

卷十

導山

卷十一

導水上

卷十二

導水下

總結

禹貢易知編

卷十 目錄

二

禹貢易知編卷一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增曹用霖全校

禹貢

蔡傳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案敷史記作傳刊漢書作葉

蔡傳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一

大川以別州境也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

爲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
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案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充土賦與
某某猶未知某山某川爲當治也及隨刊既畢高山
大川歷歷可數於是定某山爲某州之山某川爲某
州之川敷土既畢然後有導畛之行冀山川既畢然
後有壺口之事

冀州案舜典曰肇十有二州鄭云舜於舊九州外分青
州爲營州分冀州爲并州幽州故有十二至禹仍
合爲九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二

蔡傳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
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
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
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案禹時河至大伾即
北流故冀在兗河西

案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爲帝都漢志云河東木
唐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今山西平陽
府附郭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二爲始封之國
一在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治東北之太原故城又
名晉陽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晉水所出詩所云唐

國卽堯之國也一在中山唐縣漢志堯山在南張晏
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在今直隸保定府唐縣亦堯之
國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
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漢書臣瓚注堯初居唐後居陶
故曰陶唐顏師古非之許慎說文云陶邱在濟陰有
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號陶唐氏蓋先居陶後
乃由陶遷唐故曰陶唐若先唐後陶則當曰唐陶氏
矣堯所居之陶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治西夏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三

時豫州之地非冀州之地也
又案冀州爲軒轅唐虞夏殷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
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魏霍冀黎揚郇或作
荷
賈沈奴蓐黃潞赤狄邲鄆衛邢其凡原雍邠虞檀温
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
國時屬燕趙魏而秦亦兼得其地今山西太原平陽
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等府及朔平府之朔州馬
邑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陽遼沁等州河南懷慶衛
輝彰德等府惟衛輝之滑縣及延津縣之直隸
故昨城縣彰德之內黃縣屬兗

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冀州一州之西北境東北則盛京錦州等府北則踰塞城也直抵陰山下陰山在河套外內蒙古烏喇西榆林府蒙古謂之嘴札爾西起東受降城之北受降城在今歸化城東訖於大遼水又名濫真水即遼人所稱潢水也在奉天府遼陽州境內皆冀州域也

又案王鳴盛尚書後案從古說以冀州既載四字爲一句引鄭曰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之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四

又引馬曰載載於書也蔡注以既載二字屬壺口則本於蘇軾於理爲長蓋壺口治梁及岐不成句也既載壺口

蔡傳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

○今案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充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充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

後禹言于決九州距四海濬吹澮距川卽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州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吹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蔡傳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爾雅云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五

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卽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卽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鄆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案後世考證家仍主雍之梁岐與蔡注異詳見下

案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龍門當路東流爲河之扼要處故

禹首闢之上口孟門在今山西隰州直隸州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西直陝西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山西絳州直隸州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壺口山盡處西與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之龍門山相對此中問古門三秦記曰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上則爲龍故名龍門壺口龍門一也冀州及潯水曰壺口而雍州貢道曰龍門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梁山在韓城縣南十九里胡渭引詩所謂奕奕梁山者非是詩之韓侯國在漢涿郡方城縣今順天府固安縣之方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六

城村也固安之東北通州之西有梁山詩之梁山也周平王時韓失國子孫至晉爲韓氏後爲國則今陝西之韓城縣矣亦有梁山卽禹貢之梁山當龍門之南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縣東北十里蓋壺口既載東流暢通而西之梁岐亦無水患矣

又案蔡傳所指呂梁狐岐說本晁以道胡渭云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山西汾州府所屬州山在州北百里非韓城之呂梁蔡傳所引呂不韋曰之呂梁本名骨脊山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去河一百五十里狐岐在今孝義縣亦汾州府屬西北八十

里與介休縣接界一名薛頡山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治之乎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蔡傳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

原府也案山西太原府治西岳太岳也周禮職方冀南四十里之太原縣

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卽太岳在河東郡

絳縣東山南曰陽堯之所都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

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案漢志太原郡汾水西南至汾陰入河蔡

氏云東入於河誤也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七

案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至今河北多有縣隄可以爲證然當洪水之時必河洶既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而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述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汾水之源水經注謂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今管涔山在山西忻州直隸州靜樂縣北百四十里山有天池有龍眼泉卽汾源也流至蒲州府榮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源流皆不出山西省

又案漢魏縣在今爲山西霍州直隸州周厲王出居
之麓太岳在州東南三十里陽趙城二縣縣屬關
龍東接沁源縣屬禹導汾水自太原至太岳之
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直抵河南也

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蔡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案故
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一里

之東太行之西案當云在孟津之東少涑水出乎其
西昌縣北古名桃水今名拒馬河源出直隸易州廣

禹貢易知編卷一冀州八
水縣出山又經順天府之涿州固安保定府之新城
雄縣及順天府之霸州永清等州縣而入玉帶河始

禹貢易知編卷一冀州八

卷一

冀州

八

乎其東案洪平順廢縣南澤州府陵川縣東北之高
山浙山經河南彰德府山東昌府冠縣直隸方洪

大名府繞至山東臨清直隸州城下合於運河方洪

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衡漳

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漳案漢書一出上黨沾縣

大龍谷案漢沾縣在今山西平定直隸州西南三十

谷說文作大要谷水經作大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

子縣鹿谷山案漢上黨郡長子縣今山西路安府長

子縣鹿谷山案漢上黨郡長子縣今山西路安府長

地名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案酈
漳者漳水橫流入河蓋禹時河自大伾折向東北
流漳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東西爲橫也東至

鄴合清漳案酈今河南彰德府屬臨漳縣西二十里

口東北至阜城入北河案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東

其形勢低凹疑是古河○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

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

以爲賈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

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

礪礪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

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

白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案徐文靖曰水

城南北而東入衡水隋於此置衡水縣今深州衡水

是也北而東入衡水隋於此置衡水縣今深州衡水

水又北逕鄆縣故城南是衡水不得爲橫水矣王肅

以爲衡漳二水名是也徐氏獨不主鄭說未知是否

備一解

案孔傳云覃懷近河地名正義云覃懷二字共爲一

地漳在懷北五百餘里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

治矣至於衡漳則自大伾引河而北載之高地與降

禹貢易知編卷一冀州九

卷一

冀州

九

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案爾雅

釋言流也覃也覃延也則是覃懷者乃覃及於懷也今河

南懷慶府河內縣有覃懷驛蓋因禹貢立名也

又案水經注以濁漳爲主而清漳入之合流至阜城

後復云又東北至昌亭與虢池河會又東北至成陵

縣北別出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北過章武縣西

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八十里又東北過平舒縣今順天府大城縣東入

海則與禹貢之衡漳無涉蓋禹貢衡漳至阜城縣北

入河卽止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之道蒙其名曰

禹貢易知編卷一 冀州

十

出泊會連河會漳池別派至直隸天津府支派併一

東入海北泊卽大陸澤漳水本自入海康熙四十九

年引漳入衛濟運故道漸淤全歸衛河見國史白鍾山傳

又案漢書溝洫志周定王五年河徙不著其地蔡注

則云河徙砦磔說本程大昌又未言在今何處據溝

洫志載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瀉曰今磔谿口

是也師古曰磔谿谿名卽水經所謂泚水東過磔谿

者似程氏謫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砦遂爲周時河徙

之處而蔡注承其誤耳明謂考程大昌禹貢論並未

累及大河白大係以下非故道卽自周定王五年始

桑欽漢成帝時人豈待至欽時乃非故道哉

厥土惟白壤

蔡傳漢孔氏曰無塊曰壤案孔安國顏氏曰柔土曰

壤案本說文卷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

等案周禮注五物五地之物也疏曰禹貢白壤白墳

大判各爲一等此九等無妨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

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

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

禹貢易知編卷一 冀州

土

之法辨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案周

人此下尚有鹹潟用犴勃壤用狐蚘廬用豕羶樂用

費輕農用犬凡九等卽疏所云辨剛之屬九等也注

曰凡所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糞治田疇各因色性

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

者土會之法案周禮注會計也從其多者論也

案正義曰冀州土色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直言

壤而不言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又案博物志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禾

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漢劉向曰

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史記夏本紀令益子眾庶稻可種卑溼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蔡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案周官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故以賦屬於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三

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案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案說本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案孔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讀第一句錯讀雜句雜出第二之賦正義曰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卽次上中此時稅十一而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

州爲上上錯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揚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案各州以

此類推禹貢之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

蘇氏始云賦所出穀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

周禮左傳所謂賦皆軍賦也其實不然周以前無謂

兵爲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卽司馬

法一成之賦也詩正義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

七十五人少康而稱眾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觀

甸服之賦惟納總銓秸粟米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三

人之聚訟矣田惟中中者孔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又案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不言錯者其等已定言錯者其等未可遽定也夏之芳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謂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商人七十而助謂借民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七助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皆什一也若其受田多寡不同皇氏劉氏謂夏之民多商之民稀周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取其七周全稅之賈氏

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是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皆不易豈理也哉蓋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纖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一畝有奇耳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略等矣八口之家精於治田不過當今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古

之二十畝不可益也田制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大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也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使八家爲井井開爲四道可知井田之制興於唐虞之前商周因之未必夏獨改之也至桓寬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則在秦壤井田之後而稅更輕矣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蔡傳恆衛二水名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

山北谷案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定州直隸州

四十里案上曲陽故城在縣西四里恆山在縣西北

水也案上曲陽故城在縣西四里恆山在縣西北

而歸於北案上曲陽故城在縣西四里恆山在縣西北

案瀛州今直隸河間府也入易水案易水出直隸

龍華店西北流至直隸保定府入易水案易水出直隸

同入於趙北口之泊與玉帶河併爲一由天津入海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古

府行東流入於滋水案滋水出山西代州直隸州
唐縣述運東北至直隸保定府又南流入於衡水非古逕
定府祁州與唐河相合
矣案衡水水今亦入泊也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
縣東北案今直隸正定府東入滹沱河案滹沱山在山西代
東北百二十里秦戲山流入長城入直隸界薛氏曰
與玉帶河運河會至直隸天津府東入海
東北台滹沱河過信安軍案宋之信安軍入易水
水見上易係合於滹沱而同一泊然則恆與滹沱合爲
一衛與滹沱合爲一而滹沱與滹沱下流又合爲一其
源殊其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
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

案邢今直隸順德鉅鹿之廣阿非是案大陸澤一名府附郭之邢臺縣鉅鹿之廣阿非是案大陸澤一名隸保定府東鹿縣順德府鉅鹿縣趙州直隸州隆平縣晉縣深州直隸州上承漳沱滏陽漳唐諸河水匯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順天府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入海廣阿各書或作廣河或一書作廣阿又作廣河字互異案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不能定爲孰是孰非也

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檀相以北案檀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相今河皆行西山之麓案西山太行山之尾古名黎陽山即大伾山在河南衛輝府黎陽縣今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

古河之在貝冀案貝冀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冀州今直隸冀州直隸州以及枯澤之南案枯澤在冀州治北北過泲水之澤也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七

及其已過信洚之北案當云信都枯洚蔡脫都枯則二字信都故縣即今冀州治則

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案徐文靖曰隋改廣阿爲大陸唐武德四年改爲象城天寶元年改爲昭慶以縣西南有建初啟運二陵故名蔡氏以爲隋唐又制鹿城置陸渾縣案當作陸渾縣唐屬縣則唐屬河南道河南府今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南河南府嵩縣矣蔡氏誤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案謂去帝都遠

也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案曲陽縣地東西相距止六十里靈壽縣地東西相距止四十里恆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二水所歷皆不過數十里故胡渭謂尋常之谿澗不足勤禹之荒度以爲禹貢所云恆卽滹衛卽滹沱而引水經滹水東過上曲陽縣恆水從西來注之酈注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爲證其理甚是王鳴盛專崇鄭康成因鄭未言恆卽滹衛卽滹沱乃據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七

漢書地理志恆入滹衛入滹沱四水截然不相假借因謂二水源流甚短東西不過數十里之閒而禹貢載之者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且斥水經注爲北魏人議論無古義則未免太偏矣王氏謂恆卽滹沱之水經注爲證而不可援篇而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注之言滹沱者有四條今水經注皆無之可見水經注本有滹沱篇宋初尙存後乃亡之耳必謂水經注必無滹沱之說亦無確證也

又案大陸之地廣大跨順德保定兩府之屬及趙深二州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曰漢書溝洫志禹

之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
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絕遠未嘗經邢
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大陸本兼有枯澤以
北之地自與經文北
過澤水至於大陸不相違背程氏專以鉅鹿縣一處
爲大陸則與經文不合矣蔡傳不誤而因程說致多
煩耳

又案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
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
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禹
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
今河南懷慶府修武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大

左傳定公五年魏獻子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寧
杜預云大陸疑卽吳澤陂案吳澤陂在今
修武縣北十里一在太原

鄆縣今山西汾州府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
并州數今介休縣東北二十里鄆城鄆道元云呂氏

春秋謂之大陸是也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案呂
覽九數既云晉之大陸又云趙之鉅鹿則一澤不應

兩見蓋汾州府爲唐叔所封之晉國而鉅鹿則戰國
時爲趙國地也

島夷皮服案島字史記漢書皆作鳥史記裴駢注引鄭
玄云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顏師古漢

書注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
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鳥象也字又或作鳥至唐
開元中衛包
始改作鳥

蔡傳海曲曰鳥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案說本
孔傳

案爾雅云東北方之文皮者是也通典載三韓在海
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卽此所謂島夷後漢書東夷

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考晉書
梁書皆

作弁韓而後漢書作弁辰
與三韓之名不符殆字誤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

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
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九

凡七十八國新羅百濟爲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則
有新羅百濟而無三韓之目矣古韓國在朝鮮東南
大海中依山島以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
夾右碣石入于河

蔡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案漢書地理
志作驪成後

世方作驪城蔡傳引
漢志而作城誤也河口之地冀州北方貢賦之來

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
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

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

則漢遼東西

案遼東今奉天府一帶也遼西今奉天錦州府一帶也右北平案今

直隸永平府

漁陽府

案今順天

上谷

案今直隸宣化府之地其水如

遼瀾

案瀾水即遼河見後案語中

遼瀾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

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案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

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

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

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

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

九門無此山也

案九門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主

案胡渭曰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碣石在縣西

南莽曰碣石遼西郡案縣下云有碣石水南入官不

言有山也

官下官水也

及文穎注武帝紀曰碣石在遼西

案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說與班固異水經有

魏晉人所附益故亦云碣石在臨渝後漢志無驪成

劉昭補注遂於臨渝言碣石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

魏地形志碣石在肥如隋省肥如入新昌又改新昌

曰盧龍故隋地志碣石在盧龍自後漢迄隋言此山

所在曰案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

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案縣故城之南也

案昌黎縣今直

隸永平府屬縣

唐書地理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

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易被據之以

釋禹貢案石城有四其一在今灤州南

案亦永平府屬

屬平州

案石城縣北去灤州三十里

嘗試案圖而索之今灤州所

領樂亭縣

案縣在州東南唐初石城縣地又爲馬城縣地後爲盧龍縣地胡氏康熙時人今灤

州樂亭同有古城在西南三十里似卽漢驪城治志

所稱石城蓋指此地然樂亭縣境平行無山卽以州

南瀕海之地爲驪成地而亦無山惟縣西南四十里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主

有祥雲李家桑垞三島迫近海濱豈卽所謂大碣石

歟金元以來人皆知昌黎爲案縣而碣石在焉求之

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乃更求之向北之地故

明一統志云碣石在昌黎縣北二十里或又以仙人

臺上之巨石爲天橋柱蓋皆依文穎之言然其去海

八九十里殊遠夾右入河之義不可從也考王鳴盛

曰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

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

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與胡氏說異曰現在則必確

見之矣又焦循曰閭百詩古文尙書疏證云酈道元家酈亭今涿州也距碣石六百餘里三言碣石淪於海無論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尙三十里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觀滄海改山名樂游此豈苞淪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傳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真妄談百詩與酈明同時相友善已不曲附其說如此然則天橋柱之爲碣石無疑胡說非也灤州之灤河卽濡水師古曰濡音乃官反讀若難後譌爲灤以聲相近也遂因置灤州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圭

又案胡渭曰成帝時賈讓言禹之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蓋碣石類底柱橫絕中流析之破之不容已矣水經曰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云漢司空掾王璜案漢書儒林傳王璜言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又云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

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此句下似有闕文及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造韋昭亦指此爲碣石濡水於此南入海明劉世偉著論謂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案海豐縣今屬山東武定府涓案水經注篤馬河東北徑陽信縣故城南又東北入海陽信故城在今海豐縣界案今立爲陽信縣亦屬武定府也縣志云鉤盤河北派經縣西

禹貢易知編

卷一

冀州

圭

北三十里又東經馬谷山前入海蓋卽古篤馬河亦名陷河者宋二股河下流合篤馬河經此山入海非禹迹也安得指馬谷山爲碣石劉氏鑿空無據

又案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曰地理今釋考肇

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案海豐縣今屬山東武定府劉文偉案胡渭作亦以馬谷山在九

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幾近之敬錄以示後學俾知遵守不得但信胡渭之說也

禹貢易知編卷一補註

恆衛既從蔡傳註趙北口之泊 一統志白洋淀在直隸保定府新安縣南二十里周六十里南高陽西安州北新安東任邱東北雄縣五州縣環之而新安十數村居其中古九十九淀之一也合諸淀之水總名曰西淀通志西北諸山之水皆匯於西淀北自雄縣來者曰白溝河西自安州來者曰依城河西北自安肅來者曰瀑河南自高陽來者曰豬龍河而趙北口居其中建設橋座諸水由此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

禹貢易知編卷一 冀州補註

任邱屬河間府
餘俱屬保定府

禹貢易知編卷二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婿曹用霖全校

濟河惟兗州

案濟漢書作洧說文無兗字而有洧字从水允聲以轉切兗州以洧水得名當作洧州也史記作沘州漢書作兗州蓋兗字之从六卽篆書水字橫書之變而似六也

蔡傳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

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

於濟也

案蘇氏之說本孔穎達疏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 愚謂河昔北流兗

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一

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

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注云此兗州之濟

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注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

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案洧與濟世以爲一字實二字也古文作洧字者四

瀆之洧卽禹貢所載之濟漢志出王屋山至武德入

河者也其作濟者別是一水漢志濟水出贊皇

定府贊皇縣

至慶陶入泚者也 慶陶今直隸趙州晉縣二水源委各

別而贊皇之濟不載禹貢不列四瀆自白虎通云濟

出房子縣贊皇山

房子縣今直隸趙州高邑縣贊皇山今屬贊皇縣廟在東

郡臨邑縣

即今山東濟南府之臨邑縣

所謂廟者瀆廟也始誤以

沛濟爲一水夫寫沛爲濟自水經已然相沿已久無

庸更正惟是二水則不可不知耳胡渭詳核各州之

言據者皆不作跨字解以駁孔疏之誤蓋據距義同

禹別九州但指山川爲表識非鑿定過與不及也舉

濟河則究界判矣鄭樵云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

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斯言得之

無庸蔡傳之辯也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二

又案兗州爲顓頊之墟高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

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鄆胙燕

南燕姑姓

凡四國戰國時

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今山東東昌武定二府臨清

一州兗州府之陽穀壽張曹州府之鄆城濮州范縣

觀城朝城濟南青州二府之北境直隸之大名府

惟長

垣東明二

縣屬豫州及正定河間二府冀州一州之東南境河

南彰德府之內黃縣衛輝府之滑縣及延津縣

之故胙城縣皆古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

蔡傳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

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日鉤盤八曰鬲津其一

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

案蔡傳合簡潔爲一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案徒駭

非是詳見下案語

河地志云漳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

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東南寰宇

記云在棣州河北輿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鬴河

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

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三

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

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

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

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

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

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

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

則班固以漳沱爲徒駭而不知漳沱不與古河相涉

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

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什沒今充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鄆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案鄆謂碣石淪於海則有之未嘗謂九河亦淪於海也水經注具在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檢閱便知蔡氏妄說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繫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四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五

案孔傳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漢原郡治在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南二十里疏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木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蔡氏以簡潔爲一而別有經流鄭康成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尙書中候語略同鄭所本也今河間高弓以東漢河間國高弓縣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至平原鬲縣平原見上漢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往往有其遺處焉

又案徐文靖曰蔡傳曰徒駭河地志云漳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成平案所引許商云皆漢書清池志文以下案唐地志滄州清池縣有徒駭河九域志在做此

故滄州廢清池縣西五十里傳云南誤案成平縣前漢屬勃海郡後漢屬冀州河間郡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傳又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廢清池縣卽州治

日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案今山東齊南府陵縣平原東南寰宇記在棣州商河縣北案今山東武定府商河縣輿地記卽篤馬河也案漢書清池志孫禁以爲可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先儒以爲卽馬頰唐地志德州平昌縣

案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有馬頰河金史棣州商河縣有馬頰河

一統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案今直隸河開府屬縣經唐邑案今山東武定府屬縣

山東東昌府清平案今二縣界東達樂陵縣案今山東武定府屬縣

入海又高唐州西案今山東東昌府屬縣有馬頰河故道傳

又曰覆補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案已案一統志覆

補枯河自慶雲縣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經海豐縣案今山東東昌府屬縣

南入海傳又曰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州之饒

安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無棣案今天津府屬縣臨津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

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案今河開府屬縣案許商云古說九

禹貢易知編卷二 兗州

六

河之名有徒駭胡蘇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今現在成平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

東光案已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界中郡國志勃海東光

縣案東光後漢西南有胡蘇亭胡蘇河水經注清河

又東至東光縣西南徑胡蘇亭又東北右會大河故

道案元史云胡蘇在慶雲縣西南徐文靖自注傳又

曰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見案方輿紀要累與簡

相近輿地記云在臨津孔氏謂在貝州歷亭縣案古

治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歷亭案今誤也金史南皮縣

山東東昌府恩縣古為貝州屬縣案今天津府屬縣有黎河元志簡潔河在南皮城外十餘步

傳又曰鈞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

昌來案平昌今山東德平縣輿地記云在樂陵案水經注般

縣案今山東德平縣般河蓋九河之一也後漢書稱公

孫瓚破黃巾於般河即此瀆也元志獻縣案今直隸

縣東南八十里有鈞盤河傳又曰高津河寰宇記

在樂陵東北流入饒安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許商云在

高縣輿地記云在無棣案今天津府屬縣案許商以為古說

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案今直隸天津府屬縣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

自高津以北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

禹貢易知編卷二 兗州

七

離此域方輿紀要高津在鈞盤之北漢志平原高縣

平當以為高津通典在獻縣之廢饒樂縣元志在慶

雲又在樂陵西三十里一統志云至海豐入海案今

處皆見上傳又曰太史河不知所在案通典九河四在

景城案唐之景城郡屬河北道二在平原案唐之平

北道德州今山東德平縣其太史簡潔未詳處所案

方輿紀要太史河在徒駭河之東元志太史河在南

皮縣治北

又案邵晉涵爾雅正義曰太史河導河書云在德州

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覆釜河並用導河

書在永靜軍阜城縣東宋之永靜軍隸河北東路治所在今直隸河間府東光縣

阜城今亦東經東光縣西北與徐說小異

又案胡渭曰漢時言九河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

皆真滅真與同馬遂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

之地已為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

河推之其餘大概可知九河豈真埋沒無遺迹耶而

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

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是也于欽齊乘云某嘗來往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

滄案謂天津府清縣滄州熟訪九河故道蓋河昔北流衝漳注

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

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隄岸數重地皆沮

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

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案

直隸天津府慶雲縣東五里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

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絮等

河歟東無棣縣北亦慶雲縣也有陷河闊數里西通德棣

東至海茲非鉤盤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

為鬲津河無疑也于氏之論可謂博而篤矣然而求

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

於九許商言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

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

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此真通人之

見案蔡氏既引許商所言三河而又堅執王橫九河

於海不言九河皆淪於海也至引程大昌言今滄州

之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

其地後為海水淪沒今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

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其河道已淪入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海明矣云云考古無天津府稱為滄州平州則今永

平府也以今海道計之自山東武定府海豐縣北交

直隸界向北二百五十里至天津之大沽口自大沽

口向東北六百五十里至永平府邊境臨榆縣之山海關

由大沽口而東不足千里至盛京錦州府之金州府

使永平府南去岸五百餘里海中盛京錦州府之金州府

宜無不知而近來西洋人所繪海圖及英國人金

約翰所輯海道圖說於海中島嶼甚詳皆不云此海

中間時有一島則程氏之為鑿空毫無疑議而蔡氏

信之不可解總之胡氏疑樂亭縣祥雲等三島為碣

石固未必不可確而程氏所言有碣石在海中則斷不

確蓋今天津以北皆非宋境程氏宋人得傳聞之誤

而筆之於書蔡氏又沿其誤耳又徐文靖曰王橫言

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如春秋所

書宋大水之類豈風息雨霽之後遂淪於海乎則

王橫言益言浸本未可作淪字解也又案今山海

關東二百餘里為盛京錦州府城未至城五十餘里

有漢徒河故城漢志遼西郡徒河縣王莽名河福即

此處也漢志云右北平驪城有碣石遼西郡系縣亦云有碣石蓋兩縣接壤故皆有之後漢郡國志臨渝縣有碣石參合觀之九河以徒駭為經流同為逆河則仍歸經流即徒駭河矣入海之處河必寬闊跨數縣境徒河縣必因徒駭河而得名而講經家從未有言及此者誌之備考

雷夏既澤案傳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正義曰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相合入此澤也古皆以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二句作一節蔡氏乃分為二節又案灘字史記漢書皆作雍至晉人始改作灘故孔傳作雍水也

蔡傳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

北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

禹貢易知編卷二兗州十

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

為澤案漢書作成陽不作城陽蔡氏誤徐文靖曰山

西吳西者吳縣之西當即震澤今名太湖水經注太

湖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蔡傳誤改在吳

西三字為則雷二字因史記舜紀正義云雷澤有雷

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而不知山海經之雷澤

非禹之雷澤正義先誤也問若據四書釋地續補曰

宋雷澤縣在今濮州城之東南明萬曆間李之藻曰

澤底有礪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聲如巨雷故名雷澤

案漢之成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城附郭之縣東

北六十里雷澤在成陽城西北水經注狐子河故瀆

自句陽縣西句陽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又東逕雷澤北

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又云雷澤西南十里許有

厯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其北即廩邱縣城在今山東曹州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邱為濮水者也

又案夏之芳曰雷澤大野荷澤孟諸皆濟水也或為

所絕或為所經或為所溢然實分二派一派東北流

出河入海而會於汶此兗州雷夏之濟豫州荷澤孟

禹貢易知編卷二兗州十一

諸之濟也一派東南流從淮入海而合於泗此徐州

大野之濟也兗豫青三州之流長徐流短

灘沮會同

蔡傳灘沮二水名灘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灘

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曰汧水受陳留後儀陰溝至

蒙為灘水東入於泗水經汧水出陰溝東至蒙郡為

狙獮案水經汧水至梁郡蒙縣為灘水又獲水出汧

訛則灘水即汧水也灘之下流入於睢水沮水地志

睢水出沛國芒縣案漢沛國芒縣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睢水其汧水

歟晁氏曰爾雅云水自河出爲澚濟出爲澚求之於
澚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
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案元和志澚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濮州今爲山東曹州府屬

州雷澤縣卽漢之成陽縣見上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太平寰宇記

同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澚沮會同是也宋時

河決曹濮間澚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

水遂涸蔡傳乃欲以反睢當之非是韓汝節云反睢

在豫徐之境無豫於兗州而兗州自有澚沮也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三

又案夏之芳曰考古時反泗皆在河之東故澚入泗
今河徙而南案所謂今者咸豐以前河奪淮道之時

乾時人也澚在河西泗在河東澚爲河截斷今入河矣沮

水一在河南開封府陳留縣經歸德府寧陵縣一在

夏邑縣經永城案夏邑永城皆屬歸德府至宿州案今安徽鳳陽皆

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徐豫之水去兗尙

遠經所謂澚沮會同澚乃河之別流出於兗州者正

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澚爲

平地矣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反非汴水

今章邱縣案今山東濟南府屬縣有澚水案今一名楊緒水又

之王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澚異稱者或稱澚或

稱澚一水也此其兗之澚沮會同歟案此於元和志

以備考

又案反非汴者王鳴盛云說文臣鉉曰反今作汴非

是汴起周衰至蒙爲澚禹河所無案蒙縣漢志屬梁

郡郡蓋國字之譌在今安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

或云子夏此條周末人筆乃據汴之入泗者而言禹

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三

安得有別出之澚郭璞注釋水乃謬引書澚沮會同

不知雍沮乃濟之別流平地涌出與河何涉蒙縣澚

水出於豫入於徐與兗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

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澚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

澚云云其意以瓠子爲雍此則在兗州域但禹河亦

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蔡傳桑土宜桑之土案鄭康成曰其地尤宜蠶桑因

者又案衛之封域東得桑土之野楚既蠶者可以蠶

邱帝邱皆是也則桑土乃地名矣

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邱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邱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案孔疏曰降邱宅土既與蠶連文知下邱居平土就桑蠶也說嫌拘泥王振綱曰兗州水治後歷數其土可桑可蠶可宅可作備言民生衣食居止之利是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蔡傳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

禹貢易知編卷二 兗州

古

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案史記漢書載皆作年

蔡傳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

下者以薄賦爲正也

案鄭康成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

同言功難也貞亦治爲正而不言薄賦以正作二字相連接上治字則厥賦貞三字不斷爲一句矣似較蔡說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爲陵

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溼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案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年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既九年又加三年且謂此州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案孔安國曰貞正也州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禹貢易知編卷二 兗州

圭

蔡傳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篚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案五經文字云漯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說文亦作濕古又通濕皆濕字

也

蔡傳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

都矣又案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案漢東武陽今山東兗州府朝陽縣千乘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安二縣境漢書地理志漯水過郡三行
千二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
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案地理今釋曰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案今朝城改屬曹州府

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

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

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臨邑亦屬濟南府朝城漢之東武陽縣

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六

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

原注史記禹所二渠以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引其河注其一則漯水

合漯河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

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

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

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

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

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

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

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也案

頓邱縣屬東郡在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澶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相今河南彰德府

又案禹時河東流至大伾大伾山漢書臣瓚注以爲

漢黎陽縣今河折向北流載之高地水勢甚盛乃所

爲二渠史記河渠書作所漢書一渠東北流即漯也

水經注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經遮害亭亭在今

南五又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舊河水北入處也所

謂舊河北入者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

川也一渠北流即禹之大河自河由宿胥口流入於

禹貢易知編 卷二 兗州

七

漯東北至涼城縣之長壽津涼城在今河南衛輝府

到長壽津復與漯分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

合東光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復歸禹之故道又東經

平舒今順天府至章武入海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則

又非禹故道矣蓋長壽津以西之漯悉爲河佔而河

之故道猶未盡枯風俗通曰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

則微涓絕流謂自高唐即禹城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

涸尚非全河行漯入海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又東

決魏郡今河南彰德府一帶莽恐河西侵其元城墓元城今直隸大名府

附郭河既東決元城無憂遂不復修塞全河注漯故

澗遂空自周定王五年至此水經注所謂北澗王莽

時空故世俗名是澗爲王莽河是也禹縣二渠北流

何然自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

海成帝建始末又決於館陶頓邱今直隸大名府清

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之故頓邱城館陶今山東東昌

府館陶縣蓋此北流之渠亦非禹道矣王莽時空乃

謂之王莽河若禹河故道則漢書地理志魏郡鄴縣

有故大河在東北達於海者矣鄴今河南彰德府臨

禹貢易知編卷二兗州

又案山東小清河源出濟南府章邱縣東南分水嶺

東麓北流俗曰獺河東至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入海

曰小清河口卽古時濟水入海之口亦卽古時漯水

入海之口漢之千乘縣在今青州府高苑樂安二縣境

於山而濟水伏流隨地湧出山東之水多半卽濟小

清河必卽濟故與濟同入海俗有獺名應卽是漯禹

貢浮于濟漯達于河可見濟漯本相連矣至山東之

大清河今亦蒙濟名者濟水之源至王莽時已絕見

漢郡其故道荷澤汶水合流山東泰安府東平州諸

泉皆入之古人云濟水伏流其出非一方輿紀要以

不曰大清河東漢至唐黃河由之入海今大清河之

名自杜佑通典始其下游至山東武定府利津縣之

南青州府高苑縣之北牡蠣口入海自前明於東平

州東六十里戴村築壩遏汶入運河大清河遂無復

有汶然猶水勢頗盛者乾隆四十五年山東巡撫國

泰疏曰大清河上游來源卽係汶河古時汶水至東

平州之戴村卽北流與大清河會合入海自明人導

汶濟運始於戴村築壩使汶水西南流至分水口入

運河如汶漲溢則聽其由壩上洩入大清河而大清

禹貢易知編卷二兗州

河下流兼受蘆泉浪溪八里堂三空橋錦河柳木溝

沙河中川豐濟灤水清水減水土河等十四河之水

是以蜿蜒六百里成爲大河古以大清河爲濟之正

口而在小清河口

禹貢易知編卷三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婿曹用霖全校

海岱惟青州

蔡傳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案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

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案漢東萊郡今山東萊州府一帶也浮海入海曲

之閒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案孔傳曰

據濟西北距河疏訓據為跨蔡氏引用孔傳以為充

禹貢易知編卷三 青州

州實跨有海東北之地蔡氏反不謂然改孔漢末公

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

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

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古營州之地有奉天一府直至

三面抱海至金州之旅順口西南與山東登州府城

東北三里丹崖山相對山上建蓬萊閣閣上北望

海中侯雞島又北曰南龍磯島又北曰高島又北

曰北龍磯島又東北曰南龍磯島又北曰高島又北

北黃城四島直抵旅順口登州旅順間海而嚴如燈

洋防轉要謂五百里而近齊召南水道提綱謂二百

五十里王度雲渤海圖謂不足一度則一百七八十

里而已島嶼聯絡地脈未斷也高宗皇帝

府結為泰山然則青州之可以兼營州因無

可疑宜大禹之裁舜營州而併入青州也

又案山海經泰山泰水出于其陽在今山東泰安府

泰安新泰二縣周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青州本

爽鳩氏之墟為季荊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

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潭州夷

介萊凡七國戰國為齊燕二國地今山東登州萊州

二府濟南府之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

青州府之益都博山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

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泰安府之肥城東阿及泰

禹貢易知編卷三 青州

安萊蕪平陰之北境其東北跨海為盛京之奉天府

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嶠夷既略案史記夏本紀作嶠鐵

蔡傳薛氏曰嶠夷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

案馬融曰用功少曰即堯典之嶠夷

略其說非是不足取即堯典之嶠夷

案胡渭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

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嶠夷曰

暘谷蓋日所出也贊曰宅是嶠夷曰乃暘谷巢山潛

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為嶠夷也案于欽齊乘齊海

州為嶠夷未知是

石甯海州今屬登州府

蔡傳維淄二水名

淄水地志云出瑯琊郡箕縣今密

州莒縣案宋密州府莒縣今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

海案今本漢書地理志瑯琊郡箕縣自注禹貢維

也考過郡三者瑯琊高密北海也五百二十里兗州歸

而無昌都則箕縣注中之昌都必係傳寫誤倒蔡氏

引作都今濰州昌邑也案宋濰州昌邑今山東萊州

昌是也今濰州昌邑也案宋濰州昌邑今山東萊州

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流經青州府諸

城縣西北折向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八十里入海

漢志但云濰出箕縣說文則云出瑯琊箕屋淄水地

山謂箕縣之屋山也後世乃以箕屋為山名

禹貢易知編卷三青州

志云出泰山郡萊蕪原山今濰州淄川縣案淄川縣

濟南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案原山在今濰川縣南九

又東接青州府益都縣界一名岳陽山東至博昌縣

一名馬耳山淄水出其陰汶水出其陽

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案宋之青州今青

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

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究受之

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

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

又案地理今釋曰淄水出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

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

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

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

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

後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

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案水道提綱

南而東北長五十里南北二三十里當青州府樂安

之東壽光之北泊之北即小清河相隔地甚近是至

今仍入海也考漢志謂淄入濟水經注謂淄入海二

說互異然水經注言時水入於淄水而時水所分石

禹貢易知編卷三青州

洋口枝津西北至梁鄉入沛則濰原可因時達濟漢

志水經本無異同詳見趙一清水經注釋以文繁不

及錄又案濰水俗名淮河顧炎武曰濰水其字或

省水作維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

又案夏之芳曰濰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瀨相傳

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濰水

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案濱史記作

蔡傳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

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

案林之奇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

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也徐文靖曰夏本紀海濱廣鴻臚曰斥鹵周禮草人職鹹潟用貍易緯乾鑿度坤有八色東鹹西淡是也案斥字古夏之通鴻寫芳曰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若遇土而煎熬為鹽則純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今山東登萊青三府突入海中九百餘里三面臨海周圍則幾二千里此禹貢所以獨於青州言廣斥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蔡傳田第三賦第四也

案周禮職方曰其穀宜稻麥今皆不能種稻蓋古之水利

禹貢易知編

卷三 青州

五

本足後世失之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絜絲

蔡傳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案鄭

康成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難別解姑存之備考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固

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

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

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

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有不可缺者非

必貢其怪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案宋萊州今作山東萊州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案元和郡縣志云萊州在登州府黃縣西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宣七年春秋傳曰齊侯伐萊杜注今萊黃縣是然則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孔傳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此蔡氏所本吳澄則曰作謂耕作為牧謂牧放夷人以耕牧為業也分作牧為二事於理為長大陸既作雲土夢作父皆謂耕作此一例也

栗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

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案爾雅栗桑山桑漢書五行志栗桑注栗山桑之有文者禹貢所謂栗也登州府志栗絲出棲霞縣文登昭

禹貢易知編

卷三 青州

六

遠等縣亦有之其蠶生山桑不沃不飼居民取之製為綢久而不敝胡渭曰今青州濟南兗州等府皆有繭綢其蠶乃人放椿樹上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詢諸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為綢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當禹貢之絜絲

案夏之芳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利與民共自管仲

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桑祖管仲

之法鹽始禁榷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

鐵而卒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建自後禁

榷與古今相終始矣蓋管仲鹽筴止於齊而吳越尚

未權也兩淮煮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官始也鹽利之重自唐劉晏始也其初止四十萬緡至大厯乃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矣籍民業鹽自唐肅宗置亭戶始也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自宋太宗置交引法始也

案明太祖亦行此法令商運粟於邊官給路引許運鹽行售鹽以引計者此也

至元祐閒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三分之一紹興末年泰州海陵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

案唐宋鹽以席計猶明以來以引計也

則是一州之

卷二 青州

七

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案此條無闕於禹貢夏氏因青州貢鹽而統論之亦初學

浮于汶達于濟

蔡傳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

西南入濟蓋滴水山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

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

堯也

案胡渭曰此經蒙堯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漂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逕浮濟不必從汶也

案以水經參合諸家之說蓋汶水由原山流經羸縣

南羸在今山東泰安府奉高縣北安縣東北七十里

博縣故城西北亦在今泰安縣境亭亭山東亭亭山在泰安縣南五十里

汶陽縣故城北汶陽今泰安府平陰縣蛇邱縣南蛇邱在今泰安府肥城縣

西剛縣北剛亦平陰縣境內地從剛縣以上有小水各有來源

而皆名汶曰北汶嬴汶牟汶柴汶及汶之經流世稱

爲五汶其五汶之中又有小水稱石汶塹汶次第合於汶之經流經平

章縣南考漢書地理志東平國有章縣則當云東平章縣水經漏一東字在今泰安府東平州東

六十里 無鹽縣南 無鹽在今東平 壽張縣北 壽張今屬兖州府在

府城西北二百四十里古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今

平州西南十里有安民山山
下爲安民鎮卽古之安民亭
古濟之正道卽大清河

禹貢易知編

卷三 青州

八

也禹貢汶達濟在此趙一清謂西懸瓠城壩又西北懸戴村壩入大清河織附橋現

水經注又謂汶水至桃鄉四分魏志入茂

都潞
澤者一
入齊胡
胃飽一
清未置
議王鳴
盛謂與
禹

貢無涉徐文靖獨主之援以釋經未知孰是茲但據
文之經疏以知文齊相通處其餘支脈轆轤者悉不

取自戴村築壩而汶濟不通禹貢青州貢道絕矣

又案夏之芳曰汝水合北濟故瀆以入海泗水合南

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自元憲宗過汶南流

入泗以餉宿蘄成邊之卒謂之引汶入濟此堙城壩

所由始也案峒城古剛縣後乃訛爲峒今泰安府平

陽縣東北三十四里甯陽城西北有汶水城之西有洗水洗卽汶之支流也至元世祖以

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洩入洸復置牐以遏泗會

洗合流至任城會源陂南北分流此天井閘所由始

也今山東濟寧直隸州古名任城天井闢在濟寧州城西南一十六年又開河由

西南達西北直屬御漳謂之引攸絕濟此會通所由

始也

案會通河卽今山東之運河起於今泰安府東平州以達於臨清直隸州長二百五十里衛河

西自河南衛輝府直隸大名府東北流經山東東昌府冠縣北與西來之漳水會又東北至臨清入運御

明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遏汶全流

入於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通御漳四分南流

禹貢易知編

卷三

九

以接沂泗

南旺所由分也

伯塘築戴村壩阻汶不使入大清河折向西南六十
里入南旺湖湖所在南旺係水脊分流南北南置

闢曰柳林並蜀山湖北曰北闢貫馬踏湖柳林至北
闢相去十里柳林卽南旺南闢北闢卽南旺下闢十

里中閒去南下兩閘各五里汶水口之西爲南旺上閘是爲水脊於此建分水龍王廟卽此所謂六分北

達御漳四分南接沂泗也又案黃河東西行運河
南北行槽船浮運而上必須渡黃咸豐初以前黃河

南來江蘇奪淮之道以入海漕船自淮安府清河縣
關清堰出口渡黃收楊家莊口入運咸豐初以後黃

河東趨山東貫大清河奪濟之道以入海漕船自望
河台卽頭道樓上按點集黃決口入運河之處出南

運河口入黃繞由下十里鋪從大洪口史家橋逆流四十里挽抵八里廟候汎進攔黃埧入北運河口共

計七十九里由攔黃堤又七里而抵張秋鎮後以至張秋候汎爲難動輒斷流乃改由兗州府壽張縣界之十里鋪閘出南運河口入黃三十里進兗州府陽穀縣界之臨城埠大堤又四里新閘又二里入泰安府東阿縣界又十二里至阿城鎮關歸北運河正道其清河縣之枯黃河亦漕船猶得過者以沂泗等水本由楊家莊入黃今雖無黃此水尙穿河底成渠與濰清堰通也夏氏因汶而考運河之道特將今日運道附記於後

禹貢易知編

卷二 青州

十

禹貢易知編卷三補註

浮于汶達于濟夏之芳曰一段下注中言張秋 一統

志安平鎮在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六十里與兗

州府壽張陽穀二縣接界爲運河所經本名張秋宋

曰京德鎮明宏治八年劉大夏塞決口成賜名安平

鎮抱河爲城周八里俗仍謂之張秋

禹貢易知編

卷三

青州補註

十一

禹貢易知編卷四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婿曹用霖全校

海岱及淮惟徐州

蔡傳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十一

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之疆境始別也

案夏之芳曰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兗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州千里而近海岱之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及衡陽之荊州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之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案今安徽鳳陽府潮陽之海今府潮陽縣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

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蓋九州之別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蕃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狹也至淮漢以南函劍以西江湖汎濫關山重複又僻在遐陬闕疏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難故揚雍梁最闊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遠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二

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戶而荆梁雍揚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闢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又案徐州爲大庭少皞之墟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臾鄆鄆陽彭邳後爲小邾向極牟鑄鄆鄆偃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有其地今江蘇徐州一府海州一州淮安府之桃

源清河安東安徽鳳陽府之懷遠宿州靈璧泗州之五河山東沂州一府濟甯一州兗州府之滋陽曲阜甯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汶上曹州府之鉅野泰安府之新泰東平州及泰安萊蕪平陰南境與青州府之諸城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

蔡傳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會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汎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三

案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爲古蓋城陳仲子兄戴蓋祿萬鍾王驪爲蓋大夫卽此則蓋當讀如蓋音而顏師古漢書注則云蓋讀如本字未知孰是云臨樂山有源二源東南源所導引鄭玄云出沂山亦或發俗謂之魚泉俱俱東南源所導引鄭玄云出沂山亦或志出艾山注則謂出沂山蓋宇記謂沂山卽東泰山無沂源又離崖山沂水於此發源是謂沂山泉蓋卽康成所謂沂山離崖山沂水於此發源是謂沂山泉蓋卽康東鎮沂山離崖山沂水於此發源是謂沂山泉蓋卽康弁山與離崖山沂水於此發源是謂沂山泉蓋卽康也沂山在今沂水縣北一百一十里山陰接青州府臨朐縣界故沂水縣北一百一十里山陰接青州府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然則沂山離崖山東鎮東泰山係沂山艾山離崖山係沂山爲沂山之支阜沂山雖無沂源而出自離崖山卽謂之出自沂山亦可漢志水經縣注其言南至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案漢志過殊其實一也

四

百里沂水經今泰安府蒙陰縣東南流過沂州府邦
城縣南入江蘇徐州府邳州界古下邳城在今邳州
城東又西南數十里沂分三派其南流一派匯為駱
馬湖騎驁江驍縣東南入於泗泗至淮
安府清河縣入淮此禹貢沂水之道也今至駱馬湖
卽南入運河矣其二派皆西流稍南經邳州城南又
西入運河則與會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
禹貢之沂無涉

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案
經注泗水篇泗水自魯城北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
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平地發泉沂水對稷門稷門改
名高門亦曰雩門曾點所欲風舞處也西注泗水胡
渭曰水經注有小沂水者三曾氏僅舉其一出魯城
之沂與禹貢無涉故入泗水篇不入沂水篇也魯城
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尼邱山在縣東南五十里連
鄒縣泗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經注
水縣界

四貢易知編卷四徐州四

沂水逕臨沂縣故城東陂嶺嶺有治水注之
治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陂嶺陂嶺岫岫
聖還費縣故城南嶺今西入泗世俗謂此水爲小
沂水胡渭曰今土人謂之浚河蔡氏引會氏之說改
水經注原文所云太山南武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
陽縣爲太公武陽縣大誤

山也案此所云泰山蓋指沂山又名東泰山者水
下邳分爲二一於城北西南入泗逕城東屈從縣南
亦注於泗謂之小沂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張
子房遇黄石公於圯上卽此處也今此水由沂州府
郊城縣入運河其一云沂水東南經東莞縣故城西
疎燒臧醜今與小沂水合小沂水出又案徐之水
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於沂

有泗有汶有汴見前後有渰案水經注渰水出東
東二十西南至湖陸縣入於泗湖陸今山東濟甯州
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或云湖陸故城在沛縣西蓋兩

五

縣接而獨以淮沂言者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
其浸沂流案漢書地理志瑯琊郡東苑縣斷賦瀕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三行七百一十里
青州浸師古曰術水卽流水水經謂流水出東苑縣
西北山過陽都縣東入於沂陽熒縣於鄆注謂出大
弁山與小太山連麓熒縣新林熒縣出煉鐵山至下邳
注泗以經言入沂爲非注又言流至厚邱縣於淮
鵬嶧縣分爲二瀆一南至下邳入泗一爲左瀆東
南至胸縣入海嶧縣康熙二十八年河督王
新命疏曰沭河本東流由流陽入海郟城舳舨斷
東迎流水之口有禹王臺相傳禹治水引流穿山而
西恐爲郊害故築臺以遏水勢及臺毀於明世流水
州縣歲受淹沒而駱馬湖黃河以愈泛濫應於禹王
臺舊址亦用竹絡石堵塞內築土隄斷流令由故道
入海考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流河出東莞其故
迹西北自馬脊岡諸山潤會流而下至流陽縣界分

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五

爲五道一自嚴家埠經縣南一百二十里東流入大
湖流陽縣治在水北故名流陽此流之正流也其四
流之分流也正流近因沙塞入夏泛濫秋冬乾涸每
歲冬常於張家溝築隄障水東北入縣前河又曰海
州銀山壩去州南二十里自青州穆陵關發源嶧
精湖一壩前嶧屬之嶧嶧縣合流水出九洪橋入海
此其流河今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卽禹之徐
日之道歟

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
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流而下凡爲浸者
可知矣案鄭曉曰可爲陂障以灌溉者曰浸

蒙羽其藝

蔡傳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

案蒙陰縣今屬山東沂州府蒙陰縣南四十里有蒙
山卽詩奄有龜蒙論語東蒙之蒙也山之南爲費縣
亦屬沂州府山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山在
之北爲蒙陰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山在
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東七十里江蘇海州贛榆縣
西北八十里山高四里周八里有羽潭一名羽池
古謂之羽淵舜殛鯀於羽山其神化黃能入羽淵卽
此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預曰
夾谷卽祝其也贛榆縣志云夾谷在治西四十餘里
去西南祝其故城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云祝其城
在縣西五十里卽夾谷未知孰是顧炎武日知錄通
典謂夾谷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案贛榆在春秋爲
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十里何必若此之遠
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
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
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
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
十里接新泰縣界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

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據此則贛榆之爲祝甘
且恐不確無論夾谷矣淄川屬山東濟南府萊蕪屬
山東泰安府藝者言可種藝也

案贛榆縣之羽山俗又名懲父山胡渭曰愚謂此太
近非荒服流放之宅孔安國舜典傳曰羽山東裔在
海中今山東登州府蓬萊縣附郭之縣有羽山寰宇記云
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
近殛鯀之地而名與孔傳在海中者合當從之胡氏此說
王鳴盛徐文考山海經青要之山山在今河南河南
靖皆不取府新安縣西北二
十里水經注曰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覃堵郭璞注
今謂之彊山

四七六

音填一音暖畢沅曰水經注曰禪渚世謂之慎望陂在今河南河南府嵩縣禹父之所化則是又在嵩縣至鯀所化之物晉語作黃能韋昭注能似熊宋庠云能音乃來反則是三足鼈汲冢晉春秋作朱黹水經注作黃龍地固不一化亦不一蓋三代以上之事若明若昧無從稽核未可漫爲去取也大野旣豬案豬史記作都酈道元曰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

蔡傳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案鉅野縣今屬山東

曹州府讀史方輿紀要 鉅卽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曰大野在縣東五里

之豬案孔疏曰豬停水處也往案水經濟水至乘氏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七

縣分爲二案古乘氏在今鉅野縣西南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

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

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

劉宋時人語見水經注濟水篇此下
尚有兩句曰舊縣故城正在澤中
徐之有濟於是

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埽

案宋之中都卽今汶上縣治元和郡縣志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唐

西百餘里

案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在徐之西
兗之東周無徐并徐於青此澤乃屬兗爾雅十藪

有大野左傳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獲麟卽此今運河北行過濟甯州五十五里大長溝有會麟渡卽孔子泣麟處秦漢之際始稱爲鉅野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泊于欽齊乘亦云是梁山泊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三十五里壽張屬兗州府東平州西南五十里秦安府接汶上縣界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山之東北迴合而成泊也惟王樵則以爲是南旺湖考南旺湖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係鉅野澤之東偏縈迴百五十餘里卽水經注所稱茂都澱宋時與梁山泊合而爲一周圍遂

有三百餘里至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遂盡而爲二以隄束運河於中運河東岸有蜀山湖謂之南旺東湖蜀山在湖內湖周六十五里隄北有踏馬湖亦謂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胡渭則謂大野非南旺以爲水經注謂汶水自桃鄉四分桃鄉故城在今汶上縣東北四里謂之四汶口卽今東平州戴村壩地其左二水雙流逕無鹽東平陸北魏無鹽縣在今東平州東二十里又西合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次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故城在今兗州府壽張縣東南五十

里遂爲澤清蓋卽今南旺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西南流逕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濟此汶在東平州界卽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今東平州西南十里安山下有湖曰安山湖湖上有安民亭今俗稱爲安山茂都澱水西南出巨野溝則大野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卽爲澤也明矣宋時南旺湖與梁山泊混爲一世遂指南旺爲大野焦弱侯云也明大野澤元末爲河所決後遂涸胡渭又云河南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是古大而志家以南旺當之野應在今何地胡氏亦不知也

不亦過乎胡氏之意據澱水西南出謂之巨野溝爲茂都澱非大野之證以爲必南旺之西別有一大野澤特今不知所在耳然旣曰相去不遠則宋代南旺湖且合梁山泊爲一安知當水勢極盛之時相去不遠之巨野溝不亦合爲一乎且巨野大澤也何以謂之溝或茂都澱卽大野而此溝乃大野西南分出小支流耳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專取王樵之說曰或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卽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今南旺湖實在汶上

西南築迴百五十餘里漕河貫乎其中西湖廣衍倍

於東湖案西湖即今所稱之南旺東湖東湖北接馬

踏伍坡莊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

陽諸湖連亙數百里而東平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

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案黃河南徙之後梁

山泊湖為平陸咸豐初以來黃河東入大清河挾汶

以行南旺之水遂無復當日之盛梁山泊則稍有水

東原底平

蔡傳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案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宋為鄆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案是

宗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溼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

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案東

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

在景帝案謂漢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

志濟也案東原今泰安府東平州及泰安縣西南一帶也

案左傳僖公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杜預曰汶水北

地元和郡縣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

龔邱今山東兗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為魯汶陽之田

龔邱縣本魯之開邑謹邑亦在縣界即定十年齊人

所歸之謹田也皆東原地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案漸又作藪鄭作藪陸氏釋文包或作苞說文作藪苞

蔡傳土黏曰埴埴賦也黏泥如脂之賦也周有埴埴

之工案孔疏曰考工記用土為瓦老氏言埴埴以為

器惟土性黏賦細密故可埴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

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

之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案孔疏釋言云

叢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稭郭璞曰今人呼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蔡傳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案夏之芳曰土黃為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為下

土稟沖和之氣故壤為上太燥者不凝故埴次之青

在壤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黃者或田賦

遞為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

珠暨魚厥篚玄纁案夏翟史記漢書皆作夏狄

蔡傳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

為貢案漢書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元和郡縣志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太平寰宇記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有緒緒土山今江蘇徐州府附郭銅山縣西二十里有緒土周書作維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於國中其壤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暨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案逸周書卷十二作維解之土蔡氏漏一字燕以黃土蔡氏改則字為削字殊嫌疏忽曰受則土于周室蔡氏改則字為削字殊嫌疏忽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案師曠禽經五采其羽中旌旄者也案徐備曰翟亦曰夏翟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三

曰羽山今嶺南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縣城入蛟龍湖湖入海即漢夏邱縣北齊夏邱郡與地志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及即位染人之職秋染徒陽翟是羽畎正夏后受封之地也染人之職秋染夏案周禮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鄭氏曰染夏者染夏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工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案徐文靖曰夏邑在江淮之間產此雉故曰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春官服車五乘孤乘夏綦卿乘夏綬皆畫五采以為夏注讀若假非也染人染夏即以翟產於夏邑名之非以夏為染采之名也鄭氏曰染五采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染者擬以為深淺之矣會氏曰山雉具五色出度是以故而名焉則得之矣於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

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案今江蘇徐州府邳州城西北六里有葛嶧山明焦竑曰在邳縣者為邳嶧嶧嶺軸輻輳輞湖在邳州者為葛嶧嶧俗又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風俗通曰梧桐泗水名出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越魯國卞縣案卞縣故城在今山東兗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案水經注作五泉俱導陪尾山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今泗水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北金口壩分為二派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穿城為府河又西南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又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三

西南至天井入運河此泗之支流也一係正派經兗州府城東南而南行一百一十里又西南至棗林閣入運河此今日泗水之道也古泗水濱水旁也浮磬道詳後浮于淮泗達于河下案語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案當作磬石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案今邳州案當作磬石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案今邳州徽風陽府之靈璧縣接界縣北七十里石山山去泗水五六十里禹時泗水或流及此後世直謂為靈璧石不謂之泗濱石實宇記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而唐白居易詩華原磬詩序曰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於磬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寰宇記樂史所著乃宋人也豈至宋

華原石又廢復用靈璧石耶胡渭則以爲靈璧磬石
山去泗水遠不可謂之泗濱引水經注泗水至彭城
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
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也括地志亦云
彭城呂梁山出磬石今江蘇徐州府城東南六十里有
呂梁山山下爲呂梁洪蓋卽磬石之所出也與泗濱
二字較切而古今論者會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
主靈璧之磬石山爲多
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案孔傳曰淮夷二水名王肅
成曰淮夷淮水上之夷民是也徐州之域南至淮則
淮夷當在淮北今江蘇淮安府安東縣及海州近海
之地蔣廷錫謂淮安揚州二府此二府淮安猶稍
有淮北地揚州則全係淮南乃禹貢揚州境矣非是
蚌之別名也案陸德明曰蚌暨及也貢賈疏曰珠卽
蚌珠魚卽暨魚徐州所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
貢似以暨魚爲魚名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古

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案宋之濠州今安徽
泗州府盱眙縣楚州今江蘇淮安府鳳陽縣泗州今安徽
宇記楚州產淮白魚又連水軍始韓駿府產淮白魚
海州郡淮白魚今此徐文靖曰後周太祖本紀曰其沿
宋志楚州貢淮白魚今不須進奉是淮白魚不貢久矣
蔡傳以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不知何據夏翟之出
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
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
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織縞皆縞也案孔傳縞細也
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記曰
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織縞皆縞名也會氏曰玄

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裘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
也案胡一桂曰端取其正謂土服以之爲冠以爲首
服也黑經白緯曰織縞也縞也皆去凶卽吉之服也
案茅氏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顧氏
霖謂曰物取國之用不困天下以無故之求地取物
之良不强天下以難得之貨經國之義愛民之仁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案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
聲古俄切與釋文所引說文不同當以說文本書所
言爲是又漢志濟陰郡班氏自注禹貢荷澤在定陶
東師古曰荷音和蓋荷訛爲荷又訛荷爲河也其總
序亦云導荷澤被孟豬師古曰荷音歌兩荷字作兩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古

音皆 非也
蔡傳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
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於河者以濉至於泗也
案水經曰陰溝出河南陽武縣東南注曰陰溝首
受大河於卷縣故濉東南又東逕蒙城北故濉東分
爲二世謂之陰溝水經又曰陰溝東南至沛爲濉水
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於淮陽武今河南懷慶府
陽武縣卷今懷慶府原武縣至淮陽武今河南懷慶府
水道也黃河至懷慶府原武縣至淮陽武今河南懷慶府
由滎澤分出爲陰溝即濉水又名濉溝昔楚漢於
此分界而汳水出陰溝於濉水又名濉溝昔楚漢於
汳水經曰汳水出陰溝於濉水又名濉溝昔楚漢於
入於泗說文曰至蒙爲濉水入於泗蓋濉與濉爲一
水皆汳水也據漢志梁郡當作梁國蒙縣在今河南
歸德府商邱縣東北四十里山陰澤穿爲陰溝爲汳

水夏禹時本無此道史記河渠書曰禹功施於三代
自是之後榮澤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曰自是之後則非禹時
所開通可知惟世但知隋煬帝開汴河以幸揚州則
亦非是左傳楚軍於邲水經注汴水篇邲音卞邲即
汴水戰國策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汴地南有鴻溝
鴻溝亦汴水至後漢書謂平帝時大決汴渠南有鴻溝
字為汴字可見榮澤通淮其來久矣決汴始自隋大
業三年持無由實榮澤通淮其來久矣決汴始自隋大
解禹貢誤矣蘇東坡指仲時耳蔡氏引禹決汴後之汴
而理元代賈魯治黃河濬之以疏溝洫路暢通至南
道為賈魯河至明代又濬之木河勢遂稱通故汴水
河南巡撫徐潮奏豫省汴河通淮故道有二十四年
封府中牟縣東經祥符等縣歷江蘇徐州府宿遷縣
而達於淮久已淤塞一由中牟縣東南經開封府尉
氏等縣歷安微潁州府太和縣而達於淮亦因昔時
淤墊經元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現尚流通但不

禹貢易知編卷四 徐州

深廣應量加挑濬在賈魯河外尚有支河與黃河止
隔一堤地名花園在開封府鄭州之北曾經運送柳
束暫掘護堤放船入黃今支河久涸故迹尚存若設
法開濬建閘設船以時啟閉而通舟楫誠尚存若設
之大便得旨如所請行乾隆十五年河南巡撫鄂
陽縣聖僧池各泉所歸之河曰賈魯河源出榮
澤鄭州中牟祥符等縣歷陳須京三水歷開屬之河陰榮
其上游諸水由惠濟而分洩賈魯河之山祥符陳
屬中牟縣西十五里鋪而分洩賈魯河之山祥符陳
留杞縣入睢州經柘城至鹿邑入渦河之山祥符陳
江蘇太和县合會以達於淮沙渦皆深通請開濬惠
濟河得旨嘉慶乾隆二十二年吏部右侍郎周家
口以上開封府之賈魯河即古汴河自尉氏以下
年以來通淮之略也隋煬帝時引汴入河今不同詳
泗水入淮則猶水經所載之道與今不同詳下案人

語許慎又曰泗受沛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
沛然則泗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案胡渭曰蔡
所謂泗受沛者沛即湖陵入泗之荷而乃云泗水至
大野而合沛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為禹迹之說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曰徐之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
濟入潞以達于河當在荷澤以東若荷澤以西濟水
履見履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于河耶胡
渭之說得聖諭益為定論矣
案漢書地理志魯國卞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泗
水西南至方與入濟今山東濟甯州魚臺縣北有方
濟即入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又濟陰郡乘氏縣
濟也

禹貢易知編卷四 徐州

乘氏今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泗水東南至唯陵人淮
縣西南曹縣東南六十里泗水東南至唯陵人淮
漢屬臨淮郡今江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考水
經泗水篇曰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曰荷
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東與泗水合於湖
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方與在今山東濟甯州魚
南六十里經曰方與注曰湖陵實一地也穀庭城今
作穀亭鎮在魚臺東二十里湖陵故城之西接江蘇
徐州府俗謂之黃水口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
注於荷故因以名焉荷即濟也此漢志卞縣下所以
言泗入濟也水經言泗水出魯卞縣水經於荷水從
北山與漢志泗源同

西來注之之下曰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湖陸卽湖陵所在見
上古人湖陸湖陵字並用後漢郡國志山陽郡湖陵故湖陵章帝更名兩名實一地故古人隨便稱之也
又南過沛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彭城今江蘇徐州府附郭銅山縣治
又東南過呂縣南呂在今銅山縣東南六十里有
洪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古下邳城在今徐州府邳州城東泗與沂會於此又
東南入於淮酈注曰逕角城北而東南注於淮在角城
江蘇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一百此漢志乘氏下所以
里淮安府清河縣界謂之泗口言泗入淮也此泗水之正道也又水經濟水篇曰濟
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太
北東北流酈注曰南爲菏水北爲濟濱此泗與菏通
菏與濟通之道禹時徐州貢道則由淮入泗由泗入
菏從菏之東北入濟繞道入潞以達于河不能由菏
之西禹時尙無之鴻溝逕達于河也徐州當鴻溝末
通時去河甚遠經當云浮于淮泗達于菏而云達于
河者必傳寫之誤史記河渠書漢書地志敘皆承誤
作河又漢地志謂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達
于河水在南夫湖陵乃今山東濟甯州南之魚臺縣
其南安得有河但有菏耳則河之爲誤字無疑矣惟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荷澤水在山陽郡胡陵說文不
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許氏所見之禹貢必是古文
尙書宋程大昌引以正經是也程大昌於九河碣石
此則實可據者反不取謬甚
又案胡渭曰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
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

九

禹貢易知編卷四補註

淮沂其乂蔡傳註王新命疏下 雍正九年吏部尚書

南河總督嵇曾筠疏言禹王臺壩工爲江南下游保

障沐水源長性猛請於見在竹絡壩二十七丈外依

其頂衝形勢統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接連岡阜仍築

土隄沐河口門大爲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務須壩堅

隄厚堵截沐水循故道直趨入海

禹貢易知編

卷四

徐州補註

三

禹貢易知編卷五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壽校字

壻曹用霖全校

淮海惟揚州

案宋景祐本漢志揚州藪揚州山揚州川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凡引書揚州揚字皆从木唐石經改从手作揚至今沿之

蔡傳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案孔傳北據淮南距海鄭康成則曰揚州界自淮而

南至海以東也蓋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篇末云

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而言可知故鄭謂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一

至海以東也傳於青兼言北旣爲失之而於揚專言

南則失之愈甚王鳴盛曰僞孔傳云南距海者戰國

策蔡澤曰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南越尉佗傳亦

云秦以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駢集

解張晏曰揚州之南越張守節正義亦曰夏禹九州

本屬揚州故云揚越考桂林南海象郡今廣東廣西

交趾地

案交趾今越南國古稱安南

漢武帝平爲交州三國吳分

置廣州晉滅吳因之魏晉間人以此爲禹揚州孔傳

魏晉間人僞作故云然杜佑通典云揚州北距淮東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二

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海並揚州地然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之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荆而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爲東南視傳爲優此上用王說而字要之禹敷土斥句參以胡渭錐指境爲方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不待漢武始開但康成注五服並注皋陶謨弼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

服之弼方得滿萬里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爲聲教所暨必在九州之外胡渭曰其東南所距者卽秦漢南海郡之揭揚縣唐潮州郡今廣東潮州府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爲揭揚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爲南海而揭揚以北猶爲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又案夏之芳曰揚州以淮海爲際蓋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案淮水出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山桐柏縣而東一百里至河南汝南府之信陽州信陽州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三

南二百五十里至湖北德安府城由桐柏江之西當縣而南四十里交湖北德安府隨州界

在衡漳之界案江西北德安府至湖南衡州府八百七十里紀要謂吉安爲禹貢荆揚二州之界也又案山海經中次八經曰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南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淮惟畢沅校正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南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淮惟畢沅二水會於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東南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淮惟畢沅

府之南境與荊州之南境相接而禹貢諸侯於塗山案塗山在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東八里塗山北麓下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有當塗城案塗山在今浙江紹興府城東案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附郭二縣爲山陰會稽考其形勝左洞庭

右彭蠡後漢長江南至豫章案漢之豫章郡爲今江西袁州贛州饒州南安等府兼及廣信吉安二府之境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襲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鎮若建康控制長江案建康今江蘇南京府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

吳楚應接梁宋案梁河南開封府宋河臨安蟠幽宅阻案臨安今浙江杭州府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案江西省東北有常玉山距浙江界西南有南安府大庾縣之大庾嶺距廣東界北有南康九江二府所共之廬山廬山之北距湖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亦一都會也

若守江必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

案楚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泗水今安徽泗州直隸州廣陵則揚州府也京口秣陵得以蔽

遮府秣陵江蘇鎮江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

案壽安府鳳陽府壽州廬安府廬州府歷陽府則建康姑孰得以襟

帶府附郭當塗縣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又以蔽

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山陽盱眙爲門戶

案山陽江蘇淮安府附郭縣淮之西重鎮在合肥案合肥

州府附郭縣而鍾離壽春爲捍蔽

案鍾離安徽鳳陽縣壽春即州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案清河在江蘇淮安府清河縣西淮水至此口黃河

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四

來會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

案渦口在安徽鳳陽府懷遠東北十五里潁水入淮之處也潁口在鳳陽府壽州西六十里正陽關之東北潁水入淮之處也欲固兩淮

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

重之也

案古時沂入泗泗入淮清口則泗之下流與淮合處故爲要害自黃河奪淮入海亦在清口故更爲要害自咸豐初黃河決於銅瓦廂入大清河淮亦改由洪澤等湖灌運河以入江黃淮故道全乾而清口不足稱要害矣此形勢之大變也

又案揚州爲汪芒氏塗山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夢

六越楚吳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凡

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今浙江

江西福建三省江蘇江甯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

六府通州太倉州兩直隸州海門廳淮安府之山陽

阜甯鹽城等縣安徽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廬州徽州

六府滁和六安廣德四直隸州鳳陽府之鳳陽定遠

壽州鳳臺等州縣潁州府之霍邱縣泗州之盱眙天

長兩縣湖北黃州府之羅田蘄水鄭州廣濟黃梅等

州縣及河南之光州直隸州廣東之潮州府皆古揚

州域也

彭蠡既豬案史記夏本紀豬作都

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五

蔡傳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

案彭澤今江西志原文豫章郡彭澤彭蠡澤在西蔡氏引作在東誤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作西北亦非合

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

鄱陽湖者是也

案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饒州今鄱陽湖者是也饒州府南康軍今南康府也詳見

案彭蠡在江西南昌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西

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東南九十里周回

四百五十里亦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

也鄱陽山本名力俗號在都昌者爲東湖都昌南康府屬縣士山亦名石印山
在南昌者爲西湖湖又隨地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
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星子南康府屬縣宮亭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有宮亭之稱
又北曰左里湖元和志揚湖一作左蠡今都昌縣西南九十里
謂在章江左因名在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餘干府屬縣通典鄱陽郡西
百七十里至擔石湖又有雁泊小湖每春漲則與鄱江連接水縮則黃茅白葦曠如平陸鄱陽全湖受江饒衢徽及贛州之水浙江衢州府安徽徽州府江西贛州府至九江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六
府湖口縣併入大江孔疏云彭蠡是江漢合流處蓋據導漾經文而言也詳見後
又案彭蠡所受之水以贛水爲一大宗贛之來源凡九水劉歆所謂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漢地理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縣今贛州府屬縣又鄱陽縣
鄱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鄱都今贛州府屬縣
有鄱水鄱陽故城在今饒州府附郭縣東六十里餘汗縣有餘水餘汗今饒州府屬縣艾縣有脩水艾故城在今南昌府屬縣南城縣
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附郭縣建城縣有蜀水建城今瑞州府附郭縣高安縣
宜春縣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附郭縣南埜縣有彭水南埜今江西

南安府南 又長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在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西五里皆入湖漢水湖漢豫章源異流同諸書每互稱之彭水卽豫章上源亦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
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則總謂之贛水
陽鳥攸居案攸漢書作適
蔡傳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雁北鄉也言澤水
既涸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案高誘淮南子注仲秋曰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過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七
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曰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也蘇
軾曰陽鳥避寒就暖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雁泊小湖亦攸居之證也
三江旣入
蔡傳唐仲初吳都賦注案庚仲初蔡氏誤作唐仲初楊都賦又誤作吳都賦蔡氏誤如此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
東南流者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
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

又案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今案此爲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除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

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

八

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况朝宗於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案徐文靖駁蔡氏識蘇子瞻辨味之說曰易緯河圖云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泉酸以鹹荆揚泉酸以苦梁州泉苦以辛兗豫泉甘以苦雍冀泉辛以鹹唐書許敬宗傳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豈謂如陸羽輩爲口腹計耶

案三江異說最多并列於後

孔安國傳於此曰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於導江下曰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謂三江自彭蠡江分爲三

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案鄭說見徐堅初學記孔澤復自震澤出以入海鄭據孔鄭二說則三江實一則但言入海不言入震澤江也蘇氏主之胡渭王鳴盛亦皆主之而唐魏王泰括地志謂既合爲一江入海則不可仍謂之三江矣至姚鼐丁晏則更皆以爲徐堅所引不知誰氏之說非康成之言不可信

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

九

庾仲初名杲之南齊初人以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之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案婁江俗稱劉家河自太湖分流出十里之水瀆口東繞府城東爲婁門湖經崑山縣至太倉州東南七十里曰劉河口入海東江今已湮松江卽吳淞江古稱笠澤又名松陵江自太湖分流出蘇州府吳淞江古稱笠澤又名松陵江自太湖分境至上海縣東北三十六里與黃浦江合黃浦江亦曰春申浦其上游乃浙江嘉興府秀州塘水及蘇州松江爲黃浦江而入海處則曰吳淞口史記正義案鄺婁江東江松江下綴此非禹貢之語蔡氏猶信之謬矣而孔穎達非之曰職方揚州宜舉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

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湖渭
王鳴盛全祖望姚鼐亦皆非之庚仲初之說本于顧夷吳地記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吳自注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

震澤揚州數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又毗陵自注

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蕪湖自注中江出西

南東至陽羨入海吳縣今江蘇蘇州府附郭縣毗陵

在今鎮江府丹徒縣蕪湖今安徽太平府屬縣陽羨

則震澤可知省文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十

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與漢志同其沔水篇曰沔水

與江合流又東至石城分為二石城今安徽池州府

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大江鄺注江即

北江也漢志但言中江南江而毗陵之江則鄺注又

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為南江南江東北為長

瀆歷湖口東注於具區案此所謂南江松江也注見

前中江者蕪湖之縣河流經市中東連黃高渚之胥

溪高渚今江蘇江甯府屬縣溧水之永陽江溧水亦

屬縣永陽江在縣北宜興荆溪二縣之荆溪荆溪自

上承溧水即瀨水也

逕縣南又東北匯西連固城石臼諸湖受宣歙金陵
為洮湖東入震澤宣今安徽甯國府歙州府姑

姑孰廣德及大江水孰太平府廣德縣之直隸州

東連三塔湖長蕩湖達荆溪震澤固城湖在高渚縣

白丹陽二湖與安徽太平府當塗縣甯國府宣城縣

分界石臼湖在溧水縣西南四十里三塔湖在溧陽

縣西南五十里長十八里寬約十二里三塔湖在

一統志謂三塔湖即吳王闔廬所開胥溪河自五堰

而東者也一名梁成湖周迴四十里與今日水道寬

狹不同蓋從前未甚淤也長蕩湖在鎮江府金壇縣

南三十里即古洮湖統為一江而名中江也古中江

二十里不合蓋高渚東堤自明洪武永樂兩次

修築之後若宣歙及廣德西境諸水悉從蕪湖以達

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東境及金壇溧陽宜

興諸水總匯於荆溪東入太湖耳故三吳水患少而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水道遂與漢志相反東堤之所由始考周應合景定

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

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五堰者銀林堰在溧水縣

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

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

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為

上下二堰通名東堤今謂其地為廣通鎮亦呼為銀

湖銀湖者以石室堰後鎔鐵淋石以固之也在溧水

縣東南六十里志當塗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

始於臺濠元和志當塗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

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大江則知元和以

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流而西北入江已與漢志

不合矣北江揚子江也岷山大江至揚州鎮江兩

為江陽縣有揚子宮遂名揚子鎮唐宋皆名揚子縣

宋後陞為真州政和七年賜名儀徵縣江名揚子以

此說見顧炎武天孔穎達疏於發明孔傳下復引漢

下郡國利病書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三

志以證禹貢三江史記索隱主之錢唐姚鼐丁晏亦皆主之而王鳴盛則謂漢志中江雖入震澤若毗陵之北江卽今通州入海之大江不入震澤也吳縣之南江卽松江乃震澤下流非入震澤也二孔以爲皆入震澤殊爲謬妄且此三江與揚州三江無涉胡渭據明人韓邦憲廣通渠考廣通渠廣通鎮之以爲中東渠也說詳前註江水道胥溪震澤間三五里輒有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尙名胥溪又據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三代自是之後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以爲禹時無蕪湖達震澤之中江漢志之三

江不足以釋禹貢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

今安徽池州府貴池縣西七十里

分江水

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

餘姚浙江紹興府屬縣

水經河水篇曰

河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

是指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此指揚子江酈注地理

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南江逕宣

城之臨城縣南

臨城今安徽池州府青陽縣南五里

又東逕安吳縣

在今安徽甯國府又東逕甯國縣南甯國今甯國府屬縣故鄣縣西南五十里

縣南安吉縣南

故鄣在今浙江湖州府安吉縣西北古安吉縣卽今安吉縣

又東

北爲長瀆歷湖口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

出焉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

江口

酈注原文此下卽敘婁江東江并松江爲三江與庾仲初說同案班氏志以松

江爲南江水經注以分江爲南江班志本云會稽吳

南江在南東入海與石城之分江了不相涉酈道元

既誤以分江爲南江遂將班志石城下之自注與吳

下之自注改竄混章而爲一至經謂東至會稽餘姚

縣東入於海考餘姚實無入海之江酈注謂南江枝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三

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則與浙江合云云經稱餘姚

注稱餘杭又與浙江混章爲一

烏程浙江湖州府屬縣餘杭杭州府屬縣

水經注卷四十有漸江篇漸江卽浙江也

然石城之至餘杭中隔甯國廣

德湖州皆重巒疊嶂分江浙江萬無相通之理蓋分

江久埋已無可考致多此影響之談耳陸德明主之

而孔疏及凡講經者皆不取

姚鼐謂孔疏引鄭曰江於彭蠡分爲三孔東入海言

江自彭蠡而下始流爲三也疏又曰東逕爲南江蓋

漢志石城分江水首受江者南江之始而在吳縣南

東入海者南江之委也

案此主水經注以分江與導松江牽混爲一之說也

川有北江中江而遺南江豈理也哉故言導江至于

東陵其分而東流者迤邐入海是南江也其北流會

于匯而後爲中江也世皆說會于匯爲彭蠡案說經

導漾既言東匯澤爲彭蠡則導江卽不必其言彭蠡蒙上文而言止須云會于匯也其實非是

今江合彭蠡過湖口乃東北流是會匯而後北非北

會于匯也

案此蓋言若匯是彭蠡則與經文不合當在彭蠡下別有匯也然則是匯

在石城分南江之後蕪湖分中江之先其巢湖也

案湖在今安徽廬州府佔合肥舒城廬江巢縣四縣之境周四百餘里此說爲各家所未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古

有講經者多不取

蔡傳於導漾下亦疑是巢湖

徐文靖引山海經廬江出三天子都

案三天子都在今安徽徽州府

績溪縣東九十里之晉雲山

入江彭澤西郭璞注曰江出岷山東

南至廬江南界

案今安徽廬州府廬江縣

今廬江正在江北彭澤

正在江南而大江行乎其中合爲三江自尋陽而東

直趨於海至常州宜興入海者是爲中江又一股自

松江江陰入海者是爲北江吳縣南東入海者是爲

南江入海之道有三也此所謂中江則亦以闔廬所

開之胥溪爲禹迹也亦非是

成蓉鏡引阮元浙江圖考云禹貢三江曰北江中江

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甯鎮江丹徒至常州之北入

海卽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

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池州

府過甯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

山之西南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中江自

楊行密築五堰而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

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

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五

關通漕以達吳江猶是浙江故道也據此說則仍是

顧炎武以吳王闔廬所開胥溪爲禹中江而成氏又

引姚鼐之說曰墨子云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

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於越南夷之民是石城

水真禹所爲非闔廬所鑿也云云然子書之言率多

虛誕謂江漢注五湖可信則其謂淮汝注五湖亦可

信乎是仍未可爲據也

墨子語見兼愛中篇韓璣有註

賈公彥周禮疏江自尋陽南合爲一至揚復分三道

入海係襲孔鄭之說而變之全祖望駁之曰彭蠡在

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疏說非也

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案今湖北荊州府治為楚國郢都

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中江至南徐州案今江蘇鎮江府名北江入海徐楚金說

文繫傳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為北江入海案楊慎引此作徐盛徐鉉說文注誤也

二說相同然三江仍止一江也全祖望非之

國語卷二十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共

所移韋昭注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案松江已見前錢塘

江有南北兩源北源出安徽徽州府新安縣縣之黃山中名徽源亦名新安江流至浙江嚴州府城東南與南源合南源有二一名衢港又曰信安江出浙東日東陽府開化縣之馬金嶺及百際嶺一名發港又至金華府蘭溪縣合為一又流至嚴州府城東南與北源合兩源既合流至杭州府富陽縣俗名為富陽江又流至錢塘縣名錢塘江入海浦陽江即錢清江源出浙江金華府浦陽縣之深裏山及五路嶺兩處古道東流至紹興府城東之錢清鎮名錢清江今臨浦至龔山合錢塘江入海胡渭謂此但可以解國語耳安得以此為禹貢之三江王鳴盛謂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唐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二名合流入海

分析為二配松江為三非也又或祖吳越春秋立說

者以浦陽江浙江刻江案刻江古名剡溪今又名曹娥江源出浙江台州府天台縣之萬年山及金華府東陽縣之玉山兩源合流至紹興府上虞縣界為曹娥江亦稱上虞江再東北至

塘浦陽二江入海為三江全祖望曰浦陽江不過浙江之附庸而刻江并不能與浦陽并則更非也

虞氏志林松江到彭蠡分為三於地理全不合尤不足取

山海經海內經篇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案說文作岷山在今四川茂州直隸北江出岷山畢沅校正曼山疑即蒙州西北五十里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七

縣西北曼蒙音相近南江出高山畢沅校正疑即北江疑即青衣水也南江出高山水在今雅州府榮經縣至雅州此自是蜀之三江與禹貢揚州三江應

不相涉

山海經中山經篇中次九經云岷山江水出焉郭璞注

江所東北流注於海郭璞注至廣陽縣入海案廣陽

里無入海之理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來山畢沅校

本作岷在今四川江水出焉郭璞注南江東流注於

大江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岷山畢沅校正岷山疑即

西之蒙江水出焉郭璞注東流注於大江楊慎主之

其丹鉛錄曰禹貢三江曷於上流求之引此郭璞注云云復以已意申之曰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胡渭駁之曰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書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曷不於梁書之謂皆注震澤尤謬

水經注沔水篇下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案隋書經籍志水經三卷郭璞撰此想係其明歸也所撰水經內語而鄒道元引之郭水經今佚

有光主之顧炎武亦主之其曰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自注東巡北會于匯不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丈

言南江而以二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自注木郭璞說

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案此三江為揚州

之大川舉大者則小者自不待言似較眾說為優然

不知固城石臼等湖之水可以入震澤而出吳淞始

於吳王闔廬開胥溪時不可謂即禹時之中江則仍

未是也

以上各說未敢定為孰是謹案 欽定書經傳

說彙纂取蔣廷錫地理今釋謂鄭康成曰左合漢為

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

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則今之學者當宗鄭說而汎覽各家可也

又案顧炎武曰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

文而其說始紛紜矣此論極為直截了當又易氏曰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

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莽為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底於定自然之勢也得此說則即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九

以二句相蒙為文亦可孔安國以為三江皆入震澤

後儒悉為所誤鄭康成不云入震澤但云入海是也

震澤底定案史記作致定

蔡傳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

縣西南五十里案漢書地理志原文會稽郡吳班氏

震澤蔡氏引地志而作在西南五十里誤也成蓉鏡

曰周禮職方氏鄭注具區在吳南水經山水澤地所

在篇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鄭注水經率本地地理志

而皆云在吳南則漢志亦作在吳南可知今本作西

者傳寫之誤也孔疏曰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

太湖古震澤或謂之具區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

具區周職方同或謂之笠澤或謂之五湖占者水流

順道五湖絡徑可分後世泛濫并而為一郭璞江賦

三

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爲傳易山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當卽是廬山考

四九三

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
枝轉而北趨介嶺爲

歙嶺互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

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

彭蠡之水不瀦則今江西江東之水爲揚西偏之患

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江諸州之水爲東偏之患大

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旣

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

篠簞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宋草漢書作少

主

蔡傳篠箭竹籜大竹
案說文篠作篠屬小竹也說文又有箬字注引書竹箭始箬

正義曰李巡曰簞郭璞曰竹闊節曰簞敷布也水去節相去一丈曰簞

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下地

多水其土淖

秦王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諫河朔

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究徐青言草木居厥土

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溼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

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上下上錯

蔡傳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案周職方曰揚州穀宜稻援神契曰汙泉宜種稻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案五種黍稷麥菽稻也故雖旱潦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種稻不利他種故第最下王炎曰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夏之芳曰至後世水耕火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天下最漕餉并仰給焉又案唐韓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三

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

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案篠簜史記作竹箭瑤琨漢書作瑤璆史漢皆無惟木二字

蔡傳三品金銀銅也案說本孔傳史記平準書曰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裴駰注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又兩雅瑤

白金謂之銀鄭康成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非是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案鄭箋曰琨說

文云石之美似王者取之可以爲禮器案王肅曰瑤琨美石次玉

者也則以瑤琨爲同類篠之材中於矢之符簜之材中於樂之

管蕩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蕩案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

英蕩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象有齒犀兕盛節器也蔡氏謂蕩亦可爲符節誤矣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

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備棟宇器械之用也案

傳齒象牙革犀牛皮羽鳥羽毛旄牛尾考周禮掌皮冬斂革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司服掌王之衣服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鄭曰毳屬衣也正義曰爾雅云毛

象犀孔翠之屬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是也胡渭曰

交趾之地木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也蓋諸

侯之貢有獻其土之產者亦有市取其附近之所

出以獻者荆揚南抵五嶺遠方之珍不難致也魯頌

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在

徐域三者皆非其產也而淮夷獻之齒革羽毛之貢

從可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案

知矣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三

穎達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曰葛

葛升越弱於羅紵是也鄭康成曰此州下溼故衣草

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徐文靖曰文選孫楚書

葛越布於胡土注葛卽葛藟越卽蕉蕉黃草之屬蔡

傳以爲木棉之屬非丁晏曰後漢書度衡傳惟髻

鳥語之人章懷注鳥語聲似鳥引書鳥夷卉服則

經改作鳥夷而古經不可復矣織貝錦名織爲貝文

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

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案

據宋書夷蠻傳云悉蘭地國產吉貝布閩婆國獻吉貝織雜色等布呵羅單國遣使致天竺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古貝即吉貝也李東璧曰是木綿自劉宋始入中國禹時安得有之又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亦謂貝之文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耳蔡傳以織貝為錦名亦非

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案鄭康成曰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乏則不以此錫字為金錫之錫然豫州亦言錫貢豈豫亦產錫耶說不通不可從孔穎達曰橘柚錫貢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大龜豫州磬錯皆為非常并在篚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案釋文沿鄭本作松當作沿馬本作均史漢沿作均達作通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五

蔡傳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案出蘇通州東揚子江口入海至淮安不言達于河者因府安東縣東雲梯關入淮西上

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案王鳴盛曰左傳哀公九年案周敬王三十四年吳城年吳王夫差十年邗溝通江淮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案今江蘇淮安府山陽縣為漢臨淮郡射陽縣所西謂湖者水經注云是白馬湖之東為山陽浦所西

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案末口通鑑輯覽作宋口王氏自注蕪城即揚州

江都縣城其邗溝之城應在大江濱代遠無復遺址近志指蜀岡上為遺迹恐非邗江一名渠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一名中瀆水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城下掘深溝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水經注又曰中瀆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北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浦也射陽湖在山陽縣東南八十里末口即今山陽縣北五里之北神堰以漢志水經所載案之古邗溝皆南受江水後哀公北流入淮非若後世北受淮水南流入江也

十三年案周敬王三十八年吳又會晉於黃池案黃池在今河南衛輝府封邱縣西南七里國語云夫差起師北征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既退使

禹貢易知編 卷五 揚州 五

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沂淮闕溝深水案闕音義皆同出於商魯之間此所沿沂者非邗江至末口之道仍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之道也蓋邗溝雖開但通糧道其水未能深廣吳人戰艦必不由此故哀公十年公會吳伐齊左傳曰徐承率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舟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使吳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而歸越師欲絕吳歸路亦必沂江不沂淮矣故知吳王沿江

入海沂淮仍不由邳溝也蓋自吳人爭霸上國始通江淮而道猶淺狹且地勢江高淮下水尚北流非南注也孟子言淮泗注江此一時誤記不合禹貢鄭樵謂其據夫差之道爲禹迹亦非蓋夫差乃引江入淮與孟子排淮注江正相反王氏自注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高郵乃沂於江因謂淮泗乃禹舊迹故道宛然然據此論其說甚似而實非也習之沿沂二字未當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邳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日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沂習之又自有淮順潮入新浦之語則是入運河以是考水道之變實起於隋隋開皇說孟子是以誤益誤考水道之變實起於隋隋開皇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

美

七年案文帝時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案吳之邳溝向東紆曲不似今日之直捷山陽瀆開則略同今八年數道伐陳營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之運河矣海則山陽之瀆雖稍深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初案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蓋加濬深闊又變曲爲直北水南注江流反爲所遏孟子一時誤記之言至此乃驗案閻若璩四書釋地續補曰子嘗謂孟子說錯了淮入江後九百餘歲隋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

又案王氏之說明白確實斷無可疑墨子謂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汝淮東流注之五湖似乎江淮相通同入震澤然子書語多荒誕不可爲據水經深水篇又東北過荏平縣西案在平今山東酈注河水又東北逕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沛亦曰沛水受河也自河入沛自沛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案于欽齊乘謂當在濟鄆之間濟今山東濟甯州鄆今曹州府鄆城縣似亦古江淮相通之證然酈道元北魏時人彼時情形恐不足釋禹貢自當以王氏禹貢易知編卷五揚州

美

所論爲正惟王氏謂煬帝以前邳溝不勝戰艦則未敢以爲然考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五年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賴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又黃初六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案譙今安徽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以此兩事觀之邳溝之勝戰艦久矣不待煬帝時也且開皇八年伐陳五道并進賀若弼則出廣陵史稱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并非水師專恃出海也附誌之備考

禹貢易知編卷五補註

三江既入下三江各說第三條漢志分江水 一統志
古分江水在貴池縣西今洞案隋唐後諸志無及分
江水者近人因此詆孟堅道元之妄然言之鑿鑿必
非無據云然今其道雖湮未可輕訾姑附載於此然
則分江之說存之則可引以證經究不可也

禹貢易知編卷五 揚州補註

天

禹貢易知編卷六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鄒校字

婿曹用霖全校

荆及衡陽惟荆州

蔡傳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案言非雍州荆南盡

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案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

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案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

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入陽水案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

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荆州記臨沮西北三十

里有清溪溪北即荆山下和璞玉之處山有抱玉巖

下和所居也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

荆山三面險絕惟西南一面通人徑釋名曰荆州取

禹貢易知編卷六 荆州

荆山之名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自注禹貢衡山

在東南荆州山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有衡山即五嶽中之南嶽高四千一百丈盤繞八百

里佔衡州府衡山縣陽長沙府湘潭縣湘鄉縣五縣

地有七十二峰巒嶽之陽九潭九井又有九穿三漏九

域志名山三百六十八 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陽

為至者蓋南方以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

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案鄭康成曰荆州界自荆山

衡山之南而北不到荆山之北蓋荆山之北則侵入

豫梁二州境矣案疏謂北至荆山之北故言據非是

案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郭注自漢南至衡

山之陽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

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爲荊州案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荆之說則梁地荆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荊州之地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也周禮正南曰荊州其山水如雲瞿江漢皆合禹貢惟其浸潁湛鄭云潁出陽城陽城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四十里本周之潁潁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案漢志潁水出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陽乾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東二十五里潁水所出東至下蔡入淮下蔡在今安徽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春秋時之州來也潁入淮處在州西北四十

禹貢易知編

上

里正陽關之東北謂之潁尾又謂之潁口湛水見杜預左傳注襄十六年

晉楚戰於湛阪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湛水東入汝

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二十五里湛水在潁湛皆合葉縣城北三十里源出東南汝州魚齒山

在河南淮北周若割以屬荆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

故鄭闕疑又周承殷制亦有荆無梁賈公彥言雍豫

并兼梁地顏師古亦言周併梁合雍而皆不及荆殆

未察漢南曰荆之義蓋荆豫皆以漢水爲界梁州漢

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荆兼之其嶠冢以西則雍

兼之故二代無梁焉

指故不能標明
某人口

又案夏之芳曰荊州形勝則後背方城案方城今河南南陽府裕

州東北四十里之方城山左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

則九疑疑山九峰參差并峙狀相似故曰九疑爲險

阻之國沅湘眾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

會聚南北城江水下夔峽而抵荆楚第四川夔州
馬武昌府

正當其口爲楚蜀之門戶俗稱曰夔門則江

陵爲之都會郭曰江陵縣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

會義陽城土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

禹貢易知編

陽則可以援川陝

之歸州則當夔峽之口入蜀水道也襄陽府城西至
陽府四百十里又西南三百八十里鄖陽所領之

竹山縣南二百里有洪坪堡通陝西四川諸境襄陽北至河南南陽府二百六十里南陽所領之內鄉

北陽縣一百七十里，有武關、西之襄陽、經洛水、楚黔中、王

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卽此處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九江府

夫蘄黃北倚五關案黃湖北黃州府蘄黃州所領之蘄州也方輿紀要曰五關者所以

遮蔽江漢咽喉推汝爲南北之要衝
真氏曰靳舒黃三州之北嶺有大山綿亙八百里俗呼爲

西山邾城在山之南。隣瀕之。臨。剛。韞。薛氏曰。淮東之
地。沮澤多而邱陵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邾。

城曰沙戍入武昌及六安舒城走南峽二路耳

五關守不特黃勒有所依蔽而舒鄂亦有肩齒之衛
矣考五關皆建於宋代王海載其曰黃之大河白
沙木陵關此關在石門關之南在麻城縣東北七
十里關上今之所在石門關之南在麻城縣東北
關上今之所在石門關之南在麻城縣東北
勢最險接今之所在石門關之南在麻城縣東北
北接河南光州光州界在麻城縣東北
北接河南光州光州界在麻城縣東北
城則五關今之所在石門關之南在麻城縣東北
謂綿互八關之著名皆耳五關之外別有險要
荆豫二州分界處也今湖北之南漳縣界黃州
府一帶皆在湖北之南漳縣界黃州府一帶皆
脈連峰而東亦有關隘又東則安陸府之鍾祥
自古以荆門山名又東則安陸府之鍾祥
二縣及德安府隨州南境又東則安陸府之鍾祥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四

山縣北有義陽三關關隘之險一曰武陽關一
曰平靖關一曰黃峴關一曰武陽關一曰武陽
即古大隧直隸真甌也武陽關一曰武陽關一
為阻與荆山相連東西望皆荆像接界處前惡
大江占淮濤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斯亦雄區矣然
識者以為非宅中圖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
莫如襄陽路要莫如荆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
自熊耳西導桐柏之源後導水下至陪尾以奠漢
陰諸山然後上遡岷嶓析而為二導之至其歸也則
嶓冢漢濠咸至大別屬之江府城東百步江逕其南

漢從西北來會於大別之東南山之左即岷陽江沱
為沔口亦曰漢口亦曰魯口亦曰夏口西導桐柏
成過九江受漢水之輪達諸海之源自熊耳西導桐
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蓋西北則析東南合之相比
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奧有以也案周平王以兵
為平王威勇申伯立己之恩故代成守其實非也時
楚已強大欲援中國必由今信陽州光州各處以兵
戍申即所以攘外迫魯莊公六年楚滅申王室凌夷
中原多事齊桓召陵之盟遂稱非楚功業於此
漢同時伐楚楚恐中國乘勢來討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敢息今河南光州直隸州息縣也可知五關險要
古人據之可禦南人據之亦可禦北山川形勝互
殊矣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五

又案荆州之域春秋時可考者楚夔聯權邳州羅武
軫凡九國戰國時屬楚而韓秦亦少得其地今湖北
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宜昌施南六府襄陽府之南漳
黃州府之黃岡麻城黃安德安府之安陸雲夢應城
應山及隨州之南境湖南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
沅州寶慶永州入府澧州靖桂陽四州廣西桂林府
之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之地嶺在縣北三里五
嶺東第一曰大庾嶺在揚州境餘皆在荆州第二嶺
曰騎田嶺在郴州南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縣南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嶺

江漢朝宗千海

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節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六

均陽以上案襄陽府之均州及鄖陽府也

上案湖北安陸府明以興獻帝景陵所在陞爲承天府明之景陵縣則今安陸府天門縣也原隰

十里爲天門縣沔水自潛江流入其境與漢陽府之沔陽州接界大半匪爲湖渚復

縣今安陸府之天門縣也 一由張池口出漢川縣一由竹筒河出

劉家隔案湖北漢陽府漢川縣南十里卽臨漢水劉家隔在漢川縣北三十里告泝之下流

三流爲之瀉也

夢澤也。正德以來宗時武。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案民

患多在荆襄潛沔間以上錄漢江隄防考略篇中語又曰漢水之患

四萬九千餘丈南岸則枝江松滋公安石首隄凡五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七

九江孔殷案孔殷史記作甚中

北案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長沙漢書地理志長沙國也又水經

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案巴陵今湖南

常德府沅江縣治今之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巴陵則下雋境內地也

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案沅水出貴州鎮遠府黃平州南餘鳳山俗名清水江又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八

合陽江又稱洪江亦曰無水東北入湖南沅州府界
里入洞庭水案東北十五里九溪衛東入沅其入沅
無可考元水案銅仁府北界至湖南辰州府盧溪縣
城東南辰水案辰州府貴州銅仁府辰溪縣南注沅敘水
注於沅辰水案辰州府貴州銅仁府辰溪縣南注沅敘水
水一名雙龍江出湖南辰州府辰溪縣南注沅敘水
西陽直隸州至辰溪縣西注沅敘水
州府城西南注沅敘水
入於資水案資水出湖南辰州府辰溪縣南注沅敘水
洞庭縣也至長沙府城西北九十里都梁山漢零陵郡
者其正派也出於廣西桂林府北興安縣南九十里其
水案湖南長沙府西陰縣北之湘口入洞庭湖正對

湖中之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案宋曾彥和
石象山之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案宋曾彥和
敘西湘資澧為九江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以無字誤作
江文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又以無字誤作
元謂無此水故亦不數無而大易以瀟蒸二水考蒸水
出湖南衡州府附郭衡陽縣東北入湘水一曰資慶府
城東之耶蘆山府至衡陽縣東北入湘水一曰資慶府
江出湖南永興州府至衡陽縣東北入湘水一曰資慶府
陵縣北十里之湘口關入湘水而胡淵不以朱子此
說為然謂澧實會南江以注洞庭非上流也白入江也
安得不數古無瀟水酈道元注瀟水清深也瀟中記
曰湘川瀟水五丈見下底石如瀟水清深也瀟中記
名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也納瀟湘之
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有瀟源也納瀟湘之
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案鄭康成曰殷猶多
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孔安國曰大江於此州界分焉
九道甚得地勢之中孔疏曰傳以大江於此州界分焉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九

意九江各自別源下流合於大江孔鄭別解應劭注
地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又案鄭曰其
孔眾多則謂孔為孔之說亦別解也○案漢志九江
州三江曾有穿三孔之說亦別解也○案漢志九江
在廬江郡之尋陽縣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尋
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曰烏白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吹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
九曰簡江案陸德明釋文引尋陽地記與此同惟次
嘉靡江四曰烏江五曰白江六曰蟬江七曰烏江
或五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鄂陵今
湖北武昌府武昌縣西北六十里有嶧洲嶧洲楊
葉洲江入縣境播為三江過中洲至雙柳夾又自蟬
嶧洲過嶧磯至大洲為三江口疑即此處桑落今詳
洲在今九江府附郭德化縣東北五十里江中今詳
漢九江郡之尋陽郡案漢志尋陽縣隸廬江郡其九江
江自廬江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
陽分為九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
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案楚考烈王自陳徙都
州也秦滅楚以其都置九江郡兼有豫章廬江兩郡
之地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漢高帝更為
淮南國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漢高帝更為
武帝又改淮南國為九江郡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
氏于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漢高帝更為
廬江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漢高帝更為
縣曰九江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漢高帝更
郡國志仍曰廬江郡尋陽陽九在江北郡治亦在江北
江北今湖北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南池城者
是也東晉成帝咸和中溫嶠移尋陽縣於江南則九

江在縣北矣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乃晉之尋陽非漢尋陽也又程大昌曰隋以九江名尋陽第知以舊地舊名以名新郡不勝矣蓋隋之九江郡治即今九江府非漢之治壽春者故唐孔氏謂九江之名起於近代而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宋程氏謂不勝系也

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考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十

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案古以巴陵名東陵者夷陵爲西陵故此爲東陵也水經注曰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羅泌曰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夷陵今湖北宜昌府附郭東湖縣也

案孔鄭皆未言九江所在惟水經兩言在長沙下雋而宋以前諸家皆以爲在尋陽者或謂經記九江於江漢朝宗之後則當在江漢既合之下游下雋則在

上游故知必是尋陽然經記沱潛雲夢更後於九江然則潛沱雲夢應在廬江郡之東乎此必不通之論也此外則據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河渠書子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又或據郭璞江賦疏九派於尋陽漢志九江在尋陽南以爲確證酈道元專宗班氏雖未明言水經之非而於贛水篇則引劉歆說以湖漢九水爲九江湖漢九水詳揚州彭蠡既瀦下案語於湘水篇則不及九江一言又漢志廬江郡班氏自注曰金蘭西有東陵鄉酈注江水篇曰江夏有西陵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十一

縣故是言東尙書曰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又注淮水篇曰決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指實東陵之在廬江則以桑欽之經爲非自見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既云九江在下雋其下又云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不解何故自相矛盾全祖望云此殆不學之人見然金蘭縣在今河南行間脫爛從而妄補之是也光州固始縣之南湖北黃州府黃梅縣之北其東陵鄉南去大江且六百里大江何能過之竊以爲九江固不止一處猶三江之不止一處張須元所圖郭璞所賦自是廬江郡尋陽之九江康王所狩史遷所觀

自是豫章郡湖漢九水之九江尋陽九江在大江之北湖漢九水則在大江之南近於廬山故知所而此則自是長沙國下雋

巡所觀皆湖漢九水也

之九江固無庸執此而廢彼也至以洞庭爲九江始

於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

淵句豐沅之風交瀟湘之淵畢沅校正曰瀟舊本作瀟非瀟湘一水名猶云

清湘說文瀟是在九江之間山海經中山經中又許

慎曰九江卽洞庭本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全祖望

言俟至宋胡旦乃暢其說而論定於朱文公之九江

辨近代胡渭趙一清主之他家仍多謂在尋陽強爲

之解而九江廬江二郡皆禹貢揚州之地不屬荊州

在所不計則好古之過也九江有三輝故九江考

又案顧祖禹曰洞庭湖戰國時謂之五渚戰國策秦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又蘇代曰乘夏水下漢四日

而至五渚五渚者沅澧瀘湘四水自南而入大江自

北而過洞庭瀘其間故謂之五渚沅澧瀘湘實洞庭

之上源山海經所謂沅澧之交瀟湘之淵夏秋水漲

方九百里者也韓非子又作五湖或謂之三湖三湖

者洞庭之南有青草湖湖在湖南岳州府治巴陵縣

城之南而稍西長沙府湘陰縣北百里周迴二百六

十五里自冬至春青草彌望水溢則與洞庭混爲一

洞庭之西則有赤沙湖湖在巴陵縣西百里在常德

府龍陽縣東南三十里周迴一百七十里當夏秋水

泛則與洞庭爲一湖時惟見赤沙彌望而洞庭周迴

三百六十里南連青草西吞赤沙橫互七八百里謂

之三湖又或謂之重湖重湖者一湖之內南名青草

北名洞庭有沙洲閒之也洞庭湖中有君山亦名洞

庭山原在岳州府在湖中心方六十里今道出湖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三

湘閩者必問津於洞庭洞庭吐納羣川而大江西來

橫互其口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

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渡湖而南則由長沙而之

嶺海湖闊二百里渡湖而西則由常德而道瀕黔湖

闊亦二百五十里渡湖而西北則入澧州而取逕於

荊州常德之間湖闊亦二百里誠荊州之巨浸矣齊

召南曰湖南岳州府西門城樓卽岳陽樓正對湖中

之君山府城東北七里坡之北湖與大江會南岸爲

岳州府臨湘縣西南之城陵司北岸爲湖北荊州府

監利縣東南之白螺司

沱潛既道

案史記潛作沱漢書作潛師古曰音替

蔡傳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

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案

南郡枝江縣案今湖北荆州府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

出於江也華容縣案華容舊城在今湖北荆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有夏水首

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案

傳自南郡枝江縣句下至未有見也皆錄尚書疏鄭康成語而稍易數字

案漢書地理志南郡枝江班氏自注江沱出西東入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古

江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酈道元自注晉太元

中苻堅之寇荆州也刺史桓冲徙渡江南使劉波築

之移治此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云云上明故城在

今荆州府松滋縣城東一里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

枝江為稱今荆州府枝江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

縣境內有數十洲盛宏之荆州記自枝江西至上明

東及江津有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及百故不出王

者恒玄乃增一洲以充百數號數句宗滅身屠洲

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其後未幾龍飛江

漢矣顧炎武曰知錄云盛宏之所指今上則劉宋文

帝以宜都王即位之事九十九洲以百里洲為最

大王炎曰士人謂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

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寰宇記江自枝

江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胡渭謂古時

南江為江之經流北江為沱南江至公安縣西又東

南為潞水王逸注楚辭九歌謂之潞陽江今荆州府

南百里州有入澧州界今湖南澧州直隸為四水口歷

潞陽鎮州東北有潞水州之東北又東南會澧水經華容縣南華容即監利

赤沙湖逕安鄉縣西而南入洞庭湖安鄉澧州之屬縣與北

江會即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亦

即寰宇記之外江也北江自枝江北又東逕松滋縣

北又東逕江陵縣南荆州府城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古

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公安石首監

府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巴陵湖南岳州府附郭之縣會洞庭

之水此北江之沱即寰宇記之內江也其後北江漸

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北為江之經流而南為沱說

者遂謂東至于澧不可解以澧水北去江二百餘里

故也至若鄭康成曰華容有夏水今荆州府公安縣

即監利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云云蔣廷錫本水

經夏水篇立說曰夏水自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

江水曰中夏口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謂之豫章口經監利縣沔陽州

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顧祖禹曰湖北漢陽府沔陽州南四十里長夏河即夏水江之沱也說與鄭合而胡渭云此本沱水歧分而為夏非出於大江鄭以為沱者蓋北江久已大盛目為岷江之經流因以其所出者為沱耳蓋今之所謂岷江乃古之分直以為出於江之沱矣禹時無此沱不可從王鳴盛專宗鄭氏則以夏為沱水超一清亦主之與胡氏異又考漢志武都郡武都今甘肅階州直隸州班氏自注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徐文靖主之以為夏水即是漢水而非沱水與各氏皆異案各說以胡氏為最精而諸儒究從鄭氏謂夏即沱者居多茲並存備考潛水鄭曰潛則未聞王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潛案松滋今為荆州府屬縣今潛即古潛字故史潛陽江則在荆州府公安縣記云沱潛既道今松滋分為潛江縣矣徐文靖主之謂即荆州之潛胡渭則曰松滋之潛乃大江分流首尾皆與漢無涉安得因史記作潛而以此水當之潛江縣在江北案潛江縣今湖北安陸府之屬縣潛水在今縣城東一里古潛江縣城在今縣城西北本竟陵江陵二縣地亦非析松滋也並誤

陵今荆州府附郭縣竟陵故縣城在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南案潛水康成所未聞蔡氏所未見今人固不必強解亦從闕疑之義可也又案孔傳於梁州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是以二州之沱潛為一也馬融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是不依爾雅立說也皆非是雲土夢作又案史記作雲土夢為治漢志作雲夢土作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案沈括所謂太宗者宋太宗也後世多誤以為唐太宗然改為雲土夢作又實不始於宋孔穎達正義曰此澤亦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則是唐人已然又水經注沱水篇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北魏時亦如此沈括所謂本蓋馬鄭本也陸氏釋文曰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蔡傳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案今湖北荆州府監利縣枝江府屬縣江夏案湖北武昌安陸府屬縣皆其地也案蔣廷黻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府屬縣有雲夢宮水經注雲杜縣縣城在雲夢澤東北有雲夢城又陵水東經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至州夢之陂陂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附屬縣有雲夢

蓋跨川互隔兼包勢廣矣元和志雲夢澤在雲夢縣
於聽轍西七里又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然則
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古
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左

傳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

夢台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案孔傳曰

在江南是以為一澤也胡渭主之史記索隱曰雲夢

本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王鳴盛曰以今輿地言

之江北之荆門京山河陽監利安陸漢陽黃岡麻城

蘄州古雲所在江南之枝江石首巴陵古夢雲土者

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父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

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

也

案水經沔水篇沔水又東南過江夏雲杜縣東酈注

故邛亭本漢志注禹貢所謂雲土夢作父故縣取名

焉是以土杜二字通用也詩自土淶沮齊詩作自今

考雲夢所在據水道提綱自枝江而東為松滋東南

為公安又東南為石首各縣皆屬為華容即荆州濱

江南岸各數澤皆江南之夢皆首受江瀦為澤南入

洞庭北復入江其在江北者自荆州府江陵以東潛

江以南潛江縣屬監利以北及河陽州屬漢前後左

右大小十九湖皆首受漢水支津東南流至漢陽西

南境之沌口分流入江總曰沔水案三國以前書傳

源流不同惟書疏引應劭曰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

江為得其實沌口在漢陽府附郭漢東西地四百餘

里南北二百餘里蓋南之夢皆江水北之雲皆漢水

而北巨於南也又漢水東北岸自京山天門兩縣皆

府應城雲夢兩縣皆屬孝感屬漢東南至黃州府大

小七湖皆入漢水亦即古澤故謂雲夢跨江南北八

九百里也水道提綱所紀與古書傳皆合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荆州 九

又案雲夢在青草湖之北青草湖洞庭青草湖一名

巴邱湖郭璞爾雅注雲夢今南郡華容縣巴邱湖是

也漢志華容下班氏自注作雲夢澤在南郭氏改為

巴邱湖者蓋雲夢所兼者廣水漲時或連青草耳孫

星衍今古文疏直謂雲夢即洞庭丁晏是之蓋丁氏

不以九江為洞庭則洞庭安所置之自宜持此說耳

不可從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蔡傳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案林

地勢稍高故田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榘栝柏礪砥砮丹惟蒲箬

杞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

大龜案毛漢書作施杞釋文一作樛引考工記注禹貢

柏礪漢書作厲砥古文本作底籀籀徐廣曰一作箭

足杆杆即格也說文引書作銘枯三邦漢書作三國

底貢史記作致貢漢書作裴納錫古本作內錫史

記作入賜書疏曰鄭玄以厥名二字下屬包匭菁

茅為句

蔡傳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

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

禹貢易知編卷六荆州

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荆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杞栝柏

三木名也杞木以樗而可為弓榘栝木柏葉松身孔

傳曰榘栝也鄭玄曰杞榘栝柏四木名榘栝說文

杞或从栗作榘又云榘栝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榘以

為公琴徐鍇曰杞木中榘又作榘蓋杞榘栝榘字

異而音義同一木也諸書言其材中榘考工記弓人

梁無言中弓者蔡氏誤也榘自是弓榘考工記弓人

取榘之道七栝為上榘次之榘桑次之榘次之木爪

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榘榘不必如鄭說礪砥皆磨石

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

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案漢書司馬相如傳

其石則砥砮之礪張揖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是礪

京之地蘇子瞻石砮記子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

鏃梨鋒而劍脊其廉可剗其質則石此卽所謂栝矢

石砮則砮亦荆產也今箇箬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

丹砂出湖南辰州府

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廩

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箬不能過

也則箇箬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筈栝肅慎氏貢

栝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箇箬栝之

有名者也案鄭玄曰箇箬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

之稱籀賦考工記曰燕之角荆之榘胡之筈此材

之美者也注曰荆州也榘栝也胡地地名也正義

曰胡胡在楚旁三邦底貢厥名其物特有美名天下

稱善也今考三邦蔡氏未詳但舉一胡胡恐未足當

禹貢易知編卷六荆州

之而夏之芳謂三邦大國次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

國小國也則不知其何據

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

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

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

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案孔傳包茅抽篹匣也菁以為

所包之物匣則以菁菁與茅也菁以為菹者正義曰

周禮醢人有菁菹鹿醢鄭康成則以包篹為一事菁

注湘水篇晉書地道志潯陽郡蕪湖縣有香茅氣甚芬芳言貢之以縮酒盧
蓄也晉書潯陽郡有香茅氣甚芬芳言貢之以縮酒盧
附郭零陵縣也麻陽縣今隸沅州府包茅山在縣東
府毗連永州亦產香茅則不止包茅一山矣周禮甸
師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
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此說非是縮
者周禮司尊彝曰醴齊縮酌注云以茅縮去滓也朱
文公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
酒則以蕭茅取 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案
其至潔是也 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案
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曰三染其色已成爲
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
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再染
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緇細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
之法 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
也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圭

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

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案湖北黃

縣東南三十里源感湖上源諸水皆流注於此禹貢

九江納錫大龜世傳此湖所出此以尋陽九江爲荆

州之九江故有源感湖出大龜之說

若以洞庭爲九江則去黃梅甚遠矣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案史記作浮于漢漢

洛古本作淮

蔡傳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
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
以達於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

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

派期於便事而已案漢水北距洛水約六七百里

案孔安國曰河在冀州南胡渭曰江北之地可徑浮

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

否漢則其必由者也徐文靖曰荊州貢道從襄陽北

渡漢登陸案此則今日樊城至南陽城南浮洛故曰

逾於洛也自洛至鞏縣入河南陽河南南陽府鞏縣屬河南河南府

禹貢易知編 卷六 荊州

圭

禹貢易知編卷七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壽校字
塢曹用霖全校

荆河惟豫州

蔡傳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案臨沮之荆山

荆山見前
荆州注

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

孔安國言西南至荆山蔡氏從之非也當言南至荆

山不當云西南也徐文靖曰金史地理志豫州南陽

縣有豫山或豫州取名以此

豫山在今河南南陽府
附郭南陽縣東北十五

禹貢易知編卷七 豫州

里豫山孤峰峭
立俗名獨山

又案豫州爲太皞祝融之墟及帝嚳成湯所都虞之

後卽少康所
奔之有虞

戈邳封葛三醜諸國皆在焉春秋時可

考者管蔡邵曹鄭東虢西虢凡蔣祭祀宋焦申許蓼

密隨厲唐戴沈息房滑鄆郛穀鄧賴項頓胡江黃道

柏州來絞蠻陸渾凡四十一國戰國時屬宋魏韓而

秦楚二國亦兼得其地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

陽汝南陳州六府許汝陝三州懷慶府之原武陽武

衛輝府之封邱考城直隸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東

曹州府之荷澤定陶曹縣城武單縣安徽潁州府之

阜陽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北襄陽府之襄陽光化

宜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陽保康及鄖西縣

之東境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案淮南子本
經訓瀍作塵

蔡傳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

陽縣南北入於洛

案洛陽今河南
府附郭縣

郭璞云熊耳在上

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

案宋之上洛縣今陝西商
州直隸州熊耳山在州西

五十里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

案盧氏今

禹貢易知編卷七 豫州

河南陝州直隸州之屬縣縣之西南五十里有熊耳

山考山海經中山經篇募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北

注於洛郭璞注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

至河南洛陽縣入洛經文郭注如此郭所謂上洛盧

氏者今河南陝州盧氏縣漢時與上洛縣俱屬弘農

郡歸德縣晉升上洛縣爲上洛郡而盧氏屬之也蔡

氏改竄經注而據所改之注以駁漢志謬甚水經

洛水篇云伊水出南陽縣西募渠山麓伊水出焉而

上魏山地志曰熊耳山即麓大伊水出焉而東北

蔓渠熊耳山也齊召南曰伊水出焉而東北

六十里之東蠻山即熊耳山支阜亦名盧氏縣東南

至偃師縣城南入洛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入

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在今河南府附郭洛陽縣

西南三十里一名關塞山亦曰關口山亦曰鍾山亦

曰龍門山又曰龍門龕爲汝潁北出必由之道至今

猶爲扼要是乃禹迹而禹貢未載漢書溝洫志賈讓

奏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
析底柱破碣石是也又考熊耳蓋不止一處括地志
於盧氏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洛水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光武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氏熊耳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陽公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史公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盧氏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陝州之北熊耳外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
出弘農郡上洛縣案漢志作上洛誤案領山水經謂
之謹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家領山也案宋之洛南縣
隸州所屬之雒南縣木漢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
弘農郡上洛縣境內地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三

縣也案今與宋制同洛入河在鞏縣東北豕領山在
經中山今陝西商州直隸州南六十里洛水所出山
京兆上洛縣經舉之山漢志弘農郡上洛水篇洛水出
貢維水上洛縣經舉之山漢志弘農郡上洛水篇洛水出
北畢沅山海經校正曰今方志入河豕領山在東
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入河豕領山在東
地理志獲與山字形相似案漢上洛水篇洛水出
輿山在東北而洛水所出謂在鞏縣今則在西北不得爲
一山明矣洛之入河漢志謂在鞏縣今則在西北不得爲
汜水縣蓋瀍水地志云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案漢
徙而東矣瀍水地志云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案漢
南郡穀城縣自注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洛
師古曰即今新安縣屬洛陽縣音替亭北東南入洛
亭誤也方輿紀要今河南府洛陽縣音替亭北東南入洛
入十里爲古穀城縣治洛陽縣音替亭北東南入洛
山東連同府之孟津縣界舊名替亭北東南入洛
難縣界舊名替亭北東南入洛

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
至偃師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案偃師今亦屬河
十里與洛陽縣東西連界故瀍之澗水地志云出弘
入洛今則在洛陽縣東古謂在偃師澗水地志云出弘
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
池之間今澗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
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
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案水經注世謂
句下又云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今廣陽山在河
南府澗池縣東北三十里一名澗池山新安縣今亦
屬河南府然澗水實合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三
嶠山東馬頭山澗水所出之穀水以至新安自澗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四

既合穀之後則但名穀不名澗矣今入洛之處則東
徙洛陽縣之西不在新安縣南但流經其南而已
伊瀍澗水入於洛而洛水入於河此言伊洛瀍澗入
於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
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并流小大相
敵故也案徐文靖曰俾傳云鄒季友曰伊水在洛南
水小經言伊洛瀍澗蓋自東詳見下文
南而西北非小大相敵之謂
案孔傳曰伊出陸渾山案今河南府嵩縣東北
以山得名此山又名方山乃洛出上洛山案當云上
伊水所經非伊水所出也洛出上洛山案當云上
此太澗出澗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案此亦前人多謂

孔傳魏晉間人偽作非出安國手不可從是也

又案周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謂王城也即邾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謂下都

也即成東周都王城漢為河南郡之河南縣其故城

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九里即周公所城之洛邑

都平王自西周徙都下都漢為洛陽縣河南郡治其

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徙都此東漢都此為河南尹

治魏晉及元二城東西相去四十里而今洛陽縣居

其中隋大業初營新都於今洛陽縣而舊之洛陽古

禹貢易知編卷七 豫州 五

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瀍水經河南故城

東而南入洛二水各自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

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二

十二年穀洛關穀水即澗水水經注澗水南流注於

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此將毀王宮

下凡言穀處皆兼澗水不一一加注矣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不聽卒壅之見國於是使穀水

東出於王城之北北魏時遺堰三隄尚存見水經注穀水條則其勢必入

於瀍於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於洛而

所謂澗水東瀍水西者已非禹貢之舊矣然周靈王

時瀍澗二水猶未經洛陽也此洛陽指東漢河南尹

城故道東漢建都於此乃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

金場千金場在今洛陽縣北九里也水經注河南縣城言

十五里之千金場舊堰穀水魏時更修魏時更修穀水

為壩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魏時更修穀水

也魏時更修穀水水經注所謂王張故績見下注引水繞都城南北

以通漕瀍乃與穀水俱東逕洛陽城南後漢書王梁

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東後漢書王梁

建武二十四年為大司空穿洛陽城東後漢書王梁

注穀水東至千金場後漢書王梁五龍渠東出洛陽城東後漢書王梁

王梁之為河南也後漢書王梁將引穀水以通漕洛中後漢書王梁

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以通漕洛中後漢書王梁

穰穰是渠今引穀水後漢書王梁於洛中後漢書王梁蓋純之創也後漢書王梁

禹貢易知編卷七 豫州 六

靈王時之舊矣水經注於瀍澗二水皆歷序其東至

東漢改道也水經注於瀍澗二水皆歷序其東至

澗之處皆禹貢舊道至東過河南縣北云云則周靈

王壅穀入瀍之道自敘東至千金場以下則東漢後改道也自曹魏大營宮殿分

引支流灌注苑囿晉代川谷漸移元魏遷都更加營

治隋大業元年改建東都并河南洛陽而一之大變

成周之轍隋東都城即今河南府附郭洛陽縣城視

移十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

八里而通濟之渠復起隋書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

引河通淮隋書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

北水經注隋書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

為急故復引穀南流會洛從城西繞城而南以達城

東經偃師縣鞏縣而注洛口更非東漢千金竭之舊矣經此三變而禹貢舊道幾不可知賴洛誥數語存其大略而已

榮波既豬案史記作榮播既都馬鄭本波皆作播又案榮波之榮古皆从火作榮周禮其川榮維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榮澤宣十二年及榮澤見六廉爾雅注圖田在榮陽釋文曰或作榮非玉篇榮部榮云亦榮陽縣漢韓勅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榮陽皆从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榮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無一从水作榮者

蔡傳榮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案孟州縣與溫縣皆屬河南懷慶府濟入黃處在今溫縣南二十里潛行絕河南溢爲榮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七

在今鄭州榮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案榮澤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爲敖州案今亦屬開封府敖山在今榮澤縣西二十里

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榮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今名石門渠在榮澤縣西二十里鄭康成謂榮今

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案榮陽縣今屬開封府榮澤在榮澤縣南三里古城村酈道元謂禹塞淫水於榮陽下引河東

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榮水故瀆東注浚儀案今河南開封府附郭祥符縣西北爲古浚儀廢縣又案後漢書明帝紀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徐文靖據之駁蔡氏謂王景爲誤然水經河水篇酈注漢明帝永平十二年

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築隄防修竭明年渠成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蔡氏固未嘗誤也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榮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漢志班氏自注卽水馮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南曰狼蕩北八十里師古曰湯音若沛本濟水字曰浚儀其實一也案與陰溝鴻溝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榮維其浸波浞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云叟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榮波爲一水者非也

案孔傳榮澤波水已成遏豬疏曰此澤水大動成波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八

洄其時波水已成遏豬不濫溢也是以榮波卽榮澤之波非二水也漢地志總序師古注曰榮沅水洑出所爲也卽今榮澤是也波亦水名言其水并已遏聚矣一說謂榮水之波師古意主於以榮波爲二水宋林之奇從之并引職方爾雅爲證而蔡氏因之考波字馬鄭皆作播史記索隱亦曰今文并云榮播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浞鄭康成注波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既都水經注引關駟曰榮播澤名又引呂忱曰播水在榮陽然則榮播卽榮澤是一水無疑孔傳本魏晉

問人偽作改播為波說者乃據爾雅洛出為波之語
分榮波為二然榮為濟之枝流波為洛之枝流兩不
相蒙而忽合言之書法不亦參雜乎山海經婁涿之
山云云舊本波作陂郭璞曰世謂之百苔水見中山經中次
六水經注穀水條引山海經作波曰澗水注於穀穀
水又東波水注之世謂之百苔水北流注於穀是山
海經所云之波水出於山入於穀與洛出為波之波
無涉又水經洛水篇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
洛出為波也閻若璩曰予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九

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案商州今為陝西直隸州至靈
寶縣入河案靈寶河南陝州直隸州屬縣門水在縣
東北歷城謂之鴻關何嘗豬為澤乎胡渭曰職方豫
州之波出魯山縣案魯山縣今河南汝州直隸州屬
入汝亦與洛出鄭注謂即榮播固非而洛南之波水
為波之波無涉則與榮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總撮而言榮波
既豬經無此書法也說文潘水名在河南榮陽潘當
榮播當以榮波為榮澤一水為是

又案榮澤在河之南鄭康成云魯閔公二年衛侯及

狄人戰於榮澤此其地也則大非狄戰處在河北當
別是一榮澤鄭謂即禹貢之榮波地形不相合也杜
預謂榮澤跨河南北則導水何云入于河溢為榮耶
惟宣公十二年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於榮澤此則在
河南即經之榮波矣

導荷澤被孟豬

案史記漢書皆作荷澤左傳爾雅作孟豬漢志總序作盟豬梁國唯陽下作盟

諸史記作明都

周禮作望諸

蔡傳荷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案今山東曹州府治荷澤縣東
南五十里為定陶縣荷澤則在今其地有荷山故名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十

其澤為荷澤也案荷山在今曹州府城東三十里山
水案語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案水經注濟水自
蔡氏誤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案水經注濟水自
北二濟南濟在南水經謂之榮案水經注濟水自
荷澤其下流入於泗而委於淮案水經注濟水自
濟濟東流過雷澤合濮水至乘氏案水經注濟水自
無河一為二支一支往東北合汶而海案水經注濟水自
道所為二北合汶而海案水經注濟水自
注句音劬宛句故城在今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
曹州府城西南四十里案水經注濟水自
荷水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
國唯陽縣東北案唯陽今商邱縣今南京虞城縣宋

之南京今之河南歸德府西北孟諸澤是也會氏曰
虞城今歸德府屬縣也 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
曰被

案荷澤漢志謂山陽郡湖陵縣河水在南河荷之訛也詳見徐

州浮于淮泗湖陵故城在今魚臺縣東南六十里達于河案語

屬山東沛縣西北五十里沛縣屬江蘇徐州府交界處上距定

陶之荷澤約三百里距睢陽之孟豬幾五百里荷之

餘波何能被之蓋在湖陵者荷之流也在定陶者荷

之本澤也漢志湖陵下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說文荷澤水在山陽湖陵水經濟水東過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土

方輿縣北為荷水注荷濟別名也三說荷字下皆有
水字故知在湖陵者其流在定陶者其澤也漢方輿

縣即今魚臺縣地其流則東合泗以注淮其澤則在
湖陵亦魚臺縣地

定陶之東距睢陽東北之孟豬僅一百四十里今孟豬已

堙方輿紀要謂在 二澤本有相通之道故禹疏之以
歸德府城東北

殺濟瀆之勢也

又案夏官職方曰青州澤藪曰望諸鄭注望諸明都

也職方屬青而此經屬豫者周無徐并徐於青青在

豫宋故得兼有孟豬也寰宇記虞城孟諸澤俗呼為
涓臺蓋澤中有臺也今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

接商邱縣界即此爾雅水草交曰麋麋古涓字臺蓋
以孟諸之麋得名也左傳僖公十八年楚子王漢書

梁孝王傳築東苑方三百里則孟豬當包入苑中大

治宮室澤形盡失故水經注睢水篇於睢陽故城絕

不言及孟豬而敘臺池甚詳蓋澤之畔岸蕩夷無存

久矣元和志云周迴五十里彷彿言之耳迨元至元

二十三年歸德府城屢被黃河衝決孟豬舊迹更不

可問矣

禹貢易知編 卷七 豫州

土

蔡傳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墟疏也顏氏曰玄而疏
者謂之墟案馬融曰豫州地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

別言之案王炎曰虞則沃廣墟則瘠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案錯史記作雜

蔡傳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案鄭曉曰

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紉紉厥篚織纈貢磬錯案史記作其篚織

蔡傳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

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

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州

不言貢者可知案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利漆栗史記

府夏謂陽夏今陳州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及練然

經但言貢泉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案陸璣

疏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今南

越紵布皆用此麻胡渭曰葛成布有紵紵之名紵成

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紵下則亦布也徐文

靖則以爲是未成者其說亦通又宋傅寅再貢說斷

引顏師古之言及練作及練說文練布屬後漢系束聲

唐韻在魚部音所道切韻會云練紵屬後漢系束聲

又作疎皆字之誤當從傳氏續細綿也案孔傳紵

細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

禹貢易知編卷七豫州

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

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曰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

言錫貢在後磬錯則於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

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案洛史記作雒漢書作入于河

蔡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逕自入河豫之西

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案豫之東境逕自入河豫之西

謂東境逕自入河者胡渭以其指鴻溝爲通河蔡氏

謂然徐文靖曰大河自潼關流入閩鄉達靈寶陝州

謂然徐文靖曰大河自潼關流入閩鄉達靈寶陝州

禹貢易知編卷八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壽綱校字

增曹用霖全校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地名爲四川者以泯澶維巴四

蔡傳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

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案太華山在陝西同州府華

州隸屬同少華山太華即西岳山海經太華之山削

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遠而望之若華然故曰

華山今考其峰之最著者爲蓮花諸峰洞之最著者

爲碧雲諸洞谷之最著者爲牛心諸谷又水經注云

華岳有三峰謂芙蓉明星玉女三峰也華山

層巖複嶺與終南相環帶信天設之險矣

禹貢易知編卷八梁州

案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

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

山之西雍州境也梁雍二州西界之黑水並導水之

黑水各有源流本非一水孔傳於導水下曰黑水自

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於是合三爲一後儒

傳會強爲之解終不能通王鳴盛乃謂要之三黑水

是一漢志益州滇池縣有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

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可也說亦有理

今姑存之其三黑水源流詳後導黑水下案語

又案梁州爲蜀山氏蠻叢氏之國玄菟昌意之所封
史記黃帝之子玄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隱
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卽所封國也黠林辯議導殷周
兩朝皆無梁州蓋夏以前帝胄所封梁自在九州數
內夏以後則皆淪爲夷地故牧誓於諸侯來會者稱
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則第稱
之曰人不以諸侯待之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蓋殷
周兩朝以夏梁州地分隸於雍豫荆三州如唐宋屬
梁州之例而已顧古謂蜀通中國始於秦之鑿山開
道則不然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皆在蜀中皆禹迹所
至前有玄囂等之分封而周有庸蜀等之來會曷嘗
至秦始通哉言秦所開通者或但指金牛一道耳桂
醴醕致蜀叱征龍吟鑄州補煖鮑鰲晒濮鉤鋪牂
鉤三計離通之是劍劍劍劍劍劍劍劍劍劍劍劍
彭濮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庸巴濮麋褒凡五國戰

禹貢易知編

卷八

上

國時屬秦而楚亦兼得其地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
商州一州甘肅階州及秦州之徽縣兩當二縣湖北
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二縣及鄖西縣之西境四
川成都保寧順慶龍安潼川嘉定雅州七府資綿茂
眉邛五州敘永雷波二廳綏定府之渠縣大竹二縣
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忠瀘二州之江北各州縣皆
梁州之域也

岷嶓既藝案史記岷作汶藝作藝陸氏釋文嶓音波韋音播嶓古又作番

蔡傳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

江水所出也。案班氏原文蜀郡湔氏道注禹貢潛山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今考大江自源至海不下萬里。所云二千餘里者，必傳寫之誤。成蓉鏡曰：徐錯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宋本漢志同。當據以正。今本之誤九郡者，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廬江、丹陽、廣陵也。孔穎達書疏及漢書百官公卿表皆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湔氏蓋羌夷雜處，故曰道也。漢之湔氏道爲今四川松潘廳在成都府西北七百五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卽古羊膊嶺。梓潼縣見江源所出，距廳尚遠。故班氏謂在湔氏道西徼外也。江自大分水嶺至成都凡九百九十里。水尙小，自成都東流一千五百里至瀘州，以東嘉陵江涪江、巴江等水合而江之。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峰接勢，始大。

禹貢易知編

卷八

主

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案蔣廷錫曰岷山跨
 羣昌府岷州衛以西嶺驛關隘屬鞏甘肅岷州自陝西
 之山大山谷豁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
 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峨邊縣為灌縣之青
 城驛屬賊都喇青礪推暨兩舖五什邡皆共
 支派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西北蕃界之浪架
 嶺○又考古言江源者或云羊膊嶺或云浪架嶺水
 經注江水篇又云汶出徼外岷山西玉輪坂下東注
 大江汶江卽岷江是亦一源也惟岷江雖醴三淵茂
 其說不一者蓋岷山延袤二千里泉澗甚多究不能
 指實孰爲真源故陸劍南曰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
 不可得也岷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
 云在西縣蓋岷冢一山跨於兩縣云案班氏原文隴
 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獬蛄刻儻辭本西注禹貢
 岷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又武都郡武都注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然則出於氏道過武都而為漢至江夏而入江者是禹貢導漾之漢氏謂之東漢者以別於西漢之西漢也其西縣之西漢水鄭康成謂是梁州沔潛既道之潛漢隴西郡治在今甘肅蘭州府狄道縣西縣在今甘肅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氏道縣在今秦州清水縣西之疑謂班氏誤指西縣有蟠冢但於西縣言之遂啟後世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甘肅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派隱然聯屬元和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蟠冢是也又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亦東漢水之別源沮縣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狼谷顧祖禹謂是蟠冢之異川原既滌水去不滯名則蟠冢山之廣大可知矣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矣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四

沱潛既道 案潛史記作沱漢書作潛

蔡傳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

江沱在東西入大江 案漢志原文作江沱在東西入

誤也郫縣今四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

東入江 案汶江縣在今四川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

潛水西南入江 案宕渠今四川郫道元謂宕渠縣有

大穴潛水入焉通岷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 案郭

雅音義曰有水從漢沔陽縣中府西陽縣在江漢

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在漢沔陽縣中府西陽縣在江

山嶺下西南潛出又蜀都賦注潛水從健為郡江陽縣

於謂剛隴州南流至漢嘉縣瀘縣入大穴中通岷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出水復入大穴中通岷山大穴在漢壽縣在漢沔陽縣中府西陽縣在江漢又晉改漢壽曰晉壽庾仲雍云墊江縣在江漢南源取巴西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出西南是西漢水也案漢志原文作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入漢潛音潛案漢志原文作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西漢中府城固縣又案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岷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岷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此而見案吳澄之說與蔡氏同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五

案鄭康成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 案以荆州有沱

地理志在今蜀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 案漢書地理

陽注營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漢 皆有沱水其尾入江

安陽今陝西漢中府城固縣 案漢書地理志蜀郡江

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 案漢書地理志蜀郡江原注

應劭曰郫音壽漢江原縣在今四川成都府崇慶州

南十里武陽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東北十五里

有郫江首出江南至健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案與讀 潛蓋漢西出岷冢 案漢隴西郡西縣岷山

如歟 潛蓋漢西出岷冢 案漢隴西郡西縣岷山

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

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以上見水經注考古之言沱

者皆主郫江今四川成都府郫縣南康成乃疑是郫

江其以西漢水爲潛且言其穴本小則與郭璞爾雅

音義所說同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八十里有

漾亦曰沱漢世謂之西漢水又謂之墊江今日則曰

嘉陵江雖發源不一支派各歧而會爲一則皆卽潛

也康成東漢大儒學有師承必可依據後之持異議

者概不可信孫星衍以玉輪江爲沱非是胡渭以爲

江東別爲沱夷水爲荆梁二州之沱可備一解詳導

蔡傳下案語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六

又案孔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是合荆梁二州之

沱潛爲一也非是陸深曰今蜀山綿連延互凡居左

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

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

蔡蒙旅平

蔡傳蔡蒙二山名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案古之

今四川雅州府附郭雅安縣也縣南五里有嚴道山

古遂以山名縣蔡山古無考宋葉少蘊以縣東五里

之周公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案

上合下開沫水案沫字从逕其間潤崖水脈漂疾歷

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瀾崖則此二山在

禹爲用功多也案漢書地理志蜀郡青衣注禹貢蒙

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沫水也水東南至南安入岷

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又沫水出廣柔徼外嶺南

嶺西道縣東南迤沱水合又沫水出廣柔徼外嶺

縣東北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以今輿地言之青衣

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安與沫水合沫水自汶

微外東南流經天全州又東經雅江北又東南經

雅安城東南青衣水注之又東經雅江北又東南

定府附郭樂山縣岷水注之又東經雅江北又東

岷水入大江江表傳曰岷水入江祭山曰旅旅

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七

案孔傳曰蔡蒙二山名史記集解引鄭康成曰蔡蒙

在漢嘉縣前漢志注應劭曰青班志有蒙山無蔡山

後漢郡國志蜀郡漢嘉縣亦有蒙山無蔡山孔穎達

正義司馬貞史記索隱於蔡山並云不知所在至隋

唐書地志元和郡縣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皆不言

嚴道縣有蔡山玩鄭康成之語則蔡蒙二字爲一山

之名可知至宋政和中徽宗歐陽忞著輿地廣記乃

言蔡山在雅州嚴道縣同時葉少蘊傳禹貢直謂縣

東五里周公山爲蔡山蓋皆傳會孔傳蔡蒙二山名

而蔡氏沿其誤耳至顏師古注漢志總序謂蔡蒙二水名則其誤更不待辨胡渭疑峨眉山爲蔡

又案陳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土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

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

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和夷底績案釋文和如字又作蘇釋文又曰鄭云和

蔡傳和夷地名嚴道以西古嚴道縣今四川雅州府附郭雅安縣及名山縣地

禹貢易知編卷八 梁州

八

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氏曰和夷二水名

今雅州榮經縣北案今雅州府屬之和川水自蠻界羅

岳州東案羅岳唐劍南道羈靡西來逕梁山所謂青

衣水而入岷江者也案和川水在四川雅州府天全州南四十里即漢志蜀郡青衣縣

之蒙山谿也蔡氏以嚴道西之和川爲地名榮經之

處也山海經曰和山爲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

出焉合而北流注於河則和不但地與水名亦在

名矣然與梁夷水漢書地理志越嶲縣注曰夷江在

越嶲今四川越嶲縣蘇示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

不知所在當是越嶲邊境

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今詳二說皆未

可必案晁氏以道所記夷水源委係撮水經注夷水之

案鄭康成謂和讀曰桓詳後西傾因桓是來下

厥土青黎案史記作青驪

蔡傳黎黑也案孔傳色青黑而沃壤正義王肅云青

禹貢易知編卷八 梁州

九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蔡傳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第九等也案

賦雜出他等者或以歲有豐凶或以戶有增減皆非

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

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

而閒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閒歲第六等

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閒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

八等而閒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

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歲之豐凶戶之增

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言哉

厥貢璆鐵銀鏤磐磬熊羆狐狸織皮案古人或以熊羆

以織皮二字聯西傾

因桓是來別爲一節

蔡傳璆玉磬

案說文球玉磬从玉求聲或从琴作璆廣韻璆與球同然雍州貢球是重出矣

鄭康成注曰黃金之美者謂之璆則不鐵柔鐵鏤剛

作璆而作璆蓋古原是璆後爲璆耳

案孔傳鏤剛鐵蔡氏本此徐文靖鐵可以刻鏤者也

之鏤詩虎韋鏤鏤唐鄭箋鏤有刻金飾也禮雜記管

仲鏤鏤鄭注刻爲蟲獸也明堂位玉琖仍雕夏后氏

以鏤則鏤鏤以爲飾可知也葬器款玉琖仍雕夏后氏

細紫金爲文是也若以爲剛鐵似當總名爲鐵如金

三品概名爲金也袁宇記定竿縣鏤鏤極利華陽

有鐵石山山有磐石火燒之成鐵爲劍戟極利華陽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國志臺登縣黠山有磐石禹貢所賦元 磬石磬也

和郡縣志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 言鐵而先於銀

案漢書禮樂志成帝時健爲水濱得 言鐵而先於銀

古磬十六枚舂舂黠山有磐石禹貢所賦元 磬石磬也

者鐵之利多於銀也 案漢書地理志健爲郡朱提注

蘇林曰朱音鉢提音時又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

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兩 蘇氏曰

兩兩直一千五百八十宅銀一流直千兩 蘇氏曰

治富擬封君 案見則梁之利尤在鐵也織皮者梁州

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

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也○林氏曰徐州

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

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

在清濁大小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案漢書

作西頃因桓是來師古曰頃讀曰傾陸氏釋文則云

傾窺非反蓋西傾之傾兼平上兩音也潛漢書作潛

逾史記作逾又鄭康成謂織皮爲西

戎之國以織皮連西傾因桓是來爲句

蔡傳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 案班氏原

臨洮注禹貢西傾山在隴西在今和碩特南右翼中

旗之東南屬青海西番辦事大臣管轄正東距甘肅

洮州廳三百餘里故古人皆云屬臨洮古名西傾山

亦名嶺臺山蒙古語謂之魯察布山一作羅插普

喇山繙譯之轉音也西傾山在青海東南黃恒水名

河自東折西北之東岸延袤千里外跨諸羌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水經曰西傾之南恒水出焉 案恒水一名白水即漢

西漢水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之白水也

一名恒水出四川松潘廣西縣之恒水也

今此水出四川松潘廣西縣之恒水也

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南入西漢水西漢水出

嘉陵江與水經注漾水篇所載白水水道同 蘇氏曰

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 案沔

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注沮水出東狼谷

東狼谷即嶓冢之別名漢之沮縣今陝西漢中府略

陽縣東南至漢中府沔縣西南入漢水曰沮口漾爲

沮水之上源合沮水曰沔東流曰漢故漾亦兼有沔稱

自西傾而至葭萌浮於西漢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
 遡流案水經注作溯流而屆於晉壽界阻漾支津案
 經注作沮漾蔡南思固北案水經注作圖穴迤邐接
 氏引作阻誤漢沔水經注作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思漢川至於褒
 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
 北以入于渭案以上地詳下案語注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
 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
 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案見史記河渠書帝拜張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余案經據書岷山西
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
水耳案古者和本有桓音漢書酷吏傳尹賞瘞囚尸桓東如淳曰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練鰲撰註師古曰卽華表也華古音敷亦以聲近而變浮于潛漢而達江
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
關案史記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扞關卽捍關也在今湖北宜昌府長陽縣南七十里茲方今湖今漢中案漢中郡治在今陝西漢中府附郭南鄭
北荆州府松滋縣也案漢中府附郭南鄭
縣東北巴郡案巴郡治在今四川重慶府附郭巴縣汶山案汶山郡治在今四川茂
二里

州汶山之蜀郡案蜀郡治在今四川成都漢嘉案漢
治在今四川雅安江陽案江陽郡治在今四川瀘州
提縣晉升為朱提郡案朱提郡治在今四川永善
今四川敘州府宜賓縣西南在涪陵案涪陵郡治在今
陰平案陰平郡治在今甘肅廣漢案廣漢郡治在今新
都案新都郡治在今四川梓潼案梓潼郡治在今梓潼
案犍為郡治在今四川眉州彭縣案彭縣郡治在今
五里案五里郡治在今四川上庸案上庸郡治在今
階州西三十里案階州治在今甘肅上庸案上庸郡治
案魏興郡治在今陝西興安府附郭安康縣西北皆古
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古
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
尙書言織皮為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雍戎二野
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
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
阪曲為盤也案此語有脫誤段玉裁曰讀為斯乃玄
之別致恐乖尙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案元
以和夷之桓水即西傾之桓水鄭乃謂桓是余考校
為隴阪之名道元指為別解者不以為然也
諸書以具聞見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案秦葭
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西北即唐之利州綿谷
縣廣元東北距陝西漢中府寧羌州二百里故寧羌

州亦古葭萌縣之地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迺流而
屈於晉書界沮漳支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
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案沮水已見前案傳下
支津即郭璞爾雅音義所云有沮水從沔南流至漢
壽寧宇記所云三泉故縣南大寒水西流者也詳大
穴通記山下及括地志所云龍門大石穴也詳大
潛既道蔡歷漢川至南鄭縣案即今陝西漢中府附
城南屬於褒水案今褒城亦漢中府之南鄭縣褒水
三里屬於褒水案今褒城亦漢中府之南鄭縣褒水
褒暨於衙嶺之南案衙嶺在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西
北雍梁之間稱爲阻隘俗謂之馬鞍山溪水支灌於斜川屈於武功而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古
北達于渭水案武功今陝西乾州直隸州武此乃水
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
尙書亂河之義也
又案漾沔漢一水灌注次第而有三名禹貢浮潛入
渭之路在漾之下漢之上正此水名為沔處故曰逾
于沔褒斜本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
里水因谷得名南曰褒水北曰斜水褒通沔斜通渭
斜水自衙嶺北至郿縣入渭而褒斜二水究不相通
褒水自衙嶺南至南鄭入沔而褒斜二水究不相通
漢時勉強開通且湍石不可漕況禹時乎酈道元所

謂浮潛逾河則甚是謂溯褒暨衙嶺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則竟謂褒斜兩水相通矣此乃依經傳會之辭不可信也禹時梁州貢道浮潛以至漢上舍舟而陸歷岡穴不過二十餘里乃浮河以達褒水復陸行徑褒斜谷以達斜水亦不過百餘里然後浮斜水達渭以渡河然經之例陸行抵水謂之逾由水入水謂之入從漢上陸行二十餘里而至河故曰逾于河統於不言褒陸行百餘里而至斜水斜水統於渭則經當曰逾于渭而乃曰入于渭此蔡氏所以謂未可曉

禹貢易知編 卷八 梁州 夫

也傳寅曰寅字同叔宋人浮潛以至漢上去河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河而河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上文既言逾河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河褒既是水道言河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必欲言河渭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河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之不簡直哉斯言得之矣

禹貢易知編卷九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增曹用霖全校

黑水西河惟雍州案釋文雍州用反或曰今陝西鳳翔府西北有雍山雍水出焉雍州之名以此或曰雍壘也四而有山壘塞為固也又或曰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以為名漢改雍州為梁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蔡傳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案唐魏王泰括地志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

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今此水入黃河源為沙所壅塞無可考下流即大通河西寧府東邊南至河州入黃河與括地志相合黃河流通積石北則大通河入之南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則大夏河注之二水入河之口南北相值孔安國不知梁雍二州各有一黑水導水又別一黑水以為三黑水即一水發於雍穿黃河以達梁而入南海後人本之遂指大夏為黑水絕河而南之迹不知大夏雖在黃河之南實仍在南山之北且其源自南而北與山南入海之水絕不相通也其二黑水源流詳見導水下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案正義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白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案夏之芳曰雍州以渭水為主曰焉者屬於渭如貫珠之相連曰從者從於渭如少長之相隨曰同者同於渭如彼我之相敵蓋惟入河則渭治惟渭治故眾水治也

又案雍州爲奧區神皋后稷封郃公劉處幽太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及扈崇密須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號西號也文王弟所封國周召畢豐鄭鄭初封咸林之地漢爲鄭縣屬京兆今陝西同州府秦芮梁崇密驪戎白華州城北卽鄭桓公所封邑也狄晉晉之西域凡十四國戰國時屬秦而魏趙亦得兼得其地今陝西西安鳳翔延安同州榆林五府乾鄜廊綏德四州甘肅蘭州平涼慶陽鞏昌寧夏西寧涼州甘州八府涇肅二州鎮西洮州二廳及秦州之秦安清水禮縣徽縣四縣之西南邊自岷州鞏昌府屬州洮州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二

廳外至大積石山蒙古語謂之木素鄂拉猶云西傾山蒙古謂之魯察布拉在和碩特南右翼中旗之東南大積石西傾俱屬青海歸西寧辦事大臣管轄北邊自陝西榆林府之北河套外唐東受降城起今歸化城西黃歷中西兩受降城中西兩城皆在河套外河東岸地內蒙古烏喇特旗西黃河北岸由東城四百里至中城中城四百里至西城凡八百里河套內則內蒙古鄂爾多斯七旗地再西則甘肅寧夏府西北額魯特蒙古阿拉善部地在肅涼州甘州再西則舊土爾扈特蒙古額濟納部地元爲亦集乃路在甘肅而至居延海再西北則沙漠矣沙漠今日戈壁漢謂之幕唐謂之磧亦謂之瀚海亦作旱海居延海卽流沙詳見導弱水下案語

皆古雍州之域也孔傳謂積石在金城西南疏曰積石在金城關縣案今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北百二十里有積石關關之東南去河州治七十里有積石山乃小積石山水經注之唐述山也非雍州極西南境大積石山在小積石山石山西五百餘里則雍州西南極境矣弱水既西案說文弱水自張掖刪丹西自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柔欽所說釋文云弱水作弱互詳導弱水下蔡傳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案語出柳子厚所著愚溪對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今甘肅甘州薛氏曰弱水山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縣府山丹縣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三

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案以上並詳導弱水下案語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案柔然元魏改爲蠕蠕匈奴之後也西行至苑園水分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苑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案栗水苑園水今張穆蒙古游牧記外蒙古喀喇喀四部總序曰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取和林詩曰注和林城乃志伽可汗之故地也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王中御製御書闕特勒碑又涿邪山詩自唐明皇開元王中御和林唐碑文也處月之言破山也史記漢復使因和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涿邪山注涿邪山在漢書因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路博德會涿邪山注涿邪山在漢書祭形傳出高閼塞九百餘里得小山妄言以爲涿邪山資憲傳鄧鴻與後諸軍會涿邪山班固燕然山銘

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鑒小異豈瀚

四

海張掖水於弱水爲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爲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案徐繼畲瀛環志略謂條支是今域圖考謂是今俄羅斯南境南羌五部及高加索新藩五部地二說不同當以徐說爲是班固西域賦云條支之鳥謂駝鳥也惟阿剌伯回回國與阿非利加洲各回國相近乃有之俄國無此鳥也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菟園水一統志疑卽漢書匈奴傳貳師北度之鄯居水然亦但言在燕然山北未能指實今何地也案山海經大荒西經篇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

淫屬滑汙

蔡傳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

五

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案班志原文安定郡涇陽注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
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
師古曰开音苦見反又音牽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
俗語訛謂之开屯山涇陽縣在今甘肅平涼府附郭
平涼縣西南今平涼縣西三十里曰崆峒山崆峒山
脈又西十里爲开頭山亦曰笄頭山或謂之雞頭山
陽陵縣在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四十里涇入渭
處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曰涇口師古
言开頭山在今靈州者唐之靈州卽今寧夏府靈州
南與平涼府接壤也淮南子涇出薄落渭水地志出
之山高誘注薄落山一名开頭山是也

山俗呼爲青雀山南谷山又在其西五里渭水有南
 北二源正源出渭源縣西南烏鼠同穴山別源出縣
 西北南谷山分繞縣之南北至縣東流爲渭水南逕
 秦州出甘肅界入陝西鳳翔府隴州境又東南至同
 州府華陰縣東北倉頭村之南入黃河曰渭口渭口
 之東卽潼關也驪關在華陰縣城東迺杜預所置
 驪山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也
 空縣故城在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也
 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
 文右扶風汧注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
 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
 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隄雍州川也師古曰隄讀與
 鞠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卽韓詩作
 芮隄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隄之間耳
 顧祖禹曰芮水出陝西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弦蒲
 藪東北至甘肅涇州崇信縣又東北過陝西邠州長
 武縣北合於涇齊召南曰汧水出甘肅平涼府華亭

禹貢易知編

六

縣西隴山之東麓嶺西一百六十里長武縣西北至涇州
涇華亭南至隴州一百六十里長武縣西北至涇州
亦止七十里壤地相接故顧
齊二氏言涇之源委小異
周職方雍州其川涇
詩曰汭鞠之卽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
二水也

案孔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鄭康成曰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說文水部汭水相入也从水从內水經渭水東入于河注曰春秋之渭汭也左

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於渭隊隊今本作汭服虔曰隊

謂涵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涵王肅曰涵入也以上

各說無一以汭爲水名者蓋渭將入河處其旁之地

謂之渭汭猶洛將入河處謂之洛汭水道提綱云渭

水經華陰縣東北倉頭村南入黃河卽古渭澗地是

也蔡氏以汭爲水名大謬胡渭曰雍州有二渭汭此謂汭在高陵縣地

二林後渭
之會也
襄德者
河渭二
林之會
也均爲
水比均

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渭
兼地而言不專指水口也

又敬案乾隆五十二年正月辛亥
諭軍機大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七

臣等涇渭爲關中八水之二向有謂涇清渭濁者亦有謂涇濁渭清者迄無定說考谷風詩曰涇以渭濁解經者皆云涇濁渭清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旣合而清濁益分朕詳繹詩意蓋言涇水發源本清入渭之後其流不得不合而爲濁非謂涇水本濁也箋釋諸家似與經文本義不合惟宋人蘇轍詩云袞袞渭河濁元人曹伯啟詩亦有涇清渭濁源何異之句足爲證據因思二水皆在陝西境內秦承恩係讀書人以今證古詳加履勘無難考據得實

人

批其流既清斷無其源反

案此非伊洛之洛詳爲關

中三川涇渭與灞滻潏潏豐鎬爲關中八水

案司馬相如上

林賦曰終始灞澹出入涇渭酆鎬療漕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入川分洸釋之者曰長安之地潏鎬經其南涇渭遠其後灞澹界其左灃澇合其右而溉田之利得之涇水爲

九

案項忠余子

修防堊皆明

漆沮既從

蔡傳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

界來案宋耀州今爲散州屬陝西西安府同官縣經

華原縣耀州今合沮水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

同官水至富平縣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氏

合沮水名石川河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氏

原文直路注沮水出東西入洛今坊州宜君

縣西北境也案宋坊州今陝西鄜州中寰宇記沮水

自坊州昇平縣北案今宜君縣西三十子午嶺出俗

號子午水案子午山在今中部縣下合榆谷慈馬等

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十

川案諸書皆云慈馬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

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案即今陝西同二水相

敵故並言之案沮水漆水既合東南入富平縣界

水舊於朝邑西之朝邑南經趙渡鎮至華陰縣

化中改流不南入渭即於趙渡鎮南偏東自行入

黃今謂之洛口在倉頭村南渭口之北三十里既

從者從於渭也案漆沮今自行入黃則不又案地志

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幽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

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

縣之境案班志原文右扶風漆注水在縣西蔡氏引

右扶風在今陝西鳳翔府麟游縣西北普潤縣唐所

置宋因之其故城在麟游縣西百二十里麟游與邠

州南北其水入渭在灋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

接壤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案漢書地理志左馮翊襄德注洛水東南入渭雍州

雍襄與懷同襄德故城在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

南三十里洛水之入渭正在朝邑華陰兩縣界連處

若水經注謂沮水逕懷德城南自是序沮流之所經

非指沮自此入洛水經注之懷德城在今陝西西安

府富平縣西南丁晏既謂漢懷德縣說文沮作澶澶

屬左馮翊又指爲富平以實之此可證漢志出漢志北地

郡歸德注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府歸德今甘肅慶陽

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十

洛洛入渭渭入河謂洛入河漆也沮也洛也三水各

者渭既受洛亦蒙洛之名也漆沮二水名亦曰洛蓋

自有源孔安國於導渭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蓋

沮入漆後二水合一而入洛故水經曰渭水又東過

華陰縣北酈注洛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也又

澶水下酈注沮水東注鄭渠濁水與沮水合俗謂之

漆水又謂之漆沮水齊召南水道提綱曰洛水即古

漆沮源出慶陽府安化縣附郭北境三百餘里之白

於山則與漢志歸德注洛水出北蠻夷中相合至中

部縣東北稍南有沮水自西來會亦與漢志沮水出

十一

殊實則相合也此禹貢漆沮矣

又案導渭曰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當在涇之東歸渭之下流石川之爲禹時漆沮無疑程大昌雍錄曰雍境漆水凡四出而實三派雍州萬年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案漢志右扶風漆注水在縣西今陝西邠州直隸州公劉之幽也州治卽鳳翔府普漢漆縣宋陝西永興軍路邠州新平縣案宋普潤爲今之麟游其漆水卽今潤縣漆水三也邠州漢漆縣之漆水程氏分而二之

十

灃水攸同案漢書地理志縣所攸字也史記攸作所
 蔡傳灃水地志作鄠出扶風案當作右扶風正義鄠
 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案漢書地理志右扶風
 夏啟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漓水酈注古國有酈谷亭扈
 林苑入渭賦駘駘駘駘駘駘酈注鄠今陝西西安府屬縣咸
 陽亦其屬縣也水經注引地說云渭水與酈會於短
 陰山漢書音義張揖曰酈水出酈縣南山酈谷北入
 渭長安志云酈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
 酈谷入咸陽合渭水地理今釋曰灃水出咸陽合渭水
 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嶺嶺入咸陽合渭水西來合諸水
 提綱云渭水至咸陽城東北有豐水自西來合諸水
 北流注之豐水出酈縣東南牛首山合潒水潒水
 水滴水石甃谷水潒水東北至咸陽縣入渭諸書言
 灃源不同者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互西安
 府之盩厔縣長安咸寧藍田鳳翔府之鳳翔岐山

案丁晏曰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垂山本敦物釋文
宿物山名引漢書云垂山也胡東樵謂垂山卽太一
之北峰無二山孫淵如改垂山爲岳山俗呼敖山敖
岳聲之轉臆說不可從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注古文之宿物山
也如鄭說則垂山當作峯山字形之誤峯山與終南
綿延相望又鳥鼠爲渭水所出峯山在渭水南地勢
接連則以峯山爲宿物山可備一說金史地理志乾
州武亭縣有宿物山方輿紀要武功縣西南九十里
有太白山亦謂之太乙山接郿縣蓋屋縣界武功縣
東南二百里有宿物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史記封禪書宿物山卽太乙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漢書地理志宿物山卽太乙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魏書地理志宿物山卽太乙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也成國志宿物山卽太乙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一山卽太乙山今考孫淵如之說決不可取
誤以垂爲舉胡氏謂是太乙之北峰蔣廷錫尙書地
理今釋取之然亦想當然之語別無左證或究以方
輿紀要并列之爲近是乎若程大昌謂終南旣高且

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惓物是不鳥鼠地志在以惓物爲山名也此亦決不可取者

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俗呼爲青雀山

案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

二十里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旣旅之文也

又案夏之芳曰雍州之山有五分屬南北荆爲漆沮所經岐爲涇汭所經此北條北境之山也終南爲灋水所出惓物爲灋水所經鳥鼠爲渭水所經此北條南境之山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案史記作都野漢書作豬野

蔡傳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鄭氏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案唐明皇以幽字似幽改爲邠今陝西邠州直隸

州猪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猪

野案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注故匈奴休屠王地今涼

州姑臧縣也案姑臧縣卽漢武威縣今甘肅涼州府

阿拉善額魯特部旗南有武威故城直隸番縣北

城東屈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爲西

海一水又東流一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謂之爲東海

通謂之都野矣岷山觀岷山三百餘里猪爲大澤方

谷河自鎮番東北流出邊又三百餘里猪爲大澤方

廣數十里俗名魚海子蒙古名哈喇鄂模卽古休屠

澤但水經注謂其東別有猪野與漢志異而括地

志謂猪野澤在姑臧城東北一百八十里似指今古

浪縣東松陝水出邊下流岷山北一百八十里似指今古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七

澤爲豬野也
肅涼州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
次陂澤也
案鄭康成曰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考由陝西邠州至甘肅涼州府約三千里由涼州府
北至鎮番邊界約三百餘里出邊北行又三百餘里
而至休屠澤禹之致功西北所治者廣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案史記宅作度
丕敘作大序
蔡傳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
案後漢書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
東南嶺關驪故道州嶺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三苗

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案堯典竄三苗於三危馬融
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
衡岳州府地蓋三危本侯國舜攝位時乃竄之於西
三危耳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有功敘今
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
舊都今既竄者已不敘而居於舊都者尙桀鰲不服
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搖洞時猶
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其遺種歟案今湖南北
千里溪崗山等間有曰猫曰獠曰獠之類皆所謂蠻
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即三苗之後也舜後命禹祖
禹貢易知編卷九 雍州 六

征蓋征
此種

案鄭康成曰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
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史記索隱曰鄭氏引河圖及
與岐山相連岐山當作岷山蓋傳寫之誤在積石西
南必不連岐山也焦循曰禮記正義引張逸問禮注
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注時在文網
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識者皆謂之說此引地記
而索隱以爲河圖正義曰地記未必可信要知三危
地說則亦緯識也
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左傳昭公九年杜預注三危在
瓜州今敦煌則謂三危在河之北與鄭說不合故蔡
氏曰或以爲燉煌又曰未詳其地也敦煌之三危方
與紀要謂縣東

南四十里有鳴沙山鳴沙山東南十里爲三危山徐
松西域水道記謂三危在鳴沙之西方與紀要乃沿
高居誨使于山海經西山經三危之山郭璞注今在
燉煌尙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畢沅校正曰古人
言三危有三鄭玄注尙書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
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岐當作岷劉昭注郡國志
首陽引地道記有三危山三苗所處陸德明莊子音
義曰三危今屬天水一也山當在今秦州西案秦州
直隸俗失其名水經云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
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漢洛縣南二也山當在今四川
禹貢易知編卷九 雍州 九

省淮南子云三危在樂民縣西水經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云三危山在燉煌縣南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
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見史記正義是此山也此山
山經所云合觀各說雍州三危自當以鄭說爲是惜
今已不知所在闕疑可也若導黑水之三危乃別一
三危與雍州三危無涉詳導黑水下案語
又案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
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必使安宅不敘後世以爲投
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第55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6 版又句

蔡傳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
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案夏之芳曰色有五常黃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黃而又壤故爲上上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以此也古稱秦地天下三分之一人眾不過什三而量其富居什六然就其閒較之惟涇渭灃漆之區惟最沃壤西北二邊逼於戎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西而東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辛

六等生聚蓋不同也戰國秦漢時富庶甲天下自唐而宋乃滋不如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變遷如此

幸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蔡傳田第一等案王炎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爲畝直一金一鬴一鍾一針史記貨殖傳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
野千里自虞夏之間以爲上田
而賦第六等者地
狹而人功少也

案孔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

禹貢易知編 卷九

之極故云人功少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卽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更立其等此非永例也王鳴盛駁之曰疏曲附孔傳云治水爲此差後必更立其等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況兗州云貞作十有三年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謂禹貢非永定者邪此論甚是當從之

蔡傳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

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

屬也案說文球玉磬或作瑯玕似珠者詩商頌受球大球箋謂小玉尺二寸圭大玉珽長三尺

禹貢易知編

主

玉藻旁天子以球玉毛詩裨率有琕傳曰裨容刀裨
琕上飾琕下飾也諸侯盪璋而琕琕則球不但是玉
磬矣書顧命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正義曰鄭玄云
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藤觀天球
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
器之名釋也蘇轍謂爲餽妹嫁歸題天陶宏景本
草經注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中曰南盧
容水中及外國疏勒于闐諸處蘇頌因經本草曰今
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惟于闐國出之蘇轍謂
璚敗衹韞璫駟野網踏棋嶼近山海經曰崑崙山有
琅玕樹李時珍曰琅玕生於西北山及海崖
間在山爲琅玕在水爲珊瑚亦有碧色者

蔡傳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蔡瑋氏云羌中
則非在河關縣境內可知猶蜀郡湍氏道湑山在西
徼外非謂嶠山卽在湍氏道境內也自後儒不究羌

中二字之義遂誤以水經注所言之唐述山爲禹貢
之積石而不知此乃小積石山非禹貢之大積石山
也唐述山者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隴西郡河關
縣北關醯酏縹緲金鐵鄴後纒攸注曰河北有層
山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因謂之積
書巖每時見神人往還矣俗不悟其仙者乃謂之鬼
神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爲唐述山此山在今
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在河州西
北一百二十里唐置積石軍於此漢之河關縣也世
以別有大積石山在其西乃稱此爲小積石山杜佑
通典則以小積石爲禹貢之積石其言曰禹施功自
積石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舫難歸鍾麟
錫棘饌領醢鵠晒餅餽餽魃魃殊鵬鵬鵬龜蔣廷
及於析支等處似不應始事於此後漢書段熲傳自
張掖追西羌且闕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水經注河水篇積石山在西羌中燒當
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

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新舊唐書吐谷渾傳
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
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此則漢志所云羌中之積
石今稱爲大積石者矣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曰河
經阿木奈瑪勒堅木遜山南麓卽大積石山漢志金
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今在西甯府西南
邊外五百三十里卽禹貢導河之地後儒異議有指
河州之小積石爲禹貢積石轉以班君所言爲妄繆
悠之論不足依據阿木奈瑪勒占木遜水道提綱作
阿木你麻纏母孫麟麟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馴
轉也元史河源附錄作亦爾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
塔而誤指爲崑崙者皆大積石也又謂之大雪山蒙
古語謂爲木素鄂拉嶺點猓猓猓猓猶言雪
山也山在西甯府之西阿里克土司之東
今鄯州
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
龍門縣也
案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注故少梁秦
惠文王十一年更名禹貢梁山在西北龍

門山在北水經河水篇又南出龍門口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蓋梁山龍門兩山卽一山也唐朱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也龍門縣今山西絳州河津縣也在黃河東岸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此山本橫阻黃河禹鑿斷之使流其間此山遂有在黃河西岸者則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也後周於山立龍門關之下卽禹門渡與壺口隔河相望寰宇記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縣治水時西河所鑿續用弗成今名錯開河餘詳旣載壺口下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桀孔傳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則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言

發都更去明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諸州皆然也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渭與河相通也○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案宋熙河路治今甘肅洮州廳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案宋會州今甘肅蘭州府肅蘭州府熙河路漕使李復奏案李復宋徽宗時人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案興州西夏所都今甘肅鞏夏府治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案韋精山今所在無考漢書溝洫志塞瓠子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關中漳渠如滄曰漳音韋水出韋谷或卽韋精山又

河自蘭州界東北流亂山中二百餘里入靖遠界始
瀉落巨川如瀑布然考宋時靖遠縣地陷入西夏所
置之會州必在今靖遠縣東南則正黃河行亂山中
二百餘里瀉如瀑布處韋精山必在其間且與下文
垂流直下之語相
合更可想見矣 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
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 案宋西安州在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西北二
百一 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
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積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
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
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
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志

錄之以備參考云 案邢恕非正人或者李復恐其開邊釁又憚於興作故極言其害也
案夏之芳曰導河始於積石卽以爲貢道治河因以
治漕自古已然考春秋時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
繼命曰汎舟之役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
臨汾由渭入河由河溯汾皆逆流東行也漢歲漕關
東粟以給中都官初止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
石後又益至六百萬石大都取於山東諸郡從渭水
而上鄭當時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度六月罷而渭
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

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而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漑武帝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
大便利 案事見漢書溝洫志 其後隋唐宋多因之又考河從積
石北流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
之北河其內後謂之河套卽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
南地也 案秦謂套內地爲新秦中賈誼所謂匈奴唐
虞聲教暨於湖南冀之北垂遠出河北猶在荒服所
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內秦始皇逐出
之秦楚劉項之際復爲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志

取之 案漢書地理志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縣十
牧臨戎一統志三封故城在套外黃河西岸沃壤廣
城在套外河水北流一曲之西竄渾故城在套外阿
爾坦山之南朔方十縣惟此三縣在套外今爲內蒙
古烏喇特旗地其七縣皆在套內
多斯旗地 唐築三受降城 案皆在套外詳前黑水卽
其處宋時爲西夏所據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
以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產戰馬乃關中之屏蔽得
之則強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爲邊境之要害而不知
其爲唐虞之故疆也

織皮毘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案崑崙史記作昆侖命敘
作序漢書作昆崙渠史

師古曰叟讀曰搜

蔡傳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

里案河關見前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逕渠搜

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

皮冠之案孔傳曰織皮毛布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案孔

崑崙析支渠搜西戎爲四國云有此四國在荒服之

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序蔡氏依鄭注不以

西戎爲國名故曰以西戎總之胡渭曰三國皆西戎

而西戎不止於三國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卽敘也

卽就也雍州水土旣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

○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僅此三

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美

國亦能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

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

正愚謂梁州亦能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案蘇氏此

家或從或否然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未

加案語則學者以仍照原本讀勿更改爲是

案鄭康成曰衣皮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

野者皆西戎也正義曰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

之山非河所出者也謂別有崑崙之山二句王鳴盛

孫星衍皆以爲鄭注語茲依焦

循禹貢鄭馬融曰昆侖在臨羌西

案漢書地理志金

注釋更正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侖山祠臨析支

在河關西

又案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

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

達山水經注云案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

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

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昆侖者是也一在海外

大荒經云山海經篇名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

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

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

禹貢易知編卷九雍州美

金城郡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

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張駿時前涼酒泉太守馬岌

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

忘歸謂此山也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括

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

山是也肅州衛今改爲肅州直隸州方輿紀要曰州

其顛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俗呼爲雪山或謂卽禹貢

之西戎崑崙然漢志云臨羌西北至塞外有崑崙祠

括地志謂西南八十里方輿紀要謂西南二百五十

里與甘肅連漢代置郡之塞外則皆塞內也其不可據

無疑正義謂別有崑崙或塞外亦有山而

名崑崙者爲西戎所居特今無可考耳

一在吐蕃

通典云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案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明甚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無以此爲崑崙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崑崙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正河所出亦非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爲西戎所居與馬合逸周書王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羌

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鼂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析支亦西戎之一種水經注河水篇積石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東漢桓帝時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後漢書西羌傳云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平河首綿地千里

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河潛行地南下出積石爲中國河故曰河首北人讀析音如賜故曰賜支其地後爲黨項所居通典黨項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也徐文靖引馬伯循曰寧夏東北河遇山析爲二枝處有析支城方輿紀要曰西寧府附郭西寧縣西南塞外有賜支河考寧夏爲漢北地郡與朔方郡接壤於金城郡西之西羌無涉其析支城不足爲證賜支河則近是西羌傳旣云濱於賜支宜有水也康成謂析支是山或水以山得名渠搜亦西戎之一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羌

種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禹貢所云析支渠搜矣道元此說非也渠搜乃西戎不應在朔方或漢武遷渠搜種人於朔方而立渠搜縣猶之酒泉郡有玉門縣關駟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上郡有龜茲縣師古曰龜茲國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決非渠搜本在朔方也史記五帝本紀西戎析枝渠搜羌氏語在舜紀末隋書西域傳鐵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東去疏勒千里去瓜

州五千五百里

瓜州今甘肅安西州

逸周書王會篇渠搜以餉

犬孔鼃注渠搜西戎之別名也則渠搜之在西無疑

陸德明沿水經注之誤蔡氏亦沿其誤耳禹貢崑崙

析支渠搜及各西戎國在今爲青海和碩特蒙古二

十一旗游牧地地在甘肅西甯府邊外至京師五千

七十里東及北界甘肅西界西藏南界四川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

三

禹貢易知編卷九補註

弱水既西蔡傳魏太武西行至菟園水 一統志新蒙

古喀爾喀部漢書匈奴傳貳師北度郅居之水殺左

大將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郅居水疑卽魏書之

菟園水

浮于積石蔡傳李復奏韋精山下注末 漢志如渟注

之韋谷係在關中且係水利與李復所言地方形勢

皆不合一統志韋精山在靖遠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東連雪山山西臨黃河河自上垂流數十丈轉折而東

禹貢易知編

卷九

雍州補註

三

入甯夏界斯李復所言之山矣

雪山在甘肅蘭州府河州西南一百五十

里接洮州番界四時積雪石如骨露亦名露骨山

禹貢易知編卷十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櫟校字
婿曹用霖全校

導嶢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案史記作

作汧漢書同說文有汧字無嶢字逾史記作踰太岳史記作太岳底柱史記作砥柱

蔡傳此下隨山也案孔傳曰治水通山故以山名胡

謂嶢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嶢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

山古文以為嶢山案漢志作右扶風以吳山為汧山

禹貢易知編卷十導山

雍州弦蒲葢汧水出西北入渭山以水得名而曰汧山也今隴州吳山縣吳嶽也

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有汧

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嶢山也晁氏以為今之隴山

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嶢也案隴州今屬陝西

兩縣今皆省入隴州汧源廢縣在州治東南吳山汧源

縣在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嶢山在州西北四十里隴山

亦名隴坂亦曰隴坂亦曰隴首在州西北六十里甘

肅秦州清水縣東一百里山高而長北連沙漠南帶

汧渭關中四塞此為西面之險金門山在州南一百

四十里又有小隴山在州西八十里一名關山以近

隴關而名也山長八十里為秦鳳要害其頂即分水

嶺又案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漢志雍州山是吳

禹貢易知編卷十導山

二

陽山案隴州今屬陝西底柱石在大河中

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案陝州今河南之直隸

門山是也案砥柱山一名三門山在河南陝州城東

一清曰金氏云趙冬曦曰砥柱山在陝州東五十里

謂三門也所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中

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人門水行其間聲激如雷而

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丈以約二

宋金履祥則云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修廣稍可舟

過設與各家不同考國史李宏傳三門惟地門不可

八風猶或可施世綸傳神門在南水勢洶湧土人從未行舟

人門在北水勢稍緩石崖盤有緯路路旁盤有方眼

又有石鼻三門之名及門析城地志在河東郡獲澤
開之寬當以國史為定其屬縣縣西北十里澤州府陽城
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其屬縣縣西北十里澤州府陽城
漢獲澤縣城在今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在陽城山
陽城城西北三十里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
百里高萬仞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
絳州垣晁氏曰山狀如屋案王屋山在垣縣東北
西北九十里兼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界沈水所出
也山有三重狀如屋又王屋山志山形如王者車蓋
故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案太行山列
淮南子謂之五行之山隋書地理志謂之母山寰宇
記謂之皇母山或名女媧山漢志河內郡下兩見太
行山山陽注曰東太行山在西北陜王注曰太行山
在西北蔡氏但引山陽疏矣漢河內郡今河南懷慶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府府東一百二十里為所屬之修武縣縣西北六十
里漢山陽縣也漢王縣即今懷慶府治以今地形
考之河南懷慶府附郭河內縣北二十里接山西澤
州府南界羊腸險道在焉首起河內北至幽州第一
關連互十三州之界延袤千數百里有八陞第一
陞在河內縣西北三十里一名丹陞第三陞在河
南衛輝府輝縣西北五十里第四陞在直隸正定府
府武安縣東南二十里第五陞在直隸正定府井
陞縣東北五十里第六陞在直隸正定府廣昌縣
北二十里第七陞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
八軍都陞在順天府昌平州西北二十里
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案漢常山郡今直隸正
定府上曲陽縣今直隸正定府
州曲陽縣恆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又西北接山西
大同府渾源縣北岳觀側有飛石嶺上建逾者禹
源州境嶺下建北岳觀側有飛石嶺上建逾者禹
后土祠以鎮之觀前風如虎吼名虎風口建逾者禹

自荆山而過於河也案呂祖謙曰孔氏以為荆山之
脈通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案疏曰許岐荆三山
山逾之也此處山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
勢相望越河而東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
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
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
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
代北寰武嵐憲諸州案寰今山西朔平府朔州武今
太原府嵐縣憲今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
山西忻州靜樂縣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
桑乾幽冀以入於海案桑乾古曰治水亦曰濕水亦
朔平府朔州西五十里之洪濤山流至大同府應州
與渾河合故桑乾河又名渾河流至居庸關西百里
行山中二百餘里至順天府宛平縣西境水出峽湍
急奔放俗又名為小黃河經都城彰義門西三十里
蘆溝橋下至長鄉縣之東元明之際填於沖決遷徙
不一康熙三十七年于成龍重開一直道由固安縣
以達西沽至大沽合直隸各河入海賜其西一支為
名永定河今俗稱固安河潮水入海其西一支為
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
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
支乃為恆山其間各隔沁路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

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遂州之
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王
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案書疏引鄭玄曰四
為大陰列嶓冢為大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又引馬融
曰三條導岷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三條
之說實出於馬而陳棣書傳纂疏以今據導字分之
為是王肅語蔡氏亦以為王並誤
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
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案徐文靖曰考工記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
川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案防音勑說
文地理也注防脈理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五

也不行謂決溢也呂氏春秋禹周行寓內脈地理名
金石蘇氏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脈有近而不相屬
者有遠而相連者雖江河不能絕也孔氏地脈之說
正未可廢也班氏地志有南條荆山案見南郡北條
襄德自注張利華嶽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
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不始於王肅
也案朱子語類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
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
如陸羽之流尊脈地如後世風水之流
耶蔡氏本之以抹撥孔傳似乎太過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案

領漢書作西頃朱圉漢書作朱圉陪尾史
記作員尾漢書作倍尾師古曰倍讀曰陪

蔡傳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

陪尾豫州山也案熊耳一山跨雍豫二州境陪尾既
在安陸則荆州界也蔡氏皆謂為豫

州山承孔案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注再貢朱圉山在縣南
傳之誤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

中聚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漢冀縣
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漢冀縣

城南五十步今秦州大潭縣也案古大潭縣故城在
南三里蔡氏謂俗呼為白巖山案水經禹貢山水澤

冀縣即大潭誤注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
水北冀城有常應又云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為河鼓

害起則鳴石鼓鳴則石鼓鳴則石鼓鳴則石鼓鳴則
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石鼓鳴則石鼓鳴則石鼓鳴則

深則殃若王矣閻若璩曰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六

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貢朱圉
今伏羌縣西南五十里有天鼓山或云即朱圉之別

峰未知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案
是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注太華山在南有祠熊耳在

豫州山詳梁州華陽縣水惟梁州下案語熊耳在
商州上洛縣案熊耳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西南五

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班固曰在盧氏郭璞曰在上
洛蔡氏以班固為非是誤也詳見豫州伊洛瀍澗下

案詳見豫州外方地志潁川郡密高山古文以為外
方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為太室

方山也師古曰密古崇字鄭詩謂曰外方之山即嵩
也古無以嵩為中岳者堯書四岳巡狩四方之山即

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
言四嶽而太室不與不以嵩高為嶽也至爾雅乃言

嵩高爲中嶽謂之嶽嵩岳而稱中岳少室則仍其本名或曰嵩少水經注戴延之西征記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其總名也嵩岳在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中爲峻極峰左右各十二凡二十四峰少室三十六峰嵩山東接開封府密縣西接洛陽縣謂之嵩山北接鞏縣謂之鞏山南綿互一百五十里至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有陸渾山一名方山先儒或以爲外方山唐書地理志曰陸渾山一名方山桐柏地志在南陽蓋古外方云其說非是不可從
 平氏縣東南案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平氏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史記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漢平氏縣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桐柏山在今縣東一里其山東接湖北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東陽縣界峰巒奇秀上有玉女卧龍紫霄翠微蓮花諸峰胎簪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曰潛流地下三十許里

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山南有淮源廟水道提綱曰淮水出桐柏縣西南桐柏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勸學嶺嶺一名大復山大復胎胎皆桐柏之支峰也有淮井成蓉鏡曰沈氏形尋淮源記云桐柏山綿亙百里有紫霄翠微玉女卧龍蓮花諸名其道南最西一峰則曰胎簪水經所謂平氏縣胎簪山也有泉出其陰北流至平地分二道鄴注所謂西流爲禮東流爲淮者也泉之旁有池方七尺許俗謂之淮井漢志桐柏大復山蓋統胎簪以東諸峰言之後人名最西一峰曰胎簪餘峰多別爲之號而最東一支遂專大復之名矣案沈說是也傅氏集解云胎簪山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貢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是宋儒已有此說自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分胎簪桐柏爲二而荊州記復以水經之胎簪爲桐柏桐柏爲大復規規釐意在傳合禹貢而不知胎簪卽古桐柏大復之一支也淮源同源處今名分水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嶺餘詳導淮自桐柏下案語

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案鄭康成注曰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說與班志同孔傳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疏曰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漢之江夏安陸今湖北德安府附郭安陸縣也橫尾山在縣東北六十里俗名爲橫山然非淮水所經而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五十里亦有陪尾山爲泗水所出
出山銘云此山名陪尾山
城通志云此山名陪尾山
漳水所經而淮泗相通向可牽就以附會孔傳於非淮水所經而淮泗相通向可牽就以附會孔傳於
是毛晃禹貢指南曰博物志泗出陪尾卽斯阜也吳澄書纂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是山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是朱鶴齡禹貢長箋曰凡言至于者以相去之遠也太華去鳥鼠遠故曰至于則陪尾亦應遠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以上各說蔣氏尙書地理今釋胡

氏禹貢雖指徐氏禹貢會箋夏氏禹貢彙覽丁氏禹貢集釋并從之惟王氏尙書後案則以爲泗水縣之陪尾乃又一陪尾非禹貢之陪尾焦氏禹貢鄭注釋伸王氏之說曰竊謂導山四列不及岱山蓋以青兗徐之山皆岱宗之脈所盤結不必尋而導之故不言也泗水縣所出之陪尾僅見於博物志及隋書地理志泗水縣下故賈疏言之無論緯書之言不足徵信卽今泗水所出真有陪尾亦自別於安陸之陪尾緯書言泗水陪尾正明其非安陸陪尾矣陪尾在兗州則正岱山之脈所衍不得爲太華之支矣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脈言據爲典要可云戾矣然則言導山之陪尾者當以尙書後案爲是他說皆不可從也

傾不言導者蒙導嶠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蔡傳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

見梁州案詳梁州嶓冢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

臨沮縣北案荆山在湖北襄陽府南漳內方大別亦

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

陵縣東北案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章山在東

方在竟陵內方嶺章山嶺漢竟陵縣故城在今湖北安

陸門府天門縣西內方山則在今鍾祥縣西縣志北安

名章山又名馬山又名馬良山又名馬良山左傳吳與

楚戰案定公四年吳自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

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注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鄭康

成注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大別山在西南鄭康

注左傳曰二別近漢之山無緣在安豐縣大別山

南與江合則水向東杜預相符合今不知所在大別

江水篇注曰江與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

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左翼際即大

矣以地形驗之正漢入江處則魯山即翼際即大別

無疑況地說又有漢大別之阪南與江合之語可

為證乎道元心以杜預為然而未敢明言班固之非

耳至唐元和郡縣志乃直曰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

陽縣東北一百里其山前枕蜀江北一名大別山在

吳將魯肅祠顧祖禹胡渭並從之是也後儒偏護漢

學者以康成謂大別在安豐遂斥元和志為唐人妄

說然則水經注所引大別之阪屬者僅漸及之非水

至山下以為大別不妨遠在安豐之證然古之言觸

者如易曰羝羊觸藩荀子曰觸之者角摧揚子太玄

經曰星辰不相觸漢書曰去禮義觸刑法凡所言觸

皆係直至安得詰為漸及乎洪亮吉卷施閣集有釋

大別一篇申班固以難杜李論之尤力茲皆不取今

大別山在湖北漢陽府附郭漢陽縣城東北百步漢

江兩岸江水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會於大別之東

南其小別山在漢陽南十里山形如甌故又名為甌

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

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岷史記

蔡傳岷山在梁州案胡渭曰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

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岷山在四川松潘衛史記

封禪書云自華山以西名岷山七有岷山蜀之汶山

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扶峽山其岷曰羊膊嶺江水

所出水經注岷山在蜀郡岷山道即岷山也又云汶

阜山在汶州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

成都之茂州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

汶山郡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

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

外岷山在廣陽縣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

青城山在廣陽縣汶水所導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

茂州列其俗謂之鐵豹嶺王地廣記云岷山在汶

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地廣記云岷山在汶

謂一名羊膊嶺也一在成府之灌縣縣本漢縣也此

江原三縣地也一在成府之灌縣縣本漢縣也此

記云岷山連峰接岷岷山在岷縣北三十里蓋岷山

峰也岷山連峰接岷岷山在岷縣北三十里蓋岷山

陝西岷州志云岷山在岷縣北三十里蓋岷山

溢樂縣今衛治即其故城也本漢縣也岷山在岷

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岷

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山衛者也然則岷
 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漢志云山在徼外則
 固不可以前氏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
 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綿地千餘里與
 太行伯仲或專指在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
 必直前氏道西徼外者也徐文靖曰案四川志岷山
 在茂州之列鵝村一名鴻濤爲隴山之南首譙封
 在銘山與鶴鵲一名鴻濤爲隴山之南首譙封
 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
 源錄謂依水許梁州秦驪城坪下寨諸山同長川
 理下流入金沙江昔有義驢大見止人聖興江能
 州之烏江也下江俗謂之江見馬湖江江東出
 一支爲衡山餘詳梁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
 州岷嶓既藝下案語
 南縣案詳見荆及衡陽
 惟荆州下案語
 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
 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案敷
 淺原

禹貢易知編

見揚州下金仁山曰一段注中案語朱子以傳陽山小而庠敷淺原當是廬山然爾雅云高平曰原禹貢太原東原原隰皆高平之地廬山乃大山似未可以爲原朱鶴齡謂傳陽本高平之地後人名之爲山耳胡渭曰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平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之境隸豫章軌範諸葛疑星子地本歷陵而敷淺原卽孫放所謂平敞之原乃廬山東南之麓瀕於彭蠡澤者然則無庸以小而庠爲嫌也又成蓉鏡曰明輿地圖饒州府治鄱陽縣之西有敷淺二字以地望測之今北珠湖土湖西湖之西鄱陽湖之東有平原長數十里卽其地如胡氏之說平敞之原尙是廬山之麓如成氏之說則東越鄱陽湖去廬山遠矣而近代除講漢學者皆宗朱子廬山之

晃氏以爲在鄱陽有博陽山者非是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

諸

禹貢易知編卷十

士

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
 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庠亦未見其爲在所表
 見者案語本朱子九江彭蠡辨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
 大宜所當紀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
 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嶠
 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
 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
 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案宋袁筠州今江西瑞州府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
 賁易知編卷十導山
 三
 閒湘水閒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且
 其山川岡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
 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尙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
 者蒙導嶠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案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曰自昔堪輿家皆云天
 下山川起崑崙分三龍入中國然不言三龍盛衰之
 故蓋龍神之行以水爲斷深山大谷豈足迹能徧惟
 問水則知山崑崙據地之中四旁山麓各入大荒外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三

入中國者一東南支也又於塞外分三支左支環陰山賀蘭入山西起太行數千里山盤巫閭渡遼海而止爲北龍中支循西蕃入趨岷山沿岷江左右出江右者敘州而止江左者北去趨關中脈系大散關左渭右漢中出爲終南太華下太岳起嵩山右轉荆山抱淮水左落平原千里起泰山入海爲中龍右支出吐蕃之西下麗江趨雲南繞霑益貴竹關嶺案關嶺指或謂是湖南辰州府附郭沅陵縣西辰龍關侯考而東去沅陵分其一由武岡出湘江西至武陵止又分其一由桂林海陽山海陽山在廣西桂林府過九疑衡山出湘江東趨匡廬與安縣南九十里止又分其一過庾嶺渡草坪去黃山天目三吳止過庾嶺者又分仙霞關至閩止案仙霞嶺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一百里分衢爲大拌山案此句有脫誤以原書乃聚珍下板別無善本可校對姑照錄之括蒼案括蒼山在浙江台州府城西北一百里四明案四明山在浙江鄞縣東南一百里渡海而止總爲南龍也宋儒乃謂南龍與中龍同出岷山沿江而分蓋宋畫太渡河爲守而棄滇雲當時士大夫游轍未至故不知而臆度之也今金沙江源出吐蕃犂牛河入滇

禹貢易知編 卷十 導山

四

下川江則已先於塞外隔斷岷山矣故南龍不起岷山也古今王氣中龍最先發最盛而長北龍次之南龍向未發自宋南渡始其發而久者宜少開歇其新發者當全涌何疑何以見其然也洪荒方闢伏羲都陳少昊都曲阜顓頊都牧野周自后稷以來起岐山豐鎬生周公孔子秦又都關中漢又都之唐又都之宋又都汴故曰中龍先而久黃帝始起涿鹿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其後盡發於塞外獬豸頓突厥夷狄之王最後遼金至元亦入主中國故曰北龍次之吳越當泰伯之時猶然被髮文身楚入春秋尙爲夷服孫吳司馬晉六朝稍王建康僅偏安一隅亦無百年之主至宋高宗南渡立國百餘年我太祖案謂明太祖方纔混一故曰南龍王方始也或謂雲貴東西廣皆南龍而獨盛於東南何也曰雲貴兩廣皆行龍之地前不云乎南龍五支一止於武陵荆南一止於匡廬一止於天目三吳一止於越一止於閩咸遇江河湖海而止不前則必於其處踴躍潰出而不肯遽收宜今日東南之獨盛也然他日東南盛而久其

勢未有不轉而雲貴百粵如樹花先開必於木末其
隨盛而花不盡者又轉而老幹內時溢而成莠薇桂
等花皆然山川氣甯與花木異故中龍先陳先山阜
而後轉而關中北龍先涿鹿先晉陽而後亦轉塞外
今南龍先吳楚閩越安得他日不轉而百粵鬼方也
或曰齊魯亦中龍之委也乃周孔而後聖人王者不
生意先輩秀穎所鍾多矣曰固然然亦黃河流斷其
地脈故也河行周秦漢時俱河閒入海河閒者禹九
河之間也故齊魯爲中龍自隋煬帝幸江都引河入
禹貢易知編卷十導山

五

汴河竟委淮將齊魯地脈流隔尙得泰山塞護海東
王氣不絕故猶有列侯將相而英賢不作聖王不興
意以是乎此篇本明人王士性五岳游草地脈篇順
氏收入郡國利病書孔傳以禹之導山爲
理地脈因錄此篇
於後以廣見聞

又案新唐書天文志一行以爲案一行僧也
造大衍曆者天下山

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
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
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
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

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據武當荆山至
于衡陽乃東循嶺微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
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案北戒
南方朱鳥七宿井宿度
內之北河南河兩星也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
微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
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
紀之首循梁州南微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
之南河蔡氏於導山分南北
二條錄此兩戒備參

禹貢易知編卷十導山

六

禹貢易知編卷十補註

導岍及岐蔡傳秦嶺山 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西南

六十里甘肅秦州東南三百里

恆山蔡傳下 名山記曰恆山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

十里周迴三千里有五名一曰蘭臺府二曰列女宮

三曰華陽臺四曰紫微宮五曰太乙宮沈括夢溪筆

談曰北岳恆山一名大茂山宋以大茂山脊與遼分

界

禹貢易知編卷十導山補註

七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壽闕校字

增曹用霖全校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案黎漢書作藜

蔡傳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

張掖縣西北

案今甘肅甘肅府附郭縣

亦名羌谷流沙杜佑曰在

沙州西八十里

案沙州今甘肅安西州

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

沙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

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一

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案山水皆源於西北故禹敘山

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

水也

案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注桑欽以爲導弱水自

此西至酒泉合黎史記索隱曰水經曰弱水出張掖

刪丹縣西北至酒泉會水縣入合黎山腹今水經無

弱水篇蓋古有而今佚唐時尚存也

漢刪丹今甘肅甘肅府山丹縣

漢酒泉郡今甘肅肅州直隸州漢會水縣在今肅州

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之西北合黎山名嶺觀

以爲地名非是鄭康成酈道元皆以爲山名嶺觀

嶺觀酈道元此山在甘肅府附郭張掖縣西北四十里

再西北至肅州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故鎮夷所
東北此處有石峽口或謂石峽口在張掖縣城西北
者非是又三十里與黑山接界皆合黎山也綿互三
百餘里石峽口一名羌谷口以張掖河古名羌谷水
會山丹水至此口而出合黎山故名此口爲羌谷口
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得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
延入海過郡二千一百里漢得縣在今甘肅
府張掖縣西北漢居延縣即今額濟納旗合黎山一
名要合黎一作合離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
業戰於合離即合黎也史記正義曰合黎水即羌谷
張掖河以其與弱水同至出臨松縣東唐之臨松縣
合黎遂稱之曰合黎水也在今甘肅蘭
州府河而北流至張掖故城下即今張掖縣城又北流二十
里合弱水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逕沙磧之西入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二

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注
有弱水漢臨羌縣故城在今甘肅西甯府附郭西甯縣西二百八十里說文弱水作
溺水云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
流沙桑欽所說又云岷山一名女岷山溺水所出山
胡渭以爲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括地志蘭門山一
即雞山名窮石山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甘肅志云刪丹河
在山丹城西源出祁連山即弱水也成蓉鏡曰祁連
者青海北境諸山之總名窮石者弱源之專號女岷
蘭門則其異稱也案 大清一統志厄濟納部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三

納一作額濟納今內蒙古舊土爾扈特一旗游牧地
在甘肅府及肅州邊外漢爲居延縣地元爲亦集乃
路乾隆中改譯爲額濟納弱水出山丹縣西南自與
蒙古語額濟納謂幽隱也張掖河又北五百餘里入居延
海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注居延澤在東北古文
以爲流沙鄭康成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
延澤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曰流沙地在張掖
居延縣東北鄭注曰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北尙書
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
者沙與水流行也統觀各說則知弱水出於山丹西
北流過合黎又西北流至高臺之西北爲弱水之正
流合於雍州弱水既西之文折而東北流至額濟納
入居延海合於餘波入於流沙之文水經謂入合黎
而不見餘波乃北注居延也北方西方各水或
遇沙而伏或遇山而伏常有之無足怪者 偽孔
傳則云孔安國係漢武帝時博士而所作書傳多用
東漢以來地名故古人謂是魏晉間人託安
國名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蓋以居延海在張掖之
東北若入之則與弱水既西之文不符故不以禹貢
之流沙屬居延而指今安西州敦煌縣西鳴沙山白
龍堆等處爲流沙顏師古承傳之謬曰流沙在敦煌

西杜佑從之蔡氏據以釋經并誤胡渭以歸居延者則蓋入敦煌西各沙王鳴盛非之以嘉峪關外關水正流餘波則蓋入敦煌西各沙王鳴盛非之以嘉峪關外關水正流餘波
實非流沙而古文以為流沙者禹施功至合黎而止
此外非所論以爲證成氏專宗孟堅而於孟堅之實黃度
鄭曉之論以爲證成氏專宗孟堅而於孟堅之實黃度
者則不同護其識見原在諸講漢學家之上惟居延
澤之即流沙則孟堅康成桑欽鄭道元所同而乃據
未明人之論以翻案不亦太過乎翻空立論乃宋人
屬又畏三苗未敢深入故不知其詳與傳寅言合黎
其何如正相類

又案古弱水今名山丹水胡渭曰西陲今略云山丹水春夏之間寧裳可涉及

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案此地無舟
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傳會其間并屬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四

虛妄然胡氏此說亦屬臆度不若西域水道記曰說
文作弱水正字也禹貢作弱水假借字也本無庸作

疑盡釋矣源出山丹縣窮石山北流偏西約二百

九十里至甘州府城北附郭爲又西北有張掖河在

府城西十里自西南來會即古羌谷水也張掖縣南

邊山東北流經祁連山融離縣又北合數小水

東北流經張掖縣西境又北與山丹水合俗名黑河

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圃

昔有城氏女簡狄浴於玄邱之水即黑水趙一清水

經注釋曰此黑水并不經三危入南海則但指爲非

導水之黑水尚未定爲非雍州之黑水也至西域水

道記曰黑河張掖河後儒不知本爲一河分張掖河

當弱水分黑河當黑水誤矣則并明其非雍州黑水

矣又西北百餘里循長城下而北至高臺堡西北高

堡即高循長城西北行又北至鎮夷堡西北出邊
臺縣也折北三百里合肅州卯來河漢書地理志酒
夷所也折北三百里合肅州卯來河漢書地理志酒
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祿福縣今之肅州
治會水縣今高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之鎮夷城呼
蠶水即今卯來河或稱討來河或稱賴河或稱洮
賴河皆音之轉也括地志謂之鮮水一名覆表水一
名副及哈士巴爾呼必拉二水土人名曰厄金餒必
拉厄金餒即額濟納之轉音又北有昆都倫水自北
來注之又北爲二巨澤西北曰索廓克鄂模周九十
里其東北曰索博鄂模周六十餘里即古居延海古
語謂湖爲鄂模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五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蔡傳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案今四川敘

山案漢志班固自注原文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

入海也樊道縣今四川敘州府附郭宜賓縣西南有

漢樊道縣故城址蔡氏不明地理又刪削原字繆甚

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

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於南海其曰麗

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時其上案梁雍二州

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

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
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
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
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氏以麗水爲
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卻與
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
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葉漢志益
縣有滇池澤在西北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滇池今
雲南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雲南大理府泰和縣相
去五六百里謂滇
池即葉榆大誤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止 六
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
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
成案水經注卷三十七葉榆水下道元并無此說程
氏妄言也趙一清曰葉榆范史滇王哀牢傳作葉
榆章懷注云或作蝶則此水非因榆葉所積致黑
足以折九峰之妄葉榆澤即洱海亦即西洱河受
點蒼山諸泉及十八川之水成巨澤闊三四十里其
里長百三十里下流入漾備江同趨瀾滄江案宕昌古冉
駝國今四川
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
茂州直隸州距雲南大理府約三
千里乃云不遠尤爲任意妄說 宕昌即三苗種裔
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
也

案鄭康成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雍州
界自華山而東至於西河也於導水黑水曰地理志
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
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句南當岷山又在積
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中國無也康
成於黑水三危皆作約略語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
安在蓋失考久矣故漢志於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下
班氏皆不言黑水杜佑通典曰年代久遠遂至湮沒
無以詳焉置諸闕疑之列今以方位度之梁州黑水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止 七
在黃河南雍州黑水在黃河北導水之黑水在極西
南三黑水各異不得強合爲一自孔傳於導水曰黑
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始以梁雍及導
水之黑水爲一孔疏既引鄭說又曰鄺道元水經注
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今本水經注無此語當是古本有之而今佚也山
海經南山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
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海鄺蓋鄭氏所本而蔡氏據
之遂謂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並誤
然張掖敦煌并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而入南海
者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蓋穎達

亦知梁雍二州中隔黃河故曲爲之說耳此後諸儒多爲孔傳所誤雜引史傳互相辨駁而訖無一是今

考梁州之黑水卽金沙江金沙江卽古麗水亦曰繩

水亦曰犁牛河一作犂犂一名木魯烏蘇亦曰母葛烏素音之轉也大

江最西南上源也出西藏衛地之巴薩通拉木山卽

前藏達賴喇嘛所駐布達拉界內也界內有地名阿

里其東北有岡底斯山岡底斯者唐古特語眾山之

祖也俗又稱爲大雪山周有一百四十餘里山頂百泉

聚流至山麓仍入地中山下有二池卽古之大崑崙

山佛書所謂阿耨達山阿耨達池四大水皆發源於

此者也發脈爲巴薩通拉木山山麓有錫林河源於

雅魯藏布江卽大金沙江源也先東流復西流繞而後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

藏而西至雲南邊外又名橫江歷緬甸國而西北至

東印度孟加拉有安額河自西來會同入於印度海

卽佛書所謂恆河也源流始終皆不入中國蔣廷錫

日番人名山川皆以形而西而南夷地多黑色故金

沙打沖瀾滄皆得稱黑水而眞黑水之源在瀾滄之

西三百餘里番名哈喇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夷獯獯

界由緬甸入南海卽佛書所云黑水出阿耨達山

達山者據蔣氏此說蓋卽雅魯藏布江矣金沙江

兩源一出山之東麓一出山之西北麓兩源相去五

百餘里又一源出山之東南三百里之拜都嶺三源

合流蔣廷錫曰金沙江發源西藏諸莫澤五巴什山

流已五六百里矣蔣氏此說乃金沙江之旁源也合小水無數東南至塔城

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乃稱麗水本名犂水後東南至

楚雄府大姚縣左卻村之北及四川寧遠府會理州

之西鴉龍江自北來會鴉龍江今名打沖河卽古若

水一名瀘水者也瀘盧也盧黑也水色黑故名瀘水

縣爲瀘水經水縣東南至故關曰若水北至健爲朱提

氣三四月經水縣必死五月以考鴉龍江源出西番

葛亮表言五月渡瀘也今考鴉龍江源出西番

城西北九百里之巴顏喀喇山源出西番

嶺峽北入瀘水縣之巴顏喀喇山源出西番

四川界逕正明土司及上瞻對下瞻對合促浸價拉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

二水水經曰金沙江源出西番金沙江既會鴉

龍江東北至雲南武定州東北及東川府西境有普

渡河合雲南府昆明縣滇池諸水來會又東至四川

敘州府附郭宜賓縣城東北岷江自西北來會漢書

志健爲南廣之符黑水現編縣傳固不可卽以爲導

理但其源流不足三百里恐或以爲梁州黑水是打

沖河而非金沙江不知二水源異委同卽是一水無

庸辨也水道提綱曰金沙江自犂石發源至雲南麗

江府已四千二百餘里至四川敘州府合岷江又二千五百餘里乾隆十四年雲南撫臣圖爾炳阿纂金沙江志二十卷進呈疏曰金沙一江與黃河同發源星宿海案金沙江在番地有水名係林喀喇達巴罕來注之達巴罕番語山嶺也此山之東南即薩喀勒拉克山北隔星宿海者也黃河源與金沙江源相隔僅三百六十餘里流經萬里始入滇境又五千里與岷江合黃林材西徼水道曰金沙江自麗江至敘州約二千五六百里自發源至此六千里而遙所記里數不同未詳孰是此梁州之黑水也麗水即金沙江樊綽以爲黑水是也然實入岷江非入南海其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 上

入海者自是瀾滄江潞江樊氏繫之麗水則誤唐書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樊綽爲嶺南節度使蔡襲從事四庫全書提要曰宋史藝文志作綽著書南書十卷永樂大典又引作雲南史記今案新唐書志作蠻書爲可信惟志稱綽爲嶺南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南安經綽略與節度使蔡襲從事書亦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日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丁晏集釋引云星衍曰水經沔水東過南鄭南鄭南鄭縣注云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庚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南鄭黑水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嶺岷山以注華陽黑水蓋本古說案或謂漢水乃夏時荒服雍州黑水之地禹迹不至也是亦一說有之備考雍州黑水水經注謂出張掖雞山張掖漢縣得縣地今甘肅甘州

府附郭縣不聞有雞山也以今考之雍之黑水有二說一爲大通河即古之浩亶水源出青海西北境阿木你厄枯山東流或偏南或偏北九百餘里合湟水青海以東至湟水湟水即洛都水番人稱爲波洛克中間之地曰湟中湟水即洛都水番人稱爲波洛克克河源出甘肅西甯府西北邊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元人所謂祁連山明志所謂熱水山也合大通河流至蘭州府河州境入黃河一說爲布隆几勒河又名布隆吉河又名蘇賴河即漢時南藉端水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冥安班氏自注南藉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冥安故縣在今安西州之東源出甘肅安西州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 上

王門縣平地西流四百八十里有西拉噶金河亦曰即漢時氏置水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班氏自注有陽關王門關皆都尉治氏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龍勒故縣在今安西州敦煌縣西今來注敦煌之西有氏置水溉民田屯田之渠在縣東之又西流三百餘里潞爲巨澤名哈勒池周六十餘里池之西南又哈勒即哈拉華言黑也故李紱齊召南何秋濤皆指爲雍州黑水則當以布隆几勒河之說爲是此雍州之黑水也或以張掖河俗名黑河當雍州黑水者非是詳前導

弱水案導水之黑水亦有二說一爲瀾滄江古名蘭語注中導水之黑水亦有二說一爲瀾滄江古名蘭蒼水番名拉楚河一作拉有兩源一出西藏喀木察

多之匝里岡城西北一千餘里之格爾吉札噶那山
一作格爾機雅噶 爾山即古鹿石山名匝楚河一作雅 一出匝坐岡城

西北八百餘里巴喇克丹蘇克山一作齊魯 名鄂

穆楚河一作放母綽河 兩河俱流至察木多廟前合

爲一東南流至雲南塔城關西入麗江府界曰瀾滄

江分一支出爲樣備江一作上江 一作白石江一瀾

滄之沱江也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謂 自雲南順寧府

雲州行一千餘里仍合於瀾滄瀾滄江又東南流至

雲南普洱府普珥縣附郭之縣從前本 曰九龍江又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南流約二百里入阿瓦界阿瓦種人之名 又東南經

老撾界在明爲土司地在車里土 曰黑江又東南入

越南國曰富良江一名紅江一作紅河 入於海謂瀾滄山

緬甸入海今考光緒九年雲南新繪越南國圖及法

國所繪越南國圖英國所繪平圖地球圖皆係入越

南合富良江入海地理今釋之誤無疑成蓉鏡曰漢

書地理志詳何郡西隨縣廢水西受微外東至茫冷

入尚龍音 今案尚龍溪即富良江其上游爲瀾滄江

也安南國圖謂之墨南君河廢水即禮社江也西隨

故縣在今雲南元江州東茫冷故縣當在今越南國

興化府西禮社江即漢書地理志益州郡葉榆縣東

葉榆澤今名曰洱海下流曰西洱河入漾備江以達

瀾滄江一爲潞江蒙古名哈喇烏蘇哈喇華言黑也

番名鄂宜爾楚源出衛地即前 喀薩之北二百八十

里滴爲數澤約共二百六七十里合爲哈喇池一作

淖爾淖爾即古雍望之嘉湖也從南流曰哈喇烏蘇

華言海也一作 行一千九百餘里入怒夷界曰怒江又南流三百餘

里入雲南界曰潞江經麗江府東四十里之大塘隘

過永昌府治保山縣西又西南經潞江安撫司境潞

安撫司土司也在永昌府入緬甸國入於海瀾滄潞

江皆可指爲導水之黑水恭讀 聖祖仁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諭旨哈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南所云潞江也學者始知以潞江爲是此導水之黑

水也

又案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

里郭璞注今在燉煌郡尙書云嶷三苗于三危是也

水經三危山在敦煌縣南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東

南有三危山戴震水地記謂是山不協禹貢之文其

名蓋後起也鄭康成引地記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

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積石之西南疏曰地記

昭公元年注三危在瓜州即今之敦煌則在河之北

矣故戴太平御覽引西河舊事曰三危山有三峰故

曰三危俗亦謂爲昇兩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作卑羽字之譌也昇兩山括地志謂在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西域水道記曰今三危山大不至百里與甘州之黑水絕不相涉說與戴震同樊綽以麗水爲黑水云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羅些城在今雲南麗江府北境又雲南大理府雲龍州州東二里卽瀾滄江西五里有三峰山一名三崇山一名三危山山麓有黑水祠元人多謂是禹貢之三危以上各說似皆未足據張守節史記正義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古

引括地志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唐伊吾縣屬隴右道之伊州今哈密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敦煌縣東南四十里則仍水經所載及戴震所謂名後起之三危也恭讀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九年諭旨曰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今朕試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鑪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爲危極地拉里城東南爲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哈喇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者也喀木卽察木多哈喇烏蘇卽西藏賦自注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察木多爲康前藏布達拉爲衛後藏札什倫布爲藏合爲三危總名日三危之說於是乎定畢沅山海經校正謂古有藏案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泝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案孟津史記漢書並作淵作岷音不或作氾王鳴盛曰爲孔傳作氾說文卷八上人部氾有九卷下山大伾之義絕遠釋文曰本作氾或作氾說文九卷下山大伾之義絕遠釋文曰本作氾或云當作氾卷十四下山大伾亦無之然則四者皆非也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五

爾雅釋山邱再成英一成坻字作坻說文卷十三土部則云坻邱再成文不同而義則合然則此字當从坻爲正史記作邱說文卷六下邑部坻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與此大坻無涉史記假用之字洊水史記作洊漢書作洊鄭注洊或作洊字非也降讀如邱降於齊師之降今坊刻書經皆作洊水茲遵漢書溝洫志作迎河砥柱史記作砥柱蔡傳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砥柱見導山孟津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今亦名富平津案河陽縣故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富平津杜預謂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古亦謂之淘渚河之西岸卽河南府孟津縣境此津東北距今孟縣城三十里西距今孟津縣城二十里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

此盟故孟津 洛汭洛水交流之內 案程大昌曰河之
亦曰盟津 洛汭洛水交流之內 案程大昌曰河之
為汭汭之為言 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 案今府縣
洛水之內也 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 案今府縣
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
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 案爾雅曰一成伾說文
相張揖以為在成皋 案漢書溝洫志至大伾師古
同張揖以為在成皋 案漢書溝洫志至大伾師古
估通典引此誤作張揖 案漢書溝洫志至大伾師古
又案成皋縣北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
汭水縣西北 案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
一名虎牢關一名嵒關一名車從關虎牢城之西門
名王關漢書作王門 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東漢修
自今為險要處也 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東漢修
在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河南
懷慶府武陟縣東修武武德在黃河北岸成皋在黃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六

又有紫金山在縣北六里鳳凰山在縣東與紫金山
西對峙又縣西南有浮邱山高三十丈縣治正跨其
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 案今府縣
里有善化山即古在山人俗名上陽山 案今府縣
有善化山即古在山人俗名上陽山 案今府縣
也後儒專考鄭學皆力斥臣瓚則門戶之見耳惟
焦循禹貢鄭注釋曰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之固地則大伾不當在成皋矣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今衛輝府東北為滑縣古黎陽縣也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之滑縣古黎陽縣也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南北要衝曹操渡白馬河破袁紹即此處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十里有黑山東漢末張燕等據之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有瓦岡隋末翟讓等於此為盜俗稱黑山賊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後河不經此兩縣之間已成平陸而為瓦岡寨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八年林清之亂首發於滑縣黃興少和平之氣也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卦教蓋川流雖改山脈不殊 案史記至大伾則門戶之見耳惟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七

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皋之
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隘如龍門砥柱之須
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太近 案古成皋之大伾山在今
大澗九曲一名九曲山古時洛水入河在今河南河
南府鞏縣東北謂之洛口去汭水縣城僅三十里九
里耳故言太近今日洛水入東距洛水大陸又為絕遠
河在汭水縣西北則更近 案古成皋之大伾山在今
當以黎陽者為是洛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
縣枯洛渠也 案宋冀州即今直隸冀州直隸州信都
北三十五里有漳水漳水入州治之北有漳水州信都
下案語洛水出今山西路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
盤秀嶺亦名為高河至路安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
交漳村合於濁漳謂之潞川此後漳水遂亦蒙洛水

之各水經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入潞澤西至北絳出焉
今無水經注漳水自南宮縣故城入潞澤西至北絳出焉
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城散入渚澤西至北絳出焉
爲冀州屬縣欽無水故曰絳渠漢書地理志上
都國信都注桑欽言絳水出西南入海書地理志上
海禹貢終水亦入海經曰絳水出西南入海書地理志上
大陸澤在北欽無水故曰絳渠漢書地理志上
注尚書引地志云大河南流經絳水入海鄭玄
是爲地腹如志之云大河南流經絳水入海鄭玄
不容此數也蓋絳水故曰絳渠漢書地理志上
見內共水則以爲絳水故曰絳渠漢書地理志上
河內共水則以爲絳水故曰絳渠漢書地理志上
山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絳水也
當讀如耳又今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
故改云共耳又今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者惡言降
河其故道歟康成以鉅鹿信都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
水爲降水而疑洪爲降水孔穎達書疏曰地理志降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 六

水在信都縣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或降
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之水乃至
大陸若其不爾則降之水不可知也據魏志襄國縣
疑降水鄭注孔疏皆作乾旋牽就之詞者以大陸至
西南降水在東北就地形而論經當云北過大陸至
于降水先後倒置於文不順也然大陸地甚廣大兼
及直隸順德府境及深趙二州境其北屈所到則在
冀州北不必僅指平鄉鉅鹿二縣爲大陸則於經文
自無不合互詳冀州程氏曰周時河徙於磔磔至漢又
改向頓邱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案周定王五
宣公之七年河始東徙漢書溝洫志載河徙而不當魯
徙至何所程大昌乃謂在磔磔詳見冀州至衡漳
下案語胡渭曰程大昌謂在磔磔詳見冀州至衡漳
定王五年河徙故磔磔無磔字又圖說黃蕩渠口辨
引如指注亦作磔磔口不作磔磔則磔磔二字顯係
蔡氏杜撰而累及程氏耳河改向頓邱東南流武帝

元光三年事頓邱縣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也
記河渠書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
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水漢書溝洫志亦
曰其一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此語惟作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耳考一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乘入海經曰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河之經流自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播縣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肅縣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二渠爲魏
邱乃徙而周定王時河徙東徙則已非禹舊河之空互詳究
澤下案語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
海疑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案漢志原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 九

河在東北入海無直達字又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
爲屯氏河東北入海無直達字又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
康成以洪水入河處爲北過降之水固非以屯氏河爲
禹迹亦非館陶今山東昌黎縣禹河既北至
鄴豈有復繞道至館陶之理屯氏決非禹迹無疑漢
章武縣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入十里其天津
亦章武縣地古澤濱白唐貝州案貝州今直隸城北
入南宮案南宮今直隸貫穿信都冀州大抵北向而入
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降之水之文當以信都者
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
而得名九河既淪於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
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

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

出積石案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

流注鹽澤案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

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去長安可

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出于其山多

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

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

里日月所相隱蔽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

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

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遷又唐長慶中劉元鼎使

不信崑崙為後儒辯論之始又唐長慶中劉元鼎使

吐蕃案事見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

史河源附錄皆引此自隴西成紀縣案漢隴西郡唐

秦州直隸州成紀縣今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

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

崙也案唐書吐蕃傳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而

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勝曰悶

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五百里引之不云三山又改

摩為磨誤也考地理諸家多以為悶磨黎山西域無

此山一名當出劉元鼎臆說地理今釋云今西蕃界有

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

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

去

然乾隆以來西域歸入版圖故近今考驗較確則崑崙乃西底斯山非此三山也巴顏喀拉山自是噶

達素齊老之山更在星宿海西南三百里使即是悶

摩黎山何以元世尚不知之而待乾隆中方尋得乎

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

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

國西南案此言見二說恐劉氏為是案實漢書西域

案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案孔穎達書疏

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此蔡氏所

本實不止此孔疏誤也朱易彥祥自廓州積石軍數

起至龍門計四千七百二十里胡渭曰禹貢之積石

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至龍門當

有五千五百餘里以今考之大積石在小積石西一

千一百一十里與胡氏里數小有不同然此就黃河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水道彎曲之里數而言也若以陸地直經但一書積

逕計則兩積石東西相距五百餘里

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案積石西傾皆雍州山

乃冀州境豈得謂之荒遠或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

無施勞者遂不詳言之耳

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

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

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泮水又詳記其

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

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

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鬻流移水陸變遷而泮

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
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有可考也其詳悉具見上
文○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案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北有安
國嶺東西四十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
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
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削立大河盤束於山
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
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
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圭

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案水經注河水篇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述遺功尙存河水篇又曰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激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言禹所鑿如是而已

禹鑿龍門 鄭玄南陽地鑿 孔傳曰施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孔疏曰龍門砥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二孔以積石至海皆禹所新開禹豈若是勞民哉其謬已甚李復云云則上流亦禹所新開

無論必無此理且經文明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禹
所不自詳言者而後人反代言之其謬尤甚因舊修
闢斯爲紀實也馬融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
淮南條行江漢是導水亦分三條也存之以備一義
孔傳謂導山是推山之脈絡治山通水宋儒非之
謂禹記其施功之次第推其例以言導水則亦當是
施功之次第矣然治水施功必先自下流始而導河
積石嶓冢導漾岷山導江以及沅淮洛渭皆自上流
始豈於山言導則是施功而非尋山脈於水言導則
是推水脈而非施功同一導字兩處作兩解有此理
乎或調停其說曰導乃循行之謂卽隨山刊木之隨
言九州治畢禹又通循行各山水也然九州土田貢
賦皆已大定何取乎再有循行卽或恐有疏漏再加
審度則所補者仍增於本州之內足矣更何必將所
厯程途開清單以上告乎竊以爲推尋山脈正所謂
隨山也知山脈所至則知水之所趨奠山卽所以奠
川也旣於各州分治之復於此總論之俾後之治水
者有條不紊是固當書之策而上告於君者矣孔氏

禹貢易知編

地脈及治山通水之說正精於解經者何必創新義而廢古訓乎

案崑崙河源蔡氏以劉元鼎所言爲然然悶摩黎山無可考證卽果是巴顏哈喇亦但是崑崙支派決非崑崙元史河源附錄謂亦耳麻不莫喇譯言騰乞里塔爲崑崙而不知乃大積石山今名大雪山非崑崙也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爲河源而不知乃伏而重出第二次之源非初源也惟漢書西域傳所載以今證古爲得其實蓋孟堅嘗迎北單于於私渠海而班定遠又道長西域以身所親歷參之家學宜其見

黃河三源合一西城傳曰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蔥嶺河合者謂此也三源合而東流經阿克蘇城

南同語謂白曰阿克水曰蘇阿克蘇有阿克蘇河自

北來會合而東流稱塔里木河直至羅布淖爾皆名

耕之地曰塔里木言此又東有克勒底雅河克勒底

也山上有城名克勒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

庫車古作苦又又作庫徹同語謂咽喉要路曰有庫

庫車猶云狹巷也庫車為同疆東四大城之一

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同語謂黑

曰沙爾言其城色黑為有博斯騰淖爾即水經注所

同疆東四大城之一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自東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淖

爾自三源合流至此行一千四百餘里羅布淖爾者

即西域傳所謂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水經注謂之

蒲昌海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

西域傳曰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今考

甘肅安西州敦煌縣西南三百餘里有色爾騰海縣

西南一百三十里為古陽關地縣西一百五十里為

古玉門關地貼在吐魯番城之西南距色爾騰海一

里則其去玉門關不得云三百餘里矣水經注云

東望勃澤其源渾淖爾東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後

人傳寫誤脫千字耳羅布淖爾東西二百餘里北

三百里尚書正義引此傳廣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經注同則知漢書本作三四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

百里後人傳寫漏卻四字耳

東南行一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

巴顏哈喇山麓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

壁皆黃金色蒙古語謂石曰齊老北極星曰噶達素

黃金曰阿勒坦此石望之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

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歎為

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郭勒郭勒者蒙古

語謂河也此河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

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河源但至星宿海其再西三百里之噶達素齊老則

乾隆四十七年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爾

達奉旨祭告河源派流窮探所得者康熙

四十四年聖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亦

但至星宿海即回程覆奏尚不知此也詳

純皇帝御製河源詩并案語地理今釋謂問摩黎山

即巴顏哈喇將廷錫卒於雍正十年不及知又東南

阿爾達窮河源事殆其臆說而無心幸中耳

流百三十里瀦為札淩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

南五十里瀦為鄂淩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

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

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瑪勒占

木遜山南麓番語譯音字無一定詳即大積石山也

在今甘肅西甯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里禹貢導河
始於此自鳴達素齊老東北至河州界之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若以陸地逕直計之則一千四百五十五里

又案河患自古有之禹平水土後六百餘年商王河

亶甲由囂遷相囂史記作噲即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蔡澤縣西北相今河南彰德府

祖乙由相遷耿由耿遷邢耿今山西蒲州府河津縣有故耿城邢今直隸順德府

邢附郭盤庚由邢遷殷殷即湯所都之西亳盤庚改號曰殷今河南南府偃師

縣西十四里有亳城皆以河決河圯之故宜乎後代河患史不

絕書也茲於暫決小徙者不及備載舉其大變者列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於左禹斷二渠自黎陽宿胥口始黎陽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宿胥口在

濬縣之一渠東流為漯由漯貫濟入海一渠北流即

大河經流北至碣石入海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深

僅分支以殺水勢經流其正宗也周定王五年河東

徙自宿胥口行於漯東北至長壽津今衛輝府濬縣西南為滑縣滑

縣東有劉宋時所置涼城縣復與漯分而別向東北

入海水經注謂之大河故瀆又謂之王莽河此一大變也

周定王時所徙之大河既與漯別東北行至館陶今

館陶縣東昌府分出為屯氏河又屯氏分出為張甲河屯

氏又分為南北二瀆既而又決於清河郡靈縣靈縣在今

山東東昌府高唐州之西南為鳴犢河而屯氏河遂絕各河皆以

北瀆為綱後北瀆空各河皆涸東北流至阜城縣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

與漳水合復入禹河故道又東北再出禹河故道挾

漳水至章武入海章武在今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及滄州境正流行北瀆

而餘波入於漯此西漢之河道也王莽始建國三年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魏郡今河南彰德府及山東臨清州一帶清河

今直隸廣平府及冀州一帶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東

決去元城不憂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元和志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之祖遂不堤塞於是北瀆遂空全河入漯由今日所

稱大清河利津縣口入海利津即古之干乘禹及西

漢故道皆絕此二大變也自王莽時全河入漯灌大

清河歷東漢兩晉南北朝唐五代迄宋初皆未改道

宋人稱此道曰京東道至仁宗景祐元年河決澶州

宋澶州在今直隸大名府橫隴埽在今大名府寬廣

同於舊道遂為河之經流歷山東濮州屬曹州府東平州

屬泰范縣屬曹州府陽穀州屬兗州府東阿屬泰安府至長清屬濟南府仍

河逕北流而橫隴道涸嘉祐元年慶歷嘉祐時塞商胡

決口開六塔河引歸橫隴故道今直隸大名府清豐

六塔集宋時開渠由開州北十七里引商胡六塔河

決河流經此地東南歸橫隴是為六塔河

不能容一夕潰決漂沒兵夫芻藁無數洶湧北行從

此京東道遂廢此三大變也宋仁宗時河決商胡自

魏之北至恩冀乾甯入海宋魏縣在今大名府元城

府清河縣冀州今直隸冀州直隸謂之北流嘉祐五

年於魏之第六埽分派流為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

滄入海宋德州今山東濟南府陵縣謂之東流北東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二流迭為通塞至哲宗元符二年東流斷絕止有北

流至金章宗明昌五年時南宋光宗河決陽武今河

武縣慶府陽出胙城南今河南衛輝南北分流此四大變

也金章宗時河出胙城南從陽武而東歷延津封邱

二縣皆屬河長垣屬直隸蘭陽本河南開封府屬縣

南衛輝府大名府曹州濮州鄆城范縣今省併入蘭儀縣

東明大名府諸州縣界中至壽張屬山東注梁山濼分為二派

之注梁山濼分南北清河宋神北派由北清河入海

即今大清河自東平山東泰安府屬縣歷東阿平陰皆屬泰安

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五縣皆屬山東武定山東武

青城濱州蒲臺至利津入海者是也皆屬武定府南

派由南清河入淮即今會通河山東界內自東平東

州屬泰歷汶上縣屬充嘉祥濟寧山東濟寧直隸合

泗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是也清河江蘇淮至元世祖

至元間河又徙自新鄉屬河南出陽武之南奪汴水

之道以達泗趨淮北清河無復黃水此五大變也元

至元間黃河自河南懷慶府武陟縣東南流經延津

屬衛輝府祥符陳留蘭儀儀封皆屬河南睢州屬河南考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城商邱虞城夏邑皆屬歸德府商邱北岸則山東曹

縣又東入江蘇境經碭山豐縣沛縣蕭縣皆屬徐州

北蕭在至徐州府城北與泗水合由陽武至蕭縣皆

至府城北以趨清口皆奪泗水道元初黃河由蕭縣

入淮泰定帝泰定元年河由汴決入清河遂為河之

經流明天啟四年河灌徐東經靈壁屬安徽睢寧在

州城乃遷城於雲龍山麓桃源清河皆屬淮合於淮

之邳州在河宿遷州府東至安東入海淮安府蓋金章宗時黃水由南清

河入淮猶有大半自北清河入海及元代乃全注南

清河然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屬直隸曹濮下及濟

而運道壞明太祖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縣屬山東濟甯州以通運成祖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州疏河經濮州東北入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盡絕也迨定都燕京後仰給於會通之漕者重始畏河之北英宗正統中及景泰帝時亦嘗決入大清河雖卽塞之而支渠猶在至孝宗弘治六年河決張秋又趨大清河副都御史劉大夏乃築塞黃陵岡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六十里河南開封府儀封縣東北五十里古亦名黃陵渡賈魯河自黃陵岡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河南歸德府附郭商邱縣北三十里丁家道口劉大夏所築荆隆口等隄起于家店厯銅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三

瓦箱初名銅牙城元嘗置縣後廢明屬河南開封府蘭陽縣銅瓦箱在蘭陽西北今裁蘭陽併入蘭儀縣大小二隄相翼其時帝命大學士劉健作記勒石河上記中云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恆南行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隄之里數當以此記爲確通鑒輯覽謂凡一百及荆隆等口七處北流從此盡絕萬里長河僅就清口以下一線淮槽入海北無去路南東隄防故前明及我朝河患較往古爲多下游不舒上游鬱怒咸豐初年竟由河南開封府蘭儀縣之銅瓦箱決趨山東曹州府入大清河而南流遂斷此六大變也亙古以來黃河不爲害則已爲害則必

在山東蓋兗州地最低下禹所爲治冀州帝都之後卽先治兗州歟

又案禹貢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傳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逆河則以爲河至碣石入海禹乃自碣石入河也鄭注禹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還從山東南行入河孔疏申鄭之意曰下文導河入於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回南入河而逆上也則是謂禹河入海不在碣石而在章武碣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三

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於漢爲右北平驪成縣章武在天津府滄州於漢爲勃海郡章武縣孔鄭兩說不同後世經學家大抵宗鄭而斥孔然其所以斥爲僞孔者以所記多東漢地名而又未嘗不皆曰是魏晉間人所作夫既是魏晉間人則此人幾與康成同時安知非各有師承而可輕易斥之乎考史記夏本紀云入于海河渠書則云入于勃海漢書地理志總序云入于海溝洫志則云入于勃海又皆自相歧異何也竊以爲溝洫志稱武帝塞瓠子築宣防而導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夫武帝既誇爲復禹舊迹而當時河實在章武入海自不得不強爲之說謂禹河卽入勃海故馬班於夏本紀地志總序載禹貢全篇者皆用原文不加勃字而但云入于海河渠書溝洫志乃綴輯當代官書則皆云入于勃海二公故留罅隙待後世參考正史家之妙法也且地志載遼西郡有徒河縣莽曰河福徒駭爲河之經流則逆河卽徒駭之委使禹河不到碣石此縣命名何義乎水經注河水篇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禹貢易知編卷十一導水上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

三

也顏師古溝洫志注曰臣瓚以爲禹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本紀作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師古存其說而不言其非則亦心然之矣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在今滄州應無可疑議諸儒偏護康成必謂禹河係入勃海者茲概不從

能

禹貢易知編卷十一補註

導弱水蔡傳註或謂石峽口在張掖縣城西北者非是

一統志合黎山在張掖縣之西北二百里高臺縣

故鎮夷所城之東北三十里延長三百里石峽口山

在山丹縣東八十里又肅州張掖河經鎮夷所故城

南出邊又曰出石峽口與討來河合謂之天倉河又

東北入居延海據此則石峽口不在張掖縣城西北

無疑惟既云石峽在山丹界內而又云出口與討來

合夫能合討來則此口應在高臺界內矣說嫌互歧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補註

三

不知何故

導黑水下案語金沙江源出巴薩通拉木山 山在前

藏達賴喇嘛所駐喇薩城北八百餘里

導黑水下案語塔城關 前藏東南八百三十二里至

喀木自喀木界又東南一千八百五十五里至雲南

麗江府之西北極邊有塔城關

導河積石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 一統

志云韓城縣志曰龍門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安國嶺

在縣北七十里一名鐔鑠山卽龍門西山

導河積石蔡傳枯澤渠 一統志舊志云今南宮縣在

冀州西南 東南有虹江一名牛口峪又有破塘在縣

六十里 東北二十里疑卽古澤河所經今皆堙塞案禹貢之

澤水卽濁漳信都之澤水乃漳水一時之徙流漢志

卽謂禹貢之澤水誤

禹貢易知編

卷十一

導水上補註

美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

丹徒李慎儒鴻軒氏輯

男

壽 校字

增曹用霖全校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書作養滄浪 史記作蒼浪

蔡傳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卽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沔逕葭萌入漢

案水經注漾水篇常璩華陽國記曰

武都氏道縣嶓冢山爲漢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

水經注漾水篇常璩華陽國記曰武都氏道縣嶓冢山爲漢水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

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漢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

水逕葭萌入漢始源也西漢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

卽西傾因桓之水亦卽漢志巴郡之墊江詳梁州

沔既道及西傾因桓之水亦卽漢志巴郡之墊江詳梁州

白水二字傳寫水經注者合爲一泉字遂誤謂會泉

爲泉名而移始源曰沔句於逕葭萌上大謬

今四川保寧府廣源昭化二縣 東源在今西縣之西

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

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 案漢志隴西郡氏道縣嶓冢

郡武都縣東漢水首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
夏木入江又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
南入江陵縣通江陵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
南入江陵縣通江陵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
實則一水江夏也沙羨也實則一地皆是東漢水即
禹貢所導之漢而漢志不言有嶓冢惟隄山西漢水
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重巖論者遂
謂西縣之嶓冢爲孟堅誤筆今考漢出氏道縣氏道
所在古已失考常璩郭璞皆以爲屬武都郡與志
縣以地望度之當在西縣之東沮水出沮縣東狼谷
沮縣今爲略陽縣魏帳顧西漢出西縣西縣今在秦
州境肅清泰別種魏酬西縣三處地方各異後儒
考證謂嶓冢本有二一在甯羌州北九十里馮帛廬
輿記嶓冢一在秦州西南六十里南北相距三四百里
而氣脈相連實乃一山東狼谷亦嶓冢支阜詳錄州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二

葛谷水道相通故漾河之名兩漢可以通稱蔡氏所
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宋之西縣本隋所置之嶓冢
縣非漢志之西縣在今甯羌州北九十里沔陽縣西
四十里翻陽縣西源在三泉縣之東宋三泉縣在
今甯羌州西北金牛驛之西六十里大抵皆甯羌州
秦州之閒也王鳴盛不以嶓冢有二爲然謂但是西
漢源於嶓冢西漢旣通東漢可以西漢之山源冠東
漢之首其說亦通焦循則曰漾出氏道不言嶓冢者
旣曰禹貢漾水則卽嶓冢導之者也且於西縣注禹
貢嶓冢山於氏道注禹貢漾水明漾出氏道而導漾
則於西縣之嶓冢蓋氏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
河不出積石也惟漾出氏道而導於嶓冢爲漢而實
有自嶓冢出者則至江州入江是爲西漢故班志詳
敘之說頗有理表明孟堅不誤者亦甚圓融然竊謂
總不若謂嶓冢有二者之是禹貢岷嶓并稱岷之長
幾二千里嶓冢亦有千餘里固不心但指秦州一處
爲嶓冢也程克齋春秋分記曰梁州左山皆曰岷右

山皆曰嶠知此則禹貢言於東漢之水源發於嶠冢源漢志言於西漢之源可以貫通矣

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

案今湖北襄陽府均州治卽古武當縣城水經注洧水篇武當縣西北四十里獠猷引獠猷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干齡洲非也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尙書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又水經注夏水篇謂鄭康成言至江夏入沔之夏水爲滄浪水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道元不以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三

爲然因其是夏入沔非沔入夏所駁極當而後儒之
宗鄭學者必力爭之謬矣張衡南都賦流滄浪而爲
隍廓方城而爲壖李善注引左傳方城以爲城漢水
以爲池則是滄浪卽漢水也酈道元云非他水決入
極是又案閭若璩四書釋地樊廷枚補曰金仁山
曰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閒風謠之舊故屈原漁父辭
亦有此歌但我字作吾圖經謂夫子自葉之漢而聞
孺子之歌今鼎州又自有滄浪水乃屈原答漁父處
其地不同宋鼎州今湖南常德府附郭武陵縣也常
德屬下有龍陽縣縣境有滄山浪山各出一水合流
出江謂之滄浪之水孔子所經之葉乃今河南南陽
府葉縣故金仁山曰其地不同也與漢水之滄浪無
涉水經注引漁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案宋郢州
父之歌誤也
湖北安陸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
陵縣界來案宋復州今湖北漢陽府沔陽州又名漢
景陵縣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四

水案今磨石山改隸安陸府之京山縣山在縣西七
十里水流至天門縣南三十里一名三汊口史記
索隱今竟陵府志云三汊水合流入景陵縣馬
三汊水承天府志云三汊水合流入景陵縣馬
陵界謂之三汊水即索隱所稱三參水也疑卽三
滌之一然據左傳漳滌遠滌則爲水際未可曉也
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三滌池在南郡即縣之北
三滌池鄧道元注說曰滌水東行過三滌合流觸
大別山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滌
水名也許慎言滌者增水邊土人所止也以爲三滌
引左傳句滌漳滌雍滌滌又曰今南陽消陽二縣
之閒滌陽縣在滌水南滌水又曰今南陽消陽二縣
北滌矣楊柳見滌水南滌水又曰今南陽消陽二縣
說亦但有二滌無三滌也或仍以史記索隱三參水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爲是胡渭曰三滌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陽城北
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府襄陽
縣地古卽縣之北也胡氏此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
說未知是否姑存之備考漢陽縣附郭漢陽縣附郭
漢陽軍漢陽縣附郭漢陽縣附郭漢陽縣附郭漢陽
北江未詳入江在今通州靜海縣案靜海縣今
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
漢水入江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
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府案饒江西饒州
府廣信撫州吉安贛州南安建昌臨江袁州南康各
府今皆屬江西省筠今江西瑞州府宋隆興府今江
西南昌府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匪者注匪回也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五

漢與江關轉東成其澤矣似是謂漢水諸爲彭澤也
焦循知此說之難通乃曲爲之解曰漢既入江兩水
不相容故匯而爲澤蓋湖漢諸水皆入彭蠡湖觀漢
水注此不容南洩乃轉而入江雖極力斡旋而總不
圓融朱子彭蠡辨曰其入江反爲江水所遏因卻而
自瀦正與經意相合蔡氏此傳全本朱子而刪此數
語謬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
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
而入於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
之流緒而爲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
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遏月高勢
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江漢之獨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
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
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
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
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
曰北會于匯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
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爲反戾案胡渭曰江漢兩水皆
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
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南南北以
天下大勢而論不主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案
一江南北而言也

湖詳揚州三江既入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閒蜀後姚鼎謂一段案語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巢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卽工則官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六

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眾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案蔡氏謂禹而所遣官屬又阻於三苗莫能深入以至外誤皆係憑空擬度何可率以解經徐文靖駁之以通鑿魏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濠湖汎溢以灌淮南湖在今廬州巢縣之西周迴四百餘里南出於東關口東南有石渠世傳爲夏禹所鑿謂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遣官屬往視可乎禹貢彭蠡既豬禹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亦言其地險阻云爾岳州三苗故地洞庭其所據豈彭蠡亦所據乎山海經曰尚書禹徂征有苗倘不知彭蠡之源甚廣而官屬未敢

深入將徂征者非禹乎誓眾而眾不行乎輿地志廬山紫霄峯下石室中有禹刻篆文七十餘字祇有洪荒潦余乃肇六字可辨餘巨識設禹未至其地篆何由刻乎

案朱子彭蠡辨曰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瀟漫數十百里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潞以是爲瀾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則是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也湖口橫渡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七

曰案朱子彭蠡辨獨取鄭樵之說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因之後來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今亦並存不廢但經文畢竟爲主且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故以順經文者爲正說而朱子

八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案詳梁州花潛旣道下
案語自漢以來皆以鄆

江爲沱惟全祖望曰汶江縣之沱
對爲開明所鑿郛縣之沱是前崩
禹迹水經江篇都安縣下鄰江水
鄰江水人焉鄰江出江入江與沱
之注也趙一清則主胡渭之說謂
是夷水夷水上源出蠻中今貴州
卽黔江至湖北施南府恩施縣又
篇不溯其上源但云出巴郡魚復
縣江肥縣縣城

九

有不由峽江者然酈注云河梁裁得通船則後魏時猶存下逮唐初建始之北遂成斷港故章懷注西南夷傳寰宇記明一統志不復知夷水出於西北奉節之大江而以爲西南施州衛之山源淵淵然自漢志已不言首受江未知何故班氏疏略頗多水經注源委詳明而又有張儀之言爲證可無疑者胡氏此說諸儒頗有議其非者爲其議班氏也然究不可謂非一解茲並存之

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案水經原

縣西歷山方輿紀要謂出湖南澧州慈利縣西三百里之歷山水道提綱謂出湖南永順府西北大山東北流至桑植縣桑植永順之屬縣漢之充縣也唐以其地屬慈利縣漢下雋縣故城卽今湖南常德府沅江縣治今岳州府附郭巴陵縣亦下雋地澧水下流分二支一支至湖北荊州府監利縣入江一支至湖南澧州安鄉縣入江安鄉東至岳州府城百四十餘里東北至監利縣九十里監利東南至岳州府城九

十里則皆在巴陵左右 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 故水經云下雋入江 言至者或山或澤也 澧宜山澤之名 案鄭注曰自導 言匯者皆是水名 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澧 陵名也大阜曰陵 今長沙郡有醴陵縣 其以陵為縣 乎史記漢書又東至于澧 澧皆作醴 字故康成以醴陵 為證 今湖南長沙府有醴陵縣 然此縣前漢志長沙 國下無之 乃後漢析前漢臨湘縣 所置西距澧州五 六百里 江水不得至之 鄭說非也 孔安國傳云澧水 名馬融王肅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 皆以為水名 案下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 矣 案漢志謂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至朱胡旦始以 之而朱子亦以澧既九江之一則經不合 後儒多從 禮而後過九江遂不列澧於九江數內 惟胡渭以為 禹時江之經流本在南其北則九江而非大江 經流既 在南則可以先至于澧而後過九江 引袁中道澧游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記曰酈道元水經注於江陵收迴洲下有南北江之 名 南江即江水 酈道元之由澧入洞庭者也 陵谷變遷 今之大江 酈道元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迹稍稍湮 滅 僅為衣帶細流 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 小修 此義最為精微 其所考禹時江之九江見荆州東陵 故道詳見荆州沱潛既道下案謂九江見荆州東陵 巴陵也 今岳州巴陵縣也 案湖南岳州府附郭之縣 江記曰羿屠巴蛇於洞庭 其骨若陵 故謂之巴陵 一 名巴邱山 一名天岳山 臨大江 岳州府城是其遺址 也 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 案漢志原文廬江郡下 蔡氏引之作 廬江見上章 案鄭康成曰東也 鄉 廬江西北誤會 匯中江見上章 為南江孔傳曰有北 有中 南可知 皆所謂 豫章之江為南江也

案林之奇曰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

池靡而相屬 陸氏釋文引馬 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 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 則稍折而南 江水自發源岷 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 則稍折而北 蓋江在漢 南 漢在江北 漢稍南 江稍北 則其勢相屬 故匯於彭 蠡而復東也 不言會於彭蠡者 蒙上東匯澤為彭蠡 之文 案王鳴盛曰說文述裴行也 江自九江東陵而 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 是以東述北為一句會于 又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 匯為一句也 王氏本此 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 匯言其外也 蠡言其內也 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 蓋志實也 江 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 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 所入為南江可知矣 非判然異派之謂也 且江漢之 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 故曰中 江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 故曰江漢朝宗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溢為滎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案溢史記作洑 漢書作鞞 東流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禹貢易知編

定陶縣在荷澤縣東僅五十里而荷澤在荷澤在今

廣濟軍西即今定陶縣又東至于荷澤即荷澤亦見

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荷派濟流至其地耳

濟陰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北水經注曰濟水東

運我城分濟於定陶縣東北又曰濟水之所包注以

荷蓋禹時濟於定陶縣東北又曰濟水之所包注以

源是荷乃濟所匯也蔡氏謂自荷派則當別有荷

陰縣東北九十里定陶縣故今名龍池亦名九卿

蔡傳濟陰縣南三里定陶縣故今名龍池亦名九卿

澤以山名也蔡傳蓋沿元和志之誤而舊志復云荷

水出山名也蔡傳蓋沿元和志之誤而舊志復云荷

荷即此荷澤也源出荷山之說顯與經違不可從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

亭合汶水案宋東平府今為東平州屬山東泰安府

鎮東平州西南十里有安山山下至今青州博興縣

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案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沅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古

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取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厯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案陳師凱曰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而顯名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

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濟水伏流地中今厯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案大禹之時濟水源流經歷四州始發於冀盛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孟

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北禹時濟既溢爲滎澤卽濼而不流潛行地下至陶邱北復所謂入于河溢爲滎者濟在河北伏流河底出河之南湧見爲滎滎澤故迹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三里古城村後人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事見史記溝之開不知在何時戰國策蘇代曰決滎口魏無大梁魏公子無忌曰決滎澤而水大梁則當在衰周以前史記索隱曰文潁云鴻溝卽今官渡水蓋爲二流一經陽武爲官渡水鴈陂卽今官渡水蓋爲二流鴻溝今之汴河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有狼陽渠潁首受汴水東南至陳入潁狼陽官渡陰溝汴河後儀渠皆卽鴻溝也滎陽縣今亦屬開封府在府西二百里滎澤縣在府西一百四十里二縣境

鴻溝又稱沙水一支至新陽縣為百尺溝注於潁
淮水又分爲一水自百尺溝至義成縣注於淮
沙水又分爲一水自義成縣注於淮沙水又分爲一水自義成縣注於淮
自陳留縣至下相縣入泗水而後入淮
則至彭城入泗水而後入淮
以云引河爲鴻溝與泗水合而後入淮
酌之胡渭曰爲鴻溝與泗水合而後入淮
出之濟相接故漢志於前已導爲楚川與陶邱復
東至琅槐入海經漢志於前已導爲楚川與陶邱復
縣下亦止云禹貢陶邱在西南今東地中即繼之曰
川亦曰蔡濱直趨定陶其鴻溝等分枝則在蔡濱之
南其自荷澤以東之水三十里有禹貢之荷澤接定
陶縣乃荷澤之水與汶水合流原非濟也然濟水伏
流山東七十二泉無非伏流所出故此水道仍以濟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六

名至杜佑通典始稱之曰大清河東北至利津縣入
海利津縣屬山東武定府古濟水之道即大清河而
海其入海之處則在小清河口今小清河已淤舊入
海處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也 迨明永樂年間於東平州戴村築堤
遏汶水入會通河濟運河則下游並汶而無之矣
州浮于濟而水經所紀之舊亦變矣世仍指爲濟者
以伏流隨處可出下游河槽中水無非濟水也至咸
豐初年黃河改由大清河入海古所云清濟貫濁河
今乃以濁河奪清濟是則變而又變也濟水之大畧
如此至考據家辨論紛繁則難以悉載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濟水考有曰禹貢導沔爲濟至會
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所云入于
河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
溢爲蔡則又見而出爲蔡地志所謂即蔡波之蔡見
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
而無定數也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
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入
語證之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
偶借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九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蔡傳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九經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
其平氏縣在桐柏山南淮水出劉昭注桐
經於胎簪山句下又云東出大復山南有
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爲淮東流爲淮
許里東南出桐柏之大復山南陽府桐
廟河南通志胎簪山在南陽府桐柏縣
十里又名大復山方輿紀要漢平氏縣
在今桐柏縣城西北四十里桐柏縣城
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案沂
淮沂其又案

川具圖貼說呈覽朕觀其圖溪礀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卽真源也乃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茲畢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其淮源具圖以來於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卽桐柏之中峯桑欽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爲淮澧同源西流爲澧東流爲淮則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峯下案圖可求淮澧分流又一證也

又案王鳴盛曰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

主

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於劉宋書蓋省入山陽也宋明帝於此僞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縣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甯五年廢爲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縣故城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蔡傳地志云同穴山名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漢書地理志隴西郡首陽注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渭水篇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

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中蔡氏實係引水經注語而曰地志云漢志無此語蔡氏誤也後漢郡國志云隴西首陽有鳥鼠同穴山渭水出與漢志同則鳥鼠同穴明是一山導山但言鳥鼠省文耳而水經注引地說及鄭康成之說餘並見雍州孔氏皆分鳥鼠同穴爲二山似不可信

曰鳥鼠其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

也案水經注引鄭康成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
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

爲鷄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
鼠內而鳥外孔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

名山曰鳥鼠爾雅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餘其鼠爲鼯郭璞注孔氏尙書傳曰其爲雌雄張氏地理記

曰不爲牝牡云說不同
之宋書吐谷渾傳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

鼠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側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赤嶺有鳥鼠同穴鳥雄鼠雌共爲

禹貢易知編

生

陰陽杜寶大業雜記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場帝謂
牛弘曰爾雅曰其鳥曰鷄其鼠曰鼯當短尾今何長
耶弘曰舊說未可依遂圖以付所司元和邵縣志同
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洩溺
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多疲卧不起
而大汗岳正類博稿鳥鼠同穴子成甘時過莊浪親
見之鳥形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卽崖穴黽黽似
職字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
鼯與鳥偕入彼此比昵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涼州
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
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
謂鳥鼠同穴者也顧壯猷謂道光末張穆蒙古游
牧記松漠草詩注曰鳥鼠同穴科布多河東徧地有
之方午鼠蹲穴口鳥立鼠背蒙古人謂雀爲鼠之甥
鼠名鄂克託柰譯曰野鼠色黃雀名達蘭克勒譯曰
長蹻雀然則鳥鼠同穴西北地方常有之物不足怪
也禁氏以己所不知目爲臆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
怪誕則理學家之習氣也

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案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則南谷山林少

此蔡氏所本其實南谷即鳥鼠之支峯非別一山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案史記東北入于河上無又字

蔡傳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案豫州伊洛澗下各有

案語可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案冢嶺山在今陝西商州南六十里熊耳山在商州西五十里名爲二山實熊耳支峯猶之一山也蔡傳於澗曰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於此曰只

自熊耳導之皆非是○案經言嶧冢導濊岷山導禹貢易知編卷十二導水下

江者濊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

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

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

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

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沅水不言山者沅水

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

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案胡渭曰蔡氏之說悉本

會彥和學者相承無異王明逸獨以爲不然曰南谷實鳥鼠之枝山相去不遠胎誓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出南谷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誓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沅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但言其在沅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於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濊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此言一掃支離爲之快絕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會同案攸同漢志作適同隩古本作壘史記漢書皆作與宅史記作居刊漢志作聚源史記作原

蔡傳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爲隩陂障也會同與

濊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總結

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

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

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

無不平治也

案說文水中可居曰州今本爾雅等書皆作洲周述徐鉉曰今別作洲非是

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

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考禮

祭法其工氏之伯九州韋昭曰其工氏伯者在戲農

之間通鑒前編曰人皇分九州管子曰神農作殖五

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豈其時皆有供水乎當以州疇之訓爲是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舜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商分并爲幽合青於營分梁以入於荆雍曰冀幽營兗徐揚荆豫雍爲九州周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冀幽并復爲三曰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爲九州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增交趾爲交州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美

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而又增三路後又爲二十三路元爲一中書省十一行中書省後世之稱省分者本此明爲兩直隸南北二京十三布政司亦十三省 本朝爲十八省並奉天吉林黑龍江東三省爲二十一省今又增新疆爲二十二省

又案孔傳攸同所同事在下蓋以九州攸同四字爲總冒四隕以下五句則攸同之史記索隱謂九山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汶卽九川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九澤索隱未言說者以此類推則九澤爲兗之雷夏徐

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荊澤孟豬雍之豬野九川九澤與禹貢所載之數相符然導山之山則禹貢載有二十七何爲而刪作九乎索隱之非不待辯矣孔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蔡氏從之是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修史記作甚修庶作眾底作致邦作國漢書亦作國又案鄭康成以六府孔修句聯四海會同作一節以咸則三壤成賦爲一句中邦錫土姓爲一句蔡氏讀法用孔傳也

蔡傳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案徐文靖曰蔡傳於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美

禹謨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而六者無不修矣案六府者春爲生物之府盛德在木夏爲長物之府盛德在火秋爲成物之府盛德在金冬爲藏物之府盛德在水土旺夏季而居中爲鎮物之府穀以稼穡作甘爲養物之府木仁火禮金義水智而土信五行之官各修厥職政在養民農殖嘉穀可不謂之六府之孔修哉蔡傳於禹謨水火金木土穀以爲相克於洪範水火木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案孔傳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墾

壤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

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

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案鄭康成曰三壤上中

陳祥道曰冀州白而壤雍州黃而壤豫州厥土壤則

壤色非一而已壤與墳埴塗泥雖殊亦壤中之小別

耳此禹貢總言三壤而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

周官總言十二壤也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案胡

中邦謂甸侯綏三服

錫土姓案錫史記作賜

蔡傳錫土姓者言錫之士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功左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總結

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案本作胙

文胙而命之氏者也案唐書張說曰古未有姓自炎

報也而命之氏者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之

地而為之姓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國謂生之

同者姓同德異者姓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

父之字始賜為族久乃為姓朱子曰因生以賜姓如

舜居媯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賜姓為媯諸

侯以字為氏孫以王父之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

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

為姓而氏遂無辨左傳正義曰姓者生也以此為

其子孫共相連屬則各自立氏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蔡傳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

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

能違越我之所行也案蔡氏以台朕皆禹自稱鄭康

台德先不距朕行為一節注曰中邦九姓為一句合祇

其國諸侯祇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

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之政教所行康成以敬悅祇

台則台與治通也破說教所行康成以敬悅祇

祇自稱理較蔡傳為長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史記作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

古本作秣漢書作夏

蔡傳甸服畿內之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總結

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

本全曰穗刈禾曰銍半稾也案孔傳禾稾曰穗禾穗

孔疏說文銍穗禾短鎌也詩半稾去皮曰秸案孔傳

云奄穀銍刈釋文銍珍栗反半稾去皮曰秸案孔傳

正義曰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稾結之設結亦稾也

雙言之耳胡渭曰半稾去皮曰稾古無此訓總者禾

之全體銍去其本稾又去其穗鄭康成曰入穗謂

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稾也三百里秸結又去

其穎也焦循謂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

畝引禹貢三百里納銍服釋文曰結謂之服者三百

或作秸結結三形同秸工入反

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結而又使之服輸將

之事也獨於結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

百里爲最近故并禾木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稟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稟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案史記作甸服

外五百里侯服男邦作任國史記從今文尙書多甸服外三字下並同

蔡傳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

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案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圭

孔傳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同爲王者斥侯故合爲一名古說與蔡氏異蔡氏以采爲采邑左傳正義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案史記作綏服外五

百里綏服

蔡傳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案張氏曰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欲其知此侯服外四而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案孔穎達疏曰周語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曰以文武教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服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史記作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蔡傳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案馬融曰夷易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鄭康成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馬孔二說義尙相近鄭云滅殺其賦義獨別說文引鄭曰蔡之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言殺作蔡蔡蔡蔡蔡散之也

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案史記作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蔡傳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圭

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案鄭康成曰蠻者聽從其言縉也馬融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此皆古義而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案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圭

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成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案書益稷篇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王樵解之曰禹貢甸服五節卽其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弼成然則弼乃輔弼之義也鄭康成則詮弼爲重爲加爾雅釋詁弼重也注正義引其注曰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四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詩齊風譜正義引鄭說曰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詩商頌殷武篇正義曰皋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謂鄭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而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圭

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亦係引禹貢鄭注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而而爲至至于五千也康成之說如此而馬融則曰亦見正義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銓秸粟米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書

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與康成之說不同王肅則謂禹無拓境廣土事馬既失實鄭尤不然三代以上之事無從核其是非並存之而已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案暨漢書作衆

蔡傳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案鄭康成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論之禹貢凡言海皆東海海至廣東揭陽縣始爲南海禹時不在九

州之內詳淮海惟揚州下案語流沙一爲居延海一在敦煌居延偏在東北此言流沙當指在敦煌者詳導弱水下案語林之奇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徐文靖曰東境遼東地皆隔海若但言暨被則至海而止故曰東漸流沙在西極之表故曰西被朔即朔方南即南交見堯典非東西言地朔南不聲謂風聲教謂教化言地之謂此說較各說爲近是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贊而告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總結

書

圭以玄云案孔傳曰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蔡氏不從之非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旋璣鈴以玄圭出爲天錫瑞應則荒誕之談更不足據

禹貢易知編卷十二補註

導沈水蔡傳渴馬之崖 一統志山東濟南府附郭歷

城縣西南六十里黃山山周如城岱陰諸谷之水奔

流至山之西匯爲池圍數畝不溢至山北而伏流卽

渴馬崖也至府城西南而復出爲趵突泉

導淮案語注三河尖 三河尖在安徽潁州府霍邱縣

西北設有巡檢司爲安徽河南兩省接界處東北至

安徽潁州府附郭阜陽縣城九十里西北至河南光

州固始縣城九十里

禹貢易知編

卷十二

導水下補註

美

禹貢本義

光緒丙午刊
予鄂城菊灣

禹貢本義 自序

禹貢本義自序

呂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若然則九州已肇自黃帝而禹二危羽山亦先見舜典五嶽之有霍山十藪之有焦穫豈亦禹所定名是知呂刑爾雅不過言其大凡耳卽以禹貢本書言之雍州之荆山何以與荊州之荆山同名兗州之蒙山何以與梁州之蒙山同名雍州有漆沮何以兗州又有灤沮梁州有沱潛何以荊州又有沱潛皆是異地同名不能合一之證又如沈水東流爲濟又云溢爲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

禹貢本義

水又云逾於沔是又異名爲一水之證語其遷流必自來相傳如此不可移易故卽以名之而謂先無此稱自禹創之可乎因思禹貢荊州之九江與導水之九江雍梁之黑水與導水之黑水揚州之三江與導江之中江導漾之北江雍州之三危與黑水之三危導山之衡山與荊州之衡陽冀州之梁岐與雍州之荆岐後人皆以一水一山說之雖多方溝通終嫌扞格余博觀往籍綜覽形勢始悟古人簡質地連滇池便有黑目流經廣鬱皆得鬱稱秦漢猶然何論三代異地同名見於春秋左氏傳及漢地理志者不可勝紀而以之說禹貢尤爲離

之兩美依附經傳無取乎鑿空折衷羣言不嫌於獨斷

光緒丙午五月宜都楊守敬自記於鄂城菊灣

禹貢本義

二

治梁及岐

漢志左馮翊夏陽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岐山在西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然禹貢三言岐安知漢志之岐山不專指導嶺及岐荆岐既旅之岐而必以爲治梁及岐之岐子唯詩正義史集解引鄭注則以漢志爲治梁及岐之岐余謂此梁山自當從漢志公羊傳梁山河上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謂在夏陽縣西北河上鄭注云河水又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山之脊在夏陽之麓延袤於夏陽之東北故云臨河上按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

禹貢本義

一

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胡渭生謂三子所言呂梁卽漢志夏陽之梁山其說是也是梁山雖在河西而側臨河水又爲河之巨阨禹闢龍門鑿呂梁爲帝都施工之始屬之冀州非爲逾界自司馬彪酈道元以呂梁在離石縣西胡渭生闢百詩並駁之已無疑義若美陽之岐山馳入雍州腹地則涇渭漆沮無所不治而雍州之旅荆岐爲複矣唯漢志第載雍州之岐鄭氏遂據以說冀州之岐終以岐山去河太遠於情勢不合鄭注僞孔亦未別得其地故遷就說之不思禹貢之山不載於漢志者何止一端底柱

大岷亦從闕如不容後人下一注脚乎自宋晁以道始以水經注之狐岐當之蔡傳從之余謂此說雖出近代而地望不差何不可援張揖臣瓚之釋大岷地說僞孔之釋底柱爲班志補闕乎故 國朝朱鶴齡禹貢長箋沈彤尙書小疏徐文靖禹貢會箋秦蕙田五禮通考皆申蔡難傳此數家者並漢學者流亦舍古注而宗之可知其矜然有當於人心而禹貢雖指則力攻蔡傳謂狐岐山在孝義縣西去河三百三十餘里不得爲河水所經今以輿圖證之狐岐去河尙減二百里不如胡氏所云況洪水泛濫何三百里之

禹貢本義

二

不及且不猶近於美陽之岐山乎魏源書古微則因水經注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遂謂治岐爲導汾入河之首事余按狐岐山在孝義之西石樓之東山之東水入汾山之西水入河所云治岐者治岐山之西之水入河耳下文旣修太原至於岳陽方是治汾蓋治梁及岐自是一役修太原又是一役也或疑狐岐在梁山之上中隔壺口與鄭注從下治上之說不合不知鄭注實未爲典要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章非從上治下乎

恆衛旣從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滹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史集解引鄭注卽本班志而所謂恆水衛水者據水經注不過所歷數十里胡渭謂不足以當禹貢之荒度因以水經注恆水入滹自下滹水兼納恆川之通稱謂恆卽滹衛卽滹沱其說是也而謂恆衛之出高是泰戲者是恆衛之別源則猶瞻徇漢志而未敢訟言駁之今按滹沱之名出於周禮職方氏滹水卽職方氏之嘔夷水經注亦言之蓋自大禹治水以至商周沿厯千載其

禹貢本義

三

間山川變名易號何止一二恆衛之名至周爲滹水滹沱其最大者耳亦如禹貢爲震澤周禮爲具區禹貢爲雲夢戰國爲洞庭他如吳山密高橫尾章山傅易山居延澤漢志皆據古文以說禹貢至漢志懷德之洛卽禹貢之漆沮魏之霍太山卽禹貢之太嶽西之西漢水卽禹貢之潯而漢志不言洛卽漆沮霍太山卽太嶽西漢水卽潯今古文經師無徵故不敢質言之也今以恆水入滹衛水入滹沱四水分載以之綴禹貢職方豈亦經師舊說乎其如脈水不倫何且如恆水當以恆山得名漢志載恆山於上曲陽郊祀

志漢宣帝禮北嶽於上曲陽是北嶽卽恆山管子恆山北臨代南俯趙史記趙無恤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此皆指上曲陽之山而水經灤水注崞縣故城南面立嶽崞縣在渾源州西北北方爲立色立嶽卽北嶽也是說雖始見水經注而以山脈形勢論之似較上曲陽爲合蓋古有望祀之典如南嶽本在衡山而郊祀志禮南嶽瀟山於瀟郭璞云漢武以衡山遼曠因譏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於霍山爾雅而霍山遂有衡山之目然則漢世禮北嶽於上曲陽當亦望祀而後世遂因而不改故宋時以渾源州之恆山

禹貢本義

四

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不然宋與遼以大茂山脊爲界若上曲陽則在大茂山南何得謂沒於遼明弘治六年馬文升請正祀典乃修渾源州舊廟至 本朝順治十七年遂改嶽祭於渾源魏氏源書古微定渾源之山爲禹貢恆山其說至確漢志旣綴禹貢恆山於上曲陽因以禹貢之恆水亦移之此情事之至近者靈壽之衛水必有傳聞之誤與上曲陽之恆水有同弊焉或謂涑水自高是滹沱自泰戲皆山嶺重疊禹無所用其疏引涑水至上曲陽滹沱至靈壽始出山而不免泛濫禹之施功但自上曲陽靈壽始如導

河自積石河源不自積石也是亦一說然終不得謂高是泰戲非恆衛之源而別以上曲陽靈壽溪澗之水當之

禹貢本義

五

碣石

漢志石北平驪城縣下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
揭石遼西郡桑縣下云有揭石水南入官謂下漢書
武帝紀文穎注碣石在遼西桑縣桑縣今罷入臨渝
此石著海旁水經地所在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
水中鄭注大禹鑿其石夾右而納河說本秦始皇漢
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
水中矣又云注河水漢司空掾王瓚言往昔天嘗連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言九河之地為海所漸
未言碣石言九河之地為海所漸張君云碣石在海中
下文接張君之說以證明之

禹貢本義

六

胡氏謂云後漢書志注禹貢正義並引張氏地理記
張氏不知其名守敬按郭璞於爾雅鳥鼠同穴注引
張氏地理記則張氏為張晏無疑程大昌以為張揖妄
也又濡水注云濡水自樂安亭南與新河故瀆合又
東南至桑縣碣石山鄭氏不言過桑縣故城是引文
穎說又引漢志下云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
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
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
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
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以此為碣石濡
水於此南入海按鄭引文穎漢志說而不置辨其下

言石如甬道數十里是明明以此山跨兩縣之間山
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西流注於河郭注水經曰
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
城縣海邊山說者謂郭兩存其說似也其實郭氏亦
以碣石在漢屬兩縣故兩存之非謂其山有兩也觀
其於漢志下特加海邊山三字是即文穎說臨渝之
石著海旁也交互言之知郭氏非以臨渝驪城有兩
碣石斷斷然矣且漢志於驪成著大碣石於桑縣著
揭石水揭石水自以出揭石山得名一山一水分著
於兩縣之間其山之大可知此如雲夢澤在華容南

禹貢本義

七

而於西陵編縣皆著有雲夢官誠以雲夢廣大非分
著之不能明其廣輪若謂此揭石水不關碣石山將
謂雲夢官不指雲夢澤乎至文穎時驪成桑縣皆廢
驪成入于何縣不可知文穎雖去班固不遠然其建
漢志往往往遼東說如某可知者桑縣并入臨渝即舉
臨渝為說原非兩歧後人不知漢志之例又不詳思
文穎著書之時遂若判然不合者慎矣又水經注云
渝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世謂之河連城疑即臨渝
之故城縣名臨渝其城必臨渝水漢志渝水首受白
狼當即今之大凌河據鄭氏所言臨渝當在今奉天

錦州之境而近人乃以撫甯當臨渝豈有他據不過因碣石在昌黎東南因謂臨渝在撫甯不知與碣石近而與渝水遠矣夫文穎謂碣石在案縣案縣并於臨渝故郭謂碣石在臨渝耳豈謂碣石近臨渝城耶至輿地廣記謂驪成在石城石城即今撫甯此亦無確據不過因漢志云碣石在驪成西南石城恰在碣石東北故臆度耳不知驪成屬右北平案縣臨渝屬遼西則驪成自應在案縣臨渝之西是以石城當案縣尙無大違異以當驪成則方位不合矣一統志謂今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城疑即漢驪成治所說本禹貢錐指

禹貢本義

八

以之屬右北平地望不乖唯與漢志碣石在驪成西南不合疑漢志本作東南傳寫誤爲西南耳或謂大碣石是對小碣石而言禹貢只言碣石漢志自言大碣石不係禹貢應之曰漢志不綴禹貢而實說禹貢者何止一二碣石跨兩縣故稱大若謂碣石加大字即非說禹貢則將謂漢志之清漳濁漳非禹貢之漳水乎又將謂熊耳獲輿山桐柏大復山與禹貢立異乎若謂有大必有小則禹貢有大陸不聞有小陸有大岨不聞有小岨又據太康地志樂浪遂成有碣石山唐志柳城縣東有碣石山劉昭注續志九門縣有

碣石山本鄭注引則山名碣石者多矣安知此不對

諸碣石而加大乎然此猶第二義至成孺謂禹貢作碣漢志作揭本非一石又謂說文碣特立之石是不甚大不知匡廬亦特立之山而圓基數百里將謂匡廬猶小山乎至揭碣音同成氏豈不知之而爲此嚙語即如其說是禹貢之碣石漢志竟成俄空焉可乎胡東樵之言曰欲辨碣石之所在莫若以今所謂灤河者證之可謂要言不煩惟明知酈氏以其山跨二縣之境乃謂文穎與漢志立異又創爲小碣石之目自後無不惑於其說而班固文穎郭璞酈道元之義

皆隱矣

禹貢本義

九

漂

史記河渠書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漢書溝洫志同廝作醴孟康曰醴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漂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漂耳溝洫志又引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漂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漂水所出水經注據竹書天子

禹貢本義

十

自五鹿東征釣於漂水謂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於是間也案五鹿尙在東武陽之西不得至高唐始有漂水其說是矣但謂桑氏所言是漂之枝津則未知東武陽高唐皆今古文家舊說非桑欽班固所目驗也蓋所謂漂水者實爲禹治水之前已先有此名非禹已治水之後始定斯名也按河水逕遮害亭宿胥口爲禹河北入處至長壽津爲周定王河徙故瀆王莽時空又至委粟津漂水出焉又東北過高唐河水絕漂水北出此武陽以下之河水皆王莽以後之道若禹未醴渠之先漂水只從東武

陽出禹自宿胥開鑿以分河勢至東武陽以下遂全藉漂水之道以入海故曰一則漂川也其時河之正流於宿胥口北出其東流者爲枝津而漂川始出之迹已湮考古者但知此枝津爲漂之故道故或以爲出東武陽或以爲出高唐孟氏以竹書照之議桑說口至高唐路遠修遠亦未必費此鉅工自王莽後長壽津又空大河正流全趨東武陽漂水故道不復能容遂又潰決東北流別爲河道至高唐又絕漂北出故以後漂水輟流也或疑河絕高唐之漂水在王莽時非桑欽所得見胡渭遂謂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定爲

禹貢本義

十一

漢成帝時之漸改不悟河決館陶在王莽河西王莽河不經東武陽高唐此何待言若謂漂川不經東武陽高唐將謂禹貢浮于濟漂爲烏有事乎至閻百詩謂漂水有二是不惟非班氏兩存之旨更乖酈氏溝通之情矣

甲辰三月由黃州赴鄂舟中晤長沙左君全孝問史漢並言禹廝二渠北載之高地其言信乎應之曰以地勢度之其言可信也然則何以不載之禹貢應之曰禹貢有北江中江何以不載南江此不過一時解難之辭其實禹貢本無南江詳別而漂川亦有不載

之由蓋醴渠雖不無疏鑿然自宿胥以至東武陽原
隰平衍不同龍門呂梁之險通導匪艱且不過河之
枝津蔡傳謂潔爲河之枝津語原不誤雖指議之非也仍以潔川還其故名
而但云浮于濟潔載之貢道此無可深疑者也唯胡
東樵稱潔水本分於宿胥口自周定王時河奪之而
潔流短至王莽時河又奪之而潔流更短蓋因孟康
一則潔川之文以爲自宿胥口皆本是潔水余以爲
孟康不過就其下流言耳若上流皆是潔水則漢志
當載潔水於黎陽不當於東武陽高唐言潔水所出
也又以孟康云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潔耳因據水

十二

經注武陽以下河潔仍自別行議孟氏惟用潔之非
余謂武陽以上本非潔而自醴渠以後已並被以潔
名王莽後武陽以下河潔雖各有其道而纏絡不離
故仍以用潔名之不必斤斤於禹時故道亦如濟水
之於大小清河枉渚交岐亦非全爲清河之道而仍
存清河之名也

三江

禹貢揚州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導濊東爲北江導江
東爲中江而無南江漢志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
州川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吳南
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三言揚州川則固明明以爲
揚州之所獨說者謂其綴周禮職方是也然亦何嘗
非以詮禹貢蓋禹貢揚州本有三江旣入之文也漢
志蜀郡湔氐道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
都入海此卽毗陵之北江也是則班氏固以北江爲
正流並不涉荆溪之中江可知班氏但截江水之下

禹貢本義

三

流爲揚州之北江不以蕪湖之中江爲禹貢導江之
中江則吳縣之南江但以詮揚州之三江非爲導江
補南江又可知也其所以啟後儒之糾紛者石城下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酈道元遂合吳縣之南江爲一近儒雖多以酈氏爲
誤解班志然謂酈氏之傳合爲孟浪此亦非也金氏
榜禮箋云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爲南江猶岷江合言
之爲北江班志備列南江中江北江以綴職方三江
其于石城著南江源委猶于湔氐道著北江源委故
志于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

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于石城浦氏道也是金氏所云未必非班氏之旨酈氏當日亦未必不見及此又見說文有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語晉灼闕駟亦同之遂不得不宛轉傳合然亦自言未必一一得其實良由酈氏足跡不至江南未知宣歙之間重山峻嶺斷不容有自西東出入太湖之水近世魏源胡培輝皆力辯之胡績溪人以目驗得之是漢志之分江水實爲駁文無疑也

或謂分江水爲南江古有是水今日湮塞阮文達亦持是說請卽以漢志核之漢志廬江郡下云廬江出

禹貢本義

全

陵陽東南北入江此陵陽非卽丹陽郡之陵陽縣乎則廬江非卽今之清弋江乎今清弋江諸水發源黃山北流入大江安得有分江水截流而東出乎只緣今本漢志誤系于廬江郡下遂令人不覺耳詳見余稿是則以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在漢志已自相伐而後世湮沒之說更無從置喙矣

至於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之語以地望準之分江水固不能由太湖以達餘姚卽南江之枝分亦何能歷今烏程歸安德清武康餘杭錢塘合浙江以入海近儒王氏鳴盛桂氏馥謂說文江水上脫

禹貢本義

漸字其說至確蓋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經漸作浙漢志黟縣下云漸江水出南蠻夷中說文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三天子都非今黟縣之黃山乎水經漸江水注稱山海經謂之浙江漢志有漸而無漸而此於水道地望毫無差異而阮氏以說文浙漸不相次畫斷漸浙爲二溝通太湖浙江爲一不知今本說文之次第豈必盡叔重之原書別詳余說文古今本考况一水隨地變名事起鴻古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豈得謂禹貢錯出哉但晉灼闕駟酈道元所見說文已是誤本若許氏爲班氏分江水作證佐者

禹貢本義

全

真奇事也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而後上會稽是浙江不必至山陰而後名也班志所稱中江出蕪湖者亦不過江水之枝分以之說揚州之中江或爲近之若以之說禹貢導江之中江未免不倫東壩築而後中江斷塞此亦想當然之辭元和志於屯氏河張甲河皆縷析言之而於當塗溧水溧陽義興諸縣絕不提及中江知東壩未築以前亦不過溪澗細流寶宇記漢志之中江卽陽羨之溪可知晉初豈有潏滄大江變遷若此而歷代史乘并從缺如者乎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中江東南左會潏湖當亦依附漢志如南江之說初學記引鄭玄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以意

補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書正義引鄭注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正義又引鄭注東迤者爲南江阮文達因初學記并孔安國引之而孔傳實無此說謂所引鄭注亦僞但以書疏所引爲真案初學記每引古書合數家爲一金氏榜謂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其文其說是也引書曲園引證甚詳蓋鄭注東迤者爲南江是卽以彭蠡爲南江雖以之補導水而仍是一江與右會彭蠡爲南江之說原不肯也惟與所云三孔者不合阮氏欲

禹貢本義

孟

證成其三孔謂東迤者是指具區則所謂中江者將亦同班氏之出蕪湖者乎是皆遠出彭蠡之下與鄭注三江分于彭蠡者亦不合矣余謂禹貢本只有中江北江而無南江若果以彭蠡爲南江何必不云東迤爲南江北會于滙而省此三字待鄭氏補成乎蓋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者只此一江其以北江系導漾下者以漾水發源嶓冢至武都爲漢水與漢志東西漢水分流者不同別詳余水經注疏其水較大故禹貢于荊州稱江漢朝宗于海紀從未有以彭蠡與江比大者明明謂江漢同流特以漢在江北故以北江系於導

漾之下其不復稱漢而稱北江者江終大於漢於同流之中略分名實耳所稱中江者卽此毗陵入海之江非荆溪入海之江也中者正也大也不必爲中心之中有北卽有南以配之也王制有南河東河西河圖本無北河故亦鄭氏之補南江已爲贅旒僞孔傳不必以北河配之乃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明明爲臆度之辭豈有說地理而可臆度乎又以三江爲入震澤是震澤之泛濫尤甚不值一噓也

禹貢本義

孟

以荆溪爲中江松江爲南江固不若以浙江爲南江以松江爲中江之爲愈也截岷江之下流以合揚州之三江又不若舍岷江而別求三江之爲愈也緣岷江首尾見於導江非揚州之所得專旣見於導江則不必復見於揚州此古書詳略互見之法不得謂舍大而錄小也若以震澤底定連上讀則顧夷庾闡之說爲尤近焉近世說三江者以全謝山程易疇阮文班志之分江水不言南江以鄭氏分江合南江爲誤猶可言也而以班志之岷江不云北江遂謂毗陵之北江非指禹貢不可言也阮氏力辨鄭氏穀水注之誤是矣而仍依附漢志之分江江水經注之南江未免泥古而不證今又通以導江之中江江北江合揚州之三江爲一明爲申鄭亦讀班鄭未審也

九江

禹貢九江荊州兩見導山導江兩見漢志尋陽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續漢志同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爲九道與班氏東合大江義合而鄭氏書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而不言其地山海經澧沅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浦在九江之間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太康地記引劉歆說九江以爲湖漢九水入彭澤茲數說者後世皆有所宗唯劉歆說從之者頗少顧棟高尙書疑從之水經贛水注亦引歆說而

禹貢本義

十六

明明言是王莽改豫章爲九江之故並非以說禹貢且篇末言總納十川同臻一瀆則不以爲九江甚明全謝山謂鄭氏宗劉歆九江之說非也鄭氏說今宗漢學者多曲附之且謂與班義無殊無論山溪之水不足當九江之稱卽今求之尋陽下雋亦無此山溪之九水唯山海經漢志之說至今聚訟不休莫衷一是宗山海經水經者自宋胡旦以下至國朝胡渭等多從之然洞庭九水其更置不一且以巴陵爲東陵於古無徵蓋巴陵實古之巴邱至吳始立爲巴陵縣水經於澧沅諸水皆云注江而注云凡此諸水皆注於洞庭之陂是

乃湘水非江川是鄭氏不以洞庭諸水爲九江審矣宗漢志說者近世大抵同之成孺至立十六證以申班義然終無解於尋陽於禹貢爲揚州非荊州漢志續漢志廬江及九江郡並屬揚州元和志因其不合禹貢始劃改彭蠡以東爲揚州界尋陽九江以西爲荊州界此有意敷合實非典據也至近時魏源書古微謂洞庭在下雋南非在下雋西北力辨洞庭爲九江之非是矣而以荊州隄防所云九穴當九江謂卽虎渡調絃楊林等穴不知此皆後世隄防之所留以泄江水者何能以之說禹貢又謂秦九江郡治壽春

禹貢本義

十七

是因楚都壽春並故都郢中之藪澤而徙之審如是以秦漢兩朝之制同於王莽則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爲郢書燕說矣又因桑欽治古文而以山水澤地所云爲古文家說以漢志所稱皆今文家說無論所分今古文未必悉當漢志亦多古文說山水澤地亦未必桑欽著山海經楚地記豈亦有今古文傳授家法之不同與然則亦騎牆之見也余謂下雋之九江是荊州之九江尋陽之九江是導江之九江蓋長江數千里江水枝分何必只一見見於荊州者卽不必見於導江見於導江者卽不必見於揚州此古文詳略互見之法不

然澧爲荊州之地東陵爲揚州之地則導水篇可不立矣梁州有沱潛荊州又有沱水經言九江在下雋西北江水注陸水出下雋縣西故長沙舊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元和志下雋故城在唐年縣西南一百六里又元和志通典並云巴陵爲漢下雋縣地故圖經謂在通城縣西是也或據後漢馬援傳征武陵蠻軍次下雋議從壺頭從充兩道入章懷注故城在辰州沅陵縣是已出充縣之南壺頭之西果爾則漢志當屬武陵郡不當屬長沙郡宋元嘉亦不當割屬巴陵郡是知下雋城在通城不在沅陵審矣今

禹貢本義

九

以下雋西北準之則當在公安安鄉之間地勢平行水經注有景淪諸陂湖當時洲港縱橫所謂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以之當下雋西北之九江卽禹貢荊州之九江其地望正合若尋陽之九江上有江夏之西陵下有金蘭之東陵於導江之義無不合正不必斤斤於荆揚界限或謂荊州既有九江未必揚州之九江其數恰與之合應之曰九者極數也言其甚多不必限以九也此當以汪容甫釋三九之義詮之經典釋文所載尋陽地記張須元緣江圖臚列九水之名參錯不一皆後世附會之說實未

足據九河之名雖載爾雅恐亦非禹時舊名

禹貢本義

九

沱潛既道

禹貢梁荆皆有沱潛漢志蜀郡郫縣江沱在西北東入江汶江道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水此梁州之沱也經注謂此開明之所鑿非禹迹南郡枝江縣江沱在西東入江此荆州之沱也是沱之爲義首出江尾入江毫無疑義書疏引鄭注郫縣江沱首不於江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又引鄭注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此鄭注與漢志立異之始然漢志之郫首出江尾入江至今不異荆州之沱

禹貢本義

三

漢志既立枝江縣則其時首出江可知至康成時乃皆謂首不出江豈有變遷與然洲不百不出王者明見宋書水經注言之鑿鑿與漢志合符原鄭氏所爲以郫水當梁州之沱以夏水當荆州之沱者以所見郫縣枝江之沱首不出江耳使所見郫縣枝江之沱首出江則必不以郫水當梁州之沱以夏水當荆州之沱是鄭解梁荆之沱雖殊而其詮沱之義與漢志仍同也說文沱江別流也毛傳沱江之別者爾雅江爲沱李巡云江溢出流爲沱郭璞云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此皆言沱首出江亦未嘗言尾不入江爾

雅云決復入爲汜毛傳同說文云汜水別復入也釋

名水決復入爲汜呂忱說同沱爲江之別汜爲水之別是汜之爲義與沱不殊特解有詳略耳說文此例甚多故水經注於枝江之沱云江汜枝分直以汜詁沱而近來治班志者據爾雅毛傳說文謂其誤以汜爲沱治水經者又謂其誤以沱爲汜雖以成孺之專釋班志且以爲非不思鄭氏雖有夏水之說與漢志異然出江入沔仍入江鄭氏但未言其終耳其實仍以尾入江爲義不然則梁州之郫郫皆當云別而復入爲江之汜矣試問梁州郫郫不足當江沱又將

禹貢本義

三

以何水當江沱耶豈能謂禹貢江沱皆江汜之誤耶詩之江有沱江有汜變文以協韻不必沱汜之義不同也

漢志巫縣下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此不過言夷水出巫縣耳並不言夷水首受江而水經則云夷水別出巴郡魚復縣江江水篇亦云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若夷水由江水分出者而鄭氏只以縣有夷溪解之絕無分江之說蓋已明知經爲誤特未頌言駁之耳而胡渭等遂指爲荆州之沱其致誤之由以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

巴郡拒捍關之口章懷注扞關在巴山縣寰宇記巴山在長陽縣南七十里不知水經云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是知捍關必去江關不遠故連言之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續漢志同豈得在長陽縣南果爾則在古恨山縣南當屬武陵郡何以徐廣司馬彪皆以屬巴郡耶余嘗由清江上溯至資邱舟行止此其間灘險以數十百計兩岸山峽壁立處較巫峽又狹數倍由資邱以上則崎嶇更甚其水有懸崖數十丈若瀑布者必不可以通舟若古時又有江水並流勢必漫山溢谷非唯險逾三峽將沙渠恨山之間無居民矣今按大江夔巫南岸之水唯巫山之觀渡河與建始之蒲漳溪相近而中隔大石嶺觀渡北流蒲溪南下安能逾嶺相通觀渡之上有大溪河由瞿塘入江源出十二關與建始之龍溪亦相近而關嶺重疊亦斷無通理不知此捍關特在江之南岸近夷水故酈於江水篇中亦載之其言臨江據水者臨大江據夷水也以今準之當卽野關司非必江水由此溢出也

禹貢本義

三

涇屬渭汭

書涇屬渭汭鄭注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志安定郡涇陽升頭山在西涇水所出東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過安定右扶風左馮翊水經注涇水篇已佚而渭水注言渭水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墓在今西安府治東北左則涇水注之則入渭之處與漢志不甚殊考涇源出今甘肅平涼西北至陝西高陵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漢志千六百里鄭作千六百里里短故也而鄭乃云涇渭皆幾二千里知其合涇水入渭而連言也辛氏三秦記涇渭合流三百里清濁不雜是尤涇渭

禹貢本義

三

合流而各蓋古時凡水之源長短相若卽例得互受入河之證通稱是兩水相等之證禹貢江漢朝宗於海東爲北江入於海系之導漾下卽其例也余別有詳說漢志水經注此類尤多宋儒多不知其例於導漾下東爲北江之文且有疑其爲衍文者至於涇屬渭汭則皆囿圖讀過惟易氏祓言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而入渭又至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間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爲得其解與鄭氏說合但未舉禹貢漢志水經注之例比擬之耳而胡東樵反以爲好異喜新創爲雍州有二渭

汭之說謂此渭汭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襄德縣地同一渭汭而前後所指各別眞所謂支離之談也不知洛入河處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則涇入渭處當謂之涇汭何以言渭汭乎卽如其說則此經之渭汭是指涇入渭處言乎抑指渭入河處言乎其說窮矣王西莊亦從東樵說今以先秦以上古書證之左傳襄十四年經晉師伐秦至棧林傳諸侯之師及涇不濟鄭子蟜衛北宮懿子勸之濟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棧林不獲成焉史記秦景公十八年晉悼公敗秦師迫度涇至於棧林

禹貢本義

三

而還卽此事也杜注只言棧林秦地不言所在疏引世本云棧林卽京兆鄭縣鄭爲今華州是晉師自東北渡河而來當渡渭而至棧林何得云渡涇涇自高陵已入渭遠在華州之西二百里考是役諸侯皆不欲進復以軍帥不及取成而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若晉師果度涇則已深入秦境豈得謂之遷延乎是知所云度涇者卽度渭也又成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於新楚杜注但云侯麗秦地亦不言所在至劉伯莊始言侯麗在涇陽縣境此不知晉師不至涇陽

特因度涇而懸揣之一統志謂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又因伯莊言而臆度之路史與盟會圖皆云麗與驪通卽驪戎國始皇二十五年置麗邑則在今臨潼境以地望準之羅泌說是此亦謂涇卽渭之證也秦策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是時秦都咸陽在涇之南而云南帶涇渭則亦是據涇入渭後合言之也不然則范雎之言爲不識形勢矣得此諸證足知古時水道互受通稱之例前有鄭氏後有易氏經旨大明無庸致疑至蔡傳謂涇渭汭三水之說黃東發鄒季友等已辨駁之無容復置議也

禹貢本義

三

大別

大別在安豐西南班鄭京相璠無異說自杜預始獻疑焉元和志遂以魯山當大別此後皆宗其說近世考禹貢者重理漢志洪亮吉設十四證以申班鄭論者服其詳確然以之詮左傳誠有合矣而以之說禹貢終嫌去漢水太遠邵陽魏源欲以安陸易安豐謂是橫尾之互易而以天門之大月山當大別考諸地志皆無此目魏氏所據者府志鄉俗後起之名不可以質大雅況天門潛江之間原隰平衍即小有邱垤不足以說禹貢若果有此山杜預鄭道元何不聞之

禹貢本義

三

且與三澨內方逼邇亦非禹貢特出之旨所惜魏氏知禹時漢水入江不在魯山自後湖下通瀕口陽邏至蘄州而江漢始一合乃不於魯山之下求大別而於魯山之上求大別不知魯山之上本無大別也按漢志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沮水即漢水也又云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是明明以江夏沙羨爲漢水入江之處其地非魯山而何水經沔水注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又江水注引地說云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翼際即魯山一云漢水入江一云至翼際入

江兩說似不合而鄭氏仍云大別今不知所在足知地說原文當是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鄭氏分截引之耳然翼際山本屬江夏沙羨與漢志亦無不合而於翼際山之上綴以觸大別之陂似欲合禹貢漢志爲一而無大別實地故增以觸陂二字謂但及山之麓耳至杜征南又求近漢之山不得故以不知所在闕之其實自漢時漢水入江已不近大別而漢志復載大別在六安安豐西南者以存古尙書家舊說耳漢志存故述又載當時水道詳見金 余楚人也嘗往來光黃間見夫義陽三關山嶺

禹貢本義

三

重疊綿連數百里自松子關延袤而南至黃岡北之大崎山復高竦入雲迤邐至陽邏始橫障江湄此山由漢口下黃州沿江皆見之又嘗由陽邏上之水口遡五湖牛湖桑台湖其間廣袤數百里陂沱縱橫西望京山鍾祥二縣無山阜之間隔水經注所謂武口上通安陸之延頭者尙可按圖而得疑古時漢水由安陸通宋河東趨絕潁河入諸陂湖至陽邏南入江其自安陸以下天門潛江以上是漢水枝津分流爲禹貢荊州之潛荊州之潛故籍無徵良由漢水變遷在秦漢以上潛江立縣雖出晚近然 亦必有自宋河不受漢水漢水始由枝津下潛江天

門至漢陽魯山人江又按水經決水出應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俗名爲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江水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雩即大別也檀公峴在松子關雩婁逼近安豐然則自松子關至大崎山上古只稱大別春秋時始分爲大小二別大崎山當卽所謂小別自漢水改流大崎山已失小別之目惟檀公峴尙稱大別爲酈道元所聞而去漢水太遠故酈氏不敢敷以禹貢使道元能身歷江漢之游當必有以通之或疑大崎山旣爲大別在漢時實與西陵邾縣相近漢志何不云在邾縣北或西陵東而必以安

禹貢本義

天

豐西南爲說者自是據其山之首尾而言首爲檀公峴尾爲大崎山此山亦不必全錄安豐西南二字所括以武功之東太行山直出燕禹貢據大別之尾固不姑大別之首在安豐也是則漢水自陽邏入江大別已在指顧間禹貢以之表望歷歷不爽此雖意揣實爲目驗王西莊亦知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綿延西南趨江而謂漢水逕行插入其腹不知漢東自橫尾山之南實無足以擬大別漢水亦不能觸其陂也

衡山

禹貢衡陽衡山兩見荊州之衡陽自應以漢志湘南之衡山爲據若導山之衡山說者亦主湘南達以下然無論漢志之九江在潯陽湘南之衡山在其南不得南至衡山而後北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卽宋儒指洞庭爲九江湘南之衡山亦在其南亦不得先至衡山而後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案敷淺原在歷陵爲今九江德安縣地今由衡山東北出醴陵萬載義寧武寧徑至德安何緣西北走洞庭而後東出德安也若從晁氏歷陵在鄱陽則尤爲迂遠宋人亦知由衡山

禹貢本義

天

過敷淺原不經洞庭以越洞庭之尾敷合之不知洞庭之尾但有湘水耳何得統以九江案爾雅江南衡又云霍山爲南岳郭璞注稱漢武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天柱書郊祀志並云又云霍山爲南岳名稱自古非始武帝近儒多以爾雅爲附會漢制胡渭生案霍山爲南岳見於說苑白虎通說文水經雖皆在漢武後而尙書大傳有中祀霍山及奠南方霍山之文是霍山之載祀典實出三代非漢武馮空指實也盛之荊州記衡山者五嶽之南嶽也其來尙矣至于軒轅乃以瀟湘之山爲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蓋因其余因博考先秦古書而知霍山實名衡山請立

五證以明之國策魏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此文山不可考是之非衡山在其北若是湘南之衡山安得在彭蠡洞庭之北其爲澧縣之霍山無疑其證一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自彭城西南渡淮水之衡山正義引括地大謬之南郡浮江至湘山祠是渡淮先至衡山而後浮江則此衡山爲霍山何疑其證二史記月表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漢書項邾縣在漢屬江夏郡漢書地理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卽指吳芮也考吳芮初封時僅有邾麥安豐安風陽泉五縣後高

禹貢本義

三

祖徙之始有長沙豫章郡等縣詳見劉文洪楚漢疆域記而其初封卽稱衡山王豈非以霍山在其境內也其證三風俗通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解者謂應氏指湘南之衡山一名霍段氏說文宗之按爾雅大山宮小山霍今天柱山中峰小四圍有大山繞之若湘南之衡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右皆在其下是天柱可名爲霍山岫巘不可名爲霍山知應劭所指是卽天柱而言其證四山海經中次八經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郭氏無注案此經自荆山至琴鼓今雖不盡可考而女几山見水經注滄水見漢志大抵皆江北之山其不

得渡江而南可知其證五有此五證則禹貢導山從霍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道理較爲徑直不煩解說矣惜乎郭氏但以爾雅爲古而未嘗以禹貢證之也

禹貢本義

三

黑水 三危

禹貢黑水三見三危兩見黑水西河惟雍州此雍州之黑水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此梁州之黑水也導黑水亦梁州之黑水也三危既宅此雍州之三危也導黑水至於三危此梁州之三危也在禹貢並未有合雍梁之黑水三危爲一之文通典云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屈原天問云黑水玄趾三危安在此在戰國時已莫能知其處所故漢人治尚書者不能言之班固網羅今古文亦無詳說惟益州滇池下有黑水祠一語至鄭康成則云黑水今中國無也山海

禹貢本義

三

經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郭氏無注然此文在南山經當屬梁州與雍州無涉或以雲南之雞山當之又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注亦未確今在敦煌郡尚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三危山在敦煌南此雍州之三危與梁州亦無涉鄭康成引地說云三危之山在鳥鼠山之西南當岷山書正義引張揖云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岷山相近司馬相如傳注水經江水過江陽郡雒水從三危山東南注之酈注三危山在敦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此數說似有合雍梁之三危爲一者水

禹貢本義

三

經注缺黑水篇書正義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此則明明合雍梁之黑水三危貫而一之僞孔傳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亦似窺見水經者奈雍梁之間實無此水道書正義以大流解之但南北數千里山水間隔斷無截越之理於是或謂金沙江或謂葉榆水或謂瀾滄江或謂怒江異說紛紛不難擯禹迹於五服荒徼之外豈知古人簡質遇水之清澄者卽謂之白水遇水之深黝者卽謂之黑水故古書所載字內白水黑水不可勝紀後世通稱遂古何獨不然雍州之黑水難以確指然有張掖記御覽引黑水出縣界雞山又有水經以爲證是以漢志之羌谷水當之約略是矣至於梁州之黑水自應以漢志黑水祠左右求之如河水有河水祠江水有江水祠濟水有濟水祠皆與河江濟相近或以黑水爲望祭非也今求與黑水祠近者其南盤江乎南盤之下流爲鬱水鬱者黑也其入南海在揚州之域故不以黑水專屬梁州而別出於導水陶文毅蜀輶日記云禹貢言黑水有三一雍一梁一至三危入於南海本非一處亦猶雍有沮水充又有沮水梁有蒙山徐亦有蒙山不必強合爲一

也斯義發自閻百詩惟文毅以牂柯江當黑水其流似短百詩以九江同在荊州與例亦不合蓋梁荆之江水不妨導江之出揚州也雍州之河水不妨導河之至充冀也吳起云三苗之國右洞庭左彭蠡西羌傳云三苗國近南岳是三苗故地可指而三危故地無聞焉樊綽所指南詔羅些城但以意名之未爲確據竊意黑水之三危本爲三苗舊地舜竄於敦煌仍以其所居名三危亦如朔方之有渠搜安定之有月支上郡之有龜茲逮禹貢之渠搜無傳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鐵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說里古渠搜國也此非兩漢經師之言恐亦未足據說

禹貢本義

禹

者遂以朔方之渠搜當之水經河水注此與導黑水尚書釋文

之三危粘連於雍州事同一律然謂安定之月支上郡之龜茲並爲西域故國可乎嗟乎異地同名本經昭然而千載說禹貢者必併爲一地今余爲一一離之雖創解實本義以俟知言以俟來哲

北過降水

禹貢冀州至于衡漳導河又云北過降水漢志上黨郡長子下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沾下云大叟谷清漳水所出又於屯留下載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注引作入漳是鄭又信都國信都下云故漳海氏意改非漢志原文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水經注言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開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是屯留之降卽信都之降漳降本爲一水特因所出之地不同當時各有其名及漳降合流則互受通稱謂降入漳可

禹貢本義

禹

也謂漳入降亦可也如漢志湖漢水豫章水至漢以後則漳水之名甚著而降水之名隱故水經注於屯留合流處卽謂絳水入漳後人見漢志於信都載絳水東入海又見水經注有信都復見絳名遂以爲卽禹貢北過降水之地在信都康成據地說河過降水信都不容此數是鄭氏已於是大陸在南禹貢不當誤以信都爲河之過降言先過降水而後至大陸不知此漢志言漳絳與大河分流入海之地非以綴禹貢大河過降之地也按故大河自鄴北流至斥章卽與漳水會故應劭於漢志斥章下注云漳水出沾北入河是河之過降已在

斥章禹貢雖指亦謂而自宿胥口以下酈氏不詳禹河之過降在此而自宿胥口以下酈氏不詳禹河故瀆於洹水過內黃處亦不言絕禹河故瀆而東於漳水至斥章處但言禹貢衡漳在此而不言北過降水卽在此者其故何耶緣康成以屯氏河當禹迹酈氏以爲近之遂於河水注載降水於沙邱堰又於漳水注言衡漳舊道與屯氏相亂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是酈氏不以斥章爲降水入河之地而以沙邱堰爲降水入河之地也其云信都復見絳名特以應漢志云爾其下卽接屯氏與衡漳相亂而後言河之過降又卽接云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若至信都不得

禹貢本義

三

言下至大陸是酈氏不以信都爲河之過降斷斷矣後人讀漢志水經注不審紛紛辨難皆由未知漳降不得至信都始入河又由未知漳水至斥章入河後與河同流至信都又東出也通典旣以漳水入河在肥鄉縣界又以河之過降在信都是未知漳降與河同流之例蓋古人脈水之法有非可以後世概言者禹貢導沔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據漢志濟至武德入河至滎陽溢出是與河同流數十里始別出爲滎瀆也尤可證者清水自黎陽已入河而漢志於內黃云清水出南酈道元謂內黃無清水可來蓋

河徙南注清水瀆移經流逕絕餘目尙存故東川有清河之稱是河未徙以前清河合大河同流六七百里又出爲清河故漢時因其故瀆立爲清河郡水經云淇水過廣宗縣東爲清河若謂旣入不當復出無論大河已徙廣宗不當有清河卽大河未徙廣宗亦不當有清河也水經注此例最多詳余漢志釋例或謂康成以屯氏爲禹迹酈氏以之說河之過降而於斥章以下又確鑿言漳水北流至信都以應漢志何耶應之曰酈東之河明載漢志信都之絳明綴禹貢是皆蘭臺繕籍豈同鄉壁虛造所以大河雖由屯

禹貢本義

三

氏而東亦不得以漳絳之故瀆明見載籍者盡滅其迹况史記河渠書於是禹乃鑿二渠北載之高地漢志同卽王橫所謂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之說也此非漢志酈東大河不足以當之酈東大河爲禹迹胡渭列十五證以明之其說是也唯漳降自斥章入河後卽與河同流至信都而漳降又分出東流故漢志綴以禹貢言降卽追河徙而漳降同河水之道故漢志云故漳河在北言漳卽酈氏敘漳水卽以敘降水自斥章以下又卽以敘禹河故瀆正不必兩載使人可推尋而得之胡氏未知此例謂信都之降

水是漢代一時之徙流不可以說禹貢此胡氏據河已徙爲言故有斯疑不知河未徙時漳降與河同流至信都河北出以漳池河漳降東流既合復分禹貢在北知之漢志多此例有何不可

然謂屯氏河爲非禹迹乎孟康解禹廝二渠一則漯川今所行也一則貝邱王莽時空是孟康卽以王莽北瀆爲禹河矣顯與周譜定王五年河徙之說背故近儒多駁之然史漢於武帝塞瓠子河時並云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所謂二渠者非漯川貝邱而何則孟康之說不爲無徵矣豈獨此乎公羊傳僖公十四年

禹貢本義

三

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沙鹿卽沙邱堰與屯氏河近與鄴東河遠僖公之十四年在周定王五年前四十四年若謂周譜足據將公羊傳爲鑿言乎河徙大事春秋不書史記三代世表不書河渠書不書周譜之說始附於溝洫志之末班氏似亦綴舊聞而非以爲實證宿胥口卽賈讓策之遮害亭而賈讓不言爲禹河故瀆班固敘傳言唯河爲艱商竭周移是知河在商周之際旋決旋復倏北倏東不止一次故盤庚之五遷已成殷墟而沙鹿之崩又鄰河襲偏據屯氏而信都復見絳名偏據鄴東而戚城明在河右

去古已遠不能定知往復之歲月周譜所言不過紀其一次之遷流耳觀鄆氏云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于東北徙駭瀆聯漳降同逆之狀粗分陂漳之舍猶在是知其徑通班鄭會萃王橫賈讓尋圖訪蹟證古驗今不爲騎牆之見意斷之辭以待好學深思之士之推求末學庸受宜其不能窺其津涯也

禹貢本義

三

清河是說最後出似足解史漢復禹舊迹之紛然所列九證今以故書校之並非也無論公羊傳僖十四年沙鹿崩爲河上之邑在周定王前襄十四年孫文子如戚歌巧言之卒章其詩有居河之麋之文哀二年趙鞅納衛太子蒯聵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杜注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水經注亦云今頓邱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河上之邑諸地志皆言戚城在開州北七里於故書無不合而焦氏乃以淇澳之頓邱當魏晉之頓邱郡而不悟與衛縣西不合是左傳

毛詩及杜預酈道元皆失地望矣國策周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高誘注故觀邑也臨河津故曰觀津竹書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津其地在頓邱東北是皆河已徙之證河渠書溝洫志並言河決瓠子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是元光河從北瀆復徙非從鄴東始徙也況商竭周移班固明云唯河爲難安得屬之清河至於春秋不書河徙或者少有衝決旋復如故爲害不鉅故略之亦如八枝代絕不見於春秋又何說耶況焦氏所據元光三

禹貢本義

卑

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閩若璩云東南句絕流入勃海是已爲東漢河流之見端故此年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卽瓠子河也以瓠子河爲王莽河眞所謂侈口而談不顧其安者矣孫志祖謂河徙在周貞定王五年於左傳亦不合無庸置辨矣余更有進者禹廐二渠孟康謂一則貝邱一則漯川漯川爲一渠始見孟康後人無異議然史記云河行平地數爲敗禹乃廐二渠北載之高地漯川非平地乎二渠一載高地一行平地則河勢趨平地頓邱瓠子之決恐不在漢武時矣余疑禹之二渠卽指鄴東與貝邱貝邱雖不及鄴東之高而以視漯川則漯川

卑矣故孟康所言二渠一則漯川一則貝邱當以武帝塞瓠子時爲言以貝邱本爲禹迹故史漢並言復禹舊迹若貝邱本非禹迹馬遷班固何蹟蹟若此然茫茫禹迹遙遙數千載冥搜獨契誰其質之

禹貢本義

卑二

又東至于澧

史記作醴集解引孔安國及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書正義又引鄭曰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則此言至于醴者當以鄭氏陵名爲正水經注汝水口又濁漳水注其水與醴通爲唯鄭氏所指之醴衡津是皆水名爲醴澧通用之證陵縣去江太遠又置於後漢故後儒多不從之惟元以爲仍理馬王孔之說書正義及史記索隱並引楚辭濯余佩兮澧浦爲證案漢志澧水入沅水經澧水

禹貢本義

聖

合沅水資水入江水經注則澧水入沅以入湖又合湘水以入江觀酈氏所云澧沅資諸水皆注於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又云江水右會湘水是以湘水爲正流並不以澧水爲入江索隱引虞喜志林以澧是江沅之別流其說不足據於是袁中道之說出焉其遊澧記曰酈道元注水經於江陵枚迴洲下有南北江之名南江卽江水由澧入洞庭道也陵谷變遷今之大江始獨專其澎湃而南江之跡稍稍湮滅僅爲衣帶細流然江水會澧故道猶可考云胡渭嘆爲精覈於是以虎渡新開之水口當南江正流南注於澧水以巧合禹貢

東至于澧之文自是以後經學家言多沿其說雖以王鳴盛墨守鄭說其於沱潛旣道之下亦引寰宇記內江外江之說而以南逕公安入洞庭爲外江近時馬徵麟長江圖說又以松滋之采穴口爲南江經流於水經注湘水東北入於大江謂之江會也解之云湘至巴邱入江者入南江也及過巴邱而東迤北至三江口與北江會故古謂之江會也此皆誤讀水經注寰宇記之文未嘗考其源流變遷者也請爲三證以明之按漢志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此卽指枝江之百里洲而言蓋漢志於凡水之大者皆注

禹貢本義

聖

其原委過幾郡行幾千幾百里江沱出西東入江者明其分出於枝江之西而合於枝江之東也此無可疑者惟水經注於枚迴洲下云江水自此兩分爲南北此不過以下有故鄉洲龍洲龍洲邠里洲燕尾洲諸洲在江之中故分爲南北江觀其下斷洲通會之文是明明謂南北江合會也又云江大自此始也江中已無洲故云江大也寰宇記於百里洲下引荊州圖副云其上寬廣土沃人豐陂潭所產足穰儉歲特宜五穀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內江此明明第就百里洲爲說洲南爲外洲北爲內皆足證明漢志之

江沱何曾有江水自采穴虎渡溢出之文此一證也說南江者謂昔與北江同其澎湃今爲衣帶細流而指采穴虎渡之道積漸淤塞不知北宋以前並無此衣帶細流考虎渡始於宋乾道七年荆湖北路漕臣李燾脩虎渡堤江陵舊志以爲漢時法雄有惠政虎渡江去不知後漢書法雄傳有虎害消息事無渡江事此因宋均采穴則起於元明之開鑿更無依據考漢志南郡高成縣沱山沱水所出東入縣縣水南當作北至華容入江郭璞山海經注亦云沱水自華容入江水經注油水自公安北流入江沱水亦合油水而

禹貢本義

器

北入於江是古時大江南岸之沱水油水皆由西南而東北流入大江安得有大江之水反南流入洞庭乎推原鴻古大江南北皆爲澤國及沱潛旣道雲土夢作又南北始可耕作故北岸之夏浦等水分江入沱南岸之沱油等水北注於江晉宋而下夏浦爲堤所隔不復受江惟沱油等水尙北流入江暨乎江堤日增江身日高今江水落時較隄內平地猶高丈餘蓋沙泥所壅也沱油之水亦折而南誠由漢志水經注細繹之則江水入澧之道非唯無其迹亦無其理此二證也鄭氏注以枝江之沱尾入江首不出江議漢志而別以江陵之夏水

當之此必後漢時百里洲之首有與岸上沙磧相連之處故云然鄭氏博極羣書若果有南江故道從孱陵過下雋入江則鄭氏何不以此爲江之沱而萬不得已求之於夏漲冬涸之夏水乎且如果有南江故道則於禹貢東至于澧之文已無異議鄭氏又何必於後漢所置之醴陵而擬議其辭不敢質言之乎此三證也或又謂水經注油水東有景口景口東有淪口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又澧水東過作唐縣北左合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沙口即江水注所謂生是江口南通澧浦者是江水入澧之故道案此

禹貢本義

器

說較虎穴采穴爲稍古然亦不可以爲南江蓋水經注所謂景口淪口沙口者此特因江水滿溢有時由此諸口而入不過涓流滯注而已今亦并諸口湮滅不可考且如虎渡采穴之口雖可行舟而湖水泛漲時亦往往倒灌入江可見公安以南地勢平衍與大江高下不甚懸殊江漲則南流湖溢則北注正如榮播河濟往復徑通何能據以爲大江之故瀆乎會萃往籍綜覽形勢禹貢之醴終當以鄭氏爲正蓋長江所納諸水以洞庭漢水鄱湖爲最大漾沔彭蠡見於禹貢而湘沅諸水不載焉郭璞注山海經云江湘沅

水共會於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水經注亦稱江水右會湘水爲江水會其水既浩汗又有城陵磯以爲阻障合於禹貢言至于者皆有阜陵以爲表識之義竊意古時臨湘之南醴陵之北本有醴稱故後漢分臨湘立醴陵縣必亦考諸故籍始以氏縣史記表有醴陵侯越呂后四年封而後知鄭氏所謂因以陵名縣之意不過藉後漢之縣以爲識志非必江水逼邇縣治也水經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酈氏雖未能指爲古何縣安知非越侯醴陵故城乎王鳴盛疑城陵磯即古醴陵誠有見之言惜其又以城陵山之故城疑爲漢臨湘不知漢臨湘即今長沙縣也此余三十年前舊作文太繁冗今刪而存之

禹貢本義

吳

尚書逸考

同治壬申正月城西
草堂開雕五月五後

序

吾師徐同叔先生撰尚書逸湯誓考六卷繼曉堂而
之既卒業肅然起曰偉哉先生之有功於聖經也
秦火以後伏生傳書老多遺忘孔壁古簡旋復漸滅尚
書之存者僅矣幸其佚文散見周秦人書殘句隻字罔
非瓊寶晉人作偽專工剽掠掇拾既多至亂篇目術令
以為禹謨湯刑以為伊訓天明以為說命嗣征以為武
成並詳先生所著逸經考中然而由宋至於

皇朝諸儒羣起而攻之聲罪致討亦既有定論矣乃惟
逸湯誓之竄入偽湯詁者易禱旱之詞為伐桀之語顛

逸湯誓考序

倒事實厥罪尤大而後人能挾其勦竊之妄不能正其
變亂之辜則實由孔班誤於前皇邢踵於後諸儒既崇
漢學又膠成見於是數千年來承訛襲舛沿至今日而
禱旱之誓之義甚明易曉者昏昏若長夜惛惛若夢寐
更無人焉大聲疾呼一破積錮甚可痛也夫前聖經訓
後聖定之以垂教萬世辟如日月之代明詎容紊其行
度星宿之昭回豈得失其經紀今湯誓雖亡其軼則見
於論語國語其詳則證之墨戶荀呂是為禱旱昭然明
白乃始而錯解之既而剽竊之至乎既發偽覆而莫悟
其悖繆本事甚或妄訾諸子而反誣以增改原文坐使

古聖王罪己應天其言足爲遇變修省之常法其事足爲雩祭告天之恆典者從茲湮泯無可考究而先生乃擴清羣說起而是正之根據古書合而考定之沈晦二千載彰顯於一旦此其有功於聖經爲何如耶願或者曰是則然矣雖然詮釋一義動數百言得無詞之煩耶繼聰竊以爲不然夫解經猶折獄也伐桀之訛察於麗而斷制之者爲孔君則西漢之大儒也聽其辭而閱實之者爲班氏則東漢之碩彥也爰書既定法吏相承不矜無辜而師聽於單辭者則兩晉以來之經生也積重難返至今日始知其枉而欲以明允反定讞雖伯夷咎

逸陽耆老陳序

二

繇復生於世其能出片言遽折之耶是必察辭於差又必明啟刑書而胥占之廣其徵引而兩造具備多其比例而五辭簡孚而後乃稽其疑而決其疵正其僭亂而別其良佞夫而後獄成而可以審克之矣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先生之繁引博證以斷歸一是者意猶是也而曰吾自暢其說而固非詰經體也則所謂夫子自道者也惟是繼聰學殖謏陋老而益落其於經術尤更荒蕪自慚不能仰測高深發明師說邇者以修葺鄞志之役追隨函丈於今四年每當纂述之暇時聞治經之說開我茅塞略知徑竇茲誓考成書將付削氏

謂繼聰屬在門牆宜序其後繼聰旣以不朽之盛業爲先生賀又以挂名於末簡私自慶幸而猶懼讀是書者厭其繁詞而或妄以秦近君之說堯典相例也是用原先生不得不作之意與作之而不得不詳盡之故以告學人有道之士一共賞晰之也

同治十年十二月鎮海弟子陳繼聰謹序

逸陽耆老陳序

三

序

當代宏碩之彥咸尚漢學夫劉祚四百去古未遠經師踵武授受親切下視宋元憑臆解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然其時講席各尊所聞師傳既殊門戶遂判經說同異天子制詔以臨決之而復駁許箴何詰難不已概曰宗漢孰適主也今專門之學惟知墨守工其佞悅萬口一聲微或乖違律同非聖甚乃據他引之文改本經之字信傳解之說皆古書之訛高立崖岸自命游夏此近儒之痼疾也殷湯邁旱禱天有誓顧其篇名同於伐桀經有論語傳有國語子有荀墨尸呂凡所徵據胥本禳

還湯誓考序

一

災之作鮮涉革夏之事中厄秦火兩誓俱燼濟南口授伐桀之誓僅存禱旱一篇於焉絕矣然古文灰滅散見尚多儒墨雜家章灼可考棘下生手注論語實引墨說而原標大旱率指伐桀強甲比乙墨始受冤班固章昭貽惑滋甚東晉尚書劉誓爲詁淆亂舊籍誣罔聖經自宋迄今明正厥罪顧諸家能攻梅氏之非猶沿孔君之誤但知爲伐桀之誓之逸文不知爲禱旱之誓之賸簡於是援孔詰墨揣其增竄執子孫傳聞之言疑祖父親見之策過尚漢學流極至此雖喙之長惡能解哉粵惟古先哲王遇災修行六事責躬不憚己犧爲天下請命

心軫乎兆民而誠格乎上帝記言於太史而垂範於將來雖梁隋季世偶罹旱災猶舉理獄振困進賢黜邪諸事明布爲令用殷禮也而原書久佚舊典殆湮徒有旁引之辭莫任補亡之責識者懼焉同叔先生篤嗜經訓博綜羣言融會漢宋無所偏倚爰作還湯誓考一書根據先秦以糾眾難汎覽曲證敷暢厥辭數千百年沈鬱晦塞之篇粲然復著誠先聖之功臣曠世之傑構也猥以弁文命及下走謹述大旨贊於簡端固始蔣湘南云爲漢學者斥宋之專爲宋學者譏漢之瑣要其尊仰周人手定書也吾從周曰周學而已蒙習斯語心竊取之

還湯誓考序

二

三復是編亮哉其周學乎

同治十年十一月同縣董沛謹序

尙書逸湯誓考目

卷一

徵引篇第一

周秦古書引逸湯誓文

非伐篇第二

論逸湯誓非伐桀之誓

早禱篇第三

論逸湯誓以禱旱而作

稱誓篇第四

論禱亦稱誓

卷二

逸湯誓考目

兩同篇第五

論商書有二湯誓

湯說篇第六

論墨子引逸湯誓稱湯說

偽誥篇第七

論偽湯誥剽竊逸湯誓之妄

卷三

考證篇第八上

今考定逸湯誓并疏證上

卷四

考證篇第八下

今考定逸湯誓并疏證下

卷五

序錄篇第九

序 後序 錄

卷六

校勘篇第十

鎮海吳君籤校并書 平湖葉君籤校并札

同縣劉君籤校并跋

逸湯誓考目

一一

尙書逸湯誓考目

尚書逸湯誓考卷一

烟嶼樓經學

鄞 徐時棟同叔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徵引篇第一

非伐篇第二

早禱篇第三

稱誓篇第四

徵引篇第一

周秦古書引逸湯誓文

伐桀之誓在今商書爲第一篇詞嚴義正無可增損且其文首尾完具焉得更散佚見諸他說哉乃周秦人所引湯誓居然有出今文外者其爲別自一篇而非今湯誓中佚語概可知也先儒合之過矣今先采摭其辭具列如左

逸湯誓考一

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白虎通三軍篇引作皇天上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石經殘本罪字不重又皇侃義疏本亦無下罪字

此不言湯誓而知爲湯誓文者以國語引此文後四句明稱湯誓也論語引書多不言出處如不恆其德君子思不出其位之不稱易巧笑倩兮不伎不求誠不以富唐棣之華之不稱詩又如予有亂臣十人左傳明稱太誓而既不稱太誓亦不稱書云蓋其體例每或如此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師古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又藝文志引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稱殷湯伐桀告天辭也據此似通下數節並是湯誓文矣然予小子節以上記堯舜禹湯事至周有大賚明出周字是下數節皆周初開國事也周字縱可別解而雖有周親四語明見尸子墨子爲文王武王時事必不能妄解者顏氏以下數節連予小子節爲湯事正猶鄭氏韋氏以予小子節連上節爲舜禹事並係錯誤不可信也

逸湯誓考一

二

國語周語上篇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古人引書往往以己意增損原文卽如湯誓此四語凡五見周秦書中而無不大同小異者

墨子七患篇殷書曰湯五年旱

此蓋括用書詞以與上所引夏書之禹七年水相配耳當以呂覽所引爲尚書原文

又尚賢中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勳力同心以治天下

又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異端之言固多誣妄至於著書立說引經據典方借先王之詞以伸一己之辯而謂敢於妄造故事竄亂經文則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故其論議無足深詰而其援引正藉以補我殘闕墨書之不可輕廢者此類是也

尸子綽子篇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羣書治要長短經大私篇

選湯誓考一

三

荀子大略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墨子尸子引湯誓文但有湯曰二字論語引湯誓文僅僅一曰字此述成湯禱旱之詞其爲湯誓文無疑也荀卿大儒必無錯誤又況六事自責適與墨子所引未知得罪於上下句相呼應蓋原文固自承接數千年後猶可想見其前後脈絡也

或謂此數語絕類西京制詔文字而不類尙書余謂漢人詔誥原仿尙書而作惟湯誓既亡後人但見漢

文遂有此惑耳假令金縢大誥亡於東漢則讀王莽傳者烏知其爲仿周書乎然且說苑君道篇引成湯祝辭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榮一本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其文與此符合荀子非僞書劉向非妄作豈有本無此語憑空捏造之理又且荀卿生於周季秦并天下且不及見又焉能逆知西京制詔體耶

或又謂節疾榮盛行與竝各諧韻爲尙書賡歌陳疇外之所僅見者余謂此亦少見而多怪也夏商書多亡失而其軼時見他說約略數之若鄭注禹貢引夏

選湯誓考一

四

書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墨子非樂引夏書武觀云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左傳哀六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墨子非樂引商書湯之官刑云舞洋洋黃當有誤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祥其家必懷喪皆有韻語如此其他若孟子之引放勳及太誓墨子之引太誓去發以至呂覽適威史記商君傳賈誼新書班固漢書諸引尙書而諧韻者未易悉數之也而何疑於此然且荀子所引是篇中禱祝之詞古者禱祝之辭蓋

必諸韻他不具論試引尚書中祝辭證之周書金縢載冊祝之詞惟爾元孫某某本發字也先儒謂成王讀而諱之是也而發字與下疾字爲韻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天字與下身字神字爲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地字與下畏字爲韻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歸字與下龜字珪字爲韻此不必以古音古韻曉曉論辯也卽以今韻言之月發與質疾通先天與眞神通寅地與未畏通微歸與支龜齊珪同通祝詞二十四句而用韻十有二一經指點無不恍然有非強詞所可奪者故祝詞本多韻語而使人宣讀之詞

遷湯誓考一

五

尤必諸韻者所以便於史巫之口誦也金縢用韻之說雖出余初論然而不可易矣

何休注公羊傳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讓夫倡與疏曰此皆韓詩傳文蓋湯既自責後世遇旱卽援爲典禮正如晉宋求雨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也而春秋考異郵稱魯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此或僖公仿成湯爲之或作緯書者不知湯事聞有其說而妄造始末皆未可定若論衡明雩篇謂世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則是王

充不能見湯誓爲六事爲五過耳然湯誓雖亡於秦火爲漢儒所不及見而其事其文博雅者猶能道之故說苑論衡而外若韓詩外傳云湯時大旱禱於山川以六事自責漢明帝永平三年詔云湯引六事咎在一人章帝建初元年孔豐疏云昔成湯遭旱因自責御覽引符瑞圖云昔殷湯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條自責會稽典錄引夏香云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然則兩漢以還徵據非一荀卿所引何可疑乎

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御覽三百七十三又五殷字克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文選劉孝標命並作剋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

遷湯誓考一

六

四年天大旱御覽五百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御覽引皆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蜀志卻正傳注引作擗其爪文選劉勰注引作磨其手又應休隲與廣川長書注引此亦作擗御覽引作磨其手以身爲犧牲蜀志注引作自以爲犧牲文選劉勰注自以爲犧牲又五百二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此亦不稱湯誓而知爲湯誓文者以旁證甚多也說湯旱者五年七年諸書互異惟墨子之湯五年旱明稱殷書者獨與此合余一人有罪四句至此凡五見

皆有小異。惟國語之明稱湯誓者，獨與此所引僅差一字。然則此真湯誓文矣。又且墨子兼愛篇既已引書而復櫟括書詞以己意申之曰：「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明明是以身爲犧牲。」五字又明明是上帝鬼神四字。若使本文無此語，墨子何能偽造之乎？若使墨子果偽造，呂覽何能暗合之乎？然則此一段真湯誓文矣。諸書所引或一二語或三四語皆是逸誓篇中文字，此獨采其首尾，使後人因此得知逸誓崖略，可幸也可喜也。

逸湯誓考一

七

右凡八條皆采自周秦古書中其著書之人皆在秦火未焚之前，得見古本湯誓者，至於不韋以後無能見之故。凡漢人說湯禱旱事皆出自師承授受，卽偶引書詞亦自稗販而來，或卽引用於吾所見諸書中者，故但取其語爲考證篇證佐，不敢采入茲篇，愼疑之道也。

非伐篇第二 論逸湯誓非伐桀之誓

而不意自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讀論語者無不以予小子一節爲商湯伐桀告天之誓，此其謬誤實始孔君而班孟堅韋宏嗣成之。

孔君論語注曰：「此伐桀告天之文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梁皇氏侃義疏曰：「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宋邢氏曷正義曰：「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尙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

孔君但謂墨子引湯誓之辭若此，而皇氏竟謂伐桀告天是墨子書所言，則墨書具在何可誣也。皇氏之時偽書尙未盛行，故不及湯誥至邢氏則見之矣，故云湯誥與此小異而不能知湯誥是晉人僞作竊怪。

逸湯誓考一

八

孔君何以不言尙書之湯誥而言墨子之湯誓？於是妄云湯誥小異而墨子正同，殊不知偽誥剽竊論語顛倒離合盡用其文，其說正與孔君伐桀之說脗合。而墨子引此書則明稱禱旱反與孔君伐桀之說相去萬里也。總之二人都不曾見墨子，但各以己意臆度之，故皆妄言如此。

近人翟氏灝迴護邢氏謂墨子非僻書，邢氏豈得不見以其爲早禱之詞不合此章義例，故但望注爲疏不舉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夫作疏不質實而但以望文了事，其說已爲無理，至云不合此章義例則尤不。

善讀書人之言論語此章歷記古帝王言語政事全以得民心爲本唐虞夏則本諸四海商則本諸萬方周則本諸善人及百姓及四方及天下之民及重民及得衆任說歷引古書斷章取義大抵皆言得民心而天下治儒者不知其義謂顛倒失次謂零雜無倫序而翟氏乃謂引旱禱詞不合義例吾不知其所謂不合者在何處也

而若孔君則固非皇邢之比而親見墨子者也乃墨子引此書其中明明有今天大旱四字既引書詞又明明有以身爲犧牲祠說於上帝鬼神諸語明白曉

逸湯誓考一

九

暢無可曲解而必以伐桀告天注釋論語真不解其何心況論語並不稱湯誓墨子又但稱湯說即欲以伐桀解論語各行其說兩不相謀亦聽墨之自存而已又何必故爲牽合特引墨子以惑後人輾轉反復莫明其故古人文字固有不可解者此真無奈古人何也

於是以意解元牡謂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至班氏諸儒作白虎通承用其義三軍篇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質家言天命已使己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

用元牡敢昭告於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牲也三正篇又引之曰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夫既將誅得而後爲王則未王之前何得僭告上帝既告上帝又何受於夏禮而惜此一變耶況元牡之用別有意義固非尙黑尙白之說所可泥者說詳旱禱篇閻百詩謂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祕典得見古文尙書此持論之失於眉睫者此篇湯誓至秦而亡得見之乎

逸湯誓考一

十

至韋氏解國語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又云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夫兩書同名湯誓韋注國語而未見墨子其解爲伐桀之誓無足怪者特伐桀之誓首尾完好而誣之以爲散亡則武斷矣後來朱氏彝尊謂是湯誓逸句無疑毛氏奇齡謂舊來湯誓原有爲今文湯誓所無者皆不知而強作解人之言然且有必不可合者

伐桀誓中屢稱夏罪一則曰有夏多罪再則曰夏氏有罪卽商民之不欲往者亦以爲夏雖有罪虐不及我故曰夏罪其如台非謂夏王之無罪也而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不忍夏民之受虐故必往正其罪所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者也是則伐桀之舉全爲討罪

起見。今此誓不稱夏罪而忽曰朕躬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又忽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然則當日大興問罪之師。將往而伐朕躬乎。但卽國語所引湯誓四語。已與伐桀之誓。柄鑿不相入。如此故禮記坊記引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勝不勝。爲有罪。無罪而非以空言歸罪於己也。歸罪於己。無伐人矣。而論語堯曰篇所引。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二語。則是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詞。語詳余所著尚書說及山中學詩記中亦與伐紂時事絲毫無涉。僞書不學無術。妄竊其語入之太誓。又

逸湯誓考一

十二

竊伐桀誓中語。加今朕必往四字。夫上云夏德若茲。下云今朕必往。詞明而義順也。若上云過在余一人。下云今朕必往。又將焉往乎。僞書勦竊已有定論。而漢晉諸儒誤解論語國語。則未有能知之者。故詳論而并及之。

余采列周秦古書之引逸誓。共凡八條。其明稱湯誓者二條而已。一爲國語。已可見斷斷非伐桀之誓。一爲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勑力。同心以治天下。夫治天下云者。有天下之詞也。湯未克夏。不過殷侯而言天下乎。古人文字謹嚴。恐無此等侈

大之語。是尙賢所引。亦斷斷非伐桀之誓也。

或曰。未革夏命而云治天下。固是難通。特元聖者伊尹也。湯嘗薦尹於桀。孟子所謂五就桀者。此所云云。蓋湯數桀之罪。言昔者我嘗求元聖。薦之使與之勑力。同心以治天下。治天下者。指桀而非湯自謂也。下文想更有桀不肯用等語。而墨子引書不全耳。余謂此說可謂至辯。雖憑空意造。而亦有理。然而有萬不可通者。墨既引此書。卽申之曰。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尙賢。使能爲政也。夫書詞明明。是湯責桀之不能用賢。而引之者。乃誤視爲聖人之能尙賢。墨雖異端。亦

逸湯誓考一

十三

赫然一時。當時至以孔墨並稱。而不意其不通文義。如此此。又事理之所必無者也。

然則無藉他證。卽兩書之明稱湯誓者。已斷難混合於伐桀之誓。而況兼愛篇與呂覽之確引大旱顯說身禱有萬萬不可妄解者乎。

早禱篇第三

論逸湯誓以禱旱而作

然則逸湯誓非禱旱之書乎。或曰。然雖然是時。旣變夏章而告天。猶用元牡何也。曰。此不過謂殷尙白不宜用黑牲耳。然而事非一端。義各有當。若但泥一說。則周家尙赤。用騂牲而大田之詩曰。以其騂黑。闕宮

之詩曰白牡騂剛既用尚赤之騂而又用夏家之黑牲殷家之白牡則又何也

殷人尚白用白牡是也而至於禱旱則變禮矣禮曰凶事用下牲齊旱景公問孔子孔子曰祀用下牲下牲者非所尚正色之牲也如殷尚白則餘色皆下牲也周官牧人曰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禱旱陰祀也陽祀用牲以所尚之色故三代異制而陰祀之用黝牲則無不同也左傳內史過曰享神各以其物北方屬黑黑爲水禱旱用元牡正所謂其物也故先儒有云旱暵炎赤屬火象勝之當以水色黑此理甚

明且正無可疑者

逸湯誓考一

十三

左傳稱天災有幣無牲此或當時列國之制耳雲漢爲禱旱之詩而其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何嘗無牲耶春官太祝疏曰祭法雩祭祭水旱用少牢天災有幣無牲得有牲者災始見時無牲及災成之後則有牲此是爲左氏圓全其說其實非正論也至於牲色則必用黑以水剋火所以勝之也乃春秋繁露則謂禱旱衣服牲殺之色各視其春夏季夏秋冬之時又後漢志注引漢舊儀云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各如其常牢禮此正通典所謂漢承秦滅學

正雩禮廢故不能知牲色也又其後如梁陳用黃牯牛後齊用騂牲並見隋書禮儀志隋用犢各依方色見大唐郊祀錄

唐人用蒼犢見舊唐書禮儀志皆非古法而其衣服則後漢

早衣後漢書禮儀志晉元服通典南齊緇衣南齊書禮志梁袞服隋書禮儀志

故南齊祠部郎何佟之議雩禮有曰司馬彪禮

儀志云雩祀著早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

無所革其說是也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但知衣服

當用緇黑不知牲色之當用元黝則實由孔班諸君

誤解論語遂使後人罔識古制經訓不明害及典禮

卽此亦其一端也

逸湯誓考一

十四

元牡之說既明其餘可恍然矣夏罪既正民困既蘇而大旱至於如是之久不可解也故曰未知得罪於上下反躬自省所以彰善癉惡與天下更始者未嘗不上契天心而何以大旱如此故曰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則意者我身尚有罪戾不自知乎而萬方何辜遭此大旱耶故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意者萬方向有罪戾爲我所不及知乎則請降禍於我一身而無以大旱傷民命也故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豈有一語一字可與伐桀稍相關合者乎然則逸湯誓非禱旱之書乎餘解並詳考

證篇中

稱誓篇第四 論禱亦稱誓

然而禱亦稱誓何也凡告軍旅曰誓故禮記曲禮曰約信曰誓檀弓曰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司馬法曰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禮秋官司師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古書歷歷如此今禱告鬼神而亦名爲誓何也曰此亦非一說所可泥也

左文十八稱周公作九刑之書有毀則爲賊諸語並非告軍旅也而其名篇則曰誓命但就尙書言之盤庚詰也故左哀十一引其有顛越不其稱盤庚之詰

逸湯誓考一

五

史記引顛越勿遺亦稱盤庚之詰而其書乃云出矢言顧命命也而其書乃曰恐不獲誓言嗣更就尙書名篇言之今文存五誓其四皆告軍旅而秦誓則秦穆悔過之書也乃亦名爲誓其言曰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可知誓非一解固不必告軍旅而始得謂之誓也然而告鬼神而亦稱誓者則更有確證在也

逸周書世俘解曰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于者往也誓者告也此告鬼神稱誓之明證也周禮天官太宰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注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郊特牲亦言卜郊之日王立

于澤親聽誓命此告上帝稱誓之明證也故爾雅釋言曰誓謹也注曰所以約勤謹戒眾文王世子曰曲藝皆誓之注曰謹也所以謹習藝事然則誓者告也誓者戒也誓者謹也禱旱稱誓實兼此三義而秦穆悔過自責之書稱秦誓成湯引罪自責之書稱湯誓以書解書尤義之精確而無藉旁證者也

尙書逸湯誓考卷一

逸湯誓考一

六

尚書逸湯誓考卷二

鄞 徐時棟柳泉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兩同篇第五 湯說篇第六

偽誥篇第七

兩同篇第五 論商書有二湯誓

如是則商書中當有二湯誓乎曰此難言也

伐桀之誓孟子嘗引其時曰曷喪二語明稱湯誓必無誤者禱旱之誓周語引之墨子尚賢引之皆明稱湯誓亦必無誤者而不妨其有二湯誓也九其九篇咸父四篇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則焉知湯誓

逸湯誓考二

之必無二篇乎

而更有說者古人著書雖事異文異而往往同名周公作周禮亦稱周官名周官乎則尚書百篇序中別有周官篇目名周禮乎則左傳別有周禮之書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云云此明非六官之周禮也是故古逸書有禹誓墨子兼愛篇曰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禹誓者禹征有苗之誓也乃其明鬼篇引甘誓全文亦稱禹誓

明鬼篇曰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此四字疑有古通有曰蓋卽又曰而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其行天之罰也左不其於左右不其於右若不其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其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明刻本於社文較今文甘誓稍詳疑今文有脫簡其伐苗伐扈劃字句之異則師承不同或傳寫有誤耳然兩事事異文異而居然同名禹誓然則伐桀禱旱劃然兩事而同名湯誓亦何不可之有

逸湯誓考二

二

然且更有說者書序稱太誓三篇無二名也而墨子天志中篇引之稱大明之所引與非命上中二篇非命下篇引之稱太誓去發是則太誓者其大題也大明去發者其子目也然則如九其咸父之屬焉知當日不別有子目爲後人所不知乎然則此書雖與伐桀之誓同名又焉知其更無子目以爲區別乎而墨子之引此書稱湯說者又焉知非卽當時之子目乎理或有然事無確據此非數千年後所能武斷者而商書之必有二湯誓則更無可惑也如是則禱旱之誓既已同在尚書何爲百篇序中不

一及之乎曰此又難言也

左傳嘗引景亳之命禹刑湯刑伯禽唐誥等書大傳嘗引桀誥漢書嘗引月采豐刑墨子嘗引總德武觀禽艾豎年術令相年召公執命等書其名篇皆百篇序中所不及固不能但據書序而謂左傳墨子大傳漢書等書諸所稱引者皆妄說也則書序不及禱旱之誓固已無足怪矣閻氏若璩曰小序雖無湯誓二百篇之外乎然且今文堯典紀堯崩以後舜即位命官甚詳直敘至舜崩而止而書序乃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遷湯誓考二

三

天下將孫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由此序繹之一若堯典之書至舜讓于德弗嗣可以完篇而正月上日以下皆非堯典本文者又且汨作等書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彙飫夫以汨作九其九篇彙飫至十一篇之多而序乃僅僅以帝釐下土等十二字括之此豈能畢舉其大凡乎然則百篇序中之序湯誓者雖僅說伐桀一事又焉知其不已并伐桀以後禱旱諸事盡及之乎故曰此難言也

湯說篇第六

說墨子引逸湯誓稱湯說

至於墨子之稱湯說則前人有論及之者兼愛下篇曰且不惟禹誓爲然即前所引漢書有桀伐苗之誓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云云而孔君注論語予小子履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於是毛氏奇齡解之曰墨子今本稱爲湯說此則傳寫之譌者論語注定無誤耳余謂非也墨子既引此書將復引他書卽以意起例有曰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明明別湯說二字於誓命之外何得傳寫錯乎大可讀書函莽責朱子攤書據文僅見其半而責人而自蹈之如此

遷湯誓考二

四

江氏聲解之曰墨子兼愛篇引此稱湯說孔君云墨子引湯誓者蓋後人習見偽孔書之湯誥有此文反疑墨子稱湯誓爲悞因改爲湯說孔君所據墨子實爲湯誓也余謂亦非也如果說字爲後人所改何不竟改誥字而必改說字乎且下文明別湯說於誓命之外此豈又後人所驟入者乎又且墨子尙賢篇又引湯誓其文亦爲偽孔竄入湯誥中後人既改兼愛篇中誓字何不并改尙賢篇中誓字爲說字乎以是知叔遷所言亦無據之臆說也

然則其稱湯說何故曰此誤記也古人引書據文往

往增損原辭錯記篇目漢儒注經且爾而況周秦卽如墨子此篇於引湯誓後復引鴻範之王道湯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而合之小雅之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而盡以爲周詩此固不必穿鑿附會曲爲之解也

而論語注不曰墨子引湯說而曰墨子引湯誓者則又孔君之誤記也孔君蓋見墨子所引中四語與國語之引湯誓者脗合遂決知其爲同出湯誓無疑也及注論語見其詞又與墨子所引脗合遂注之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忘卻墨子是湯說非湯誓

湯誓考一

五

耳其不證諸國語而必以墨子爲證者則以國語略而墨子詳也此皆了了可爲古人剖析者惟又忘卻墨子所引有今天大旱四字而惑於同名直斷爲伐桀之誓則疏忽太甚不能爲古人解矣

抑又有說者孔君之爲誤記萬無疑義而若墨子之稱湯說則尙未可定其爲錯誤也呂刑爲甫刑說命爲兌命仲虺爲中騶罔命爲羿命甚或名篇迥異書序爲咸有一德而禮記緇衣引之爲尹吉本康成此在周秦時原有異同則湯誓湯說或本竝稱其說一湯誓誓也而墨子引之而曰祠說於上帝鬼神正猶秦

誓誓也而呂覽悔過則曰繆公素服廟臨以說於眾則是說猶誓也其說二而周禮春官太祝曰掌六祈

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禱五曰攻六曰說又詛祝曰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秋官庶氏曰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則是說本祈告鬼神之一名禱早稱說尤爲義協其說三然則湯說爲湯誓之一名正猶甘誓之亦稱禹誓也湯說爲湯誓之子目正猶太誓之又名大明去發也其同引此書而尙賢稱湯誓兼愛稱湯說者正猶同引此書此文而非命稱太誓天志稱大明也周秦人書未易輕議

湯誓考二

六

姑存其說可也

而不意竟有輕議之者插架既空盡忘近儒諸說其後遂漸購書復理舊業每遇與此誓可相發明者即補作一條加入之自此條論王氏至後論惠氏條皆逐漸增加故不能次序諸說之後耳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玩其辭就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惟墨子所引於告於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三句不得不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

墨子欲取湯禱旱剪其爪髮身為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為禱旱斷章取義稱為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云云按此真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辭者誣之為改易為增多為衍文恐墨子不任受也夫論語所引自予小子至罪在朕躬凡四十五字此四十五字中何嘗有一字稍涉伐桀意者曾子見錫可以養母盜跖見錫可以發門杜心中先有伐桀之說眼中無非伐桀之語矣而乃曰孰不以為伐桀曰今方伐桀誰告之是必將曰漢人告我也夫親見尙書之周人且不足據而謂未見尙書之漢人反可據

選湯誓考二

七

乎漢人親見墨子而引其書而尙誤其說而謂未見之尙書其所立說反可據乎且以身為牲尸子呂覽皆言之則是周秦時無不知此事者墨子欲明兼愛之義但引此事便可證成已說何以必取此事夾雜於伐桀誓中乎又且剪髮斷手呂覽所說較詳墨子而呂覽著此事於余一人有罪四句之下余一人有罪四句固國語之明稱湯誓者呂氏不主兼愛之說又何故改伐桀為禱旱乎過信漢學遂至盡廢古書甚矣其蔽而錮也

既而讀閻氏若璩尙書疏證則王氏之說大略是襲

疏證而尙有襲之未盡者疏證曰墨子引書多好自增竄如甘誓易為禹誓增多有日中爭一日之命等句豈非其衍文耶古人讀書精審孔君注論語卽以論語所引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國語所引為正名而墨子所改竄者自不足信云云余謂皆非也卽如左傳隱六莊十四兩引商書盤庚如火之燎於原上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而尙書大傳引盤庚有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引酒誥有王曰封惟曰若圭璧等語傳春秋之左氏傳尙書之伏生乃好自增竄耶增多之為衍文耶若謂甘誓

選湯誓考二

八

易禹誓則記禮者何以易咸有一德為尹吉耶大抵師承傳授各有不同古今人引書常常異文此豈可盡誣之為改竄耶且墨翟方著書攻詰儒者必不敢故改儒書自露破綻又且文字異同詞句多寡尙或為師承之別傳寫之誤而至引書而改易竄亂其本事明明伐桀告天而妄以為身禱大旱此古今庸妄人所必無之事何則本書具在彼不能以隻手盡掩天下人兩目也今此篇湯誓雖亡墨子不能前知而敢竄亂改易之乎至謂孔君讀書精審孔君西漢大儒何敢輕議而論語此注則未敢深信之也

既而又見翟氏灝四書考異則語益誣矣考異曰墨者所稱詩書俱有別本私授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云云則吾不知墨子而外凡周秦漢人之引詩書者往往篇名不同多寡互異略或散見前條數之不勝數也豈皆有一別本私相授受耶況墨家果有私授之別本必當謹守其本一字不易乃墨子中引一書至兩見三見者輒復字句參差與前引互異是豈別本之外復有兩三別本耶且翟氏據東晉晚出之禹謨伊訓以攻墨子所引之真古文尙書是當僞書定論既久之後猶不能辨別黑白則更不足與深論矣

遷湯誓考一

九

又既而讀惠氏棟九經古義則真先得我心矣古義歷引墨子呂氏春秋尸子韓嬰詩傳汲郡古文以證論語予小子云云爲大旱請禱之事且云墨子呂氏皆見百篇尙書故所載與論語同又云今所傳古文湯誥如敢用元牡等語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此實灼然真有所見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惟引而不發未暢其旨耳乃江叔濤作尙書集注謂伐桀與禱旱皆必告天告天皆必自責其詞不妨適同說雖武斷尙未敢斥之爲增竄爲私本也至王西莊遂據百詩之說妄誣周秦人書而翟晴江之說尤悍江氏

爲惠氏弟子王氏後案序稱就正於有道江聲而乃變本加厲不數十年遂頓失其師傳如此故吾嘗謂近世治漢學者必以定字氏爲巨擘也

偽誥篇第七

論偽湯誥剽竊遷湯誓之妄

至乎東晉而妄人來矣彼見墨子明明湯說而孔君乃曰湯誓說可稱誓則誓亦可稱誥矣況今文湯誓完好無恙必不能更作下篇而書序中但有湯誥而無湯說則舍湯誥奚偽矣又見墨子明明大旱而孔班乃曰伐桀造爲禱旱全文無可依傍僞爲征討之作則易相摹仿矣況湯誥序云湯既黜夏命還歸於亳作湯誥又適可以追溯之辭申孔班之意則舍湯誥奚偽矣而不知數百年前司馬遷已將真湯誥收入史記中若豫破其罔而發其覆也者而彼昏不知也

遷湯誓考二

十

史記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

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此蓋史遷從孔君問
古文而得之者雖史遷錄尚書往往以訓詁代書詞
亦或少有變亂處然而大略不外乎此此真古湯誥
文也

乃晉人不學罔知收拾王西莊謂偽作者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入之反覺不類
故遂棄之耳而反取諸書之引逸湯誓者割裂顛倒
塗改竄亂偽作湯誥一篇真罪大而惡極也前人攻
之已有定論此但論其竊逸誓者

首云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竊取序語也

逸湯誓考一

十一

而呂覽引古湯誓首云湯克夏而正天下故亦以歸
自克夏爲起語使若與暗合耳但彼是告天之文此
欲改爲伐桀以後之誥不得不云誕告萬方故下文
卽云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也其必云萬方
者以論語墨子竝稱萬方下文旣將竊用其語故開
端先襲用之下又連用三萬方字末乃可以勦竊論
語之二萬方不嫌突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諸書所引實爲告天之詞故
論語曰皇皇后帝墨子曰上天后呂覽曰上帝鬼神
其告詞一曰帝臣再曰帝心今旣改告天爲告萬方

而又欲竊用其語不得不以天字爲全篇主意故起
處卽云惟皇上帝下文則曰上下神祇曰天道曰天
命曰上天神后曰上天曰上下曰天休曰上帝眞珠
魚目混合於一盤之中又孰能別其眞僞乎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此竊論語墨子文也
特二書引之俱有湯名而此竟去之者彼意以天子
告萬方百姓焉可自稱其名反復事理必不能安故
割愛去之然而古人引書未嘗無少增損而豈有以
古聖王告萬方百姓之詞本不可以稱名原書又本
不稱名而引書者乃故加之名乎孟子引堯典流其

逸湯誓考一

十二

工於幽州上加一舜字帝乃殂落改爲放勳乃殂落
堯舜禹湯後人常稱放勳爲史臣贊堯之詞皆與帝
王名諱迥然不同而所以加之改之者則亦有故蓋
堯典一書竝紀二帝之事又竝紀二帝之崩流其工
不加舜字恐人混於堯事也帝乃殂落不改放勳恐
人混於舜卒也按說文引此亦作放勳乃殂落許氏蓋是古文如此尚非而至於引周書之有罪無罪惟
我在引太誓之我武惟揚則萬不能改兩我字爲武
王名也若謂論語歷敘帝王之事恐混此節於上節
故加湯名則何不於節首曰字上加湯字而必於予

小子下加湯名乎。然且雖加湯名而經神如鄭氏尙混此節爲舜命禹之詞。說見考則雖加何益矣。若墨子則上稱湯說又稱湯曰下又言湯實爲天子顯明如此又豈恐人之混雜而乃加之名乎。一加不已而乃屢加之乎。墨子引此經又且論語墨子各自引書非相襲也。故所引之辭詳略互異。乃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必爲原書所本有可知而可去之乎。至予之與台雖無關大旨而兩處各自引書皆是予非台則原書之亦必爲予可知。彼意既去湯名商書中又屢見台字故特改之以示異耳。而其改墨子之惟字爲

還湯誓考二

十三

肆字者則以上文既有僞造詰辭八十餘字故此用肆字相承接耳而不知又大誤也。墨子惟字是開端詞例蓋亦原書所有正如金縢記周公祝辭首云惟爾元孫呂覽長利引成王定成周辭首云惟予一人也。論語無之所謂詳略互異少有增損者然而論語緊承曰字墨子緊承湯曰字其必爲告詞開端之語灼然可見而蚩蚩然妄加而妄改之此僞造之無理者。論語予小子句下卽云敢用元牡墨子惟予小子句下亦卽云敢用元牡則原書之本相承接可知而又妄加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八字於中間此僞造之

更無理者且不敢赦三字論語墨子文也乃下文全竊其詞特改有罪不敢赦爲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此處則先竊其不敢赦三字豈孔墨讀湯詰竝誤記上下文而上文則皆塗抹之下文則皆竄易之乎。墨子姑勿論論語奈何。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首句竊論語墨子次句則敢昭告於四字竊論語上天后三字竊墨子而故於后上加一神字以示異然而其勦竊有大不通者。古者治兵出師原有祭告天地鬼神如王制司馬法所云者而史官則未有紀其伯禱之詞

還湯誓考二

十四

以爲書者也。故今文尙書如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皆詳錄當時命師戒眾之言而若後世持矛禱請之說一字不及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戎事以整飭軍政爲先務而不在於乞憐鬼神以求必勝也。僞書無知妄作於武成則竊武王告泰山詞以爲征商告皇天后土之語於湯詰則竊成湯禱旱詞以爲伐桀告上天神后之語僞武成居然以後世尙克相予無作神羞等語入之古聖王口中已爲悖繆無理而僞湯詰則妄之又妄者也。天孔班諸君解禱旱爲伐桀雖於事爲舛而謂史錄其當時告天之詞以爲書尙可通

也。今既變爲伐桀，以後告萬方百姓之語，則不過如多士多方詳言夏氏有罪，我不得不伐而已。而乃追溯向者未伐之時，曾告上天神后，且追溯向者告上天神后之時，曾用某色之牲，而且曰敢用，且曰敢昭告，平心思之，有是理耶？至請罪有夏四字，直不可解。蓋論語墨子於告天句下，皆述告天之詞，作僞者良心發見，亦知向萬方百姓詳述，向者告天之語，爲更無理，不得已割去下文，另作別用，而此處未易收煞，故妄加此四字耳。其心可惡，其情亦可憐也。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竊墨子尙

遷湯誓考一

十五

賢篇所引湯誓文也。彼引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作僞者亦知此時尙不得云治天下，故刪去而妄改之。如此特請命何解？上云告上天神后，請罪有夏，下云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則此所謂請命者，不過是伐夏放桀耳。然而元聖非他伊尹也，卽僞孔傳亦謂是伊尹。謂湯求得尹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是尹信不媿爲元聖也。若湯求得尹與之戮力以伐夏放桀，則伊尹者不過當時一大將而豈元聖乎？且僞孔訓聿爲遂，夫既已用牡告天而尙云遂求大聖，恐後世築壇拜將，亦不至如是之晚矣。竊

而改之，則錯竊之而不改，則又錯作僞真心勢而日拙也。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竊墨子兼愛篇文也。彼引云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詞明義暢，智愚盡曉。今去其上二句，突出此言，而其上文則歷歷云夏王有罪，百姓告無罪，天彰夏罪，我奉天不敢赦罪，因請罪有夏而已。罪人黜伏，卽又申之曰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安爾邦家，則是夏桀既放，萬方之兆民有邦之諸侯有家之卿大夫無不允殖而安輯矣。而忽云今我未知獲戾于

遷湯誓考二

十六

上下前不陳冤抑，後不愬苦難，無緣無故突出此言，此爲病中譫語乎？爲夢中囈語乎？不通文義，至於此極，而敢勦竊人書，僞造聖經，眞怪事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此竊論語墨子文也。剪裁塗乙，恣所欲爲，何其快也。而妄亦極矣。論語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墨子則曰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有善不敢蔽，論語所關帝臣不蔽，墨子所無此引書互異處，而原書則皆當有之。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二句是言天下人善惡，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二句是言自己善惡帝臣者湯自謂也而偽書知之特改有罪句爲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其詞若但竊二書之有罪不敢赦而不知以朕躬代帝臣暗中已併竊論語之帝臣不蔽也其計可謂甚巧然而有罪不敢赦兩書同引竝此五字此必原書本文而可塗改之乎且上文旣云爾有善朕不敢蔽下句必當云爾有罪朕不敢赦而乃略去此意竟以罪當朕躬接之則自有語言文字以來非唯無此文法亦并無此語例也又且弗敢自赦四字大是奇語何則天子下罪己詔古今恆有而曰弗敢自赦試問天子有罪當作何議處又當作何赦法此眞晏子春秋所謂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者嗚呼譎變詐之言王莽曹操所以愚天下者也而妄以爲古昔聖王之經訓乎至簡在帝心四字兩引一律其亦必爲原書本文無疑乃故加三字以示異則吾不解論語墨子之引此句何以必摘去三字而兩不相謀又兩適相合如此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四句自論語墨子外又見國語尸子呂覽周秦書中至於五見勦竊之似無大害而不知略一點竄而卽已大妄也論語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國語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尸子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呂覽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皆先言己罪而後言天下卽論衡感虛篇長短經大私篇之出自輾轉援引者亦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惟墨子引之則曰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此明是墨翟偶然錯記顛倒書詞非有他也乃作僞者故舍家紱戶誦之論語而特用隱僻不經見之墨子使博雅者視之決爲眞本而不知尚有國語尸子呂覽三書之引之而與論語相符合也古昔聖王責己周而與人恕故論人善惡必先言有善而後言有惡論人已罪戾必先反之一身而後及諸萬姓故尸子曰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朱子曰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是原書必當先言己罪而況四引之如出一轍乎至萬方萬夫及朕躬朕身余一人之屬詞字小異原難定原書之畢竟奚若而僞誥之必用萬方者以前文所僞既有四萬方此則與相照應而又與論語墨子尸子合也其必用

予一人者以前文所僞既有兩予一人此則與相照應而又與國語呂覽合也此皆詞例之小焉者乃至誕告萬方而曰有罪在余將從此懲不畏死之徒皆可以無惡不作一罹罪譴皆可援天子此詰爲護身符執法之有司且無奈之而湯誰與治天下乎悖謬無理已不勝詰而況一則曰爾有善再則曰其爾萬方有罪三則曰無以爾萬方湯詰中歷歷稱爾毫無錯誤如此而引書者乃熟視無睹竝改爲告天地鬼神之詞呂覽在禱於桑林日之下墨子在告於上天后日之下論語在昭告於皇皇后帝之下此爲湯詰

逸湯誓考二

十九

僞乎諸書僞乎無論告天告萬方判若霄壤即以文字論之四句中連出兩爾字而周秦人至五引此四句且各有小異而絕不見一爾字亦可以決僞矣

尙書逸湯誓考卷二

尙書逸湯誓考卷三

鄧 徐時棟同叔學 男隆壽平甫校字

考證篇第八上

考證篇第八上 今考定逸湯誓并疏證上

逸誓之文既采列於徵引篇先儒之錯解僞書之剽竊亦既具論前卷中而又考定之者此誓之全雖不可復諸書所引首尾差具聖王引罪自責之精心亦略足表見一二既治其學不敢不盡吾心遂乃掇拾舊解斷以己意論衡多而援據少故不曰集注而曰考證詮釋一義動數百言辭求其達語不能簡我自

逸湯誓考三

一

暢其所欲言而固非詁經體也

商書湯誓 國語周語上篇 墨子尙賢中篇

名篇之說已見前稱誓及兩同篇中而墨子七患篇引此誓湯五年旱稱殷書茲不從者古人引書或稱殷書尙書大傳亦有殷傳之目而今文中則但稱商書從其同也且墨子明鬼篇引古者有夏云云疑亦出此誓中說見後而亦稱商書則固不必以偶稱殷書而遂據以立異也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呂氏春秋順民篇 墨子七患篇

呂覽湯上有昔者二字以非尙書體例去之呂覽所

引不稱書曰參稽互考而知爲逸湯誓文說詳徵原不能必其所引八十餘字字盡出古尙書中也特由他書核之明證確據至於三四則以可徵信所無徵又不能必其所引之非尙書文也而若昔者二字之非書詞是又可臆測者

又按墨子兼愛下篇云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其中篇則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於西土較下篇所引更詳雖不稱太誓其爲太誓文無疑也而不言書曰而言昔者正與呂覽此引相似然則呂覽所引之爲書詞與

昔者二字之非書詞即墨子兼愛篇亦明證矣

云正天下者漢高氏誘曰正治也愚按墨子親士曰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呂覽誠廉曰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遠爲之正與治義皆與此略同又按伐桀誓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正字有整飭更新之義故曰克夏而正天下非但訓治已也

云天大旱者管子山權數曰湯七年旱民有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竹書紀年亦曰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莊子秋水曰公

孫龍曰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荀子富國曰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賈誼新書曰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龜錯曰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目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汜勝之書曰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法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許慎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大唐郊祀錄曰神農求雨不雨則命爲龍湯旱作土龍後漢法之周禮疏引鄭注書序夏社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

周棄代之山海經西山經曰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蠃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郭璞曰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太平寰宇記曰湯井在陳州門內故老傳云殷湯大旱人民眾穿此井地志說湯井非一今不悉引王充論衡曰堯湯水旱天之運氣又曰旱氣閒湯趙綖長短經曰堯湯水旱天數也此皆諸書說成湯遭旱時事其他可與此誓互相證明者散見後條按文苑英華載唐顧況廣異記序有云湯書者後閱辨證云早一作華並非當作革乃始恍然知爲列子湯問篇之夏革也云五年者梁氏履繩曰後凡不稱時代論衡感虛篇者皆國朝人

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誤
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愚按梁
說非也選注所引即是呂覽以呂覽證呂覽豈有不
作五年之理至云五年亦非誤則五年何但不誤書
詞正當作五年故呂覽此引既云大旱五年而墨子
七患引殷書括用書語亦云湯五年旱也其諸書如
管子莊子荀子尚書大傳賈誼新書淮南說苑之屬
皆云湯七年旱者則并未伐桀時連數之耳墨子非
攻曰還至平夏王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
五穀焦死呂覽慎大曰商涸旱湯猶發師又曰盡行

選湯誓考三

四

伊尹之盟不避旱殃漢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
也蓋未伐桀時大旱已二年伐桀以後大旱又五年
諸書合數前後則曰七年史臣紀得天下以後則曰
五年故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大旱五年也近代江
書鄭學以鄭注書序有七年之文遂以五年
為誤江氏雖博而多臆說武斷不足據也故竹書
紀年於湯十八年書王即位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連
書大旱二十四年書大旱王禱於桑林雨陳氏逢衡
集證曰湯旱五年七年之說不一今據紀年十九年
書旱至二十四年共六年而二十四年即得雨當以
五年為是愚謂陳氏由紀年而信五年之說其說亦

正而尚不知逸湯誓中之云五年更為確據且不知
五年之與七年乃是起數各異而固非歧說也至文
選辯命論注引呂覽作四年卻正傳注引呂覽又作
三年不收則皆傳寫之誤矣漢魏以後文人引用幾
誓久亡傳聞之說皆
云七年故相沿用耳
云不收者高氏曰穀不熟無所收

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呂氏春秋順民篇
荀子大略篇

此呂氏文也荀子括用書詞作湯旱而禱曰而論語
曰字朱子論語注曰
日上當有湯字墨子湯曰字亦即括引此句文
也以僅采用一二字不復標為證據

選湯誓考三

五

云以身禱者高氏曰禱求也愚按以身禱者即下文
所云以身為犧牲是也帝王世紀曰二十有四祀大
旱太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
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
於桑林之野左襄十正義曰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
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
牲而禱於桑林之社又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
白馬著布衣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當時也弦歌鼓
舞者禁之是皆說湯身禱之事而新序雜事第二篇
曰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愚謂此蓋因湯事而附會於齊景猶六事自責之附會於魯僖也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莊子說苑竝載不許人祠之說而又易齊景公爲宋景公梁先君而莊子說苑竝無此文彭叔夏謂皆新序之誤是也然說苑固嘗載齊旱一事矣辨物篇稱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水因欲賦斂以祠靈山而晏子不可又欲祠河伯而晏子不可及晏子教之避宮殿出野暴

遷湯誓考三

六

露三日而果大雨兩事同出劉向所著書中言語事實自相矛盾如此考之晏子春秋則所載齊旱與辨物不異而若新序之說絕不之及以是新序所記爲影響附會斷斷然矣若湯事則尸子墨子呂覽竝出周秦在湯誓未亡之時其語較新序實爲可信乃新序既移身禱事於齊景說苑君道篇又稱湯時大旱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云云御覽引世說略同易身禱爲使人易告上帝爲祝山川則論語諸書粲然具在更可攻而自破矣

又按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云云又云殷史卜曰當以人禱云云又云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惟予小子履云云分祝山川與禱桑林爲二事蓋皇甫謐不能見真古文但見呂覽與說苑兩不相合故復圓通其說分作前後其實非信史也

遷湯誓考三

七

云桑林者高氏曰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淮南子修務訓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漢許氏慎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義與高同愚按桑林者蓋當時地名不得解爲桑山之林也桑林者蓋當時築壇告上帝之地不得解爲桑山之林能興雲雨也故尸子紀年論衡帝王紀諸書皆稱桑林或曰桑林之野或曰桑林之社淮南子主術訓曰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其修務訓雖云桑山之林而御覽引修務實作桑林之下卻正傳注引作桑林之際今本作桑山之林者直後人因注而妄改之耳然且桑林地名後人仍之左傳昭二十一日宋城舊壙及桑林之門墨子明鬼篇引燕春秋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矣。又且湯既禱於桑林。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左傳襄十曰。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又曰。桑林見杜注。桑林。殷天子樂名。呂覽誠廉曰。武王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高注曰。使奉桑林之樂。又慎大覽亦有宋奉桑林之說。而莊子有桑林之舞。然則地名樂名。歷歷如此。豈得解爲桑山之林乎。左昭十六傳曰。鄭大旱。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此則鄭自有桑山。不能混於宋之桑林。許高諸儒。或遂因此立說耳。

遷湯考三

八

惟予小子履

墨子兼愛下篇
論語堯曰篇

原書既不可見。諸書所引異詞。必當以論語爲主。所以尊經也。惟或詳略互異。不得不後略先詳。此句以墨子引多一惟字。蓋爲原書所有。故注徵引先墨子餘仿此。

云予小子者。梁皇氏侃曰。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

云履者。漢孔氏安曰。魏書禮志孫惠蔚上書淹中之字。愚以先大夫之字適同。孔君履殷湯名也。愚按湯之名。以家諱依前史。非好異也。履殷湯名也。愚按湯名之說紛紛不一。云湯名乙者。易緯之說也。皇疏引

之云。湯名天乙者。世本之說也。宋邢氏。易論語正義引之。周盧氏辯注大戴禮引王侯世本云。本名履。王後更名乙者。白虎通之說也。云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者。邢氏正義之說也。云名履字天乙者。邢氏引皇甫謐之說也。至紀年。謂湯有七名。而九征而金縢子興王篇悉數之。云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瘠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說雖怪異。然固不敢謂履非湯名也。至於康成乃專主緯書云。湯名天乙。而竟不復以履爲湯名矣。詩商頌正義曰。殷本紀云。主癸生天

遷湯考三

九

乙。是爲成湯。中候雒予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爲天乙也。云云。又鄭注檀弓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云云。夫鄭既以天乙爲湯名。則於論語此句。當作何解。鄭注論語既亡。而書正義嘗引其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詩閟宮疏亦引之云。論語說舜受終於文祖。宜總祭五帝。然則鄭以予小子節全屬諸舜。命禹中其解履字。蓋直以爲踐履帝位之意。而斷不以爲湯名也。新奇穿鑿。至於如此。尚可信乎。世儒但知崇尚漢學。墨守鄭義。如此等類。亦不

敢輕議一字可謂鄭氏之佞臣矣即如王氏鳴盛作尚書後案專表鄭氏其辨駁偽湯誥先引疏曰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復以己意斷之曰此節據孔安以為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為為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也云云兩義顯然背戾如此而乃強加亦字強謂之合其窮也總之履為湯名本之論語之經參之大戴之禮少閒篇云乃有商履合之竹書之史天乙履墨翟之子孔君所注萬無疑義而天乙者直是當時位號故非但成湯以後世天子以甲癸為號即其先世為夏侯時已有上甲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此知白虎通所謂湯王後始更變用而夏王季世亦有甲乙為名為子孫法者真妄說也而夏王季世亦有孔甲帝癸之號也位號蓋君王而外惟太子有之故

成湯之太子曰太丁紂辛之太子曰武庚也位號蓋略如後世年號臣下不必避之故商家之臣名祖己而其婦人亦名妣己也而苟以天乙為名且為殷家常法則天干有限不過十日而乃子孫以犯祖父臣妾以犯君上甚且開國烈祖既名帝乙六世之王復名帝乙商家雖質有是理耶

宋人薛季宣作尚書古文訓專以奇形怪狀之字寫經文其說湯名謂湯名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復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爾云云此又劈空自造新說者豈薛氏并大戴禮紀年墨子諸書俱未之見

耶抑亦諸書盡誤耶本不足辨偶因康成之以履為湯名而并及之

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下篇

云敢用元牡者皇氏曰敢果也元黑也牡雄也果敢用於元牡也漢鄭氏元曰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愚按鄭以予小子上曰字連上節舜亦以命禹為句故誤解之如此鄭注論語已佚此見引於書湯誥正義者大旨既錯即其解帝為五方之帝亦誤說詳下文而至解元牡則自孔君以來無不錯者已詳旱禱篇中且

自孔君既錯後世革命告天遂無不用元牡者矣云敢昭告於皇皇后帝者孔氏曰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皇氏曰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元牡告天而云敢明告於大大君天帝也詩疏引論語鄭注曰帝太微五帝孝經疏引鄭注論語曰皇皇后帝竝謂太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主五方為五帝愚按帝者天也孔君解為天帝其義甚正而祭天則必有配食之鬼神故下文又云上帝鬼神故墨子天志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為政一於天下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擗牛羊豢犬彘潔

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則是祭祀祈福以帝天爲主而鬼神從而與饗之天一而已豈有他哉乃自康成好用緯書於是以帝爲太微五帝其注月令大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而所謂五帝者卽河圖所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後世竝以鄭說爲本雩祭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故齊謝眺撰雩祭歌分青赤黃白黑五帝夫五帝二字已見周官原不敢謂緯書之言全屬妖妄而若禱旱祭雩則論語所引卽是

逸陽書考三

十三

典禮大唐郊祀錄引開元禮序例云夫上帝者天之別名元屬昊天是則皇皇后帝一天帝而已豈有他哉宋楊氏復曰月令注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注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義何居自注疏之說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正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者如

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請二禮竝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旣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竝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於誤此則學禮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秦氏蕙田曰天子雩帝當在南郊之圓丘詩亦曰自郊徂宮尤爲明證其所雩之帝鄭注謂五精之帝夫五帝兆於四郊祭五帝而不及昊天固無是理且四郊各有壇兆則不在南郊水旱之壇可知卽其說已矛盾而不可信矣陳氏禮書又謂昊天上帝及五帝夫合上帝五帝而雩於南

逸陽書考三

十三

郊之旁則必與百神竝舉則猶鄭注之謬也若合上帝五帝而祭於圓丘則又虛設四郊之兆而六天竝祭禮所必無則惟楊氏專祭上帝之說爲簡易明確而不可混矣愚按諸儒之說是已然尙未知論語此節是成湯禱旱之詞故須旁證曲引反復辯難如此若知元牡告天卽是雩祭之祖何庸煩言乎蓋經義關典禮余之嘵嘵者非僅經生家考據已也

墨子兼愛下篇

上已有曰字此復有之者上是史臣紀湯詞此是紀湯告天之詞故墨子引此上旣有湯曰字此處告上

天后之下復有一曰字也。商書如盤庚上篇上既云正法度曰下復云王若曰高宗彤日篇上既云祖己曰下復云乃訓於王曰而周書牧誓既云曰逖矣又云王曰嗟又云王曰古人有言曰蓋書例原自如此不嫌複也。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惟人面。惟字舊誤作住下同畢氏沉曰佳字佳皆作住住字非古且不辭由變隸而悞也當作佳佳讀當皆爲惟古假借字也愚按二說是也朱氏彝尊謂住疑伊字恐非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其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墨子明鬼下篇

逸湯誓考三

十四

墨子引商書其詞若此既不稱湯誓亦不及禱旱而以為告詞之首者以意擬入之也。兼愛篇引湯誓於告上天後曰之下即云今天大旱細按語氣必非開端而詞必有首云今必先云古原書既不得見明鬼篇所引商書適可爲此閒起語故擬入之諸書所引誓詞皆反復於己與萬方之罪戾則未有禍時上下之無罪可知也而此書之矧惟人面胡敢異心二語適與之合。呂覽及說苑說湯旱之時雖圻川竭煎沙爛石尙書中候亦云夏桀無道山亡土崩古今五行記亦云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爲大澤則未有禍

時山川之安可知也。呂覽所引有鬼神傷民命之語金樓子亦云夏桀時火神回祿見於黔隧則未有禍時鬼神之安可知也而此書之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安二語適與之合玩其詞義多相比附故擬入之。

乃晉人竊此文爲伊訓開端之語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安暨鳥獸魚鼈咸若割裂顛倒痕跡顯然彼亦知無故而云天災爲無病而呻故下文即云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云云此其竄竊僭亂無足深詰若予則非尤而效之也。明注徵引以與學人相商權正如朱氏考定經

逸湯誓考三

十五

首取考工記祭侯詞爲首章亦以末二句論女曾孫諸侯百福適可與射義所引逸詩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相比附故遂連綴成文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而固非敢妄謂古經文必當如是也。

余嘗作逸經補正一書頗爲謹嚴即如前卷所收逸誓并此所擬入其凡九條在鄙意皆以爲古逸湯誓中文也而補正逸經則惟國語一條墨子尙賢一條入之逸湯誓中以兩書皆明稱湯誓也。墨子七患一條與此所擬入明鬼一條入之逸商書中以兩篇皆明稱殷書商書也。論語一條墨子兼愛一條尸子一

條呂覽一條則皆類附國語引湯誓之後以諸書皆不稱湯誓而所引之詞與國語稱湯誓合也而若荀子一條則不敢采作正文以原書但云旱而禱曰不言湯誓亦不言商書也蓋著書體例各自不同此以己意自成一說不妨相其文義條貫成篇而至收拾先聖遺經苟無確據豈容妄入乎

云嗚呼者嗟歎之詞也先儒竝說嗟爲吁嗟求雨之祭故此以嗟歎發語也雲漢詩亦云王曰於乎

云貞蟲者淮南原道訓曰蚊蟻貞蟲高氏曰貞蟲細腰之屬也又說山訓曰貞蟲之動以毒螫高氏曰貞

逸湯誓考三

十六

蟲細腰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愚按凡么磨細小之蟲皆貞蟲也不必定指細腰蜂蜾蠃之屬其云無牝牡之合爲貞則義至精當易曰女子貞不字故後世謂女子之不嫁者爲貞女婦之未嫁守志者爲貞婦蓋么磨細小之蟲皆由化生不待合而生子長大亦不知牝牡故謂之貞蟲也又按僞湯誥不知貞蟲之義妄以貞蟲當介蟲故改百獸貞蟲允及飛鳥二語爲鳥獸魚鼈也

云莫不比方者比和合也夏官形方氏曰大國比小國禮射義曰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注曰比親

合也方居方也易繫辭曰方以類聚未濟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疏曰各居其方皆得安其所

云人面者人面猶云人類言具面目而爲人也對鳥獸言之故曰人面越語范蠡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余猶禽獸也

云其允者江氏曰其讀爲恭恭恪也允誠也愚按爾雅釋詁云恪恭敬也檀弓恭世子左傳稱其太子是其恭古通也允誠亦釋詁文

云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者葆與保同呂覽直諫保申作葆申高曰葆太葆官也而說苑作保是葆保古

逸湯誓考三

十七

字通也保與合同義易曰保合太和

此節言當有夏旱災未作之時雖鳥獸貞蟲莫不比合居方各遂其生況在人類其敢有異心以干天譴是以天不降禍山川鬼神亦莫不安謚若苟終能其恪誠信敬事上帝將天下和合下土永保必無有災害如今日也言此以起下文今日大旱之禍必非無因而至也

尙書逸湯誓考卷三

尚書逸湯誓考卷四

鄞 徐時棟定字學

男隆壽平甫

考證篇第八下

考證篇第八下 今考定逸湯誓并疏證下

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

墨子兼愛下篇

云即當朕身者當猶值也即當朕身猶詩言甯丁我躬也故爾雅云丁當也注云相當值墨子引此經下文罪在朕躬亦作即當朕身字句與此同而義則迥別下文云云謂萬方之罪願即以身當之此云云者謂大旱之禍適值於我身也朕身皆當作朕躬下

文論語引作朕躬墨子亦作朕身可見特此處自墨子外更無他證不能妄易也

云上下者謂上天下地之鬼神也論語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晉語曰上下神祇

此節言今天降禍大旱至於如是之久而我適當之

此必有所獲罪於天地鬼神者而我未之知也言此以起下文六事自責之意

古人制作往往有所師承如周人雲漢之詩為禱旱而作也而即以成湯禱旱之誓為之祖如王曰於乎即此誓之曰嗚呼也何辜今之人即此誓之云萬方

民命也天降喪亂饑饉薦臻即此誓之今天大旱五年不收也耗斂下土甯丁我躬即此誓之今天大旱即

當朕身也集傳載或說謂與其耗斂下土甯使裁害

當我身則即此誓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胡甯殛

我以旱情不知其故即此誓之大旱當朕身未知得

罪於上下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即此誓之若能共

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葆也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即

此誓之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也

歷呼昊天上帝即此誓之皇皇后帝也靡神不舉靡

神不宗即此誓之上下鬼神也靡愛斯牲即此誓之

敢用元牡也歷稱庶正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以

至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即此誓之聿求元聖與之勳

力同心以治天下也而若上下若下土若山川竝與

此誓相合說苑僅以上下奠饗靡神不宗二句證湯

禱旱事殊未備也惟吾鄉宋高氏閱有日詩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今考其辭

但哀籲於昊天上帝后稷先祖羣公先正而若此誓

六事自責之言蓋無聞焉則豈古今人不相及乎抑

此為史臣紀錄之書可以直陳彼為仍叔頌嬭之詩

有難備錄者乎

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
不雨至斯極也荀子大略篇

云政不節者節節制謂凡所行政事失法度無有節
制也左哀十六傳楚未節也杜解謂政令猶未得節
制與此不節同義漢明帝憂旱詔曰自春以來時雨
不降政失厥中憂懼而已春秋考異郵曰旱者陽氣
移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亂感天則旱徵見
京房傳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皆所謂政不節也故瑞應圖曰遇旱責躬引咎側修

逸事考四

三

惠政則降以零雨符瑞圖作靈雨不節何注公羊傳作不一
後漢禮儀志引何注作不善御覽八十三引帝王世
紀作慾不節非也又三十五引世說六與字皆作邪
其引世紀皆作耶

云使民疾者唐楊氏倖曰疾苦也愚按何注引此句
作民失職與失職則疾苦義亦同也京房別對災異
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致旱也其救也貰譴
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稟不足洪範五行
傳說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盛其罰常暘也
劉昭漢志注曰人君恩澤不施於民則致旱故漢永

平中旱明帝詔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
三斛又理冤獄錄繫永元中京都旱和帝幸雒陽
寺錄囚徒理冤獄永初二年京師旱太后幸雒陽省
獄舉冤雖斯民疾苦不僅在貧病冤獄而此亦體恤
之一端也

又按六事自責本經雖已散佚猶賴諸書稱道其事
後世尙知仿而行之故梁制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
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者三省徭輕
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
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

逸事考四

四

時竝行一理冤獄失職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役四
進賢良五退貪邪隋制孟夏後旱則祈雨理冤獄失
職存鰥寡孤獨賑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
直言退佞諂黜貪殘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七事五
事名目雖異其皆本諸六事遺意則一也先聖經訓
鉅細盡關政體有司奉行縱其未必盡力而以較之
禁屠殺斷繳扇召僧道書符誦呪者則五代之制猶
爲告朔之餼羊矣

云宮室榮者楊氏曰榮盛也愚按何注作崇御覽引
世紀作營漢書五行志釐公按卽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

旱董仲舒劉向以爲作南門勞民興役之過又京房傳曰居高臺府茲爲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故後漢鍾離意傳稱永平三年夏旱帝詔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

云婦謁盛者楊氏曰謁請也婦謁盛者謂婦言是用也愚按夫子歌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夫子此歌爲魯人受女樂而作是謂婦人請謁而來非謂用其言也則婦謁盛者言人君好色多聚婦女京房易傳曰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早三月大溫亡雲師古曰緣歷也言歷衆處而求妃妾也又陳蕃疏曰宮女多聚不

逸湯誓考四

五

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晉書曰太始十年旱去年秋冬採擇女子積陰生陽之應故梁隋遇旱命會男女恤怨曠亦卽此意婦說苑作女御覽引世說及世紀皆作女又引世紀盛作行

云苞苴行者楊氏曰貨賄必以物苞裹故摠謂之苞苴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愚按云鄭注者鄭注上曲禮文也曲禮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孔疏云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貯物也愚按既引尚書橘柚何爲專指魚肉大抵裹

謂之苞以草藉之謂之苴故釋文訓苴爲藉凡物有所藉以裹之者皆謂之苞苴而此經言苞苴者則以賄賂之故不欲人見故以物苞裹而進之也御覽引世說苞苴正作賄賂故東觀漢記曰曹褒爲河內太守早省吏職退去貪殘屢得澍下

云讒夫興者楊氏曰興起也愚按京房別對災異曰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雨降於天矣興何注公羊傳作倡漢志注及說苑及御覽兩引皆作昌又說苑御覽並以苞苴讒夫二事爲第三四在宮室婦謁之上又按梁制第五事黜退貪邪貪卽苞苴邪卽讒

逸湯誓考四

六

夫隋則分別言之曰退佞諂黜貪殘也

此節皆反躬自責之言謂必如此而後致災禍而我豈有此乎而何不雨至於如是之久耶聖如成湯何至有斯咎政而乃歷歷言之聖人恐懼修省之心千古如見矣

聿求元聖與之勑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中篇

云聿求元聖者聿與適同發語詞元大也元聖大聖猶詩采芑云方叔元老禮記文王世子云一有元良也元聖蓋謂伊尹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往聘之故曰求也

云勦力者國語吳語曰勦力同德吳韋氏昭云勦并也說文力部曰勦力并力也

上既反躬自省不得其故因思天下人或有罪戾以致旱災故言我既求得大聖人與之并力同心以治天下以起下文天下人之善惡亦未嘗不知之也

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

墨子兼愛下篇論語堯曰篇

上句惟見引墨子蓋此經重在責罪上云未知得罪下文歷云有罪而有善只是陪說故論語但引其下句也

云有善不敢蔽者廣韻曰蔽掩也蔽善卽是蔽賢言

逸湯誓考四

七

天下人有善我必登庸之不敢掩蔽也

云有罪不敢赦者漢苞氏咸曰從刑疏本作順天奉法有

罪者不敢擅赦也皇氏曰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

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下篇

云帝臣者湯自謂也人君爲上天之子卽爲上帝之

臣稱帝臣義猶天子其語例正如左傳之官臣史記

之主臣也魏何氏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也皇氏曰

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

爲帝臣也愚按前儒既解此誓爲伐桀之誓故皆以

帝臣指桀然帝臣之與天子雖屬同義而稱謂之間要自有例臣下稱其君爲天子宜也其君自稱天子非例也以告天自稱帝臣禮也臣下稱其君爲帝臣非例也若此時湯猶桀臣何爲稱桀爲帝臣乎但卽帝臣二字亦可見此誓非伐桀之誓矣

又按注疏雖以帝臣指桀而以此二字屬之天子理無可惑乃有以帝臣屬之善人謂善人皆上帝之臣者則更不合詞例矣

云不蔽者何氏曰有罪過不可隱蔽皇氏曰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愚按集解義疏皆不見

逸湯誓考四

八

墨子故解此句皆以罪過言之且以帝臣指桀尤不得不專言罪過其實上云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則此句不蔽亦當兼有善有罪言之也

云簡在帝心者鄭氏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

惡也此注見論語正義愚按鄭兼善惡言之義較何氏爲長

上既言我求大聖人共治天下天下人之有善有罪

我無不知之矣因復言若我身有善有罪雖或有爲

我所不及知臣下所不能言者然亦斷斷不可隱蔽

何則以簡閱在上帝之心也言此以起下文朕躬有

罪之意

右愚所解義既通暢辭亦明了而如舊解以帝臣指桀則方言桀罪何爲忽云己罪忽云萬方罪乎下文朕躬有罪四句恐不可連貫矣

又按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胙以天下韋氏卽引論語此二句證之蓋亦承鄭說以此節爲舜命禹事耳韋解國語多謬詳見余所著國語雜記中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堯曰篇國語周語上篇墨子兼愛下篇尸子

愚始疑周語明稱湯誓其所引必當字字出湯誓本

遷湯誓考四

九

文既而思之諸書雖不稱篇目而必爲湯誓文無疑也莫古於論語自當以論語爲主且周語引朕躬爲余一人韋解曰天子自稱曰余一人左哀十六傳魯哀誅夫子自稱余一人子貢曰稱一人非名也則余一人自是尊稱必非告天自稱語氣而墨子所引今天大旱下有卽當朕身之語前後相應此處亦當是朕躬而非余一人矣又且尸墨並是朕身與論語而三則三占從二尤當以朕躬爲是若下文無以一人之一人則猶曰一个人非余一人尊稱之比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皇氏曰朕我也萬方猶天

下也孔氏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皇氏曰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當之不敢關預於天下萬方也

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孔氏曰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韋氏曰乃我教導之過也皇氏曰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爲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當歸責於我也邢氏曰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愚按諸儒解此節俱極明暢惟誤以爲伐桀之誓則語語皆無關痛癢竟不知成湯當日之爲此言是主何意見也

遷湯誓考四

十

又按北魏書孝文本紀太和十五年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詔曰昔成湯遇旱齊景逢災竝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其以齊景與成湯竝稱蓋沿新序之誤其云不祈山川則尙書久佚傳聞異辭之故而直用萬方有罪二句爲求雨之詔則論語此引雖經孔班誤解而固有不以爲伐桀之誓者矣

此承上文我身善惡天盡知之因言然則果爲我身有罪以致大旱乎則萬方何辜同遭此禍若萬方尙有罪戾爲我所不及覺察乎則化導不至罪我之由

言此以起下文一人不敏之意。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韓詩外傳引孔子曰：昔者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呂覽論人曰：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呂氏春秋順民篇

云：一人不敏者，高氏曰：不敏，不材。愚按：上言朕躬有罪，是不材者止一人也。又言萬方罪在朕躬，則不材仍止一人，故曰一人之不敏也。

遷湯誓考四

十二

云：上帝鬼神者，高氏曰：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

云：傷民之命者，高氏曰：穀者，民命也。旱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愚按：三國志卻正傳注引呂覽此句，作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

禱詞至此已畢，自嗚呼古者至傷民之命，皆一氣承貫。天略謂夏世盛時，君民上下皆無罪戾，故禍災不作。乃當吾世而遭此大旱，是必有獲罪之處，而我竟未之知也。於是求之於上，以六事反躬自省，疑若無此罪過，求之於下，我與大聖共治天下，又若不至失

察則豈六事而外，我尚有不及檢者乎？然我之善惡簡在天心，若我信有罪，罪只在我一人，即使下民有罪，我不能化之，罪亦在我一人，願無以我一人之罪累及萬方而傷百姓之命也。范注：穀梁定元傳引大雩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成七穀梁疏疾中所載禱請山川詞義略同，蓋即祖商湯禱詞以成文也。

於是剪其髮，鄺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同上

云：鄺者，畢氏曰：李善注文選應休璉書引此，亦作鄺。

遷湯誓考四

十二

音：鄺後精通篇按此謂呂覽也。刃若新，鄺研注按此謂高鄺誘注也。

砥也。竊意鄺若作歷音，則似當從磨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辯命論引此，竟作磨字，恐是磨字之誤。從邑本無義，戰國燕策故鼎反乎磨室，磨室猶楚辭招魂之所謂砥室。王逸注砥石名也，引詩其平如砥，誘之注非取此義乎？而音又同，故余以磨字為是。孫侍御主辯命論注作磨與刃若新磨較合，但不讀鄺耳。愚按畢說皆妄說也。明明鄺字而以選注偶有音鄺二字，遂謂鄺作歷音，則鄺本音麗，廣韻呂支切，集韻鄰知切，春秋敗莒於鄺是也。惟人姓始音歷，前漢鄺食其

讀爲歷異基是也畢氏何從知選注之音。歷者必讀爲歷而非麗乎。乃遂妄云若作歷音當從磨得聲則歷磨明明異文字書且有磨字畢氏又何從知歷之必當爲磨乎。於是改磨作歷而謂從邑無義作磨必誤則說文云磨石聲玉篇云磨磨石小聲。卽周禮地官遂師有抱磨之文。鄭注謂磨者適音歷執紼者名也。此二義有絲毫可與呂覽二磨字相關涉者乎。而妄改之乎。彼亦知難強合也不得已引國策磨室妄附會於楚辭砥室以證高氏訓磨爲砥之義不知招魂所謂砥室翠翹不過言是美室如漢賦所云瓊室

逸書考四

十三

璇室者原不必真有是室。卽使真有砥室而磨室砥室明明兩室明明兩地二字既不同音又不同形又不同義畢氏又何從知燕磨室之卽爲楚砥室乎。而謂高氏必取義於此乎。按國策云大呂陳於元英故則與砥義相去更遠又按括地志云元英磨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甯臺之下然則與楚詞所云砥室眞風馬牛不相及者。畢氏校正呂覽多妄語。臣信余嘗爲呂氏春秋雜記辨定其繆若此條亦武斷之一也。然則磨字何解曰磨卽磨也。其從邑者古今異字呂覽兩處竝作磨知非錯誤也。高氏此篇無注於精通篇訓砥砥者磨石也以磨訓砥卽可以砥訓磨此古人

輾轉訓義卽此尤可見磨之卽爲磨也。故字書無磨字字彙補始有之亦云與磨同引呂氏此文爲證故李善注文選兩引此文一作磨一則竟作磨字而選注之又云音磨者傳寫有脫誤也。原本蓋云音磨也。今本脫去磨也二字傳寫者又以攬字眼生遂因上磨字從邑誤攬爲磨其云攬者莊子肱篋篇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注云折也。攬之也李意攬指與此磨手義合。裴注三國志引此又作攬其爪故遂訓磨爲攬此雖出余臆測而由呂覽兩見選注兩引度之必當如此不然辯命論注明明引作磨

逸書考四

十四

字明明以磨當磨而可音之以音麗音歷之磨字乎。卽使音麗音歷又何必故音之以眼生之磨字乎。又路史云商時有磨國音摩余以羅泌最喜僞造未能深信其說而平湖葉孝廉勤諏云逸周書世俘解命陳本伐磨下又有磨磨磨磨凡三見似商時實有磨國則是羅說可信而磨之卽磨尤無疑義矣。云磨其手者謂剪去其指爪也。爪長於指剪去之使與指平有若磨之也。故經文云磨手而帝王紀漢書注左傳疏諸書竝云斷爪卻正傳注引作攬爪攬者攬之也折之也義與斷同論衡御覽竝作麗其手麗

猶離也。曹植湯禱桑林贊曰：剪髮離爪，自以爲牲，故廣川縣旱，縣長岑文瑜求雨，不得，應休璉以書戲之。有云：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意謂商湯聖人，但須割髮剪爪，遂能得雨，足下賢者，必割膚剪肌而後可以救旱也。然則斷手卽是剪爪，古解無不如是，而或謂折其手者非也。又按爾雅云：剪齊也。蓋以剪剪物，無不齊者，猶以砥磨物，無不平也。此亦與剪爪爲磨手之義有可相通者也。

通湯考四

十五

云以身爲犧牲者，剪髮斷爪卽是身爲犧牲。蓋罪人必剪髮斷爪，湯旣歸罪於己，則以爲天之罪人，故剪髮斷爪也。又剪爪爲送終禮，淮南子稱將軍辭行乃鬻爪，注云鬻爪送終之禮，去其手足爪也。湯旣自以爲牲，故剪爪。京房別對災異曰：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卽本諸此。成湯因卜史云：當用人祭，故以身代之。然旣有元牡，未嘗無牲，以身爲牲者，猶後世彊項吏塞長官索羊之請而曰：我卽羊也。蓋因史言以存其意，而非裸其身體，眞如犧牲然也。故張平子思元賦云：湯燭體以禱祈兮，蒙庖

通湯考四

十六

犧以拯民。注云：燭，絜也。燭，體潔身，不過齋戒沐浴之意。而尸子謂湯之救旱，素車白馬布衣，其說可信。謂身嬰白茅，卽恐未必然耳。或謂聖人因災自責，理之正也。而至剪髮斷爪，自以爲牲，毋乃言之過當乎？愚謂旱旣太甚，五穀不收，關係民事甚重，故後世賢吏或積薪自焚，或剪髮肉袒，或自暴日中，或自繫於獄，皆以至誠格天，得雨，何況古聖且古聖情切之事，未可以常理測之。卽如周公身代武王，已啟後人之惑，乃史記又稱周公嘗代成王，有王少未有知識，奸神命者旦也，之祝而焦氏易林有曰：植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剋敏，沖人瘳愈。說與史合，則是大聖如周公而乃屢代人死，幾類後世村巫所爲者，此豈常理所可臆測乎？故淮南修務訓曰：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旰之河。注爲治水解禱，以身湯爲爲實解讀解除之解。湯爲旱，以身禱於桑林之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也。御引明卻正釋譏亦曰：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則是禹之救水，不惜以身爲質，湯之救旱，不惜以身爲犧，古聖憂民情切實有如是者。故王仲任雖不知天人感召之理，

其作論衡極辯雨至非因自責謂是適然而於其事則亦信之有曰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

云上帝者上言上帝鬼神則祭上帝而鬼神與饗之也此及篇首皆專言上帝舉尊以統卑也

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上同

云民乃甚說者未有下不足以感民情而上可以格天心者也故將言雨至必先言民說呂氏謂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高注達通猶淺之乎測聖人也而其引此經入之順民篇中則可謂能知本矣

逸湯誓考四

十七

云雨乃大至者淮南子主術訓曰禱於桑林而四海之雲湊高注湊會千里之雨至說苑君道篇曰蓋言

也或作蒸

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論衡感類篇曰湯自責天應以雨孔豐疏曰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典錄引夏香曰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御覽引符瑞圖曰身代犧牲於是大雨又引搜神記曰於是大雨忽至洽於四海帝王世紀曰禱於桑林之社而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左傳疏引書傳曰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其他如曹植傳元孫楚應璩傳

咸等文之說湯禱雨至者多不勝載

按李善文選思元賦注引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

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句似有脫

誤乃使人積薪剪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

天火將然即降大雨云云今本淮南似無此語積薪

自焚等語亦不見諸他書姑存異聞以備考耳

世紀又曰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左傳

疏亦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蘇氏古

史亦同愚按竹書紀年曰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徐氏

文靖統箋曰杜注左傳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是大濩

逸湯誓考四

十六

因桑林之禱而作也集證曰史記司馬相如傳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又汜布濩之則大濩因雨得名自是正解今據紀年作大濩樂不書於克夏之時而紀於得雨之後可爲世紀切證故說文云雨流雷下貌蓋湯作樂本名大濩作護字者古通用耳按徐陳之說是也水勢相激謂之濩郭璞江賦云潰濩洩鄒大雨數千里水勢之盛可知故喜而志之名曰大濩又周禮春官大司樂疏云濩卽救護也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此因鄭注本祭灋立義云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其德能使天下得所也故疏云救護得

所然既解。獲爲救護。則湯以得雨作樂。名爲大獲。救護萬方。具有實事。不當但作空言。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獲。獲者救也。武王之時。御覽引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大武。武者伐也。夫湯武同以征誅得天下。而獨以征伐歸武。是所云湯救患害。實因救護旱災故也。又鄭注大夏云。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然則禹之水。湯之旱。皆爲古今莫大災異。而禹以治水名樂曰大夏。湯以救旱名樂曰大獲。不亦宜乎。經傳並作大獲。或作護。左傳大獲徐邈云。一作大護。又呂覽曰。湯乃命

逸湯誓考四

九

伊尹作爲大獲歌晨露淮南齊俗訓曰。殷人之禮。其樂大獲晨露。

右逸湯誓經文總凡二百五十字。皆以鄙意考定之。者。古史官記言記事。每作一書。各有一篇精義。而其體例。則未始不相則倣者也。卽如此篇之作。所以詳記成湯救旱始末也。中述其禱告上帝之詞。金縢之作。所以詳記周公代武王始末也。中述其祝告三王之語。其事雖異。其體則同。故周史卽依仿商史以成書也。而其首尾尤極相似。此記大旱而追敘克夏。以後五年。彼記王疾而亦追敘克商。以後二年。此以湯

乃禱於桑林一句。爲主。彼亦以公乃自以爲功一句。爲主。此記其終事。而曰雨乃大至。彼亦記其終事。而曰歲則大熟。雖此書抄撮成篇。其中必尙有爲諸家所未引者。亦必有引之而愚不能見者。然而舛陋之胸。搜索略盡。原書縱不得見。殆亦可以得其什之六七矣。

尙書逸湯誓考卷四

逸湯誓考四

二十

尚書逸湯誓考卷五

鄣 徐時棟同叔著

男隆壽平甫校字

序錄篇第九

序錄篇第九 序 後序 錄

序曰逸湯誓考者所以考商書禱旱之誓之放佚者也昔者成湯正夏湯誓爰作於後禱旱史錄爲書同厥名篇是有二湯誓焉傳閱姬周篇各無恙內史過實舉後誓以告襄王吾夫子又稱述之以詔弟子其他墨翟尸佼之徒皆得見之戰國之季荀卿善著書而呂不韋以相父之尊招致豪傑而作春秋竝嘗奮筆援据其辭故

逸湯誓考五

凡周秦古書若論語國語墨子荀子尸子呂覽其諸采引之在禱旱篇者灼然明白未可混也秦政不道焚滅經術帝王遺言蕩爲灰燼漢興濟南伏生憶所誦習口以傳授而年過九十耄多昏忘伐桀之篇粲然禱旱之誓無聞焉猶幸天不喪道斯文興起若前所稱諸書後先而出雖商史舊冊終復湮微而奇章隻句賴不泯絕乃漢儒不察炫惑同名但見湯誓概爲伐桀目睹大旱之語而妄解元牡之文手注祠禱之書而謬指征討之作則是是書也既亡其全於秦人燬書之秋而又滅其佚於漢儒注經之日也於是東晉妄人乘釁而動鼠竊

古書之所徵引綴集塗點僭爲湯詒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朝野信之罔悟依託哀哉至於趙宋漸發其覆元明以來交相培擊洎我

皇朝環儒接踵是乃抉擿隱匿始有定讞然而疊於漢學阿好曲從一字之微無敢擬議墨稱禱旱孔云伐桀謂孔君所注以周人難漢儒用經文詰傳義抵牾至顯論語堯曰篇以周人難漢儒用經文詰傳義抵牾至顯而爲漢者左袒故諸儒能知僞詒之剽逸誓曾莫知逸誓之所由作譬彼汙吏既伏其辜而敗露之賊未歸厥主也嗟乎古昔聖王爲民請命憂勤惕厲反躬自責精誠格上帝靡聲徧萬國史氏備紀其詳將爲後世遇變常法而其書火於秦滅於漢竊於晉晦於今茲尚書之厄於斯爲盛夫以先王恐懼修省之大經而坐令其廢於

逸湯誓考五

二

右文稽古之世此逸湯誓考之所以不能無作也是用攬撫遺軼會粹舊聞發揮隱滯考定而疏證之敷暢鄙愚時有論駁總若干言雖然鄙諺有之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辨而不信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豈云至當惟是經義蒙塞餘二千年千慮一得其敢自秘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輒復繕寫成書貢疑有道儒博雅君子化其門戶準裁紛錯其必將有取於

吾言也同治二年九月謹序

又序曰余年二十好觀諸子嘗以墨稱湯說文符魯論同述告天之辭獨有大旱之語心竊異之研精覃思驗以他書豁然疑滯決爲禱旱是嘗著說一篇質之吾師馮雲伯先生先生奇余所作謬加稱賞謂斯實遺經之功臣而先儒之諍友也顧其爲說不過千言詞既簡略義亦未備於後瀏覽羣籍念茲在茲凡可證明手自錄附書眉紙尾幾無閒隙雖人事奔走未遑整比然而畱意於斯學者則既三十年矣客歲之秋始撫羣言次第先後辨論而考定之分爲上下其年冬仲遭罹鬱攸會

逸湯誓考五

三

余方客慈溪倉皇顛沛中壽兒愁置儲侍輦余著作而暴客屬集攬奪以去拋散泥塗或擲諸河重拾棄餘檢視殘勝則鄙著詩文什存五六說經諸作靡有子遺而逸誓之考不可問矣夫經義宏深累世莫究前儒訓詁悉有淵源而欲以禱昧後進哆其辯辭妄思易幟攻勝往哲斯已難矣草稊甫就旋爲灰燼清夜自省良用警懼雖然墨書布在詞非奧祕明明禱旱萬難曲解而違反文義引其書而故歧其說此愚所未解者一也唐宋諸儒誤信僞誥又墨書微晦獲見不易至乎僞覆既發墨書盛行而視若無睹置之不論甚或私意發難誣以

逸湯誓考五

四

增改此愚所未解者二也墨者所援實爲聖經諸儒據依盡出傳注夫紛競之論宜尊儒以闢墨考據之學豈容舍經而從傳乎此愚所未解者三也墨之爲道也是古非今皆賢毀聖至其稱說儒書豈敢僞造經語倒其戈戟反授人柄何況呂覽不謀同辭爲之證佐而乃盡廢周秦阿附漢晉此愚所未解者四也魯鈍固執其惑益甚欲達所疑復理前說顧藏書數萬焚如盡矣彊憶曩證或記其略而失其詳或識其義而忘其語故復入城借畱時下陳榻請魚門中翰樹瑯駕部兩家客散主寢檢其插架手錄以歸始屬稊以今夏五月下旬積四十餘日克有就緒粗可覽觀回念前著大略不異若其援引不能備也往者爲書二卷萬數千言今茲所成數幾倍之馬齒日長而學無寸進典據加少而議論滋多譽辯不信所由誦前言而生作也而又歷序所遭并言其意惟庶幾正德君子矜我劬瘁閱其改作斷削紕繆參酌是非所謂擁篲清道企望高陽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七月既望謹序

誓考徵引篇第一

噲云書亡古文孔彰胡棘下生乃正夏王作逸湯誓考

非伐篇第二

豈命未革禮變牲色吁嗟求之殷商典則作逸湯誓考

早禱篇第三

下士笑道曷誓穹昊請陳二義證茲早禱作逸湯誓考

稱誓篇第四

云何同名他篇足徵前有共父後有甲庚作逸湯誓考

兩同篇第五

云何異名空券勿爭生後千載瞻見聖經作逸湯誓考

湯說篇第六

經亡說歧妄人乘之史有真話彼昏不知作逸湯誓考

逸湯誓考五

五

偽詰篇第七

於乎小子敢補商史聖擇狂言姑考定是作逸湯誓考

考證篇第八

我治斯編既三十年且燬且輯于時言言作逸湯誓考

序錄篇第九

周則懷樸鄭沽其璞亦理羣言以殿吾錄作逸湯誓考

校勘篇第十

尚書逸湯誓考卷五

尚書逸湯誓考卷六

鄧 徐時棟柳泉著 男隆壽平甫校字

校勘篇第十

校勘篇第十 鎮海吳君鑑校并書 平湖葉君鑑校并

諸君不棄鄙著蒙惠簽校愛我甚厚糾舉及於細微

匡所不逮良可感佩顧其爲言或同聲相應交足發

明亦或意見各殊可備參核觀縷考中則苦於繁瑣

棄置不錄則虛此雅懷今彙錄成卷聞著鄙意以與

學人有道共斟酌之凡吳君泮城葉君勳譚各若干

條竝其書札具錄如左至去年劉生藝蘭校此一過

逸湯誓考六

一

旁搜博采以證佐余所未逮將及二十條而其言類

多順余匡正者少幾似無所不說者顧意雖阿好而

其徵引不可棄也亦附於後同治六年丁卯五月二

十有一日書

著一書而使數千年之塵封以啟數千年之冤獄以伸
數千年之缺典以彰則其書直爲數千年長夜忽旦而
不可不有之書其諸大著之逸湯誓考乎自來經典以
說者之多而疑以滋疑而晦而逸湯誓則以說者之少
而人莫之疑而晦大儒如孔君既以論語所引同於墨
子而知爲湯誓文乃獨忽於今天大旱之語而以篇同

伐桀文屬告天率下斷語則是書之蒙塵始此矣自僞古文竄掇其詞以爲湯詰後人輒又以爲文出湯詰無復知其爲逸誓文則是書之銜冤始此矣誣之爲伐桀攘之爲湯詰而古人元牡禱旱之禮爲朝政國典之大者從此湮泯歷代莫之舉行莫之議及古人有知其可怨可恫何如也僞書之妄發自宋儒而備摘於

國朝閻氏然能知僞詰之竊湯誓而莫知禱旱之文別乎伐桀則猶溺於孔說而弗之省誠哉大箸所云譬彼汙吏既伏其辜而敗露之贓未歸厥主也夫前之人既誤於孔君伐桀告天之說而無復以禱旱爲疑復誤於

逸湯誓考六

二

僞詰之剽竊邢氏反以之證論語更無復以他書引稱湯誓及孔注稱墨子引湯誓爲疑而幸有揭僞書之辯能知馬之非仍不知鹿之是卽或證禱旱之文能知鹿之是仍不知馬之非蓋錮之甚而發之難如此也不意明眼慧心如足下疑人所不敢疑疑人所不能疑直若有鬼神來告豁然爲數千年發伏摘幽使古經古禮之韞石沈淵者一旦揭日月而行此作乃可千古矣著述有此其爲可寶何如異哉祝融回祿能奪子之珍藏而不能奪子之拱璧也辱承不棄命以校勘展讀終卷見其發一難則拉朽摧枯無瑕不挾樹一義則深溝高壘

無閒可攻咄咄怪事直令小儒咋舌尙何能以蚍蜉撼大樹土壤埤泰山哉雖然有疑不獻非下問之意也反覆再三其大者心悅誠服其小者不無可商敢竭芻蕘謬摭管見倘不以爲班門弄斧而有取於千慮之一得俾是書不留餘隙予利口以吹求也則幸甚愚小弟吳善述頓首

卷一徵引篇

荀子大略篇條

苞苴行與讒夫興與古音行

如杭與昌韻說苑諸書皆作讒夫昌與荀子昌作興當爲後人竄改興古不韻行亦不韻榮盛

又或又謂

節疾條

嗣征 嗣征之嗣雖本閻氏然不如作允

逸湯誓考六

三

征爲顯與元牡之元一例

劉藝蘭曰閻氏當作惠氏

愚案不始閻氏也宋人避太祖諱有稱嗣征者其以此字爲姓亦改稱嗣氏見姓氏書又或改此字爲裔新唐書楊貴妃傳駙馬都尉程昌裔是也而公主傳中尙仍原名未改蓋偶失之

又前

昭我周王 昭當作紹

又然且荀子

此不必以古音古韻嘒嘒論辨也 不必以古音論將以今韻論乎古音自有部分界畫秩

然亭林顧氏始知古音部分然猶僅能分十部其正唐韻顧不知唐韻分五支六脂七之之理唐韻之分

支脂之正爲審於古人有此三部之別特其編次未能全韻清純尙有數字淆雜耳古音支類有佳齊字脂類有微齊灰字之類有灰尤字三類劃然分用地屬支類畏屬脂類歸屬脂類龜屬之類珪屬支類從未有混用者古音一部之字錯入今韻數韻自是古今音變後人見古人一詩之音參今數韻遂以爲全韻皆通倡爲古通之說如以支微齊佳灰爲五韻通用豈古人先有今韻書乎抑古旣可以通用韻書何苦瑣爲分析乎且尤韻正多之類字如以古韻參見爲可通則何不并尤韻而通之五韻乎如謂尤與之

遷湯誓考六

四

類聲氣有別則何以裴邱牛尤謀紉等字古音悉屬之類謂此乃古今之別歟則一隙之明何不舉一反三也同一古韻參見之韻而以今音近者謂之通今音不近便謂之不通是果論古音乎論今音乎故通韻之說可以作今詩不可以論古音著書者萬勿於所不審作孟浪語貽識者譏也

又前金滕用韻出余初論以金滕祝詞爲用韻實爲卓識但江晉三羣經韻讀內當數及之恐非初論也詞內天身神誠韻而發疾則非畏與歸爲韻而地與畏歸與龜珪則非古音畏屬平韻畏威通用詩將

仲子及東山畏皆與懷韻雲漢詩與推雷遺摧爲韻歷歷可證從未有韻入去聲者湯禱旱詞非全用韻何必金滕祝詞謂爲皆韻也

愚案吳君審於唐韻之學故其言精核如此然余嘗謂顧氏最稱知音而以唐韻求詩音則非今較顧氏更加精密於唐韻愈合則於詩音愈離矣故嘗盡棄後世韻書專求之二百篇以詩通詩爲詩音通一書劫後僅存殘葉數十紙今作逸誓考旁及金滕祝詞但就臆見爲說未暇究心音學也而下筆屬彙意求淺顯遂有不必以古音論辯卽以

遷湯誓考六

五

今韻言之之語語極孟浪非治經者所宜言果蒙指摘故備錄其語以志吾過然吳君之論古音殊未盡信卽如詩第一篇關雎以得服側爲韻而唐韻得在二十五德服在一屋側在二十四職又以采芣爲韻而采在十五海友在四十四有又以芼樂爲韻而芼在三十七号樂在三十六效此可以唐韻之部分界畫論古音乎唐韻分五支六脂七之縱極有理而於古音則直風馬牛也如皮字紕字皆在五支而羔羊之皮字與七歌之紕字叶干旄之紕字與六至之四字界字叶私字達字皆在

六脂而葛覃之私字與八微之歸字衣字叶免置之達字與十八尤之仇字叶絲字治字思字皆在七之而緣兮之絲字治字與十八尤之說字叶終風之思字與十四皆之羅字十六哈之來字叶謂支脂之三部秩然從未混用則巧言之斯字在五支而麋字在六脂縣之飴字在七之而龜字在六脂抑之之字在七之而知字在五支桑柔之資字在六脂而疑字在七之酌之師字在六脂而熙字在七之駟之駟字在六脂而駟字期字皆在七之所謂古人三部之別安在耶抑愚所數者

選湯考六

六

適皆在未能清純尚有淆雜中耶又如歸之與龜吳君謂古人不韻然洞酌篇挹彼注茲茲字與民之攸歸歸字爲韻而縣篇築室于茲茲字即與爰契我龜龜字爲韻則歸龜何嘗不韻乎以今韻言古音固屬一時妄語而以唐韻核詩音實非千古卓識也此事當以他日重論定之

葉勤諷曰吳云古音長屬平韻從未有韻入去聲者案大雅板詩畏與壞叶壞正今去聲字也雖朱子於胡罪紆會二反後復有胡威於非二反然兩字本音自叶又非與上文爲韻必兩讀爲平聲贅

矣

又非伐篇而不意而意自漢條篇章分隔氣脈相承文之正也虛字相銜亦體之常而以轉折作起則不可從蓋篇章既分則當自爲起訖乃以然而等字作起以爲蒙上作轉歟則不應分隔以爲另起歟則不應以轉折爲頭自古經史未見有以轉折虛字爲提頭者孟子長篇在當時本無空斷後人分爲節段其有虛字相銜者則如非惟字且字止爾且雖分節必不提行今則然字而字不惟行首且在篇首將置篇目一語於何地得毋好奇之過歟

選湯考六

七

愚案此言是也始則興之所至隨意遣詞今則無關宏旨憚於修改一家之言姑聽之可已

又伐樂誓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詞語詳余所著尚書說及山中學詩記不注告泰山所出而標己所著似有意

愚案前在山中解詩般篇參考論語墨子定爲武王大賚告泰山隧之詩其說頗長此條但詰僞書之竊百姓有過在余一人二語未便縷述旁文而學詩記又將刊刻問世故遂注之如此非有他意也今吳君似以不注所出疑余自爲新說則請證明之墨子兼愛中篇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

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
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維予一人

卷二湯說篇

然則其稱

不必穿鑿附會

惠氏棟引

論語孔注而謂湯誓依墨子作湯祝又引墨子下文
祠說亦作祠祝改說爲祝皆穿鑿之過也

又僞諸篇

爾有善條

帝臣者湯自謂也

帝臣究以善人

皆上帝之臣一說爲是墨子之有善不敢蔽卽論語
帝臣不蔽句之異文當以論語爲古書原文恐非有
兩句也

卷三考證篇上

云貞蟲者條

不必定指細腰蜂蝶屬之屬

於細腰中特舉蜂蝶屬二者以明其狀下仍有之
屬二字包舉一切語較原道注細腰之屬也及墜形
訓萬物貞蟲注諸細腰之屬也更爲明晰似不必糾
之

又條

玄膺細小之蟲皆由化生

細腰特化生之一

種化生而細腰者不合化生而細身者有合如蚊蚋
蜻蛉之類常以合而飛蠶化蛹蛹化蛾蛾復以合而
生子尤化生之顯然有合者故高注但以細腰釋貞
蟲化生義不確

愚案吳君之言甚辨特蛾蛹之蟲不得謂之細小
合而生子不得謂之化生愚所謂玄膺細小之蟲
謂若草木果實中生者穀米衣書中生者器用食
物中生者皆不待合而生亦既生而不能合是謂
化生中之最細小者亦非統化生之蟲而概謂之
貞蟲也若但云細腰不合細身能合則如蝌斗蠶
魚之屬細身而不細腰亦何嘗能合乎

葉勤誼曰案莊子天運篇細要者化高注本此說
文云蠶蠶細要土蠶也亦與之合說有證據而又
加之屬以賅其餘似乎未爲挂漏吳云不必糾者

是也

卷六

九

讀逸湯誓考眞乃貫弗百家隻眼千古名山盛業先聖
功臣欽服之餘何能與參末議而傳語勸拳屬司校事
雖誦再四謹簽十二條極知僭妄無所逃隱聊以慰下
問之虛衷快就正之私願云爾葉廉鏐謹識

下篇二條見前吳叢中

卷一徵引篇

或又謂節疾條

降之百祥其家必懷喪案畢

校墨子云祥卽祥之異文祥亦怪異也左昭十八年
傳將有大祥又案懷喪作懷喪者是此懷字疑誤

愚案明刻墨子作懷喪經義考引同又百祥一本

作日祥經義考作百殃

又案祥字凡三解有作吉祥解者中庸必有禎祥是也有吉凶未定僅作兆字解者左傳是何祥也吉凶安在是也有作妖異解者則此百祥與書序祥桑鴻範五行傳青祥白祥與葉君所引大祥是也晉人不識祥字遂妄改上帝不順降之百祥爲作善降之百祥竄入僞書中可笑也

又稱誓篇左文十不必告軍旅始謂之誓 案王肅家語有困誓楚辭有惜誓均以誓名篇亦其證

又書條逸周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 案此因祀帝而

逸周書考六

十

誓戒百官非竟誓告上帝也似未足爲告帝稱誓之證

愚案鄙著謂禱旱稱誓兼告戒謹三義故引逸書證告義引爾雅證謹義而引周禮禮記以證戒義意謂成湯戒誓百官以告上帝故名湯誓非卽以周禮誓字當告字也

卷二兩同篇然且更有天志中篇引太誓稱大明

案畢本天志中引紂越厥夷居云云與非命上中均作泰誓無大明字

愚案明刻本墨子天志中篇云大明之道之曰紂

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又非命上篇云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又非命中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夫天志但稱大明焉知其爲何書及核之非命而後知大明卽太誓也故敢斷之曰天志引太誓稱大明而復原其故而注其下云所引與非命上中二

逸周書考六

十一

篇之引太誓者大同小異而朱氏經義考於逸經門直以大明爲尚書太誓逸篇目且曰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梅賾未詳其義分竄其辭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云云余家明刻本劫後雖已無存而吾友陳樹珊兵部藏本板刻甚惡及門劉藝蘭懋才藏本有茅鹿門序稱唐別駕重皆明刻本也其天志篇中無不作大明者且三家所藏或係誤本若竹垞則插架甚富交遊又多藏書巨家今其言亦復云云是明以前刻本於天志篇中無

不作大明可知也。乃至畢氏校刻，墨子竟改大明為太誓，又且並不注明。一若自有墨子以來從未見有大明二字也者。其書彫刻頗工，足廢舊本，將使後來學人遂不知天志篇中有大明字，其害猶小而使後人更不知古尚書太誓有大明篇目，則事關聖經其害甚大。故因葉君之過信誤本而觀縷言之。

劉藝蘭曰：鳳章按段若膺古文尚書撰異引墨子大誓之道之曰誓字，下夾注今本作明，是段氏所見本亦作大明。

選湯誓考一

十二

又湯說篇抑又有條非命稱太誓天志稱大明。案帝謂文王六語天志中篇稱皇矣天志下篇稱大夏。

卷三考證篇上云正天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正畢注讀如征存參。

又上已有此紀湯告天之詞。案上曰字是史臣紀湯詞予小子履三句亦是湯告天之詞。此曰字當連上后帝讀語氣直下，乃當時祝文中發端入事之詞。今祝文尚沿其體，如某謹以某牲某饌之若以古文例之，如立政篇乃敢告教厥后，曰之字，拜手稽首后矣，敢昭告曰之字，宅乃事云云，彷彿近之若

篇中引證三條或閒以史文或引用古語似皆非直下語氣也。又案孟子莊暴見孟子曰下又有曰好樂何如。

又鳴呼古者百獸貞蟲允及飛鳥。案此但欲言萬物得所耳。百獸飛鳥各舉總名，何獨於蟲別其貞之一類妄臆動物之中么。鷹細小者莫若蟲，類此亦當舉其總名。考說文有貞字，蘇果切，通借為貞，屑字與么。鷹細小意合。貞，形近。因貞字罕見，率為貞字。雖淮南三稱貞蟲，恐亦類此。不然，獸何不曰仁獸，鳥何不曰靈鳥乎。貞蟲莫不比方，非貞蟲竟不比方乎。蓋百獸舉其大者，貨蟲舉其小者。飛鳥并及其在空虛中者，故其次如此。否則飛鳥不當在蟲下矣。附議於此俟正。

選湯誓考二

十三

愚案葉君此言非但精於小學，亦有功經訓之語也。本當列入卷中以備一義，特近世治尚書者以攻偽古文之故，往往引據他書專輒改竄經字，流禍之極，不至於經無完膚不止。愚最惡之，因噎廢食，故但錄其言於此。

又案墨子非樂篇亦有禽獸麋鹿蜚鳥貞蟲語。卷四考證篇下案李善自潔居柴上。案窮愁志云

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當即用此事

吾師逸湯誓考一書搜商史之佚文正漢儒之違義精心孤詣實事求是洵不刊之盛業也獨者葉吳兩先生盛稱是書曾有簽語今年重繕清本命司校勘鳳章謹隨無學莫贊高深猶幸親炙有年婁蒙啟牖敢竊緒論分綴各條自忘窺測之愚聊慰依坵之願同治五年十一月望後弟子劉鳳章謹跋

卷一徵引篇墨子兼愛下篇條告於上天得罪於上下 鳳章案兩於字當從舊本作于

又或又謂昭我周王鳳章案郭注爾雅引作釗我

周王

又何休注論衡明雩篇稱五過鳳章案論衡感類篇亦云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篇中凡四稱五過而感虛篇則云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或五或六自相矛盾總係不能親見湯誓之故耳

又此亦不稱此獨采其首尾 鳳章案采湯誓首尾者不獨呂覽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

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云云以余一人有罪數語為湯禱詞與國語墨子呂覽諸書所引若合符節而篇中不之采引者以漢人說湯禱旱皆自稗販而來不能如周秦人之親見湯誓也

卷二兩同篇左傳舊引月采 鳳章按困學紀聞云

召詰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肅漢律厯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肅顏注謂月之光采愚以書正

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翁氏元圻曰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

又前其篇皆百篇書序所不及鳳章按尚書大傳引大戰篇亦書序所不及又按盧氏見曾大傳補遺引吳曾能改齋漫錄大戰篇云大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又湯說篇於是毛氏條湯說則傳寫之譌 鳳章按阮氏元論語注疏校勘記於孔君注墨子引湯誓句下引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譌蓋亦囿於毛氏之說者

又抑又有仲虺爲中歸 鳳章按仲虺之誥荀子作
中歸之言史記殷本紀作中歸又按吾師嘗謂書序
仲虺乃湯誥仲虺之書墨子嘗引之非命上篇曰於
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
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中篇
同其語與尙書誥詞相類若左傳所稱仲虺之志則
是仲虺自著之書名書與周任之志史佚之志相若
傳所引志中語亦迥異誥詞晉人不學盡收入僞仲
虺之誥中而後儒攻僞書者亦莫知誥與志之不同
也吾師此言眞發前儒所未發者謹附識之

逸湯誓考六

十六

又前名篇原有異同 鳳章按益稷馬鄭王三家本
作棄稷盤庚大傳作般庚史記殷本紀作般庚之誥
西伯戡黎大傳作戡者據釋文今雅雨堂刊本作戡者
是惠氏所改說文作戡黎據釋文分器殷本紀作分殷
之器物賄肅慎之命周本紀作賄息慎之命梓材大
傳作梓材君牙緇衣作君雅費誓大傳作鮮誓又作
桀誓禮記曾子問鄭注亦作桀誓史記魯世家作肅
誓

卷三考證篇上云天大鄭注書序 鳳章按尙書正
義於夏社序引鄭注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

祀明德以薦而猶旱七年故更置社稷與周禮疏所
引大同小異又按漢書郊社志云湯伐桀欲遷夏社
不可作夏社應劭注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
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
夏社說不可遷之義

又前諸書說成湯遭旱 鳳章按論衡治期篇云堯
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

又云五年引呂覽作四年又作三年 鳳章按初學
記天部下雨類禱林注引淮南子曰湯九年旱以禱
於桑林云云又作九年亦傳寫之誤也

逸湯誓考六

十七

卷四考證篇下云帝臣魏何氏晏曰 鳳章按論語
筆解引此注作包曰

又云不藏有罪過不可隱蔽 鳳章按邢疏本罪上
無有字此從皇本

又案北用萬方二句爲求雨之詔 鳳章按後漢
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夏旱而火起北宮意詣闕免冠
上疏帝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亦以成湯引咎
之辭屬禱旱之舉又論衡全以余一人有罪四句爲
湯禱旱辭知王仲任亦不從孔君伐桀之說也至後
漢書陳蕃疏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般人下車而哭

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湯言爲禹言則傳聞異辭之故又按說苑君道篇記禹泣罪人事未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余一人是劉氏自引書以證禹事也陳疏或因此致誤

又云以身爲湯歸罪於己故剪髮斷爪 鳳章按史記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

於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又蒙恬列傳云昔周成王初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是亦歸罪於己故揃其爪以爲罪人也

又云雨乃大 論衡感類篇曰湯自責天應以雨 鳳至者條

通鑑考六

六

章按論衡單行本漢魏叢書本湯自責上皆有書曰二字篇中又曰此言書之語也又曰書之言未可信也仲任不信自責兩應之說故云然耳其下又極不信金勝悔過反風之事皆以一己之辭妄攻經文者似此二語實采自商書者今吾師於徵引篇搜輯諸家之引書詞不采列此二語此篇雨乃大至下注出處亦不及論衡之名而僅於此條收作證佐者蓋當後漢時原書久佚仲任亦不過采自呂覽諸書故考定經文但據周秦不入漢人所引書一字慎之至也然感虛篇既稱傳書感類篇又稱書曰又稱書言

感虛詳記首尾既與呂覽彷彿感虛感類屢有自責及六過五過等語又與荀子脗合然則荀子呂覽雖不明稱湯誓核之論衡其爲商書原文斷無疑仲任固不及見湯誓而其人博極羣書直稱書曰明稱書言蓋必有所受之於是而知吾師之所考定確乎其不可易矣

又按李善自潔居柴上 鳳章按初學記引謝承後漢書有西華令戴封旱禱不獲積薪自焚火起大雨

之事又范曄後漢書有五官掾涼輔積薪聚艾自環篝火將自焚未及中時雲合澍雨之事選注云云似

以後世事附會於成湯者

通鑑考六

十九

又世紀又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 鳳章按左傳疏云經典言殷樂爲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皇甫謐以桑林爲大濩別名無文可焉未能察也是孔氏以桑林大濩爲殷之二樂而不以桑林當大濩矣鳳章質之吾師師云殷有桑林之樂明見左傳必不妄者而呂覽淮南皆稱殷二樂一大濩一晨露若桑林非大濩豈殷有二樂乎果有三樂呂劉何不併數之乎且竹書紀年紀作大濩在二十五年得雨之後禱桑林得雨卽作大

獲是大獲。卽桑林可知。然則世紀雖不可盡信。而桑林別名大獲之說。殆未可厚非也。

尚書逸湯誓考卷六

書後

尚書逸湯誓攷六卷徐柳泉先生箸蜺螭爲書序攷異

於周秦人所引湯誓逸文曾據惠氏九經古義孫氏尚

文注疏同定爲禱旱而作惟篤信墨子兼愛篇兩稱湯說其

尚賢篇及春秋外傳稱湯誓者疑後人據古論語注凡

改讀先生書謂商書有二湯誓伐桀禱旱各自名篇博

引繁俾寔事求是始悔嚮時孟浪之失今竊細釋其指

而尋四證焉論衡感虛篇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以身

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四字禱辭曰

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此所引書

傳今本作傳書當卽伏生大傳中語近人輯補大伏生

親見古尚書者記憶遺文時箸其說則濟南師授本分

伐桀禱旱爲二篇其證一也書大傳言湯伐桀之後大

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

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孔氏左傳正義

是今文家說湯誓本不誤其證二也史記殷本紀典寶

夏社次湯誓後鄭君注夏社據孟子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而爲之說其篇目先於湯誓皆與今本書序不同

孔疏據僞傳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不當在湯誓前

因釋爲未伐桀已爲是謀眞謬說也竊謂殷本紀夏社

在湯誓後此伐桀之誓漆書篇目在湯誓前此禱旱之誓史遷鄭君俱得其一而遺其一耳其證三也尚書後案謂史記所載湯誥乃孔壁真古文蜺謂此亦今文剩簡伏生所記其文未全書大傳當有之而今亡矣孔壁所得逸篇絕無師說故不可讀若史公得從安邦問故何不并十六篇而竝存之班孟堅言史遷惟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有古文說則已外皆今文班氏親見漆書古文者若孔壁之湯誥可讀孟堅何不數之此以知今文家自有湯誥逸文而非偽古文之所得託其證四也夫百篇之序非出於孔子微特今文無之孔壁所出古文亦無之說詳余所著書序攷異逸湯誓之無序猶大戊唐誥伯禽之命之不見於篇目也百篇只六十有三序而種種抵牾按之周秦古書動不相合此蓋自孔壁十六篇既出之後學者掇拾傳記而爲之辭今之存者又爲劉歆所竄梅賾所亂而尚書千古如亂絲矣然則先生是書固今文家之功臣也先生說經著述尙有尚書說毛氏舜典補亡駁義三太誓攷召誥解山中學詩記詩音通周官書錄論語說孟子筆記四書毛說駁義烟嶼樓經說等書將次第刊布以惠來者蜺竊以先覩爲快已同治壬申七月黃巖王蜺書後

附校勘

卷一徵引篇荀子大略篇條苞苴行欺讒夫與欺 蜺按劉

向親校荀子說苑此條卽本大略篇而言其所見本作昌也詩外傳作倡卽昌字之段借外傳說詩亦多

據荀子爲言可以知今本作興之誤興在蒸登部詩五見易二見考

工記弓人一見大戴禮一見左傳昭十二吳君謂古

年一見晉語一見楚辭天問一見竝同

音行與昌韻行詩三十二見易四先得我心矣

又或又謂舞洋洋黃言孔章 蜺按黃言乃簧言之

段借詩所謂巧言如簧也舞上疑脫一字

又然且荀子而發字與下疾字爲韻 蜺按吳君謂

發疾非韻甚是古音發字爲脂部之入聲詩八見易

見考工記弓人一見 疾字爲眞臻先之入聲詩伯兮

楚辭思美人一見 九二見易鼎 二者不同部不得爲韻

又前地字與下畏字爲韻 蜺按吳君謂畏與珪爲

韻而地與畏歸與龜珪則非是也地从也聲古音在

歌戈麻部詩斯于一見易繫辭一見畏與歸同在脂微

齊皆灰部龜在之哈部詩縣一見易頤初九一珪在

支佳部詩板一見惟地字古有音轉而脂支之三部究自

劃然此在江氏古韻標準尙未能分段懋堂六書音

均表始初爲之實不易之定論也其每部所分之字

本不拘于唐韻審之以說文偏旁證之以毛詩羣經無不劃一閒有一二字出入此或出方言或由聲轉俱有脈絡可尋段氏強以合韻名之則武斷之失耳近人朱氏所分三部字數較精核矣城西弟子郭傳璞附校朱氏即

著通訓定聲者非伐篇於是以意解元杜條白虎通明稱論語 蜺按白虎通

所引皆今文尙書陳恭甫氏言之最詳此條自引古論語說與孔壁古文無涉也百詩末之審耳

卷二兩同篇左傳舊引條其名篇皆百篇序所不及 蜺按史記殷本紀有大戊篇作書序者亦遺之

通考書後

四

湯說篇又既而讀惠氏條乃湯時大旱請禱之文 蜺按孫淵如氏尙書今古文注疏曰按諸書所引合證其文知此是桑林禱雨之文非伐桀誓師之文趙岐謂是今湯誓散亡者非也亦主惠氏之說

僞誥篇其爾萬方有罪條至萬方萬夫 蜺按孫氏曰方與夫聲相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

卷三考證篇上云履漢孔氏安曰者條蜺按孔氏本名安邦似可依據東晉人注尙書有與孔君同姓名者若依史文割裂恐未然

又云貞蟲者條易曰女子貞不字 蜺按虞仲翔訓字爲

姪非不嫁也說詳王伯申經義述聞細蟲無胎生故謂之貞

又云共允者條是共恭古通也 蜺按恭正字共段借字

南皮張編修師曰以義引申者爲轉注以聲相通者爲段借段借之字往往與本文豪無干涉必欲說之固矣嘗服膺其言以爲至論

又云惟天下之合條是葆保古字通也 蜺按保正字葆段借字

卷四考證篇下云政不節條何注公羊傳作不一後漢禮儀志引何注作不善 蜺按節疾一古音同部善字

非韻續志所稱蓋誤字傳璞附校善疑壹之誤

通考書後

五

又云宮室榮者條何注作崇御覽引世紀作營 蜺按崇字非韻形之誤也營榮兩通

又云婦調盛者條師古曰 蜺按上引京房易傳曰此接引顏注似宜標明漢書五行志又篇中所引亡書如春秋考異郵等似俱應注明出處如引帝王世紀稱御覽八十三之例

又云屬音鄭者條蜺按鄭从麗得聲古音當讀如羅與磨近段氏音均表分麗聲于支佳部然于經傳無證以麗離二字通段驗之離从萬聲詩新臺湛露二知見屈賦四見皆讀如羅

本讀若離在歌戈麻部磨正字鄭別體字也麗攬同

聲以裴注引攬其爪論衡御覽作麗其手證之似李善所見呂覽有作攬其手者故以音鄭釋之辨命論注引作磨所見不同兩引斯異今本選注引作磨者恐係後人據呂覽校改非其舊也

卷六校勘篇吳校愚案吳君條關雎以得服側爲韻 蜺

按得側同部服字古音亦在職德部詩十四見易五公冠篇一見考工記梓人一見爾雅釋訓一見並同似不得以陸韻在屋而疑之

又前又以采友爲韻 蜺按止海同部爲之哈上聲

友字同詩九見左傳一見屈賦橘頌一見今从唐韻入有非古音也

遷湯書考後

六

又前又以芼樂爲韻 蜺按樂字詩九見離騷與邈韻遠游與橋韻古音與芼本同部

又前唐韻分五支六脂七之 蜺按言古音者鄭庠

分六部萬循初分九部萬氏寫本會稽趙顧亭林分

十部江慎修分十三部段懋堂分十七部支脂之古

音之分自段氏始也東原戴氏從之孔驥軒又分爲十八部

王伯申又分爲二十一部以漸加密若江晉三劉申

甫朱豐芭曹萬民俱有論箸臧在東氏謂毛詩隨處

有韻然無唐韻之部分界畫則後人于何而辨之先

生所數斯虞等字此正所謂清純中之淆雜不得以

疑古音并率詆唐韻也傳瓊附校先生謂不宜以唐韻合古音耳未嘗疑古音亦

何嘗有一字詆唐韻耶又王君所校關雎韻三條皆與先生書中本旨相左

又前則歸龜何嘗不韻乎 蜺按茲字在之部詩騷

離騷兩見與龜同故縣三章以縣飴謀龜時茲六字爲韻非是此字韓詩作縣本同部若泐酌二章歸

與龜韻不與茲韻也吳君謂歸龜古人不韻甚是

又葉勸諫葉勸諫壞正今去聲字也 蜺按壞从裏得聲古

音本讀平葉君仍據今韻而言且詩釋文已有兩音

亦不必引集傳

又葉校不必告王肅家語有困誓 或疑家語爲王

肅僞撰其篇目不足據蜺按子雍雖妄作亦必依託

爲之左海經辨所引一條真家語篇目也此困誓亦

當是家語舊名

又劉校鄭注書又按漢書郊祀志云 蜺按郊祀志

本書序左傳言夏已上祀柱商已來祀棄是成湯明

有變置之事矣然改易制度必在即位之後

又前作夏社 孫氏尚書今古文注疏後一說引或

謂此篇即是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

而猶早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

姑附爲疏于此蜺按孫氏既定諸書所引爲禱雨之

遷湯書考後

七

辭而又引或說以爲夏社佚文此信之未篤也

又湯歸罪於己條

周公乃自揃其蚤 蜺按史記周公揃爪

之說近儒莊氏劉氏俱力闢之然史公所載本今文家說路史引書大傳漢書梅福傳儒林傳谷永上疏漢紀張奐上書後漢書張奐傳竝同又琴操引書後漢書周舉傳洪範五事傳白虎通喪葬篇公羊僖卅一年解詁言周公事大略相同至蒙恬傳言周公走而奔于楚此楚地在秦見杜注左傳新楚國策以爲王季葬地或疑其遠涉荆蠻者非也因劉君之語而并及之

定正洪範集說序

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式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敘七行初一以下為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

定正洪範集說序

通志堂周行生

三百四

一

通志堂周行生

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據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于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至正甲午春會稽胡一中序

必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疇其傳

尚矣至吾夫子繫易廼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似皆為畫卦出而敘疇若無與焉者此亦載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註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允文深有得於王文吳三先生之說撫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敘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矣

定正洪範集說序

通志堂周行生

三百四

一

通志堂周行生

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為圖方十為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圖固畫疇固敘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二十有六日宣城貢師泰序



引用集說諸賢姓氏

漢

孔氏

安國武帝時人

註書

劉氏

歆成帝時人著五行志

隋

關氏

有易及洞極經義

唐

韓子

愈退之昌黎伯

宋

周子

敦頤道州管道人

張子

載子厚橫渠先生

鄭氏

樵黃田人

林氏

少穎拙齋先生

蔡氏

元定季通西山先生建陽人

呂氏

祖謙金華人

夏氏

元肅柯山先生

黃氏

直卿勉齋先生

董氏

都陽人

程氏

伯恭東萊先生

徐氏

道泰延平人

吳氏

幼清草廬先生

朱子

熹徽州人

邵子

雍衛州人

程子

頤伯淳明道先生

張子

載子厚橫渠先生

河圖洛書作範宗旨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義文因之以作易禹箕敘之以作範
朱子曰河圖洛書皆聖人則之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又與蔡季通帖云河洛辯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則其間有不足據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而八卦九疇五行各出一圖亦自不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論然未有定不若兩存以俟後人為愈又曰九八七六之說乃自河圖中來自疏其下曰即老兄所謂洛書者又曰洛書固可以為易河圖亦可以為範安知書之不為圖圖之不為書邪
西山蔡氏曰但劉牧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
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數為河圖十數為洛書以正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

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為體敘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為用敘九疇之目其敘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克之序為六府其治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為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然冰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

洪範圖書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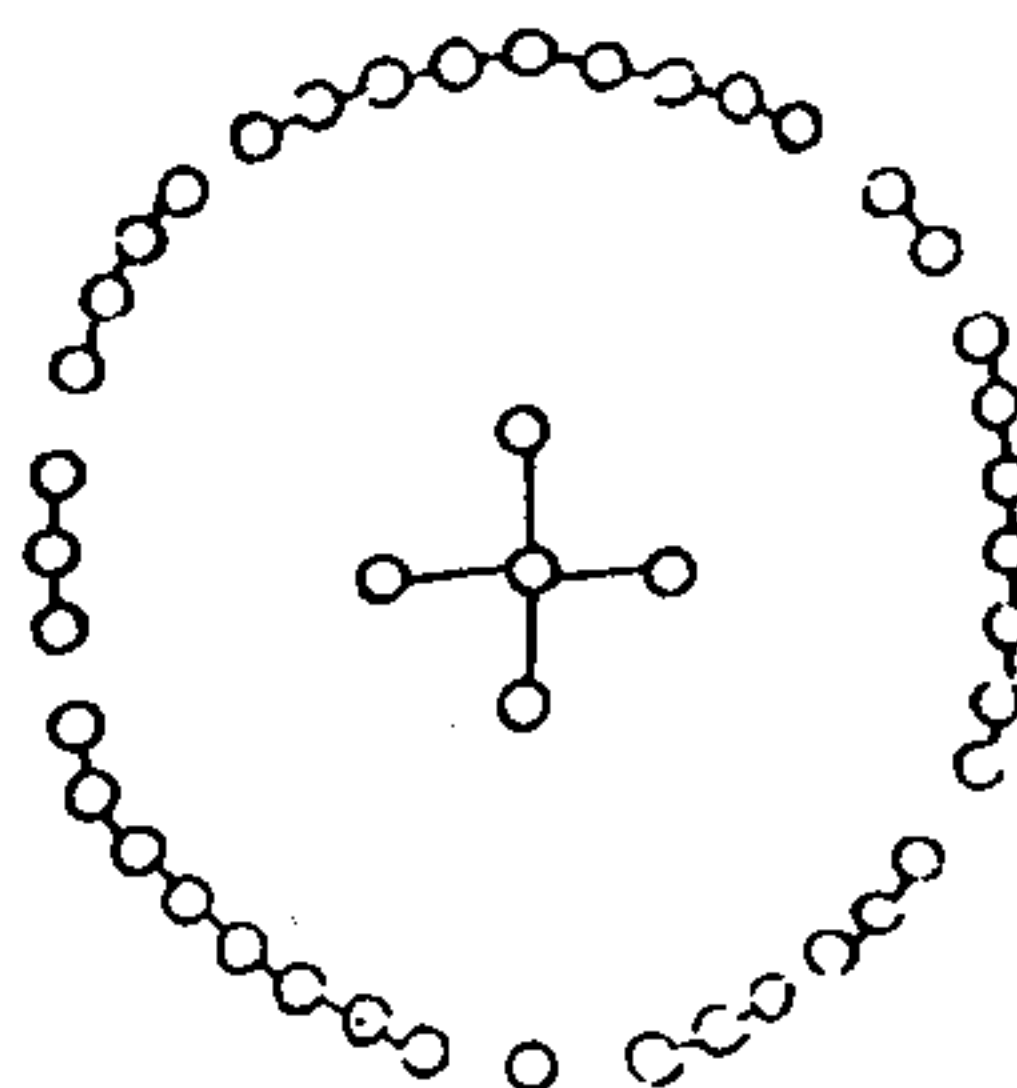
十

通志堂行生

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為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為之釋壹皆萃先儒之論以撫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言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胡一中敬述

河圖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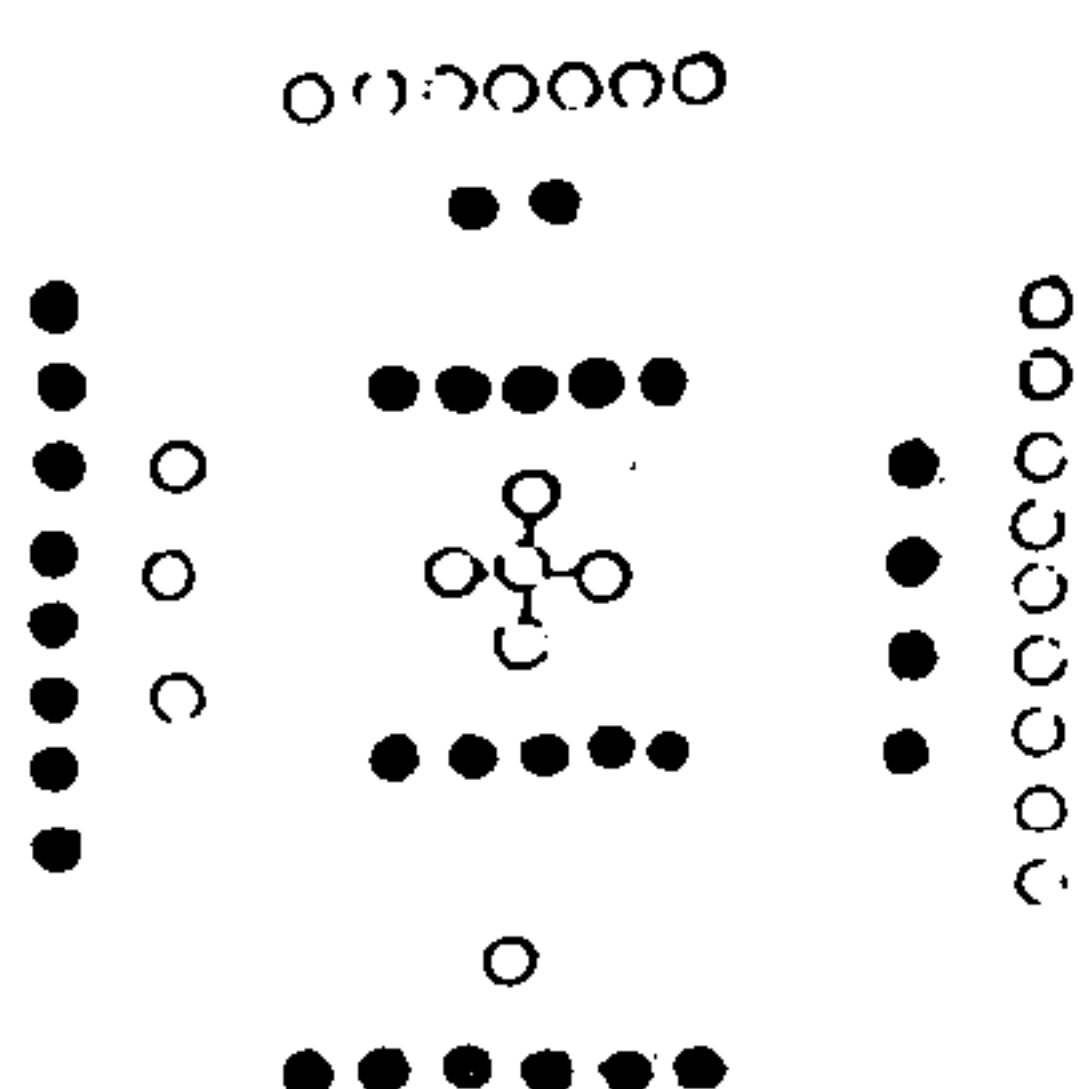
奇故圓立看

九數 伏羲畫先天卦大禹為疇之經

邵子云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九故圓十故方也蓋河圖本但

洛書

天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地六成之天七成之地八成之天九成之地十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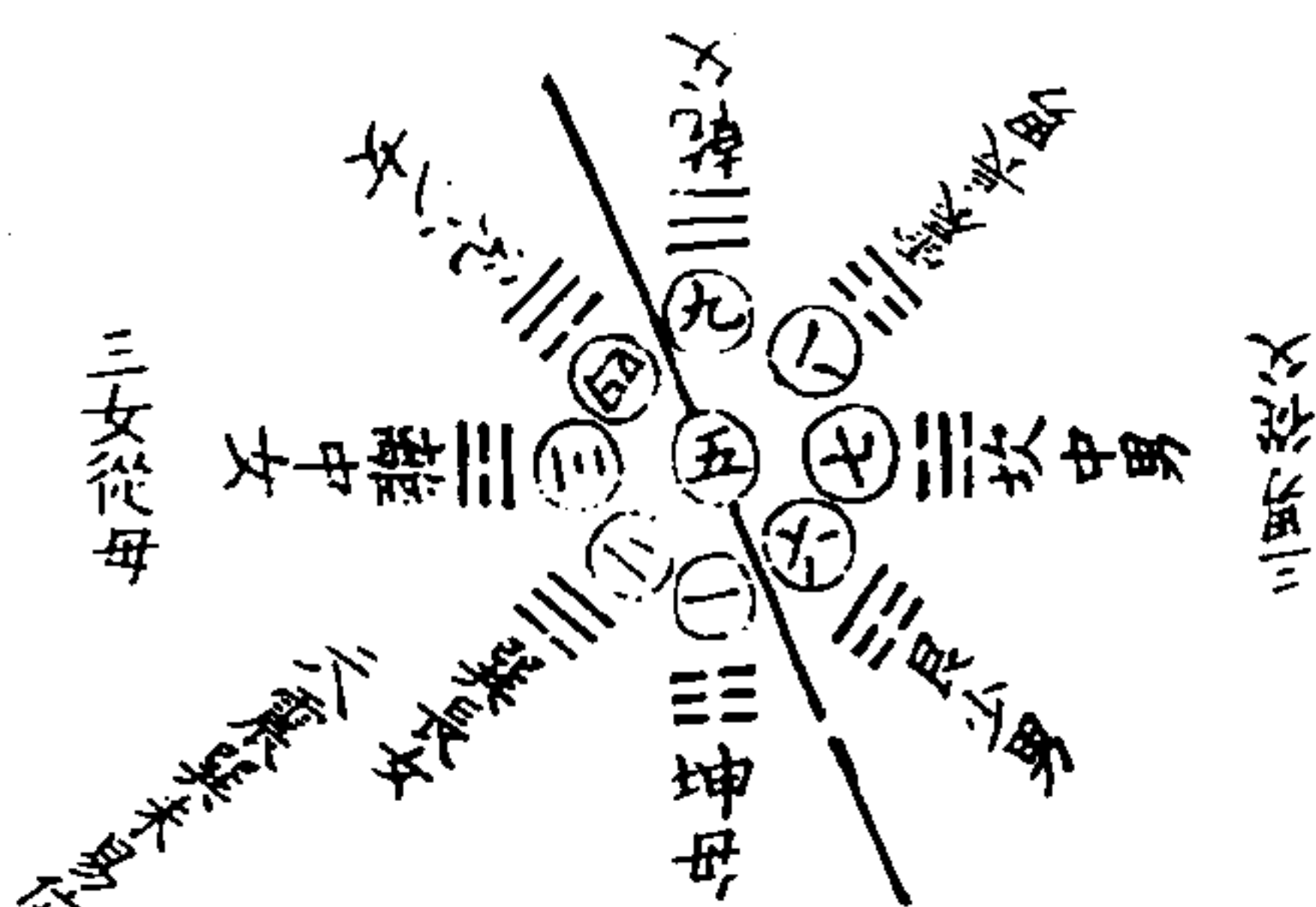


偶故方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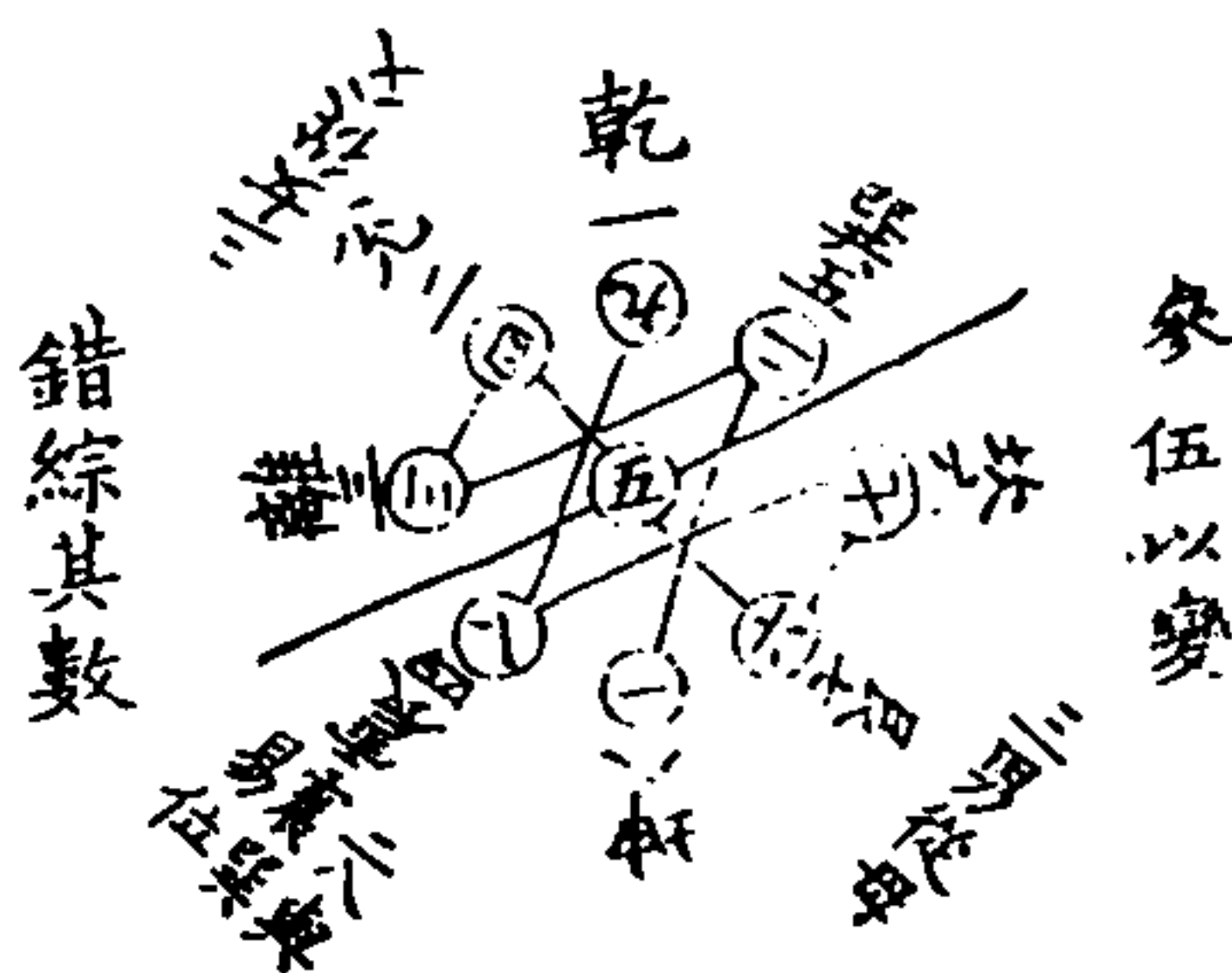
十數 伏羲畫後天卦大禹為疇之目

有圖而無文洛書本但有文而無圖文即易繫之天一至地十是也

河圖先天未易卦位數



先天卦用河圖易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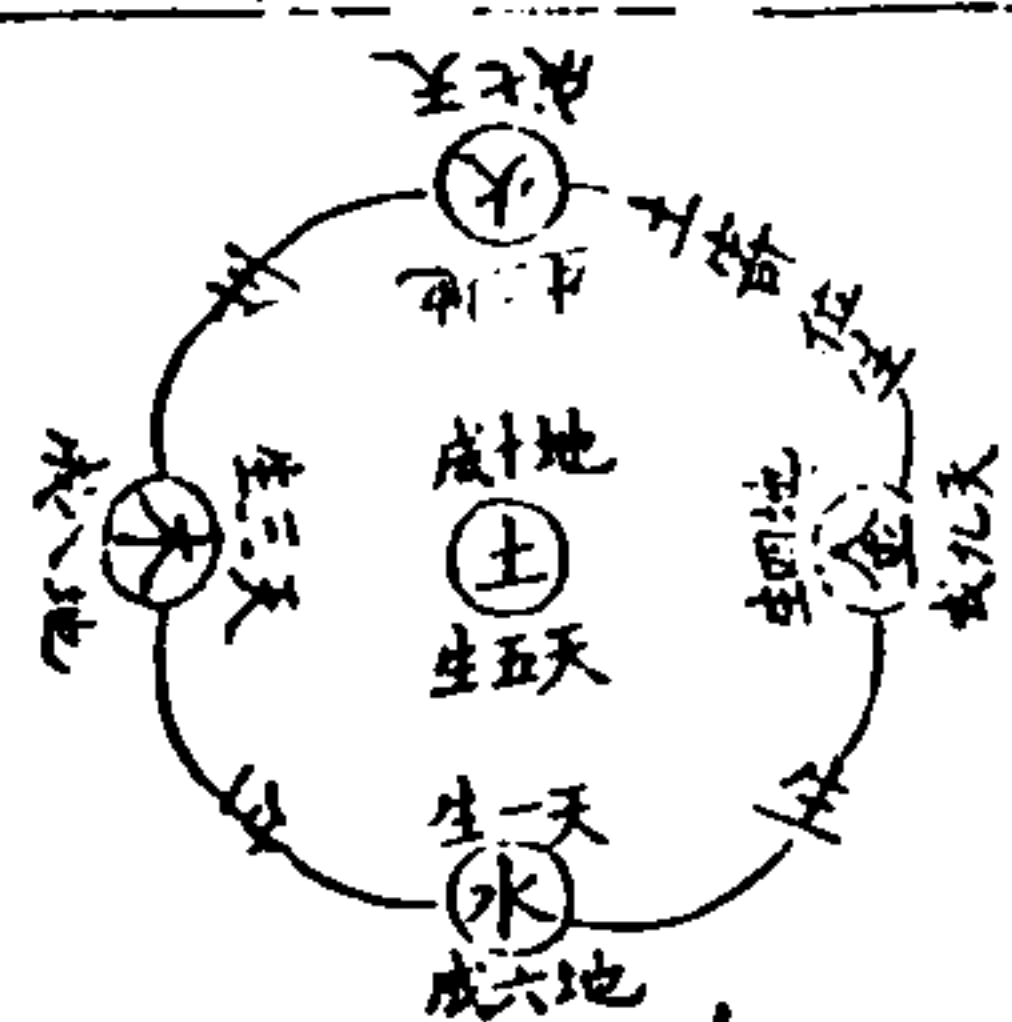
禹用河圖未易卦位數



五事以微互用二八之交

漢儒曰有數至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又曰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曰第曰陳曰敘皆言順其位以類之此彝倫之所以敘也

範疇用洛書五行生成圖



五行生成數不言用

一曰水天一
二曰火地二
三曰木天三
四曰金地四
五曰土天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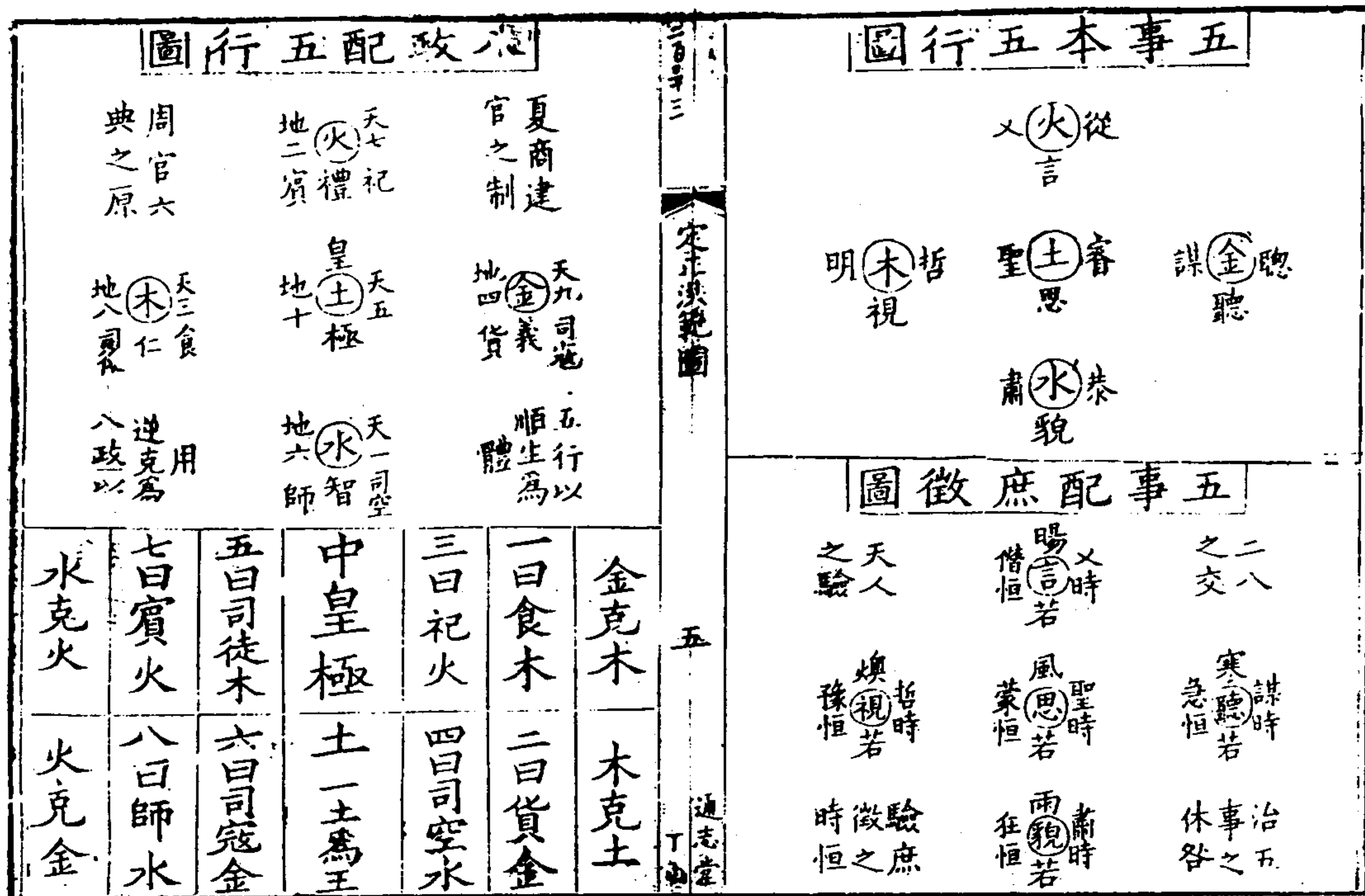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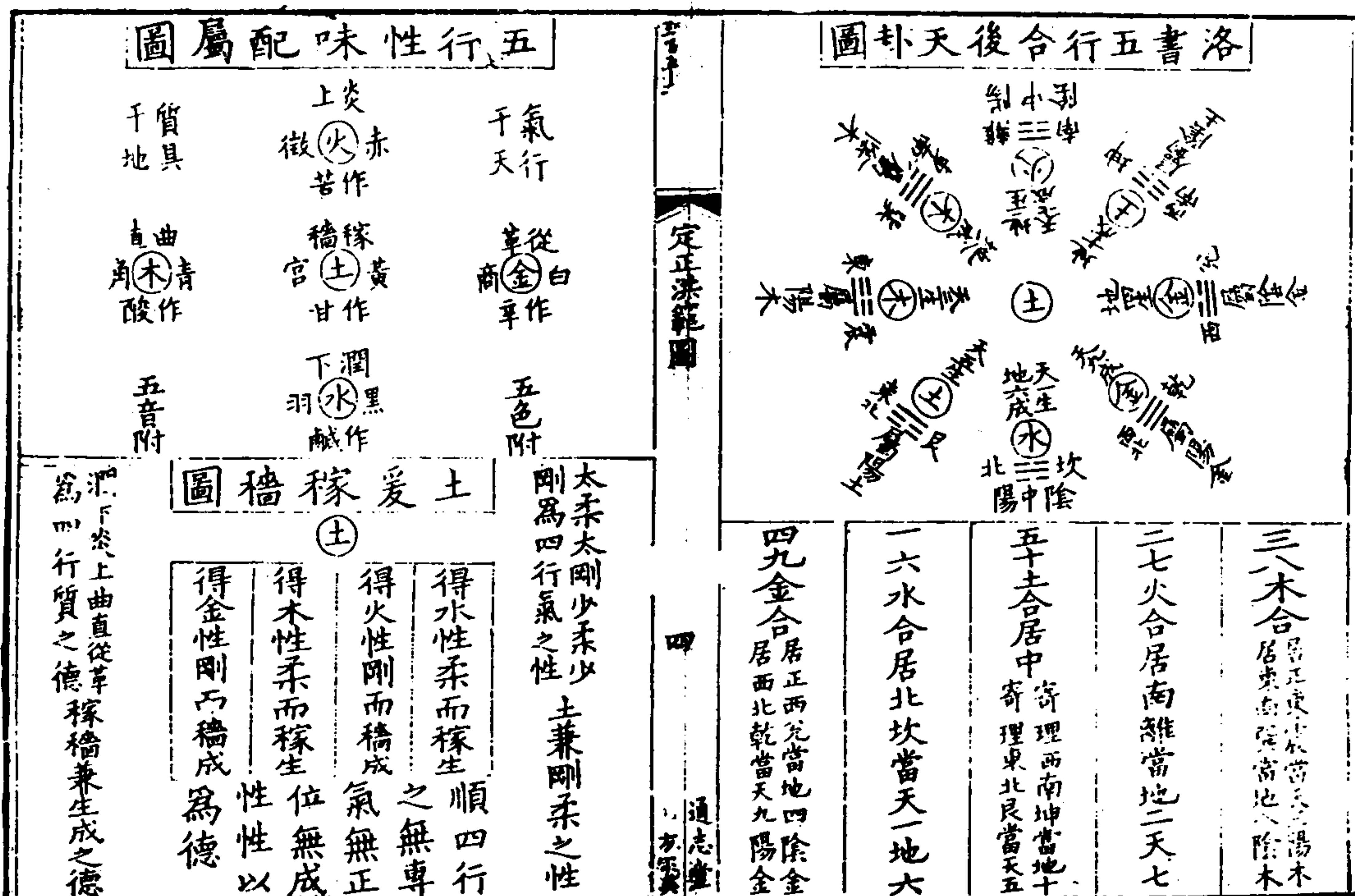
劉長民陳樂軒鄭夾祭皆謂易大傳天地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一節專明洛書十數伏羲以此畫卦後天之卦位圖見後

定正洪範圖

三

通志堂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得五合為六故一與六相得合而居北一變五化成六而生水二得五合為七故二與七相得合而居南二化五變成七而生火三得五合為八故三與八相得合而居東三變五化成八而生木四得五合為九故四與九相得合而居西四化五變成九而生金五得五合為十故五與十相得合而居中五變五化成十而生土周子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陰陽相得而合故變屬陽化屬陰變行神氣至而伸也化行鬼氣反而歸也



五紀協五行政圖

八政五紀同傳以明天
人之道相協爲農用也

卿士
金
月

尹(火)師
目

曆皇
極土
數

辰星
民(水)庶

王
木
歲

凡歲月日時星辰皆用天干地支配五行成曆數

天以五中無十合地以六中無二
五五爲二十五合六爲三十

曆數

天九 天七 天五 天三 天一
地十 地八 地六 地四 地二

天幹六甲
地枝五子
配合爲六十甲子

五紀歲月協五行之圖

[illegible]

一歲每季計九十一日
三時六刻木王春火王
夏金王秋水王冬各七
十二日三刻土王四季
各一十八日有奇一歲
亦計七十二日三刻禮
運曰攝五行於四時又
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爲本也如木之行始於
水而終於火冬終竭而
春始來則春爲夏之本
春竭而夏來夏又爲秋
之本故曰還相爲本以
是而推之則歲月日時
何莫非五行爲之用

圖甲光音納行五甲六

宮音土生甲子金乙丑 商音金生甲寅水乙卯
 商音金生丙子水丁丑 角音木生丙寅火丁卯
 角音木生戊子火己丑 徵音火生戊寅土己卯
 徵音火生庚子土辛丑 羽音水生庚寅木辛卯
 羽音水生壬子木癸丑 宮音土生壬寅金癸卯
 角音木生甲辰火乙巳 巳上先甲三日子寅辰
 徵音火生丙辰土丁巳 屬陽夫道也丑卯巳屬
 羽音水生戊辰木己巳 陰妻道也故從夫納音
 宮音土生庚辰金辛巳 甲東方春始生之木
 商音金生壬辰水癸巳 而子北方陽氣之始
 故以甲子爲首

圖甲後音納行五押六

宮音土生甲午金乙未 商音金生丙午水丁未
角音木生戊午火己未 徵音火生庚午土辛未
羽音水生壬午木癸未 宮音土生壬申金癸酉
角音木生甲戌火乙亥 已上後甲三日午申戌
徵音火生丙戌土丁亥 屬陽子道也子從父未
羽音水生戊戌木己亥 酉亥屬陰婦道也婦從
子納音

天象圖

井鬼柳星張翼轸
木金土日月火水

參
畢
昂
胃
婁
奎

火
土
金
木

大
金
白
歲

中
土
填星

辰
水
星
歲

斗牛女虛危室壁
木金土日月火水

箕尾心房氐亢角
木金土日月火水

定正洪範圖

大

通志堂

歲星

每在四仲行三宿四孟季行二宿五季四
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一
歲而一周天

焚惑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列宿
司无道出入无常

填星

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行一宿凡二十八歲一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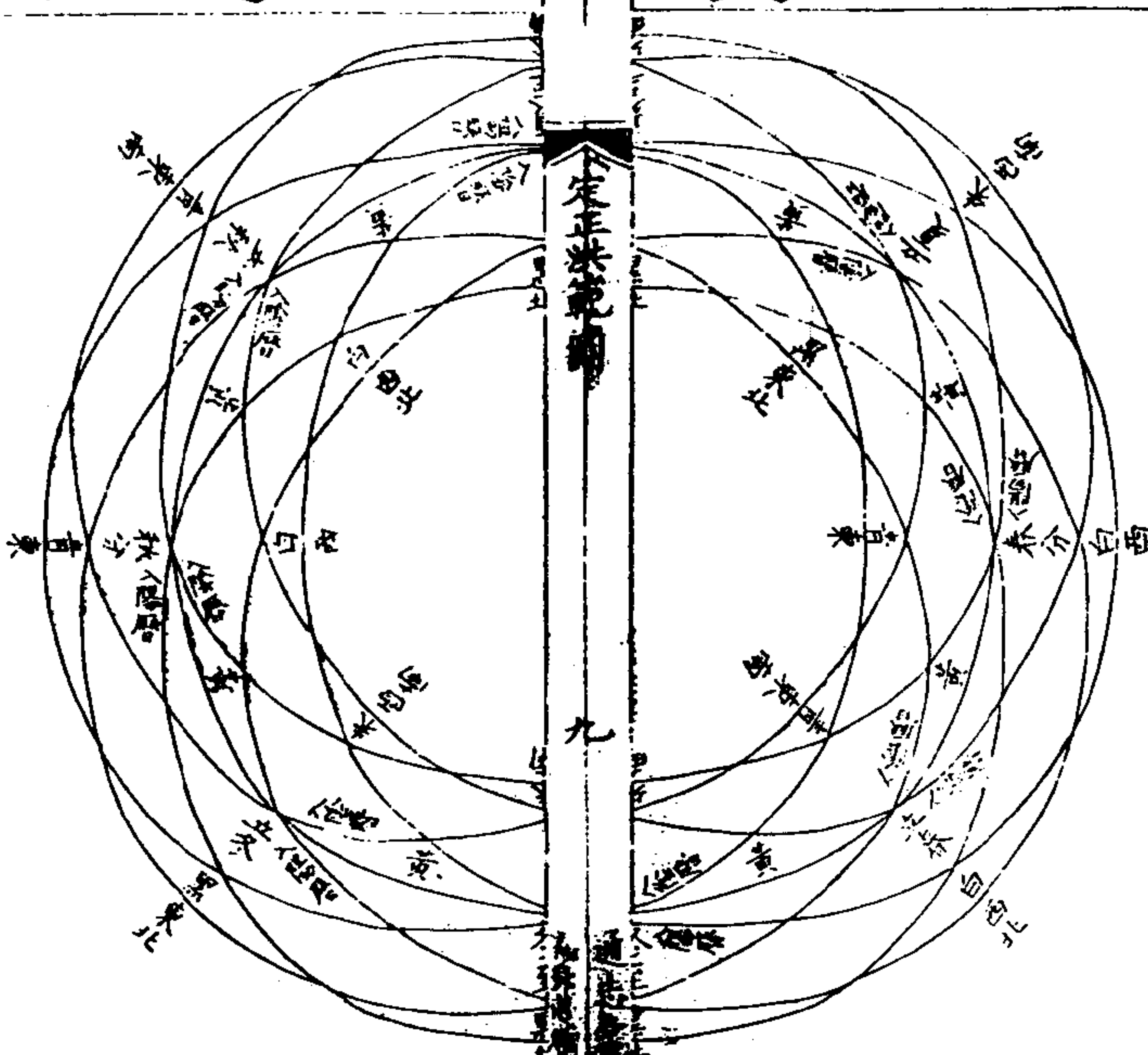
太白

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一入三十五日復出

辰星

春見奎喪夏見井秋見角亢冬見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見東夕見西

日有中道月有五行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爲陰曆外爲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赤道冬至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北至立春之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
道西南至所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衡之宿亦如之四序離寒八節至陰陽之所交
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皇極建五中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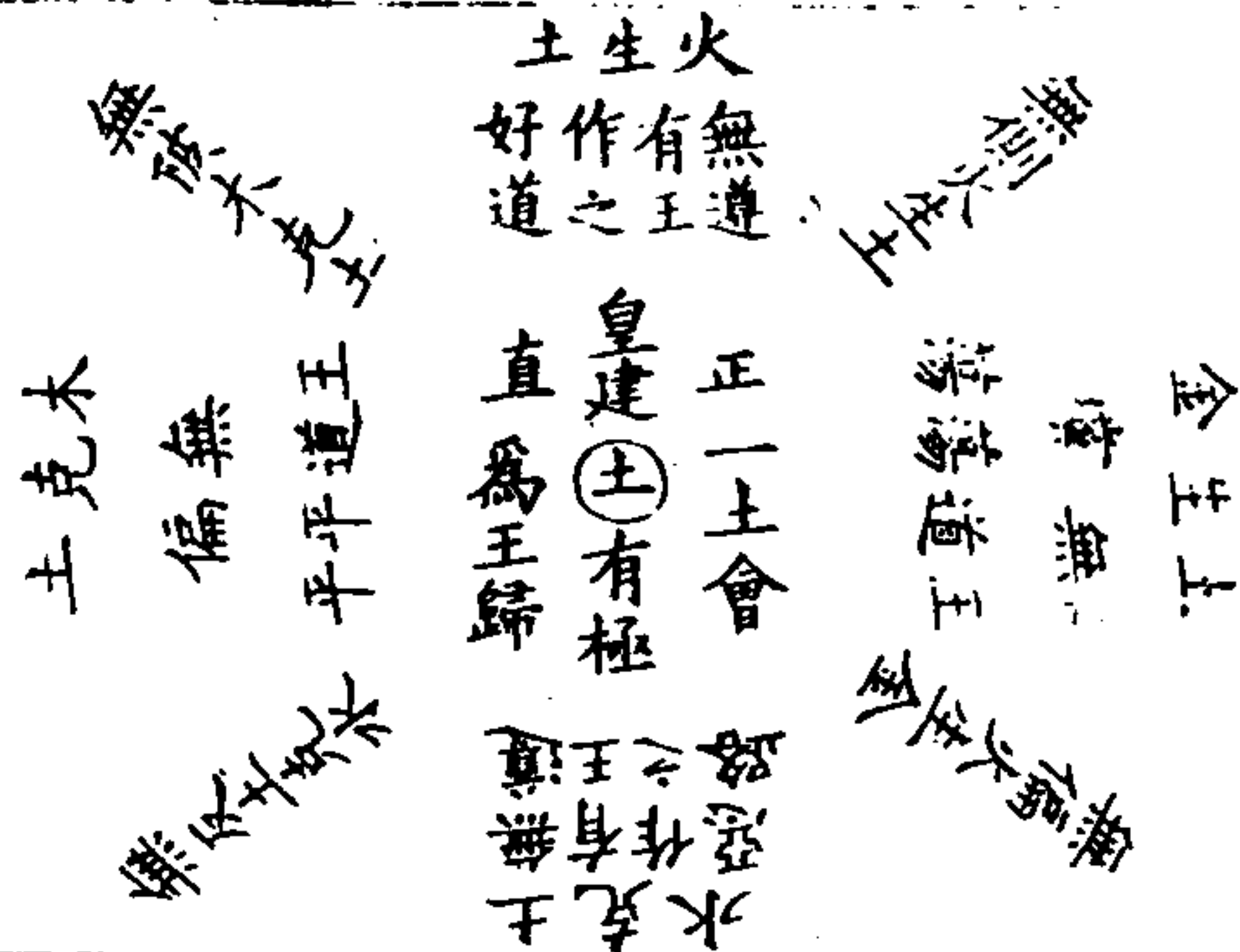
圖書之數皆五居中
土五中一圓大中正
正無偏無倚為理數
之原出於天定於聖
人惟天人合德之君
體之以建立皇極為
天下之標準一本之
圖書中正之理故虛
中五為易之太極實
中五為範之皇極曰
建者建立中五之土
以為用也故一土為
王正所謂圖書相經
緯易範相表裏也

皇極數五行偏黨圖



好者相生 偏私於己
惡者相克 黨私於人
木好水惡金黨火反土
火好木惡水黨土反金
土好火惡木黨金反水
金好土惡火黨水反木
水好金惡土黨木反火
偏者不中 反則不正
陂者不正 側則不直

皇極數言會歸之圖



五行之
氣在天
成象其
理為易
之太極
五行之
質在地
成其形
理為範
之皇極
陽太
少陰
少陽
陰太
剛太
少剛
柔太
少柔

五行用德三圖



習俗之偏
沈潛剛
強友克
刑亂國用重典
平康直
刑平國用中典
變友柔
刑新國用輕典
高明克
刑新國用輕典
沈潛剛
愚者不及知
強友克
賢者行之過
平康直
中庸之德為至
變友柔
不肖者不及行
高明克
智者知之過

稽疑				五卜				明五				行五				圖			
經兆之體百有二十類千有二				灼龜曰卜				齊兆火 克兆土 雨兆水				蒙兆木				百體色黑折方功義豆類			
稽疑				貞二				悔圖				福				極			
河圖數一合中五為六二合五為七三合五為八四合五為九一三四皆合於七九八六六陰八少陰九老陽七少陽陽上進故用				九不用七陰主退故用六不用八十有八變成卦凡遇爻七八不變為貞九六變為悔占二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占即益也				攸好德反為惡暴弱自				壽反為短折				康寧反為疾身憂			
考終命反為凶不得其死				富反為貧				人稟天之五行				皇極之定				大吉			
外凶作凶				大同吉吉內吉警				筮從從從逆逆				圖				式			
圖				行				疑				稽				龜從從從從逆			

範				配				五行				總行				圖			
五行五事				休徵咎徵庶徵				八政				未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皆以類配今總為一圖				時若恒若			
水貌恭肅狂雨司空師智星辰雨				火言從乂僭暘祀賓禮日霽				土思睿聖蒙風皇極信曆數克				木視明哲豫燠食司徒仁歲蒙				金聽聰謀急寒貨司寇義月驛			
一王為王故				皇極屬土				時若恒若				時若恒若				時若恒若			
時之綱九數合				時之綱四十五				時之綱四十五				時之綱四十五				時之綱四十五			
初一次二五行五				次三				次四				次五				次六			
次七				次八				次九				次十				次十一			
皇極一				三德三				五福五				六極六				五事五			
洛書數五十五				河圖數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				河圖數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			
合				合				合				合				合			

河圖九數

斜三三五五五
橫三三三三三
參三以變
縱三三三三三

參伍以變

九五一
五合六二五
三合八四九
正一三七九奇
偏二四六八偶

互見前河圖先天二圖

洛書十數

六九五
七八五
二四合十

定正洪範圖

十四

交為錯

九二八
三七六
數之錯

錯綜其數

二七六
九五一
四三二
結為綜

上二點地之象下一點天之象

中五

左一點天之象右一點地之象

中十

南二點地之象北一點天之象

中一

東三點天之象西四點地之象

中二

一與五合為六六為水

二與五合為七七為火

三與五合為八八為木

四與五合為九九為金

五與五合為十十為土

互見前得合變化圖

圖屬配五行氣二

性	太極	理	健	氣
順(陰)	質(土)	動(陽)	剛(木)	行(德)
水	金	火	元	時
貞	利	亨	春	四
冬	秋	夏	少	象
陰	老	陽	柔	方
柔	剛	剛	太	十
北	西	南	東	二
癸	辛	丁	甲	五
亥	酉	未	寅	五
子	申	辰	卯	五
羽	商	宮	角	五
黑	白	黃	青	五
鹹	辛	甘	酸	五
智	義	信	仁	五

圖之九九合數卦圖

此圖見九數之極圓妙其為河圖之數

明矣若十數則方而入於百千萬而不立

乾為九陽數二九一十八則乾

一對坤八三九二十七則兌二

對艮七四九三十六則離三對

坎六五九四十五則震四對巽

五六九五十四則巽五對震四

七九六十三則坎六對離三八

九七十二則艮七對兌二九九

八十一則坤八對乾一可見九

數之圓妙如此河圖戴九履一

合十先天乾一坤八合九左三

右七合十離三坎六合九二肩

八足合十震四巽五合九四肩

六足合十兌二艮七合九五合

五則十交而于中十藏於五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

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石洪範九疇之經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

右疇首章之經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傳釋五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

右疇二章之經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右傳釋敬用五事

洪範經

二

通志堂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

賓八曰師

右疇三章之經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疇四章之經

曰土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此節案本
心先生草
盧吳先生所
述皆在此

朱魯齋王先
生定為皇極
數言在此

此以下凡三
節三先生各
有定本不同
吳先生叶言
于斤切訓音
平聲行叶杭
蒙謂上訓字
當作倫字之
誤叶念音得
保亦當與受
叶補苟切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
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洪範經文

三

通志堂
五林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疇五章之經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倫于帝其
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明叶芒行叶
杭皇亦與昌
叶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
保極無虐瑱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

右傳釋建用皇極

六三總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

右疇六章之經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洪範經文

四

通志堂
五林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傳釋又用三德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右疇七章之經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句占則從二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逆作凶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右傳釋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洪範經文

五

通志堂
高元

石疇八章之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右傳釋急用庶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右疇九章之經

此一節案三
先生所定皆
在此各有差
蒙謂惟時厥
庶民五字三
本皆連下文
今以竹簡考
定必連上文
理亦順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而康而寧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好手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
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洪範經文

木

通志堂
高元

三百
吳先生定色
作寧字之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似頗僻民用僭忒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正六一千三十六字蓋古之竹簡束則謂之
策亦曰冊每束謂之篇以韋編之偶因韋絕而
脫當文義斷處或誤入其簡漢儒更以竹簡寫
之先儒承誤解註莫敢改易爰失經傳本百疑

以傳疑各信其師說宗之而已今三先生既有
改正然猶未至當而歸一故目武成每行十三
字定之推脫簡以正其誤入理順而文自正且
武成既可攷定諸篇安有不可攷定之理況書
之洪範與典謨禹貢等篇實聖人治天下之精
微奧義當如中庸大學表章以明之其舊文則
存之本經如禮記云

洪範集說 卷之七 通志堂

定正洪範集說

會稽胡一中纂述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大法也商以年爲祀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也箕子爲紂
所囚武王釋之昔大禹敷九章爲治天下之大法惟箕子得其傳
武王訪而問之乃言者重其問也嗚呼歎辭歎而啓之也天道不
言默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我不知天彝人倫之所敘其故何

定正洪範集說

通志堂

敘所以發箕子洪範之蘊也箕子亦重其答而乃言曰昔鯀堙治
水不順水道而殛之由其不知五行之理而汨亂其陳列故上
帝震怒不以九疇之大法畀之彝倫之道所以致敗猶言天奪之
繫而殛死於羽山非舜殛之乃天怒之也禹嗣其業以興能順五
行之理以平水土天乃錫以九疇之大法故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非彝倫之攸敘乎猶言天誘其衷也夫天者指理而言帝即
理之主宰也蓋箕子因武王彝倫之問知其欲傳受洪範之道遂
答以禹傳洪範之原而言曰天道之五行則人之道之彝倫攸敘
道之五行則人之道之彝倫攸敘爲行之順曰彝倫之敘數此一篇之
大旨也所謂天錫者豈果諱諱然命之哉亦言理之順乎天正如
天乃錫王勇智云爾漢儒乃傳會神龜負書出洛而禹作範殊不
知河圖洛書皆出於上古伏羲以前之世易大傳明言聖人則之
以作易兼二者而用之者也禹得河洛之數順五行之理以治水
土因而行之爲治天下之大法如天錫子之欲武王之敬其事而
毋忽也此雖殷人尚鬼之義而箕子之意亦宜若漢儒之神其說
哉此史官述問答之辭以敘洪範授受之原而冠之禹經箕傳之
首六蘇氏曰箕子不臣周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蓋天以是道畀
之禹傳至於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之
人矣故爲箕子之道傳道則可任則不可蔡氏曰史記載武王封
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

貫國名子爵也朝卿東
我之國今之萬物也

初一日五行

初一日者河圖履一之數也天地生成自故而始故曰初數之始則一也始於一總於五究於九盈於十為河圖十為洛書自初一至九法河圖也自五行至六極法洛書也圖書之數皆以五中而天之生數五地之成數亦五五行者實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曰行五行何以不言用自一至五止數也而未及成數猶乾坤二氣為易之理則五行者其範之也五行成列而九類行乎其中蓋以理而言則本於太極以氣而言則本於陰陽故理為五行之體而氣為五行之用初一之五行兼體用而言者也蓋體於九類而不可遺故不言用而皆五行之用也皇極且為五行之用況餘乎故朱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看得都是五行之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二者河圖未易位之二數也見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五事盡性以踐形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其形矣內外交盡敬以夾持說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外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內致操存之力則天君從令一敬之功無滲漏矣朱子曰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三指河圖左三之文也先儒訓農為厚案說文無厚之訓農者王氏曰八政之用言農者蓋非農為食之本則八政皆廢矣故謂八政皆農之用也蒙謂先食次貨者農者食之本也貨者食之末也水土司徒之教養司寇之禦侮賓之燕享師之兵食皆資農以為用分田制祿實王政之本民食之重自古而然祿以代耕量入為出皆農之用訓之以厚疎矣五事修於身然後用人以立政故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四者河圖肩四之文也協者合天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咸至曆數如繩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也故曰紀蒙謂官政既立人時為

次五曰建用皇極

定正洪範集說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故皇極建於中五自一至四而五中自九至六而五亦中先之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故曰建用皆五行之用也皇極者九疇之本而五行者又皇極之本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六者河圖足六之文也人治也三德之用以治五行之正偏乃皇極之常變經權也數言所謂無偏無陂會極歸極之訓非三德何以人之故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七者河圖右七之文也草廬吳先生曰明謂決疑也稽古作叶考也分之上筮也事雖應變無方有疑事而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焉故以稽疑於三德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八者河圖未易位之八數也吳先生曰念謂反身思省也庶眾微驗也雖聽命於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驗吾身之失得於天故庶徵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次九指河圖戴九之文也吳先生曰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無其林氏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心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福雖天之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失其序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謹之也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福極加於人福極者通天下之人而皆也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蒙謂福極者五行順汨之明效皇極建不建之

右九疇之經

自初一至次九法河圖之九數為體疇之綱也自五行至六極法洛書之十數為用疇之目也五行者天地生成之始天道也五事者人受五行之氣於天人道也八政者以人道治五道五紀者以天道驗人道皇極之體所以立也

右傳釋敬用五事

人道而有闕於庶徵 天道以見
彝倫之敘教係五行之順汨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曰八政以緩急爲次蔡氏曰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所以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所以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焉蒙謂此夏商之官制也本於唐虞而周人因之以立六典之政焉以五行配之則皇極配土爲主而八政配木金火水爲臣五行五事皆順而生此以下則逆而克蓋取其成也食配木屬仁貨配金屬義祀配火屬禮司空配水屬智司徒配木屬仁司寇配金屬義賓配火屬禮師配水屬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皇極之土運用義中而爲之制以明德土則四時不行無皇極

則四時何以運轉之與亦以天地
四時立官則皇極之爲主明矣

右疇三章之經

人道也。經曰：農用八政，政有關於農也。故五紀之人，時皆農之用，八政之所協和者也。箕子之傳業於五紀，其用深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吳先生曰歲自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弱日行月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一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十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

以步天之序也。是爲曆數之紀。王先生曰：此二典義和之序也。然謂四時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十二次凡曆皆取五行順生之數。五紀則以逆克爲配。歲星木德配木。月金德配金。日火德配火。星辰水德配水。曆數疊土之無不該。故配子與八政之序同。

右疇四章之經

也天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箕子之辭變上傳之文故曰以起端也王以一土爲文皇極之君也卿士師尹即八政之官也王之省者有係乎一歲卿士所省有係乎一月師尹所省有係乎一日不言省者省文也以歲統月以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卑者所理小而詳言八政之省不省有闕於五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言三紀之序有關於政也歲月日之五行皆協時而不累其序農以時作事而百穀成食用足則司空之治明於民矣司徒之教章於士矣司空之禁平康於家矣非五行之順而彝倫敘乎日月歲之五行不協時而易其序則農失其時百穀不成而食用不則司空之治昏矣司徒之教微矣司空之禁用不寧於家矣非五行之汨而彝倫斁乎時之無易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時之既言日月歲者著於小也言雖小而不可一日易也其月令春行夏令之類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星辰曆數之紀有關於政也庶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星宿各有所好如箕星則好風畢星則好雨民之所好猶星也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盛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青道夏從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畢度則雨以曆數推算可知蔡氏曰良不言省時以月之從星見所以從民之欲也

如耳夫生民之衆衆者欲衣衣者欲食食寡寡者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辰有奸風奸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爾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二章同傳者以見人道有關於天道有係於人五行順則壽倫敘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河圖洛書之中五其中一圖大中至正無偏無倚即太極之理道之太極也出於天定於聖人以立人極而謂之皇極皇者天命之爲天下之君王也極者人歸之爲天下之標準也皇極居中五而定于一故不言數復繼之曰皇建其有極示人君當以一身建立其有極則天下之人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豈非即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立人極歟下文乃數言而贊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此皇極之數言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也吳先生曰陳舊作頌義古音叶義平叶便偏謂不正頌謂不平遵循也義者天理之宜也奸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爲考工記云千夫有道萬夫有路言道路互辭取韻叶爾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人也正謂不偏其中直謂不枉其正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於極也蒙謂土居圖書之中數故皇極之建主於土之中至正少偏則不中矣少陂則不正矣夫生土者火土生者金偏於作好則不得其正克土者木土克者水黨於作惡則不得其正反則邪而不正倒則枉而不直中土之德正直而無偏黨則皇極至中之大本立矣水火木金和順而無反側則皇極至正之達道行矣義正路也達大路也遵王之路而會于皇之極則普天率土平蕩蕩皆由正直而歸于皇之極矣五行之順壽倫之敘此其本也即中庸聖賢傳授之心法亦大學

繫矩之道也

右疇五章之經

天人之道合德也河圖九數之中五居之洛書五十之中土居之極居中以立天之理君居中以立人之極天非君則極何所會人非君則極何所歸故惟天人合德之君乃能建其有極也王先生曰自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咏意思深長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謂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真子之言是也此下傳文皆叶韻語以贊此章之義孔子叶韻語以贊周易其本於此歟

曰皇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定正漢範集說

九

通志堂

王先生曰自曰以下作上文爲皇極之數言始爲箕子之語此當爲皇極傳曰天子指皇極之位而言也吳先生曰言叶于斤切訓叶平聲行叶音杭蒙謂上訓字當作倫字之誤此正箕子答武王彝倫之問故因贊皇極之數言而指此極之理即五常之秉彝五品之人倫所以敘也朱子謂其仁則極天下之仁其能加諸其君則極天下之孝其能尚蓋極之理出乎天所賦之言純乎天非君之訓乃天之訓王先生謂上曰皇極之數言告其君是也自天子以至庶民此彝倫之道庶民能受極之訓遵極之行皆正直而無偏黨斯能會歸于極而近道德之光華矣庶民咸曰君者天之子而作我民之父母故能一天下之上以爲天下之王曰父母者親之之意曰王者尊之意王先生謂下曰極之數言告其民是也張子西銘之意其本於此乎武王元后作民父母之誓已知之矣豈果不知彝倫之攸敘哉特以發箕子之所蘊云耳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保極

吳先生叶念奇撰蒙謂保赤與受叶補切此皆告其君也庶民在下之民則無有浸淫為惡之朋類人在官之人則無有何比循私之邪德皆欲其好惡之無偏無黨也惟君之德有以爲之標準而然爾有欲謂智而能謀有欲謂勇而敢爲有欲謂操持不變皆庶民之遵義遵道遵路者也君心常念之而不忘其有雖木合於王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君心亦當容之而勿責蓋君無偏於好惡則民皆于君之極而昇君長保此極矣此齊倫之所以致也稱武王爲汝者箕子示非臣之意也歟

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吳先生叶明音註行音杭蒙謂皇亦與昌叶差進也瑩獨庶民之至微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各指上下貴賤之極而言民雖至微當勸勉其爲善而無虐之位雖尊顯當懲戒其爲惡而使畏之凡人之有智於能者有勇於爲者皆使進於善行而用之則國家賴之以昌盛矣蓋爲君之好惡每以貴賤上下之分而有偏黨故失其中正鈞是人也此其惟在君之作標準以會其有極則天下之人皆歸其有極矣治民用人之道盡此數語爲君者其毋忽

定正洪範集說

右傳釋建用皇極

圖書中五之一圖大中正皇極之所以建也惟夫人合德之君乃克建其有極大禹歌敷言以宜履之箕子贊敷言以推明之深言皇極之建至爲中正無有一毫之偏黨頗側少有偏則好惡不得其中正而極不能保矣故傳言言敷言乃天之訓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非此彝倫也爲君者其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次言庶民是訓是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亦莫非此彝倫也爲民者其可須臾離此極而不尊君親上哉次言民之有偏黨與官之有偏黨亦在乎君之標準爾庶民之善者念之未善者容之則民知所勸矣又申言夫貴賤不可有所偏惟其善者勸之不善者懲之而已蓋天道以五行之理賦於人而爲性五常五倫之所以敘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也人君建極於中五之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育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皇極中庸之理豈非即堯舜執中之道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定正洪範集說

蔡氏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成福于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林氏曰三德所以臨機轉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不剛不柔正而中德也剛柔則剛勝柔柔則柔勝剛又用之則得其宜矣唐氏曰以三德登權則福不可下移陳氏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

右疇六章之經

人道也正直常也經也剛克柔克變也權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

蔡氏曰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也彊弗友彊梗弗順者也變友和柔委順者也沈潛深沈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高亮明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

定正洪範集說

石傳釋又用三德

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蒙謂平康正直如土德居中無所偏黨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剛克如火之克金變友柔克如木之克土沈潛剛克如土之克水高明柔克如水之克火以習俗之偏而言則如湯之伐桀武王之伐受皆以剛而克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如禹之征苗周公之誅三監皆以柔而克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此則治之以兵刑焉或寬或猛因其習俗而濟其偏以適乎中庸以氣稟之偏而言則彊弗友者賢之過於行變友者不肖之不及行沈潛者愚之不及知高明者智之過於知也孔子謂中庸之爲德民鮮久矣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此則治之以德教焉或進或退因其氣質而抹其偏以適乎中庸蓋中和正直之用苟非聖人政教之權衡其何以會歸乎皇之有極哉

石傳釋又用三德

人以治五行好惡之用德以立皇極中正之體三德所以次六而正皇極之偏彝倫之所以敘而弗戢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六八七

稽疑者事有所疑則考之卜筮以決之灼龜曰卜擇著曰筮龜為甲蟲之長歲久則靈著生其年一本一筮易大傳曰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決嫌疑定猶豫非細故也必得其人則誠故擇之必定其職則專故建立之而後乃可命之也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而卜筮當擇至公無私之人以明火焚柴灼龜成兆筮以著草四十九草分掛擇於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曰雨者如雨其兆為水象者紫昧其兆為木象者落駢不屬為金象者交錯有勝之意為土此卜龜也兆有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左傳曰貞其悔其悔山是也亦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者國語曰貞悔皆八是也此占著法也凡七者合卜筮而用也卜之變雖五而經兆之體百有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黑折方功義弓之類也占之變雖二而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變為六十四其變無窮也先儒以衍成卦字為未詳案謂其文簡嚴乃為之經言推行人事之義也也下之傳文皆引此二字之義伸之合人謀鬼謀推衍差忒以定其吉凶而已

右疇七章之經

以天道治人道也乃一部周易而龜之上彖又易所繫而此彖備焉

定本彖集卷

十一

通志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三人如金勝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則是卜筮各立三人矣當以三人為句占為讀三人同卜筮而占從二人之言蓋善鈞從眾之意所謂行式也聖人審於卜筮至精下文龜從筮逆而外吉內凶非武斷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即大舜命禹之意曰朕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民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蓋官占惟先敵志然後龜命于元龜豈以上筮為先哉惟其有大疑而後謀之鬼神以決之夫疑者心之未決也決之而人不疑夫何疑哉惟其心之疑也決之而人不決乃謂之大疑於是謀及卜筮而決之鬼神以定其吉凶焉豈非大禹受之大舜而發於範疇以告凡為君者歟苟有疑焉而不能決則皇不極矣民受其福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安強健也逢吉者子孫逢之皆吉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人心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踰於人故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皆以龜筮為主雖不盡從不害其吉若龜筮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定本彖集卷

十一

通志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昏外謂師旅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兩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內事外事皆不作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張氏曰決疑主於著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民心與龜筮同也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三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皆已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之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古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之不靖反自難人惟在朝未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為斷之機惟龜筮皆從庶民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筮逆則不從心尚有未盡也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與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

右傳釋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定止漢龜集說

右疇八章之經

以天道驗人道也庶徵居八與二五事相應者著河圖二八之互用也明矣見前圖註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曰精明箕子之言也時是也與敘時五福之時同是五者之來備而無缺又各應其節序而無愆則生意蕃盛豐茂矣曰庶草以物之尤微者言可見萬物遂百穀成舉輕以明重以驗五行之順所謂微之休也極備謂甚有而太過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而恒陽恒燠恒寒恒風一於有而太過也恒雨則無陽恒暘則無雨恒燠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愆於無風一於無而不及也凶謂饑饉苗令皆由此起極備則多亦凶極無則少亦凶舉重以見輕以驗五行之謂所謂微之容也朱子所書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微

爲時咎徵爲恒不疑獨舉休徵月方曰庶幾何得速言時邪蓋以不分經傳故爾今但全爲傳文以時爲是自明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石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朱子曰肅恭莊也有滋潤之意而時雨順應之又整治也有開明之意而時暘順應之哲則昭融而有和暖意其順應爲時煥謀則藏密而有凝沍意其順應爲時寒聖則通明而有爽快意而時風順應之焉又曰或以若爲似作譬喻說於義不可又曰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靜故陰類應又哲聖發見而動故陽類應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爲狂狂則蕩故恒雨若乂之反爲惜惜則亢故恒暘若哲之反爲豫豫則懈緩故恒煥若謀之反爲急急則縮衆故恒寒若聖之反爲蒙蒙則冥而無思以濟四者之惡故恒風苦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

卷之十

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消
 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
 造化也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
 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
 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
 爲子說驗於往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
 強配五行而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故復齋董氏謂將以防君之
 失適以啓君之惑耳

右傳釋念用庶徵

念用者言人君當常恐懼脩省而念念不忘也五者來備以序非自天也君之休徵也極備極無非自天也君之咎徵也故朱子說中庸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氣有不中不和君當自省念曰吾之咎歟必去其咎而反其休休咎之分起於君心一念之微故經曰念用庶幾可不愆哉豈非五行之順汨在君心之一念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朱子曰五福以人之所好為先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也
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
生故富次之形康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奸德則老而不
死為富不仁作偽心勞何足貴哉微菴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
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朱子曰六極以人之尤惡者為先吳先生曰不得其死曰凶考終
命之反也不永曰短中絕曰折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
者富之反也弱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惡
與弱好德之反也王氏安曰惡者小人之剛而自暴者也弱者小
人之柔而自棄者也

宋正統集

十本

通志堂

右疇九章之經

天人之定也五事中節則五行之氣和而休徵應五福自
然然則五事失節則五行之氣乖而咎徵應六極自自然威
之五福禍則壽倫敘六極威則壽倫數皆由五行之順與
汨也故曰君相造命者也天人之道至此定矣福極所以
居九疇之終也皇極其正直
之極六極其偏黨之極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脩五事以斂聚此五福而廣布於天下之庶民欽五福
則六極無自而致矣故不言六極苟反是則六極矣朱子曰不知
如衡斂又如何錫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而已斂者是
盡得此五事數錫者是使民亦盡得此五事便是五福

惟時厥庶民而康而色

吳先生曰色當
作寧字之誤也

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承上文言君斂五福以敷錫于民是然民皆身康心寧自言于所
好者德汝則自然錫之以福矣非家數而人錫之也正人謂王長
之官設者善也也好者自愛重也家謂有家者凡正長之官汝當厚
祿而使之富足方能為善汝若不先極之使富彼且不自愛重于
其有家無所顧藉則是人將陷于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
以福而彼所作為無非汝使之有咎矣況可與之以福乎言不但
民之康寧好德為君與之福而正人之富而好德亦君所與之福
也正人之有德有罪皆係乎君之五事脩持與皇極之建不違五
行之順則與壽倫之敘數福豈君之所能私哉言正人則大臣庶
民亦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者好德則
必得其壽為世耆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
而富則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
戰兢全歸者豈非君之錫福必本於好德也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

宋正統集

十七

通志堂

辟者君也福者五福人之所好者也威辟極人之所畏者也皆
在乎君之德為孟子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是也蔡氏曰福威者
上之所以御下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
之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之不可上僭壽倫之所以敘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民謂庶民也大臣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僭亂
之臣也則是君不能制其臣而臣侮其君矣必君臣俱敗害于其
臣之家而凶于其君之國如得與三桓之徒是也小臣之有仁者
用之則則頗僻矣不安分而黨偏反側如澆與陽虎之徒是也下
民用之則為階級而踰越其常分如後世石崇之徒是也新安陳
氏曰大臣階天子則邦君大夫小臣庶民皆倣效而陵替無一安
其分者矣非
僭忒之數歟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為天之中數六為地之中數或曰五福六極何以不配
五行曰是言用者皆五行之用也夫堯舜兼五行之統故

七百六十九

定王洪範集說

太

金于重

賤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爲福賤者未必爲極故紮糾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紫謂有夭爵之貴有人爵之貴五福皆天所予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攸好德則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苟棄天爵而不脩則雖貴亦賤矣貴賤在我而不在天此福極之所以不言貴賤而貴賤在攸好德與惡弱之中矣故傳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則知貴賤在人之好德與否豈以自外至者爲貴賤哉在乎人之自貴自賤爾然則福極在乎天賦五行之氣稟可以數而定而其理之稟于天而在我者即尋倫也烏可誘於數之已定哉苟九疇於福極而言貴賤則人徒知人爵之爲而不知天爵之良貴矣以是知君相之造命不在於五行之定數而在於人道好德之脩恃與尋倫之敘數凡人之貴賤皆然則不言貴賤而貴賤在其中聖賢之意深矣

定正洪範集說

後學

成德

按訂

定正洪範集說

後序

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
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
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
更復詳考爲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
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
焉九疇之目禹之所敘也辭以發其理焉繹而
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
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
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
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

定王決疑集說後序

通志

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溫字尊道襲藏
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
之志爲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
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
其必有所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
與懋明之至正廿又四禩甲辰歲春三月稷日
毗陵陳顯曾書



召誥日名攷



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王光祿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部數推知上攷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月日也攷之如左
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是年文王得赤雀受命明年改元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案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

召誥日名攷

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千五百二十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算上得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部法七十六除之得積部六不盡二十九爲入部年置積部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算外得戊午部詩大明疏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林案殷術甲寅元此亦甲寅元故云用殷術然劉歆所說殷術周公六年始入戊午部實與此不同

入部三十年己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部三十一年庚申 二年
入部三十二年辛酉 三年
入部三十三年壬戌 四年

召誥日名考

入部三十四年癸亥 五年
入部三十五年甲子 六年
入部三十六年乙丑 七年文王崩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
入部三十七年丙寅 八年
入部三十八年丁卯 九年
入部三十九年戊辰 十年
入部四十年己巳 十一年 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是年武王類取白魚
入部四十一年庚午 十二年

召誥日名攷

入部四十二年辛未 十三年 書序武王克殷曰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曰惟十有三祀諸云以秣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案是月己未朔六日甲子
入部四十三年壬申
入部四十四年癸酉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
入部四十五年甲戌
入部四十六年乙亥 武王崩時年九十三成王年十歲
入部四十七年丙子
入部四十八年丁丑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
入部四十九年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部五十年己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入部五十二年 ^{庚辰}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居攝元年
入部五十三年 ^{辛巳}	二年
入部五十四年 ^{壬午}	三年
入部五十五年 ^{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入部五十六年 ^{甲申}	五年 作召誥
置入部年五十五減一餘五十四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六百六十七為積月不盡一十七為閏餘 ^{是年閏四月} 置積月六百六十七以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得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為積日不盡七十三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不盡一十七為大餘命起戊午算外得一月乙亥朔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一月望大餘三十一小餘七百九十二半命如前得一月己丑望又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朔大餘四十六小餘五百七十二命如前得二月甲辰朔 ^{置二月朔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二月望大餘一十四小餘三百五十一半命得二月己未望}	
一月二日乙亥朔	二月一日甲辰朔
二日丙子	二日乙巳
三日丁丑	三日丙午 三月惟丙午朔

四日戊寅	四日丁未
五日己卯	五日戊申 越三日戊申
六日庚辰	六日己酉
七日辛巳	七日庚戌 越三日庚戌
八日壬午	八日辛亥
九日癸未	九日壬子
十日甲申	十日癸丑
十一日乙酉	十一日甲寅 越五日甲寅
十二日丙戌	十二日乙卯 若翼日乙卯
十三日丁亥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戊子	十四日丁巳 越三日丁巳
十五日己丑	十五日戊午 越翼日戊午
十六日庚寅	惟二月既望 十六日己未望
十七日辛卯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壬辰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癸巳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甲午	二十日癸亥
二十一日乙未	越六日乙未 二十一日甲子 越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癸卯

二十九日壬申

三十日癸酉

劉歆三統術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
後七歲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案校鄭少一年又以召誥洛誥俱
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晦
竝與鄭不合

尚書大傳疏證

光緒丙申
師伏堂栞

序

秦變法而二帝三王之法永墜秦燔書而二帝三王之書亦盡書不可亡天生伏生傳尚書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或謂大傳是生歿後歐陽張生撰集猶之論語亦出門人不可謂非濟南之書也漢時歐陽夏侯三家皆立於學別有古文出自孔壁然孔安國先通伏生今文歐陽和伯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則漢時今古文本是一家初無殊旨邇古文以汨今文蓋防於劉歆歆當新莽時以古文尚書立學必自爲之章句訓解建武中興廢之而說已傳播衛賈馬許皆崇信五經異義所載古尚書說多用周禮易今文義蓋本歆說歆說既行

序

學者遂爲古文二字所壓以鄭君之精識其注大傳猶多改其字變其義不守濟南師法豈非爲古文所誤哉三家尚書既亡濟南之傳中絕賴有大傳歸然獨存宋朱文公作儀禮經傳通解多采其書元明以來空言滋甚並大傳亦不存於世近儒迭相綴輯福州陳氏輯本最善然亦有譌漏且無疏解不便學者誦習皮君鹿門治今文學取陳氏本重加釐訂爲作疏證足以昌明濟南一家之學藉存二帝三王之遺予見其書爲付劄氏以詔後學書成乃述其緣起並發其大旨如此歲在癸卯涇陽相月新建夏敬莊序

自序

自暴秦燔坑經義堙晦而易主卜筮詩存諷誦春秋未著竹帛禮樂本無成書推原廢興匪咎煨燼惟尚書一經上紀五家選乎百篇末由再覩斯文未喪一老慈遺著錄本於秦官發藏先於孔壁五三六經之旨如日中天二十八篇之文比宿北斗若夫別撰大義不盡發明本經而歐張傳授皆出高足劉斑畧志首列傳名漢世四家言詩二戴述禮公羊經旨司馬史才考其記禮之辭多相出入序事之畧亦堪證明是知山東之大師無若沛南之閔遠厥後東京祖鄭南宋宗朱暨彼兩賢師法百禩而六藝撰定特爲注釋儀禮通解多引傳文然則專家雖亡莫尋虎觀之緒四卷具在

序

一

猶見鴻生之遺降逮元明競逞虛誕俗學蔑古委之榛蕪空言彌經烈於秦火近儒蒐輯古書不遺餘力而伏傳全本莫睹人間吳中畧撫缺殘俟官復增按訂換之鄙見尚有謬漏乃重加補正爲作疏證仿孔冲遠之例釋精求通行量家令之流暢微抉隱而皇熊舊疏莫可據依摩詰古圖空傳仿佛拾遺訂壁有四難焉伏生生自先秦多識古禮學與前漢是爲今文枝葉所植非止三家尚書符節相同通夫十四博士乃自紅休一出赤伏中興信列國陰謀之書用山巖疑似之說昧者遂疑今爲漢法古是周文素王之制定自太常六典之篇可概上古四輔匡主以爲周禮無文太子迎侯執議異代之法令將祛此大惑紹夫頤門而曲臺逸文塵珠

序

二

散失石渠議奏碎壁湮淪其難一也東京作章句必曲曲以敷陳西漢尚微言不字字而比傳江都之述繁露太傳之傳韓詩比於是編實堪鼎足乃或昧於古書之例徒以耳食自矜臆謀之言貢士必欲強通多士之論宮城亦思影附成王幼在襁褓不解甚言非真梓材謂命伯禽務在穿鑿立異致爲此書詬病實由誤會傳文今將辨明體裁析解消惑而謠諑治襲或且強作謂人推陷廓清莫能比於武事其難二也漢通天人多出齊學詩說五際春秋三科擬諸洪範之辭皆明災異之旨故自漢至隋並著於史良以五行之義自成一家之言宋人疾緯書如仇讎謂天變不足畏中侯十八既詆舊言大法九章皆從棄置今將甄極慈緯推明禹疇而河洛遺文無由鉤撓向歆異說亦越折衷其難三也金絲既振乃有壁書門戶斯歧多逞臆斷鄭君既注是書自宜恪遵勿失乃詆歐陽爲蔽冒信衛賈爲難材閣下已意比於箋毛或易本文同夫注禮易曰容爲曰眷變大交爲南交甘誓六卿解以周制堯典八伯義非虞官帝者之服五章天子之城九里皆由泥古不免獻疑近人併伏鄭爲一談昧古今之殊旨西莊之作後案阿鄭實多模圖之攷今文詆伏尤妄今將別漢司農之注守秦博士之傳而庸俗異視易謬元黃別定一尊莫分黑白其難四也錫瑞殫精數年易纂三太既竭膏銳粗得端緒原注列鄭必析異同輯本據陳聞加釐訂所載名物亦詳引徵翼以扶孔門之微言具伏學之梗

概世有達者理而董之歲在旃蒙協洽壯月善化皮錫瑞自序於
江右經訓書院

序

三

尚書大傳疏證卷一

善化皮錫瑞

唐傳

因學紀聞卷二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堯典

辯章百姓百姓昭明

英辛雜識前集引尚書大傳第一日云云又毛詩采芣正義史記五帝紀索隱後漢書注

引辯章百姓

疏證曰東觀漢記漢官解詁皆引辯章鄭注尚書云辯別也章明也亦從今文白虎通姓名篇曰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鄭以辯章爲別明今文家解辯章百姓當如白虎通吹律定姓之說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

堯典正義禮書引作穀周禮司瘠氏疏引作稷

卷一

疏證曰尚書作鳥而此云張者天官書曰張素即鳥之喙也穀即禾禾即梁今之小米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穀禾皮也沘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或引作種稷者後世多誤認梁稷爲一物詳見程瑤田九穀攷源實補釋穀

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

周禮司瘠氏疏引作黍菽堯典正義禮書引無菽字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杜預注曰去春之夏故移也農書曰黍之言暑也必須暑改得陰乃成也說題辭又曰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赤象陽色也宋均注曰陰陽謂春夏也大體謂多黑也小變謂時之然也白虎通曰清明風至則黍稷滋實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沘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強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凡種黍皆如禾欲疏於禾又曰種大豆至人五畝大豆忌甲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樞黑時種畝五升

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

堯典正義周禮司瘠氏疏證書引同

疏證曰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種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白虎通曰間閭風至則種宿麥沔勝之書曰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早種種強有節晚種種小而少實麥種以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從風飛去則麥耐旱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周禮司窟疏引多蓋藏二字堯典正義禮書無

疏證曰陳壽曰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又二引尚書考靈曜曰鳥星為春候火星為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虛星為秋候昴星為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鄭康成注虛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陰指母也禮記月令正義引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種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種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種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種種以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授民時書緯之言與伏生書傳同淮南子主術訓張昏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盧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案此即本大傳

秋昏虛中可以種麥注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昏中見於南方齊民要術

卷一

二

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

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注籍公家之常徭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尚書堯典正義北堂書鈔路

史後紀十一引小異

疏證曰大傳兩言民字引經必作敬授民時說苑雜言篇文與大傳考靈曜畧同引書曰敬授民時他如史記五帝紀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律麻食貨藝文志李尋王莽傳潛夫論愛日篇班祿篇中論國語韋注漢官儀孫叔敖碑後漢書劉陶改鑄大錢議皆作民時段玉裁以為衛包改經作人時蓋淺人又依衛包所改經以改大傳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

也太平御覽十八時序部三又藝文類聚三又廣韻十八真引春出也下多萬物之出也玉燭寶典引傳物之動也作物方者動春出也作物者出也出也
者物之出也謂作故曰

疏證曰尸子曰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又曰東方為春春動也春秋元命苞曰春之猶言僭僭者喜樂之貌也又曰春含名養位東方動養明達注春之言養東之言動合此名以自明自達也漢書律曆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於時為春春養也物養生通動運白虎通五行篇曰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屬也陽氣動躍躍地而出也又曰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又曰春之為言僭僭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風俗通禮典篇曰春者養也養養搖動也爾雅釋文引劉歆注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春與出雙聲召詒維丙午臘一作維丙午蠶

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

茶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御覽二十一注吁茶讀曰噓

舒事類賦又玉燭寶典引傳任方者作任方也者吁茶萬物而

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尸子曰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與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與蕃植充盈樂之至也漢志曰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白虎通五行篇曰

卷一

三

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三禮義宗曰夏大也謂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案古南男任三字通左氏傳鄭伯男也亦作南男貢二百里男邦史記

作任國可證懷任猶懷妊也

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

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注秋收斂兒

二十四時序部九玉燭寶典引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或曰鮮方者許詳之方也許詳者始入之說始入則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也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

疏證曰陳壽曰愁當如禮記作季字之誤注秋字亦當作季

錫瑞案爾雅釋天曰秋為白藏又曰秋為收成又曰秋獵曰獮

注獮殺也順秋氣春秋元命苞曰秋愁也物愁而入也春秋繁露曰秋之為言猶秋者憂悲之狀又曰秋愁氣故殺漢志曰

秋難也物難斂乃成就白虎通曰秋之言愁也其帝少皞少皞

者少皞也其神蓐收蓐收者霜也釋名曰秋者緒也緒迫萬物

使得時成也三禮義宗曰秋之言孽縮之意陰氣出地始殺萬物故以秋為節名以西方為鮮方者匡謬正俗曰西有先音改

古讀西不與齊韻通詩小明我征徂西與明明上天叶班固西都賦汧河其西與涇渭之川叶樂府雁門太守行安陽亭西與莫不欲傳叶此云鮮方義亦由諧聲出也鮮當如爾雅秋獵曰獮之義古文尚書案舊大傳作鮮舊史記魯世家云作勝舊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獮也言於勝地書東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是鮮獮聲義皆近獮有殺義故秋曰鮮方五行志云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傳云離逢非涉維鮮之功鄭注鮮殺也玉燭寶典引訊作詩者古者訊詩通用詩訊予不願訊一作詩

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注吁茶氣出而溫呼吸氣入而寒溫則生寒則殺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又藝文類聚三記纂淵海卷三節引又事類賦五玉燭寶典引

卷一

四

傳作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疏證曰禮記鄉飲酒義曰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尸子曰北方爲冬冬終也北方伏也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也漢志曰太陰者北方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白虎通五行篇曰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春秋繁露曰冬氣衰故藏

中春辨秩東作中夏辨秩南譌中秋辨秩西成中冬辨在朔易禮馮相氏注賈公彥疏云據舊傳而言史記五帝紀索隱亦引辨秩東作便在伏物紀索隱

疏證曰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段玉裁曰作朔易者古文尚書作伏物者今文尚書也今本尚書大傳辨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闔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

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辨在伏物絕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曰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也此今文尚書說也侯康曰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絕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辨秩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況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衍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錫瑞案二說皆屬偏見三家今文尚書傳本各異則大傳或亦有朔易伏物兩本賈公彥小司馬各據其一不必是此而非彼也大傳以北方爲伏方則伏即是北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爲據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是濟南伏生書傳文

疏證曰尚書正義引夏侯等昧谷爲柳谷史記五帝紀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則史記亦當本作柳谷後人妄改之大傳柳穀之穀字蓋亦段借爲谷與穀通莊子威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蓋伏生用段借夏侯等用本字春爲陽谷秋爲柳谷義正相對論衡云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故曰柳谷徐廣曰柳亦曰入處地名是也孫星衍因周禮鄭注云柳

卷一

五

之言聚賈疏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遂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穀當段借爲穀其說非是寅饒入日辨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御覽二十四

疏證曰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明堂之制曰秋治以矩矩之言度也肅而不勃剛而不匱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偏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洪範五行傳曰仲秋之月乃令農隙民散臘祭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母羅其災季秋之月除道成梁以利農夫也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王居明堂禮亦與五行傳畧同

辨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闔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疏證曰陳壽祺曰大傳引書曰短下無星易二字或傳寫失之或以日短斷句錫瑞案淮南子天文訓曰不周風至則修宮室

繕邊城注云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又曰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刑罰殺當罪注云象冬閉藏不通
關梁也罰刑之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又曰太陰理冬則欲猛
殺剛強又時則訓其令曰審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
徙斷罰刑守門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早閉晏開以索姦人
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
無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注云應陰殺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
也萬物於是終也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
興邊兵治城郭行罰決罪三禮義宗曰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
終成乙巳占曰天子當以冬時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謹蓋藏
修積聚圯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筦鑰固封疆備邊
境防要害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皆與大傳義合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

夫養子也周禮媒氏疏無女二十而四字通典五十九嘉禮四又毛詩標有梅正義

疏證曰路史前紀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五寸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

卷一
六

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於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則大傳當更有太古五十而娶之文與本命篇同疏所引不備耳疏載王肅曰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所以奔者不禁引家語以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言其極法馬昭則引大傳此文及禮記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中節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尹更始曰男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并二十而嫁曲禮三十日壯有室盧氏云三十盛壯可以娶女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經有夫姊之長殤舊說三十而娶而有夫姊之長殤者何闕盛衰一說闕畏厭溺而殤之盧氏以爲衰世之禮也又案詩疏引異義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以下及庶人同禮又左氏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君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在故知人君早娶所以重繼嗣鄭元不駁據民則古文左氏說人君與庶人禮異今文大戴說天子及庶人禮同大傳不分別人君庶人之異亦當同大戴說又白虎通嫁娶篇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

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
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
二十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淮南汜
論訓禮三十而娶注三十而娶者陰陽未成時俱生於子男從
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己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己合
夫婦故聖人制禮使男三十娶女二十嫁說文亦云元氣起於
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爲夫婦則
兩漢經師皆以三十二十爲嫁娶正數王肅僞撰家語以逞其
異說不足據也云女二十而通織紵績紡之事者內則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
供衣服此言未嫁之前所講女事之禮及嫁時故通之也

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疏證曰公羊本齊學與濟南家法相同故劭公引大傳解公羊白虎通嫁娶篇曰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徵梁注引異義云謹案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娶妻諸娣從之

卷一
七

祁祁如雲涕必少於嫡知未
二十而往也皆同大傳之義

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毛詩桃夭序正義引唐傳又尚書堯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

舜生姚墟風俗通山澤第十謹案尚書云云姚墟在濟陰城陽縣

疏證曰陳壽祺曰尚書無此文此蓋尚書傳文錫瑞案路史餘論引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劭謂與雷澤相近帝王世紀曰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華字都君

昔舜耕於厯山陶於河濱注厯山在河東毛詩魏譜正義又今有尚書大禹謨正義

水經
地部
井作墓引鄭元云

疏證曰路史餘論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里之故陶城又曰皇甫謐謂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爲

即陶邱乃定陶
西南之陶邱亭

販於頓邱就時負夏

史記五帝紀索隱又御覽八
百二十九資產部九引上句
疏證曰帝王世紀曰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賣於傳虛家本冀
州每徙則百姓歸之案孟子曰遷於負夏遷乃負遷之遷即傳
所云就時

舜漁於雷澤之中

雷夏沚州澤今屬濟陰
史記五帝紀集解御覽七十二地部三十

七又八百三十三
資產十三引傳

疏證曰史記五帝紀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又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尸子曰舜兼
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耨耕彼南畝與四海俱
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早則為耕耨者鑿演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
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
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坻舜往其年而漁者讓坻東夷之
陶者苦窳舜往陶其年而器以牢呂氏春秋曰大舜遇堯天也

卷一

八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淮南原道訓曰昔
者舜耕於歷山其年而田者爭處境墾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
河濱其年而漁者爭處淵澗以曲隈深潭相與說苑反質篇曰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
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
救敗也新序雜事一曰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故耕於
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
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列女傳卷三曰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
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趙岐孟子注
曰負夏在海東方夷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又曰舜耕歷山之
時居山之間鹿豕
近人若與人遊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
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
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
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

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史記五帝紀正義天
官書索隱 玉海天文上引大傳與此不同蓋誤注渾儀中簡為
旋機外規為玉衡也 史記天官書索隱

疏證曰陳壽祺曰隋書天文志引尚書考靈曜璇璣中而星未
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則風雨時庶
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則風雨時庶
草蕃蕪而百穀登萬事康也玉海天文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
時乃命中之星者九字是書緯言在璇機以定中星之法也齊中
也至政之大也疑是鄭注非傳文錫瑞案鄭注以為渾儀非大
衡為星名易通卦驗曰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
七政乾鑿度曰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
象配永衡機鄭注曰永長也循旋機也長為順斗機為政也詩
思文正義引尚書旋機鈐不作為璇璣春秋文曜鉤曰北斗七星
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又曰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又曰
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機又曰冀州屬旋星充青之
州屬機星運斗樞曰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循斗極機衡之分
道七政之紀九星之法又曰北斗七星第二星第三星提旋序第
日人主含天光據璇衡齊七政河圖曰北斗第二星提旋序第

卷一

九

三星機璣結史記律書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
八宿十母十二子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說苑辨物篇曰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璇璣謂北辰句
陳樞星也縣星也建指以齊七政漢書律曆志曰衡平也其在天
也佐助旋機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注引星經曰璇璣謂北極
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據大傳云旋機謂之北極不及玉衡緯
星及班馬之書則多以玉衡為北斗又或以旋機為玉衡并為北
斗蓋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引星經以旋機為北極玉衡
為斗九星分別甚明其餘兩漢人所引星經以旋機為北極玉衡
不以為渾天儀如京房易占畧例故處旋機以觀大運楊子元
難曰運諸泰政如京房易占畧例故處旋機以觀大運楊子元
平甘泉賦曰攀璇璣而下視今行遊目乎三危李善注云漢書
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長楊賦曰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
也玉衡與泰階對舉自必以為星名劉歆遂初賦曰惟太階之
侈潤兮機衡為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歆傳
古文尚書而以機衡與泰階對舉自必以為星名劉歆遂初賦曰
明帝詠曰璇璣所建靡不奄有淮輶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
璇衡又璇璣之政周公禮記曰璇璣離常山陽太守祝庭碑
碑曰璇璣之政周公禮記曰璇璣離常山陽太守祝庭碑

曰升紫微平機衛後碑又曰陟太微平機衛後碑皆星名蔡邕九疑山碑曰旋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璣與泰階並舉王逸九思曰上察兮旋璣注云璇一作旋一作璇蓋叔師本作旋璣後人改之察即之義下文云大火兮西眺璇璣兮運低大火攝提皆星名則亦以旋璣為星矣注又云璇璣天中故先察之是以璇璣為北極之明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衛注云璇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此後人改之參差不一之證九思又曰天有九星以正機璣是亦以為斗九星兩漢人以機璣為星名足證明大傳古義而大傳以旋璣為北極則實本之周髀算經而較多御覽引大傳列星圖曰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星為太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則吉若變動則有憂其說北極最詳夫解古經必用古義古無測天儀器故大傳不以機璣為渾儀古無測天儀器故大傳不以機璣為渾儀鄭氏不加辨正反引考靈曜說為之推波助瀾其失甚矣又案尚書鄭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鄭

卷一

十

此說與大傳合蓋上日即是元日特以改正未改正而異其文耳尚書中候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皆古說舜改正朔之義

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注煙祭也字當為禋馬氏以為六

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月令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御覽十八時片部三儀禮經傳

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又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七續漢祭祀志中注北堂書鈔引並無注疏證曰陳壽撰日注司中宋本御覽作司人非煙舊作淫路史餘論五云煙于六宗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據此大傳字从火旁重作煙故鄭注直釋之曰祭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尚書洛誥注云煙芬芳之祭康成注周禮以煙祀昊天上帝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據書堯典煙于六宗之文以解禮也他書誤為淫字則注語不可通矣史晨祀孔子廟碑以供煙祀樊毅修西嶽廟記莫榮燦煙西京賦升高煙於太乙魏受禪碑煙于六宗與大傳合錫瑞案鄭注非伏羲也禮記祭法正義引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續漢志注引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今宜復舊制度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為非是楊雄太元元告曰神游乎六宗范望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為六宗

卷一

土

論衡祭意篇曰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月令孟冬乃祈來年於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呂氏春秋文同月令高誘注曰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書曰煙于六宗此之謂也楚辭惜誦謂六神以鄉服王逸注曰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尚書禮于六宗九款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上問九魁六宗之神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用實一名六之義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皆與大傳今文說同伏生言天地四時三家謂在天地四時之間又變四時為四方蓋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義亦不異也

古者主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

之注君恩覆之臣敢進人疏

疏證曰周禮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曰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疏引此傳白虎通文質篇曰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瑄以朝諸侯執圭以親天子瑄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說文玉部瑄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

冒之似率冠古文作珣書顧命上宗奉同珣與志注虞翻別傳引馬注訓為大同天下蓋以同珣為一物亦取覆冒天下故為大同也

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禮書五十二六珍寶部五文獻通考節引留其圭下有三年二字白虎通文質篇引瑞也者屬也下多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一句無過行者有過行者無行字有過者上多其餘二字能改過者復其圭作能正行者復還其圭地畢作地創餘同又路史後紀十二山玉海並節引

卷一

圭

疏證曰此解經瑞瑞瑞之義諸侯執圭朝天子無過者還之經言班瑞是也有過者留其圭以差黜此傳文是也傳并言圭與璧或疑一冒不得冒兩物不知冒特取其覆冒之意大傳白虎通皆未嘗言圭必與冒相合疑者自誤解耳說苑修文篇曰諸侯貢土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又曰諸侯有不貢土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言三黜之差不與此傳合逐與不率正皆諸侯有過之一端也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路史後紀十二疏證曰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注云齊車金路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注云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理之

曰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正義及皮圭告於祖廟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曰主命云所告而不以出即理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理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帛告神所告遠祖幣帛以出行即理之而去若近祖幣帛以出行即理之則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帛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前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帛也案大傳此文即本之曾子問曾子問分別有遷主無遷主甚斷據孔疏言載遷主與載幣帛是兩事大傳不分者文不備也古者天子出軍巡守必先由廟告於祖以及遷主故即載遷主以行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是也其職則庶子守之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於公廟注謂從軍者公廟行主也遷主得言謂者在外親也言在軍則巡守亦然冊府元龜載皇氏禮疏云惟載新遷一室之主則當載高祖之廟矣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引曾子問云云又曰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

卷一

圭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注百年老成人見尊之之至也路史後紀十二疏證曰禮記王制有此文蓋伏生引以釋尚書鄭君云孟子當稱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是王制為列國時人作或以王制為漢文時博士之作王制者引大傳義其說非也王制注曰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與市者賈謂物賤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賈淫則侈物貴舉猶祭也下見諸侯之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正義曰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見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詞亦善政惡則詩詞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微我牆屋田卒汙
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
嫌惡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
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
故黜以爵禮樂雖為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
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為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
重後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

廣韻入聲二
十陌帛字注

疏證曰五禮下當有五樂二字漢書郊祀志引虞書修五禮五
樂三帛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簧季夏則鼓秋則鐘
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
陳喬樞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
所據尚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發
明班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
賸合也迨後歐陽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可考後人
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故或存五樂而去五
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作樂之不同耳師古
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書音義舊說而為之注也

卷一

古

謹案陳氏之說是也大傳當作五禮五樂五玉三帛淺人據晚
出古文刪之五樂見虞夏傳維元祀篇五玉當從白虎通文質
篇義其說曰何謂五瑞謂圭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圭尺有二
寸又曰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圭為璋方中圓外
曰璧半璧曰瑗圓中牙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為璜以徵
召璧以聘瑗以發兵圭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璜不徵
三帛當從鄭義公羊傳疏史記正義皆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
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
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為纁也鄭與
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禮緯含文嘉曰
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
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與鄭說不同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路史後紀十
一陶唐氏

疏證曰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
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注慎德謂矜其善德勸為
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正
與傳合蓋傳以此為陶唐氏之事也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公羊隱八年何休
解詁疏云書傳文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三歲一闕天道小備五歲再闕天道
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巡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
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
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
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蘇若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茇言召公巡視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五經通義曰王者已有
州伯所以復有二伯何欲使黜陟也三歲一闕天道小備故二
相黜陟也何以復有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為二所
以稱為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又以
王命行天下為其盛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也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

人見為煩擾故至四獄知四方之政而已

公羊隱八年解
詁疏云堯典文

疏證曰陳壽祺曰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
耳今附錄於此錫瑞案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
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巡守注曰天子必制
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闕天道
大備所以至四獄何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
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

卷一

圭

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
德太平巡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
民之至也又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
因天道三歲一闕天道小備五歲再闕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
守風俗通山澤篇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巡遠近不
同故必親自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公羊隱八年注王
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不自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
故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
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獄知四方之政
之政而已御覽引禮記外傳曰薄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
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
狩皆在仲月以至歲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
之下以俟見考其制度以
齊同有善惡以黜陟之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相漸唐虞之象刑上刑
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注純緣也時
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

冠飾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十一又文選求賢良詔注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

於禮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周禮

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公羊傳襄二

疏證曰陳壽漢書曰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襄二十九疏作

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云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

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今依改又曰路史引而反於禮四

爲唐傳下卽言三刑非有虞制是此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

云相屬皆在唐傳中路史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周禮

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一輕重之差也皆用鄭注文則唐傳

有此節傳注甚明與中本以此四字綴上條而民恥之下非也

錫瑞案路史引此下有云此以四萬二千爲州七十二家爲

里與周禮異羅氏知唐虞與周禮不同然據大傳所推一

州當有四十三萬二千家或今本路史脫十三兩字耳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刺者赭其衣犯臠者以墨幪其臠處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北堂書鈔象刑 百陽雜俎卷八引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鈔引大傳與白虎通文合而無宮刑蓋有闕文御覽公羊疏引

大傳當作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

於禮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周禮

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公羊傳襄二

疏證曰陳壽漢書曰傳末而反於禮四字公羊襄二十九疏作

而民恥之據路史後紀十一紀陶唐云唐傳作而反於禮甫刑

傳以三刑爲有虞氏者非今依改又曰路史引而反於禮四

爲唐傳下卽言三刑非有虞制是此四字與上刑中刑下刑云

云相屬皆在唐傳中路史此下又釋云純緣也幪巾也周禮

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一輕重之差也皆用鄭注文則唐傳

有此節傳注甚明與中本以此四字綴上條而民恥之下非也

錫瑞案路史引此下有云此以四萬二千爲州七十二家爲

里與周禮異羅氏知唐虞與周禮不同然據大傳所推一

州當有四十三萬二千家或今本路史脫十三兩字耳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刺者赭其衣犯臠者以墨幪其臠處

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北堂書鈔象刑 百陽雜俎卷八引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疏證曰象刑古說皆以爲畫象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

璣諸侯璋璣既不得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璣諸侯以
然九命九矢矢鉞圭璣等入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正義疏證甚
命白虎通九賜有二說曲禮疏引許慎鄭司農說皆以九錫即九
七賜而進爵土能助不大有進退也莊元公羊法七十里不過
九錫皆所以勸善助不大有進退也莊元公羊法七十里不過
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曰禮有九錫皆所以褒德賞功德有
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是以侯伯七賜子男五賜但不得
九賜此一說也白虎通又云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
專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
賜弓矢後有功賜錫一里增爵為侯復有功賜錫二里增爵為
五十里子男始封賜錫一里增爵為男復有功賜錫二里增爵為
伯復有功賜錫二里增爵為男復有功賜錫二里增爵為男復有
三等分授百馬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
賜不及車馬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
三命而受車馬云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
九錫皆作牧伯後始受之其注書傳亦必以七命以下不
得有弓矢鉞圭璣之賜鉞圭璣之賜鉞圭璣之賜鉞圭璣之賜
日能誅有罪者賜鉞圭璣之賜鉞圭璣之賜鉞圭璣之賜鉞圭
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鉞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鉞
大

卷一 大

故賜之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璣和鬯宗廟之盛禮故
孝道備而賜之鉞鉞所以極著孝道又曰喜怒有節誅伐刑刺
賜以鉞鉞使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專征
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之玉璣使專殺好惡無私執義
日其亢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鉞鉞使專殺好惡無私執義
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專征其孝慈父母賜以鉞鉞使專殺好惡
說大同小異皆今文家說賞有功諸侯之義也考續亦有二
路史引大傳說之曰一之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
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
虎通曰何以知取聖無吝心也是以紂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
尚書疑古文說謂一致即黜之尚書曰三年一眚少黜以地所
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白虎通曰先削地而後紂爵者何
地也疑亦古文說與大傳不同又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
七年傳文集解云魯以八百乘之賦貢於吳是也注云以兵屬
徵誤

堯南撫交趾 水經注三十 七淹水注

疏證曰山海經曰交趾國入脚屈曲其相交所以謂之交趾大
藏禮曰嶺南至交趾又曰虞舜以天德嗣堯南來服
南撫交趾墨子節用篇曰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韓子曰昔
堯有天下其土南至交趾淮南修務訓曰堯舜北撫幽都南道
交趾說苑反質篇曰臣聞
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

堯時麒麟在郊 義毛詩麟趾序正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麒麟臻春秋感精
符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又曰麟一角明海內
共一主也王者不刻胎不剖卵則出於郊京房易傳曰麒麟身
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
麒麟來

堯使契爲田 路史後紀十一云

弄爲田 路史後紀十一云

疏證曰淮南子云堯之治天下也后稷爲大田
師說堯君道篇云后稷爲田疇契爲田無可攷

卷一 九

尚書大傳疏證卷二

善化皮錫瑞

虞傳

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

九共

因學紀聞卷二云虞傳有九共篇漢藝文志考證云大傳篇有九共

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

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

薛季宣書古文訓十六引伏生

傳又困學紀聞卷二玉海卷三十七引書曰予辨

疏證曰九共已亡據大傳是言諸侯述職之事或以九共卽九

邱非也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衆

者爲逸不傳者爲亡逸與亡有別蓋馬鄭尚及見九共篇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

所職也

文選二十六謝靈運之郡初發都詩注又上林賦注張景陽雜詩注五等諸侯論注又公羊桓元年傳解詁引五年

疏證曰陳壽祺曰公羊疏以五年一朝爲書傳文其詳見此蓋

卽九共之傳也錫瑞案五年一朝與王制公羊傳合王制諸侯

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朝大聘五年一朝注云此大聘

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正義曰按尚書堯

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

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

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朝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

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天子天子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

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又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

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

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也桓公元年公羊傳諸侯

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

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

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用朝時見

卷二

一

卷二

二

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

因留助祭亦同公羊之義王制正義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朝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問八

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漢書公羊傳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

日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曰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

霸制錫瑞案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於左傳

王制作於左氏說既用左氏又何必出不得據以爲難且公羊家

何必用左氏說既用左氏又何必出不得據以爲難且公羊家

傳與公羊王制相符合今文家說皆不可據而鄭據左氏古文說

故與公羊王制相符合今文家說皆不可據而鄭據左氏古文說

四朝五年一朝義固可通鄭注孝經蓋亦用今文義孔穎達疑

其違異不知古今義固可通鄭注孝經蓋亦用今文義孔穎達疑

不得偏執一說也陳喬樞曰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與尚書說合

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尚書說合

者以其同師授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

巡守之年諸侯不朝於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王制者貴得天

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據何云五年一朝王制者貴得天

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

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

事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注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國

疏證曰周傳曰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

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

居攝踐阼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欲使成王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周傳及鄭注之說此

云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亦當如周傳義堯使舜爲太子左右

如亢法伯禽之事蓋堯初得舜使九男事之猶欲使之化導丹

朱其後知丹朱不可化乃廢朱而以舜爲太子尚書曰賓于四

門四門穆穆史記解之曰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注引馬融曰四

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攷大傳畧

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史公馬氏以賓四門為迎遠方諸侯正太子迎四方諸侯於郊之事四門蓋四郊之門與畧說義正合堯將使舜攝位故以太子之職授之其先則猶朱為太子舜為左右也

堯知丹朱之不肖注肖似也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

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尙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

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

紂也自堯為天子至此見御覽四百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

於劉朱又不得而弗獲嗣又曰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

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與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

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囑咨於眾詢四岳明堯得諸服

澤之陽據緯說則堯尚有長子堯未嘗先已知舜矣呂氏春

秋曰堯有子十人蓋兼監明言之孟子言九男監明早死不數

也論語天之厯數在爾躬鄭注曰厯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

此注所言運衡蓋亦其義所謂圖錄即藏緯家言五老遊河等

卷二 三

語後人多以為疑大傳初無此說

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

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

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路史發揮五引虞夏傳及鄭康成注云

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文選石闕銘注曲水詩序注

堯致舜天下贈以昭華之玉御覽八百四珍寶部三又見事類賦九陳壽撰曰此二條當與路史所引

為一

疏證曰鄭謂麓取錄義本之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

君桓譚新論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尚書事論衡正說篇曰

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麓錄三公之事亦以麓為

錄陳喬縱以為出於大小夏侯尚書然此傳云大麓之野明有

之野二字則但可取義於錄不得竟以麓為錄也云致天下則

是禪讓亦與漢書新論論衡之說不同魏公卿上尊號奏曰循

唐典之明憲遵大麓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

之籍又受禪表曰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於

大麓傳稱麻數在躬與鄭注義同或即鄭說也又案水經注

引應劭說云鉅鹿縣在躬與鄭注義同或即鄭說也又案水經注

以爲鉅鹿縣漢景帝時爲廣平郡中興更爲鉅鹿郡治秦滅趙

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於大麓之野注鄭氏說大麓即鉅鹿之

地十三州志云鉅鹿縣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者

林之野也堯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與百姓納之

大麓之野然後使天下授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

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矣春秋緯合

誠圖曰未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

之大麓亦以龍負圖爲山麓之麓而史記五帝本紀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鄭注書序曰入麓之麓而史記五帝本紀曰堯使舜入

淮南修務訓曰既入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乃入麓爲受禪可知

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論衡正說

篇曰復令入大麓之野而觀其聖達烈風疾雨終不迷或堯乃

知其聖授以天下三國文帝紀注引魏王上書曰天下神器禪

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元圭告功烈風不迷

卷二 四

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諸說皆以納麓而風雨不迷乃

命禪讓非謂納麓即是受禪其義甚明大傳云致天下於大麓

之野本不以爲書之納麓併爲一談者自誤耳

舜耕於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初學記

疏證曰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之賢舉

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遜與之語政事簡而易行與之

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皇女之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

與處以觀其外又曰舜居鴈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

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

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受禪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趙岐

注孟子曰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

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於文祖

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始得義和命爲六

卿其主春夏秋冬者並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
死鳩吸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注見儀禮通解續二十六亦見周禮序御覽皇王部六禮儀部

十六又通鑑

疏證曰路史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
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為受終後五年非也鄭云建
卯之月是矣注以為除喪喪即真之年非錫瑞案羅說是也鄭
注非伏義大傳說古天子三公九卿無六卿義和古說皆以為
司天之官即是四子非義和別為二人詳見胡澐鄭蓋傳
會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和近重和近黎故以義和為掌天
地四子掌四時即周禮之六卿然周禮作於周公不可以解唐
虞之制義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掌方嶽大傳明以四嶽八伯並
列則是四嶽之外更有八伯專謂分四嶽置八伯則既有八伯
當無四嶽矣說與大傳顯然不合四嶽八伯並列者或如周時
五侯九伯二伯佐一侯之制四嶽下別置八伯
佐之或四嶽八伯分主十二州皆無明文可知

壇四與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注與內也安也四方之

卷二

五

內人所安居也為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祭水曰沈
注見儀禮通解續又見文選宋郊祀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

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管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

封兆皆因所宜為之名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六引維元祀至此下

疏證曰據大傳文今文尚書當以封十有二山列兆十有二州
之上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為
九州是十二州本非當時所置故大傳作兆不作州史記作肇
是通段字其義亦當為兆詩后稷肇祀禮記引作兆祀肇成彼
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是肇兆古通之證鄭注大傳不誤注尚書
從馬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失之江聲曰先
儒以肇之始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
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
允愚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
天象見於某次則災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十二州
象十二次者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

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
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
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州畢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與鬼
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樂正定樂名注樂正樂官之長周禮曰大司樂通解續元祀代

泰山注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

至于岱宗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代作岱注始祭貢

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注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

毛詩小雅鼓鐘疏引虞傳陽伯上有東嶽二字儀禮經傳通解續

二十六通鑑前編並同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傳亦有

東嶽鍾離注鍾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解續又毛詩

鼓鐘正義周禮經義疏引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

氏疏引注林離至此其歌聲比余謠注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

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注見儀禮通解續玉燭寶典引注舞曲名下

字應律也名曰哲陽注哲當為析春厥民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

是時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伯之樂注儀當為

義義仲之後也舞義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注義動貌哉始

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注皆見儀禮通解續玉燭

字義仲之後上有伯字下無也字義動貌下多也字

言象物無物字始出見也無見也字義動貌下多也字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東夷之樂曰朝離朝離者萬物微離

地而生通典引通義曰東方所謂條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

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條離朝條一聲之轉與鄭義同其餘無可

伯夷掌陶匚儀伯等四人為義和仲叔四子之後蓋未可據

下明有義伯何知此儀伯當為義又何以知此為仲後下義伯

為叔後恐皆屬傳會非伏義

中祀大交霍山爾雅釋地霍山為南嶽貢兩伯之樂焉注中仲也古字

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
書曰宅南交是也玉燭寶典引注古字下無通字霍山下多也字
日度南南交稱大交無上交字書曰宅南交是也作書
交也

疏證曰王引之云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
文尚書是古文作交今文作大交也以日陽谷曰幽都例之大
交之上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日大二字耳宋王說似是而據
大傳上文云元祀代泰山曰代不日陽谷則大傳未必即以
交當

夏伯之樂注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舞謾或聖賢羣輔錄謾或
字一無武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羣輔錄作初謾猶曼也或
字玉海同

伯之樂注義伯義叔之後也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羣
長貌言象物之茲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爲謾義

卷二

七

錄作朱華玉海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玉燭寶典
同詩考作干注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玉燭寶典
作雷初義伯作儀伯朱于作未竿注司馬也無也字滋曼或然也
義伯作儀伯義叔之後也無也字將陽

疏證曰尚書中侯列女傳論衡率性篇初稟篇本性篇潘夫論
皆云稷爲司馬與鄭注合然尚書刑德放云益爲司馬淮南子
云堯之治天下也契爲司馬說苑君道篇同尚書舜命九官
無司馬之名故各據所聞言之據大傳司馬是夏制見夏傳

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注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

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注秋伯秋官士也咎陶掌之舞蔡
傲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苓羣輔錄注蔡猶衰也傲始也言象物

之始衰也和伯之樂注和伯和仲之後也和仲儀禮通解續及路
史後紀引作和叔非今
改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注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

來言反其本也玉燭寶典引傳作柳聚花山名曰苓落無名字玄
鶴衰下無也字言象物之始衰也作言物之始衰者也和伯之後
下無也字玄鶴言象陽鳥之南也作玄鶴言象物得陽鳥之南也
疏證曰元鶴與陽鳥無涉注所云於義疑

幽都弘山祀注弘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
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玉燭寶典引注恆山下無也
字祭幽都祭作祀明祭下多

此
疏證曰鄭注於代大交柳穀幽都皆以氣言蓋義和四子所度
之地遠在四極而此巡守祇到華霍華恆四嶽故但通祭其氣
其禮當如後世之望祭

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注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玉燭寶典
下無
也字

卷二

八

疏證曰鄭注尚書云禹登百揆之任合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
故曰垂作共工蓋作朕虞是共工非司空司空垂爲共工未嘗爲
司空也此注所云與尚書注不

合冬伯是垂亦無明文可據
舞齊落注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歌曰纓纓垂爲冬

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纓纓和伯樂開聖賢羣輔錄
二十五引大傳云見羣輔錄注和伯樂開四字見通鑑前篇
玉燭寶典引傳注齊落作齊洛傳歌曰纓纓下即接論八音四會
無垂爲冬伯數句注

疏證曰陳壽漢書曰一日齊落一日纓纓二句疑鄭注之文非大
傳文也案垂爲冬伯四字亦鄭注之文大傳八伯無稱名者據
本亦無垂爲冬伯以下十九字今改正作鄭注

并論八音四會注此上下有脫亂其說未聞羣輔錄引注作脫辭
字注作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謨貢正聲而九族
服亂

卷二

九

具成注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
以上傳自維元祀至此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上因事之祭
全引又通鑑前編帝舜元載引虞夏傳維元祀至用特止又御
覽八十一禮儀部十六引維元祀至兆十有二州路史餘論卷八
引舜元祀後紀十二有虞紀引維元祀至兆十有二州路史餘論卷八
小雅鼓鐘正義引東漢書伯樂之樂尚書堯典正義引說舜典之四
獄及義伯和伯周禮注疏伯樂之樂尚書堯典正義引說舜典之四
周禮序文選上林賦注長笛賦注顏延年郊祀歌注御覽皇王部
六禮記王制正義路史後紀十二通鑑前編帝堯元載玉海詩考
小學紺珠聖賢事略並引以上注自
夏伯至此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六
疏證曰公羊何氏解詁引尚書亦作祖祖禮記王制史記五帝
紀說苑修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白虎通三軍篇述守
皆作祖祖蓋所據本不同三軍篇曰出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
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
外內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廟不言告於天知不告也
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
曰歸格于祖廟首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辭反面祖廟使祝祝告五
廟尊親也今文家解詁假于祖廟為出辭反面其義甚精注云

族當為奏者白虎通宗族篇曰族者奏也
聚也廣雅釋言曰族族也族與奏聲近

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

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著其素簇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

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通鑑前編帝舜六載引書

音樂志禮書百十七路史後注關猶入也入路史後今詩國風是

紀十二詩地理考並節引也此因論十有五聲官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瑟埙篪祝敔琴

也二俗下注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

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為八也五謂埙在北方鼓在

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注見通鑑前編全引又隋書音樂志禮書百十七

卷二

十

疏證曰虞夏傳曰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又曰狗
吠鳴鳴及僕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此所謂禽獸之聲
悉關於律也唐傳言巡守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巡十
二州因論十二州之俗鄭以詩國風解之是也七始者漢書律
麻志引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注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
禮樂志唐山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頫以出內五言女
四時人之始敘傳曰八音七始劉德曰七始華始孟頫以出內五言女
也樂說曰則七始八音均各得其宜矣宋均注曰七始華始孟頫以出內五言女
天地人也四方與四時義同是此所謂七始即大傳前所謂四方
政與鄭注小異江聲曰黃鐘子之氣天統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
也大呂丑之氣地統也南呂酉之氣秋也姑洗辰之氣春也應
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應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應
宜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應鐘亥之氣冬也蕤賓午之氣夏也應
季則地統故也則是七者亦為三才四時也段玉裁曰七始即
七政蓋泛言之為七政在樂即為七始詠二十年左傳謂之七
音國語謂之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之七律謂之七
音也禮記禮記七律賈逵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之七律謂之七
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宮黃鐘為太簇蕤賓為姑洗為角林
鄭君大傳七始注合而班固固如題賦孟康劉德又皆以七

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

證乎

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引虞夏傳又宋書禮志注詢均也五

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致人鬼爲成也譏猶灼也

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注見通鑑前編帝舜五載又

疏證曰大傳云孝力爲右者蓋謂孝弟力田漢書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呂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後漢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

卷二

七

漢置孝悌力田用今文家說也云秋養耆老春食孤子者禮記郊特牲亦有此文云春養孤子秋養耆老其文小異正義引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養孤子秋是養耆老之義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傳義亦當然也陳祥道禮書養孤之禮篇云周禮皆言養耆老孤子書大傳言食孤子則養與食固兼用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大傳云招樂興於大鹿之野者大鹿之野大傳以爲舜受禪之處舜於此時已有禪禹之意故與招樂於大鹿之野招本舜樂而史記五帝紀云於是禹乃與九招之樂者蓋以舜將禪禹乃作招樂欲禹之紹己如己之紹堯乃興樂於己受禪之地以示其意樂爲禹作故史記以爲禹興九招之樂也鄭注以爲大禹之歌美堯之禪蓋亦以美堯禪示己將禪禹之意

樂曰舟張辟雍鵠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玉海音樂又六疏證曰陳壽祗曰路史後紀十二云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乃更著四時推律呂均十有二變而道宏廣於是勃然興詔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絲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鵠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啾啾據此則樂曰以下當與上文相屬但疑尚有脫文耳說作謗字之誤又曰尚書無効無或併張爲幻爾正釋訓併張証

也說文解字佛有壅蔽也楊雄國三老箴寇侏張侏張即侏張之異文鄭注周禮向祝詞今侏大也注論語朱張侏張與夷逸皆不作人名解鄭意夷逸謂夷於逸民侏張謂在士張大兒也尚書大傳舟張辟雍舟即舟之省同聲假借言辟雍之形有壅蔽而張大也錫瑞案鄭注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引董仲舒以爲成均五帝之學疑辟雍卽是成均取其四方來觀者均也異義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圖如璧壺之故曰辟雍新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御覽引桓譚新論云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圓壺之故曰辟雍又引禮統云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圖以象璧雍雍以水內如復外如堰盤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之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壺也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據此諸說是辟雍本以有壺蔽得名故說文以佛爲有壺蔽凡有壺蔽則多欺誑故仲舒又爲証此乃引氏隱五年傳夫義也八風回回者蓋於辟雍中作樂以行八風八音竹其風乾音石其風所以節八音而行之風疏引服注云八風八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音革其風廣其音匏其風融震涼兌音金其風閭闔高誘注淮南天文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

卷二

七

周風至云乾卦之風也爲巽也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云坎卦之風也爲震也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云艮卦之風也爲巽也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云巽卦之風也爲祝也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云離卦之風也爲雩也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云坤卦之風也爲闔也注涼風至四十五日閭闔風至云兌卦之風也爲闔也注涼風至鍾也此漢人以八風配八卦之音義

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注舜始欲改堯樂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注百獸率舞之屬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注譏猶灼也大唐之歌美堯之禪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注招雍皆樂章名也賓入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納以孝成注始謂戶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

章名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注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也樂正進贊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注尙考猶言往時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儀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為舜賓也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注衍猶溢也言舜之禪天下至於今其德業溢滿四海也御覽五百七十一樂部九又御覽天部八人事部四十六詩考原本玉篇食部引傳春食備子鄭注備子小人也卽春食孤子之異文

疏證曰據大傳則肆夏是古樂虞夏時亦有之非作於周足證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之非此雍亦非周頌之雍卽肆夏耳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乃釋尙書虞賓在位之義漢書禮樂志九疑賓賓龍舞注如蒼曰言以舜為賓客也變典樂龍舞言皆舜舜而水舞以樂神又王莽傳莽乃策命子孫曰永為新室賓并用今文尙書自比禹之受禪比諸子於舜非比以丹朱也後漢書獻帝紀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承作虞賓此禹故贊以虞賓史記夏本紀於是變行樂至帝拜曰然往欽哉下卿系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德數聲樂為山川神主帝舜焉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是今文說以變曰聖學鳴球以下為舜薦禹於天時事皆本大傳之義若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尙書虞賓在位謂丹朱馬融以祖考為舜除替喪之喪祭宗廟之樂皆與大傳義遠矣注尙書云虞賓謂舜以為賓卽二王後丹朱也亦與此注不合又案舜為賓客以下當從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作維十有五祀事此所引有脫文也鄭以大室為明堂中央室阮元云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於夏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為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注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為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為王者後欲天下

昭然知之然後為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知當以丹朱為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為體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二天義載異義引虞夏傳舜入唐郊二句禮書四十七尸通鑑前編帝堯七十載引同

疏證曰舜稱帝而此云稱王者春秋集傳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猶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結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據堯生之說則今以夏殷周為三王黃帝至堯舜為五帝皆沿周時之制周始紂虞謂之帝舜在舜當日本是稱王大傳云帝堯後人所稱云稱王據當時所稱也云丹朱為尸者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日祝延帝尸從左氏說攷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為尸亦祭天有尸之證鄭君箋詩是為在清以為喻祭天地之尸禮疏載皇侃舊疏謂上之祭有王戲尸尸酢王之禮亦以為祭天有尸但祭天又有尸天者有虞氏郊祭則郊以魯配天丹朱為尸或當為帝嚳之尸也孫星衍云疑丹朱為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嚳堯尸無文可知孫氏蓋據有虞氏祖顓頊之義然祖宗之祭皆在明堂此十傳明言是郊郊與明堂不得為一孫說非是傳云繼祖者若侯不祖天子惟二代之後得祖天子也

維十有四祀帝乃殛而歌者重篇四載引虞夏傳十

維十有四祀鐘石然堯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北堂書鈔石又路史

五祀興韶樂於大庭之野十四祀笙管變天大雷雨疾風為遷禹之事也

疏證曰樂緯稽耀嘉曰禹將受禪天意大發迅風靡木雷雨晦冥

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通鑑前編帝舜十

疏證曰左氏傳十五年傳其卜貳圍也杜預集解曰貳代也此貳字亦當訓代舜將使禹主祭故更代其尸

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尙考太室之義唐

為虞賓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引尙書大傳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

府九原而夏道興通鑑注四章皆歌禹之功因學紀於時卿雲聚

俊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御覽人事部四十六又天部八又藝文類聚天部上祥瑞部上後漢書崔

駟傳注文選江文通雜體類特進侍宴詩注並引小異疏證曰史記天官書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或曰因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西京雜記曰瑞雲曰慶雲曰景雲

卿雲

於時俊父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注和氣之

明者也注紉縵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為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

卷二

五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注言明明相代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

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聖莫不

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

雲聚注兼或為簇言和氣應也蟠龍賁信於其藏注蟠屈也蛟

魚踴躍於其淵龜鼉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通鑑前編帝舜

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八天部八引舜時

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云云又御覽九天部九御覽八百

七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二雲注卷十一歌注藝文類聚四十三

祥瑞部上文選東京賦注別賦注曲水詩序注潘正叔贈陸機詩

注七命注並分列載歌藝文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並作再歌

舞之御覽作德之循通御覽作循通貢作循通他書作修通非

於其藏文選七命注於作越旋持衡三字御覽無今

從前編增旋上依宋書符瑞志富有擁字前編亦脫

卷二

六

陳壽曰談然作大唐之歌徐陵梁陳策文云精華既竭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惟賢是與謗然作歌備能斯授悉用尚書
大傳事而諛字作謗路史亦作謗謗字誤謗字誤謗字誤謗
誤又北堂書鈔引大傳沈首而笑徐陵文作抗首通鑑外紀作
抗首尋其文義抗首是也又宋書符瑞志云舜乃擁璫持衡而
笑北齊書文宣帝紀云重華握璫持衡擁璫通鑑前編引大傳
帝乃載歌旋持衡旋上當脫璫字載歌藝文類聚四十三御覽
五百七十一引並作再歌外紀說此事亦然惟於歌卿雲後云
帝乃再歌旋持衡旋上當脫璫字載歌藝文類聚四十三御覽
也亦見手鑑石等語此則上下外亂獨道原所據大傳已失其
舊矣又曰宋書符瑞志禹乃與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又
曰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篳篥而天下大雷雨疾風發屋
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之舜乃擁璫持衡
而笑曰明哉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篳
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與焉若煙非煙
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
曰卿雲爛兮注紉縵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為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
明者也注紉縵兮注教化廣遠或以為雲出岫回薄而難名狀也
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
賢莫不咸聽養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時八

風修通虞雲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鼉咸
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通鑑前編帝舜樂部九引帝乃倡之至末引傳及注又御覽八天部八引舜時
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云云又御覽九天部九御覽八百
七十二休徵部一事類賦二雲注卷十一歌注藝文類聚四十三
祥瑞部上文選東京賦注別賦注曲水詩序注潘正叔贈陸機詩
注七命注並分列載歌藝文四十三御覽五百七十一並作再歌
舞之御覽作德之循通御覽作循通貢作循通他書作修通非
於其藏文選七命注於作越旋持衡三字御覽無今
從前編增旋上依宋書符瑞志富有擁字前編亦脫

電烈風大木盡拔大屋盡發宮羽盡革二工伏祝以操雅帝乃
雅歌者重篇樂人重贊舞人復綴乃更容賦節備十有二變奏
肆夏而納以孝成四岳三公暨百執事咸贊於帝者尚稽大室
唐為虞賓始而狂然沆茲羨於四海誠禹之命敷於四海韶為
賓而雅為主人矣尋路史此段多本大傳其次第畧可見帝乃
雅而歌者重篇在鐘石笙簧變之下尚有樂正重贊舞人復綴
數語而始奏肆夏納以孝成尚稽大室唐為虞賓一節據文選
曲水詩序注乃十有五祀事路史乃與歌雅重篇聯為一時今
詳審文義納以孝成以上當為十四祀事下當接歌者二年而
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舜為賓客以下當
從選注為十五祀事其上當據前編增祀者貳尸一語如此則
文從而不紊矣聖賢輔錄云十有五祀後又有百工相和而
歌慶雲八伯稽首而進見是卿雲之歌在十五祀後也通鑑前
編引虞夏傳維十有四祀帝乃雅而歌者重篇下即接云於時
俊又百工相和而歌慶雲云云亦失次今參訂諸書所徵更定
之如左

卷二

七

帝乃雅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維十有三祀
王世不絕燭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維十有四祀鐘石笙
簧變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
人之天下也乃見於鐘石地雨下當行樂人帝乃雅而
歌者重篇樂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為賓
客而禹為主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衍
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時卿雲聚俊又集百工相
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祀穀綏綏今日月光華
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
宏子一人帝乃再倡好歌旋持衡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
時從經萬姓允誠於子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
手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塞裳去之於時八風循通卿雲聚
聚蟠龍貴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錫瑞案陳氏所定傳文近是舜為賓客故知王者不世丹朱為
尸故知王世不絕觀大傳義乃知聖人受天命而非妄公天下

而無私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舜之受堯猶禹之受舜
古時天與民近天人之應昭然不爽不必定有五老河圖等事
如緯候所云也舜五祀已有禪禹之意十五祀已薦禹於天孟
子史記皆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者蓋由禹攝之年數
起其實舜之薦禹並不止十七年十三祀稱王而入唐十四祀
以招為賓客可見舜不欲久居天位魏源書古微謂五祀十三
祀當互易其說無據路史發源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風雷雨
之事虞傳云惟五祀興韶樂於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簧變天大
雷兩疾風為逐禹之事也是羅氏所見大傳與今不異不當如
魏說矣大傳以旋機為北極史記以玉衡為北斗是旋機皆星
名此傳雖旋持衡不知何物馬鄭以旋機玉衡為渾儀此是郊
天古即有渾儀亦無郊祀以渾儀隨往之理當關疑祀天在郊
故有蛟龍魚鼈之應周禮所謂三變致饌物六變致介物也夏
金德故水蟲應八風循通者孫氏瑞應圖曰循風者八方之風
應時而至立春之日則東方明庶風至春分之日則東南清風
風至一名薰風立夏則南方景風至一名巨風夏至則西南涼
風至一名薰風立秋則西方闐風至一名閭風秋分則西北方
涼風至一名凄風立冬則北方廣風至一名閼風風至一名寒風冬
至則東北風至一名廣風至一名風風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生

卷二

六

皋陶謨

翊輔也華嚴經第七十四音
陳壽祺曰此今文尚書大傳
有家之訓今文見史記五帝本紀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季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
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
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注適猶得也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鉅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
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者注孽
支子也宗適子也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
子注征伐也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注率循也正由也天子紕

之一不適謂之過注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教注謂六年時也
三不適謂之誣注謂九年時也誣者天子細之一細少細以爵注

言少細明以漸也再細少細以地三細而爵地畢注凡十五年後

書左周黃傳論注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有不貢士以下十
通解引作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又見禮記射義正義小異路史後
紀十一陶唐氏云三適之賞見虞夏傳注見禮記射義正義
又公羊莊元年解詁引三年一貢士至小國舉一人儀禮集傳集
注三十三引伏書禮諸侯三年一貢士至小國舉一人儀禮集傳集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困學紀聞卷五並節引

疏證曰禮記射義曰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
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者得
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
數有讓而削地注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
小國一人正義引書傳云云曰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漢書武

卷二

九

帝紀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
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
黜爵地畢矣說苑修文篇云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與服弓
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
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於天子征之可也己征而歸其地
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
誣天子之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
者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亦三黜地畢然後天子比
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白虎通云三
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
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治國之道本在得賢得賢則
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何以爲諸侯貢士庸才者貢
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
之也潛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
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地
三則爵士俱畢公羊莊元年何氏解詁云禮諸侯三年一貢士
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
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後漢書魯丕傳

對策云古者貢士得其人有慶不得其人者有罰皆本大傳之義
也傳云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者王制云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注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耳白
虎通引王度記曰天子三卿一卿命於天子然則諸侯之卿命
於天子者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故所貢之人數亦準
與此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論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績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績宗彝藻火山

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禮書卷三又卷一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隋書禮儀志

卷二

十

傳下云以此相間而爲五采注五采相錯非一色也隋書禮儀志
八字恐非大傳文今不錄
云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績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
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注元或疑焉禮書卷一
御覽六百九
十服章部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續漢書與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
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與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
小夏侯氏說又曰衣裳玉佩備章乘與與刺繡公卿以下從大
皆織成又曰顯宗初服龍衣裳赤鳥綬履以祠天地地養三老
五更於三雍天子三公九卿侍進侯侍祠侯視天地明堂皆冠
龍衣裳元上纁下乘與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
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後漢書明帝紀永
平二年注引董巴與服志曰顯宗初服龍衣裳以祀天地衣裳
以元上纁下乘與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
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乘與刺繡公卿以下皆織
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
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

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侯說卽此是也然書傳之文無日月星
辰而云天子服五何與陳祥道禮書卷三引尚書大傳山龍青
也宗彝白藻火赤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
自皮弁而下固無藻火山龍矣旣日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土山
龍又曰大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辰也壽祺案書傳所
言虞制也固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
其采色非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
已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
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
仍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
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注
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以三
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
龍華蟲耳考王肅雖善賈馬之學而其父兩師楊賜則治歐陽
尚書者肅解虞書作服與伏生大傳相合蓋亦用今文家說也
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
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
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黼黻純緋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
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
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陳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

卷二

王

蔽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裏欲生分別故衣重宗葬裳重繒
 蔽合重二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衾服用
 九驚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據此虞世基旣言近代服
 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宗葬藻火之外仍有粉米繒
 蔽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華蟲爲黃作繪宗葬四字連讀
 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引云作繒黑也宗葬白也藻火赤
 也分作續宗葬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
 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云子男宗葬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核
 之子男下宗葬亦誤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
 文十三系部繪會五采繒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
 明帝紀乘輿刺繒公卿以下皆織成考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
 繒非畫也鄭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績凡畫者爲績與伏許
 異見尚書正義左傳昭二十五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
 部繪沃黑色十二下女部繪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錫瑞
 案陳氏據隋志證禮書之誤甚是禮書所引大傳當作子男藻
 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之義陳氏說猶未覈陳氏又引續漢志及隋志以證大傳不知
 歐陽大小夏侯之說非伏生義周隋之制卽沿漢志之誤尤非
 所以證伏生義也經云五服五章並無十二章九章七章之文
 虞土德土數五故天子服五土色黃故尚黃以華蟲爲首章惟

天子得服之謂木色青故曰龍居前處土德土不取日月
星辰與粉米黼黻者日月星辰本不應繪於衣故王肅用今文
義謂舜時卽畫於旌旗不在衣許氏說文敘引書曰予欲觀古
人之象爲正文字之義是觀象所包甚廣不止服章史記五帝
紀以作文繡服色渾括山龍華蟲以下而日月星辰別見於上
則亦不以三辰列五章之中粉米黼黻或繡於裳或爲襍采亦
不入正數也伏生首傳尚書多識古制其說與經文合斷乎不
誤而歐陽大小夏侯顯違斯義者據續漢志云初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尚書古於周官當以尚書列前而永平之
詔首列周官蓋當東漢時周官古文說已盛行詔旨必以周官
爲是故三家博士背師說以希世用改尚書舊說以徇周官此
其蹤跡之可尋者陳氏不得其說乃欲強合爲一不知大傳明
言天子服五無十二章九章之文何得以三家之說誣伏生左
氏傳云三代各異物又云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
大數是天子數用十二乃周制周以前無十二旒之冕卽不必
有十二章之服又何得以周官之制爲虞制哉且三家博士其
說又不同歐陽說有日月星辰大小夏侯說無之蓋日月星辰
書於衣義不決於人心故兩夏侯去之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
則粉米黼黻亦可不入章數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故論衡量
知篇云黼黻華蟲山龍日月語增篇云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

卷二

三

辰此歐陽說有日月星辰之明證鄭君注尚書周禮兼采歐陽
夏侯之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從歐陽說無日月星
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不知其多相傳以爲解華蟲
爲雉宗彝爲虎雖以合周官之鷩鷩鷩鷩說雖善於傳會然皆
周制不可以解虞書若大傳所言五章山龍青者龍東方之色
故青華蟲黃者華蟲當是鳳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
之長是鳳可稱蟲爾雅釋言云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
卽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
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
後鄭注皇襟五采羽如鳳皇色合先後二鄭說是皇爲鳳皇五
采之色飾於冠並飾於衣虞有鳳皇來儀之瑞故以皇名其冠
又飾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服之鳳皇蓋五采而多
黃五采故曰華蟲多黃故華蟲爲黃所以知鳳皇色多黃者說
文鳥部鵠鵠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鵠鵠
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兩漢刊誤補遺曰仁傑按師曠禽經白鳳
謂之鵠說文謂鵠鵠爲西方神鳥者以其爲鳳而白得西方之
色故與南方焦明之屬並言之蓋希世之瑞不常有者也易瑞
案左氏傳云唐成公有兩鸛夾馬賈逵曰色如霜紈然則西方
鸛鵠蓋色白以此推之東方發明當色青南方焦明當色赤北
方幽昌當色黑中央鳳皇當色黃中央之色黃也攷隋書禮儀

志古有冕服畫鳳皇者其文曰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以王者
衮服宜畫鳳皇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
元所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麟趾
非冕名矣此謂皇髡髮結紒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
皆以衣定名猶加衮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
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麒麟是畫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
獸形與獸麒麟同義應是雌卽宗彝也兩袖各有禽獸形類
鸞鳳麒麟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麒麟
鄭元云雌蜺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麒麟
尋冕服無鳳應改爲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疑疑是畫師加
葩蓂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並去圖花帝曰古文日
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
火粉米又以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應畫鳳
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
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通典引周捨禮疑義云按禮有虞氏
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元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第
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非冕今衮服宜畫鳳皇以示
差降據周捨說有虞氏皇是畫鳳皇羽於衣據王僧崇說當時
冕服本畫鳳疑是古制之僅存者非始於梁武也但王氏專據
鄭義欲改爲雉梁武以爲上下皆畫雉無差降故仍用畫鳳耳

卷二

作會宗彝黑者宗彝當卽尊彝古宗尊通用左氏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禮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是虞夏已有彝宗彝當畫繡尊彝之形如黼作斧形黻作亞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其必曰作會者作起也如考工記云作其鱗之而之作淮南天文訓注云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必爲作起之象以著其色如今之堆花故曰作會宗彝藻白者藻一作璫卽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爲白火赤者當爲圓火形考工記云火以圓是也孫星衍今古文注疏說甚詳然多傳會且不知禮書所引大傳實誤今不取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太簇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

五鐘注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鐘

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

右五鐘皆應注黃鐘在陽陽氣動西五鐘在陰陰氣靜君將出

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

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桴鼓注言聲合於
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注周禮王出入奏王夏
入則撞蕤賓周禮樂師注引蕤賓下有之鐘二字左五鐘皆應注蕤賓在陰東五鐘

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容貌得則

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注入故欲其靜也麤賓聲

狗吠蠃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麤賓注皆守物及陰之

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注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

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注少師佐成太師之事者也

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

卷二十七樂記 又周禮樂師注儀禮大射儀疏禮記玉藻正義
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東都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卷人事

卷二

部二十九玉燭寶典引傳撞蕤賓之鐘有之鐘二字蕤賓聲作蕤
賓有聲聽蕤賓上無以字注陰氣靜作陰五靜君將出作君將行

出靜者皆和也作靜者則皆和此之謂也君入
作君將入皆和之也無之字其事煞下多矣也

疏證曰韓詩外傳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拘

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曰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

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

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與傳文畧同呂氏春秋曰黃帝又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是十二鐘應十二律呂

始制於黃帝也國語周語曰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注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十一月陽伏於

下陰始萌周語又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蕤委蕤柔兒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

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靖神人行酬酢也史記律書曰蕤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蕤賓者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

事故曰賓漢書律志曰黃者中之色君之臘也鍾者種也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艸繼也

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始繼養物也白虎通五行篇日月令
十一月律謂之黃鐘何黃者中和之色鐘者動也言陽氣於黃
泉之下動養萬物也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
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易緯通卦驗言冬至之禮日
人主乃縱八能之士擊黃鐘之鐘乃權水輕重釋黃鐘之公稱
黃鐘之重然擊黃鐘之聲公卿大夫列士乃使八能之士擊黃
鐘之鼓鼓黃鐘之琴瑟吹黃鐘之律問音以律德賀於人主夏黃
鐘之音得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律德賀於人主夏黃
至之禮如冬日至之禮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律德賀於人主夏黃
亦載其文畧同皆言黃鐘蕤賓之律應則公卿大夫列士以律德
頌行元正冬至大朝會儀注云奏外辦閣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
令撞黃鐘之鐘左五鐘皆應注云奏外辦閣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
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注云奏外辦閣簾捲殿上鳴蹕太樂令
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行以肆夏注登
堂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行以肆夏注登
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為楚齊之齊行以肆夏注登
當為楚齊之齊者案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為楚
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
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於行之時則

卷二

言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
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行謂於大寢之中
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
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階之前引尚書傳云云則
此傳與玉藻相出入也周禮樂師注司農云肆夏朱齊皆祭名
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為
節元謂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疾於步則以采齊為
節出馬鳴和之聲行則鳴馬鳴疑是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
合馬鳴和之聲行則鳴馬鳴疑是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
行中驚和之聲行則鳴馬鳴疑是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
文行則鳴馬鳴疑是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
在衡為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鳴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鳴為節下車以佩玉為節此鳴和也
律之證御寬引通禮義纂曰駕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
按蕤賓位居午為陰主靜象王自外靜而入方居之始故先
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位居子為陽陽主動象王自內動
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廂應者西為陰陰主靜明以動

告節使之相和
也與傳注義合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
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禮記文王世子正義通
經傳通解集傳集注王制之丙玉海卷百二十又史記夏本
紀注漢書伏湛傳注太平御覽卷七十六路史後紀並節引
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
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
謂也通鑑前編帝
舜元載注

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
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華嚴經第八十音義卷下
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華嚴經第八十音義卷下

卷二

當脫謂之儀三字廣心而從欲下當脫謂之丞三字以下文輔弼
二句文法知之又曰萬卷普華前集引云道是周公也克是太
公也弼是召公也丞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
與前編所引不同此大戴記保傅篇及賈子新書文也克二書作
充此以文字相

近類書誤耳

疏證曰列子天瑞篇舜問于丞即四鄰之丞也莊子書亦載之
丞或作丞誤史記夏本紀解頌四鄰為敬四輔臣是四鄰即四
輔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之官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能備惟其人是自虞至周皆有四輔之官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
話所云四輔特周之四輔知為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四人虞則
不能指其人以實之耳孝經云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注七
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後疑丞維持王者使不危
殆邪疏引此大傳文云大傳四鄰則記之四輔兼三公以充七
人之數又引劉炫駁云洛誥云成王謂周公曰保文武受民
亂為四輔罔命穆王命伯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
位之士匡其不及據此而言則左右前後四輔之謂也疑丞輔
弼當指於諸臣非是別立官也謹按周禮不列疑丞周官歷敘
羣司顧命總名卿士左傳云龍師鳥紀曲禮云五官六太無言
疑丞輔弼專掌諫爭者若使爵視於卿祿比次國周禮何以不

載經傳何以無文且伏生大傳以四輔解爲四鄰孔注尚書以
 四鄰爲前後左右之臣而不爲疑丞輔弼安得又采其說也湯
 瑞案劉炫信偽古文尚書僞孔傳而詆伏傳可謂昧目而道黑
 白者矣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
 君攝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尊君安國謂之輔說苑臣術篇同白虎通諫諍篇曰左輔主脩
 政刺不法賈子保傳大戴保傳作充充卽輔也說苑臣術篇曰
 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
 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大戴保傳篇曰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又曰
 而諫切者謂之弼白虎通諫諍篇曰右弼主糾害言失傾又曰
 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大戴保傳作道道卽疑也保傳又曰博聞
 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白虎通諫諍篇曰後承主匡正
 考變失諸書皆言有四輔與大傳大同小異安得以爲經傳無
 文若以周官不列爲疑尚書立政官名皆不見於周官豈可謂
 無此官乎保傳篇曰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
 失計而舉無過事淮南子曰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人
 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
 策謀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曰四輔旣備成王麻有過事皆本傳

卷二

主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後漢書王符傳注又藝文類聚舟車部引同惟無命於其君四字不得乘作不乘車又禮書卷十四引同未有命者作民之未命者又毛詩都人士正義禮記大學正義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注**飾漆之駢并二路史後紀十一並節引好讓下有舉事力三字

也周禮巾車疏居士錦帶禮書十四引古者有命民有錦車駢馬也引鄭注云居士錦帶鄭氏釋之日

衣錦禮記玉藻正義引唐傳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蓋節引疏證曰陳壽祺輯本以此文入唐傳蓋本玉藻正義以此文爲堯典車服以庸之傳然攷堯典車服以庸乃言黜陟諸侯考績之事大傳有明文可據與此言命民無涉此言命民當爲皋陶謨車服以庸之傳皋陶謨言舉羣獻又有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之文與此傳云敬長好讓之文相合則此當爲皋陶謨車服以庸之傳無疑玉藻正義云唐傳有讓陳本不可依用今移正之御覽引韓詩傳與大傳文同下云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

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沿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蓋本大傳之義古者命民之制漢時猶行之史記平準書曰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輪絡紵屬景帝二年詔曰賈人毋得衣錦春秋繁露曰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鹽鐵論曰士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袁子正書曰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有古非命民不得衣乘遺意又秦漢民爵近古之命民史記秦本紀曰秦王閔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惠帝元年五年高后元年皆賜民爵戶一級其後諸帝每有恩詔輒賜民爵蓋古命民遺意

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太平御覽百五十七州郡部三又禮記雜記正義節引傳注云洛誥傳又藝文類聚八州郡部初學記州郡

卷一

天

部廣韻長安志卷二節引 又玉
海二十地理戶口引此注云洛誥
疏證曰吳中本以此列虞夏傳陳壽祺輯本據禮記疏玉海定
爲洛誥傳據傳文引州十有二師注云虞夏之數此文當爲虞
夏傳無疑禮疏玉海疑有誤陳本未可依用今更正之段玉裁
以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疑今本大
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案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作十邑
爲鄉十鄉爲都若加以十都爲師十二師爲州則一州凡有四
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
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仡紀並作十邑爲都今
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本無脫文段說非也晉書地理
志亦以爲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可爲虞夏傳之證

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注或云黃帝法玉海二十
疏證曰命士卽大傳所謂
命民也不朋者優異之
地理戶口

八家爲鄰三鄰爲閭三閭爲里五里爲邑華嚴經第六十七音義
也六字蓋音義之文陳
壽祺曰此朋字作閭疑誤
卷下末有此虞夏之制

疏證曰鄭注云清廟樂章名與前云招雍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一例不云卽是周頌清廟據大傳明引於穆清廟升歌文王則是周頌無疑蓋大傳引以釋經不得據此爲古有清廟樂章之證也禮記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正義引虞書傳云云曰此云朱弦者明練之可知也云練則聲濁者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弦濁云越瑟底孔也者案鄉飲酒禮二人皆左荷瑟後有扞越者是越瑟底孔也故燕禮注云越瑟下孔也云畫疏之使聲遲也者簾氏云瑟兩頭有孔畫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達而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淮南秦族訓曰朱弦濁越注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大戴禮三本曰朱絃而通越與傳達越義合郊特牲曰奠醑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正義曰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

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錫瑞案搏拊本可
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蓋搏其拊與鳴球文法相同大傳引
書與古文不異又日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則今文亦作搏拊不
作拊革可知此云拊革裝之以鞞當以拊字畧逗謂拊者用革
而裝以鞞耳非以拊革連讀白虎通用今文亦作搏拊若史記
禮書卽取之荀子拊隔卽拊鞞之異文與大傳不必相合段以
革隔鞞強合爲一疑鞞當作鞞鞞與搏音同似皆失之傳會書
疏引鄭注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鞞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也
一名相樂記云治亂以相注相卽拊也裝之以鞞鞞一名相明
堂位搏拊注以韋爲之充之以鞞形如小鼓周禮太師
擊拊後鄭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充之以鞞形如小鼓周禮太師
以鞞賈疏引此傳文然則此傳所云革卽鄭所云韋矣

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者貴玉聲也

禮樂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
淨賤絳籥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
者貴玉聲也陳立疏證本依盧改振以秉作裝以鞞又云鳴者
當作鳴球者周禮疏引鄭書注云鳴球卽玉磬也磬懸也而以
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爾雅釋器云球玉也又釋樂注磬
形如犁瑄以玉石爲之是也錫瑞案鼓振以秉義亦可通秉與

柄古通用說文柄重文作棟毛詩傳曰秉把也春秋傳那意茲史記齊世家作秉意茲史記天官書斗柄作斗秉此秉與柄通之證鼓振以秉或是振其柄以鼓之孫星衍云一手振秉一手拊拍之說近是孔廣林陳立必改振以秉爲裝以疎殊嫌專恆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風俗通卷六琴稱謹案尚書云云陳壽祺曰尚書無

此文蓋出書傳

疏證曰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注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南風詩名是孝子之詩南風長養萬物而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此詩今無故鄭注云其辭未聞也又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瑀風俗通聲音第六又漢書律志一上孟康注

疏證曰大戴禮亦有此文又風俗通孟康漢書注宋書樂志皆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瑀惟孟注無笙字盧注大戴作明帝時亦無笙字風俗通云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風皇來儀也說文竹部管如篋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瑀古者管以玉下與風俗通文同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文選褚淵碑文注

疏證曰尚書正義曰釋詁云元首首也信三十三年左傳稱秋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案臣作股肱明見皋謨鄭漢助曰言汝翼敕作肱者言汝爲敕作股者

尚書大傳疏證卷三

善化皮錫璫

夏傳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注言德廣之所及

疏證曰據大傳下文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其義不同漢書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蓋用今文尚書

東海魚須魚目注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又魚目今以雜珠

疏證曰禮記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庚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鮫鮫其鬚長二丈廣三尺厚六寸脂子如三升枕大骨可爲方曰崔豹古今注曰鮫海魚也大者

卷三

長千里其離曰鮫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爲明月珠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珠即鮫魚目晝夜可以鑒謂之夜光曹毗觀海賦曰死不見有目暗唐書開元七年大拂涅珠羈獻鮫魚睛

南海魚草珠璣大貝注魚革今以飾小車經兵室之口貝古以爲

貨王莽時亦然

疏證曰詩采芣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也正義曰魚服以魚皮爲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韃步又者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山海經曰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鮫魚郭璞注鮫背上甲朱文尾長三四尺皮可以飾刀劍口說文魚部鮫魚也皮可以飾刀劍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海中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又南越記曰鮫魚其鱗皮有珠皮可以飾刀劍口皆與鄭注義合又案說文玉部珠蚌中陰精也璣珠不圓者管子曰珠起於赤野鄒子曰珠生於南海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爾雅

釋魚貝大者鮑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詩疏曰有紫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二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西海魚骨魚幹魚脊注魚幹魚脊未聞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間

注魚劍魚兵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在水上擊間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口口

疏證曰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斑魚頭中有石出北海又郭義恭廣志曰斑魚頭中有玉石如珠瑱擊表錄異曰石首魚腦有二石子如蒼麥粒瑱白如玉出瑱如鄭注義蓋即今之水母路史後紀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骨幹皆北海魚石魚劍出瑱擊間不明引大傳蓋本傳文羅氏說之曰古貢必以用物如怪石微物亦適用然後貢魚石魚頭石魚刀魚劍魚兵如刀劍者與魚革瑱皆以飾小車繼兵室羽葆者出瑱如凝膏浮水上擊間如給大五六尺可治劍周書言關似險冠隋冠奇魚出揚州注射禮以關爲射器鄉射注以爲獸謂似驢妄

卷三

二

河魃注魃當作龍龍狀如鼉而大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龍也江鱣大龜注鱣當作鼉鼉狀如蜥蜴長六七尺鱣或爲鱣鱣鯉也

疏證曰此鱣與魃爲類當是鼉而非鱣周書王會解會稽以鼉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孔傳尺二寸曰大龜史記龜策傳曰鼉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曰元龜距長尺二寸逸禮曰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褚先生曰神龜出於江中廬江郡常歲時出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

五胡元唐注五湖揚州浸也今屬吳元唐未聞鉅野菱注鉅野大野也魯藪今屬山陽菱菱

疏證曰爾雅釋艸菱厥藪郭注今水中菱也周書曰冬食菱傳周禮邊人加邊之實菱廣志曰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四年以菱爲蔬

鉅定羸注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故縣則屬齊羸蝸牛也

疏證曰古羸蝸不分非今所謂蝸牛周禮鼈人祭祀供羸蝸以授醢人國語大夫種曰今民大荒其民必移就羸蝸於東海之濱三國魏志注袁術在江淮取給羸蝸

濟中詹諸注詹諸龍也

疏證曰詹諸即蟾蜍爾雅釋魚鼃鼃蟾諸郭注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蛟在水者鼃郭注取鼃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古蛙與蟾蜍亦不分別漢書霍光傳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是古人食鼃且薦宗廟郭君注周禮曰今御所食鼃

孟諸靈龜注孟諸宋鼓也龜俯者靈周禮天龜曰靈屬

疏證曰爾雅釋魚二曰靈龜郭注洛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又似瑋瑋俗呼爲靈龜即今背蟾龜一名靈龜能鳴

降谷元玉注降讀如厓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

疏證曰禮記玉藻公侯佩山元玉中侯曰湯沈璧於洛黑鳥隨魚止化爲黑玉王逸正部論曰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魏文帝與

卷三

三

鍾繇書同

大都鯉魚魚刀注大都明都鯉魚今江南以爲鮑魚刀魚兵如刀者也

疏證曰爾雅釋魚鯉鯉刀郭注今之鯉魚也亦呼爲刀魚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出於其陰其中多鯉魚郭注鯉魚狹薄而長鬚一名刀魚太湖中饒御覽引魏武四時食制曰望魚倒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潭又臨海水土記曰刀魚似鯉今江淮有刀魚土人以爲珍味路史後紀大都鯉魚刀河魃江鱣五胡元唐鉅野之菱鉅定之羸治中瞻諸孟諸九方以俟其工之需蓋亦本傳文

咸會於中國注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見玉海王會解注後

又初學記政理部三御覽七百六十六雜物部一九百四十七蟲豸部四九百七十五果部十二禮書五十一爾雅翼卷三十錦繡萬花谷後集卷十八困學紀聞二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禹貢合注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六

疏證曰禹貢揚州史記夏本紀作齒革羽毛正義曰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以爲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旌故尚書曰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旌皆此牛也漢書地理志亦作齒革羽毛師古曰旄旌謂衆鳥之羽可爲旌者也據張守節顏師古之說史漢正文本當作旄旌史漢於荆州皆作羽旄旄旄可證

文皮千合史記貨殖傳索隱

疏證曰爾雅釋地曰東北之美者斥山之文皮焉郭注曰虎豹之屬皮有縹緋

白羽之矰紀高辛

疏證曰國語曰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韓詩外傳曰得白羽如月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白虎通巡守篇

嵩山也

卷三

四

疏證曰白虎通巡守篇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嶽嶽功德也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成孰可得護也北方爲恒山者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高者言其高大也下引此傳云云爾雅釋山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說苑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恒山北嶽也嵩高中嶽也說文曰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嵩廣雅釋山曰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華山謂之太華常山謂之恒山外方謂之嵩高嶽嶽之衡山以霍山列太華之間而衡山別見於後則亦以霍山爲南嶽皆同大傳之說

江河淮濟爲四瀆白虎通巡守篇風俗通山澤第

疏證曰爾雅釋水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史記引古文湯誓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東爲江北爲濟南爲淮西爲河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說苑曰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風俗通山澤篇引此傳及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曰可貢楸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其務也治者齊

齊其度量也白虎通巡守篇曰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之瀆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釋名釋水曰天下大水四瀆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入海而海也水經河水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爲扶文

類聚卷一天部上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注後漢書章帝紀御覽卷八卷十天部又事類賦三

疏證曰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風俗通正失篇文同何氏解詁曰側手爲肩案指爲寸玉篇引公羊傳云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

案指曰寸是古木公羊傳亦作扶寸矣注云四指爲扶者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云四指爲扶

扶韓非子云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注云四指爲扶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水經注序

百川趨於東海文選郭有道碑文注又吳都賦海賦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又長歌行注作百川赴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水部御覽卷八

八地部二十三 又白帖水記纂淵海注准度也原本玉篇水部卷一水部文引無遠字記纂引無道字注准度也引引傳文準亦

卷三

五

疏證曰周禮輪人爲輪水之以砥其平沈之均也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又管子論水曰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漢志曰繩直生準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韋昭注曰立準以望繩以水爲平白虎通五行篇曰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說文水部廣雅釋天曰水準也準平物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所視者

謂其牲幣素盛邊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禮記王制正義引夏傳義引注又風俗通山澤第十引其餘山川下作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注所視者三字據書疏增又禮書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其牲器之數正義引此傳及注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侯五牢男饗餼五牢侯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照皆

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犛羴鄭注禮器五
獸祭謂祭四望山川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侯伯視三公則視
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
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黍稷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
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
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注云其說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
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
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侯視諸侯案孔疏極詳明
然據王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實合伯子男以爲
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男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正義曰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
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直云凡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依鄭
孔之說則五等始於周所增立夏殷皆無五等之制而王制正
義又曰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
此以爲文家爵五等實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實

卷三

六

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合文
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伯子男是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
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爲三等也合文嘉之文
又不可用也據此則孔穎達亦以爲夏有三等之爵今以經
義斷之禹貢曰二百里男邦酒誥曰侯甸男衛邦伯於殷則
立五等增以子男蓋未可據所謂合伯子男爲一者殷爵雖有
五等而伯子男不分高下則名五而實三與周之截然分爲五
等者不同而合伯子男爲一鄭何說又少異鄭君云皆從伯何
功公云皆從子則伯與子亦微有差降故夏傳以此爲差也說
苑曰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而大故視三公也四瀆
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
焉爲施其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
澤物焉能生雲雨焉爲恩多然品類
以百數故視子男也與傳義合

禹奠南方霍山注

謂奠祭也 兩漢刊誤補

疏證曰爾雅釋山霍山爲南嶽郭注卽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
遠曠因議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孫星衍云緯書

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始自
漢武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
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也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
虞五嶽卽是霍山也竊疑經文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則舜
都不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遠遠且又踰
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
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及其南方霍山之文也今攷孫說甚
瑤說苑白虎通說文廣雅皆與大傳義合已見前又水經云霍
山爲南岳在廬江滿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守東至岱宗
南至霍山西至大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
來並會於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亦同
大傳之說而論者猶以爲是漢人書皆據漢制而言今攷得一
古義可爲瑤說楚辭天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注曰獲
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直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直父之
時而還泰伯伯陰讓避王季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
還也案泰伯伯陰讓避王季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
乃是霍山此文瑤在漢武之先足證以霍山
爲南嶽不始於漢爾雅亦非漢人所附益矣

卷三

七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水經汾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

音涇也

御覽五十七地部二十三原 下涇曰隰 毛詩隰桑正

義引夏傳曰順流

而不曰沿

事類賦七 引書大傳

疏證曰春秋說題辭云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爾雅釋
地曰下涇曰隰李巡曰下涇謂土地低下常沮洳名爲隰也釋名
曰下涇曰隰隰也蓋涇意也史記夏本紀均江海通

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蓋本大傳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遊不出封圻諸侯非朝聘不出

境名紀八

疏證曰春秋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氏公羊解詁曰凡書會
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聘不得踰竟賈子新

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

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

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注 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曰邦圻千

里惟民所止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

疏證曰通典禮十五引子思之言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廟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日而後巡守告用牲事死如事生又引王制巡守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而敢留尊者之命至不嫌不至祖也告祖廟禮互見卷一古者巡守一條

夏傳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注周禮天子六

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

之司馬公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

以為稱司馬公司空公又太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

司空也司馬公司空公又太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

疏證曰陳壽魏曰禮記月令命太尉正義云案書傳有司馬公

卷三

八

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

戴禮保傅篇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

司徒司空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

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大司馬先人

司徒也錫瑞案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

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

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慎議案

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無為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

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是許氏以古說為周

制今說為前代制鄭駁無效月令疏引鄭注書傳以三公領九

卿為夏制則亦必以古文說為周制其於許氏無駁可知而此

注云一公兼二卿則與大傳不合今文家說皆謂古者祇有三

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
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
馬之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
立二人小司空小司徒據此諸說一公兼二卿與周諸侯
制合鄭以周制為夏制以諸侯之官為天子之官失之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七職官部極夷滑夏寇賊奸宄
則責之司馬九職官部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
空八職官部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考工記序
疏證曰鄭注云通職名無正官名此周官之三公非大傳之所
謂三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司徒也司馬主
天司空主土司徒主君臣不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
上則責之司徒山陵崩陷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
之司空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
公羊隱五年傳注引禮曰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漢書
百官公卿表曰或說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地王受命為天地人
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典
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者施生所以效其功別名記曰司徒典
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
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兵言馬者
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
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徵見著是今文說三公各有主白虎通
明言分職各主其一與古文說不以一職為官名者截然不同
鄭以古文解
今文失之
司馬在前疏引夏傳
疏證曰舜命九官有司空司徒而無司馬尚書中候握河紀曰
舜為太尉春秋元命苞運斗樞合議圖論語比考識皆有太尉
舜之文疑其時之三公以太尉合司司空司徒為三運斗樞曰舜
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蓋舜以太尉攝政遂以即位未嘗以
太尉授人故九官中亦無太尉至夏乃更太尉為司馬故伏生
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列之夏傳秦漢以太尉名官蓋亦本

於古制漢武改太尉為大司馬則法夏之制也月令注三王有
司馬無太尉正義謂堯置之而三王不置其說近是御覽引古
今通語曰異官同爵共位列職興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
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
枉理法措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之證

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

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

下者若此而已御覽二百二職官部二儀禮經傳通解王制之戊
集傳集注三十二又藝文類聚四十五職官一引

至三元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周之官三百

六十禮志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

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

十周三百六十為有所法儀禮經傳集注三十二又
御覽二百三引首三句

卷三

十

疏證曰鄭君此注推闡極明禮記王制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
成數也繁露曰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又曰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
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士自參以三
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此有通乎臣
術篇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
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王者
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
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後賢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人道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
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等君
父師故三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士佐之一
天有三光然後能徧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終
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
十官下應十二子公羊桓八年傳注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疏引元命苞曰立
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爲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
八十一紀以爲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
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紀星數亦下應十二辰故曰下應十二

子考工疏引援神契曰天子即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慎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
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大義引春秋合誠圖曰天不獨立陰
陽俱動扶佐立緒合於二六以三爲舉故三能六星兩兩而比
以爲三公三三而九陽精起故北斗九星以爲九卿三九二十
七故有攝提少微司空執法五諸侯其星二十七以爲大夫九
九八十一故內列陪衛閣道郎位扶匡天子之類八十一星以
爲元士凡有百二十官下應十二月數之經緯皆五精流氣以
立官廷此皆今文
家說與大傳義合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路史後
紀陶唐注

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路史後紀十四
夏后紀下引大

傳夏書注又禮
記曲禮下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路史引此條爲夏書注則是注說有虞之官
制如此也上條引舜攝時堯之官制當與此注相屬故入之夏
傳此篇當是說甘誓乃召六卿之文錫瑞案甘誓六卿乃六軍
之將非用官之六卿周官所謂軍將皆命卿亦是六軍之將非

卷三

十

天官冢宰等六卿也冢宰尊於司馬不應屬於司馬且六卿皆
出冢宰六人無一人留守誰與守國故知周時六軍之將亦必
非冢宰六卿若周以前止有三公九卿今文家說可據舜命九
官並無司馬當時若有其官不應命官獨闕漢人言爲司馬者
有稷有契有禹有益恐此數人爲司馬皆在夏時然夏之司馬是
公又非六卿馬鄭強引周官以證唐虞又以甘誓六卿爲周禮
六卿說皆非是陳氏謂上條當與此注相
屬故入之夏傳亦未必然姑仍之俟攷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官有三尺注官當爲宮
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
有三尺七尺曰俛陳壽祺曰毛詩瞻印正義引此傳注云
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宮下當脫俛字棘牆而
外閉之大昕之朝注季春朔日之朝也三宮之夫人浴種於川世
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注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繅三盆手
注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毛詩瞻印正義分引傳注
云尚書夏傳文又齊民

要術卷五節引傳首三句大昕之

朝二句 儀禮鄉射記疏引注

之築宮似有三尺棘牆而外開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祿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繼三盆手遂布於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繼遂朱絲之元黃之以爲繡黻文章服既

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注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

三盆手者三施也凡幾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正義曰

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棘牆者謂牆上

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

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

殷傳陳書祺曰周禮考工記與入疏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毛詩

殷傳文王序正義路史後紀十四困學紀聞卷二並引殷傳

帝告 困學紀聞卷二云殷傳有

帝告篇 玉海卷三十七

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 考工記與入 不得乘朱軒注軒與

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 文選別賦注又張景陽詠史詩注顏

昭王碑 延年曲水詩序注褚淵碑文注安陸

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注如今窗車也 文選七發劇 不得衣繡

廣韻四十九有繡字注 素美新注

太平御覽布帛部二

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 公羊隱 衣布帛 路史後紀

帝告篇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困學紀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

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

民命士未命爲士 謂非命民命士也

湯誓 殷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曰辜歸於毫蓋歸於毫注毫湯之都也 注惟見釋 毫亦大矣故伊

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注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更曰覺今較

分吾大命格兮注覺今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

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

桀惘然歎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

乃亡矣注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注見文選是

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引伏書 又義文類

卷三 三

覽不重蓋歸於毫句又義文御覽並無爾然歎三字今依路史增

日有亡哉四字惟見文選西征賦注史記殷本紀集解據增

義文類聚十二帝王部二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御覽無注

吾謂桀也四字 通鑑前編夏桀四十歲引新序注云大傳與此

大同 小異

疏證曰新序刺奢篇曰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

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矣樂兮樂兮四牡騤騤六轡沃兮去不義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解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

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展而趨遂適湯帝王世紀曰伊

尹舉觴造桀諫曰君王不聽羣臣之言亡無日矣桀然折啞

然笑曰子又妖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也皆

本大傳之文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

尚書大傳疏證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左傳襄十年正義

疏證曰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之辭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牲告於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釋之云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詞悅於上帝鬼神尸子曰湯之救旱索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當此之時絃歌鼓舞者禁之呂氏春秋季秋紀曰昔殷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身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民悅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爲早以身禱於桑林之下公孫宏對策曰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京房列對災異曰若夏大旱則雩祠之以素車白馬布衣以身爲牲說苑君道篇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雩祠川竭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說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論衡感虛篇曰傳書言湯遭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自貴以六過天乃雨或

卷三

六

言五年帝王世紀曰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怨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譏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也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元牲告於上天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衆說皆與大傳合皇甫謐與鄭本不同以萬方有罪等語爲禱雨詞與舊古文尚書亦不盡合

景亳之命費昌爲御四夏后紀下

疏證曰論衡曰桀無道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殷殷果克隆

殷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因學紀聞卷二 漢藝文志考證

疏證曰此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哲人共政至罔有逸言之義父言老成人之言應言從上如響斯應者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路史國

疏證曰陳壽曰韓詩外傳與此同錫瑞案韓詩外傳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陳壽案韓詩外傳云五十里例之采地皆遞減十里韓詩外傳是也大傳五十里諸侯以十里五里五里諸侯以十里今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五里正與大傳文合則大傳文不誤韓詩外傳或脫五字陳說非是又案如董子義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適合董子與伏生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適合董子與伏生

卷三

七

之言可互相發明附庸亦有五廟見春秋紀季入鄆公羊傳蓋子孫有罪黜而猶使爲附庸得有五廟以祀其始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繼絕之義也御覽引古今表臣記曰夫爲諸侯始受封各有采地百里之諸侯以四十里爲采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爲采地五十里之諸侯以十里爲采地其後子孫雖有黜地而采地世世不黜數與大傳不合恐誤

高宗彤日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

丙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藝文類聚 魏文類聚 鳥部太平 御覽九百十七羽族部四又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 又論衡是 應篇祖已作祖乙又後漢書郎顗傳注記纂淵海六十六又稽瑞 引作有雉飛昇而雉辨 髮重譯者六國餘同

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注彤日尚書篇名 御覽

疏證曰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云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而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日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邁降用章於下者也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已祖已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已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又異虛篇曰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大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威桑穀

卷三

太

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行仁桑穀之妖亡朝諸侯而年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夫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高宗問祖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時有蜚雉升鼎而錡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據王仲任說雉雉桑穀吉凶最詳仲任不信祥異故其言如此漢人以桑穀爲高宗時事蓋本大傳之義大傳以雉雉爲吉桑穀爲凶漢人多以雉雉亦爲凶史記漢志杜欽杜鄴孔光諸傳可證仲任云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蓋謂其與大傳所載祖已之言不同也仲任從祖已之言是以大傳爲信不從當時尚書家說又推其義謂桑穀亦善物象遠方之士立於朝說亦可通蓋吉凶由人古人特因變致警而書其事以爲勸戒不必疑大傳與尚書不合也

武丁之時

外紀卷二此句上有成湯之後四字下有王道虧三字

字田學紀聞卷二此句下有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

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注兩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
兩手也注上六字又見史記殷本紀集解生七日以下十一字惟見尚書咸又正義武丁召其相而問
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野草也注此
木也而云草未聞劉向以爲草妖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懼側身

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

朝者六國注九州之外國也太平御覽八十三皇王部八引傳注
惟無注生七日以下十一字尚書

咸父正義引七日大拱四字又漢書五行志引傳俱生於朝二句又外紀卷二記纂淵海卷六十六朕兆又史記殷本紀集解索隱

並館引又釋史十七引重譯上有三年之後四字

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劉恕曰據伏生劉向以武丁有桑穀而
向著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廷

比巨而大拱韓詩外傳三田而大拱皆與書序不同壽祺案尚書咸乂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爲大戊事鄭注所引劉氏說乃

卷三

丸

劉向五行傳論語見漢書五行志錫瑞案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是今文而亦載桑穀於大戊時封禪書又載之是今古文說同非古文說桑穀在大戊時今文說桑穀在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爲大戊又以爲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所引亦以爲武丁論衡咸類順鼓篇以桑穀爲大戊異虛篇又以爲武丁子政仲任皆習今文說以大戊武丁皆有桑穀之事君道篇曰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又敬慎篇曰昔者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者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旣衰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生殺之柄失而下近草妖也一日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

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愿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
即以前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
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
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
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者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
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者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
四得釋乃伐者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已前即已稱王
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則
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
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
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
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
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
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足稱王之速故周本
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
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
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據孔疏推鄭義以申大傳說最詳嚴
當從大傳爲正大戴禮少問篇曰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
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周配天

卷三

三

亦以受命在
伐崇之後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

則稱王禮記文王世子

疏證曰詩推度災曰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祭天也祭露郊祭篇曰文王受天命
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與師伐崇又曰已受命必先祭天
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文王正義曰然則伐崇之時未
稱王矣皇矣說代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禱王制云天子將出征
類乎上帝禱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
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天期已

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禱也

既伐于密詩考詩異

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

美里獻寶以免文王毛詩正義引書傳又文王序正義引書傳

遂與三子作四子餘同兩漢刊誤補遺問人

尚書大傳疏證 卷三

下作學於太公望遂
見西伯昌於羑里
疏證曰訟誦古通用史記呂后本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高后
紀作未敢誦言誅之是訟誦古通之證學訟謂學訟之事楚
辭九辨自塵案而學誦王逸注云誦情定志吟詩禮也叔師以
學誦爲吟詩禮即此傳學訟之義非太公如鄧析之教訟也

散宜生闕天南宮括三子者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遂

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太平御覽四百六人事部四

少除爲師學之禮句又公羊疏引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酌酒切

脯在太公除

闕天南宮適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

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而爲

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釋史十九

卷三

三

太公之羑里見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駘身朱鬣雞目

六字又見山海經海內北經注爾雅翼卷十

入引作鬣身朱鬣此下有除凡取九六焉六字

疏證曰山海經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

吉馬一作乘之壽千歲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驪戎故城在雍

州新豐縣東南十六里殷周時驪戎國城也按駘馬赤鬣縞身

目如黃金文王以獻紂也六韜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至犬

戎得文馬九六獻紂免西伯之難案

六韜云九六與爾雅翼所引傳合

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注翰毛之長大者注見文選羽獵賦檄

文類聚祥瑞部

疏證曰穆天子傳天子獵於滹澤得白狐元貉祭於河宗六韜
曰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宛懷塗山得青狐以獻紂免西伯

之於陵氏取怪獸陳壽臧曰吳中本取怪獸下有犬不辟虎狼

字尾倍其身名曰騶虞八字見御覽八百九十獸部二錫瑞

疏證曰山海經說騶虞如虎五色畢具白尾長於身周書王會詩毛傳皆曰白虎黑文說文陸機皆曰白虎黑文尾長於身

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注虞蓋騶虞補遺卷七

疏證曰兩漢刊誤補遺曰今攷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虞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

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于林氏怪獸尾倍於其身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又

曰建章之獸長卿從大傳謂之騶虞大傳乃是景帝世伏生所傳

之有參氏取姜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注渠車渠也文選

江賦注引鄭元曰

疏證曰姜女疑美女之誤書顧命正義引書傳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車渠其貝形曲如車渠故比之也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

卷三 畜

浦有大貝百馮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江生大貝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則吐大貝御覽引相貝經曰珪廷得大貝於昌陽泉為五帝瑞器也得拘公何貝大如輪為文王壽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殼於昭陽

觀以消毒唐書曰拂菻國有大貝如車渠

貝自江出大若車渠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車渠

以獻紂免西伯之難稽瑞引尚書大傳

陳於紂之廷紂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

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見釋史十九紂大悅曰非子罪也崇侯也

遂遣西伯伐崇自太公之契里至伐崇見御覽六百四十一刑法

疏證曰又尚書顧命正義儀禮士喪禮貝三實于筭疏周禮天府疏藝文類聚八十四寶玉部下九十九祥瑞部下文選江賦注爾雅異十八路史餘論五夢溪筆談二十二記纂淵海四均節引

藝文類聚文選注御覽珍寶部獸部引此文之上並有文王囚於

姜里六字

疏證曰陳壽祇曰大韜亦說散宜生等獻寶事與此小異錫瑞案六韜曰紂囚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懷條塗之山

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費仲而獻之紂以免文王史記周本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

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嬖戎之文馬有熊九馴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

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兄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諸西伯者崇侯虎也亦與大傳小異

且以被囚在三伐之前

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為四友玉海官制

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懿子曰

夫子亦有四鄰乎釋史九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焉自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

卷三 畜

非奔轅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

惡言不入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丘有四友以

禦侮毛詩經正義後漢書祭彤傳注引孔子曰至是非禦侮邪

新語卷五品藻注引與後漢書注同孔子集語卷下引全與亦作邪門作耳又玉海官制人物傳史九十五引至是非禦侮與止又

御覽三百六十六人事七節引門亦作耳又小學紺珠引又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周書與此畧同

疏證曰大傳以大公望與閔散南宮為四友又為四鄰又為四臣君東則有太公望而無太公蓋古說以太公望即為太公方言

六廣雅釋詁一皆云顛上也古人名字相配尚與上通疑太公

公又字牙君東所稱乃其本字後人不知誤分太公太顛為二

人耳太公之功在閔散南宮之上不應周公舉修和有夏之臣

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叔皮舉周初諸臣獨無太公蓋以

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太願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
宜生南宮適聞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美里故孔子曰
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君與舉說叔以下
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作君與舉說叔以下
誤與表同吳氏引大傳曰太公太願為一人其說蓋非無據又
案詩錄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
日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巳不指
其臣云某為疏附某為禦侮故君與臣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不
夏亦惟有若疏附有若禦侮有若先後有若維翰有若維周
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人而曰文王有
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證五臣明非一人而曰文王有
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
矣引書傳因有四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為一行與前
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為一行與前
言不獨指彼四人亦不言人為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為一行與前
家詩三家皆今文與伏生義多合此詩傳明以疏附奔奔走以先後
禦侮為四臣正與大傳之說相符合此詩傳明以疏附奔奔走以先後
兮王逸注曰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子聿有

卷三

美

先後此之謂也叔師所引亦三家詩此今文說以太公太願為
一人之證蓋言文王有四臣受命必無不及太公之理鄭謂周
公謙不自比殊屬強詞周公舉伊尹諸人何獨不謙乎孔疏謂周
知太公即是大願大傳四臣即書之四人故謂非四人一人有一
行依大傳說四行實當分屬四臣但如何分屬未有確據耳御
覽引古今樂錄曰崇侯諸文王至十紂用其言乃徙文王於羑
里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願開天散宜生南宮適之屬往見
文王文王為腹反目者紂之好色也紂梓其腹者言欲得奇貨
也踐毀其足者使疾訊也於是乃周流海內經歷風土得美女
二人水中大寶白馬朱鬣以獻於紂紂中庭紂見之仰天而
歎曰嘻哉此誰寶也宜生趨而進曰是西伯之寶以贖刑罰紂
日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紂謂宜生諸岐侯者長鼻決耳
也宜生還以狀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諸之案樂錄所
言無太公而有太願亦可為太公太願是一人之說

微子

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薪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
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

作雅聲文選魏都賦辨亡論下注歌曰麥秀薪薪兮禾黍離離彼狡童兮不我
好兮文選思注狡童謂紂文選宣德皇后命注引鄭元曰

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離離也此故父母

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

仇學齋佔畢卷二又能改齊漫錄卷七引朝

疏證曰史記祖云史記尚書傳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句惟書

傳序與歌薪薪離離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薪兮

為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為有理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

抵梧耳吳曾云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薪兮惟朝襄引宋玉

笛賦云麥秀薪兮鳥華異非也余按尚書大傳云云敵見蓋宋

玉笛賦亦本此耳薪卑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薪薪二字

不同何也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飲切蠅油序與歌薪薪

陳壽祺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黍禾蠅油於韻不協非也蓋

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韻禮記

卷三

毛

樂記正義引黍禾之油油為箕子歌亦誤曲阜孔廣林說錫瑞
案陳氏謂當作油油是也而謂油油與仇協韻則不必然不我
好仇語近不辭史記作油油下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與詩
狡童篇句法正同當從史記之文為正古平上去三聲通用蕭
肴豪與尤同部如形弓篇首章藏脫饗為韻此三聲通用之證
末章好醜為韻此蕭肴豪尤同部之證道大路手執好為韻亦
其證也此當以好字與油字為韻學齋佔畢作好仇蓋疑好與
油韻不協而妄改之不可據吳曾能改齊漫錄陳氏未及引吳
氏疑序歌薪薪蠅油皆
不同其理亦不可曉

周傳

大誓陳壽祺曰洛誥傳曰周書自大誓就召誥

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四月周四月也發

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乃告於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

以定厥功明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王跪

取出淡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御覽百四十六

疏證曰陳壽祺曰元才史記周本紀作信哉才哉古通用同年
王大理伯申云允乃允字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改經文故爲
信也錫瑞案御覽引中侯及注同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太
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漢記至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
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徒司馬
司空諸節齊栗信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
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
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
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
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集解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索隱
曰按文云上祭於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
星也二說不同案古不墓祭且伯夷傳曰父死不葬不葬不
得有墓索隱本之後漢書蘇竟傳以爲畢星其說近是武王稱
太子者白虎通篇篇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

卷三

天

升於舟中侯曰廢考立發爲太子明文王時稱太子也詩疏引
中侯我應曰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發河洛復
告遵朕稱王御覽引中侯曰日修我德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
又引中侯合符后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稱王注
云武王以天誅未行誅不自稱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稱王又
曰子稱太子發明恒稱太子者卒考注云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
命武王我終之後恒稱太子者卒考注云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
薨稱太子未葬稱子已葬稱公今踰年稱太子者父業未成不
敢自專之意與大傳史記合云左右小子者左右即史記所云
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左右王師大傳周傳有太子以爲左右之
文武王時稱太子故云左右小子也先公史記作先公古功公
通用文王已稱王不應稱先公當以先功義爲正也又案楚辭
天問曰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遂注曰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
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曰休哉
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據王注則此
傳下當有周公曰雖休勿休勿休勿休勿休勿休勿休勿休勿休
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尚書孔序正義卷一引書傳有八
誓同與大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雙躍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注麟介之物兵象

也白者殷家之正言殷以兵象與也稽瑞引

疏證曰尚書中侯曰渡於孟津太子發升於舟中流受文命待
天謀白魚躍入於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曰下
名授又曰姬發遵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
成以二十字魚文消王維以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
璣鈴曰武王得兵謀鈴謀東觀漢記白魚入於舟符取魚以燎八百諸
侯順曰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討史記司馬相
如傳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限杭休之以燎漢書終軍傳白麟奇
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
休哉是時大誓未出所引或即大傳文也史記集解馬融曰魚
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象與周之象
也詩疏引大誓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以燎
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
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
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洙涯也王出於岸上燭
魚以祭變禮也注云得魚瑞而稱王蓋
本於中侯河洛復告遵朕稱王之義

卷三

天

武王伐紂觀兵於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鳥三足御覽百八

九部
疏證曰尚書緯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
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鳥是謂此
火即燎魚之火與大誓注燎後五日有火之說不同也元命苞
曰火流爲鳥鳥孝鳥陽精天意鳥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史記
集解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鄭元曰書說云鳥有孝名
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瑞赤者周之正色也又案鳥或作鵲與
大傳不同案隱曰案今文泰誓流爲鵲瑞瑞案小司馬據此
本爲古文故以古大誓爲今文不知古大誓又有今古文之分
段玉裁云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作鳥此後
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鵲此孔壁中本也馬融曰鵲爲鳥也明
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鵲當爲雅鳥也此以後得之大
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鵲與雅形畧相似故云當
爲雅而訓鳥也段分則今古文甚明然伏生與董子史公皆在
漢初未嘗見後出之大誓蓋伏生所據之本自作鳥耳春秋元
命苞曰赤鳥陽之精也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
有赤鳥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貪天而重民則赤鳥至

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下之見此以勸之也恐特之春秋繁露

尚書傳言
疏證曰尚書中候曰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為赤鳥五至以穀俱來赤鳥成文雀書之福鳥以穀俱來云記后稷之德注云五至猶五來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鳥俱應周尚赤故言成文也后稷好農稼今鳥銜穀故云記之也詩疏引大誓云至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至於王屋流之為鳥其色赤其聲也鵲當為鵲鳥也鵲後五日而火為鳥天報武王以此瑞也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瑞赤周之正色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記曰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年天意若日須暇約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蓋半夢也詩云貽我來牟鄭注大誓極詳可以補此傳之注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引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董子所云復哉即大傳所云茂哉茂者恐免之義傳所謂恐特之也復茂同在古音第

卷三

三

三部故得通用師古曰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其說非是

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禮記祭統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正義云舞莫重於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云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篇錫瑞案因語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章昭注曰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叶同之應也漢書律歷志曰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注惡皆為亞亞次也

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傳十七字惡仍作亞儀禮經傳

通解續因事之祭卷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肆師疏曰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王升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登者以社主主殺戮而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

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錫瑞案鼓鐘亞者左莊二十九年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國語晉語曰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伐備鐘鼓其罪也鳴鐘鼓以至於宋然則聲罪致伐必用鐘鼓武王以鐘鼓聲紂之罪故曰伐紂矣觀臺亞者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臺臺何曰伐紂矣觀臺亞者五經通義曰王者受命而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依仁宮也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通義言觀臺制度甚備此載於軍中者或不盡同國中制度也將舟亞宗廟亞者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是社主廟主並載以行故甘誓有賞于祖戮于社主事載遷主詳見前傳云君以軍行祓社無載祝奉以從亦言載社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楚辭天問有載尸集戰之文王逸注以尸為主此別是一事書古微謂宗廟即文王木主非也

卷三

三

惟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鼓師乃怡前歌後舞注怡喜也喜前歌後舞也御覽四百六十七人事部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師無前字此句六字又見周禮大司馬注又御覽

五百七十四

疏證曰陳壽祺曰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師乃怡前歌後舞也御覽四百六十七人事部一百八引傳注全惟前師無前字此句六字又見周禮大司馬注又御覽云書傳文彼說武王伐紂事兼釋魏大饗碑土有封禪之歡民懷惠康之德封禪與饗同文選二十一秋胡詩注引班彪冀州賦曰感德之德封禪以進樂分後漢書杜詩傳士卒免藻劉陶傳武旅有免藻之士錢詹事大所廿二史考異曰免藻即饗也王逸楚辭章句曰武王三軍人樂戰並馳驅赴敵爭先歌後舞免藻謂呼惠微君棟後漢書補注曰鼓譟漢人讀為免噪言如鬼之噪呼杜詩劉陶傳又作免藻釋云如鬼之戲於藻非尚書之義也壽祺謂鼓譟免藻字別而聲義同此或歐陽夏侯之蔡邕集上元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臣等不勝踊躍免藻之遠矣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免藻此亦均本大傳用為譟呼之義矣顏延年秋胡詩免藻馳目成似與李賢注同意亦失之又案藝文類聚引樂府詩集曰武王承命與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是書傳所說伐紂之事也錫瑞案詩疏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白虎通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於上下

蓋本大傳文連師或引作還師誤師乃恒說文引周書曰師乃指此壁中本與傳用今文不同也後漢書曰板橋蠻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曰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不天之律注云律法也奉天之大法唐律疏義卷一又

陳壽曰漢書郊祀志引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律是此五字乃古文大誓詞而大傳載之也

大戰篇

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至此與作伐牧之野無之字魚作如平作于王下有也字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此句又引見毛詩名物解八不愛人者及其肯餘注肯餘

卷三

三

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後漢書申屠剛傳引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又引見後漢書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於生書即顯傳注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通鑑武王十三年引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注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纂淵海又引惜人者惡其胥餘

尚書大傳疏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

洪範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注武庚字祿父尚書洪範序正義引祿父紂之子也

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注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也此注惟見武王問之因以朝鮮封之注朝鮮今樂浪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夷

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御覽卷七百八十四夷洪範大傳自首至封之止並注又御覽二

洪範大傳自首至封之止並注又御覽二疏證曰鄭注非大傳義白虎通姓名篇曰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說與公羊傳不同蓋古春秋左氏傳義鄭謂武庚字祿父古文說也若大傳今文說則以武庚祿父為二人說見後史記周本

卷四

一

紀曰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曰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史記云文王受命七年再期而崩與大傳合武王即位二年蒙文王受命七年為九年再期觀兵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與書序合克殷二年為十三祀大傳雖無觀兵伐紂之年而據受命七年洪範十三祀其中年數亦必相同惟史記以爲陳洪範乃封朝鮮大傳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班孟堅謂遷書載洪範多古文說或從古文與今文不同然據大傳受封來朝始陳洪範則武王無慢賢之失箕子無苟免之心較之史記所云更爲端當而書正義引此傳云云曰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問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錫瑞案孔氏據劉歆及偽孔傳之說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親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即陳洪範之十三祀故有朝鮮去周萬里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書序史記皆以爲十一年伐紂又二

年乃陳洪範史記有明文則大傳云受封來朝亦必不在克殷之年時歷二年即往返萬里足以及之不得以此為疑書序之文畧故受封來朝皆不載序以伐紂為十一年而訪範在十三祀經有明文則序亦必以訪範克殷在二年之後非謂以箕子歸即作洪範也大傳之文本無可疑孔疏以偽傳解之故不合耳

汨亂也華嚴經第七十八音義卷下 陳壽案曰此疑洪範傳汨陳五行之訓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尚書洪範正義引書傳

疏證曰陳喬樞曰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引書傳云云為證五行即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五行者在天為五氣在地為五行所用也

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尚書洪範正義文選篇田賦注又白帖

食御覽八百四十七飲食部五

卷四

二

疏證曰漢書王莽傳曰民以食為命是以八政以食為首論衡義曰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未和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

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無侮寡而畏高明困學紀聞卷二引大傳

疏證曰史記宋世家作不協于極不離于咎大傳作叶者古文協字作麗者易象曰離麗也二字義同蓋三家文異也列女傳楚野辨女篇引周書曰母侮寡而畏高明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寡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皆與傳文相合

聖人在上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御覽四百一十一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

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

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御覽四百一十一

疏證曰傳云聖王曲備之者禮記表記曰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其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其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云為之城郭宮室庠序學校列地制畝者禮記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城郭溝池以固以設制度以立田里正義曰此明三代後英之郭郭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城郭溝池以固為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壘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禮運又曰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闢戶正室曰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總是以五帝之前以為臺榭宮室闢戶者謂五帝時也據此則城郭宮室列地制畝皆始於五帝三王之時庠序學校則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庠序學校始於三王之時至周立四代之學又兼有庠序學校也漢書刑法志曰上

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人取類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愛德讓王道之本也與傳義合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注朏條也條達行疾貌朏則侯王其茶注

茶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注側匿猶縮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注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政緩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太平御覽四

君政緩上誤衍朏則侯王其徐徐緩也十字又誤茶為徐今刪又周禮保章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賦舞賦注藝文類聚一教梁傳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朏條達行疾貌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朏猶條達也當從之側匿猶縮縮

疏證曰陳壽祺曰文選舞賦注引鄭元尚書五行傳注闕疏行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卷四

三

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人取類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愛德讓王道之本也與傳義合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注朏條也條達行疾貌朏則侯王其茶注

茶緩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注側匿猶縮縮行遲貌側匿則侯王其肅注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政緩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太平御覽四

君政緩上誤衍朏則侯王其徐徐緩也十字又誤茶為徐今刪又周禮保章氏疏引傳又散見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月賦舞賦注藝文類聚一教梁傳序疏後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鄭注作朏條達行疾貌也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鄭注作朏猶條達也當從之側匿猶縮縮

疏證曰陳壽祺曰文選舞賦注引鄭元尚書五行傳注闕疏行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疾兒是鄭注條達一作間跳也側匿一作朏一作朏說文朏月

案梁本儀禮經傳通解引注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孝享受舜之美令奉行之袁鈞曰受命之命謂字觀注受舜之美令疑當作帝後注云奉帝命而陳之可證爰用五事建立王極注王極或皆為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陳壽祺曰注初禹以下至末據通鑑前編引補儀禮作建疏證曰陳喬樞曰洪範五行傳王極鄭注云王或皆為皇致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大也皇之訓為君亦為大故孔光谷永說皇極並以大中為訓此歐陽夏侯三家之本不同也洪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傳皇之不極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字異訓同作王極者歐陽氏之本作皇極者夏侯氏之本也錫瑞案三家雖有作王極為君然後可通訓為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孔光谷永所云與伏義不合史記宋世家王極字作王而前後皆作皇史公用歐陽尚書蓋皆作王其作皇者淺人改之若不共禦之若亦當訓

順上順之敬之也敬之無稍忽因而共禦此順之體之也聽之任其所為因而不共禦

長事注長猶君也一日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陳壽祺曰此注儀禮通解續缺貌不能敬事也六字據續漢書五行志及注補下同

厥咎狂注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陳壽祺曰儀禮通解續缺厥咎狂注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缺君倨二字據續漢志補厥

罰常雨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陳壽祺曰儀禮通解續缺注貌厥極惡注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陳壽祺曰儀禮通解續缺注生氣失故於人則為惡陳壽祺曰

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病注痼病也貌氣失之病也時則有青胥青祥注青木色也胥生於此祥自外來

卷四

六

也維金沴木注沴珍也凡貌言視聽思心陳壽祺曰思心二字儀禮通解續無據續漢志增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衡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病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為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為之占也陳壽祺曰自貌之不恭至惟金沴木傳注全節並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注云韋昭曰下體生上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李奇曰內曰省外曰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沴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志又引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獸獸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言貌言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禍也氣相傷謂之沴沴或在前或在後也一事云時則有目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履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

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劇奇怪之象不為威儀貌氣動故有龜孽於易異為難難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為威儀貌氣動故有龜孽於易異為難難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為威儀貌氣動

凡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沴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惡之其禍曰攸好德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同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注引方儲對策曰君失制度下不恭承臣恣淫慢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霖不止淮南子曰金不收則多淫雨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亂則若矣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則怠慢驕蹇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日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胥為惡祥凡貌傷者

卷四

七

金湊本木湊金衝氣相通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常積然後生水雨之災說苑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白虎通災變篇曰妖者何謂也衣服乍犬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妖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陳壽祺曰艾各本多作乂據漢書五行志文選通考引非史

注艾治也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注君臣不治則

借差矣厥罰常陽陳壽祺曰漢志續漢志引並作陽蓋今文也各本作賜乃改從古文非**注**言日金

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

厥極憂注殺氣失故於人爲憂時則有詩妖注詩之言志也時

則有介蟲之孽注蜾蠃蠋蟬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

金鴈通志注蟲之二字續時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

卷四

八

也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病注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胄白祥維木

漢書五行志及劉昭
金曰祥福日糸乃注金周禮辨醫太祿疏引木作火當從之作
木者誤也又曰自言之不從至維木沴金傳注全節並見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北平文云云曰

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况其邇者乎詩云如鴈如鶩如鸛如鵒如鸞如鳳如鸚如鵡如

慮譚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放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刑有殘虐之

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孽者謂小人有甲飛揚之類易氣

所生也於春秋爲蝥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貴故有犬旣一日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

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膏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顛之其臨曰

康寧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者

侯偕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考

七
四
四

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旣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早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又曰下旣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厥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白故有白青若有白爲惡祥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勝而失度陰氣沈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愜注愜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

能瞭其事也厥咎某注某緩也君視不瞭則某緩矣陳壽祺曰注某緩也三字

厭陳壽罰視曰他書所引多作常注與視曰火火主

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厥極疾注長氣失故於人爲疾時則

有草妖注草視之物可見者莫衆於草陳壽祺曰文獻通考引注無草視之三字時則

卷四

九

有倮蟲之孽注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則有

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

水沴火陳壽祺曰自視之不明至維水沴火傳注全節並見續漢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呂亡陪亡卿不明爾德呂亡背亡仄言上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日養

物政弛緩故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
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日時故有草妖凡妖

貌則曰服言則曰詩聽則曰聲視則曰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
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與生蟲故有羸

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蹄剛而包柔

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

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師古曰與讀若煥煥暎也蚤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

也南齊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日草妖者失果之象也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又引洪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攻之所致也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注君臣不謀則急矣厥罰常寒注聽曰水水主冬冬氣

藏藏氣失故常寒也厥極貧注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

注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注魚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水者也時

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病注聽氣

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注陳壽祺曰維火沴水則禮疾

自聽之不聰至維火沴水傳注全節並見續漢五行志及劉昭注文獻通考郊社考

卷四

十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蠱為孽蠱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聽家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大耳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南齊志聽傳曰不聽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日聲屬鼓妖又曰陰極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魚孽者常寒之罰也隋志急之所致錫瑞案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注以爲謀事漢志以爲謀慮皆非傳意王引之曰恭與肅從與又明與哲容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爲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爲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並見唐韻正謀放其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爲謀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爲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作謀以謀爲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

謀爲謀事胥失之也王說是也

次五事曰思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

日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

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

其事也注陳壽祺曰思心之不容此節厥咎瞶注瞶胃也君臣心有

不明則相蒙冒矣注陳壽祺曰瞶文獻通考引作蒙非今厥罰常風

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陽寒

與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注

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載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注陳壽祺

凶短折注儀禮通解續時則有脂夜之妖注夜讀曰液時則有華

卷四

土

孽注當爲夸夸蚘蟲之生於土而游於土者時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注陳壽祺曰注地厚德載物五字思心三字文獻通考引缺他本或作屬王極亦誤惟月令正義作屬思思心字今據正義以上下文定補時則有心腹之病注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注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叛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注陳壽祺曰自思心之不容至惟木金水火沴土郊社考及禮記月令正義續漢志鄭注全節惟見文獻通考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區無識故其咎瞶也雨旱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

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
曰短折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喪子曰折在人腹
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
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浴之象也一日夜妖者雲風
並起而夜為妖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蛉有裸蟲之孽
劉向以為易與常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
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日地氣盛則秋冬復
華一日華者色也土為內事為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
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既一日牛多死及為怪亦是
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青黃詳
凡心思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土色黃故有黃青黃詳
木水火土不言惟而日則有者非一衝氣所診明其則有金
也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
土之象也思心不容謀謀其禍其禍在於亂失紀風於陽則
為陰於陰則為大臣之象專志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
土為五行主也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謂常風又曰
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色亂國故謂華孽又曰畫而
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
也錫瑞案鄭注用古文說謂容當為容故以志論君不寬容則
地動為非實則今文作容於義為長錢大昕曰容與恭從聰為

卷四

士

韻康成以為字之譌破容為容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
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論語云君子尊賢而
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
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
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曰以仁為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
明聽主聰而思獨主容若容若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錢說
是也鄭讀夜為液謂華當為容皆與志論今文說不同當據志
論以申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陳壽祺曰王字漢志續漢志並作皇劉昭注云尚書大傳作王文獻通考玉海引同

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
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
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
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王君

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
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陳壽祺曰王之不極以下至
劉注惟注人法天至而論之厥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也續漢志伏見文獻通考厥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駁傳曰昏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漢志引並作眊劉昭
注云尚書大傳作昏眊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譯昏是也文獻
通考郊社考引作昏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引此注脫子駿二字
今從文獻通考厥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獻通考厥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咎
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陳壽祺曰續漢志
誤時則有射妖注射王度之極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
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

卷四

士

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注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
也屬天地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注天行健
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注夏侯勝說伐
宜為代書亦或為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
由常俯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
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
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陳壽祺曰注味厚其三字
二十六文獻通考郊社考自時則有龍孽注龍蟲之生至時則
有下人伐上之病注性情之神曰魂魄儀禮通解續二十六并缺
引今據續漢五行志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亂謂薄食闕
注文獻通考引補並見逆謂羸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診天至尊無能診之

者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陳壽祺曰續漢五行志注引此節

沴天至謂此也二十三字

注君王也至守舍之類也缺不言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
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
不能立萬事失在旺時故其咎眚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
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咎常陰也一日上失中則下慙盛
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
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
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
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
孽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發故有馬禍一曰馬
多死及為怪本是也君氣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
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病天氣
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敗沴天
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賀戎不言敗之者曰自敗為文尊尊之
意也服虔曰既音老耄師古曰既不明也悖或也續漢書五行
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皇君也極中也既不明也說云此沴天也
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以自敗為文南齊志

卷四

古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霧亂失聽故厥咎霧思心之
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
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
則其象應故厥咎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
亦眾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為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
一日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為怪隋志鴻範五行傳
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
氣害君道傷故龍亦害門者兵革之象也又曰龍陽類貴之象
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
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
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案鄭注云夏侯勝說伐宜為代攻漢書
夏侯勝傳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
伐上者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而
引洪範作伐不作代漢志續漢志亦皆作伐鄭義不知何據
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
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為貌邪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日
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

也陳壽祺曰注君失五事至不違其位也見儀禮通解續 又曰

通考引此注亦

果今無從補

疏證曰續漢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
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
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
聖躬致精慮於共御其教之也正用傳義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貌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

八月九月維貌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

王極是司注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之正元或疑焉此
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主言非也口五行王相
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

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貌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

卷四

圭

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貌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
是司於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
疏證曰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
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與廢氣於後
宮此漢人引傳之義也鄭君疑傳以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
主言與五事之次不合案五事視本屬火言本屬金鄭注大傳
云貌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曰土四五月主視六月七月
火六七月主聽八月九月主言與五事之次不合然則八月九月主言與
五事之義正合與五事之次不必相合然則八月九月主言與
月十一主思心與五事之次相合不必與五事之次相
合矣劉歆五事傳漢書五行志引其說班氏皆以為非然則其
說雖近理恐非伏生之旨俞正燮五事傳用亥正論曰鄭注以
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
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為正劉向承伏生
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
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古今說不同然皆
以伏生語為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疏證曰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重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用此傳義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

卷四

夫

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陳壽祺曰注歲之中也四字則孤卿受之五字日月夕則四字儀禮通解續文獻通考引並脫惟續漢五行志注具今據補

星辰莫同注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注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疏證曰鄭君注義迂曲疑非傳旨二辰謂日月星辰別於日月言之星辰莫同謂星辰之變莫同於日月離當爲月離於畢之離禮月令宿離不貸注讀如儷偶之儷晉語非天不離數注厯也離逢卽厯見之義謂星辰所以莫同於日月者以其變異或是厯見非六沴之作見也唐傳曰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維鮮之功亦當爲鮮訊之義梁開宗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先總言共禦而包下文禦之事禦之之祭在內也禦之事必察乎貌言視聽思與王極禦之之祭必各依乎其月故二月三月一

節將六事配乎十二月以先爲下文之張本至於凡六沴之作三節又細別受沴之人不同然人雖不同而皆王爲之共禦者以皆王之家人臣民故也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二語只是緊起下文言君之可憂方見天不卽沴之維凶殺之事已成天乃垂此變異之象注謂五行非能沴天者恐亦失此節之旨矣所謂凶殺之事已成者卽指下文喬忿詭衆忽似怵攸有尤王極之失而言也故緊接以禦貌於喬忿等句此七節正言禦之之事而必言禦之之祭者以天已垂沴象故當祭以回天之怒耳又云此先分言共禦之大概下文六沴之禮一節又總言祭禮而詳其時日及其器物與地下文又詳及其辭而共禦恭敬之義亦已詳盡矣則皆所以申言休命也案

禦貌於喬忿注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
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陳壽祺曰注謂若上惟儀禮通解續重喬忿二字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
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訖止也止言之失者

卷四

七

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陳壽祺曰注謂若上惟儀禮通解續重忽似二字禦聽於忱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忱讀爲默不狨之狨攸讀爲風雨所漂颿之颿止聽之失者在於去忱攸忱攸者是不聽之刑也忱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誨爾詭詭聽我眊眊之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陳壽祺曰注者是不容上儀禮

通解續脫有所過三字今增謂若昭

公上惟通解續多欲有所過四字
疏證曰鄭注大傳思心之不容謂容當爲審此注仍作不容不
云不審者以今文解今文是鄭亦不堅持古文義也周厲王作
周威厲王鄭君當有所據今不可攷引詩漂風訖訖匪與毛
詩字不同蓋三家異文傳云以其月者卽二月三月維貌是司
之類祭卽若是
共禦之祭也

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宗尊也止王極之

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
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
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
謂之天府也

疏證曰注解禦王極于宗始與祝言祝思思心不一律祝言祝
聽思心皆言其惡此獨不言其惡反以尊用始祖法度爲言意

卷四

六

君強爲之說恐非傳旨也宗始
不知當作何解未敢憑臆立訓

六沴之禮散齊七日致齊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

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注禮志致齊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

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爲齊一句乃祀也今此致齊卽祀者欲得

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齊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句有一日事乃

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

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黍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

亦以此禮祀此神也陳壽祺曰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四引傳致齊

並無玩注則傳不當有此二字一本御覽從東方始卒于北方至

西四字亦非通解續通考並無御覽引注自禮志至事乃畢也

疏證曰古志記通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曰志謂記
也是也鄭注大傳所引禮志卽今之禮記如引禮志曰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一條周公居攝踐阼而治一條君子生則敬養一
條天子不合圍一條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條及此所引
致齊三日皆在今之小戴記中鄭云容三祀者卽傳所云參乃
從鄭注以爲三祭之其神乃順依鄭義致齊之次日卽祭三日
而修三祭合散齊七日致齊一日爲旬有一日也中庭當如鄭
前說爲明堂之庭明堂正祀五精之神處若朝廷之廷非祭祀
之地古未有於朝廷祀神者且庭與廷別
庭有屋廷無屋傳云中庭不云中廷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篇名也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

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藩藩
國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卽助行祭之禮也其祀也
陳
祺曰祝字他書所引作祝注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
據御覽五百二十四引改

卷四

六

祀六沴是合注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

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大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

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

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爲也六沴是

神靈所爲也

疏證曰鄭以格祀爲篇名當有所據今無可攷鄭以其爲天子
名者禮記曲禮曰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中候運衡曰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洛書曰天子臣放勳此
天子祭祀稱名之證也鄭云方祀祀四方也者曲禮曰天子祭
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
遍鄭注云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
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
之官而已以鄭義推之則五精帝五人帝亦各於其方祀之矣
播讀曰藩者播與藩皆從番聲播本義爲播種之播說文播種
也取借爲播敷之播盤庚王播告之說文引作王播告之取借

又爲潘禹貢焚播旣都播卽說文所云潘一曰水名在河南焚陽是也然則播之段借爲藩亦猶段借爲譌爲潘矣鄭云神靈謂木精靈威仰云云者出古緯書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熒怒含攝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帝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熒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禮記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白靈威仰赤帝曰赤熒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舊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之世室重屋爲是其文祖爲赤熒怒之府火精光明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光周曰總章元矩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然明堂之名昉於神農大室之文見於虞傳亦自古有之矣俞正燮曰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拒作白招矩劉攽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誤拒矩皆是白墨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者無以難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三字帝命

卷四

辛

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天皇大帝止敢言燭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卽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春秋緯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王肅家語注云織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爲名氏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案俞說是也自王肅攻鄭妄謂止有五人帝五人神無五帝帝詆譏高密者率以六天藉口不知五帝與上帝別明載禮經何得謂五帝止有人帝無天帝乎此祀五精之神而兼及五人帝五人官者蓋祀木精則以木帝木官配之其餘準此明堂五室本祀五帝之所此非常祀故不於室而於中庭蓋亦各就其方祀之如木氣爲沴則祀木精靈威仰於東方配以木帝太皞木官句芒餘亦準此如六沴並作則五方並祀沴止一氣則止祀一方祀一方亦可稱方祀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注言神靈正直無口類所謂口皆是也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注若民廣謂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

也會合也批推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
爲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陳壽祺曰玉海引縣注六事貌言作垂非觀注宜作縣
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文運轉以縣見六事之變異示我
我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我與民人無敢不敬
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縣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
下君祀太皞之屬也以上自傳首維王后元祀至上下王祀止傳注並見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六下因事
之祭惟五事鄭注不全又文獻通考卷八十八郊社考新禮引同
但傳注間有詳畧玉海天文五引自傳首至上下王祀惟不引六
沴之禮至卒於北方又續漢書五行志引貌之不恭至星辰逆行
傳注惟思心之不容至木金水火沴土一節注又引凡六沴之作
至其次受之傳注又太平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引傳爰用五
事至星辰逆行又五百二十四禮儀部三引六沴之禮至上下王
祀傳注卷十七時序部二引凡六沴之作至庶民受之又通鑑前
編帝舜三十三載引傳首二句禹乃共辟至建用王極傳注今并

卷四

主

合諸書參考 又周禮疾醫太祝注羊人序官疏文選演連珠注
石闕銘注尚書洪範正義禮記月令正義白虎通災變篇後漢書
申屠剛傳注穀梁傳
桓十四年注並節引
疏證曰以上皆大祝告神之辭也鄭以機爲天文者唐傳曰旋
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
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然則六事之機
見於天文運轉亦猶七政之機見於天文運轉矣
田獵不宿注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
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
有天庠將軍騎官飲食不享注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
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
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畧也出入不節注角爲天門房有
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注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

師計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及有姦謀注元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則木不曲直注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爲木不曲直木金水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診診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於天矣以上傳自田獵不宿至木不曲直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絲役目奪民時作爲姦詐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

卷四

三

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注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賦賦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卽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續漢五行志引傳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南齊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隋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和鸞之節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徭役以奪人材則木不曲直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罷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閭閻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而諸草生恩及羣蟲則魚大爲鰾鰾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人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姦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

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脂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江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淹澤波如漁咎及於魚則魚不爲羣羣深藏鯨出見據繁露與傳義多合則蓋子亦用伏傳矣注多爲天文爲說者史記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房心爲明堂索隱曰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爲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曰所謂房四星之謂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書又曰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也書又曰亢爲龍廟主疾其南北兩四星曰南門索隱曰元命包云元四星爲廟廷文耀鉤爲疏廟宋均以爲疏外也廟或爲朝也正義曰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皆與廟義相合

棄法律逐功臣注東井主法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味主尚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女翼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女明子欲聞六律

卷四

三

五聲八音在治智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殺太子注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以妾爲妻注軒轅爲后妃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注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診也以上自棄法律至火不炎上傳並見續漢書不炎上傳在金不從革之後今依大傳五事之陳壽祺曰續志引火次移前又此節傳亦見開元占經水火占篇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御明而治書云知人則惑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侯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庸受之誅
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侯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
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誇夫昌
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土而降蓋炎妄起災宗廟燒燬夫昌
興師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交上積漢志引傳謂火失其性而
為災也南齊志火傳曰火不交上積漢志引傳謂火失其性而
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為分義既違羣賢在位則為明
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或棄法律不誅譏佞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
外疏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妄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
下災府樹內煥木朝外煥觀關難與師眾不能救也昔者聖志五行
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為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志五行
王負展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
聰明推邪佞之偽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之於朝以續
或於讒口白黑雜糅代相是非眾邪並進人君疑或棄法律不
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妄為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五行
逆篇曰火者夏成也長本朝也舉賢退不肖才官得其能任得其
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賄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
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於火則
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妄為妻
臣以妄為妻棄法律不誅譏佞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五行

卷四

五

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摘巢探蠶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
為冬應不來泉鳴鳳皇鳴鳳皇高翔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
官書曰南宮朱鳥權衡正義曰柳八星為朱鳥天之廚宰主
尚食和滋味書又曰權衡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
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索隱曰援神契曰軒轅
十二星后宮所居石氏星讚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正義曰軒
轅十二星在七星北黃龍之神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也其大
星女主也次北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
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占欲其小黃而
明吉大明則為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徙東角大張而振
敗水火金守軒轅女主惡也索隱曰宋均云責在后黨嬉譏賊
興占此祥天子亦當誅之書又曰柳為鳥注主木草張素為廚
主觴客翼為羽主遠客正義曰柳為鳥注主木草張素為廚
星六為嗉主天廚飲食賞賜客翼二十二星為天樂府皆與
鄭義合鄭引經作積不作會在治召不作七始訓皆用古文
與伏生今文不同非傳義也所引春秋傳見公羊哀六年齊陳
乞弒其君
舍傳文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以上傳自治
宮室至稼穡

不成見續漢
書五行志四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
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
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廢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
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也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
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為災也隋志五行傳曰土者中央
漢志引此傳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隋志五行傳曰土者中央
為內事宮室高卑有制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
大小有差高卑有制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
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
為宮室高卑有制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
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春秋繁露五行篇曰土
者夏中成孰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行順逆篇曰
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嬰則百姓親戚侮父兄
實賢聖皆遷仙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嬰則百姓親戚侮父兄
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
及保嬰保嬰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卷四

五

好攻戰注參伐為武府攻戰之象輕百姓注輕之者不重民命春
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飾城郭注易畢間為天街甘氏
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衝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部入保注
七字見御覽 侵邊境注畢主邊兵則金不從革注君行此四者為
咎徵部一 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為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用為器者也
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製形是為不從革其他變異
皆屬沴也 以上傳自 好攻戰至金不從革見續漢書五行志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
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
師把旄杖鉞警士眾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載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
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水滯澇堅不成者眾及

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續漢志引此傳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
南齊志金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
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幟仗鉞以誅殘賊
正止暴亂殺伐也應義則金氣從工治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
陵好攻戰食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
性蓋冶鑄不化水滯澗堅故曰金不從革隋志五行傳曰金者
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幟以
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陵
好攻戰食城邑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失其
不從革春秋繁露五行逆篇曰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
鼓杖把鉞鉞以誅殘賊暴虐安天下故動眾與師必應義理
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修城郭繕器械審器械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
侯食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筋脈鼻飢寒暑及
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網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
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官
書曰昂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又
階爾雅云大梁昂孫炎云畢昂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

卷四

三

梁正義曰天街三星在畢昂間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之國街
北為夷狄之國土金守胡兵入也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
北國陽河山已南國書又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
有三星兌曰罰為新艾事正義曰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
伐事主斬艾也與鄭義合注引春秋傳見
公羊傳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文

簡宗廟不禱祠注虛危為宗廟廢祭祀注牽牛主祭祀之牲逆天

時注日在星紀周以為正日在元枵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

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

失時是其類也則水不潤下注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

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源流竭絕川澤

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以上傳自簡宗廟至水不

注自虛危為宗廟至皆屬沴也並見續志三劉昭注又傳田
獵不宿以下至末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四咎徵部一無鄭注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引此傳文云云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
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日收魂氣
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神祇望秩山
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
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陽調和而終始成也此則水得其性矣
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和而終始成也此則水得其性矣
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水不潤下續漢志引此傳謂水失
其性而為災也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續漢志引此傳謂水失
其性而為災也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續漢志引此傳謂水失
春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養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
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養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
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成得其氣則陰陽調和而終始成也此則水得其性矣
諸侯祭土間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
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龍鼉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

卷四

三

不禱祠廢祭祀注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瘳瘳孔瘳
不通谷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大水水為民害谷及介蟲則龜
深藏龜鳴鳴鄭注以天文言之者史記天官書曰北宮元武虛
危正義曰南斗六星牽牛六星並北宮元武之宿虛二星危三
星為元枵虛為邑居廟堂祭祀禱祀之事危為宗廟祀事書又
曰牽牛為犧牲與鄭義合鄭注以星紀日在元枵皆不得四
斗建子之辰也季冬之月日在斗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
不得斗建丑之辰也周正建子殷正建丑不如夏數得天故以為
舉其義鄭君以為逆天之象非伏生之旨也鄭又引春秋定十
五年郊譏連卜三正公羊傳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也又養牲
郊三卜之運也何氏解詁曰據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
不過三月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
二吉故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
當為也據何氏義是定十五年郊之所以可議謂其已卜春三
正不吉則當止不當更卜五月非謂三正不可並
用也鄭引以證殷正周正皆逆天時亦非其義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
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提羣禁閉闔閭通窮室達隘行優
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刑刑開闢果宣出財和外愆撫四
方行柔惠止剛強注云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樽
木樽桑句芒木神司主也淮南義與此傳畧同或卽本之此傳
月令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蒼精之君木官之臣
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太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
爲木官正義曰元氣廣大謂之皞天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
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
太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出
而有芒角故云句芒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
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太皞句芒錫璫案太皞乃古者五行天
帝之號以伏羲木王德合蒼精故卽以太皞之名加之死卽以
配太皞句芒亦然如句龍配社柱棄配稷之比傳與月令所云
帝神皆謂天帝天神非伏羲與重也若謂伏羲與重卽太皞句
芒則此二人之前豈無分司四時之帝神乎斯不然矣周官大
宗伯以青圭禮東方鄭注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皞
句芒食焉是太皞句芒當配食於蒼精之帝而不可以帝爲
伏羲也左昭二十九年傳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杜注謂配食於

卷四

天

五官之神正義曰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之神配之食非專祭此人也又引晉詔號公夢蓐收之狀白舌虎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其義至瑯嶠志云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雩句芒祭之于庭皆視月令注疏爲瑯然則太皞句芒是天帝天神炎帝祝融以下放此漢書魏相傳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云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司下土此古義以太皞等爲天帝之證也

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旒尙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

此迎春之樂也

疏證曰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引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轅矛簠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所引迎禮蓋逸

禮篇名與此傳文大同傳或亦據逸禮爲說也御覽引禮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西郊九里南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謀者方欲迎氣齊戒自端正謀慮其事也又引月令章句曰迎春者禮太皞句芒之神也於東郊就其位也邑外爲郊去邑八里內因木數也樂奏太簇歌青陽更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導牧時和也祭祀志曰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議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案月令孟春之月其數八注云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然則傳云八里八尺八等八乘義皆取木之成數矣蔡邕月令章句曰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與郊義少異魏書劉芳傳引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青稅者稅卽駕也田車卽木路號亦祀也禮運曰作其祝號田車載茅號曰助天生者周禮疏

卷四

无

引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執持牙助時生白虎通禮樂篇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牙舞助時生也明堂位疏引白虎通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牙舞助時生也白虎通又云一說東方持牙楊子雲云木爲牙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其兵矛注云牙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叢梁傳注徐邈云矛在東倡之以角者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注云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漢書律厯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風俗通引鍾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角者躍也陽氣動躍皆與鄭義合

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

令曰挺羣禁開閫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

疏證曰傳云青陽左个者月令章句曰青木色陽木德故明堂之東面曰青陽左者東面以北爲左也今寅上之室正月位也禱用牡者月令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注云爲傷妊生之類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犧牲用牡注云尚蠲潔也然則禱用牡兼恐傷生及尚蠲潔兩義矣索祀於艮隅者索祀謂正祀外更祀他神周禮云國索鬼神而祭祀是也艮東北之卦易通卦驗曰

艮東北也主立春雞鳴黃氣出直良此正氣也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云大東堂北偏正義曰北偏近北也時訓朝於青陽左个注云明堂中北方外圍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隔也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是良隅即青陽左个也貌屬木春盛德在木故貌必恭而時雨應之朔令謂每月視朔所頒之政令通窮室據時則訓室當作室待優游依時則訓待當作行蓋形近而誤禁母伐林木者月令禁止伐木注云盛德所在時則訓禁伐木注云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尚書考靈曜曰氣在於春其紀歲星是謂大門禁民母得新伐有實之木是謂伐生絕氣

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乘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亭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

疏證曰傳云青陽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卯上之室牲先脾設主於戶者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注云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

卷四

三

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正義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霽禮文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亦霽括逸禮文呂氏春秋孟春紀祭先脾注云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淮南時則訓孟春之月祭先脾注云脾屬土陳設鼎俎脾在前也春木勝土土食所勝白虎通五祀篇曰春祀戶祭土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三說皆從食所勝為義呂覽注後一說乃古尚書說不可從傳祭祀戶於仲春與諸書不同者似以仲春為春之正月其禮專行於仲春也索祀於震正者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直震此正氣也時則訓朝於青陽太廟注云太廟東向堂中央室是震正即青陽正室也乘怒惡依時則訓怒當作怨優與憂通禁田獵不宿云云者皆木不曲直之戒仲春為木王之正月故尤禁之

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怒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

疏證曰青陽右个者月令章句曰辰上之室薦用鮪者月令季春之月薦鮪於震廟注云進時美物正義曰按爾雅鮪魚云鮪鮪郭景純云似鱸而小建平人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似鮪口在頤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似鮪而長身無鱗甲時則訓季春之月薦鮪於震廟注云鮪魚似鮪而大進此魚於震廟是也索祀於巽隅者巽東南也月令注云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時則訓注云東向堂南頭室曰右个是也宣庫財即月令發倉廩開府庫之義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者月令命國難布德行惠之義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者月令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云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此月之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敗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日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時訓注云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春者陰氣之終故禳春氣以終畢厲氣也傳文與鄭所引王居明堂禮同九門者月令饗饗之樂母出九門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時則訓注同月令章句曰九門天子之門旁三門東方盛德所在獵者不得出嫌餘三方得行故曰無出九門案蔡說可以解母出九門不可以解九門磔禳當從鄭義為正

卷四

三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有德實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振貧窮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注云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故曰北戶孫續漢志注引皇覽曰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戰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樂也與傳義同炎帝祝融亦當為天非也月令章句曰迎夏者禮炎帝祝融神也于南郊七里因火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敬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月令孟

夏之月其數七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則傳云七里七尺七等七乘皆取義於火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曰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獨芳傳引盧植云南郊七里也賈逵云南郊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審據也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者淮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者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其兵戰注云載有枝幹象陽布散也戰或作弩弩與傳義合戰則與皇覽引逸禮載戰相合周禮疏引鉤命決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義引虎通引樂元蓋云南夷之樂持弓助時義則又作弓皆由所傳不同故不能盡合也御覽引逸禮義之義則又作弓皆由所傳不同故不能令孟夏之月其音徵注云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漢書律曆志曰徵爲火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鍾律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徵者止也陽氣止案陽生於子止於午故徵取止爲義而屬夏也樂記樂緯叶圖徵白虎通皆以鼓屬震音則鼓當屬夏傳與逸禮樂元語皆云南夷之樂持弓舞則羽當屬夏傳與逸禮皆以羽屬春鼓發屬夏或傳寫之誤當互易其文與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鼗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煥

卷四

三

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墮防

疏證曰傳云明堂左个者月令章句曰明者陽也光也鄉陽受光故曰明三面闕前曰堂四周有戶曰室左个明堂之東已上之堂嘗麥用鼗者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鼗嘗麥注云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鼗食之散其熱也鼗水畜索祀仍於巽隅者易通卦驗曰巽東南也主立夏食時青氣出直巽此正氣也月令注云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時則訓注云東頭室故曰左个東堂之南曰巽隅南堂之東亦曰巽隅矣視屬火夏盛德在火故視必明而時煥應之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行爵出祿命農勉作毋有墮墮之義

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鼗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

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爲妻乃令民雩

疏證曰明堂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午上之室牲先肺設主於鼗者月令孟夏之月其祀鼗祭先肺注云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

於鼗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鼗在廟門外之東祀鼗之禮先席於門之東東面設主於鼗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醴之更陳鼎俎設俎於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案鄭君亦據逸禮文傳繫鼗於仲夏似亦以此禮專行於仲夏矣時則訓注云祀鼗與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鼗是月火王故祀鼗鄭讀鼗器燭柴於與之與爲樂故駁異義謂祀鼗祭於四郊而祭火神於鼗燭柴於與之與爲樂故當分別言之天子五祀禮大當祀祀祀若士庶人五祀不當屈上公之神於鼗從時則訓注之義不當從月令鄭注之義其言天子之禮當從時則訓注之義不當從月令鄭注之義其言門井之神亦當爲句芒后土尊收元冥矣月令章句曰祭先肺火神祀於鼗肺金藏以金養火食其所勝也獨斷曰鼗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鼗祀鼗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與面東設主於鼗經之於鼗祀鼗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與夏至日出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祭樂律云云者皆火不炎上之戒仲夏火王之正月故尤祭之乃令民雩者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常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益雩雩禮以求雨因

卷四

三

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案此傳與月令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鄭君執古春秋左氏傳以駁月令似未敢古今文之異也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睿

陳壽祺曰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

疾

疏證曰明堂右个者月令章句曰未上之室牲先心設主於中霤者月令其祀中霤祭先心注云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心次肺致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索祀於坤隅者坤位在西南月令注云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心居中屬土季夏中央土盛德在土故思心必容而時風應之令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史記三王世家索隱案明堂月令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故封諸侯盛養賢也錫瑞策月令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故封諸侯必在季夏

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月
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
令民口虞陳壽祺曰虞字有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

侮父兄
疏證曰淮南時訓謂曰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日月之
所道江漢之所出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環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
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裏覆露無不覆懷博施無私正靜
以和行存養老養死喪以送萬物之歸與傳義合黃帝
后土亦當為天帝天神月令神注云黃帝軒轅氏后土亦額項
子曰黎兼為土官非也傳云神注云黃帝軒轅氏后土亦額項
而黃鍾之宮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
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
者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勤以養儀佐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其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之

卷四

書

靈以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齊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
別貴賤等級之度禁治宮室云云者皆
稼穡不成之戒中央土王之月故祭之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尊收司之自夏日至
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
乘旌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
秋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訓謂曰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
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昊尊收之所司者萬
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舉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聚
修城郭補決竇塞隙徑遏滯澇止流水離谿谷守門閭陳兵甲
選百官誅不法皇覽引逸禮曰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
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旌旄尚白
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與傳文同少皞尊收亦當為天帝天神神注月令云少皞金天

氏尊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非也月令章句曰迎秋者禮
少皞尊收之神於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樂奏夷則歌白藏續漢
祭祀志曰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尊收車旗服飾皆白
歌西皓八佾舞有命之舞月令孟秋之月其數九注云金生數
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然則九里九尺九等九乘皆
取義於金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曰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劉
芳傳引盧植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
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
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者周禮疏引鈞
命決云西夷之樂曰休離持鉞助時殺白虎通引樂元語云西
夷之樂持鉞助時殺白虎通引樂元語云西夷之樂持鉞助時殺
徐邈云鉞在西楊子雲云金為鉞皆與舞以干戚合也御覽引
載兵之兵作戟月令其音商注云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
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漢書律
麻志曰金為商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商度也鍾律書同白
虎通禮樂篇曰商者張也陰氣開
張陽氣始降也故倡之以商矣

卷四

書

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陽
陽當作陽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聚其禁毋
弛戎備

疏證曰總章左个者月令章句曰西日總章總合也章商也和
金氣之意也左个申上室嘗穀用犬者月令孟秋之月食麻與
犬注云犬金畜也又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又
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穀與犬皆秋之時食傳云嘗
穀用犬與月令稍異義亦得通矣索祀仍於坤隅者月令注云
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西南正當坤位言屬金秋盛德在金
故言必從而時陽應之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者即月令命有
司脩法制繕固圉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之義謹聚
母弛戎備即月令命百官始收斂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之義也

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
功樂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竟乃令民敗陂廡畢入於室日時殺將至母羅其畜

疏證曰總章正室者月令章句曰酉上之室牲先肝設主於門者月令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蔡氏獨斷云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索祀於兌正者兌位正西月令注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謹功策遇溝瀆脩囷倉決刑獄趣收斂者卽月令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決刑獄者月令在季秋之月曰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云殺氣已至有罪者卽決也傳屬仲秋與月令稍異矣禁好攻戰云云者皆金不從革之戒仲秋金王正月故尤禁之乃令民畋醱庶民畢入于室者月令亦屬季秋之月曰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傳屬仲秋亦與月令稍異而禮器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乃命國醱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脩囷倉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日時殺將至母罹其災正與此傳文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鬪田亦與此傳義合

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

卷四

美

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

疏證曰總章右个者月令章句曰戌上之室薦用田禽者月令
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注云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
司馬嘏曰羅弊致禽以祀訪正義曰四時田獵皆祭宗廟司馬
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鷩云冬田主用衆物多
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也月
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此
秋田薦用禽之證索祀於乾隅者乾西北之卦也月令注云總
章右个西堂北偏是西北隅也除道路者時則訓季秋之月
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陳甲兵戒百官者月令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注云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時則
訓注云刀劍矛戟矢曰五戎月令又曰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
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是其證也除道成梁者周
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與梁成周之十一月卽夏之九月是九月已有成梁之事
月令仲秋之月水始涸注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
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
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
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正與此傳文合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旌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疏證曰淮南時則訓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案此句下
猶謂鴈鴈故鴈鴈鴈鴈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
漂潤羣水之野鴈鴈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差
固閉藏修障塞鴈鴈禁外徙斷刑殺富罪閉關闕大搜客
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束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
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母行水母發藏母釋罪皇
覽引逸禮曰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
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蓋
日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皆與此傳又
合額頊元冥亦當爲天帝天神鄭注月令云額頊高陽氏元冥
少皞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非也月令章句曰迎冬者禮額
頊元冥之神也於北郊六里水數也樂奏應鍾歌元英續漢祭

卷四

毒

祀志曰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車服服飾皆黑歌
 元冥入侑舞育命之舞月令孟冬之月其數六注云水生數一
 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然則六里六尺六等六乘皆取
 義於水之成數矣月令章句曰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劉芳
 傳引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
 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
 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月令曰載元旂放旗旄尚黑又曰駕鐵驪注云鐵驪色如鐵傳
 曰載甲鐵鐵當卽是鐵驪詩所謂駟鐵馬被具裝者也逸禮作
 鐵鑿則是胄甲胄同類或此傳甲鐵亦卽是鐵甲與號口助天
 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者周禮疏引鈞命決曰北夷之樂曰
 禁持楯助時藏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
 也穀梁傳注徐邈云盾在北楊子雲曰水爲盾禮記隱義曰北
 方盾皆與傳舞干合而傳云兼舞干戈號曰助天詩則與鈞命
 決樂元語義少異矣御覽引皇覽干戈之干作籒下又云所以
 迎四時樂秋養九志於西堂冬養九勝於北堂養後三日而止
 天子行養必順天道月令孟冬之月其音羽注云三分商去一
 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衆也冬氣和則羽
 聲調漢書律厯志曰羽爲水羽者字也物聚盛字象之也鍾律
 書同白虎通禮樂篇曰水謂羽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

疏證曰元堂左个者月令章句曰北曰元堂元者黑也其堂嚮元故曰元堂左个亥上之室也祈年用牲者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雷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索祀仍於乾隅者月令注曰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也北西隅卽西北隅矣楚屬水冬盛德在水故聽必聽而時寒應之中羣禁修障塞畢積聚者卽月令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之義聚牛馬者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誅注云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牛馬傳繫此於孟冬之月與月令少異而與逸禮正合也收澤賦者月令曰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云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是也禁毋作

美

淫巧者月令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心注云淫巧謂奢僞怪好也時則訓曰作爲淫巧必行其罪
注云淫巧非常之巧是也

外徒止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

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

疏證曰元堂正室者月令章句曰子上之室牲先腎設主於井者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注云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轅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轅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是鄭本月令作其祀行而白虎通五祀篇引月令曰其祀井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呂氏春秋注曰行或作井淮南時則訓其祀井注云或作行是月令有祀行祀井兩本不同此蓋同今月令作井也索祀於坎正者坎止北方之卦也月令注云元堂太廟北堂當大室摻外狝

止夜樂誅詐僞與時則訓同義省醞釀謹閉闕者卽月令乃命大酋稊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絮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命奄尹申宮禁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之義禁簡宗廟云云者皆水不潤下之戒仲冬水王之正月故尤禁之令民罷土功者月令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脩農

器收秸薪築圉謹蓋藏乃大饑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

子說小人樂以上自東方之極至此見明黃佐六藝疏別卷十七五行篇

疏證曰元堂右个者月令章句曰丑上之室月令季冬之月命
魚師始魚天子興主乃嘗魚先薦衰廟主云此特魚絜美詩罔

頌序曰季冬薦魚毛傳曰冬魚之性定素祀亦於艮隅者艮東

堂東偏北亦爲艮隅蓋孟春青陽左个艮隅之所以成始季

冬元堂右个民隔之所以成終矣省牲狷修農器收稻薪者月

第 二 卷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賤之犧牲以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應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
 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
 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
 薪燎是其誼也築圉圃謹蓋藏者月令仲冬之月塗闕廷門閭
 築圉圃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與此稍殊乃大儺以禳疾者月
 令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云此難儺陰氣也難
 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
 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正義曰言大者以季春唯國
 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月令章句
 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
 陽抑陰也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者月令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注云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思也
 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
 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
 族君子說小人樂正義曰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
 樂謂凡庶也據鄭注則此傳亦本逸禮文也
 陳壽祺曰六藝流別全載五行傳一篇自雜王后元祀至上下
 王祀下卽接東方之極云云至小人樂惟無六沴之禮至卒於

北方之節及田獵不宿至水不涸下一節篇題下云伏生尚書大傳紀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盧氏本與六藝流別同而多六節之禮一節及末田獵不宿至水不涸下一節今以盧本末一藝流別明云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確是伏書然其文頗不類伏書又時與伏書相覆他書亦無有稱引者惟皇覽稱逸禮與此大同皆可疑也錫瑞案淮南時則訓鄭注月令引王居明堂禮皆與傳文若合符節蓋同據古禮為說其為伏書殆無可疑

卷四

尚書大傳疏證卷五

大誥

書曰民儀有十夫因學紀問卷二

疏證曰漢書翟義傳曰民獻儀九萬夫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段玉裁云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北征頌云民儀警慕羣英影附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

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

卷五

吉戰則勝御覽四百五十一人事部九十一又六藝流別卷二十

疏證曰此解經朕卜并吉文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時既卜乃後出詁故云然攷此傳亦與洪範文義相通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詒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洪範先謀於著龜庶人後卜筮也白虎通著龜篇曰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

金縢陳壽祺曰葉夢得云伏生大傳以天地四時為七政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

武王殺紂立武庚引有立武庚三字而繼公子祿父注繼者以

武庚為商後也

疏證曰論衡恢國篇曰隱疆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廣矣王仲任習歐陽尚書此引立武庚繼祿父與大傳文合蓋所引即大傳今文家說以武庚祿父為二人立武庚繼祿父為二事鄭注以武庚即祿父此古文義

善化皮錫

與今文不同依今文當從詩譜正義所引大傳有立武庚三字
吳中本亦有之陳本無今增入武王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者
武庚王子祿父公子誅君之子不立故以公子祿父繼殷後別
立武庚以備三監下文云管蔡監祿父不及武庚者據周人之
監者言之

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注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

疏證曰史記周本紀管蔡魯衛世家皆言管叔蔡叔不及霍叔
王引之歷引古書以證三監當數管蔡武庚不數霍叔其說甚
塙然則大傳之義本不及霍叔鄭注謂赦之故不及非大傳義也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猶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為政通鑑前編管叔疑周公毛詩鄭鄭衛詩風

年正義並引此傳管蔡流言是管叔下破斧正義左傳定四

當有蔡叔二字御覽無之宜據詩疏增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卷五

二

疏證曰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召公作將
蒲姑釋文蒲姑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蒲姑史記周本紀東伐將
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然則蒲姑古通用鄭蓋用其
師說以蒲姑為地名非人名也江聲曰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
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蒲姑奄君之名此敘
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為齊所
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即奄君也案
江說雖通然書序史記所云踐奄與大傳踐奄實非一事不得
混而為一大傳周公踐奄是攝政三年書序史記成王踐奄是
即政之後周公伐奄成王不親行而多方云王來自奄此異人
異時之語大傳云踐之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緒其官是周公殺
奄君而成王踐奄則遷其君而不殺又異人異事之證書序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偽孔傳云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
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
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
叛成王親征之傳疏此說按之經文書序大傳史記皆不相
背其義必有所受蓋本於今文家不得以其異於鄭義而疑之
然則周公踐奄誅其君而未滅其國成王踐奄滅其國而遷其
君兩事各不相蒙大傳云奄君薄姑必是人名書序云將遷其
君於蒲姑當是地名奄君名薄姑不妨齊地亦名蒲姑如晉悼

公名周魯定公名宋皆違名子不以國之義解者必欲合為
一事鄭君以地名疑人名江氏又以人名疑地名胥失之矣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幼矣毛詩左傳正義引此

疏證曰作成王者是也酒誥王若曰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
注云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
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

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
古文皆作成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

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史記魯世家文畧同又周公誡
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荀子堯問篇韓詩

外傳文畧同此皆生號成王如湯生號武王之例周頌作於成
王周公時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國語以為道成王之德

卷五

三

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毛詩左傳正義引此請舉事注言周

弱且不和欲伐之而復政也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

之命殺祿父自武王殺紂下見御覽六百四十七刑法部十三又

幽風破斧齊譜左傳定四年諸正義刑法部七毛詩鄭鄭衛譜

通鑑前編成王二年釋史二十二疏證曰大傳止言管蔡不言霍叔是止有二監並祿父為三監

政此又言以成王之命者蓋言居攝踐阼者紀事之實言以成
王之命者推公之心史記亦云周公奉成王命此與攝政稱王

之說兩義當互相證初不相背世有持此文以駁攝王者非也

遂踐奄踐之云者謂殺其身執其家緒其官毛詩幽風破斧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曲阜孔氏廣林本以遂踐奄云云入成王政

篇恐非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政下為將蒲姑云將遷其君與

此傳云殺其身不合禮記檀弓曰郊奠定公時有殺其父者公

日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

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諸焉鄭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之也

成王幼在襁褓毛詩斯干正義引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小兒被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在襁褓三字當在上傳成王幼之下錫瑞案
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蒙恬列傳曰昔周成王初
立未離襁褓賈子新書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春秋繁
露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淮南要畧篇云武王崩成
王在襁褓之中大戴禮保傅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盧
辨注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錫瑞
謂盧注是也古書多形容已甚之詞非可執爲事實異義古尚
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
今文雖無明文可據然史記旣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後又云
成王七年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若誠立在
強葆加以七年不過十歲上下何得遂云長能聽政乎公旣攝
政何不再攝數年而輕授之十歲孺子乎且鵠鸛監王在居攝
三年若成王止六七歲何以云王未敢誦公洛誥成王與周
公往復之辭亦非十齡幼子可辨大傳七年致政與史記同則
所云在襁褓亦當與史記同皆甚言之耳成王初立之年當如
古尚書說年十三加以七年爲二十歲故曰長能聽政今文之
義當與古文無大異近人有執襁褓爲事實謂今文必與
古文不同蓋未證以史記之文亦未知其與經文不合也

卷五

四

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

路史後紀十高辛紀下注又詩地理考五引周公封於魯未嘗居魯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儒效篇周公歸周反縉於成王而天下
不轍事周楊倞注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
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錫瑞案公
羊文十三年傳曰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
周公主注於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注於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
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
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不之魯
何爲周公纘
武王之業也

三年之後此句上當依路史所引增周公致政封魯六字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

七六二

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五喪大記上注節引

疏證曰公本欲葬文武之墓而以遠成王爲嫌故遺命云必葬成周然非公之本意故天勳威以戒成王王知公意乃葬之於畢也公不敢遠成王是忠欲葬於文武墓是孝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

當依儒林傳注增成王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陳
欲葬之於成周入字王與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善
傳注引作國人大恐

卷五

五

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

臣漢書梅福傳注

疏證曰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
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
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
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
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
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
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
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今
文家言金縢惟此最詳義蓋本於大傳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又儒林傳谷
永上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白虎通封公侯
篇曰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
至孝天所與也又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
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

大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
得而上諸成王

七

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旣衰於是稍絕御覽七百八十五四夷部六別風淮雨及注從吳中本又御覽王部九後漢書馬融傳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事類賦二又文選廣吉甫華林園詩集注引作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注鄭元

引欲其轉相曉也王元長文注引作重九譯毛詩臣工正

周成時越裳氏來獻白雉曰吾聞國之黃者曰天無烈風淫雨

海不波溢於茲久矣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故重三譯而至

引尚書

疏證曰陳壽祺曰御覽天部一本引作天之無烈風東南西北
來也下六字當是注文誤入傳又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
傳別風淫雨帝王世紀作別風淫雨列傳淫義當而不奇別淫理
遠而新異乃謂大傳字作別風淫雨列傳淫義當而不奇別淫理
淫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注
暴雨也雨書雨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氏大傳而大傳作雨
不作淫明矣御覽四夷部六又引作注字此篇誤也義文類聚
天部引作烈風淫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
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
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序周禮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注
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淫為淫耳毛詩周
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錫瑞案

卷五

八

御覽九天部風引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
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乎又卷十天部雨引大傳曰成
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東南西北來也無淫
雨融輟意中國有聖人乎又引尚書說曰淫雨注淫暴雨之名
也御覽九引大傳作淫雨之名又引尚書說曰淫雨注淫暴雨之
與尚書說注淫暴雨之名又引尚書說曰淫雨注淫暴雨之
且淫雨不須注淫暴雨之名又引尚書說曰淫雨注淫暴雨之
世紀妄改爲淫後人又據世紀以改大傳故御覽所據之本或
作淫或作淫參差不合又案東西南北來也皆後人所改稽瑞作
烈與淫亦後人改也又案東西南北來也皆後人所改稽瑞作
不誤依注義則大傳文當作別風淫雨列傳淫義當而不奇別淫理
來四方可分則故云別風淫雨列傳淫義當而不奇別淫理
不合且烈風不須注淫暴雨之名又引尚書說曰淫雨注淫暴雨之
烈風淫雨少見別風淫雨故致誤而列又變作烈風淫雨多見
與文心雕龍正合彥和所見並非誤吳中本盧文弨曰陸雲九
元長皆誤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鄭康成注大傳云淫雨急雨之
名也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別風淫雨蓋義
僻則人多不曉也案盧說是而所引鄭注與御覽所引不同未
知何據又案琴操曰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

康誥

成就文武之道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
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
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於是仰天而歎之授琴作歌蓋本傳義
傳云君子不臣其父通王者鉤命決曰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
加謙不臣也白虎通王者鉤命決曰不臣夷狄之君者政教所不
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者不臣也夷狄者不臣也夷狄者不臣也
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夷狄者不臣也夷狄者不臣也
邪單于來朝蕭望之議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至亦宜待
以客禮讓而不臣班固漢書傳論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夷
狄之人貪而好利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
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人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也皆同傳義論衡曰周公時雨不吹魄
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然可證周公時無
別風淫雨之義白雉者典畧曰白雉者岱宗之精也出於孟山
抱朴子曰九真越裳有之東觀漢記曰光武建武二年南越獻白雉

卷五

九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
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
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
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
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毛詩
譜正義又禮記明堂位正義尚書康
誥正義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並節引
疏證曰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
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傳所言即太平作禮樂之義公
所以優游者後世如漢董仲舒賈誼王吉劉向皆議作禮樂而
未能作曹褒作而不行唐開元元顯慶禮宋政和禮皆不過存其
書當時並未行用公蓋早慮及此踐奄歸後已有制行之意至
七年營洛有成乃敢制作則其所作必實見之施行今儀禮十
七篇近之若周官六篇周時
並未見之施行疑非公作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

困學紀
聞卷二

疏證曰據此今文尚書
多一俊字與堯典文同

天之命文王非嗶嗶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
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耿夷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通鑑外紀卷二又毛詩文王序正義引文王受命至末云尚書周

傳又尚書載崇正義又通鑑前編紂十七祀引文王受命至伐崇

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並節引賦注耿夷混夷也詩云混夷

從皇矣正義作禮記正義作耿夷方誤注耿夷混夷也詩云混夷

駭矣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毛詩宋薇序正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皇矣正義云混夷書傳作耿夷蓋混

聲相近或作大夷則耿字之省也二雅諸正義引作昆夷禮記

文王世子正義引作耿夷方誤又曰通鑑前編紂十有八祀西

伯伐邢注引徐廣曰邢城在野王縣西北史記本作邢不作邢

諸家引作邢非錫瑞案論衡初稟篇曰康王託紂之誅曰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

人勳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勳勳康叔勉

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天于天乃大命之矣論衡與傳義

合據傳義疑緯侯所云赤雀丹書之命非古義也又案鄭注南

仲云云與伏生義不合三家以采薇杖杜出車皆宣王詩古今

人表以南仲列宣王之下方叔召虎仲山甫申伯吉甫之問然

則南仲是宣王時人出車之王命南仲即常武之王命卿士南

仲太祖三家之義遠勝於毛今古文各自名家伏生多與

三家詩合鄭以毛傳注伏傳以爲即文王伐耿夷失之

子夏曰昔者三王愆然欲錯刑遂罰注錯處也遂行也平心而應

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

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御覽六百三十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注事謂祭祀儀禮特牲饋食疏引

日儀禮疏康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

私者或有作燕或有作倭皆誤以真爲正也注謂卿大夫以下

宗室大宗子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爲小宗

賓僚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儀禮經傳通解

七引傳及注又儀禮特牲鄭注毛詩湛露正義尚

書酒誥正義並引儀禮特牲疏亦引傳及注

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儀禮喪服

疏證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徵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注引此傳云

云曰此徵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

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

以燕飲於房詩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傳云燕而盡其私恩

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情

肉也白虎通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與此傳合

儀禮疏引傳作康誥者韓非子引酒誥母彝酒亦作康誥

段玉裁云周時通以酒誥爲康誥疏或亦有據非誤也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注出猶去也醉而不出是嫌宗也出而不止

是不忠也注忠厚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

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

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復反也儀禮經

卷五五宗第七引傳注連上宗

室有事至族人飲也爲一條

疏證曰詩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云厭厭安也夜飲私燕

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義日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深慢宗子也言此者明宗子之義族人雖

醉尚留之飲族人義雖不至醉亦當辭出不得盡宗子之意

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引

書傳云云日與此傳同毛傳引宗子將有事爲假宗子與族

人為說也孔疏以詩非言祭祀乃謂有事
為國事與大傳義不合亦非毛傳之義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遊飲在六十以上
遊飲也 大戴禮四曾子

疏證曰此傳解經差考之義禮記鄉飲酒義曰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
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燕社者禮
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孟冬之月是月也大飲燕注
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
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
之燕謂有牲體為俎也燕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則以禮屬
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正義曰云燕謂有牲體
為俎者按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燕此既大飲燕禮當用房
燕半體之俎若燕正飲酒雖燕而用簡燕故宣十六年左氏云
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養耆賓
宴是也傳言燕社當即月令之燕社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卷二漢藝文志考證一

卷五

士

陳壽祺曰王伯厚以此傳八字為尚書之逸文考今文與古文
章句多寡異同非止一二語話篇有王曰封我閭惟曰在昔殷
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
此句之異文未必為逸句也

梓材

陳壽祺曰金履祥尚書表注案大傳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
字又云梓材伏生今文作周公教伯禽之書通鑑前編成王七
年載梓材云按伏生今文當作周公曰而無封字又云按梓材
之書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又云梓材之事伏生誤
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
然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
之語矣案陳
說誤說見後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
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
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

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
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世說新語注
卷七排調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
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何也商子曰南山
之陽有木名喬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
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梓木晉而俯注晉肅貌 此注惟見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
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

卷五

士

以實告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文選王粲文意集序注 又左太冲招
與觀乎南山之陽又長笛賦注引觀乎南山之陰又藝文類聚八
十九節引晉而俯句作晉然實而俯拂其首而勞之作拂其首勞
而食之他書引實而俯無晉然二字又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六
記纂淵海卷九十六藝流別釋史二十一並節引六藝流別南山
之陰作北
疏證曰陳壽祺曰太平御覽五百十八宗親十八引周書說苑
建本篇皆與此文畧同錫瑞案金履祥引大傳謂梓材伏生作
周公教伯禽之書近人治今文尚書者如鄒漢勛魏源皆從其
說鄒又謂梓材古本作子才二字誤作字古作字古或借止為之
土字與才形近故子才二字誤作字古作字古或借止為之
伏生之意也知伏生不以梓材為命伯禽之書者史記衛康叔
世家曰周公旦以成王命封康叔為衛君康叔少乃申告
康叔為梓材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太史公去伏生甚近治
殷餘民叔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太史公去伏生甚近治
歐陽尚書亦以梓材為命康叔衛世家云示君子可法則即大
傳云商子君子以梓材為命康叔非命伯禽矣其兼載伯禽事
傳則大傳亦必以梓材為命康叔非命伯禽矣其兼載伯禽事

者大傳一書本別撰大義非必字與經比附且此舉原有與
叔在內故附見周公命康叔書中喬梓之梓與梓材之梓其字
偶同本不相涉伏生並非以喬梓之梓釋梓材之義也梓材二
書周公誥康叔並成王有過則譴伯禽然則此之三答亦即抗伯
使之與成王居成王有過則譴伯禽然則此之三答亦即抗伯
之意康叔少與伯禽年蓋相若故同在此三答之列且此時周
公攝位踐阼康叔亦在臣列臣子一體故公得答康叔論衡謹
告篇曰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駑特三見三答
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心感覺以知父子之禮此
其明證後人不知此義又忘卻此傳本有康叔在內乃謂則公
專教伯禽梓材一書即左氏傳所云命以伯禽或又謂傳云康
叔乃唐叔之謫引文選陰康氏誤作陶唐氏為證重性應移愈
巧愈鑿而詆其誤者又並詆伏生初不以梓材為命伯禽之書乃
古文並無異說伏生初不以梓材為命伯禽之書乃說者自誤
耳陳氏案語亦不為封伯禽今以伯禽封魯為依吳中本入洛誥
金仁山說以梓材為封伯禽今以伯禽封魯為依吳中本入洛誥
傳而辨諸說之誤於此

召誥

卷五

古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上當有脫文

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

洛邑也御覽二百六

疏證曰史記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
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集解馬融曰周鑄京也豐文王廟所
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
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
廟入廟不以爲遠爲父恭也索隱曰豐文王所作邑在鄭縣東
臨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後武王都鎬於豐立文王廟是也陳
喬樞曰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禮大司徒疏引
鄭召誥注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
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以營鎬爲居攝
五年是本伏生爲說史記魯世家作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
所傳聞異辭也劉歆三統歷以召誥爲七年與伏生大傳不同蓋
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也案陳氏之說分明可據
周本紀云作召誥洛誥是史公亦以召誥洛誥爲一時作與劉
歆說同或參用孔安國古文說與大傳云營洛以觀天下之心

然後敢作禮樂是營成周境在牛禮樂之先但建都大事非一
時能辦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事而康誥篇首已有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之文鄭注尚書訓基爲謀是四年已謀作成周五年
始經營至七年乃告成召誥洛誥二篇或是七年同時所作史
記之文亦未必誤惟太保相宅之年爲卽經始之年耳
當作七年史公誤以告成之年爲卽經始之年耳

洛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
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
四海二句又見文選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注
紳大帶也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
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
以其貌言之也二句又見藝文類聚三十八禮部上原本 宮室中
玉篇廣部引廟者兒也以其兒言之也

卷五

五

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注辟法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
文注搏弁或作振非當言拊帶繫帶者有容極杙者有數注杙者
繫牲者也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續也注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
極文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
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
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記王制正義並引作洛誥傳又見通鑑
地理通釋一 皆莫不罄折玉音金聲玉色注玉音金聲言宏殺之
調也二句又見文選西都賦詠懷詩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調也盛德引七厥四子講德論等注然則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然則其志和其清注汲冢日播播然變動貌陳壽祺曰注播然
當爲播字之誤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注

子成王也陳壽祜曰王侍郎伯申經義述聞云嗟及執俎抗鼎執

刀執匕者負腐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注卑賤者尚然

而况尊貴者乎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

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

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

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

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

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注聖言太祖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

又見文選皇太子釋奠詩注

卷五

夫

疏證曰儀禮殺割之法詳見儀禮傳當作去草也弁即弁字

陳喬樞曰韋昭魯語注云周公初時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

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廢故先推后

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昭所遺亦本今文家尚

書說故與大傳合據大傳言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此經

揚文武之德烈者即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周公此時功成治

定制禮作樂故成王稱公而後已又引漢書王莽傳周公居

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曰周公治定制禮追祖

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

未用侯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乃是既殷禮而行周

禮周尚赤故用辟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

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又引大戴禮公符篇迎日東郊辭曰明

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日據大戴禮則知此三句古

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書傳

畧說載迎日之辭文與大戴禮同案陳氏申傳說詳明可據傳

云改正朔見前引召誥二月鄭注立宗廟即周書作雩解宗宮

考宮洛邑雖不備七廟之制當別立文宗廟或謂洛邑止有明

堂無文武廟傳云宗廟即是明堂宗廟不得與明堂爲一其說

非也序祭祀即祖文宗武事此經所云宗禮易犧牲即陳氏所

云辟牛尚赤之義也注以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爲周因於殷者

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

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里

舜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侯而然矣要服之地有方百里者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五十

卷五

七

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

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未殷

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又引

異義公羊說周千八百諸侯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

千八百者舉其全數按王制注疏極詳明

王制孝經公羊皆今文故皆與大傳義合

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唐王經大傳卷一注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

也薦之爲言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注禮志日齋之日思其居處

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

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

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在其道御覽五百二

十四禮儀部

三引尚書大傳周傳全又儀禮經傳通解
祭義全引傳注又藝文類聚禮部上

疏證曰穀梁傳曰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
也春秋繁露曰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與傳義近廣雅釋詁一
察至也是祭有至義在亦訓察爾雅釋詁書舜典在璿璣玉衡
傳詩文王在帝左右箋周書大聚王親在之注漢書郊祀志上
司馬相如傳下集注文選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注引莊子司馬注皆云在察也

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公羊傳隱

疏證曰公羊隱二年傳議始不親迎也何氏解詁曰禮所以必
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何氏解詁曰禮所以必
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疏引此傳云蓋何氏即本此傳春秋繁
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
禮逆於堂正赤統者昏禮逆於戶與此傳義合亦何氏所本也
通典嘉禮三曰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義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五帝娶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於庭殷人親迎於門周人
親迎於廟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於戶示
其親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
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婿御婦車授綬教今本土昏禮多房中

卷五 大

二字蓋此時莫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說苑修文篇曰女
拜乃親引其手授夫平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
拜諸母於大門此逆於戶之明證陳本三逆字
皆作迎誤今據公羊疏更正吳中本作逆不誤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注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毛詩鄘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

王隋書李德林傳又通鑑外紀卷三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鄘
王鄭衛譜幽風王城周頌譜清廟序等正義周禮序官疏禮記明
室位正義通鑑前編成王五

年通志詩地理考並分引

疏證曰傳云二年克殷者即金縢所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
鄭不以居東為東征與傳異義而此注循文為解不復置辨者
蓋傳以為武王崩周公即攝政攝政二年克殷鄭則以為周公
避居東都三年歸乃攝政攝政二年克殷說似同而實異故鄭
亦依違其詞鄭義本於異義所引古尚書說蓋出自衛賈誼人
西漢以前初無此說逸周書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敘述皆明
未有避居之事毛傳是古文說亦不言避居皆與伏生義同東
漢古文說非也大傳不言周公踐阼稱王而前金縢篇云周公

身居位聽天下為政居位即攝王位魏源力辨公無攝王之事
謂大傳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則亦未改金縢身居位之文耳

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

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

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

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案千一作十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

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

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

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通鑑前編

又外注賁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賁以將其厚意

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荀

子

卷五 九

竟問編楊倞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注引鄭注作十人則前編引傳作十二

誤錫瑞案盧本以此入洛諸蓋以為王命周公後之傳也陳本

移入梓材則誤信金仁山以梓材為周公教伯禽之書辨見梓

材篇此文從盧本仍入洛諸又案今王當從荀子作成王楊倞

注荀子云周公先成王是生號故有此疑後人惑於其說並妄改

此傳耳傳與荀子大同蓋即本之荀子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亦稱成王

說苑敬慎篇作今王亦後人改

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荀子竟問篇注曲阜孔廣林曰楊倞

傳作是其好自用也云云而通鑑前編所載無之蓋前編止取後

文未經全載當以荀子文參攷附荀子竟問篇伯禽將歸於魯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

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鳴乎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

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其好自

用也是所以鑿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

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彼其慎也
是其所以後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
聞即物少至少至則彼彼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
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廢矣然而
吾所執對而見者十人還費而相見者三十人親執之士百有餘
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
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
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親下士吾厚爲之親人人皆以我爲越
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是非之所在戒之
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
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
色黎黑而不失其所以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卷五

手

尚書大傳疏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

多士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
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
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遂郊之門執禁以譏
異服譏異言注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
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
小國大都之城方百步中都之城六十步小都之城三十二步三
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

卷六

一

焉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
小國五里傳禮經傳通解王制之已集傳集注三十三全引傳注
爲宮止引注至末三字或誤入注非又禮記王制正義引云伏生多士
節引傳注周禮疏引作無
疏證曰禮記王制鄭注引此傳文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
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
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有三十五里九里置
郊郊外仍有二十里五里之國國城居中有二十五里九里置
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
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
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侯侯則諸
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
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
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
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
也案孔疏分別甚明然此是周傳非必殷制蓋伏生之義與鄭

郭門則失之

卷六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
房北堂各三雉以上又見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多士傳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
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
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
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自首至此又見儀禮釋宮注
注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
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斷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二句又見
毛詩閟宮正義禮記本脫其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注礱礪
材而礱加密石焉八字今補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庸注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

直之牆天子貢廟至此傳注又見初學記二十四居處部太平御覽百八十七居處部十五倫引注未句並作大牆正直也
諸侯疏杼注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言衰殺其上下不得正直大夫
有石材注柱下碩也御覽百八十八居處部十六庶人有石承注
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也御覽居處部十六引注當上多石承
禮書四十三全引又朱子文集亦引多士傳錫瑞案陸佃陶山集
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之柄斲之磬之加密石焉注謂磬礪也又大
傳曰天子賁墉注謂賁大也牆謂之牆大牆正直之牆不衰殺其
上又大傳曰諸侯疏序注謂序牆也於上爲疏疏牆也又大傳曰
士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謂石材柱下碩也
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出爲飾傳注文皆畧異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晁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注二內二
房也論衡別通篇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貧人之宅亦以
一丈爲內此與大傳說內之義甚明王伯申侍郎經義述聞曰
詩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釐婦廷內廷謂中廷內
謂堂與室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
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尚書大傳天子堂廣九

卷六

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漢書鼂錯傳家有
 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房內中糴外戚世家女亡匿
 內中牀下論衡以一丈之地爲內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
 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又曰禮記禮器鄭
 注宮室之飾土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襲之天子加密石焉
 正義引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稜謂斲爲四稜以達兩端土首
 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尚書大傳所言天子
 斲其材而襲之云云本之國語晉語又與禮緯合也然鄭君注
 大傳以菱訓稜與孔異義案大傳庶人到加到古倒字加當爲
 茄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蒨文選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獵魯靈光殿賦曰圓淵方井反植荷渠景福殿賦
 曰茄葩倒植吐彼芙蕖競都賦曰荷井列疏以懸蒂華蓮垂葩
 而倒披李善引薛綜西京賦舊注曰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
 下向倒披又引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淮南
 子本經訓木巧之飾菱杼紵抱高誘注菱杼采實紵戾也抱轉
 也皆壯采相銜稅也案抱當爲輶廣雅輶輶轉戾也淮南子又
 曰棹檐輶題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離高誘注阿曲屋夫容滿華也芰菱角交舊也荷芙蕖也據此
 達菱倒茄爲一類皆宮室之飾殿作天井以象東井菱茄水中
 之物所以示厭火天子宮殿施於藻井大夫以下惟施於閭廂

已庶人無垂範之飾也書傳注義自可通又案漢書楊雄傳反
離騷注師古曰茹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林案王伯申解
詩廷內之內為室室基塙解此傳文之內為室似未必然傳云
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又云東房西房北堂各
三雉三者各三雉與廣九雉之文正合蓋雖不言室而室在內
室亦當為三雉若內即是室三分室之廣以二為室室當有六
雉東西房各止一雉半與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之文不合矣
凡言尺度者皆廣高深三者並舉此言廣高而不深蓋內即
是深三分九雉之廣以二為深則堂深六雉五分六雉之深以
為高則堂高一雉又六尺也張惠言儀禮圖引大傳文作東房
西房北堂圖以東西序之內為內云內六雉序外各一雉半其
解內字用鄭注文似亦未塙張圖又據大傳南北七雉之文謂
堂深四雉室三雉東西室亦三雉兼北堂在內案大傳云路寢
東西九雉南北七雉東西南北三雉兼北堂在內案大傳云路寢
寢之堂廣深之度不應七雉兼房室言之且傳明云東房西房
北堂各三雉今張圖既變廣為深亦應東西房北堂各三雉
乃與傳文比附圖乃載東西房之半以為北堂則東西房北堂
各止一雉半合之乃深三雉與傳文各三雉大相背戾矣張氏
引大傳云云曰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蓋人君東西房皆有
北堂唯有北堂故夫人得由北階而入房中房雖有二其下北

卷六

四

階止一故夫人奔喪入自闕門升自側階案張圖東房西房之
後皆有北堂惟東房北堂有側階西房無之與大傳之文亦未
合大傳云堂廣九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明是三者並列各
得三雉北堂當在室後不在東西房後堂之雉明是三者並列各
北堂如後世所謂後堂與前堂之向南者南北相對故有北堂
之稱大傳以東房西房北堂三者並舉各三雉則北堂之數已
合故言北堂而略室也北堂止有一非有二側階亦止有一側
階特也無偶曰特當如士冠禮側尊曲禮側席之義前堂有一側
階西階而北堂止一階故曰側階禮記注云側階亦旁階也其
說蓋誤張圖有二北堂夫前堂止一而後堂乃有二殊非制度
與大傳尤不相符且有二北堂止一側階西房之北堂無階則
內端至堂基正四方堂如一式三分堂之廣以二為兩序間
尚書大傳宮室之率悉如此今致其圖雖知以北堂正置室後
而誤信路寢明堂同制之說以室為大室非是其誤大傳推公
侯以下之制以雉為五丈圖皆未可據也傳云公侯七雉東房
西房北堂各二雉子男五雉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蓋皆舉其
大凡而畧其細數實當云公侯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又一丈子
男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又二丈也士有室無房堂張泉文據傳
作圖有三室云士於堂後為三室不為房堂非止有一室也禮

卷六

五

文殘缺所傳不與經合或當云無右房室鄭不知右房有室故
不能定其脫字也案右房本無室張氏說亦非是傳文有室之
有字或當為右至室無房即無室大夫東房西房之義堂字或
是衍文傳自天子至士大夫之制與士等也傳文其稱云云者因
天者蓋舉下以天子至士大夫之制與士等也傳文其稱云云者因
語晉語曰天子之室斯大夫之制與士等也傳文其稱云云者因
石謂砥也先粗磨之加以密砥又曰諸侯之室斯大夫之制與士
曰大夫斯之注不磨士首之注新其首也穀梁莊二十四年傳
曰禮天子之制不磨之磨之加密砥石焉諸侯之制不磨之磨
新之土首本公羊何氏解詁曰禮天子之制不磨之磨之加密
侯斯而磨之不磨之磨之加密砥石焉諸侯之制不磨之磨之加
之稱探而磨之不磨之磨之加密砥石焉諸侯之制不磨之磨之
采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之已皆與傳文義合大夫達
周人路寢東西九雉南北七雉室居二雉考工記匠人
疏證曰匠人疏引書傳云云曰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
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諸矣張惠言儀禮圖引大傳天
子之堂廣九雉云云及此傳文謂蓋互相備特以三雉為一雉
耳案傳云三分其廣以二為內南北當深六雉與此云七雉不

合者蓋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亦舉其大凡而未詳細數也室居
二雉當承七雉之文言之是言其深非言其廣與東西房北堂
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
地也伏生書大傳云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雉得三
十五步則當得百六十五步亦合也又宮圖六曰依書大傳路
之制言之堂脩七雉則門堂修二十步又宮圖六曰依書大傳
堂廣三十步也匠人疏引書傳中本增入匠人疏不言何篇之
傳吳中本列補遺今以此傳與多士傳相類故附之於後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
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
擊柝告闕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庭立君出朝
奏猶白也階陛也應門朝門也闕啟也質正也太平御覽皇親部

正義節引
疏證曰毛詩雞鳴正義曰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
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
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錫瑞案孔疏
列多士傳傳與御所引書大傳是伏書而不言是何篇之傳吳中本
遺之今從吳中本補入列女周宣姜后傳曰夫禮后夫人御於
君以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亦與傳合傳云釋
朝服襲燕服者周禮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云展衣
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燕
居亦綴弁總而巳據鄭義推之則朝服當為展衣與皮弁素積之
衣共首服皆當展衣展衣色白與皮弁素積之色相應天子
朝服皮弁故后朝服當為展衣也云應門擊柝者後漢書顯宗
紀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云春秋說題辭曰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刺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
處也又引薛君韓詩章句人君聽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

卷六
六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寢處體安志明韓詩說用此傳義也
夫人入庭立君出朝者夫人朝禮有二說毛詩雞鳴傳曰東方
明則夫人也君也戒其女云平日纓君日出視朝正義曰列女傳
亦夫人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日纓君日出視朝正義曰列女傳
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
言夫人纓弁而朝者毛詩正義曰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
以爲夫人纓弁而朝者非自纓朝也此傳列女傳稱纓弁而朝則有
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
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來妾皆
當朝則君夫人有何可治而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纓弁而朝君矣
案孔疏以爲夫人朝君非聽朝此傳言夫人入庭立不言朝亦
當以爲
毋逸
云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

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
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
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
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注隱痛
也字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
備矣儀禮經傳通解卷十五喪禮義
疏證曰陳壽祺曰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
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闇也闇義也預所引
書字作諒闇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諒闇與大傳異則古文
乃與之合豈爲孔氏用古文家說與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因
慮從大傳義丁晏尚書餘論曰今晉書禮志泰始十年武元楊
皇后崩尚書杜預建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
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杜預引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

卷六
七

諒信也闇義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
心喪之文也杜預所引傳即古文孔傳也左傳隱元年杜預注侯
以上既葬則紼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正義引晉書杜預傳曰
太始十年元皇后崩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
制不與士庶同禮杜預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
宰信默而不言鄭元以諒闇爲凶禮杜預所不用杜預謂諒闇
期雖諒闇又通典總論喪期云博士段嘉謨云杜元凱諒闇尚
毋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元獨以
諒闇爲凶禮今據諸儒爲正又通典皇太子爲太后服諒闇杜
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嘉謨與嘉謨爲證左傳疏謂爲預鄉
人然則段嘉謨之議實元凱使爲之其稱諸儒者即指嘉謨孔
氏也特其書尚未通行於時故或稱爲嘉謨或稱爲嘉謨孔氏
於馬季長注前無所承史稱王肅善賈馬之學不好鄭氏此肅
用馬義駁鄭之一證也鄭據伏傳其義最古史記注引鄭無逸
注云諒闇轉作梁闇相謂之梁闇謂禮記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
諒闇鄭注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謂之梁闇又注既夕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謂之梁柱相謂之梁闇又注既夕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

北戶蓋始喪時倚東壁爲廬戶北向舊著於地用草爲屏不
至虞後乃以相柱及地之簾令高其餘而西向開戶蓋古
子至士喪禮皆同此制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伏生今文與
經合自馬氏始爲古文異說杜預遂以逞其短喪之邪辭故立
說不可不慎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黻裳此大斂之後也何
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劍不言迎王也王既殯而即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
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
服受銅瑁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喪服吉冕
未稱王以統事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
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
己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
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稱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
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
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卒孝子
于冢宰三年者何所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
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宰者大也宰者制也大
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

卷六

八

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之說推闡伏義極
爲詳明公羊謂三年武氏子來求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
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文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論年矣何以謂
之未君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也春秋策魯王英爲曰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
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是今春秋公羊說亦與
伏義合白虎通以冢宰爲天子之大夫者曲禮天子建天官先
六太曰太宰鄭注以爲殷制宋承殷後其六卿之名見於左氏
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者其目曰右師左師
司徒司馬司空司寇無所謂冢宰也惟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
復有向帶爲太宰列於司寇之下其非上卿可知是殷制冢宰
當爲天子之大夫而百官聽之者蓋以其制國用王制鄭君以
爲多殷制其義正相合此言高宗之事當以殷制解之不當解
爲周之天官或以爲古文不應要論語百官總己以
爲冢宰爲疑蓋未知殷自有冢宰而非周之冢宰也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
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

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太平御覽百四十
疏證曰魯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
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
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其義與此傳相發
明傳云爲太子之時盡知也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
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
迎之五十里之郊又引賈公彥禮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
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
非周制也然則周以前皆使太子迎諸侯高宗能知天下之
事即能行諒闇之禮其後孟侯之制廢而諒闇之禮亦廢矣

拚詰

疏證曰陳壽祺曰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拚詰曲阜孔廣林
曰案百篇無拚詰疑拚即奄也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拚詰其
即成王政與壽祺案孔君此說甚善然竟以毛詩破弁正義所
引大傳遂踐奄云云入此篇恐非今不從而以毛詩破弁正義
文入金縢傳殺公子祿父下較合錫瑞案陳說是也成王踐奄
遷其君薄姑與周公踐奄殺其君不同並非一事詳見上金縢

卷六

九

傳

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注禮志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
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
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
下之位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
天子天子以爲左右注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
治凡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
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 太平御覽百四十八皇親部十二 又禮
書四十八四十九御覽六百十三學部七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王制正義引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周傳有此文也戴禮保傅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履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盧辨此注分別書傳而疏通之最爲明晰其書傳後一條十五入小學云云禮記王制正義亦引以爲書傳畧說文則與周傳兩篇分見審矣大戴注引公卿之太子云云御覽學部七儀禮經傳通解學制所引並同而王制正義與御覽皇親部兩引又各異今從御覽皇親部而他書異同附識於此錫瑞案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晚成者至十

十

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公羊傳十年傳注禮諸侯之子入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太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賈子容經曰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男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案諸家說入學之年皆與大傳不合或是天子太子諸侯世子之禮與公卿大夫適子不同後漢書楊終傳曰禮制人君之子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此人君之子入學較早之證也禮記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下云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則此制通大夫士言之傳云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與內則所云年數相符蓋亦舉公卿大夫元士適子而言故與諸書言天子諸侯之制異也太子以爲左右可爲虞夏傳舜爲左右大誓傳左右小子之證說見前又案鄭注引禮志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者乃禮記王制文鄭注王制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而此復引以解周傳則鄭君亦不堅持殷制之說矣攷公宮南之小學卽周師氏保氏門閭之學

七七五

當爲歷代通制虛辨注大戴禮曰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之說最瑯曰大學王宮之東者則沿誤公宮南之小學與鄉學絕不相涉蓋此小學爲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所入故在公宮南之左鄉學爲凡民之俊秀所入故在不鄉及其學成之後則入公宮南小學者入各鄉小學者皆可登於大學蓋大學卽辟雍與明堂靈臺同處又有沼有圃自應在郊此三代所同而實本於五帝大傳曰仲張辟雍是虞時已有辟雍之證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孝經援神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然則辟雍大學與明堂同處皆在南郊王制曰大學在郊此古天子通制非獨殷制爲然王制多與大傳合傳義亦當以大學爲在郊矣大學止一而小學有二說者多以公宮南之小學與各鄉之小學提而爲一遂至膠轕不明鄭君泥於王制養老之文必謂四代質文相變亦未敢據爲瑯解也

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

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

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

土

則爲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疏證曰此專舉公卿大夫元士言之可見人君之子入學較早矣前兼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而言蓋舉其大概未及分別其實不當兼人君之子言之故大戴禮注引大傳但云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明乎此則知伏羲與大戴公羊初不相背蓋各舉其一言之故年數不合耳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鬴

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賁

困學紀聞卷二又文選補孫
會宗書注引王者什一而稅

疏證曰此以大桀小桀大麋小麋解多方小二字政者正也大小各得其正也江聲曰胥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

賦卽稅正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
致爲小菜小猶大之不致爲大策大猶孫星衍曰胥者周禮天

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縣役者是給縣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牛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是縣役亦賦也錫瑞案江孫二說是也公羊宣十五年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頒聲作矣何氏解詁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奢泰多取於民比於桀也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頒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徐鼐曰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故曰寡於什一則大貉小貉也公羊與伏生皆齊學用今文說故其義同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趙岐注曰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而子爲之小桀也趙注與徐疏義異當以徐疏爲長大桀小桀大貉小貉蓋古人成語故孟子公羊與伏生並引之漢書賈山傳曰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頒聲作王莽傳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而稅一則國給民富而頒聲作皆用今文說也

卷六

三

卷六

士

聚命

富而頌聲作皆
用今文說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藝文志攷證一大傳罔命爲羿命錫瑞案史記周本紀穆王問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羿申誡之太僕國之政作羿命漢書古今人表伯羿列中上第四等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曰伯羿古文罔字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罔五字如邕栢古文言由栢之比蓋作罔者古文尚書作羿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羿

魚
鱗

疏證曰陳壽祺曰史記魯世家作胙誓索隱云大傳作鮮誓困
學紀聞卷二云賈晉說文作朶史記作胙大傳作鮮錫瑞案史
記徐廣音義曰胙一作鮮一作獮索隱曰鮮誓卽胙誓古今字
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胙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獮獸
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案小司馬之說當有所受疑出於今
文家鄭注周禮引書曰庶乃獲敘乃阱時秋也鄭君蓋以誓文
作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云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雅亦云
秋獮爲獮鄭蓋據今文尚書說以爲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器

說有鮮者何也秋取嘗也之文陳壽
祺疑是鮮嘗之傳與小司馬合見後

摠捕機檻 知身利元
記中庸音義

疏證曰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搜鄭注曰搜柞鄂也堅地阱淺

與諱於中賈疏以爲豎柁於中向上旁然所以載食
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柁鄂國語魯語曰

鳥獸成設辨鄂章昭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刑一陳壽曰漢書文志考證

疏證曰禮記孝經史記漢志鹽鐵論皆引作甫刑尚書正義曰

揚之水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
未有甫名甫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石之舊又其刀村事

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案正義之說非也詩崧高曰生

甫及申毛傳曰於周則有甫有申是甫之爲國舊矣非至平

王時始有甫也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甫於義爲長

虞氏上刑薜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幘以居州里而民恥之

壽祿案曰路史後紀十一陶唐紀注引

卷六

卷六

刑而有象刑陳墨綈荀子正論篇曰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

或爲演色草日冠冠相觀也共艾畢絕未詳司或行也字耳艾立蒼白

人君而下之
而朱也
以夫
皆素
音白
澤色
爲尊
釋令
也非
是對
不履
無法
子對
作富
錫爲
朝朝
或對
作家
則也
役
祜

子曰有虞氏之誅亂也當以是草薶當以是樹當以是引

畢當宮布衣無領以當大辟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羅氏

日晝跪一作屨巾履糾一作非履艾畢擣也草纓苗作愷踈盛

唐紀謂而民恥之唐傳作而不於禮甫刑傳以三刑爲有虞氏

者非又引慎子與甫刑傳之說不同是甫刑傳有有虞氏三刑

明之文矣。今據補入補。刑傳錫瑞而夙。荀子共艾。甫刑傳卽宮之。賈惜非。

對履非卽荆之段借慎子以履紉當刑以艾畢當宮其明證也

楊倞注不得其義陳氏引之不加辨證失之衆緒衣而不純

長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合可也哉而參夷山止

後記十一
一見
又見

弼曰美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具教誨而愛深也

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repor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report. The title is "The Effect of the New Tax Law on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The author is "John Doe." The date is "January 1, 1960."

謂能為書注二人俱罪甫刑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孔

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平

御覽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又

疏證曰陳壽曰荀子議兵篇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

人刑二人而天下不治此傳云一人不刑而天下治即虞夏傳所

謂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之意也孫星衍曰犯數罪猶以上一罪

刑之言犯二罪以上止科一罪也一云當作犯數罪以上猶以

一罪刑之待決於王也錫瑞案子張所云一夫被五刑蓋如秦

漢具五刑之法其首誅其骨肉於法市其誅謗言詛者又先斷舌故

止答殺之具五刑此秦漢所刑非古法春秋時或已有之而說書者

謂之具五刑此秦漢所刑非古法春秋時或已有之而說書者

誤引以解書之五刑特並列以示教未有一夫被五刑者也鄭謂

教謂書所謂五刑特並列以示教未有一夫被五刑者也鄭謂

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蓋以一人雖犯數罪惟科其重之一

罪而輕罪不更科如墨劓剕宮刑惟加罪而不墨劓剕宮刑則惟

罪而不輕罪不更科如墨劓剕宮刑惟加罪而不墨劓剕宮刑則惟

五刑之法也甫刑所謂有并兩刑義蓋如此公羊莊十年傳解

五刑之法也甫刑所謂有并兩刑義蓋如此公羊莊十年傳解

詰曰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昭三十一一年傳解詰同何氏

所引蓋漢律也鄭注亦引漢律耳鄭刻御覽作二人刑而天下

治吳中本亦作二人刑與荀子

刑二人之說相合義亦得通

古者中刑用鑕鑿御覽七百六十

疏證曰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

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撻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孫星

衍曰古文以五刑為象刑班志引經而說之云聖人因天秩而

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是也本今文說也御覽引大傳今脫其

全文以班氏補其說五刑始於有苗制自夏代唐虞所無古文

說是也錫瑞案系說非也唐傳明有唐虞象刑之文何得以象

刑為古文說而謂今文不然乎伏生於唐虞象刑之文何得以象

刑傳曰中刑用鑕鑿分析極為精密蓋唐虞象刑夏以後用肉

刑伏生唐傳犯墨者案巾云云者為唐虞言之甫刑傳決關梁

論城郭而畧盜者其刑額云云者為夏以後言之孫氏乃誤併

為一談據甫刑傳所云以概唐虞而忘唐傳象刑之明說失之

甚矣大傳以肉刑為古者肉刑始於夏后夏亦可以刑古伏生

初不以為唐

虞之制也

卷六

古

夏刑三千條唐律疏義卷一玉海律

疏證曰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孫星衍以為據周律言之

大傳謂為夏刑則周律亦與夏刑同矣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

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白虎通五刑篇曰古禮三

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白虎通五刑篇曰古禮三

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

屬三百勝辟之屬五百劓剕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

三千為夏刑三千條蓋據書序云穆王訓夏刑故以五刑之屬

云即是夏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詔

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

重典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劓剕之屬三百勝辟之屬

所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劓剕之屬三百勝辟之屬

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劓剕之屬二百劓剕之屬三百勝辟之屬

尚書比之周禮多五百章故以為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

古文說與今文說多不相通大傳以三千條為夏刑穆王訓

贖刑是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因其多於周禮以為刑亂邦

用重典乎周禮志又云宜刑定律令其多於周禮以為刑亂邦

罪次皆復古刑罰為三千章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逃輕重當罪

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則孟堅亦不盡以三千章

為重

典矣

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史記平準

疏證曰肉刑始於夏后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者刑法一代嚴

於一代苗民始於夏后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者刑法一代嚴

夏后氏不殺不刑者刑法一代嚴

殺不刑也漢書董仲舒傳武帝策曰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

膚以懲惡據此則實刑殺當始於殷人周成康時刑措不用

至穆王刑殺益繁故復古制而仍參用夏之贖刑則今文尚書於墨辟

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然則今文尚書於墨辟

疑赦等句之辟字皆作罰字穆王訓夏贖刑則肉刑亦不輕用

而但用罰如罪可疑則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不可

赦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則官額大辟其義當同

今文尚書作罰較古文作辟為長大傳所云不殺不

刑即此可以推其義矣二千饌當作千饌說見後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所出金錢也死罪

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耳

后氏紀引甫刑傳

卷六

古

疏證曰陳壽祺曰饌他本作饌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不誤又曰鄭注三百七十五斤適合于饌六千兩之數今文經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當衍錫瑞案僞孔傳云六兩曰鍍鍍黃鐵也釋文曰鍍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鐐也歸玉鑄鼎銘鐐鐐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賈逵說俗儒以鐐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周禮職金疏曰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鍍說云一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鍍爲三觔鄭元以爲古率多作鍍據此則鄭君以爲鍍卽是鐐亦卽是率其重六兩千率爲六千兩與伏生歐陽夏侯之義合若古文說百鍍僅爲銅三觔可贖墨罪推之大辟亦僅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較之今文之數輕重懸殊失之太輕矣故賈景伯以俗儒爲是鄭從今文不從古文也

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黷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傷人者注攘竊也其刑劓非事而事之注令原作今誤今改所不當爲也以上注見御覽刑法部十四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卷六

夫

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刼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周禮司刑注

又太平御覽百四十八刑法部十四引至其刑墨止詳作祥奸軌盜攘作奸凶攘傷陳壽祺曰其刑贖諸書引作贖惟華嚴經第七十三音義卷下引傳首三句作贖音義云字從骨今依

改又尚書呂刑正義毛詩召弓正義北堂書鈔並節引

疏證曰周禮疏解傳文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以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屬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易之云革與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爲多少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卽宮室禮儀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見在外亦得爲軌在內亦得爲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誤當以傳爲正云降叛寇賊刼畧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者案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矯虔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擣虔謂擣攘春秋傳虔劉我邊垂謂刼奪人物以相撓擾也錫瑞案潛夫論述赦篇曰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此引今文尚書寇賊卽傳所謂決關梁踰城郭而畧於也消義猶滅義卽傳所謂男女不以義交也姦宄卽傳所謂姦

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軌盜攘也奪攘卽傳所謂降叶寇賊奪
攘矯虔也傳所謂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
者或亦在消義中矣書正義曰夏侯欸陽等書劓則劓黥云贖
宮劓割頭庶剝王引之曰宮劓割當作宮割劓引此傳之文爲
先後之次云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尚書刑德放曰涿
鹿者笄人額也黥者馬羈笄人面也涿古謫若獨涿鹿壘韻字
也頭庶剝卽涿鹿黥頭涿古同聲庶則鹿之譌耳然則大傳此
文正以釋甫刑之五刑其分屬之詞疑出古法家言今不可攷

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御覽

六百三十五刑法部一 又孔
子集語卷下引至是以繁也止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諸侯不同聽聽作德其義長疑
注聽議獄也四字當在傳文聽無有倫之下陳喬樞曰案大傳

卷六

十七

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慝民惟刑當爲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皋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並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錫瑞案世本日伯夷作五刑是伯夷典禮兼作刑故云有禮然後有刑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櫛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

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疏證曰春秋莊公二十九年秋有蜚五行志云劉向以爲蜚
青近青膏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此
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之證也禮記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
同櫛枷不同巾櫛正義曰皆爲重別防淫亂櫛可以枷衣者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疏證曰陳壽祺曰孔叢用此文漢書刑法志引孔子曰今之聽獄者四句不言大傳錫瑞案禮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鄭注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此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之事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

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注延罪無辜日累
一又刑法部十八注見御覽刑法部老弱

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

赦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謂之枳孫子集註卷下元從賢云十五刑法部一引有過至謂之

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

以有赦御覽六百五十
二刑法部十八

卷六

大

疏議曰禮記曲禮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耄與悼雖有罪不加刑焉周禮司刺曰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注蠢愚生而癡騖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漢書刑法志孝景下詔曰高年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若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須繫之孝宣又下詔曰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門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此古宥老幼不肖無告之法志曰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此條陳本引御覽有誤今從鮑刻更正

聽訟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

猶審也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弼諍者

不越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意小罪勿兼宜

責也因責之罪必思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重罪小可求以

乏罪也御覽卷一百三十一本有誤吳中本與鮑刻御覽合今從之

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

疏證曰論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漢書刑法志後
蔡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與傳文下二
句畧同蓋亦本古語

書曰哀矜困學紀哲獄問卷二

疏證曰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鯁哲獄注應劭曰哲智也陳喬樞曰案矜縣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卽折之假借也錫瑞案陳說是也漢書於明悉字作慙於此哲獄作哲班氏意以明悉字當從心折斷字當从口應劭以哲爲智失之兩漢刊誤補遺云案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與諸書所引同

卷六

丸

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疏證曰孫星衍以傳爲釋癸寅非實惟府辜功之義云云
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
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
功爲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厯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
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販鬻以求利也則辜功謂
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傳文不必字字與經比附孫說近鑿

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注公甫魯大夫子曰非公甫

不能聽獄也。注答而反之。公甫之點猶也有罪者。憐無罪者。取

近禮矣子集語卷下引改集語無公甫之聽獄也六字
其子之冬人也有吾也無不德皆皇於德獄乎佳皇猶况也

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言。不輕以聽。有司其辭。不輕以信。陳壽祺曰孔

盡其饒秀羣犇者耳行其性耳行其能盡用此文

疏證曰皇與况通無逸無皇曰今日耽樂熹平石經作母兄曰
秦誓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况乎我多有之是也江幹以
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
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
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藝文類聚
八十二草
部下御覽九百

疏證曰漢書王莽傳曰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財物其
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食蓋卽
本此

卷六

干

尙書大傳疏證卷七

畧說

善化皮錫瑞

七八〇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
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
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
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風俗通皇霸第一引尙書大傳說又太
部三又火部一初學記九事類賦注義
疏證曰陳壽曰孫之驛本首列此條目爲三五傳無據不可
從今姑入之畧說爲近似錫瑞案河圖及三五傳謂開闢時有
伏義神農非別有天地人三皇也風俗通引此傳云云又引禮

卷七

含文嘉曰虞戲遂人神農白虎通號篇曰三皇者何謂也謂伏
義神農燧人也其數三皇名號與傳說同而含文嘉列遂人於
序曰伏義燧人通列燧人於義農後與傳說稍異路史注引命麻
包義代之又引古史考云燧人火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小司馬
明道經注云燧人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小司馬
三皇本紀云太皞庖犧氏風姓始王天下者小司馬
人在伏羲前易通卦驗曰燧皇始出經機矩表計其圖曰燧
蒼渠通靈鄭元注曰矩法也燧皇始出經機矩表計其圖曰燧
緯之意也又六藝論曰燧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
作十二言之教是鄭君亦以遂人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
教民熟食鑽木取火茹毛飲血之俗未遠其世次當在伏羲
前傳說是也雖書甄曜度與武梁祠象碑宋均授神契注譙周
古史考皆以遂人爲三皇白虎通又引禮記曰伏羲神農祝融也
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風俗通又引禮記曰伏羲神農祝融也
是則無遂人而有祝融三皇也風俗通又引禮記曰伏羲神農祝融也
祝融女嫫無大功德於人當以大傳之說爲正白虎通又曰古
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

穀後卧之法行之吁吁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
皮葦于是伏義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
人道盡八卦以治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義也謂之神農何
古之人民皆食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
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耨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燧人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
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含文嘉曰伏者別也義者獻也伏義也
義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文嘉曰伏者別也義者獻也伏義也
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
故曰燧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耨教民耕種其
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羅璧識遺卷二引大傳言 陳壽祺

五傳大甚明
疏證曰傳本易義敘大明墮足見或以述人列義農之問或以述人列義農之後皆不若傳說之精矣

卷七

二

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
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
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
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
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
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
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字原文誤在
舜者推也之循竟緒也風俗通義皇霸卷一五帝篇謹按易尚書
上今移此 循竟緒也大傳云云 又御覽七十七皇王部二載
風俗通同惟無皇帝始制以下二十五字又無譽然二字饒也二
字蒙化之蒙作遵末四句作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行道以循竟
緒也當從之准循與舜聲近
推則遠矣今本風俗通字誤

疏證曰春秋演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實各有題序次連相據
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當作降降也
白虎通號篇曰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
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白
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
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信也其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
之顓頊也謂之帝嚳何嚳者極也言其能極行窮極道德也謂
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者舜舜舜舜舜舜舜舜舜舜
之風俗通皇極篇曰舜者何舜者舜舜舜舜舜舜舜舜舜舜
少昊金天氏僅王西方不在五帝之列禮疏引鄭注中侯勅省
圖云德合五帝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
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言五者以其俱合五帝星故也
如鄭說名五而實六實六而不相應偽孔書傳序帝王世紀孫氏
注世本乃數少昊以下為五帝而黃帝上列三皇黃帝稱帝
而曰皇其名尤不正矣白虎通號篇曰黃帝先黃後帝者何古
者質生死同稱各持行合而黃帝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
道之中萬世不易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

卷七

三

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帝繁露三代改稱黃文篇曰黃
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
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
謚卑故四帝後謚也論衡曰謚法靜民則法曰黃帝德象天地曰
帝黃帝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皆與傳稱黃帝之義合也
通典引通義云顓頊者顓者專頊者信也皆與傳稱黃帝之義合也
白虎通約自少昊之意故兩字為謚也白虎通謚篇曰帝者天號
也以爲堯猶謚上世實直死後以其名為謚耳所以謚之爲
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記曰翼善傳聖謚曰堯劉熙謚
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亦與傳合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
跳者踦也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注言湯體
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御覽三百六十三人事部四 又玉篇
紀荀子非
疏證曰陳壽祺曰荀子非相篇曰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楊倞
注引尸子曰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又引尸

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濬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錫瑞案傳云堯八眉者白虎通聖人篇云聖人皆有異表傳曰
堯眉八彩是謂通明屏象日月璇璣王衡大義引文耀鉤同御
覽引援神契曰堯鳥庭荷勝八眉注八眉眉彩色有八也合誠
圖云堯面八彩注彩色有八元命苞亦云眉有八彩舜四瞳子
者白虎通引傳曰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大
義引元命苞御覽引文耀鉤皆同象作統御覽引演孔圖云舜
目四童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富昌又路史引演孔圖曰舜
目重瞳是謂無景類聚引演孔圖云舜重瞳子是謂重明李經
搜神契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衰注重瞳取象電多精光也
雜書靈華薙曰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注重華重童子尸子淮南
子曰舜兩童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此言成章荀子曰堯舜參
牟子世紀曰因瞳子名重華傳云四童子則荀子云參牟非也
文王四乳者白虎通引傳曰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
姓所親淮南脩務訓文同路史注引演孔圖曰文王四乳是謂
含良又引元命苞文同書鈔又引元命苞云蓋法酒旗布恩
舒惠注酒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禹跳湯扁詳陳說

多聞而齊給注齊疾也史記五帝本紀索隱陳壽祺曰此蓋尚書大傳說黃帝語

卷七



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盛事

李鼎祚周易集解載伏羲畧注引此釋云然爲訓者正以太古之時无爲

也無事

疏證曰：疊，故也。疊，事故也。五帝之名，周人所定。繁露：三代既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政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絀五帝以小國，據董子說，則稱黃帝、顓頊、帝嚳、帝堯爲五帝。實始於周，五帝爲周時之稱，則五史亦當爲周制。周禮春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五官，當卽傳所云五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此五史書五帝故事之證也。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北堂書鈔冠注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

人三皇時也冒覆頂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注見荀子哀公篇楊倞注
又引傳作衣上
有冒而句領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後紀十二
有虞紀注
鳳皇巢其樹
御覽九百十五
羽族部二又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事類賦注十八
玉海百九十

九 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

領繞頸至黃帝則有冕也

疏證曰陳壽祺曰禮記冠義疏引此文爲畧說則自北堂書鈔以下四條皆畧說文也晏子曰古者有紱衣擧領而王天下者

淮南子曰古有荜頭而卷簪以王天下與畧說同意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

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辨騷鵲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

鶴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荀子作哀公問孔子書傳作成王問周公傳聞異辭錫瑞案禮記王制

卷七

五

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
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注皇襪五采羽
如鳳皇色然則舜之冠當爲冕屬而用羽飾其制非不可攷而
周公不對者蓋欲成王務其大者耳又案淮南子曰古者有整
而絕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子而不奪天下不非其
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
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
哉注云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着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絳
領衣皮屈而絳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整放髮
也絳繞頸而已皆無飾也注視鄭注爲詳漢書與服志曰上古
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頗胡之制遂作冕冠纓
綏以爲首飾陳祥道禮書引荀卿古者有務而拘領云書大傳
務作冒
拘作句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夏后氏主教以忠引俞樾士類稿疏周人之教以文上教

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憫誠

疏證曰陳壽祺曰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壽傳畧說此文選注所引周人之教以文云云當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錫瑞案說苑脩文篇曰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教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教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教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白虎通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教并欲民反正道也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教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教以忠其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教薄之失莫如忠繼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教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又曰三教所以先忠何行之本也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周既教禮疏引元命苞曰三王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野故教野莫如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故教鬼莫如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教蕩蕩疑諸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是也案此皆今文說可補畧說之缺

六

疏證曰孝經援神契曰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朱草生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莫莢生注矜夸也
御覽八百七十三卷
部二引傳又文選鮑照

詠史詩注引傳及注

又記藥譜海卷四
疏證曰路史餘論蕒蕒書中候摘洛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其莢草則二物也錫瑞案大傳亦當以爲二物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其莢生又曰箕星得則其莢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蕒蕒生又曰蕒蕒堯時夾階而生以紀朔也白虎通封禪篇曰德至地則蕒蕒起又曰日麻得其分度則蕒蕒生於階間蕒蕒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御覽引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厥莢十五葉日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零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葉卷而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御覽卷九十六

疏證曰禘斗威儀曰王者秉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禘風至持石契曰王者至八方則祥風起白虎通封禪同符瑞圖曰朔風者

瑞鳳也
名景風

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序注非有先生論注記纂淵海卷四又開元占經竹
本草藥占篇引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文選注同

疏證曰春秋風精符曰王表御游旂地則今夏服云猶持以
契口德至草木則朱草生白虎通封禪同又曰朱草者赤草也

可以染絳別尊卑也三禮事象義疏云朱草生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御覽引中候云朱草生

以桑服者

狄人將攻太王王褒下重賈逵甫二字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術

七

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廩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

王璽市贊其耆老而問之

云贊其耆老是贊爲屬據此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

君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甫曰

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書老耄曰君紂不爲前君

不爲宗廟乎太王曰甫曰宗廟吾和也注見毛詩不可以和害且送金杜

去逾梁山注見毛詩邑峽山注梁山在韓山原北公鄧正義

南縣正義 唐人孫元三義一上曰三三三
縣正義引書傳畧說又御覽七百九十九夷部二 又禮記

公問正義毛詩臨風讀正義並引書傳畧說又毛詩彙考

記正義作國人

疏證曰陳壽祺曰毛詩經正義引書傳又引韓奕箋云梁山在焉邠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之表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富踰之也錫瑞案詩毛傳與孟子同人所知不謬詩疏引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手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又引書傳畧說云云申毛曰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畧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畧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又案史記周本紀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子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吾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遂策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聞之曰仁人不可失

卷七

八

也東循而奔從之者如歸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戶之邑二年而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琴操曰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
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
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欲得土地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
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乎無君焉遂杖策而去
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劣不能化夷狄爲之所侵咄然歎息
援琴而鼓之諸說皆與傳相發明策杖
似誤倒當從莊子呂覽琴操作杖策

宣王問於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注宣王齊君

陳敬仲之後也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注樂正子曾子弟子

也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

朝注朝當爲國見君揖杖注揖當爲去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

〔注〕揖挾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注〕不欲久停。老者也。古者七十致

仕來者客之也。以朝乘車輪注乘車安車也。言輪輪明其小也。

陳壽祺曰此注見禮記曲禮正義引書傳畧說又曰儀禮通考引注無言輶輪以下七字云見前乘安車注蓋通解前引曲禮載疏引書傳及注之文故此御爲僕送至於家注御君之御也而孝處不重載鄭注也今補

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注建樹也君曰趣見母

侯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注舍館也重猶尊也養以禮食

之也卜筮醫御於前祝嘏祝嘏以食禮書引作祝嘏祝嘏乘車輪輪胥與

就膳徹注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食之也送至於家

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診從_臣明日明旦而孝弟之義達於

四舞比文王之台枝也書曰欽于孝弟之大義蓋反文王之台枝

四滄止交王之滄岫也君如徐云貞人善宜月三云滄岫
儀禮傳通解十九五學引傳注又玉海七十四末引注 九

十以下至達於四海又見禮書五十篇首見困學紀聞卷五

車臨輪在此篇呂氏春秋居間於齊宣王王稱之春居王氏

卷七

九

困學紀聞以爲卽大傳所謂春子家語言養老事則孔子之問哀公疑王肅剽書傳而爲之錫瑞案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注云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正義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人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案如正義是君揖老者非老者揖君宋本揖君作君揖是也鄭注云朝當爲國揖當爲去蓋據禮七十者杖於國猶未能杖於朝云七十致仕來者客之亦與王制注文合也揖杖者持杖如揖呂氏春秋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急乎卽揖杖之證注云乘車安車輜輪明其小者曲禮曰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矣疏引此傳云云案說文車部輜車下庫輪也車有蕃蔽而下爲卑輪故爲安車以輪卑則車安也輪下云無輜曰輜蓋喪車安車皆無輜取其安故喪車亦曰輜車鄭注周禮屋車云禮記或作輅或作輅是也輜車亦曰輜車雜記大夫載以輜車是也戴震云輜者輪之名輪者車之名然則輜輪當亦如葬車之輪近地而行故鄭云明其小也若援神契云安車輅輪注云安車坐乘之車輅輪蒲衰輪是輅輪卽蒲輪與此云輜輪之義不同矣鄉養者鄉飲養老之禮鄭君目錄曰凡鄉飲酒禮有四四則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注取禽嘗祭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鬥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注澤射宮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儀禮集傳集解卷三十六王制之壬引傳注又儀禮鄉射記注引職門以下至末何以也也作然又毛詩車攻正義周禮大司徒圉人疏禮記郊特牲射義正義玉海射並節引

卷七

士

疏證曰陳壽祺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畧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蓄之傳未敢斷也錫瑞案陳說是也穀梁昭八年傳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云射宮澤宮射以不爭爲仁得讓爲義疏云古之貴仁義者謂田獵之時務在得禽不升降是勇力也射宮之內有揖讓周旋是仁義也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禽是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毛詩車攻傳曰膳飫於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其餘每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此當有成文誓傳穀梁傳與此畧同案孔疏甚明傳蓋與穀梁毛傳同用古禮周禮地官甸師大司馬司馬國人疏曰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引書傳云云曰是爲蒐狩之常處也禮記郊特牲正義曰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云云曰澤習

禮之處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正義曰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引書傳論主皮射云云曰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樞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樞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之樹樞以爲射正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儀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引尚書傳云云曰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賈疏云揖讓取卽是行禮而云非所於行禮者揖讓雖是禮對大射之等其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爲非所行禮也云此主皮之射與者書傳不言主皮以義約同故云與以疑之也下與禮記孔疏畧同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云云者白虎通田獵篇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公羊桓四年傳解詁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亦防

卷七

士

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也皆與傳義相合解詁更與傳文多同蓋卽用傳文傳云園中者毛詩靈臺王在靈園傳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白虎通田獵篇曰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公羊成十八年傳解詁曰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無其文或孟子外篇語也其說不同焦循孟子正義曰意者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義或然也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注孟迎也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注十八鶴入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也太平御覽百四十六皇親部十二引全惟傳首無天子二字注無孟迎也三字毛詩幽風諸正義節引作書傳畧說有天子二字又尚書康誥正義毛詩采菽正義儀禮覲禮疏禮記月令正義周禮大行人疏藝文類聚

宮部
十六儲

卷七

𪗇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

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

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通鑑

續二十二天神又應詔王蘭正韓弘
東如作書傳畧說又毛詩噫嘻正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宋書
志玉海錫瑞案王燭寶典引大傳以爲上多所字祀上帝作禮
上帝天德下多也字某年月上日作其月上日迎日東郊日下多

卷七

主

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

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

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

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

尚書微子之命正義引傳注
陳壽祿曰未合三統
案毛詩生民正義云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此用書傳及

鄭注作通天
三統是也
東晉其日漢書成帝紀十綏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

疏證曰陳壽祺曰漢書成帝紀十種和元年詔曰豈聞王
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此錫瑞案禮記郊特牲曰天子

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遷二作疏引舅氏義
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
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客

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諡云三王之樂國
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雠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國
見乎田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有

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之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其正朔服色格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又魯頌詩曰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
之後也鄭君蓋用此傳與公羊也案魯三代之詩頌文爲日王
者之法必正號結王瑞祥之謂之帝封其後以公羊隱三年春
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
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口通三統也公羊隱三年春
王二月解法曰二月三月皆有三統也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之正月也王存三統之法使統其正朔服色正月也三月夏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自
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存三統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
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讓之至也故封之百
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承先王之遺教傳之至也故封之百
義同矣史記禮書本紀曰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齊學今文家故其
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漢書
谷永傳曰垂三統列三正明天下通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漢書
左傳疏引服注曰孔子作者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
皆同傳義

卷七

夫

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
特一生死禮記檀弓上正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
正也至動冬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
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
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是故三統三正若循環環周
則又始窮則反本公羊傳隱元年
疏引書傳畧說
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
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
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
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白虎通

又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引同惟二月作二三月所統作所立
末句無順字又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初學記歲時下
瑤案王燭寶典引仲冬爲正下
多孟春爲正其貴刑也入字
疏證曰春秋緯感精符曰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謂之天統
周正服色尙赤祿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
地統服色尙白祿物萌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
人統服色尙黑祿物萌色黑也周以天統服色尙赤者陽
道尙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其赤
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尙白者陰道尙右其行右轉服色尙黑者
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尙黑者人
亦尙左夏以金德王水是行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尙黑者
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
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
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費再
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萌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
之時陽氣始萌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
殷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皆白白者陰氣始萌
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皆白白者陰氣始萌
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引此傳文云云曰孔子承周之弊

卷七

七

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公羊隱元年解詁
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
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
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
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引禮記曰三微者三正
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萌
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尙赤十二月萬
物始牙而色皆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十三月萬物
甲而出其色皆黑黑者陰氣故周爲人正色尙黑又陳寵
傳奏曰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引義宗曰故曰三微王者奉而
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又魯恭傳曰李章
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皆本傳義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
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
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尙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
也後漢書章帝紀注又通典實禮一引末云必用三微之月爲正
也時物尙微以明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

疏證曰陳壽書紀注改

白虎通公羊解詁皆云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周以夜

半為朔蓋夏正建寅而朔亦用寅時殷正建丑而朔亦用丑時

周正建子而朔亦用子時後世既從夏正建寅應以平旦為朔

乃正建寅而朔用子是名為夏正而實從周朔此太元所謂童

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蓋自漢武時改正已誤後遂莫能是正近

儒孫星衍始辨其失

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

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注異時生者恆異時死

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

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注統本也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

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

春為正者貴形也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又文選西征賦游

循連環云云錫瑞案玉燭寶典引傳天有三

統作火有三統注物始動也作始動之也

殷以季冬為正者其貴萌也周以仲冬為正者其貴微也玉燭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御覽七十六王者一質一

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

疏證曰曰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

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

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

成之故為文引此傳云云及禮三正記質法天文法地也樂緯

稽耀嘉曰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

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微其失也親親

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文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微其

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文選注引元命苞曰王者

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也說苑修文篇曰商者

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天者大者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

卷七

六

一夏再而復者也公羊桓十一年解詁曰天道木下親

正色三而復者也元龜賦詩注

疏證曰堯典三帛史記注引鄭注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

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通典引中候云高陽氏尚

赤繒高辛氏尚黑繒若尚黑繒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繒玉以

白繒公羊解詁云若尚黑繒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繒玉以

尚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鳥故周尚赤湯以白狼故尚白禹以

元珪故尚黑也大義引成精符云帝王之與今從符瑞周成赤

雀故尚赤殷致白狼故尚白夏禹元珪故尚黑此正色三而復

之證禮記大傳漢書董仲舒對策公羊傳元年解詁白虎通引

春秋瑞應傳皆有改正朔易服色之文後漢書注引禮記曰正

朔三而復改正朔與傳義相合通典引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

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書傳中候

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天正而尚黑夏以人正代殷而

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

白高辛氏當用天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

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地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地正而尚

赤其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

太皞氏當用地正而尚黑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桓桓諸

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禮記祭統

至以祀其宗廟止作書說

疏證曰此與虞夏傳所言不同

賜以與服弓矢再賜以車馬三賜以虎賁百人其言一賜與此傳

合再賜三賜則與傳先後互異白虎通攷勳篇曰車馬衣服樂

又曰諸侯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侯侯氏車馬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

子來朝何賜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與之元衮及黼黻

弓矢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

三等車馬衣服樂則為一等其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

拒也為一等而第一等已有樂則第三等乃有弓矢亦與此傳

卷七

九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執與昧行公曰善義文類聚

疏證曰王引之曰執燭之明執與昧行公曰善八十八部
炳燭炳乃炳之誤炳與昧同陳壽祺曰自此以下七條諸書所引大傳未稱畧說今以意定之宜入此篇錫瑞案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暮不炳燭耶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執與昧行平公曰善哉善哉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孫之駿本入五行傳蓋以爲思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似近之錫瑞案今文尚書作思心曰容容作聖陳案非也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

卷七

三

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大戴禮勸學篇與此大同錫瑞案大戴野作洿邪管蒲作莞蒲源水作源泉孔廣森補注曰洿邪地之泉者也史記曰汗邪滿車源泉喻學水潦菟蒲喻飾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息然高息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焉四方

皆代焉每無私子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太平御覽四

部六十又三十八地部三息然作鬼然無息然高以下八字鳥作禽財用作材木風作雨無生財以下八字又無代焉每三字又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夫山至無私與焉

陳壽祺曰孔叢引此文代作伐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蔽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孔子集語卷下

卷七

三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樂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德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孔子集語卷下

疏證曰陳壽祺曰說苑雜言篇與此同惟子思之思作惠荀子法行篇與此小異東郭子思作南郭惠子劉恕外紀卷九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云云不著所徵然與說苑異與書傳同則書傳之文也思當爲惠錫瑞案荀子作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樂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傳以修德以俟天下三語爲夫子之言與荀子不同蓋所傳異東郭子惠不知何人莊子外篇田子方稱其師東郭順子或即其人與子方之師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應括字公也括樂也樂括者所以矯正曲木字本从木或通用應括字公也

羊解詰序云故遂應括使就星焉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禮自謙直也孔子曰應括之旁多曲木也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

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編蓬爲戶於中彈琴詠先王之道則可發憤慷慨矣類聚六十四居處部四又五十五雜文部一又草部下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左太冲招隱詩注非有先生論注節引御覽百并四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蹊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外紀卷九又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引子見其表未見其裏御覽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困學紀聞卷二小學紺珠卷四並引六誓以下疏證曰陳壽祺曰外紀引子夏讀書畢一條未舉所徵然文選注御覽困學紀聞分引數條並與此合是爲書傳文無疑薛季宣書古文訓序亦有此文未有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二句亦不稱所出而末敘七觀云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其序次與孔叢子同與御覽困學紀聞所引大傳七觀異則非書大傳之文明矣孔叢言大禹謨益稷者蓋作偽者屏入而不知真古文與今文皆無大禹謨其益稷一篇則統於皋陶謨中也又韓詩外傳說此事以爲子夏讀詩錫瑞案六誓者甘誓湯誓太誓三篇牧誓也五誥者大誥康誥酒誥洛誥召誥也皆今文尚書文伏生傳書本無六誓而此並數之且分太誓爲三篇者蓋歐陽張生據後出篇數增之也

卷七

三

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治子集語卷下陳壽祺曰此與大戴禮王疏證曰孔廣森大戴禮解詁曰天道左陽而右陰王者左德而右刑禹宅百揆故言左皋陶作士故言右不下席所謂無爲而治

卷七

三

尚書大傳 諸書所引有未審何篇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

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畊田而食帝力何有禮記經解正義

疏證曰王充論衡曰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

我何有哉論語曰子孫武叔毀孔子嘗堯民曰我畊

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太矣言文王仁故謂之大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休文奏彈王源注 周人可比屋而封文選

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禮記大

疏證曰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授桐葉為珪以授之曰

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又韓詩外傳稱周成王

時而封故曰應侯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

公爵劉名也音義

疏證曰釋文曰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正義

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疏證曰傳以四事為四時之事者詳見五行傳及禮記月令漢

戰者憚警之也

疏證曰傳以戰為憚警者與難釋言戰憚也法言吾子篇云見

慎齊戰疾則作警亦通

戰者憚警之也

疏證曰傳以戰為憚警者與難釋言戰憚也法言吾子篇云見

王者躬耕所以供養盛文選篇田賦注

疏證曰禮記祭義曰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而朱紱躬秉耒耨侯為藉百畝而青紱躬秉耒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

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

水為民害責於地公論衡卷十五順鼓篇又丹銘

疏證曰陳壽祺曰韓詩外傳卷十八亦說天公人公地公此與夏傳天子三公又為一義錫瑞案今文說以司馬主兵亦謂天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北堂書

衣錦尚絺詩考異字異義注讀為絺或為絺田學紀

卷七

美

疏證曰盧文弨曰字書無絺字儀禮士昏禮被綌注綌也賈疏引詩曰發衣又加景疏亦引衣錦發衣綌發衣綌與景即詩之發字字異而義同也陳壽祺曰案綌即綌字轉寫之誤綌與綌同廣韻又作綌並云與綌同可證也禮記雜記鄭注綌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綌類篇云綌麻屬是綌綌義同綌綌字則為綌為綌綌即綌之消文黃綌荷皆綌之或體耳

剴切正義

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毛詩大

疏證曰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孤寡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繼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鰥不能

然則曰恆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者保也保也鹿鹿無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所依也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毛詩雄雉序正義正義云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

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因此皆天下之至悲哀

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無使失職

御覽四百七十七人事部百十八又毛詩何草不黃正義周禮遺人陳人疏節引

火發於密水洩於深書大傳萬卷英華前集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曰都無曰邑唐釋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卷

卷七

毛

疏證曰左氏莊二十八年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集解曰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據左氏傳則此傳宗廟二字應在有字之下蓋傳寫誤倒左氏兼諸侯言故曰先君此專言天子故曰先王耳周禮春官都宗人掌都察祀之禮注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疏曰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廟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家祭之禮云大夫采地之所有祖廟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家祭之禮云先王之鄉大夫亦有祖廟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家祭之禮云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

賈疏過求分析與此傳不合似失之

子夏葉拱而進田學紀

陳壽祺曰葉拱二字亦見家語辯樂解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文選難蜀父老注

鬲鬯周成王時州靡國獻之爾雅釋人

陳壽祺曰山海經海內南經桑陽國鬲鬯注引周書成王時云云是逸周書王會解文也爾雅疏明引大傳未審當在何篇抑或邢叔明記情之誤與

卷七

禾

尚書大傳補遺

泰嶽卽伯夷言僉非一人也

疏證曰路史後紀泰嶽蓋長伯夷之子世謂卽伯夷始終於伏氏按朝鮮記云伯夷生西嶽則泰嶽爲伯夷之子明矣故子晉云共工從孫四嶽佐之書否四嶽僉曰言僉非一人也見書大傳伯夷之子爲西嶽或襲之爾羅氏所攷未足爲據而其文明引伏氏書傳則大傳當有此二句

出教不得民心則民謹敬原本王篇言部

故先較其志見其事注較猶見也原本王篇車部

消榮之水出崦嵫之山離騷經王逸注引書大傳或作禹大傳

疏證曰離騷經朝濯髮於消榮王逸注消榮水名也案北山經繡山消水出焉東流注於河與鄭之潛消別

卷七

无

尚書大傳刊誤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遂以為號

論語泰

陳壽曰堯典正義云堯年十六即位之非
伏生大傳文疑出書緯錫瑞案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
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
落九十八歲未即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據
命論人年計無與堯年十六之數不合陳云疑出書緯仲
即位之年仲任無緣不知乃云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據
必無堯即位之年矣帝王世紀曰年二十而登帝位皇甫
說既不可信亦與年十六之數不合陳云疑出書緯仲
不見緯書者偽孔傳云堯年十六即位正義曰孔氏必當有所
案據未知出何書然則偽孔傳外無載堯即位之年者論語
所引書傳正與偽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
傳明矣吳中本無此條陳氏疑之而仍增入由未知此書傳即
孔傳耳
今刪去

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

卷七

手

玉水經濁漳水

卷七

手

陳壽曰疑尚書逸篇之文且與文選注御覽所引異恐非尚
書傳錫瑞案陳氏知此條非尚書傳又於辨譌首列此條謂是
尚書逸篇文雅雨堂本誤入唐傳其說甚塢
而輯本仍載之蓋猶未免騎牆之見今刪去

子夏曰昔者三王愆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

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

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御覽六百三十
五刑法部一

錫瑞案陳本康誥中列此條甫
刑中又復出今於甫刑中刪去

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

文選海賦注郭
有道碑文注

錫瑞案吳中本陳本皆列此條致
文選兩處之注並無之今刪去



尚書大傳 補注

大中華國十
二年冬校版

尚書大傳補注叙

補注尚書大傳敘

湘潭王闓運

尚書大傳舊爲卅一篇見錄于漢藝文志鄭君注之乃次爲八十三篇至宋史志著錄在官廬見曾言元時猶存至明而亡孫之騷鈔撮爲四卷殘闕殊甚然四庫本不能不借資焉乾隆之時儒學大盛先師遺書冥討窮搜而四卷古本訖不可得見曾刊本云得之

傳

敘

十

吳中諱所從來不知原本刊也鈔也盧文弨又以孫本所有者爲補遺而自作續補遺及攷異陳壽祺又兼采孔廣林本爲三卷自謂詳覈而妄謂暢訓爲略說言多專輒闡運自廿五歲治尚書越十有五年旅京師所箋廿八篇始成多申伏以易鄭時越刻陳本大傳未出唯於德州漕渠旁店買得盧本歸涂多暇改其譌誤補鄭注之闕略自七月甲子至

于壬申寫百一十八紙分爲四篇越十有五年居成都取家本對陳本重加審定仍爲七卷付局刊之大傳之文多入禮記伏生所述並孔爲經兼賅六藝非唯書故沛南之學本不衰微此書存亡如驥一毛然就其斷章尋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訓雄文章故絕而復明隱而若顯鄭注周密爾雅平平今具錄存大體備矣至其八十三之數就今

增補

十一

推之蓋傳經廿九篇各有賜訓共五十八也說序一篇今有九告等目是也五行傳王祀一篇六事五位六沴也四時一篇禁一篇又當有天文卜筮符瑞春秋災異各一篇合前六十六也其說禮者昏禮后妃禮養老學祭郊桑造士田狩太子當各爲一篇說古事記聖言爲略說一篇八十三可知者七十有七殆可謂無闕矣乎但吳中本實由鈔撮陳本

譏之而無以易之今悉以先出爲主間采陳補除其重複有當注者直下已意其所益闕以俟君子同治十年仲秋之月甲午隅中敘之光緒十有一年距冬至卅五日夜半重記

尙書大傳

王

敘

鄭玄撰

尚書大傳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
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
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
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
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
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
篇至玄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尚書大傳

敘

尚書大傳卷第一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唐傳一

堯典

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周官疏引主夏者

火昏中可以種黍未字從周主秋者虛昏

中齊民要術引秋昏虛星中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蓋藏字

種麥蓋藏字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從周官

增疏

增

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御覽

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

原作四方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籍公家

星之中補曰賦民賦車甲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

籍田公家所應得穀授人時此之謂也

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

一本作物之動也物春出也萬物之出也原本

萬故曰東方春也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吁荼讀曰嘯舒補曰吁荼假其也故曰南方夏也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兒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收斂兒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御覽引作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補曰于文冬與牢同意中也者萬物方藏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茶吁氣出而溫呼吸氣入則寒溫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寅饒入日辯秩西成詩疏引辯章百姓周密秩又引作便秩索隱引辯章又引便在伏物凡作便者皆古文也周官注引四辯皆作辯傳曰補曰凡題傳者張生等自述義天子以

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辯在朔易日短原本作日短星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閤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補曰明四辯皆

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公羊疏引婦人八歲備數女二十而通織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妊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于明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否不也文選注引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補曰假號之言義當立耳堯問登庸不用丹朱丹後舜爲左右左右助也若周封之地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

同賊之肖似也堯受運行知天命之所在而授舜又深知朱不似不欲命於天誅如桀紂也補曰此據後珍故堯推尊舜而世言之堯時子朱但歸耳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風俗通引舜耕于廩生姚墟書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山妻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舜漁于雷澤之中陰雷夏沆州澤今屬濟史記集解引負夏衛地史記索陶于河濱販于頓北就時負夏史記集解引負夏衛地史記索隱引又引注廩山在河東舜耕于歷山夢眉與髮等書疏引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廣韻引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瑄玉海引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齊中也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天道正而萬事順成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

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玉海引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云云誤以考靈耀爲大傳索隱引注渾儀中篇云云與傳違悟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煙于六宗此之謂也原本作煙祭也字當爲禮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經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徧于羣神月令曰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如此則六宗近謂天神也以周禮差之則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補曰六宗皆天帝也上帝感生帝之上卽郊帝主日之天也感生與餘四德而五神州曜魄寶爲六皆人所由生而俱統於上帝故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君恩覆之故臣乃敢進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白虎通引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原作能改過者此從白虎通復之三年圭不

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

不復而地畢削此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

維元祀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巡狩

也視所守也天四嶽八伯六卿時得義和命

冬者并天下為守四嶽八伯六卿時得義和命

後稍死鵠受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

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乃分置八伯八伯者

補日四嶽外更立入伯所謂十二牧此水土

暫改制壇四奧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

方之帝四沈四海沈祭也祭封十有二山必封

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營域以祭

十有二州之分星也壇沈樂正定樂名樂正樂

封兆皆因所宜為之補日此陟位後再巡守故

功成將作樂堯典咨廿二人始命夔是也御

覽引此句上有元祀代泰山東巡守始祭代

書曰至于岱宗崇代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

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陽伯猶

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株離舞曲名言象物

生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

謠然後應律也哲當為析春厥民析哲陽樂

正所定名也是時侯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

舉禹掌儀伯之樂舞龔哉其歌聲比大謠名

曰南陽儀當為義義仲之後也龔動兒哉始

也中祀大交霍山為仲仲也古字通春為元夏

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

大交書曰宅南交也貢兩伯之樂焉夏伯

之樂舞謾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夏伯

司馬謾掌之謾猶曼也長貌言象物之滋

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為謗

堯時義和宅邊外舜平水地益廣治內地詳

別置內四伯而立義和仲義伯之樂舞將陽

叔皆為伯前二伯為嶽矣義伯之樂舞將陽

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陽言象物之秀實

動搖也秋祀柳穀華山之氣于華山柳聚也

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之氣于華山柳聚也

齊人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

語人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

聲比小謠名曰荅落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

象物之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曰歸來和伯和仲之後玄鶴象陽氣幽都宏

山祀之氣于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

山祀之氣于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

也幽都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

縵縵冬伯之終也齊或爲聚和伯樂終也言象

羣輔錄引垂爲冬伯并論八音四會此上下

舞丹鳳蓋所見本異未聞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公羊疏

其說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親自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爲

巡守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伯補曰德登也言九成之所由起以天子與八

九數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入也樂者人

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

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今詩國定以六

律五聲八音七始政索隱引八音政采泰也

此七當著其素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

爲大族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補曰大族木始南

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補曰大族木始南

呂金始應鍾水始仲呂火始蕤賓始此姑

洗當作仲呂用齊詩四始之說加土始耳黃

鍾大呂陰陽之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猶族

始合爲七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謂五

之也以爲八也五聲天音也八

填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五聲天音也八

補曰四嶽俱人帝都爲五也

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天所以理

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補曰無遷主者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

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

階之間蓋貴命也

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

爲四輩輩主一時公羊疏引

古者諸侯于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

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

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

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

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

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重義路史引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

駢馬衣文駢錦補飾漆之駢併也居士錦帶馬文猶緣也衣即帶也以錦文飾緣純又加錦帶謂之併錦錦衣君服非士服未有

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

馬衣布帛補曰此以單對併庶民駕一命民駕二與士同也布衣帛緣也

未命爲士者車不得有飛輪不得朱軒飛輪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文選注引傳并注

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

重民之至補曰士舉于民中還本國治民故曰重民之至大國舉三

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

德適猶得也補曰此以攸好德爲再適謂貢士之賞蓋說五福皆天子所命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

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

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得專征者鄰國有

臣弑其君孽代其宗者弗請于天子征之而

歸其地于天子可也孽支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有不貢

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率循也天子紂之

一不適謂之過謂三年再不適謂之敖謂六年

也三不適謂之誣謂九年誣者天子紂之一

紂少紂以爵再紂少紂以地言少紂明三紂以漸也

而爵地畢凡十年

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

漸犯漸一作相漸補唐虞之象刑上刑赭

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

恥之路史引而反于禮純緣也時人尙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屨履

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

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補曰

苗民制刑不可驟廢故畫象以代之凡爲姦

先盜賊大逆者及卽刑未有不哀矜者也

殺不可爲教況肉刑乎治州里有政則姦無

所容無政則姦不可止古今所同非古俗厚

而今俗薄也象刑重於鞭扑金流者已成罪
不復齒也此文當云上刑諸衣不純雜履墨
轅中刑雜履墨轅
故注云易二易二

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皐巾犯劓者赭其衣

犯臠者以墨幪臠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北堂書鈔引此別說象五非
象三犯宮者無文蓋囚之

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補曰
此唐

書藝文志所謂暢訓伏生弟子述師訓而暢
之路史引周傳考績訓是也今悉依經次列

書卷一

主

之三歲而卜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

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原本
此句

上有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
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

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
容心也陳壽祺疑爲路史釋傳之語今以爲

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

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

於得專征之國謂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
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

晉由是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

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資然
取

後祭
三年一使三公黜陟公羊
疏引

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

空公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則謂
之司馬公與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

孤也天子之大夫監于方伯之國者漢沿秦
侯國之制以爲王朝有三公非也唐虞四嶽

治外而內有相夏殷蓋同建三公伯一相以爲

三公內外分故可三若一國三公非政法矣

書卷一

主

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滑夏

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雖遏水爲民害

一本又有則責之司空

舜讓于德不怡索隱
引

惟刑之謚哉集解
引

堯南撫交趾水經
注引

堯時麒麟在郊詩疏
引

堯使契爲田路史引
又

尚書大傳卷第二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虞傳二

九共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薛季宣說九共以諸侯來

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伏生略能記其語

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風

引通

尚書大傳二

卷二

十四

尚書大傳二

卷二

十四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

使百官事舜

路史引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

文選注引舜何人也

周公曰其政好生而惡般當在此上

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

而句領者

禮記疏引無皮字荀子注引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

皇時也冒覆頭也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禮記注又引注云至黃帝則有冕也

然鳳皇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北堂書鈔引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

唐傳一

下稱仁御覽

子曰參女以為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

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原本有在

虞夏傳三

咎繇謩

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會一作繪宗彝璫火

龍鄭注本璫作藻山龍諸侯作會宗彝璫火山

龍子男宗彝璫火山龍大夫璫火山龍士山

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

華蟲黃也作會黑也宗彝白也璫火赤也天

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

一隋書虞世基引宗彝與作繪同黑璫純白

水草蒼色補曰此五色服古今所用而

鄭誤據歐陽補曰此五色服古今所用而

以五色鳥為難服以鳥為蟲以華為五色又

虎雖鑿空意說莫此甚焉山龍藻火水陸不

加之每服五章與不章者而六分十二衣此彌文

五繡驚毳絺玄各一色一繡也七者驚四色

各一也三者絺二色二繡玄一也一者本此

本繡而已虞尚黃夏尚黑殷白周赤各依此

傳之次則唐尚青龍者龍也山隴色青攷工記曰

山以章謂以山色為章華黃聲轉蟲盛也聚

也蓋繡花紫之狀詩曰芸其黃矣今言花貴

紅古言黃也會蓋為水古文作者絲起成紩也

器尊也尊彝瓦玉色白古瓦今贊今繡有古

色也五種華飾今織繡通用人不識其本

事寡人閒故制此以勞之然後貴女皆有職

六律者何黃鐘蕤賓無射大簇夷則姑洗是

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六律為陽六呂為

一鐘天子宮縣黃鐘蕤賓陰凡律呂十二各

鐘之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陰陽氣動西五

故以動告靜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

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

磬折拱則抱鼓抱一作枹言聲合然後大

師奏樂登車告出也周禮王出入則撞蕤賓

左五鐘皆應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

以治容兒容兒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

膚安則色齊矣其入故欲也麤實聲狗吠彘鳴及

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麤實皆守物及陰之類也

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

事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少師佐成

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

也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

輔右曰弼華嚴音引直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廉潔而切直疑承

字作儀承蓋鄭注也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

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

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天

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青華引天子作

周公也充是太公也弼是召公也是以慮無

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

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華嚴音

為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

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州凡四十三萬二

數也或云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

不朋補曰禮記疏引此為雜諸傳注亦言此

子其朋吳中本移此則明白矣

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清廟樂大琴練弼

達越大瑟朱弼達越練弼朱弼互文越下

韋為鼓謂之搏拊搏拊者象其德和補曰

拊革著以稊周官疏云今傳無者亡逸何以

也補曰此問升歌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等

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

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其歌之呼也曰於

穆清廟呼出聲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

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

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

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

之謂也

維五祀

補曰除堯喪後二年

奏鐘石論人聲

舜始欲乃

及鳥獸咸變於前

百獸率舞之屬

故更著四時推六

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

詢均也補

各得其情

五作十道孝力爲右

五作十道謂君令

故道廣也

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

古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

大鹿之野

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

報事還歸

二年

補曰合堯喪及五祀興樂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謗然乃作大

唐之歌

謗一作謗

謗一作謗

其樂曰舟張

謗一作謗

辟雖鵲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歌者三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年明朝野同時美舜紹堯俱在五祀後三年

昭然乃知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王世明有不世之義

補曰稱王

之言舜不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肯代堯也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入奏招主人入奏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離大唐歌樂也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人明禹嗣堯非嗣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孝成

補曰於此言歌者三年與報事二年相明

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

補曰招舜樂雍辟

禹爲主人

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避

樂正進贊曰尙攷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

衍于四海

尙攷猶言古攷謂往時也大室明

也謂祭大室之禮堯爲舜賓也衍猶溢也言

舜之禪天下至于今其德業溢滿於四海也

補曰言堯德

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

行於四海也

也禹樂正呼其名以告神也本于時卿雲聚

俊父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宋書符瑞志云

云云

非也

卿當爲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

非也

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帝乃倡之曰卿雲爛

兮和氣之明者或似雲氣

禮縵縵兮廣遠日

月光華旦復旦兮

言明明相代補

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

作一

月光華宏子一人帝乃載歌

曰日月有常星

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

於予論樂配天

之靈還

遷一作

平無之菁華已竭

褰裳去之于時乃八風修

一作通卿雲縈縈縈或作族言蟠龍賁信于其藏蟠屈也補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魚咸出于其穴德補日夏以金遷虞而事夏也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

爲尸舜承堯猶子承父雖以改正易樂猶祭

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

爲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補日稱王者

禹也又言祀帝者承前號之此十三祀禹即位

之年始定傳子故改稱王既傳子則當別立

郊故先於舊郊告事而謂爲唐郊也丹朱朋

游殄世至此復封於是百執事成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當知

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祖或爲體

補日諸侯不祖天子二代之後則祖先王故

姓又不可夷之諸侯始祔存二代之後皆用

天子禮樂先封丹朱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

則知舜後必不絕王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

補日此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有脫誤維十有四祀鍾石笙管變聲樂未罷疾風發

屋天大雷雨宋書下有桴鼓播地鍾磬帝乃

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

雍而歌者重篇通鑑引帝乃載歌雍旋持衡

沈首一作抗首而笑日明哉非一人之天下

也乃見于鍾石笙筦乎維十有五祀祀者貳

尸宋書云乃薦禹於天云云路史引天大雷

伏祝以操雅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樂人重贊

舞人復綴乃更容貳節備十有二變奏肆夏

而納以孝成補日此大風雷雨益封唐虞

後之祥也金縢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與此

相符故日非一人之天下祀者貳尸貳猶更

也不以丹朱爲尸更用禹宗矣既文義闕失

存疑而已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補日元首太

股肱臣也

翊輔也華嚴音引

天功人其代之傳日夫成天地之功者未

嘗不蕃昌也潛夫論引

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祿御覽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索引

虞夏傳三

尚書大傳卷第三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虞夏傳四

禹貢

夏成五服外薄四海

言德廣之所及補東

海魚須魚目

所貢物魚須今以爲簪釵魚目今以雜珠補日時水平多魚

初知魚種

南海魚革珠璣大貝

魚革今以飾小車纒兵室

之用多貨王莽時亦然

西海魚骨魚幹魚脊

魚幹魚脊未聞

尚書大傳

虞夏傳四

十一

補曰

西海魚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

魚兵

如劍也魚石頭中石也出瑱狀如凝膏

在水

上擊閭狀如鮐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

之口

河魴魴當作鰐鰐狀如鼈而大月令季

江鱣

鱣或作鰐鰐狀如鼈而大月令季

唐屬

吳揚州浸也今鉅野淩鉅野大野也魯

鉅定

鉅定澤也今屬樂安所有

諸

諸諸龜也故縣則屬齊贏蝸牛也

靈屬

降谷玄玉降讀如鹿降之降或作函

都經魚魚刀

大都明都經魚今江南以咸會

於中國

言德能及之異物來至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

者視子男

所視者謂其性幣染盛籩豆爵獻

山川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

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

集解

五嶽謂岱

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江河淮濟爲四

瀆

白虎通引

禹奠南方霍山謂奠祭也兩五

尚書大傳

虞夏傳四

二

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天下

四指爲扶類聚引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

水經注序引文選注

引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又引百川趨於東海

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

任重也

類聚引

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

水經注引

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

御覽引

下溼曰隰詩疏引

澤障曰陂新唐書引

順流而下曰沿事類賦引

文皮干合索隱

禹鐵 熒播既都 被明都索隱

夏傳五

甘誓

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

御書卷三 陽五

三

三正其所有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

三統謂通天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

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周以至

動殷以萌夏以牙謂三王之正月也至動冬日至物始動也天有

三統統本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

三死泊異時生者故土有三王王持一生死是

故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

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

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

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三月

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

之月為歲之三正也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

者受命當扶微理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

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若循環

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夏以孟春

為正者貴形也補曰此文諸書雜引今悉詮次去其重複

御書卷三 陽五

四

戰者憚驚之也白虎通引

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白虎通引

三王之治若循環之無端如水之勝火御覽

引

虞傳至夏傳三

尚書大傳卷第四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殷傳六

帝告

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

未命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

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

通志引外紀旌作順 攷工疏文選注各引 此卽皋陶謨文復出于此

傳本傳四 殷傳六

湯誓

湯誓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

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

也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

故也是時伊尹在桀更曰補曰更覺兮較兮吾大命假

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去不善而就善

何不樂兮何樂兮原本作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

亡有日矣王憫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

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

言常在也此于日言去復來也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

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

與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

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

湯放桀而歸于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

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

傳本傳四 殷傳六

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

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

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

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桀殺刑彌厚而民彌暴故爾梁遠遂以是

亡故爾窮其近也梁讀爲掠補曰故鋼也

獄省御覽引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

國書鈔引 路史又引漢南 諸侯聞之歸之四十國

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

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于桑林

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左傳 疏引

景亳之命費昌爲御路史 引

般庚

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補曰此釋 任舊人罔

有逸言也父言老成言也應言詩所謂聽 言從上如響應者得誓遺棄厥遺任父

書

卷六

三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

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

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

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

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亨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說命

陳壽祺疑是毋劾傳以文在偽書中 今疑偽傳本此而作仍存原題也

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闇讀 如禽

舍謂 廬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

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

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

而聽焉補曰三年吉凶不相干故不以臣民 敢也有終身之慕非不服位

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

以孝子之隱乎隱痛也字 或爲殷則孝子三年弗居

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

孝子之道備矣

書

卷六

四

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

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

已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

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高宗彤日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

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

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補曰此 託言瑞

應以寬王心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
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
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彤日尚書篇名

高宗之訓

湯之後武丁之前補曰武丁去湯遠矣言湯

前謂大戊時也諸書誤引為武丁時先王道虧刑罰犯原本作
王紀此從困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
其大滿兩手也武丁召其相而問焉補曰

尚書卷四

五

雉攷災異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補

知有此事問諸祖已祖已曰桑穀野艸也此

也而云艸未聞野艸生於朝亡乎武丁懼
劉向以爲艸未聞野艸生於朝亡乎武丁懼

亡微故懼也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

朝者六國九州之外六國

西伯戡耆

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年伐畎夷紂乃囚之詩疏引虞人與芮人質

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

天下而不居也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

相與學訟於太公羣輔錄引太公避紂居東

吾聞西伯昌善養老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

遂酌酒切脯除爲師學之禮約爲朋友四子

遂見西伯于牖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

馬駁身朱鬣雞曰取九六焉之西海之濱取

白狐青翰翰長之於陵氏取怪獸大不辟虎

狼閒尾倍其身間大也之有參氏取美女之

名曰虞虞益驪虞也之有參氏取美女之

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渠車陳於紂之庭

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

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曰

非子罪也崇侯也補曰天下不服責二伯遂

遣西伯伐崇詩疏引西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

出而伐者此以左傳疏所引補於紂因文王之上餘並從原本原本云西伯既載者紂因有脫誤也

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

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禮記疏引

既伐于密詩攷引

尚書大傳 殷傳六

七

殷傳四

尚書大傳卷第五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周傳七

大誓

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

之上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美故稱太子也乃告司徒司

馬司空諸節允才允各本俱作亢補曰允進才哉也予無知

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

尚書大傳 周傳七

公補曰公必力賞罰畢曰必一作功也以定厥功

于先祖之遺御覽引于上有明非補曰定先祖之遺功也

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司空公每壹

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壹大夫

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

百二十此夏時之官周之官三百六十禮志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近之未得其實也據夏周推其差則有虞氏之官六十夏后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

三百六十
為有所法

太子發升于舟

此上當有入百諸侯俱至周禮疏引王升舟入水

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惡讀為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中流有白魚入于舟中跪取

者也宗廟遷主

出涖以燎燔魚而祭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

于王屋

補曰王屋王暉也化為赤鳥三足索隱引有

于下至于王屋流為

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補曰以上以勸之

離其色赤其聲魄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

也恐持之補曰勸之釋茂哉茂哉之意傳文也

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郊夜士卒皆歡

樂歌舞以待旦補曰宿再宿也兵者不祥之器而歌舞待旦是不能教以

惟丙午補曰甲子王逮師前師乃鼓補曰始

鼓躁補曰鼓也一也躁也躁聲也軍中師乃愒愒喜

補曰愒也詩左旋右拍前歌後舞眾大喜

毛詩作抽始習擊刺也前歌後舞眾大喜

舞也武舞也戰不可喜後失其傳耳假于

作凱樂

武舞也

上下咸曰孜孜無怠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奉也律法也奉上不天之大律

之大法

武成陳本據記纂淵海別出大戰篇

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

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補曰以

武王因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

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

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一作儲胥

落之壁補曰同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

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

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補曰烈樂也言武王

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

各田其田毋故母親申屠剛傳引親作新通

原惟仁之親何如補曰不以武王曠乎若天

本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武王曠乎若天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于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乎

太公曰罵女毋歎唾女毋乾是謂艱難

漫錄引大戰篇

鴻範

尚書卷五

周傳七

四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

武庚字祿父紂子也補曰武庚自正嫡耳豈待武王繼之乎誅君之子不立故別立公子

父公子非一人也若武庚嗣殷自正嫡耳豈待武王繼之乎誅君之子不立故別立公子此義久不明致有以不釋箕子之囚立箕子者知其義不立也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

之朝鮮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

之補曰先朝鮮無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君長至此成國

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周武王因其朝而問

鴻範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城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

尚書卷五

周傳七

五

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

兒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書疏

引火發于密水洩于深菁華集引

汨亂也華嚴音引

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困學紀聞引

大誥

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謀于朋友朋友從

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誓龜是以
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
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
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書曰民儀有十夫

金縢

武王般紂立武庚補曰立以為大而繼公子
祿父繼者以武庚為商後也其國蓋仍曰殷其地

傳五

周傳七

六

仍商圻于里後分為鄘衛雒是使管叔蔡
叔監祿父不投殷之後於宋便文也
監者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盛猶長
言之盛讀如桑盛之盛盛
儲之宮中不泄降也
與太公居二伯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
蓋以西管叔蔡叔疑周公補曰越二兄而以
伯攝王補曰外臣筦內職於次
有可立流言于國補曰直諫者欲擠而代之
之勢也
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蒲姑謂祿父曰疑焉

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補曰魯有薄姑武王
社奄君後遷蒲姑蓋後以君名號其地
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
時也請舉事言周弱且不智欲然後祿父及
三監叛也補曰管蔡先已流周公以成王之
命殺祿父

三年之後路史引上有周公致政封魯補
年蓋維許後成王周公就臣位則明農於豐此三
復留之京師也
王而欲事文武之廟補曰此言然後周公疾

傳五

周傳七

七

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補曰
謂作鴟鴞之詩以詒王言已
殺二兄不敢附于文王墓
成王曰周公生
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
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
天下不敢臣也補曰先王之墓居中昭穆
不以王禮待周公故曰不圖大禮天大雷雨
禾偃木拔開金縢然後知成王未生周公辭
立之意有讓王之德乃度甫窆以天子禮特
為公起墓域公居中子孫附葬其墓在周采
邑所以明有功尊有德補曰此上故忠孝之

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

補曰周公忠也成王推為受命王則兄弟

莫得以屬通除殺故魯郊公補曰成王不推周兄之嫌是為孝也

禮也

成王幼在襁褓

詩疏

微子之命

微子將往朝周

補曰序云克殷殷武庚殷謂祿父也祿父武庚蓋於戰死

故改制收殷故地過殷之故墟
補曰朝歌城也
見麥

秀之薪薪兮禾黍之暉暉也

補曰暉暉字之異文古朝字也

朝朝猶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

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

而廣之作雅聲

補曰言天下之事陳殷之所由廢故曰雅歌

秀薪薪兮禾黍暉暉

補曰壯佼朝搖油聲轉彼狡童兮

狡童謂紂補曰壯佼不我好兮

補曰壯佼作好仇

嘉禾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

大盈車長綫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

公而問之曰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其和

為一乎果有越常氏重譯而來

補曰果有以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

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

補曰南方

日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

不通故重九譯而朝

欲其轉相曉也

故重九譯然則一象三譯蓋一譯南甯語一

譯桂林語與交趾本譯而三也

治蓋二代之成王以歸周公

補曰此復辟之後

之衰久絕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

質費也政令不施焉

則君子不

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

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

暴雨

補曰御覽引大傳作烈風淮雨又引尚書說

作淮雨案劉彥和云大傳別淮帝王世紀作

列淫今以注論之作淮乃須注作淫不須注

作淮者宋人所改猶類聚改為迅耳蓋鄭時

猶有淮雨之名後乃失其說耳別風今海中

颶風風四面至者俗又改貝為具矣淮雨匯

雨俄頃會集者亦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能覆舟島夷畏之益往朝之周公乃歸之于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既衰于是稍絕

康誥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補曰後世朝廷制禮臣民皆莫之行是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雒以觀天

尚書大傳

周傳七

十

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邑于東國雒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矣言文王仁故謂之大矣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

動搖而不逆天之道補曰動搖言大有變易也故曰天乃

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

伐于補曰于詩所謂阮也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畎夷

混夷補曰混夷阮也五年伐耆六年伐

崇補曰崇至是滅之七年而嚚

酒誥

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宗室有事族人皆侍尊卑之義也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

尚書大傳

周傳七

十一

事謂祭祀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禮志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賓寮友助祭者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

宗子燕族人于堂宗婦燕族人于房序之

以昭穆禮疏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

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出猶去也忠厚親

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

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

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

讓德施有復復反義之至也

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蒸社不

敢游飲唯六十以上游飲也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補曰此文蓋在股肱純

俄空不獨無序經亦有闕

圻者天子之境也諸侯曰境天子游不出

封圻不告祖廟周禮方千里曰王圻詩諸

侯非朝聘不出境日邦圻千里惟民所止諸

傳七

傳七

傳七

杆材

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

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

乏居而無食謂之困補曰居此皆天下之至

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

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咎康叔有駭

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

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喬二三子往觀之補曰二三子師見橋實

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

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杆二三子復往觀

焉見杆實晉晉然而俯補曰晉晉詩作

焉補曰晉晉詩作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杆者子道也

二三子明日復見周公補曰商子入門而趨

登堂而跪補曰伯禽跪也康叔弟也其見宜

不與子同伯禽為承與周公同在

位蓋以公見用屬官之補曰拂其首而勞

之補曰拂其首而勞待同官故亦迎之抑首與為禮曰爾安見

君子乎補曰先咎者教刑二子以實對公曰

君子哉商子也

召誥

成王在豐欲宅補曰營為京使召公先

相宅六日乙未補曰三月庚戌攻位後也王朝步自周則

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大保召公先周

公視維也

補曰此非乙未之事下有脫文耳

雒誥

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雒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義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紳大帶也其補曰紳者執事之佩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

尚書大傳

卷五

五

補曰釋上悉自學功也

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

諸侯之功也

補曰釋經言女之意

廟者兒也以其兒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

制犧牲中辟

補曰法也辟分也

殺者中死

補曰鮮腊及腊也

割者中理

補曰理膚也

擗弁者爲文

補曰擗弁或爲振非當言拊帶

日擗擗也去草也弁拊通用字

爨竈者有容椽杙者有數

繫牲也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可觀也文章之模

所椽文

章之範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而退

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

金聲玉色

宏音金聲言

然後周公與升歌而

弣文武

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

諸侯在廟中

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

伋讀日播播然變動

之誤也注讀爲

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

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

夫子成王也

補曰嗟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膚而

子嗟也

尚書大傳

卷五

五

歌

補曰此開歌之時知音樂者皆可以

憤于其情發

于中而樂節文

卑賤者尙然而

故周人追祖

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

就召誥而盛于雒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

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

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

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

言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

下大治故曰聖人之與聖也日聖言猶規之太祖相周矩之相襲也

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補日與於

也言吾於女室吾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也

成王之爲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

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委質而相見者三十

其來執質之士百質者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藝以將其厚意也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補日見禮降等者

入委摯而出主人辭請以賓見然後執摯入主人親受之其臣則再拜奠摯出所謂來執摯者也十原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

得三人焉

補日千人圻內九十三國之長屬也三人其君大夫也餘皆不相見

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

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

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爲賤去富而爲貧

面目驟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

敗也慎諸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誅管蔡及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

作樂七年致政補日四年封衛作康誥五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文選注引

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

行益志而子美德乎補日子對曰其爲人

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

曰嗚乎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

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是其好

自用也是以斂益之也荀子注引未二

多士

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補日東

謂入出之時節也息燭之至于房中補日東

後乃寢舉燭之前已起也釋朝服襲燕服朝服展衣君在室然後入御

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奏白也夫人

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

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應門朝門也然辟啟也質正

後夫人入庭立補曰侍朝君也君出朝補曰此蓋說勤家淫佚也

毋佚

書曰厥兆天子爵補曰此所引書蓋書說也當云厥兆天子天子爵

成王政

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

家豬其宮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補曰詩疏引此作多方傳然非古訓也奄未殺君父何以豬宮又不宜執其

家凡沒入為奴僕者實收養之耳非執囚之也

拚誥紀聞補

多方

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

于十稅一

謂之大獬小獬王者十一而稅而

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顧命

天子之堂

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

內以一為高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

史傳以內為室可強知東房西房北堂各三

雉補曰此九雉所容也公侯七雉三分其廣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

各二雉補曰餘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

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

各一雉補曰餘二雉也天子不餘者九丈之

子男三丈之北堂三丈之室九丈之北堂足

十五丈不成制矣故必旁餘二雉乃正

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

高有室無房堂今土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

大夫者天子卿大夫視外諸侯其桷天子斲

其材而襲之加密石焉大夫達棊士首本庶

人到加補曰加芙蓉之也密石砥之也棊菱也

下礎似天子賁庸賁大也張衡賦作茄到茄者

荷葉天子賁庸賁大也張衡賦作茄到茄者

下皆別牆基之制賁諸侯疏杼亦牆也衰殺

即墳也牆基壅如墳諸侯疏杼亦牆也衰殺

其土不得正直補曰東大夫有石材磧也

補曰材當也立石為礎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外以石承牆為基而已

康王之誥

諸侯之宮三門三朝其外曰皋門次日應門

又次日路門應應對其皋門內曰外朝應門

內曰內朝路門內曰路寢之朝

驛命闕

鮮誓

傳書大傳 周傳七

主

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

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

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

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遂

郊之門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

方九里謂天子城也今大國九里則與天子同春秋傳曰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以此推說

小國大都之方百步中都之方六十步小

都之方三十步三分之一非也然則大國七

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諸侯大國九

可爾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

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補曰此言古者又有七十里之國則殷制也不得以周制說之

周初淮浦徐州竝起為寇伯禽伐之于鮮

作鮮誓

敷乃獲紂乃阱獲捕獸機檻周禮疏引經釋文引注

女則有逸罰爾雅注引

甫刑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

傳書大傳 周傳七

主

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所事而事之出入不

以道義補曰此謂臣出奔人國者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

墨降畔寇賊劫略攷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二

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周改臙作刑別

斷足也宮丈夫割其執女子桷其陰閉于宮

中非所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為也

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

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

曰未可謂能為書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

被此五刑謂犯數罪也

補曰一人被五刑蓋周末之法秦猶用之以刑李斯龍子以上服下服爲二罪刑一疑一人數刑始於此故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

教以然爾數罪猶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

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

延罪無辜曰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罪是故老而

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

逆陳本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補曰枳瘕瘠同字創也故以法

中傷人也與其般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

寧失過以有赦

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聽

獄乎皇猶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

從其辭

聽獄之術大略有二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

察猶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

審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

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怒責也責因

思兼義兼謂思其辭思小罪勿兼出之罪也

補曰小罪而兼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

用義反近深文也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

之刑者繇之其教補曰教當作故古者有禮

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

之以刑是以繇也書曰伯夷降禮折民以刑

補曰本作伯夷降禮蓋大謂有禮然後有

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

聽聽議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

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

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繇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補曰口

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

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

君與臣會焉

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

梳架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禮也補

言象刑即禮所以教民非勝民也夷狄亦不

用刑雖無禮刑不煩也中國設禮而不尚禮

則刑日偽矣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

不輕犯索隱引死罪罰二千錢唐律引夏刑

辟三百宮辟五

百罰墨各千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饌而天下治一饌六

兩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

財少爾路史引當作死罪罰弗及

饌千

古者中刑用鑽鑿御覽

有虞氏上刑路史引甫刑傳以三刑爲有

虞氏其文逸今存其說於此

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漢書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漢書引假當作彼

彼民我君也君民貴

賤一日耳天

視之則齊等

周傳五

尚書大傳卷第六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略說上

諸書引某傳而文不相附或明引略說而是說經句者悉次爲上卷以汎說不應經文者爲下

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補曰上帝昇天亦日也以義異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

方帝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也

謂春分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

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

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

樂以祀其宗廟原本無陳本從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增

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

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

多則傷五穀因事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

禽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

田除害鮮者何也

補曰此釋奏庶鮮食以鮮爲獮也陳壽祺說以爲鮮

誓之傳則伯禽或秋取嘗也取禽秋取嘗何

以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當作習門也門也

脫二字陳本重習門也者亦非戰鬥不可不習故於搜狩以

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

取所餘獲陳於澤澤射也然後卿大夫相與射

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者不取

補曰命命之射也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補曰自

下與下文不相應傳者誤也若貴禮賤武則不當習門澤宮之射主中亦非行禮之處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官

有三雉官當爲宮雉長三尺高一丈度高以

例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公之

大夫浴種于川世婦卒蠶獻繭于夫人此諸

禮天子則縑三盆手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獻繭於后以手總之也詩疏引云夏

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一作水爲民害責於地公

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

禮記卷六

主

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十八鄉人大學爲成人博問度事也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所謂里度尹古者仕焉憂錡已藏祈樂已入祈樂當爲新穀補歲事已畢餘日祈樂報塞祈穀者子皆入學餘子謂度子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補曰此主爲農民教也已成丁則不學歲事畢乃可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小節小義正謂始口典口師受業大節大義謂博習盡誠也補曰此小大節義與

國子業同踐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

立春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上

父師也庶老少師也補曰餘子畢出然後

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

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

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補曰農子爲農如新造成

也此說雜諸明農

禮記卷六

四

子夏曰昔者三王愍然欲錯刑遂罰錯處也遂行也

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

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平平之乎如此者

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此說多方原本入呂刑傳

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

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枉也補曰古

同枉者枉其道也禮志曰齋之日思其居處

字所樂思其所者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

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至禮志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饗思終身不忘是之謂至其道御覽引云周傳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禮志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

在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補曰羣后王以宗為國君者以

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

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

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

之敘入大學知君臣之儀上下之位故為君

則君為臣則臣為父則父為子則子小師取

五

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

登之天子天子當為太子補曰下言為左

天子不以左右為師召公為保之事天子以為左右禮志曰周

師故知當為太子天子以為左右禮志曰周

昨而治亢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攝踐

略說下

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

人以火紀火大陽也陽尊故託遂皇于天伏

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于人蓋王非人不固

一作天非人不固人非天不成也神農以地紀悉地

力種穀疏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備而

三五之運興矣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

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踣也其發聲

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言湯體半言皆不善也

伏義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

氏作羅璧引伏義氏作八卦此路史引

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

夏慶賞秋冬刑罰通白虎

多聞而齊給齊給也索

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蟲事周易集

大庭氏王天下五風並異釋史

夏后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公羊疏引衣錦尚纈詩讀為綱或為絺

夏后氏主教以忠禮疏引并注周人之教以文上

教以文君子文謂尊卑之差制也其失也小人薄習文

法無惛誠也

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夫尋至水

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萬花谷引蓋暢訓之說

伊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春秋地名攷引

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

御書卷六 略說下

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叔粟財貨大

王亶甫曰與之每與而攻不免大王亶甫贅

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

欲君之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

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

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

不為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

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

梁山在岐山東北國人束修奔走而從之者

三于乘補曰言束修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周文王至磻谿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尙父曰

望釣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左檢

補曰左今佐字此與散宜三子見太公相乖違德合于今昌來提

公爵劉名也詩音義引蓋注文

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文選注引

帝命周公踐阼朱草暘生御覽引

御書卷六 略說下

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冀莢生文選注引

成王削桐葉為珪以封唐叔禮記疏引

周公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學

紀聞引孟子書云施四事蓋周官文

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

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

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

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

退而巖居河沛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
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亦可以發
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
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顏回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
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補曰難猶
深也陳本
据路史外紀文句多
不與此同今從原本北嘗悉心盡志以入其

御書卷下

九

閒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
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
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
矣

宣王問於子春曰

宣王齊君陳
敬仲之後也

寡人欲行孝

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

正子曰

樂正子曾子弟子也
春與宣王同時今此子春通解引作

補曰樂正子

春子呂覽作春居此云名衛
又稱樂正子故爲迷錯似誤文王之治岐也

五十者杖於家

補曰謂大夫
五十而爵也

六十者杖於鄉

七十者杖於朝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八十者

杖於朝見君揖杖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九十者

賜杖是杖朝之事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君曰趣

見客毋俟朝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已朝乘

車輪輪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御爲僕

御爲僕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

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君曰趣見

毋俟朝已朝車送之舍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天子重鄉養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重猶尊

也養以禮食之也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卜筮巫醫御

於前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祝饌祝梗以食

輜輪胥與就膳徹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祝相侑以乘車

胥幸胥也與就膳徹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胥幸胥也與就膳徹

上徹之也先言乘車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君如有欲

中與送至於家

補曰謂大夫
七十而爵也

問焉明日就其室以珍從

孝弟之義達於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益反文王之治岐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兒無兒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非源水也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豈然高崐然高則何樂焉夫山草木生焉鳥獸

魯大義

卷下

七

蓄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

補曰言依山建國都之利也論語有此言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

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補曰方伯五官一卿大夫荒宴一

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用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魯大義

卷下

七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隳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曰修道以俟

補曰不敢自謂教人言待人教故多見人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

也孔子如衛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

公甫魯大夫

補曰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訟也

矣

答而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

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禮記疏引

王者躬耕所以共粢盛文選注引

凡宗廟有先王之主當作凡有宗廟先王之主曰都無

曰邑輔行傳引

大夫有污豬之宮般君之地雖有美菜有

義之士弗食類聚引采邑地也

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王者德下究地

尚書大傳

卷第七

主

之厚則朱草生御覽引

詩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周官疏引

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煬非愛火也

補曰愛之則宜用之但惜之而不用非能愛也

剗切詩疏引

魏文侯問子夏子夏葉拱而進困學引文選注引作

乃遷延而退葉攝衣也

略說六

尚書大傳卷第七

盧見曾吳中本

鄭注 王氏補注

鴻範五行傳七

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補曰王后

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于於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

反覆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用極口口咎是用知不畏而神之

怒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道而撫其神舜知禹敬神之怒可知也補曰畏威也不

威而神之怒言天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

禦若人恭禦止也帝用不差神則不怒差疑也

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侵

也口口口口口口行罰殺萬物也禹乃共辟厥德

受命休令辟明也厥其也休美也禹於是恭明其德口口口口口口

之行爰用五事建用王極王極或皆為皇極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

之

行

之

之

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長事長猶君也
 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補曰長
 對次言之猶首也一曰兒兒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
 兒不恭則臣不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厥罰恆
 能敬其事也雨兒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厥極惡生氣失
 雨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則爲惡補時則有服娛飾兒之時則有龜
 則爲惡龜蟲之生于水而時則有雞旤雞畜之有
 龜游于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旤冠翼者也
 屬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病病病也兒氣時
 兒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病失之病也維金沴木
 則有青眚青祥青木色也眚生于維金沴木
 內祥自外來也

診珍也凡兒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
 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
 衝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
 五行先見變異以告人也及妖變禍疢眚祥
 皆其氣類暴作非常爲時怪
 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次二事曰言言
 之不從是謂不艾又治也君臣不從
 君臣不治則臣不能治其事厥咎僭
 則僭差矣厥罰恆陽言曰金金主秋秋氣厥
 極憂般氣失故時則有詩娛詩以言時則有
 介蟲之孽蜚蠊蟬之類蟲之生于時則有
 犬旤犬畜之以口吠時則有口舌之痾言氣
 守者也屬言失之

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補曰木沴周官疏引作火
此則五行家相傳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
說異不可妄改謂不愆愆視視也君視不明厥咎荼荼緩也
則臣不能瞭其事也厥罰恆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厥極
緩矣疾長氣失故時則有艸娛視之物可見時則
於人爲疾有倮蟲之孽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時則有羊
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既羊畜之不遠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
視者也屬視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君聽不聰則臣厥咎急君臣不謀厥罰恆
寒聽曰水主冬冬氣厥極貧藏氣失故時
則有鼓妖鼓聽之時則有魚變魚蟲之生于水而游于水
也時則有豕旤豕畜之居閑衛時則有耳癰
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
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爲睿睿
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
謂聖聖者包兒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
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
臣不能心明其事也
厥咎眊眊冒也君臣
心有不明則

相蒙厥罰恆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
冒寒煥之微皆所以殖萬物厥極凶短折
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殖氣
失則于人爲凶短折未嘗折時則有脂夜之娛
日凶未冠日短未昏日折時則有脂夜之娛
補日夜時則有等雙等當爲夸夸則蟲之時
讀日夜時則有等雙等當爲夸夸則蟲之時
則有牛既地厚德載物牛畜之時則有心腹
之病思心氣時則有黃胄黃祥維木金水火
疹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玄或疑焉
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象王之不
極是謂不建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
元氣純不可以一體而言也天變化爲陰爲
陽覆成五行經日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星是則天之通於
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中王出不得
爲政則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
王象天則臣不厥咎咎故傳曰思心之咎亂也
能立不中則臣不厥咎咎故傳曰思心之咎亂也
君臣不能分也上下亂矣補日思心王
極不能分也上下亂矣補日思心王
恆陰王極象天陰養萬物
恆陰王極象天陰養萬物
於人爲弱易日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
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儒不毅也
時

則有射娛射王度之極也射人將發矢必先
將出政亦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
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變
龍蛇之生於淵行于無形游于天者也
屬天蛇龍之類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
有馬既天行健馬畜之疾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病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
由常併張無度則魂魄傷之神曰魂魄失之病
也天于不中之人恆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
魄者是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
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亂謂薄食門竝見
天守舍之類也不言診天至尊無能
診之者離逢非診維鮮之功謂此也
位復建辟厥診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
知此爲兒耶言耶復立之者當明其變異則
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不言六位也曰二月三月維兒是司
不違其位也曰二月三月維兒是司
四月五月維視是司益盛也六月七月維言
是司補日金八月九月維聽是司
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補日歲將終
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
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

焉此用五事之次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
主言非也以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
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子俊傳曰二
月三月維思心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
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視是司十
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
司于四時維聽是司歲終始之月補凡六沴
日王終始歲功故司歲終始之月補凡六沴
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
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
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
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
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
口至食時為日之朝周中至日跌為日之其
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其
二辰以次相將其受之令歲之朝也日月假
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
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
歲之夕也日月朝則士受之日月夕則下
士受之夕也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此承上文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民不得及執鞭之士即不得及守官之人也
二辰即甲子耳古侯必重甲子以次以六十
甲子之次也次受之視甲子所占為遠近之
應也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莫夜也
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
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離憂也逢

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
天垂變異以示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般已成故
天垂變異以示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般已成故
寒之地亦有非沴者則荒遠四極不與中國
同星辰之月行有冬夏也鮮析也所謂星有好
風雨日月行有冬夏也鮮析也所謂星有好
寒至雅安而憂其恆雨則民或笑之禦兒于
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兒之失
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敖很明德忿
戾無期之類也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
也禦言于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
訖止也言之失者在于去止眾止眾者是不
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
口之禦視于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
從止視之失者在于去忽忽似者是不明
鹿馬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
類也乃從禦聽于忱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乃從禦聽于忱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者是聽之禦聽于忱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
子蹠蹠誨爾純純聽我既既之類禦思心
于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尤過也
之失者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審之刑
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
誅季氏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參乃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于尊用始
得易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
者易承天制者減身其能宗始則延其錄受命
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
六沴之禮散
齊七日致齊三日新器絜以祀用赤黍三日
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自南至西卒
于北方
禮志曰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
乃祀也今日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一齊三句
也蓋八日為致齊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句
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
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
之神其牲器盛有常禮記其異者
其祀禮
也不祀天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曰格祀
篇名也
曰某也
篇中大祝贊主人辭
方祀曰播國
謂方祀祀四方也播讀為藩藩國
日方祀格祀稱名方祀但天子日格祀諸侯
稱藩國不敢謂天變為已
率相行事
言諸侯
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
其祝也曰若爾
神靈洪祀六沴是合
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
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
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熒怒土精含樞紐金精
白招拒水精汁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
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勾芒火

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
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
猶為也六沴是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
正直無
神靈所為也
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
言民廣及天下有過神靈亦合推內于六沴
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推內于六沴
天子以天下
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
敢不敬事上下
六事見言觀聽思心王極也
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
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靈威仰下君事太皞之屬
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事太皞之屬
也
補曰上下天地也假于上下故曰格祀
鄭以上下連下王祀為句
王祀
補曰題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
皞神句芒司之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
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
八乘
補曰言稅皆以事名之
旂旐尚青田車載矛
補曰田號曰記日作其祝號助天生倡之以
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
陽左介禱用牡
補曰牡牛也春木
索祀于良

隅補曰索祀正祀外更祀他神也周禮索鬼神而祭祀兒必恭厥休時

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關通穹室達障塞待

優游補曰挺舊作挺待當為持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

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震正

朔令曰棄怒惡補曰怒當為怨解役罪免優患補曰優蓋

則未詳休罰刑開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

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

月御青陽右介薦用銷索祀于巽隅朔令曰

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

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

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

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

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

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孟

夏之月御明堂左介嘗麥用蕤補曰蕤水畜亦食火所勝

索祀于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

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墜隄防仲

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脾設主于竈索祀

于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太

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

為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介牲先

心設主于中醫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

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

喪疾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

帝神后土司之土玉之日禱用牲補曰牲當

其類補曰牛用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為民

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口其禁治宮室飾

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補曰內淫亂以

此禁但與毋伐林木同但時禁耳春不伐木

夏可伐夏不墜隄冬可墜季夏不治宮室季

秋可治若四仲之禁春云有姦謀夏云殺太

子此云內淫亂則今古無時而可何煩禁乎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

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

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
旌旄尙白補曰陽用旌旄陰建旌旄亦象其類田車載兵號曰
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于戚此迎秋之樂
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介嘗穀用犬補曰犬金畜食
類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
用法備盜賊禁姦裏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
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
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
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
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氓畢入于室曰
時般將至毋羅其苗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介
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
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
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
神玄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
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

旌旄尙黑田車載甲鐵補曰鐵馬被具裝號也詩曰四鐵孔阜
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于戈此迎冬之
樂也孟冬之月御玄堂左介祈年用牲補曰牛也
迎陽氣故亦食其勝名索祀于乾隅聽必聰
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
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補曰古者唯冬三時不
禁仲冬之月御玄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
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按外徒止夜禁誅詐
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
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玄堂
右介薦用魚補曰亦食其類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
牲牲修農器收秸薪築圉圍謹蓋藏乃大儺
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田獵不宿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
角南有天子庫將軍騎官補曰宿謂宿戒吏民也倉卒多有傷毀此皆每事以類感非以
時分者或誤入於前篇仲月之禁愈爲失之

飲食不亨亨獻也禮志曰天子諸侯無事則

出人不節道角為天門房有三

及有姦謀事出政之象房心為農師計耦耕

則木不曲直為君行此五者

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則材

為政者無故地為木性或多曲或直人所為

上四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謂臣民謂臣民故加及有則木不曲直

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茶朔

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引集語

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

潤下其他變異皆屬診也

皆屬診也簡宗廟不禱祠虛危為廢祭祀祭祀之

逆天時日在星紀周以爲正日在玄枵殷

而月見東方謂之朏一謂之側匿側匿則
侯王其肅肅條也條達行疾兒茶緩也朏
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
行疾月行徐臣遠通不進君政緩日行徐
月行疾臣放
恣也漢書引

北辰謂之耀魄書鈔引
此蓋注文

地者成萬物者也書鈔
引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

天五生土御覽
引

人君嫉賢疾善在下謀上則日蝕雨雹殺

走獸御覽
引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怒則水涌

溢陰氣積則下伐上

正月雷微動而雉鳴雷諸侯之象也雉亦

人君之類也初學記引
蓋形日傳文

雷與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
入也 霜者殺伐之表雨雪者陰之蓄積

甚者也 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陰氣也王

者失中臣下敢蔽君明則雲陰象多蔽天

光有雲如象謂風師法有大兵 風屬中

央雨屬東方並初學
記引清而明者天之體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晉書
引地者

成萬物者也 日者陽德之母陽外發故

日以晝明名曰曜靈月羣陰之宗光內影

以宵曜名曰夜光 月生三日謂之胃

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

子也初學
記引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文選
注引

明王踐位則日儺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文選
注

季夏可以大赦罪人書鈔
引

沙麓者山林也

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
異害爲已至異爲方來御覽引

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
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類聚引

夫握方諸之鏡處深澤之下而上引太清
物類相隨可不慎耶

鴻範五行傳

卷七

七

鴻範五行傳七

尚書中 候疏證

光緒二十九年

尚書中候疏證 自序

自序

粵惟上古天與人近烏師龍紀通蒼昊以名官馬圖經載其符而畫卦踰龍之聖學於四夷則象之辭著於十翼良以紹天闡釋非帝王不能受其休靈契合符非神聖無以通其祕五德應運兩儀效珍渙汗綠篇細縑丹冊焚雉雉顯錄圖之奇炳炳麟麟揚蟠采之蕊矣中候之文與書同出鄭君之論六藝以爲孔子定書百篇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是則淵源不二表裏互明上祧帝魁下訖秦穆非同禹貢別撰山經例以春秋宜存外傳超諸緯而獨出紀實爲多擬逸周之刪餘徵文尤信赤兒受命云放唐文白水中興益尊內學禮堂寫定爲作文篇辭與隲特加明闡遂使榮光休氣暉歷三五之前玉檢金

尚書中候疏證序

繩昭章千載之下舊儒闇忽惡說祕祥疑繫辭爲偽書詆讖緯爲妖說拊擊注疏請刪五經之言罪狀鄭君奏罷兩廡之祀由是隋唐之志已云闕遺路史之後遂絕稱引祖龍虐僣更烈於秦焚鳳鳥河圖重興夫孔歎吁其惜乎或謂尼山明訓不語怪神天道幽微安有文字不知斬蛇沛澤共聞神母之號繼馬石文顯見討曹之句豈有靈怪符應可彰於漢魏休祥徵驗不著於唐虞又況龜龍之神魚鳥之兆具存經義匪獨緯文詎可以役徒狐鳴方士牛腹新莽之受神策公孫之據掌文青蓋吳亡勒崇天發之讖黃初魏纂紀瑞受禪之碑併爲一談誣及千聖室怒市色師王肅之疑經懲羹吹齏效隋文之禁緯或又謂聖人先見猶待蒼龜百世可知不過因革何以唐帝受錄已決湯

武之興公巨視文並睹厥劉之事不知亡秦者胡早徵秘記當塗代漢實兆先機後世如公明景純圖澄寶誌猶能測驗預卜吉凶矧至誠可以前知禎祥初非傳會政起胡破尙傳演孔之圖摘洛鈎河不比閉房之記豈必神道設教隱開趙宋之天書帝命錫疇並疑胥餘之誑語耶謹據袁本參以玉函推原注義撰爲疏證明兩漢天人之學辨一孔目論之非所憾慈緯摧殘瑞圖泯棄東杼祕寶曾莫窺其藩籬北海遺書庶猶存其崖略爾光緒己亥仲春月善化皮錫瑞

尙書中候疏證序

二

尙書中候疏證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勅省圖袁氏攷證曰篇目見詩書禮記三疏史記正義通典

高陽氏尙赤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綰高辛氏尙黑以十三

月爲正薦玉以黑綰陶唐氏尙白以十二月爲正薦玉以白綰

有虞氏尙赤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古禮篇歷代所尙注德合北

辰者皆稱皇詩譜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也德合五帝

坐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

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禮記曲禮疏袁氏攷證曰昔序疏云

鄭元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座

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詩譜序疏云注以伏羲女媧神農

三代爲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爲五帝德

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

也並是勅省圖鄭義史記五帝紀正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序

疏證曰通典引崔靈恩云若以舊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

則三皇五帝之所尙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尙

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尙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尙黑則知虞

氏之王當用地正而尙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尙白高辛氏

當用人正而尙黑高陽氏當用人正而尙黑炎帝當用地正而

尙白黃帝當用地正而尙白太皞當用人正而尙黑也案崔氏推

衍中候文甚確惟三皇不數女媧而數共工氏與鄭義不合

權弓正義曰鄭注尙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綰高辛氏之

後用黑綰其餘諸侯用白綰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

月爲正尙赤堯以十二月爲正尙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綰

高辛氏以十一月爲正尙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綰帝少皞以

十二月爲正尙白黃帝以十二月爲正尙黑神農以十一月

爲正尙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尙白伏羲以十二月爲正尙黑

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
而五帝六也曲禮正義曰鄭元意則以伏羲神農黃帝三
皇故注中候勅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黃帝三
數伏羲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
藝論云伏羲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選云伏羲
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至神農周以爲伏羲宋均注文選
不女媧之後五十五姓至神農周以爲伏羲宋均注文選
不當身相接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
五帝坐星者皆稱帝則黃帝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勅省圖
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坐星也鄭
侯勃省圖備舉三皇五帝知通典所引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
圖文矣鄭注德合北辰五帝期以序七神鄭注通卦驗孔子曰太皇
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鄭注通卦驗孔子曰太皇
燿元天之始也其精有五謂蒼帝靈威仰赤帝攝提格白帝
德合北辰者皆稱帝則黃帝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勅省圖
星者稱帝其義蓋出緯候曲禮正義曰鄭元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
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
能守其師說書序正義曰鄭元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

尚書中候疏證

不爾者孔君既不以緯緯不可以緯緯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
有女媧何孔君既不以緯緯不可以緯緯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
上修舊者眾豈皆爲皇乎既云女媧修伏羲之道無改作則已
三皇耳又鄭元數五帝何六人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
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何六人爲之說云德協五帝座
所謂燿魄實止一而巳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
義農黃帝爲三皇故不從鄭說黃帝也案書正義從僞孔傳以
名實不相應爲三皇故不從鄭說黃帝也案書正義從僞孔傳以
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
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大微之精所生乎家語王孫各改
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議緯皆爲之名字亦爲
妖怪妄言又云漢五行更王終始相世議緯皆爲之名字亦爲
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緯乃謂五帝之精以木德王天下其
蔽惑無可言者也肅不信緯候故駁鄭義鄭注禮記大傳曰
王帝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炎
標怒黃則含樞紐白則招拒黑則汁光紀則靈威仰赤則炎
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炎標怒黃則
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苞
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上者皆感太

尚書中候疏證

獨文據此則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選
子孫更王天下之公羊宣三年傳解詁曰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
洛受瑞可放何君亦同鄭義且北辰五帝座星之說非始於
鄭亦非盡出緯書古亦同鄭義且北辰五帝座星之說非始於
位甘氏中宮蓋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又有五帝座星
五帝座星在華蓋下天宮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帝座星
南宮蓋中宮天宮大帝一星在鉤陳口又有五帝座星
象明堂甘公石中宮大帝一星在鉤陳口又有五帝座星
亦當本此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帝大帝名耀魄寶其
名也此帝占則其義古矣初學記引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亦
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
易不載御覽引同是女媧承庖犧制度故鄭云修伏羲之道
無改作也

尚書中候疏證

帝堯文明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袁氏攷證曰攷河命篇首
維戒篇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契崔篇首曰若稽古王湯
亦當有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曰德政清平比隆伏羲御覽
部又見路史疏從紀陶唐氏御注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
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禮記禮運疏袁氏攷證
按之當是鄭此注引者脫注字爾錫瑞案唐劉賡稽
疏證曰堯氏攷證是也禮記正義引作中候正文玉函山房
輯本以冠中候堯氏攷證是也禮記正義引作中候正文玉函山房
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四
書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四
唐虞刪去唐虞以前斯爲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四
魁之上中候如引其事與尚書始自堯典不合與刪書斷近
取遠之旨亦不符當如袁氏之說以爲鄭君之注蓋引伏羲
受河圖之旨亦不符當如袁氏之說以爲鄭君之注蓋引伏羲
義序謂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
而鄭注兼言龜書者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
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

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御覽七十八引合文並地應之龜書是伏羲時不但有龍馬負圖兼有龜書故鄭君並之

帝堯卽政七十載文選顏延之藉白馬賦注袁氏攷證曰詩生民左傳昭十七年二疏初學記地帝王鳥三

部御覽天皇帝休徵羽族四部類聚天皇帝祥瑞三部路史疏

位載或作年錫瑞案開元占經注或云七十二年詩生民疏袁

年甲寅爲厥元堯卽位七十載注或云七十二年詩生民疏袁

甲寅七十一年二當爲一之誤也祇德匪懈御覽皇王部袁氏

休徵部作堯德匪懈萬民和欣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中候上

景星出翼路史聚天部又見御覽天皇帝休徵三部注景大也明

也翼朱鳥宿也御覽天部又見御覽天皇帝休徵三部注景大也明

庭左傳昭十七年疏又見類聚祥瑞部初學記鳥部御覽朱草生

郊嘉禾孳連御覽皇王部又見休徵部及路史陶唐紀休注朱

草可以染服者嘉美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御覽皇王部

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御覽休徵部袁氏攷證曰原引甘露潤

液醴泉出山御覽皇王部又見初學記天部並引堯時甘

露降五字休徵部注醴甘也取名醴酒御覽休徵部並引堯時甘

又引醴泉出三字御覽皇王部又見初學記天部並引堯時甘

疏證曰云帝堯卽政七十載者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

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傳云老將求代是堯求代得舜在七

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堯得舜而歷

試三載則爲七十二年正義解九載績用弗成曰下云朕在

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

年爲三載是其明證然則紀云七十載者據得舜之年言之

或云七十二載者據得舜之年言之有以此兩說故

鄭君兼舉之袁氏據皇甫謐三載之年言之以堯爲甲辰卽位與

乾鑿度云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衍注云以甲子爲部首起十

如星中空或如赤氣先月出西方故曰天見景精明王出號
令合人心制禮合人意則見星於晦朔助日光也堯時出翼
舜時出房景德也其狀無常有道之國王者無私之應也開
元占經引春秋感精符曰堯時氣充盛上感皇天故景星出
此皆堯時景星出翼之明證也若舜之時景星出房占經引帝
覽休徵部引春秋左助期曰虞舜之時景星出房占經引帝
王世紀曰舜時景星出於房舜之出房猶堯之出翼也春秋
合誠圖曰赤帝之精生於房舜之出房猶堯之出翼也春秋
矣云翼朱鳥宿也者史記天官書曰南宮朱鳥索隱曰文耀
鉤云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也書又曰南宮朱鳥索隱曰文耀
義曰翼二星爲天子樂府又主夷狄者鄭義與天官書合也
樂與四夷服從則天子舉兵以討亂者鄭義與天官書合也
云朱草可以染絳者白虎通曰朱草赤色也也可以染絳別成
補散之服列爲尊卑之差鄭義與白虎通合也云嘉美也者
釋詁云三十五穗與詩含神霧合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
穗注云三十五穗與詩含神霧合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
穗酒者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禮甜而不泔也周禮酒正注
醴酒也成而汁泔相將如今恬酒矣是醴本酒之甘者醴
泉味甘似之故名御覽休徵部引禮斗威儀曰醴泉味甘王政
和可貴故水甘也是其明證又引孫氏瑞應圖曰醴泉者水
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草木皆茂飲之令人壽也白
虎通曰德至淵泉則醴泉湧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

尚書中候疏證

五

養老也與鄭義合案禮運曰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甘露

醴泉爲二物此云甘露潤液醴泉出山亦是二物瑞應圖白

虎通皆不以醴泉爲甘露兩雅釋天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

謂之醴泉論衡是應篇曰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

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王仲玉以爲醴泉卽甘

露是一物與此文及禮運諸書皆不合也宋書符瑞志曰帝

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符瑞志曰帝

禮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與中候文同蓋引中候

天地開闢甲子冬至日月若懸璧五星若編珠初學記天部止

覽天部伯禹拜日左傳昭十七年疏又見初學記鳥部黃帝軒轅

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又見古詩西北有黃帝初學提

記鳥部引黃帝軒轅氏五字御覽羽族部又引黃帝時三字提

象詩麟趾序疏詩疏引作帝軒轅象左傳昭十七年疏後漢馬

引同路史黃帝紀又配永循機御覽皇王部類聚祥注軒轅黃

帝名永長也循順也黃帝軒轅觀攝提之象配而行之以長順

斗機爲政焉御覽皇王部類聚祥注此注永訓起循順作

修從無軒轅之象四字長順作長從爲政焉作故

也錫瑞案稽瑞引尚書中候曰軒轅
之世聖德提象配示循機鸞鳥來儀
流證曰漢書律曆志言元日開達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五在星又曰復初太初曆朔望
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
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
珠也唐志傳仁均云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夜半甲子均云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
若懸璧五星若編珠當時蓋以爲瑞後因以爲曆元黃帝所
攷蓋本此也注云軒轅黃帝名者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
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黃帝名者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
之巨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云永長也者易詒虞注書堯典
傳詩卷耳漢廣常棣文王傳考樂山有樞楚茨下武既醉振
鷺箋周禮大祝注儀禮士冠禮注禮中庸注左襄十三年傳
注論語堯曰注說文同循提之象者左文十一年傳服注同說
文循提格元也以提象爲攝提之象者左文十一年傳服注同說
攝提格爲攝提格也言禮記正義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
機矩注云攝提格也言禮記正義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
持斗星以施法也言禮記正義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
父微主子羽主政教者即禮記正義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
據此則遂皇當順斗機爲攝提格也言禮記正義案易緯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

尚書中候疏證

六

帝執德恭聰明密微思心清靜在庭從宜仁推度符移序精和
天地休通五行相化景星出攝提本止引天地休通五行相化
二句云御覽皇王部羽族注休美也天地美氣應四時之變
部引此地作氣行作德注休美也天地美氣應四時之變
皇王部錫瑞案鮑刻御覽引注作天鳳凰巢阿閣謹樹詩卷
地美氣相通行應四時之期而變化鳳凰巢阿閣謹樹詩卷
攷證曰御覽羽族部再見一與此同樹上有於字一止引上五
字禮記禮運左傳昭十七年二疏文選君子有所思行古詩西
北有高楼二注初學記鳥部並引上五字路史黃帝紀引鳳巢
阿閣四字類聚祥瑞部引巢阿閣謹樹五字錫瑞案開元占經
一百十五引中候曰堯即政注口口榮名宮中之衙門曰閣鳳
凰巢阿閣蓋省約之辭注口口榮名宮中之衙門曰閣鳳
皇口于屋榮從口口而出謹鳴於朝廷之樹御覽羽族部袁氏
有阿屋二字于屋上當有巢字而出上當有衙門二字今並爲
空方記之錫瑞案鮑刻御覽引注曰阿榮名宮中之衙門曰閣
鳳皇於榮屋從而出言謹謹在樹阿疏麒麟在囿詩疏上連帝
謹鳴於朝廷之樹言謹謹在樹阿疏麒麟在囿詩疏上連帝
軒提象四字及見後漢注麒麟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赤目
馬融傳注御覽獸部注麒麟似大麋一角麟似馬而無角赤目

尚書中候疏證

路史餘論袁氏攷證曰原引中候不言篇目其文不類中候正
文當是此注也錫瑞案開元占經一百十六引注作麒麟在
角與此相反一鸞鳥在儀類聚瑞部再見一運引麒麟在
角與此相反一鸞鳥在儀類聚瑞部再見一運引麒麟在
帝東巡至洛不載路史黃帝紀作黃帝巡洛河出龍圖洛
龜書曰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御覽皇王部袁氏攷證曰類聚
書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御覽皇王部袁氏攷證曰類聚
字像軒轅瑞案開元占經引作河上承黃帝巡洛作龜書威
又引作龜書威案開元占經引作河上承黃帝巡洛作龜書威
文錄字以授軒轅注靈龜負書所出黃帝威則也開元占經一
止引路史黃帝紀注威則也三字龜負書所出黃帝威則也
龜書威則也注有龍街圖而出也龜負書所出黃帝威則也
疏證曰注云威則也者釋文云阿屋榮名者考工記匠人
阿棟也又匠人阿之制五雉儀禮文公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有阿棟也又匠人阿之制五雉儀禮文公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注曰西阿注宮廟四下曰阿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者爾雅釋宮宮中門謂之阿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街門謂之阿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士晉禮當阿屋注四阿若今四注屋當阿注

尚書中候疏證

七

爲名也內則鄭注開以板爲之廢食物也是廢與開皆以載物
中候握河紀鳳皇巢阿閣謹樹朱雀巢于殿間其說是也
而無角赤目者廣雅釋詁二謹鳴也云雀巢于殿間其說是也
狀應身牛尾曰麒麟說文麒麟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麒麟
麒麟狀應身牛尾曰麒麟說文麒麟仁獸也麋身牛尾一角麒麟
或曰非鄭注異義公羊公羊說以爲麒麟有角與角所引注合
赤目蓋本公羊公羊說以爲麒麟有角與角所引注合
黃帝時出河圖洛書見於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
下大治乃召河圖洛書見於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
於河之都覺味素喜不知其理取問於龍曰黃帝修德立義天
維出河圖洛書見於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
之今風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天其授帝圖乎
帝乃被齋七日衣冠冕冕黃龍之乘戴交龍之旗天老五
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鳩之
淵大壺魚所流而至於問天老曰子見之乎曰見之
畢具天老以授黃帝帝舒視之乃龍圖也天老曰黃龍
負圖麟甲成字從帝帝舒視之乃龍圖也天老曰黃龍
以圖麟甲成字從帝帝舒視之乃龍圖也天老曰黃龍

八四九

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周禮師氏疏堯氏政證曰禮記曲禮上四字即此義引中候曰堯帝德爲內外優劣散曲禮疏專作
事詩洞酌正義引中候曰堯帝德爲內外優劣散曲禮疏專作
引疑誤本無修壇河洛部精白馬疏引申之語玉函山房輯本連
九字今從袁本無修壇河洛部精白馬疏引申之語玉函山房輯本連
日昧明論引並無味明二字辛路史作甲馬疏注史陶唐紀仲月辛
月辛丑昧明錫瑞案路史正作辛帝立壇啓折西向禹進迎舜
契陪位稷辨護下禮山虞疏袁氏政證曰大祝疏引禹進迎舜
之禮七字並帝堯受河圖注進迎接神也稷官名謂棄辨護者供
時用相禮儀周禮大祝疏辨護注又見山虞乃沈璧於河類聚
都又見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珍寶禮備至於日稷精白馬疏注
禮備二字又見初學記天部御覽天部珍寶禮備至於日稷精白馬疏注
路史陶唐紀餘論錫瑞案禮部至日稷四字又見榮光出河休
氣四塞二部類聚帝宣德皇后令注袁氏政證曰初學記地部王
尚書中候疏證

上句又見精白馬疏注初學記帝王部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御覽天部錫瑞案鮑刻初學記王部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光出無注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初學記地部御覽休徵部下
河字注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初學記地部御覽休徵部下
美也美氣四塞炫燿四方也注無美皇后令注袁氏政證曰文選
者補入炫燿御覽作燿燿誤初學記地部御覽休徵部下
刻御覽引注作燿燿誤初學記地部御覽休徵部下
也稽瑞引注作燿燿誤初學記地部御覽休徵部下
色出河也美氣四塞炫燿白雲起回風搖皇初學記天部御覽休
紀餘論引同類聚詳瑞部御覽馬銜甲赤文綠色白河而出史
陶唐紀餘論袁氏政證曰文選精白馬疏注類聚帝王祥瑞二
部御覽皇王部二部並引上八字禮記禮運疏引堯時受河圖
龍銜赤文綠色白雲起回風搖皇初學記天部御覽休徵部下
地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作則龍馬見其身赤色注龍而形
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禮記禮運疏袁氏政證曰赤標
怒之使也甲所以藏國王者有仁德則龍馬見也其文赤色而
綠地也御覽皇王部袁氏政證曰御覽上承龍而形象馬五字
綠地也緒白馬疏注引赤文綠色綠地也七字錫瑞案王部以

下至其字據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臨壇止壽吐甲圖而登
皇王部袁氏政證曰精白馬疏注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五字類聚詳瑞部引臨壇止三字路史餘論引此作臨壇吐甲圖
吐甲圖楚陶唐紀注壽齊亦止也登去也御覽皇王部袁氏政
引者無而止二字注壽齊亦止也登去也御覽皇王部袁氏政
不誤楚下有音帶二字乃後人增也錫瑞案鮑刻御覽作亦止也
也甲似龜背廣九尺平上五色類聚詳瑞部路史餘論引前
六字類聚詳瑞部路史餘論引前
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類聚詳瑞部路史餘論引前
列星之分路史餘論引此作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餘論
有文言成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餘論
疏證曰曲禮正義曰此云太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
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專是
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爲其本故道優
於德散而言之則三王行仁是道故總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
具斷堯云非朕所專者蓋堯老將求禪謂道德非一人所能
尚書中候疏證

專據當求賢人代已故修壇河洛以期符應也鄭注周禮山
虞大祝者有辨護之語賈疏皆引握河紀注於山虞則此
云辨護者亦謂共時用相禮儀者也於大祝則此
也云榮光五色從河水中出者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光者瑞光也五色從河水中出者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龍馬故知瑞光也五色從河水中出者御覽休徵部下句又見
高八尺長頭身有鱗甲格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口踏水
不沒明王則見又曰王者不殊儲馬有垂毛鳴聲九口踏水
馬朱髦並集矣論語疏引鄭元以爲河圖洛書龜龍負圖而
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白河而出史
有列星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云赤標怒之使
則靈威仰赤則赤龍怒黃則黃龍怒白則白龍怒黑則黑龍
紀正義曰王者赤龍怒黃龍怒白則白龍怒黑則黑龍
引河圖云廣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據此則堯感赤
標怒之精以生故知此龍馬爲赤標怒之使也云堯赤精據
也者謂本雨止之名引中候爲止雨之止雨雅釋天釋文引
林霽雨止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雨止之止雨雅釋天釋
本經霽雨止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雨止之止雨雅釋天釋

傳注引蘇林書音限齊之齊說文霽雨止也
聲近齊而美為止鄭云齊亦止也
止袁氏以齊為止鄭云齊亦止也
洛戒言周公沈璧元龜止于龍之義而與
也云龍去也者春秋運斗樞黃龍五采負
水而前注也吐甲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古
紀言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堯引此文
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紀今
而至備載山澤海國之形國土之域羅氏
命麻序曰河圖帝一曰粵在伏義受龍圖
藏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遠虞舜夏商成
注云維書靈准聽曰選王儉褚淵碑文曰
河圖本紀周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野當在
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蔡邕注
存亡之事向覽之在東序福之驗也河圖
多顛項及雜書等字東序圖之驗也案蔡
東序故堯受河圖亦東序圖之驗也案蔡
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
尚書中候疏證

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
書置圖錄坐旁以自立也

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
月令疏通典職官部又見禮記注太尉周

官路史

疏證曰通典職官部曰應劭漢官謂太尉為周官非也鄭元
注月令亦曰秦官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東哲據非秦官以
此追難元焉劉昭曰緯侯所書貴尚神說出沒隱顯動挾
怪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
非虞之實號也太尉所職即舜璿衡賦政當是據位以書前職
中候之誤假蓋非官之為謬康成淵博自注中候追稱太尉乃
而忘舜位豈其意哉此是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
廣微之謂未探碩意路史不發譏於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
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正書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
令命太尉贊榮後鄭注太尉司徒太尉正書中候而正之於月令也
為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東哲據中
候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故東哲據中
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
與太尉舜等臨觀鳳皇負圖授於堯赤帝符璽而春秋通
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通

尚書中候疏證

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體舜前登入水而前
黃土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之泥封兩端
集發圖元色絳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之制久矣
然呂氏書孟夏命太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
是太尉也下引劉昭云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
昭說善之而劉昭不信緯云云案鄭注中候而後注禮賴劉
非是應仲遠嘗於鄭君北面稱弟子鄭不謂鄭從應氏官儀亦
運斗樞以實典序曰鄭元以孟夏命太尉周無此官案春秋
氏之說略同孔疏鄭注月令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之
官則有太尉與中候注周官不合故人以三王之官有司馬
夏制也今攷尚書舜命九官有司徒司空司徒司空司徒
及春秋元命苞運斗樞合誠圖論語比考議皆無太尉之
文疑其時之三公以三公合誠圖論語比考議皆無太尉之
太尉之號即天子蓋舜以太尉合誠圖論語比考議皆無太尉之
徒司馬故九官亦無太尉至夏乃更太尉為司馬故伏傳以
漢武改太尉為大司馬則法夏制也月令正義曰按中候
尚書中候疏證

河紀云舜為太尉此堯時置之而三王不置也其說近是子
是說按之伏傳緯書皆合惟此紀以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
並言似同是堯時事列女傳云長大事堯位至司馬論衡初
稷篇云堯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堯作司馬天下猶以侯
焉亦同列女傳論衡之說則與子說不符姑具列以俟攷

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帝堯注伯官稱禹號也因為禘證庶
庶人也四嶽四方諸侯也師眾也薦進也御覽皇王部袁本稱
字之謂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故鄭訓伯為官堯使禹治水
錫瑞案鮑刻御覽作伯官稱禹號也今從鮑刻堯使禹治水
御覽休禹觀於濁河而授綵字曰投當作受表曰文命治注

水注表安也言曰文治治注洪之水御覽休徵部袁本作使治
訓表未聞安字疑言字之誤此御覽善本他本言曰文治治注
之二字並摩滅使言字之誤此御覽善本他本言曰文治治注
之字今從之治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詩鼓鐘序疏袁
此為通准可紀注案水經注云禹塞注水於梁屬下引河東南禹
以通淮泗鄭注蓋及淮水故引鼓鐘之詩其上蓋有脫文

辭天地重功帝欽擇人欽擇四字亦據善本他本摩減錫瑞案

帝今從欽刻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疑有字之誤注觀河觀於河水也授臣河圖登入淵注河圖

謂括地象盡去也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注禹握括地象天已

命之故不復試以眾官司空於周為冬卿掌制國之五溝行導

水之事伯禹稽首讓於益歸注稽首拜頭至地益歸賢者堯臣

歸讀曰夔帝曰何斯若真注何不聽讓之辭斯此也若汝也此

汝真其人出尔命圖示乃天注尔汝也禹方讓隱之故日出汝

所天命也圖括地象示讀曰祇祇是也乃天使汝治水非我也

伯禹拜辭注禹將行故辭去伯禹至此文注並御覽皇王部伯

部授臣七字又見休徵部授臣河圖四字又見類聚帝王部

注又見路史疏化紀出尔七字及注之末句又見休徵部

疏證曰注云伯官稱者帝王世紀袁氏已引堯典伯禹作司

空傳禹代錄為崇伯正義曰國語云有崇伯鯀堯之於羽

山賈逵云崇伯伯禹也禹代錄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

其伯官故稱伯禹孔傳乃王肅皇甫謐伯禹作此以禹為崇伯

與世紀言封為夏伯不同鄭君但云官稱不知此二說孰與

合云禹號也因為德義者堯典正義曰案論語注禹傳聖曰

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也故馬融亦云論語注禹傳聖曰

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不異故有禹湯之稱

不在蓋法故疑之將由湯則禹湯亦不異故有禹湯之稱

禹湯為論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

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書諡法周公所作而得堯舜禹湯者

以周法死後乃追諡謂之為諡諡者累也果其行而號也

其行以名之則死諡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諡

上代生號同稱上世諡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

舜或云號或云諡也錫瑞案孔疏分號諡直死後以其名為

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為堯舜有七十二品禮諡法記曰其善傳

以爲論矣云庶庶人也者堯典有庶在下書序曰虞舜側微傳云庶人故

問出之在庶猶舜之在下書序曰虞舜側微傳云庶人故

微賤是舜與禹皆為庶人故須四岳舉之云四岳四方諸侯

也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國語韋昭

注云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皆用古文家說與此

合鄭君後注尚書以四岳為義和四子則用古文家說不若

注緯在前用今文義塙也云師義和四子則用古文家說不若

誤以注水為注今文義塙也云師義和四子則用古文家說不若

詩文王正義引鄭於六藝論極言瑞應之事注云瑞應也疑

人即此紀云觀河之事博物志曰昔禹觀河見長人魚身

出曰吾河精也觀河之事博物志曰昔禹觀河見長人魚身

見長人受黑玉書瑞瑞引孫氏瑞應圖曰禹治水至洗水之上

魚身握武修文感瑞瑞而出皆與此紀文合云昭王時鼓鍾

之詩所為作者鼓鍾正義曰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孔疏云三家未分別言之陳喬樞云中侯多齊詩說如鼓鍾

成詩為說也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鄭注中侯多齊詩說如鼓鍾

齊詩為說也配姬以放賢是其明證鄭注中侯多齊詩說如鼓鍾

日蓋見其書今括地象亡佚其見於徵引者云禹所治四海

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三萬

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又云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

二千里南北二億三萬里及而不治又云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

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其大旨如此其

尚書中候疏證

全文無由見之矣鄭注尚書引禹所受地記書蓋即括地象

之類云蓋去也見上云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復試以

眾宮者類聚職官三御覽職官六並引尚書刑德放曰禹象

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知陰陽刑德放曰禹象

微夏禹長於地理使禹序云入龍伐木然則舜之微夏禹長於地理使禹序云入龍伐木然則舜之

凡三篇後漢書章懷注引宋均說云堯得圖青舂堯俊漢以爲
考河命題期立象三篇詩疏衛覽路史七引考河命篇目而題
期立象二篇無稱案御覽所引文命盛德條稱考河命者疑是
立象之文文命禹名也堯舜湯文武並有文不應禹獨無文今
既不能別異故總列
三題以存篇目焉

曰稽古帝舜曰重華宋書志袁氏攷證曰宋書高堂隆引書云云下連建皇攷改溯句又見御覽皇

王韶路史有虞紀注重華舜名書堯典序疏欽翼皇象注翼奉也象歷也言

舜敬奉皇天之厯數七政得失也御覽皇王部又見路史有虞紀建黃授政改

朔即文選王融策秀才文注袁氏攷證曰注引帝王世紀曰舜始

志引此篇
作皇字誤
舜禮壇於河畔沈璧禮畢後漢方術傳序注至於下稷榮光

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錯

注：入字錫瑞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作舜沈璧黃龍負卷舒

注稷讀曰側下側日西之時休美也榮光氣也錯

尙書中候疏證

分也赤而以綠色分其間御覽皇帝舜曰朕惟不父蕢英孚百

夫邪無
國屬晨
瑞案鮑
刻御覽
皇王放
二部又
見舞聚
祥瑞部
路史有
虞紀錫

星字是故字也。周端室意。以義推之。是此注其星得三字有誤。或黃英句注。蓋脫注其字。得義則推之。是此注其星得三字有誤。或

不識不識惟惟引引作作春春秋秋運運斗斗樞樞不不作作中中候候今今刪刪去去黃黃英英孚孚苦苦萌萌自自馱馱

率舞鳳皇如雞而司晨鳴也御覽皇王部袁氏攷議曰又見羽族部如雞而三字從路史增鳴字

有虞紀如雞而同晨五字錫瑞案鮑刻御覽作蕓英浮著萌牙

子鳳鳥不至別鳳而言表靈物也路史有虞紀

華帝見上義召放勳則名重華放勳重華一例放勳爲堯

母授益也圖舜受之鳳皇儀黃龍龜直三
名雜書靈準聽曰有人方面重華安殤名
重華以重華得

有骨表如日也眉上眉衡重華童子路史有虞紀云目童

證也云翼奉也者漢書董賢傳集注翼進也文選遊台山

八五四

賦注翼猶承也翼之訓奉猶訓進訓承也云象歷也古國語
周語注後漢劉陶傳注皆曰象天象也易繫辭上傳虞注曰
日月謂象堯典歷象日月星辰史記作數法日月星辰歷象
連文是義同可互訓矣云言舜敬奉皇天之歷數七政得失
也者七政今古文有兩說尙書大傳曰七政者謂春秋夏
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
大也以七政爲春秋冬夏天地人是今文說馬鄭以爲日月
五星是古文說古無測五星法故伏生不以日月五星爲七
政史記索隱引鄭尙書注曰七政日月五星也鄭注尙書在
後從馬季長師說其注緯候在注經前所云七政得失或當
用伏生今文說舜建黃改朔見緯書禮記大傳正義曰按師
說引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易緯是類謀曰
甄機立功者堯放德之名者虞與同射放赤黃配樞鄭注曰
堯赤而舜黃堯受天精舜應地德在中安配樞星也潛夫論
五德志曰黃帝軒轅其德土行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
華虞舜漢書律厯志曰帝舜處虞之嬖汭堯嬪以天下火生
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是舜爲土德建黃之證宋書
禮志作建皇謨錢大昕宋書攷異已明辨之袁氏訂正是也
鄭注尙書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
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
以異文詩緯推度災曰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崔
靈恩云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知虞氏之王當

尚書中候疏證

用天正而尙赤檀弓正義曰鄭注尙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

之舜以十一年爲正尚赤此舜改朔之證注云稷讓曰創者
易日中則昃釋文吳本作稷左定十五年經日下昃穀梁

別碑乾乾日稷造橋碑□□日稷是日昃或作日稷而昃亦

出
 吳
 作
 釋
 文
 又
 本
 作
 易
 考
 工
 記
 車
 人
 注
 故
 書
 宗
 作
 爲
 側
 爾
 雅
 釋
 水
 穴

出陳湯薛宣鮑宣蕭望之循吏傳注皆云从古側字是昃从

下昃解詁曰昃日西也下昃蓋晡時與鄭義同云休美也榮

錯謂交錯錯又通措史記燕世家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雜

雞鳴者御覽以絳錦引樂緯汁圖徵曰五音克諧

爲難是鳳皇如雞也韓詩外傳曰鳳皇鳴也云云
聖曰鳳皇如雞也韓詩外傳曰鳳皇鳴也云云
聖曰鳳皇如雞也韓詩外傳曰鳳皇鳴也云云

也者蓋以羽蟲三百有六十鳳爲之長鳳爲四靈之一故別

表其靈

疏證曰長發箋云元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正義曰知堯封爲小國舜爲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軍臣貴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握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卽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亟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案注云三人皆先封舜益其土地卽本握河紀而言孔疏所推深得鄭旨鄭注王制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斤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齊詩諸云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方百里都營丘後成王因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據鄭君二說古有褒封益地之法舜之益封

太

其上當有曰若稽古大禹曰七字是立象篇之
文後漢光武紀注引俊又在官則醴泉出八字

疏譏曰史記夏本紀曰夏禹名曰文命大戴禮曰高陽氏之孫蘇之子曰文命帝王世紀曰伯禹夏后氏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是古皆以文命爲禹之名鄭注不傳而以上云重華舜名推之亦當云文命禹名矣紀云文命盛德袁氏以爲說禹事是也路史發揮堯舜禹非諡辨引書中候曰文命德盛俊乂在官而朱草生亦以爲禹事朱草醴泉見上

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日角姓合音之于南齊書祥瑞志袁氏攷

誤案易乾鑿度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形體之章誠此蓋謂堯表堯碑說堯龍顏日角是也于疑羽字聲涉而譌堯姓伊祁氏屬羽音注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後漢光武紀注袁氏攷證曰注本引作中庭骨起狀如日玉函本亦作中庭茲字爾今定爲此注錫瑞案袁本作庭中今本後漢書注作鄭元尚書中候註云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

尚書中候疏證

疏證曰路史陶唐紀曰龍顏曰角注引帝堯碑云蓋出碑文
注云庭中骨起者李經拔神契曰堯鳥庭荷勝入眉注云堯
火精人也鳥庭庭有鳥骨表取象朱鳥與太微庭也朱鳥戴
聖荷勝似之然則庭中骨蓋謂顙骨也王函山房輯本引蕭
子顯曰蘇溫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蕭管也皮臣曰案
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云
卯金音于亦爲魏也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
未知侃言爲何推據錫瑞案兩說皆與袁說不同南齊書所
云當是後人傳會以諂附曹魏蕭齊者
中候木義必不然也當從袁說爲是

洞五九禮闕郵注闕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治各九
百歲當以禮止過也

疏證曰周禮疏曰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專又中
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闕鄧注云闕止鄧過言五帝後洞三王
之世其治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
覆燾持職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
一物皆是堯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
名號之君所行也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
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術有名號之君所
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

花

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即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耳。其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關鄧案：賈疏推闡紀文甚晰。禮運正義曰：「大人世及以爲禮者，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遠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錫瑞案：孔疏所說與賈疏可互證。禮運大同小康之說，近於老氏之旨。老氏極謹於禮，見留子問，而其書以禮爲亂之首，疑於矛盾，不合其實。並非矛盾，蓋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則禮爲亂之首，而謀作兵起，惟禮可以已之，則又不能不藉禮以止亂。故中候曰：「禮闕郵也。」注云：「闕止者，爾雅釋天在卯曰單闕。」李注：「淮南天文單闕之歲，注莊子逍遙游釋文引司馬注：『漢書楊雄傳注引孟康同云。』」郵過者，釋言文其治各九百歲云云，當出於緯書，今不可考。

雒子命或作洛其作雒者並形近而誤

夏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國壞亂歷紀注皇天也紀綱紀也

天之圖歷龍逢引以諫桀也殘賊天下注刑法峻也賢人遁逃

注避時虐也淫色嬖易注男女無別不事祖宗已上御覽皇王

天部告日傷六袁本未引天雨血三袁本未引枉矢射山亡土

崩地吐黃霧御覽卷六未引又見天部錫瑞案夏桀無道至

帝命一從疑刻因此致誤開元占經卷六引尚書中候曰

夏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國壞亂歷紀注皇天也紀綱紀也

與此文合茲從袁本據占經增日傷二字又天雨血三字占經

蓋後人解釋之語非中候正文王傳後漢崔駰徐禰衡傳注同云

疏證曰注云皇天也者詩文王傳後漢崔駰徐禰衡傳注同云

紀綱紀也者後漢崔駰徐禰衡傳注同云

不可攻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賢良怨殺彼龍逢以服羣

三

尚書中候疏證

凶韓詩外傳曰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

飲者三千人關龍逢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

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

天殃必降而身壽必至矣君若不改其政必至於此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

不出聽政乃大風揚沙一夕宮中男女雜處十旬

龍逢諫曰為龍逢妖言而殺之論陰陽禍福曰庚子之旦金

版剋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

子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此桀殺龍逢之事桀刑法峻虐男無別略見於帝王世紀

曰帝桀淫虐有才有能仲卿索鐵手能搏熊虎多求美女以

充後宮為瓊室瑤臺金柱三千始以瓦為屋以望雲雨大進

侏儒倡優為爛漫之樂設奇伶之戲縱靡靡之聲日夜與妹

喜及宮女飲酒常置妹喜於膝上妹喜好聞裂帛之聲為發

尚書中候疏證

八五七

御覽卷六未引

作正文疑是此注引者脫注字爾夏桀迷惑諸鄰國極負歸德

類聚帝王部又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御覽皇王部湯東觀於

路史夏后紀並自天乙引起文選注毫作薄德作湯湯東觀於

雒云寡人慎機禮記曲禮疏前五字又見類聚帝王部及御覽

湯降三分壁沈於雒水北堂書鈔祭祀總載類聚帝王部引降

壁五字珍寶部引注降下也以厚三分之壁玉沈雒水王部又

湯沈壁於河五字

見書鈔祭祀退立榮光不起注沈畢退而立俟神榮光不起御覽

祀總載而黑龜與之書禮記檀弓疏引此上連湯觀

部錫瑞案鮑刻御而黑龜與之書禮記檀弓疏引此上連湯觀

覽引注俟作候而黑龜與之書禮記檀弓疏引此上連湯觀

字四黃魚雙躍出躋於壇文選江淹雜體詩注袁氏攻證曰文

在毫東觀於雒入字詩疏出躋之躋譌作濟錫瑞案注魚者無

鮑刻御覽作出濟于壇蓋躋濟古通不必是譌字

足翼言桀孤特無黨可伐也黃者土色土所以遇水今土歸湯

則金助矣濟上也雖祭猶為位告神故有壇助矣上無金字濟

尚書中候疏證

上也作消字袁氏攻證曰消字係湯字之譌錫瑞案鮑刻御覽

作黃者所以遇水今土歸湯則金助矣濟上也雖祭猶為位告

神故有壇據此則消字似是濟字之譌下脫上也二字助矣上

當從鮑刻增一金字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尚書中候曰湯沈

璧於洛水黃魚雙躍出躋於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袁氏攻證曰

壇注云黃土色明土歸湯黑鳥以雄隨魚亦止袁氏攻證曰

又見御覽皇王部詩疏止注黑鳥黑帝汁光紀之使以用也

部皇王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子

商滅夏天下服詩商頌諸疏袁氏攻證曰江淹雜體詩注引化

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子

夏甫注夏甫以字為號 事之以牛羊 已上並 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詩天作疏袁氏攷證曰已上鄭注並說
甫二字為正 文而係其注

疏證曰縣正義曰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夏甫亦稱甫
又為異說或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當時當殷代賈文不同故
實故也中候禮起注云甫為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
從或說也自太古處幽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
唯彼云太古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幽為異耳莊子與
呂氏春秋皆云太古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幽為異耳莊子與
秋人之求者皆云太古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幽為異耳莊子與
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也請免吾平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
之遠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秋人將攻大夏王甫而從
甫曰與之每與秋人何欲書傳略說云秋人將攻大夏王甫而從
人又何欲乎書傳略說云秋人將攻大夏王甫而從
君不為社稷乎書傳略說云秋人將攻大夏王甫而從
民亡民也書傳略說云秋人將攻大夏王甫而從

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
周人束修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三千戶之邑與此大
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
受異人別說故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
莫不與之故鄭於履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國之所有
與之天作箋云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此言成邑成都成國
事何所出邑是居處之名都是眾聚之稱此同當有文成邑成都成國
年即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此言成邑成都成國
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此言成邑成都成國
王世紀曰古公父遂築岐而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
故始改國曰周幽父遂築岐而止於岐山之陽邑于周地
如歸市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此言成邑成都成國
初趙市焉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此言成邑成都成國
字疑即東漢二形近致誤注云甫必本古書詩疏東漢二
號也因為德諱可互證致誤注云甫必本古書詩疏東漢二
字是名孔疏兼存異說錫瑞諱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惟直甫是
以下有字無諱存異說錫瑞諱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惟直甫是
不見於經傳甫當亦是名如變父禽父
祭公謀父之此詳見經訓書院自課父禽父

昌受命發行誅曰宏道 詩小雅譜疏袁氏攷證曰禮記

尚書中候疏證

疏證曰鄭譜 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
同終始相成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
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曰宏
道是其終始相成宋書符瑞志曰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
行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
行禮與此文合蓋即引中候文

我應禮禮記三疏應一作應 詩皇 周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

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注倡導也 詩皇 周文王為西伯季秋之月

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王再拜稽首受最曰姬昌

帝子亡殺者紂也 御覽時序部袁氏攷證曰豐下本衍鄭寧昌

季秋至稽首受最又見詩文王序周禮大祝公羊傳元年三疏詩

羊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字疏受下無王字周禮疏之月序作七月止於作至亦無王字公

尙書中候疏證

卒

不可不知今各以四海二字題之

孔疏極明之斷矣

雒師謀袁氏攷證曰篇目見詩疏御覽

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注王文王也貢貢國異物
色也御覽人事部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詩文王序疏袁
本以爲大草居陋然歌卽曰鳳皇下豐也錫瑞案御覽休徵部引尚書中候上二句
明疏誤

尚書中候疏證

三

戰賈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言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案孔疏獻疑甚有見惜中候全文與注不可攷鳳皇下豐卽國語曰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之事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也

呂尚出遊於□戊午赤人雄出授吾簡丹書曰命由呂袁氏攷說曰於

雄字亦雉字之譌也。注赤人水神吾我也由用也。徵部。王

卽回駕水畔至礮谿之水呂尙釣於厓文選陝籍王下超拜

三切望公七年矣詩云三所願望曰三切望上承至切

年拜上無超字望上有切字今據補乃今見光景於期尙立

變各答曰望金得王珣刻曰如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

初學記二十二引尚書大傳云周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

據改與有美大德日傳
出與日傳大德日傳
與日傳大德日傳
日傳大德日傳
傳大德日傳
大德日傳
德日傳
日傳

明中物旧臣官金方浦才微王疎家口無受命臣他之進云云

之疑行極疑檢之端德昌用起發題五百世姜呂霸世道姬
合作合德鍾鈴之端德昌用起發題五百世姜呂霸世道姬
又文選帝紀並有節引此類聚命黃玉二部疏上承向立變名
路史炎帝紀並有節引此類聚命黃玉二部疏上承向立變名
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涯序疏王尚名也變名為望蓋
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詩大
檢相也玉部寶道循題號瑞
疏證曰玉部寶道循題號瑞
銜丹書入鄧止昌戶拜稽首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得王
姬受命呂望七年乃見光景於斯答曰望釣得王
尚名趨急見也遂置車左王躬執手曰子也尊之辭久也
半璧曰璜也璜得也魚中有璜受天命焉天子呂望之辭久也
大傳曰周文王至璜溪見呂望而曰子也尊之辭久也
答占篇引大傳呂望佐德合於文昌王拜之尚元占經器得玉
引注云鈞得魚中得玉璜也佐檢獲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與此篇文略同注云赤人水神者以自雉水出知為水神也
云禮器郊特牲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文八年宣王十五年
三十年傳注同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文八年宣王十五年
名也東海上人西伯出微得之曰吾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
曰公望與俱歸立為太師對曰吾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
義同尊人父亦男之為太師對曰吾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
之文則向本為名此號故師號曰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
名也又云望公七年號之曰望而師號曰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
號遂以為名以七年號之曰望而師號曰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取本名為號也孫益因所注云尚
太多似有可疑如中侯牙又取本名為號也孫益因所注云尚
之所呼之號為名以七年號之曰望而師號曰父尊之其言皆與可尚
太師為一人太公名字稱太公尚然太公本名望如鄭公名字
有師向父吳仁傑曰此誤也其多與師向父豈異人乎太公與
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闕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於美里故

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則公作君夷舉
大顛與公同散南宮無太公伏傳吳太公之言蓋非大德周
則太公與公同散南宮無太公伏傳吳太公之言蓋非大德周
相配而後文王之言六廣雅釋詁中候尚變名望之文疑太公本
有相義今文向書攷證云檢相也者鄭注昭元年傳云檢猶牙也
柔箋周禮巫馬也書盤庚禮記檀弓注也者鄭注昭元年傳云檢
或類聚年傳注云注左儀禮士昏禮注昭元年傳云檢猶牙也
二類聚年傳注云注左儀禮士昏禮注昭元年傳云檢猶牙也
名號也為題者題與號義近釋文云詩汝墳者疑檢字之誤漢書
姜呂望世者題與號義近釋文云詩汝墳者疑檢字之誤漢書
維授金鈐師名呂金鈐之法下連後氏致說曰大明疏引大公受
踐余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
尚書中候疏證
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己之謀所出無
常道明疏大
不用權詐矣引維師曰此說武王之師向父為佐則牧野之戰
公能審之案史須知彼已當預為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多兵權與伯昌之脫美里歸與呂尚
十之陰權皆以宗太公為本漢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陰謀八
鈴錄一卷伏符陰陽謀一卷金匱二卷兵法二卷又六卷陰符
者釋者惟六卷耳注云踐行也者金匱二卷兵法二卷又六卷陰
孔道論注道通也者說文孔通也左襄三十一一年傳注荀子
四海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序疏數文王受命至
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詩文王序疏數文王受命至
未

尺赤文有字題目下名授右曰姬發遺昌御覽皇王部袁氏次
羽族引者作周天子發渡孟津下連有火自上復於下云云後
漢光武紀注引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
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二十八字馬融傳注引武王發渡於孟津
白魚躍入王舟中十三字類聚符命引武王發渡於孟津中
流白魚躍入王舟中十三字類聚符命引武王發渡於孟津中
文疏引魚躍入王舟中十三字類聚符命引武王發渡於孟津中
五字據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補其上文云錫瑞案曰姬發遺昌
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十三字類聚符命引武王發渡於孟津中
授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詩思文疏袁氏攷證曰詩疏
右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云云蓋其麟甲之上有此字非
目下所能容是赤文之題不止二十字也宋符瑞志云王寫以
世字初學記引摘雜戒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符瑞志云王寫以
世則此二十兩字乃廿字之譌而廿字乃詩疏避太宗諱省筆
轉寫滋注孟津南河津名也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
也姬周姓道循也昌文王名言武王之業也詩思文疏開元占
攷證曰末也字從御覽皇王部引者補錫瑞案注孟王燔以告
津七字姬周姓以下十六字據開元占經引注補

天開元占經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類聚
部袁氏攷證曰又見御覽皇王部引作有火自天止於
王屋流為赤烏錫瑞案占經王燔以告天下文作有火自天止於
為赤烏蓋省約之辭稽瑞引中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疏御
候復作覆烏作雕曉下有也字五至以穀俱來詩思文疏御
流行也御覽皇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來當為異日也言
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詩思文疏御覽皇王魚者水
精隨流出入得申朕意注春秋璇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
討之是也紂雖有臣無益於股肱若魚雖有翼不能飛儀禮疏
赤烏成文雀書之福注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烏俱應
周尚赤故言成文也御覽皇穀以記后稷之德注稷好農稼今
烏銜穀故云記之也詩思
疏證曰思文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矣以燎後
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正義曰武王

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
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
流白魚躍入王舟王跪取出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升舟中
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
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
王應天命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
云至天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稱
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至以穀俱來
上流猶變也鷗當為鴉鴉鳥也燔後五日而火為烏天報
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赤周
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父業故烏瑞赤周
兵王命曰為年矣穀蓋年若日須暇紂武王赤父業故烏瑞赤周
此時已三年矣穀蓋年若日須暇紂武王赤父業故烏瑞赤周
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遺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
云穀至彼後交相證得其瑞者唯彼云遺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
大小中後合符後云穀蓋年若日須暇紂武王赤父業故烏瑞赤周
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一助然則目下有此字非
以二十字而後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云
言出矣以燎後注云不言遺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
而合符後注云不言遺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
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數此牟理當為一故

云此謂遺我來牟也案孔疏引中候及注並太誓注以申箋
義足補此注之缺史記周本紀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
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
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
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王屋王所居屋
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文選注引尚書帝命驗曰天子所居屋
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
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
魚雙躍入舟武王俯取以祭注云數處之文及注皆略同可互
證惟帝命驗注謂火即燎魚之火與此注及太誓注燎後五
日有火稍異耳中候以有火自天承王燔燔以告天句下似亦
以火為燔魚之火矣注云孟津南河津名也者水經云河水
東過平津北注云河南有鈞陳孟津南河津名也者水經云河
日富平津又謂之為陶河薛綜注東都賦云孟津四瀆之長
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云右助也者易大畜
注象上見傳注詩假樂時邁維時以爲津云右助也者易大畜
應周尚赤者公羊隱元年傳解詁曰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
赤宋氏云赤者物萌色尚赤故周尚赤又引答曰俱見其受命

武王觀於河沈璧禮畢且退至於日昧榮光並塞河青雲浮洛
赤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初學記地部袁氏攷證曰初學記止稱中候塞河下衍沈
璧二字今刪去御覽地部引武王至浮洛無第二沈璧
字休徵部又引武王沈璧青雲浮洛八字刪約之文

尚書中候疏證

要

疏證曰中候此文屢見說解見前武王觀河罕見於諸書稱述路史餘論亦不及武王事惟初學記御覽有之初學記引河圖曰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止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中候言堯舜禹湯武王周公皆有觀河洛事與河圖說合

摘雒戒
袁氏攷證曰篇目見詩疏路史錫瑞案摘雒一作擿洛戒或作貳誤

日若稽古周公曰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年

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十字蓋據路史餘論路史注曰以上
 野王符瑞圖又別引中候摘洛戒云云則羅氏不以周公踐阼
 理政等語爲中
 漢文也今刪去
 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御覽月
 族部
 作樂而治

鸞鳳見葦莢生詩周頌譜疏御覽羽族部引鸞鳳見休徵部引葦莢生 鵲草生郊

詩韓奕疏袁氏攷證曰詩疏不指篇目案文選注引尚書周成

王舉堯舜禮沈璧于河御覽禮部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

幕河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上云成王觀於洛河沈璧白雲起而青雲浮至乃有御覽

尚書中候疏證

天部袁氏攷證曰御覽引此下云乃有蒼龍負圖臨河文選鮑昭詠史詩注引青雲浮至四字類聚祥瑞部引成王觀於河東雲至八字諸建平王上書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吐之而去也法作青雲浮洛者誤也

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詩周頌譜疏引青龍成王顧於洛沈璧

禮畢王退有元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止躋於壇赤文成字

記鱗介部又見御覽鱗介部並上承
作樂下云周公寫之止或譌作上
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初

記文部袁氏攷證曰初學記止稱中候上云元龜背圖出詩周
願講疏引元龜背書四字文選壁機文賦註引元龜負圖出洛

周公援筆以寫十二字類聚祥瑞部引周公沈璧元龜青純蒼
光刻背止於禮十五字時文末書詩篇志作世文時世一也

注周公攝政歸美成王制禮作樂天下治和榮光五色從河水

出幕覆其上浮雲從榮光中來青龍蒼蒼帝靈威仰之使也元

甲所以裏圖也何休解純緣也謂純緣干歲遯也含光刻背甲

書止濟於壇赤文綠字周公視周王乃視龜留不去周公援筆

尚書中候疏證

无

以此文而寫之書成文消魂去

政威王沈璧於河榮光幕河青雲浮至青龍銜元甲臨壇吐圖而法又曰周公枕璧元龜青龍又一百廿五引中候曰周公歸

政於成王鸞鳳鳳見
袁氏輯本皆未引

疏證曰鄭詩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
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四表

乃上義日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

治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

不能作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卽應作禮樂俱食

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弭中候提洛城云云曰是周德光
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案孔疏說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

樂嘉瑞畢璵甚啾啾史館論引脚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董
序咸得休氣充塞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至

於日昃樂先田河青無淨至青龍仰元甲臨壇上濟止圖

差靡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青龍靈仰之使元甲此

以褒圖聖人精明故先視羅氏自注云以上野王符瑞圖按此則所引非中候文也而與中候義合可以互證止圖滯疑是吐圖楚三字之謬御覽天部引禮斗威儀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於河也亦卽此事注云周公攝政歸美成王者以中候云周成王舉堯舜禮不言周公體周公善則稱君之意也榮光五色見上以幕爲幕覆其上者方言十二廣雅釋詁二易并釋文莊子則陽釋文皆云幕覆也云青龍者蒼帝靈威仰之使也者周蒼帝之子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見上蒼蠶稷生感迹昌疏證青蒼同色東方青龍亦作蒼龍以其龍是青龍知爲蒼帝靈威仰之使猶堯之馬圖知爲赤熛怒之使湯之黑鳥知爲黑帝汁光紀之使也云元甲所以褒圖亦與握河兒注甲所以藏圖義同云何休解純緣也謂純緣千歲龜也者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何休解詁曰純緣也謂緣甲顙也千歲之龜青髯鄭與何君顙門之舉不同何嘗歎鄭入室操戈而鄭於此注明引何君之解古大儒大公服善不爭門戶爲可師也周公視周王乃視與野王符瑞圖周公視王公視合卽彼注云聖人精明故先視之義也以濟爲蹟者濟蹟通用見上以赤文成字爲赤文緣字卽考河命云赤錯也

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剋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

尚書中候疏證

旱

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

疏證曰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正義引中候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刺艷古今字耳以刻對姬刻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又引中候逸雅戒云云曰記言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卽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王爲一世也刻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陳喬樞齊詩遺說攷曰孫毓毛詩異同評云竊以褒姒龍鮪之妖所生褒人茲而口口無緯說艷妻謂厲王之婦不示褒姒鄭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此篇毛韓詩作豔魯詩作閼則作刻者齊詩也正義以皇家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刻按刻姓周有刻子三代後尙有刻姓元有刻韶見仇氏萬姓文星明有刻崇武官教誡見口口金石志刻姓可稽者如此

然注然讀曰報史記周本紀索隱袁氏攷證曰索隱云中候以報爲然引鄭云云不言篇目以與昌受符節並

言周家後世事

知爲此篇之文

疏證曰索隱曰皇甫謐云名誕報非諡諡法無報正以微弱竊缺逃債報然慙愧故號曰報耳又按尙書中候以報爲然

鄭元云然讀曰報錫瑞案路史餘論引野王符瑞圖云周公視其文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候摘雛戒當亦有此數語惜今無全文不可攷耳篇名摘雛戒者蓋摘雛書之父豫陳後事爲戒其文當言厲王並及赧王之事而報王之報字作然鄭注讀然爲報小司馬猶及見之故引之也

冀英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

此條宋本不載堯舜時有冀英見上

霸免袁氏攷證曰篇目見詩禮記二疏

諸侯曰霸禮記祭義疏注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詩譜序疏齊甫田序疏引者末

無也字禮記祭義疏
引者把上無猶字

疏證曰祭義注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正義引中候及注云云詩譜序正義引中候注云云曰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興諸侯爲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爲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韋周伯齊桓晉文也注云霸猶把也者白虎通號篇曰霸猶把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風俗邇皇

尚書中候疏證

望

霸篇曰霸者把也教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合同盟也一切經旨義二引國語賈注曰霸猶持也言把持諸侯之權也論語憲問疏引鄭注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把或作霸也左成十八年傳疏云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錫瑞案據諸說則霸專屬諸侯諸侯未有天下而能把持天下之政故謂之霸與王天下之王不同此山量句廣狹之分非直道有純駁之別也後世陋儒不知此義動言崇王黜霸不當重事功圖富強逞虛憍之談致食弱之弊古義湮而國勢不振其所由來者漸矣若依古義後世無諸侯卽無霸何必以霸爲諱

準袁氏考證曰篇目見禮記疏錫瑞案準纖一作准義

齊桓霸遇八流以自廣

玉函山房輯
本引入肅免

疏證曰左傳正義引中候云云曰計桓公之時齊之西竟常
在九河之隈西徙駭蓋是齊之西界書禹貢正義曰其河
故事時有故道鄭元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
間已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
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文爲
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入技井使歸
於徒駭也

觀期 袁氏攷證曰

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有火流下化為白雀

銜錄丹書集於公車 初學記天部袁氏攷證曰又見類聚天祥

疏引秦伯出狩四字說郭引中候下有日震庚午四書鈔車詩伐檀

開元占經一百二引尙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

火化爲白雀銜公俯取書史書曰秦伯霸也 御覽休徵部袁氏

丹書集公車 公俯取書史書曰秦伯霸也 御覽休徵部袁氏

言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錫瑞案下書字據瑞瑞增稽

瑞引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

書曰秦伯霸也 注秦本在隴西襄公元孫德公始徙雍 秦

諸霸猶把也傳云五百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 路史

疏證曰詩文王正義引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秦穆

公白雀集於車易緯是類議鄭注云穆公授白雀之事云秦穆

皆即此事也注秦本在隴西云云者鄭詩譜曰秦者隴西之

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

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秦仲子孫襄公平王之

初興兵討西戎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元

尚書中候疏證

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本紀宣公二年徙居平陽德

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宣

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

常居雍故特言之信十三年左傳云秦繆公於晉自雍至終

昭元年左傳云秦穆公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以後

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子

於襄公爲元孫之子非元孫也引中候則穆公者德公之子

依本紀以爲德公徙雍非穆也案孔疏申鄭甚晰云霸把也

上見

空受之帝立自號之王霸姓有工注項羽爲西楚霸王工項字

御覽引入義帝當有所據以義帝爲空受之帝者項羽尊懷

王爲義帝猶韓信自請爲假王義如後世義父義兒之意陽

尊爲帝實不與之春秋素王素空也義帝之義亦空也注云

工項字之側者說文項从頁工聲是項左形右聲工爲項字

之半御覽引河圖曰怪曰項帝命驗曰賊起蚩尤注云項

見於圖書也御覽引河圖曰怪曰項帝命驗曰賊起蚩尤注云項

劉字之別也考靈樞曰項帝命驗曰賊起蚩尤注云項

春秋演孔圖曰角龍其人曰角龍顏與成陽靈臺碑說堯之聖表同漢高祖

見於圖書也御覽引河圖曰怪曰項帝命驗曰賊起蚩尤注云項

之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春秋蔡墨碑說堯之聖表同漢高祖

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春秋蔡墨碑說堯之聖表同漢高祖

於豐故周市說雍南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項高帝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梁徙也是以項高帝云漢帝本

蓋太上皇父班氏敘次周世系甚明又典引云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絕者莫隆於陶唐陶唐舍允而禪功元首將授漢書劉

稷契昭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書劉

此則漢時言禪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書劉

傳之文放唐之文即復唐之常也中候從堯起以漢復堯之常

之作結此篇爲之句無疑公羊哀十四年傳解詁曰夫子素

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又曰西符獲之者從東方王於

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

尚書中候疏證

得天下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

錄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又云卯在東方金

是其在西方故曰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之文

附 袁本不載附錄不知何篇之文

黃倉七禪自黑不 易緯通卦驗卷上鄭注云黃倉赤蒼謂木火土

運乃終有與子孫不當即禪位此又東方朔之書也其當錄

中能有變厥災爲土淪山崩谷滿川枯 關元占經六十七玉

天能有變厥災爲土淪山崩谷滿川枯 關元占經六十七玉

據災爲作爲災下

四字作陷滿洲枯

星學

邦災注按春秋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魯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星學

大夫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明年五月宋衛陳鄭四國同日

火開元占經八十九引中候並注玉函山房輯本未引注

存賞白首北堂書鈔八十三

尚書中候鄭序

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書序孔疏袁氏攷證曰路史黃帝紀引此異者下有二字其譌十

帝舜隆平詩某序疏袁氏攷證曰詩疏止稱中候為此說舜事當是考河命序

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烏詩疏引此稱中候我應序詩文王序疏袁氏攷證曰

尚書中候疏證

吳